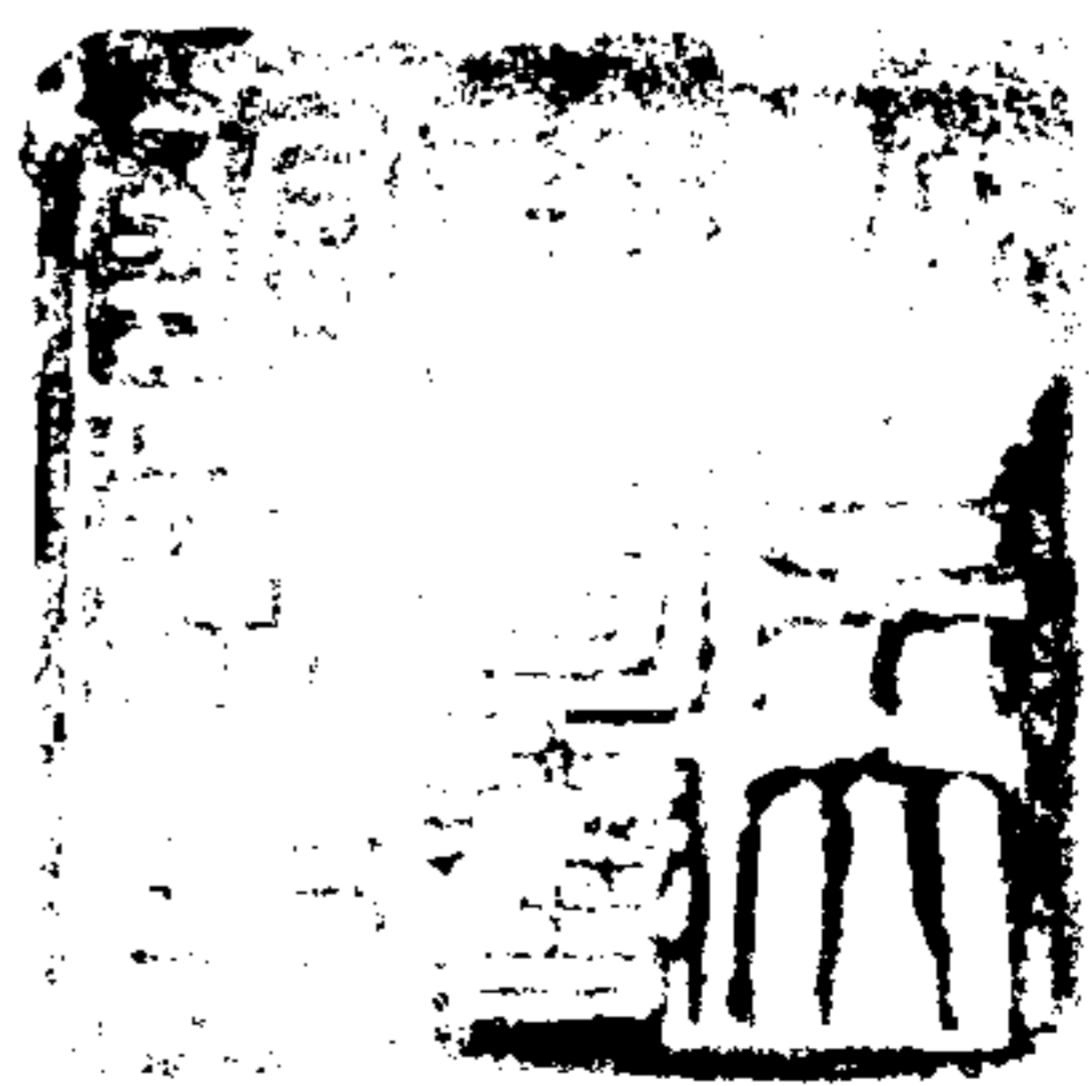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九・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同治卷九至卷三十九)

〔清〕文慶 賈楨寶 鑒等纂輯……

2734/9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元年壬戌閏八月癸未江甯將軍都興阿奏查前經

附片奏

洋人與周家圩港居民爭鬪致洋人燒毀紅單大船三隻該船

兵勇夫役被擄被燒人數未能詳細聲明茲據定海鎮總

兵李德麟呈稱所有被燒三船燒斃水勇一名不見下落

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水礮位二十九尊擄獲三尊口門

均被釘塞又查自上海前來商船被毀擄去搭船客人一

節茲據總統水師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轉據儘先副將

黃廷陞之胞兄黃德修由上海來稟云伊等四人由上海

奏為恭摺

搭船來營看視伊弟黃廷陞不意於六月十九日行至不

識土名江面突遇外國洋人指該船為盜強將人眾迫令

過船並擄取物件燒毀船隻現將伊等拘解上海等語當

由黃彬飭黃廷陞前赴上海並咨明通商大臣薛煥飭該

提訊查明辦理茲由上海縣訊明省釋將黃德修等交黃

廷陞保領來營據黃德修面稟伊於本年六月初七日約

同友人梁亞富徐貴安同姓之黃廷樞共四人由粵東搭

船於是月十一日到上海覓船入江赴瓜洲水營探望伊

弟黃廷陞適有盧勝全之金有利商船一隻已受客人顏

國棟等雇往仙鎮裝米伊等四人即搭該船入江六月十

七日自吳淞口動身十九日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

船人等拘解上海縣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

被洋人擄去今蒙上海縣訊明省釋交黃廷陞保領來營

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因前來查黃德修等既已訊明省

釋其衣箱等件亦應查明給領已咨明薛煥李鴻章查照

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都興阿奏遵查洋人與周家圩港爭鬪擄

去人數及焚毀商船擄去客人姓名一摺據稱洋人燒毀紅單

大船三隻燒斃水勇一名查無下落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失

礮位二十九尊既據該將軍查訊確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

可將都興阿前後所奏各情向洋人逐層理論惟副將黃廷陞

之兄黃德修等由上海搭坐客人顏國棟等商船入江行至不

識土名江面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船人等拘解上海縣

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被洋人擄去經黃廷陞前

赴上海將黃德修等保釋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語黃德修等

既據上海縣訊明省釋何以衣箱等件不向該洋人追還且金

有利商船並未為盜無故被洋人焚毀該船戶豈肯甘心客人

顏國棟等曾否訊明一併釋放有無遺失貨物銀錢情事案關

交涉外國要件必須真實無偽方足以折服其心著薛煥李鴻

章將黃德修等所坐客船因何被洋人焚毀擄去衣箱等件因

何不向洋人追給錄。據實履陳。毋得稍為隱諱。

乙未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等面呈。崇厚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內稱。副將華爾於八月間。進剿慈船。受傷身故。現在所部常勝軍。暫交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接帶。英國卻欲為人。尚在未定。並據法國公使哥士查函稱。甯波與餘姚。勢甚危急。賊匪蟻至。四面圍逼。至宜嚴加堵禦。所有前已議准該國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該副將未接中國會辦明文。無權在極。請總理衙門行文李鴻章。迅給憑劄。並令左宗棠轉飭甯波道。將該處防務統交善辦。必可竭力部署各等語。華爾以外洋歸誠之人。從前雖稍有驕悍。而此時既為中國效力。禦賊捐軀。自應獎卹優加。以為外國觀感。諒薛煥等必當奏請恩卹。惟常勝軍素尚得力。必需幹練之員。方可接管。白齊文法思爾德。確係何國之人。是否勝任。抑或徑用中國大員接管。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妥為籌商。迅速辦理。至崇厚函內有英國卻欲為人之語。而哥士查又稱。令法國副將勒伯勒東接辦甯波防務。並稱管帶本兵。兼訓練中國兵丁。一體歸其統帶。有無窒礙。甯波上海。曾否令其訓練兵丁。並著察覈其陳。至甯波為海口要郡。現在情形危急。設再被逆匪窺撲。則閩省上海各海口。亦復戒嚴。防不勝防。且有難再分兵攻剿。

奏務錄卷九

三

之勢。左宗棠身任浙撫。自應力籌兼顧。以保名郡。此時借資外國兵。加不無後慮。然專恃官兵保守。而甯郡濱臨海隅。人恐中國兵力不及。現已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法公使等商。如令該二國人帶兵。必須如華爾之呈請。歸入中國版圖。願受節制。方可予以兵柄。薛煥李鴻章亦著按照此意。與在滬領事等官商辦。總之此事。大局所關。或令英法二國之人接帶此軍。或仍歸中國將弁及白齊文統帶。僅令英法二國合力幫助之處。務當妥籌酌辦。不可稍有拘泥。致誤海防大局。

奏務錄卷九

四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准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咨稱。希路斯國現派使臣列斐士前來中國換約。於七月二十日已抵上海。並據寄到該使呈遞。臣等照會一件。內稱。奉伊國君主諭。令即在上海互換條約。請派委大員赴滬辦理等語。臣等查互換條約一事。係上年議定載明條款之內。茲該國既派列斐士前來中國。言明即在上海互換。自應准其辦理。惟所請派委大員一節。查一切條約。上年業由臣崇倫等在滬。面與艾林波議定。此次列斐士前來換約。彼此皆係照約而行。並無別項商辦之事。自可無庸由京派員前往。應請即於薛煥李鴻章二人內。派出一員。就近與列斐士互換。庶較簡便。至從前與英法各國換

約其條約本內均經奏明請用

御覽 布路斯國情事相同自應查照成案一律辦理如蒙

俞允 臣等即當知照內閣恭用

御覽後將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達齋上海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據薛煥李鴻章函稱查布路斯國公使列

斐士照會內自稱住紮中國總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兼署

欽差大臣查各國通商稅則內載總領事與藩臬司同品

等語今列斐士本職係總領事不應與總理衙門用平行

照會似應略予限制擬請俟換約本案辦竣後徐用婉言

告以嗣後仍須改用中陳該使如聽晚諭即可東轍令其

將原照會收回但該使能聽與否亦非確有把握等語臣

等查該大臣等函內所稱各情自係為欲存體制起見惟

薛煥等又稱未能確有把握臣等因思列斐士既經呈遞

照會無論將來能否令其收回此時總當予以照覆若徑

置之不理恐該使引以為恥必將藉口希圖來津因查該

使照會內渾言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明列臣奕

訢秩銜因商定仍用上原訂條約臣崇綸及辦理三口

通商大臣崇厚銜名履伊照會一件寄交薛煥等查收仍

令薛煥等先於司道中酌定一人出名另辦照覆一件與

奏辦末九

五

之如該使允從即由給予照覆之員與之換約萬一該使

不知即將寄去臣崇綸等照覆發給而互換條約一事亦

仍歸現在

派出薛煥李鴻章等一人與之辦理臣等之意亦為欲少存體制

起見惟能否照此辦理之處應仍令薛煥等隨時相機公

商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

滬請派大員互換條約各摺片已諭令內閣將條約蓋用御覽

發交崇厚齋送上海矣所有此次互換條約即著派薛煥辦理

至薛煥等所稱該公使係屬領事不應徑用照會亦為體制起

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擬先令於上海司道中酌派一員

出名照覆如該公使允行即由給與照會之司道與之換約另

備崇綸等照會一件該公使如果不允再將崇綸等照會發給

由薛煥與之換約惟該公使必欲索取全權大臣字樣薛煥可

即按照與比利時國換約之例由薛煥擬給照會換約總之國

家體制所在爭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惟在薛煥與李鴻章相

機籌辦諒該大臣等熟悉情形自能悉臻妥協也總理衙門片

著鈔給閱看

丁酉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據通州

稟稱如皋縣屬周家圩港口訪有洋人與廣勇滋事等語

奏辦末九

六

復據統帶戰船總兵李德麟稟報與通州所稟情節稍有未符。臣等即檄委坐補太倉州知州方傳書前往查明。據實稟復去後。旋准督辦江北軍務都興阿咨會周家圩港居民與洋人爭鬪一案。已奏明請

旨。將彈壓辦理未善致啟爭端之水師員弁先行分別革職摘頂。交黃彬從嚴查辦等情。七月十八日。承准寄

諭。此次啟釁根由等因。欽此。又於二十九日。承准寄諭。都興阿奏燒毀紅單大船三隻等因。欽此。先後恭錄咨行查辦

各在案。茲據委員方傳書會同通州稟稱。赴周家圩港明查暗訪。該處商民云。有甯波釣船。勾雇洋人。隨船銷貨

奏摺本末九

七

來港。每日上岸酗酒滋事。民人已忿忿不平。六月初一日。洋人酒後。途遇粵勇。持棍亂擊。該勇喊人捉擊。登時岸上百姓聞聲齊聚。洋人見人眾畏懼。竟水逃走。以水深港寬。二名旋經甯波船商撈尸棺殮。聞船不知去向。十一日。忽來火輪船一隻。洋人上岸。捉去廣勇三名。即揚帆而去。十四日。人來輪船三隻。聲言入江捕盜。艇勇初不為備。洋人放火。將紅單船三隻燒毀。並放槍擊死百姓一名。該屍親因洋人難與較量。並未報官相驗。查此案係甯波客商勾雇洋人來港。或為保護貨物。或為藉批釐捐。均未可知。而該洋人並無領事官給發蓋印執照。本違條約。况屢次前

來構釁。是否甯波船商從中播弄。自應傳提該商嚴訊。確情方知曲直。惟該商船業已遠颺。無從提訊。而此船銷貨之行棧。聞間設如皋縣城。似可根追交出等語。臣查該員等查覆各情。與都興阿鈔咨片奏。大略相同。該洋人違約妄行。始則酗酒滋事。繼則毀我師船。洋人來滬。並未向臣

等知會理論。其為曲在洋人。固無疑義。惟勾雇洋人之甯波船商。情殊奸詐。應即飭如皋縣查訪明確。將該商交出訊辦。其六月十一日。捉去廣勇。查係三名。十四日。捉去

廣勇。查係十四名。據英國領事照會蘇松太道云。稱本國兵船。在福山江陰地方。擊獲盜船多隻。內有盜四十五人。

其船當即燒毀。有人言四十五人中。尚有良民。無從查悉。應請分別訊辦等語。據上海縣訊明盧勝全等二十八名。均係客商及船戶水手。盧勝全向管駕金有利廣東艇船。裝坐甯波王源成號夥顏國棟等。到江北買米。六月十九日。行至通州周家圩對港江面。被外國人盤查。掣去衣物。

奏摺本末九

八

燒毀船隻。將在船之人一併拉上洋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其陳式城等十七名。即係周家圩港兩次被掣之人。陳式城供在李德麟營內當勇。管帶新福興船一隻。在周家圩港巡防。遇外國人上船盤查。將伊船內火藥擦棄水中。搬去衣物。燒毀船隻。伊與水勇水手等。均被拉上洋

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亦無與外國人啟釁別劫。詢以周家圩港一案。盧勝舍陳式城等。會稱並不知情。查盧勝舍等均係船戶客商。無干拖累。業經分別取保釋放。而陳式城等既屬水勇。在周家圩巡防。該處滋事之案。不能誣為不知。是否即係啟釁之人。自應解回李德麟營內。歸案質審。究係何人啟釁。亦即責成李德麟懲辦。惟據供燒毀之船。僅有一隻。其全有利船。又在江陰地方被毀。不在一處。何以該總兵等來稟。燒毀紅單船三隻之語。應再確查。謹會同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通商大臣臣薛濬。恭摺覆陳。

奏案卷九

九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戊戌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八月中旬。新署甯紹台道史致謬。由皖來滬。正與臣等商事宜。接據甯波府知府林鈞稟報。法國兵與廣艇構釁。叛兵勾引製造。攻撲姚城。雖經中外官軍擊退。恐該逆更圖旁窺。該道隨於二十三日。與副將華爾同坐輪船。駛往甯郡。二十九日。接據該署道稟稱。探聞賊由杭州渡江。不下十餘萬。二十五日。寅刻突入慈谿縣城。照會英國總兵分撥輪船。會同參將布與有善。在大西壩一帶。節節防守。郡城兵丁有限。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數百名。實數無從稽覈。處此

奏案卷九

十

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用西兵防守。無如賊氛正惡。市肆不通。官稅日絀。艱窘萬狀。諄求臣處撥解餉銀。以蘇困涸等語。續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華爾於抵甯後。聞慈谿復失。即於二十六日。督帶常勝軍。駛至半浦。距慈谿二十餘里。由陸路策馬進兵。二十七日黎明。親赴城下。周恩閱視。指揮兵頭六人。率眾登城。該副將在後督隊。正用千里鏡。窺看賊勢。不期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腕。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為隨後通事扶救回船。其特派令登城之常勝軍。已一擁冒煙直上。賊匪紛紛潰敗。被我兵擒斬甚眾。立將慈谿縣城克復。而華爾受傷回船。自知不救。飛棹回甯。因慈谿守兵太單。復調防甯之常勝軍二百六十名。馳赴防守。二十八日。華爾傷重殞命等情。臣查甯波正值喫緊。據史致謬請兵請餉。上海唇齒相依。設難膜視。已飭勸諭甯屬紳商。湊集英洋二萬圓。紹屬紳商湊集英洋一萬圓。先後委員馳解接濟。復飭吳煦派法恩爾德。在松江挑送常勝軍槍礮隊四百五十名。仍坐輪船。於本月初二日。駛往協防。英法二國。亦派兵船各一隻。同往甯郡。當可無虞。至常勝軍除前調赴甯波。由甯應付糧餉外。現留松江者。據吳煦稟稱。共有四千五百餘名。向由華爾教練。口糧極重。每月需餉不下七萬兩。惟華爾新由一時



未便違故。入華爾遺言。擬暫交白齊文。法思爾德。會同管帶。查白齊文。法思爾德二人。自前年在令攻克松郡。即在軍中。白齊文亦經具稟。願隸中華。奏奉

諭旨。先賞四品頂戴。嗣以籌塘戰勝。復蒙

恩賞。三品頂戴。法思爾德亦尚奮勇。可暫令會帶等語。又據吳煦

面稟。英領事參華陀照會。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此軍。臣覆查常勝一軍。先由關道吳煦飭派華爾教練。是以前

撫臣薛煥奏。委該道會同蘇松糧道楊坊統帶。每有調遣。皆轉由該道飭遵。以符體制。今若由西人專管。恐未必悉

就範圍。或改派華官經理。又未必兩相浹洽。經臣與吳煦

再四商議。自當仍令該關道會同統帶。其白齊文。法思爾

德。是否勝任。並應否允准英國派人幫同教練之處。由該

道妥酌飭遵。如白齊文等果忠勇出力。自不妨破格獎勵。如常勝軍不能如前得力。即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亦責

成該道秉公覈辦。仍應聽臣調度。並隨時察酌。奏明請

旨定奪。再查副將華爾係美國部落鈕要人。前充該國武弁。咸豐

十年。來游中土。經吳煦在令管帶印度兵。隨攻嘉定。太倉

並兩次克復松江府城。屢攻青浦。身先士卒。疊受重傷。旋

因奉

旨。撤印度兵。華爾赴道。具稟願隸中國。臣吳煦留令管帶常勝

軍。協守松江。本年正月。率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

迎禧濱。大馬山等處。以少勝多。功績最著。復邀同英法二

國兵。攻毀高橋蕭塘等處賊壘。據吳煦稟稱。本年春。亦淞

泥屢瀕於危。而能幸轉為安者。華爾之力為多。疊沐

恩施。由四品頂戴。加三品頂戴。副將銜。並以副將補用。一再傳

旨。褒嘉。有臣抵滬。受事以來。該副將頗遵調遣。屢次派令會勦金

山衛城。進攻劉河。逆匪所向克捷。入奮力克復青浦。並有

力圍埭蕩蘇州賊匪之議。似此忠勇性成。例以中華晚將。洵已出色。當行得之外國通匪。尤屬難能可貴。臣已督令

吳煦等為改中國冠裳。易指收殮。葬於松江。以全其效。令

中朝之志。該副將華爾於松江甯波。戰功尤著。此次攻克慈縣

殞命。實屬可敬。可憫。相應奏懇

天恩。飭部從優議卹。並於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諭內閣。李鴻章奏。副將克復慈縣。中槍傷亡。懇請建祠。優卹。一摺。

副將華爾。以美國部落之人。具稟願隸中國。版圖。在上海。隨同

官軍。進攻嘉定。太倉。克復松江府城。復能破賊於松江之迎禧

濱。大馬山等處。並會同外國兵。亦攻毀高橋等處賊壘。朝廷嘉

其戰功。屢著。疊沛恩施。以副將擢用。茲據李鴻章奏。浙江逆匪

寇何甯波。攻陷慈縣。華爾聞信。即管帶常勝軍進剿。指揮兵勇

登城。逆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膈。子從背出。登時帶創。當

經華爾所帶常勝軍將慈谿縣城克復。華爾曰甯波後於次日殞命等語。覽奏實深嘉憫。洵屬義勇性成。無忝戎行。現經李鴻章已飭吳煦等妥為殮葬。並著於甯波松江兩府建立專祠。仍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示優異。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副將華爾克復慈谿中槍傷亡。甯郡防守喫緊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華爾交部優卹。並於甯波松江建立專祠矣。惟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微露其詞。華爾既經傷殞。若在中國豐碑高冢。表揚事蹟。以為榮耀。即著薛煥李鴻章酌度辦理。前因恭親王等面呈崇厚信函。內稱華爾受傷殞命等情。當經諭知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妥籌妥辦。當

奏案九

十三

勝軍素稱得力。第前據薛煥等奏稱募足三千名。何以此次留駐松江者有四百餘名。是此軍為數不少。白齊文能否勝任。將來能否就我範圍。不可不豫行籌及。恐稍涉遲延。日後轉成尾大不掉之勢。徒糜餉項。不如交中國大員管帶。易為駕馭。或一時無此勝任之員。仍須暫交白齊文接統其眾。以示籠絡。著薛煥李鴻章悉心察度。毋貽後患。至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尤多窒礙。著薛煥李鴻章飭令吳煦設法阻止。如其再三懇請。亦必如華爾之歸中國版圖。受我節制。方可允行。法國武官接帶常勝軍一事。其議已寤。其所練甯波兵勇。須與該國武官議明。令其暫時管帶。聽中國調遣。所有籌防甯波一切事宜。准

其會同商辦。仍須聽地方官主持。均著薛煥李鴻章遵照體察。相機籌辦。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牙士者函稱甯波一帶危急。前議本國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一節。請速備公文行知蘇撫。立即給憑。令其星馳赴甯防守。且等告以法國兵丁。雖稱勇往。但不諳地方形勢。非歸中國大員調度。恐意見歧出。於行軍戰捷。面復去後。昨據法國照會。勒伯勒東。現今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充中國職任。請飭借印信文憑。給與該副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各等語。臣等查法國甯波海口緊要。願將本國官員歸中國大員節制。具見和好真忱。惟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自應由該省督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權。相應請旨。飭下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查照辦理。該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共計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當按照舊章支給。不宜扣減。該副將既受中國職任。即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按照中國法制辦理。不得稍有偏倚。亦不准稍有寬縱。以肅軍律。應請一併飭下薛煥等。妥籌章程。未公約束。用資防守。

奏案九

十四

恭親王等人奏防守地方借用外國兵丁。本多流弊。惟甯波為海疆要地。昨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奏稱甯波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餘名。當此紀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令西兵防守等語。是甯波兵勇單弱。該撫等已令西兵防守。然與其游騎無主。莫若暫歸中國大員節制。以期呼應較靈。且臣等夙聞法國兵丁與中國武弁布與有等。有在洋互鬧之事。李鴻章摺內亦稱法國兵船。有在洋與廣艇構釁之事。所聞亦非虛語。尤應收為我用。以泯其釁。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即行察看情形。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

奏案卷九

十五

兵防守以壯聲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恭親王等奏。籌議法國派兵防守甯波海。鈔錄法國照會呈覽。並兵力不敷。權宜辦理各緣由等摺片。昨據李鴻章奏。髮逆重陷慈谿。旋即克復。甯波防守喫緊。摺內據稱甯波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餘名。當此紀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令西兵防守等語。本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法國照會。伊國副將勒伯勒東。現今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請飭備印信文憑。給與該副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等情。請飭詳煥李鴻章。左宗棠。查照辦理。法國因美

國華爾謀歸中國。屢立戰功。疊荷褒獎。以為榮耀。現值甯波海口喫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剿。是其願為中國出力。以敦和好之忱。尚無虛假。且據該國照會內。有甯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即派勒伯勒東。前赴甯波。籌辦防守。可期人心輯睦。以保無虞等情。當此海口地方兵勇缺乏之時。自應俯順輿情。以資守禦。惟用外國之兵。以助戰。必須聽受中國節制。其所保守地方。仍應中國主持。方為無弊。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議。該國情願。以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將該副將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

奏案卷九

十六

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並據恭親王等奏稱。以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即應由該大臣巡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權。即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等悉心妥籌。或由李鴻章。或由左宗棠。發給勒伯勒東劄付。既須事權歸一。入須力能控制。方免紛歧。違誤。該副將既受中國職任之後。即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辦理一切。按照中國法制。不得稍存偏倚。亦不得稍有寬縱。以肅軍律。文致。請甯波道。未知於該處情形。及駕馭事宜。能否諳悉。薛煥等務。即督飭該道。於該副將所領之軍。及甯波兵勇。賞功罰罪。以及稟報戰守各情。務令秉公裁實。其支給錢糧。尤不得有絲毫扣減。浮冒等弊。致為外國人所輕視。至籌防一節。先

經法國公使欲統歸勒伯勒東辦理。復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再三講論。始願歸甯波道督辦。惟上年甯郡失事。英國人在京。歸咎於中國官不肯照伊布置辦理。以致誤事。此次如該副將有所籌商。務飭該道員與之和衷共濟。不得稍有齟齬。致誤機宜。一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甯波一帶。即行察看情形。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兵防守。毋庸俟浙省全行平靖。方令撤卸。其法國照會內稱前次到浙之該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即華爾舊屬弁甲。亦可調回。並望將廣東叛取招回安撫等語。甯郡防務。既由該道督同勒伯勒東辦理。自應專一責成。惟艇船叛取。可否招回。及外國人能否與布與有所帶艇勇相安無事。其如何妥為調處。洋弁並約未艇勇之處。仍著薛煥等妥籌辦理。無稍貽誤。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再近來外省接奉廷寄。往往互相傳播。事關軍務機宜。尤宜慎密。此次奇論。雖於洋人事無所用。其隱諱。然亦應格外慎密。自後無論何項奇論。該大臣巡撫等均須親自拆閱。不准假手左右之人。致有洩漏傳播。以昭慎重。

法國照會

為從權議准。速行照會。以固結兩國和好。事案查去年髮賊竄擾浙省。占踞甯波。經本國提督上。因本國水師參將勒伯勒東前於咸豐十年七月。在上海督兵。擊退寬賊。謀

勇兼著。故向上海道借來火輪船一隻。交勒參將領赴甯波。會同英國總兵官籌辦一切防堵事宜。其時該參將不獨擊走賊眾。退出甯波。抑且出力之處甚多。訓練中國兵丁。由五百名漸至千五百名。並派本國前任水師參將現任甯波稅務司日意格帶領。屢與賊戰。奮勇當先。於該處甚有裨益。後因上海道索還所借輪船。本國提督因勒參將無所憑藉。不能准其仍留甯波。勒參將止得亦回上海。但勒參將之在甯波。無論商賈民人等皆甚悅服。故地方帖然無事。自勒參將一去甯波。眾心無所繫屬。而廣東海勇。遂勾引賊匪。攻犯餘姚。前本大臣接到上海領事來稟。內稱接據甯波道來文。稱據甯波紹興等處紳士五十六人。呈懇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提督。即派勒參將前來甯波。籌辦防守事宜。本大臣因思甯波海口係咽喉重地。若賊再行竄入。則

貴國與本國均多妨害。必宜及早展防。本大臣雖未接到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特鈔諭及此事。本大臣自願擔承擅專。先行的辦。即准本國勒參將暫行離任。水師參將權受。

貴國職任。此二日內。本大臣應即行文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轉咨總理海洋事務大學士照議辦理。一面

行知上海本國提督照准請其飭催參將呈馳赴甯今  
請貴王大臣按照昨與本大臣面商之意飭備印信文憑  
給與勒參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  
道節制甯波一帶防務該道督同該總兵公辦庶幾事權  
歸一其前次到浙之本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即華爾  
舊屬弁即亦可調回並望其將廣東叛眾招回安撫銷內  
憂即可以拒外患至於勒總兵及所屬弁兵俸餉等項應  
照前此給付華爾舊章由甯波道按時支放不宜扣減再  
該總兵係暫行留辦

奏摺卷九

十九

事回國請頒查照施行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  
案層見疊出幾至應接不暇雖據湖南巡撫毛鴻賓將  
潭等縣令奉恭摺勒限賠修並據江西巡撫沈葆楨自  
請展緩惟迄今數月以來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財  
書籍衣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湖南江西各傳教士紛紛  
來京向法國欽差公館朝夕聲訴臣等面晤法國牙公使  
亞經剎并並照會往還始覺稍有端緒臣等查習教之民  
猶是

朝廷之末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即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

陵今查教堂被毀故釐之由各執各詞業據哥公使逐層  
剴晰雖各省實在情形非臣衙門所能周知然該教士屋  
宇貨財書籍衣服無故被毀豈肯甘心漢賊漢回互歸前  
轍非逸總因不能持平辦理所致此事儘不善為調停誠  
恐愈激愈堅益難水乳現據哥公使所擬各條事多隔閡  
難行然究應如何結局臣衙門揣度外者情形究不如該  
省目擊較為親切應將原文鈔錄請

奏摺卷九

十

撫乘連覆奏刻下湖南方主教江西羅傳教士在京坐索  
前案一日不結一日不歸且法國現議同守甯波其武將  
令歸中國節制足見和好真忱前項燒毀教堂事件尤應  
速為完結以弭釁隙總之批釐不難收局不易務飭各該  
地方官圖終慎始萬勿逞一時之忿不顧大局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  
堂之案久懸未結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並將照會  
等件照錄呈覽一摺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前據  
毛鴻賓奏請將湘潭等知縣摘頂勒限賠修沈葆楨奏自請展  
緩均經分別批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江西湖南燒

毀教堂之案。迄今數月。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貨財書籍衣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各教士紛紛來京。向法國住京公館朝夕聲訴。經該衙門與該國哥公使疊次剖辯。並照會往還。始能稍有端緒。據該公使照會內所擬各條。事多隔閡。惟究應如何結局。仍應酌度外者情形。辦理等語。習教之民。猶是朝廷赤子。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即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陵。江西湖南兩省。教堂被毀。該教士等屋宇貨財等件。數月未能歸結。豈肯甘心。滇陝漢回互闕。即因回教與地方百姓肇釁之初。該地方官吏不能持平辦理。所致此事。儻不善為調處。難免激成事端。自應速為完結。以彌隙。著沈葆楨毛鴻賓即將該兩者燒毀教堂一事。妥速辦理。其照會並條款告示。擬索各件。務各悉心酌量。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礙難允准。持平商榷。一秉大公。固不可因袒護教民。辦理偏重。致失人心。尤須熟思審處。知批釁之難。收局之非易。飭各該地方官。固終慎始。萬毋逞一時之忿。置大局於不顧。如或其中條款等件。均屬窒礙難行。究應如何設法安妥。俾無異議。不至成不了之局。即著該撫等飛速覆奏。該衙門及法國照會等共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湖南江西教民各事。現擬會議條款。底稿送請貴親王從速辦理。教中各事。將及一載。各省大吏不能實

指主教傳教罪名。借端巧為排陷。顯背和約第十三第三十六等款。然本大臣念兩國友誼。並深悉貴親王於此等事件。必須多費用折。故始為延緩。冀得調停妥適。但目下無可再延。方主教羅傳教古亦亟欲回省。二三日內。本大臣親赴總理衙門定議一切。俾得妥速施行。為此照會計粘會議擬索。

大清欽命大法欽差為會議事。今將湖南江西兩省天主教傳教士及奉教人等被擾各案。議准賠修事宜。開列於後。總理衙門應即行文嚴切咨照兩湖總督官湖南巡撫毛兩江總督官江西巡撫沈飭其屬官員及士民人等。以後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該省督撫是問。所有應行咨知。由總理衙門自行發遞。一分再備一分。四傳其湖南二件。交與方主教。其江西二件。交與羅傳教士。各自齎往該省。

予湖督官中堂於方主教到時。江督官中堂於羅傳教士到時。均應躬親延見。待以賓禮。接收所齎公文。委員護送前往長沙南昌沿途飭辦住所。款待如禮。到長沙南昌後。即備公館居住。兩日內。湖南巡撫毛大合江西巡撫沈大人亦以賓禮接見。面收公文。若地方官未能將所事妥商辦竣。即准方主教羅傳教士拜謁該省撫軍。當面告知不

得託故不見。設有受辱受傷等事。亦惟各該省撫軍是問。  
三、湖南巡撫毛大人。應飭地方官。將大道上所嵌十字架。  
立即起除。將應出告示刊刻。不得與底本稍有不符。發給  
長沙府衡州府湘潭縣等處。各貼四張。實貼一月。毋任摧  
毀。本年三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一、道方主教開明發貼何處。即請每處給發四張。江西巡撫  
沈大人於羅傳教士到後。亦將告示刊印。備發各府州縣  
張貼。並發貼欽奉。

上諭與湖南辦法無異。

四、方主教將去年被焚各處天主堂學堂藥材房育嬰堂  
等公所及教民住居。並所失貨財。約值銀四萬餘兩。開列  
清單。送呈毛大人。約六箇月內。天主堂公所。一律照舊建  
成。方主教所失書籍衣服等物。中國無由照賠。飭令已革  
縣令三員。措銀三千兩。交方主教自行製辦。由方主教寫  
付收條。為據。至該處教民破家者甚多。難以按實賠補。亦  
著該革員三人。共出銀二千兩。送請方主教。酌酌定何  
人。應給若干。無偏無漏。於被難教民中。擇其年高品正者  
二人。給與頂帶。以示矜恤。

五、江西教民被擾之際。喪失貨財。約值銀七萬餘兩。內有  
羅傳教士名下一萬餘兩。因羅士舊有育嬰堂兩所。在南

昌城內。去年被焚。現在江西巡撫沈大人。應將南昌省城  
撫州門外官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為天主堂之  
育嬰堂。即將該地契送總理衙門。轉交法國全權大臣公  
署存照。於羅士一萬銀兩。內銷除銀三千兩。其餘七千兩  
內。由該地方官措交二千兩。為賠補羅士等費。再將被焚  
天主堂照舊建成。至於教民所失約值六萬餘金。先將南

昌城內教民舖面六七處。查明給還。其鄉村教民。被人占  
去之田地。亦即查還。俾得各資生業。被難教民所失若干。  
持平覈辦。此外備銀五千兩。賠償教民所失家具。如地方  
官籌款不敷。即著捏控唆使之夏子春徐士章。出銀湊齊。

六、箇月內一律辦竣。

右湖南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康熙乾隆年間。舊有天主  
堂及各項產業。江西蕪城鎮。道光年間。燒毀天主堂及舖  
面等項。現在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

古、方主教羅傳教士。暨他主教傳教士等。均受切身之災。  
驚恐流離。奔走至京。來往花費甚多。現在湖南巡撫應在  
長沙城內。擇取空閒廟宇公所。須得房屋整潔者。約地十  
五畝。上下送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江西巡撫在九江府  
城內。亦擇廢廟。或空閒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  
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繕立契據。送至總理衙門。轉交

法國全權大臣公署收存

公江西滋事。因見湖南已為禍首。故效尤。而湖南每擾之。皆因前任衛水道馮志清性乖張。唆使士民與教中為難。釐端一開。幾於有乖和好。現在該員無論職官何處。應請

旨革職。永不敘用。

附告示擬臺

為曉諭事。天主教入中國。業經三百餘年。原為勸人行善。並無惑世誣民之術。自順治年間。我

世祖章皇帝因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修正曆法。

奏稿卷末元

字五

御賜扁額。以旌其能。嗣後康熙時與俄國罷兵議和。乾隆時製造

磁位。用以平靖西域等處。法國傳教士之力居多。近年凡通商各口。有賊匪臨境。天主教傳教士無不立率教民當先禦敵。本年法國卜提督在上海血戰捐軀。當奉

諭旨。宣慰。

褒贈有加。其教以尊崇天主。忠君孝親愛人。如己為根本。而其人莫不潔身克己。以存誠崇善為操修。凡來此傳教者。皆捨其家屬貨產。終老不回。其視中國休戚。並非漠不相關。中國與法國議和之際。有孟董兩主教極力從中說合。並非包藏禍心。已可概見。傳教之費。皆由本國及鄰近諸國切

年男女。逐日捐助。微貲集成。鉅萬。運來分給各主教。建造天主堂。及義學。施藥。育嬰等公所。故見有遺棄嬰孩。即收養堂內。待其稍長。各授以業。而後遣之。傳教者見善力行。乃內地人目為邪術。左道。滋事各案。皆始於一二剛愎自用之徒。謂奉教者有採生折割之事。即指教內有謀為不軌之人。兩者結黨橫行。貽患桑梓。茲將誰歸。今准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錄據大法欽差公使大臣哥。照覆咨行到本部堂部院。合即出示曉諭。誠恐爾等民人。囿於方隅。習聞謬說。吟域未除。何以安輯地方。以上副

朝廷保赤睦鄰之至意。為此示仰閩省士紳軍民人等。知悉。

奏稿卷末元

字六

查釋前疑。痛除已見。僕敢再蹈前轍。定即嚴拏懲辦。其各懷遵毋違。特示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湖南奏參湘潭等縣。燒毀天主堂學房藥材房之案。將各該縣令等摘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首犯等因。照會貴大臣。旋接貴大臣致本衙門各大臣來函。鑒述一切。並各大臣會晤。歷次暢談。剴切詳明。均已洞悉。所燒房屋。勒限賠修。貴大臣慮及地方官勒索百姓。更加記恨。益見愛民為心。不分中外。並能均見啟蒙之源。本爵實深佩服。應即行文該督撫。嚴飭地方官妥為修理。不



准絲毫騷擾百姓。由該省遴委妥員。嚴密訪查。如有假公濟私。飲財肥己等弊。即行奏參嚴懲。

上諭送來。即可分發。大道所設十字。即行起除。所稱請官中堂委員護送主教。由武昌前往長沙。衡州。湘潭。三處。及官中堂。毛中丞。好言相慰一節。均可照辦。查本爵與貴大臣辦事。以來。將及兩載。無不心心相印。一秉大公。今貴大臣因湖南賠修房。慮及百姓記恨。亦與本爵之意相合。因思百姓可與圖成。難與慮始。今欲習教之民。與不習教之民。俱無猜。自非旦夕之事。然俟事端既啟。始策彌縫。所傷已自不少。與其躊躇於事後。孰若審慎於幾先。幸得貴大臣

奏摺卷九

主

與本爵一意同心。亡羊補牢。今尚未晚。因擬保護教民章程三條。以其收潛移默化之效。為此照會貴大臣。想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

保護教民章程三條

一。教主神父。分赴各省。宜慎擇良善也。查外國傳教者。分赴中國各路傳教。無非勸人為善之意。果能中國多一善。如即天下少一莠。民但恐一意招徠。來者不拒。在良民誠心向善。自不至或有他虞。萬一素行無賴之人。託名習教。一經涸跡其中。難保不向鄰里。索肆行無忌。彼同鄉共里。一旦以取人之所輕賤者。忽為外國所尊禮。其心已有

所不服。又况恃有護符。更加扶制。安得不激成事端。此輩陳既開。即多方補救。終難家喻戶曉。盡釋其疑。是誤收一。敗教之人。即添一教中之害。自不若事先審慎。防患於未然。嗣後傳教者。於願意習教之人。務宜悉心查訪。實係安分良民。方許從游。如有品行不端。或已經犯法。欲借習教為護符。即行屏斥。不納。如此辦理。則善士盈庭。門牆清靜。百姓雖不盡習教。當不至以身不習教。因於習教者。稍有猜疑。

奏摺卷九

主

地方官宜準情酌理。分別待外國傳教及中國教民也。查外國傳教。係知禮之人。今在中國傳教。於地方親民之。實。有主客之義。况傳教意主勸善。並不干預地方公事。如有要俸。欲與地方官會晤。自係賓主來往之常。在地方官不得推託不見。如實有公務。未能分身。亦可商明另訂期會。傳教者亦不得因偶爾未晤。生疑。至中國傳教習教諸人。雖未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自應守中國法度。地方官不得因其習教。稍有歧視之心。該傳教習教者。亦不得恃教自尊。藐視官長。如東坐四轎。與地方官平行等事。試思中國本

至聖之教。何嘗因一經讀。遂敢妄自尊大。不循禮節。欲與官長抗衡乎。天主教神父。本係生長外國。今在中國傳教。或

改服中國之衣冠以一觀聽或仍用外國之衣冠不忘本源自應聽從其便若中國傳教習教之民猶是中國之人自應仍用中國衣冠俾免冒充外國主教致為外國主教之累

一○訟案牽涉教民宜持平裁辦也外國主教多屬好善之人自不至有他慮萬一地方官彼此不協亦應詳由大吏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外國欽差大臣商辦不得擅加刑責至中國傳教習教之人原係中國之民如與中國不習教之人爭訟自應一體統籌地方官但論案情之是非曲直不問其人之自否習教事為地方官應辦之事教

奏稿卷九

元

民應向地方官呈訴不得妄稟主教致陷主教以干預公事之名並聞中外之好教民與不習教之民同一子民地方官務當細裁案由秉公判斷不得稍涉偏私致滋口實如此辦理庶幾一視同仁永遠相安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查准照會信函論湖南江西之案湖南地方官所稱搭出堂內藏匿刀牙等件一節實緣天主堂開墾係劉曹氏住居伊家先有劉雲霞在帶兵官兵團佐屬下管帶鄉勇屢著戰功陣亡之後奉

旨賞加知縣其弟現在仍為武職本年天主堂之火延燒伊家是

以被人捨去刀牙等軍器江西所云銅管血膏等物亦或別有來歷地方官即堅執此事希圖聲聽江西湖南貴州地方官及士子等皆謂天主教人為外教之民豈知欲識天主教實係正教與否須詳考傳教以來所教是否為善且於中國是否有益

大清開國至今教民行為究竟如何前經責親王查出

世祖章皇帝賜本國傳教士湯若望扁額送還本公署湯若望當

時若有損

責國未必如是

竊窺康熙年間中國與俄國用兵本國傳教士日耳必客為之說

奏稿卷九

二十

合即乾隆時平靖回匪及西藏等處軍中利用西洋破位入豈非本國傳教士所製現在平則門西直門外本國人墳地約有一百五十餘冢考其人之生前無一不為中國著有微勞各有碑誌載明自朕取薨地上海甯波各口天主教民無不雷先祭款本國傳教者皆係本國貴族專心修道行善非同他國人到地為謀利圖功起見傳教士既捨其家屬資產而來終老此隔豈反有苟且貪息之行好事者見傳教士帶有幼年男女如逆多疑議不知本國傳教經費皆由本國暨意大利等國凡在幼年男女按月各捐百文集或鉅萬銀兩解來中國分給各省主教俾得建造

天主堂及學堂育嬰堂等項公所見有遺棄嬰孩收養堂內稍長各投以素及時婚嫁而後遣之各堂行此已久並非創舉在傳教士舉奉西各國義助之財竭心力以佈之中國方恐為善之不足何至窮凶極惡等於採割一流好事者又以傳教士皆係法國之前年法國來此打仗傳教者散布各省難免無窺覘虛實乘勢占踞之意殊不思本國所爭者並非欲得土地亦並非傳教士豫為通謀止因廣西地方官教害法國人廣東大吏欺侮相如在京秉國政者又復不容和解本國不得已始起兵端傳教士不獨毫無挑唆孟董兩主教於本國兵到時立即為兩國往來通說得以設立和約使傳教士素有暗中探伺之意到此已近四百年何不早見舉動又何必出力講和且傳教者並非本國皇帝執政派來此本國皇帝見主教傳教士亦以大人老爺之例稱之本大臣見主教敬之如父執然伊於國家政事絕跡不能干預現居中國各省者實無本國假以絲毫權任咸豐四年在上海攻逐賊匪出城本國弁兵傷亡三十餘人咸豐十年又在上海擊逐匪蹤迨本年江浙各處本國又傷提督副將等大員凡此血戰捐軀豈非實心和好之明證江西湖南貴州私自衡量將貴國與本國四百年往來和好之誼視若鴻毛之輕摧壓主

教傳教士如同驅逐野獸教中房屋財產掃蕩無餘反執其項有之說嫁禍於人貴國所謂禮與義之道固若是乎至江西大吏轉請本大臣解說銅管血膏兩物聞之殊堪詫異夫銅管不過尋常器具大小不一為用亦甚多血膏或是紅酒及藥材鍊成亦未可知未據該省大吏封送前來本大臣不經目驗何能臆斷然可信其決非凶戾器物令江西巡撫就近詢之本國傳教士伊必當據實相告各省官員見貴國與各國新修親睦即可掃蕩羣賊整飭官方不容若輩自便私圖用計敗壞友誼如貴州田興恕等湖南馮崑等皆是江西亦有其人本大臣不肯說明其懷恨本國與恨英國人無異究之英國兵船往長江各口甚多我法國不過主教傳教士在彼該處因懷恨外國人遂聚集陵偏不知條約三十六款載有法國人為中國人陷害騷擾地方官隨在設法防護並驅逐黨羽治罪追賊等語是此種事端早已立有防範明文該省地方官若不聽貴親王諭命必致本大臣親赴南昌長沙等處爾時恐本大臣所為亦有人難以相忘者矣今請江西沈撫軍派員赴九江揀空廟或列項公所計需地十五二十畝上下作為教中公館羅傳教士晉省務請沈撫軍延見待以優禮並備辦公

館以便會議賠補各處天主堂及教取費處約值六七萬  
金按照辨訖止須羅傳教士依允可行本大臣亦即以爲  
可行再江西各處傳有無名揭帖二件特此送請貴親王  
留覽非該省大吏主持何敢如此公然刊布務望以後不  
得縱容紳民揭帖致干查究滋事各處務將本年三月欽  
奉

上諭每處分貼十張並即出示剴切曉諭士民毋許再行生事若  
仍蹈前轍定即嚴加懲辦此外教士如有受辱受傷等情  
惟該省撫臺是問其湖南各處事宜該省城內並無天主  
堂各項房屋請知照該撫擇取空間寺廟或官廨約計十

奏恭摺奏九

十一

五二十畝地段爲教中公業將來該省大吏即可派員時  
至堂內看視得以知悉傳教及習教者情形如何是亦安  
輯地方之一道也總之本大臣並無意來此苛求現所商  
請皆係一秉大公意存和睦惟望持平辦理昨准貴親王  
來文附閱章程三條大意俱屬允協容本大臣再加詳閱  
繕譯明了議准妥辦請須查照施行

恭親王等人奏查本年五月間據法國公使哥士耆論及  
外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設有動移其旗  
幟卽爲犯該國之禁可以據理折服等語臣等適因湖北  
江南皆有英人與我兵勇開毀焚毀兵船等事屢向理論

而該國詞窮則以不能識別強牌雷因哥公使既有此論  
如我處師船亦一律豎立黃色龍旗外國果能望而知爲  
官船不敢輕舉妄動未始非豫事防維之一法卽或不然  
我亦可執彼國之例與之辨論彼自不能再行曲意狡展  
惟是否有礙行軍臣等無從懸斷當經函商曾國藩屬其  
議定覆知僕事屬可行亦當於龍旗之下另立各營旗號

以示分別等因去後茲准該督履獨各處師船仿照外國  
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卽知不敢妄動  
且於行軍無礙當與湖北江西各巡撫暨侍郎彭玉麟提  
督楊岳斌會商嗣後除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應分飭各

奏恭摺奏九

十一

營另添龍旗一面擬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  
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龍旗龍  
頭向上等因前來查臣等所擬師船添設旗一節既據  
曾國藩水師有益公事無礙行軍似可通行照辦除由臣  
等照會英法俄美等國暨行令通商大臣薛煥照會布路  
斯比利時大西洋等國外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沿江督撫將軍統兵大臣一體遵照  
御批依議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爲照會事查各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遠

近一見知為官船。設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禁。中國兵船原有旗幟。可認今復一律添設龍旗一面。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直龍。龍頭向上。如此辦理。庶可一望即知。  
業經奏明奉

旨飭下各省水師船。一律照樣辦理在案。為此照會貴大臣。希即行知貴國各路水師及各船隻。嗣後遇有前項黃龍旗。即係中國官船。應照外國之例。不准擅動。倘有移動。即照犯禁辦理。無論其因何故。及理之長短。均先將犯禁之案。從嚴懲辦。後再為理論別事。務希貴大臣查照。嚴為轉

飭照辦可也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鑄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七月初八日。俄國使臣等前來公所與等會議。該使等以續約第二條內載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執為定論。並呈出地圖一張。內點紅色為限。不論中華邊疆。止以常住卡倫為界。所有卡外盡作為應給該國之地。等語。當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表延萬里。其中僅有三處地名。係指大數而言。再未詳細指定。近段止界之處。元條約內

奏為恭摺

奏

載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並無為界之語。自應細查條約。遵照地圖。於從前已定舊界之外。專論從前未定之界。

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查勘俄京公商辦。即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唐努烏梁海。及塔爾巴哈台所屬愛斯勒布什之哈薩克。伊犁所屬特穆爾圖洋爾哈塔拉之哈薩克。布魯特。皆係我國賞給遊牧養生之地。並各賞給爵職俸祿。若將其地分隸你國。其人之生計立廢。又將誰歸。必仍甘心內附。恐與貴國實有不和。向該使反復聲論。該使辭意。當喚令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面詢以該蒙古遊牧。是否中華之地。據已雅爾林泰向該使聲稱。我們投

誠

奏為恭摺

奏

大清國有年。貴爵會係。不容你們占踞我們地方。該使伴為不理。隨將伊犁地圖內載各處邊界。逐名指令該使閱看。無奈該使等強詞苛理。但云圖內所載之界。均係該國所屬烏梁海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等語。因該使初來。並未透悉地理情形。必有從中主使之。咬令使地冒功。若再與之爭論。徒費唇舌。遂婉辭告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凡事總宜相商。緩行可再訂期會議。該使情知理屈辭窮。遂即允諾。隨與等。面訂於十一日。再議各款。屆日該使復同巨蘇勒官等前來會議。仍堅持條約內載。以現在俄

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指為條約載明已給之地等語即向該使云條約所載因係未定之界是以兩國特派我等會議現有我國舊址地圖自應照圖詳議該使一聞此言聲色俱厲據云若要如此即可不議我們不能以你們之圖為憑並據該區蘇勒官云我們祇好帶來兵隊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們不給觀其橫逆情勢並非出自該二使之意祇得以理回答說有理不妨緩商無理不能強占兩國和好多年東公會議誰敢遽云用兵以後不可再說該使等自覺理屈再未爭論等但以謹遵條約兩國東公商辦為言該使始云若能如此即我們呈出地圖內所畫紅印亦可不為定論改日商議後訂於十四日會議等語詳察該使爭論情勢雖持成約為詞尚能以理曉諭該使屈日遣官前來先云該區蘇勒官因病今日不能會議又云現因居住伊犁區蘇勒官難哈勞復經該國作為會勘地界全權大臣明日即可到來俟其到後再訂會議等語等語同商仍前派員前赴卡倫迎護並送給羊隻新斤放於十五日到城十八日約該使前來公所照同前儀接見互敘寒溫遂至一時之久該使雜哈勞始云我國二位大臣來此不知與貴將軍參贊如何會議等語俾為探問等語隨答以你國大臣連次會議情節你豈不知我們但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九

按條約遵照欽奉皇上諭旨據圖理論而你們大臣不肯定議不知何故雜哈勞云若如此便議不成並云我國現授我等三人全權大臣憑據來此會議未識貴國校將軍參贊大臣是何憑據我們先看憑據再行會議等語吉訥遂辭而去次日等即往回看該使亦設席二桌迎接而入坐次止談該國風土山川並未談及公事酬答而散該使次日回送等酒糖各四色嗣於二十二日接准該使來文內稱照在貴京城議定續約內載第三條查勘地界應由兩國特派信權大臣我國主諭旨特付我等三人信權大臣憑文令同貴國信權大臣等查勘地界我們所按此權行知貴將軍參贊等語貴國派誰為查勘地界之信權大臣所按何權希即咨覆前來以憑會議等語咨行前來等語復查前准條約內載第三條云應如何定立交界兩國派出信任大臣東公查勘等語並未載由兩國派出信權大臣字樣至該國前來之使臣二員已經互問兩國欽奉諭旨即行訂期會議並未提說信權大臣之語等語將條約內載僅有信任大臣並無信權大臣今等欽奉我

皇上欽派與該國使臣會勘地界。即係條約內載信任大員等語。並敬謹節錄等節次欽奉。

上諭咨覆去後。旋於二十六日。接准該使等來文。訂於本月二十

九日會議。等語。屆日先赴公所等候。該使博爾濟雅哈勞

該國御史及本處巨蘇勒官等四員到來。均不說話。惟雅

哈勞一人判判不休。云如不照條約內載。以常住卡倫為

界。即是你們廢了條約等語。當經等告以彼此疆界各

有定制。至條約內載西疆未定交界。應由兩國派出信任

大員。秉公查勘商辦。以此而論。條約係總其大綱。商辦始

定其界址。且我們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來地圖。今

奏稿卷九

七

我們本著條約與你們商辦。謹遵我國

諭旨。據圖而議。如何反說我們廢了條約。令其先將地圖看閱再

議。雅哈勞云。我們就知以兩國所定條約內載。以中國常

住卡倫已經定為交界。為據。你們之圖。我們不查。實不能

照圖定議。等復向其言說。即如我國之勒布什邊界地

方。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碣。現在尚存。且我國伊犁塔爾巴

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該處查收哈薩克呈交之租馬。均

在此界會哨。豈非

大清國之境界耶。乃該使雅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犁將

軍。私行偷竊。何以算得交界。且你們伊犁將軍。真乃小人

之行。我們不能為憑等語。等當時未便因言與之爭論。

祇得仍以理向其多方剖晰。該使臣等均置不理。云此事

請你們思量。於三日再議。等語。答以你們亦再思量。各自

退散。等語。查該國派來之使臣二員。該國西憲畢爾衙門

據有公文咨會。今伊犁之巨蘇勒官前來。既無該國公文。

且行蹤鬼域。等語。懸揣雅哈勞之此來。蓋因素日辦遇中

外交涉之事。並在伊犁攔阻我國查邊繪圖官兵。一切皆

其主謀。恐此次前來之使臣等。於會議言語之中。被等

窺破。其主使說謊。故假以該國將渠作為全權大臣為名

前來。不特遮飾其說謊。且欲主持會議之事。使地冒功。已

奏稿卷九

早

可概見。緣人甚狡黠。且又通曉滿漢語言。兩相會議。彼可

徑達所言。其同來之使臣。不能不聽其措探。堅執在京議

定約內載。以我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不可破。等語。以

事關重大。未便因言語之閒。立成決裂。仍以理向其反復

開導。幾於舌敝唇焦。奈雅哈勞竟置之不理。意存構釁。實

有難以情理揣測者。若俄國果將雅哈勞派辦此事。不特

分界事宜不能妥為辦理。且恐另生枝節。致成邊釁。等

伏查該使呈出所繪地圖。並未照依條約內載。山嶺大河

之流。分晰何山何水名目。指定議分。但以現在常住卡倫

等處。均畫紅線。指為應分之界。查該國欲分之。大山大河

多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界之內必須細與圖對酌  
有無侵佔唐努等處烏梁海地方方能定議若科布多塔  
爾巴哈色伊犁三處常住卡倫距各城均不過數十里百  
餘里及二三百里不等至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布  
魯特各部落住牧均在卡外邊境之內西南西北一帶若  
許其自卡倫議分不特將三處西南西北疆界均被該國  
侵佔且將烏科二城所屬之蒙古收去數處及出產每年  
例進貂皮之地方亦被包去並將伊犁塔爾巴哈台所屬  
歲收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盡被該國收服償該  
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不受該國之欺陵仍進卡內求為  
內附之時我國若允其所求不惟無地安置且恐俄國藉  
端尋釁如不指給遊牧之地該哈薩克等來徒遊牧屯田  
地方必致軍民惶亂况現在各城軍民人等俱不甘心於  
該國若無故將我國西南西北疆界全行侵佔又驅迫哈  
薩克內擾勢必皆有憤發思戰之心是本求息事而反足  
起事若不以常住卡倫為界該使等必以議定條約藉詞  
爭競啟釁祇得釁漸漬陳伏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與俄國住京大臣詳議或  
由早年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色伊犁四處

奏稿卷九

甲

舊有之邊境議分抑或由邊界至常住卡倫中間之地議  
分會同商定之後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照會俄  
國轉飭該國派勘地界大臣等遵照一面指示等語照依  
會同該國使臣妥議辦理庶該使不能任意貪求以弭兵  
隙謹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直至浩罕邊界  
另繪地圖一張內註明俄國現請以常住卡倫為界並各  
處早年勘定之邊界及邊界至各卡倫中間之地三層分  
點紅黃紫限呈送軍機處轉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  
酌覈據與住京俄國使臣議定外等語仍緩期與該使等  
情理相商償稍斂其貪得無厭之心適中定議可完通索  
若該使等因會議不遂自請回國時容再據實奏

奏稿卷九

甲

明誼等入奏正緒摺開雜哈勞等於八月初三日遣人選  
委員商量訂初九日約同會議屆日該使等持圖前來公  
所會議等亦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地圖及伊犁  
舊圖逐一覈對細查該使現繪之圖內多有指東為西之  
詐等語令委員等據圖與節節講論該使理屈詞窮復言  
所繪地圖不足為憑仍以京議條約內載有現在中國常  
住卡倫為訛等語即以條約首載起處而論內註自沙賓  
達巴哈末處往西直論而該使又言若依等語照約定議



即與齊泰津爾相去懸遠且與中國常住卡倫無涉既  
 然如此暫時不能定議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  
 行定議等語其故為疑難意在使我遷就以遂其欲隨  
 即允其所請俟兩國派員復勘繪圖藉可隨勘隨議亦與  
 原約所註先勘後議之語相符同答該使自覺無詞又言  
 若果如此辦理誠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議等語答以原  
 約有不限時日之語緩辦何妨該使技窮復以中國常住  
 卡倫為界之語藉詞狡展等語又答以若照我國常住卡  
 倫為界則不特卡外住牧之食俸阿勒坦津爾烏梁海各  
 旗即哈薩克布魯特各部均被併國色去該使聞此詰  
 問辭塞而逃等語詳真舊圖面詢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  
 台委員俱已履勘查對明白均可瞭如指掌惟科布多伊  
 黎二城卡外疆界不能指實錄科布多散秩大臣已雅爾  
 莽泰係屬卡內住牧今議分之阿勒坦津爾烏梁海地方  
 係在卡外與已雅爾莽泰遊牧生計並無關繫其主事職  
 銜喜春因等明諒來塔會議期限緊迫擬調隨轅差遣亦  
 尚未經周思履勘復詢伊犁委員哈布齊賢據稱雖略知  
 伊犁卡外地方情形然此次奉派前往復勘未能克期即  
 被俄人兵隊攔阻趕即遵調來塔亦不能處處指實且係  
 邊疆大事究竟如何定立交界有無關礙之處不敢作主

等語等語查伊犁前經添派委員尚有總管德格都佐領  
 喀爾莽阿總管富珠爾春佐領德勒等四員未到除一面  
 飛咨伊犁將軍查照辦理外並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督同該委員等覆查或於該處領隊大臣內擇  
 其熟習情形者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都等周查各邊境  
 議分之處距卡倫若干里數有無關礙並咨科布多參贊  
 大臣即添派所屬卡外住牧之阿勒坦津爾烏梁海總管  
 齊察爾莽岱二員並令添派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  
 等語現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不克分身應令科布多參  
 贊大臣錫靈督同該委員等照依俄使所指科布多卡外  
 自輝爾濟巴什庫斯阿爾胡特河等處地方往西南至吹  
 河其伊犁委員自勒布什往西南至特穆爾圖津爾分赴  
 各本境逐一覆查詳細繪圖貼說何處有礙蒙古及哈薩  
 克布魯特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分必須據實聲明  
 以便彙轉一面等語設法屬廢復為定議若該使稍有迴  
 轉必即迅速了結免致節外生枝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諒等奉會議分界事宜未能定局繪圖  
 呈覽並請飭常清等派員查勘地界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俄  
 國公使堅執條約內所載有西疆尚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  
 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另繪地圖內點

紅色為限。欲將常住卡倫以外作為應給該國之地。經該將軍等據理駁斥。詞義嚴正。而區蘇勒官雜哈勞復肆爭執。意圖狡辯。情形已可概見。從前氏琦景倫辦理東界。該俄使亦再三爭辯。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條約所載。係指大數而言。因其恐有舛錯。故有兩國派大員會勘之事。勒布什有乾隆年間所立石碣尚存。阿勒台烏梁海等處。均係從前賞給蒙古遊牧之地。其為中華舊存。實有明證。該蒙古世受國恩。必不肯隸俄國。將來必至激變。該將軍等務當曉以利害。諭以情理。使之無可置詞。再行酌量辦理。適中定議。現在明誼等不可畏難遷就。但能挽回一分於國家。即得一分之益。本日復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今其與在京公使到辦。第已留拔克性本狡猾。必以未悉情形藉詞。接卸該將軍等於該處分界。確有實在證據。易於折服。其詞債總理衙門議有端緒。即飭迅速知照。惟明誼等不可專候在京商議。致誤事機。俄國公使如有回國之信。務當設法藉廉。恐其另生詭計。或延閣不辦。致成不了之局。條約內本有不限時日之語。如該使復議派員查勘繪圖。即著明誼明縉博勒果素著派委履勘。不可稍懈。煩瑣速就了事。以副委任。本日並由五百里諭知常清錫霖派員查勘。知明誼等奉到此旨。奉閱後必當嚴密封存。隨時妥籌辦理。不許假手他人。致滋洩漏。嗣後遇有交涉外國事件。皆應慎密。以免暗地傳播。是為至要。

奏林林表末九

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九

伊犛將軍常清奏。據博羅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等報稱。開齊迪北。忽有俄羅斯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駛車在彼伐木。屯土等語。適伊犛貿易團區蘇勒官先期出卡。前赴塔爾巴哈台議事。第一面密運勁旅。揀派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帶兵前往。借圍獵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妥為防範。一面飭委營務處佐領穆克德柯馳赴卡倫。先以正詞詰問。繼以情理曉諭。穆克德柯抵博羅胡吉爾卡倫。索倫總管富珠爾泰等亦由營盤馳至。帶領通事與俄國頭人見面。詰以兩國邊界。尚未定議。何故帶兵在卡倫附近地方伐木。屯土。該頭人回稱。你們官兵。並無行路文書。直至我們地方。因此我們上司。令我們到此防築路中。立有石塊為記。此後不准你們越過等語。該總管等云。所有卡外一帶。本係我們地方。地界尚未議定。何以先有石記。該頭人稱。我們溫布地方柯那斯官。令我們到此砍辦木植。修理道路。此外並無他故。該總管等再三曉諭。該頭人答稱。伊等上司有文書到。即可撤回等語。佐領穆克德柯於八月初四日旋城。等伏思伊犛領事之區蘇勒官人極詐偽。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界未定之前。唆令該國人肆行侵越。在塔爾巴哈台各開商。則率領兵丁。連以先定石壘為事。在伊犛卡倫附近。則伐木修路。並以阻越石

奏林林表末九

四十六

記為詞總為豫圖佔地如等仍飭該總管富珠爾泰等  
 按兵持重小心巡防不准稍形鬆懈並飛咨塔爾巴哈台  
 參贊大臣一體嚴防總不授以可藉之詞亦不予以可乘  
 之釁以及俄國頭人此次擅在伊犁卡倫附近帶兵修路  
 伐木它土各情一併於會議時向該使臣詳與理論以其  
 潛消反側杜絕爭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春伊犁西北卡倫探有俄國兵隊等  
 辦情形一摺伊犁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倫附近地方忽有俄國  
 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駛車伐木它土經常清密送勁旅妥  
 為防範一面派委委員前往曉諭一面飛咨明誼等於會議時

奏摺卷九

星

向該國使臣理論所辦尚是惟伊犁距塔爾巴哈台道里較遠  
 明誼等會議地界俄國使臣任意狡展尚未即能定局如與論  
 及此事該使臣理屈詞窮未有不允為撤去之理所恐此處甫  
 去彼處復來如在塔爾巴哈台附近卡倫並立鄂博一節即其  
 明驗是折衝禦侮不可徒恃口舌之功該將軍任重邊防責無  
 旁貸即著飭令總管富珠爾泰等整兵持重嚴密巡防仍一面  
 令佐領穆克德柯妥為開導該國頭人不得違約妄為狡詞抵  
 賴迅將兵隊撤回以執和約務令外國知我有備既不授以可  
 藉之詞又不予以可乘之釁庶免潛消詭計杜絕爭端不可專  
 恃明誼等之理論稍存諉卸之心本日又據明誼等奏科布多

散秩大臣巴雅爾泰奏伊犁委員哈布春督於履勘地界均  
 未深悉請飭添派委員查勘各等語會議邊界必應迅速定議  
 以免節外生枝著常清督飭前經派出總管德格都等四員或  
 於該處領隊大臣內擇其熟悉情形者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  
 都等前往各邊境周行履勘仍著前任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  
 等添派總管齊察爾泰等二員並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  
 均照依俄使所指各按伊犁科布多所轄邊境逐一詳查繪圖  
 貼說何處有礙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  
 以議分據實聲明咨文明誼等辦理不准稍有草率遲延致干  
 咎處

奏摺卷九

星

已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俄國公使已留捷克  
 連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本國現派總管東洋俄國兵船水  
 師提督頗福福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賊匪擾亂緊要  
 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  
 退請趕緊代為具奏等語臣等查俄國前在上海王家寺  
 等處助剿茲復特派水師提督頗福福前赴中國幫同堵  
 截緊要各海口具見和好真忱若必過於拒絕轉失兩國  
 修睦之意惟查上海一口業經英國代築礮臺幫同防剿  
 甯波一口復經法國派令參將勒伯勒東暫受中國官職  
 督練設法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剿似亦未便聽其自為

主張是否即於上海甯波二處令其與英法德合力勦辦  
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  
設法防禦且等於各海口情形未經目睹不敢臆斷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薛煥李鴻章體察情形妥為籌商辦理總期不負  
俄國拳拳之意而入於中國政務事宜實有裨益即可決  
計施行

恭親王等入奏英國現在上海助守法國復派員赴甯波  
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等處亦曾幫同出加茲該國復特  
派武員前來助剿若必過於拒絕則該國必以英法藉口  
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情堅執萬一因我  
不允彼竟自行帶兵前去則任其自便轉不相宜雖將來  
果否得加尚未可定然設肯實心相助亦未始不於軍務  
有裨此臣等所以斟酌再三不得不允所請之故也惟該  
國意欲指定緊要海口一節臣等伏思上海甯波二處已  
有英法德同防守惟江北東下河各處本屬膏腴之地  
加以江南各郡縣失陷紳民遷徙到彼者不免均有輜重  
該逆久已垂涎而長江水師單薄並風聞賊匪於南岸製  
造戰船廣募民船設一旦北馳未免可慮現有俄國既願  
為中國助剿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會同  
江北水師實力防剿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加且

奏稿卷九

完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接濟賊匪槍斃火藥雖各該國官  
員亦偶爾稽查然船隻太多究難先疏於防範且恐有心  
袒庇未能淨盡惟俄國商人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  
隻稀少尚無此等弊端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迴  
護第臣等於該處情形不熟是否可無窒礙之處應請一  
併

旨飭下曾國藩薛煥李鴻章並都興阿等妥籌辦理

恭親王等入奏俄國公使稱現在該國兵船之在上海者  
僅一二隻其水師提督頗願福約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  
俟該提督到上海後應令與江省地方及統兵各官公同  
商酌察看何處情形喫重令其前去會剿無不遵從至該  
兵船向係周巡海外每年秋底冬初其船難赴北洋專在  
南洋停泊是以擬令冬初在南省各口相助復經設法探  
詢其船可否得價受雇據稱該國官船斷難收受雇價等  
語臣等查該使既稱頗願福到上海後指令會剿無不遵  
從且稱不肯收受雇價此議係屬專為和好並無他意似  
該提督到後不至與地方及統兵官別有狡執而將來亦  
或不至厚索餉需應一併奏明請  
旨飭令曾國藩等於俄國兵船抵滬後即與該國提督頗願福當  
面籌商如江北一帶情形果係喫緊而俄國兵船到彼尚

奏稿卷九

平

合機宜即令頗頗福統帶兵船前去會剿如江北已有布  
置而各海口尚有緊於江北者亦可另為指令前去俾資  
得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  
剿請飭妥籌辦理一摺據稱俄國公使已留捷克速該衙門照  
會內稱該國現派水師提督頗頗福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  
賊匪擾亂緊要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  
兵堵禦擊退請趕緊代為具奏等情查甯波上海未經英法二  
國派兵幫同防剿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剿似未便聽其自為  
主張可否令與英法二國合力勦辦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

奏稿始末卷

十一

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設法防禦請飭下曾國藩等妥  
籌辦理並據呂片密陳江北夏下河各處地屬膏腴逆匪久已  
窺伺而長江水師單薄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  
會同江北水師實力防剿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加且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接濟賊匪槍礮火藥雖各該國官員亦  
偶爾稽查然船隻太多究難免疏於防範且恐有心袒庇未能  
淨盡惟俄商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隻稀少尚無此等弊  
端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退讓是否可無窒礙之處請  
一併飭下曾國藩等籌辦等語借兵助剿一事難免流弊惟英  
國現在上海助守法國復派員赴甯波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

等處亦曾幫同出加茲該國復派武員前來助剿過為拒絕則  
該國必以英法藉口轉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  
情堅執萬一因我不允彼竟自行帶兵前却轉多未便應即俯  
如所請准其帶兵前來助剿惟上海甯波既有英法二國在彼  
助守如該國提督帶兵前來應否即令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  
國合力辦理抑此外另有緊要海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官兵  
設法防剿之處若曾國藩等與阿會商密籌辦法如無窒礙  
入江助守夏下河一節前據都與阿等疊次奏稱該匪垂涎  
下河一帶雖經添派兵勇防堵而下游江西二百餘里師船聚  
聚不敷分布並聞賊匪於南岸製造艇船廣擄民船設棧虛北

奏稿始末卷

十一

渡其患不可勝言若令該國兵船入江駐防南岸出其不意焚  
燒賊船並令稽查各國洋商接濟賊匪槍礮火藥於勦辦機宜  
不無裨益並著曾國藩等與都與阿會商密籌辦法如無窒礙  
難行之處即著與該國提督當面商定妥速辦理毋稍遲延該  
國兵船到後恐其不聽調度及將來厚索兵餉均屬意中之事  
本日並據該衙門奏已與該國公使據為籌定據稱頗頗福約  
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應令與江省地方及統兵各官公同商  
酌察看何處情形喫重令其前去會剿無不遵從又探詢其船  
可否得價交雇則稱該國官船斷難交雇此議係屬專為和好  
並無他意據此似該國提督到後不至或有狡執及將來指端

需索情事。若薛榜李鴻章於頗頗福到流後。面晤商妥為駕。並將等辦情形隨時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近來各該省及軍營接奉廷寄。往往不能慎密。展轉傳鈔。不戢事體。殊屬可惡。嗣後該大臣等接奉寄信及鈔閱摺片等件。務當格外慎密。即須知照他處。亦必須親自手錄。並轉行知照接奉之人。毋許漏洩。本衙門軍營書吏人等。恐有習教者。須防其密通消息。入於外國人之手。如有疏虞。惟接奉廷寄之該大臣督撫等是問。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查近來洋船屢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不但於稅項有虧。且恐暗藏軍械。接濟賊匪。於防勒事宜。更有妨礙。曾經臣等隨時照會英國公使。並一面飭令各關按約嚴懲。旋據英公使照覆內稱。如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將各等軍及違約私販中國官員。立拿不赦。各該領事絲毫不可包庇。並宜盡力相助等語。外國公使既不肯袒護該領事。則中國地方官自應認真查拏。按約辦理。即或該領事徇私偏袒。亦可據此與之理論。諒不至激出事端。相應請旨飭下沿海通商各督撫將軍大臣通飭所屬官員。嚴密稽查。倘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及雖在通商口岸。或載有軍器火藥。暗行出售。立即拿獲扣留。不得輕放。一面照約辦理。一面飛報本衙門查覈。務須將船名貨物並何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九

日何時在何口何地查拏。據實詳報。斷不准稍涉虛假。或不吏賄縱。及有藉端勒索等情。一經發覺。定必從嚴參辦。仰批依議。給英國照會。為照會事。照得福州白里船販運私鹽一案。前經夫大臣鈔錄美稅司原信函致威參贊。旋准覆稱。似此舉動。實所難解。現已剴行各口領事官。庶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與等語。本衙查通商稅則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內地食鹽。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又英國條約第三十七款內。載英船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各等語。今白里船於三月二十六日進口。至三十日始報。已逾日期。且船內所載。乃係違禁私鹽。又無驗口單。而金門近處。亦非通商口岸。種種背約。美稅司所辦。已屬格外從寬。何以星領事不惟不肯按約辦理。且私發紅單。擅派兵船押送出洋。並將原販私鹽仍裝出口。誠如威參贊前函所云。實所難解。雖函內聲明。現已剴行各口領事。庶

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興等語但現在白里船如何辦法尚未議及人如周家圩擅燒紅單船三號通江集攬拉兵船五號領事官既不賠償又不中報不知領事官所司何事而此次顯違條約任意妄為儘不懲辦將來紛紛效尤尚復成何事體貴大臣事事以條約為重而星領事乃敢如此其視條約固輕視貴大臣亦覺不重豈貴國欽差大臣之威令不能行於一領事耶本爵亦所不解為此照會貴大臣如謂和約不可背希即責星領事將白里船追日究辦否則通飭各口領事官無論白里船行抵何處就地扣留交地方官按約辦理以示懲警至中國地方官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如有顯違條約之處當即立予處分今星領事肆意妄為非尋常過失可比應如何查究想貴國自有辦法希貴大臣秉公查辦以儆將來並周家圩通江集焚毀拉去各船礙及失去各物應如何分別賠償送還之處希貴大臣一併照覆至稅務司有稽查偷漏之責無論在何口岸均准查察希貴大臣通飭各領事官無得矯強實為至要又八月初三日貴大臣照會內稱洋船至儀徵加裝食鹽關丁徵收鹽稅每箱私裝勒索以致僅裝正貨之船亦被關丁攔阻等語洋船入河何船有鹽何船無鹽實難諒知不能不認真稽查本爵已經行知該省地方

奏稿卷九 五十五

官嚴飭關丁止准稽查私鹽毋得勒索旋文仍希貴大臣嚴飭商人恪遵條約勿私載食鹽致干究辦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英船白里販運私鹽到閩一案於本月初二日輪船回而除剴令星領事將各等情節詳細陳覆外以該領事未知先為申報候准本大臣定奪行覆遠咨水師武弁將白里船押送出洋先後均係辦理不善等因中飭在案至於英船如到不列通商口岸之處私作買賣領事官絲毫不可包庇本大臣業經有通行各口之件今宜鈔錄隨大便送貴親王查照諒貴國沿海地方官員果能認真盡職一切走私不難即日禁止為此照覆

奏稿卷九 五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五十七

五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同治元年壬戌九月庚戌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前奏匯借洋商銀兩奉

上諭其利息如何計算歸還如何辦理著詳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先後借用洋商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八十兩內貼息銀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兩本年四月間閩省西北兩路界連衢溫各縣同時告警又值臺灣新化會匪滋事庫儲已竭需用孔殷復借洋商銀十萬兩內貼息銀一萬一千兩統共本利銀五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內二十萬兩議明填給執照兌至廣東抵完粵海關稅仍劃作粵省應解閩省之餉又三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議在閩省海關稅項暨洋藥釐稅項下分期扣還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午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華爾傷亡所遺常勝一軍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擬派華爾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會同管帶英前又欲另派兵官接管經臣於本月初六日專摺奏報在案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至自煙台十四日同英國陸路提督士禮佛為偈帶白齊文來臣營晤商何伯面稱白齊文材勇可任無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無庸令法思爾德會帶以一事權並與臣議明赴日會攻嘉定縣



威○臣查法思爾德現往甯波防剿○臣向未見其人○白齊文亦初見面○均未悉其底蘊○既據何伯推誠相屬○自應照准○此後果聽調遣以及得力與否○再由臣隨時察報據實奏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白齊文接管常勝軍一摺○覽奏均悉○常勝一軍○既據英國提督何伯推薦白齊文○自應暫為允准○令其統帶○起日進攻嘉定○即可察其材力是否足勝管帶之任○以收實效○惟此軍勇丁○已屬不少○若始終令外國人管帶○恐將來必至掉運不靈○前據英國公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稱○中國勇丁○令外國人訓練○漸與相習○該勇丁久且忘其為中國人○必致中國官員不能駕馭等語○其言極為有理○該公使既有此言○此時或未能派員分管○將來必須令中國得力員弁隨時留心與兵丁等一同學習○俾資管帶○次第收回兵權○最為有益○著李鴻章察看情形○妥為籌辦○

英事本末

二

兩廣總督勞崇光奏會匪黃金龍等潛謀倡亂○尚未起事○即經訪聞將首要各犯拿獲訊明正法○現在嚴拿逃匪○並調集陸路兵勇○布置防範○並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大輪船二隻○來省協防○以昭和誼○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勞崇光奏會匪潛謀倡亂○訪聞拿獲正法一摺○此次匪首黃金龍等在省城地方聚眾謀逆○即經

官兵訪拿悉數正法○辦理尚屬迅速○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大輪船二隻○來省協防○劉長佑到粵東後○惟當妥為駕馭聯絡一氣○以收其用○不可遇事拒絕○致失洋人助順之心○

察哈爾都統慶昫副都統康至奏○本年夏間○有英商二人一名利渣○一名士洛由天津領有稅單執照○載寫赴張家口歸化城等處銷售洋貨○七月二十八日晚間○據英商利渣等遣雇工民人楊連義赴司口報運貨各車夫在店向伊等取閱伏乞查辦○當經傳知查街章京等立即前往查看彈壓去後○據京英商隨帶通事民人穆本元代稱該英商因歸化城未能銷貨○欲運山西豐鎮廉鎮銷售○因不識路徑○就合民人王善結伴同行○今其引路到豐鎮廉鎮貨仍未銷○即留王善楊連義在彼看守貨物○伊等來司口會通事二人折回豐鎮○不想人貨俱無○隨赴豐鎮同知衙門詢問豐鎮廉同知告以由歸化應引路來豐鎮廉之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伊已收爾等貨物運赴張家口等語○該英商折回來司口向王善楊連義等詢問據稱係豐鎮廉同知令差役等雇車輛將伊等貨物移運來司口該英商因豐鎮廉將伊等貨物強行移運是以不付車價○王善並車夫等不依向伊等尋毆滋鬧○英商情急空放洋槍二出經店戶勸解而散○尚未完結等因具報前來○旋據英

英事本末

三

官兵訪拿悉數正法○辦理尚屬迅速○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大輪船二隻○來省協防○劉長佑到粵東後○惟當妥為駕馭聯絡一氣○以收其用○不可遇事拒絕○致失洋人助順之心○

察哈爾都統慶昫副都統康至奏○本年夏間○有英商二人一名利渣○一名士洛由天津領有稅單執照○載寫赴張家口歸化城等處銷售洋貨○七月二十八日晚間○據英商利渣等遣雇工民人楊連義赴司口報運貨各車夫在店向伊等取閱伏乞查辦○當經傳知查街章京等立即前往查看彈壓去後○據京英商隨帶通事民人穆本元代稱該英商因歸化城未能銷貨○欲運山西豐鎮廉鎮銷售○因不識路徑○就合民人王善結伴同行○今其引路到豐鎮廉鎮貨仍未銷○即留王善楊連義在彼看守貨物○伊等來司口會通事二人折回豐鎮○不想人貨俱無○隨赴豐鎮同知衙門詢問豐鎮廉同知告以由歸化應引路來豐鎮廉之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伊已收爾等貨物運赴張家口等語○該英商折回來司口向王善楊連義等詢問據稱係豐鎮廉同知令差役等雇車輛將伊等貨物移運來司口該英商因豐鎮廉將伊等貨物強行移運是以不付車價○王善並車夫等不依向伊等尋毆滋鬧○英商情急空放洋槍二出經店戶勸解而散○尚未完結等因具報前來○旋據英

商利達士洛拘赴司控訴前情。並呈遞夷漢兩項文字呈詞一紙。等當即刻飭本口地方官萬全縣知縣王福瀛。訊據通事穆本元。傳述英商利達士洛拘供稱。伊等到山西豐鎮廳後。因貨物仍不能銷。將貨物粘封。令楊連義等看守。欲先回口。該處同知阻止。令將店門關閉。伊等將店門始行前來。雇得大車三輛。仍回豐鎮廳。取運貨物。見貨物全無。赴該處同知衙門查問。該處同知告云。爾等引路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已作主雇定車輛。同楊連義將爾等貨物送赴張家口去等語。伊等折回張家口。貨物已經運到。伊等因貨係強運。車非自雇。不付車價。王善同車夫弁來滋鬧。伊等慮恐被毆。旋放空槍二聲。王善等始行退出。伊等將門關閉。運聽門外有擲石拋瓶聲響。因連雇工楊連義赴司呈報。迨都統差員到時。王善等已將店戶勒止散去。伊等仍恐王善並車夫等復來滋鬧。是以赴司控訴。訊據押解英商貨車來口之豐鎮廳役陳泰。供稱係該廳派伊攜帶察哈爾都統處文書。押同王善等到口。訊據英商在工楊連義供稱。給英商引路之民王善。載著金項。自稱外委。英商由豐鎮廳來口時。將貨物粘封。今伊合王善看守。後來該處同知如何商令王善等將英商貨物雇車運送來口。伊先不知。即裝車時。同知出來叫

東洋雜事

四

王善合伊運貨來口。伊就隨同來口。餘與英商利達等供同。訊據車夫郭慶復。張遇明。郭珠。郭大元等供稱。王善同豐鎮廳廳役陳泰雇車。王善自稱是察哈爾都統衙門差官。護送英商貨物回口。該處同知也達。採哈特。並先給車價錢四十千。言明到口付清。伊等就攬載到口。交卸後向王善索要下短車錢。王善說英商不肯付給。因此少鬧。英商等放了兩聲空槍。將二門關閉。經店戶勸散。並未合英商打架。同夥車夫郭大通。郭虎。郭順。三人聞聲逃走。不知去向。訊據民人王善供稱。伊先充烏里雅蘇台步兵。後即告退。到山西歸化城工作。本年五月間。會遇英商。為彼領路。前赴豐鎮廳。恐被豐鎮廳攔阻。不令銷貨。起意假充外委。就戴了頂子。捏說是奉察哈爾都統差派。送英商赴豐鎮銷貨。並沒合英商告明。後來英商貨無銷處。就加粘封。叫伊同在工楊連義看守。來口雇車。該廳以英商貨物久存不便。令伊雇車將貨物運口。伊即同廳役陳泰雇定郭隆等大車八輛。議明價值。該廳每車先付錢五千。下短車價。言定到口再付。就將英商貨物載運來口。向英商索要車價。英商不給。因而少鬧。經店戶勸散。各等供。申請嚴辦前來。等詳蒙該縣所訊。似充差官之民王善。暨車夫郭隆等。供詞矛盾。此案由山西豐鎮廳而

東洋雜事

五

起微請

旨飭交山西巡撫訊辦以成信讞而服遠人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慶的等奏英商控告運貨車夫滋鬧並差

弁各供情節支離請飭查訊一摺據稱英商利漢士洛詢等由

張家口歸化城赴山西豐鎮廳銷貨因未銷售先行回口將貨

物暫存豐鎮廳今引路之民人王善看守彼時王善假冒差官

該廳同知不察虛實又不候英商到廳擬令差役雇車將貨物

交王善等運回張家口車夫郭隆等索價滋鬧經洋商呈訴後

慶的飭令萬全縣知縣查訊各供詞多矛盾各等語豐鎮廳既

隸晉省自應由山西巡撫查辦呼應較靈此次英商特領執照

英商本末十

六

安分貿易始而該廳不候英商將所存貨物強行運回車夫滋

鬧後萬全縣查訊各供人復種種矛盾其中不實不盡之處難

保必無別情若不明晰剖斷非但不成事體更啟外國人輕視

之心著慶的咨交英桂提同全案卷宗人等逐層訊究在逃之

車夫郭大通等亦著該撫飭屬拿獲歸案審辦務期水落石出

以成信讞尤當迅速斷結毋稍遲延庶可以服外國人之心不

至別滋事端也慶的原摺著鈔給英桂閱看

甲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閏八月二十三日據荷

蘭國住紮上海副領事哥老司帶同法蘭西國編譯官李

梅來臣寓館謁見而述與荷蘭國住紮廣州總領事方姓

中陳一件蓋用該國上海副領事圖記係屬由滬譯漢繕

遞查閱中陳內稱該國至中國通商最先久敦和好現泰

西各國立約該國商人貿易船隻甚多因主令該總領事

陳情轉奏懇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並請俟奉

諭旨後行知該總領事即由伊因派令使臣前來立約等情李梅

又譯哥老司面稱此事將來法國住京公使當與總理衙

門商議辦理等語臣當告以荷蘭在各海口貿易日久相

安現應照舊通商無須另立條約察哥老司之意似該副

領事僅述中陳於立約一節非能作主伏查荷蘭國在西

洋歐羅巴洲壤地褊小而以商賈航海營運為務故於本

英商本末十

七

國七萬里之外至南洋各島廣設埠頭通市中華為日甚

久頗稱馴順現在泰西各邦英法美俄而外如布路斯比

利時大西洋先後立定條約荷蘭開而羨慕因以得立條

約為榮而法國使臣將來代為該國顯懇亦在意料之中

該總領事方姓所遞中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將來尚須

設法令其更改其餘詞氣均尚恭順謹會同署江蘇巡撫

臣李鴻章具奏

薛煥等又奏臣等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滬請派大員互換條

約各摺片等因欽此臣等謹候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用

實布路斯因條約齋送到滬後進

旨相機籌辦查布路斯國公使列斐古係以總領事兼署大臣今

荷蘭國總領事方姓呈遞公文係用中陳格式似臣等與

列斐古辯論時亦可援以為證所有荷蘭國中陳原文擬

請暫留上海俟辦有端緒再行封送軍機處備案

諭議攻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荷蘭國總領事呈遞中陳懇請立

約一摺荷蘭國與中國通商最久頗稱馴順此次該總領事方

姓呈遞中陳懇請換約自係見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先後立

定條約心生羨慕亦欲一例邀恩覽其中陳詞語均尚恭順尚

可援照比利時國之請准其議立條約以示一視同仁之意即

奏摺本

八

著薛煥李鴻章相機妥辦至中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薛煥擬

即設法令其更改所籌甚屬國家體制爭得一分即受一分之

益也將來議立條約一事宜仍著派薛煥與之高辦即照辦

理比利時國成案將往京一節據為杜絕議定後即在上海由

薛煥與之換約務令詳明周妥毋貽後患薛煥於外國情務極

為熟悉諒必能斟酌合宜用副委任另片奏布國換約一節俟

崇厚將用實條約齋送到滬遵旨籌辦並請將方姓中陳原文

與布國領事列斐古辯論時據以為證均著照薛煥所奏辦理

荷蘭國領事申陳

為遵例轉陳高立和約事接奉本國主政大臣劉恩照得

本國與中國通商極先數百年來久敦和好相安無事現

查泰西各國至中國通商各經互立和約本國商人往中

國各口貿易者船隻甚多尚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

遵循致多阻滯欽奉大皇帝諭著該總領事迅即轉陳中

國通商大臣請為奏懇中國

大皇帝准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俾安通商等因欽奉此相

應到飭該總領事迅即欽遵轉陳中國通商大臣請為轉

奏一俟接到奏准覆文趕緊詳報到部以便奏派欽差前

往中國互立和約等因奉此理合申陳貴大臣請頒憲裁

轉奏

奏摺本

九

貴國

大皇帝准與本國互立和約並懇接奉

批准即便行知敬總領事以便詳請奏派欽差大臣前來

貴國互立和約永敦和好望切施行

李鴻章又奏閏八月二十八九等日英提督何伯會同新

任水師提督固伯帶英兵一千八百餘名並法國官兵四

百名巨又調派三品頂帶白齊文參將李恆嵩管帶常勝

軍一千五百名英法教練勇會防局駁勇千餘名分起拔

隊復派知縣李鶴章督帶各營總兵況文榜等各帶所部

相機而進沿途踴躍賊卡二處九月初一日直抵嘉定城

外駐紮初二日寅刻分隊進攻當將嘉定縣城克復查嘉  
 城為蘇滬門戶我與賊所必爭英國提督何伯與臣再四  
 會商謀定後動中外將士同心輯睦分路進攻索朝而下  
 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英提督何伯不日回國尚為  
 中國出力勦賊忠勇可嘉可否仰懇  
 天語褒獎以示優異

諭內閣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一摺江蘇嘉定縣城  
 於本年四月間為賊攻陷屢犯滬防經李鴻章調派白齊文李  
 恆嵩於九月初一日會同法國官兵並英國提督何伯等兵齊  
 抵嘉定城外初二日將嘉定縣城收復此次英國提督何伯與

奏奉 奉 旨

十

李鴻章謀定後動將士輯睦崇朝而下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  
 爭先出力勦賊均克盡友邦之援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  
 大臣傅勒果素奏西北兩路分界事宜復約於八月二十  
 四日會議等因按照條約起止次序與之講論先向其按  
 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西至齊桑淖爾說起若照你門所  
 議全以我們常住卡倫為界則我們烏里雅蘇台科布多  
 卡外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王公遊牧地  
 方被你們包去我國斷不能讓且該蒙古兩旗世受我國  
 爵俸豈肯甘心歸附你國彼此必不能相安無事與你國

有何利益該使詞塞難言烏梁海人數眾多不盡是中國  
 兩旗其地方原是公共遊牧之地自應就地裁分等語答  
 以我們的兩旗現有該兩旗總管官員為憑你們所屬之  
 人有何憑據伊又不能指實等語隨云既無確據我們已  
 經奏明行由科布多復派烏梁海兩旗蒙古總管查勘俟  
 查覆到日再議此自沙賓達巴哈照約議至齊桑淖爾兩  
 城起止之情形也次自科布多之齊桑淖爾起按約議至  
 塔爾巴哈台之輝邁拉胡等處卡倫往南至雅爾裕勒再  
 往西南直至伊犁邊界之勒布什地方止以西邊作為你  
 國交界東邊作為我國交界該使則仍堅以條約常住卡

奏奉 奉 旨

十一

倫為界尺寸不能相讓百方譬喻牢不可破此自齊桑淖  
 爾起按約議至伊犁勒布什交界之情形也又由勒布什  
 至特穆爾圖淖爾及浩罕邊界除浩罕界址我們不能代  
 替你們議分外其伊犁境內邊界亦應擬在舊界議分議  
 定方有一定界址何以春間我們遣員往赴履勘你們輒  
 帶兵攔阻且為私立卡倫向其理論該使則言中國原無  
 舊界你們官兵出卡即係私入我境所以我國攔阻且我  
 們設立卡倫並非中國之界等語等語察其悖逆情形著  
 謀已久斷不能以情理相喻止得約以續日再商該使雅  
 哈勞又言我們先擬一議分單子送來閱看即請據以定

議告辭而勸李等隨於二十七日派委員喜春薩勒哈春  
住市園將俄人呈閱議單取來大意總要以常住卡倫分  
界毫無過公酌商之語並言若不照此辦理即可毋庸再  
議李等再四思維若仍約該使等前來理論恐其意在構  
釁設於言語之間偶有不合立成法裂致與大局有礙不  
若就其間來議單逐層以理駁詰俾進解知其所窮覆以  
印文使彼不得以面議無證之詞藉端狡賴生釁隨於三  
十日具文咨覆聲明候候咨覆辦理外謹將俄人原單及  
覆文照鈔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將李等與該

奏稿本卷

十三

國使臣會議各情及酌擬議分界地究係應由何處定議  
彼此酌定聽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示前來遵照會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謹等奏俄使會議分界堅執前說各情  
覽奏均悉俄國匪蘇勒官雅哈營堅執常住卡倫為詞經明謹  
等剴切理論極為明瞭而該公使尚意存狡展因擬就其間來  
議單以理駁詰俾進詞知其所窮所籌尚為妥協著明謹等於  
該公使問來議單內逐層指駁使其無可置辯總以恪遵前旨  
適中定議方元日後沈彜本日復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  
該國在京公使面議第空言難以折服其心明謹等於分界地  
地相距較近似易措詞仍著該將軍等竭力剴辨但能挽回一

分於國家即有一分之益不可稍涉含混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英國春間有在天津  
教練兵丁之舉夏間又有滬間教練兵丁之請上月法國  
復有請派該國副將勒勃魯帶兵防守甯波之照會業  
經臣等應次奏明並疊致江蘇巡撫李鴻章通商大臣薛  
煥信函屬以所練之兵操演歸中國官弁統帶進剿亦必  
聽中國號令指揮方不致滋流弊等因各在案茲據李鴻  
章來函大意以洋人練兵過費且微調掣肘恐將來尾大  
不掉等因查該撫函內所稱上海練兵各情外國人驕蹇  
性成不遵約束久在慮計之中臣等前致李鴻章函內詳  
詳以必由中國調遣為屬者蓋即有見於此臣等伏查練  
兵之舉其始由於天津商議在潮勇保護洋行當以潮  
勇之害不可勝言若洋人教練究屬我兵猶為彼善於此  
且上海洋人練兵業經在先僅中國不收為用洋人意在  
保護洋行萬一變賊勾結辦理益形掣肘節將前項情形  
據實滬陳先後奏蒙

奏稿本卷

十三

聖鑒准於天津各處陸續施行臣等深恐此佈終有弊端是以隨  
時體察情形力圖防維補救今查洋人教練我兵弊不於  
演習之時弊實於臨敵指揮即為此軍之將僕易我國之  
人為將又以素未講習其法難以得手必欲兵將相習自

不得不暫用其人。洋人之驕蹇日彰。實為警所必至。則中國教演洋槍隊伍。練兵必先練將。實為此中緊要關鍵。誠能練將。則將與兵聯為一氣。將來即用中國之將統帶中國之兵。洋人暫為教演。止庸教習之任。並不分將帥之權。自不至日久弊生。臣等前與英國威安瑪茨及練將最關緊要。統帶不可久假外人。彼亦深以為然。足徵此說毫無疑義。惟是練將固要。而選將甚難。必須挑揀平日公正。能與士卒共甘苦。不至有剋扣錢糧等弊。方可令充是選。除伍長隊長等弁外。仍須品職較大武員。如參副將等官統之。所有兵弁等練習之勤惰。皆責成該員會同外國教練之官。留心稽查。其有能盡心學習者。記功升賞。僕或操演懶惰。立即懲責。此即仿照洋人在津統教分教名目。而變通用之。况以中國之官管束中國之兵。乃係自盡其職。諒洋人亦不至統劫。或先與外國等申明此議。然後照行。亦無不可。現在凡有軍務省分督撫。均經久歷戎行。其所統帶各營將弁。諒不乏人。相應請旨飭下沿海練兵各大臣。即於各營將弁中。悉心揀選。平日公正善撫士卒之人。使之管帶訓練。並另選一職分較大武員。總司其事。務令兵將同心練習。共盡洋人所長。庶可收操縱之機。而化把持之見。如此則兵心一。國勢振。於以自強。

奏稿本末

十

不難矣。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請飭沿海統兵大臣。悉心揀選一摺。逆賊竄擾東南。蔓延上海甯波等海口。官兵不能得力。暫假洋人訓練。以為自強之計。原以保衛地方。不至使洋人輕視。謂中國兵力不足恃。轉致視賊為重。業於天津上海等處。先後辦理。近來甯波亦已照辦。惟以洋人訓練。即以洋人統帶。是其既庸教習之任。並分將帥之權。日後微調。必多掣肘。且兵少則不足以示強。兵多則餉需太鉅。莫若選擇員弁。令其學習外國兵法。去其所短。用其所長。於學成後自行訓練中國勇丁。則既可省費。亦不至授外國人以兵柄。若曾國藩薛濤李鴻章。左宗棠商酌於都司以下武弁中。擇其才堪造就。酌批一二十員。令其在上海甯波學習外國兵法。以副參大員統之。會同外國教練之官。勤加訓練。其練習勤惰。即責成統帶之員。留心稽查。分別懲勸。練成之後。即令各該員弁轉傳兵勇。以資得力。如新練之將弁。數月後得有成效。即可將上海甯波等處學習外國兵法勇丁。交其統帶。不必再令外國人經營。屆時即著曾國藩等迅速具奏。以便飭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再行撤去外國統帶之員。以一事權。白齊文所統常勝軍。如或不聽調度。即著李鴻章派令勇往知兵之鎮將接替。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而廣州福州各海口。必須仿照上

奏稿本末

十五

海等處學習洋人兵法。以免外國藉口於中國兵力難恃。不肯協力防禦。著文清著齡徐宗幹穆克德納劉長佑黃贊揚於旗線各營內。揀擇曉勇員弁。學習外國兵法。斷不可惜目前之小費。以致倉卒間不能悉心斟酌。為外國所把持。轉涉糜費。其中國內地兵丁。仍應飭令隨時訓練。中國兵法。不可偏廢。至天津所練之兵。並著文煜崇厚仿照辦理。揀擇委員。以備統帶。以上各口。除學習洋人兵法外。仍應認真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戰。以為自強之計。

恭親王等又奏。查貴州提督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臣等前以該提督辦理此事。過於激烈。仍恐再有不法之事。是

奏奉

旨

以奏請將該提督量移他省。當奉

諭旨。調赴四川。聽候查辦。在案。惟思該提督既已奉調赴川。查辦

即當今其逃離黔省。奈新任提督江忠義。因有湖南軍務。

一時不能到任。田興恕不能卸事。查該提督係行伍出身。

性情蘆率。不知大體。萬一又滋事端。殊多未便。臣等再四

公商。江忠義未到任之先。擬請

旨。或令雲貴總督潘鐸暫行兼署。抑或令潘鐸於黔省鎮將中。揀

派委員署理。以便田興恕卸任。迅赴四川。聽候查辦。庶不

至久稽黔省。致生他事。至田興恕應行查辦事件。應請添

派潘鐸會同崇實辦理。並嗣後四川遇有開涉教民案件。即請專

交成都將軍崇實一人辦理。駱秉章毋庸會辦。以便專心軍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致毀天主堂。

並道員趙畏三等殺害教人等。當經諭知崇實等派員查辦。

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田興恕延不赴川。恐滋事端。請

飭催赴蜀。提督印務。暫交潘鐸兼署。或由潘鐸揀員署理。並請

添派潘鐸會同查辦。並嗣後川省交涉教民案件。駱秉章毋庸

會辦等語。田興恕以年少武職。任性尚莽。事所難保。據在京公

使哥士者呈出黔省主教信函。所稱各情。於理未符。雖難免有

捏詞聳聽之處。第田興恕久不離黔。該教中人素多疑慮。必難

相安。潘鐸本係署理雲貴總督。現在張亮基既已赴滬。自可暫

緩前進。即著將提督印務。暫行接管。並會同崇實將田興恕殺

害教民各情。據實查辦。前已有旨。令江忠義署理貴州提督。恐

一時尚難前進。如黔省軍務。仍形喫緊。潘鐸不克兼顧。即著於

黔省鎮將中。擇其曉暢戎機者。派署提督印務。以資攻勦。一面

催令田興恕迅速赴川。毋再稽延。致生他事。據法國公使哥士

者面述。田興恕殺害教民。係屬駱秉章主使。因不願該督會同

查辦。駱秉章素願大局。中外咸知。自抵川後。亟勸劣員。不遺餘

力。斷無主使田興恕殺害教民之事。必係宵小從中播弄。朝廷

豈能為所簧惑。惟該公使既有此言。嗣後川省開涉教民事件。



即著責成崇實安紳。駱秉章著無庸管理。崇實係讀書明理之人。斷不可感於宵小。捷構之言。經理稍失。其平。致損國體。其有交涉地方事件。仍與駱秉章詳為酌度。崇實務當虛心熱商。斷不可師心自用。致負委任。駱秉章雖不同辦。款民事事件。第有關係地方事務。該督仍應暗中幫同辦理。毋令崇實有所掣肘。現在上海交涉事件。即係李鴻章與薛煥暗中聯絡。不至意見參差。該督等即可照辦。總理衙門片一件。著鈔給閱看。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勞崇光函稱。與赫德議定購買中號火輪船四隻。小號火輪船三隻。共需價銀六十五萬兩。月前赫德來京。據呈稱所購船廠。該國現已

奏各本末

六

開造。明春即可駛到中國。惟前議六十五萬兩。實屬不敷。經臣等商允照初議之數。添銀十五萬兩。共合銀八十萬兩。亦經奏明在案。伏查此次購買船廠。既據赫德呈稱。明春可到。所有的配將弁水手等。即自當趕籌。查上年曾國藩議覆。臣等請購船廠。指內稱。俟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等語。臣等思若俟該船駛到。再為商辦。誠恐一時選派。難得其人。轉致多延時日。且恐停泊日久。無人管帶。彼人自出主見。據為伊等保護口岸之計。不受中國調度。此等流弊。亦當豫防。是以臣等於上年議購船廠之初。即與赫德商及派兵等事。開出一單。惟前單係屬初議。且人數

亦覺太多。月前赫德來京。臣等以船已購定。復與商及赫德亦以為此事必須豫籌。旋據開單呈稱。按輪船七隻。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水師船廠武官實納阿士。杏總理一切。另派武官七人。每船一人。督帶兵勇。其大輪船應用廠手水手各四十名。水師兵三十名。內十名專送藥料。小輪船酌用其半。並稱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堅壯之人。等語。臣等查赫德此次所開配派兵弁清單。比之上年所開之單。人數較減。尚為嚴實。惟是否應如此配派。臣等於外國輪船。未經目睹。未敢遽以赫德之言為憑。曾國藩官本久轄南疆。於沿海沿江輪船形勢。必已熟見。將來該船駛到。應如何酌配之處。自必位置得法。應請

奏各本末

七

旨飭下曾國藩。官本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將弁兵丁水手。廠手等。於該船未到之前。一律配齊。一俟駛到。即可上船演習。萬勿俟駛到後。再議。致為外國所據。至酌留外洋水手等。人多恐經費太鉅。少亦不足以資教導。駕駛之法。應令曾國藩等於船到後。別調總稅務司。等與英國水師船廠武官實納阿士。本。熟商妥辦。至曾國藩前奏所稱。購成後。若募軍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國通行之物。可以勒髮。遂可以勒造。略等語。實為思深慮遠之論。與臣等所謀

暗合應請令曾國藩於船到後即照所奏留心辦理俟將來中國能於自造則洋人不得據為獨得之奇而破浪乘風可以縱橫海上亦自強之一道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政明春可到請飭豫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並請妥籌配派各摺片購買外國船政近以勦辦髮逆遠以巡哨重洋實長駕遠馭第一要務曾國藩前次覆奏有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之語第俟該船駛到再行商辦誠恐一時遣派難得其人且停泊過久難保洋人不另出主見流弊不可不防現在既據赫德呈稱此項船政明春可到其單內所稱輪船應派官兵及破手水手

奏請恭奉

旨

水師等兵並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健壯之人等語雖較之上年所開之單尚為最寬惟是否應如此酌派殊難懸揣官文曾國藩久轄南疆見聞較驗若即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將弁兵丁水手破手等入於該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齊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免滋流弊至酌留外國水手等入多則經費太鉅少則教導不敷應如何辦理之處並著屆時與稅務司等熟商妥辦其赫德單內有水手用山東人破手用湖南人水師用八旗人之語自係為體氣壯實及火器相熟起見惟因地制宜仍在官文曾國藩詳悉籌辦務收實用其應如何遣派之處即著迅速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

赫德呈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赫德所呈清單

一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水師船政武員實納阿士和和管理各船一切事宜

一應派武官七員每船一員管帶兵丁破手水手等入該員須選三十歲以內之人如七員不敷管帶隨時酌添

一大火輪船應用破手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水師兵四十名內十名專送藥綫

一小輪船應用破手十餘名水手十餘名水師兵十餘名內酌用數名專送藥綫

奏請恭奉

旨

一破手水手水師兵應挑選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人

一船上當差較苦所派之人務須堅壯今破手擬用湖南人水手擬用山東人水師兵用八旗人以上等入應豫期選備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軍機處交出湖廣總督官文奏籌議更定長江收稅章程分別辦理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速議具奏單片併發欽此臣等

查長江各口開埠以來始而英國已夏禮在上海自定章程十款諸多未便繼而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國住

京公使往返商酌。改為長江章程十二款。並因未能深悉外省情形。於章程內聲明。如有窒礙。仍應隨時更改。在案。彼時均因長江各口。尚未建立新關。是以進出口各稅。均令在上海徵收。分別撥還湖北江西二省應用。嗣緣上海防務緊急。未能分別撥解。而湖廣總督官文。又因餉需不繼。在漢口建立新關。遂有長江各關自行收稅之請。並極稱前項章程。窒礙難行。屢請予以更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剴切著總稅務司赫德。趕緊赴楚商辦。去後。嗣據官文奏稱。現與赫德更定長江事宜。及江漢關收正稅子口稅各章程。於防範走私漏稅諸弊。尚屬周妥等語。臣等查

長江本末

主

與外國人議立章程。原無朝更暮改之理。惟前項章程。官文既以為窒礙難行。而上海代徵之稅。又未能照章撥解。自不能不准其另議。官文原奏內。有擬於七月初一日。即照新章試辦之語。因於原摺奉旨交議後。當即照會英國。嚴議並催令迅速照覆。俾漢口得以如期開辦。無如英國向以外省辦理洋務為不善。一聞改章。各項條款。均由外開酌議。彼即種種設法枝節。不肯早日定議。嗣經與之再三辯論。僅令照覆。始云俟赫德來京。再行商議。正在籌辦間。旋據通商大臣薛煥來粵。以湖北原議。拖帶鹽船一條。流弊不可勝言。應行駁刪。其餘各條。亦

有應行商改之處。粘籤呈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更正。適赫德由廣東來京。臣等遂督飭司員與之詳加嚴議。查官文原議長江通商統共章程十三條。內除第五條拖帶鹽船。應照薛煥所請。即行駁刪。第八九十等三條。均係各關自行辦理之事。無庸與英國嚴議。其第十一十二十三等三條。查均係徵收子口稅之法。應另行嚴議。其餘原定之第一至第四及第六七各條。又赫德另添一款。作為第二條。共定為長江通商統共章程七條。此七條章程。均止就官文原議。略加增減。而辦法較稱包括。詞意較為顯明。因又照會英法兩國嚴議。茲據照覆內稱。章程七條。均可依

長江本末

主

允。並將章程內擬請添改之處。粘籤送閱前來。查各條添改之處。有較之原議更稱切實者。亦有較之原議稍為從寬者。而大致於緊要關鍵。尚無出入。應即定議。飭令長江各關遵辦。惟是章程屢改。英國已噴有煩言。此次因官文之請。改由長江各關自行收稅。已照該省所請。如能實心經理。自不至再有窒礙。再官文原奏。另有江漢九江兩關詳細章程一件。均與長江統共章程。大略相同。亦應由各關自行辦理。毋庸與英國公使再議。至官文原議章程內。有徵收子口稅章程三條。現已摘出。另給英國照會。俟照覆前來。再行飭令遵辦。謹將議定長江章程七條。鈔錄奉

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長江通商章程

第一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止准在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貿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貨物。如違此例。由該關即將各該船貨均可入官。長江出口上貨。在以上三關出口。以及無免單之進口洋貨。未完半稅之進口土貨。到以上三關進口。均由各該江關查驗。自行徵收稅餉。按照條約已

開通商各口辦理一切事宜

第二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現擬分為兩項。其一由鎮江上江。暫做長江買賣之大洋船。以及各項划艇風運船隻。其二由上海入江。常做長江買賣之內江輪船。以上兩項船隻。在何口貿易。均照條約及該口章程辦理。如帶軍器火藥等件。應於上江時先將數目報明該關。由關在所給上江之照單內註明件數。查驗放行之後。查出該船私加其數。抑或在長江私將軍器火藥出賣。該船均可入官。凡來往各船。如遇中國之巡查輪船。欲行查驗。立即呈明

船牌各件。查驗放行。

第三條

大洋船之例。凡有英商之大洋船。以及划艇風運等項船隻。抵鎮江時。如在鎮江貿易。即在鎮江徵收稅鈔。若由鎮江再行上江。前往九江漢口等處者。須由船主將船牌呈交鎮江領事官查收。並將船口單呈鎮江關查驗。俟由領事官行文來關。方由關發給護照一紙。名為鎮江護照。內註明該船帶用兵器槍礮刀藥等件若干。水手多寡。並押載項數。以及因號。由關任便將船封固。派差押送。前往上江。該船抵九江。或上江。或下江。須由船主將其護照呈

關查驗。該船在九江漢口起下貨物。所有納稅一切事宜。均照該口章程辦理。俟回鎮江。須將護照給關註銷。由關查明稅鈔完清。各事均妥。方發給紅單。准領回船牌開船。

出海下江時。派差押送至狼山。凡有船在鎮江以上。若該船無鎮江護照。並無中國之牌照者。由關查出。即將該船入官。

第四條

內江輪船之例。凡有英商之輪船。自上海常做長江買賣者。應請將船牌呈交上海領事官留署。由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發給輪船江照一紙。該江照以六箇月為限期。凡有

此江照者即照內江輪船之制。起下貨物完納稅餉。凡有江照之輪船。須在鎮江九江漢口輪流完納船鈔。輪船上江下江。皆由各該關任便隨時派差坐船同往押送。凡有江照之輪船。若有違背各口章程之事。除首次照例罰辦外。下次再違。即由關自行將該船江照作為廢紙。以後不准該船過鎮江。上江無江照之輪船。抵鎮江者。若過鎮江上江。須照第三款大洋船引航風運等項船隻之例辦理。

第五條

凡有江照之輪船。裝載土貨。須由該商在裝貨口。先將正半兩稅一併完清。方准裝貨。該貨抵上海。若在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前往外國。應由該商赴江海關請領執照。作為該貨已往外國之實據。將執照呈交九江關。江漢關。鎮江關。則可將該商所納復進口半稅。發給存票。以抵後日應完之稅。但欲往外之貨。抵上海之時。亦應報明。凡有此等輪船。裝載別船所撥之貨。該貨在未撥之先。須照未撥之例完納稅餉。由關查明各進口稅完清。方准撥貨。

第六條

凡有洋商雇內內地船隻運貨者。除按照條約納稅外。仍令其照辛酉年暫定章程之例。呈據保單。請領執照。該船

到關。仍照例完納船料。如單貨不符。照保單內註明之銀數罰辦。俟江面肅清。即行停止。

第七條

凡大洋船輪船。及領有英國船牌之引航風運。並洋商雇內內地運貨等船。由出口之關給發總單。至所過通商之口。如起卸貨物。即由該船主將其總單呈關查驗。方准起貨。以上各章程。日後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應隨時彙議。以歸妥善。

恭親王等奏。臣等與總稅務司赫德。議定前項章程七條。即經照會英國。詎英國覆有照會。於前項七條。不置可否。轉於此七條外。另請於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准令該國商人輪船裝載茶葉。並言所請三處。中國如不准行。即前項所議七條。該國亦不能遵定。臣等當以該國語多挑剔。極力駁斥。告以前項七條。係屬奉

旨文。應盡覆奏完結。即或因和好之故。列有商量。亦須將前件辨清。其餘再作商議。臣等一面駁詰。一面即將照會發還。數日以來。再三辨駁。始覆有照會。先將前項七條。允准三日。復復將所請安慶等三處。准裝茶葉之議。照會前來。臣等當以此件是否可行。應由沿江各督撫察看情形。覆辦。

非都中所能懸揣等因。聲慶已由戶部照抄原札分咨沿江督撫，確切查明覆到再行覈辦。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另行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並粘鈔錄新議大江章程七條。本大臣當將數字稍為更易，即以其餘均已依允。尚有良法實為頗與稅餉有益，應得賠補英商虧缺。即日另應備文細陳等情。照覆在案。茲查徽浙兩省交界一帶地均所產茶葉，素為洋商多喜承買運進出洋。惟因裝賊前將常蘇杭各府所屬自北而南大為擾亂，今該商欲由

奏請未奉

允

內河陸路仍運茶貨，非被賊匪全行擱阻，即被勒索銀錢無從方能前進。似此逆匪得以接濟，是於中國善政有礙。茶價因而擡高，亦與商本大不相宜。乃通商善船不可復行，商民必致設法別開新途。素習如此，江禁既解，各國船隻不畏賊擾，隨時往來。徽省茶葉每自內地運往安慶蕪湖大通三處，洋船下江隨到隨裝，由港運貨出洋。又聞各該府縣毫無禁阻，想係地方官深悉百姓貿易興隆，為此准允洋船裝貨前往。茲新定章程以洋船准到漢口九江兩處起卸貨物，惟因裝賊尚在全陵盤踞，非外國之船不能行走。可見前引該三處貿易，嗣為新章未允停此本

大臣之見。舊路梗塞，自宜暫開別路為要。貴親王若能同意合心，果有良法，一則體恤商民之難，一亦合乎法度之準。貴親王諒無不願通融辦理。蓋因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地方今已平靜，英商到彼販買土茶，本為條約明文所准。祇因暫且不能直達上海，勢必便運江邊就近口岸方能下船運赴上海出洋。若謂運貨下池，何不在此內地船隻，其故要因金陵一日未能克復，內地船隻一日不能保全。前已明言，是以所議暫將該三處獨准輪船先行裝貨。總非仿照九江漢口等處一律通商之理，更非概准無論何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貨。但因時勢誠為阻礙，土貨難以前運。為此暫行變通設法，既與商賈解難，亦與制度無乖。僅以專准各國輪船，不准別船駛進，即各該船亦應或在漢口或在九江先請各關發給專照，俾得上貨易於查驗。正半稅餉或得保其清完。若此辦理，除

奏請未奉

允

國課毫無虧減外，於大江通和甚有裨益。希貴親王查照從權允准。為此照覆。給英國照會。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徽浙兩省交界所產茶葉素為洋商所喜。茲新定章程以洋船止准到漢口九江兩處起卸貨物，惟因裝賊尚在全陵盤踞，非外國船不能行

知若能體恤商民通融辦理暫將安慶蕪湖大通三處獨  
准輪船前往裝貨總非仿照九江漢口等處通商之例並  
不准別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賣各該輪船或由漢口或在  
九江先請該關發給專照俾得土貨易於查驗正半稅餉  
或得保其清完等因前來本爵查安慶蕪湖大通三處通  
商原條約所不載未便遽行開端惟查長江髮逆未平若  
不暫行通融辦理亦無以示體恤商民之至意本爵現已  
將貴大臣照會內所開暫准輪船前往其餘各船均不准  
前往應由漢口九江各關給發專照正半稅餉照章完納  
俟金陵賊匪平靖即行停止仍照條約辦理彼此均有利  
益之處行文兩江總督安徽巡撫查明迅速咨覆該督撫  
等均係實心任事之人如果查係有利無弊諒無不允行  
之理除俟該督撫咨覆後再行照會貴大臣議定外相應  
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十月辛巳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准督臣曾國藩咨函  
以大股援賊廣集金陵攻撲官軍濠州危險萬狀請派記  
名總兵程學啟一軍暫兼青浦在坐輪船趕赴金陵援勦  
等語曾國藩發函時尚未知嘉定克復程學啟已調紮黃  
渡前敵賊現在十餘萬由崑太水陸並進程學啟督所部  
二千晝夜搏戰十餘日巨寇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

遠劫賊眾深入松澗更危惟查有三品頂帶白齊文接管  
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  
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礮大礮各利器購備風多施放亦  
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雇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  
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  
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勦  
由督臣曾國藩奏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  
加

諭張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員督帶常勝軍赴金陵金陵  
援賊廣集攻撲官軍營壘相持日久慮念時深李鴻章飭吳煦  
楊坊督帶白齊文接管華爾之常勝一軍洋槍隊四千餘人添  
備船隻駛往援應可資得力白齊文以外國人隸歸中國出力  
勦賊亦具真心此軍到金陵後曾國藩即督飭曾國荃等善為  
籠絡駕馭既可用其力以勦賊亦可使觀吾軍師律之盛以折  
其心吳煦楊坊二員向與此軍相習李鴻章令其督同前往最  
為合宜並飭令該二員妥為督帶奮勉立功

伊律將軍常清奏等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咨鈔  
具奏摺片各案內稱現與俄國分界使臣連次會議不能  
定局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督同委員等覆查等因自應揀派委員再往查

劫以憑按圖定議。伏查俄國邊境頭人。現在伊犁卡外附近地方游駛靡定。今派員再往履勘。俄邊該國兵隊仍肆橫強。照前攔阻。既不便與之爭競。構釁釁端。若任令攔阻。不但空勞往返。兼恐耽延貽誤。關繫非輕。查原奏內稱。俄國使臣曾言。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行定議等語。是此次查勘邊界。應與俄國所派委員會同前往。藉可隨勘隨議。才再四熟籌。若由伊犁派員徑行出卡。既難與俄國委員約同會勘。尤恐其中另生枝節。現由才飛咨明。哈台迅即起程。前赴該處。詳細勘明。繪具圖說。才檄飭上

奏

奉

次添派之總管德格都。富珠爾泰等。屆時分赴各處。協同辦理。倘俄國委員未能偕往。或哈布齊賢不克分身。須由伊犁另行揀派。即令商明俄國使臣。務將伊犁卡外兵隊。豫行撤回。免致委員前往沿途復有阻滯。貽誤事機。至邊境大事。何處可以議分。自非該委員所敢專擅。且查原奏業經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駐京使臣詳議。應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奉

諭旨。行知。示履到日。由明誼等欽遵妥議辦理。再原奏內稱。曾向俄國使臣言及勒布什邊界。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碣。現在

尚存。並伊犁塔爾巴哈台。每年派出官兵。均在此界會哨一節。該臣蘇勒勒官。雜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犁將軍私行偷立。真乃小人之行等語。才查雜哈勞於本年夏。吹令該國邊境頭人。擅在伊犁卡外附近地方。與兵立卡。甚至肆行擄掠。諸逞橫強。本屬形跡昭彰。無可抵賴。前會議時。自應將雜哈勞前次情節。向該使臣。縷晰理論。藉以折服其心。而符制其口。乃雜哈勞。種種不測。在我方示涵容。未嘗出一語以相詰問。而雜哈勞。誇張為幻。顛倒是非。膽敢出言無狀。以中國邊疆大吏。而任聽夷酋肆口誇訛。殊

奏

奉

於國家大體。似覺非宜。且該論如係閒言。不與計較。已屬不可。况雜哈勞於會議時。妄指勒布什石碣邊界。捏稱伊犁將軍私行偷立等語。是其荒誕之說。有關邊界事宜。並非閒言可比。今乃一味包荒。置弗與較。竊恐俄人日侈。毫無忌憚。可否請

旨。並飭明誼等。督同委員。再與俄國使臣會議時。儻雜哈勞從中作祟。仍有橫逆之詞。因不必口舌。愈爭。激成邊釁。亦不可。隱忍遷就。益長刀風。務令剛柔並用。折服此虜。期於國體邊防。兩無妨礙。方為妥協。

御批覽奏均悉。前已有旨。責成明誼等。遵照疊次寄諭。妥協辦理。



務於國體違防。兩無妨礙。以定疆圉。而維大局。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以田興恕貴州

教民一案。日久未結。因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由崇實辦

理。駱秉章毋庸會辦。業經奏蒙

聖鑒在案。惟法國公使哥士耆。以未奉

上諭。其意未肯深信。合無仰懇明降

諭旨。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成都將軍崇實秉公裁

辦。駱秉章毋庸會同辦理。以專責成。再前任兩廣總督勞

崇光亦係原奉

派辦貴州案件之員。今兩廣總督業經另

簡有人。應請

飭下勞崇光。著即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

諭內閣。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均著交成都將軍崇實秉公辦

理。駱秉章著毋庸會辦。以專責成。

又

諭勞崇光著仍以頭品頂戴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劉長佑未

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晏端書暫行署理。

恭親王等又奏。兩廣督臣勞崇光因案降調。初奉

諭旨之時。英國參贊威妥瑪不勝嗟訝。並稱新總督未知能否照

舊。現在英國幫助中國防勒之軍。祇有暫行停止等語。又

據法國公使哥士耆。以勞崇光尚能不惜資財訓練兵丁。

保護省城。今竟因案降調。深為惋惜。茲復據英國公使卜

魯士照會。以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崇光已有定議。並謂

該國廣東領事內稱前任總督如願練兵。該領事仍當

與之會辦等情。查該國於前任督臣勞崇光。諄諄稱道。至

再至三。臣等推其意。不過因勞崇光從前初到廣東。挺身

入城。欽其膽略。平素與之推誠辦事。深為相信。故於該前

督臣去任一事。嗷嗷不已。意在乞留。又不敢明述其意。臣

等當告以新任總督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

地方及外國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致稍存膜視。該

公使等尚無他說。誠以中國用人之權。非外國所能參預。

是以與之反覆辯論。力為杜絕。惟查卜魯士照會內稱。廣

東一口前任總督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新總督

於操兵等事。未能豫知其意。萬一另有主意。自不欲按照

前議等語。臣等查外國教演中國兵丁。原欲借中國兵力

保衛通商口岸。以省該國防兵之費。一面仍以幫助中國

表其見好之意。即中國令外國練兵。亦緣意在自強。並隱

杜其暗與賊匪勾結。初非以整軍經武之務。全行倚仗外

國之人。今英國既有新任。不能照舊。即不復共事之意。

應請

旨飭下劉長佑妥為聯絡務以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存大意致令反為賊用是為至要至所稱官政失宜旗兵漸亂各節是否屬實並請

飭下該督撫及廣州將軍悉心籌酌消息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一奏含糊了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勞崇光前往貴州查辦事件暨請飭劉長佑與各外國妥為聯絡消息未萌各等語本日業經明降諭旨令勞崇光仍以頭品頂帶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矣前以田興恕在貴州殺害教民一案曾經疊次寄諭崇光勞崇光駱秉章密查據實具奏此案日久未結

奏案始末

卷十

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經奏明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將此案即由崇實辦理以專責成猶恐法國公使哥士者以未奉明諭為疑並因其有自往辦理之語是以本日復明降諭旨宣示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崇實秉公嚴辦駱秉章無庸會辦以釋其疑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據哥士者所求不過發給埋葬銀兩及賠償所毀教堂為數無多如照所求辦理足令外國人帖服黔省士民亦可不至憤激乃田興恕復行肆殺外國之人以致哥士者嘔噁不已且復藉詞於駱秉章縱容田興恕愈滋疑忌勞崇光接奉此旨著即赴日由粵前往貴州將此案會同崇實妥為辦理如能仍照前議俾教民帖服地方

亦可相安無事因屬妥善即情形或有更易不能拘守前說該前督更事最久沈毅有為亦必能設法調處得宜也勞崇光初到廣東即能挺身入城外國人欽其膽略平素與各外國交涉

事件亦能推誠相與故該公使等頗深悅服於新任總督劉長佑有未知能否照舊等語其情似涉疑慮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地方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至稍存膜視該公使等尚無他說劉長佑於到任後務於廣東交涉外國各事件妥為聯絡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涉大意致令反為賊用黃贊湯業已由京赴粵劉長佑將廣西軍務妥為交代迅即起程抵任後均即妥商辦理

奏案始末

卷十

並著勞崇光將一切機宜與各外國如何定議訓練兵丁保護省城未竟各事宜告之劉長佑黃贊湯以便接辦如劉長佑黃贊湯等到任尚需時日即行詳悉告知妥端畫先行照辦俾外國人於該前督去任後仍如在任時之誠心幫助方為妥善惟貴州擅殺教民一案關係緊要黔省距粵較遠崇實務即將此案速為了結並須設法先令田興恕退離黔省以免再生事端勞崇光接奉此旨亦即前赴該省毋稍遲誤至該公使等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內有廣東省官政失宜賊匪佔占省城及旗兵亦有漸亂之勢等語是否屬實著劉長佑黃贊湯及穆克德訥等悉心查察消息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一奏含糊

了。其旗營為穆克德納專管。是否果因糧餉虧缺。及該將軍等平時撫馭失宜。致有不服之事。毋許稍有隱匿。致滋事端。粵省河南地方。有匪首黃金龍等聚眾謀逆。前據勞崇光奏已訪拏悉數正法。辦理極為妥速。當經寄諭該前督。以其餘黨必多。恐與高州等處匪徒暗地勾連。務於省城內外嚴密布置。並添調戰船妥為防範。該公使等所稱賊匪欲占省城。是否即係此事。抑或另有匪黨潛謀滋事。該將軍督撫等務須確實查明。妥速備禦。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廣東省城滋事。該省各官與領事官商請可

英商始末卷十

三

否。調令英國水陸各軍相幫平亂等情前來。查城中政務。本國自未便攬臂相助。至於外賊欲攻省城。地方官先能訓卒勵兵。一臻妥善。方有使我軍相幫之理。粵城早能設法練兵守城。則河南之勢。我船亦能相幫代守。惟現任中華之本國水陸各軍。均不甚多。

貴國若無訓練之軍。我軍欲將上海廣東一併防守。力實不能兼顧。各處鄉勇。任意擾亂小民。俟賊匪臨到之際。輒行潰散。實為枉費錢糧。嗣後無庸仍招鄉勇。務要精兵。數不在萬。通商各口。自易防守。現惟上海一處。有足兵之形。其餘各口。均未舉行。即如甯波一口。去總兵屢言現因已練

之兵。其數較少。總宜增添為要。乃該新道台毫不允從。仍執成見。招募鄉勇。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而新總督於操兵各等事件。未能豫知其意。不日到任。萬一另有主見。自不欲按照前議。據該領事官詳報前來。本大臣酌定別覆。鈔錄貴親王查照。

英國劉文

為劉行廣東領事官遵照辦理事。今據該領事官詳報。聞有賊匪欲占粵城。旗兵亦有漸亂之勢。各節。查該省城垣與本國商局。並不大為關繫。本國理無自任防守之責。本大臣屢請京中各大臣設法防堵。不能全心依議。今日城垣難保之故。或者亦由於此。且新任總督初辦外務。其如何用意。殊難逆料。英商各行。皆在河南。本大臣之見。僅須先將河南保守為要。入稱城內旗兵。近有擾動。此本國更不能預聞之事。駐防旗兵。因糧餉有虧。以致不服。本大臣無庸查問。惟官政失宜。甚致旗兵漸生異心。則外國軍兵雖欲代中國守城。實亦難乎為也。本國水陸各軍。不便調令防城。至於前任總督勞如誠願練兵。該領事官仍當與該大臣會議。設法措辦可也。

英商始末卷十

三

恭親王等又奏。據庫倫辦事大臣特克慎派員將俄國續進烏槍八千零四桿。又未經上齊備用烏槍十桿。個破二

尊○炸子火箭五百枝○並應用零星物件○陸續解送到京○當  
經臣等知照外○火器營驗收○旋據該營咨覆○業已如數收  
明○臣恆祺於九月十六日親赴該營驗收○此次解到槍礮  
較之春間所進○微覺不及○然比之中國所造○已屬精利○臣  
等查俄國呈進槍礮原報之數○係槍一萬桿○礮八尊○炸子  
火箭五百枝○茲合春間解到槍礮及現在解到槍礮火箭  
之數計之○業已一律到齊○

御批知道了

戊子○察哈爾都統慶駒副都統康至奏○本年九月二十三  
日○據張家口市團祥發永宇號舖民趙中蕪稟稱○貴給俄

奏為始末

早

商伊萬爾品武彝茶二千箱○理合稟明○以便俄商載運  
出關○其應交每箱釐捐銀二錢○情願如數呈交等語○當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續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內載  
有在張家口販買土貨明文○自應批准○以順商情○交出茶  
釐○亦與奏定票釐章程中百分抽一之數符合○惟事關  
國帑○必應明定考覈○方期日久無弊○當經飭司傳知市團值  
年保正等○自此為始○嗣後該行凡有賣給俄商茶斤者○不  
論盡細○即照前定按票抽釐章程○均令該舖先行報知該  
值年保正○由值年保正等開具報帖○加用戳記○聲明某字  
號賣給俄商某人何項茶斤若干箱○應抽釐銀若干兩○赴

司呈遞○並令某舖所賣印明某舖戳記○以便出關時分別  
按箱查驗放行○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行添造  
一冊○咨送理藩院備查○用昭謹慎○

御批該衙門議奏

奉○印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京  
稱○甯郡綠頭勇○即常勝軍○向歸副將華爾統帶○初止有二  
百名○陸續增至一千二百名○華爾陣亡後○歸法思爾德管  
帶○又經該兵頭馬博科克等○自行添募至一千九百名○並  
未隨時照會○其中多係本籍無賴之人○疊次滋事○該道及  
該統帶屢行出示嚴禁○而各勇肆於積習○不能遵依○九月

奏為始末

呈

十二日○該道因公出城○有綠頭勇二人○於驛後喧鬧○不服  
約束○當即帶同責處○旋赴善後局發槍未回○突有綠頭勇  
數百名○喧呼闖入大堂內○將門窗什物打毀○並將存庫關  
稅茶稅銀兩助餉局之捐銀捐簿及委員董事人等衣物  
全行搶劫○當即照會該兵頭前來彈壓○直至夜分始散○十  
三日○該道會同英國總兵哇樂德克及領事稅務司等○嚴  
密查辦○經哇總兵帶外國兵入城○秉公處斷○擊得曹良法  
等七名○訊明係曹得良陳文炳二名為首○立即正法示眾○  
至搶去稅銀六千餘兩○捐洋二千餘圓○錢八百千文○及衣  
物一切○均無從究追○哇總兵議明○按月在該勇口糧內扣

運歸欵。應請就此完案等情。具稟前來。且聞之不勝駭異。查該勇本係中國人民。其口糧亦由中國發給。僅歸外國人統帶。乃敢依勢肆行。藐法已極。現在甯郡軍務稍鬆。法恩爾德所帶常勝軍。本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備道楊坊統帶。應令撤回松江。嚴申紀律。飭將約束不嚴之外。國弁目即行斥逐。其駐守甯郡者。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鐸節制調遣。如再有不法。准其盡法懲辦。其搶去稅銀。捐項。扣抵該軍口糧。餘勇即責成楊坊妥為遣散。理合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

史部本末

聖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甯波綠頭勇滋事。搶掠存庫銀錢等情。已經該撫將為首之曹得良等審明正法。所搶銀錢。於該勇口糧內扣還歸欵。甯郡選留一千名。交史致鐸節制。其餘撤回松江。嚴加管束。外國弁目。即行斥逐。所署尚為妥協。惟外國弁目。本係不安分之人。非中國勇丁可比。恐斥逐後與賊勾通。或投入賊黨。均難豫料。著薛煥列知該領事官。將遣散弁目。嚴為鈐制。或帶令回國。以免別滋事端。前經寄諭李鴻章等。謂練兵不如選將。正慮及洋槍勇。不服中國帶兵官鈐束。遇有事端。辦理殊多掣肘。此次果有不法情事。著李鴻章即遵前旨。妥善選將之法。統帶洋槍勇。以資得力。現在甯郡已派秦如虎署理提督。該總兵本有管帶之軍數千名。其留駐該郡之常

勝軍一千名。尚可酌量遣散。以節餉需。

甲午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著江蘇巡撫李鴻章。查上海所練常勝一軍。自副將華爾戰歿後。至須妥善接帶之人。英國欲派兵頭接管。誠如

聖諭。殊多窒礙。日鴻章前據英國提督何伯面保華爾部將白齊。人材勇可任。毋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毋庸令法恩爾德會帶等語。已於閏八月二十三日。陳奏在案。白齊。法恩爾德。均係美理駕國人。法恩爾德。夏間在青浦被賊擄去。復歸。現在會帶之說。既寤。可無庸議。白齊。文既據蘇松太道吳煦極力保薦。復經英國提督何伯推誠相屬。此外人

史部本末

聖

疎無可任之人。祇得暫交接管。其能否勝任。以及就我範圍之處。一時難窺底蘊。仍應隨時察看。至華爾之在中華。係吳煦受丁憂蘇松糧備道楊坊力薦。任以教練兵勇之事。是以日煥前在巡撫任內。奏明將常勝軍飭令吳煦督帶。楊坊會同華爾管帶。其統率之任。本歸中國大員。日鴻章復經檄飭。著江南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協同管束。現以白齊。文接帶此軍。所有調遣鈐制一切事宜。應仍責成吳煦。楊坊轉飭遵照。不准原薦力保之人。置身事外。僅有違令犯科。一切情弊。亦惟吳煦。楊坊是問。李恆嵩協同管束。亦令暗中稽查。俟久與相習。再行酌辦。又此軍。日煥前奏

約計共三千人。旋卸交卸撫署。迨閏八月。臣鴻章接據吳煦稟報。除前調赴甯波之外。留松江者四千五百餘人。而拘其故。則以華爾自行添募為詞。查華爾初練僅數百人。實稱勁旅。嗣經逐次加增。則技藝不能盡精。習氣亦漸擴。俾茲飭吳煦等督率認真操練。終未就現存實數。截止。不准再行增添。儻或不能得力。應如臣鴻章前奏。即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儻再任意添募。或有不遵調遣約束之處。應將吳煦楊坊奏參治罪。再查法蘭西公使願將該國兵官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受節制。帶兵防守甯波。總理衙門與之定議。奏奉

奏奉

聖

諭旨。飭辦。查閱總理衙門原片。聲明兵力不敷。從權辦理緣由。是將來浙江撫臣左宗棠一經克復全華。兵力足顧甯波一帶。即應察看情形。遵旨。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所有現給該兵官劉付。臣等公同等議。應由左宗棠裁撤。以一事權。而資控制。惟該撫臣駐師龍游。劉付未到甯波之前。應由甯紹台道史致濤體察情形。先行給予簡要。軍械會一件。並將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當經臣等分別咨會左宗棠暨密劉史致濤。並因法國原照會內。有甯紹紳士公呈甯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即派勒伯勒

奏奉

聖

東前赴甯郡籌防之語。復經劉飭蘇松太道吳煦查覆去後。旋據詳稱。該道衙門並未接准甯紹台道移文。適勒伯勒東從甯波來滬。該道傳來函。據稱前在甯波。經已革甯紹台道張景渠及甯波紹興紳士古託為招募教練。屢次出力。曾自行函致法國駐京公使。情願暫離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至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皆係遞交法國駐紮上海領事伊禮。並未移知蘇松太道等情。又准伊禮函送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並勒伯勒東一稟。由該道吳煦鈔錄申覆前來。臣等會查勒伯勒東所稟詞句格式。均似中國公使。當有華人為之潤飾。內稱十年為期。及遵換服色兩層。均為住京公使照會所無。此事係由總理衙門與公使定議。應以都中照會為據。其更換服色一節。似可無庸深論。臣鴻章現復劉飭勒伯勒東前往甯波。聽候甯紹台道轉稟浙江巡撫。發給劉付。並聽巡撫開道節制調遣。業經遵旨。密飭史致濤。於勒伯勒東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稟報戰守。均須秉公覈實。支放錢糧。不得絲毫扣減浮冒。如遇該兵官等商防務。果能深合機宜。務即和衷共濟。以保巖疆。至法國照會所稱之立參將。即買成助。前在餘姚與廣東提督中外官民。皆各其非張任性。住京公使謂可以

仍回上海。雖不肯明言其非。實已自知理。甯波船外  
勇。先為買武助激變。現經史致得與布與有陸續招回外  
國人亦相安無事。仍責令史致得妥為調處。約來華爾舊  
屬弁目。近在甯波有利槍官署之案。業經英國總兵去樂  
德克從旁懲處。臣鴻章復嚴別吳聘楊坊將法思爾德所  
帶常勝軍撤回。申明紀律。其駐守甯波之二十餘人  
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得節制調遣。餘均飭楊坊妥為  
遣散。

薛煥等又奏。臣等欽奉寄

諭。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微露其詞等因。欽此。伏查副將

吳壽

吳

華爾雖稱願練版圖。迄未難髮易服。未免專負疊次

恩施。又意在牟利侵權。殊難繩以法度。且以洋人改練中土。有功

必賞。有罪難誅。前因吳煦力保其傾心向化。又稱其勇往

邁常。迫以時勢之危急。臣等不得已據情具奏。仍隨時隨

事加以防閑。今華爾戰敗。難堪捐軀。可憫。誠如

聖訓。自應獎卹優加。既衛以大節而無虧。即無庸追數生前之過。

惟洋人習於本國衣冠。不樂更易中華法服。正不必強以

所難。此後通商海口練兵。如有不能驟廢洋人之處。或但

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裳。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

版籍。因其舊俗。與為羈縻。庶幾流弊漸減。少至洋人欲

為華爾豐碑高冢。表揚事蹟。或其國俗如是。容臣等酌度  
辦理。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

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一。道。並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剿。請

旨飭下妥籌辦理。緣由原摺。暨俄國照會。給閱。又由總理衙門鈔

錄原奏密片二件。函寄前報。伏查洋兵擊賊。進退自由。節

次。議奏英法二國助剿。案內。臣國藩慮及洋人不聽禁阻。

臣煥憂其止之無術。臣鴻章謂其難與強合。良以外國性

吳壽

吳

與人殊。初非勸之能行。亦非解之能止也。上海進口俄羅

斯船隻甚稀。伊國性情如何。未能驟悉底蘊。惟其都會跨

居歐羅巴部。或氣習不甚相殊。美法在上海甯波。勦賊

未始不為自衛。資財起見。而流弊在所不免。俄國亦復派

兵來助。且詞氣圓融。又不受雇價。以吳法殊方之眾。忽為

同仇。借作之師。固未便過於猜疑。亦不敢遽行深信。倘據

蘇松太道吳煦稟報。俄國現有兵船二隻。尚在下海浦外

洋面寄碇。未知兵數若干。該國水師提督額爾福尚未抵

滬。臣煥臣鴻章俟其來到。即當遵

旨與之面晤。籌商。臣等查閱該國往京公使巴留提克原遞照會

係因賊匪窺伺上海甯波海口。是以該國派兵前來助剿。竊查上海甯波均屬通商海口。本不能禁洋兵出入。英法二國業經有兵助剿。俄國既稱已派兵來。恐未必自行中止。頗願福到後。似應令即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國合力辦理。與已留捷克所請亦屬相符。其果否應就於我。容再隨時察看密奏。至入江助守似不相宜。若令稽查各國洋船。在彼未必肯為中華而市怨於鄰邦。在我又恐因信俄人而啟嫌於他國。試如

聖慮不無窒礙難行之處。又溯查蘇常太倉淪陷以來。兩年有餘。已經水陸將士力固江北藩籬。良由統兵大員本有專責。况自安慶克復以後。長江上下肅清數千里。揚防一軍兵力有餘。上游兵部侍郎彭玉麟等所統戰艦。又與瓜鎮以下水師聲息相通。是杜截南岸逆匪竄渡。以保北岸膏腴腹地。江甯將軍都興阿黃巖鎮總兵黃彬更當督率將士盡力籌辦。上慰

宵旰憂虞。臣等所竊慮者。轉在俄國提督或以帶兵入江為請。臣等必當婉言阻止。僕竟堅不聽從。萬不得已。亦惟有與之約定。但許泊防現已通商之鎮江口岸。毋庸駛至未經開市之沿江地方。如果該兵官能如已留捷克所稱。無不遵從。良足為幸。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等奏遵籌派員接管常勝軍。及優卹華爾各情。並曾國藩等遵籌俄國兵船助剿各摺片。所籌均尚妥協。常勝一軍。現據吳煦力薦白齊文材勇可任。已交其接管。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即著薛煥等隨時察看酌量辦理。薛煥等現派李恆嵩協同管束。開該副將尚能與之相處。即著傳諭李恆嵩令其留心稽察。如與該勇丁熟習。足以獨力鈐制。不妨密行稟聞。聽候李鴻章酌辦。現在調遣鈐制事宜。即責成吳煦楊坊等。轉飭遵照。不准稍涉接卸。華爾所部本係數百名。現留松江者已有四千五百餘人之多。習氣漸形獷悍。吳煦等不為限制。聽其自行添募。實屬漫無主見。即著嚴飭吳

煦。楊坊。將現存實數截止。准陸續設法裁汰疲弱。斷不准再行添募。儘不能得力。應如何裁撤。即著薛煥李鴻章隨時妥辦。不許稍存遷就。吳煦楊坊經理此事。未能慎終圖始。嗣後若再有增添。及不遵調度約束之處。即著將該道等嚴參治罪。其在甯滋事之法。思爾德所帶勇丁。現雖調回滬防。申明紀律。恐此輩獷悍性成。難免掣肘之虞。著薛煥等酌量。如可裁撤。即責成

吳煦等妥為遣散。勒勒東防守甯波。原係一時權宜之計。全華克復以後。兵力足以兼顧。即應撤回。該副將東內所稱遵換服色。即可毋庸置議。至十年為期。既係東內自擬之詞。即不必以此為限。著左宗棠給與劄付。聽歸節制。並著傳諭勒勒東



現經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議明。該副將既受中國節制。在中國相待。自應一視同仁。毋稍偏倚。若有違犯法令。即照中國之法治罪。使其知所畏服。不至漸生驕志。並密飭吏致。暗中稽查。止准缺額。不准於一千五百人之外添募一名。以防流弊。勒伯勒東既兼歸甯。詔台道節制。則吏致。均給與照會。亦應稍存體制。以崇事權。至所稱華爾陣。洋人欲為置碑。高家各情。著薛煥等酌度辦理。所稱嗣復通商海口練兵。如或不能驟廢。洋人但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裳。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版籍。所奏甚是。即著照議辦理。俄國兵船助劫之議。本係事非得已。曾國藩等擬令在上海甯波防守。不令入江。所慮極遠。即著於頭額補到後。會商辦理。諒該兵目不至十分強。如必欲入江。即令其在鎮江停泊。不准移至他處。以示限制。李鴻章前奏派白齊文管帶常勝軍赴金陵。現現在諒已早到。是否得加。並著曾國藩查明具奏。至外國人喜於探聽消息。一切交涉外國事件。均能窺之。甚為欣慰。不可稍涉大意。

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接據法國公使哥士者照會內稱。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山西。西安已錄。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張成善在配。至今三

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釋回。等因前來。當經臣衙門行文刑部。將全案鈔錄前來。查原奏內稱。張成善等七人。均曾習天主教。先後改悔。道光八年三月間。張成善家有喪事。照舊用教中音樂。被獲帶案。審悉前情。經順天府府尹奏。經刑部擬以杖一百。流二千。聖奉

旨允准在案。臣等查從前天主教犯例。禁禁嚴。張成善一案。係奉旨詳查成案。酌中另擬罪名之犯。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臣等細閱原案。該犯實係改悔後。因仍用舊時教中音樂。並未聲明別項不法情事。且年逾八十。在配多年。屢經恩詔。尚未赦還。既據法國公使哥士者懇請。嚴辦前案。應請飭下刑部。嚴議施行。

奏 聖 旨 依議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接據本國孟主教呈稱。現據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加斯。稟稱伊祖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到山西解州之安邑縣。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伊祖在配。至今三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辦理釋回等情。本大臣查

貴國新例於習教一事。已經按約弛禁。

貴國

皇太后

大皇帝履憐救民之意。不欲有一夫失所。今張成善以蓋年仍屬  
達成。未能共沐

皇仁。誠為可憫。是以請煩貴親王印為釋回。實為公便。請煩查照  
施行。

癸卯。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  
領隊大臣博勒果素。俄國派來全權大臣雅哈營會議  
勘界事宜。該使來文。堅以常住卡倫分界。並云條約內載  
兩國現定邊界。並無說分外夷人等之語。且哈薩克布魯

奏摺

聖

特人等內。雖有受中國之脅。亦有受我國之脅者。今照條  
約分界。該哈薩克布魯特等原住遊牧之地。切分在何國  
界內。即作為何國所屬之人。至唐努阿勒坦。庫爾烏梁海  
蒙古人等。住牧兩國未分界內。原是公共遊牧之地。不能  
竟據為中國所管之人。現在兩國在京議定條約。應順山  
嶺。大河。常住卡倫為界。已經指定。其各烏梁海。蒙古地方  
照約應歸我國所管。若照貴大臣來文。會議各情。奏明聽  
候指示前來。再為商辦等語。仍是推緩日期。我等係我們  
國主差遣之大臣。不敢在此間。即定於本月十九日回  
去等語前來。等語。閱其文詞。雖無悖逆之語。然其意存狡

預。帝國侵佔。且欲據條約所載。藉此肇啟事端。人恐其以

我國不與會議為詞。致得藉口。當今委員喜春等再往而

見該使。留伊等再住數日。等候我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伊國住京使臣議定。應分處所指示前來。以便遵辦。詎

該使雖哈勞回言。已經會議十數次。你們不能以常住卡

倫為界。我們不能等候等語。等復令委員往見該使。告

以既回。我們不能強留。然此事或候接准你們住京

大臣與我們總理各國衙門議定。覆文。再來會議。抑或約

於何時何地前來履議。均須說明。雜哈勞答以將來議與

不議。為難豫定。等語。伏思該使現因會議不遵回國。必以

奏摺

聖

一面之詞。煽惑生端。若用清俄字具文。交伊等帶回。而雜  
哈勞久住京館。人甚詭詐。又恐其誇張為詞。難保無捏造  
更改情弊。等語。復令委員往見。告以既不能少留。我們咨  
覆伊國之文。現已趕寫不及。俟你們於回後。我們再具文  
移咨你們。西悉畢爾街門。候候咨覆到日。再行按期會辦。  
伊即一一允諾。等語。仍於伊等起身之前一日。各咨送給  
該使等。請羊雞鴨茶酒點心等物十二色。伊皆收領。又本  
處居住管理貿易之匪蘇勒官。來見等語。西稱伊因瓜代  
之人。不日到京。已將貿易園子之事。先交小官色克德爾  
代辦。伊趕天氣和暢。亦同該使等回國。等語。明該使等均與

接見成禮而去。隨於閏八月十九二十等日該使等前復自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等派員仍照來時原給從優照料出卡。并密屬派員留心察看該使等一路情形。復據派員回報該使等行至色克圖卡外小水地方已將留任兵隊帶回。察其詞色之間尚無缺望等語。惟是大羊之性究難懸揣。僅因會議不遂。藉端滋事。亦未可定。等語。惟

有密飭各達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各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以備不虞。一面照飭俄人原文。及擬咨覆文。移咨該國西憲畢爾衙門查照。聲明聽候咨覆。訂於何時在何處會齊。以便照辦外。今將與該國來往咨文照錄。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以憑彼此酌定。聽候指示前來。遵照辦理。所有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城毗連俄境。均有該國布

圍侵占之地。俄人明年復來。既不欲遵議定界。必赴各境。位兵強占。我處自須就地設防。茲已分咨烏科二城伊犁。豫籌偵探防範外。聲明現無辨理事件。應即起身折回。先至科布多。與錫霖等詳細酌商。飭查防範。即回本任聽候

批示遵辦。如俄使明年仍來塔爾巴哈台會議。等再如期前來會辦。

明拉等又奏。查烏里雅蘇台向無邊境。而卡外之唐努烏梁海蒙古部落。即在沙賓達巴哈一帶住牧。若被其包去。此項人丁。即無所歸。况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二城毗連鄰境。卡外均有阿吉公爵所屬哈薩克住牧。科布多卡外又有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連紹之蒙古二旗住牧。若均被其侵占。該蒙古哈薩克窮蹙無歸。勢必紛紛內徙。卡內地方蒙古兵民。各有生計。斷不能相容。查科布多境共卡倫十餘處。離城四五百里。一二百里不等。而塔爾巴哈台境共卡倫十餘處。距城遠者百里內外。近者數十里。至近者如巴克圖僅三十里。儻該哈薩克被俄人占去地界。倉卒遷徙。誠恐軍民商賈。惶恐援船。等明緒先已飭行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公阿吉會議。並未將該處住牧地界分給俄國。嗣接阿吉復呈。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逆。並台吉迪那雅爾前汗丹輝坦各部。等亦一體曉以俄人意欲侵占爾等地界。中國並未分給爾等萬不可誤聽俄人詭詐。驚疑逃避。如其狡焉思逞。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聽候酌辦。其科境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亦即咨行該處前現任參贊等照依飭行。俟等明到科布多。再與廣鳳錫霖悉心會商。豫籌辦法。復查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城。城小兵單。易於恐嚇。要挾。該使明年如帶兵復來。試

恐先赴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在常住卡倫之外。硬行堆壘  
鄂博。其伊犁卡外之地。雖前已被該國侵占。設立卡倫。尚  
有未被該國侵占之地。亦恐前往硬占。僕俄人將四城卡  
外之地。硬行堆壘鄂博。各處派官出卡。向其理論。該俄人  
豈能聽從中止。彼時即帶兵前往攔阻。僕若該國之人肆  
意逞橫。致傷兵丁。豈能束手觀望。必至立成決裂。復恐該  
國之人。反得藉口自我肇釁。若等臨時再為奏請。

諭旨指示遵辦。往返尚須數月。其時若該國已將界牌鄂博建立。  
日久更必據為己有。等再四思維。實係事處兩難。茫無  
主。惟有據實陳明。伏乞

奏

奏

皇上聖鑒。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示覆。並即分咨各城。以便一體

遵照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國使臣因會議不遂。所欲徑  
行回國。及遵旨等辨邊界情形各摺。片。俄國臣蘇勒官雜哈勞  
堅執常住卡倫為辭。經明誼等按據地圖。與之理論。雜哈勞因  
不遂所欲。遽行回國。明誼等仍以禮護送。不令伊得藉端尋釁。  
所辦尚屬周妥。惟外國人詭譎性成。惟利是視。此次既鞏坐而  
去。將來復行議界。難保不帶兵據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  
且伊犁卡外地方。已被該國設立卡倫。其烏里雅蘇台科布多。

塔爾巴哈台等處卡外。亦恐其一例觀。不可不據為之防。若  
常清等於各該管地方。嚴密防範。隨時偵探。不可稍有疏虞。至  
唐努烏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薩克等各遊牧。聞明誼等議界  
未將該處分給俄國。無不感激歡欣。誓志效順。其人實屬可用。  
即著該將軍大臣等。隨時鼓舞。勸作其同心禦侮之氣。以因  
藩籬。其布魯特等地方。即將來按中綫分界。亦有為彼界包去  
者。仍宜據為撫綏。使之眷念中國。以資聯絡。明誼現已起身回  
任。於行抵科布多時。即可會商廣恩。錫霖將俄人建蓋木房原  
委。查明妥辦。至明誼等前後奏報所稱。自沙賓達巴哈。議至齊  
奈。渾爾兩城。及自齊奈渾爾起。至伊犁勒布什交界各情形。於

奏

奏

分界事宜。極為明晰。周而將來俄人再來會議。必須堅持定見。  
不可為所搖惑。總宜相機安插。毋生邊釁。至所奏為難情形。已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使臣妥為商議。惟該使  
臣總以不能請悉為詞。情極狡展。恐一時亦未能定議。仍當責  
成該將軍。妥為籌畫。防患未然。是為至要。

丁未刑部奏。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該犯張成善原案。  
並無別項不法情事。可否釋回。奏奉

諭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張成善原犯曾習天主教。改悔後。因仍  
用舊時教中音樂。加等擬流。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且該  
犯年逾八十。在配多年。自應准其釋回。如蒙

命允。臣部行文山西巡撫飭屬即將該犯釋放。再學天主教。從前

例禁茶廠。現在業已弛禁。又復恭違。

恩詔。自應准其免罪釋放。試恐各省辦理未能盡一。應俟

命下。通行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如有學習天主教業內發

配各犯。並無另犯不法別情。即行釋回。仍一面咨部銷案。

御批。依議。

史部紀事本末十

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查俄國會勘西界事宜。委據烏里雅蘇台將軍明柱等報。

稱。俄國先有頭人入界。堆立界碑。並攔阻查邊情事。迫該

國會勘大臣到塔爾巴哈台會晤。以條約內有中國常住

卡倫一語。遂即以常住卡倫為界。嗣又有伊犁區蘇勒官

蘇哈勞同來會議。妄指乾隆年間勒布什邊界石碼為伊

軍將軍私立。其執持卡倫為界之說甚堅。且於來文內有

若不照辦。即係廢約。尋釁之語各等因。並明繪等繪具地

圖。內列早年邊界。並現在俄國所請卡倫為界。及各卡倫

距邊界中間之地三項。以黃紅紫三色分別註明。呈送軍

機處。欽奉。

史部紀事本末十一

一

諭旨。交。臣衙門再向該國公使面議等因。臣等伏查中國與洋人

辦事。全靠和約為憑。若不執定條約。與之辯論分明。該洋

人即得藉口於背約尋釁。檢查俄國續增和約第二條。內

稱。西疆尚在未定之文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

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

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木處起。往西直至齊齊哈爾

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洋爾。南至浩罕邊界

為界。以上八十九字。為第二條全文。專論西疆分界事宜。

當初訂條約之時。係由俄文譯漢。字句較為糾結。今據各  
 勞等堅執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原係藉詞和約內有中  
 國常住卡倫之句。非盡空撰出。然果如所言。則唐芬島  
 梁海等處。即當分入俄國界內。但細將此條逐字咀嚼。約  
 內只有及現在在中國常住卡倫之文。並無統以現在在中國  
 常住卡倫為界之文。又細譯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句  
 下。係往西而非西南。係直至而非斜行。連日執此與該國  
 公使巴留提克等反覆辯論。一面給與照會。並告以條約  
 內及中國常住卡倫之句。如將至齊桑洋爾湖。必經輝道  
 拉胡卡倫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若果以此為界。  
 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統以中國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  
 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又何必再派大臣會勘。况自  
 界牌未處起。本應往西。而區蘇勒官何以欲往西南。本應  
 往西直至齊桑洋爾湖。何以欲往西南斜行至齊桑洋爾  
 湖。如此逐層駁詰。該公使等始而色變。繼而語塞。始允將  
 原照會轉行。復據鈔出明證等原奏。稱維哈勞等業經由  
 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當即復行照會俄國公使。告以前  
 次照會。已將條約內西字直字。逐一講解。毫無疑義。並告  
 齊桑洋爾湖西南。既有勒布什界牌。其界牌以外之塔薩  
 克。布魯特。臣服中國有年。自應仍前安居樂業。並催令將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

前次照會早為行知。以便來歲春融會議。旋據該公使照  
 覆。內稱前次照會。已經繕譯俄文咨送本國。並備文行知  
 西恩畢爾總督。以為贊助公平辦理分界重事等因。臣等  
 以該公使照覆。有扶持兩國和好之言。復行給與照會。以  
 答其意。仍屬其按原奏。逐層詳解。以期明年分界時迅  
 速定議。臣等查常住卡倫為界一節。業經逐層詳釋。片其  
 誤解。然使條約內中國常住卡倫一語。全無著落。斷難折  
 服該國之心。而杜其口。明拉等因輝道拉胡。勒布什。從前  
 已有俄國建造房屋。勢難再與力爭。因將紫限點至此處。  
 以符條約中常住卡倫之語。將來分界時。如能按照。臣等  
 照會所云。自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然後直至齊桑洋爾  
 湖。以後即照明拉等所點紫色之限。與之定議。似可了結  
 此案。惟該國住京公使。既以此件非其所承辦。而維哈勞  
 等又因會議未定。悻悻而去。明年再到塔城時。難保不帶  
 兵據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不可不豫為之防。十月  
 二十四日。欽奉寄  
 諭。將應行布置之處。層層指示明拉等遵辦。應令明拉等遵照  
 籌於明年再議分界時。妥速嚴事。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准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辦一切。忽俄國添派伊犛臣蘇勒官雜哈營。並未先行知照。該使臣偏執已見。誤解條約。整欲統以中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本大臣反覆辯論。仍置不理。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牌。為私行偷立。所有舊址地圖。均不閱看。且於公所大罵伊犛將軍為小人之行。並云若不依言。只好帶兵占踞。本大臣等答以分界事宜。總須遵守條約。不得故意偏解。該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因思事關分界。且有條約地圖可憑。斷不能任聽使臣一面之詞。即使其動兵。扶到至死亦不能從。惟兩國和好有年。不可因此致失舊好。彼此均無所益。請照會俄國欽差住京大臣秉公酌議。轉行該使臣遵照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

奏摺卷五十一

四

欽派大臣會勘邊界。均經豫先知照。何以獨臣蘇勒官雜哈營於會議數次後。始行添派。即添派後亦應心平氣和。據理辯論。何以動云帶兵占踞。並口出不遜。斥伊犛將軍為小人之行。此豈和好之道。至所撰條約。以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尤屬誤解。查條約第二條。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各語。其曰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蓋謂分界時亦有

奏摺卷五十一

五

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如將至齊桑洋爾湖。必經輝達拉胡卡倫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是以條約僅載有及卡倫等處字樣。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該使以卡倫為界。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耶。又何必派大臣會勘商辦耶。况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洋爾湖。所謂往西直至者。乃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斜布多邊界之止處。直行至齊桑洋爾湖。非謂由沙賓達巴哈向西南斜行至齊桑洋爾湖也。若如臣蘇勒官所撰。則是往向西南。而背條約內往西之語。且既往西南。係屬斜行。更背條約內直至之語矣。觀下文齊桑洋爾湖句下。始有自此往西南之語。蓋可證自沙賓達巴哈未處起。只可照約一直往西。其距臣蘇勒所云之卡倫甚遠。愈見臣蘇勒官之統以卡倫為界。實為誤解也。至勒布什界牌。本王大臣案查舊圖。實係乾隆年間所立。乃臣蘇勒指為私立。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置鄂博者乎。種種偏謬。明大臣再三講解。不肯聽從。反謂明大臣廢約。欲帶兵占踞。試問如此恃強背理。為守條約乎。抑廢條約乎。即令照上辦理。一一遵守條約。則所分之地。已與貴國大有裨益。而於中國虧損甚多。况欲強占於

條約之外。貴大臣正直聰明。諒必有公論也。因思中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尤應篤念前好。使睦誼日敦。方不致為別國所竊笑。况分界事宜。係兩國重務。更當謹守條約。和平商辦。不得各執偏見。徒事爭論。以致久稽時日。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將以上各節。迅即行知。貴國分界大臣。令其照約辦理。勿再另生枝節。為此照會。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載現准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辦一切等因。前來查辦分西北界一事。另有欽派大臣。本

奏務卷末上

六

大臣亦未深悉該事情形。難從中制辦。惟本大臣嘗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並知此是本國誠願。相應一面將貴衙門照會。繕譯俄文。咨送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備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分界重事。為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覆。內稱西北分界事宜。本大臣嘗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等因。前來。足見貴國本以和好為重。而貴大臣聰明正直。人能常存公平辦事之念。扶持兩國和好之心。本王大臣展閱之下。實深欣佩。是貴國與

中國和好有年。並非虛語。所有分界重事。如貴國將本衙門兩次照會。按照原文。逐層詳解。則明歲兩國分界大臣。必可公平定議。不獨兩國友誼日敦。即彼此久經和好之真。益可取信於遐邇矣。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准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來文。內稱前件會議未定。貴國分界大臣堅欲回國。業經以禮護送。起程回國等因。本衙門查塔爾巴哈台北地高寒。大雪封山。最早現時節屆隆冬。貴國分界大臣。自係難於久待。惟是轉瞬春融。自必再申前約。若不趁此閒暇之時。從容商

奏務卷末上

七

定。誠恐彼此往返。多勞跋涉。日前本衙門照會貴大臣。業將咸豐十年商定條約。一一聲明。自不難於遵約辦理。條約內自沙賓達巴哈往西。直至齊彥淖爾湖。西字直字。均經逐一詳解。毫無疑義。至齊彥淖爾湖。西南。既有勒布什界牌。為中國南北適中之定界。其界以外之哈薩克。布魯特。臣服中國有年。貴國與中國久經和好。所有哈薩克。布魯特。兩項官民。自應仍前安居樂業。毋令一夫失所。所有前次照會。務希早為行知。貴國分界大臣。洞悉原由。豫為履知。以便來歲春融會議。一到即定。庶可早為完結。以歸簡易。而免重勞。相應再行照會貴大臣查照。



致分界大臣明領等信

閏八月二十七及九月二十五等日。先後由軍機處交出。尊處具奏會議分界事宜。未能定局。並俄使堅欲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指片。並臺奉。

諭旨。今本處與俄國在京公使面議。本處遵即查照摺內所開各情形。及地圖界限。與該公使已留提克。而為糾紛。往返數十次。詎該使甚為狡辯。每至詞窮。便以未悉情形。藉詞諉卸。因於本月十九日。給與照會。現尚未據覆回。緣恐尊處懸望。先行抄錄移咨米索。本處查此件係屬邊界和約。辦理自應細詳條約。逐字推敲。方可免將背約之名。生在中

長壽本末上

國。况維哈勞執定以常住卡倫為界。若不先將條約此語指出。若落無以杜塞其口。是以本處公同商酌。按照繪來地圖界限。指出輝達拉胡卡倫。告以分界時。亦有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並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恐其仍有狡執。因將條約內。往西直至四字。刻出。其緊要關鍵。尤在一西字。以下層層分疏。告以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止處。然後直行至齊桑淖爾湖。條約中西字。直字。應如此解。如照此辦。方為違約。不照此辦。即為背約。並面告以試看西南二字。書在齊桑淖爾湖之下。足見至沙賓達巴哈本處起。只可違約向西。不可背約向西南。只可由

科布多極西北之邊界。違約直至齊桑淖爾湖。不可背約。行行至齊桑淖爾湖云云。果能照此辦理。則唐努烏孫海。及蒙古住牧等處。自不致為所侵占。疊次向該公使往復。詰難。該公使雖復仍前狡執。而其詞不直。其氣已餒。答稱此件不能遽定。只有備文與伊國大學士酌斷。此本處連日辦理情形也。正在其間。復經接到該公使原奏。內說。哈薩克公等安撫之詞。甚為得體。近邊諸處。均可照辦。至齊桑淖爾湖西南地界。本處給與照會內。指明勒布什界牌。為乾隆年間所立。以破其卡倫為界之語。除尊處先後原奏。現在籌議。統俟覆奏。咨行外。先行專函。並繪圖貼說。

長壽本末上

來中。再照會敘述原文。係隨時酌量情形。代擬。所以奉布。甲寅。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俄國提督頗福。於十月十六日。由日本行抵上海。十八日。帶同該國兵官奇頗福。等。來日。鴻章營次。面晤。據稱該國主與中國。大皇帝實心和好。聞海口不靖。派令前來幫同堵剿。現帶到兵船三隻。餘船分布東洋。自日本以至黑龍江。所在皆有。聽調。即來。該提督日內仍赴東洋。兵船常往上海。如有事相商。即告知奇頗福。辦理。該提督仍來往照料各等情。再四探詢。既來自請帶兵入江。亦未要求專防何口。其詞氣禮節。較之英法兵官。更為遜順。當頗頗福未到之先。英國提

督每與臣鴻章會商兵事。無謂俄國因何派兵來此。意頗  
猜忌。竊維台道史致謬來稟。亦稱實波洋人。不願俄兵在  
彼泊防。臣細結願福是否與英法提督相見。遇事是否  
相商。據云到境後。日相往還。甚為和睦。現在寬太賊氣。距  
上海百里以外。原無庸兵船協防。惟該提督奉命遠來。既  
不便輕調入江。又不便派防別口。自應仍照該公使已留  
提克所請。即令該兵船暫住上海。藉可制英法把持要挾  
之意。臣惟優以禮貌。掛以溫詞。其果否睚眦於我。不至或  
有狡執需索情事。容再隨時察看。妥為駕馭。

奏務始末

十

俄國兵船三隻。業已抵滬。情形逆順。即著照所議。留於上海。隨  
時駕取防勤。該國在京公使已留提克。與總理衙門王大臣面  
稱。此次來滬兵船。不過數隻。願願福所云。自日本以至黑龍江  
所在皆有懸調之語。未盡確實。著薛煥。李鴻章。相機接待。用敦  
和好。

乙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荷  
蘭一國。與通商各邦。同居歐羅巴洲。而於布路斯。比利時。  
均屬連環。該國通於中華。又稱恭順。誠如  
諭旨。當可援照比利時國之請。准其議立條約。因八月內。該國總  
領事方姓。呈遞。臣煥中陳。請將懸立條約一節。奏乞

恩施。並請俟奉

旨復行知該總領事。以便報伊本國。派委大臣前來議辦等情。我  
國家示信遠人。自應由臣煥給予副履。惟此時該國尚未遣  
使。似未便由中國招之使來。且外國情形。最易得步進步。  
議事之初。不遽全行允許。迫彼再四懇求。乘機予以通融。  
乃可恰如分際。荷蘭國稱馴順。仍宜豫加防維。臣等仰蒙  
諭飭。相機妥辦。欽遵會同密籌。先由臣煥發給該總領事副文。曉  
以荷蘭在中國通商最久。甚為和好。現在比利時國業已  
立定條約。應俟互換之後。可將比利時國條約。鈔發荷蘭  
國一體照行。俾商人有所遵循。荷國毋須另派大臣前來

奏務始末

十一

議立條約。以昭信睦。而示簡便。且荷國商人久在中國貿易。  
雖未立約。彼此均極相安。一經立約。則各口均須由該  
國專派領事。不得以商人充當。於該國亦多繁費等語。但  
該國既以立約為請。竊料終當遣使前來。此時所給副文。  
明知該國未必聽從。不過稍寓豫擬。為將來互議條約時。  
杜其續請之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等奏。遵奉荷蘭國通商事宜。並鈔給  
該領事副文。呈覽一摺。此次荷蘭國懇請換約。經薛煥示以和  
好。曉以利害。所給副文。誠信周到。甚為得體。第該國既以換約  
為請。恐日後仍遣使前來。現在給予副文之後。該領事方姓有

無他語。仍著薛煥、李鴻章、留心察看。隨時具奏。儘該因遣使前來。即著薛煥等妥為辦理。

戊午。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八月間。浙江逆匪竄踞泗門鎮。已革道員張景漢。赴餘姚會商英

國兵船。嚴守慈谿。並調總兵勒伯勒東前往。及稅務司日意格。帶兵會剿。直搗上虞縣城。節節進剿。連破賊卡十四

座。勒伯勒東、日意格、揮兵偪卡。連放炸砲。斃賊十餘人。乘勝踏毀通明堰賊卡二座。中外官軍直搗城下。日意格躍

馬當先。右臂被中槍子。負救回營。勒伯勒東運到車輪大。洋砲。轟塌城牆。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十月初一

奏事本末上

三

日。克復上虞縣城。泗門等處賊匪。亦經中外官軍合力掃蕩。餘地全境肅清。法國參將勒伯勒東。自奉

旨。准受中國官職。感激圖報。英國水師總兵味樂德。屢次助。甯關稅務司日意格。奮不顧身。通過大體。均擬請

天語褒獎。以示榮寵。

左宗棠又奏。臣奉寄

諭。法國因甯波海口喫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帶兵防勦。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議等因。欽此。旋

經薛煥、李鴻章、奏錄移咨到。臣。李鴻章、據史致諤、給與勒伯勒東照會。咨。臣。給與劉恩。臣。初以甯波距上海近。距

軍。連中隔賊氣。曾難兼顧。且李鴻章威名丕著。中外咸知。非臣所及。臣於甯波兵事。既屬史致諤近來。承則勒伯

勒東劉恩。應由李鴻章就近發交。方資控制。雖思法國之。請以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總撫臣及甯波道節制。自

係就轄境而言。洋將之受中國職任。本是偶爾權宜。異時。更易撤留。仍須由浙主政。自宜先正其名。已繕備勒伯勒

東署理浙江總兵劉恩。由安慶輪舟遞史致諤轉發。並咨。薛煥、李鴻章知照矣。臣。雖人無中外。其好惡同則。情理一

忠信為敬。變輒可行。內治允修。遠人自服。如賞功罰罪。不。東大公。詳收復功。不務異實。以及冒銷錢糧。使扣軍餉。皆

奏事本末上

三

主兵者所最忌。有一於此。却曲尚且難心。况以之施諸荒。遠內附之人乎。史致諤人尚明白。或不至此。臣亦當隨時

詰。期免愆尤。惟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士民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覩戰勝之

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人。其點者且以通洋語。恣洋情。粹。致富貴。趨利如鶩。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之後。禁

禁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井。官司莫敢詰治。近聞甯波。提標兵丁之稱壯健者。且多棄伍籍而投洋將。

先勇丁以圖厚餉。此常勝一軍。所以增至四五百人也。若不稍加嚴禁。予以限制。則來日強而主日的。費中上至

款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廢。終恐非計。臣擬熟察情形。俟浙江局勢稍有轉機。再與曾國藩。李鴻章。徐尚安等。

諭內閣。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上虞縣城一摺。本年八月間。浙江逆匪竄踞。泗門鎮。經已革道員張景嵩。前赴餘姚會商。兵國兵船。嚴守慈谿。並調總兵勒勒東前往。及稅務司日。意督帶兵會。直搗上虞縣城。節節進剿。連破賊卡十四座。勒勒東。日意格。揮兵備卡。連放炸礮。斃賊千餘人。來路踏毀。通明。照賊卡二座。中外官軍。直薄城下。日意格。躍馬當先。右臂。陵中。槍子。負救。回營。勒勒東。運到。車輪。大洋礮。轟塌。土城。逆賊。逃遁。即於十月初一日。將上虞縣城克復。其泗門等處賊匪。亦經中外官軍。合力掃蕩。餘姚。全境肅清。此次勒勒東。自授中國總兵職任。即能踴躍用命。稅務司。日意格。奮勇爭先。身受槍傷。均能陷陣推堅。克稱厥職。實堪嘉尚。仍著飭令各軍。督同總兵。勒勒東。所部。進攻。紹興。郡城。迅圖克復。

奏請不兼工

城。賊由西而逃。實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半。以誠信。若稍有粉飾。即為所笑。史政。巧等。稟報軍情。沾染軍營。督。必須嚴加訓飭。庶可力挽頹風。並飭令。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半虛。以杜外國口實。勒勒東。業經。左宗棠。發給。劇。悉。令其統率一軍。惟以洋人教兵。領隊。流弊。極多。朝廷。早已。慮及。是以前此。有。准。不。准。增。之。諭。左宗棠。所。陳。各。情。與。朝廷。之。意。相。合。恐。該。撫。等。必。能。遵。旨。妥。辦。也。

發。奏。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初七日。准法國公使。哥士。者。照會。內。稱。現。奉。該。國。諭。旨。著。三。等。提。督。若。勒。魯。帶。領。別。項。兵。船。前。赴。中國。並。云。現。已。飭。知。若。提。督。定。於。明年二月。來。京。聽。候。面。議。至。其。時。如何。辦理。之。處。均在。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該。省。辦。結。所。事。凡。協。若。提。督。照。舊。在。上海。各。處。協。同。官。兵。助。剿。等。語。且。等。查。外國。自。立。和。約。以。來。如。英。法。俄。等。國。現。均。有。兵。船。情。願。隨。同。中國。官。弁。助。剿。法國。此次。所。云。帶。領。別。項。兵。船。前。赴。中國。或。更。為。見。好。地步。第。細。譯。來。文。有。如何。辦理。均在。湖南。各。督。撫。把。握。之中。窺。其。意。頗。因。各。省。教。民。業。件。未。能。盡。遂。所。請。特。作。伺。喝。之。語。藉。端。要。挾。而又。隱。約。其。詞。其。居。心。已。可。概。見。且。等。以。該。使。來。文。並未。明。言。不。值。與。之。深。論。惟。該。使。情。詞。狡。詐。不可。不。豫。為。之。防。復。查。本年。七月。間。該。使。來。

奏請不兼工

函致及教民各案。即有親赴長江各省會辦。於反睦之誼。恐有妨礙之語。又十月間。該使復函。得此後川省如有絲毫欺陵教民事端。即不候商議酌辦。將本國旗號落下。連行去北他往。若不能照辦。即當以此函改議照會。送請查照等語。臣等以其屢次清請。業經屢次行文各省督撫。於交涉教民事件。速為持平辦理。設法了結。乃該使並不候外省查辦。私自還其臆見。辯論喧嘩。今復以該國派領兵船。率行照會。且請臣等盡其要挾之心。亦未便置若罔聞。致激其羞忿之念。相應請

奏請旨

奏

旨飭下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凡有教民案件。要速辦結。免該使有所藉口。以杜釐端。臣等從該商酌。再行給與照覆。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並鈔錄法國照會呈覽一摺。據稱法國住京公使哥士者。於該衙門呈遞照會。有提督若勒恩帶領項兵船。於明年二月來京。聽候面議。其如何辦理。均在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該省辦結所事允協。若提督即在上海助勤。請飭四川等省。安速辦結。免致藉口等語。法國派兵在上海等處助勤。已非一次。此次照會內所稱各情。顯因教民案件未能盡遂所請。作此恫喝之詞。豈能遽為所備。第又主

教自弛禁以後。教民案件。即係地方大吏應辦之事。况外國人性情卡急。值此多事之秋。不能不稍順其意。免致掣肘。中外交涉事件。如果中國理長。固可與之力事。然尚有多方狡執之事。若貴州等省教民一案。難保非濫殺無辜。若再遲延不結。難免外國人藉口。有意延阻。總理衙門王大臣。僅能以口舌爭論。自不足以折服其心。勞費尤現在行抵何處。即著某程馳赴黔省。潘輝早已抵黔。若即會同崇實。先行妥商善辦。務求事前有旨。令毋庸辦理教民事件。惟該督久任封圻。見職周到。或崇實有呼應不靈。以致辦理或有不能得力之處。該督仍應暗中商酌。至江西湖南教民案件。沈葆楨毛鴻賓亦當勉期妥辦完結。毋任日久遠延。致生意外要求。該將軍等於中外情形。諒亦知之有素。儘再延緩不結。致滋事端。恐該將軍督撫等不能當此重任也。法國原照會。著鈔給閱看。

奏請旨

奏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現奉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副聯。恭奉上諭。著三等提督若勒恩帶領項兵船前赴中國。所有經朕派往中國海洋兵船一幫。及七紫陸路各營兵弁。均歸總統。欽此。欽遵轉行到署。本大臣奉此。相應知會貴親王。行文兩江兩廣閩浙湖廣四川等省。各督撫知照。本大臣現已飭知若提督。定於明年二月來京。聽候本大

臣面議一切公務。至其時如何辦理之處。均在湖南。江西。貴州。四川。各督撫把握之中。如各該省辦結所事。均見允協。則若提督自必照舊在上海各處。協同官兵勦賊。以敦友睦。而本大臣修好息事之心。亦可一為豁然。惟望貴親王鼎力指處。俾得及時果如本大臣此言。是所至願。為此照會。

奉親王等又奏。准軍機處文出。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海豆石。仍歸內地商人轉運一片。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洋商販運豆石。原為條約所不准。嗣因本年春間。髮逆逼近上海。各國代為防剿。英國因此從中求請。臣等以賊氛正熾。故極意牢籠。允其所請。經臣等奏。

准在案。茲查李鴻章所奏各情。臣等以緣海編氓利賴所關。當即照該撫原奏大旨。照會英國公使。旋為開導。令其於上海一口。仍守舊約。詎該公使久延不覆。經臣等屢催。於十一月初一日始行照覆。其詞意雖屬強辯。而大指仍以助勦髮逆。防堵海疆為詞。復據英國威妥瑪來署。經臣等重加斟酌。據威妥瑪面稱。現在英國撥兵。在上海勦賊。餉無所出。商人將恃此款。以濟軍需。俟將來賊匪稍平。再行議辦。

等語。臣等若據約力爭。雖可折使強辯。但現在江南軍務漸有端倪。恐決裂之餘。又復多生枝節。雖上海軍威已振。不必全恃外國以為聲援。第一因此生心。暗中與賊勾通。則進剿大局。不無窒礙。仍應俟蘇松各屬肅清。內地可以自強。再與英國公使商量。現守舊約。似於安內取外。均能妥協。

御批。依議。乙丑。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上年黑龍江右岸地方。有俄人越界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當經咨飭副都統衙門。派員與俄商議。該署首薩受欺。已給字據。下年再不違約耕種。乃本年夏間。復經該副都統衙門咨。據巡河委員報稱。該處又復增種五十餘畝。並在阿奇夏納地方種地四十餘畝。恃其人眾我寡。不讓平毀。並稱係其上司飭令復種。邊疆派員與俄商首色依利喇。領首始則推託上年字據為首所給。伊不知情。本年越界種地。係奉其上司明文。因江左二七山多。曾在右岸耕種。伊不能主持。俟再轉報該上司。聽候辦理。復經臣等咨飭該副都統派委委員。再與理論。該上司既已先行違約。指飭屬下人等越界妄行。於屬下人等毫無約束。何以未敢和約。該首理竭詞窮。始復另給字據。嚴禁所屬。下年再不違約越界耕種。比及

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洋商販運豆石。原為條約所不准。嗣因本年春間。髮逆逼近上海。各國代為防剿。英國因此從中求請。臣等以賊氛正熾。故極意牢籠。允其所請。經臣等奏。

准在案。茲查李鴻章所奏各情。臣等以緣海編氓利賴所關。當即照該撫原奏大旨。照會英國公使。旋為開導。令其於上海一口。仍守舊約。詎該公使久延不覆。經臣等屢催。於十一月初一日始行照覆。其詞意雖屬強辯。而大指仍以助勦髮逆。防堵海疆為詞。復據英國威妥瑪來署。經臣等重加斟酌。據威妥瑪面稱。現在英國撥兵。在上海勦賊。餉無所出。商人將恃此款。以濟軍需。俟將來賊匪稍平。再行議辦。

往。近查辦之際。而俄人已將木稼收去。亦認稱該首已經  
 割。飭嚴禁。下年不復耕種等因。咨報前來。等伏查沿江地  
 面。自額爾圖納。至黑河口。三十餘里。江左俄屯。處處接連  
 不斷。而江右一帶。多屬曠地。並無人居。每年派員上下巡  
 查。即遇有越界耕種之事。與之理論。決不聽從。欲即平毀。  
 則故累我軍。橫行攔阻。且不便以微事與之啟釁。迨與該  
 管上司持約商辦。又復推託耽延。仍將田木來際收去。本  
 年雖又給字據。難保下年不仍蹈故轍。似此輾轉推託。實  
 屬狡詐異常。除咨黑龍江副都統。嚴飭下年巡江各員。加  
 意防禁。並將現辦情形。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外。  
 謹附片具奏。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十一月初十日。因  
 官軍會同外國兵弁。克復上虞等處。曾經明降  
 諭旨。宣示中外。茲法國公使哥士者。因恭讀此件  
 諭旨。內敘該國武官勒伯勒東等戰功之處。緊承上英國兵船嚴  
 守慈谿句下。謂未將法國二字揭明。冠於勒伯勒東。日意  
 格等名字之上。將使師鈔編傳各國。總疑勒伯勒東為英  
 國之人。而該國武官血戰之力。未免湮沒。於十七日。繕遞  
 照會一件。專事此事。並據恰舊事。填砌多詞。復將從

前外省之事。接出。連日。遞呈衙門照會數件。咆咆不止。而  
 其意無非為前件  
 諭旨。內未提該國而起。查從前該國公使等面晤。曾言如英法兩  
 國同辦一事。不可漏敘一國。兩國勢均力敵。不可常以法  
 國居下。各國既經換約。不可仍稱為英等因。查該國等互  
 相情忌。各不相下。往往以無關緊要之事。異常爭執。視為  
 萬不可移。不值因此小節。與之辯論。除將所言由。呈衙門  
 存記外。謹恭摺陳明。  
 諭。內閣。前因浙江甯波海口。關繫緊要。無武職大員統帶。特諭秦  
 如虎前往署理。浙江提督。副將者齡奏。秦如虎傷發未痊。尚未  
 馳赴新任。因思已革道員張景華。會同法國武官。今充中國總  
 兵之勒伯勒東。及現充稅務司之法國人日意格等。奮勇立功。  
 克復上虞縣城。復力圍進攻紹興。甯波府城。不可無武職大員  
 前往鎮守。著者齡即飭秦如虎。迅速馳赴新任。毋稍延緩。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  
 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當經諭知崇實等。將貴州教民案件。剋  
 期查辦。現在法國公使哥士者。在京呈遞條款。語多卡急。已由  
 總理衙門行知該將軍等查閱。值此多事之秋。豈可另生枝節。  
 該公使所呈。固屬一面之詞。難以盡行照辦。有未團體。但教民  
 一案。如果迅速辦結。亦何至滋多口舌。崇實於五月間。諭令辦

理此案。潘輝亦於前月諭令赴野查辦。諒已早抵野省。何以該將軍等竟無一字履奏。遲延逆誤。殊非勤慎辦公之道。著於接奉此旨後。迅速會商。秉公辦理。將該民案件即行奏結。不得遲延。至明春。致辦理更形棘手。勞崇光以獲咎之員。素敢保用。現在行抵何處。即著兼程前進。毋得以道路難行。任意延宕。

法網照會

為照會事。前在總理衙門見貴親王。聞有

上諭宣示克復上虞一事。並經貴親王告知。此次在事員弁。未及敘明勒勒勒東原係何國之人。本大臣因勒勒勒將現在既為

英得治本卷三

貴國總兵。即不敘明來歷。亦甚妥協。總理衙門錄寄

上諭。均無舛誤。昨偶檢校通行刊報。所載

上諭內有英國兵勇四等。與所錄作外國兵船四等。顯係改換。查

此次實係本國武員。立意調度進剿。大有功於

貴國。即餘他地。而兩國皆有兵船。該道員自必向兩國總兵

籌商。何能專歸之英國。現今

貴國各省官民人等。聞至本月十三日。均必皆謂此戰由

英國主持之力。所有本國兵勇。不過隨同助陣。且勒勒勒

東。日意。皆外間。並不知為何人。是本國人當先血戰之勞。

一概抹為無有。如此辦理。除膠混本大臣外。

貴國無練無故。以此開軍本國。而自執其國計。又何疑於貴州湖南江西雲南四川等省地方官之待本國人。如同異類。所有各案。年餘以來。絲毫不辦。且何疑江西金谿縣知縣。見本年三月初六日

上諭。聲言不能違。候法國兵到再辦等語。其湖南長沙城內。昨

八月間又有滋事之案。

貴國立言偏重之處。非此一次。去年曾有

上諭。列示肅順罪狀。內敘前年打仗之事。只以英國已領事為言。

近而三月前。廣東勇刺軍。請兵保衛。亦只言英國領事。視

本國領事如未在其地。夏間嘉定克復。

英得治本卷三

上諭內獨敘英國何提督戰功。本國若理提督。因此傷亡。而竟

未道及其餘細事。如此尚多。可見

貴國不曾明白彼此推重之道。見本國及本大臣專心以和

好相待。反疑本國有畏懼之意。本國未在中國。代出血力

實財財。

貴國不知為報。專以本國列為第二國。善天下除

貴國外。到底皆無此理。不得以

貴國未能諳悉歐羅巴情形。而本國應在此白卑國體。本大

臣兩年以來。用盡全謀。請自明日始。辦理各事。本大臣當

盡反從前所為。此後如一有此種舛錯。本大臣立即飭知



本國提督等官。概即禁止各路弁兵。毋庸會同官兵堵剿。貴國仍仰英國助護之力。自可聽便。為此照會。

乙亥。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前奉

諭旨。會同兩廣督臣勞崇光。查辦黔省擅設教民一案。臣等揀派

候補道宣維樞。協領吉祥前往。迄今三月有餘。並無稟報

前來。黔省擅設教民一案。法國之人既與田興恕結怨。田

興恕不離黔省。此案終難了結。臣等如再奏請

嚴諭飭令朱川。則田興恕愈懷疑懼。不惟不肯遷離黔省。且慮年

少武夫。逞其方剛之性。或竟洩忿殺人。枝節橫生。更難消

弭。臣等躊躇再四。欲使黔省傳教之人帖服。必須素有威

英法兩國本主

望大員。前赴黔省。能將田興恕銜束。使之俯首聽從。方坦

然無疑。自離黔省。則聲端既得。不致再有葛藤。伏查張亮

基。奉

旨前往雲南督辦軍務。傳言滇回聞張亮基帶兵繼進。愈懷疑貳。

是張亮基赴滇。意發愈速。查張亮基久任封圻。較之韓起

歷練日久。前在署湖廣總督任內。田興恕由勇丁殺賊立

功。游技守備。田興恕知其由川入滇。時道啟候。張亮基現

抵彼郡。隨從楚勇及雲南制兵。尚有一千餘名。足張威勢。

據蒙

朝命量移赴黔。既於雲南不至激而生變。張亮基既善駕馭。而四

與他復望成全。必能載其駟於以聽驅策。或使之回藉養

病。或調赴他省立功。則法國之案。可以設法了結。黔省不

至有意外之虞。是一舉兩得。似為妥善。

崇實又奏。等語奉

密諭。嗣後川省關涉教民事件。即著貴成崇實妥辦。務求章著毋

庸管理等因。欽此。竊聞

命之下。不勝悚惶。伏查和約未定以前。各省傳教不之其人。即以

四川而論。傳教者來此已數十年。入教者已數千戶。何以

英法兩國本主

相安無事。故時教人皆深自敬。與齊民為伍。故漸習而

相忘。迨至此案以來。披教之士。未免夸張。輒自尊大。而奸

民入教。亦憑藉其勢。得以招搖。甚至欲與本地官員抗

禮。每以口角細故。動輒成訟不休。且有匪徒假冒。橫行無

忌。鄉愚積不能平。官紳亦漸嫉怨。復有謠言拘捕。持論迂

腐者。罔顧時勢。倡為屏黜異端之說。小民附和。致起爭端。

亦由教人激成眾忿。而主持大吏。既欲顧全和議。復欲將

順輿情。調劑為難。動多扞格。非欺官紳之望。即失遠人之

心。措置稍一失宜。遂於大局有礙。督臣駱秉章公忠素著。

中外咸知。到川以來。與粵運事相合。並無纖芥微嫌。且督

臣以封疆重任。經理教事。已有年餘。亦深慮其中種種為

難。斷不至意見參差。亦萬不敢不力持大體。以求息事。

惟一省之大。教民雜處其間。與地方交涉之事。日見紛繁。請多寬假。凡此情形。不得不預道。

宸聽。其有煩瑣不敢冒瀆。

聖慮之處。業已將詳細各情。密函諮商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俾

得善盡妥協。洞悉中外情勢。庶可隨時請

旨。以期於事有濟。此後才遇有一切事件。仍當小心詳審。與督臣

密商妥辦。

諭內閣。張亮基著以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並署理貴州提督印

務。無論行抵何處。即行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韓超。田興恕。

現有被參各款。均著撤任。留於貴州聽候查辦。

奏

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崇實。駱秉章。遵查教民案件情形。一

摺。所等尚屬周妥。黔省教民一案。前經降旨令崇實等會同潘

鐸查辦。現在潘鐸業已行抵滇省。接印任事。勢不能再行折回。

張亮基尚在欽州。距黔較近。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張亮基署理

貴州巡撫。並提督篆務。著即行折回赴黔。將本日寄去之明發

諭旨宣示。仍即迅速覆奏。以便發鈔。貴州教民案件。結案過深。

崇實。駱秉章。均如原委。即著詳悉密函告知張亮基。於接印後

迅速查辦。會商崇實奏結。不得再事遷延。勞崇先行抵何處。久

無奏報。殊深盼望。著仍遵前旨兼程前進。毋再延緩。崇實另摺

奏。教民案件難辦各情。請仍與駱秉章密商辦理一摺。駱秉章

又任封折。洞悉事機。所見自在崇實之上。仍著該將軍遇事密

商。以期周妥。崇實亦不得稍存推諉。法國住京公使哥士者。因

教民一節久未辦結。諸多詭舌。所有一切詳細情形。已諭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另行密咨崇實等查照矣。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一日。法國哥士

者來署。呈遞所擬條約。內開十二條。大指因貴州殺害教

民一案。擬請將田興恕撤罪。並索賠償教民銀兩。當面於

臣奕訢重押照准。臣奕訢當即據理斥駁。該使即負氣而

去。臣等仍欲婉為開導。冀其感悟。於十四日。臣文祥。臣崇

繪。臣董恂。臣恆祺。前往法館。再三辯論。詎該使堅執前議。

牢不可破。於十八日。遞臣等照會。將十二款。黏鈔前來。其

情詞背謬。比前較甚。且有所定條款。稍減。斷難依從。請於

十日內。將各款辦法。決定。或不能照准。另自備辦等語。臣

等查天主教一事。自道光二十四年。業已開禁。嗣後酌定

條約。亦未能刪去。且等接辦撫務以來。明知此事為風俗

人心之所關。且與內地良民不相洽。第當四方多事之秋。

和約已定。只得持平辦理。以期相安無事。故每於法國傳

教案件。或請

旨飭辦。或函致各省大吏。委婉妥商。原為念切時艱。故不能不畧

為遷就。無如該使得寸進尺。肆意要求。窺其用心。直以為

打破此大關頭。此後即為所欲為。更無忌憚。若不示以限制。勢將逐漸加增。滄海橫流。伊于胡底。且等照覆該使。按照條約。決於兩言。祇許賠償。不能抵罪。並有謂可以身嘗禍。斷不能為萬世之口實等語。誠以哥使此次照會。語多挾制。若復將順其意。勢必長其驕矜。愈形棘手。惟且與斯與之照會。雖稍近巖峻。然軍閥中外。亦不敢逞一時意氣。以貽大局之憂。俟該使照覆前來。再行相機商辦。隨時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謹將辦理情形。並鈔錄照會照覆。哥士者所遞條款呈覽。法國於

奏

光

貴州殺害教民一事。竟不現復呈遞照會條款。萬難俯允。經恭親王等給予照覆。雖屬詞義嚴正。惟今已數日。該公使毫無動靜。已令由該衙門隨時相機開導。貴州殺害教民之案。辦理粗暴。田興恕、韓超均不能辭咎。是以先後將該二員撤任查辦。然無論其罪如何。亦斷無遽憑該公使一言。即令其抵償之理。田興恕已奉旨令赴四川。數月之久。托病不行。風聞該提督跋扈日甚。於巡撫衙門所奉密旨。及密奏事件。均須先行拆閱。且於沿途設卡。借稽查為名。拆閱各項公文。韓超為所鉗制。一味將順其惡。昨已有旨撤任。令張亮基赴黔署理撫篆。若即趕緊取道赴任。將田興恕撤任查辦。田興恕曾隸張亮基麾下。諒

必有法鉗制。前雖有旨令張亮基毋庸辦理教民案件。惟貴州一案。及嗣後四川關涉教民之事。仍著張亮基暗中幫同辦理。若即遵奉恩次諭旨。安速籌商。總應先去田興恕兵械。或調離黔省。然後該處教民始可相安。該國住京公使。亦不敢再三饒舌。此後辦法。若能如恭親王等所奏。祇許賠償。不為抵罪。則國體人心。兩無所失。亦可相安無事。勞崇光為外國人所敬服。前已有旨令赴貴州查辦事件。何以日久無奏報。該前督現在已否起程。著即兼程赴黔。與張亮基會商。並與崇光聯絡。東意。商妥辦。總期上顧國體。下奠民生。不激不隨。方為盡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照會條款。均著鈔給閱看。

奏

光

法國哥公使面遞條款  
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會同大法欽差公使大臣哥。為依兩國和好。後照和約定例。將貴州官員殘殺枉良一案。議准處置各款如左。  
一。貴州巡撫韓超。應即革職永不敘用。  
二。田興恕。應即革職。三。戴鹿芝。三犯員。應即革職。到京。押赴市曹處斬。以彰顯戮。  
三。田興恕等臨刑之前一日。由總理衙門先行照會全權大臣公署。即當派委文武員弁各一。及兵丁十名。屆時前赴田興恕等刑所看視。除武弁一人未便撤去。身邊佩刀。

其餘兵丁概不得攜帶軍器。

四。田興恕等處決之時。應請

頒發

諭旨。宣示。此案因田興恕等。及韓起連。背法國和約第八第十第

十三第三十八等款。分別斬決革職。罪有應得。

五。貴州查辦事件。勞大人。宜著禮服。親拜貴州胡主教。並

面述

大清國

大皇帝。聞知該省此案。甚為惜念等語。

六。田興恕於去年在貴州省城六廟橋地方。自建和宅一

英界本卷二

字

所。現制甚為闊大。現在應請查封。由勞大人。嚴明該處各

項房屋。盡行送給胡主教收管。為天主教公業。並即改建

天主堂一座。其臨街大門上。應豎匾額。書明

大清國

大皇帝。欽賜該處教中之業。

七。蓋州城內。應著趙長三。戴鹿芝。兩犯。買家屬。覓置地。基

十畝。上下。建造天主堂一所。送為該處教中公業。

八。從前被害八人。計四在蓋州。四在青島。現在應於兩處

各為修築墳墓。務須富麗。並於墳前。各建牌坊一座。

九。從前被害諸人。各有家屬。現應給予每家銀六百兩。

十。前此田興恕屬員兵弁。屢至天主堂。焚掠書籍。並服用

各物甚夥。今應詳查送還。最要者。凡有書籍。必須全交。不

准稍有藏匿。此外借銀五十兩。送給主教。贖補各物。所有

以上各款費用。均應勒令趙長三。趙國樹。及萬姓。陶姓。四

員。公同籌辦。

十一。現今貴州梅衛二傳教士。在京。應即給予護照。並飭

沿途優待。俾得安還貴陽。

十二。以上各款。均期於明年二月。以內辦結。彼此毫無異

說。如屆時。未盡履辦。即由法國公使。大臣。另自籌辦。則所

行條款。必有大不利於中國之處。

英界本卷二

字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并責多端。幾欲置和約於不

顧。和約乃

大皇帝所主持。本爵與貴大臣。皆不當以一人之喜怒。而視若弁

髦。查中國之例。殺人者。抵。此謂平民而言。權係大臣。非罪

大惡極。交九。卿。詳議。會同。雖我

歷朝大皇帝。亦不敢恃

九重之威福。而遽加殺戮。此中國向來定法。實非本爵一人之

私言也。然此循中國之例。貴國恐未必以為然。查和約第

一款。內載。西林縣。吹鳴。鳳。將。馬。神。父。妄。行。殺。害。本。條。有。罪

之人應即革職。以後永不准蒞任等語。張鳴鳳殺害馬神  
 父一案。與回興起此案事同一律。亦不過革職永不敘用  
 而已。并未開科張鳴鳳違行正法。貴大臣乃謂本爵視條  
 約為廢紙。恐不盡然。故本爵不敢蔑視條約而妄擬辦法。  
 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並失歡於貴國。此本爵辦理和議以  
 來實在之苦心。並非自今日始也。至於此案。每於貴大臣  
 來一照會。來一信札。無不立刻辦理。於本年五月二十三  
 日。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五日。十一月十  
 五日。屢經奏明請

旨辦理。又於閏八月二十九日咨催。又於十月初三日函促。並未

奏請

旨

有片刻耽延。實因深念貴大臣和好之深心。故此加緊辦  
 理。無如貴州遠在數千里之外。現值軍務倥傯。加以路途  
 梗塞。該省未將原案查明咨覆。本爵只得嚴以催之。今貴  
 大臣不加體諒。急如星火。限十日議定。如果立刻可定。本  
 爵豈不甚願。何必遲至十日。然此皆是事勢無可如何者  
 也。總之本爵為

文宗顯皇帝之弟與

國家同休戚。若事關國體。自不能復顧一身。且向來辦事。祇  
 論情理。不計禍福。苟情理之既當。即禍害亦不辭。是以回  
 興起等人雖不足惜。無如此舉乃辱情所繫。公論所存。降

約所載。本爵不敢理於一諾。以為萬世之口實。今日之事。  
 若論賠償。中國雖因軍務緊急。款項支絀。但念死者不可  
 復生。情殊可憫。其家人婦孺。例應體卹。無論如何勉力。本  
 爵無不可從。並可定於明年二月辦結。如屆期不能將賠  
 償之事辦結。本爵定將該地方官嚴奉治罪。至若查按十  
 二條之辦法。不但與中國向例不合。亦與貴國補約第一  
 條不符。本爵實可以身當禍。斷不能受萬世之譏評。此本  
 爵因貴大臣平日篤念和好。故以此披肝瀝膽之言相告。  
 如貴大臣果念和好。諒本爵為貴大臣辦事之餘之苦心。  
 遵守補約第一條。加以賠償辦理。則此中一切辦法。尚有

奏請

旨

可以會同公議之處。惟貴大臣酌之。即望照覆。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查湖廣總督官文。前議長江章程內。原有  
 徵收子口稅章程三條。日等前以此項三條。專論子口稅。因  
 另行摘出。照會英國議。曾經奏明在案。茲據英國照覆。  
 以第一款分省發給執照一節。不便照依新議。其意顯指  
 蕪湖大通安慶三處。將來必欲求准通商。故不願分省辦  
 理。至於二三兩款。英國以為與約不符。並以為辯論反生  
 枝節各等語。日等公同商酌。各國在長江地方通商。其徵  
 收子口稅之法。條約業已載明。尚可無庸另議。惟照覆內布  
 其在蕪湖等處下貨一層。查此一節。前因英國有照會前

未商辦。經臣等於九月間奏明。分咨沿江督撫確切查明。覆到再行裁辦。現已據曾國藩咨稱。安慶一口。雖許之亦必不常來。大通蕪湖二口。雖不許亦仍難禁止等語。臣等公同商酌此事。如於大局尚無妨礙。將來或不妨通融辦理。惟此時尚未議定。實不便任令洋船前往。臣等因又給予照會聲明。如在未准通商口岸下貨。仍行照約罰辦。其徵收子稅。仍照條約辦理。

御批依議。

英國照覆。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將官中堂議定章程。鈔錄閱

英商如來王

至

悉。查英商運貨任便在各口取給執照。係條約明文。如官中堂所議。欲限英商凡在江蘇運貨者。必向江海關請給執照。在湖廣運貨者。必向漢關請給執照。將英商奉准任便請取之意。頗為減削。英商在湖運貨。向來若在上海請給執照。多費周折。因漢口各官不肯遵約於照。是以該商別無他法。今漢口已設海關。英商所買湖廣土貨。必在漢口請給執照。該貨定運漢口下船。官中堂所欲。自為得計。第該省未能平靜。難保漢口南北各路。無賊阻隔。英商運貨。必到他口。方保無虞。本大臣不便依照官中堂新議。其餘二款。一則與條約不符。二則辯論反致多生枝節。所擬

華民借用外商之名如何治罪。惟洋貨運入內地。英商華民。果願合同生理。何難設法。必至該貨皆屬外商之物。于口關萬難辦。尚欲留難。必有外商每集受屈。懇請賠補。所議實為益少害多之舉。至所稱惟恐稅餉減少。又稱香油木植洋商不便販運等情。本大臣之見。官中堂無須多慮。蓋由內地關口抽釐等費較重。常有漏稅售私之弊。此等走私之人。無非時通逃匿。是稅餉過重。不但於國課有虧。亦且於治亂之方。更有窒礙。茲查油木植等物。係外商所運者。必先向關取給執照。到口務將正半稅項均為完清。外商應納正半各稅。不可謂不重。若令百姓再為

英商如來王

至

加增。難免偷漏弊端等情。且外商領取執照。皆由各關所發。本為稅餉全納之據。外國商民運貨。貴與貴國有益無損。總之長江既解前案。各國商船。均得出入。漢口通商。外商運辦油木等貨。官中堂多方鼓勵。不惟國課充盈。亦與該省土稅大有裨益也。為此照覆。給英國照覆。為照覆事。所有長江內地稅餉章程。昨據貴大臣履文閱悉。惟湖北原議在湖廣運貨者。必在漢關請照一節。貴大臣以為該省尚未平靜。難保漢口南北各路。無賊阻隔。勢或如此。英商運貨。必到他口。方得無虞。視此不便依照官

中堂新議等語。本商查兩湖地方。現已一律肅清。若英商在彼買賣貨物。就近在漢關請領執照。即在該關完納子稅。實為便商之舉。嗣後漢口各官。亦斷無不肯遵約發照之理。惟英商在湖廣地面置買土貨。若因運赴漢口下船。稍多周折。竟欲運至本准通商口岸下船。則條約內既有議明。本商自不能不准各該關照約罰辦。至原議第二款。貴大臣以為與條約有所不符。本商查原議第二款。內載凡有洋商將抵關之洋貨。或親身或令人自關運入內地云云。至應照通關納稅。卡抽釐舊例辦理等語。查均係條約內應行之事。且與貴大臣上年九月內發給英商告示內辦法相符。惟款內所撰海菜等中外皆有之品。停給稅單一節。既難分別辦理。應令該省另行稟議。務將洋貨土貨分晰清楚。勿令牽混。至原議第三款。貴大臣以為辨論反生枝節。本商查原議第三款。內載凡有洋商自通商各口。或親身或派人入內地置土貨云云。至照舊例通關納稅。卡抽釐等語。查與條約及貴大臣上年告示亦復相符。均應准其照辦。至原商請單照。議將貨物入官一節。在官中堂係恐華商避重就輕。豫為杜絕流弊起見。於洋商實為有益無害。嗣後如有華商借用外商之名。應令該省將華商查明議罰。不與英商相涉。領事官自

英商始末卷三  
奏

必不致代為華商袒護。至香油木植等物。貴大臣以為係外商所運者。必先向關取給執照。到口務將正平稅項完清等語。既於

因課有益。而貨物為英商所運。自亦不致轉轉濟匪。應令該省仍行照舊發給執照。惟以上各款。原係總稅務司與官中堂酌議之件。現在仍應咨行官中堂督同總稅務司妥籌辦理。此外長江地方。應如何嚴防偷漏之處。應令總稅務司會同各該關。按照條約。相度機宜。設法辦理可也。辦理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九月十日。崇厚所派委員航海抵滬。齎到蓋用

英商始末卷三  
奏

御寶之漢文布圖條約。且等謹查外國間有總領事之職。而英法美俄四國條約。均無明文。未定其位居何等。惟通商稅則刊本。後附載咸豐八年前大學士桂良等給予英法美三國公使照會底案。內有總領事應與藩臬司同品之語。其時美使以伊國不設總領事事件照覆。英使未有答語。法使語亦含糊。今布圖約內第四款。載有總領事名目。是為著在條約之始。該國條約公使列列。係以總領事兼理大臣事。論其本職。不應以平行照會呈遞總理衙門。體制所在。必應力爭。俾後永為定式。乃會制飭令兼署江蘇布政使蘇松太道吳煦。給予列列士照會。將該使原遞總理衙

門照會一件。隨文交還。令其改繕中陳呈送。然後由該署  
藩司與之訂期換約。列斐士先不應允改繕。且煥屬法國  
總譯官李梅。劉切開導。乃據列斐士轉具中陳前來。吳煦  
旋帶常勝軍前赴金陵勦賊。事。臣等復會劉委兼署江  
蘇布政使署按察使劉印膏。接辦換約事宜。十一月初四  
日。劉印膏與列斐士會晤。該使將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  
各繕洋字條約一分。請劉印膏閱看。據稱換約之時。均須  
呈請查收。並請中國亦備漢文條約二十二本。與天津所  
立條約原本同日互換。以便分交公會各國收領。俾得奉  
行。劉印膏當答以礙難照辦。仍具稟請示。經臣等銜該署

奏

光

藩司告知列斐士。以上年所立布國條約。本包羅公會各  
國在內。約中有索給。索厚。與布國前使臣艾林波。畫押鈐  
印。因其有押有印。所以謂之互換。且原約並未載有互換  
時另繕漢文洋字各二十二本。與公會各國分換明文。此  
時何能別有增添。即使各國欲將條約收執奉行。亦應由  
布國自行繕給。與中國無涉等語。於初七日會晤時正言  
駁斥。列斐士仍復強詞曉辯。請請不休。謂各國盼望條約  
甚急。總須通融照辦。免得再赴天津。劉印膏復告以現已  
奉  
旨俯如該使所請。條約發至上海互換。天津即不在此事。去亦無

該使隨遞照會。內稱公會各國。推伊國為首領。換約後  
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代。並非各要畫押之約。惟請照錄  
二十二本。終用江蘇藩司印信。以便分送各國奉行等語。  
該使呈遞總理衙門公文。業經遵飭改繕中陳格式。稍取  
驕妄之心。所請公會各國。同日換約一節。仍飭由劉印膏  
給予照覆。告以該使所請。皆係布國與公會各國之事。中  
國不便照辦。請速換條約。即訂日期。如果列斐士俯首聽  
命。辦結自不稽時。第該使既因於公會各國之迫索。而洋  
人性情又皆堅執。恐具再三懇請。似未便操之過嚴。激令  
赴津。至各國洋字條約。尚恐固指收受。可否議明即交換

奏

光

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都門。以示羈縻而昭限制。理合請  
旨遵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詳。李鴻章奏。籌辦布路斯國換約事宜  
一摺。外國總領事之職。應與藩臬同品。詳。煥等以列斐士本職  
不應以平行照會呈遞總理衙門。設法剴切開導。今其改繕中  
陳。外國與中朝往來交接禮數。國體攸關。詳。煥等與該公使凡  
履諭導。不激不隨。得以折服其心。改具中陳。永為定式。深堪嘉  
尚。列斐士將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繕洋字條約一分。欲於  
換約時均請查收。並請中國亦備漢文條約二十二本。與天津  
所立條約原本同日互換。以便分交公會各國收領。經詳煥等



逐層剝離。據理開導。該公使改請於原立條約互換之後。照錄分送。現仍飭由創部青給予照覆。並催速為換約。斟酌極為妥協。著薛煥。李鴻章。悉心籌商。相機辦理。如能令列斐士備首聽命。即著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如該公使再三懇請。未便據之過嚴。係屬實情。所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僅於用江蘇總司印信之處。即著准其照辦。至各國呈遞洋字條約一層。如公使再行因情收納。並著照薛煥。李鴻章所擬。與該公使議明。即交換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都門。以示羈縻。而昭限制。

布路斯國照會

英荷加東卷上

早

為照會事。照得前日面議換約一事。德意志公會內。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各有君主。推本國為首領。故與

貴國總立和約。本國欽差大臣去年在京所立和約。雖係一人畫押。各國均經列名。現在互換所立畫押原本。自係正辦。惟換約以後。公會各國均應照辦。所換和約。亦應各收一本。以便遵行。本署大臣奉命前來之時。公會各國均有圖書。情願照辦。是以互換和約後。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代。茲請並非各要畫押之約。惟祈飭將和約照錄二十二本。給用貴司印信。以便分送各國。奉行無滯。是所盼切。且現值年底。總請貴司查照迅速施行。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英荷加東卷上

早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英國公使卜魯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請臣文祥臣董恂  
到伊公館晤稱金陵賊勢窮蹙僅能從中解散即辦理可  
期得手旋據該國參贊威文瑪信稱英國福到領事官前  
在該國水師船內停泊南京城外據稱探悉賊情中國果  
能晚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大臣暨提督等一面出  
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自滅不及一句必有內應等因  
前來臣等伏讀同治元年六月間欽奉

上諭軍興以來百姓顛沛流離慘遭荼毒朝廷憫念民艱等因欽

奏存始末卷十二

此查辦賊之道自應勸撫兼施果如該到領事所言解散  
脅從借為內應金陵自不難於克復惟所稱該國大臣出  
示作保恐於納降之時多所掣肘且賊情詭詐難保該到  
領事不為賊匪所愚該公使等既有此說亦不可生失事  
機曾國藩等老於戎行必能隨機應變合無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再行剴切宣示中外與以自新絕不追其既往俾  
悔罪投誠者無復疑慮並一面寄

諭兩江總督曾國藩浙江巡撫左宗棠並江浙各路統兵大臣既  
相機宜妥為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英國公使信

函請降旨解散髮逆脅從並鈔錄威文瑪原信呈覽一摺據該

公使函稱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攜金銀財物逃去將來或  
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金陵城牆嚴臺無人防守克復甚易英  
國副領事官福林前帶水師停泊南京城外探悉賊情如官軍  
果能晚諭逆賊投誠無不赦罪則賊勢自滅不及一句必有內  
應惟官軍於戰勝後每多誅戮以致懷疑觀望僅能堅執有反  
正者准其自新該到領事即可至金陵城內晚諭當經恭親王  
等告以解散脅從屢奉德音不妨再行請旨申諭惟勸撫之事  
應由中國統兵大臣酌量辦理因將大概情形陳奏請飭曾國

奏存始末卷十二

藩等的辦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重申晚諭並鈔錄明發諭旨  
一分交與英國轉交該到領事官遞入金陵城內冀逆賊聞風  
反正於軍務或有裨益惟賊情詭譎該到領事所稱金陵賊勢  
窮蹙是否實有其事投誠之意是真足偽該國公使本有由該  
國出示作保之語恭親王等以其事多掣肘未允所請著曾國

藩密行探詢如金陵城內之賊有欲獻城投誠以其免罪者不  
妨設法晚諭予以自新以堅其信一面嚴飭兵勇不得利其賞  
財私行殺害以阻其向化之忱違則重治其罪管帶兵勇之將  
士均須一體嚴加約束不得於賊眾納款之時聽兵勇妄殺  
其江浙各城如有自拔來歸者李鴻章左宗棠即著一體辦理  
以現在軍情地勢而論必應克復金陵節節進剿逼賊而趨方

不至此。勒彼。若金陵城中之賊。願為內應。則傾其巢穴。賊勢瓦解。事半功倍。誠不可失之機會。惟賊情詭詐。恐英國副領事等貪功嗜利。為其所愚。亦不可以不防。賊眾降意之是否真確。及官軍如何受降之法。務須熟思審處。慎之又慎。以期萬全。諒曾國藩久歷戎行。必能斟酌機宜。妥善辦理也。

英國威妥瑪來函

署理副領事官福回滬。函致本參贊。以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將金銀家產逃去。似有將來或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之意。至金陵城牆礮臺形勢。如無一人防守。克復實為易易等因。查該副領事官前在該處河面防備。不准賊匪與英商船貨干礙。迨曾中堂統帶大兵前往。該師船方得退回。其時福領事充作總譯官。進城出城。逆匪各首。無不識認。現據來函。中國

英務始末卷三

三

朝廷果能曉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卜大人暨水師提督各大臣等。一面出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庶幾自滅。賊中頭目。屢次私寫密信。請敵職相助。俾得出城為幸等語。果如此。辦理不及一句。必有內應。惟官兵得勝。事後亂殺。實使人生異心。蓋真賊不過一二分。其餘全為裹脅。偽稱于王賊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亂殺。實為天國太平之益。洪仁玕前於咸豐六年未從賊之時。到香港。本參贊

聞知伊為逆首家親。邀來兩次細問。頗為明晰。

辛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前派常勝軍助勦金陵。因白齊文調勇遲延時日。嗣據吳煦等稱。該逆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等情。其時白齊文託病未行。臣又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等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間。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聞因餉銀未發。欲率勇搶劫。該府同參李恆壽暗中設法勸諭通事勇頭。許以發餉。各勇始一聞而散。復據吳煦稟。在鎮株守旬餘。杳不見到。不得已折回催隊。十四夜駛至上

英務始末卷三

四

海。詢之楊坊。知白齊文任意宕延。屢催回應。費計九月以前。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亦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佛然回松。十五日已刻。入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鼻額胸臆打傷。吐血不止。並將預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強行搶去。稟請速行拏辦等情前來。伏查外國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難駕馭。前以白齊文原係常勝軍弁。日曾請歸中國版圖。已受三品頂戴職銜。又經英國提督何伯保薦。吳煦楊坊等久與熟習。暫令接帶此軍。臣等實未深



悉底蘊。是以迭次奏明隨時留心察看。將來能否勝任。及  
是否就我範圍。再行酌奪奏

聞。嗣經協勦嘉定等處。尚為出力。亦據實陳奏。偶來。臣管調見。每  
為切實勸導。方冀曲意籠絡。俾為我用。不料其跋扈狂悖。  
竟至於此。自何伯回國後。英國住滬提督領事。繕譯各官。  
均與白齊文交往親密。白齊文亦恃有英國袒護。日漸肆  
橫。此次逞兇滋事。經吳煦。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  
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奉領事。亦以為非。邀至。臣管晤商。  
據士迪佛。亦奉華陀。面稱已遵。臣照會。轉飭白齊文。即日  
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一面諭令英國前派去幫同教  
練之兵官名奧倫者。暫行接管。俟中外會商。派定。委員接  
替辦理。臣聞奧倫性情偏執。未可專任。且疊奉寄  
諭。令派大員接管。自應欽遵妥辦。惟常勝軍人數過眾。曠悍難制。

奏稿卷三

五

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  
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而各弁目素畏英  
國之強。內又有英國派去數人。當白齊文反噬之際。非英  
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萬不得已。與士迪佛立等酌  
商。由中國與英國各派委員。會同接管。並議定外國所派  
之員。須與中國官員和衷會商。聽臣調遣。其支發口糧約  
束管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應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

不得干預。並由。臣照會。士提督遵照辦理。查升用副將。署  
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與常勝軍相處最久。人頗機警。臣  
因別委該員。會同英國所派兵官接管。俟收回兵權。再飭  
陸續裁汰。至三品頂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犯法令。  
應照中國之法治罪。以杜後患。而儆其餘。業令吳煦。楊坊  
李恆嵩等。嚴密拏解。應否由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轉  
飭住滬領事官。一併嚴拏。勿任遠颺。仰乞

聖明。示。至二品頂戴蘇松太道吳煦。二品頂戴前蘇松糧道楊  
坊。帶領常勝軍。不能實力鈐制。辦理不善。應請  
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後效。如該軍  
仍前曠悍。應責成吳煦。楊坊。妥為裁遣。一手經理。不得置  
身事外。希圖諉卸。

奏稿卷三

六

李鴻章又奏。欽奉九月二十五日  
上諭。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乘勝擊退援賊。一摺等  
因。欽此。臣當即欽遵傳  
旨嘉獎。該兩國官弁等。莫不歡欣鼓舞。感激  
恩施。以為榮寵。惟查自中外會防以來。英國領事。步華陀。法國領  
事。伊揚。不分畛域。遇事等商。曾經勸諭。洋行捐造礮臺。開  
築濠牆。工程浩大。辦理迅速。其兩國會勦之兵弁房屋。夫  
船。供應一切費用。雖由中國籌備。而西兵糧餉。皆係該國



自行給發。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陸路提督士迪佛。其結洋官何查里。法國水師提督伏恭等。奮勇爭先。不解艱險。盡次助勤。克復堅城。竊惟中國出力員弁。皆職分應為之事。我

國家酬庸有典。猶且細大不遺。矧在遠國外區。視同己事。推堅陷陣。卓著戰功。酌理銜情。似難沒其勞績。可否懇

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兩國。住京公使。回奏該國。酌給議敘。以示我

朝行賞論功。中外一體之至意。其餘兩國出力員弁。即由臣飭令會防局。仿照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

分別酌給佩帶。宣布

皇仁。俾知感奮。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常勝軍助勦金陵。白齊文不

遵調遣。將楊坊毆打吐血。並將豫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強

行搶去。經該撫會商英國提督士迪佛。兵領事官參華陀。將白

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並派李恆嵩會同英國教

練官奧倫。暫行接管。和衷辦理。仍聽李鴻章調遣。其支發口糧。

約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均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不

得干預。並請將白齊文。吳煦。楊坊。分別懲處。所籌均尚妥協。已

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公使妥商辦理。白齊文毆傷

監司大員。剽奪鉤銀。數道鉅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

版圖。自應遵中國法律治罪。著即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

拏。按照中國制度。相機妥辦。定擬具奏。吳煦。楊坊。有督帶之責。

辦理不善。咎亦難辭。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核辦。以觀後效。

如此軍仍前曠保。即由該道等酌量裁撤。儘再不能認真終束。

即著李鴻章從嚴參辦。薛煥於外國事務素為熟悉。辦理均極

妥協。該大臣亦當會同商辦。以期萬全無弊。不得以事權不屬。

置身事外。至常勝軍入江助攻九洲。疊經催令趕緊籌辦。原

以江面賊勢仍重。如常勝軍之勇猛。可以攻堅陷銳。於防勦不

無裨益。今主將新易。恐軍氣不靖。約束無資。轉生他變。是否仍

令入江助勦。抑或暫行留滯。另調一軍助攻九洲之處。並著

曾國藩。都興阿。富明阿。李鴻章。會商妥辦。李鴻章請獎外國出

力各員一片。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該撫所請。照會兩

國。住京公使自行辦理矣。

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案件。尚未辦結。該國在京

公使時復覘伺。疊諭勞崇光。迅赴貴州。會同崇實等秉公辦理。

現在該前督業已交卸。計日諒已起程。著即兼程前進。不得稍

涉遲延。張亮基。前令署理黔撫。該前督到黔。張亮基必已先到。

即著商同辦理。務須權中外之勢。遵照疊奉諭旨。及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咨文。斟酌妥善。各協其宜。總期於明年二月內辦結。是為至要。

已且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俄國分界使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不遂。隱忍回國。等語。隨與明緒等。將該處前後辦法。高同豫等。即於九月十一日。帶領司員等起身折回。十月下旬始抵科境。據委員阿克敦佈稟稱。遵飭復查俄使所指科屬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噶克大壩之北。奉文時已值山封路阻。未能週查。俟明春始能復勘。越日而稟。今年落雪太早。九月初間已斷行蹤。俄等竭力出卡。與總管齊察罕齊會晤。問知鄂木噶克之北吹河一帶。實有俄

奏摺卷三

九

人舊蓋木房二十餘間。因未經親睹。不敢收入稟內。而齊察罕等駐紮。離卡均在十數站之遠。前接劉調。一時不能前來迎謁。初七日行至科屬。前任參贊大臣錫霖來贊大臣廣鳳。一同接見。談及俄使任意侵占之欲太奢。明年若果復來。難免逞兵挾制。應公酌量防範。且須擬定一了結辦法。至吹河一帶。既有舊蓋木房。可見蓄謀已久。豫為侵占地步。自應採訪其建立原委。以備來時與之理論。更須將該處總管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受其剴切曉諭。加意撫綏。以杜離心。該大臣等意見。會同隨公同面諭該委員等。明春復查。不得稍有顛預。致誤事機。且即傳諭

總管齊察罕等及該處受王公等。令其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萬不可為俄人狡賴條約之言所惑。一俟春融道路開通。務將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周查履勘。舉注圖內。稟請本城大臣嚴准咨覆到日。聽候辦理。錫霖因較病。祈代奏回旗調理。等語。再三勸其安心調治。目覩病狀。恐於分界事宜。難資指臂。可否請

旨派定現任參贊幫辦大臣幫同辦理。抑於廣鳳。查昌二員中。專派一人之處。恭候

聖裁。茲於十一月二十日回烏里雅蘇台本任。將欽差關防派隨任委員岳嵩。齊舒敏。恭送內閣封存。仍遇有與

奏摺卷三

十

俄國交涉事件。再請鈐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查詢俄人舊蓋房間。並豫籌防範一摺。俄國使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不遂所欲。隱忍回國。該使臣所指科布多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噶克大壩之北。現值大雪封山。道路阻滯。未能出卡。遠行查看。若俟明歲春融後。即飭令委員阿克敦。佈等。馳赴該處。將鄂木噶克之北吹河一帶。俄人舊蓋木房共若干間。親行勘明。此項房屋起自何年。此外有無另在他處。建蓋房屋。均著逐細查明。建立原委。以備將來與俄使理論時。令其撤去。不得聽其任意侵占。此次俄使隱忍歸國。明歲再來。難保無稱兵挾制之舉。所有該處總管

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受是均著明緒會同明證。豫為晚諭。加意撫綏。以期聯絡聲勢。齊心禦侮。毋稍大意。至卡外地方。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亦須明春週查履勘。據為繪圖。以便臨期奏明。候旨辦理。錫霖既患散疾。所有分界事宜。即著廣鳳幫同明證辦理。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哥士者呈遞所擬十二條。臣等給與照覆後。該國繕譯官到署。約臣寶鑾。臣文祥。臣崇繪等。於初二日往法館面商事件。本月初一日。該使將照會送到。大意謂田興恕。趙長三。戴虎芝三員。定須抵命。若僅議賠償。萬里照准等語。本月初二日。臣寶鑾

奏錄卷三十一

十一

等向赴該館。將此案情形。與之據理辯論。半日之久。該使始終逞其臆見。毫無更改。咆哮異常。欲決裂者數四。臣等以大局所關。不得已於詞色之間。稍示牢籠。該使固謂此案必須照其原議辦理。仍候臣等斟酌辦法。無庸再給照會。即於次日函布知等語。臣等於次日的擬信彙。以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為重。

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應按照中國律例。分別抵罪。當即繕就。由臣崇繪。臣恆祺。面交該使。告以即如所擬辦理。亦不能憑一面之詞。即行定案。必須聽候

欽差大臣等查明。取其供詞。方可定擬。復經辯論再三。該使始行勉強應允。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勞崇光等。秉公迅速辦結。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甚為心感。貴親王不深念貴國與各國來往之誼。執意如此辦理。恐遲早之間。不免有決裂之勢。來文有未協者三端。一謂本國因此遂欲任意傷損

奏錄卷三十一

十二

貴國實在之團體。與真正之國計。二擬賠償各款。即算抵命。不思本國何能貪貨財地土。遂聽死者埋冤。且人命之事。與國體所在同重。一任鉅費廣土。斷無可以相易之理。三以前此西林縣張鴻鳳一案。與現在田興恕等此案。擬照一律。溯自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泰西諸國。無不喜躍推贊。冀賊得中國以後。彼此可通好來往。當有起勢助賊之意。惟本國一國。本大臣一人。立排眾議。至上海力贊拉提督調兵進攻。越兩月。擊敗該匪。克復縣城。當時本國弁兵。陣亡及受傷者。計共三十餘員名。迨六年。葉中堂與巴領事爭持之時。本國雖已有西林縣一案。然本大臣當將本國旗號落下。明告眾人。此時本國不與英國同一辦法。延至

七年。本國始亦開仗。只因葉名琛偏執所致。亦如現在此案。貴親王堅執不能妥辦。但在開仗之際。本國亦有兩意。一為理論本國受屈之處。一為中國既啟兵端。恐非封疆之利。有本國參預其間。可無他虞。即八年議和之時。何國以意氣相陵。何國以禮讓相待。且十年和議之前。賊犯上海。非本大臣極力維持。集兵得禦。上海猶得為

貴國賦稅之土乎。至今非上海猶存。貴國又何以聯絡南北乎。計軍興迄今。本國出血力相助。究於本國何益。雖英國現助

貴國之處或更多。但伊國貿易繁富。猶易為力。至本國則有出無入。莫止加倍為難。今貴親王自言為

文宗顯皇帝之弟。何國大臣。意中可以忘此。但視何國大臣有驕傲之狀。何國大臣有和睦之誠。可見本大臣現於此案。謂田興恕道長三戴鹿芝三犯員。定須抵命。實一秉大公之言。斷無有前此不欲稍乘

貴國之危。今忽於此案致欲重傷貴國大局。非昏昧顛倒。自毀其素行乎。

貴國各處滋事。皆因現今外間官員。敢於譏笑。諭旨譏笑貴親王。誹謗和約。相習成風。今將該三犯員從重懲創。則各處必皆相戒。勿蹈伊等覆轍。從此即可令行禁止。而

奏摺彙錄

十三

奏摺彙錄

十四

本大臣亦可與貴親王商議彼此利益之事。免以精神思力。勞費於此等擾害之端。使當日西林縣張鳴鳳早辦抵償。則懲一勸百。亦不致該三犯員為此須命矣。此未協者一也。嘗思國無體不立。國無君相以次統之則亂。足以為政者必以崇重國體為首。但欲自重其國體。亦必推己及人。凡重臣謀國。必審量己之國體何如。人之國體何如。而等所以善全之策。田興恕等殺害本國文傳教士。迄今貴親王猶力為庇護。不肯令其抵償。無非終以本國為夷人。而暗以屬國相待。未文謂殺人者抵。係為平民而言。大臣又當別論。本大臣思中國教民被害八人。則田興恕乃國之大臣。自應在議貴之條。若論本國文傳教士。則田興恕非其官長。殺人者死。何異平民。今以田興恕係大臣為詞。此非以屬國相待。謂本國人之於

貴國官吏。亦有尊卑之分耶。聞貴親王來文。而知田興恕必須抵命。無復可疑。是為維持本國國體之本分。至於賠償一節。本大臣擬款。為該處天主堂被焚。及胡主教失去衣物等件。應著地方官賠補。至文傳教士等被害。仍應田興恕等抵罪。所謂賠償。乃償生者所失。非即以此償死者之命也。此未協者二也。至於貴親王援西林縣張鳴鳳一案。比照田興恕等此案。兩案情由。判然各別。張鳴鳳殺死馬



傳教士爾時馬傳教士本不應擅入內地。無本國官員護照。貴國官員合為護照。其時葉督若將張令從重慶處。發往新種。即可了結。因其不肯如此辦理。故意支吾。致啟兵端。而貴國傷亡不下數千人。糜費無數軍餉。究有何益。至此次文傳教士前赴貴州。則係明道和約。持有本國所發護照。非但有我欽差關防。並有

貴國直隸布政司印信。又有刊摘和約三款。經總理衙門過印。况我國和約久經偏處張貼。必已家喻戶曉。田興恕身為大吏。自應知之更悉。殺害教民之後。總理衙門行文屬其以後不可如此辦理。乃伊飭害文教士。又在三月以後。

奏稿卷之三

十五

足見伊接到總理衙門諄飭之後。尚自任意兇暴。趙長三戴鹿芝亦仍任為爪牙。並未絲毫斂跡。本大臣實望

貴國勿因此事再受兵戈驚擾。糜費死亡。以致重定和約。種種失計。只由免此三罪人一死之故。不可不權其輕重。早自審處也。此未協者三也。總之田興恕等應當抵命者必須抵命。實無法可為寬免。為此照會。

給法國哥士者原函

貴州教士教民被害一案。自接貴大臣照會以來。迭經奏明。請

飭查辦。連次欽奉

諭旨。並經

欽派大臣前兩廣總督著馳赴貴州。秉公嚴辦。本衙門無論接到貴大臣照會。或信函均係隨到隨辦。從未稍有稽延。無如貴州距京較遠。由粵至黔。地方又多未靖。是以

欽差勞大臣現尚未經查明覆奏。連日迭接貴大臣照會。並單開十二條。及面晤辯論多次。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為重。據貴大臣所言。貴國傳教士及中國教民等係因傳教習教被害。別無政釐緣由。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必按照中國律例。分別首從抵罪。其餘各款。應由

奏稿卷之三

十六

欽差大臣查辦時的數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天主教現已弛禁。自應將從前入官之天主堂。給還教民管業。本年閏八月。曾據哥士者來函。川省原建天主堂多處。其最要係在重慶夔州二府。合涪二州。莫如審擇一所。專力妥辦。其他皆置不問。訪得巴縣城內長安寺。久已閒廢。可將此廟償抵取堂。臣等因哥士者所稱只須擇給一處。此外各處舊有天主堂。皆可不問。尚屬簡捷可行。當即據情咨行四川總督駱秉章查明妥辦去後。現在尚未咨覆前來。茲復據哥士者來函。請將長安寺即崇因寺。給為教中公業。其川東各處教堂。復置勿議等

語。並據云該寺不在祀典之內。臣等覆查無異。自可照辦。相應請

旨。飭下四川總督駱秉章迅速辨結。毋得稽延。以安教士而敦睦

誼。

御批依議。

法國哥士者來函

四川重慶府之長安寺。即崇因寺。改建天主堂一事。貴大

臣飭由該省地方官查勘具報。將

大清一統志查閱。長安寺何曾載入祀典。聞該處吳道授意紳

民捏稟作偽。並欲將該處舊有另建之書院移入該寺。以

奏摺卷三

十七

便藉口。此事非明奉

嚴旨。不能辨成。即望奏請

飭遵完結。

恭親王等又奏。臣崇翰。臣恆祺於初三日到法館送信時。

據哥士者面稱該國勒伯勒東。現被中國總兵。此後如能

克復紹興杭州。可否以提督升授等語。臣等查勒伯勒東

自入中國以來。疊經戰陣。克復上虞等城。尚屬克盡厥職。

現值賊氛未靖。首重材武。况以外國將弁。願隸中國。尤當

覈其功績。予以升遷。俾知感激。臣等酌擬給該使一函。告

以勒伯勒東果有收復蘇杭功績。自應據情保奏。仰荷

殊施。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哥士者原函

貴國勒總兵自入中國受職以來。迭經戰陣。克復上虞等

城。實屬克盡厥職。業經欽奉

諭旨。傳語褒嘉。日昨會晤貴大員云。稱勒總兵此後如能克復紹

興杭州等城。可否以提督升授等因。今日面見恭親王。述

及大意。以為論功升擢。理所應然。果能奮勉圖功。獨力克

復紹興蘇杭等郡。似此勛功卓著。自應據情保奏。邀蒙

允准。

奏摺卷三

六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公使蒲安臣本年夏間來京。於七月

二十五日。齎到該國主書一件。交臣衙門。當經臣等奏明

進呈

御覽。所有答覆該國主

書一件。業由軍機處敬謹撰就。於本月初七日。臣奕訢等恭齎

親交蒲安臣祇領。茲接該使照會。內稱當即齎送回南等

語。詞氣尚屬馴順。

御批知道了。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

貴國

大皇帝與本國大總理璽天德書一函。本大臣當即日齎送回國。

奏呈大總理璽天德收覽。為此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辛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布國

使臣列斐士前與兼署江蘇布政使事署按察使劉邵青

會議換約事宜。該使稱於互換原本條約之外。尚有德意

志公會各國。須另錄漢文漢字條約各二十二本。同請互

換。臺經駁斥。連日據劉邵青面稟。並將列斐士照會信函。

隨時呈閱。經該署司道飭臺次辯駁。始定換約之期。十一

月二十四日。列斐士遞照會。請於二十五日申刻換約。惟

於公會各國之事。則稱另外設法辦理。查該使此次專誠

訂期換約。自宜允行。而另外辦理一言。仍須指斥。當飭劉

邵青備文分晰照覆。屆期列斐士率同幫辦詢多威。繙譯

李梅及公會各國領事三人。齊集劉邵青行館。並無他說。

該署司與該使。將原本條約校對。彼此互換。並照劉邵青

刪定全銜文稿。繕寫二分。各收為據。列斐士將益用

御寶條約原本。敬謹捧回。劉邵青將換到條約原本。具稟呈送前

來。查條約漢文法文布文條約專條通商稅則善後條款一

併案訂。貫以銀線。銀盤內均該國主漆印。臣等謹飭文三

口通商大臣崇厚。原派委員題補直隸肅甯縣知縣黃惠

康。齋赴都門。呈送總理衙門察收。

薛煥等又奏。臣等於列斐士所請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

節。飭令劉邵青臺次辯駁。凡該使取巧違理之語。正言拒

斥。所給照覆內。敘中國亦當添出別條一語。錄條約不載

之事。該使不應另有干求。如該國實有為難之處。則向有

互議增減之法。且等先經豫飭劉邵青。遇與列斐士會議

之時。如該使堅申前請。應即答以此係原約不載。如必須

懇辦。中國亦應重議刪去約內不便之事。庶可兩得其平。

明知該使未必聽從。不遵借以拒其濫請。乃列斐士接得

照覆。絕不議及此層。但以他詞挾制。復經嚴斥。其術不售

遂請訂期換約。惟此次照會尚稱另外設法辦理。雖立于

較覆。並無他說。而原文既有此語。其是否藉以解嘲。抑不

免再有鏡舌。又或託他國代向總理衙門顧懇。或託轉遞

申陳。均屬難於懸揣。第該使屢次為理所屈。似此後制伏

或不甚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薛煥。李鴻章奏。布路斯國換約事竣。並

密陳列斐士恐有鏡舌各摺片。此次該大臣等於辯駁該公使

要求各情。隨機杜絕。頗為妥協。惟該公使照會內有另外設法

辦理之語。恐其尚有鏡舌。亦應隨時防範。已諭知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王大臣妥為察看。務期內外一體。杜其妄求。儆該公使

在滬或有干請仍若該大臣等設法辦理

署江蘇藩司劉邵膏與布路斯國使臣列斐士互遞會銜

公文

為會同互換和約事照得本署大臣在上海地方互換和約今

於中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

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各將所奉之權公同驗明俱屬妥善

即將

大清國與大布國並德音志拜妥撤進漢諾威威而顛白而顛

巴敦黑辛加習利黑星達而末司大布倫帥額阿爾敦布

而額魯生布而額撒孫外林艾生納撒孫麥爾恩撒孫阿

理廷部而額撒孫各部而額太黎塔克德克比而孟塔安

阿而得疊塔郭定安阿而得比爾你布而額立貝實瓦字

部而魯德司答實瓦字部而孫德而士好進又支派之各

洛以斯小支派之各洛以斯法郎格去而德印布而古並

模令布而額水林模令布而額錫特利子二邦以及律百

克伯岳門昂布爾公會通商各國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

十八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在天津

所立和約今在上海布政使行館互換本司劉謹將

大皇帝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布國列署大臣手收本署大臣

列謹將大君主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中國劉藩臺手

奏務始末全

主

收嗣後兩國並公會各國均遵和約奉行永遠和好平安

合行會銜存照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壬辰湖南巡撫毛鴻賓奏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

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等因欽此查湘潭衡州燒毀

教堂一案前經臣將各該縣奏案摘去項戴勒限賠修並

飭查拏倡首之人究明懲辦誠以中外和好大局所關未

敢市美名而激事端也惟是天主教之流傳非止一日之

事則國終慮始即不得不為久遠之謀儘辦理稍失其平

雖可勉強於目前終難必相安於異日且就該公使所議

奏務始末全

主

恣心的義其中有可以准行者有礙難允准者大抵凡人

之情乍見則相驚積久則相忘其相驚之時縱反覆間導

不能驟破其疑迨久而習焉不見其異斯無忤於心遂且

淡然忘之而解釋於不自覺湖南地非瀕海各屬居民向

未覩洋人之形狀歷來入教者大率暗相傳習教中底蘊

外人不得而知以粵逆倡亂亦係假天主教為名其非與

天主教同類士民無從盡識疑極幻生訛言因之而起湖

南民風素稱剛勁年來用兵日久各以忠義激勸其鄉人

風氣所趨遂有時甘蹈於愚而不悔今若操之過急則持

之轉將愈堅且職任封疆斷不肯縱容以乖和好然深察

事勢亦未便偏重以失人心。反覆籌維。辦理殊無把握。因思該主教傳教之意。不過欲人之信從。原不願多生釁隙。臣以為欲求永杜爭端。莫如使人無疑。擬請令向來習教之人。報明戶首團總。稟知地方官註冊。嗣後有願習教者。均由戶首團總查明。實係有心向善。並無為匪劣跡。先行報明地方官一律註冊。庶教民可按冊而稽。地方官得以隨時保護。而名冊在官。稟報由戶首團總。旁人無所容其疑議。自不致更滋事端。或亦從容解釋。久遠相安之一法。除該公使所擬條款。分別可行與不可行。詳悉另列清單外。所有臣遵

奏摺

聖

旨議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御批知道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議覆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以後。不得仍蹈前轍等語。查此案業經刊刻告示。通頒曉諭。嚴警將來。各屬俱已張貼。無庸另行飭禁。

第二款。於方教主到時。沿途飭辦住所。到長沙後。即借公館居住。兩日內。以賓禮接見等語。查中外既通和好。方教主遠來傳教。以勸人行善為本。則以禮接見。其理順。其事亦易辦。惟是楚人蠻野。天下所共知。必欲借勢相壓。轉致

街談巷議。互相驚疑。夫民猶水也。順其性以導之。可其漸漬而消。逆其性以障之。恐將潰決橫溢。現在物議未平。請勿輕動。庶中外各行善教。不致激成事端。僕遠於沿途設住所。到長沙設公館。愚民無知。必且觀聽傳駭。在沿途多係荒僻僻壤。官法難周。到在長沙則五方雜處。更恐兩不相下。或聚眾行兇。出其不意。雖盡法捕治。未足洩忿。與其事後引咎。有虧待客以禮之道。而已補牢無及。何若事前直告。猶不失相與以誠之義。而可弭患未萌。此條應暫無庸議。

奏摺

聖

第三款。嚴飭地方官將大道上所嵌十字架。並將應出告示刊刻印就。發給張貼等語。查湘潭街市所嵌十字架。久經剷飭。該地方官勒諭居民一律起除。猶恐愚民狃於偏見。一時未即聽從。再當剷切勸導。務使之自願除去。庶不致有後言。至該公使所擬告示。詞意微涉偏重。且業已出示曉諭。應無庸再議。

第四款。各處天主堂公所。必一律照舊建成。方教主所失書籍衣服等物。請飭各該縣措銀送交。自行製辦等語。查湘潭天主堂。業據該縣稟報。按照舊式。賠修竣工。衡州天主堂亦飭即日興修。方主教所失書籍衣服。當時未據開報。惟係遠來傳教之人。為地方官所應保護。自可飭令各

該縣照送銀兩交其自製。以示柔遠之意。至於教民原係內地百姓。尋常百姓被難。無散給銀兩之例。更無賞給項戴之事。頻年賊氛肆擾。居民被難者何止千百萬家。其視被難教民。困苦尤甚。勢不能一一給銀兩賞項戴也。教民與居民初無區別。固不可以習教之故。稍存歧視。亦未便以習教之故。偏示優崇。所請俟散銀兩給與項戴之處。礙難准行。

第五款。專指江西事宜。應由江西議覆。

第六款。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舊有天主堂。及各項產業。應由各該地方官查明原處送還。或另行賠償等語。查湘

奏為...

主

潭衡州所建天主堂。即係清運舊地。此外有無別項產業。年湮代遠。無憑查考。若任該教主隨意指認。恐致紛紛多事。即令本係舊業。而百數十年中。不知更易幾主。其現在管業者。皆從價買而來。勢難奪所有以昇該主教。湖南民氣剛勁。習於爭鬪。準理以喻之。尚可以平其心。恃勢以加之。必且轉滋其擾。該主教勸人為善。亦期與人相安。應俟確切查明。分別辦理。暫難率准。

第七款。應在長沙城內。擇取空間廟宇公所。約地十五畝。上下。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等語。查長沙城池狹小。城內除衙署貢院等處外。尺寸皆係民居。其庵堂寺觀。亦係由

民間捐資修葺。並無十五畝上下公地。該教主在湖南日久。從前住來各處。與地方初無抵牾。蓋前則自同於居民。故居民亦相與安之。今則自異於居民。故居民遂相與嫉之。價給與空地。聽其興工修造。駭世俗之目。驚士民之聽。萬一又曠事端。轉於該主教無益。地方官亦不任受咎。礙難准行。

第八款。前任衡永道馮某。受使士民與教中為難。起意釀禍。應據實奏劾等語。查士民之舉動。非地方官所能勉強。苟非心之所願。雖驅之而亦不肯為。道員職位較尊。更非州縣親民者可比。縱能受使一二人。亦豈能受使千萬人。

奏為...

主

且衡州為該道所轄。該道得而受使之。湘潭非該道所轄。該道惡從而受使之。馮某向日居官。尚著循聲。不過上年方主教到衡。往拜未會。彼時或有公事。或偶抱恙。均未可定。別無唆使實據。黜陟官吏。朝廷自有典章。未便因該主教一面之辭。遂執為釀禍之罪。礙難准行。

御批覽

癸巳。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教堂一案。久懸未結。請飭妥速辦理。並將照會等件照錄呈覽一摺。著沈葆楨悉心酌量飛達

覆奏等因欽此。臣當即督同司道。邀集公正紳士。將鈔發照會等件。公同閱看。其各自曉諭士民。仰體

國家柔遠之心。獨小忿。成大信。務釋猜嫌。永締和好。所議條

款。定須一一照行。各官紳深明事理。並無異議。乃傳語甫

經數日。通衢處所。偏貼撲滅異端邪教公啟。據兩浙二縣

揭呈前來。怨憤情詞。幾有不共戴天之勢。臣一面飭縣嚴

密查拏。一面傳詰紳士。據稱奉諭後。即備告各親友。或曉

以義理。或怵以利害。聽者無不帖然。皆云閩省自有公論。

我輩只知從眾而已。日來宣傳揭帖。各紳具有見聞。然莫

能查出何人所撰。臣又詰以夏子春徐士章何人。據稱紳

士中實無此兩箇名字。但江省此姓甚多。既據照會中指

為唆使之。則各衙門自有案可稽。不難著落研究。乃偏

查且及司道府縣各衙門。並無此二人控詞。而教堂一案。

亦未曾有人具控。臣止得令紳士再行逐加曉諭。如士民

人等別有實在冤抑。許其聯名具呈。意謂既得主名。便有

操縱把握。乃數月並無一人呈訴。惟匿名揭帖。愈貼愈多。

此處揭去他處復貼。理論勢禁。均無從下手。臣訪聞街談

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福小民。人情洵洵。深恐復激成變。

故因密派素信親友。假扮客商。於茶坊酒肆中。託為遊說。

聞談。乘其不意。與之反覆辯論。冀其漸開覺悟。曩可訪出

倡首之人。乃察其所記問答之詞。則滿腹疑團。始終不釋。

人言藉藉。眾口雷同。臣思此案必使民間毫無積疑。而後

教士重到省城。可以安心傳教。若止由臣等含糊答應。將

來必大起釁端。即法國公使亦豫料事勢所必然。故照會

第一條。即有仍蹈前轍。惟各該省督撫是問之語。兩國既

敦和好。臣等與該教士亦休戚相關。若不早策萬全。致後

來有不忍言之事。臣等從重懲處。因分所應得。要何補於

該教士之業。已契虧。即如本年二月間。何嘗無委員防護。

兵役彈壓。然眾怒難犯。勢如潮湧。誰能禦之。所以再四熟

商。數月莫能定議。竊思傳教與用兵不同。用兵則以力壓

人。傳教則以心服人。人何以服信之。斯服之矣。人何以信

示之以可信。斯信之矣。即如佛教來自西藏。當其初入中

國。夫誰信之。今則士大夫以至愚夫愚婦。靡然信之矣。即

天主教行於上海等處。民趨之若不及。而江西湖南。連有

此變。非江西湖南好與法國為難也。上海等處為時較久。

民實見其可信。故不強之信而自信。江西湖南為時甚暫。

民未知其可信。故迫求其信而愈不信也。使傳教士徐示

以可信。不強以遠信。久焉斷無不信之理。古人有言曰。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該教士既以傳教為己任。必其學識深

遠。洞曉人情。定以斯言為不謬。查江西前案。與湖南貴州。

頗不相侔。當滋事之時。教士教民業經他往。並無受傷。受辱之人。該教士素以愛人如己。釋雖不報為懷。當必不以此為芥蒂。教堂本編小民居。所值無幾。該教士且肯舍其家。看貨產而來。教民又皆樂善好施。亦斷不以此為吝惜。揣該教士之心。第以勸人為善。反遭不白之冤。若罪無所歸。恐為他國所輕視。臣擬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罪教士抵滬時。解與九江道交。以為賠修之費。但凡百姓願賣之地。任憑罪教士自擇。更造以壯觀瞻。至且防範既疏。又復調停之術。致中外大局。幾起釁端。仍請

奏奉 聖 旨

允

士從此可曲順輿情。因勢利導。由近及遠。自易及難。其一時未達信者。勿與較量。教民倚勢結怨者。曉諭禁止。勿聽一偏之詞。致開嫌隙。俾百姓欣然相告曰。彼教之愛人如己。誠如是也。彼教之釋雖不報。誠如是也。有不從之恐後。我故曰。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遠信。久焉斷無不信者也。若謂備之以兵威。期收效於旦夕。則區區夫不可奪志。萬眾同心。背城借一。惟天所授。勝負何常。勸人為善者。當不出此可否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曉諭該教士。遵照辦理。除議覆條款。另具清摺外。並鈔呈匿名揭帖一紙。密訪問答一紙。伏

乞

聖鑒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單三件。片一件併發。

沈葆楨入奏。臣於前月二十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一摺等因。欽此。查照會內所稱。竊如

聖諭。顯因教民案件。未能盡遂所請。作此悃囑之詞。豈能違為所囑。竊思敷奏之術。固不容操之已蹙。亦不容示之太柔。僕

奏奉 聖 旨

予

至無地自容。從古苟且求和。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前文得失。歷歷可觀。非徒夷德無厭。即內地羣不逞之徒。且持我短長以張其謀。察者近日所來照會。迥異從前。荒陋規模。勢之所在。眾所爭趨。才智之士。甘為鷹犬。言之髮指。思之寒心。且此次請以官籌五千金。作為賠費。又請將且重處以平其心。實出於萬不得已之情。作此無可奈何之策。如該首能以理自屈。定當俯首無詞。時事萬難。且何敢稍事沽名。稍事負氣。第民心必不可失。

國體必不可傷。窒礙情形。難逃

聖鑒。臣智盡能索。只得於相形之下。害取其輕。理合附片密陳。



御批覽。

議復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督撫是問等語。查督撫為官民表率。責有攸歸。如果該教士教民別無可疑。肇釁之端。平空遣人傷辱。督撫未能防範。自難辭咎。

第二款。羅教士到時。沿途飭辦住所。省城飭辦公館。以賓禮接見等語。兩國交好。使在其間。賓禮相見。分所應得。惟飭辦住所公館。居民創見。將益激其不平之鳴。該教士以存誠樂善為操修。則紛華必非所好。且眾怒未息。晉者一節。姑應從緩。以期收效將來。

奏奉 聖鑒

聖

第三款。羅傳教士到後。五日內將告示刊印。實貼一月等語。查教士之行否。在衣服不在語言。該教士此後能有以服其心。小民自趨之若鶩。僅恃此告示。扶之以勢。則貼出而速遭推毀。因失體面。若顯然派人看守。足轉以此地不行確據。播諸遠方。似於傳教事宜。非徒無益。

第四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第五款。羅士舊有育嬰堂兩所。在南昌城內。去年被焚。應將省城撫州門外官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又以二千兩賠補器具。再將天主堂照舊建成。其城內教民鋪面。鄉村教民田地。被踞者。查明給還。此外備銀五千兩。賠

奏奉 聖鑒

聖

償教民家具等語。查江西去年。並無百姓焚毀法國育嬰堂之案。亦無教民鋪面田地被踞之案。如果有之。當時必不致默無一言。撫州門外之育嬰堂。係閩省士民捐建。人得起而爭之。斷非官所能做主。且同為善舉。何必強取諸人。民間產業流通。自有契價。教民與居民。事同一律。若指從前教民賣出之業為被占。居民豈肯甘心。倚勢作威。致擾眾怒。恐非教民之福。且傳教貴於日行日廣。該教士深身先己。宜嚴加約束。方足以示招徠。至二月間所毀天主堂。只係契買民居。並未照洋法改造。所值無幾。即併所損器具估計。亦不過三十餘金。應由官籌措五十金。俟羅士抵滬時。由九江道妥交。作為賠修之費。以昭公允。

第六款。江西吳城鎮。道光年間燒毀教堂。及鋪面等項。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均應照辦等語。查吳城梅家街之教堂地基。已成義塚。應飭吳城同知。俟羅士到日。查明官地。按照原地基址抵給。並將梅家街之井。一併交還。湯家園教堂地址。如故。店面尚存。亦一併交還。被拆木料。面商給價。以示體恤。

第七款。九江府城內。擇空間廟宇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等語。查九江兵燹之餘。官廨民居。且未全復。何有空間公所。即使或有廟宇。則

皆眾所公建。人人得起爭端。豈能由官立契。撥給。應於所  
賠五千金內。由該教士酌提若干。擇本地願賣民居。自行  
按照時值購買。以示兩無猜嫌。

第八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御批覽。

密訪問答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拌命。何故。答云  
他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  
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制  
我們。我們讓進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

奏稿終卷全

聖

何不與他拌命。問我等從上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  
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豈不是好事。答云我本地育  
嬰。都是把人家纓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  
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借此抹生折割耶。而  
且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們必定要在城內。及近城地  
方傳教。譬如勾引長毛進來。我們身家性命不都休了。問  
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答云官府紳士。總是依他  
做官的止園。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  
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  
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

都不要他管。我們止做我們的事。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  
道你們真與他打仗麼。答云目下受從教的欺凌。也是死  
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拿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長毛來  
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破火利害。我們都拌著死  
看他一破能打死幾箇人。只要打不完的十箇人。殺他一  
箇人。也都殺了。問你們各位責姓。答云我們看你是老實  
人。與你問談。連日官府都在各處訪查。你是外省的口音。  
我們姓名。不能對你說的。

江西匿名揭帖。撲滅異端。邪教公啟

江西閩省士民者。庶為公立議約事。照得外夷和議。原為

奏稿終卷全

書

通商牟利我

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請。以示懷柔。遠人之意。乃有奸  
民羅安當。方安各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抹生折割。姦  
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蹤詭秘。殊堪痛恨。本年二月。經閩省  
義民齊心。拆毀天主教堂。洩我公憤。正欲誅羅羅方兩賊。  
惜彼先期逃遁。近聞他赴京控訴。恣他國領事官來文。膽  
敢問我撫臺大人。要賠還銀七萬兩。並要城外育嬰堂產  
業。益運城裏原堂。種種無賴。意圖訛詐。目下軍需緊急。我  
中國金銀。豈能填無厭之求。為此備告同人。共伸義憤。儻  
該國教士。屢敢來江。盡感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

同聲相應。柳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殺死一箇。償爾一命。殺死十箇。償爾十命。其有中國人投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不必稟官。公同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謹此告白。

御批覽

乙未。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奏。竊臣文祥於咸豐九年夏間。面奉

諭旨。將軍機處冊檔內所有道光三十年以後。關涉四國事件。派令章京等分別錄出。另立一檔。以便查考等因。欽此。當即派出

奏稿本卷十一

十一

該章京等。分俄英法美四國。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咸豐九年止。欽奉

上諭廷寄。及內外臣工摺報條陳事宜。及四國往來照會等件。凡有關涉四國事務者。以次纂輯。並添派章京專司校勘。期無遺漏。嗣因該章京等隨赴熱河當差。未及剋期告竣。臣奕訢等於上年十月後。復督飭該章京等迅速纂輯。覆校。茲全檔告竣。臣等詳加覆閱。尚屬周詳。共書四十六卷。裝成十函。恭呈

御覽

丙申。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

藩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廠。明春可到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慮遠思深。先事豫籌之至意。臣等遂即與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岳斌。往返密商。查有統帶巡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勇敢耐勞。久隸楚軍水師。歷著功績。而人籍屬廣東。易與洋人熟習。堪以統轄七船。又查有副將銜參將威永清。參將表傑。參將銜遊擊歐陽芳。鄭秀。技周。文祥。蔡國喜。遊擊銜都司郭得。均年力精壯。向歸蔡國祥節制。堪以各

奏稿本卷十二

十二

領一船。此外水手。破手。兵丁等項。據赫德單內所開人數。分別多寡。向合機宜。應如所請。辦理。惟擬用山東湖南八旗人等。雖係因材器使。究嫌參雜不齊。且國藩去秋履陳一疏。有云。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即配用楚勇。所有學習駕駛司放礮位等事。應請即由蔡國祥於所部弁勇中。揀為派定。誘掖獎勵。以去其畏心。委任責成。以程其實效。以洋人教華人。繼以華人教華人。既不患教導之不敷。又不患心志之不齊。且與長江各項水師。出自一家。仍可聯為一氣。不過於長龍舢板數十營中。新添輪船一營而已。既見慣而不驚。

自推放而皆準抑臣等更有請者。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遷地弗良。但可駛至上海。不能遠放重洋。本年二月間。經臣國藩據實陳明。旋奉寄

諭。現籌購買船礮。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仰荷聖謨。閱達。俯順物情。宣示軍中。咸知感激。僕奉國祥經營之後。由楚勇而參用浙勇。參用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

至山東天津。亦未必終不可出洋。巡有。觀政海邦。惟目下一二年内。則須堅守前約。不令放洋。俾臣等不失信於將士。庶幾恩誼交孚。號令易行。惟求

聖慈鑒諒。謹會同兵部侍郎彭玉麟。福建水師提督楊岳斌。合詞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官文曾國藩奏籌辦新添輪船大概情形。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請飭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當經寄諭官文曾國藩。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籌酌遠奏。茲據奏稱。與彭玉麟楊岳斌往返密商。所擬派令蔡國祥。威永清等。統轄分領船隻。及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司舵司火。其餘配用楚勇學習駕駛。礮位等事。所籌均甚妥協。輪船駛到。計總須至明年春間。所有辦理一切。縷悉情形。自應屆時與駕駛輪船之洋人妥議。再為詳定具奏。至所稱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但可駛至上海。不能

遠放外洋。本與總理衙門原奏所擬。同為江面勤賊之用。起見。若將來由楚勇而參用浙勇。以至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山東天津。用以出洋。巡有。觀政海邦。惟應俟諸異日。當

與該大臣等樂觀厥成也。惟輪船一時不能遠涉重洋。恐洋人屆時不聽調遣。強令而行。該大臣亦應與洋人豫先議定。以免日後鏡舌。

署理貴州巡撫韓超。提督田興恕。奏。臣等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正在欽遵查辦間。旋准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欽

奉諭旨。分派候補道宣維禮。協領吉祥。來黔查訪。行據署開州知州戴鹿芝。稟稱。州民向於上元節期。祭賽龍燈。以祈年穀。歲以為常。傳教人文。乃耳。係廣東人。習教之。吳貞相。陳委堂。易公姑。係四川人。張三木。係開州人。今年正月間。史沙龍。地方團匪。強逼文乃耳等。隨同祭賽。不從。團眾各抱不平。將文乃耳等。捆綁欲殺。圍首周國章。稟經戴鹿芝。親往彈壓。將文乃耳等。一併帶回州署候訊。團眾即蜂擁至州。偏官立時正法。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又因賊氛未靖。防範正資。團力。若拂輿情。轉形棘手。不得已。將文乃

耳等處死。團眾始散等情。稟覆前來。臣等查文乃耳係傳教之人。即吳貞相等之習教。現在亦所不禁。戴鹿芝執因與情難辨。將文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咎實難辭。應由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督臣駱秉章等。覆議具奏。至首先滋事之國民。臣等已飭該州嚴拏。務獲究辦。原定和約。俟該主教交出。即行張貼。以後一切。悉照和約行事。如傳教人有作奸犯科。應治罪者。奏明請

旨辦理。誠恐無知之徒。復赴天主教堂騷擾生事。臣等現經會銜出示禁止。有犯即懲。以杜弊端。委員宣維禮等。已與該主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

奏摺卷三

三

韓超又奏提臣田興恕自上年正月以後。病勢劇烈。雖軍務喫緊。力疾籌辦。雖不能出省督勦。而楚兵楚將。隨征有年。經該提臣指示機宜。尚能馳驅用命。如肅清安遠。思銅各郡。臺破尚大坪。玉華山著名老巢。屢挫大股。粵匪。連擊出境。皆為實在功效。入冬之後。該提臣病勢漸瘳。現復整頓各軍。將先前失機之將領。按其罪之重輕。或軍前正法。或棍責示懲。軍令一新。將士倍形奮勉。臣每與粵商軍事。該提臣時以黔賊未滅。上負

聖恩。誓必底定黔疆。方足以仰對君上。其盡誠迫盡才力。進人。臣所佩服。若鈞需稍裕。且與該提臣

協力。或可冀戡定黔亂。至天主教一事。該主教在黔傳教年久。已各相安。乃上年忽乘紫呢大轎。侍從多人。游行街市。城廂居民。見其冠服怪異。不情駭然。幾有不能相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事則有之。並未不准其在黔行教。亦無凌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教人。亦由於眾怒難禦。似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况現已奉文弛禁。謹當仰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妥為辦理。四川督臣駱秉章等。業經委員來黔。與該主教議定一切。可期永敦和好。臣與提臣復嚴飭屬吏將弁。不得再啟釁端。

奏摺卷三

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韓超等奏。遵查殺害教民一案。因本年閏州。吏沙龍地方。逆身教人。共祭龍燈。傳教人文乃耳等。不從。經團眾擁至州署。知州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因將文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應由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督臣駱秉章等。覆議具奏。現將國民等。和約張貼。宣維禮等。已與該主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又韓超密片奏。田興恕因上年傳教人乘轎游街。冠服怪異。眾情駭然。幾有不能相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並未不准其在黔行教。亦無凌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亦由於眾怒難禦。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各等語。韓超為田興恕所命。將殺

害教民一事。盡讓罪於戴鹿芝。且謂宣維禮等已與該教主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果有此事。可以就案了結。亦屬妥善。乃本月十二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軍機處文內。稱收到法國公使哥士者交來鈔單一紙。所言貴州情形。及百姓稟留田與恕。並無其事。四川委來候補道宣維禮。並武官吉姓。抵黔兩月。並未入天主堂一次。虛坐日久。將欲回川。而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為主謀。言此案非裝飾造作。不能了事。等情。與本日韓起所奏大略相同。是韓起等之計畫。早被外國人窺破。似此情形。馬能如所奏了結。且欲專歸罪於戴鹿芝一人。亦恐於人心公論。尚未能得其平。且文乃耳實係洋人。韓起飾詞具奏。尤屬有心含混。著崇實路秉章。即行確切訪查該省現辦情形。並宣維禮等。否定議立單。詳查具奏。務須字字確實。方足以折服外國人之心。否則互相捏飾。於事無濟。徒貽該國口實。諒該將軍等亦斷不出此也。勞崇光由廣東交卸起程。抵黔應已不遠。張亮基前令折回帶兵赴黔。署理黔撫。兼署提督。事權既一。呼應較靈。且田與恕曾經張亮基拔擢。所部兵弁。半係相習之人。當必有法鉗制。田與恕疊經中外恭勸。其驕淫之習。疏危之情。早當從重治罪。惟因牽涉教民一案。不得不持平辦理。原冀其早離黔省。即可設法了結。教民之案。乃屢次令赴四川。竟敢抗不遵旨。即此一端。已屬罪無可逭。此次勞崇光張亮基

奏奉聖旨

聖

到黔。如該提督仍敢抗不赴川。即著傳旨拏問審辦。以為抗違者戒。該前督等現已行抵何處。務須將辦理情形。隨時馳奏。並著懷遠前督。於明年二月解結。不准遲延。勞崇光張亮基。有果斷諒不致遲延誤事。哥士者單內所言。勞崇光委員到黔等語。有無其事。並著即行具奏。韓起等片二件。法國鈔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哥士者說帖

貴州省開州知州戴鹿芝。奉田大人令。發文司鐸。並未教多人一案。任司鐸在黔。目觀情形。赴京投訴。將近一年。絕少音信。田家兵練。常到煙堂肆鬧。亂擊聖像。百般踐踏。五

奏奉聖旨

聖

月間言有  
諭旨調田大人赴川。通省軍民歡欣鼓舞。而貴州撫台韓。謠稱田營多功。屢屢上摺留田。皆蒙  
諭旨駁飭。遂捏奏百姓稟留田大人。不肯放其赴川。豈知田營橫徵暴斂。縱練造反。縱賊攻民。通省蹂躪已徧。而大帥坐擁男女妓妾。伶人共數百名。酣歌終日。不出省城。並未起意赴川。百姓何從稟留。八月間四川駱制軍。宗將軍。委來候補道宣維禮。並武官吉姓赴黔。查辦天主教事務。抵黔兩月之久。並未入天主堂一次。即潘制軍到黔。要調戴鹿芝。並題長三。向省察實。而田遂於黃夜遣刺客持刀偏潘制

軍立刻出省。致宣吉二人更不敢出聲。虛生日久。將欲回川。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為主謀。言此案非裝飾做作。不能了事。必當言文司鐸並非田大人主使。戴鹿芝殺害。實為圍丁所殺。其殺害文司鐸之人共有六名。已有兩名打賊陣亡。有兩名擊獲正法。還有兩名在逃未獲。田大人大大加稱獎。一面著謝葆齡主案。移咨四川。要所奏相符。一面遣宣吉二人回川銷差。不准與天主堂人講話。廣東勞刺軍委來二員到黔。言為拆毀青岩學堂殺傷四命之事。來文云賠銀六千兩。在四川成都艾處了結。不許在黔交兌。以長洋鬼子之刁風。田大人聲言要將天主教全行殺害。雖是空嚇。然跋扈已成。亦難料無有不測之巨禍。

丁酉。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長江收稅章程已於總稅務司赫德到京後。由總理衙門督飭司員與之詳加辯論。分別議定。照會英法各國。轉飭各商遵辦。並將議定緣由覆奏。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各行查照辦理等因。當即轉行監督江漢關漢黃德道鄭蘭並劉付。英國領事官金執爾等一體諭飭。洋商遵照納稅。一面定期開徵。適十月十八日。赫德至楚。來轅謁見。才優禮相待。赫德詞意極為和順。並據呈出漢口收

稅更定簡明章程。因前定章程。語言繁冗。商人不便閱悉之故。特復加審覈。尚屬簡便可行。遂定期十一月十二日開關徵稅。以歸第十結之首。蓋是日即洋人之正月初一日也。赫德隨於十一月初八日。前往九江辦理開關事務。將江漢關章程逐款開列。咨行江西撫臣沈葆楨。九江關監督道員廷暘。循照辦理。以免歧異。伏查該關徵稅。為國便商之善政。江漢關開徵伊始。必須立法嚴明。方免漸滋流弊。而關務之弊。實多由丁役之賄。竊於前在粵東。及經過江蘇浙江訪悉。粵海杭州蘇州江甯織造各關。皆信任家丁。串同巡役。得賄縱私。百弊叢生。以多報少。有虧官不虧私之俗論。特深悉其弊。前於整頓利關稅務。移設新關。特派道員督率委員。親身經理。革除信用家丁陋習。是以一關之設。每年徵稅銀二萬數千。溢於別關正額。此其明證。現在江漢關徵收洋稅事。經初創。尤當弊絕風清。責成大小委員。認真經理。凡查貨徵稅事宜。概不准丁役從中經手染指。以杜流弊。該監督道鄭蘭。心地樸誠。廉隅自勵。年餘以來。於洋人往來諸務。尚能實力籌辦。仍當督同該道遵照條約。遇事講求。隨時整飭。以期洋商悅服。稅項充裕。仰副

聖朝懷柔遠人之至意。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華祝三奏。竊維天主教後倫傷化。本為中國之大患。當內地未犯禁之先。習其教者猶知畏法。近因各省開禁。該教民倚恃外夷之勢。橫行鄉曲。扶持官長。士民無不痛恨。而莫可如何。貴州殺害傳教長人一案。自應將該教民等有無為匪不法情事。徹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讞。臣聞法國公使不候查辦。竟欲殺田興恕等。以償命。聞者莫不寒心。田興恕本一武夫。戰功疊著。自入黔以來。志得意滿。種種乖謬。且上年冬曾列款奏請。

奏摺卷十一

聖

旨撤其

欽差。停其署撫。田興恕不堪造就。雖不足惜。然因

朝廷一品大員也。按國法以治之則可。順夷情以殺之則大不可。夫夷人非獨有憾於田興恕也。如駱秉章曾國藩沈

葆楨。毛鴻賓等。凡我

國家所倚任之人。皆彼國以為不便於己。而必欲加害之人。窺該夷之心。不過借田興恕一事以嘗試耳。若不杜其奸謀。一經遷就。將來該夷睚眦必報。有加無已。勢必由提鎮而及於督撫。由督撫而及於部堂。由部堂而及於王公。得步進步。

朝廷又將何以處之。在曲為之說者。不過曰內患未清。不能相抗。且姑隱忍數年。養積蓄銳。俟賊平後觀釁而動耳。曾亦思此數年中。我能休養。彼獨不能休養乎。況現在

朝廷清明。民心團結。教禁初開。從者尚少。彼縱心輕我國之兵。未嘗不心憐我國之民。若遲之又久。則從教愈多。彼黨愈盛。辦理尤為棘手。雲南陝西回匪滋事。到處蔓延。迄未蓋平。可為前鑒。且愚以為通商衙門職有專司。不得不統籌全局。毋畏桐鳴。毋憚煩難。毋徇目前之安。而貽後來之患。相應請

奏摺卷十一

聖

旨將貴州殺害教民一案。秉公查辦。如該教民等平日恣意橫行。有殊生折割等情事。則殺之不為寬宥。不得謂教民犯法。概從寬宥也。如該教民等係屬無辜。田興恕聽居民一面之詞。誤殺。則應將誣捏者抵罪。田興恕亦罪不至死。總之朝廷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

上。王公大臣。尚且不得干預。設令夷人得以藉端主持。則國事不可問。而後患將不可言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湖南江西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湖南江西各傳教士來京聲訴。本月該公使哥士者屢次來函。始則請給傳教士方安之羅安當護照。



繼則請行文沿途經過地方官代辦公館食用及驛站馬匹等項。當經臣等告以發給印照及飭令各該地方官妥為保護。均無不可。至驛站一層。中國向有定例。不准濫行供應。礙難允准。該公使又具一函。以方安之等奔走苦累。目下空囊南返。計無所出。即措付行資。一路亦斷難安貼。堅執前請。必欲沿途地方官備辦公館及食用夫馬等項。俾該教士安抵長沙南昌等處。辭意殊多煩聒。臣等公同商酌。驛站一節。斷難開端。只有另為設法。以示羈縻。隨即發給護照二張。別行順天府蓋印。交該教士收執。並劉洙臣衙門聽差馬弁馬永祥送至樊城。其沿途費用一切。由臣衙門節省公費銀兩項下撥銀四百三十五兩。交馬永祥作為路費。仍飭該弁小心護送。不得絲毫擾累驛站。一面飛咨直隸河南各督撫。凡經過地方。加派委員接替護送。復由臣等向該公使再三開導。該公使始為感激。並遞呈照會申謝。正在辦理間。復由軍機處交出湖南撫臣毛鴻賓江西撫臣沈葆楨各摺片。臣等初意亦欲俟兩省人心平靖。再令該教士前往。無如該公使因傳教士在京向其賂索。因之銳意令其南旋。實萬萬不能阻止。民情洶湧。該教士到省後。再有被害等情。民心失而團體傷。大局實不可問。臣等詳為斟酌。當又公擬一函。密咨

兩湖督臣官春燾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前以利害設法阻其前進。該教士能否聽從。臣等亦不能豫料。因於該教士臨行時。向其婉言勸導。抵省後務聽巡撫緩為辦理。不可任意脅制。事事必如所請。亦不可銳意求速。反致民心激奮。該教士尚能唯唯而從。但不知抵省後能否遵諭而行。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湖南江西撫臣。趕緊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傳教士由京前往湖南江西省城。派弁護送一摺。前因江西湖南有燒毀教堂之案。該教士羅方二姓來京呈訴。以致法國公使哥士者日向總理衙門執舌。經該衙門再三理諭。原擬事平再令前往。無如該公使執意令其南旋。為難阻止。然民情未定。該教士急欲赴省。此後若再有受害等情。辦理更形棘手。著沈葆楨毛鴻賓於該教士等未到以前。即將前此未結之案。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以期顧全大局。該公使所擬八款。其中有萬不能行者。亦有可以俯允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悉行允許。尚須外間斟酌而行。然如毛鴻賓前奏內議復各條款。恐亦不肯遵依。仍著俟該教士到後。悉心履議。總期上不失國體。下不失民心。方為妥善。沈葆楨前奏。江西匪名揭帖。到處張貼。萬眾一心。爭釁未已。湘南民俗強悍。近復習於戰爭。該教士等

貿然前往。斷難保其無事。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已擬密函  
咨商官。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喻以利害。設  
法阻其前進等語。武昌為道路所必經。該教士等本有到楚面  
見官文商辦之說。若官文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以禮接見。開  
誠勸導。令其暫住湖北。從緩前進。以免別滋事端。仍飛咨沈葆  
楨。毛鴻賓。會商妥辦。沈葆楨前奏。有該教民到省暫緩。謁見巡  
撫之語。該教民等到省。以謁見巡撫為榮。若拒而不見。則必大  
拂其意。仍向住京公使銜舌。隔膜之中。不免又生變故。該撫仍  
當斟酌權宜辦理。此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業經反復辯論。  
不啻舌敝唇焦。該督撫等務當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暫予寬  
原。勿令再生枝節。是為至要。

奏恭摺奏

聖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湖南江西教中被擾各案。現已可期辦結。  
前經貴親王奏。

准飭令各該督撫秉公安辦。昨於方主教羅傳教士南旋時。復由  
貴衙門繕發公文四件。咨催兩湖兩江湖南江西各督撫。  
並將本大臣會議八條款。鈔錄行知。分給該主教傳教士。  
各自齎往投交。以便按照會辦。並經貴親王暨諸位大臣。  
接見該主教傳教士。禮遇有加。當委委員護送南行。給備  
川資。通飭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種種優待。均堪銘謝。此

事由貴親王暨諸位大臣。憑照和約持平辦理。足見力敦  
友睦。期臻安輯。本大臣即當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  
學士。轉為奏明我大皇帝。以表中國誠心和好之端。再本  
國傳教士在

貴國中。遇該地方官有拘執成見者。不免相與為難。但此係  
一時畛域未化。顯有嫌疑之跡。究竟並非隱患。此後各處  
地方官。如能實體貴親王保全和好。一秉大公之意。即可  
知諸傳教士在此。不但無損於中國。且有時深資裨益。則  
彼此猜虞俱泯。自可永息爭端。日見親睦。即如近二年來  
貴國各省軍務。漸有起色。不日可奏蕩平。亦未嘗不由本國

奏恭摺奏

奉

諸傳教士在此所致。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入奏。貴州教民一案。哥士者於本月十二日。進  
到訪聞貴州辦理此案。略略一件。且等聞其單內大意。以  
訪聞此案。業已歸言殺害教士。並非田與想主使。實屬圍  
丁所殺。又勞崇光委員到黔。聲言拆毀青岩學堂。殺傷四  
命之事。在四川賠償六千兩等語。查此案該省究竟作何  
辦法。尚未據該將軍等查明咨覆。若能事機展密。該省如  
此辦理。亦未始不可了結。惟該公使既託諸訪聞。顯然道  
破。將來如果照辦。該公使使執。必不肯俯首聽從。且已函  
致該將軍等。悉心的。務等一至。妥至當持平之法。迅速

密咨臣衙門再行酌辦。毋再稍有漏洩。以致奏咨到京。轉在該公使得信之後。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

圓明園都司稟稱。十二月十一日。有外國人一名。至

福園門外。欲進內遊看。經該汛官兵攔阻。遂往迤西無人之

處扒牆跳進。至空間屋內。翻閱書籍。經看守之太監攔阻。

尚不聽從。問伊姓名。據稱名喚張勉行等情前來。臣等隨

即詳查張勉行係英國人。現在天津關稅務司威士士名

下當杆子手。跟隨威士士來京。住天主教堂內。威士士在

總理衙門居住。因告知原委。令其查辦。復據威士士申陳

內稱。當即嚴飭張勉行到案詳訊。除將張勉行嚴飭回關

看守。聽候查辦外。應如何懲辦。候示遵照等語。臣等以張

勉行扒牆跳入

園庭。經稅務司懲辦。當不致再蹈前轍。惟恐各國人等紛紛

效尤。實屬不成事體。因函致四國在京公使。令其酌給洋

字諭單一紙。交

園庭值班官兵執照。隨時遇有外國人前往。持單阻止。以免

再行滋事。嗣據法國公使先行函覆。內稱

園庭重地。例應嚴肅。豈得任意妄行。自當嚴行攔阻等語。又

據英國公使函覆。亦允照辦。均堪備論。單前來。其俄美二國雖未即函覆。而外國辦事往往互相仿效。諒亦斷無異議。

御批知道了。

天津新海關稅務司威士士申陳

為申陳事。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查本月十一日。有

外國人張勉行一名。欲進

園明園。經看守官人攔阻。該外國人在牆外無人處所越牆

進內。經太監人等逐出等因。飭查是否新闢之人。辦理前

來。本稅務司當即嚴傳本關杆子手張勉行到案。詳加訊

問。緣張勉行係英國人。在大沽新聞充杆子手。本月初間

自行在天津住紮之英國領事官處。領有護照。前來北京

遊玩。十一日至

園明園。因不知係屬禁地。欲行進內觀看。經官人攔阻。伊逆

繞牆行走。至一無人之處。竟行越牆進內。經在內看守人

逐出。遂即進城。回至天主堂住宿。並無另有別項不法情

事等情。除將該杆子手張勉行嚴飭即日回大沽新聞看

守。聽候查辦外。其應如何懲辦之處。伏候王爺示知。以便

遵照辦理。惟該杆子手張勉行至

園時。所有看守之官弁兵丁。均係實力攔阻。其張勉行越牆

進內。係非意料所及。該官弁兵丁似屬無過。相應申陳王爺從寬免其置議。如蒙恩允。並請行知該管各衙門一體查照可也。

辛丑。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常勝軍本華爾舊部。其初不過千人。吳煦楊坊等。始意欲藉以禦寇。新糧夫價及一切軍火支應。視官軍加至數倍。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百餘人。並長夫礮船輪船經費。月需餉銀七八萬兩。前此收復松江青浦等城。未嘗不兼資其力。遂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臣等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此次白齊文逆兇跋扈。立即撤

奏恭錄本主

聖

其兵權。事當更替之初。須求補救之法。英國提督士迪佛。初不願中國官員會帶。臣與之往復辯論。舌敝唇焦。始獲定議。士迪佛立原定條約十三條。且覆加勸止。增為十六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蓋印移交分執。並咨明總理衙門備案。其條約大要。如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減定長夫額數口糧。刪除病房及日用房費種種浮濫之款。既可以稍節餉需。又如中國派員會帶。口糧由臣處派員經管。眼同外國官散放。松城內外地方事宜。管帶官不得干預。購買軍火。須有撫臣文書。管帶兵不准私購。懲辦諸勇。須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款。亦可漸收兵柄。此次定約。庶以

後辦理稍有頭緒。至於白齊文逃匿不出。據吳煦稟稱。該犯經士提督派兵官押解來滬。現由英國兵船看管。至今並未交出。係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等語。復據英國領事請由臣處派員赴兵船會算帳目。臣查常勝軍先期經用款項。從未稟報。臣衙門並無案據。未便會算代償。當即劄飭吳煦楊坊自行清理。相應請

奏恭錄本主

聖

旨將三品頂戴白齊文先行革去職銜。仍俟英國交出該犯。並責令吳煦楊坊等。照中國軍法懲辦。其常勝軍先經議派英兵官奧倫會帶。茲據英國定約。隨後奏明交兵官先登管帶。該二人者。臣均未悉其底蘊。現在奧倫甫經接帶。會同吳煦李恆嵩赴松點驗勇數。裁減冗費。粗立章程。似尚實心幫助。將來能否持久。有無偏執私見。不敢再生枝節之處。容且隨時察酌妥辦具奏。且惟諄飭吳煦李恆嵩。實整頓和衷善商。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制之道。以期協力保衛。仰到

聖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議整頓常勝軍等語。常勝軍不遵調遣。流弊滋多。李鴻章此次與外國增定條約。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刪除冗費。各勇口糧。由中國派員經管。松城內外地方事宜。外國管帶官不得干預。並不准私購軍火。懲辦諸勇。

悉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約均能斟酌盡善。從此漸收兵柄。一切可由中國主持。庶無尾大不掉之患。惟白齊文以利鉤。官之犯。自應按照中國軍法懲辦。現經英國提督士迪佛。押解來滬。由英國兵船看管。並未交出。並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請由中國派員會算。願係藉詞。施布圖窮事。情殊狡展。此軍所需經費。向由中國發給者。為數甚鉅。均由白齊文支用。中國何從派員會算代償。已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妥為剖辯。仍著李鴻章。據理折斥。防將白齊文。迅速交出。無得任令含糊了事。致使來外國。接統常勝軍者。紛紛效尤。控制愈難措手。其白齊文三品頂戴職銜。著即先行撤革。由該提訊明懲辦。以肅軍律。

奏請查辦

奏

士賓。前任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十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等因。欽此。並鈔錄原奏。咨行前來。臣伏查本年八月十五日。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以英國會議同防。賊匪要在訓練營兵。行令酌撥旗練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勤加練習。以成勁旅等因。旋有英國兵總一名。帶同教練官三名。兵四十二名。由香港來省。臣與西商派兵教練之法。兼稱初入手時。沐兵宜少。以復逐漸加多。大第推廣。較為有益。臣體察所言。尚

奏請查辦

奏

屬近理。當即咨廣州將軍。在於駐防滿漢八旗。先後派撥兵丁二百名。復會同陸路提督。在於督撫提三標。及廣州協標。其先後運派兵丁二百五十名。聞八月十四日起。在於省城北門內。操標仗場。會同演習槍礮準頭。及生作進退之法。臣又思中國兵丁。交外國人教練。而中國官不復與聞。非徒約束無人。且將來遇有調遣。若臨時派中國官管帶。則將士素不相習。指臂難以相聯。價仍歸外國人管帶。誠恐後患難測。必須於教練之時。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其事。督率稽查。則今日同裏教練之勞。即為他日操備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國奪中國之兵權。方為妥善。且善思已定。即與英國領事羅伯遜。及該兵練面申此議。伊等同聲佩服。臣當即於練營各標。選派把總外委等官十員。飭令各兵一同練習。並派都司一員。督同練習。入派督標中軍副將。於山為統領。隨時前往督率稽查。分別勤惰。量為勸懲。並知會廣州將軍。選派防禦。騎校等官八員。入派佐領。惠林于士。惠二員。為旗兵統領。其外國人及旗練各營官兵口糧。由總局籌給。統交到將。於山經手。分別支給。現在派兵無多。所需口糧。連外國人口糧。按月共止一千數百兩。等查不難。將來添派兵丁漸多。經費亦逐漸加多。統由總局設法籌款。

文應數月以來。該外國人盡心教練。各弁兵亦能虛心演習。已頗有成效。臣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十人為率。一俟訓練有成。即於旗綠各兵內。選其技藝純熟者。派令前赴省外水陸各營。分投教練。毋庸再遣洋人。教習至所需槍礮等項。既用洋人練兵。即須用洋槍洋礮。專東所購。皆不合用。臣捐廉託外國人採買。得洋槍二百五十桿。尚覺價廉工巧。現發交贛山轉發應用。而所短尚多。臣復到行英國領事羅伯遜。寄信回國。代為採辦二千桿。候其購運來粵。查明價值。由局籌款給發。大礮炸礮及一切礮具。均屬該領事暫於香港借來應用。隨後再行籌辦。

奏為恭摺

奏

一面分屬英法兩國領事。各寄信回國。雇募製造火器火藥之良工數人來粵。由內地遞派精細工匠學習製造。並派委員監製。務期得其真傳。此臣所辦派撥內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情形也。此事初行試辦。事屬創始。一無舊章可循。臣隨時酌量。以意為之。倘偶有惟恐所辦未得其宜。茲恭讀

諭旨仰蒙

垂訓周詳。得以前所依據。當即恭錄咨照廣州將軍。水陸提督。並分行各營。一體欽遵。照辦。並將現在辦法。知會劉長佑等知悉。於到任後隨時察看情形。斟酌損益。妥為辦理。其

餘各弁兵仍恪遵定制。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抑臣更有請者。此等教練之法。似止可施之於營兵。不可施之於壯勇。綠滿漢八旗官兵。皆

國家世僕。休戚相關。斷無他慮。各省綠營兵丁。雖與八旗官兵有間。然皆係招募良民。編入行伍。大小員弁。層層鈐束。

且叨

朝廷養之日正長。亦可以無他慮。若壯勇一項。臨時倉卒招募。初不問所自來。事竣概行遣散。亦不問其所往。若輩本多游手無賴。從征日久。習慣強梁。遣散之後。截止口糧。已難保其不滋事。若精練火反之法。皆能透徹。竊恐流弊

奏為恭摺

奏

不可勝言。謹恭摺具奏。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遣派內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一摺。據稱派撥旗綠官兵。教練外國兵法。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督率稽查。今日同襄教練之勞。即豫儲他日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國奪中國之兵權。等語。所籌尚屬妥協。經該前督與英國領事羅伯遜等。面申此議。後於駐防八旗兵丁及督撫提督標兵丁。先後派撥四百五十名。選派綠營各標把總外委等官十員。一同練習。派都司一員督率。入派副將贛山為統領。督率稽查。數月來演習頗著成效。現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十人為率。所需洋槍洋

礮已令外國人採辦。勞崇光現已交卸起程。晏瑞書權任兼圻。克壽身膺專閫。均屬責無旁貸。即著按照現籌辦法。飭令派出各官。督率兵丁。勤加演習。申中國之軍律。參以外國之技藝。逐日訓練。以期精熟。外國人及官兵口糧。均著由總局籌款支應。槍礮等項。已採買洋槍二百五十桿。所短二十桿。俟該國購運來粵時。數明價值。由局籌給。製造火葯火藥之法。須選精細工匠。盡心學習。並派委員監造。務令得其秘傳。不得虛應故事。俟學有成效。旗隊兩營。加至四十人為斷。其餘各弁兵。仍著恪守營規。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此項兵丁。止准於旗隊兩營。認真挑選學習。無庸再增兵額。更不准濫招壯勇。致滋流弊。

癸卯

奏務始末卷三

五

諭內閣。薛煥著即來京。另候簡用。所有辦理通商事務。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接署。

乙巳

諭內閣。辦理三口通商事務大臣著董恂署理。

丙午。山東巡撫譚廷襄奏。查法國索還天主堂地基一案。前據該國傳教士江類思來省。以城內原基為請。不願抵換。而該地比屋而居。歷年已久。隨飭濟南府恩城縣會同江類思等。書立合同。公議勝房交割。一面由司籌款給發各業戶房價。茲據藩司貢培。轉據濟南府知府蕭培元署

恩城縣知縣程繩武稟稱。呈落山東省城雙忠祠一帶天主堂地基。前因一律改造民房。又西關陳家樓地一段。計十三畝二分七釐。均議各照原價買回歸還。隨經陸續籌發價值。共用銀三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六分。又京錢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千。均已轉給各業戶具領清楚。所有房屋地。亦經騰交江類思逐一點收。取有回文附卷。並聲明前項地價。由司先後在於庫存洋藥稅課釐斤抽釐鋪捐等款銀錢內。勸支發發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所發銀錢各款。因當時房主聞有外出。調契不齊。價未全領。嗣後傳令一律具領清楚。是以較原奉之數增多。合併陳

明

奏務始末卷三

六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已革道員張景渠著總兵勒伯勒東帶兵由上虞分道進剿。等攻紹興。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軍在大小皋埠接仗。獲勝二十。八日。勒伯勒東拔隊徑薄紹興昌安門。槍礮互轟。賊不少。勒伯勒東親放大礮。藥多爆炸。致傷該總兵頭項。登時殞命。並傷亡外國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洋兵密借爾密益爾二名。各身陣亡。傷亡三十餘人。繕詳官布萊師及兵

勇二十餘人。受傷甚重。該道現派人將勒伯勒東遣觀迎。護來甯。厚葬郊外。聲請奏卹前來。臣等查勒伯勒東係法國兵官。本年夏秋間。助勒甯波。慈給姚等處。無不勇往。直前。城池立復。自權受中國總兵職任以來。感沐聖朝恩寵。益加奮勉。攻克上虞。茲以急取紹興。孤軍深入。親然巨礮。臨陣傷亡。實屬奮不顧身。效忠盡命。尤為荒服蓋臣。可敬可憫。相應請

旨照故副將華爾之例。

飭部從優賜卹。並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一併議卹。以慰忠魂。法國提督伏恭。現派達耳第福由上海馳赴甯波。接統勒伯

奏務案卷三

空

勒東舊部兵勇。函請臣鴻章就近剴委。其在甯波之英法兵官。哇樂德克等。亦力薦之。臣查達耳第福。即買忒勒前在徐姚帶勇打仗。尚稱勇敢。惟貪利任性。實不及勒伯勒東之誠厚。前總理衙門以法國公使哥士考。請加該員以江蘇官職。咨令臣鴻章酌辦。臣方給以江蘇副將劄付。即將前派法國教練之洋槍勇五百名。交其管帶。疊加訓練。似尚勉就範圍。茲法提督請派甯波接帶。情事尚順。臣欲其幫同地方官和衷出力。謹受甯波道節制。是以未遽允給委劄。昨甯波道史致諤稟稱。該軍無主。勢恐潰散。請即奉明。暫令達耳第福接管。英國總兵哇樂德克。由甯來滬。謁

晤。復以相屬。臣鴻章稔知達耳第福素性剛愎。又面屬哇樂德克。隨時照料。並諭令達耳第福。須聽甯波道調遣。不准擅專。妄為致干軍紀。如果該員實力報效。恪遵中國法度。再由甯波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並由臣宗棠覈給劄付。如達耳第福有貪利滋擾。及督隊不力情事。即由臣等一面撤革。一面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法國勒伯勒東礮傷陣亡。請

旨優卹。並暫派達耳第福接統甯波軍。覽奏均悉。勒伯勒東以外國兵官。權受中國職任。效命盡忠。自應優予恩卹。著俟開正後

奏務案卷十二

空

再行降旨。宣示達耳第福。該撫素知其貪劣任性。現在暫行接統甯波。亦係一時權宜之計。李鴻章務當隨時察看。如有貪利滋擾各情。即行撤革。以防流弊。

左宗棠等入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據甯波紳士翰林院編修孫學駟等聯銜呈稱。甯波各屬。自上冬逆匪竄擾。生民塗炭。本年四月。前道張景渠帶領兵團。由鎮海乘勝進攻。約會英法二國水師。同時助剿。迅將郡城克復。慈谿奉化象山三邑。以次肅清。七月攻克餘姚。八月慈奉復陷。英國總兵哇樂德克。法國稅務司日意格。專商防勦水陸進兵。慈奉接踵攻復。郡城解嚴。嗣又拔取上虞。攻復新



味。該總兵無役不與。所向有功。中外同心。和衷共濟。地方賴以安堵。商賈因之漸通。且自該總兵住紮以來。約束洋兵。相安無事。不分畛域。督隊巡查。尤為商民所感。頌。茲聞有不日調換之信。聞即紳民羣相走告。依戀難忘。呈懇詳請具奏。將該總兵克辰留一二年。俟全浙廓清。再行調遣等情。由該道轉稟前來。臣等查英國水師總兵。該總兵克辰。深知大體。疊次助攻城池。無恃功驕矜之習。所部兵目。遇敵爭先。毫無騷擾。該道史致諤。現請管帶常安軍。教習洋槍。可冀練成勁旅。實於海疆防務有裨。該總兵昨因公來滬。臣鴻章接見其人。尚屬和平公正。該總兵等以中華紳士。請留外國兵官。出於至誠。非尋常保留地方官可比。臣等未敢擅便。可否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量。照會英國公使。將該總兵克辰暫留甯波協防。俟軍務稍平。再令回國。以資熟手。而順輿情。御批該衙門知道。

奏務始末三

奎

奏務始末卷之十二

奏務始末三

宮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戊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

十一月二十日差放回任沿途先後承准軍機大臣議奏

原摺並與俄國位京公使來往照會欽奉

諭旨行知前來等因

諭旨嚴密封存並行令伊犁塔爾巴哈台各城欽遵外伏思俄人

蓄謀已久見兩年會議不能遂其侵占初心執意回圖

為廢約尋釁之辭暫作退步虛聲恫喝目下惟有於烏里

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城各就本境撫內攘

外俾各蒙古各外夷毫無疑懼之心以杜俄國誘脅之計

况已蒙

聖恩

飭令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會商俄國位京公使將原立條約逐

層與之剖辯逐字與之分解復將與該國來往照會另註

應分圖說行文知會等及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將軍

參贊各大員並函屬等與明儲俾得各有把握等語惟有

在在豫籌一俟春融催飭各委員各就本境將今年未能

勘畢之外邊內卡及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實准游牧之地

切實詳查其何處已有俄人豫占形跡如科布多卡外之

木房塔爾巴哈台之舊雅爾城伊犁瑪呢圖一帶之俄卡

供逐一查明嚴定圖說以備俄人再來持與理論定議但

等愚昧之見俄使前在塔垣失意而返必不肯徒手再來

東公會議恐不免有逞兵挾求之事今既經總理各國王

大臣與該國公使理論經該公使先行該國西憲畢爾街

門遂與等前在塔垣行文該國西憲畢爾總督之照會相

合料想該國必有因風轉舵之機又恐仍照去年今年約

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則該使既不肯據圖定議若仍與指

掌空談猶易逞其勝況狡賴等竊以俄人所欲侵占烏科

二城邊界者為奪占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二

部落蒙古尋打紹皮之生計也所欲侵占塔爾巴哈台邊

界者欲收服舊雅爾城之位牧哈薩克且窺伺雅爾噶圖

全廠也所欲侵占伊犁邊界者一為收服哈薩克布魯特

一為取道徑至葉爾羌喀什噶爾不必經由浩罕境內即

得前往通商也度其積謀慮慮匪伊朝夕而使我內附之

外夷其計有三一曰和誘二曰威挾三曰兵爭蒙古性本

橫質如烏里雅蘇台之唐努烏梁海科布多之阿勒坦淖

爾烏梁海彼則用和誘之計平時與之毗連鄰近彼此相

安毫無爭執潛將土產貨物與之抵換牲畜其利倍徙而

蒙古視為新奇私與貿易以為奇貨以致該國來勢建房

豫為侵越之據此其侵占烏科二城邊界之蓄謀也如塔

爾巴哈台之哈薩克。半在中國卡外。彼則用威挾之計。塔爾巴哈台。連年移建老雅爾城。於今駐之城。其舊址離城較遠。將舊有卡倫或撤而不守。或冬設夏撤。賞給哈薩克住牧。俄人遂從此生心。窺破哈薩克首鼠兩端。畏威忘德。乘間誘惑。無不聽從。及至俄人准來塔垣貿易。遂硬用其駝馬。勒索其供應。漸而驅其丁役。據其子女。該哈薩克始而忍受。繼而潛逃。又繼而怨之如讎。實則畏之如虎。此侵占塔爾巴哈台邊界之蓄謀也。至如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其性與在塔境者相類。彼則用兵爭之計。緣伊犁邊卡內外。皆有俄人等住牧地方。本多與俄國連界。先於道光

奏摺卷三

三

十二年開。該國早經窺伺其地。是以有浩罕誘同搶竊伊犁。查邊領隊端多布之案。嗣經該將軍將向例巡邊至吹塔拉斯之舉停止。年復一年。該哈薩克布魯特內附之心。漸不勝外國迫脅之勢矣。所以本年俄人帶兵阻我查界官兵。哈薩克布魯特有脅從助勢者。俄國遂欲據其地為己有。此其侵占伊犁邊界之蓄謀也。凡此俄國之詭謀。數十年前。具有成竹在胸。乃於咸豐十年。乘我未及詳查。伴為國和助順。猝請換立分界條約。於中取利。緣其立意欺勝。故但期倉皇定議。所以上年在塔城會議。該使臣博補考等。即有請等立即行文烏科二城卡弁。令於今春

任聽該國運料興工。經等以理駁斥。今年會議。執先在塔垣之南北卡倫。堆立鄂博。當經攔阻。即亦拆毀。復於伊犁之波羅胡吉爾等處內卡。拉運礮械。硬立卡倫。阻我查邊大員。該將軍奏請由總理各國衙門行文該位京公使。援案令其撤兵拆卡。並行文等。該國未使。轉屬該國帶領兵隊之人。違約守信。似此猖獗背理。豈復能折衝於構組之間。禦侮於口舌之際耶。竊查於差竣之前。行文該國西憲畢爾衙門。詢其明年覆議地方月日。至今未見覆文。度其觀望遲疑。諒必聽命於位京公使之指示。今蒙總理各國王大臣。已將其誤賴條約之強詞揭破。彼之貪

奏摺卷三

四

心或可漸消。若能照去年該位京公使與總理各國衙門面商分界事宜。必須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逐段議立界牌。方能迅速蒞事。經等奏由總理各國衙門議准。仍就四城邊卡起止之處。劃分西北兩路。各由各總統將軍大臣就地約與該國使臣分路督勘會議。遂即換約。方可破彼急遽勝混之初心。庶免猶欲在塔垣會議。易於朦混。仍為不了之局。且該國若果派使分路前來。即以分其擁兵一處之勢。而我國就地防範。於激厲撫綏事宜。亦覺易於措手。如烏科二城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塔爾巴哈台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各經本管疆員就近

晚諭其總管王公台吉。鼓舞其同仇敵愾之氣。潛消彼欺詐取利之計。自己內固藩籬。又易就近調撥防兵。及索倫錫伯整兵備患。或其逞兵封盟之舉。不禁自止。伏祈

飭下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速議。如謂可行。請與俄國公使在京

定議分飭施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辛亥。

諭內閣李鴻章等奏。總兵勒伯勒東進攻紹興。破傷殞命。懇請優卹一摺。大法國總兵官勒伯勒東。於上年夏秋間。在中國助勒甯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爭先。立復城池。自權受中國總

奏摺卷之三

五

兵職任以來。愈加奮勉。攻克上虞縣城。卽行進攻紹興府城。帶隊直薄城下。方冀攻克。堅城。廓清杭州。逆匪。卽當破格超擢。以獎戰功。不料勒伯勒東親放火礮。藥多爆炸。致傷頭頂。登時殞命。雖非陷陣捐軀。實係殞於行陣。與陣亡無異。洵屬義勇性成。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敦睦友邦。誠心勦賊。故將士用命。不惜為中國致死。自應優予恩卹。勒伯勒東著交部從優議卹。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慰忠魂。而示優異。其同時陣亡之范夫哈格齡等。著一併交部議卹。

乙卯。福州將軍文清。閩浙總督耆齡。福州巡撫徐宗幹。奏。日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

日奉

上諭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等因。欽此。並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飭。與外國人講求制勝之法。練將為上。練兵次之。而練將必先選將。認真察看。趕緊舉行。僅以餉絀兵單。不妨酌減辦理。另發天津章程清摺。量為變通。均無不可。卽餉精難籌。不能如津郡兵額。止可先行試辦。俟將來籌有款項。再行足額。又據英國公使稱。本國現有輪船弁兵在閩。如兵丁一時不能充備。卽可先教施放礮位之技等因。日徐宗幹先將謹遵辦理緣由。備文咨覆。一面同臣文清妥為籌畫。並與日者齡往返面商。擬查照天津章程。酌量裁減。先習施放礮位之技。其員弁薪水及兵丁口糧。通事人等工食。悉照天津原定數目支給。議派大員於操演之期。將新水兵程等項。當面給發。並飭各弁兵將外洋製造火器之法。留心考究。惟操演地方。或在校場。或就海口。槍礮鉛藥。或兼用洋人所製備。另給價值。以及未盡事宜。必須外國統教官到省。當面妥議。現查海口並無外國兵船。官弁前來問及。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該公使。指派何人。其隨同教習各官。是否在閩海兵船內挑選。何日可以到齊。卽定期舉行。

奏摺卷之三

六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通籌西北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該將軍所奏俄人蓄謀詭詐情形。實已洞見隱曲。其所籌各路辦法。以分路督勘。會議換約。破其急遽驟混之心。以由本管疆臣曉諭總管等官。自固藩籬。消其逞兵劫盟之念。思深慮遠。布置亦極周匝。應令該將軍隨事相機。留心體察。固不可輕率了事。致與條約相違。亦不可操之過處。或貽決裂之患。時勢所迫。諒該將軍必能斟酌合宜。惟所請照會任京公使一節。臣等查上年正月間。因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會勘。照會俄國添派官員。分路前往。旋據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應仍交兩處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查。彼此商辦。又於十月間。經臣等與之照會。辯論不得以常任卡倫為界。復據覆稱。未悉該事情形。現將照會編譯俄文咨送本國。一面行知西志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是該公使止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專派分界之人。已可概見。即編譯俄文轉行文書一節。經臣等疊次辯論。始行應允。此次若由臣衙門再與該國照會。該公使必仍以未悉該處地方情形

奏為奏事 七

臣等查上年正月間。因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會勘。照會俄國添派官員。分路前往。旋據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應仍交兩處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查。彼此商辦。又於十月間。經臣等與之照會。辯論不得以常任卡倫為界。復據覆稱。未悉該事情形。現將照會編譯俄文咨送本國。一面行知西志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是該公使止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專派分界之人。已可概見。即編譯俄文轉行文書一節。經臣等疊次辯論。始行應允。此次若由臣衙門再與該國照會。該公使必仍以未悉該處地方情形

推。若必勉強與。外國人性情狡執。轉恐於幫助公平辦理一語。亦無著落。更屬無益於事。似不若仍由明誼行文西志畢爾總督。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相應請

旨飭下明誼。迅即體察情形。妥為辦理。並飭明緒。常清等。各就本境相度機宜。切實勘明定議。

御批。依議。

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廣鏡九南道延購幫辦九江通商事務。記名道蔡錦青。本年三月中旬。會同英國領事佛禮賜督率紳民。將浚縣西門外地基。秉公覆量。眼同釘界。即令英國領事。居民宅溝分界。界內房屋。照前估價。給各業戶收領。將地租折費。按戶俵散清楚。華洋均各相安。又有英國領事。旗昌同孚等洋商。到浚租地起造。亦經延購等督同府縣。暨英國領事。畢理格。勘定郡城西門外偏僻街市地。基九畝三分六釐九毫九絲。該地向無應完地丁兵米租價。比英國加倍。係由該國商人。自向各業戶。分別大明立約清租。又於龍開河西岸。丈量源漢書院空地五十畝。每畝租價五十串。共錢二千五百串。經畢理格。扣成清平銀一千七百兩。交存九江府庫。以為地方公用。隨飭該書院紳士。寫立水租字約。交給收執。所有該處地。基。每年應

奏為奏事 八

臣等查上年正月間。因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會勘。照會俄國添派官員。分路前往。旋據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應仍交兩處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查。彼此商辦。又於十月間。經臣等與之照會。辯論不得以常任卡倫為界。復據覆稱。未悉該事情形。現將照會編譯俄文咨送本國。一面行知西志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是該公使止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專派分界之人。已可概見。即編譯俄文轉行文書一節。經臣等疊次辯論。始行應允。此次若由臣衙門再與該國照會。該公使必仍以未悉該處地方情形

完地丁正耗及兵米折價銀兩應令查照英國章程定於  
每年四月內由該國領事如數清交德化縣查收報解理  
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巳暫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英國  
會議同防賊匪訓練營兵經前督勞崇光將辦理情形奏  
明俟練有成效再行推廣加派官兵練習在案茲據英國  
領事羅伯遜中陳以前派官兵操演漸形嫻熟請加派官  
兵學習前來日會商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公同體察情  
形尚可酌量添派當復撥出駐防滿漢八旗兵丁一百名

奏 摺 卷 五

九

選派馳騎校二員管帶又撥出督標營兵九十名撫標營  
兵一百二十名陸路提標惠州協營兵八十名廣州協營  
兵二十名於都守千把各弁內添派十員分別管帶於十  
二月間陸續前赴撫標校場隨同一體練習所需口糧及  
軍裝器械等項併由軍需總局籌支給領

御批著仍遵前次寄諭妥籌辦理該衙門知道

辛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燾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粵等於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具奏與俄國使臣等會辦  
勘界事宜一摺閏八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一道粵等敬謹嚴密封存俟俄國復派大臣前來會議勘界

時恪遵辦理俄國使臣於回國之前送來覆文一併語多  
狡賴當經粵等就其來文逐層以理駁詰咨覆該國西志

軍爾總督查照聲明聽候咨覆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據該國代辦貿易國事務色克德爾官送來西志軍爾總

督覆文內開通接貴大臣等咨歸同我們全權大臣在塔

爾巴哈台會議數次各情今我查照及明年何月何日我

們復派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或往何處復議等因

前來我詳看我們全權大臣擬開勘界單內所指之處均

與議定條約相符惟貴大臣等違悖條約僅再會議亦係

徒費工夫僕實大臣等照依我們全權大臣等擬定單內

所指之處作為邊界致我一信我即代表復派我們全權

大臣令往勘界繪圖建立界牌等因前來粵等聞其大詞

堅持成約意存狡賴希圖侵佔如即具文咨覆令其復來

會議恐俄人賴為已經允其以常任卡倫為界宜先妥籌

招來之策俾俄人將來無所藉端狡賴已咨商明據候

等往返商妥再為咨覆

御批著即妥為辦理

乙丑伊犁將軍常清奏粵等奏哈薩克布魯特移近卡倫

案求內附派員諭達回牧一摺欽奉

上諭著粵等即行查明未經移回者尚有若干戶等因欽此粵等

遵

印派委佐領三音布達春泰等來京就道會同額特總管等前往妥為曉諭所有哈薩克布魯特陸續均已移出卡外附近地方游牧目前一律安堵伏查俄國仗臣旋回此次會議邊界既未定局將來俄人侵占之謀未必竟從此中止哈薩克布魯特部落首鼠兩端現屆大雪封山尚不致潛行入卡來歲春融之後難保不受俄人嗾使復行私越卡倫暗窺動靜抑另有藉端尋釁等情均未可定等惟

有嚴飭守卡官兵密為防範仍隨時派員前往偵探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仰副

聖主慎重邊防至意

奏為恭摺

上

御批知道了仍宜隨時派委員弁前往偵探妥籌辦理不准稍有疏懈

戊辰署理雲貴總督潘鐸奏前在四川省城接據法國傳教事務丁移稱據本國傳教士回布嘉稟稱伊特照往雲南傳教於三月內暫居昭通府城不料福陞台之子同高把總率領多人入寓辱罵拉毀聖像又於四月內有辛三副爺等率領數十人各執器械吼稱控殺洋人擁進寢室將箱籠內貴重祭器衣服盡行擄空鄰近數家教民亦俱擄掠移請查辦等情前來臣到任後正在確查間即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查天主教業已他禁載在

條約自應遵照以免激生事端務希迅為查明妥速辦理等因臣查天主教既已他禁地方官自應廣為曉諭務令各相安靜毋致滋生事端乃該署鎮福陞於伊子滋事失於禁約昭通府夏廷樞又復不能彈壓辦事實屬懈弛相應請

旨將福陞夏廷樞先行摘去頂戴以示懲儆福陞之子及武弁土棍查明從嚴辦理

潘鐸又奏雲南地方糜爛已極各國傳教似非急務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知照各國傳教士緩期來滇免致徒釀事端兩無所益

奏為恭摺

上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潘鐸奏辦事懈弛之鎮府請旨摘頂署總兵福陞之子與把總高姓率眾至法國傳教士人寓所滋事武弁辛姓等搶奪該教士等物件該署總兵失於禁約昭通府知府夏廷樞不能彈壓均著先行摘去頂戴福陞之子及武弁土棍均著查明從嚴辦理該教士等被搶物件並著酌給賠償銀兩迅行辨結不必再候總理衙門知會總以妥速為主毋得稽延時日致該國在京公使藉詞訾議是為至要潘鐸請飭總理衙門諭令傳教人暫緩赴滇一節該國人心性多疑阻其不去正恐招之使來於事終屬無益

二月庚辰。成都將軍崇實奏。於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遵即

遣委公正謹慎之候補道宣維禮。滿洲駐防協領吉祥。馳

往黔省。明查暗訪。務得實情。茲據該委員等逐款查詢確

實。詳晰具稟。並與主教胡縛理折中定議。面陳一切前來。

等覆查成豐十一年四月。匪首趙畏三等。燒毀青巖尼家

關天主堂。誅殺習教民人張如洋等四命一案。現據查明

趙畏三即趙國澍。向充本地團首。經田興恕派令帶團勦

賊。克復定番。即在青巖等處搜捕餘孽。致將該處天主堂

焚毀。搶失書籍等物。並將習教之民人張如洋登時殺死。

前經田興恕奏稱。天主堂毗連民舍。乘亂焚毀。勢所不免。

誅戮餘匪。不知凡幾。其中有無習教之人。亦難區別。此因

據當日情形而論。然人命攸關。不能約束團眾。故有枉殺

田興恕身為專閥。豈容藉詞勒贖。該過於人。惟現經法國

使臣哥士耆與勞崇光通書議定。以胡縛理所失書籍。如

其查追無存。由貴州巡撫飭令地方官賠銀五十兩。其張

如洋等四人。並未犯法。無辜受誅。每人議及卹銀二百五

十兩。並令趙畏三等。修與富麗墳墓四座。以完前案。所議

甚為平允。惟查墳墓例有定式。張如洋等均係中國民人。

其墳墓宜過於富麗。大清律例所載人命門內。原有在

於山手名下。追給死者之家埋葬銀二十兩一條。應即照

例在趙畏三等名下。追給張如洋等四人之家埋葬銀各

二十兩。聽其自行修墓。餘悉請照哥士耆所議辦理。本年

正月。聞州知州戴虎芝。用刑處死傳教人文乃耳。及習教

之吳貞相等五命一案。據署聞州戴虎芝稟稱。前因夾沙

龍地方國民祭賽龍燈。文乃耳等不肯入會。口角忿爭。細

送州案。人眾勢洶。戴虎芝不得已。將文乃耳等殺斃等語。

雖稱為眾偏迫。起釁有因。惟人命至重。何得以祭賽細故

聯株多人。況文乃耳非中國之人。尤應設法保護。乃竟與

習教漢民無所區別。實屬不識輕重。該委員等援引廣西

西林縣知縣張鳴鳳致死傳教洋人馬神父之案。聲明事

同一律。可否援照定擬。並責令查明滋事之人。按名弋獲。

從嚴究辦。應請

飭下現派赴黔之大員。訊明懲治。至多文戴虎芝。出言狂悖。該人

聽聞。尤宜切實根究。惟語言無據。該委員等查無坐堂陵

辱之事。但當時措詞未能和婉。禮節未盡周旋。以致予人

口實。若再與洋人質辯於庭。未免有傷國體。查律例雖有

誹謗之禁。而

聖朝從來以口過罪人。況此案總以人命為重。即委員與該主教



所立議單亦以言語如欲悉免深究。至何冠英所致公函。回興恕所刊書本均經查訪得實。緣貴州歷年以來。邪教滋事。其初皆託名勸善。及至靈類既多。遂敢陰行不法。何冠英等飭令驅除。並欲藉政治之以法。既未將應行應禁各教名目分別指陳。不惟措詞含糊。辦理亦多謬誤。即如開州文乃單一案。難保非地方官民誤會所致。回興恕不知文義。誠如

聖諭。不過爾莽武夫。其所刊之書。亦少年喜事。未知顧慮周詳。惟何冠英身任封圻。所奉和約。自應早為刊布。推廣懷柔之意。方為正辦。乃妄致書函。激起釁端。何冠英雖已身故。而

食舊本卷三

五

回興恕實難辭咎。即省城兵勇肆擾天主堂。回興恕雖非有心縱容。而其不能禁遏。亦可概見。總之天主教未經弛禁以前。地方官原有查拏之責。及至弛禁以後。自應遵旨酌量奉行。乃猶拘守故常。均屬不諳事理。轉起接到廣東咨送和約二十張。發交胡縉理自行張貼。並不遵照前兩廣督臣勞崇光原議辦理。實屬師心自用。有意違延。現將委員查獲經籍神像等件。已交胡縉理呈領。所有違旨委員赴黔查明以上各條。督臣略東章因曾續奉諭旨毋庸會辦。而前任兩廣督臣勞崇光相隔既遠。往返藉端。是以均未列銜。應由粵先行恭摺據實陳奏。伏乞

飭下該管衙門嚴議施行。並將委員等與胡縉理而立議單。一並鈔錄恭呈

御覽。抑更有請者。西人所奉天主一教。在中國相傳已久。其意亦主勸善。而中國之人互有從違。亦如釋道二教。各行其是。乃未經弛禁。轉各相安。既成和約。忽加排擊。是皆執拘墟之見者。好為議論。肇動羣怨。政治所關。動輒扞格。既已有願違

食舊本卷三

六

諭旨之罪。愈無以服遠人之心。全在封疆大吏。開誠布公。曉以中外永好之義。不獨為遠邦敦睦。必欲使百姓相安。在西人既以信義相孚。則地方官即不得稍有欺誑。凡遇習教人等因事爭持。祇當以情理相衡。不得以異端歧視。彼此會商辦理。務得其平。使習教者專於勸行善事。不致滅理亂倫。則中國作奸犯科之人。自不敢託名入教。而為地方官者。約法於前。懲犯於後。西人即巧於護短。亦無可藉口之端。則天主教之在中國。聽其自相奉行。與釋道二教又何異。何必妄行侮辱。徒傷大體。無濟時艱。西人果以勸善為心。亦必不容有傷風敗俗之事。是在地方官妥為稽查。毋使濫受匪人污累。大吏既處之有道。西人亦樂於聽從。不惟使中國之人不害其正。並可使外國之教弗約於邪。謹將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臣。通飭地方官。盡心開導。一體維持。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各省主教。不可轉傳匪人。致壞彼教名目。而無妨害。永絕猜嫌。是亦推廣和約中彼此相愛之一道也。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崇實人奏。再戴鹿芝在黔服官已久。廉潔端謹。所至州郡。素得民心。即此次西人向委員稱道。亦云平日實係好官。惟教人之事。固執拘泥。辦理不善。誠有應得之咎。然究為何冠英公函所誤。伏乞

鴻慈。通格。曲賜矜全。以為循良者勸。至西人前控多文語言狂悖。

奏案卷三

七

一節。雖經委員查無實據。但該員性情偏執。不識大局。一味逢迎上司。每每肆口亂道。若今久於其地。教人未免疑慮。勢必不能相安。更恐另生枝節。應請

旨將多文開缺送部引

見或留京當差。或立牙罷斥。恭候

聖裁。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一案。疊經諭令勞崇光。迅速赴黔。會同崇實等查辦。並飭回興起赴川。勞崇光前據奏報。已行抵湖南。著即懷遠前旨。探明道路。迅速入黔。將應查案件。

密商崇實。略末章設法妥為辨結。張亮基前經諭令赴黔。著理巡撫。暨提督事務。一切地方軍務。及應查事件。均屬責無旁貸。勞崇光不日即可抵黔。著張亮基。迅即馳赴黔省。妥籌會辦。毋再延緩。本日崇實奏。委員查明教民案件情形。請將戴鹿芝。曲賜矜全。多文送部引見。各摺片。並鈔錄與胡總理。議單呈覽。均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委員議單

一青巖之事。及勇練滋擾天主堂。議照哥公使在廣東所議之數。一切賠銀六十兩。了事完案。其銀在四川兌給。既款和好。此外應無別議。

奏案卷三

八

一開州之事。已據開州裁收稟報在案。所有首先滋事。致死留教之人。現在嚴拏獲案究辦。惟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留教之人不同。地方官辦理錯誤。查與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之案相仿。議以援照辦理。以昭平允。餘無別議。一頒發告示和約二十張。議定後即行張貼。俾免另生枝節。亦無別議。

一中陳照會中。所有牽涉言語各情。詳細查詢。或因言語不甚明晰。或因以訛傳訛。究屬細故。今既和好。自應不究。惟以後恐有無知之徒。赴堂滋擾。自應禁止。議由貴州巡撫出示。至堂內所失神像書籍。清查若干。即以相還。但為

日已久恐多散失既已賠銀有應原諒不得爭異自此和好一切遵照和約行事以免弊端餘無別議

胡縛理議單

一奉來示青巖之事擬以賠銀六十兩了事既經法國哥國使允准照其議單此處亦無別議

一奉來示開州之事議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遠人無結案之權亦即遵照來議中明法國執事官僅具照議此處斷不作梗

一奉來示張貼告示遠人實深感激餘無別議

一奉來示言語細故並兵練肆鬧兩事往者既云不究日

後出示禁止並准代為清理經像等物亦即遵議

御批覽

士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成都將軍崇實奏委員查明貴州教民被殺情形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此案未經該將軍

奏報之先於本年正月二十日據法國公使哥士者交到

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其稟呈內先

敘該教被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詞逐層駁

辯聞其語句但只就事申訴並無一語激烈亦無一字要

求而堅執性情自流露於楮墨之外較哥使上年所遞照

會內各語似婉而實強臣等細加尋繹於其稟詞內擇出

可以通融辦理者數處因恐事機遲誤故未經具奏先發

一函寄交勞崇光等令其於抵黔後查照臣等所擬各節

設法轉圜務使中外均臻妥協發信後又據哥使呈遞胡

縛理續致該使信件臣等復加閱看函內詞語又與前次

稟呈迥別或者稟呈係哥使在京自擬後函係胡縛理原

稟亦未可知臣等正擬鈔錄稟呈信件繕摺具奏適該將

軍奏到奉

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原奏內據委員稟覆各詞與胡縛理鈔

呈原稟大指無異而該將軍擬辦各節如青巖一案擬照

勞崇光定議賠償並酌給理葬銀兩及開州一案擬照廣

西西林縣知縣被殺死馬神父之案定擬各節早經臣等於

上年據與哥使力辯哥使概未允從是該將軍所擬已屬

難行况哥使先發制人據將委員稟詞逐層駁辯若臣等

重中前議必致虛費唇舌於事終屬無濟惟查該傳教士

稟呈內尚有可以通融辦理之處如果勞崇光等設法開

導洞中機宜該傳教士現在黔中目睹外間情形或者知

難而退亦不致始終固執况近接哥使照會前來法國現

派柏爾德密來京接替當新舊交卸之時乘此機關辦理

或易得手應請

飭下勞崇光崇實等查照。臣等前致勞崇光原函所擬各節。要為辦理。設法開導。該傳教士。迅速辨結。或臣等原函所擬。未能盡合機要。此外另有可乘之機。應由勞崇光等體察情形。相機妥酌。臣等仍就胡縛理原稟。及現辦情形。隨時向哥使開導。俾能得有端倪。亦迅速密寄勞崇光等照辦。務期內外合商。實心酌定。以期仰慰聖主綏安中外之至意。謹鈔錄胡縛理稟呈信函各一件。臣等致勞崇光信一件。恭呈御覽。俟勞崇光覆到。酌有辦法。再行奏聞。

奏勞崇光

主

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  
貴州主教胡縛理謹呈為委查不實。蒙東歷結。以理冤抑事。竊貴州先後殺奉教十餘人。並派兵練輪班肆鬧。經堂一年之久。及殺文司鐸一事。業經任司鐸赴京呈控。已蒙恭親王據情入奏。奉旨欽派四川總督駱成都將軍崇。兩廣總督勞查辦此案。足見大皇帝聖恩高厚。懷柔遠人。各國使臣均深感激。及兩廣總督勞派委兩員到黔。齎送告示。往返萬里。足見慎重。四川總督駱成都將軍崇派宣吉兩大員親身到黔。劉文內稱不唯一字含糊。以致屈抑。遠人聞知。感激而泣。伏念

皇恩如此高厚。憲意如此體恤。但有一線路徑。即當遵議速結。奈宣吉兩員到黔。候有兩月之久。載知州始進省。與首府多文計議。豫作稟。推國民為主。及委候補府周守正來辦此事。絕不敢言回軍門三字。青巖之議。原有賠修墳墓一層。動要刑去。所故西國人文司鐸。動要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其有省城煙堂兵練搶擄之物。亦云在青巖賠銀六千兩之內。多文當萬人之前身及君上。中國以為言語細故。所有各屍親呈詞。不問不批。此皆多知府仰體回意。一味把持。宣吉兩員亦莫可如何。冷僻道員來經堂。言要主教上稟留回軍門。若不肯。福將不測。因此議單無論如何寫法。不敢不即時允從。然其字眼一味含混。

奏勞崇光

主

皇恩憲意。一概孤負。覆盆冤。何日得伸。及宣吉兩員要回川省。貴州當路者使幕友代做稟。使其照稟駱崇兩大人。一字不准更改。今將其稟鈔來。萬望法國欽差代呈恭親王查覈施行。照錄宣吉兩員稟。敬稟者竊職道等奉憲臺會。劉遵即束裝起程。於八月十九日行抵貴州省城。當將飭查法國照會內所稱各情。密加諮訪。內如所指回提督派國務道趙長三等。往青巖等

處攻環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四人處斬一節。查趙畏三即趙國澍。住居青巖。委辦國務。前年粵匪竄黔。攻陷定番。經趙國澍督團防勦。嗣因提督將粵匪擊退。收復定番。因教匪餘孽未盡。派趙國澍督團督辦。經團眾合詞指證習教有據者。即行正法。並未分別所習何教。至附近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因用兵攻剿。一律焚毀。無從區別。又如所指指撫與四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人一節。查何前撫因兩游教匪鳴張。恐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因函致各府縣悉予驅逐。因事涉軍務。將四提督一併列名。其實並未會商。各府縣亦未奉行。又如所指署開州知州戴鹿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一節。查本年正月二十日。州屬七里夾沙龍附近村寨祭賽龍燈。祈年逐疫。並藉以賽團。團民楊漢張重生等。強信教人。隨同祭賽。文乃耳等同執不從。激怒團眾。將伊等房屋圍住。欲行相殺。戴鹿芝聞報。馳往彈壓。將文乃耳帶回州署。甫經訊問。各團蜂擁至州。口稱歷年祭賽齊團。以從違為順逆。該教人既不入會。即屬巨逆。若不立予正法。團眾即行分散。戴鹿芝再四開導。人多勢眾。萬難解釋。維時賊信州境。防勦喫緊。恐拂輿情。不得已將文乃耳。吳貞相。張三木。馮易。公。楊對。取處死。暫安人心。次日團首周國璋赴州面稟。團民鍾冬。

查辦奉天

至

元回同元等。分往各村控尋習教人等。有滋事端。戴鹿芝當即出示禁止。始各安貼。又如所指韓署撫院不貼和約一節。查廣州寄到和約二十張。當即由院送交胡主教察閱。並詢問擬貼何處。屬其自行開單。以便照貼。適值開州文乃耳之事。胡主教未將和約送回。以致未即張貼。又如所指署貴陽府知府多客署開州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一節。查胡主教。任司鐸等。在黔年久。人多譏訕。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內。忽坐紫呢大轎。變易法國衣冠。儀從眾多。揚見各官。以致聞者驚駭。人言噴噴。何前撫恐人心震駭。當令多文延往府署詢問。任司鐸赴府。多文迎至堂前。彼此立談。以天下多事。回軍門現奉大皇帝諭旨。督辦軍務。兵勇雲集。司鐸裝奇服異。儀從過多。恐有無知之徒。借事爭鬧。兩國因此參商。雖有大皇帝恭親王和約。嫌隙一解。轉疑為惡。弄外洋之具。訪之是日。在彼聞見之人。語亦暗合。並未當堂陵辱。至戴鹿芝與文乃耳所說各語。詰詢戴鹿芝。並無其言。文乃耳業經身故。無從質對。職道等密加詰訪。亦無確證。又如胡主教中陳所指四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並冊記戶口一節。查應募各勇。未經收伍以前。三五成羣。游手閒行。一經堂內阻斥。即借四營名號恐嚇。亦所不免。而冊記奉教戶口。全行誅。

查辦奉天

至

戮實無其事。至何前撫倫弄供像係屬已故之員。無從查  
拘。職道等覆查候選道趙國澍。奉委在青巖一帶勸辦賊  
匪。誠如四提督原咨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  
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區。焚毀時有。即有天主堂。亦不  
能區別。本屬實在情形。嗣經兩廣督部堂勞與哥國使議  
賠銀六千兩。因籌款維艱。延未交付。現議如數清償。以符  
原議。署閩州知州按察使銜候補道戴鹿芝。因文乃平等  
不肯隨園祭賽。為園民楊滌。張重生等。強逼處死。雖係附  
順輿情。惟查天主教向不祭賽。楊滌等明係有心尋釁。鍾  
冬元等又復恃眾滋事。及事後控弁。亦屬借端滋擾。自應  
從嚴究辦。應請憲臺咨會黔省。按名弋獲治罪。園首周國  
璋。並無控弁情事。應毋庸議。查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習  
教之人不同。戴鹿芝為園民所傷。悉予並釋。亦難辭咎。與  
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所殺傳教人馬神  
父之案相符。可否援照辦理。以昭平允。署貴陽府知府按  
察使銜新補貴東道多。咨精明練達。素識大體。戴鹿芝持  
躬端謹。官聲素著。均為黔省出色之員。復經職道接見之  
次。詢以前情。據稱一係滿洲世僕。一為讀書仕進。均受  
恩深重。洵保監司。豈忍出此狂悖之言。似尚可信。查黔省苗教髮  
逆。所至滋擾。兵勇圍民。豈盡深明大義。且復地方寥廓。地

禁之際。本未周知。而西人即於此際四處行教。蒙端一啟  
在在堪虞。職道等仰體  
朝廷權宜辦理。暨憲臺顧全大局之意。悉心籌議。與西人往  
復辯論。頗充奮勉。所有從前案內鉅細各情。均如議完結。  
逐款登覆。惟因文乃耳一事。意尚遲疑。又復申明和好之  
義。始允設法中陳。斷不作梗。伏思屢次生波。總由和好未  
行張貼。官民不盡曉然。以致彼此猜疑。茲復與韓署撫院  
四軍門。和衷商榷。請其將和約張貼。並會銜示諭。嚴禁兵  
民滋擾。以杜後釁。  
以上係宣吉兩大人稟。竊思彼東如此。各大人公平處  
事。斷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即行定案。茲特分辦。以伸冤抑。  
查趙國澍在青巖辦團。奉教人皆入團冊。分給保甲門牌。  
直寫天主教學堂字樣。凡有事故。出了出來。與不奉教者  
一律應付。不查於數年之前。而必被害於奉  
旨之日。云係團不合詞指證。團不係何名何姓。所詞何說。所證何  
事。其捨傍之日。貴本省城令箭而行。其殺人之日。又有省  
城疏破令箭為據。國民並無一人在前。至云習教有據。並  
未分別所習何教。必等辦者不止一教。因此不能分別。奈  
當日止等天主教。並未有人被擊也。如云犯法一  
條讀書學生。一係老年婦女。並未取有現供也。至云附近

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一律焚燬無從區別青巖一寨並未經賊匪攻破民房皆無焚燬止有天主學堂一處被毀何前撫與四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民既恐教匪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何不立一區別之法聞州知州戴虎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起陳寶固祭賽龍燈而云即所以齊團且以從違為順逆世間無此章程况聚眾賽龍例有明禁豈以玩戲之具即為齊團之舉如果人多勢眾請問敢傳訊對質否况文乃耳與易氏等並非一日處死何以掣為一起且所稱國民楊濬張重生鍾冬元田同元等四名開州並無此人廣東送來和約張貼係由中國地方官主政斷不能由天主堂作主當日係委何員來堂詢問何不指出實係廣東差官到黔將和約送院不收送經堂亦不敢收主教司鐸因迎接行知之時雇用鼓吹以明欽奉

諭旨。准傳天主聖教之意。至於彌撒祭衣。天下皆然。曾經欽定。京師寄來。謁見禮儀服色等事。呈送各署。知會已備。方敢拜謁。若不准行。何不明言於前。又云多文將任司鐸。延至府署。多文迎至堂前。豈有恭敬如此。立談乎。其為掩飾當堂陵辱之事。不辯自明。至云文乃耳業經身故。無從對質。而任司鐸尚未身故。其多文所與言者。豈亦無從對質乎。至

云四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係應募各勇。未經收伍以前。借口營名。恐嚇亦所不免。既云亦所不免。自係實在。滋擾省城禁地。持刀喊殺。破門搶擄。恐未收伍者。未必有此膽量。四提督原各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際。焚毀時有。即有天主堂亦無從區別。竊思所設天主教。果在賊匪之內。彼即奉教。亦所當殺。果係天主堂與附近民房。一同焚毀。亦何必議賠銀兩。可憐所殺之奉教人。皆數年編入團練。荷戈從戎之良民。所毀之天主堂。乃未經兵火之村寨。而云其原各為實在情形。其實安在。賠銀六千兩。廣東議軍內。有著趙國澍賠修壯麗墳墓之句。為何刑去。此議賠專指青巖而言。為何與開州省城之事。掣為一起。楊濬張重生鍾冬元係無人之名。故議從嚴。周國璋係有名之人。故議免議。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西林事在和約之先。並未奉諭旨。有日後著為定例字樣。可從與否。不敢擅專。彼東言多載二人。一係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係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二人果如此。案所加考語。則兩團既已和好。斷不可以既死不可復生之文。乃辱教傷

大皇帝有作為之忠良。但不關教務事件。未敢多言。彼業言黔省苗教。髮逆。所至滋擾兵勇圍民。不盡深明大義。西人即

於此際行教。弊端一啟。在在堪虞。是明寓不準傳教之意。並據占日後重生風波地步。至云與西人往復辯論。類充。脅。迫。供。單。不。理。遞。呈。詞。不。批。突。然。發。來。議。單。底。索。一。紙。彼此更正。亦不過數百字。宣吉兩大人來三月之久。只有委員來天主堂一次。與宣吉兩大人亦只會面一次。兩邊議單。自當一律。何以既經議明銷差之氣。彼此均要法筆。已著遠人照單結去。而還單。助。改。前。後。兩。條。強。掣。兩。端。合為一事。我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奉教人無非為大皇帝之赤子。仰體各大人調處。人誰無心。敢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線路徑。真不願作。惟黔省各憲。實無悔禍之心。多首

奏請禁天主

元

府聲言殺一本教人。不過用銀二百五十兩了事。不妨多殺幾人。言語刻薄。更甚於前。以上各情節。敬懇代達。實為德仗。須至陳者。貴州主教胡姆理寄哥士者信索。前八月十九日。委員吉祥。宣文。禮。抵。貴。州。省。城。即。去。謁。見。巡撫。轉。甚。不。喜。悅。勃。然。變。色。曰。你。們。係。四。川。之。員。何。來。管。我。貴。州。之。事。次。日。二。委。員。去。見。四。興。怒。辭。以。寢。卧。不。納。隨。又。傳。說。不。許。二。員。於。省。內。去。會。別。人。二十一日。潘督抵省。次日。即。傳。四。所。放。道。臺。五。員。只。趙。維。三。即。三。閣。王。一。人。不。到。督。即。發。劉。文。將。四。道。交。貴。陽。府。查。問。多。知。府。亦。係。四。所。

捉獲。竟不回覆。近晚督即提四道員親審。先問張道。是箇跋子。婉言說他不稱其職。濫叨道員之任。你為回幕。彼密信是你所作否。回云。卑職未曾。恐是大人耳聽。聽信天主。教人栽誣之語。督怒云。貴州之天主教。我全未見其人。亦未接其呈。彼之私書密信。我早已見了。你還不實說。督將四員審畢。悉令上鎖。時。回。在。衙。聞。知。即。發。暴。怒。吩。咐。武。弁。速。去。殺。滅。洋。人。燒。毀。經。堂。鎮。臺。楊。愛。保。拔。劍。把。門。云。敢。有。亂。出。者。我。即。殺。之。回。即。胡。馬。不。已。二十三日。回將銀二十。買。屠。兩。刺。客。持。回。押。字。手。書。來。夜。翻。進。潘。督。公。署。直。抵。寢。室。執。劍。在。手。將。書。遞。與。潘。云。此。中。三。件。隨。選。一。件。一。或。你。就。走。不。管。一。或。與。我。我。分。勝。敗。看。貴。州。歸。誰。一。或。不。依。則。就地刺你。潘督急忙無措。云。我於二十七日起身。就。走。回。又。令。釋。放。四。箇。道。員。今。回。在。伊。衙。門。外。六。洞。橋。紮。營。欲。反。若。這。幾。天。潘。督。無。有。主。意。制。仗。恐。我。們。及。奉。教。人。等。難。逃。活。命。專。此。忙。達。請。速。籌。辦。

奏請禁天主

辛

貴州一事。八月二十五日後。有。上。諭。到。開。四。大。人。提。督。缺。潘。大。人。知。會。四。大。人。回。大。人。曰。反。了。罷。眾。兵。俱。不。從。次。日。潘。大。人。起。程。有。四。大。人。保。舉。之。道。員。冷。見。一。教。友。曰。請。爾。主。教。寄。信。至。京。留。四。大。人。在。黔。四。大。人。



不惟不害爾等。尤為張貼和約告示。凡請即允。教反曰。予主教不能干預公事。田大人使人暗勾引長毛至黔。沈總兵執其人。一日宣委員見貴陽府多問青巖之故。多府曰。伊等為亂軍所殺。然為取和他們。我許賠銀五千。於貴州太平時還。又問開州之故。多府曰。伊等不守國規。圍取送官殺之。所殺數人之內。並無洋人。伊等將銀買一人自認。為洋人。為取和他們。予亦許將開州數人。故以抵命。將首級懸於天主堂門首。示眾可也。宣委員又見巡撫韓大人曰。予想此事給銀賠伊房物什物。並殺人抵命外。可將題圖謝革職。貴州多府降二級。二三月後復升。以舒法國之氣。韓大人曰。予思之後與田大人討議。田大人曰。賠銀隨便多少。殺人不拘一二百。或將開州人殺盡都可。我這三員官斷不能傷害。要傷害我定不依。請將執照須用清法。二國印信職銜。單用法國職銜。中國官不遵從。並請由部發交各省。各省大憲轉交收執方妥。十月初一日。宣吉二員派一府官周至堂見予。要和青巖開州之事。言殺了幾人。伊如數殺幾人抵命。予答曰。予不能管。這是法國故差及

清國

欽差之事。予在此第為善功而已。若依予心。願不傷於他。次日

周府官又來曰。宣吉二位欲回川。因事未完不能行。予曰。青巖之事。廣東勞大人辦過易保。開州之事。予全不能管。此是後音。合併其山中明。致勞崇光信索。哥使來看。呈遞貴州主教胡姆理索呈一件。先敘該教被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索。逐層駁辯。問其語句似婉而實強。此等筆墨。的係中國通人。甘為彼之鷹犬。者。誠令人憤恨不已。查去年哥使所遞條陳。語語志在抵償。此次胡姆理索詞。就宣維禮等原稟詳細剖辨。但據事申訴。無一語激烈。無一字要求。而其堅執性情。若隱若現。於口吻間。較之哥使條陳。頗有淺深之判。本處反復披覽。思欲得其辨法。適搗辦法。始於該主教稟內。擇其可以通融辦理之處。略為開下陳之。該主教稟內。以賠銀六十兩。廣東議平內。有著題圖謝革職之句。何以刪去。况賠銀專指青巖。何以現在與開州合為一起等語。夫洋人奸利。積習使然。若以賠銀為不可了。則當直截撤去賠銀一層。何必以專指青巖不能與開州合為一起為詞。是該主教於開州一案。不過欲另議賠償。特不肯道破。殺人賠錢之衷曲耳。索內又言原稟以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一律辦理。以西林縣事在木本和約之先。並未本

諭旨有日後作為定例字樣。可從與否。不敢擅專等語。查西林縣一案。業在和約補遺第一款。事有後先。故人則一。該主教以前事乃在奉和約之先。並無日後作為定例之語。然亦無此後如有此等情事。即應撤換之語。况該主教又云。可從與否。不敢擅專。似其語句。亦尚活動。索內又言原京多文。戴鹿芝二人。一條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條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以為該二人。果如此。京考語。則兩國既已和好。斷不以死不復生之文。乃耳。致傷。

大皇帝有作為之忠良。但不聞教務事件。未敢多言等語。

國家用人行政。一求大公。多裁而果賢也。不能以教務加之。

奏摺卷三

三

罰多裁而果劣也。不能以教務註其功。今該主教既明死者之不可復生。亦當知生者不必再置之死。况既云不肯傷有作為之忠良。則戴鹿芝之循績懋昭。久為黔民悅服。及回軍門。從前之戰功疊著。該主教亦必盡知。若借勢開導。告以既欲在黔傳教。亦當使地方安堵。民情無忤。而後可以永遠相安。或稍生其悔悟。亦未可知。京內又言我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奉教人無非為大皇帝之赤子。人誰無心。敢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線路徑。真不願作梗。又言黔省各憲。實無悔禍之心。等語。查該國屢言天主教均係祝。

國佑民。勸善懲惡。今觀該主教呈稟。尚覺具有天良。而復思有一線之原。反覺可憫。中國向來辦事。固不一視同仁。該主教現既居騎虎難下之勢。而各憲實無悔禍一語。尤恐日後有燎原莫滅之憂。是彼亦未嘗不反復深思。處處瞻前顧後也。若能迎機而導。再另予以可轉之機。俾知此案既經妥辦。顏面有光。此後亦不敢縱尋奇。以此相安於無事。則該主教之心。或可帖服。總之此案不為完結。哥使必不干休。而在事者不量加懲處。亦無以服其心。而杜其口。蓋胡辦理乃係該國主教。凡關涉教案。任京公使皆以該主教之言是聽。此案能與該主教設法辦妥。似該公使亦必不為過制。以上數款。本處不過就其可以酌辦者。密為布達。然未必即中窺要。仍希閣下熟思審處。計出萬全。俾患未萌。迭為辨結。是則數千里殷殷盼望之苦心也。並將該主教原稟另行鈔錄寄閱。如原稟內列有可以酌辦之處。應由閣下善為處置。此信到後。望將辦理情形。趕緊彙布。以便與哥使辨論。了此一重公案。正結函開。接到哥使照會。彼國已另派柏爾德密為任京公使。哥使不日交卸回國。此案如能速結。或該公使彼此交代之時。易於商量。不敢列生枝節也。

乙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六日。布路斯國

隨員章根思敦來京。由英國參贊威妥瑪帶領來。臣衙門親遞該國使臣列斐士中陳二件。且等查其中陳內稱本國和約。已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互換。惟德意志公會各國。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均須各送條約一本。請照錄二十二本。蓋用藩司印信。以便分送。劉藩司未經允辦。是以令章根思敦來京。赴總理衙門。面懇行文上海照辦。並請飭查收各國圖書等語。且等查上年十一月間。據薛煥等鴻章奏辦理布國換約情形一摺。當奉諭旨。該公使請於原約互換後。照錄分送各國。著薛煥等悉心等商。相機辦理。如該公使再三懇請。未便操之過蹙。所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鈐用藩司印信之處。即著准其照辦。至各國呈送洋字條約一層。該公使如因請收納。並著照薛煥等所擬。與該公使議明。交換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都門等因。欽此。查此件諭旨。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到臣衙門。旋於十二月十五日。又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布國換約事。政摺片各一件。其摺內稱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層。經劉邵青疊次駁斥。該公使另遞照會。稱另外設法辦理等語。並未

欽遵前旨。照辦。自是上海換約之期。在未接此件諭旨之先。該公使此番持遣章根思敦來京懇求。即係前與劉邵

青照會內另外設法之意。且等伏查上年臣崇翰等在天津與艾林波所定條約內。德意志公會各國。均係附入布國辦理。並未另載有按國分給條約明文。該藩司未經允行。本係照約辦理。惟外國人性情堅執。凡有所請。執挾不允。不止之心。是以上海未能如願。即派員來京。籲懇其獲執情形。本屬可憐。但思該使所請。僅求蓋用藩司印信。以昭信守。於體制尚無窒礙。若亦峻拒。轉恐別生訛議。多所煩聒。且等詳加酌覈。似以允准為妥。惟此事既有

諭旨。著薛煥等相機辦理。亦應仍歸上海照辦。方與前案相符。現已另備公文二件。一由研遞一交章根思敦齎去。親投。並屬章根思敦回滬聽候。欽差大臣覈辦。顯以崇外省大吏之體。即應以杜任意來京之心。至請收圖書一節。查薛煥前奏內稱。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繕洋字條約一分。欲於換約時。均請查收等語。今該公使中陳內。乃稱請收各國圖書。如即係洋字條約。則前旨著照薛煥所議。交換約衙門存案。應令李鴻章遵令各國附入布國承管。本不應紛遞圖書。礙難允行。已函致李鴻章設

法妥為杜絕。臣等酌辦劉文一件。於二月初三日送交該使收領。聞該使已將此劉及前次所給江蘇撫臣公文一併寄往上海。尚未出京。

御批知道了

布國列總領事申陳

為申陳事。照得本國暨德意志公會各國。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與

貴國所立和約章程。欽奉布國御筆

大清國

御筆批准。今於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地方藩司行

奏摺卷之三

卷之三

館。由本署大臣會同兼署江蘇藩司臬司劉業將和約互換。伏查和約第四十二款。內載互換和約後。中國即將所議章程。行文內外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等語。請迅為行文。俾內外咸知。並請將文案交本署大臣俾可覆奏。又查德意志公會內。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各該國各有君主。會內本國為大。凡有與列國交涉大事。均推本國為首領。故與

貴國總立和約。本國欽差大臣去年在京所立和約。雖係一人書押。各國均經列名。現在互換所立畫押原本。自係正辦。惟本署大臣奉命前來之時。公會各國。均有圖書。情願

照辦。是以互換和約後。均須各送一。始可交代。並無別意。前同劉藩司會商。只換原本。此外未便照辦。旋又商請照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亦未允辦。劉藩司駐劄上海。尚有上司。未便擅專。本署大臣礙難再三。請貴親王總理通商事務。各國情形。早蒙洞悉。理合申陳。貴親王。伏惟劉劄上海。換約官員。查收公會各國圖書。並鈔錄和約二十二本。蓋用關防。移交本署大臣。俾回國有所交代。永敦和好。是所翹切。為此申陳。

布國列總領事申陳

為申陳事。照得兩國和約。雖已互換。本署大臣尚有為難

奏摺卷之三

卷之三

之處。本應親赴京都。面為申請。奈新換和約。通商諸事。均應在上海料理。是以專請本國陸軍王爵。稟報思敦親詣京城。面見貴親王。商懇允准。即請容其謁見。面請鈔和約。有飭知上海換約官員公文。並懇備文案。陸續攝回。是禱。為此申陳。

給布國列斐士劉文

為劉履事。准貴總領事隨員詣都。赴本衙門親遞申陳前來。本衙門查中國與貴國。前在天津商定條約時。並未聲明將來換約後。由中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之語。此次劉署藩司未允辦理。原為慎重條

約起見。惟念兩國既經和好。原議雖未聲敘。而今所欲得者。不過蓋用司印之條約。似可稍示權變。以見兩國和好之誼。惟江蘇巡撫係奉

大皇帝欽命專辦貴國換約事件之大臣。本衙門例不應越俎。但既經貴總領事達章隨員詣都面懇允准。現經接見貴隨員。並查照中陳各節。備具公文。交章隨員帶至上海。投遞江蘇巡撫。必能查照各節。妥速辦理。相應劉復貴總領事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布國列斐士現派來京之章根思敦。不通漢語。一切皆由咸安瑪傳述。據咸安瑪稱公會各國現備

奏務本末上

十九

洋字條約。俱經蓋用國寶。中國所備漢文條約。亦應蓋用

御寶等語。臣等伏查列斐士中陳。只言蓋用藩司印信。而咸安瑪忽作此語。顯係橫生枝節。見好友邦。狡詐情形。殊堪痛恨。但列使中陳。自是確據。臣等當即執定此節。與之力爭。咸使初猶強辯。經臣等駁詰再三。自覺詞窮理屈。始改稱各國原擬中國必給予用

寶條約。故均用國寶。交列使帶來。今中國既只用藩印。則各國亦只能用布國欽差印信相換等語。臣等查中國所重者。只在不用

御寶。而各國之用寶用印。皆屬無關輕重。不足與爭。今成使既稱

各國只用布國欽差印信。查與中國蓋用藩印體制通符。臣等當即應允。並於行知江蘇巡撫文內。逐層敘明。屬奉鴻章照辦。

御批知道了。

奏務本末上

二十

等詳奏務始末卷之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總兵味樂德克親運大礮赴營等及紹郡本年正月初一日我軍分道由東浦前進味樂德克連耳第福帶領西兵車輪大礮徑攻西郭門常安信義各軍分攻呂安五雲兩門未能得手初二日西郭門外連開大礮城牆轟倒十餘丈斃賊無算連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該逆以槍石堵位缺口有助逆黑洋人五六十名施放洋槍打入連耳第福腦後傷重殞命同時陣亡外國兵頭一人西兵四名勇丁二十餘名十一日法國提督伏恭由滬來甯商派該國參將德格北前往接帶連耳第福各勇仍屯西郭門外會商張景渠相機進攻該道已將連耳第福遺體迎護回甯妥為料理稟請奏卹前來臣等查連耳第福打仗素稱勇敢上年八月在甯波帶領洋槍隊擊退餘姚各鄉之賊克復上虞亦與有加旋回滬管帶法國教練勇權受江蘇副將職任十二月間法提督商派赴甯接帶勒伯勒東舊部臣等飭聽甯紹台道節制到營之後恭順有加茲以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實屬異常忠勇可敬可憫相應請

旨從優賜卹以慰忠魂至接帶該軍之法國兵官德格北據史致諤稟稱前在甯波餘姚幫同勒伯勒東帶兵防勦熟悉軍情與各營員弁亦能投洽似較連耳第福為尤宜應俟著有功績由甯紹台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再由臣宗棠嚴給劄付

李鴻章又奏臣前准總理衙門來咨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等因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

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二市二

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

史於

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

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

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

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

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

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

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甯波商夥子弟他遊游閒別無轉

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進途一英法各國設

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肆之市兒村豎

未歷難知無不染洋淫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

者類皆資性蠢惡。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便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貨。兼他治忽之。若馬無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勢力。搖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即如會辦防堵一節。聞與通習漢語之大首晤談。尚不遠乎情理。而項肩事件。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間。句結洋兵為分肥之計。誅求之無厭。挑斥之無理。欺我聲暗。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為

東洋雜考

三

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迄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傳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嚴之間。之說也。巨疑請仿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遂近

即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文藝。學成之後。送本省督撫考驗。請作為該縣附學生。准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甄別。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督督等試辦。隨時察覈具詳。三五年後。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應添設結譯官承辦洋務。即於學館中遴選承充。庶關稅軍需。可期覈實。而無賴通事亦斂跡矣。夫通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兩口轉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纒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詳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造。似有裨助。如蒙

東洋雜考

四

俞允一切章程及薪賞工食各項零費。容臣督同關道設法籌畫。或仍於船鈔項下酌量提用。其廣東海口。可否試行。有無

室礙之處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體察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中外官軍進攻紹興法國兵官中槍陣亡權受江蘇副將達耳第福於揮兵進攻紹興西門中槍陣亡係屬臨陣戰死勇敢可嘉自應從優議卹著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往京公使商定後再降諭旨李鴻章另摺奏請飭廣東仿照同文館設立學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等語已諭令廣州將軍等查照辦理惟該館學生專習外國語言文字不准西人藉端影射將天主教暗中傳習該撫仍當隨時稽察毋令滋弊

奏稿本末

五

又  
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該衙門已行知該將軍等遵照矣因思總理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議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而廣東事同一例亦應仿照辦理著庫克吉泰吳瑞書於廣州駐防內公同選閱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其廉餼時加查考儻一二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四

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此事為當今要務該將軍等務當實心辦理不得視為具文僅將來日久無效惟該將軍等是問所有一切章程及薪賞工食各項經費著即咨商李鴻章並參以總理衙門原議或酌提船鈔妥為辦理議定後即行具奏候旨裁定遵行

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兼署提督張亮基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貴州教民案件結釐過深等因欽此臣蒙

諭旨督辦雲南軍務祇以髮逆竄擾昭通東川所屬駐欽州府督辦尚未竣事迺復奉

奏稿本末

六

命移黔東權變節於黔省各案未知原委而夷務尤屬生疏若與四川將軍督臣書函往返道途多阻轉形遲滯况沿途僅有漏洩必致貽誤事機因即折至成都省城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徑達貴陽較為便捷藉與崇實路東意面商一切不敢少有耽延到黔後如何情形及應如何悉心辦理之處容當續行奏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黔省教民一案前經崇實將查辦大概情形先行覆奏當即諭令張亮基迅赴黔省妥籌會辦現在張亮基已行抵成都擬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徑達貴陽即著星馳前進刻日抵黔將諭令查辦事件趕緊辦理教民一



兼關緊尤重該署撫既與駱秉章等面商籌度自己深悉情形並著保遵整次諭旨妥速會辦毋得稍有稽遲

丙中兩廣總督劉長佑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令廣東省酌撥營兵會同英國人練習兵法嗣復欽奉

上諭著選擇員弁學習訓練等因經前督臣會同廣州將軍陸路

提督在於旗練各營撥出官兵會同英國人在撫標校場

操練先後專摺奏報在案旋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

法國領事李添嘉申陳內稱接到住京公使來文與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商議由法國另派弁兵來粵教習軍士現

派來武弁一名兵丁十五名請酌撥旗兵交給教習等情

奏摺恭錄

七

因查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行係指明會同英國訓

練並無另選法國教習明文此次法國公使在京如何商

議亦未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到粵當即據實制履

李添嘉暫緩辦理一面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嚴覆再

行飭遵妥辦茲復據李添嘉申陳以中國與英法兩國一

律和好練兵之事理應分任今法國弁兵到省日久請速

撥兵教練並親至巨衙署面求情詞極形急迫臣查撥兵

練習頻增經費籌辦實形不易而法國按照英國成案未

請甚殷勢難拒阻若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履始行轉

飭遵辦有雷時日臣與吳瑞書悉心籌商不敢稍涉拘泥

現已咨會署廣州將軍庫克吉春在於旗營酌選撥官兵會同法國派來弁兵一體認真練習所有應支薪糧等項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法國領事李添嘉請撥兵教練情詞急迫該督與吳瑞書等籌商已在旗營酌撥官兵會同法國派來弁兵一體練習等語法國以英國為中國教練官兵亦願派兵教練原無他意惟外國人性愛體面若有時輕時重之處恐不免別滋口實著吳瑞書一切持平辦理所有應支薪糧等項務須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劉長佑又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令署總稅務司赫德

購辦外洋船廠案內所有粵海關應撥購辦外洋船廠價

銀二十五萬兩已經先後撥交如數清款謹會同通商大

臣臣薛煥著廣東巡撫臣吳瑞書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奏摺恭錄

八

諭內閣李鴻章奏帶兵官連耳第福陣亡懇請優卹一摺大法國

帶兵官連耳第福於上年秋間在甯波帶隊勦賊疊破餘姚各

鄉賊匪克復上虞縣城自權受中國職任接帶勒伯勒東信部

勇往爭先愈加奮勉本年正月初間中外官軍分道進攻紹興

府城連耳第福帶兵徑攻西郭門連開大礮轟倒城牆十餘丈

楚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不意中槍陣亡。洵屬  
義勇性成。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克敦友邦之  
誼。故將士同心。人人為中國效命。自應優予恩卹。達耳第福著  
照總兵陣亡例。交部從優議卹。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  
慰忠魂而示優異。

署直隸總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北寇股匪。經各軍截勦  
已向東南回竄。等語。復在甯晉豫親督各隊。選擊獲勝。所有  
首先衝入賊隊。異常奮勇之英國統教官克邁。擬由總理  
各國衙門王大臣傳

旨嘉獎。

奏請本末

九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我勦寇匪獲勝。屢飭各軍併力追  
勦。一掃英國統教官克邁首先衝入賊隊。奮勇異常。已諭知總  
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知照該國公使嘉獎。暫行毋庸明降諭旨。  
庚子。成都將軍崇實奏。黔省教案。等語。奉

密寄。並總理各國衙門咨函。見法國公使哥士者意存要挾。語多  
不遜。等語。接閱之餘。尤深焦灼。伏查黔省教案。自元年六  
月奉

旨查辦。即將大概情形。單銜函致總理各國之王大臣。原以田興  
恕能早離黔省。則此案何難早結。該公使亦不至別生異  
議。詎田興恕不知大體。又有左右私人。恣憑譁起。代為奏

留。連至延不離黔。日形跋扈。嗣經李委去道員宣維禮協

領吉禧再三開導。黔民並力勸韓超張貼和約。胡縛理始  
得相安無事。亦遂立有議單。等語。於該委員銷差時。將查  
辦詳實各情具奏在案。而督臣駱秉章曾於元年秋間。致  
有田興恕詳函。曉以大義。勸其迅速離黔。田興恕竟置若  
罔聞。不履一字。今即使其解任赴川。亦斷不受駱秉章錯  
制。此行似屬無益。而追究從前倡殺教民之案。皆由己故  
撫臣何冠英獨創異議。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事  
變。若使何冠英尚在。亦屬咎無可辭。至田興恕固不宜擅  
殺教民。尤不當顯違

奏請本末

十

諭旨。且其橫徵暴斂。縱欲殃民。罪狀多端。均干法紀。況以統兵大  
員。並不出省勦賊。而於

國制之中。日事聲歌。恣意快樂。尤為辜負  
天恩。等語。查辦之初。所以不遽行奏劾者。實緣節制無人。翻恐激而  
生變。現在張亮基既奉量移之

命。已於本年正月初六日。來省會商一切。隨於十二日起行。計其  
抵黔。當在二月以內。而勞崇光至今行抵何處。究不可知。  
欲俟外間定案入陳。未免又稽時日。況胡縛理所立議單。  
內原有遠人實無結案之權一語。是此案不能專憑外結。  
已可概見。即使胡縛理俯首聽命。而外間所結。與哥士者

意見不協。必有異言。將來決裂之時。愈以增其狂悖。應請

皇上先行聲明。何冠善田興恕啟蒙之罪。

嚴諭煌煌。宣示中外。俾哥士者先釋然於

宸衷獨斷。無黨無偏。然後再

命廷臣嚴議田興恕等罪案。此時

皇上即欲法外施仁。亦無不可。既得上存

國體。亦能折服遠人。大局攸關。斯為急務。至於韓超所奏。竟

欲專罪戴鹿芝一人。誠如

聖諭所云。不足以昭平允。而於此次摺內。既稱楚將有功。忽又謂

懲治失機。將領前後語言。自相矛盾。該撫臣即不敢有心

長善本末

士

挾制。而其受人指使及欺飾之情。已屬顯然。可否明降

諭旨。將韓超先行交部議處。以免西人藉為口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奏密陳籌辦黔省擅殺教民情形。一

摺黔省教民一案。始於何冠英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

事變。田興恕又踵而加厲。種種跋扈。罪狀甚著。韓超受其挾制。

欲專罪戴鹿芝一人。不足以昭平允。崇實請先聲明何冠英田

興恕啟蒙之罪。宣示中外。命廷臣嚴議。並將韓超交部議處。等

語。所論不為無見。惟張亮基尚未到黔。田興恕兵柄未解。設此

時聲明其罪。田興恕逞其狂愚。或致枝生節外。恐更難於收拾。

據奏張亮基二月內必可抵黔。本日業經寄諭張亮基等。令其

於到黔時。即催令田興恕遵奉前旨。離黔。並查明田興恕被參

各款。及韓超受田興恕指使。一併會同崇實。勞崇光。履泰。侯泰

到。即行明降諭旨。田興恕如再不遵依。即傳旨革職。拏問。嚴行

審訊。至教民一事。如何結案。能否不至抵償之處。現經總理衙

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往還辯論。尚無端緒。該將軍侯張亮基等

抵黔。即會同將教民一案。迅速妥商。履泰。不得再候總理衙門

之信。以致稽遲。是為至要。所擬大足縣一案。已照議辦理。其請

定教民等威摺片。均交總理衙門酌辦矣。

又

諭前因黔省官民擅殺教民一案。必須持平辦理。特賞給勞崇光

長善本末

士

頭品頂戴。馳往該省查辦。並諭令張亮基。以總督銜署理貴州

巡撫。兼署貴州提督。於到黔時。將明發諭旨。宣示會同崇實。勞

崇光。將此案迅速妥辦。茲據崇實奏。呈奉寄諭。密陳籌辦情形。

請先聲明何冠英與田興恕之罪。宣示中外。再命廷臣嚴議罪案。

並先將韓超交部議處。以存國體。而服遠人。各等語。所奏不為

無見。何冠英雖獨創異議。係屬已故之員。且據該教民鈔呈。何

冠英等辦理教民信函。內係與田興恕聯銜。若專坐何冠英之

罪。該公使等恐難允從。至田興恕之不遵諭旨。離黔。日形跋扈。

殊干法紀。即從嚴懲辦。亦不得謂非情法之平。惟案內關涉教

民。必須使中外均無異議。方可施行。設因崇實此奏。明降諭旨。

張亮基或稍有阻滯。而田興恕兵柄未解。設竟逞其狂惡。變而加厲。其事益將不可收拾。張亮基已自成都起程。二月內可抵黔省。著俟到黔時。即將前寄明發諭旨宣示。一面遵照前旨。催令田興恕起程赴川。解其兵柄。其前此錄寄田興恕被參各款。並著一面查明會同勞崇光崇實覆奏。屆時再降諭旨。宣示田興恕之罪。較之憑空結撰者。差勝如田興恕仍敢抗違。是其跋扈不臣。為難寬貸。即著張亮基傳旨革職。等因。嚴行審訊。至教民案件如何完結。能否不致抵償之處。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公使極力辯論。尚無就緒。崇實張亮基仍應先行定擬具奏。不得專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信。韓超欲以此事專罪戴鹿芝一人。難免非受田興恕挾制。斷不可行。崇實所請將韓超先行交議之處。著一併俟張亮基等奏到時。再降諭旨。張亮基奉到此旨。務須慎密。俟勞崇光到時。酌量情勢。會商妥辦。崇實摺著鈔給閱看。

奏摺恭錄

十一

之人。前往迎接。是日係屬場期。趕集人多。內有安岳縣民趙煙客。因讓路不開。與教民口角。扭趙煙客自行磕碰受傷。經鄉約張益隆等看明傷不甚重。用言解勸。惟時舒同文正在齊團操演。聞鬧攪視聲。稱傳教人既係行善。不應行凶。僕趙煙客或有不測。定必不依。在旁觀看之團丁嚴永順等。亦隨聲附和。張教古舒同文各均各赴縣呈控。該縣知縣饒順。因差傳人證不齊。案懸未結。舒同文稱欲齊團與之理論各散。此教民互相爭角。因而涉訟之原委也。嗣於四月間。饒順調閱三喜團壯勇技藝。尚稱嫺熟。以舒同文辦團尚稱出力。即賞給舒同文六品軍功牌。以示鼓勵。此又饒順賞給功牌之情由也。張教士以素尚未結。舒同文又有欲與理論之說。乃該縣置案不理。又賞給頂帶。心懷疑慮。遂以設謀定計。驅逐教士等情。赴控川省。主教艾嘉略。移知督臣駱秉章。行司飭審。未據結覆。適奉旨辦理教民交涉事件。將卷宗咨送前來。正在覈辦間。接准前因隨商之駱秉章。由司詳請將饒順撤任。等因。即委接署之知縣陳慶熙。於到任後。就近查辦。茲據審擬具稟前來。等因。天主教係勸人行善。其習教與否。乃由人之自願。從未強令入門。况屢奉諭旨。習教與不習教之人。均應和睦相處。彼此照護。舒同文係屬

奏摺恭錄

十二

團首乃於張教士到境之時並不善為照護。執因趙煙客讓路不開口角細故。始則用言嚇唬。繼復涉訟。即屬違

制。舒同文請照違

制律杖一百。酌加枷號一個月。以示懲儆。趙煙客讓路不閉。儘可

用言理剖。乃即與之爭角。致肇訟端。嚴永順等以不干己

事。執即隨聲附和。均屬不合。趙煙客嚴永順劉二瞎子李

料棒猴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俱事犯到官。在臺奉

恩詔以前。應均予援免。舒同文仍革去團首。追繳功牌銷毀。大足

縣知縣饒順查無故縱情事。其實給舒同文功牌。係因練

團出力。藉以鼓勵起見。究非因案而給。惟州縣官自理詞

奏案卷

主

訟定例限二十日審結。今此案事隔一年。並未清理。迨督

臣飭查。又延至數月之久。尚未結覆。殊屬遲延。玩愒。應請

旨將撤任大足縣知縣饒順。交部議處。張教士控出有因。請克置

議。趙煙客傷由自碰。且已平復。應與僅止勸解之鄉約張

益隆等均無庸議。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竊查法國和約第四條內原載有二等官員與

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等語。

是外國辦公員弁。且不能一律平行。况傳教各士止係勸

善。並非辦公。自當與官吏有別。即如川省之艾嘉略黔省

之胡傳譯或稱副使。或稱鑒牧。而在該國究居何等。執照中未經註明地方大吏。見和約內有厚待保護字樣。遂不與之較論尊卑。凡以屬在遠人。自當仰體

皇上懷柔之意。至於中國從習彼教。本係齊民。乃因有主教傳教

之事。亦遂自居顯貴。每於省外州縣鄉場。執亦未與張蓋

遂至道途側目。誹謗橫生。近來滋事之由。多係乎此。若不

嚴定章程。恐爭端日起。禍機愈伏。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與法國公使悉心會議。嗣後該國教士

之在中國者。原不妨從優相待。然亦須分別等次。定其體

制。至於中國習教之人。無論主教傳教。但無官職。俱屬齊

奏案卷

主

民。不得假該教之名。妄自尊大。與地方官相抗。以此詳定

等威。宣示中外。庶爭端永息。而物議亦平。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查傳教西人。因患等威未定。而中國習教者。勢

弊實尤多。推原其故。皆由例禁既開。從教者未免張大聲

勢。又聯絡西人。倚為袒庇。遂因身司傳教等事。藐視地方

官長。巧避一切差徭。各處團民。忿其跋扈。不無爭論之端。

而習教者。則又挑逗西人。借詞生事。甚或赴在京之法

國公使處羅織成案。以快私忿。近來外間教案。為其唆訟

者比比皆是。岑伏思與其因一時容忍。生事不休。不若互

相言明早為防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將此等弊端明告該國公使嚴行商定章程宣示中外不惟使內地人民各相安帖並足使該國教務永息爭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准軍機處鈔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勝軍不遵調度一片本日奉

上諭李鴻章另片奏派常勝軍助勦金陵白齊文不遵調遣等因欽此臣等當即查照各節遵奉

奏摺始末

七

諭旨照會美國公使蒲安臣令其飭上海領事將白齊文交江蘇巡撫查辦並因白齊文係英提督何伯保薦獲罪後逃匿英國水師兵船復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古令其行文將白齊文交出旋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覆首列白齊文打仗之功次辯白齊文無罪且言白齊文非美國之法不能治其罪並將白齊文求臣等代奏摺件及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白齊文訴詞等件黏附前來臣等當即照覆以白齊文受中國官職應照中國法律懲辦兩國均不能聽一面之詞白齊文應候江蘇巡撫查辦即將白齊文求請代奏摺件擱還不數日聞白齊文潛逃來京臣等正擬商辦聞

奏摺始末

六

英國公使威妥瑪來署面見為白齊文豫作說客臣等歷指白齊文罪狀並聲明賞罰均應聽中國主持該使雖已辭窮仍復曉漬不已且言白齊文係美國人如管帶常勝軍法國斷無異議惟英國人管帶法國即不免有撓越之議又須費無限曲折且現擬接管之奧倫戈登均係英國人本國亦不欲其管帶似不如仍交白齊文以免法國鏡舌等語臣等仍復極力駁斥咸使語塞而去隨據卜魯古照會前來以白齊文素稱勇健眾人悅服請仍令辦理軍務以免英國接管致招他國之忌後數日蒲使請臣等面談仍言白齊文有功無罪臣等復將白齊文罪狀再三辯論反覆駁詰蒲使始略為折服呈遞照會以白齊文自知毆傷楊坊實係錯誤自行認罪仍願隨同江蘇巡撫將髮逆盡滅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並有可為作保之語臣等給與照會以白齊文既知悔罪自願陪禮應令其仍回上海候候江蘇巡撫查辦江蘇巡撫統領全軍辦事自有權衡償白齊文自知悔過江蘇巡撫斷不肯為已甚諒必能通融辦理一切而開復一節非救賊自贖不可此臣等與英美兩國公使辯論白齊文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常勝軍之設已屬有年當時倉猝辦理以外國人統帶中國兵謀始已屬不善即如借兵助勦借員訓練皆屬萬不得已之舉

其中流弊原多。而常勝軍為尤甚。僭事事以中國法律繩之。恐非事後補救之所能及。值此賊氛未靖。不能不暫事權宜。白齊文究係外國之人。有該公使力為袒庇。遽難按中國軍律懲治。縱使從寬罷斥。亦難保其不鋌而走險。投賊貽患。查李鴻章原奏內稱常勝軍橫悍難制。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非英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等語。查威使所言。英國人管帶常勝軍。法國即欲攬越之語。亦係實在情形。日前法國請派連耳第福等分帶洋槍隊。是其明證。若仍以美國人管帶。則兩國均無所藉。口白齊文既知悔罪陪禮。又有蒲使作保。或不致再蹈前轍。若白齊文仍驕蹇不法。固不必曲為瞻徇。如能就我範圍。或可素取錄用。權其輕重。較之英法互相爭帶。似屬彼善於此。但其可用與否。巨等固難聽斷。加以所犯情節較重。又不聽候江蘇撫臣查辦。潛行來京。尤屬不成事體。若由巨等遽行允准。不惟無以申明憲典。愜服洋情。且恐白齊文恃巨等為護符。有輕視疆臣之心。驕蹇倍加。外國在滬帶兵訓練各員。互相效尤。轉成尾大不掉之勢。是以巨等雖暫允所請。仍嚴飭其於回滬後。務須自陳其罪。如經錄用。此後事事均聽節制。一俟立功。方准開復。蒲使亦一

一聽從。現白齊文已定於二十五日出京回滬。應請旨飭下江蘇巡撫李鴻章審度機宜。妥為辦理。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管帶常勝軍之白齊文不遵調遣。將道員楊坊毆傷。並搶劫餉銀四萬餘圓。當經將白齊文革去三品頂帶。交李鴻章嚴拏。按照中國制度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美國公使蒲安臣。為白齊文表功辯誣。白齊文潛逃來京。該衙門王大臣未經傳見。亦未接其摺件。英國公使復為緩頰。美國公使亦代為認罪。現飭白齊文仍行回滬。聽候李鴻章辦理各等語。白齊文刻餉毆官。不遵調遣。律以中國軍法。其罪萬不可寬。而英美公使在京鏡舌。若遽允其請。則封疆大吏無復操縱之權。自應照總理衙門所議。由李鴻章酌量辦理。現在白齊文赴滬。該撫即欲稍寬其罪。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認伏。然後量為施恩。則白齊文既畏該撫之威。又感不殺之恩。且遇有交涉事件。中國官員。或偶傷犯外國人。設各國鏡舌。亦可援此案以自解。李鴻章慮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體察目前軍情。並久遠大局。妥籌辦理。俾知中國軍律。悉由封疆主持。總理衙門不能遙制於辦理軍務。亦不至有所掣肘也。原摺並照會均著鈔給閱看。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江蘇巡撫李鴻章稱。前派常勝軍助剿金陵。

因白齊文復往甯波調勇。遠延時日。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該道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九洲。其時白齊文已至甯波。仍託病不行。復經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間。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聞因餉銀未發。欲率眾搶劫。經該府等勸諭。許以發餉。白齊文始行旋滬。查常勝軍九月以前之餉。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已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

長卷卷末

主

佛然回松。十五日已刻。入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鼻額胸膛打傷。吐血不止。並將豫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強行搶去。稟請速行拏辦等情。復經吳煦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麥領事稱。已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查三品頂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法犯令。應照中國之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原係華爾部將。幫同華爾管帶常勝軍。華爾曾為中國出力。懋賞疊膺。海至副將。迨受傷陣亡。經江蘇巡撫等奏請

大皇帝優加卹典。予以嘉獎。褒忠之典。備極光榮。白齊文以常勝

軍弁。自華爾陣亡後。遂令督帶常勝軍。現已受中國三品頂戴職銜。自應觀感奮興。謹遵調度。乃始以調赴金陵助勦。藉詞遲延。繼復滋事逞凶。毆傷四品大員。並將餉銀搶去四萬餘圓之多。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似此行為。實屬違犯中國法令。若不照中國之例嚴拏查辦。何以昭中外刑賞之平。本爵現已行文江蘇巡撫。飭令該地方官等嚴密查拏。治以應得之罪。為此照會貴大臣轉飭上海領事官一體嚴拏。務獲究辦可也。

美國照會

長卷卷末

主

為照會事。白齊文一案。貴親王聽信李鴻章一面之詞。即行文與李鴻章拏白齊文治罪。白齊文從華爾死後。操演常勝軍甚為得力。故本大臣將其舉薦。况

貴國由英國將來之火輪船。是英國人管理。故想將常勝軍命美國有才人統帶。英美兩國皆想

貴國與旺也。且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亦曾舉薦白齊文。英國卜大臣告本大臣云。何伯舉薦白齊文實屬不謬。除白齊文打楊坊。係白齊文不是。其餘毫無錯處。兵餉要緊。若非分款散眾。必要造反。從前上海有美國人私賣犯禁軍器。被白齊文拏住。約值一萬二千金。白齊文俱交付中國。李鴻章欲用中國之例辦白齊文。查條約白齊文係美國人。



別國不能治罪。如果白齊文犯何等罪。本國領事官必然加以處治。若按照李鴻章之語。凡外國人仕於中國者。不論帶兵及稅務司等。俱不肯替中國出力互相幫助矣。外送上白齊文摺子。希為轉奏。白齊文訴話並致本大臣信。常勝軍諸官保狀。俱希青鑒。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並白齊文奏摺一件。白齊文雖係貴國之人。然既受中國官職。自應遵守中國法度。有功必賞。有罪應罰。查中國職官。雖能殺賊立功。如犯有違例不法之事。仍應按律懲治。至論毆辱一節。無論屬員不

奏請末末

至

能毆打長官。即同官相毆。亦律所必禁。此案如果楊坊發餉。送延白齊文亦當於巡撫行營據實稟訴。則咎在楊坊。而不在白齊文。乃遽行毆辱。已屬違犯法律。况楊坊係被毆之人。因其辦理不善。尚且革職不貸。豈毆人者反得立於無過之地。是白齊文之必應究辦。準情酌理。無可疑議。諒貴大臣亦必深以為然。惟白齊文既係服官蘇省。且事涉軍務。該巡撫係節制全省軍務之大員。自當聽候江蘇巡撫主持查辦。以一事權而肅軍令。本衙門已行文江蘇巡撫查照辦理。本爵不能聽信白齊文一面之詞。遂行定讞。即楊坊一面之詞。亦不能據為憑信。是非曲直。必須確

切查明。庶免中外各軍效尤。第中國辦事。於執法之中。仍留原情之地。白齊文究屬生長外國。如能自知悔過。投案聽候辦理。諒江蘇巡撫自必準情酌理。稍寬一綫之路。不致盡法懲治也。至白齊文擬遞奏摺一節。更非體制。查中國官員。三品虛銜。尚且不准奏事。况白齊文業已革職。豈能擅遞奏章。茲特將原摺退回。即希貴大臣轉行發交白齊文。仍令速赴江蘇巡撫行營投案。聽候查辦可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詳查白齊文之事。知非不願前赴金陵。因軍器不足。楊坊給發餉銀以後。其與爭毆。實係其過。伊認錯賠罪。白齊文替

奏請末末

至

貴國出力。業經三年。受傷七次。打仗約百次。無一次致敗。平素亦無甚錯誤。常勝軍本少。經白齊文增多。統領最為相宜。迨白齊文不領常勝軍。第一次臨陣。即為賊所敗。白齊文心甚

貴國之嘉惠。願替出力。本大臣是

貴國良友。願將髮賊盡行削平。素知貴親王是本國良友。所以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仍令統帶常勝軍。

貴國之兵。自然應聽

貴國號令矣。再英俄兩國大臣。俱願白齊文仍領常勝軍。本

大臣可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白齊文願助李巡撫協力同心。將髮賊盡行勦滅。為此照會。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且云白齊文情願賠罪。是白齊文自知悔過。而貴大臣又加以力保。似白齊文不致再蹈前轍。第李巡撫身膺疆寄。總統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白齊文回至上海。果能悔過自陳。日後事事聽候巡撫節制。必不敢再有非理之處。諒李巡撫定可變通辦理。至開復一節。查中國官弁。遇有革職處分。志圖報效。必須奮勉出力。

立有奇功。方能免其究治。開復原官。儻白齊文於錄用後。果能實力勤職。收復城池多處。自可開復原官。否則不能為白齊文遠廢中國之法。致中國將弁。退有後言。且相率效尤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國照會。為照會事。接江蘇巡撫李峇稱。華爾在慈谿陣亡。其時英國陸路提督古本欲另舉兵官接管常勝軍。曾由上海道等與英領事麥華陀酌擬條議八款。原欲兵權悉歸中國專理。正在定議間。適英國水師提督何親詣大營。力舉白齊文。堪以接帶常勝軍。士提督一同在座。與聞其事。始行

准如所請。奏明派令白齊文接帶。乃此次赴金陵援勦。藉詞延接。送毆搶餉。狂悖跋扈。實為軍法難容。因原為之何提督已回英國。僅有與聞保薦之士提督在滬。當即照會

士提督。派英國兵官麥蓋理馳赴松江。將白齊文押解來滬。現由英國水師兵船看管。未將白齊文趕緊交出。聲稱華爾白齊文先後經買軍火。帳未算清。必須料理欠帳等語。第恐算清帳目。仍將白齊文稍留。或竟縱令遠颺。均所未定。請照會英國往京大臣。迅飭在滬英國文武官。速為交出白齊文。聽憑中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送毆搶餉。情急潛逃。實屬目無法紀。今已為貴國兵官押解到滬。惟以經費軍火。帳未算清。未經交出。查買賣帳目。固宜清算。而搶掠餉銀。尤關緊要。貴國帳目一經算清。自必即將白齊文立時交出。以憑中國查辦。但必以速為妙。若遷延日久。誠恐白齊文又復乘間脫逃。不獨所搶餉銀無從著落。且嗣後各軍皆可效尤。於軍令國法。大有關係。白齊文既為中國官員。自應由中國辦理。即希貴大臣迅即行文貴國新任水師提督。飭行令該兵官及上海各領事。迅將白齊文解交李撫臺大營究辦。以儆將來。是為至要。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上海各官欲將統帶常勝軍白大人究辦。請本大臣劉飭領事官遵行等情。閱來文至要二端。一則白大人奉諭前赴金陵。任意稽遲。英國水師陸路各軍。恐常勝軍進攻金陵。力有未逮。白大人再三理論。各軍始助以軍裝器械。正在欲行。遽有此事。兵行拉運。厥位行裝。有需時日。耽擱無足深怪。一則糧道寓中。選取槍餉一節。餉銀月餘未放。非白大人親允發給。軍心必變。至於楊坊寓中之事。皆係伊本行之人。自行送出。實非強取。楊坊用穢言侮罵。致白大人一時氣憤。將伊毆打。其咎實在楊坊一人之身。白大人已經進京。本大臣見其語言動作。足勝帶兵之任。據眾論。白大人素稱勇健。作事公忠。人亦和平。統帶常勝軍。眾所悅服。令其辦理軍務。必有成效。為此照覆。

奏稿本末書

五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白齊文足勝帶兵之任。與蒲大臣力保白齊文之見相合。現已與蒲大臣辨駁。諒將來白齊文不致再負責大臣與蒲大臣美意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乙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等奏通籌西北兩路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依議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仰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因時制宜之中。寓慎重全局之意。當經與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麟興。劉飭。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及各總管。若有俄人來我邊界。一不得供其烏拉。聽其驅使。再不可貪其利物。被其搖惑。節節抵禦。嚴密防維。既使無隙可乘。又使無詞可藉。果能消患未萌。化大為小。方為正辦。但仍須不時偵探。儻該國實有逞兵前來之信。即稟請酌調該蒙古官兵。藉壯聲威。以資控制。呈報到日。自有權衡。其科布多。阿克坦。洋爾。烏梁海。等亦行令該參贊等一體照辦。如此。豫為布置。北路二城。有協心之助。庶免噬臍之憂。其塔爾巴哈台之哈薩克。阿濟台等部落。等前已與明緒。剴切曉諭。該夷俱極信服。不難由該城大臣撫綏。固結。比照辦理。至伊犁之布魯特。哈薩克。前據該將軍常清奏。稱早經從附俄國。奉諭旨。溯查原委。等尚未見該處如何奏覆。明文。今接該將軍亦稱俄人前在博羅胡吉爾勒布什一帶。強占地界。攔阻查界大員之兵隊。均已撤回。其布魯特。哈薩克。從前從順俄國之人。或棄或撫。作何安置之處。均未聲敘。該將軍諒已辨有頭緒。自必豫詳其首鼠兩端之念。而定將來或爭或讓之準。應由該處將軍大臣妥速辦理。彼此知照。互相應援。

奏稿本末書

五

若果如此周密籌畫。該俄使斷不能遽入境內侵占矣。又查議覆內稱。所請照會住京公使一節。該公使祇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不若仍由明誼行文西悉畢爾總督衙門。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等因。竊正在覈辦間。准參贊大臣明緒轉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若依該國使臣所指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今該分界使臣前來。建立界牌等情。其傷和逞兵之舉。意在言外。必須通籌不剛不柔。不激不隨之道。即與回文。使其回心就範。方為握要。查烏里雅蘇台向不與俄國通文。又無住劄該國之領事官。且與該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相隔萬里。惟伊犁與之通商。相距最近。該將軍就近即可與之商榷。竊擬定咨文。送伊犁將軍列銜。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衙門。令該國分界大臣訂期會議。西路或在伊犁定議換約。抑在塔垣會議。北路或在科布多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會議換約。抑在烏里雅蘇台屬之沙賓達巴哈唐努烏梁海會商定議。或該國不願添派使臣。或先在西路。或先在北路兩城約會定議換約。亦或於該國派人前來沙賓達巴哈遊轉鄂博之便。先後分路再來會議。均無不可。庶免往返徒勞。無濟於事。俟該將軍一經接到該國照覆。即知照各城會同照辦。總期安速。

奏稿卷末

手

歲事以仰副  
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謹將鄂給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會。並曉諭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劄文。恭呈御覽。  
明誼入奏。接據奏音。諾顏部落副盟長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呈報。沙賓達巴哈以前舊蓋有似帳房木屋等情。鄂復飭管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親行週查。茲據呈覆。職去年冬季。與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前往週查。沙賓達巴哈界牌。經過庫什素圖地方。見木屋二間。係每年守候俄人前來遊轉鄂博烏梁海巡邏弁兵。藉資棲止而建。並非俄人所蓋。鄂恐該烏梁海弁兵。素日失於覺察。或貪圖俄人便宜。以致俄人乘隙建蓋。以為豫占地步。剽飭該拉瑪扎布再行詳查原委。酌量拆毀。錫霖不日即到塔垣。其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可否飭下常清。明緒與之會同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行文俄國約期分界。妥籌防守。並查勘木屋等情各摺片。俄人蓄謀詭譎。必須杜其狡謀。豫為籌備。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覆西北兩路分界事宜摺件。行文知照明誼。該將軍於接到行知後。即行剽諭厄魯特烏梁海等部落。不得供俄人驅使。並不可貪利為所搖惑。嚴密設防。

奏稿卷末

手

以備俄人逞兵侵界。並行文科布多一體照辦。所著善屬妥協。即著明誼隨時知照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以期撫綏藩服。同心禦侮。現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必欲依該國使臣所指常住卡倫為界。方令分界使臣前來。該將軍察度情形。仍行給與照會。咨行常清令由伊犁就近轉行西悉畢爾衙門。令該國分界大臣。約定地方。訂期分路前來會議。俟該國照覆到後。即由常清分路知照備辦。即著照所議辦理。其所給西悉畢爾衙門照會。據定條約。剖晰詳盡。措詞亦頗為周妥。至蒙古兵丁。若果與俄人爭戰。亦未見遠能得力。明誼惟當聯絡該部落。藉壯聲威。俾俄人不敢遽萌輕視之心。仍當斟酌事勢。剛柔互用。勿使遠行決裂。是為至要。俄情多詐。每以虛聲恫喝。或未至遵行稱兵。明誼仍當嚴密偵探。有備無患。毋稍大意。庫什業圖地方。所蓋木房二間。雖據委員拉瑪扎布等查覆。係為巡邏弁兵棲止而設。並非俄夷所蓋。惟恐尚有隱飾。著仍飭該委員等詳細查明辦理。錫霖現已赴任。所有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即責令錫霖會同常清明緒辦理。

奏稿卷之三

五

給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本將軍前在塔爾巴哈台與我國駐紮該處大臣。連日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博補考等商辦一切原期迅速辦完。以固和好。無如貴大臣偏執己見。誤解條約。

堅欲以條約內載有及中國現住卡倫之語。作為議定界址。本將軍大臣反復辯論。仍置不理。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牌為私行偷立。所有中國舊址地圖。均不閱看。且貴國區蘇勒勒官有若不依此議分。只有帶兵占據之語。本將軍一聞此言。深為詫異。但念該區蘇勒勒官並非貴國專派分界大臣。未便與其口舌相爭。自有全權大臣作主。答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商辦分界。如何遽說用兵。以後不許如此再說。貴區蘇勒勒官逆俯首無辭。此眾人所共聞見。乃貴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因思事關分界。且有條約地圖可憑。總須公平定議。庶期經久。再三婉商。乃貴國使臣不遵條約公商。即開來分單。本將軍大臣詳加披閱。竟欲將中國舊有邊界。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之臣服中國。食俸受爵之烏梁海等處。蒙古藩王及塔爾巴哈台伊犁。交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住牧。全行包去。查此項人丁。臣服中國有年。豈肯外附。若貴國越界強占。該蒙古等必不甘心。且與我國伊犁駐防索倫錫伯。察哈爾各旗鄰近。必啟爭端。即被一時侵佔。日久豈能相容。查索倫錫伯各旗。為我國勁旅。傾心忠勇。今若感其生計。勢必捨命相仇。與貴國有何利益。正欲復商。聞詎貴使臣等掉臂而去。因思兩國不可因此致傷舊好。彼此無益。當經照會貴西

奏稿卷之三

五

志畢爾總督衙門秉公酌裁。轉行該使臣遵約再議。茲准貴西志畢爾總督衙門咨覆。內稱我們全權大臣所辦之事。及擬開勘界單內所指各處地名。均與議定條約相符。惟貴大臣等背約。覈此會議情形。儘再會議。亦是枉費工夫。故此我們大臣等照依京城議定條約。開列應分之處。若照依我們全權大臣擬就地名。作為邊界。致一音信。我即代奏。復派我們全權大臣前往勘議。繪圖建立界牌等。因前來查條約第二條。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各語。其日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蓋謂分界時。亦有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如將至齊桑淖爾湖。必經輝邁拉危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是以條約僅載有及卡倫等處字樣。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其下至浩罕邊界。始有為界二字。設使以卡倫為界。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又何必另派信任大臣會勘商辦耶。况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所謂往西直至者。乃自沙賓達

齊桑淖爾湖

至

齊桑淖爾湖

至

已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之止處。始行至齊桑淖爾湖。非謂由沙賓達巴哈往西南斜行至齊桑淖爾湖。若如貴大臣等所稱。則是由沙賓達巴哈未處。往向西南。顯背條約。內往西直至之語矣。只可照約一直往西而論。方為公允。其貴大臣所云距卡倫甚遠。可見貴大臣等統以卡倫為界。實為誤解。至勒布什界牌。本將軍大臣檢查舊圖。實係乾隆年間所立。乃貴大臣指為私立。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壘鄂博者乎。種種偏謬。本將軍再三講解。不惟不肯聽從。反謂本將軍大臣廢約。試問如此偏執。為守條約乎。抑廢條約乎。若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至科布多邊界之止處。然後再至齊桑淖爾湖。方與條約中西字直字相合。照此辦理。方為遵約。不照此辦。即為背約。况遵此條約。辦理計所分之地。已於貴國大有裨益。已於中國虧損甚多。何得仍要強占於條約之外。是何情理。以上各情。前已經我們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商同貴國往京大臣。行文貴西志畢爾總督。想能透悉其中虛實。但恐貴西志畢爾衙門。發此次照會時。前次京中文書尚未收到。故不知其中原委。茲准照會。若依貴國分界大臣等所開議單。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令再議。條貴衙門誤聽一面之詞。所致。請再細譯原約。秉公商酌。

本將軍大臣祇知照約辦理。不能聽約外之言。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從無爭競。所有分界事宜。必須妥議詳善。不可偏執己見。亦不可任意耽延。本將軍再四籌思。若欲迅速歲事。永固和好。必須照前年貴國住京大臣與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商。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會議。可免彼此徒勞往返。且各該守疆將軍大臣。皆可親督定辦。方能辦結此事。今本將軍酌擬西路或在伊犁。抑在塔爾巴哈台。約貴國會同我國將軍大人照約會議。議定後。就近互換信約。建立界牌。北路或在沙賓達巴哈。未處唐努烏梁海。或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抑於秋間貴國派官前來巡查沙賓達巴哈界牌鄂博之便。擇其適中之地。與本將軍科布多大人約期會議。議定後換約建牌。以歸簡易。而昭信守。庶不致彼此意見參差。徒成不了之局。貴衙門公明正直。諒亦如責任京大臣所云。幫助公平辦理之意。以固兩國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貴西憲畢爾總督衙門查照。以上各節。希即行知。貴國分界大臣。令其速訂日月。分為兩路會勘。照約公平辦理。此文一到。即希酌定見覆。

檄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劉文

為嚴密剴飭遵照事。照得本將軍前與俄國使臣會議西

疆未定界址事宜。據該使臣所指地名。多在爾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處住牧之內。當即剴飭有無關礙生計。究竟向日有無附從俄國之意。逐細呈覆。嗣據呈報。職等世受天朝養養。涯沫隆恩。自投誠以來。受職食俸。永享太平無事之福。萬不肯甘心附從他處。所有俄使指要之地。實與我們養生處所大有關係。若果如此。他們要強占。我們至死不能聽從等情。稟覆前來。本將軍查其所報情詞懇切。應再行剴飭管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對切曉諭各總管。備有俄使在爾等住牧之處。運料興工。建立鄂博。必須善為開導。俟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中國行文到日。如何議分。如何立界。指示分明。方准其堆立界牌。備說之不聽。或敢帶兵強占。一不許任其驅使。供其烏拉。一不許貪其小利。受其愚弄。一面激勵各總管。齊心禦侮。自回藩籬。俾各旗得有倚恃。不致被其搖惑。一面飛報本將軍相機辦理。不得相顧因循。致被欺陵。

丙午。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川省重慶府城崇因寺。即長安寺。給與川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

一第...冊...書...第...0...反...內

當經劉飭遵辦。茲據川東道吳鎬稟稱。遵即督飭府縣等  
紳。正月二十四日。已縣知縣張秉哲傳集閩城紳士。正在  
籌議撥給開。忽有各街無知之徒。輒集多人。找尋天主教  
士理論。互相爭鬧。將天主教所設真原堂公所傳經公所  
病院學堂三處門窗戶格一併打毀。經該道督縣會營帶  
領兵役。馳往彈壓驅逐。拏獲滋事痞匪八名。始行各散。查  
驗並未傷人。當將范主教善為保護安頓等情。而住省法  
國副使艾嘉略來署面述。則稱不僅門窗戶格被毀。其公  
所書籍什物。亦被擄掠甚多。並毆傷在教之人。查崇因寺  
係奉

奏稿卷十四

奏

旨。償給以一處之廟宇。抵四處之經堂。本屬情理之至。自應早為  
辦理。以全大局。而敦友誼。乃吳鎬始則任聽紳民一面之  
辭。另欲換給。繼復任意遷延。不為妥為籌辦。以致無知愚民  
糾眾將天主教真原堂等處打毀。吳鎬未能早為剴切開  
導。臨時又未能妥為彈壓。實屬辦理不善。相應請  
旨。將川東道吳鎬撤任。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臣崇實駱秉章未能  
先事豫防。請交部議處。所遺川東道員缺。查有候補道覺  
羅恆保。前經署理該道篆務。一切情形。尚為熟悉。於教民  
交涉事件。辦理亦稱妥協。即委該員星馳前往署理道篆。  
責令將崇因寺之事。趕緊妥為開導。地方紳民。設法撥給。

其滋事情形。及其副使所稱失去書籍什物。因何與吳  
鎬所稟不符。亦即逐一查明。  
御批。吳鎬著即撤任。交部嚴加議處。崇實駱秉章著交部議處。餘  
依議。

奏稿卷十四

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辛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

厚奏查督隊出力之統教官克運經奏蒙

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傳

旨嘉獎在案其前次首先衝入賊隊之英國領事官吉必敷身受

牙傷尤為奮勇並隨同該領事前來之法國通事官徐伯

理隨隊勦賊亦頗得力自應分別量予獎勵以昭激勸可

否懇

恩賞給吉必敷勇號並傳

旨嘉獎徐伯理之處統乞

奏案卷五

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議奏請

殊施俾兩國均知感戴以副

聖主懷柔遠人之至意其餘分教各弁由仿照上海調用外國

弁兵章程酌給薪金銀兩用示

優養而昭體恤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交卸總督署任三口通商時有應辦

事宜著即折赴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本任以便董恂交卸回京

毋庸來京請訓請獎勵之旨必敷等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議奏矣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文清奏福州口徵收洋稅業

經查照通商條約設立稅務司幫同海關嚴防偷漏其辦

公處所原由該司稅租賃民房居住嗣據稅務司赴轅求

請給價建造關房以資辦公令其前向通商各委員商議

續據辦理通商事務前署福州府知府陳謙恩暨管口委

員正黃旗協領景成錄白旗協領長慶等會詳該司稅請

在臨江近處起蓋洋稅關公所實需工料價銀一萬八千

兩惟此項工程若由地方官經理該稅務司必以不如所

意徒費周章應請照估給發工價由該稅務司自行建造

各等情等伏查該司稅所請建造關房係為辦公必需之

奏案卷五

所其應用工價銀兩既經委員等再三確估詳覆應如所

請在船鈔項下照依估定價值撥銀交稅務司美理登承

領建造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燦合詞附片奏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

十四日接據法國照會內稱按國現今哥士者回國另派

柏爾德密為正使伯洛內為參贊杜升為通商大使等因

當經臣等給以照覆茲於二月三十日柏爾德密等來京

訂期會晤經臣等定於本月初三日在衙門接見是日

哥士者偕同柏爾德密等來衙門等優以禮貌款以

酒食該公使柏爾德密並不通曉漢語。皆係哥士耆與該國編譯官豐大業。從中為之傳說。察其情詞之間。尚屬恭順。亦未提及公事。旋即辭去。臣等仍擬於數日內前往該館答拜以示羈縻。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二月二十二日。准前通商大臣薛燦。江蘇巡撫李鴻章。將上年在滬與布國互換和約原本備文交天津原派委員直隸甯甯縣知縣黃惠康齎送到。臣衙門除將換到和約照案移咨禮部妥為收存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甲寅。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本月十五日。接據九江府景惠稟稱。初十日。准湖北黃州府委員。將法國傳教士羅安當護送到滬。該府已委經歷崔矩接護前進。該教士尚無起程日期等因。詎省中一聞此信。即物議紛騰。臣以該教士如果執意來省。地方官固未便十分阻留。致疑別有意見。惟兩國既敦和好。彼此拉關一體。若不推誠相告。殊失地主之道。省城人心叵測。該教士冒險而來。萬一復滋事端。地方官固咎有應得。而傳教士已受實禍。何補毫釐。既為勸人為善起見。隨處可行。何必急急於省城一隅。轉多窒

礙。臣謹將議覆法國照會條款。劉飭九江道就近向該教士妥商。應給賠款五千兩。即由該道提銀交付。作為抵解藩庫之款。其吳城地基。亦由該道劉飭吳城同知遵照辦理去後。次日旋據南昌縣呈驗通衢揭帖。有四維不日來省。凡我同人商集所訂處所。照前議行事。違者重究。神人共鑒等語。日來該教士尚無起程消息。想亦自知慎重。願全和局。除俟九江道將妥商情形覆到。再行續陳。以慰宸廑外。合將現在辦理緣由。附片馳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法國傳教士羅安當到滬。現飭九江道將應給該教士賠款五千兩。就近提銀交付。其吳城地基

御批知道了。

基。亦由該道轉飭該同知遵照辦理。惟據南昌縣呈驗通衢揭帖。有四維不日來省。商集照前議行事等語。羅安當上年到京。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三開導。令其暫緩回江。該教士堅執不從。祇得准其前去。復諭令官文於該教士到漢口時。設法挽留。該教士並未謁見官文。現已由湖北護送到滬。是其急欲晉省。已可概見。沈葆楨令九江道付給賠款。吳城同知照給地基。若該教士聞知省城物議紛騰。自知慎重。不即赴省。該撫自可相機辦理。如果執意前來。沈葆楨務當遵照和約。熟籌妥辦。該教士晉省之意。無非欲謁見大吏。以為體面。遇有與地方士民交涉事件。隨時可以稟明判斷。該教士如果安分傳教。該省

士民亦何必無故尋釁致滋事端。如該教士藉傳教為名。陰行不法。或干預地方公事。該撫即據實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該國公使懲辦。總之與外國交涉事件。一切須持平辦理。該撫斷不可稍存成見。致有偏抑。現在軍務方殷。沈葆楨務當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晚諭紳民。權宜時勢。如該紳民不遵約束。恃眾滋事。是止知逞忿沽名。不知顧全大局。必致又生枝節。沈葆楨身膺疆寄。不為一己利祿計。獨不為國家時勢計耶。該撫其妥為緝辦。務使中外相安。

戶部等衙門奏。軍機處交出察哈爾都統慶昫等奏俄商販買華商茶斤。應准交易。仍由華商比照票釐計箱抽收。

奏摺卷五十五

五

一摺。同治元年十月初九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張家口市。商民販買武彝茶葉。請票出口。運赴恰克圖。與俄羅斯商人交易。歷有舊章。其經由各關口。均係照則輸稅。不科引課。嗣於咸豐十年八月內。據察哈爾都統慶昫會同直隸按察使吳廷棟等奏。張家口釐捐酌定章程內。聲明富商大賈。往來恰克圖等處販貨。向由張理廳開造請領茶票。姓名字號。前赴理藩院領取印票。來口。如商貨起運之時。先期報明。於票尾加用印信查驗放行。按票抽釐。計每茶一票三百箱。共合銀六十兩。按百分抽一。每票應抽釐銀六十兩。以後專憑茶

票抽釐。逐年接辦。扣足一年。彙明所收銀數。奏咨辦理等因奉

旨。允准行文遵照。各在案。茲據察哈爾都統奏請俄商在口與華商販買茶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第十二條。內載俄商在張家口一處販買土貨。應交出口稅銀。按照各國稅則。交一子稅。在張家口交納。該口發給執照以後。不再重徵。沿途不得銷賣。如違。罰辦等語。今察哈爾都統慶昫所稱俄商在口販買華商茶斤。交納子稅。請領執照。由張家口監督發給之處。與戶部查與奏定票釐陸路通商章程相符。自應准如所奏辦理。其該處祥發永

奏摺卷五十五

六

字號商民賣給俄商武彝茶二千箱。載運出關。每箱交銀二錢。既據奏稱華商情願如數呈交。戶部查與奏定票釐章程中百分抽一之數符。合應如所議辦理。至聲稱自此。次賣給俄商茶箱為始。嗣後不論茶斤。應細即照抽釐章程。今該鋪先行報知市圍值年保正等。開具報帖。加用戳記。聲明某字號賣給俄商某人。何項茶斤若干箱。應抽銀若干兩。赴司呈明。並令某鋪所賣印明某鋪戳記。以便出關時與該商買來貼有三口通商衙門封條。分別按箱查驗放行。所奏尚為周密。亦應如所擬辦理。再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添造一冊備

數。理藩院查前於咸豐十年由臣院奏請由恰克圖司員領催等名下應交銀二萬兩作為蒙古王公廉價等因。於是年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辦理在案。現准戶部會奏察哈爾都統處酌等奉。俄商販買華商茶斤將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添一冊備數等因。各行會辦時當經臣院將華商所領茶票是否全行賣給俄商抑係零賣該華商仍赴恰克圖照舊售賣並華商賣茶時是否僅賣茶箱抑或連票同賣該都統原文內均未聲明。等因。有關係。臣院二萬兩蒙古王公廉價款項或恐缺額當

奏摺卷五

七

經臣院咨行察哈爾都統庫倫辦事大臣迅將各情查明咨覆備辦。一面先行咨覆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俟該都統大臣等咨覆到日再行會辦等因。各在案。茲據察哈爾都統覆稱俄商不准在口開行設棧章程內載有明文。不過南北往來俄商偶與華商交易自上年九月起至現在止俄商在口僅止買茶四次數止六千七百五十五箱。而市面商民領院票後運赴恰克圖售賣者已至二百五十四票。現在源源出運未嘗稍停等語。復據庫倫辦事大臣覆稱俄商在口買茶回國並不在恰克圖納稅惟華商貪利明知俄商到恰不納稅銀該商民在恰難免不按部

票不納規費嗣後將在張家口賣給俄商茶箱之華商名宇鋪號並將所賣盡細茶葉數目明白咨覆數對即由在恰之鋪照依新定章程收納規費送院作為蒙古王公廉價之用。再俄商在口買茶回國應繳張家口稅務監督所發執照應按照俄夷在天津買貨由三口通商事務大臣所發執照飭令該夷於到恰時在該章京衙門回繳由該章京索總呈報辦事大臣仍照原衙門繳銷成案辦理各等語。咨覆前來。臣等詳覈察哈爾都統所咨俄商在口僅止買茶四次為數六千七百有奇且華商於上年所領臣院茶票至恰克圖售賣者二百五十四票嗣後源源而運

奏摺卷五

八

到恰後自係照舊納規每年應交臣院王公廉價銀兩不致落空。惟此次更易華商與俄商交易創始之初若不嚴定章程誠恐華商日久貪利心重仍不免復行作為俄商之茶影射希圖免交規費之弊。自應如該都統所咨嗣後張家口各鋪賣給俄商茶箱於每年領票時另造一冊送臣院備數。至庫倫辦事大臣所議嗣後俄商在口所買茶箱將張家口所賣商名鋪號並將所賣盡細茶箱數目由察哈爾都統咨行該大臣轉飭恰克圖章京由在恰之鋪民照依新定章程亦按茶三百箱收取規費銀五十兩並華商運赴恰克圖茶箱應按票取納規費銀兩一併遵

旨全行提解。送交臣院。以備散放。蒙古王公康儀。又俄商到怡。在該章京衙門。回繳執照各情。所議均屬周備。亦應如該大臣所擬辦理。如蒙

俞允。恭候

命下之日。由臣院轉咨。察哈爾都統。庫倫辦事大臣。遵照。作為定

章。永遠遵行。並由臣部行令。察哈爾都統。轉飭將張家口

茶鋪。賣給俄商。茶箱數目。共應抽釐銀數。一併造具管收

細冊。咨送理藩院。戶部。查數辦理。此外俄商在口。販賣茶

斤。應交子稅。請領執照。據稱向係張家口監督辦理。應令

該監督。照章。按數徵收。報部查覈。至崇文門。奏准。在張家

口。設立徵收茶稅分局。亦應由張家口監督。會同該委員

等酌數辦理。謹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覆奏。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文清奏。查英法美三國。奉准

在於臺灣海口。開市通商。所有設關徵稅一切事宜。先經

前督臣慶端。派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前往查辦。旋據委

員區天民。會同臺灣鎮道府。勘定臺灣府屬淡水廳轄之

八里坌。即滬尾地方。堪以設關徵稅。適值彰化會匪滋事。

未能如期會辦。茲據區天民呈報。英國領事官。即現已

移住滬尾。且有洋船停泊口岸。應即趕緊開關徵稅。暫借

滬尾守備舊署。作為稅關。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先行啟

徵。應議章程。容另行會議呈報等情。前來。李伏查臺灣滬

尾口通商事宜。既經前督臣慶端。派委區天民查辦。所有

徵收稅銀。自應仍令該道。一手經理。以資熟悉。謹附片奏

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英國兵官。戈登。甫經接帶常勝

軍。經臣以常昭團總。福山兵單。諭令往助。該兵官即星夜

帶隊馳往。與諸將士。和衷籌商。併力攻克。英提督士迪佛

立。前為言。戈登奮勇。明白。為駐滬英兵頭之冠。日初未

敢信。自會帶常勝軍。往來。臣營。稟商。調度。情詞。恭順。至思

四出。攻勦。迅掃。巢穴。又以常勝軍。習氣。太壞。欲漸漸約束

裁制。其志。越實。為可嘉。去冬。士迪佛。立與。臣定議。該國管

帶官。與中國。鎮道。平行。戈登。既為。中國。帶兵。似應。循照。成

案。請

旨。暫假。以中國。總兵。職任。以便。臣等。節制。調遣。俟。其事。竣。回國。再

請。撤銷。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官。軍。攻。克。福。山。常。昭。解。圍。戈。登

接。帶。常。勝。軍。奮。勇。明。白。此。次。復。力。克。福。山。著。即。假。以。中。國。總。兵

職。任。仍。著。李。鴻。章。傳。旨。嘉。獎。常。勝。軍。積。習。太。壞。並。責。令。戈。登。嚴

裁。制。

加約束以期消息未萌

庚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榮厚奏據大丹國公使  
拉斯勒福呈遞照會到津內稱兩國商民交易數年以來  
並無欠和之處今該國君主深願更敦睦誼特令該使代  
國行權特來會議通商章程以期長保和好等語查大  
丹國向在通商各口貿易往來均係按照各國條約章程  
辦理並未議立通商章程茲據該使拉斯勒福奉該國君  
主之命北來呈請議立條約未敢擅便可否  
允准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

奏摺卷五

十一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  
遵照辦理

丹國公使照會

大丹國欽差入華便宜行事大臣拉斯勒福為照會事照  
得彼此兩國商民交易數年以來並無欠和之處今我大  
君主深願更敦睦誼特簡本大臣代國行權來與

大清國臣僚會議酌定和約通商章程以期更能長保其和嗣  
後永不乖違本大臣現已抵

貴境合請貴大臣即將來意轉為謹奏仰請  
大皇帝欽派

貴國大臣會同酌商慎重定約方得復命銷差為此照會

浙江巡撫左宗棠奏伏查連耳第福自上年八月到甯管  
帶花頭綠頭兩隊勇丁教練洋槍防守餘地勸退各鄉逆  
股上虞之捷亦與有力此次經該國提督伏恭派委接帶  
勒伯勒東善部抵營未及一月忠義奮發恭謹有加茲以  
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實堪憫惻合無仰懇  
天恩將法國參將權授中國副將連耳第福照副將例從優議卹  
其一切身後事宜已飭甯紹台道史致堯照華爾勒伯勒  
東例妥為辦理

御批已有旨將連耳第福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議卹矣

奏摺卷五

十二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各國語言文字均當  
諳熟有人今英國雖得人教習而法俄缺如究有未備因  
於接見該二國公使時留心延訪茲據法國哥士者俄國  
巴留捷克陸續函薦司照靈柏林二人前來查司照靈本  
係法國傳教士當即力御哥士者稱司照靈雖屬教士現  
在並不傳教且其人尚誠樸可充斯席且等令其來署面  
見尚無傳教士習義因與切實言定若到同文館斷不准  
其傳教一涉此弊立即辭回該使應允而去至俄國柏林  
向充該館編譯官嗣因接手有人在館閒住此人上年因  
公來臣衙門多次臣等均曾接見人尚不十分狡詐以之

教習學生似尚無大流弊。因與巴留捷克訂定。至各國教習。每歲應給薪水。上年英國包爾騰到館時。因威妥瑪言包爾騰初入中華。充當教習。係屬試辦。止須給以三百金。來年再為給予一千數百金。是以上年止給包爾騰薪水三百兩。今法國公使並無試辦少給薪水之說。且等未便與之斤斤較量。且外國教習。非厚給薪水。亦無人願來充當。因與言定。每教習薪水。一年給予庫平銀一千兩。並包爾騰亦一律加給。以示大方。其漢教習一項。上年試辦英文館時。尚未奏定章程。係由臣等採訪得八旗候補漢教習徐樹琳人品較優。咨傳充補。迨七月間始奏定章程。漢教習均由八旗咨傳。考試錄用。此次添開法俄文館。自應遵照奏案辦理。惟思此項文館。現在試辦之初。漢教習日與外國人相處。且有暗為查察之責。必須人品端正。方為可用。考試僅憑文藝底蘊。或未深知。且徐樹琳自上年採訪傳充以來。課讀一年。館務諸稱安靜。因商定此次仍暫照上年咨傳徐樹琳辦法。採訪傳充。俟將來館務章程大定。再行遵照奏案考試辦理。且等現訪得鑲藍旗漢教習張旭升。直隸人。候補八旗漢教習楊亦銘。河南人。品學均尚端粹。堪膺斯選。業經行文國子監禮部。咨取前來。於本月初六日。將張旭升分入法文館。楊亦銘分入俄文館。各

派挑定八旗學生十名。令其教習其法俄兩國教習亦於是日到館。公同教導。並經臣等諭知該館提調成林夏家錡等。隨時督同該教習等稽查防範。如涉有傳教等弊。形跡即行據實稟明。以便辦理。至各國教習薪水。言明分春秋二季支給。漢教習每月薪水銀八兩。按月支給。均於解到船鈔項下。按時照數給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外國領事等官。出力助勦。屢獲勝仗。身受牙傷。自應量給獎勵。以昭激勸。惟以外國之人。給予中國勇號。不獨於體制不合。且恐該領事因勇號僅屬虛名。雖經中國破格給予。其意仍多未協。不如查照上年英國提督暨繙譯官在江蘇助勦出力成案。由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轉奏該國君主。酌給獎敘。較為妥洽。當經函商崇厚去後。茲據崇厚覆稱。該領事情願祇領功牌。並不敢別有希冀等語。自係可以允准。惟查外國向有寶星名目。與中國功牌相似。不過製造精工。現經崇厚商請擬造一兩四錢重金寶星一面。予吉必勳。再造一兩二錢重及一兩重金寶星二面。分給克通。徐伯理。再造一兩重銀牌十二面。分給分教瑞克斯等各員。寶星式樣。背面作雙龍形。銀牌式樣。背面作靖虎文。正面皆鑄

御賜字樣給該領事等分別祇領以示優異各等語。臣等查崇厚所請尚屬可行。如蒙

俞允。當由臣等知照崇厚照式鑄造分給祇領俾得仰沐

恩施。至克通等應給薪金銀兩。現據崇厚函稱查照上海章程分

別等差。按兩箇月的給。共計統教分教人等。分給洋銀一

千一百八十圓。應請

飭下崇厚照章給發。務須覈實支放。毋得虛糜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自咸豐十年英法換約後。當時即慮及各小國從而效尤。且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前。

奏摺卷十五

十五

外國均在各口請請。迨既設衙門。則望有攸攝。其紛紛赴

京請請。早在意中。是以未及兩年。果疊有布路斯比利特

大西洋三國來請議約之事。其中布路斯大西洋均係恃

法國為援引。惟比利特因無援引。始肯在上海辦理。今丹

國遣使額求。自亦因此而生覬覦。且聞其恃有英國為援。

但該公使拉斯勒福於二月內到津。其時臣董恂署理三

口通商大臣。該使並未知照。徑自起程進京。經臣董恂飛

函通知。臣等當即照會各國。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

門攔阻。旋接英國照覆。以伊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毋

阻其入城。臣等亦明知丹使此來。無非希冀換約。因英國

既有係伊賓客之說。故丹使進城後。臣等遂故置不問。相

持數日。見臣等毫無動靜。威妥瑪始來。臣衙門代請。臣等

當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中國舊章。擅自越過天津。

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因言丹與英

為姻婭之邦。並引曾允法國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

之案。再三商懇。臣等查向來無約之國。在各口通商。均係

有約各國代管報稅。遇有交涉事件。而代管之領事官並

不能照章懲辦。且從中播弄。如一經立約。不獨彼可以免

受其制。即我亦可以借收其權。況丹使此來。既有威妥瑪

主謀。若堅執不允。亦必多方曉讀。但未便許之太易。顯遂

其來京議約之私。因告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辦。必須循照

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行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

遞照會。欲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

行等語。威妥瑪無可復辯。應諾而去。並經呈遞照會。以嗣

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語。

隱隱為丹國認錯。威妥瑪復應三口通商大臣不允。又親

為致信代求。茲據奏稱。拉斯勒福在津呈遞照會。懇請立

約等語。自是遵照。臣等前言辦理。其氣已挫。似未便再為

拒絕。惟從前布路斯雖有法國袒庇。仍係在津辦理。並未



顯然來京。大西洋雖然來京請議。亦係由哥士者言明。作為法國朋友。不提明大西洋使臣。一切均由哥士者往來商議。議定後仍回天津畫押。將來即在天津互換。是來京仍與未來無異。且等於來京一節。必欲力爭其名者。良以外國人性情。大半得步進步。今日一開此端。他日即沿為例。以後雖欲駁詰而不能。今丹國來求議約。英國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大西洋相仿。自應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無論拉斯勒福在京與否。惟一切責成咸安瑪往來商議。不必令該使當面。仍一面請

奏案卷五

十七

旨。於臣等中特派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辦。以備將來赴津與之畫押。除臣等所礙難分身外。謹將臣寶鑒等銜名開單呈覽。恭候

簡派。至將來應議一切章程。亦即專照大西洋條約商辦。總期有減無增。力杜其要求妄念。給派臣等會同崇厚辦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衙門現聞丹國派有欽差。於十七日晚到津。即之紫竹林。未經上岸。並聞欲由水路至通。徑赴京城商辦換約。赴外國各館居住等情。聞之不勝詫異。查各國派

人來中國換約。均係磊落光明。先到上海通商大臣衙門商辦。如實係大國。由該大臣奏請

諭旨遵行。從無意存輕視。任便來京之理。今丹國來使。既係欽差。應知中華禮數。乃路過上海。既不報明上海通商大臣。迨至天津。又不與天津通商大臣見面。並無執照。貿易來京。顯係輕視中國。似此不知禮義。中國斷難與之立約。現在本爵已飭各門。凡過各國之人。不領執照。概不准放行。入城。日昨白齊文來京。雖經該門官兵查詢。報明本衙門。然因其未肯破除情面。認真攔阻。已將該官兵懲處。此次丹國來京。如想官兵查詢。不服攔阻。則本處必不為其稍留顏面。遠從寬貸。除照會各國大臣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奏案卷五

十八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親王來文內。將丹國大臣質照來京。顯係輕視中國。經飭各門官兵查詢攔阻等情。貴國與各國偶有不合之處。本大臣無不從中調處。容為代言。查丹國派臣將伊國通商章程。妥為議定一節。係住京各大臣。早奉英美俄三國來文。屬令以禮相待。丹國大臣至津。因無隨帶譯官。本國領事官吉。又因受傷未愈。亦未能相助。丹國大臣似無法可處。幸有俄國客人在彼適

欲進京。乘此一同前來。想與本大臣暨俄美二國大臣相  
晤。方能曉暢一切事務。已派人役馬匹前往迎接。函請到  
館任便居住。此次丹國進京。似有先與各國大臣豫為商  
議之見。公務未見報明。可知其進京。僅是平人交接之儀。  
本大臣既經函請來館。希貴親王飭知各門官兵。勿得將  
本館賓客恃強阻止。以昭友睦之誼。為此照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據參贊大臣威回館。將丹國欽差大臣接會  
議立約事宜詳述。足見貴親王既已衷懷舊誼。尤復禮讓  
新邦。本大臣心中感激。自應專文中謝外。因貴親王示凡

外國使臣臨津。應將其來意。先由三口通商大臣轉為入

奏。本大臣慮外國多未悉

貴國禮節。或致偶生不睦。深願協同免生猜忌。今擬創行本  
國住津領事官。嗣後外國使臣進口。儻與該領事官問禁

該領事官須以

貴國定制常例。總宜先由三口通商大臣轉通為要。庶期兩  
無歧誤。而臻妥善。為此照會。

丙寅。直隸總督劉長佑奏。直隸拱衛

京師。現值軍務未平。關繫較重。仰懇

聖恩。俯念直隸軍需緊要。

飭下廣東。江西。每月各撥銀一萬兩。湖南。湖北。每月各撥銀七千

兩。福建。山西。每月各撥銀六千兩。以濟要需。且擬函商通

商大臣崇厚。轉商英法二國領事官。於天津通商貿易資

本內。就近匯兌廣東銀四萬兩。福建銀二萬兩。且當咨照

該二省。由藩庫文到撥給。其湖南等省協餉。仍由驛路解

直。俾無缺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請飭崇厚於天津轉商英法領

事官。就近匯兌廣東銀四萬兩。福建銀二萬兩等語。直省需餉

孔殷。而閩粵道路遙遠。解到無期。若於天津英法通商貿易資

本內匯兌。自屬可濟要需。惟天津向無與英法匯兌之事。事當

創始。恐流弊滋多。崇厚在津與英法領事尚屬決洽。若即作為

已意。與之籌商匯兌。或專與稅務司商辦。俾公私均無窒礙。而

費用不至繁多。匯兌後即由該侍郎咨照廣東福建督撫。如數

撥還。毋稍遲誤。以致失信。

丙子。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奉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劉長佑奏。請飭粵閩各撥月餉等因。欽此。查英法兩國向居

每結二成扣項。往往運送廣東。並未存留天津。難以匯兌。

當與稅務司並在津洋商。作為彙兌。已意轉商。詢據如由粵

閩將銀交與該商等輪船帶津。計需每百兩運價銀二兩

五錢。又保險銀二兩五錢外。扣上下起運利船脚費銀一兩。以萬兩計之。需費銀六百兩。計期尚需五六旬不定。各洋商以資本無多。誠恐展轉愆期。有誤貿易。諸多窒礙。所議匯費。未免折耗繁多。當此款項支絀之際。自應力求撙節。惟直省需項孔殷。更未便稍事遲延。查牙所管天津鈔關。奏明徵存應解部庫銀五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移緩就急。請於洋藥釐捐銀內。湊齊撥解六萬之數。其廣東福建兩省。應解直隸軍餉銀六萬兩。應請飭部咨行各該省督撫。迅速徑解戶部。以抵庫款。

御批 依議 該衙門知道

長壽榮奉 上

三十一

四月。戊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明誼奏。查詢俄人善蓋房間。並豫籌防範一摺。所有分界事宜。即著廣鳳幫同辦理等因。欽此。伏查俄國使臣前在塔爾巴哈台。與我等會議。不下十數次。嗣因不遂所欲。隱忍回國。儻今年再來會議。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是以我前已面屬兩領隊大臣。各將前派各營兵丁。勤加操練。暨飭諭各卡倫官弁。加意嚴防。並常出卡外。查看有無俄人潛來。壘立鄂博情事。隨時呈報。不准稍形鬆

懈。復豫晚諭。各哈薩克汗王公台吉等。嗣後儻有俄人前來肆意逞橫。務各齊心禦侮。不可驚疑逃避。飛咨明誼等。遵照會同。豫為晚諭。該處總管。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受。自守藩籬。俟春融後。即飭令委員阿克敦布等。馳赴該處。迅將鄂木噶克之北。吹河一帶。俄人善蓋木房。勘明此項房屋。究係起自何年。均著逐細查明。建立原委。暨卡外地方。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亦著履勘明白。豫行繪圖。呈請。我等。核准。以便臨期會同明誼。奏明候

長壽榮奉 上

三十一

旨。辦理。並俟俄使何時再來會議時。欽遵。諭旨。今其將善蓋木房一律撤去。查前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繪道中擬分與圖。因為里雅蘇台。自沙賓達巴哈。未處至科布多。向無舊定界址。且該委員因明誼。撤調隨。差遣。亦未週查。履勘。究於該處。蒙古遊牧。有無關礙。無從懸揣。擬分。查伊犁。雖有舊定邊卡界址。與明誼。因不深知卡外地方情形。當詢委員。哈布齊賢。不敢擅主。議分之事。是以我前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另繪圖內。僅將塔爾巴哈台一處。邊卡道中。擬點紫色界限。至科布多。伊犁。兩處邊界。究係應由何處議分。復經我等。會同明誼。具奏。請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督同前。總添派該員等。復查各邊境。議分

之處。離卡倫若干里。數有無關礙。哈薩克。布魯特生計。並  
谷科布多參贊大臣。即添派阿勒坦。渾爾烏梁海。總管二  
員。並令添派委員等。同往各邊境。逐一復查。詳細繪圖。貼  
說。何處有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必須據實聲明。以  
便索辦。現在科布多。伊犁兩處。尚未派員再往查勘。該使  
臣。儻來會議時。不能久候。恐其中另生枝節。查伊犁卡外  
游牧之俄人。既經全行撤回。且現已春融。若再不趁早揀  
派委員。令往詳細週查。並仍按季派員。巡查邊界。誠恐俄  
人藉無官兵往查。定必據為己有。以為將來會議。狡賴地  
步。請

奏摺卷五

二十三

旨仍飭下伊犁將軍。迅派委員。同原派之委員等。週查本境邊卡  
適中議分之處。豫行繪圖。不可稍有含混。必須據實聲明。  
咨送前來。以備會議。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遵旨豫籌勘界辦法。一摺。俄國使  
臣。上年在塔爾巴哈台議界。不遂所欲。隱忍回國。儻今年再來  
會議。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明緒現已會  
同明誼等。曉諭蒙古人等。齊心禦侮。並委員赴北吹河一帶。查  
勘地址。豫籌辦理。所辦尚屬周密。惟科布多伊犁兩處邊界。究  
應由何處議分。必須豫行勘明。臨事方有把握。現在伊犁卡外  
游牧之俄人。業經全行撤回。趁此春融凍釋。即可將該處界址

詳細查勘。若常清。迅派委員。同原派之委員。哈布齊賢等。將伊  
犁本境邊卡。何處可以議分。有無關礙。哈薩克及布魯特生計  
之處。逐一詳查。繪圖貼說。由常清。覈准。咨送明緒。妥籌辦理。此  
時已交夏令。恐俄使即須前來。該將軍等。務將勘界一事。趕緊  
辦妥。不得稍有遲誤。致干咎戾。

明緒等又奏。接准伊犁將軍常清轉咨。承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明誼等奏。俄國使臣。因會議不遂。所欲徑行回國。及遵旨籌  
辦邊界情形等因。欽此。復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轉咨。承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等前與明誼具奏。會議勘

奏摺卷五

十四

界事宜。未能定局。及俄使堅欲以常住卡倫為界。等因。各  
摺片。內稱。持定條約。內往西直至齋桑。渾爾湖等語。與之  
辨論。該公使始而變色。繼而語塞。始允將照會轉行。旋准  
該公使照覆。內稱。已經繕譯俄文。咨送本國。並備文行知  
西悉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等因。伏思。既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其常住卡倫為界一節。業經逐層  
詮釋。斥其誤解。計將來該國遣派使臣。再來復議時。不難  
據圖與之定議。諒彼亦無所用其狡執矣。俟該使何時再  
來會議時。等因。惟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來圖說  
及給俄使照會。所云。自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然後直至

齊桑渾爾湖。以後即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履准。等所  
點紫色之錢。與之定議。以期妥速。嚴事。儻該使臣不來塔  
爾巴哈台會議。即帶領兵隊強占卡外邊界。等。不能任  
其強占。該俄使定必肆意逞橫。我

國斷不可先聲兵釁。致彼有辭。是以等。暗籌防範。惟期備  
而不用。一面飛咨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稟程前來塔爾  
巴哈台。與等。面為商酌。辦理。一面派委委員。出卡與之  
正言阻止。仍交道接禮。緩與情理相商。或可破其執意要  
挾。再當按照圖說。據理剖晰。俾消其貪求無厭之心。儻該  
使臣如肯適中定議。等。即當恪遵。奉

奏案卷上

十五

諭旨。安速與之定議。以弭兵隊。而完通案。等。與之會議。斷不  
敢徒啟紛爭。致肇邊釁。亦不敢為所搖惑。稍涉含混。惟有  
堅持定見。相機妥辦。以冀仰副

聖主弭患安邊之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

業爾羌參贊大臣景康奏。竊前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等

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因奎英等奏。浩罕王關之事。聲敘未能明晰。等因。欽此。等  
道。即密派委筆帖式。納欽。奉。祀。總。孫。亨。馳。赴。喀什。噶。爾。會  
同該城阿奇木伯克。選派妥幹。回子。出卡。稽探。聽。浩。罕。地

方是否安靜。浩罕伯克現係何人。以便頒給

賞賜敕書等物。為名。密查該處構兵情形。及俄人有無調唆。希皮  
察克布魯特情事。去後。茲該筆帖式等。旋回。業爾羌。密稟  
一切情形。並譯出探單呈遞。等。詳加檢閱。所稱浩罕。邁里  
伯克。被屬下謀害。沙木拉特。嗣為伯克。復經胡達雅爾。帶  
兵相爭。沙木拉特。將浩罕伯克。讓與胡達雅爾。而希皮察  
克布魯特。復舉沙魯克。為伯克。與胡達雅爾。在。龜。連。木。庫  
爾地方。打仗。遂。匪。倭。里。罕。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與。胡。達  
雅爾。打仗。該。逆。陷。入。浩。罕。城。內。聞。已。被。害。未。得。確。實。現。在  
查明。並未。在。沙。魯。克。處。所有。倭。什。等。處。地方。被。沙。魯。克。希

奏案卷上

十六

皮察克布魯特。占據。浩罕。城。塔。什。干。等。處。地方。係。胡。達。雅  
爾。管轄。現。仍。互。攻。未。艾。各。情。形。與。奎。英。原。奏。大。略。相。同。又  
訪查。俄國。與。布。魯。特。素。來。不。相。聞。問。沙。魯。克。等。與。胡。達。雅  
爾。構。釁。專。為。奪。取。浩。罕。伯。克。並。非。俄。人。唆。使。喀什。噶。爾。地  
西一帶。並無。俄。人。踪。跡。惟。探。聞。哈。哈。沙。爾。科。理。貢。古。魯。斯  
受。曼。布。魯。特。均。皆。隨。俄。國。科。理。地。方。俄。人。已。修。蓋。城。池。現  
又。擬。在。哈。哈。沙。爾。地。方。修。蓋。城。池。各。等。語。等。伏。思。外。夷。蠻  
觸。相。爭。我

朝。向。不。過。問。只。宜。嚴。守。要。隘。自。固。藩。籬。以。期。有。備。無。患。惟。俄  
人。狡。詐。性。成。貪。得。無。厭。殊。為。可。慮。現。雖。查。明。沙。魯。克。希。皮

察克布魯特與胡達雅爾構兵。並非俄人調唆。而探聞喀什噶爾迪北有魯特。均被追脅投順。其意存蓄食。已可概見。查哈哈沙爾布魯特。吐底等。現已隨從俄國。乃仍舊與喀什噶爾阿奇木投遞信字。呈送馬匹。是其首鼠兩端。與北路之哈薩克情形略同。刻下自宜待以寬大。暫勿深究。用示羈縻。藉得少通外夷聲息。未盡無益。至該布魯特俾信字內。所稱春間俄人欲往喀什噶爾修葺房屋等語。或係為通商之故。尚非無因。而鬼域伎倆。不得不豫為之計。雖該回子等出卡探信。此事係得諸傳聞。吐底等所進稟詞。亦未必遂可盡信。惟時值春融。防守漸形喫重。才已專函密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善。換防總兵官福珠凌阿。遵旨嚴飭各卡官兵。妥為防範。不許稍涉張皇。致滋搖動。仍選派委幹回子出卡。源源偵探。務期得確實情形。密啟。隨時奏聞。至頁古魯斯各愛曼。布魯特。關係附近伊犁。烏什境界。可否請旨密飭伊犁將軍。常清。烏什辦事大臣文興等。派員密加偵探。以昭詳慎之處。伏候聖裁。

探聞布魯特各愛曼。有隨從俄國情事。若此時各城紛紛查探該夷產素。縱使如奎原奏所稱。暗為體察。而所委員弁。亦未皆能慎密。誠恐風聲一播。傳聞異詞。俄人或疑係絕其通商。或藉口相待刻薄。不免鋌而走險。况俄人到處籠絡。適所以資寇兵。而撤藩籬。大局攸關。誠非淺鮮。才再四思維。不敢稍事拘泥。謹據實陳明。可否請旨暫緩查辦之處。伏候訓示遵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浩罕伯克等互相構兵。布魯特搆屬附從俄國。恐有俄國人從中唆使。當經諭令景廉密探具奏。茲據該大臣奏稱。密派委員等會同喀什噶爾城伯克。選派回子出卡密探。據實陳奏。並將該委員等稟詞呈覽。據稱浩罕互鬪。並非俄人唆使。喀什噶爾迪西一帶。亦無俄人蹤跡。偵探情形。與奎原奏大略相同。唯俄人狡詐性成。貪得無厭。前次議分西界。諸多狡執。此次據該大臣奏稱。探得哈哈沙爾等處。均皆隨從俄國。乃仍與喀什噶爾阿奇木投遞信函。呈送馬匹。實屬首鼠兩端。信內有春間俄人欲往喀什噶爾修葺房屋之說。究竟是否係通商之故。俄人詭譎。不可不防。該大臣現已咨會奎英等。妥為防範。仍著景廉加意偵探。得有確實情形。隨時奏聞。逆首倭里罕在浩罕城內。是否被害。邪黑阿渾之子孫二人。是

否現住烏什均著景康隨時偵探消息貢古魯斯各愛昂布魯特聞係附近伊犁烏什邊界並著常清又興派員密加查探毋稍大意景康另片奏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若紛紛查訪恐啟界外疑畏之端反令得所藉口或滋釁隙有礙大局擬請暫緩查辦所奏亦係實情即著照所擬辦理此係因邊疆重地思慮豫防該將軍等接奉此旨務宜倍加慎重嚴密咨商妥善辦理不可稍涉大意致使外間私相傳播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己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田興恕隸臣麾下係在臣署湖廣總督任內迄今已十一年臣來至距省二站之扎佐地方田興恕即來接見臣面加訓飭田興恕深知悔罪痛哭流涕不敢辜負

聖恩似無跋扈氣習臣查田興恕臂上刺有精忠報

國四字談論之間忠勇溢於眉宇惟年紀太輕讀書太少誤

聽小人詭譎遂至有任性之處而其打仗威名頗為貴州

賊匪所憚亦屬瑕不掩瑜至前奉寄

諭該提督於巡撫衙門所奉密旨及密奏事件均須先行拆閱且

於沿途設卡借稽查為名拆閱各項公文等因並洋人所

稱田興恕遣刺客持刀逼潘鐸立刻出省一節臣沿途密

訪實無其事惟潘鐸上年一入黔省即將道員張心培捕

頂管押操之太切致其部卒不服幾至激變潘鐸即潛行

起程其時田興恕多方彈壓方免內訌亦無主使威逼情弊現今其即日道

旨前赴四川聽候查辦其所保道員張心培聞已於正月初九日赴京投供謝葆齡亦於二月初二日起身北上恐其有心避匿仍須確查其冷起儒錢登選聞尚在省當同戴鹿芝趙長三一併俟勞崇光到黔會同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張亮基奏飭令田興恕前赴四川聽候查辦等語道員張心培謝葆齡冷起儒錢登選被劾各款與殺害教民之案兩不相涉自應分別查辦張亮基業已晉省著即查拏張心培謝葆齡到案提集趙長三冷起儒錢登選等將以前

被參各款逐一審訊並將教民呈訴之開州青巖兩案提集戴鹿芝趙長三等秉公審訊勞崇光計日可到張亮基先行審有頭緒一俟勞崇光抵省即迅速會商奏結此案延閣已久該署撫務當迅速辦理俾免教民噴瀆毋得以勞崇光尚未到黔稍涉推諉也據張亮基奏田興恕即日遵旨赴川想沿途不敢運送若駱秉章於到省時飭屬妥為約束靜候查辦

壬午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前法國派弁兵來粵請照英國練兵成案酌派旗兵交給教練等情經前督臣劉長佑奏報將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撥出旗官二員旗兵五十名又於二月十三日添撥旗兵五十名先後送交法國領事

李添壽與法國派來兵弁會同練習將來應否添撥族兵再行酌量辦理復據署總稅務司赫德以前在粵海稅廠邀有英國兵目將防守稅廠之督標記名外委二員兵丁一百一十五名教習洋槍請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將前項弁兵撥歸英國練兵大隊一同訓練已與英國領事羅伯遜會商意見符合等情臣覆加體察亦應准照辦以歸畫一茲臣於三月初十日會同兼署廣州將軍滿洲副都統臣庫克吉泰漢軍副都統臣海春廣東撫臣黃贊湯陸路提臣崑壽粵海關監督臣毓清暨領事官等齊赴校場調集派出練習之旗綠各營官兵逐一校閱步伐技藝均尚

奏案卷十五

三

可觀當經分別獎賞飭令勤加演習所有應支薪糧及添製軍械等項均按照前定章程由軍需總局籌撥覈實支給但弁兵陸續添撥經費增繁籌辦匪易而營兵各有定額內地操防緊要分撥亦未便過多臣自當相度機宜隨時會商妥為辦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奉

上諭都察院代奏揀選知縣桂文燦條陳一摺該知縣遇事敷衍尚見留心所陳各條著各該衙門分別議奏欽此臣等查內有籌遠慮以重海防一條應由臣衙門議奏據原條奏內稱

海外各國情形坤輿圖說海國圖志等書言之尚詳學者定不乏人將來考試通商衙門辦事司員請專策問海外各國輿地山川風俗政教物產一切情形並無庸限以中書部屬凡自現任職官以至布衣之士俱准考試又稱聞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兩國學習製造船礮鉛藥及一切軍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確日本必強有明倭患可為豫慮學習製造船礮等法我

奏案卷十五

三

國家亦宜行之縱不必遣人遠到外國亦可在內地學習謀求並請在香港澳門福州上海等處各設海防局照各省書院之例訪中國能通天文算法外國輿地及製造西洋船礮鉛藥一切奇器如風雨鐵量天尺之類之人入局充補教習募幼童以教之並令勸諭海商採辦洋米運京糶賣各等語臣等查該知縣所奏均不為無見惟尚未盡合機宜除採辦洋米應由戶部辦理外其考試司員一節雖為博取道才用備諮訪起見但坤輿圖說海國圖志諸書大抵皆中國人選述考據雖精究非日觀難奇荒渺疑信互參讀是書者以廣聞見則可至於採辦之術駕馭之方不專繫乎此即本此以發策問亦不過轉相鈔襲勸說雷同於實用毫無裨益至不限以中書部屬一層雖亦廣為採羅之法但臣衙門辦事司員惟以老成明白為主是以



從前谷取考試皆係資格較深正途出身之元新進捐班概不得與。非特嚴杜律進之門。實以事關外國。不得不慎。若不拘品格。並取兼收。才具雖使可觀。品行或難盡信。為一用非其人。亦多關繫。臣等以為欲取通曉外國情形之人。不必遠求也。上年臣衙門奏開同文館。挑選八旗學生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即為儲此一項人材。為他日備訪問通譯地步。但使用心講習。自有端敏之士。出乎其中。江蘇撫臣李鴻章。深知此意。業於本年正月開奏。請仿照行之。若各海口均能一律照行。數年之後。各省精熟西文之人必多。即可於其中慎選品行端方者。加之考驗。予以官階。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至通商各口。各置一二人。以備差委。此等人由學生出身。磨勵多年。較之該知縣所陳。泛為按取。遠于任事者。似少流弊。至所稱學習製造船廠等法一節。查外國製造船廠等法。較中國實為精工。日本分遣幼童前往俄美兩國學習。臣等已有風聞。並聞其特派官員前往訪求。伏思購買外國船廠。由外國派員前來教習。若各督撫處置不當。流弊原多。誠不若派員帶人分往外國學習之便。惟此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且前因甯波海口不守。髮逆已有購買輪船之事。是以先其所急。不得不仍為購買之計。所有臣等上年奏明購買大小輪船

七隻。隨船礮械俱備。並有善於駕駛修理武官隨來。以備教習。日下可望駛到。已咨明曾國海李鴻章。豫派水勇一俟船到上海。即可隨同該國來弁學習駕駛。並講求一切製造之法。將來該弁勇等習之既久。得其匠心。自可做照試造。不令外國居奇。惟此項船礮到後。應令各督撫善為駕馭使用。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勦辦長江逆匪。遠之備禦外侮。破浪乘風。縱橫萬里。實為長駕遠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須勤為學習。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為洋人把持。至請在香港澳門等處設海防局。招募學習外國技藝一節。查李鴻章前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摺內曾有將來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皆可由漸通曉等語。已奉旨飭令廣東各口照辦。是外國一切技藝。將來語言文字學成後。即可推類而知。各省果能一律設館。實力教導。該學生中自有此項淹貫之才。無須另為設局招募。該知縣條陳海防一節。均可勿庸再議。

御批 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外國懇請換約通商。經奏准後。必再呈遞照會。懇請恭讀。

簡派全權大臣諭旨。外國使臣亦將所奉伊主詔書。與

派辦大臣公同閱看然後再行會商。且等應辦各國通商事務皆係如此。此係外國人積習。現在丹國懇請通商一事。且等業於三月十九日遵旨議奏當蒙

諭旨。臣恆祺會同崇厚辦理。惟未經奉有

諭旨。查上年辦理大西洋通商事務。亦係蒙

諭旨。臣恆祺會同崇厚商辦。未奉

諭旨。後因該國呈遞照會。懇求閱看。復經臣等附片奏明蒙

飭軍機處恭摺

諭旨。一。道。給與恭閱。此次丹國使臣拉斯勒福呈遞照會。但請定

期相見。並未提及閱看

諭旨。一事。且以該使未經提及。照覆內亦但與約於四月初三

日會晤。而

諭旨。一。層。亦未提及。乃該使屆期來署。先將伊主詔書攜來。懇求

互看。當時若據實告以只蒙

諭旨。未奉

諭旨。必致又滋疑舌。因查照上年恭請給大西洋使臣閱看

諭旨。敬謹刪節數字。恭錄與看。該使一見欣然。並求另錄一分捧

去。此實因該使索看。為時促迫。不得不權變辦理。以省晚

續。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乙酉。

諭內閣。著添派薛煥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

壬辰。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照本年三月十九日。准黑

龍江副都統關保奏。稱海蘭泡夷首布色依。於十六日。遣

人到城。借用驛馬。派委夷官赴省。城親遞公文。有面述重

要事件。當經派員阻止。一面咨報。奉衙門。才隨飛飭該副

都統務按條約折服。不准借給驛馬。並不准其來省。如有

行知事件。應照和約所載。交該副都統衙門轉送等因。去

後。至二十三日。復據該副都統奏稱。派員攔阻不聽。並親

身往見布色依。按條約再三阻止。該夷首一味狡執。堅以

十一條內載明。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傳述。東悉畢

爾總督。著與黑龍江將軍行文。交俄羅斯國可靠之員等

詞。執以為據。並稱如不借給驛馬。即乘用本馬行走。如若

攔阻。須將其人役鎖拿。送回隨於次日起程。用本馬駕四

輪車。由該城經過。善言阻止不聽。派員尾隨赴省等因。續

報前來。等以該夷官既經起程前來。必不肯中途折回。又

慮其沿途或生枝節。隨派委站官成慶前往照料。防其別

滋事端。旋於二十九日。該站官與夷官馬列為名。並隨帶

通事一名。跟役一名。一同到城。才派員訊其何事前來。據

稱齊有公文並有口述事件必須當面投遞。齊隨傳令於四月初二日在公署謁見屬期。齊人著傳見該吏官馬列為乞按其夷禮摘帽躬身謁見。尚屬恭順。隨將公文呈上。內稱係該國阿穆爾省將軍遣員到齊齊哈爾城借道前往吉事。懇求在省城通商。並乞由齊齊哈爾省城借道前往吉林。由松花江水路回國等語。齊隨飭員傳諭所求各事均與條約不符。礙難准行。該吏目始猶令通事爭辯。嗣令指出和約何處有由此達彼。並准來省城通商明文。該吏目始語塞中止。又問其有何重要事件面商。據稱該吏目上年在雅克薩對過江右地方種地。中國派人攔阻。該種地之處。從前原屬俄國地界。應聽其耕種。齊復飭傳諭無論該處原係中國地面。礙難聽其越界。即令從前係屬俄界。自立約分界之後。已屬中國地界。亦應遵守無替。豈可違約妄行。致傷和好。該吏目又狡稱該處舊有江汊。所種之地。原在江汊之左。因江汊北移。始歸右岸。齊復飭傳諭前定和約原以大江左右岸分界。今種地之處。既在大江右岸。無論有無江汊。並江汊有無改移。總應以大江兩岸為限。設或大江有改移之處。彼此應亦永遠和約。各無追悔。斷不可以江汊為詞。致多疑。該吏目無詞以辯。又令道事婉言懇乞暫行借給耕種。並稱該國大臣已行文在京

大臣懇求借給。日後仍歸中國。並稱瑛瑛城以上江左有該吏村屯三處。以下有村屯一處。概多山石林木。無處開墾。到草懇求暫借江右地方開墾打草等語。齊又飭傳諭如果與和約相符。即百年亦不相爭。如與條約不符。即暫時亦不應借。况大皇帝國法森嚴。中國臣下。即寸疆尺土。亦不敢輕易許借。此事斷難依行。該吏目無可強詞。猶云聽候在京大臣回信。語畢。又云隔界時有遺失牛馬。並冬季荒場放火等事。求為禁止。齊隨飭傳諭此等事必為嚴禁。應即行文該副都統衙門出示禁止。該吏目旋即退出。於次日回行。除派員彈壓伴送。防其別滋事端。並將應行事件。咨黑龍江副都統照辦外。理合恭摺馳奏。特善欽又奏。伏查黑龍江省地處極邊。東北兩面。處處與俄人接界。俄人覬覦要求。得步進步。前年求借驛路進京。經齊傳飭署副都統愛紳泰按界駁斥。阻止未行。曾經奏明在案。良以江省地面遼闊。沿途驛站。相距各七、八、十里不等。除站丁旗戶數十家而外。中間曠土一片荒涼。別無煙戶。且無險阻。該俄人又欲假道赴吉林。由松花江水路回國。其情尤屬巨測。雖經阻止未行。終恐貪心不已。且松花江水路亦可通達。除將現在情形咨行吉林將軍備防

外○至俄人所稱雅克薩對過江右種地之處○已由該管大臣行文在京大臣並另有懇求暫借耕地割草等語○似均難應允○據悉一經准其過江越界耕種割草○此後更無限制○隱患彌深○考愚昧之見○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該國如果行文求借○祈令恪遵和約○務以大江為界○不准再有更移○即令禁之不聽○日後亦免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善欽奏○俄人赴省要求○按約駁阻○並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禁止各摺片○海關泡俄商布色依○不聽

攔阻○擅赴齊齊哈爾謁見該將軍○呈遞公文○懇求在省城通商

奏摺本卷五

三十九

並乞由齊齊哈爾省城借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水路回國○經該將軍按照條約指駁○語塞而止○俄人復欲在雅克薩對岸江右地方種地○並懇暫行借給○又欲暫給瓊瑯城江右地方開墾打草○均經該將軍正言拒絕○並派員彈壓伴送該俄人回行○所辦甚屬妥協○俄人貪得無厭○詭譎異常○現雖廢然而返○難保不另生枝節○別啟狡謀○特善欽惟當隨時防範○如俄人續有要求○仍當按照條約嚴詞阻止○不可稍事游移○所奏各件○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如有該國來文要求借地等情○即當按照條約阻止

特善欽又奏○據呼倫貝爾署總管那爾胡善詳據巡卡總

管巴勒丹多爾濟呈報○本年三月十二日○有俄羅斯四人乘馬攜槍○越入本界阿魯該圖卡倫○經卡官驍騎校登蘇隆詢據俄人聲稱○係商代格爾斯西地方瑪爾爾爾前往呼倫鄂漢地方察看等語○攔阻不聽○徑行前往○經署總管嚴

飭官兵前往追查○旋據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報稱○越卡俄人四名○於十六日旋回○仍向商代格爾斯西城去等因○詳

報前來○考伏查俄人等並無路票○擅自違約越界窺探○該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始則未能極力攔阻○繼又不能派兵

尾隨追擊○任其游行無忌○僅以一報塞責○實屬無能○不曉事體○除將卡官驍騎校登蘇隆咨部先行革職○並將失察

奏摺本卷五

四十

俄人經過各卡官員職名○查明咨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外○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該國住京大臣○嗣後無乘俄羅斯人等○不准違約越界游行○以敦和好○庶幾稍知欽哉

御批○登蘇隆著先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

癸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太倉境內一律肅清○總兵程學啟督帶所部進備崑山○擬借輪船大洋礮兩尊○調齊水陸隊伍○併力攻打○儘能得手○立即搭造浮橋渡過○奮勇拚死○爬城○所有雲梯橋棧○均已備齊○戈登昨由松來滬○借英國礮火○亦約定兩三日內○帶隊前往會攻○惟存督飭各軍

穩慎圖謀以期仰慰

慈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著李鴻章奏太倉全境肅清一摺官軍已薄  
崑山城下勦辦極為得手即著照李鴻章所擬迅借輪船大洋  
礮兩尊調商水陸隊伍併力圍攻戈登既由松來港商借英國  
礮火約定帶隊前往會攻著李鴻章即飭戈登帶同常勝軍即  
日前赴崑山協勦

乙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科布多  
所屬扎哈沁公敏珠爾多爾濟呈報本遊牧內現有外國  
男婦大小九人隨帶騎駝八隻伊等純係外國俄羅斯

奏案卷五

十一

本處欲要將伊等送惟恐滋生事端今派兵二名順由  
臺路引送科布多祈請查辦等當令承辦司員諾敏等  
由獄提出稍通外國言語之罪犯一名傳詢據外國俄羅  
斯格爾額克爾僧依斐木等同供格爾額現年六十歲克  
爾僧現年四十八歲依斐木現年三十七歲我們均係俄  
羅斯佈克圖爾滿城所屬人均在昌吉斯台卜倫之西北  
佈克圖爾滿地方住牧於去年夏間我們俄羅斯依斐由  
我們佈克圖爾滿城請領貿易照票奉同我們三人攜帶  
妻子共十二人隨帶零星貨物自原籍出外各處貿易於  
去年冬間行至不認識一處地方因遭風雪我們同夥男

人依善婦人瑪爾雅幼童色爾格依三人在彼身故並將  
所持照票及零星貨物大半被風刮失自我們通曉路徑  
之依萬身故後我們均因不識路徑任意行走復遭風雪  
迷路不意行至蒙古地方遇見二人將我們帶送科布多  
今蒙查詢我們原因出外貿易所持照票遭風雪刮失除  
此並無偷竊為匪情事各等供查該俄人等前在本國時  
有無另犯別故逃出情弊不能深悉既稱自原籍出外以  
來並無偷竊為匪情事亦無違禁貨物僅止迷失路徑經  
等實給口糧派兵送科布多城所屬昌吉斯台卡倫就  
近護送回國

奏案卷五

十一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貴州田興恕殺害  
教民一案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密於本月十九日到  
衙門面遞照會一件並另單一紙臣等公同閱看大意以  
此案既延已久請立定主意見覆不可再有含糊而另單  
載有五條其意歸答於田興恕次及戴鹿芝較哥士者上  
年條款為簡該公使云此案辦與不辦一言而決隨即純  
然而去較平素虛聲恫喝大不相同同日又據英國公使  
卜魯士來署言及此事謂此即中國背約薄待外國之證  
並明言各國現已聯為一氣觀其忿激情形直欲假公義

之名。以逞其藉端啟釁之意。且等正在商辦。二十日柏爾  
又通一函云。定四月內若不照覆。即決意定局等語。  
臣等以柏爾德密甫到中國。初次議辦此案。即如此詞意。  
決絕。而英國卜魯士又從旁助勢。看此光景。該公使由法  
國而來。早有成見。已成牢不可破之局。若不趕緊切實辦  
結。誠恐一朝決裂。各國隨同附和。愈難收拾。查此案前經  
奉  
派勞崇光。張亮基會同查辦。而田興恕當日究竟如何將教民殺  
害情形。至今未據覆奏。現在柏爾德密甫所遞照會。詞意雖  
較哥士者決絕。而所願已較哥士者稍減。若再空言搪塞。  
必啟釁端。田興恕前已奉  
旨革職。應請  
飭下勞崇光。張亮基。即在貴州就近將田興恕等親提研訊。務得  
確情。按律定擬具奏。請  
旨定奪。毋任稍有狡飾。以成信獄。而服遠人。  
諭內閣。前因駱秉章覆奏。遣查貴州提督田興恕先後被巡撫毛  
鴻賓。御史華祝三。參劾各款。均屬有因。當以該提督捏報軍情。  
信用劣員。肆行殘殺。起造府第。日事荒淫。並有擅殺外國傳教  
及內地民人多命之事。降旨將該提督撤任。飭令迅赴四川。聽  
候崇光。駱秉章查辦。嗣因田興恕藉詞抱病。抗不赴蜀。復經諭

令勞崇光。張亮基。馳赴貴州審辦。現在張亮基已據報抵黔。接  
案。勞崇光因沿途梗阻。繞道前進。計日已當抵省。田興恕著即  
革職。等因。交勞崇光。張亮基。按照被劾各款。及另案殺害無辜  
條斃多命各節。提同案內一千人證。一併秉公嚴訊確情。不准  
一字欺飾。迅速按律定擬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駱秉章覆奏。田興恕先後被參各款  
蹟。均非無因。並因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法國公使哥士者  
在京多方曉諭。節經降旨。將田興恕撤去。欽差大臣關防。毋庸  
署理。巡撫先行交部議處。馳赴四川。交駱秉章差遣。並派勞崇  
光。馳赴貴州查辦。兼令張亮基署理貴州巡撫。會同崇光。駱秉  
章。將此案秉公辦理。嗣因韓超屢次懇留。田興恕勸辦黔匪。而  
張亮基。勞崇光。又均以道遠未能即到。致此案遲久未辦。本日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密甫。遞有照會。  
並另單開有五條。其意歸咎於田興恕。次及戴鹿芝。並聲言辦  
與不辦。一言而決。隨即絕然而去。隨後又通一函云。定四月內  
若不照覆。即決意定局。英國卜魯士來署。亦有中國背約薄待  
外國之言。似已聯為一氣。欲藉端啟釁等語。田興恕處分前據  
兵部奏。照溺職例。議以革職。因案未結。尚未降旨。其平日恃  
恩驕恣。濫殺無辜。實有應得之罪。况天主教業已弛禁。即不得  
妄行殺戮。且法國傳教人文乃耳。又持有護照。赴黔。係屬按照

條約前往。田興恕身為大員，亦止宜從權設法，開導該省官民各安本分，毋啟釁端，以顧大局。乃田興恕因逞一時之忿，釐次慘殺外國傳教及中國習教者數人，是其孟浪從事，恣意妄為，已難辭咎。今該國公使相爾德密既欲以田興恕一人作抵，迨非從前哥士耆來京時屢以田興恕戴鹿芝趙長三等相提並論者可比，詞意決絕，不復多贅。况該衙門再三設法問難，終無他詞，足見該國以田興恕為此案最要之人，欲得而甘心焉者，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此時若再含糊，終無了局，更恐別生枝節，尤難措手。本日業經明降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拿問。張亮基業已抵黔接篆，勞崇光昨已簡放雲貴總督，計此時亦已行抵黔省。卽著駐紮貴州先將教民一案迅速辦結，其滇省一切情形並著隨時訪查奏聞，再定進止。張亮基昨有田興恕卽日前赴四川之語，如田興恕業已起程，卽著崇光督路秉章派員押赴黔省，交勞崇光張亮基會同嚴行提訊，秉公按律定擬，迅速覆奏，不准有一字欺飾。勞崇光熟悉洋務，兼能權衡輕重，顧全大局，且為外國素所欽服。張亮基遇事明敏，果斷有為。該督等務當以國事為重，不避嫌怨，方為不負委任。田興恕被參各款，業經駁東章覆奏得實，既殺良團何斗山，以致勒捐激變，而又慘殺中外教民多命，各案若不按照律例定擬，稍有偏倚，不獨無以服外國人之心，亦無以平貴州士民之憤。所有田興恕戴

鹿芝等一千人證，如何比照律例定擬之處，及韓超捏詞保留，應查各件一併迅卽馳奏，以安遠人而弭釁端。本日明發諭旨一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錄出照會另單二件，均著鈔給閱看。該將軍督撫等於接奉此旨時，務須格外秘密，不准稍有漏洩。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貴州一案，本國傳教士文乃馬被官員謀害，至今餘年之久，此等殘暴之人，尚未抵罪，依然在該處官居舊職。今本大臣以於

貴國

大皇帝國計甚有關係，迫不自由，貴親王務須一言判決，不可再有含糊。若能照本大臣所盼望，速將

貴國

大皇帝准照前議賠抵被害之處，盡法辦結，俾本大臣獲有賠抵明證，實緣我大皇帝詢問此節，貴親王無論如何辦理，惟望立以定意見覆可也。為此照會。

法國照會內另單

一武官田興恕一員，應卽問定新罪，或在貴州或在京都處決。文官戴鹿芝一員，應卽革職發遣永遠充軍。

一著派犯罪各員，或貴州地方官共出銀四千兩，在謀害

教士地方擇取地址。建立天主堂一座。

一從前被害之中國奉教人。現在每家各須給與銀四百兩。

一貴陽傳教士等。所有學堂及施醫育嬰諸公所。盡被焚毀。今應備銀四百兩。並選置相當屋宇。送給傳教士等。為賠償所焚各公所房物。

一總理衙門應行奏請。

大皇帝明降

諭旨。宣示各省各處文武各官知悉。現將田興恕斬決。戴鹿芝充軍。因其不遵上年三月

諭旨。保護奉教人。並且殺害奉教之人。均與和約背違等因。由總理衙門先將奏請

上諭。底案送交法國全權大臣閱過。隨後發刊京報。並備文行知

各省。

壬寅。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廣東巡撫黃贊湯奏。竊查香山

縣客民陳亞牙等。聽從黃亞蓋殺害澳門教讀小西洋人

喇哩味地。啡呢喇哩。及其婢女二命。控劫銀兩一

案。經前督臣勞崇光審明。辦理未及具奏。且等會同查數

緣。陳亞牙等籍隸新會開平等縣。向在香山縣澳門地方

挑擔傭工度日。與黃亞蓋素相認識。黃亞蓋受雇在澳門

教讀之小西洋人喇哩味地。啡呢喇哩。家傭工。咸

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現獲之陳亞牙。路過洋人喇哩

喇哩味地。啡呢喇哩。家樓邊。適黃亞蓋在門首站立。邀

其入內坐談。黃亞蓋說稱。近因染患瘋疾。被洋人辭工。現

在樓下寄宿。無錢度日。稔知洋人喇哩味地。啡呢喇哩。現

喇哩味地。啡呢喇哩。素有積蓄。其同居僅有婢女一人。別無親屬。起意商

同將洋人殺害。控劫銀物分用。陳亞牙應允。黃亞蓋復糾

得現獲之黃亞觀。未獲之黃亞厚二人。共夥四人。約定是

月十二日夜。在黃亞蓋住房聚會。至期各攜草繩柴棍爛

布棉胎等物。先後齊集。三更時候。一同扒上洋人樓上。黃

亞蓋先派黃亞觀。觀嚇禁洋婢。不許聲張。自與陳亞牙。黃亞

厚。同至洋人臥處。黃亞蓋將洋人喇哩味地。啡呢喇哩。用

喇哩味地。啡呢喇哩。塞口。陳亞牙用草繩。縛手足。黃亞厚用爛

布棉胎。閉塞耳鼻各竅。即時氣絕殞命。黃亞蓋復恐洋婢

洩漏風聲。喝令陳亞牙與黃亞觀等。各用草繩。爛布將其

勒死滅口。黃亞蓋隨在櫃內。搭得洋銀一百六十圓。將衣

表一箇。一同逃遁。約俟遲日。將贓變賣。俟分嗣。因查等嚴

緊。尚未分贓等情。屢審據各供認前情不諱。陳亞牙。黃亞

觀。均合依強盜殺人斬決。梟示。擬新立法。梟示。該犯等

劫殺洋人二命。非尋常兇犯可比。經前督臣勞崇光於審



明後恭請

王命將該犯先行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桿示眾。違犯黃亞蓋等。飭緝獲日另結。

御批該部知道

乙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鑾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三月初一日。據巴克圖卡倫委官土瓦謀奏呈報卡倫之外。迤西頭道河地方。忽有俄羅斯兵隊三四百人。隨帶器械。碾車。於昨日前來在彼居住等因。前來當經等即派筆帖式巴彥圖會同該卡弁兵前往曉諭。以彼此疆界尚未議定。何得即帶兵隊。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居住。據該

奏案卷五

五十九

頭人回稱。遵奉我門上司吩咐。先令我們到此居住。等候我們大臣前來會議邊界等語。等伏思俄國使臣雜哈勞等於上年來塔會議十數次。不遂所欲。自起程回國之後。至今並無前來再議信息。茲據該國頭人遞帶兵隊多名。居住卡外。其居心不過欲占地方。及潛立石界。以為將來狡賴地步。復經等派駝馬處章京薩勒哈春馳赴該處向其詰問。該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你們常駐卡倫之外。就是我們地方。今我們到此防守。若無我們上司吩咐。不敢退回。查該委員以情理開導。該頭人始云。既係如此。我們即將此情稟明我們上司。容俟回文到日。再

定行止。該委員復云。你門若派兵丁。分赴我們各卡外一帶地方。私量鄂博。修葺房間。我們定必派兵前來全行拆毀。該頭人等回稱。我們斷無此事。祈請放心等語。等復添派委員。告以現在邊界尚未定議。此係我們地方。不能

任令你們久住。你們速將兵隊撤回。該頭人竟置之不理。等語。該頭人此次率兵侵占我國邊界。總因伊犁領事之匪蘇勒官雜哈勞人極狡詐。一切皆其主謀。前在塔爾巴哈台會議。有帶兵強占卡外地方之語。今該國頭人率兵持械。忽來塔爾巴哈台卡倫附近地方居住。其為雜哈勞從中唆使。已可概見。恐該國西悉畢爾總督未必知情。

奏案卷五

六十

除等咨行該西悉畢爾總督查照是否知情。並令其速將兵隊撤回。各守疆界。以固兩國之和好。而破該匪蘇勒官之詭謀外。當飭各該管該管官。仍將前派兵丁。在城勤加操練。並飭蒙古佐領三吉等。帶領蒙古兵一百。各藉遊牧為名。在城週一帶。小心巡查。妥為防範。以備不虞。前俄國住京公使照覆內稱。已經行文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相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將此情向該國住京公使告知。令其行文該西悉畢爾總督。務將塔爾巴哈台卡外居住之兵隊撤回。並請與該公使商議西北邊界。究竟應

由何處議分速為定議。即令該公使轉飭該國勘界大臣。趁此雪消天暖。迅即來塔會議。並請

旨飭下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輝。兼站前來會議。以完通案。而沃費端。等昨聞俄國已派兵隊數千人。分赴齊桑。津爾一帶。

地方耕種地畝。建蓋房屋。並赴各遊牧收服。果哈薩克等情。當派筆帖式。已彥圖馳赴該處。暗為確查。如有該國人

在彼種地蓋房。一面正言阻止。一面即行呈報。並飭哈薩

克前汗。爵輝坦。公阿吉。等倘有俄人帶領兵隊前往。爾等

遊牧內。咸會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萬不可受其

煽惑。俟該員查探明確。呈報前來。再據實奏明辦理。等語。

奏案卷五

五

復思該國人既住齊桑。津爾地方居住。恐其潛入科布多。

伊犁。烏里雅蘇台邊界。業經咨各該將軍等一體派員飭

往查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等奏俄兵在卡倫外居住。防範疏論

情形一摺。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倫之外。有俄兵三四百人。隨

帶器械碾車。在彼居住。意欲先占地方。潛立石壘。經明緒等派

員前往曉諭。令其將兵隊撤回。該國帶兵官執意不允。明緒等

現已行文西悉畢爾衙門。令其撤隊。措詞尚屬周妥。本日已諭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西悉畢爾總

督辦理矣。該國既有兵隊住居。巴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

處另派兵隊潛住。私置鄂博。修蓋房間。若明緒等密為探訪。嚴

行防範。並隨時知照伊犁。及烏里雅蘇台等處。一體豫防。齊桑

津爾。既有俄國派兵數千人。耕地蓋屋。並赴各遊牧收服。果哈

薩克之說。著明緒等即探明確實情形。並隨時知照科布多地

方一律防範。不得令該國兵隊於未經分界之先。豫行占越。至

兩國分界處所。總以前次總理衙門所發地圖。折中立議為斷。

固不得任令俄國任意侵占。亦不必與原定和約大相徑庭。致

該國有所藉口。著明緒等於該國使臣到卡時。斟酌機宜。辦理

並著明誼。迅即馳赴塔城。與明緒等妥商籌辦。此事早結一日。

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滯。遲延。恐將來又另生枝節。現值天

奏案卷五

五

氣和暖。正宜即時辦理。明誼務當於俄使未到以前。先赴塔城。

以便及早會議。免致延及秋間。大雪封山。又將此事寢擱也。

致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

欽差會勘西北地界事宜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領隊大臣博

為咨大俄羅斯國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覆事。照得本參

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奉我們

皇上特派與貴國遣派大臣等前在塔爾巴哈台。遵照京城議定

條約。會議西北地界事宜。貴大臣等堅以我們現在常住

卡倫為界。牢不可破。本參贊領隊等若再與之爭論。恐於

言語之間不合致失和好當將與貴大臣等會議各情據實奏明我們

皇上聖鑒並請

旨飭交我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詳議究係應由何處議分俟彼此商定後指示前來以便遵照辦理本參贊領隊等嗣復與貴大臣等會議數次貴大臣等因不遂所欲遂行回國本參贊領隊等曾將與貴大臣等節次會議各情並照鈔貴大臣等來文一併行知貴總督查照希將彼此會議各情憑公酌覈並明年訂於何月何日復派大臣前來會議等因在案嗣准貴總督咨履內閣詳閱

奏摺卷五

五十三

前在塔爾巴哈台彼此會議各情我們全權大臣所辦之事及擬開軍內所指之處均與條約甚屬相符倘照所指之處作為邊界致我一信我即代表復派我們大臣令往勘界立地等因前來本參贊領隊等因

欽差會勘地界事宜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現已回本任當即照鈔貴總督來文咨商將軍明去後茲於本年三月初一日據巴克圖卡倫呈報卡倫之外頭道河地方忽有貴國兵隊三四百人隨帶器械碾車於二月三十日前來在彼居住等情當經本參贊領隊等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曉諭以彼此疆界尚未議定何得即帶兵隊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

居住據貴國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吩咐先令我們到此居住等候我們大臣前來會議邊界事宜此外再無他故等語經該筆帖式稟悉前來本參贊領隊等因彼處係我們地方豈能任令伊等居住復派駝馬處章京薩勒哈春馳赴該處先以正言詰問繼以情理開導務令速將兵隊撤回旋據該員回城面稟行抵該處彼此見面告以兩國邊界未定何得即帶兵隊私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居住據貴國帶兵頭人回稱你們常住卡倫之外就是我們地方我們上司到此處防守疊經該委員以情理開導貴國頭人答稱既係如此我們即將此情稟明我們上司容

奏摺卷五

五十四

俟回文到方能退回等語本參贊領隊等查貴國大臣自旋回之後至今並無再來會議信息况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邊界尚未議定貴國人理宜聽候會議一俟何時議定後各在應分之界建立鄂博移兵駐守方與原議相符茲貴國頭人不候定議遽帶兵隊多名私入我們邊界實與條約有違以此觀之貴國邊界官員於理不合本參贊領隊等應即派兵驅逐因恐致失兩國和好除不時仍飭委員前往以理曉諭務令貴國頭人速將兵隊撤回並另派員飭赴各卡倫外查看倘有貴國人潛量鄂博修葺葺房間情事亦令一體阻止並咨呈我們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照會貴國住京大臣○查照酌辦外○相應移咨貴總督  
查照○究係貴國邊界大臣令該頭人帶領兵隊私入我們  
邊界○意存強占地方○抑或係貴國邊界頭人○擅自帶兵私  
入我們邊界之處○查明後務祈速將貴國兵隊全行撤回○  
各守邊疆○以固和好○並將何時復派大臣前來塔爾巴哈  
台○與本參贊領隊等會議勘界事宜○並祈迅即示覆前來  
以便會議可也

夷務始末卷十五

五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同治二年癸亥五月乙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本年  
四月初十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科屬昌  
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等報稱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西開  
齊一帶見有俄羅斯數十名各帶槍刀蛇運糧重前來當  
向詰問據稱我們係圖瑪城之博勒庫普呢克蘇圖呢克  
官二員連兵共九十一名奉薩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等諭  
令前來見你們昌吉斯台卡官要在布克圖爾滿河迪北  
吹河並哈喇布勒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經侍  
衛德山等至再開導該夷即行折回聲言俟四月二十日

夷務始末卷十六

一

復來等情據此呈請核辦等因伏思會議分界事宜前奉  
上諭由參贊領隊西悉畢爾衙門咨商訂期約地會議至今未據咨  
覆乃俄人私越開齊欲在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搭房住牧  
並未帶有該西悉畢爾衙門照會若置之不理恐彼即賴  
為先已允從參即飛咨科布多大臣廣鳳仍向該侍衛德  
山等將俄夷究由何處而來查詢明白是否該國派來分  
界之官如所報僅有數十人則阻止亦尚非難但地處外  
藩不可輕舉妄動致令有所藉口查科布多大臣刻下正  
值巡閱邊卡之時參即咨令該參贊大臣廣鳳就此親詣  
該處督同各委員相機度勢嚴奪阻止並剴切曉諭阿勒

坦渾爾烏梁海總管等不可聽其和誘亦不可受其恐嚇  
齊心禦侮各守藩籬照鈔原文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查照應否行文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該國圖場城固畢爾  
那托爾禁止俄人再來尋釁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議定換  
約後始准建立界址之處酌量示遵等一面咨行伊犁塔  
爾巴哈台將軍大臣一體妥密嚴防各就本境豫先籌辦  
庶免顧此失彼

明誼又奏正德摺開據據塔爾巴哈台明緒等來咨俄羅  
斯忽於三月初間帶領兵隊三百餘人來巴克圖卡外之  
頭道河地方居住等因等伏查該國未經派有分界大臣

奏稿卷六

二

報令頭人帶兵分路來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居住必有逞  
橫強占之舉何肯復來東公會議止有再行剴切曉諭烏  
科二城各卡外之蒙古哈薩克及塔爾巴哈台伊犁之哈  
薩克布魯特自固藩籬果其傾心內附該夷亦莫可如何  
僅其趨向不專若被欺陵不得安處我國豈能強制其心  
使不為所接奪又何能代為禦侮轉授俄人以肇啟兵端  
之詞再明緒等聲稱聞得齊泰渾爾一帶毗連科布多邊  
境有俄十餘人在彼種地蓋房等亦有此風聞現嚴飭各  
該處之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渾爾烏梁海蒙古等傾心內  
向以杜其威脅和誘之謀查明緒等行來摺稿內有請

旨飭下等兼程前往塔爾巴哈台之語該國既無會議大臣等何  
能置北路兩城而赴塔垣惟有欽遵前來

諭旨竭盡血誠力圖連結萬不敢徒託空言粉飾目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明緒等奏俄兵居住巴克圖卡外防  
範曉諭情形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告知  
令其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將俄兵撤回並轉飭該國勘界大臣  
赴塔爾巴哈台會議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並諭

令明緒等嚴密防範令明誼趁天暖雪消時迅赴塔城俟俄國  
使臣到彼即將分界事宜折中定議早行議結茲據明緒奏科  
布多所屬有俄兵私越開齊防範情形並俄人占據齊泰渾爾

奏稿卷六

三

等情各摺片與明緒前奏大略相同俄兵九十餘名向科布多  
所屬哈拉塔爾巴哈台卡外一帶前來欲在吹河等處搭房住  
牧雖經侍衛德山等開導旋即折回惟尚有四月二十日復來  
之語現值科布多巡查邊境之時著明誼即咨行廣風相機阻  
止並曉諭阿勒坦渾爾烏梁海等齊心禦侮不可為俄人誘脅  
仍曉諭哈薩克善為堵禦至會議分界一事現既由總理衙門  
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行文該國令派使臣赴塔會議或該國竟  
有使臣前來亦未可定明誼仍當遵奉前旨迅赴塔城先期以  
待並按照總理衙門前此所頒地圖折中定議速行議結免致  
日久另生枝節不可游移稽滯恐將來大雪封山此事又將延

摺也。明說起程以後。烏里雅蘇台將軍事務。即著麟興暫署。所有防邊事宜。並著麟興妥為經理。至明說所請行文該國。位京公使。轉行該國。圖瑪城固畢爾那。托爾禁止俄人再來尋釁。及聽候兩國定界後。始准建立界址之處。已諭令總理衙門辦理矣。

庚戌。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直省軍餉。天津關稅等項。尚可酌量籌撥。洋人嗜利性成。知我餉需缺乏之時。不惜鉅資借貸。以遂其要挾之私。為患匪細。從前各關口。亦有借貸之事。不過與外國商人暫時通融。外國官並不與聞。今外國位京官員在京已有此

夷務始末卷十六

四

議。恐官與官交涉。將來必至各事歸其把持。殊多掣肘。嗣後外國有願以此見好者。並著崇厚設法拒絕。毋貪小利。

署禮部左侍郎薛煥奏。夷人犬羊之性。得步進步。非情理所能諭禁。方今夷商既分布各口。又得內地游行。天主教布滿天下。夷首住在京城。中國虛實。無不畢悉。始不過侵我利權。近復預我軍事。舉凡用人行政。漸形干預。臣慮及後患。履險難安。論者謂今日勢處艱難。俟軍務平靜。始籌平夷之策。又謂夷人無大志。祇須設法羈縻。便可相安無事。此非正本清源之論也。然使該夷果受羈縻。猶是急則治標之計。無如彼負其豺狼之性。事事動形掣肘。稍不遂

其所欲。輒以用兵挾制。若徒由總理衙門以口舌與之爭勝。而不求自強之術。恐口舌有時而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自古禦戎無上策。唐太宗謂治安中國。四夷自服。誠不易之論也。京師直隸。兩處練兵。就目前陝西等處軍務。而論。實已不可稍緩。況夷人耽耽虎視。不能不豫為防範。未雨綢繆。果能有所出。將帥得人。數年之間。獲補重地。

軍威大振。其時位京公使。自觀富強。凡有干求之事。一經總理衙門開導。自必俯首聽命。不致遇事為難。於外省亦多裨益。是根本不搖。安內即可以攘外。強夷懾服。懷德仍本於畏威。我

夷務始末卷十六

五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在此矣。

士子。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同治元年閏八月間。據吳城鎮同知馮詢。聲局委員胡心庫稟稱。閏八月十七日。廣東商民黃略。與帶同洋人皮爾生。販運食鹽二百七十六包。浙江商民曹南山。販運食鹽五百四十七包。來鎮售賣。均據鹽行代為完釐。二十一日。續到洋駁船一隻。係洋人費子蓋。運食鹽八百包。因查該商民等均無牌照。俾集訊究。抗不赴案。請示遵辦。並據南昌府知府許本。鑾督同南新二縣會稟。閏八月十九日。有洋船味味。駛入省河。餉差查傳美國商人通呀。通事李元興。販運鹽包。許本鑾等隨

赴河干公所。邀同李元興面詢一切。據稱所運之鹽。係由九江德利洋行分撥。約四五百包。現尚未售。許本舖等當將條約照鈔付閱。李元興願駁回。澤令通呀說明。亦無異詞。各等情。經臣先後批局飛移九江道。照會美國領事官。按照條約查辦。旋據藩臬兩司詳報。派令候補府經歷王效曾。將通呀李元興等。同原船鹽包押解赴潯。復經批飭各在案。嗣據馮詢棠稱。皮爾生等船隻。潛行駛去。費子蓋賓一船。尚泊鎮河。閏八月二十八日。據鹽行劉同泰具稟。黃略興等運到鹽斤。經段乾豐同該鹽行先後代售。嗣因查係洋人販私。將所受費子蓋賓之鹽。退還。詎費子蓋賓將行夥劉伊傑。胡定環。扣押在船。是夜並糾帶水手多人。各持洋槍洋刀。強擁入行。勒索銀三百兩。經街郭救護。始各星散。查點遺失銀七十餘兩。錢十餘串。將所獲洋船水手。堪世林。解交新建縣訊辦。又經批飭總局轉移九江道。照會美國領事官。飭將行夥劉伊傑等釋放。所失銀錢。照數追還。並飭該同知。同新建縣將段乾豐。劉同泰等行戶。登諸世林一併解交九江道審辦去後。茲據九江道呈稱。詳稱洋船販私一節。經該道照會美國領事。畢理格。九江稅務司哈們德。分別確查。據畢理格聲稱。德利洋行暨通呀。皮爾生。費子蓋賓。均非該國行商。並非哈們德。覆稱九

奏務始末卷六

六

江祇有英國立德洋行。並無德利行名。該商等既無復鹽牌照。顯係假冒。應俟味人船。同吳城鹽船。一併解到。以憑審辦。各等語。詎味洋船。經王效曾稟報。潛由湖口順流而下。並不駛赴九江。其皮爾生。費子蓋賓等船。亦未經該地方一併獲解。僅據吳城同知。暨新建縣。將鹽行段乾豐。劉同泰。同洋船水手。堪世林。押解來潯。隨經該道提案。訊明。緣段乾豐。劉同泰。均於咸豐八年。承領部帖。在吳城鎮開張鹽行。代客買賣。去年閏八月十七日。洋駁船兩隻。運鹽到鎮。當將商人黃略興。曹南。同到段乾豐行內。商議代售。船內洋人皮爾生。當時並未上岸。段乾豐認作華商。運鹽稟知。釐局撥鹽七萬餘斤。代為售賣。照例完釐。二十一日。續到鹽駁船一隻。係湖南人郭姓。投赴劉同泰行內。託令代銷。劉同泰認作華商。運鹽稟知。釐局。撥令行夥劉伊傑。打碼。胡定環。掌秤。同到該船。撥鹽七十八包。因見船內載有洋人。詢係費子蓋賓。正在疑處。適釐局以係洋人販私。飭差諭阻。劉同泰當將原鹽包退還。費子蓋賓收回鹽包。說該行太不公。道既買了鹽。又來退還。並說鹽包扯破。短了斤數。要罰劉同泰銀三百兩。將行夥劉伊傑。胡定環。扣留在船。口說要打。經水手。堪世林。代為求免。是夜費子蓋賓。帶令水手多人。各持洋槍洋刀。到劉同泰行內

奏務始末卷六

七

理論。劉同泰同行夥均各害怕躲避。洋人散後。查點遺失客商寄存銀七十餘兩。錢十餘串。至謙世林先經劉伊傑等央託上岸尋找劉同泰。告知船上情節。尚未回船。並未同往滋開。因路遇差役。認係洋船水手。拏獲送案。劉伊傑胡定環於九月初三日。經該洋船由孤山放回。請予就案完結。分別咨行飭拏等情。批據總局司道叢議詳覆前來。臣查洋人皮爾生費子益賓通呀等。各運食鹽私到。不准通商之吳城鎮。及省河售賣。實屬違禁。而費子益賓因劉同泰退回鹽包。輒敢率領多人。黃夜赴行滋開。以致遺失銀錢。尤為兇惡。惟各該洋船均已駛赴下游。不知去向。照會畢理格查拏。又稱皆非伊國商人。必致弋獲無期。自應就案完結。鹽行段乾豐劉同泰。既據詢問係華商黃略興等投行。稟知釐局撥鹽收釐。旋准釐局諭飭不准代售。劉同泰立將鹽包退還。嚴與私相買賣。串通漁利者不同。未便科以違犯之罪。應飭准與訊無隨同洋人滋事之水手謙世林。一併省釋。以免拖累。吳城釐局委員已革候補知縣胡心序。初因認為華商運鹽。准令鹽行售賣。照例抽釐。旋經查係洋人販私。立飭差諭阻。尚非始終迴護。惟皮爾生等船均無牌照。於未經賣鹽之先。並未飭將牌照呈驗。以致朦混售銷。吳城鎮同知馮詢有地方之責。先未查

奏稿始末卷六

八

禁失察之咎。均所難辭。相應請旨將馮詢胡心序。併交部議處。洋人皮爾生費子益賓通呀及華商黃略費曹南中李元魯郭姓等。容再分別咨行一體嚴緝務獲。按約懲辦。以儆效尤。御批。馮詢胡心序均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癸丑。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廣東巡撫黃贊揚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旨。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同文館等因。欽此。伏查京師設立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上海援案辦理。洵屬及時要務。粵東自應仿照一律舉行。當經咨商署理通商大臣江蘇撫臣李鴻章。詢查上海章程。去後。茲准先將大略情形函復。並聲明一切規條。統俟議定。咨會等因前來。查上海設立學館。尚須度地庀材。考選幼童入館肄業。粵省則應取諸廣州駐防。署將軍臣庫克吉泰。本已挑有八旗子弟百餘人。令其勤習。繕譯行之數年。訓課策勵。頗著成效。今即於其中選擇年幼性慧者二十人。較易集事。臣與庫克吉泰會商。擬即修築館舍。訂延英法德人。教習外國語言文字。並聘內地品學兼優之士。課以經史文藝。以兼習清漢語。譯以期融會貫通。所需

奏稿始末卷六

九



各項經費已與粵海關監督毓清等酌提船鈔備用。得節核實支銷。所有一切詳細章程。暨經費定數。容臣等會同悉心覈議。奏請

聖裁。欽此。辦理

御批。知道了。

湖廣道監察御史丁紹周奏。查鎮江丹徒縣地濱大江。為南北通衢。商賈必由之路。自咸豐三年府城失守。居民流亡。遺骸百無一存。咸豐六年城雖克復。而四城房屋焚毀殆盡。所遺存者。惟各有地基。近聞夷人欲於鎮江置立碼頭。為通商之所。遂於附城一帶。凡居民所遺地基。概行勒

夷務始末卷六

十

買。伏思該夷在鎮通商。將來商賈湊集。流亡遺徙之民。無不思歸故土。是該夷之通商。正鎮地之轉機也。惟附城地基。盡為夷人所有。則在外難民。欲返故鄉。竟無寸土。臣世居鎮江。知鎮江西北城外沿江十數里。以之起造洋樓。極為寬闊。至附城三四里地。居民稠雜。商賈往來。若被該夷概行侵占。不獨前此逃難之民。永無歸日。且恐後此通商之事。時起爭端。臣惟仰祈

皇上飭下京口副都統。轉飭本地府縣。查驗鎮江西北城外沿江一帶。共該若干里。聽該夷購買地基。起造房屋。其附城之三四里。留為招集流亡地步。並各立界址。勒石示眾。庶民

夷相安。不至滋生事端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官軍攻克江陰縣屬楊厚沉城。教習炸礮之法國人畢乃爾。呂加。請由臣酌給三四品頂戴。以示鼓勵。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攻克江陰縣屬之楊厚沉城。一摺。教習炸礮之法國人畢乃爾。呂加。該撫所請酌給三四品頂戴之處。是否願隸版圖。即著兵部為辦理。

吉林將軍景倫。副都統麟瑞奏。竊。等前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咨報。更有俄官一名。率從七人。運投黑河口卡

夷務始末卷六

十

倫。述稱本年四五月間。伊國人船欲赴三姓貿易。經卡官佐領台敏圖理阻不聽。等情。等當即飛咨富尼揚阿轉飭卡員嚴防。毋任人船開入。一面具情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嗣准黑龍江將軍特善欽。以俄人欲假道赴吉林。由松花江水路回國。咨會備防前來。等語。隨即飛咨各處一體恪遵。去後。茲准富尼揚阿咨。據烏蘇里口卡官佐領春福呈報。奉飭派兵在赫哲地。卡官獲獲匪徒。在得福一名。訊係黑背餘黨。並獲夥匪徐泳。末逃。該佐領赫哲。再至圖勒。獲獲徐泳。解至卡所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領二十餘人。各持槍刃。硬將徐泳。奪得福二犯槍

去春福隨同通事面見俄酋吉成得。按照第八條和約內載兩國人民。僅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等語。今徐泳在得幅係中國逃送。現經弋獲。被爾國搶去。實屬背約。應即送交中國治罪。該酋答以此二犯暫為俄獄。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富尼揚阿復引和約備文照會。該酋執意不從。專侍伊國大臣來至伯哩。再為定奪。並稱國事爾那托爾。此次欲乘駕火輪船三隻。進松花江。駛赴三姓。與中國大員商辦事件。該佐領告以如有相商事件。應照和約所載。備文交卡官轉送。不應俄國大臣親往。該酋未理各散等因。飛報前來。李等伏查俄人恃強要挾。貪求無厭。是其慣技。前抵齊齊哈爾城。投文要求借道。今則聲稱由黑河口。駛抵三姓。其為垂涎松花江。已無疑義。現又背約。刻奪流亡。尤屬蓄心尋釁。借事生端。第由烏蘇里口。越黑河口。直入三姓。約路程千餘里。一水相通。並無險阻。而三姓為吉林東北門戶。松花江源出長白山。於咸豐九年。欽奉

密諭。扼要嚴防。分兵二千餘名。變裝守禦。迨因刻界定約。將各處置兵的量抽減。以節糜費。此次該國人船。如果越界西上。開導則使事銜舌。強阻則深恐肇釁。况三姓連年被災。今春復遭流匪擾。俄人猝臨橫恣。更難保無他虞。李等

奏案卷十六

十二

再四籌思。容拒兩無把握。除飛咨該副都統嚴飭卡官。如人船越界時。仍以守禦為準。極力攔阻。設或強橫不從。亦不可輕啟釁端。即由富尼揚阿相機辦理。外相應奏。明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向俄國注京公使。按照和約辯論。阻其人船越界。迅將罪犯交回。以敦永好。而安邊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倫等奏俄酋背約強搶罪犯。並欲入三姓城交易一摺。黑背徐匪崔得幅等。逃至赫哲林吉地方。經佐領春福派兵拏獲。並帶領赫哲專至圖勒密探獲逃犯徐泳。解至卡所訊究。突有俄官西拉米起。率眾持械。將徐泳等二犯搶去。該佐領按照條約。向俄酋辯論。令將該二犯送交中國治罪。並經富尼揚阿備文照會。該酋堅執不從。必欲待伊國大臣來至伯哩。再為定奪。此案佐領春福。於越界探捕逃匪時。未經備文豫行知照俄國。固屬疏漏。而俄人之恃強刻奪。實屬背約。至該酋所稱國事爾那托爾。欲駕火輪船三隻。進松花江。駛赴三姓。與中國大員商辦事件等語。其心尤屬叵測。該佐領告以應照和約備文交卡官轉送。不應俄國大臣親往。該酋未理而散。俄人恃強要挾。得步進步。是其慣技。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注京公使理諭。令其轉行國事爾那托爾。將逃犯崔得幅等。送交中國。並將駕船駛赴三姓之行阻止。惟俄人詭詐性成。難保不陽奉陰違。前據赫哲專欽奏。俄酋曾抵齊齊

奏案卷十六

十三

哈爾城投文要求假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水路回國經接將  
軍按照條約指駁語塞而止現復欲由黑河口駛抵三姓其垂  
涎松花江之意始終不已仍著景綸將善欽斟酌機宜隨時設  
法防範如有俄人船隻由黑河口向松花江前駛即於所屬地  
方節節攔阻並援照和約嚴詞拒止毋令任意駛行違犯崔得  
幅等仍著景綸知會富尼揚阿備文催索毋任俄人藉詞延宕

戊午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據署總管那爾胡善詳稱巡  
卡總管依凌阿前往庫克多博卡倫西見俄羅斯大瑪爾  
爾布斯結普迪音詢據聲稱前自阿善該圖卡倫經過即  
係該瑪爾爾帶同三人前往呼倫鄂漠地方按照兩國所

奏務始末卷六

十四

定條約在邊界百里之內辨買零星物件行走二日旋回  
並無事故該瑪爾爾又問該總管緣何不推行走該總管  
依凌阿答稱奉上司衙門明文無票人等不准越卡等因  
互相換字詳報前來等詳查俄國陸路通商章程第一款  
內僅載有兩國邊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第二款內  
即載明如無執照前往查明除貨物入官外將該商按照  
北京和約第十條被逃獲送之法辦理是章程內開載甚  
為明瞭乃俄羅斯人等前既違約越界窺探本非商人可  
比茲該瑪爾爾又以邊界百里之內貿易並不納稅一條  
謬執狡賴而該總管依凌阿並不按照第二條內如無執

照應照被逃獲送之法辦理明文與之剖辯折服率聽該  
瑪爾爾狡詐之詞與之互相換字且前後呈報情形名目  
地方各有歧異該署總管那爾胡善亦率即轉為詳報辦  
理叫錯咎亦難辭除將所換俄羅斯文字仍飭該總管繳  
還該瑪爾爾明白開導嗣後不准再有私行越界之事以  
免藉口外相應請

旨將署副都統銜總管那爾胡善總管依凌阿一併交部議處以  
為辦理邊務者戒

御批那爾胡善依凌阿均著交部議處該衙門知道

己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前科布多俄兵九十一名

奏務始末卷六

十五

越入昌吉斯台卡倫茲於四月二十一日復接廣鳳來咨  
據霍呢邁拉尾卡倫侍衛忠寅報稱三月二十七日另有  
俄人四十餘名騎馬持械來至昌吉斯台卡倫經該卡蒙  
古台吉龍敦帶領兵等攔阻被俄人逞強毆打搶去腰刀  
弓箭並馬十三匹將台吉兵等共十三人拘赴齊齊淖爾  
湖看押正在咨覆商辦聞於二十四日復接廣鳳來文  
前經俄人拘去之卡倫蒙古台吉兵等均經送回惟馬十  
三匹並零星食用物件未還而該夷均不知去向伏思俄  
人出沒無常一味詭詐實難措手第差探烏梁海各游牧  
地方之蒙古尚未見有滋擾情形等語惟咨行廣鳳再飭

烏梁海人等嚴防自守。督同派去之委員等相機妥籌。似此逞強侵越。自應行知該國。以理詰問。但查前遵遵行該國照會。既未咨覆。今故為此鬼域伎倆。佯為不知。且前來俄人。又無著名官員。向誰與之理喻。若再用照會。該西悉畢爾斯門。約與會議。徒添蛇足。再四籌思。除前摺使令蒙古及各外夷傾心內向。稍遏其吞併之心。再無別策。謹將實在情形。據實上陳。伏候

訓示遵行。

明證又奏。再沙賓達巴哈木處。及科布多邊境。前有木房。奏奉

奏奉

十六

諭旨。確查原委。今經李副調來城揀選之唐努烏梁海總管興達。避及其隨來之章京扎木色楞等。當堂詢問。會稱該處實有木房兩間。委係該處蒙兵。因每年照料俄人前來遊轉。鄂博棲止而設。並非俄國所蓋。如將來俄人執為占界憑據。伊等情願認罪。具結存案。又於二十四日。復據科布多委員阿克敦布等稟稱。復查科境庫舍英多吹河北岸有木房六間。係道光十一年間。俄人前來建立。陸續又在南岸蓋有木房三十一間。皆為該國商人於春夏之時。攜貨向該處易換牲畜而設。現有俄人十二名在彼。已經繪具圖說。呈本城參贊裁辦等情。具稟前來。除咨再與廣鳳等

咨商酌辦外。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證奏。接據廣鳳咨稱。科布多地方。另有俄人四十餘名。騎馬持械。來至昌吉斯台卡倫。經該卡官兵攔阻。俄人逞強毆打。搶去馬匹什物。並將台吉兵等拘去。隨即回。俄人現亦不知去向等語。俄人詭詐性成。因上年會勘界址。未遂所欲。輒為此鬼域伎倆。以冀別啟釁端。可肆要挾。明證擬令蒙古等部落同心禦侮。稍遏其貪狡之心。固屬釜底抽薪之法。惟俄人來去無常。來既難於豫制。去又無處窮追。各遊牧蒙古等畏其強橫。未必即能與之相抗。即如此次俄人來者人數。並不甚眾。而蒙古卡兵竟被拘去十三人之多。是其明證。可見

奏奉

十七

同心禦侮之策。亦不過徒託空言。萬不足恃。明證惟當督飭在事員弁。實力防範。仍一面行文知照該國。西悉畢爾斯門。以理詰問。務令約束該國人等。確遵條約。靜候會議界址。勿再如此無理滋鬧。方是正辦。至俄國在京公使。已諭令總理衙門與之理論。第相隔萬里。該公使每以另有所派分界之人主持一切。顯係藉詞推諉。除仍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辨。惟明証身膺遠疆重寄。總當力為其難。妥籌辦理。方為不負委任。明証另片奏。遵查沙賓達巴哈地方。木房二間。實係蒙古所蓋。惟科布多之吹河北岸。有木房六間。係道光十一年間。俄人建立。又在南岸蓋有木房三十一間。為該國商人居住等語。沙賓達

巴哈地方木房。既據總管與建進等稱非俄人建造。並具結存案。即著責成該總管等妥為防範。毋稍疏虞。至吹河地方。已越布魯特之界。俄人既在此處搭造房屋。難保不生吞併該蒙古之心。不可不豫為地步。以杜詭謀。該處房聞。既係道光十一年所造。當時因何准其至此貿易。有無奏過成案。並著明查。查明詳晰具奏。勿得含混了事。

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法國傳教士羅安當於二月初十日由鄂抵滬。經臣附片馳陳在案。嗣據九江道廷曙稟報。該教士由海搭坐輪船。前往安慶。於二月二十九日謁見督臣。當奉派遊擊徐士衡護送來江。茲據署九江道蔡錦青

奏稿本卷六

六

呈報。該教士定於四月初三日起程晉省。派委府經歷崔矩。同徐士衡護送前進。初十日徐士衡來署稟稱。該教士現已到省。臣飭府縣將城內居民妥為彈壓。再請該教士進城謁見。十一日據南昌府知府許本鏞面稟。昨經委員於城內為該教士置備公館。因再四曉諭居民。聽不聽從。祇得派役先於船上妥為豫備。詎去役回稱。走近教士船邊。即有無數百姓。斥其不應為教士辭差。擲石打傷該役頭面。該役走避上船。向教士投訴。教士告以此係江西百姓無福。付與名片銷差。船即下駛。百姓復埋怨教民之引誘。該教士來省。致將羅髮等鋪。拆去六間等情。隨飭該府

趕緊委員前往護送。一面訪拏滋事為首之人。並到九江道查明該教士如復回滬。仍將前議條款。妥商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法國教士羅安當由皖來江。經南昌府知府許本鏞於城內置備公館。以便教士進城謁見。而居民聽不聽從。只得派役先於船上豫備。即有無數百姓。將該役頭面擲傷。該役向教士投訴。教士遂將船下駛等語。教士遵照和約來江。若藉傳教為名。陰有不法。及挾制官長。欺壓百姓。該居民抱憤不平。亦應稟明地方官辦理。此次羅安當船隻甫經抵省。尚未進城。與該省居民。並無嫌隙。何以不遵地方官約束。竟將辦差丁役擲石打傷。似此無端尋衅。該教士豈能相安無事。勢必來京曉諭。該撫現在訪拏滋事為首之人。著即嚴飭該府縣認真查拏。從重懲治。毋稍輕縱。該教士如再來省。務須曉諭居民。並豫加防範。不可再有此事。至該教士回滬後。作何計議。並著據實奏聞。

奏稿本卷六

九

湖南巡撫毛鴻賓奏。竊湖南湘潭衡清各縣士民。拆毀天主教堂一案。前經臣據實奏明。請將各該知縣羅才衍等摘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倡首之人。務獲懲治。欽奉諭旨。羅才衍等均著摘去頂帶。勒限賠修。餘依議。欽此。並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咨。均經分別欽遵。轉飭遵照辦理。並不次嚴催去後。旋據湘潭縣羅才衍稟稱。連即等

款興工按照該教堂原式督率工匠趕緊興修。該已一律工竣。親詣勘明。實係工堅料實。並無草率偷減情弊。所屬街道前嵌十字。亦應飭令街保概行起除。等情。又據署衡永道黃文珍。衡州府知府張士寬會稟。衡清二縣士民所毀教堂。現經會督各該縣悉心籌畫。並登傳該縣紳教士羅達宜等。到署委曲開導。並公同酌議。准給修費錢五十串。由該教民收領。願將該教堂暨仁愛堂各房屋自行拆造。修建各城門所鑿十字。亦已一律銷除。該教民深知感激。均無異辭。所給修費。仍照案責令該知縣劉鳳儀陳寶善。儘力措繳。其餘不敷之數。已由該道府陸續籌款發給。取具甘結領狀存案。不致再有反覆。所有原前倡首滋事之人。查係閩郡生童。乘考聚集。一時烏合。經該文武聞信。趕往彈壓。當即紛散。委無姓名可稽。現在事隔經年。彼此相安無異。應請免緝。以弭怨仇。而杜弊端。原奉摘去頂帶之知縣羅才衍等。並請分別開復。查明另辦各等情。由藩臬兩司會詳。奏前來。臣覆查無異。查湘潭衡郡兩處焚毀教堂之案。既據各該縣依限賠修。或議給修費。均經一律辦竣。教民咸服。尚屬辦理無誤。所有原奉摘頂之調署長沙縣事湘潭縣知縣羅才衍。前署清泉縣知縣陳寶善。應請隨案開復。至前署衡陽縣知縣劉鳳儀。疊經嚴催。令

奏稿本卷六

三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六

其遠赴衡郡料理此事。迄未到衡州。實屬遲延。所有原奉摘去頂帶之案。容俟查明另行辦理。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壬戌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本年四月十三日。據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侍衛忠實等呈報。由霍呢邁拉。唐胡爾。阿吉爾。幹兩卡開齊。過來俄羅斯四十餘人。各持鳥槍。刀。矛。器械。委章京兵等查問。驅逐時。俄人聲稱。奉上司派令。前來霍呢邁拉。唐卡倫。塔爾圖地方居住。僕你們兵丁。驅逐日。後別悔。又據本卡台吉。隆敦。報稱。遵飭帶領。委章京一名。兵丁十一名。移駐霍呢邁拉。唐卡倫。從北突來。乘馬俄人二十三名。各持鳥槍。刀。矛。跑至卡倫。用哈薩克話。高聲喊叫。令我們速那。台吉。當即執持開齊。木牌文案。令其照看。並用哈薩克言語開導。伊等不容分辯。反用鞭肆行毆打。將靴房。帳房。損壞。並將軍器。全行掣去。又空放兩槍。威嚇。那移。至阿勒台山。後末處。馮怕拉山口地方。與伊等同夥俄人等。下在一處。共有俄人四十三名。頭目一名。阿里桑達爾。一名。邁呼。一名。巴什喇。據稱。我們奉文前來。所要地面。自昌吉斯。台卡倫。迤西。阿勒台山。後。科爾沁。河西。係我們查幹罕之游牧。隨執持俄羅斯字。具一張。令台吉。照看。復稱。此是我們俄羅斯遊牧。如有行

奏稿本卷六

三

走滿蒙之人。定行拏獲。解送我國。次日照前毆打。復率同哈薩克頭目等共百有餘人。將我們拏至額爾齊斯河岸。據本霍呢邁拉尼卡倫之哈薩克頭目阿雅那拜沙爾庫爾拜等言稱。俄羅斯此來。欲哈薩克歸附。令哈薩克頭目出給手印字具。我們哈薩克頭目。甚實焦急。俄官又言與我們俄國進遞何物等語。祈眾卡官弁設法。將我們領回等因。侍衛忠實飛報前來。正在詳漢。驛摺聞。復據侍衛忠實等呈報。據台吉隆敦報稱。我們被俄羅斯拏至齊齊淖爾。進東額爾齊斯河邊哈彥地方。看住五日。將身帶火鑲小刀帶環摘去。又拏至科爾沁河邊北。將從前拏去軍器。還回。將我們官馬十二匹。銀鏢一錠。馬嚼子。痰子。茶煙。火藥。拏去。我們與哈薩克一同向其講說。始將我們釋放。今哈薩克不准我們在此駐守。台吉兵等於四月初五日來。至霍呢邁拉尼卡倫地方。祈將俄人拏去。官馬銀物轉報。追還等因。現在邊界尚未議定。俄人任意擾害。不知該國專管大臣。是否知情。相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不可再入我卡擾害。並將應追馬匹等項。如數繳回。查哈薩克百有餘人。攬入滋事。顯被俄人說嚇。從使。等現已飛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轉飭達卡一帶。妥為防範。並轉飭哈薩克公阿濟達諭。

哈薩克頭目。如俄兵再來。威嚇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自守藩籬。堅心內向。不得聽其愚弄。受其恐嚇。已據各情。呈明勘界大臣。明誼在案。俄人均已西往。合併聲明。廣鳳等又奏。本年三月初六日。飭令委員阿克敦。佈等。由科起程。遵前旨。面諭該委員等。出卡會同總管齊察罕等。務按照俄使所指各處。逐一詳查。繪圖貼說。何處有礙蒙古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分。據實聲明。並將吹河地方。俄人舊蓋木房原委。查明等因。去後。旋於四月二十一日。據阿克敦。佈等。稟稱。竊章京等。遵委於三月十一日。出卡會同總管齊察罕等。將阿勒坦。渾爾。烏梁海。游牧。隨勘。隨繪。圖說。查俄使所指。輝勒。齊巴什。庫斯。阿克。爾。胡特。吹河。四處。均有該二旗。蒙古人。丁住。牧。據齊察罕等。言稱。四處。山。廠。皆係。尋打。例。進。皮。張。之。山。尋。打。貂。皮。更。賴。輝。勒。齊。河。爾。胡。特。二。處。且。本。烏。梁。海。游。牧。不。大。止。數。本。二。旗。人。丁。住。牧。度。命。並。無。開。處。可以。分。給。俄。人。若。分。給。俄。人。死。不。能。從。章。京。等。隨。向。該。總。管。等。言。聖。主。亦。不。肯。將。爾。等。游。牧。分。給。俄。人。是以。特派。本。章。京。等。前來。復。查。言。畢。該。總。管。等。深。感。聖。恩。看。其。言。詞。向。內。之。心。尚。屬。堅。實。吹。河。俄。人。舊。蓋。木。房。章。京。等。

先向該處年老兵丁採訪。道光十一年間。有諾海巴布勒。攜帶貨物來此。建蓋木房。來往暫居。與烏梁海蒙古人等。抵換牲畜。自後陸續俄人前來貿易。其房間亦陸續加添。復向總管齊察罕等訊問相同。俄人係每年春夏攜帶貨物。來換牲畜。秋末冬初。全行回國。來時僅攜工人。不帶家屬。其木房來時居住。回時亦無人看守。查吹河河岸庫舍。莫多地方河北。有俄人舊蓋木房六間。河南有俄人舊蓋木房三十一間。共有俄人十二名。房內存放哈喇布尺看牛皮等物。房外立木架一箇。上節用回鐵鍊包固。高大餘寬厚尺餘。詢係俄人祭天之器。除此再無俄人舊蓋房間。

現在烏梁海游牧內。尚無俄人私帶兵隊前來侵占地址。情事。至履勘阿勒坦。澤爾烏梁海游牧。皆有礙蒙古等生計。並無可以謀分之處。謹繪畫圖說。呈送前來。等語。查該圖說。與舊存圖說。均屬相符。執圖面詢各處情形。該員等亦能逐一指實。除遵旨將圖說照繪。呈送將軍明察。以備會議。並呈送各國事務衙門備查外。理合恭摺奏聞。

廣鳳等又奏。竊查於本年四月初五日。接據昌吉斯台卡倫侍衛德山等呈報。三月二十二日。據駐管哈喇塔爾

奏務始末卷十六

吉

奏務始末卷十六

吉

巴哈台卡倫台吉車都布報稱。見有俄人各帶槍刀。運入卡倫開齊。侍衛德山等面詰問。據稱我們係俄國圖瑪城之博勒庫布呢克蘇都呢克官二員。連兵共九十一名。來薩瑪城固罕爾那托爾等諭令前來。在布克圖爾滿河北吹河。並哈喇布勒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侍衛德山等至再開導。此事我們據情稟報。科布多大臣應聽候示覆。該俄人始行折回。聲言四月二十日復來等因。等當即劄飭該侍衛德山等。四月二十日該俄人果復來。務須善為開導。俟兩國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再為導歸。刻下萬不得在此侵占地址。搭蓋房間。並據情咨呈將軍明查。旋接准明道咨覆。如俄夷於四月二十日前來。必須將其來意探聽明白。相機阻止。徑行入奏等因。前來。等於四月初七日。已面諭德卡之筆帖式增祿。令其兼查此事。迅即起程。務於四月二十日以前。趕赴昌吉斯台卡倫。會同該卡侍衛德山等。俄人果即復來。必須問明來意。善為開導。正言阻其侵占。四月二十二日。接准明道來咨。已將此案繕摺入奏。照錄摺稿咨送前來。內有令等語。查閱卡倫一節。係道光二十二年奉諭旨。朱贊大臣等隔年輪查。以察蒙古兵力等因。欽此。本年例應



委員往查。李等前已按期派令筆帖式增祿往查。會哨日期在邇。李廣鳳起之不及。現當防守喫緊之時。更未便多勞蒙古兵力。四月二十八日。據委員增祿侍衛德山等稟。內稱增祿於四月十七日行抵昌吉斯台卡倫。會同該卡侍衛德山先與俄人通信。次日面晤。向其善為開導。直言爾等若再不撤回。必要遣兵持械。強占我卡界址。搭房恐有致傷兩國和好。俄人始覺語塞詞窮。隨言我們並非明要在此地蓋房。從前說過此語。現今奉我們察韓軍來文。令我們查邊。所有蓋房占地之事。不用我辦。我們兩三日即起程離此地方等語。查俄人暫居之地。並未搭蓋房間。又據昌吉斯台等台吉口稱。所管四卡境內。除此再無俄人侵占地址。亦無搭蓋房間之處。稟覆前來。李等查俄人雖稱不在我邊境搭房占地。恐反覆無常。李等劉飭卡倫侍衛德山等。務須逐俄人退離此地。折回伊國。並令該侍衛等帶領本卡弁兵。時加偵探。倘再有俄人來我卡地。而務須善為開導。逐揮勿得使俄人侵占我卡邊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廣鳳等奏俄人越入開齊。拘去卡兵。旋即釋回。並遵查詳勒齊河等處地界。及派員會哨卡倫。阻止俄人越境各一摺。所奏情形。與明諒前奏大略相同。俄人因上年會勘界址。未遂所欲。輒為此鬼域伎倆。逞其詭謀。實屬恃強狡詐。

俄人來者不過四十餘名。防卡官兵。何至被拘去十三人之多。且哈薩克部落。亦有受其威嚇。入卡滋擾者。是齊心禦侮之說。不過託諸空言。不足深恃。廣鳳等惟有督飭在事員弁兵。實力防範。倘有俄人再來擾越。總當據理駁斥。認真阻止。毋得稍有疏虞。致干重咎。至俄國在京公使。已疊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其理論。該公使每以另有所派分界之人。主持一切。藉詞推諉。除仍諭令該衙門與之剖辨外。仍著廣鳳等隨時咨商明諒。妥為籌畫。相機辦理。方不至鞭長莫及。阿勒坦汗爾烏梁海游牧。既無不礙蒙古生計。可以議分之地。即著咨商明諒。於議界時。覈實籌辦。吹河地方。俄人建蓋房間一節。既始於道光十一年間。當時因何准其貿易。有無奏過成案。並著查明詳晰具奏。會哨一事。業經廣鳳循例委員前往卡倫巡查。惟現當議界喫緊之時。該委員官職較輕。恐不足以資拊循。而示威重。仍著廣鳳等酌量情形。如有必須親自前往之處。務當恪遵前旨辦理。

癸亥。署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等因。欽此。李當即知會署督臣吳端書。一體欽遵辦理。並咨行江蘇撫臣李鴻章。將上海辦理一切章程。迅速詳為

移覆以便會同商辦伏譯

諭旨既於外國文詞求其融會又於歷史大義為之講明自非賦質明敏清漢兼通者未易入學幸前於到任時竊見洋人在城人心未定恐其日久廢弛因令八旗子弟分別肄業強而力者專習弓馬秀而文者兼學清漢幸復隨時考校列等獎勵數年以來頗知奮勉茲於歸譯學生內詳為揀選尚可得人候撫臣李鴻章於上海章程咨覆到日當即同署督臣吳端書會商妥議奏請

聖裁

御批知道了

奏摺卷之六

元

戊辰總理各務事務恭親王等奏購買外洋船廠巨等於上年正月間奏撥洋稅銀五十五萬兩發交赫德購辦旋據前兩廣總督岑榮光咨請添撥銀十萬兩並據赫德呈稱銀兩不敷又撥銀十五萬兩前後共計撥銀八十萬兩輪船到後一切章程疊摺奏明

飭交兩湖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撫李鴻章協同籌辦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延密商擬派總兵蔡國祥統轄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於所部豫為派定又據李鴻章咨稱李奉國由本國來滬請上海道付銀十二萬兩經該道商出借券在該關按月抽提至月

支經費請即豫籌分撥等語李奉國同赫德於四月間來

京申稱前所定八十萬兩僅能置辦輪船廠位已經在英國借銀十五萬兩支統帶兵船之阿思本收存以買各物另有置辦各項器物探報英船等價未付之銀言定到滬照付該總稅司因於上海借銀十二萬兩以抵前款連前八十萬兩先後共計銀一百零七萬兩統計置辦船廠兵器買煤雇人以及各項費用總在此數之內此後每月用項酌擬每月十萬兩按三箇月報銷一次各等語除在上海所借銀十二萬兩應照原議即在該關按月抽運外其在英國所借十五萬兩即經咨行粵海關撥銀三萬兩潮州關撥銀二萬兩閩海關撥銀三萬兩廈門撥銀二萬兩江海關撥銀二萬兩九江關撥銀三萬兩限奉文之日起一箇月內付文以清前款至月需費用據李奉國面稱船上所延外國武官兵丁水手約有六百人本國議定以四年為期立有合同又稱每月需銀十萬兩中國如欲用銀伊能代向外國商人借銀一千萬兩分年帶利歸還各等語借銀之說中國斷無此辦法所立合同欲由阿思本專主不肯聽命於中國巨等因向李奉國再四駁詰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以四年為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

奏摺卷之六

元

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劉諭俾有管帶之權此項兵船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有輪船七隻黃船一隻應支糧餉軍火及火食煤炭賞傷銀兩並一切未能豫言之各項用款議定每月統給銀七萬五千兩統歸李泰國經理每月在江海關支銀一萬兩九江關支銀一萬兩閩海關支銀三萬四千兩廈門關支銀六千兩粵海關支銀一萬兩潮州關支銀五千兩自本年六月十七日即英國八月初一日起按照新定之數由李泰國派人赴銀號支領各等因應即定議候奉

奏稿卷六十六

十

奏稿卷六十六

十一

旨後由臣等行文各該管將軍督撫監督在各該關洋商所交正半稅及子口稅銀項下開銷仍不准動用洋藥稅銀以示限制至此次輪船擬請飭下兩江督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節制調遣並飭該督撫等揀派武職大員作為漢總統會同辦理以資得力而

重事權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中國自置火輪兵船將抵海口所有添買軍裝器械豫籌月支經費在各海關分撥並酌定節制章程一摺據稱此項輪船除前撥過銀八十萬兩外並在英國借銀十五萬兩在上海借銀十二萬兩共計需銀一百零七萬兩又應支糧餉軍火等項一切用款每月統給

銀七萬五千兩均經該衙門向李泰國再四駁詰酌定章程及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所延外國人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以四年為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發給劉諭俾有管帶之權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各等語著即照議辦理此項輪船駛抵海口後即著曾國藩李鴻章節制調遣並著派令武職大員作為漢總統會同辦理其前所擬之蔡國祥如能勝任著即責令統帶以資得力其如何駕馭之法總須一切調度機宜事權悉由中國主持方為妥善至中國人上船學習駕駛破位等事總期迅速諳練該督等前來配用楚勇當已豫為派定即著飭令蔡國祥隨時督率學習此項輪船現在自以先勒金陵等處髮逆為要賊平之後即可以為巡緝私販之用無論如何用法總須俾中國人熟習駕駛收有利益斷不可日久仍為外國人所主持其月餉等項銀兩官文曾國藩李鴻章務須按期支給不可絲毫短少拖欠致令有所藉口

恭親王等又奏咸豐十一年五月間署總稅務司赫德在臣衙門呈遞通商口徵稅費用單一件經臣奏明奉

上諭赫德單內通商各口徵稅費用每年統共銀五十七萬兩一摺單內所開各項人數及應給銀數是否均屬允協著薛煥崇厚妥議章程會商義辦等因欽此嗣於上年七月間赫德來京

又在臣衙門呈遞各關經費單一件與初次所遞銀數大略相同。臣等因屬其靜候南北通商大臣會商裁辦。嗣各關稅務司以前定准數目不敷支用。由赫德疊次呈請酌添前來。臣等因於總稅務司李泰國來京後。告以各關收稅費用。固不可過求刻減。亦不可稍涉虛糜。且此項經費。總須酌有一定數目。不可任意增添。令其恣心的擬去後。茲據該總稅務司呈稱。從本年六月十七日。即外國八月初一日起。至明年外國七月底止。統共領薪水經費銀七十萬二千兩。各關分別多寡。按照定數支領。各該關每月應支之銀。或寡多而益寡。或挹彼而注茲。餘銀或存或撥。一憑該總稅務司酌度辦理等語。臣等查第一結至第四結。止有江海粵海潮州浙海閩海天津六關。設立稅務司。是年共用經費銀二十八萬兩。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銀。共五百七萬兩。第五結至第八結。長江三口及廈門海關。復添設稅務司。是年共用經費銀四十四萬兩。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銀。共七百二十五萬兩。是外國人充當稅務司。能幫同各海關監督實力稽徵。已屬著有成效。該總稅務司現擬每年經費銀七十萬兩。雖比赫德兩次所擬較多。但議定通商口岸。現已次第開埠。台灣東海牛莊三關。現復議設稅務司。果能收稅得人。經費

加增。稅項亦較前豐旺。似不必議減。致令轉生弊害。臣等公同商酌。此項加增經費。既係出自洋稅之多徵。擬即照准。俟奉旨後行文各該管將軍大臣督撫監督。每月各按所定數目支發。按結奏報。均在洋稅項下。作正開銷。以昭覈實。所有該總稅務司現擬各關所用外國人月支經費數目。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御批依議。

總稅務司李泰國現擬各關所用外國人月支經費清單

粵海關每月一萬兩。潮州關每月二千六百兩。閩海關每月六千兩。廈門關每月四千兩。臺灣關每月二千兩。江海關每月一萬五千兩。浙江關每月二千六百兩。鎮江關每月二千六百兩。九江關每月四千兩。漢口關每月五千兩。登州關每月二千兩。天津關每月二千五百五十兩。牛莊關新水經費在各關餘銀內酌撥。統計十三關。每年共支經費銀七十萬二千兩。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丹國使臣拉斯勒福來京。英國威妥瑪認爲伊館賓客。前來臣衙門代懇商辦通商條約。臣等駁令回津。照會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

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  
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者認為伊館朋友。一切  
由哥士者出為商議。大略相同。因奏明係照大西洋成案  
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因丹國使臣來署面懇  
互看

諭旨。復將權變辦理之處。附片奏明各在案。自互看

諭旨。旋據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並所擬條款及章程。規則各

底本送來。臣等覈其條約。大略以英國條約為藍本。並於

英國條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總因威妥瑪代為謀

主。意圖借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

奏案卷六

志

恆祺因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

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既係英國姻

姪。拉使又托該使幫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

照大西洋章程一律辦理。連日疊次會晤。逐層辯論。始將

所擬條款中不能允辦之處。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

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條約款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

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舊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

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要辦。定議

後。臣恆祺本應赴津會同崇厚面與畫押蓋印。因該使急

欲回津。搭坐輪船回國。恐候臣恆祺到津。致有耽延。詳請

臣恆祺在京先行畫押。以便迅即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互  
換。查上年大西洋換約成案。即係如此辦理。既經奏明一  
切仿照。臣恆祺因擬於本月二十五日具奏後。即在臣衙  
門面與畫押。蓋用關防。再專弁齎赴天津。送交崇厚。俟該  
使日內起程到津後。即與畫押互換。以歸簡易。

御批。依議。

現議丹國條約

現因

大清國與大丹國。彼此意存睦好。不絕。擬定和約通商章程。以

昭深願共敦友誼。內外商民交易相安。永遠不替。是以

奏案卷六

志

大清國

大皇帝特簡

欽差大臣總理各國事務頭品頂戴工部左侍郎鑲黃旗蒙古副

都統恆祺會同

欽差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崇厚。

大丹國大君主特派原任任劉大美國京都代國大臣功

賜佩帶丹波羅格三等寶星。准帶大法國五等寶星。步軍

總兵拉斯勒福窪地瑪羅多羅福將丹國工諭等件。與

大清國

上諭等件。互相較閱。俱屬妥協。現將會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一 溯維平來

大清國與大丹國素無失睦。現欲定約。從此永遠和好。敦篤友誼。兩國商民人等。彼此僑居。皆全獲保護身家財。

第二款

一 凡為大邦敦好睦鄰。向有各遣大臣通好之禮。今茲兩國定約。亦可按照常例。彼此文派代國行權大員。往來通好。以期永守和誼。

第三款

一 大丹國欽差大臣。凡有要物商酌。約准前赴京都會議。

夷務始末卷六

五

定辦。即照各國行權大員常規。一體優待。所有雇覓內地夫役。均隨其意。各官不得偏為拘治。若有人擅將大丹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越禮欺藐。該犯由中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

一 大丹君主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囊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文。不得有人擅行拆啟。專差回。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項費用。皆由丹國支領。與中國無涉。總之丹國大臣入華。

當照泰西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

第五款

一 凡有丹國事務。均歸大丹欽差大臣與。

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一 所開

大清國應行優待丹國大臣各節。日後中華東權大臣。出使前往大丹國。亦應同一優待。以昭平允。

第七款

夷務始末卷六

五

一 中華通商港口。大丹國設立領事等官。或一員。或數員。酌量丹商情形。隨時定派。中國官員。接代各國領事官最優之禮。亦於丹國不使或異。定其品級。即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翻譯官。與知府同品。因公往來衙署。相見會晤。文移。悉用平禮。為是。設若通商各口。大丹國一時未能設官。均可暫支友國領事。從權代辦丹國事務。以歸簡易。

第八款

一 丹國民人傳授耶穌聖教。果係安分無過。中國官員不得刻待阻難。均應保護相安。

第九款

一丹國民人在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所領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船文出執照。即應隨時呈驗。無訛放行。該民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查出沿途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懲辦。惟於途中止可拘禁。不得陵虐。如在通商各口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之中。期在三五日內。可以毋庸請照。至於水手船上人等。不在此列。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其江甯等處有賊處所。俟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前往。

史部紀事本末

天

第十款

一兩國職員來往行文。各應按照品級官階定式。所有平行各官文移。均用照會。丹國領事官以下。詳呈各省督撫。均用申陳。督撫均用例行各等字樣。至於各國商民人等。設若有事。請由各官查辦。應用具稟字樣。以示區別。

第十一款

一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台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丹國商民亦可任便出入通商。准與無論何人均得隨意買賣。所有賃房買屋租地。起造建立廟堂醫院。

墳塋等事。亦隨其便。

第十二款

一丹國民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意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建造廟堂醫院墳塋等事。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掇。

第十三款

一丹國民人約准任便覓取諸色華工。勤執分內工藝。中國不得限制禁阻。

第十四款

一丹國民人凡欲遊行卸貨各等事務。約准自雇小船利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丹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該船不得限定額數。並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是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

一丹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丹官查辦。設與別國有事涉訟。應遵某國前與丹國定約辦理。中國不必與聞。以上案內如牽涉有中國人。仍應按第十六七兩款。會同中國官辦理。

第十六款

史部紀事本末

天

一凡丹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准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丹國人違例相欺。丹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究治。自定約之後。丹國即專定約束丹民章程。中國亦須一同約束華民。以昭公允。

第十七款

一丹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皆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丹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聞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

一丹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安全。如遇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又准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倘承緝官不能獲犯起贓。止可准照中國例處分。

第十九款

一丹國船隻在中國管下洋面。有被強盜搶劫者。約准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追拏查辦。所有追獲贓物。直交領事官發還失主。倘承緝官不能獲盜起贓。止可准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二十款

一丹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各處。或有碰撞間淺。以及遭風收口。約准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船上丹民就近送交領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

一丹國民人居住房屋。以及丹國船隻。適地方官查出有內地逃犯潛匿不出。約准行知丹國領事官。即行交出審辦。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

一丹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嚴為緝拏追還。丹人欠債不償。或潛行逃避者。丹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二十三款

一丹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納稅餉。約准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較諸他國。或有此免彼輸之弊。以示均平。

第二十四款

一丹國商民輸稅期候。約准進貨之稅。於起載時輸納。出貨之稅。於落貨時繳餉。以示限制。

第二十五款



一丹國商民出入各貨應納稅課均照本約後附稅則為例。

第二十六款

一此次定約其中關於通商各款以及稅則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戊辰年六月底為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倘若彼此未於六箇月之前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前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弗替。

第二十七款

一丹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地銷賣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聽便輸交一次納完之例。惟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條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五錢外其餘各貨應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准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半稅完納如數完繳。

第二十八款

一丹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正及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

商各口俱無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至丹國船隻斤兩以拉四疋為準約定一拉四疋為兩噸以示均平。

第二十九款

一丹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十四時之內出口。准不徵收船鈔。倘逾二十四時之限必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三十款

一丹國商民准聽在各口自用艇隻運代客人行李書信食物以及例不納稅之物。約准每席完鈔。倘若裝載例應完稅之貨則定按照四箇月一次納鈔每噸一錢。

第三十一款

一通商各口分設浮橋稅船塔未望樓由丹國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二款

一丹國商民輸納稅課銀兩應交官設銀號或以紋銀或以洋錢其應何色銀兩與各國商人一律以免此重彼輕。

第三十三款

一秤碼丈尺約准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送交各口領事官收用。又准該秤碼等項其分量均照續定通商章程第四款為例。

第三十四款

一丹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五款

一丹國船隻甫臨近口。約准該關監督。任意派委員弁丁役看守。或在該船。或在本艇。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該員役不得向船主船商私取毫釐。儻敢收受。查出分別所受之數多寡。由該關監督。按例酌量輕重。懲治其罪。

第三十六款

一丹國商船進口之後。約准以十二時為限。該船主必將船牌船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海關。並將船名及押載噸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以憑查驗。船主如過限期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至其船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僅呈單入關後。該商自查筆誤。尚准刻即赴關改正。惟總以十二時為限。可不罰銀。

第三十七款

一丹國商船進口。經該關監督接到領事官按約詳細知

照後。即發開船單。儻該船主未領開船單。擅行卸貨。罰銀五百兩。並將各該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八款

一丹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三十九款

一丹國商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欲互相撥貨。必須先由監督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該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款

一丹國商人完清稅餉之後。該關監督發給紅單為出口之據。

第四十一款

一丹商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儻海關驗貨丁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選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該客商內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二款

一丹國商民。輸納稅餉。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數算之貨。即若茶葉一項。儻海關丁役。偶與丹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

內聽役揀出若干箱。丹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實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丹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會議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准稟聞。此項未定勛數之貨。監督新填填單。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核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三款

一丹商貨物。或因潮濕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儻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第四十一款所載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四十四款

一丹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後欲復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改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四十五款

一丹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國。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折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

正稅之數。發給存票。至於土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進出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儻於委員查驗之間。查有捏報各等情弊。全貨俱罰入官。其外國所產糧食。丹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

第四十六款

一中國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

一丹國商船。獨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准其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作買賣。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

一丹國商船。查出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賬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四十九款

一條約所載丹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辦。以充公用。

第五十款

一 大丹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英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暫為配送俟中國學習英文熟習通徹即不必配送漢文惟遇日後設有文詞辯論之處丹國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議漢英文字詳細較對以期無訛

第五十一款

大清國所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丹國官民嗣不得提書夾字以消畛域

第五十二款

一 丹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以昭友誼

第五十三款

一 中華海面近有賊盜搶劫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大清大丹各國約定會議設法消除

第五十四款

一 各國所有已定條約內載取益防損各事大丹國官民亦准無不同獲其美嗣後大清國或與無論何國如有別項潤及之處亦可同歸一致期

免輕重之分

第五十五款

一 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候丹國御筆與

大清國

御筆批准進行約以一年為期彼此兩國大臣或在上海或在天

津會晤互交現各大臣先為親筆畫押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丹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今奉我大君主特簡出境代國行權來與

大清國臣僚會議酌定和約通商章程本大臣膺此重任曾於

本年三月初三日行文照會署理三口通商大臣黃請為轉行謹奏今准三口通商大臣崇慶文一件內以欽奉

貴國

大皇帝欽派工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全權大臣恆會同本大臣會議通商條約章程等語本大臣因聞貴大臣各等公務無不練習通商事件素所深悉今准來文知與貴大臣會辦實為欣悅立宜備文希貴大臣示履何日何處以便竭誠往拜俾得彼此兩邦大臣經此次初見復友誼定可日增終致各國商民均得獲益現經大英欽差大臣卜約

在公館寄居。所有本國編譯漢文事件。又准參贊大臣感  
權為幫辦。合行併附。悉知。為此照會。

給丹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奉特簡前來會議和約  
通商章程等因。本大臣既奉

大皇帝特派會同三口通商崇大臣辦理貴國和約章程一切。惟  
有持平叢議。貴大臣奉命前來。公務諒均諳練。又得威參  
贊相助。繕譯辦事。自亦持平。本大臣現定於四月初三日  
三點鐘在署相候。即望屆期前來會晤。商辦一切。為此照  
覆。

奏務始末卷六

五

丹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經將和約條款備辦。今用漢文譯  
錄併送。因思英國原約通商章程。奏准開辦以來。可謂周  
備妥善。今其本國約款。除通商事宜內。近有新為更張之  
處。不得稍為改易外。其餘各條。句句按照英文。如此辦理  
實錄

貴國與各國所有來往之禮。均係英國約內載明。貿易章程  
更是英國原續條約詳定。故此所擬各款。均以英文為主。  
本大臣不但無如求之意。轉於定款之間。悉心酌擬。以期  
貴國無可指駁之端。尚有必須改正。當以無關緊要為幸。為

此照會。

丹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據威大人回館而稱。經將約底各款。豫送貴  
大臣閱悉。又稱丹國商民。欲進大江通商。全應按照暫定  
章程遵行。本大臣即宜備文言明。現在英國並各國商民  
皆照暫定章程遵辦。丹商亦必節節同行。嗣見

貴國或將大江章程全為裁撤。或於原章會議增減更張。丹  
商亦合一律相同。為此照會。

丹國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前於四月二十五日行文。並送條款擬底  
內有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  
款。其中稍有不備之處。今將原文微須更改。以期周詳。相  
應繕就。附送貴大臣查照。茲本大臣深願作速回國。果得  
及早完結。則於本月十八日出京赴津。附法國輪船之便。  
務希貴大臣早為定期會晤。商妥了結。此事為幸。為此照  
會。

給丹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按照會並條款擬底。正在覈辦間。茲復據照  
會將前所送條款酌改數條。並屬及早完結。以便作速回  
國等因。本大臣查送來條款。及更改數條。大致雖屬無甚

奏務始末卷六

五

懸殊。惟字句之間。尚有應行商酌之處。現在督飭趕緊運  
款覈對。並將本大臣擬改數處。另籌清底。不日即可送閱。  
會商妥辦。緣條款為兩國永遠和好之據。斟酌不厭精詳。  
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四月十四日。據俄國照會。內稱該國現今  
已留捷克回國。所有應辦事件。令幫辦格凌喀。代為暫署。  
該使定於四月二十四日起程回國。所請一路代備駝馬  
等件。並派官役沿途護送各事。已經臣行知理藩院。查照  
成案辦理。

御批。知道了。

奏辦夷務始末卷六

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丁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竊  
奉

派會議中外分界事宜。俄使不遂所欲。負氣回國。經  
西憲畢爾衙門。詢以次年何時在何地履議。詞接復文云。  
若不照依本年該國使臣博補考。雅哈芬等所議以常住  
卡倫為界。勿庸再議等因。等逆恐其有分路帶兵侵占之  
舉。是以本年二月。特奏請擬令西北兩路疆臣。各就本境  
設防籌備。俟其來時即可相機勘議。各就本境酌中定界。  
但能使其稍知退卻。即各與之換約。莫得連結此案。荷蒙

奏辦夷務始末卷七

一

文議允准。遵即徑行該國西憲畢爾衙門。約其亦分派使臣。各就  
與該國近邊地方訂期會議。尚未見覆文。三月間塔爾巴  
哈台科布多邊境。忽有該國兵隊三起。強來肆擾。科境之  
兩起。共百四五十人。其先來者經卡員阻止。退出卡外。聲  
言遲日復來占界。其另起兵隊。竟敢毆拘蒙兵。搶去馬匹  
軍械。隨又將兵丁送還。擄取馬匹什物而去。免城仗倆。百  
出不窮。難保不時來窺伺侵擾。自應早籌控制之法。至塔  
境據明緒奏稱。現來俄人三百餘名。屢次驅逐。概置不理。  
該國既已分兵西北兩路前來。逞強滋擾。其分界緣起之  
沙賓達巴哈在烏里雅蘇台邊境。尤與該國連界。彼必至

於侵越。其是否仍未塔垣東公會議。殊難豫定。今本  
諭旨者。即赴塔城與明緒等妥商善議。曷敢稍事耽延。但該國

既無使臣何時前在何處會議。照會文據。等又曷敢即  
置本轄境於不顧。再四思維。止可趕緊將本境善防要件。  
與烏科二城大臣等酌辦。聽候明緒探實俄國使臣前來  
會議確信。再定行止。

御批。知道了。若將邊防事宜交代後。即遵前旨馳赴塔爾巴哈台  
會同明緒等妥為辦理。

明誼又奏。等正在繕摺開。承准軍機王大臣寄

諭會議分界一事。現既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  
使。行文該國令派使臣赴塔會議。或該國竟有使臣前來。亦未

可定。明誼仍當遵奉前旨。迅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欽此。查前  
准科布多大臣廣鳳等咨送該處查勘邊界委員阿克敦

佈呈繪地圖一疏。等與本處及總理各國衙門。並伊犁舊  
圖業卷裏對。科布多所屬邊境。自沙賓達巴哈未處起。直

至罕山為止。今該處委員阿克敦佈將哈屯河界址繪圖。  
其罕山以前等處。何處可以議分。未經切實聲敘。且查明

舊有木房原委。現有俄人十二名在彼。亦未將作何辦法  
聲明。誠恐舊界素失。匪伊朝夕。等祇得趕緊飛咨廣鳳。再

行按照舊案圖說切實聲敘。迅即咨覆。並飭阿克敦佈迎

赴行帳。以便面詢詳細。備與會議。俟與麟興將防邊事  
宜。悉心商酌。迅即交卸起程。赴塔等候會議。

御批。知道了。

乙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據烏里雅素圖卡倫委官任什琿春稟稱。卡外探有俄羅  
斯兵隊百餘人。執持器械。在彼駐紮等語。等當派委筆  
帖式經格。會同該卡倫官。前往曉諭。令其退回。該夷不  
聽。反逞強橫。等因。任什琿春官職微小。而守卡兵丁。僅  
有十名。復添派滿營防禦慶齡。帶領蒙古兵十名。借助守  
卡。倫稽查賊盜為名。不時出卡查看。該夷僕若修葺房屋。

奏摺恭錄卷七

三

聖立石堆。即行善言開導。令其拆毀。並飭諭各卡倫官兵。  
亦不時查看。旋據巴克圖委官土瓦謙奏呈報。俄夷在卡  
倫開齊內。聖立石堆數處。當已拆毀等情前來。等隨派  
章京薩勒哈春。飭赴巴克圖卡外。面見該頭人。告以現在  
兩國疆界未定。何得即在我們巴克圖卡倫開齊之內。偷  
聖鄂博。並派兵隊。復在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該頭人答  
以烏里雅素圖卡外。住之兵隊。係奉我們上司吩咐。到彼  
防守。不准你們查卡倫之官兵。越巴哈穆爾山嶺。至我們  
派人前往卡內。原係履勘地方。以備將來作為邊界等語。  
薩勒哈春。即言哈穆爾山嶺。原係我們地方。且過山嶺。直

至齊桑淖爾。尚有我們幾處卡倫。並非你們疆界。因何越境攔阻。該頭人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並云你們官兵將來定要過去。塔們只好就是動手。薩勒哈春復向其再三理論。該夷以若無伊上司文書。不敢撤回為詞。復據防禦慶齡等呈報。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之俄國頭人。帶領兵隊七十八人。偏令章京帶同兵丁移至卡倫之內居駐。將章京所居之乾廬。硬行拆毀。勢將打仗。章京等嚴飭兵丁萬勿可動手。恐釁先自我起。致彼得有藉口。不得已暫移數里居駐。等伏思轉瞬即屆領隊例查卡倫。並派官兵添坐輝邁拉胡各卡倫之期。均須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齊桑淖爾湖地方。現在該國頭人帶領兵隊分處攔阻。並聞齊桑淖爾湖一帶。逐處亦有該國兵隊住守。若不照例派官兵添坐卡倫。並領隊大臣往查。不惟遂其侵占。將來會議時。定必據為該國地方。等公同商酌。惟有遣派妥員多帶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前往。至哈穆爾山嶺一帶地方。該夷有無攔阻情事。再為奏聞。查俄羅斯官雜哈勞人極狡詐。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界未定之前。唆令該國頭人肆行侵越。等因。現值查勘地界尚未定局。不得不處以鎮靜。暫與羈縻。使其就我範圍。方為至計。復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開通籌西北

奏案卷七

四

兩路分界事宜。等因。前來。應俟該國使臣或來塔爾巴哈台。或往伊犁會議。等因。即同將軍常清。相度機宜。切實定議。以期妥速。釐事而泯釁端。等因。料該使臣僅再來時。必不肯遵照條約。未公會議。該國在塔通商年久。深知本處城小。兵單。易於逞兵。是以本年二月。即先派兵隊占踞烏里雅素圖卡外地方。一為阻我查界官兵。一為在喀屯素地方耕種地畝。並窺伺雅爾噶圖金廠。欲獨擅其利也。查咸豐九年。有塔爾巴哈台民人。在巴克圖卡外。客通素烏蘭布拉克地方。試種地畝。彼時該國在塔居住。管理貿易之區。蘇勒官。面見前任參贊大臣明誼。求將種地之人收回。明誼因此等人私出卡外種地。恐與內服之哈薩克雜處日久。滋生事端。並未詳及該夷之奸詐狠貪。當即派員前往。將該民人等一律收回。該夷於去年會議時。即藉此狡賴。本年復派兵隊至彼處住紮。以為早已許讓之地。再來會議。必仍堅持。常任卡倫為界。烏里雅蘇台科不豫善辦法。會議即許以常任卡倫為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卡倫均距城在六七百里。及至千里。離城較遠。尚不至大有闕礙。伊犁塔爾巴哈台卡倫。均距城不過三四十里。及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伊犁之錫伯索倫等。均在卡內附近地方居駐。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額魯特及吐爾

奏案卷七

五



尾特人等亦在卡內附近地方住牧。至塔爾巴哈台所屬前汗爵輝坦公阿吉所管之哈薩克約有三萬人。現在卡外西北一帶住牧。台吉迪納雅爾所管之哈薩克亦有數千人。在卡外西南一帶住牧。屢次呈求誓願內服。僕議分後。該國定必逐處移兵住守。不惟與伊犁駐防之索倫錫伯各旗相近。必啟爭端。即塔爾巴哈台卡外之哈薩克不願隨從。聚族來徙。吐爾尼特蒙古游牧地方。蒙古豈能相容。哈薩克情急擾亂。所關匪輕。若不許以常住卡倫為界。必以兵爭。塔爾巴哈台進東首尾均與該國毗連。兵連禍結。致成不了之局。等語。著重寄。不得不縷晰陳。伏

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究應如何定議之處。俟議妥後指示前來以便遵辦。

御批。明緒疊次所奏分界事宜各摺。俱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俄國位京使臣會商。尚未議妥。此摺著交該衙門一併妥議。俟該衙門議奏後。再行降旨。惟未經降旨以前。明緒等仍當飭諭各卡倫官兵。嚴密稽查防範。毋稍鬆懈。

明緒又奏。錫霖已於三月十九日抵塔。等語。將參贊大臣印務。即交錫霖。馳赴伊犁參贊大臣新任。伏查俄國使臣

奏案卷七

六

尚無來塔會議確信。相應請旨。俟分界事宜辦理完竣後。再將參贊大臣印務交錫霖接任。抑或即將參贊大臣印務。並會勘分界事宜。一併交錫霖會同各該將軍辦理。以專責成。等語。即赴伊犁參贊大臣本任之處。恭候

聖裁。

御批。著俟勘界事宜辦竣後。再行交卸。

已丑。伊犁將軍常清奏。據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春。並博羅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報稱卡外忽來俄人二百餘名。帶有鳥槍長矛礮車等件。仍在去歲搭蓋窩鋪之科斯莫

奏案卷七

七

樂地方。斫木修房。又據佐領和色奉。及哈薩克報稱鄂爾果珠勒卡倫所屬格根地方。驟來俄人二百餘名。俟根塔斯地方。亦來俄人五百餘名。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地方。亦有俄人一百餘名。訊其情由。均稱伊等頭人。差來語言強。諸形巨測。等語。查向住伊犁之區。蘇勒官雜哈營人。極狡。通商以來。久生覬覦。其於山川險阻。道途紆折。靡不私窺大概。伺我虛實。數年來誘買牲畜糧食。以致無業之徒。狗偷鼠竊。種種指使。皆離哈勞之計。雜哈勞曾住京館。能作滿洲字體。往往影射情事。偽作公牘。等語。將字蹟比對。識破鬼域伎倆。現聞雜哈勞在卡外一帶作案。所

有附近布魯特。哈薩克等。非脅之以威。即誘之以利。總期受役於彼。為日後助虐地步。目下本地漢回惑於勒洗之言。即塔爾巴哈台等處。亦有蓄謀之事。伊犂謀叛之案。甫經嚴辦。餘匪尚未全淨。官兵未盡撤防。難保難給勞不從中煽惑。容留罪人。等加意防範。從不假以辭色。雜哈勞深與等為仇。此間錫伯索倫兩營兵丁。技藝優長。箭射有准。為俄人所畏所忌。該兵丁等家屬。素以耕牧為事。若俄人漸逼甚迫。蓋房設卡。實覺不利。故該兵丁等恨之切齒。時有滅此朝食之意。卡外皆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遊牧之區。稍有疏虞。即啟各夷輕侮之心。等當與領隊大臣等商酌。密派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等。帶領官兵前往。以查卡倫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暗為防範。而屬該總管佐領等。旋為開導。仍不予以可啟之譽。如有私立木卡。擅蓋房屋等事。必當諭令自行拆毀。償彼仍復逞強。則惟有激勵將士。敵愾同仇。並非交鋒。直是禦寇。總期崇我國威。固我疆圉。一面飭令各營勤加操練。一面各行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查照。此項人眾前來。該國是否知悉。因何驟至。並無文報。務令迅速撤退。各守邊疆。以敦和好。至卡倫外地方寬廣。去年七月俄人曾在卡倫附近科斯莫塞地方。伐木蓋立高鋪。嗣因雪大寒冷。於九月將兵撤去。

奏摺卷末七

八

其遠處兵隊未撤。致卡外地面。不能履勘。等向曾經出卡會哨之官。詢得大概情形。將卡外會哨去路來路。畫圖貼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咨送欽差大臣明誼一分。明緒一分。以便會議時據圖定議。庶消其覬覦之心。而杜其侵陵之漸。以其稍紓聖主西顧之憂。謹將各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移文。鈔錄恭呈御覽。

御批。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彙入前次明緒等摺。一併妥議具奏。片併發。

大清國總統伊犂等處將軍。為咨行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查辦事。照得貴國會勘地界大臣與我國會勘地界大臣。前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因貴國大臣誤解條約。會議數次。不遂所欲。起程回國。至今並無赴塔爾巴哈台會議日期。茲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有貴國兵隊一百餘人。帶有槍礮。在我們伊犂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地方居住。又於三月二十七日。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前來我們格根卡倫附近地方居住。並有貴國兵隊五百餘人。在我們倭根塔斯地方居住。伐木蓋屋。我們派官巡查開齊。行至科斯莫塞地方。又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把我差官擋住。不容前行。面見貴國頭人訊問。貴國人言稱係聽上司吩

奏摺卷末七

九

附前來。修葺屋棚等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多年。講以禮義。是以差派營務處章京等前往開導。現在地界並未議定。何故便在我們卡倫附近居住。似與情理未合。查貴國在我們伊犁通商以來。十有餘年。遇事我們均以情理相待。自上年議分地界。貴國位邊大臣。屢次無理。我們無不包容。此次不候定議。無故帶兵私進我們開齊。並伐木聲言搭蓋屋棚。殊出情理之外。有失和好之道。僅有別故。關繫甚大。貴國位邊大臣。如此強行。想貴國總督必然不知。相應移咨貴國總督查照。轉飭貴國位邊大臣。速將各處兵隊撤去。以敦和好。是為要緊。為此咨行。

奏稿本末七

十

常清又奏。再。等接到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誼咨會。並發來照會俄國西志畢爾街門公文一件。內空出一行。官封之上。已列等之銜。屬等加銜加印。等雖統轄西陲。專司營伍。而於分界事宜。未奉

諭旨。今與俄人商辦。是俄人心目之中。只知與明誼明緒商量。而於等從未有一字行文論及分界。今於未奉

諭旨之事。倏見印封銜名。既覺等專擅。不免猜疑。且恐藉此徒添枝節。一時難以就範。而事關重大。等又不便咨回。致延時日。不揣冒昧。遂於文內空行之處。添寫年月。官封外面。仍

列明該官銜。於用等印房關防。寫明借印字樣。以昭負責。本可送交伊犁貿易團區蘇勒勒官雅哈芬處。令其轉遞。無如該夷現在卡外。匪測狡獪。慣於做用滿洲字跡。託名勝混。若使拆閱。墮其術中。於分界之事。大有關係。等遂將此件公文。遞至塔爾巴哈台明緒處。屬其交該城貿易團。就近轉遞。更為穩妥。其明誼原備印封。應即咨還查銷。並將奏明情節。咨照該將軍參贊矣。

御批覽

奏稿本末七

十

壬辰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等與麟興等商酌。因塔爾巴哈台科布多邊境。既有俄國兵隊前來越界強占。其烏里雅蘇台境內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係條約分界線起之處。該國難保不窺伺侵擾。急應豫籌嚴防。前因該處有舊蓋木房二間。恐係該國建立。奏奉

諭旨。確查。經等面詢該處新放總管等。建蓋緣由。據稱實係本處烏梁海兵丁所蓋。具結存案。等隨即札調原派查勘邊界之委員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木城面詢。與總管興達遜等所結無異。並據面書職世受

皇上養養深恩。萬不肯甘心外附。如有俄人前來強占。至死萬不聽從。當屬其激勵該處所屬官兵。堅心內向。去訖。至科布多分界事宜。前據報吹河等處。早有俄人建蓋木房。現有

俄商居住各情。尚未查明。通商原委。必須該處派出委員。身歷其境者。方能透悉情形。鄂即行知該城參贊大臣廣。恩。於原派添派查勘邊界之委員喜春。阿克敦。二員中。揀派一員。徑行飭令趕赴前途。隨同鄂前往。庶於俄使會議時。得資指臂。因思華夷分界。毗連西北四城。伊與科。布多事同一律。所有前來。

特派差遣委用之伊與協領哈布齊。業已因病出缺。嗣又經伊。聿將軍常清。添派領隊大臣托克托。總管富珠爾。泰。德。格都等三員。往查該處邊卡界址。其應於何處議分。自己。周知。應令該委員趕赴塔垣。聽候差委。以便與俄人劃辦。

奏請恭奉

十二

定界。除已飛咨常清外。並咨伊與參贊大臣明。緒。就近。調來塔垣。聽候隨同會議。所有本城委員主事。職銜。遇春。現。在因病不能隨往。於章京內。查得主事職銜。諾穆。歡。老。成。穩。練。辦事勤慎。此次即帶同稟辦文案。原擬於拜摺後。即移文參贊大臣。麟。興。接署將軍印篆。起程馳赴塔爾巴。哈台。候俄使前來會議。因續接。

廷寄。

諭飭。鄂行文俄國。及查科布多建房通商。有無奏過成案。查明覆。奏等因。鄂自應將詰問俄國照會文底。趕緊擬定。進行該。西志畢爾。總督。一面咨呈總理各國衙門查照。並查明科。

布多木房通商原委。欽遵覆奏。即帶領委員等文。卸起程。仰批。知道了。

奏。已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在上海管帶常勝。軍。美國兵官白齊文。不遵調度。劫餉。毆官。革職。後私行進。京。並接據英。美兩國照會。於二月二十七日。將善辦情形。恭摺具奏。欽奉。

上諭。現在白齊文。赴滬。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認伏。然後量加恩。施。李鴻章。應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妥籌辦理等因。欽此。當。經。日。等。恭。錄。

奏請恭奉

十二

諭旨。行知江蘇撫臣李鴻章。復函致該撫。令其於白齊文到滬後。細加體察。是否可令與戈登管帶常勝軍之處。相機酌量。拒。白。齊。文。轉。滬。後。仍。回。天。津。並。不。請。領。執。照。又。復。私。赴。京。城。正在核辦。聞。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函。稱。白。齊。文。自。去。冬。造。孽。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復。將。任。用。靡。不。駭。然。該。撫。身。在。局。中。議。論。情。形。與。臣。等。所。慮。印。合。臣。等。公。同。商。酌。一。面。照。會。英。美。兩。國。公。使。斥。其。誤。保。匪。人。經。英。美。兩。國。疊。遞。照。會。節。略。大。意。愈。謂。白。齊。文。罪。狀。多。係。江。蘇。官。員。污。職。等。語。日。等。均。置。之。不。理。隨。即。照。會。美。國。公。使。歷。數。白。齊。文。罪。狀。以。不。遵。調。度。貽。誤。軍。情。為。最。大。候。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飭。令。回。國。由。美。國。自。行。

管束現經。臣等疊次照會。詞意不稍寬假。美國無可復言。但呈遞照會。求將被參各款改正。其用與不用。由中國作主。是白齊文希其復用之望已絕。臣等因給予照覆。告以不遵調度。與毆打楊坊二層。人人共知。無可改正。其餘各情。既該使無勉強復用白齊文之心。業已刪銷淨盡。並聲明中國嗣後永不再用。以杜再來噴瀆。別生覬覦之心。惟白齊文現在是否出京。抑已由蒲安臣飭令回國。該使既不提及。臣等亦未便過問。已由臣衙門行文江蘇巡撫。如白齊文再行私到上海。別圖生事。務當隨時防範。御批知道了。

奏稿卷十七

十四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在上海劫餉毆官一案。前據蒲大臣照會內。力保其人可以仍帶常勝軍。又據貴大臣照會內稱。其人素稱勇健。管帶此隊。為眾人所深悅服。各等語。本爵當以貴大臣所言。或不甚謬。是以先為暫且從寬辦理。並以李巡撫身膺疆寄。統帶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各行李巡撫酌量辦理去後。茲據李巡撫覆稱。適與英國士提督及伯提督提及此事。兩提督均謂京中相隔太遠。未深悉此間情形。恐將來白齊文敗壞常勝軍。貽誤中國軍事。我等斷不敢與共事。遇有防勦。亦不敢

奏稿卷十七

十五

相助。練戈登之為人。我等素所深知。故致力為保薦。樂於相幫。今該軍整理甫有頭緒。會帶並無過失。而遽以驕縱債事之白齊文易之。實無以服眾云云。且據聞營將士。聯名稟請。以白齊文有復回松江之說。軍情惶惑。白齊文到滬後。舊日撤退各小兵頭。又將復用。乘此播散謠言。在滬者紛紛率黨而至。中外人心。均為不服各等語。本爵查帶兵一事。必其人為眾所悅服。方可令充此任。今白齊文一到上海。即與前次撤退諸小兵頭。狂言交煽。眾情惶惑。貴國士伯兩提督。亦以白齊文敗壞常勝軍。再令統帶。無以服眾。本爵深公酌核。從前白齊文管帶常勝軍。營規甚不整齊。所用帶隊小官。均非安分之人。兵餉亦多冒濫。戈登本係武官。一經接帶。實力整理。即將不安分者撤退。另用帶隊者。均係曾任武官之人。兵餉亦能節省。所向有功。合營兵勇。亦甚悅服。戈登既係有功無過之人。是常勝軍自以仍交戈登統帶為是。毋庸再令白齊文華帶。再聞白齊文現已到津。又復不領執照。擅自進京。實屬怙終不悛。任意妄為。斷難再事姑容。除照會蒲大臣另行辦理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此事既係貴國官員與中國各官。均以戈登為是。白齊文為非。自應仍憑上海中外各官公論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白齊文劫餉政官。照例應行拏辦。經貴大臣詳遞照會。力陳白齊文悔過自新之意。並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前來。本爵以白齊文既知悔過。又經貴大臣實力作保。諒無虛言。當經予以自新之路。令其仍回上海。聽候江蘇巡撫核辦。茲據江蘇巡撫來文。咨稱白齊文自去冬逃蒙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將復回滬。欲管帶常勝軍。中外駭然。而白齊文回滬。復與前次撤換諸小兵頭。造作謠言。不可禁止。眾情愈加惶惑。疊據督帶常勝軍合營將弁稟稱現正料理出隊。一聞白齊文又欲管帶常勝軍。中外兵官各懷疑慮。觀望不前。實於剿務有礙。緣白齊文復用與否。實為大局利害所關等情。具稟請為核辦前來。本爵查白齊文罪犯甚重。在中國兵官。斷無不按律嚴辦之理。本爵前次所以暫寬白齊文准令回滬者。實以貴大臣力保之故。今據江蘇巡撫來咨。所稱中外兵官不服情形。則貴大臣前此送來各兵官保狀。皆屬虛詞。其為白齊文自行唆使捏造。以便開脫罪名。希圖復用。可想而知。且聞其前次來京。係因在滬捏報欠項。所開款項太鉅。上海未經照付。所款不遂。故爾自行在京妄訴。其貪利無厭之心。尤屬行同無賴。貴大臣前次誤聽其言。故為力保。今

奏稿卷末

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七

因此事致令中外懷疑。是貴大臣為白齊文所誤。本爵又為貴大臣所誤。現聞白齊文到津。不領執照。又欲來京。似此來去自由。目無法紀。尤為無理之至。本爵現已行文三口通商大臣。即由天津將白齊文嚴行拏解。照中國例懲辦。如越過天津。私行來京。即希貴大臣拏送總理衙門。以憑懲辦。此等實足有玷貴國聲名。諒貴大臣必不肯再為姑息矣。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白齊文一案。據巡撫李覆稱常勝軍勢難仍交白齊文統帶。緣由本大臣閱悉。查貴國邀請各國兵人。代為幫辦。其用何人派往何處。均歸貴國作主。自定。本大臣前保白齊文復帶此隊。實因白齊文接手以來。出師獲勝。屢替貴國捨命。受傷甚重。或因証告遽行裁退。礙於華美兩國和好。因此保薦。並無他意。此次巡撫李若僅以該員整理未善。不甚曉暢軍務。即不復令其統帶。本大臣自難再贊一辭。惟據巡撫李行上海領事官夏劄文一件。內指白齊文捏造各項欠帳。至今糾纏不已等意。而本大臣已知吳楊二道指駁各項。曾於彼此派人會查之先。據定以裁水師總兵百爾類恩。陸路四品官戈登二員。為查數之主。現據

奏稿卷末

十七

該總兵等所查白齊文帳目。並無朦混情弊。又稱白齊文接管之前。兵數正雜月款。無從查考。及其管帶以來。方得兵丁額數。開具清晰。凡有經手置買軍需什物。俱有憑單可考。白齊文買辦一切。均要切實憑據。該經手人無可侵濫。設法誣罔。白齊文自願名聲。不能不請貴國行文明示。本大臣相助代請伸明。此次貴國重將此等無據之言。再為誣指。未免稍輕本大臣也。今雖仍飭統帶常勝軍一節。勿庸再議。該員屢次建功。茲受誣謗。

貴國不為伸理。嗣欲另覓各國良士相幫。大見其難。向同防守之舉。各國必皆改易。另設新章。自為保全之道。本大臣心實難安。為此照會。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因伊代貴國出力數年。然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本大臣素常無相強之心。以後亦無相強之意。惟現有証卷白齊文數款。按本大臣之職分。不能不代為昭雪。免令他人害彼之聲名。大凡美國人自視其聲名。較性命尤重。今白齊文被參之款。第一証其搶劫軍餉。第二証其假造保狀。第三証

其虛報欠項。第四証其無理不遵號令。謂其為有憑據。毫無謂其為無轉覺確有憑據。所以本大臣恭啟相告。即希將白齊文被誣四事。從公文中改正可也。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中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查白齊文被參一案。以不遵調遣為最大。緣金陵髮逆。因知中國已調常勝軍往攻九洲。是以該逆調集多匪。在該處意圖抗拒。嗣知白齊文不遵調遣。抗拒兩月有餘。不肯前往。故該逆將已聚之匪。直犯浦口。江浦和州。含山等州縣。以致該州縣數十萬生靈。慘遭荼毒。白齊文所帶常勝軍。曾食過中國數百萬之餉。今貽誤中國數十萬生靈之命。咎實難辭。又白齊文係由楊坊保薦。並由楊坊籌餉養贍數年。是楊坊之於白齊文。恩義不為不厚。茲在楊坊寓中。恃強無理。將楊坊等打傷。各亦難辭。來文謂白齊文被誣等情。查凡人若果本無其事。無故被誣。即無一語辯論。日久總可自明。此係一定之理。且今既言明以後。亦無相強再用之意。即可無庸深論。自於其人聲名無損。來文又謂其出力數年。白齊文從前出力時。中國曾給過賞犒。數已不少。並

賞加頂帶二次。早已酬答其勞。總之人無論中外。我聞美國食餉

一書 1117 冊 貴國 日 1117 冊 4 頁 三 日

之武員。不遵調遣。貽誤軍情。律以外國之例。當得何罪。該革員曾自立甘願切結。投隸中國。其結內又親手書押。有素可查。既隸中國。本應照中國例辦理。今貴大臣屢代說情。本爵亦不為已甚。俟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希貴大臣飭令回國。由美國管束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稱接據貴大臣照會。云中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本大臣發去照會。內云

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並無中國待其

奏稿卷十七

字

極為公道之語。想係貴親王誤看。總理衙門大臣親許本大臣云。以後不復勉強用白齊文。其被誣參款。自當全與改正。不料送來之照會。竟與意不合。惟希兩日內將白齊文被誣數款。一同改正。如

貴國一准不肯改正。則將來本大臣自想應如何辦理。即如何辦理矣。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被誣數款。一同改正。致一照會等因。查本爵前次覆文。祇言白齊文食中國之餉。貽誤軍情。並毆打楊坊。其餘槍奪餉銀等事。均已

刪去。因貴大臣來文。有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以後亦無相強之意。是以本爵亦不再論。業將各情刪淨盡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洋商進口洋貨。交過正稅後。如欲改運別口售賣。按約准發免單。而免單一項。實係南洋各口所發為多。是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疊次咨商。臣衙門以北洋盡收免單。津關幾同虛設。並稱免單流弊甚多。議將免單停止。經臣等照會各國商辦。而各國總以此事須訪問商情。有無窒礙為詞。未能迅速定議。迨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崇厚具奏津關第八九結徵收稅鈔一摺。聲明免單一項。若不變通辦理。京餉扣款。兩無所出。請

奏稿卷十七

字

旨飭下總理衙門。將俾給免單。定議後迅速行知各口。以便遵辦等因奉

旨。該衙門覆議具奏。欽此。臣等復又照會各國商辦。往復辯論。不下數十次。始據定議。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將各口洋貨免單一律停止。臣等正擬覆奏。聞而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密復又照會。臣衙門。以法國貿易較少。存票一節。於法國商情。諸多窒礙。請仍照約辦理。並據總稅務司李奉國稟稱。洋商改運完過正稅之洋貨。或領免單。或領存票。應聽商人之便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各國通商貿易。向以英美



二國為最大。所有該停免單一事。該二國既已遵辦。即有法國商人。以及各國小本商人。願領免單。應亦有限。不妨酌量辦理。經此次議定。嗣後南北各口徵稅多寡。不致大相懸殊。而洋商或領免單。或領存票。仍於稅課毫無出入。臣等現亦行知南北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照辦。御批知道了。

丁酉。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伊犁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外。科斯美營。並倭根塔斯。以及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外格根地方。並愛達爾科木。均有俄人兵隊。驟至。聲言伐木蓋房。正當索倫。錫伯。額魯特等營地面。兵心疑忿。四月二十一

夏曆本末卷七

五

日。據西北路富珠爾泰。穆克德柯報稱。章京等馳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聞俄人又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此地原係往年夏日安設卡倫之處。距現在卡倫五十里許。章京等帶領通事弁兵十餘名。與俄人會面。俄人見從人不多。始展顏答話。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頂。俄兵二百餘名。章京等即以西北疆界。兩國尚未議定。何得帶兵前來。逼近卡倫。往紮。俄人云。我們係由溫布地方柯那斯大官委派前來。暫且堵禦。恐你們帶兵進我卡倫。此外並無別心。我們並不蓋房。兩國議定邊界。方始修葺。我們現住俱係帳房。屬下人萬不能生事。畢爾布拉克。亦係我們上司所

夏曆本末卷七

五

指之地。非接調撤文書。我們不能撤回。又聞你們伊犁回眾滋事。如今了結否。章京答以此輩罪惡滿盈。已盡數擒獲。梟首示眾。如今安靜無事。俄人俱各讚歎。章京等見其言詞雖順。而於撤回原處一節。執定非伊上司文書。不敢擅自退回。章京等查去年俄人原在科斯美營地方。今移近畢爾布拉克。得步進步。雖言詞無莽驚之氣。而說詐性成。難以據信等語。次日又據西南路伊克坦布塔欽布報稱。章京等行至阿克善以西之格根河北岸。見南岸有俄人帳房十數架。渡河訊問。俄人約有一百十餘名。帶有槍刀。賊車。據該頭人答云。我們是我國差派前來的。這布胡之布魯特等。投誠我國。已四十餘年。他們住於何處。我們就要到來。章京等向該頭人折問。布魯特游牧。並非此處。此是我們大國邊卡地方。設有卡倫。該頭人聲稱。我們並不知道。是布魯特將我們帶領來的。你們暫行回去。等我國大官分立疆界。兩國再商等語。茅蘊思俄人不待文書照會。徑自前來。先占地方。必有重兵在後。暗蓄異謀。惟恐我國前進。得以窺其虛實。或竟在路蓋房安卡。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證地步。且伊犁漢回滋事。與俄人何涉。而以為問。其為藉端煽惑。暗中勾串。已可概見。又稱布魯特帶領伊等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該

夷狡詐萬端。陽為和睦。而陰蓄詭謀。先為馴順。而後逞強。悍種種變態。無非為會議之時。執定以常住卡倫為界一語。以遂其侵占之計。而彼仍不居開蒙之端。加以布魯特數十年來。從中首鼠。為之役使。同惡相濟。然彼既有侵陵之心。我更不能無先事之備。現在錫伯。索倫。察哈爾。顏魯特各營。逼近卡倫者。人情洶洶。勇氣十倍。皆欲勒滅洩忿。雖經岑巖飭各營將弁約束兵丁。毋得稍生事端。而地方遼闊。延袤數百里。終恐約束難周。致生械鬪。然俄人貿易之圖。與惠遠城近在咫尺。設夷兵修來。我國毫無防範。僅持不開蒙端之論。恐有偏處城下。措手不及之時。相應請

奏稿卷末卷七

言

旨飭令明謹迅速與該夷會議定局。勿再遲延。岑現在率同領隊大臣等。公同商議。必須添兵堵禦。且可藉此彈壓各營。免致激生事端。俄人見我有備。目前或不敢過於前進。茲將滿營索倫營。共派官兵五百五十餘員名。馳赴博羅胡吉爾卡倫防堵。以為西北之備。又錫伯顏魯特兩營。共派官兵三百餘員名。馳赴鄂爾果珠勒卡倫防堵。以為西南正西之備。又另備各營官兵五百餘員名。酌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臨時聽調。以為中權助勒之用。岑等復晚諭各營。及城鄉漢回商賈人等。務令各安本業。毋得驚惶。一俟明諒將地界議定。俄人無所逞其詐謀。軍民同安樂土。

岑等及各營官兵。上下和衷。力持定見。務得蒙不先開蒙。為應兵不先逞兵。以仰慰

皇上履念邊陲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常清又奏。再查每年春秋二季。領隊大臣等。例應將所管各軍台卡倫。查驗一次。又每年夏季。例應巡查布魯特邊界一次。歷經遵照辦理在案。本年春間。因漢回糾眾滋事。伊犁所屬九城戒嚴。該大臣等多有面商出隊事件。並帶官兵赴巴燕。營防堵。未能分身往勘。現因俄人居住卡外。逼近窺伺。誠恐別生弊端。已派總管並署協領佐領等。帶領各營兵丁。前赴西南正西西北各處卡倫內防堵。儻該夷尚逞強橫。不能理喻。尤宜派委領隊大臣管帶兵隊。激勵將士。崇

奏稿卷末卷七

主

因威而固疆圉。岑擬將查勘卡倫事務。令該大臣等派委該營副總管佐領等。前往各軍台卡倫認真查勘。其巡查布魯特邊界之事。亦派令章京前往。皆在卡倫以內嚴密履查。統俟俄人退後。及分界事宜議定。該領隊大臣等再行親赴該處分查。以符定制。

御批。知道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竊岑前因烏里雅素圖卡

倫以外。復有俄國兵隊人在彼住紮。當即表明在案。茲屆派員添坐輝邁拉尼等三處卡倫。並兩領隊例查所屬南北各卡倫之時。等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巡查北邊卡倫。應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齊桑淖爾湖一帶。與科布多派來巡查卡倫之委員會晤。分查各屬卡倫。現在俄國頭人。帶領兵隊數百人。在烏里雅素圖卡外哈穆爾山嶺住紮。又據巴克圖卡倫官稟稱。該卡倫外住紮之該國頭人。復由該國調來步兵一百名。帶破車二輛。令往哈穆爾山嶺去訖等語。等復聞哈穆爾山嶺迤北一帶。逐處有該國兵隊住紮。意在攔阻巡查卡倫大員。及添坐卡倫官兵去路。若不照例往查。轉得遂其侵占之初心。若照舊前往。被該國兵隊攔阻。必啟爭端。於勘界事宜。大有阻礙。等語。公同商酌。此次巡查卡倫。自應因時制宜。當派防禦慶齡等三員帶領滿營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繞道前往輝邁拉尼等三處卡倫。遇該國兵隊攔阻時。務以情理開導。如其竟逞強橫。祇可相度機宜。酌定行止。除博勒果素。已於四月十五日起程往查。並領隊大臣榮全。現擬於五月初九日起程往查。所屬南邊各卡倫。一俟查完。旋回。再行奏聞外。再等前聞該國另派兵隊。前赴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北邊。

並齊桑淖爾一帶種地蓋房。當派筆帖式巴彥圖馳赴該處確查。並飭諭哈薩克公阿吉等一體往查。去後。茲據該筆帖式回城稟稱。沿途確查。並無俄人。及至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附近地方偏查。亦無該夷蹤跡。哈薩克前汗爵綽坦公阿吉等稱。現在常川巡查。並無俄人前來。令伊子穆隆台吉斯海等。跟隨巴彥圖。至齊桑淖爾湖東南一帶地方查看。亦無俄人建蓋房屋耕種地畝。詢附近住牧之哈薩克。僉稱前月由河上游來夷船四隻。船內約有二三十名俄羅斯。已往海西打魚去訖。又聞海西一帶。現有數百俄羅斯。在彼住紮。等語。領隊大人查卡倫來時。他們尚有面說的話等語。巴彥圖原擬前往確查。因湖水阻隔。不能前往。再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開。准烏里雅素圖將軍明謹。咨送照會俄國西志畢爾街門公文一件。應徑送伊犁。巨蘇勒勒官轉遞。錄雜哈勞巨測。狡獪萬一折閱。駕名詐覆。大有阻礙。是以咨送塔爾巴哈台。令等轉文在塔居住之巨蘇勒勒官轉遞。以昭慎重。等因。等查本處居住之巨蘇勒勒官。期滿旋回。新派巨蘇勒勒官尚未來塔。當飭送交貿易團居住俄國代辦巨蘇勒勒事務。色克德爾官轉行該國西志畢爾街門。應俟覆文到日。該國或照明誼所擬公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時。

芬明緒再行會同各該將軍欽遵節奉  
諭旨妥籌辦理以冀仰副  
聖主安邊杜釁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明緒等奏俄兵在卡外居住防範晚諭情形一摺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使臣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辦理矣等因欽此又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奉

奏務始末卷七

元

欽此臣等當即據明緒明稟先後奏報情形照會俄國使臣京公使格凌客令其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巴克圖等處卡外之兵先行撤退一面催分界官速赴塔城會議公平查勘嗣據格凌客照覆言尚未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並稱於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堅謂西界未能早定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是其迴護該國私越開齊住牧等情已可概見復經臣等照會該使將該國去年分界官誤會條約之處詳細剖辨並屬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先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並查去年十月間因該區蘇勒雜哈勞誤解條約曾照會前任京公使

已留捷克將條約逐字剖析屬其轉行該國大學士以期妥速已留捷克雖允為轉行並云幫助公平辦理乃今逾半年未接履文或該國大學士無可置辯或已留捷克故為宕延均未可定臣等此次特於給格凌客照會之外給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疆界並須勘定條約並須講明兩層切實剖辨又恐該國未解漢文並將此次照會及去年給已留捷克照會繕譯清文均交格凌客徑寄該國大學士庶條約之解既明而勘分之議可定屢催該使延未照覆復於本年五月十四十七六月初十四等日疊奉諭旨將明緒廣鳳明緒常清等所奏分界事宜各摺片具交臣衙

奏務始末卷七

元

門與位京俄國使臣到辦妥議具奏各等因欽此臣等查該大臣將軍等先後所奏各情形統計俄人在各卡倫附近帶兵位紫有十餘處所帶之兵四五百至百數十名不等或執械逞兇或偷立鄂博或伐木蓋房總不過欲應其去年帶兵強占之言即身我以不得不從之勢然彼雖越理妄行而猶必藉執條約以相難則我所恃以維持者亦惟有堅執條約以相爭所以臣等再四思維究其所以紛紛帶兵強占者大抵均由中國多故俄欲分兵北顧力必有所未逮因而恃其歷來慣技得尺得寸乘勢相陵幸而兵機雖動當彼此爭辯之時該公使等尚援條約為詞並未顯

有背約之說。臣等竭慮殫思。現在祇有仍照條約逐層講解。力與爭辯。頃因前行照會。該俄使至今未能逐細登覆。臣文祥等復親赴俄館。催其聲覆。又復將前次所給照會中切要之處。屢次極力窮詰。該使業已理屈。當面無可狡賴。嗣於六月十九日照覆前來。雖稍有自認錯誤之處。其餘仍多虛誣狡賴之詞。並未將條約如何講解。切實聲覆。顯係無可措詞。而又不肯全行認錯。並捏稱明誼等去年有已經承認該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尤屬狡賴。現給照會。將其虛誣狡賴之詞。逐層窮詰。若俟照覆後始行具奏。又恐為時太久。明誼等未知臣等辯論情形。俟會議時或有歧異之處。反為彼所藉口。是以臣等公同商酌。將現在辯駁各節。先行具奏。以便行知該大臣等遵照會議。俾歸畫一。而免兩歧。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繕摺開。於本月二十二日。准軍機處鈔出常清明繕各原奏一摺。同日均奉

諭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常清摺內。西北路博羅胡吉爾卡外。俄人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架。兵二百餘名。稱係堵禦官兵而來。該處係夏日設卡。雖現在卡倫五十里。又西南路阿克善以西格根河南岸。有帳房十數架。俄兵百餘名。係布魯特帶來。此次奏報情形。較為

奏摺卷十七

主

偏近。仍是前次探圖佔之謀。該將軍力持定見。務得釐而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退兵。尚屬審處得宜。明繕摺內。則稱此次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度機宜。酌定行止。義其所議。亦與常清大略相等。查臣衙門以西界勘分事宜。未經定局。前經疊奉

諭旨。交辦。臣等細檢俄國條約。逐字細釋。伏思向來外國辦事。每多性急。惟俄國勘分西界一事。條約內載有不必限定日期。一語。揣其用意。並非不欲速成。但因向附中國之哈薩克布魯特。未能一律脅服。則盤食尚待經營。是以故緩其期。以為利誘威脅之地。臣等揣見隱謀。因於前年春間。即經奏請

欽派勘界大臣。與商辦。以破其說。該國無可爭執。乃於去年會議時。強以中國常位卡倫為界。一語狡賴。使中國不能定議。而彼於其間。極力籠絡哈薩克布魯特。冀以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卡騷擾。使我防不勝防。僕我西疆兵力。足以庇護外藩。自不難出而與爭。即令現在兵力。偶有未逮。設從前疆吏慎固封守。實力巡查。彼見無懈可擊。亦無可動其觀觀之念。今查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房。塔爾巴哈台。有成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犁勒布什達南。並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是其處心積慮。已非

奏摺卷十七

主

一朝一夕之故。現據常清奏稱。俄人動問伊犁。回眾滋事。一案曾否完結。無論此案是否該國藉端煽惑。暗中向串。總難保無觀釁而動之意。至哈薩克。布魯特。前據常清等奏。其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明誼等亦稱哈薩克等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今常清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亦有暗附俄人之說。是此等人之良莠不齊。首鼠兩端。已可概見。惟既稱誓志不肯從逆。將來是否得力。雖不可知。總宜加意安撫。俾令齊心禦侮。以收眾志成城之效。為今之計。西疆強占之勢已形。雖該將軍等奏稱軍心忿而思戰。猶恐終無把握。謹先請

旨飭下該將軍等。隨時防範。一面將仍願內附之哈薩克等。善為撫綏。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臣等一面趕給照會。屬令務守條約。毋得於未經定界之前。任聽官弁帶兵強占。仍恐位京公使。不足以令其疆臣。日前並經徑行該國大學士。該國方以大國自居。外託講信修睦之詞。切責以條約之所不符。彼未必甘居於不韙。庶或顧惜聲名。秉公勘辦。臣等雖止以口舌相爭。亦斷不敢不殫精畢慮。勉竭愚忱。以期中外協心。潛消強悍。經此次極力窮詰。僕俄人稍知顧忌。或不致肆行要挾。另生枝節。抑或能照該將軍前繪地圖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七

內所點紫色之限。折中定議。均未可知。所有臣等遵旨議奏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牧搶掠。違旨等語。一摺。另片奏。緬甸條約。與俄國住京公使。剝削窮詰。請飭伊犁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上年俄國會議。西界強執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極力狡橫。使中國不能定議。而彼得來開龍絡哈薩克。布魯特。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卡駱擾。其逆其盤食之謀。其情實屬可惡。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將伊國換解條約內。往西直至。及常住卡倫兩層。往復駁詰。字字講解明白。使之無可置喙。又於已留捷克回國時。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亟須勘定疆界。及亟須講明條約兩層。切實剝辦。現在格凌喀接到末次照會後。雖尚未照覆。而外國最重條約。理屈者詞必窮。諒亦難一味狡獪。竟置和約於不顧。第該國勘界大臣。今年果否來塔會議。尚無消息。明誼此時。計已起程馳赴塔城。著即會同明誼。先事豫籌。相機妥辦。明誼前奏。有折中定議。繪具地圖。請照紫色界限之語。曾經諭令該將軍等妥為辦理。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俄使堅執明誼照會內。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一語。稱為業經承認。是以給與照會。代為辯論。層層搜剔。仍就明誼等照會所云。附以條約本意。委由剝晰。既將明

茲等前言辨明。且執定往西直至之語。該國雖不能照辦。而降  
 格以求。將來或可與紫色界限之議符合。該將軍等惟當堅持  
 定見。豫將應分之處。一一勘定。俟此後俄使前來勘界。不至如  
 上年之肆行要挾。則折中定議之說。即可酌度機宜。妥為善辦。  
 庶邊界得以早定。不至日久另生枝節。方於大局有益。其常任  
 卡倫一節。明茲等惟當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力與剖  
 辨。不可稍有歧異。至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  
 房。塔爾巴哈台有成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犁勒布什迪南。並  
 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從前疆吏果能慎固封圻。無懈可擊。  
 何至任俄人侵占。若周開知。現據明緒奏。俄人又移進卡倫一  
 層。並常清查。俄人動問伊犁。回眾滋事。曾否完結。其為幸我邊  
 疆多事。乘間相陵。說謀畢露。嗣後常清等。務當力求自強之道。  
 加意整頓。實力巡查。毋得再蹈從前覆轍。致啟外國人覬覦之  
 念。現在博羅胡吉爾卡外。俄兵是否撤退。常清所稱務殫費而  
 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遣兵等語。尚屬審處得宜。明緒所稱  
 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機酌定。行止辦理。亦尚周  
 妥。即著該將軍等認真防範。據理曉諭。務令赴卡俄兵。概行撤  
 回。不至日久生事。方為妥善。至哈薩克布魯特。請求內附。誓志  
 不肯背順。何以常清奏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  
 且有歸順該國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開亦時附俄人。

奏務本末

吉

可見首鼠兩端。未可深恃。惟既有內附之請。若各其既往。概行  
 拒絕。不特絕其向善之念。且恐其餘部落聞而解體。仍著該將  
 軍等善為撫綏。加意激勵。俾為我用。仍一面隨時密加偵察。現  
 其去就。豫善辦法。現在勘界一事。俄人雖極狡詐。第尚知以條  
 約為口實。即此是可轉之機。該將軍等身膺邊疆重寄。惟當殫  
 慮竭心。力顧大局。以期邊圉早靖。國體無傷。方為不負委任。所  
 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俄國照會及給俄國照會  
 共七件。均著鈔給明緒閱看。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准定邊將軍明咨稱。本年三月間。科布多所  
 屬西開齊一帶。有俄羅斯人數十名。各帶槍刀。駝運糧重  
 前來。經卡倫台吉詰問。據稱係圖瑪城之博勒庫普呢克  
 蘇圖呢克官二員。連兵共九十一名。未薩瑪城國華爾那  
 托爾等。諭令前來。要在佈克圖爾滿河邊北吹河並哈喇  
 布勒危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經卡倫台吉等再三  
 開導。該俄官等即行折回。聲言四月二十日後再來。又塔  
 爾巴哈台已克圖卡外。有俄人帶領兵隊三百餘人。在該  
 卡外頭道河地方居住。經委員阻止。令其撤回。據稱來此  
 等候本國派官會議。又言須聽候本國文書。方能撤退。後  
 又委員理喻數次。該帶隊官置之不理。等因前來。查勘分

奏務本末

吉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3

西北邊界。上年因貴國分界大臣。強欲以常住卡倫為界。經本王大臣按照條約文義。詳晰辨論。明白照會。已大臣轉行貴國分界大臣查辦。當接來文。已知照貴國西志畢爾總督。勸助公平辦理在案。查貴國分界大臣。自去冬回國後。至今並未前來中國。會同將軍明等查勘。是彼此應分界址。尚未議定。貴國官員。遽爾帶領多人。來至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搭房住牧。並帶兵隊在巴克圖卡外頭道河等地方居住。實與條約不符。相應據咨照會貴大臣。即望將定邊將軍所咨各情。行知貴國西志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各官員帶赴吹河。及頭道河等處之兵。先行撤退。並一面行催貴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俟議定後。彼此各守各界住牧。兩無相侵。庶昭和睦。即煩查照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茲因本月初七日。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又於次日日會晤索恆大臣。言及本國官帶人前來至吹河等處居住。似與條約不符等情。本大臣因至今並未接到西志畢爾總督來文。並因無西北地面細圖。貴王大臣照會所言之處。不能悉知。為此僅就貴王大臣照會所言照覆。查照會所載。俄人來至吹河等處。或有官令。或因官推。並非

私自前來。本大臣因想該人前往之處。按照北京和約第二條。應歸本國所屬之地。且兩國西北邊界。至今尚未議定。此條中國分界大臣之答。因此不得謂本國官民不能前往按約分界後。應歸本國界內之地。然而此次俄人所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擬將貴王大臣照會。行知西志畢爾總督。以便該總督查核。又查上年會議分界斷絕。因貴國分界大臣。不能字字謹遵和約之故。本國分界大臣。先經將兩國疆界。如何按約分定之處。行知

貴國分界大臣。

貴國分界大臣。以和約不能辨駁。多係以如此定界。與貴國無益而論。且兩國已有和約。即當遵照辦理。何得又論有無益等語。本國分界大臣。只要遵照和約辦理。為貴國分界大臣。堅意推辭。是以已經回國。今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行催本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等語。本大臣查催文辦理以前。必當將西北疆界。按照和約。如本國分界大臣已於去年。行知中國分界大臣。按約所計畫之處。會議定後。方可。不然。本國分界大臣。又到邊界。未免徒勞無益。是以兩國分界一事。應否即行辨結。或暫停不辦。本大臣不能預定。均由貴王大臣意見。如貴王大臣欲按照辦理。即



由本大臣或由西憲畢爾總督先行知照本國。以便復派分界大臣。會同按照詳細定妥。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覆文內稱。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兩國分界之事。應否即行辨結。或暫停不辦等因。本王大臣查西北地界。必須及早勘定。各守各界。方免爭執。惟欲分地。必先明條約。條約一經講明。則無論有益無益。皆當遵照。自不難速為完結。貴大臣謂邊界未定。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似未將上年分界未結實在情形。詳細衡量。查明大臣等本欲按照條約。速為定議。無如貴國分界大臣所

奏請未奉

光

計畫之處。與條約不符。明大臣等將條約字句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並非明大臣等不欲辦理也。緣條約正文。彼此皆當切實遵循。不得一字稍有增減誤會。若如貴國分界大臣所云。竟似條約內僅載有統以中國常任卡倫為界之語。其他上下全文。皆可一概抹卻。本王大臣於去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正義。照會已大臣。轉行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旋據照覆內稱。已繕譯俄文。咨行本國大學士。並幫助公平辦理等語。諒貴大臣亦必同此美意。但至今未接貴國大學士復文。恐貴大臣不便自行咨催。或至久延時日。本王大臣因此鈔錄去歲照會。並繕譯清文。徑

行知照貴國大學士。以期及早照覆。速為辨結。惟未分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地方。無論分界後應歸何國管屬。刻下總不應先行占踞。希貴大臣轉行貴國西憲畢爾總督。趕緊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蓋條約為

御筆批准之文。人人皆當遵循。即人人皆宜通曉。貴大臣秉權出使。諒已深悉。僅以本王大臣去年照會。講解錯誤。何不即將條約第二款。逐字分疏。備文送來。兩相比較。以求一是否。則條約尚未解明。邊界從何議分。不得謂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也。望速即見覆為要。

奏請未奉

光

給俄國大學士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去年兩國分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勘界。若果能按照條約。秉公辦理。此事早已完結矣。無如貴國分界大臣。誤解條約。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以致會議未能定局。是皆由條約之講未明。故邊疆之勘分未定也。本王大臣因於上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逐層分晰。照會貴國住京大臣。已託其行知貴大臣查照。以期轉飭遵辦。迄今未據覆文。茲據我明大臣等來文內稱。塔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倫外。突有俄人在彼居住。不聽勸阻。請示遵辦等因。本王大臣查文辭最重。講信。無論何國。一經換約。皆

當永遠遵守。友睦無間。况我兩國和好二百餘年。久為各國所欽佩。豈可因偶爾誤會條約。致滋別國議論也。惟念明大臣等所稱。不候分界。遽行前來之事。恐貴大臣未必知情。本王大臣因飭我邊界大臣。遇有貴國人入我界內者。務須善為開導。不可遽與爭鬪。俟分界後自有公論。本王大臣自問中國可謂盡理之至矣。然欲永息爭競。必亟勘定疆界。欲勘定疆界。必先講明條約。蓋條約一經講明。則勘分自易完結。為此鈔錄去歲照會底。並繕譯清文。行知貴大臣查照。希即將條約正講。告知貴國分界大臣。使其字字遵循。免致再行誤會。則邊界及早分定。兩國和好日篤。愈有明徵。令各國聞之。均不致妄生議論。是則本王大臣所厚望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定邊將軍明咨稱。巴克圖卡倫等處。有俄人帶兵居住等因。當經本王大臣據咨照會貴大臣查照在案。茲復據明將軍咨稱。科布多所屬霍呢邁拉尼卡倫等處。有乘馬俄人多名。各持槍刀。越入卡地。逐攔守卡丹兵。將軍械等項損壞。並將卡倫台吉兵丁等拘去十三名。至額爾奇斯河邊哈方地方。看住五日。始行釋回。搶去官馬銀物。並不繳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

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聽候會議。不得互有侵越。並應速將和約逐字講解明白。俾分界事宜。早為完結。今俄人竟將台吉兵丁拘禁。並將馬匹銀物搶去。如此恃強背理。實與和約不符。因思此等情事。皆由於邊界未能及早勘分。邊界之未能及早勘分。由於和約之未能講解明白。去年兩國分界大臣會議時。貴國臣蘇勒勒官雜哈勞偏解條約。並云不照此議分。即帶兵強占。今竟實有其事。各處滋擾。顯係臣蘇勒勒官欲不遵條約。故從中阻撓。使去年不能速為定議也。現在明大臣等奉候會議。並屢次行催貴國分界大臣。及早前來。迄今並無音信。轉瞬大雪封山。又難勘辦。似此年復一年。何日方能定局。得不謂之故意遲延乎。且東界早經依限勘分。西界亦應速速辦理。其因何遲之又久。殊不可解。為此照會貴大臣。速即行文貴國大學士。轉飭西悉畢爾總督。立即將各處兵隊撤回。並催貴國分界大臣。速行前來。秉公會議。俾得如東界之剋期竣事。以重條約而敦睦誼。至此件文移。是否即由貴大臣繕譯。轉行貴國大學士。抑或由本衙門另備照會。徑行貴國大學士。以期迅速之處。統候照覆辦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於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五日。准貴王大臣

照會內載貴國將十年和約第二條。未經講明。因此本王大臣等候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來文。又兩國查勘分界大臣。務須迅速會齊。將西北地界早為勘定。又未分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貴國官民。總不應先行居住等語。本大臣先後兩次會晤貴大臣時。已將此照覆內所載之事。詳細言及查

貴國辯駁條約所載之處。一條往西南至齊桑洋爾湖等語。一條中國常住卡倫等語。據貴大臣所講。即外卡倫等處。亦可謂為常住卡倫。本國將條約兩文比較。詳細查閱。見條約內有沙賓達巴哈與齊桑洋爾湖兩處。其兩處中間

嘉慶全書

四二

應有兩國之界。其東北為沙賓達巴哈。其西南為齊桑洋爾湖。兩處彼此相對。是以由沙賓達巴哈往齊桑洋爾湖。必須向西南行。此係明證。以上情形。

貴國分界大臣已經深悉。且已承認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此處邊界。與以上之議相符。僅

貴國分界大臣不肯承認此論。可查和約原俄文。載明由沙賓達巴哈往西南至齊桑洋爾湖等語。貴大臣以未知俄文之詞證說。

貴國不問何為和約之原文。何為和約之譯文。但應遵和約譯出之漢文辦。乃本國斷不能不遵和約原文。兩國議定

和約之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乃若將和約原文譯出漢文之時。此條內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作西直字樣。明係翻譯官之錯。而兩處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不能改也。

貴國將軍明。辯駁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由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洋爾湖。兩國邊界。不成直道。其辯駁之言。不足為重。條約又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等語。遵此本國分界大臣與

嘉慶全書

四二

貴國分界大臣照會內載兩國疆界。應順某嶺某山某河勘辦。自然不免灣曲之處。再至條約所載。常住卡倫等語。本國看此語甚明。今貴大臣能講中國卡倫。均係常住卡倫。乃條約所載。常住卡倫之語。為分析常住卡倫。與不常住卡倫二類。若如貴大臣所言。

貴國卡倫。皆係常住卡倫。試問不常住卡倫何在。本國早已將中國卡倫分為二類。是以條約註明常住卡倫一類。緣在此事本不應有兩論也。以上所言。係覆貴王大臣所辯駁之處。並係本國照覆去年十月十九日接到貴王大臣照會之照覆也。現將貴王大臣請本大臣轉送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之照會。及本大臣與貴王大臣因西北

地界之事。彼此往來照會。照覆等件。已一體行知本國。於此本大臣相應復言。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已經接到去年十月十九日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十數日前。接到本國大學士行知本大臣照覆。內載本國將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兩國大臣會議情形。並該大臣彼此行知照會。及中國總理衙門行知本國總理衙門照會。一體詳細查閱。見本國欽派勘定分界大臣所計畫。照會中國分界大臣。兩國邊界如何勘定。實屬與條約之正義相符。如本國推改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勘定兩國之界。允為條約不正之論。此甚非本國之所欲也。本國自先至今。並不推接勘定兩國西界。而欲將此事按照兩國所定之和約辦理等語。現在本大臣因貴王大臣屢次照會。及與貴大臣面談。如

貴國欲兩國勘定疆界大臣。仍復在邊界會議。乃若復會齊之時。

貴國分界大臣。仍照去年辯論條約。本國分界大臣前來。徒勞無益。是以理合照會貴王大臣。若

貴國不先定將兩國西北界之事。按照上所載之條約。正論辦理。即係按照去年本國勘定大臣所計畫之處。辦理。本國分界大臣不得前來。貴王大臣於六月初五日。照會內

有甚是之言。兩國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等語。乃於去年中國邊界官不遵此語。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如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事。此與各守各界之言相符。本大臣因未細知貴王大臣照會所載之處。將此照會行知西憲畢爾總督。即希該總督諭令本國人不得過按條約應歸本國界內地之外。如敢任意無故擅違此諭。必嚴行懲辦。兩國東界。早經依限勘定。緣

貴國

欽派大臣。謹遵條約。未曾著力生出。不正之論。如

貴國勘定西界大臣。亦能照此辦理。邊界必早已分定。自免歧異之見矣。緣兩國久已和好。即貴王大臣與本大臣亦甚為睦誼。因此本大臣甚欲著力相助。將勘定地界事件。辦結。而更改和約。本大臣斷乎不能為此。特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來文。備悉一切。貴大臣謂自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洋爾湖。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必不能改。其和約原文譯漢之時。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西直字樣。係譯官之錯。本王大臣查原定和約。係貴國所譯。並非中國所譯。當時因已載明往西直字樣。故爾允從。若早謂係西

南字樣。中國必不定約。貴大臣既謂兩國定約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則中國自然應遵漢文。况條約乃係貴國人所譯。其一字一句。必與俄文相符。彼此方肯畫押。且條約互換。已經三年有餘。前項漢文。不聞貴國有繕譯錯誤之語。凡兩國交接之道。惟和約至為重大。一國立約。各國皆知。今貴大臣忽云錯誤。恐他國聞之。必指為有心背約。本王大臣等願貴大臣勿以錯誤為言。致啟旁人議論也。至謂中國分界大臣。已經承認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與以上之議相符等語。不知所謂承認者何事。查去年貴國分界大臣偏執已見。欲自沙賓達巴哈往南。又轉往東。明大臣等給與清文照會云。即不能往西邊至齊桑。津爾湖。亦應往西南至齊桑。津爾湖。何得由沙賓達巴哈。反往南轉東云云。是蓋駁其往南轉東之非。並非許其斜往西南也。况明大臣照會內。西邊字樣。係指西之邊而言。西南字樣。係指至齊桑。津爾湖而言。其意蓋謂如以西之極邊為太遠。亦應擇一西邊。遙與齊桑。津爾湖。直對之處。由此劃界。則西南云云。既與條約往西之義相符。又與條約直至之義相合。此明大臣所謂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之本意也。且明大臣於照會內。已首先引明條約往西直至字樣。安得謂已經承認耶。貴大臣又謂條約所載

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一語。係為分晰常住卡倫與不常住卡倫二類等語。本王大臣等查中國所設。無論何項卡倫。皆係分年分季。常派官兵往住。是凡有卡倫之處。曾經官兵巡駐者。皆係常住卡倫。並無所謂不常住之卡倫也。若強分為二類。中國並無此名目。况常字與長字不同。貴大臣久已了然。是中國或有不長住之卡倫。斷無不常住之卡倫可見矣。且所云及常住卡倫者。謂分界時順山嶺大河。亦有可以及中國常住卡倫之處。如輝邁拉胡等處卡倫是也。故條約僅有及常住卡倫等處字樣。並無統以卡倫為界之語。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豈不與條約相背。即所稱貴國大學士行知照會內載各語。如貴國大學士果有照覆。必將條約逐字如何講解。切實答明。以符本王大臣等相問之意。何至僅以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實與條約相符一語。含糊了之。因貴國分界大臣所議各節。未能盡與條約相符。是以本王大臣等知貴國大學士。係當圖明理之人。故按條約內字句。向其講解。由貴國前大臣已轉致一切。諒貴國大學士如有照覆。斷不至專論計畫。而不論條約也。貴大臣又謂去年中國邊界官。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及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事。各等語。查中國派兵巡查。舊有邊界。係照向章辦理。並

非自去年為始。既未越過中國舊界。亦無滋事情形。其責  
國官兵。忽來強占。並拘禁卡兵。搶去馬匹。正是滋事。蓋邊  
疆未分之先。中國人前往舊界。不為背理。俄國兵突來占  
踞。實為背理。若謂各該地方係分界之處。亦應俟分界後  
互相守卡。方為各守各界。乃突然派兵前來。便非各守各  
界本意。况現在條約。尚未講明。更何由知該處應歸貴國  
界內耶。總之條約。既由貴國詳定。若不能逐字講明。則邊  
界即不能定議。貴大臣既知斷乎不能更改和約。則應謹  
遵詳定之文。照約將邊界。即為議定。免為別國所論。是為  
至要。否則貴國官帶兵來占。勢必逼令中國官亦派兵前  
往。豈不有傷和好。以上各節。仍望貴大臣逐層照覆。並再  
行轉達貴國大學士。按本王大臣等所詢。一併切實照覆。  
並將貴國兵隊立即撤回。以敦和好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同治二年癸亥七月丙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查九洲洲下關克復則江路已斷商船不能販運進城金陵賊眾糧少實有坐困之勢惟接准曾國荃咨稱仍有火輪船停泊中關用小船轉運濟賊擬請揚岳斌彭玉麟師船查明攔禁如不服攔阻開砲轟擊臣已剴知在滬各國領事官通行諭禁開各領事亦不願該國商船有此行為將來即有停泊濟匪船隻被官軍砲火擊傷諒不能代為伸辨現在蘇州賊勢亦蹙吳江復從我軍進步較寬惟白齊文回滬聞已密投蘇賊招募外國流氓百餘人陸續偷往並有

奏摺卷六

代購外洋槍礮情事英國文武各官皆走相告雖由臣剴行美領事西華訪擊解辦並商令戈登程學啟嚴為防備通飭前路營卡一體查拏而有此波折自應益加謹慎臣惟激勵將士同心竭力以制狡謀附片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密陳金陵城內等情著即飛咨曾國荃等上緊偏攻並須嚴斷輪船接濟以期早克堅城前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各國公使妥為商辦並照會令其飭知各口領事官嚴密查察禁止濟賊糧藥如不服查問仍前接濟即令師船開砲實力轟擊毋稍姑容白齊文已逐出中國版圖既有投賊情事自應密拏嚴辦諒外國人於理屈之事

亦不能再行吶辦也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軍機王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一道內開明誼惟當督飭在事員弁實力防範等語欽此當即擬就詰問俄國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徑行塔爾巴哈台與明緒等會銜交該城區蘇勒官轉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知照一面剴飭本處內閣兵部理藩院承辦司員詳查科境房間既係道光十一年所造有無奏過成案據稟查歷年卷宗並無前項俄人在科境搭造房屋貿易文件仍一面咨行科布

奏摺卷八

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再於該城承辦衙門詳細調查於拜摺後即日交卸起程俟抵塔垣再將情形詳細陳陳御批該衙門知道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再於該城承辦衙門詳細調查於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廣鳳等惟有督飭在事員弁兵丁實力防範等語欽此又准將軍明誼來咨內開於正月二十五日接奉

廷寄

上諭內開至吹河地方俄人既在此處搭房造屋難保不生吞併蒙古之心不可不豫為地步以杜詭謀等語欽此等語遵查吹

河地方俄人建蓋房間。料布多並無奏過成案。亦無准其貿易之文。憑推原其故。總因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人。係在卡外住牧。每年僅止春間。由索果克卡倫將兩旗應來料進。

貢之官兵。不過二三十人。放入開齊。到科呈進。

貢成。事竣。即催令撤回遊牧。不准再入開齊。所有該阿勒坦。

淖爾烏梁海兩旗人等。度日所用什物。皆向俄人以牲畜。

抵換。相沿已久。及自道光十一年間起。該俄人在彼搭蓋。

房間時。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前任總管舒爾莫克蒙。

古勒二員。並未詳報。吹河現時。浮居之俄人。係隨帶香牛。

皮等物。在彼照常貿易。止十二人。不難派員前往阻逐。伏。

思。建房貿易。已逾三十餘年之久。一旦嚴逐。難保不別生。

枝節。現當會議分界未終之際。尤未便輕舉。致俄人有所。

藉口。等語。飭總管齊察罕等。小心嚴加防範。此木房之俄。

人。毋得受其詭計。並遵。

旨。嚴飭守卡之弁兵等。實力防範。倘有俄人再來擾越。總當據理。

駁斥。認真阻止。毋得稍有疏虞。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四月初七。

日。據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咨稱。上年秋間。俄人在呼倫貝。

爾所屬卡倫割草。不服阻止。又在黑龍江右岸推克薩對。

岸。越界私墾地畝各等因。當經據情照會俄國。住京公使。

已留捷克。旋據覆稱。已將原照會繕譯俄文。轉行東志畢。

爾總督。查明如所報情形確實。必照例嚴辦。背約之人等。

語。當即行知黑龍江將軍查照辦理。復於四月十六日。由。

軍機處鈔出特善欽奏摺奉。

上諭。特善欽奏。俄人赴省要求借地耕種。並乞由齊齊哈爾省。

借道前往吉林松花江回國。業已按約駁阻。並請飭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禁止各摺片。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欽此。

正在嚴辦。又於五月十二日。鈔出景倫奏摺奉。

上諭。景倫等奏。俄人背約強搶罪犯。並屢欲越界潛入三姓城交。

易一摺。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理論等。

因欽此。臣等於欽奉此。

旨以前。適接俄使格凌喀照會。內稱中國官派兵在伊國界內追。

擊逃人。以至屢有毀房傷命等事。請飭邊界遵照和約前。

來。臣等以該使照會內。並未指明追擊逃人。係屬何事。適。

由軍機處鈔出景倫奏。強搶罪犯一摺。自必該公使指此。

事藉口。該使領前往擊人。未經按照條約。先行知會。故爾。

鏡舌。因繕給照會。告以該使領未經照會。遽行往擊。固屬。

非是。惟所擊之犯。係黑背案內要犯。恐一經照會。或致聞。



風達也。並權詞告以現在已將未經照會之卡官佐領議處。仍應飭令俄官將人犯交出等因。去後。旋據格凌喀復稱。彈春官追擊逃人。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擊盜匪之事。已將照會繕譯俄文。轉行該國畢爾那托爾諒該大臣。知將搜擊逃人之佐領照例議懲。必能持平辦理等語。復經臣等又援據和約。給與照會。令其無論何項逃人。總應照約送交中國辦理。不得藉口他故。違約存留。並催其將春福所擊被俄人搶去盜匪一併照約送還中國。現雖尚未接據照覆。而該公使前次照會內。已有必能持平辦理之語。諒不致或生異議。當由臣衙門行知吉林將軍

奏請未奉六

五

查照辦理。其俄人赴省要求借地耕種。並借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回國各情。臣等查該將軍業經按約駁阻。若再由臣等給與照會。斥其違約。恐該俄人狡執性成。反或堅其要求之念。擬暫緩給照會。俟該俄人仍前請請再行斟酌辦理。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黑龍江將軍咨稱。呼倫貝爾所屬卡倫。於去年六月七月。屢有俄人欲行越界割草。均經各卡據理阻回。又據巡卡總管額爾德呢報稱。蒙克西里西伯爾布拉

奏請未奉六

六

克。珠爾特衣等三卡倫屬界。有俄人越界割草。各卡官阻止不聽。與該頭目據理對辯。始行退回。惟蒙克西里地方。該頭目反稱為俄國屬界。經該總管親往庫克多博卡倫會見瑪爾爾。按約據理對辯。詎該瑪爾爾以和約內並無禁止割草之條。任意狡賴。該總管曉以條約無禁止割草之條。惟地界既已分明。即應各守各界。且蒙克西里割草地。現在額爾圖訥河南岸。務須各遵條約。另立確實字約。以免日後爭競。並將河界較正分明。載於字約等因。去後。十月復會晤該瑪爾爾。布結斯模的音等。竭力對辯。據稱俄人私越珠爾特衣等處割草。洵屬不合。惟堅稱蒙克西里卡倫原界。以額爾圖訥河為界。今河改向北流。現在割草地方。即應為俄國屬界等語。經總管詰辯三日。與之上窮河源。瑪爾爾詞窮而心不甘。乃指無源水溝。誤作舊日河身為據。且本年八月。該處未經割草之先。曾有俄國頭目米託里等。向卡官央求越界割草。未允。如係俄國地界。何用央求。乃無論如何講求。堅不折服。據情咨報前來。本王大臣查邊界既經勘定。若仍越界割草。則中國之人亦必赴俄界取物。彼此爭端。將無底止。乃該管官向該瑪爾爾按約禁阻。不但不知道守條約。反謂河道改流。其狡賴之詞。亦甚無理。况立界原為兩國安靜無事起見。若各

界不守條約。時時希圖侵越。何以見兩國和好友誼。為此照會貴大臣查照。轉飭該界大小各官。務須遵守和約。勿得任意侵越。以構嫌釁。庶永享平安之福。是則本王大臣之所切望也。

###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黑龍江將軍咨稱。黑龍江右岸地方。於咸豐十一年。有俄人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經派員與該處俄人講論。經俄人薩斐啟立給字據。下年再不違約耕種。乃去年夏間。據巡河委員報稱。該處又復增耕五十餘畝。並在阿奇夏納地方種地四十餘畝。恃其人眾。不讓平毀。

奏稿卷末七

七

並稱係其上司飭令復種。迨經派員與頭日布色依刺辨該頭日始則推諉。上年字據為著。任所給伊不知情。本年越界種地。係奉其上司明文。俟再轉報該上司聽候辦理。復經派員往與理論。該上司既已先行違約。指飭屬下人等越界妄行。於屬下毫無約束。何以永敦和好。該頭日布色依理竭詞窮。始允飭禁所屬。下年不准越界私種。並送俄字一紙。以備將來為據。比及往返查辦之際。而該越界私墾之人。已將未稼收去。似此展轉推託。希圖小利。難保不仍蹈故轍等因。咨請嚴辦前來。本王大臣查黑龍江右岸。係十一年按約復行勘定。已分之界。何得任意越界私

墾。即有屬下無知之人。偷越私墾。該管官即當嚴禁。乃定約之始。即有違約私墾之人。迨經理論。不但不為嚴禁。反稱奉上司明文。貴國邊界官員。敢於明飭屬下越界私墾。顯係有心違約。相應照會貴大臣。務希飛速嚴行查明。該處邊界各官違約情形。照俄國例嚴辦。庶不致因屬員希圖小利。致貴國蒙背約之名也。

###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二件。一載俄人私越界割草。一載俄人私越界墾地。本大臣當即將原照會。繕譯俄文。轉咨東悉畢爾總督。並請該總督飭令查明。如

奏稿卷末八

八

貴國邊界官所報情形確實。該總督務必照例嚴辦。背約之人。為此照會。

###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日前據貴衙門轉送本大臣由琿春寄來本國官信云。該處兩國邊界一帶。以先所有嫌疑事端。不但不見止息。反覺日多。一日。該函內所載情形如左。

中國人民。進琿春城居者。無不願與本國人彼此交易。而該城官員。設立方法。以致彼此貿易人不便。如中國人由中國販賣牲畜。及別項貨物。中國官必有許多勒索。如本國人往琿春城內買物。該處官兵或攔阻不令進城。或令

城內人閉鋪不令將貨物賣與本國人常有中國人與本國交易者因無力受官之殃苦以至逃入本國界內處處行走中國官趁本國邊界官未有上司訓言內載所遇邊界之事必得辦理和睦之道不准自用嚴法等語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擊上所言之逃人所派之人無不妄行以至本國界內屢次有毀房傷命等事本大臣查和約第四條內載云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按理貿易其愛輝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復申明等語據見兩國所立章程常存體恤邊界之民按例和

奏摺集卷六

九

睦交易之意何故彈春城官輕視兩國所願竟敢違約不遵中國大員以前訓言前欽差大臣已在京之時貴大臣疊次允諾嗣後如本國人誠心過界貿易彈春城地方官再不得為難現見該處地方官辦理兩歧本大臣實為詫異若不力根究誠恐以後致成大事兩國大員彼此為難實於和誼有礙不得不再請貴王大臣嚴行設法飭知邊界官遵照和約毋許擅自阻隔邊界人民彼此和好交易為此照會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有中國人與本國交易者

因無力受官之苦以致逃入本國界內中國官竟自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擊逃人以至屢有毀房傷命等事爰查和約第四條愛輝和約第二條請嚴行飭知邊界官遵照和約等因正覈辦聞據吉林將軍景報稱烏蘇里口卡官佐領春福呈報奉飭派兵赫哲口卡官地方擊獲盜匪崔得幅一名訊係黑背餘黨並將影匪徐泳東等獲解至卡所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領多人各持槍刀硬將二犯搶去春福隨見俄官吉成科辯論按照第八條和約兩國國民僕有犯罪之人各按本國法律治罪今徐泳東崔得幅二犯係中國盜犯弋獲被搶實屬背約應即送中國

奏摺集卷六

十

治罪方是俄人答以此犯暫羈俄獄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等語經三姓副都統備文照會俄官執意不從並云專待俄國大臣來至伯里再為定奪等因前來查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逃至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獲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內地或私往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若有殺搶等重案彼此送交本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擊存留查治等語今來文所稱中國官員派兵追擊逃人自必即指春福查擊盜匪之事查此案捕擊中國逃匪原應先行照會貴國邊界官員今該佐

領未經照會。遂行往擊。殊屬非是。但因所擊之犯。係黑背  
案內放火殺搶盜犯。恐一經照會。或致聞風遠颺。且從前  
貴國人屢屢逃至中國。一經地方官查見。並不俟照會。即  
行送交貴國邊界官收領。歷經辦理在案。今盜犯崔得福  
徐泳東。逃入貴國。自應照條約。交中國辦理。相應照會  
貴大臣查照。務希體察情理。持平查辦。除將追擊逃人未  
經照會之佐領照例議懲外。所有貴國官員。搶去中國二  
犯。希即轉行邊界各官。送中國官員。以敦睦誼。而符條約。  
至琿春買賣一節。本衙門已於本年二月內。照會貴大臣  
在案。除再行文吉林將軍。飭屬遵照外。相應一併照覆。貴  
大臣查照可也。

奏摺恭錄

十一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茲於五月二十六日。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本  
大臣查本年五月初八日。本大臣照會內載  
貴國官員。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擊逃人等  
語。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擊盜匪之事。且前照會  
貴王大臣時。春福之事。本大臣尚未得知。至今本大臣並  
未接到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來文。是以不克懸想。辦  
理。茲將貴王大臣照會。繕譯俄文。鈔錄轉行該國畢爾那  
托爾。諒該大臣已知。

貴國將擅擊逃人之佐領照例議懲。必能持平辦理。為此照  
會貴王大臣查照外。有俄文一紙。並希由吉林將軍轉交  
固畢爾那托爾查收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照會內稱五月初八日。本大臣照會內載貴  
國官員。竟自擅違和約。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擊逃人等  
語。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擊盜匪之事。等因。前奉  
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稱中國人逃入本國界內。處處行  
走。中國官員竟自擅派官兵。在本國界內追擊逃人等語。貴  
大臣原照會內並未指明中國官員。係屬何人。亦未指出  
係何邊界。據吉林將軍報有烏蘇里口卡官春福奉飭往  
赫哲族查擊盜匪之事。本衙門查逃人既可處處行走。  
即順邊界逃至赫哲等處。茲既稱前次照會所云。中國官  
員追擊逃人。並非即指春福在烏蘇里口查擊盜匪之事。  
除由本衙門行文吉林將軍。飭屬將兩國交界處所。按理  
貿易之事。不准該卡官妄行勒索。攔阻。仍將琿春越界擊  
人之官。查明議處外。其追擊之逃人。如非春福所擊之案。  
儘可照約辦理。查咸豐十年所定第八第十兩條。內載兩  
國人或私往。或逃往。彼此均應送回。並載明其緣何逃走  
之處。由本國官自行審辦云云。即希貴大臣轉飭查明琿

奏摺恭錄

十二

春之事。無論係何項逃人。自應遵守條約。由貴國官送交中國辦理。貴國卡官。不得藉口貿易。任意違約存留。至烏蘇里口卡官春福所擊之逃人。實係搶殺平民之盜犯。確有素據。並非貿易之人。亦不得故為存留。亦應按照咸豐十年和約第八第十兩條所載。送還中國辦理。以符條約而昭睦誼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禁止濟賊一案。咸豐十一年六月。因官文等奏。要慶城下有洋船停泊等情。曾經給予各國照會禁止。當據英國覆以果有私欲通賊商人。被官兵槍斃傷害。稟請代為賠償。決不聽稟等語。並經奏明在案。

奏稿卷八

十三

本年五月間。因購買輪船將到。又經照會各國公使。轉飭各口領事官及各商知悉。現在已由臣衙門飭飭自置輪船。暨各水師兵船。一體查拏。嗣後各國商人。如有私運軍火來各口者。一經查獲。即行按約將船貨入官等因。亦在案。迨六月間。奉到此件。

諭旨。臣等以金陵軍務正在得手。濟賊一層。尤應嚴禁。但恐輪船查拏。各國或以外國人不應越俎藉口。因復給予各國照會。告以現派師船在金陵一帶江面巡查。如有洋船在金陵城外停泊者。定即開礮轟擊。屬令轉飭各商知悉。去後。茲據英國照覆內稱。遵已嚴諭英商。儻該商等不遵示諭。

犯禁前往。致被轟擊。不得向地方官索要修船養傷等費等語。詞意甚屬切實。至法美二國照覆。雖似有求免轟擊之意。但英國已經遵辦。該二國亦難獨異。又經臣等詳酌各給照覆。令其一律照辦。惟俄國至今未復查俄國商人之在長江貿易者甚少。諒亦別無異說。

御批依議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奏稿卷八

十四

為照會事。照得軍火違禁。例不准販運進口。近來外國各商私運軍火甚多。屢有接濟賊匪情事。為害甚鉅。人所共知。至宜照章禁止。業經本爵奏明。行知各該督撫。及各路統兵大臣。派撥師船。於沿江各口認真巡查。遇有接濟賊匪洋船。均實力拏辦。不得稍事遷就。奉

諭旨。允准在案。現在並由本爵飭派中國自置之火輪兵船。在於沿江沿海各口。一體巡緝。應請貴大臣轉飭貴國往紫中各口領事官暨各商知悉。自飭知之後。倘再有私運軍火來中國各口者。本爵現已通飭水師兵船。並飭各海關巡船。無論所運軍火在口內外。一體按拏。按照條約嚴行懲辦。將船貨一併入官。合行照會貴大臣。立即轉飭知照可也。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素准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以金陵賊匪。經水陸官兵。於五月十五等日。奮力痛剿。業將九洲。七里洲。下關。羊樓。燕子磯等處。一律攻克。官兵現已近逼金陵城下。長江一律肅清。若能斷賊接濟。金陵指日可復。惟外國商船。常在全陵城外停泊。查有接濟賊匪情事。現已派撥師船。專在江面巡查。如有外國船隻。仍在金陵一帶水面停泊。定即開礮轟擊。咨請備文。照會各國大臣。轉飭洋商船隻。於金陵未復以前。毋得在全陵城外一帶停泊。等因前來。本爵查金陵地方。乃中國有賊之地。外國商人船貨。自應遵照和約。不得前往。曾經本爵照會貴大臣。諭禁在案。今曾中堂查有商船接濟賊匪情事。恐不為無因。現既專派師船巡查。如外國商船。仍前任意停泊。接濟匪糧軍火。勢必用礮轟擊。其咎實由該商船自取。相應照會貴大臣。轉諭洋商知悉。凡有外國商船。無論上江下江。均不得在全陵水面停泊。並一面諭禁該商等。毋得接濟賊匪。以全友睦之誼。仍望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素准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官兵現已近逼金陵城下。長江一律肅清。金陵指日可復。等因前來。本大臣接閱之下。不勝欣悅之至。此

次官兵連拔賊壘。足見主帥善謀。將弁用命。謀勇相濟。直薄金陵。可為貴親王中賀。本大臣立即嚴諭英商。凡有英國商船。無論上江下江。均不准在全陵水面停泊。並不准接濟賊匪。儻該商等不遵示諭。犯禁前往。致被貴國巡船開礮轟擊。該商亦不得向

貴國地方官。索要修船養傷等費。再本大臣管見所及。貴親王可否亦即轉飭上海。並長江三口海關監督。諭令各國船主知悉。嗣後有賊之地。不得前往。尤不准在全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匪等情。並諭以業經嚴飭巡船認真嚴密察查。勿得故犯。則所辦更臻周密矣。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水路官兵。現已近逼金陵。為嚴諭英商。無論上江下江。不准在全陵水面停泊。並不准接濟賊匪。又本大臣管見。貴親王可否亦即轉飭上海。並長江三口海關監督。諭令各國船主知悉。凡有賊之地。不得前往。尤不准在全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匪等因。具見貴大臣持論公正。除賊安良之美意。本爵深為欣慰。查金陵一帶。本爵前已咨行兩江總督曾公。江蘇巡撫李嚴飭巡船。認真嚴密稽查。剴切曉諭。如有前項情事。即行分別轟擊入官。今准來文。合再咨行沿江各督

撫轉飭各關監督出示曉諭。並由各監督分別照會各國領事。傳諭各國船主知悉。不准在金陵城外停泊。及接濟賊匪。故犯禁令。以致船貨入官。並被轟擊。為此照會。

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現在金陵已認真堵口等因。本大臣當已剴知本國領事之在中國者。傳諭各商知悉。貴親王所有派令師船巡查。於外國商船在金陵城外停泊者。即開礮轟擊。此節干係極重。凡行洋之船。難免無意外不虞之事。迫至該處停泊。不得謂其有意闖入堵口。及有通賊情弊。如中國兵船遇見該船停泊。不為告誡明瞭。遽先開礮。則其後定有為難之處。因思貴國既有查辦入官之權。今此儘可推行其意。即有舛誤。猶可設法彌補也。為此照覆。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金陵認真堵口。已剴知各領事傳諭各商知悉。惟洋船難免無意外不虞。迫至該處停泊之事。中國兵船遇見該船停泊。不為告誡明瞭。遽先開礮。則後有為難之處等語。本爵查貴大臣照會所稱。洋船難免無意外不虞。迫至該處停泊一節。亦在情理之中。中國兵官辦事。斷未有並不查明。遽行開礮之理。如外國商船遇

表續卷六

十七

有不虞之事。迫至該處停泊者。即應向該處附近師船告知情由。聽憑查驗。限刻啟礮。即可不致誤被轟擊。如該船不服稽查。致被轟擊者。則係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本爵現又行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轉飭水師各官遵照。並飭其隨時查察。分別辦理可也。為此照會。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公文二件。閱悉曾中堂智勇兼全。奮力攻克金陵各隘。十餘年來長江一律肅清。本大臣甚為欣慰。更望金陵指日功成。查金陵有賊之地。外國商人須照和約。不可前往接濟。本大臣前經屢諭本國人。僅有商人自知國法。干罹罪孽。不能阻其事。亦不應為護惜。但以外國規例。世人冒險圖利。非與對仗。祇可船貨等項入官。必無殘殺於人者。茲頒來旗號樣式。去年已經分送各口。俾本國師船貨船得知。

貴國旗號。無論何等船隻。懸挂此旗。即當恭敬。

貴國之旗號可也。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覆稱金陵有賊之地。外國商人照約不可前往。本大臣屢諭本國。僅有商人自知國法。干罹罪孽。不能阻其事。亦不為護惜。但外國規例。世人冒險圖利。

表續卷八

十八

祇可船貨等獲入官等因。本爵查六月初八日照會一件。係因曾中堂大兵逼近金陵。必須斷賊接濟。方可早圖克復。是以有外國商人在金陵一帶停泊。私濟賊匪軍火者。即行開礮轟擊等語。今據貴大臣稱外國規例。祇可船貨入官云云。查洋船赴不通商口岸貿易。自應將船貨入官。惟於有賊之地。且有接濟賊匪情事。其罪自不止將船貨入官已也。嗣後遇有此項犯法之船。中國立即開礮轟擊。查照貴國條約第十四款。美國商人攜帶各項違禁貨物之例。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可也。為此照覆。

長裕奏末卷九

十九

寄。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羅安當回滬後。作何計議。著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該教士羅安當於五月初七日回滬。經署九江道蔡錦春邀同商議。據稱所改各款。均情願遵照辦理。惟告示必須刊貼。圖免後患。並無他意。若巡撫不使出示。司道亦可至賠款不敷。更請酌數等情。經總局司道。以原發示彙詞多抑勒。民怨未息。未便為教士增怨。另擬勸諭示彙。交蔡錦春給與閱看。該教士別無異言。其賠款又經蔡錦春與之反覆辯論。議定前後共銀一萬七千兩。稟請由司籌給。准予完案前來。伏思此案。以臣撫取無方。致多糾纏。今復糜費鉅款。捫

心省疚。寢饋難安。惟所毀教堂。由教士領款。另向他處購造。在教士既感。

朝廷寬大之意。而居民亦庶可從此相安。理合將辦結緣由。恭摺馳陳。

沈葆楨又奏。江西吳城鎮被拆之天主堂二所。一在湯家園。一在梅家街。該街堂基。已成義塚。不能歸還。尋一相當之地。作抵其湯家園堂基鋪面。已經吳城同知馮詢交還。

所有被拆天主堂二所。賠銀一千兩。自行建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教堂一案。經署九江道蔡錦春商辦完結等語。著即照所議辦理。嗣後務當妥為撫馭。持平辦理。固不可抑勒居民。致失眾志。亦不可於民教有意偏枯。致令該教士因相待之薄。又生枝節。

庚戌。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慶昶等奏。夷商控告運貨車夫滋鬧。並差弁各供情節支離。請飭查訊各等語。欽此。遵查口外地方。距省遙遠。人證眾多。往返行提。殊滋拖累。當即欽遵行司。飭交大同府提集全案。人證。逐層訊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茲據大同府知府李汝霖詳稱。移准豐鎮廳查得王善遠。馳無蹤。將在逃車夫郭大通。劉虎。劉順。緝獲。與廳役陳春。一併解郡。逐加

長裕奏末卷八

二十



研訊緣郭濬龐俊義張遇明郭珠郭大沅郭大通郭虎劉順均在豐鎮廳趕車營生陳泰元當豐鎮廳壯役同治元年五月間英商利渣士洛詢攜帶貨物赴歸化城出售因貨滯銷欲往豐鎮廳售賣不識路徑雇覓在彼尋工民人王善引領議給工資當同英高原雇做飯之楊連義雇就車輛由歸化城外行抵豐鎮廳店位歇將貨卸下英商恐豐鎮廳役攔阻擬向廳員知會王善起意做充差官頭帶金項赴廳控稱奉察哈爾都統派令護送英商該廳銷貨該署同知福祥誤信為真聽其自便嗣英商以貨仍滯銷欲回張家口令王善轉託豐鎮廳代雇車輛該廳屬令少待英商不允即將貨箱粘貼封條交王善楊連義看守自由草地先回該署廳因洋貨久存店中慮有失少轉使英商有所藉口當令王善雇車運送王善即雇就郭濬等大車八輛議定腳價錢一百二十六千先由該署廳墊發錢四十千下短車價言明俟到口再付並由該署廳添派壯役陳泰隨帶公文護送於是年七月初九日由豐鎮起身二十八日到口居住客店陳泰即往都統衙門投文郭濬等將貨物點交英商接收清楚並無異言是晚郭濬等尋向王善討要下短車價王善轉向英商利渣等索取利渣等以車非已雇不肯給錢王善勸令郭濬等回向豐鎮廳

討要郭濬等恐錢無著落備索爭吵利渣等疑為尋鬧在院內點放空槍嚇唬並將二門關閉經店戶將郭濬等勸散英商利渣等即令楊連義赴都統衙門控告委令萬全縣訊取兩造供詞奏明咨督審辦擬委大同府就近提審據供前情不諱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會向英國威參贊論及此事據威參贊面稱利渣士洛詢二人近在中國貿易頗不安分擬即飭令回國等語該商等貨物已經王善等運回張家口而該商等已由口前赴天津其所存之貨應嚴密封存俟結案後再行知照辦理等因現在案已訊明應即擬結查車夫郭濬龐義張遇明郭珠郭大沅郭大通郭虎劉順運送洋貨到口因英商利渣等因車非已雇不肯將下短車價付給執向王善備索爭吵致起釁端殊屬不合應各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下短車價錢文仍由豐鎮廳照數給領以免向隅英商利渣等販運貨物欲令地方官代雇車輛及將各貨運到又不肯找付腳價錢文似不近理該商是否尚在天津抑或回國其寄存張家口貨物應如何辦理之處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三口通商大臣查明覈辦前著豐鎮廳同知福祥因英商貨物久存店中慮有短少轉使該商有所藉口是以代雇車輛並擬廳役協同該雇工楊連義等運送回口交該商

利渣等查收。係為慎重商貨起見。尚無不合。應請免議。王善假充差官。例有應得之罪。飭緝獲日另結。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二年六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南洋通商大臣一缺。籌度現在情形。仍請毋庸改設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竊臣於上年六月初六日。奏改長江通商大臣一缺。經總理衙門議將駐紮處所廉俸各缺請

旨。仍飭臣會同薛煥酌定具奏。臣遵即與薛煥往還。至商悉心籌

奏稿卷八

二十

畫統計通商大臣廉俸一項。添設官屬書役等項。每歲約需銀四萬餘兩。目前即毋庸另建衙署。而於長江各口岸租備行館。雇用輪船。所費亦屬不貲。數年後漸推漸廣。勢必有增無減。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果能一一取決於專設之大臣。誠不敢為。

國家惜此帑項。惟事有蘊論之。而僅得其端倪。細審之。而始盡其曲折者。薛煥奉到會議廉俸之

旨。又經專函與臣。縷商具道。長江通商大臣所以可裁之故。蓋有數端。其大意以為。自各國公使住京。一切裁決於總理衙門。凡各口洋人。偶違條約。有時可與力爭。則可就關員辦

結。即臨以督撫而有餘。有時爭之不服。則動向公使陳訴。

雖臨以大臣而無濟。大臣巡歷各口。督撫近駐本省。洋人

性急。弗耐守候。不能不由本省就近辦理。有時督撫奏咨

未及到京。而公使早已周知。郵驛之稽遲。尚不及輪船之

迅速。況由大臣展轉。叢咨。更恐貽誤事機。至華洋商民爭

鬪構釁。關涉刑名案件。事隸地方。有司尤不能不資督撫

之力。庶飭辦易而呼應更靈。通商縱有專責。在內仍不能

免總理衙門之繁瀆。在外仍不能減各省督撫之責任。虛

繫一官。有名無實。各等語。到切見商。臣比致覆書。猶以蘇

皖軍盜如毛。疆臣專謀軍事。恐難兼顧洋務。厥後李鴻章

奏稿卷八

三十

奉

命。兼顧通商大臣。數月以來。秩然執理。益信華洋交涉之事。均係疆吏必不可省之事。是五口大臣。固屬可裁。即長江大臣亦同虛設。相應請

旨。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一缺。歸併本省督撫。及將軍經理。以節廉費。各等語。臣等伏查上年五月間。薛煥有議裁通商大臣一疏。欽奉

諭旨。交曾國藩酌量情形具奏。旋於六月間。據曾國藩奏稱。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為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

干。廉俸經費若干。

飭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議等語。當經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議。以通商大臣應行移紮內江。查照各省總督廉俸。應設委員差役。及沿江口岸。應否設立行館。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奏明辦理等因。奉

諭旨。著曾國藩咨商薛煥。酌量具奏等因。欽此。其時薛煥在滬。於欽奉

諭旨後。即至商曾國藩。以南洋通商大臣專設一缺。廉費既多。呼應難靈。實係有名無實。茲據曾國藩奏稱。請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以節廉費各等因。臣等公同商酌。南洋

奏摺本末

二十五

通商大臣一缺。固屬可裁。但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各省各口。以及各內地。均有洋人出入。設遇有不協之事。自應由各督撫隨時酌量辦理。惟此時各該省督撫。初與洋人交涉。未必盡嫻洋務。南洋各省。距京窳遠。若事事咨商總理衙門。誠恐緩不濟急。不若暫留通商大臣一缺。俾南洋各省。如遇有洋務。可以就近商辦。不至無所依據。但通商大臣若專設一缺。誠如該督所奏。經費不免虛糜。江蘇撫臣李鴻章。既據該督臣奏稱。兼辦以來。秩然就理。應請旨將南洋通商大臣。暫行責成李鴻章經理。仍加欽差大臣字樣。以崇體制。而重事權。以巡撫兼辦通商。既不必另

建衙署。其一切員役。均不必專設。於經費亦可節省。惟前

年奏定章程。天津上海通商大臣文卷事宜。宜慎密。須派親信可靠之人鈔錄。以期格外防範。遇有文部。專業移交後。任是通商大臣。雖係巡撫兼辦。然文卷應另立檔案。並應專廷幕友。專設書手。方有責成。如接待洋人。亦事所恆有。均不能無費。上年總理衙門議准。於該缺尚未議定經費之先。准照江蘇巡撫養廉數目。發給一半。以資辦公。此案

仍請照案發給。庶使該大臣辦理一切。不致掣肘。於公事亦尚有益。至此缺候金陵克復後。或仍歸江蘇巡撫兼理。或改歸兩江總督兼理。或竟可裁撤。屆時察看情形。因時制宜。再行酌辦。請

奏摺本末

二十六

旨定奪。御批。依議。丁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前接田興恕函。稱貴州撫臣張亮基到黔後。恭傳諭旨。飭令來川聽候調遣。現在黔境到處有賊。必須帶勇數千。方能轉戰而前等情。臣等此時若拒絕。不令帶勇。必致懷疑。生懼。觀望不行。是以函覆。只准帶勇一千五百名。以備沿途勦賊。田興恕行抵桐梓。綏陽境內。適遇雲貴督臣勞崇光。中途與賊相持。田興恕督隊解圍。追賊已抵正安。臣等

旋奉

諭旨飭令田興恕仍即折回黔省。聽候勞崇光張亮基辦理。當即  
 恭錄咨行田興恕欽遵去後。頃接勞崇光張亮基來函。以  
 田興恕若回黔省。恐變故叵測。屬令臣等仍照常催其速  
 到成都。設法羈任。伏思此係黔省之案。田興恕自應回黔  
 方能辦結。如慮變生他故。田興恕在黔難久。握兵柄嗣以  
 驕情不復出省督兵。民間現已缺望。其所部士卒。久經缺  
 餉。亦未必樂為效命。且現既失勢折回。其左右奉迎之人  
 如張心培謝葆齡等。又經另案拿問。羽翼諒已無人。若令  
 來川。則礙難查辦之處。不勝枚舉。現在川中楚軍雲集。將  
 領營弁多係田興恕曩日曾與共事之人。武人不知大體。  
 皆不悉案情關係大局。設竟為田興恕所邀約。代求申救。  
 臣等若不為之據情上達。既慮羣心解體。於軍務大有關  
 礙。若竟從其所請。代為保奏。法國必以臣等庇護贖徇。將  
 置黔省而專與臣等尋釁。以洩其憤。轉致重煩。  
 聖慮。並查川中習教之人。較之黔省尤多。而傳教之人。較之黔省  
 尤狡。若將田興恕在川查辦。輕則彼國之人未遂其意。此  
 案仍不肯結。重則彼教之人愈逞其志。此後更形掣肘。更  
 可慮者。田興恕所帶勇丁。名為一十餘人。臣等暗訪。實有  
 二千餘眾。設使急則生變。負固不服。勢不得不資兵力震

奏摺卷八

二十七

懾。而此間皆係楚勇。儻或彼此瞻顧。呼應不靈。更屬不成  
 事體。臣等熟籌詳審。田興恕來川。種種礙難查辦情形。皆  
 於大局關係非淺。相應請

旨飭令勞崇光張亮基仍調田興恕回黔結案。免致川中人生一  
 波。實為至幸。

崇實等又奏。再臣等反覆思維。田興恕或來川。或回黔。皆  
 不免自懷疑懼。必以帶勇勒贖為詞。藉圖自衛。此時自以  
 設法先解兵柄為要。可否請

旨以田興恕業經革職。不便在黔勒贖。而川省石逆全股。並平。兵  
 力已足分布。亦毋庸來川調遣。應即勒令遣散勇丁。自回

奏摺卷八

二十八

原籍。則田興恕心無疑忌。亦不能藉口勒贖。且既回原籍。  
 亦無處覓餉。其所部勇丁。勢不能不散。田興恕既奉  
 命歸里。一時亦可暫安其心。俟勞崇光張亮基將此案擬結。如田  
 興恕例應治罪。再請

旨就其原籍遠問。似倉卒之間。或不致激成意外之變。臣等愚昧  
 之見。可否

施行。謹附片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崇實等奏。接據勞崇光張亮基函  
 稱。以田興恕若回黔省。恐變故叵測。屬催其仍赴成都。惟該革  
 員在黔難久。握兵柄嗣以驕情不復出省督兵。民間固已缺望。

而所部久經缺餉。士卒亦未必樂為致命。張心培謝保齡等。均已另案擊問。羽翼已無。若令來川。則川省楚軍將領。多係田興。怒舊日共事之人。恐武人不知大體。懷疑申救。而該革員所帶。兵勇名為一千餘人。實有二十餘眾。誠恐急則生變。負固不服。且川省習教之人。較黔省尤多。傳教之人。較黔省尤狡。在川查辦。種種窒礙等語。與是次諭旨用意。頗為胎合。張亮基抵黔後。將田興怒舊部欠餉酌量散給。軍心自己樂為之用。且自三月抵黔。接署巡撫提督兩篆。斧柯在手。拊循駕馭。已近半年。直尚慮該革員借兵挾制。致啟變端。其所部兵勇二千。本由黔省帶往。自不難由黔省收其兵柄。使就範圍。至該革員應查各案。本係在黔之事。一切卷宗左證。自應就近查核。若令赴川。該革員必恃事無左據。堅不承認。川省豈能以一面之詞。遽為定讞。往返咨查。更屬耽延時日。於外國交涉事件。豈宜日久稽延。若勞崇光張亮基。迅即慄遵前旨。將田興怒撤回黔省。收其所部。所有應訊各案。速為辨結。毋得恣存諉卸。致負委任。崇實等另片奏擬請勒令該革員自行回籍。暫安其心。所部勇丁無餉。自必解散。俟案結時。即就原省逮問等語。所籌亦不為無見。惟拳問田興怒業經明降諭旨。此時又令該革員回籍。則辦理兩歧。田興怒固難保不乘間遠颺。而外國人聞知。必以為中國庇護曠。又生事端。殊多窒礙。所奏應毋庸議。

光緒二十八年

十九

著通商大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查荷蘭國通商事宜。先經前通商大臣薛煥會同臣奏奉諭旨。准照比利時國條約。即在上海與之商辦等因。欽遵在案。茲於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接據該國領事哥老司申陳。轉遞該使臣鑾姓漢文照會一件。查閱文內。前敘薛煥去年所給與該總事劄文。後敘該國特派大臣立約。未駕輪船護送抵京。現至上海。請即為轉奏前來。情詞尚為恭順。其國名荷字改用和字。似取音同之故。其去年申陳內稱。伊主為皇帝。茲文內則稱為君主。是此一層。不煩力爭。而先已更易。將來立約。自當以該使此文為定。惟不肯從簡。便而惜勞費。恐難修好之典。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等語。或僅為遣使前來。自占地步。抑或別有要求。均未可知。且僅遞照會。未來晤商。難保不以主命為詞。乘輪船赴津。養直到京。則更無從攔阻。臣當即照覆。先請其前來面商一切。切道。旨即在上海定議。諄切婉致去後。俟該使覆到。如何約期商辦。續行奏報。再通商各口立約。應請旨特派大臣辦理。此案荷蘭國援請立約。先經欽奉寄諭。著薛煥李鴻章相機妥辦等因。欽此。現在薛煥另蒙簡用。臣接署通商篆務。是以不敢拘泥。迅即照覆該使。權宜致詞。

光緒二十八年

二十

實為挽留該使免其進京起見如其依允臣自當申明比  
國成案豫將任京一節力為杜絕如該使另有存意見臣亦  
無先往拜晤強邀之理俟其到京飭回上海或在天津議  
辦通商體制攸關向係

特旨派辦之事未敢擅專應併聲明恭候

諭旨定奪

李鴻章又奏自六月十四日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比因天  
氣酷熱常勝軍於是日午刻後盡回崑山戈登亦於十五  
日回舟十六夜來上海正與臣商議軍事聞白齊文先期  
帶流氓洋匪二百餘人投入蘇城戈登立即馳回崑城布

奏請禁洋匪

三

置嘉興逆首糾眾來撲吳江蘇嘉各處大股四出狂竄亘  
延數十里連撲夾浦營盤均經我軍擊退該逆內有洋人  
施放開花礮疊次向營轟打臣現商令英法美各領事出  
示嚴禁不准各國流氓偷入濟匪並准前路各營卡查禁  
捆辦或者槍礮軍火接濟漸少白齊文黨羽雖眾若外洋  
礮火難以運入其計亦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荷蘭國遣使立約擬令遵旨即  
在上海商辦並近日軍情各摺片荷蘭國派使臣卷姓立約乘  
駕輪船赴京現先至上海欲請該撫轉奏情詞尚為恭順惟僅  
遞照會未未晤商難保不以主命為詞乘輪船赴津著直到京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八

則更無從攔阻現在該撫照覆該使先令其前來面商一切該  
使如肯先來面議著李鴻章剴切開導申明比國成案豫將任  
京一節力為杜絕並將換約事宜即由該撫在上海妥為辦理  
如該使執意赴津或直抵京師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  
為籌辦矣嘉興逆首糾眾來撲吳江蘇嘉各處大股四出狂竄  
內有洋人施放開花礮疊次向營轟打白齊文又先帶流氓洋  
匪二百餘人投入蘇城即著李鴻章商令英法美各領事出示  
嚴禁不准各國流氓偷入濟匪並准前路各營卡查禁捆辦至  
各國輪船本准其入江往來該洋人惟利是視難保其不暗中  
濟匪所有水路各要隘遇有輪船出入應如何設法禁止斷賊

奏請禁洋匪

三

接濟之處著李鴻章咨照左宗棠會同妥商辦理

荷蘭國鑒使照會

大和君主特派欽差任紫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卷為  
照會事照得同治元年本國主政大臣接准任紫廣東總  
領事由任紫上海副領事哥呈遞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  
前貴大臣薛劄文開稱閏八月二十三日哥副領事面遞  
該總領事閏八月中陳一件據稱接奉貴國主政大臣劄  
文以和國與中國通商極先久敦和好商人貿易者船艘  
甚多尚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遵循奉命由該總領  
事轉陳本大臣奏懇互立和約等情當經本大臣據情奏

請

大皇帝訓示現已奉有

諭旨飭由本大臣辦理查和國在中國通商最久甚為和好現在

比利時國業已立定條約互換之後可將比利時國條約

鈔發和國一體照行俾商人有所遵循和國毋須另派大

臣前來議立條約以昭信睦而取簡便本大臣既已欽奉

聖訓合亟備文劄行該總領事即便詳明貴國大臣查照等情前

來當經主政大臣據情奏請君主聖裁旋即欽奉訓示以

和國與中國通商風敦和好茲蒙

大清

奏摺彙錄

重

皇帝諭旨欲令和國照比利時國所立之條約一體照行以取簡

便而省繁費足見其曲體優待之極並見其已詳講信修

睦之雅若貪簡便而省勞費恐不第輕修好之典抑且有

失和國自主之體因特派本大臣前詣中華互立和約欽

點大火輪師船一艘來駕護送抵京現至上海合亟備文

照會貴大臣仰祈查照來文事即為轉奏

聖鑒不勝望速望切

給荷蘭國使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奉君主特派詣中華互立和約

等因前來查貴國照照泰西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當

經前

欽差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興本大臣據情會奏欽奉

大皇帝諭旨允准若令薛大臣本大臣會同查照比利時國立約

之案俟互換後鈔發照行即在上海妥為辦理等因欽遵

在案除前大臣薛已於本年三月內遵

旨赴京另奉簡用外所有

欽差通商事務大臣關防現經本大臣接署本係奉

命會辦大臣今貴大臣欽奉貴國君主飭派前來既已行抵上海

即望貴大臣定期前來會晤以便本大臣與之妥為商辦

一切以憑具奏恭候

奏摺彙錄

重

大皇帝諭旨遵行再查比利時國立約前案係於同治元年六月

在上海議定今貴國照比國章程立約自應仍在上海辦

理毋庸赴京若冒昧前去必致無人接待料理貴大臣亦

必致仍回上海方可與本大臣會議立約更為徒增往返

之勞殊非中國曲體優待之意本大臣理合先為明晰知

會為此照覆

戊午雲貴總督勞崇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臣等承

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業經明降諭旨將田興恕革職等因欽此並奉到

同日明發

諭旨一道。臣等查田興恕身為大員。明知天主教業已弛禁。咸豐

十年九月十二日條約。係欽奉

諭旨頒行。即民情稍有不順。亦應從權設法開導。况自道光年間

貴州即有天主教。民間日久相安。並無異說。儘可聽其自

便。乃田興恕逞一時之忿。授意官紳。恣行殺戮。顯違

諭旨。幾釀繁端。實屬荒謬。我

皇上如天之仁。顧惜

國體。不肯遽令抵償。今該國公使柏爾德密詞意決絕。處心

積慮。欲得而甘心。英國公使卜魯吉亦振振有詞。已經聯

為一氣。僅因此藉端啟釁。所關者大。自不能因顧惜該革

奏摺恭奉

三五

員一人。授外邦以口實。貽誤大局。况田興恕數年以來。安

居省會。日事荒淫。不出城門一步。目擊通省賊氛之猖獗。

置若罔聞。加以任用匪人。徇情濫保。橫徵暴斂。怨聲載道。

上年奉

旨入川。延宕經年。殊為玩愒。該革員種種罪戾。均應從嚴懲治。以

肅紀綱。不能因其從前稍有微勞。曲為寬貸。尤不能因其

有妄殺教民之案。轉從末減。臣等蒙

恩委任。自當不避嫌疑。遵

旨秉公定擬具奏。以服遠人。而維大局。斷不敢稍有瞻徇迴護。惟

自上年以來。疊奉

諭旨。催令入川。該革員延未前往。本年三月間。臣張亮基到黔。該

革員雖將提督印送交。尚無行意。臣張亮基連日飭催。其

言法語。古敏唇焦。該革員始行就道。嗣臣勞崇光與相遇

於綏陽。復向其剴切開導。勸令跟追髮逆。順道入川。已經

面允。迨臣勞崇光赴省。以後。該革員仍在綏陽正安一帶。

節節逗遛。既不進賊。亦不入川。又經臣等節次文催。玉催。

嚴催。婉催。始又起程前進。臣等微察其多方逗遛之意。似

亦明知身犯重罪。深有成心。到四川則其勢太孤。在貴州

則羽翼尚眾。殆不免有希冀回黔之想。而法國主教胡縛

理。臣等屢次接見。與商辦法。一味推諉含糊。臣等委候補

奏摺恭奉

三六

道徐河清紳士雲南候補知府高以廉密向探詢。據稱田

提督雖已出省。而沿途逗遛。難保其不折回報復。須俟伊

行抵成都。得見明文。此事始可商辦等語。是該主教亦深

以其折回黔省。刻構繁端為慮。今奉

旨令崇實。縣東章將其押回黔省。交臣等提訊。伏思該革員一切

罪案。共見共聞。事狀昭著。無待取供。既已離黔。又復回黔。

該主教胡縛理必大驚疑。惟該革員尚知向慕忠義。惟其

私人之在黔者尚多。此輩平日倚勢橫行。梯榮年利。一

朝失勢。心懷不甘。持無所憑藉。不能狡焉思逞。今舊紳重

來。難保不造作言語。唆誘愚民。別生事端。枝節橫添。愈難



收拾。臣等不揣冒昧。已飛函密商崇實。務求章。俟田興  
想到川。即行扣留成都。臣等一面趕緊定擬具奏。恭候  
命下。即在成都遵

旨辦理。似此稍為變通。此素可以尅期完結。黔省亦可無意外之  
虞。而崇實係該國公使教士所相信之人。現在成都監視  
該公使等諒亦別無他說。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昨據崇實奏。遵飭田興起回黔。聽  
候查辦。業經諭令該將軍督撫等。慎遵前旨。迅速辦結。茲據勞  
崇光等奏。由興起舊部尚在黔省。若令該員回黔。難保不造作  
言語。唆誘愚民。別生事端。主教胡博理必大驚疑等語。田興起

表務恭奉  
三七

被參各款。其劣跡均係黔省百姓共見。自應仍在黔省審  
辦。且疊經飭令駱秉章等將田興起押回。計不日亦將抵黔。即  
著勞崇光。張亮基。仍遵昨日寄諭。迅將田興起撤回黔省。趕緊  
訊明定擬奏結。毋得延擱。藉詞推諉。至被參之張茂。並即  
張心培。謝葆齡二員。業經該督撫訪獲。已降旨照所請將該二  
員革職審辦。田興起之獲咎。皆由該幕友及屬員等愚弄所致。  
謝葆齡等及被參各員。實為黔省罪魁。若不從重究治。致令  
俾逃法網。何以肅官常而振綱紀。所有就獲之張茂。並謝葆齡  
等。及素內最著之各員。著勞崇光。張亮基。嚴切根究。按律定  
擬具奏。庶士民之積恨獲伸。中外亦均無異議。至教民一案。亦

應持平辦理。權衡悉當。方為妥善。

已未。伊犁將軍常清奏。四月二十六日。據索倫防堵總管  
富珠爾泰等稟稱。四月二十四日。忽有俄羅斯馬步人等  
二百餘名。執持槍礮器械。合營前來。總管將他們擋住。問  
其因何過卡。俄羅斯稱由我們大官差派。越你們卡倫開  
齊。往霍爾果斯等處。尋我好水草地方居住。放馬。我們大  
官。明日帶兵就來。向你國有同的事情。儻若你國之人阻  
擋。不准過去。我們即到你們夏博羅胡吉爾地方居住。將  
擋住我們。不准前行之處。差人與我們大官去報。言畢。他  
們收隊退去。離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距有二里。紮營居住。  
總管思萬一他們大官帶兵前來。踏越卡倫。實難束手自  
滅。

表務恭奉  
三八

國威。懇請多派官兵。趕緊前來。以彰  
國威等語。又稱探得卡外俄羅斯阿克圖魯官向哈薩克等  
揚言。奉我國王諭。自索倫營沙周。迤外地方。是我們用銀  
子換的。若不給我。用礮攻取。後再取喀什噶爾地方。並差  
派匪蘇勒勒官帶兵一千名。同往塔爾巴哈台。入塔勒奇溝  
進伊犁城云云。又據稟報本月二十六七日。倏有俄人  
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用大礮向防堵官兵施放。並  
大箭炸礮擊打。官兵用強弩迎敵。支持不住。急分各兵伏

於兩旁山梁。施放掛礮。俄人始退等語。勢伏念俄人雖極狡獪。從前尚覺外貌馴順。以為總候議明界址後。再作理論。今未奉明文。遽爾尋覓撲卡。明示決裂。近日探得俄人退至科斯莫登地方。集有五六百人。不知還何伎倆。或捏造謠言。以激該國大臣之怒。浪其尋釁之由。反誣我為起釁。或調集兵丁。再來撲卡。均未可知。勢即將前次奏明派出官兵五百名。委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前往該卡堵禦。以壯聲威。惟是伊犁貿易圈久任之區蘇勒官雜哈著詭計百出。現在卡外此番舉動。是否係該國大臣本意。竟欲決裂。抑亦雜哈勞未奉明文。隱瞞伊國。私自主使。如果得利。為見長討好地步。實難懸揣。惟有激勵軍心。示以包涵靜鎮。並遣人曉諭貿易圈俄官。兩國和好。何以不候議定界址。遽欲內侵官地。爾之貿易圈。孤立伊犁城外。不過數十人。你們人私犯卡倫。已失和好。而我國並未肯加汝一兵。照常貿易。非我國起釁。此乃明證。該國俄官亦俯首無詞。但稱毫不知情。勢嚴諭軍民人等。不可蹂躪貿易圈子。並曉諭該國俄人。目前毋得輕放牲畜。輒重出入。誠恐接濟科斯莫登俄營。暗通消息。兼恐軍民乘勢搶劫。俾有藉口。又慮俄人整隊復來。眾寡不敵。復揀派各營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以為後路應援。惟俄人因分界之事。不候

奏摺卷八

十九

兩面議定。執印帶兵入卡。不肯平心秉公裁議。實屬昭然。惟有仰乞  
皇上飭諭明瞭。明曉。迅速會議。向其反復開導。定議界址。俾得及時蒞事。否則防兵一時不能撤退。伊犁軍餉屢奉諭旨撥解。至今分文未經解到。已飭地方文武向各舖商分別借貸。並撥撥素暫開捐餉。一俟稍有頭緒。再行奏明辦理。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當清春。俄夷聞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一摺。俄羅斯心懷叵測。屢偏違卡。茲復聞赴博羅胡吉爾卡倫。經索倫總管等將其摺回。該夷竟敢施放礮。我兵伏於兩旁山梁。暗用掛礮轟擊。該夷大隊退至科斯莫登地方。集有五六百人。是其有意尋釁。已可概見。若不力籌防禦。過載克鋒。將來得步進步。尚復成何事體。當清現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管帶官兵五百名。前往堵禦。如該國兵隊退回後。不再來犯。當清即飭令托克托奈等整頓隊伍。嚴守卡倫。勿可生事。儻該國復以大隊來撲。托克托奈即當激勵官兵奮勇迎擊。不可為其所乘。古稱師直為壯。曲為老。該夷任性逞強。其曲在彼。我軍自無不志切同仇。一以當百。或出奇制勝。或設伏以待。是在當清等斟酌機宜。妥為調遣。以綏疆圉。至該夷有差派。區蘇勒官帶兵一千。往塔爾巴哈台入塔勒奇溝之語。亦不可不豫為防範。若錫霖等督飭官兵。隨時嚴密偵探。認真防禦。勿

奏摺卷八

四

得稍有疏虞。該夷前越科布多開齊。捉人搶物。雖經巡查官兵  
逐出卡外。現在該夷尋釁滋事。科布多邊卡有無蠢動。並著廣  
鳳奎昌豫作准備。用戒不虞。又據俄國阿克圖魯官揚言。用礮  
攻取索倫營沙岡以外地方。後取喀什噶爾地方。著常清即行  
知喀什噶爾領隊大臣。防患未然。妥籌守禦。此外各城。並著常  
清一體知照。嚴密豫備。靜以待動。據常清奏。雜哈勞詭計百出。  
此次無故稱兵。是否係該國大臣本意。竟欲決裂。抑係雜哈勞  
隱瞞伊國。私自主使。以為討好地步。著明誼。明繕。將該國兵丁  
聞卡滋事。不顧和好各情。詳細備文。行知該西志畢爾衙門。令  
其切實回覆。至會議分界一事。業經明誼等行文約會。該國日

奏摺卷六

四十一

久總未定期前來。若再向催。該夷必以我意存懼。愈加促  
強。明誼等此次行文。止宜責其不候定議界址。稱兵肇釁。殊失  
兩國和好之誼。較為妥當。至該夷現住科斯莫塞地方。是否在  
伊犁卡外。去伊犁路程幾何。官兵迎敵傷幾名。夷兵有無傷損。  
均著常清查明覆奏。伊犁軍餉緊急。常清擬撥素新開捐。例並  
著妥議章程。迅速奏明辦理。常清摺著給明誼。明繕。錫壽。廣鳳  
奎。昌閣。看。

又

諭常清奏。俄人聞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一  
摺。上年明誼等與俄人會議西界。因伊國臣蘇勒官雜哈勞狡

詐逞強。迄未定議。本年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屢有俄人聞卡  
滋事。均經該處兵弁攔阻。未成釁端。此次該國馬步二百餘人。  
執持槍礮器械。入在博羅胡吉爾卡倫尋釁滋事。撲壓防堵營  
盤。雖經索倫官兵用弓箭擡礮。將其擊退。而該國人退至科斯  
莫塞地方。距卡倫仍屬甚近。且集有五六百人。難保不再來滋  
事。英國一送。本日已諭令常清等妥為防禦。因念俄國之兵既  
與西路構釁。則凡接壤該國地方。皆應豫為防範。以杜詭謀。矧  
軍興日久。吉林黑龍江馬隊。大半徵調遠出。尤慮其來虛來犯。  
蹈我之瑕。景給特善欽身膺邊疆重寄。務當不動聲色。未雨綢  
繆。將各旗營兵丁。應增補者增補。應整頓者整頓。並隨時操演

奏摺卷六

四十二

訓練。使之技藝嫻熟。士馬精強。庶可收有備無患之效。所有一  
切籌辦防堵情形。並著隨時具奏。常清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常清又奏。竊於去年接奉六月二十三日。及七月初十  
日。兩次寄信。

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綽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  
承襲。等因。欽此。查阿勒坦沙拉綽坦。俱係塔爾巴哈台所屬之  
哈薩克。李曾於接奉

諭旨後。行文塔爾巴哈台。就近嚴密訪查。嗣因俄人在該城會議  
事件。尚未公舉有人。一俟訪查明確。再當計

旨辦理。溯查舊案。道光四年前任伊犁將軍慶祥奏領隊大臣樂

善○前往○哈薩克封汗○經俄國將該汗愛畢勒達截去無蹤  
樂善堂回暫將

教書存庫○次年經伊弟薩爾拜領去○迄今已三十餘年○其私屬俄  
國○雖無確憑○而以此事印證○則道光四年○隱為俄國所制  
故該夷虛張其詞○有四十餘年已屬伊國之語○至俄國區  
蘇勒官雜哈勞於呢瑪圖一帶設立卡倫○阻我赴勒布什  
之路○復於阿拉托羅海地方○率兵攔阻○是以查勘地方○任  
意據為己有○已可概見○前曾奏請

飭交明誼等向俄國查明情由○並令撤兵○至今未見聲覆○總之俄  
國種種巨測○久已嚴防○今竟明示決裂○逞兵挾詐○其卡外  
之哈薩克為其事誘○容俟明緒查明公舉承襲之人○再行  
會銜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亥○著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大臣麟興奏前奉

諭旨○派令○旁防邊○隨與將軍明諒悉心商酌○適值烏梁海各總管  
呈遞貢皮來城○會同明諒革林敦多布○面諭烏梁海各  
總管現當分界未定○議察防閑○尤關緊要○該總管等會稱  
世受

國恩○謹遵諭轉示各屬一體遵照○實力奉行○到任年餘○細  
查烏里雅蘇台東北起順至科布多○共設卡倫二十四處

侍衛六員○蒙古台吉三十員○兵八百九十名○合計每卡倫  
官兵至多不過五十名○其卡倫相去甚遠○聲勢不能聯絡

僅俄人突至○恐仍不免有前次科布多之事○欲添兵固守  
兵丁膽小無能○萬不能恃其齊心禦侮○而本處換防綠營  
兵丁○設有二百四十名○滿營兵三十三名○除派各項差使  
外○存城無幾○若令赴卡駐紮○俄人聞我添兵○反得藉端生  
事○再四思維○惟有嚴飭各卡倫侍衛○互派探馬○環為周  
巡○如遇俄人前來○詳細問明來意○用善言開導○萬不准滋  
生事端○設若俄人執意不退○其在烏里雅蘇台邊境者○迅  
速呈報○在科布多邊境者○就近呈報該處大臣酌量重

輕○或親身前往相機辦理○查卡倫之外○皆係唐努烏梁海  
遊牧○以外尚有原立界牌數處○向來無人駐守○當此分界  
之時○唐努烏梁海地廣人稀○防範更為不易○東一旗與庫  
倫所屬達爾哈特毗連○西四旗與科布多所屬阿勒台○阿

勒坦○津爾兩處烏梁海接壤○中有扎薩克圖汗部落郡王  
衙門○勒圖布沁扎特楚○公多爾濟扎布○各吉齊蘇倫○賽因  
諾顏部落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四旗所屬之烏梁海人戶  
惟該貝子所屬烏梁海與沙賓達巴哈界牌較近○又係將

軍明諒首次委派委員○止可飭令該貝子前往本管烏梁  
海遊牧暫駐○會同管理烏梁海總管車都布等派通曉俄

國語言者。前赴沙賓達巴哈界牌一帶。凡與俄人可通往來之處。常川駐守。不時偵探。倘有俄夷越界窺伺。一面詳細呈報。一面善為阻止。萬不可稍涉張皇。致啟爭端。再達爾哈特人戶。業已行文庫倫辦事大臣。速派委員。密為曉諭。一體防範。其阿勒台。阿勒坦。淖爾。兩處烏梁海。以西與哈薩克接壤。前聞哈薩克已有依歸俄羅斯之人。近據科布多大臣奏。以俄夷已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內。建蓋房間。久住通商。查三處烏梁海。實屬相為表裏。車皆愚蒙性成。最易搖惑。而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既與哈薩克。俄羅斯交涉。其中難保無潛藏附和之事。奉行文科布多參贊大臣。趙繁劄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通行曉諭各屬。下堅心內附。固不可與俄羅斯勾結。亦不可為哈薩克搖惑。該烏梁海果能始終效順。則俄夷自無所施其伎倆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籌辦邊防情形一摺。現在俄人在各邊界。聞卡滋事。前據常清奏。該夷聞赴博羅胡吉爾卡倫。竟敢施放大礮。我軍用撞礮轟擊。該夷大隊退至科斯莫登地方。集有五六百人。是其用意尋釁。已可概見。當經諭令常清整隊嚴防。如敢再來撲犯。即激勵官軍奮勇迎擊。並令知照各城一體嚴密備豫。烏里雅蘇台地方卡多兵少。防範難周。若議增兵。又多窒礙。麟興所稱。如遇俄人前來。詳細問明。用善言開導。不

准滋生事端。設執意不退。其在烏里雅蘇台邊境者。迅速呈報該署將軍。其在科布多邊境者。就近呈報該處大臣。酌量重輕。或親身前往。或派員前往。即著照所議。實力辦理。其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尤當妥為防範。哈薩克前有暗附俄人之事。尤未可恃。麟興現著將軍兼務。責任甚重。務當嚴飭各卡倫實力奉行。並隨時偵探情形。不可稍有疏忽。以副委任。

甲子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礮。分解金陵。曾國藩務當飭令各營隊為布置。以防該逆用礮轟撲。勿稍大意。並著李鴻章於滬上及沿江隘口。嚴密接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槍礮。以斷該逆接濟。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稅務覺羅耆齡。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查前據委辦福州口稅務鎮白旗協領長慶等。專准稅務司美里登函稱。偵知英商威加里洋船。違禁暗藏大小洋槍等件。即經長慶照會英國領事官發給查票。美里登隨派副稅務司來地。馳往羅星塔江面認真查辦。於威加里船上查獲洋槍等件六十箱。內大小洋槍一千零五十枝。銅噐二百萬粒。銅噐者。即洋槍引門所用自來火銅帽也。均經運回本關棧房存儲。該商船違禁私藏軍器。應照條約全數入官。向例擊獲走私貨物。以一半變價充賞。

現獲洋槍等物。約計值銀萬餘圓。第係軍械。未便估變。應請酌賞報獲人等。香銀三千圓等情前來。即經前任福州將軍臣文清暨臣徐宗幹。劄飭福州府會同福州口委員長慶妥議酌給。尚未覆到。文清旋即卸事。臣耆齡抵任。與臣徐宗幹會商。以洋船販運槍礮。久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嚴禁。以杜濟匪。今咸加里商船私藏洋槍千餘枝。自來火銅帽二百萬粒之多。駛入福州海口。實屬故違例禁。設被匪徒購去。為害甚鉅。該稅務司美里登一經查知。刻日全數拏獲。訪查周密。辦理認真。洵堪嘉尚。業經臣耆齡而為嘉獎勉勵。其所請賞銀三千兩。自應先於關稅項下墊給。俾該稅務分給報獲人等。庶能益加感奮。實力稽查。杜絕走私偷漏。其墊給賞銀。將來即於關稅應行發司項下扣還歸款。洋槍銅帽均交省會總局收儲。以便軍需撥用。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二年七月初九日。遞到荷蘭國使臣蔡大何文照會一件。據稱奉使來津。互議通商條約。並懇奏請

欽派大臣會議等因。等當即鈔錄該使照會。函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放據臣履。屬令索取該使所奉憑據。等即知照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八

該使於本日在公所彼此會晤。當據該使呈出所奉全權憑據。當面令通事繕譯來文。大旨與所遞照會相同。等據見之後。告以應在天津靜候。奏請

諭旨一俟

命下後再行照會。一面飭令地方印委各員隨時照料外。謹將蔡大何文呈遞照會一件。並繕譯該使所奉全權憑據。一併鈔錄。奏呈

御覽

諭內閣。兵部左侍郎駐紮天津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著作為全權大臣。辦理荷蘭國通商條約事務。欽此。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何蘭國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荷蘭使臣呈遞照會。請互議條約。經崇厚索取該使所奉憑據。當據呈出所奉全權憑據。現在崇厚令該使在津候旨。所有立約事宜。即著崇厚與該國使臣在天津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諭旨一道。如該使向崇厚索取。即可給予閱看。俟立約事竣。仍將此旨繳回。

荷蘭國照會

大和國君主。特派欽差。差往華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為照會事。素於同治元年。本國主政大臣。接准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前貴大臣。薛來文。閱。欽奉

大皇帝聖訓。飭由本大臣在上海辦理和國條約。和國毋須另派大臣前來立約。以取簡便。而省繁費等情。當經主政大臣據情奏請。君主聖裁。旋即欽奉訓示。以和國與中國通商。久敦和好。茲蒙

大清皇帝諭旨。欲令和國照比利時國所立之條約。一體照行。以取簡便。而省勞費。足見其曲體優待之極。並見其已許講信修睦之雅。若貪簡便。而省勞費。恐不第輕修好之典。抑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因派本大臣欽點大員。輪師船護送。前詣天津京城。互議二國和好貿易條約。現抵大沽。合亟備文。豫先照會貴大臣查照。即便奏請

奏請恭奉

四十九

大皇帝。仰祈特派使宜行事。全權大臣。或於京師。或在天津。與本大臣會議和好條約。以昭信睦。而垂永遠。不勝望遠望切。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據前敵各營探報。及生擒賊供。白齊文初募各國流氓二百餘人。陸續投入蘇城。屢告奮勇。攻打夾浦吳江。既未得逞。復聞上海英法領事。出示諭禁各國人偷往幫助。沿途營卡。搜查私運軍火。截擊無照洋人。益加嚴緊。白齊文黨眾漸已離散。英領事馬嘉亦云。近日外國人由蘇回者頗多。白齊文雖甘心叛逆。而各國公正官商。不肯暗助。似尚無足深慮。惟戈登自聞白齊文投賊。心甚恒懼。以常勝軍皆其舊部。慮其勾結為變。屢乞加增

口糧。添雇洋弁。臣因事會所值。勉徇其請。亦不專倚該軍所幸。太湖水師已到。兵力較厚。分布較寬。或可支持危局。力籌進取。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懇增常勝軍口糧。片。戈登以白齊文投賊。恐常勝軍皆其舊部。為所勾結。乞加口糧。該撫不得已而勉徇其請。仍著李鴻章妥為駕馭。龍絡用之。以資得加。已。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上年八月間。俄國使臣博補考等在塔爾巴哈台與明誼等會議分界時。送來分界議單。大指總以中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載在條約。如再不遵約辦理。即行帶兵強占。彼時該使臣以天

奏請恭奉

五十

寒回國。明誼等約其今年再來定議。臣等當經籌商。彼既以條約為詞。若能於條約內尋出破綻。與之辯駁。或可略有轉機。因給與已留捷克照會。先斥其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之非。繼復指出西直至字樣。與之逐層剖解。並屬其轉行該國大學士。原冀挽回一分。即得一分之益。乃本年博補考等並無再來信息。自四五月間以來。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伊犛所屬各卡倫附近。疊有俄人帶兵占踞。搶奪馬匹。拘禁兵丁。並時有率同哈薩克布魯特等滋擾情事。是其恃強逞橫。已屬萬難理喻。臣等即經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面仍照會住京公使格凌喀。並彼此往來疊次

會晤極力辯駁。節經奏明在案。該公使近日照覆。雖自認漢文結譯錯誤。惟堅稱俄文本條往西南。並非往西直至。終不肯照漢文辦理。屢經臣等逐層指駁。無如該公使狡詐異常。每至詞窮。輒以分界自有主持之人。藉詞推倭。窺其隱衷。亦明知中國現在多事。不能與之力爭。若遂其所欲。尚可託名和好。假條約以為詞。否則逞兵挾制。歸我以廢約之名。更可惟所欲為。無從收拾。正籌議間。適由軍機處鈔出伊犁將軍常清奏。稱俄國人聞卡尋釁滋事。撲壓防堵營盤等因。臣等查該國蓄謀侵占地。及收復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已非一日。道光四年。曾將哈薩克汗截去。德為懾服之計。道光十一年。即在科爾克河建蓋木房。豫為侵占地步。道光十二年。伊犁領隊大臣滿多有。邊邊至吹河地方被劫。所有查邊官兵。奉旨查至特穆爾圖淖爾為斷。自此不復再往遠查。上年該哈薩克布魯特竟有幫助俄人。攔阻查邊情事。是該哈薩克等畏勢趨利。久經暗附俄國。已可概見。臣等查西北一帶邊疆道路綿遠。防不勝防。現據該將軍奏稱兵單餉缺。並稱迅速明證等。早為分界各情形。似目前議戰議守。兩無可恃。又兼新疆等處。回情易於煽惑。頃曾滋事。幸早解釋。該俄人等昨在伊犁詢及。未始無意。儻再不准其照約議分。邊

延日久。勢必愈形決裂。現值兵餉兩絀。若堵禦不加。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轉圜愈難。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現擬准照該分界使臣議單辦理。俾明證等有所遵循。得以斟酌。適中辦法。庶不致另生枝節。遺患無窮。謹將上年俄國分界使臣遞交明證等分界議單鈔錄恭呈御覽。

御批依議。

俄國遞交明證議單

兩國在京城議定之條。將第二款所載西疆以山嶺大河中國現在常住卡倫。大概業已指定。即當合第三款查勘邊界。設立界牌。如何行走。載在其下。自沙賓達巴哈起。因山嶺先往西。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緣大嶺往東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往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隨在齊桑淖爾。迤北。在哈留圖兩河間之山。直靠齊桑淖爾。後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至瑪呢圖。于都勒干卡倫。自瑪呢圖。于都勒干卡倫。或當由常住卡倫。緣鄂壘博拉克。烏里雅蘇圖。鄂壘。郭勒烏蘭。布拉克。布爾噶蘇。台博勒齊爾。西伯圖。巴克圖。等卡倫行走。或以由瑪呢圖。于都勒干卡倫。往西南。靠朱爾庫。朱塔爾。巴哈。在嶺之末處。往西。行至哈穆爾。達巴哈。轉往南。至巴克圖。



卡倫。往北以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往南以水流處為中國地。定界由巴克圖卡倫直往南行。緣常住之瑪呢圖。沙拉布拉克。察干托霍依額爾格圖。巴爾魯克等卡倫為界。至巴爾魯克。阿勒坦特普西。東連兩大山嶺之間。即在喀普達蓋。阿魯欽丹蘭。兩卡倫之間。擇山坡之處定界。應由巴爾魯克達巴哈。過阿勒坦特普西。北至阿達巴哈木處。緣阿拉套大嶺。往西行。阿勒坦特普西。索達巴。庫克托。善。罕。喀喇。查。海。等。大。山。之。末。往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往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定界往東流至薩爾巴克圖河。往西流至庫克鄂羅木河。往南流至奎敦河源。及空鄂囉鄂博山。即轉往南。西流之庫克鄂羅木等河。為俄國地。往東流至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為中國地。後由在奎七河以西之奎塔斯山。末圖爾根河山。往南。至流出之處。即隨圖爾根河。緣博羅呼濟爾。奎七。齊齊子。霍爾果斯卡倫定界。由霍爾果斯卡倫。亦往南。隨圖爾根河。直至伊犁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犁河。往南行。緣吹濟卡倫。後緣特穆爾里克河源為界。由特穆爾里克河。往東。轉行特穆爾里克山之末。周圍哈薩克布魯特遊牧。至格根河源。往南。轉以格根等西流之河。為俄國地。以溫都布拉克等東流之河。為中國地。後往西南。轉行喀喇套山之末。至巴爾巴什山。

即往南。緣連爾圖河。至特新斯河。過特新斯河。緣那凍哈勒干河。靠天山。轉蘇爾。為界。自此往西。分晰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居住遊牧之處。在特穆爾圖。渾爾以南之。漢騰格。呂。薩。瓦。巴。齊。空。古。魯。克。哈。克。善。等。山。統。曰。天。山。順。此。至。蕙。嶺。靠。浩。罕。界。為。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因兩江督臣曾國藩。奏請禁止輪船。在全陵城外停泊。以防齎糧於賊。當照會各國。去後。嗣據英法美三國。陸續照覆。在案。茲於本月初七日。據俄國照覆。已行知領事官。並曉諭各商。不准在全陵水面停泊。接濟賊匪。如有前項情事。即治以應得之罪。儻不聽攔阻。擅自前往賊占之地。經破轟擊船。亦屬咎由自取等語。查俄國照覆所稱。尚屬馴順。已知照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飭屬嚴查。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王大臣照會。內開現既專派師船巡查江面等語。查貴國設法。以杜外國商船接濟賊匪。實與軍務情形。甚屬相宜。本大臣已行知領事官等。曉諭各商。嗣後俄商船隻。無論上江下江。均不得在全陵水面停泊。並不得接濟賊匪。

如查出該商船果有前項情事。定將治以應得之罪。僅該商船不聽攔阻。擅自往賊占之地。經貴國師船用礮轟擊。以致船有損失之處。其咎由自取也。為此照覆。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伏查俄國分界使臣博補考等。上年在塔爾巴哈台與明誼等議分西界未定。即行回國。本年末據再來。自後邊境時有騷擾。而以現在常清奏報開卡尋擊。撲壓營盤。業經開礮情形為最甚。臣等自咸豐十一年。俄國議分西界以來。迄今兩載。彼此往返照會。晤辯駁。幾於額充唇焦。原冀挽回一分。即得

奏摺

五

一分之益。乃任京公使。執定上年分界議單。毫無移易。而博補考等一去不復再來。惟於邊境時令兵不尋擊滋事。日甚一日。馴致彼此開礮轟擊。並有揚言攻取索倫沙岡。再取喀什噶爾及繞入伊犁城情事。該國似此強橫。勒之則力有未能。聽之則日益滋蔓。若不早為完結。誠恐釀成不可收拾之勢。大局所關。不敢不權其輕重。臣等前以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當經奏明擬准照該使臣議單辦理。然若曰其開礮揚言。遂准所議。又與

國體有關。再四等商。固不可不急於轉圜。亦不可顯為示弱。因於從權辦理之中。等一顧全局面之法。查夷人性情。異

常堅執。彼如有詞可執。絲毫不肯讓人。往往恃強用武。其始跡近虛聲恫喝。迨至兩不相下。亦復變假成真。現據常清所奏。兵單餉缺。竟係戰守兩難。自宜早為消弭。勿致兵連禍結為要。是以臣等於該公使會晤之時。告以上年分界議單。如與條約相符。即照此行。亦無不可。但現在西界尚在未經分定之時。爾國帶兵前來。是何意見。當令明白

登覆。並面加詰責。如欲專恃兵加。則中國亦不能不以兵力相加。和戰二字。今日可一言而決。據該公使等聲稱。實因邊界未能早定。恐該地人民滋事。是以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再三駁詰。並無他說。其開礮一節。原不難嚴詞

奏摺

五

聲斥。惟與各國遇事辯論。俱經援據和約。責以信義。此次邊界彼此開礮轟擊情形。若竟顯為道破。儻彼即直認背約不諱。此後無從措手。勢非用兵不可。是以開礮之事。彼此均未提及。臣等隨就現議各節。給與照會。該公使並經照覆前來。其於帶兵一節。最其言詞。尚為遜順。與面晤登答之語相符。現在值此萬難措手之時。審時度勢。不得不權宜辦理。既據該公使言詞。遜順。祇可就此轉圜。以安邊境。而全大局。相應請

旨飭下明誼等酌量各該處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妥為商辦。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勅分西界事宜。無

可再議。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前據常清奏俄國因分界未定。聞卡尋蒙撲壓營盤。業經開礮等情。並有揚言攻取索倫沙岡。再取喀什噶爾及繞入伊犁城情事。該國似此強橫。自應早為完結。以免釀成事端。且俄國帶兵前來。經總理衙門面加詰責。再三辯駁。該公使以實因邊界未能早定。恐該地民人滋事。是以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等詞。照覆其言尚為遜順。若不就此轉圜。恐一經決裂。辦理更形棘手。若明諄明緒酌量各該處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一面即照會該國西志畢爾。約定勘界日期。以安邊境。如該夷仍在各邊卡尋蒙滋事。即著常清錫霖廣鳳奎昌等。以現已由總理衙門知照。明諄等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以免再生釁端。並著常清行知喀什噶爾及各城大臣一體妥為照辦。俾釋猜嫌。此等辦法。本屬事不得已。惟已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該國如何安輯。其仍隸我界之哈薩克人眾。及烏梁海蒙古等。如何安插羈縻。勿失其心。並應於分界時安立一切章程。以期久遠相安之處。即著明諄等詳籌妥辦。無稍疏漏。是為至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並照會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六月二十三日來文。貴王大臣謂貴國大學士如有照覆。斷不至僅有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實與條約

奏摺本末

五七

相符一語。並無條約字句講解之語。去歲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之後。本國分界大臣。已經計畫兩國邊界。應如何勘定之處。自然本國不得不先將該大臣所計畫細閱。是否與條約正義相符。前本大臣照會。本國見本國分界大臣計畫之事。盡遵條約。貴王大臣又謂貴國大學士不論條約。貴王大臣未必全明。首次照會也。貴王大臣謂條約若不能逐字講明。則邊界即不能定議。本國大學士。已行知本大臣將十年和約第二條。止應講解如左。條約以首所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等語。明指勘定界之時。總應以自有之邊境。即以山嶺大河為界。以為易免日後爭端也。以後所載。及現在中國常任卡倫等處等語。並指出邊界應順常任卡倫附近之山嶺大河。並非順他處之山嶺大河。遇無山嶺大河邊界可順。即應順現在中國常任卡倫而行。如此條約。先將始行勘定西界應遵之處。明定後。就將交界應起何處。至何處而行。細定如左。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南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穆特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等語。貴王大臣論照會所載。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西直字樣等語。本大臣不能應允。和約本不許有錯處。乃若此項和約。譯文與原文間有未符。繕譯官

奏摺本末

六

雖細心繕譯。然與原文不能字字悉符。况他文譯出漢文。更多礙難。立約之時。本國欽差大臣將和約原文之義。必先與

貴國

欽差大臣而言也。

貴國

欽差大臣畫押譯文之時。亦其知其文原義。茲經貴王大臣將和約原義。欲講論兩歧。本國斷不能允矣。敢問以本國將原文。可以明定原義。或

貴國將譯文。欲不與原義講對。而稱遵約。乃係改約。其中何

奏摺卷六

李

國有理。至貴王大臣論明大臣所云。即不能往西達至齊。奈淖爾湖。亦應往西南齊。奈淖爾湖等語。一節。經本大臣詳細閱畢。惟見其論與貴王大臣前所言之相近。並不見與明大臣所云本意相合。又不見此處交界。應按照貴王大臣所計畫而行之。故查本國不願兩國失和好。至今未曾堅欲立時勘定邊界。只望貴王大臣得暇。將交界一事。詳細酌量。即行定擬。按約辦理。其間

貴國邊界官。趁此事未定之時。派隊前往本國境內等情。本國斷不能應允。去歲該官不管兩國大臣會議。執行派隊。復有此事。實屬不可。本大臣因未接到西憲畢爾總督回

文。明大臣所告本國官一節之因。由多寡。現在不能照覆。嗣後若

貴國官復行派隊前往。本國官兵。必有攔阻。由此則生爭端。而傷兩國和好矣。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西疆分界事宜。早宜秉公酌定。去歲兩國分

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貴國分界大臣博等。將兩國邊界。應如何按十年和約第二條勘定辦理之處。當經計

畫。將分界議單。於八月二十七日。交中國分界大臣將軍

明等在案。彼時以條約內載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往

奏摺卷七

李

西直至齊。奈淖爾湖。詳載議單。與條約內往西直至字樣。未能照合。貴國分界大臣。彼時亦未言明漢文錯誤。現經貴大臣疊次照會。以此條俄文。原係西南。因俄文譯漢之時。誤作西直。係繕譯官之錯。兩處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自不能改。既據貴大臣詳細查閱。實屬與條約相符。自應由分界大臣將軍明等。與貴國分界大臣妥商照辦。至分去邊界之舊任人等。因其臣服中國有年。明大臣等恐被貴國分去。不獨與此項人等有礙。且恐與貴國無益。是以不肯照辦。貴國如必欲如此辦理。亦無不可。惟前項舊任人等。均屬安分。自應仍前安居樂業。毋令一夫失所。曾

於上年十月間照會貴前大臣已在案今再復申前說在  
本王大臣總係期於永遠和好之意相應照會貴大臣行  
貴國派出分界大臣前往會同中國分界大臣照此計  
畫分界議單勘定邊界安速辦結再現在西疆尚未分定  
貴國人帶兵前來邊界係屬何意統希一併照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據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行文本國派出分界  
大臣前往會同

貴國分界大臣按照去歲八月二十七日在塔爾巴哈台本  
國分界大臣交與

奏稿本末卷八

六

貴國分界大臣計畫分界議單勘定邊界安速會商辦結本  
大臣即行知本國復派分界大臣前往按照安速辦理惟  
今年天時漸近冬令恐該大臣未能前赴因想兩國分界  
大臣於明年何時何處會齊均應由西悉畢爾總督與將  
軍明大臣彼此行文先為擬定方妥本大臣已將此文行  
知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行文矣再照會所稱分去邊界之  
舊住人等云云一節本大臣查本國與

貴國甚為同意斷不至令其失所至所稱本國人帶兵前來  
邊界係屬何意等語本大臣追查兩國和好已有二百餘  
年無論何項事宜均以和平辦理彼此並無自恃之意近

有本國官前來邊界亦無他意係本國地方官因邊界未  
能早為定妥尚需時日其間恐有該地方人民趁此滋事  
關繫緊要是以派出官兵以為彈壓而備不虞起見為此  
照覆貴王大臣並希查照辦理可也

奏稿本末卷八

六

等所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戊寅定邊左副將軍明誼奏請

旨於六月初九日將將軍印務交代麟興接署即日起身赴塔爾

巴哈台候議分界二十一日抵科布多首臺該處參贊大

臣廣恩率同派委查界之章京員外郎銜阿克敦佈等在

彼等候商辦該章京等面稟查勘情形並呈繪圖均尚詳

備據廣鳳面稱已奏明派阿克敦佈隨同前往會議並

述前在科布多境俄人兵隊滋擾及查明舊有俄人建蓋

木房三十餘間各情奏與奏案無異其俄人拘拿蒙古守

卡弁兵隨即放回據去馬匹什物查無去向無從窮追所

有木房現住之人十二名均各明順事久相沿現在未便

嚴逐致開爭釁等語屬其鼓勵在事員弁小心防範仍

通飭與俄境連界之烏梁海人等自固藩籬暗中抵禦暫

示羈縻於七月初五日始抵古城今擬設法迅速前進

以慰

聖慮

明誼又奏再正具摺開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

六月初一日來大摺彙知伊犁五月十六十九等日派往

博勒胡吉爾等處防堵之官兵已與俄人接仗二次互有

殺傷練俄兵係哈薩克領兵帶來助逆滋擾其哈薩克台

奏摺始末卷十九

一

吉鐵色克為助虐罪魁必須查勘究辦自係迫於勢不容

已為擒賊擒王斧底抽薪之計行令與明緒俟與俄使

會議時將此肇端緣由切實與該夷言明屬其勿再輕聽

哈薩克之言速撤兵隊以固和好等因屆時自當與明

緒照依所屬與夷使設法剖辨以杜該國狡賴釁端但恐

該國竟不遵使前來又將向誰理講况夷情詭詐豈肯平

心講理折衝構怨恐難遽得消弭常清摺內聲稱餉缺難

支均係實在情形日久相持不堪設想萬里請

命上勞

聖慮亦恐艱長英及如果該國遣使復來臨時惟有與明緒等

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重輕竭盡血誠勉圖收

束同日又接明緒咨來六月初四日具奏摺彙內稱塔爾

巴哈台夏設霍呢輝造拉危等三處卡倫均被俄兵占據

俄國西志畢爾衙門覆文必須仍照去年所議以常住卡

倫為界即來立界否則毋庸再議云云按其情節該夷想

不即來會議但前經我總理各國衙門仍約其來塔爾會

議並前行令其分路前來勘議俱尚未見該國照覆

既已違

旨前赴塔爾候與會議未便中途折回自當前赴塔爾與明緒等

會晤妥籌商辦後奏明回任用願本轄境該國分路侵擾

奏摺始末卷十九

二

或照依分路勘議以冀完此巨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勘分西界事宜當經諭令明諒明緒准照該使臣議單照會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現在明諒已抵古城著即遵程前進馳赴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遵照前旨迅即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分界令其星速派員前來會勘迅即辦結毋致另生枝節其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人眾烏梁海蒙古等分別安插羈縻之處明諒明緒等務於分界時與該使臣妥議章程以弭邊釁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帶領俄兵滋擾邊卡實屬可惡並著明諒等斟酌妥協設法將該台吉擒獲究辦以示懲儆俾定界以後該哈薩克人等各安邊境不敢再行藉端構釁方為妥善

奏案未完

三

辛巳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俄夷前因騷擾卡倫如才曾經馳奏在案五月十八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索報稱五月十五日官兵正在博羅胡吉爾一帶地方偵探見俄夷與哈薩克手執白旗排開四隊賊匪甚眾即向我兵施放火破火箭領隊聞信即派協領烏勒西春等帶兵前往堵禦彼此互相攻擊天晚各散據烏勒西春回稱帶領官兵撞破前至畢爾布拉克地方索倫兵丁正與哈薩克對敵遠望哈薩克約七八百人俄夷約二三百人賊多兵少恐有

貽誤只得向賊匪開砲賊匪始零星敗退又總管富珠爾

泰稟稱官兵殺斃哈薩克賊匪數名其時哈薩克逆乘間搶奪馬匹牲畜均係哈薩克頭人鐵色克主謀各等語正在繕摺聞於五月二十日據托克托索報稱五月十九日中時忽有俄羅斯哈薩克排列三隊前來撲營賊勢甚重將火箭炸破大砲鳥槍向我營盤施放馬步賊眾埋伏山溝繞出打仗我兵亦施放槍砲拒敵共殺賊將及百名直至戌時賊匪始敗入山灣而去因眾兵均聽軍令只准禦敵不准窮追現雖大獲勝仗惟恐聚而復來懇請速調官兵前來各等語查哈薩克種類繁多良莠不一其距卡稍遠者數十年來為該夷所役使首鼠兩端比歲以來因我國羈縻俄夷與之會議分界俄夷漸萌驕志肆意強橫該哈薩克因而曲意承順阿附五月兩次遣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勾串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前次俄夷有哈薩克導伊等前來之語是鐵色克之為厲階實屬可恨索倫兵丁等家屬近在邊卡現與從夷之哈薩克有切齒之讐如才再三訓諭只准禦敵不准窮追滋事始稍斂手而其躍躍欲試之念晝夜不忘惟夷情叵測難保不宵想於該國大臣誣我欺陵起釁是在聖明獨照萬里之外知其奸謀即如城外貿易團如才曾出告示軍

奏案未完

四

民如有強擾者。重治其罪。使俄人知我國正在會議分界。修好之際。總無用兵之心。皆係為哈薩克所愚。意欲出我不備。引之闖入伊犁卡內。肆其所欲。則界已占盡。更何由議分。於拜摺後。將此彙咨行明。諒錫霖明鑄俾得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詭譎。釋其疑慮。方保不致有礙分界之事。至伊犁城之內。外軍民高賈。屢經安撫。毋令驚惶。現在托克托素。既請添兵助守。遂將前次派出候調之官兵五百名。飭令協領富珠哩管帶。迅速前往。已嚴諭該將弁等。如哈薩克等仍來劫營偷害。儘可大加剿戮。設能將鐵色克擊解前來。自應訊明如何煽惑起釁。數其辜。

負養養之

奏摺

五

恩。重治其罪。並令托克托素設法曉諭俄人。我國已有準備。萬不能任爾等徑入伊犁卡內。務即休兵靜候辦理分界。切勿輕信鐵色克之言。致再敗辱。如該夷幡然悔悟。便可相安。

惟求

皇上訓示遵行。

常清又奏。道光三十年。因哈薩克台吉都拉哩。承襲伊父

公爵。並推

恩將伊叔鐵色克

賞給三品頂翎。今其幫同辦理屬下事宜。該哈薩克身受

皇恩。至優極渥。宜何如奮勉出力。以酬高厚之德。乃不但不敢力圖報。且唆俄人逞兵犯卡。搶劫牲畜。似此狼子野心。甘為叛逆。

國家名器。豈容此輩承受。相應請

旨將鐵色克三品頂翎台吉革退。以示懲儆。

常清又奏。竊照咸豐十一年二月。准王大臣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章程。內有各國商情。按月奏報一條。奉准後。將伊犁貿易情形。應經按月奏報在案。茲據營伍處呈稱。貿易園內。三月尚有俄人二十一名。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九日止。除陸續旋回外。現只有俄人

奏摺

六

一名等語。伏查現值哈薩克向串俄寇。逞兵滋擾之際。一時不能通商。所有奏報貿易情形。自難按月辦理。應俟分界議定後。俄人撤兵照常貿易。彼時再行循例按月奏報。以符定制。至貿易園內。我國近因用兵。加意安撫照料。事事示以誠信。何以俄人不待文指。遂竟自私自行出境。僅止存留一人。一面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詢原委。仍由明緒轉遞。謹將咨文恭呈

御覽。

前任烏什辦事大臣文馨。前任烏什幫辦大臣文藝。奏五月十三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來咨。現在伊犁西南正西



西北博羅胡吉爾等處。有俄羅斯兵隊住紮。本處已派官兵分路堵禦。並移咨南路各城大臣查照。務飭所屬各卡倫。嚴加防範等情。十五日復准常清函稱。伊犁官兵已與俄人接仗等語。當即諭令署阿奇木伯克胡達。派兵二百名。責令幹練伯克管帶。前往巴什雅哈瑪。畢底爾卡倫各隘口。妥為嚴防。又於十六日。接准葉爾先參贊大臣景廉來函。內云本月十二日。接據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托克托布函稱。據鴉布泉軍臺回子稟稱。喀什噶爾喀浪達卡倫附近。有布魯特數百人。騎馬前往哈哈轄爾一帶地方。巴爾昌卡倫。通遼烏什路徑。密飭嚴為防守。等體察

奏稿本卷九

七

邊卡。正北有通遼伊犁捷徑。西南通遼喀什噶爾所屬巴爾昌卡倫一帶。係布魯特遊牧之地。均與外夷接壤。現探得西山外布魯特等互相爭擾。此種布魯特有一千數百。多被外夷逐至海依里克地方。住聚距烏什遠在四五站之遙。首鼠兩端。難保不生覬覦。等語。即飭署營務副將托克托布等。將弁兵內選其年力精壯者。派委豫為備敵。正在繕摺具奏。聞於五月二十四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聞逆首倭里罕在浩罕城內。是否被害。邪黑阿彈之子孫二人。是否現住烏什等因。欽此。等語。即會同幫辦大臣文藝

密商。飭令印房回務章京麟瑞。暗查密訪。探得實跡。密咨伊犁。葉爾先商辦。惟北出貢古魯克雅滿素二卡倫。七八日可達伊犁所屬科里愛曼地方。該處俄羅斯與布魯特交雜。詢得俄羅斯約有三百之眾。有句串布魯特之意。懼若俄羅斯出山。備約貿易。等語。密飭官弁。遵約相俸。不得造次。或伊恃逆而出。亦設防備。相機而作。據前任烏什印房回務章京善魁呈稱。因案降四級調用。懇自備資養防堵效力。該員辦理夷務多年。地理情形。尚屬熟習。等語。即飭令帶領回兵。在貢古魯克雅滿素卡倫隘口。小心防守。並時加偵探。於鎮靜之中。妥設不虞之備。

奏稿本卷九

八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劫營防勒獲勝。請羊退銀色克頂翎台吉。並照料貿易國情形。行文俄國各摺片。文興奏。烏什現籌防範。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無可再議。業於七月二十九日。諭令明諒。明諒約會分界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即照會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以安邊境。並諭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釁。即以此事告知。計常清此時尚未到諭。茲據奏稱。俄人與哈薩克句串在博羅胡吉爾地方排隊。向我兵開放大礮大箭。經我兵用槍擊退。復復糾集黨與。續來撲營。我兵用槍擊拒。殺賊將及百名。賊雖受創敗去。難保不增添醜類。去而復來。常清務當添派兵勇前

往接應。嚴加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將軍現飭帶兵各員。號令兵丁。來則禦敵。去勿窮追。辦法尚妥。著常清即行遵照。七月二十九日寄信諭旨。辦理此次俄人稱兵。實由哈薩克台吉俄色克。向結前來滋擾。實堪痛恨。即革去台吉並三品頂翎。如再勾引俄兵。到營偷蓄。即著設法將其擒斬。以快人心。而除後患。並激勵伊犁境內軍民。同心禦侮。以防俄人越卡闖入邊境。毋稍鬆懈。至俄國貿易團商人。因心懷畏懼。私走出卡。僅留一人看守。常清現經出示。禁止軍民騷擾。並將該國弄蒙友伊犁現辦情形。咨行西悉畢爾。措辭甚為妥協。即著知照。明諒錫爵。以令該將軍等。備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說謊。釋其疑慮。以期早息爭端。至烏什地方。與伊犁喀什噶爾邊卡。均屬相連。巴爾昌卡倫一帶。俱係布魯特遊牧之地。與外夷接壤。西山外布魯特等。亦難保不心生覬覦。與俄人勾結。文興等現已選派弁兵。豫為備禦。著即謹守隘口。嚴密防堵。並飭令回莊伯克。及附卡布魯特等。各守疆界。毋任俄人侵越。其喀什噶爾邊卡。亦著景廉行知。查著隨時防範。毋稍疏忽。

寄俄國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為咨行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任意甚強橫。向其詢問。並不講理。即向我

奏摺恭奉末九

九

奏摺恭奉末九

十

兵施放火礮火箭。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好之道。你們貿易團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派員曉諭你們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貿易團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陵之處。詎意貴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團中只留一人。查貴國貿易商人。出入卡倫。向報我們派員護送。今私行走去。不知其意何居。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逞強。遂遠。恐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派官兵照同團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時常派人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為不盡。而逞兵強橫。實由你們而起。貴國風稱禮義之邦。豈有非理逞強之舉。或貴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違率私意尋釁。均未可定。應即行知照貴總督。查明辦理。為此咨行。

常清又奏。再查俄國分界事宜一節。前將卡外地界。訊明繪圖貼說。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並咨送明。謹明。請各一分。俟與該國會商之時。據圖定議。茲於五月十六日。接准明諒咨。稱三月十二日。奉到寄信。

諭旨飭令錫霖會同李望明緒辦理才惟有詳慎將事與明諱錫

霖明緒悉心調停和衷商榷謹遵

訓諭剛柔互用四字以仰副

聖主柔遠羈縻之至意惟路途遼遠夷情叵測議論未定朝夕變

更將來該國或照明諱所做分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

歸為一處會辦不能懸揣統俟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到日

李即當遵

旨與錫霖明緒商量妥辦請

旨遵行

御批知道了

長裕始末卷九

十二

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二月十一日由蘇州婁門

外跨塘折赴崑山接見戈登面商進取機宜該兵官以蘇

城太大兵力甚單請添雇英國弁兵一百五十名幫同領

隊攻打冀可得手臣因需費過鉅且專用洋兵易生後患

未遽允行該兵官再行要求准添洋兵百名月給薪糧一

萬圓無論蘇州攻克與否以一箇月為限即行辭退如克

蘇城常勝軍與程學啟所部分入駐守五日後仍將常勝

軍撤回崑山該兵官於守城一節據稱遵示辦理於添雇

洋兵一節云須與英國陸路提督薄朗妥商似另有意見

臣姑置不與較昨接李恆嵩稟述英提督薄朗已為戈登

接至崑山請臣折回會商一切臣以江陰軍情緊急不克

分身令李恆嵩轉告薄朗隨後回滬商議蓋深知洋人性

情我苟暇就相商彼即多方挾制頃接李恆嵩稟復薄朗

謂須赴京都一行約三箇禮拜期即帶英兵攻勦蘇城

等語臣查江南地勢各郡縣一線平排四水環繞本屬不

易攻取臣由松滬進兵嘉興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蘇州界

其中面面賊巢若萃我兵力專攻一處各路之賊必包抄

而入不但蘇城難克即已復之城亦難盡守是以克復崑

太後臣紆籌全局必須分路前進或犄角取遠勢以制大

敵我可抄賊之後賊不能抄我之後浙逼漸緊使賊大勢

長裕始末卷九

十三

不振筋脈不舒則蘇州一城可克克亦易守此臣區區愚

慮深恐債事不求速效之微意也現在相度情形程學啟

一軍由蘇嘉交界攻入已將蘇浙之賊截成兩柵兵數雖

單得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足可依護自立蘇賊因此

亦形慌亂循序漸進但使他處無大挫失稍緩時日當可

得手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給戈登

開花大小礮位甚多軍火雜械時肯濟助臣故與英官曲

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之不逮惟戈登助攻名

義甚順功成之後或不至另開釁端臣亦可嚴詞拒絕該

提督薄朗氣驕性慢臣遇事婉商往往以正言折之彼見

臣意不甚求助。乃稱赴京商酌。若果至總理衙門。飾詞誑詐。王大臣自能洞燭其情。相機裁辦。惟其中情節。礙難懸揣。臣途次。倥偬不及。密函知會。用敢據實。縷晰陳明。伏乞飭下總理衙門。如果薄朗赴京。似應仍照。臣與戈登面議之語。止許戈登協攻。勿庸薄朗督勦。酌量商飭該兵官遵照。如薄朗必調兵助攻。仍先與要約。克復後。立即退出。由臣妥籌布置。不得別有要求。是否有當。併候

聖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攻蘇郡。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而戈登尚欲添派兵兵。經該撫准添洋兵百名。戈登復

奏請始末

十一

有須與英國提督洋朗妥商之語。薄朗因該撫未回。崑山會晤。遂聲稱赴京一行。即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該撫慮及薄朗抵京後。飾詞誑詐。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裁辦。所籌甚屬周妥。已諭知該王大臣等。查照辦理。將來薄朗到京時。如向總理衙門要求助順。一切均照該撫所議。以正言折之。俾免妄生覬覦。李鴻章計將回滬。仍當隨時密飭程學啟等。與戈登聯絡聲勢。以期迅拔蘇城。

丁亥。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奏。竊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接據查閱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稟於五月初一日。至科布多所屬之霍呢輝。遣拉厄卡倫。派防禦慶齡

前往查看。有無俄羅斯兵隊攔阻。次日旋來。而塞行至。距應設輝。遣拉厄卡倫十數里地方。登山瞭望。見有俄羅斯兵隊數百人。在彼住紮。詢據附近遊牧之哈薩克。僉稱此處有俄羅斯五百餘人。至應設卡倫之扎哈蘇。津爾等處。尚有俄羅斯兵隊數百人。前數日來俄羅斯兵隊一百餘人。馱運破車。執持槍矛。在河岸八九天。等候攔阻塔爾巴哈台派來添坐卡倫官兵。因無信息。仍然回去。等語。領隊若帶領官兵前往該處安設卡倫。該夷勢必攔阻。不容居住。若與該俄人理論。恐於言語之間不合。構啟釁端。不得不審度機宜。以顧勘界大局。是以折回。於初十日行抵常

奏請始末

十二

住之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當有前汗爵輝坦前來接見。並稱伊等遊牧地方。並無俄人潛占。當即面諭。倘有俄人前赴爾等遊牧。或以利誘。或以威脅。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萬勿墮其術中。等情。具稟前來。旋復接據查閱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榮全。稟稱帶領官兵。逐卡倫行走。直至與伊犁接連之沁達蘭卡倫。查各卡倫官兵軍械。均屬齊整。並附近各卡倫地方。亦無住牧之哈薩克。再查胡蘇圖卡住紮之俄國兵隊。共有二三十人。距卡倫約有二十餘里。許當派人前往驅逐。據該頭人懇稱。奉我們上司之語。來此住守。非接文書。不敢撤回。等語。博勒果素。榮全先後回城。

○斡伏思該處攔阻我兵。不容前往安設卡倫。其意不過伊先占踞。或蓋房屋。或安卡倫。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證地步。准俄國西悉畢爾咨來覆文。內稱查我們兵隊。至頭道河巴克圖。距中國常住卡倫之邊界遠。即係我們所屬哈薩克地方。原因防守。

貴國兵隊。恐如去年私出常住卡倫邊界。入我們哈薩克地方。私立鄂博。並空地偷埋記牌。

貴國兵隊。儼不出常住卡倫邊界之外。毫無妨礙。至我們全權大臣復往塔爾巴哈台一節。我若接准貴大臣等照依我們全權大臣所指邊界。毫無更改。我即代表。復派我們

奏摺不奉元

十五

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照依所指地方立記建牌。細閱兩國議定條約。凡遇西界之事。惟伊犁將軍與我們西悉畢爾總督彼此行文。貴大臣等非與我對品之大臣。斷不能與我行文。此後如遇大事。即由伊犁將軍行文。如遇小事。應與我們都統塔爾巴哈台色米伯拉特省因爾爾納托爾大臣行文等因。斡閱其文詞。雖未顯露鴟張。中已隱藏要挾。仍堅以常住卡倫為界。執為定議。牢不可移。毫無憑公酌高之語。即其兵隊前來卡外。因防我國兵隊前往該國所屬哈薩克地方等語。尤係意存狡賴。希圖侵占。斡去年辦理勘界事宜。常與該總督往來行文。此次遽稱

非對品不應行文。斡細閱其咨來清字復文筆跡。仍係雜哈勞所擬。駕名西悉畢爾總督。從中播弄是非。誠恐。斡常與該總督行文。破其詭謀。若由伊犁轉咨。必不出伊之手。儼有礙於己者。以便改更。似此邊疆大事。其為雜哈勞一人主持。即該國總督並勘界大臣。亦皆聽其指揮。已可概

見。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諒前已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與之訂期會議。應俟覆文到日。該國如能本年遣派使

臣。或赴伊犁。或赴塔爾巴哈台會議。斡即會同伊犁將軍常清等審時度勢。妥籌辦理。固不可稍涉遲就。亦不可坐

失事機。現在該俄兵隊。環住卡外。逆情雖未明露。竊端總

奏摺不奉元

十六

不可由我先開。惟宜布置於無形。俾得有備而無患。屢經斡密訪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為嚴防。並常川出卡偵探。隨時呈報。斡仍當隨時與伊犁將軍等往返札商。務求妥善。徐圖收束。使其就我範圍。以仰副

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准俄國西悉畢爾同文。聲稱卡倫以外。住紮兵隊。不能撤回一摺。俄國兵隊。住紮哈薩克邊界。名為防守中國官兵出卡。其實欲將分界事宜。早為議定。以遂其說。自應速籌了結之方。俾免藉端尋釁。七月二十九日。本月初四日。愛經諭令明誼。明緒等。准照該使臣議單定議分界。

由明諭等行文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此時明諭計已行抵塔垣。即著與明緒籌商。恪遵前兩次諭旨。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迅即派員前來會議。一俟訂定日期。即行按照議定會勘處所。妥為辦理。其安插哈薩克人眾。及烏梁海蒙古等善後事宜。一併遵照前旨妥辦。永弭邊釁。方為不負委任。所有卡外俄兵。亦應隨時派員偵探。勿得稍涉大意。

己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勞崇光等奏。查辦黔省教民一案。請將田興恕扣留川省候旨。當經諭令該督等仍應遵奉前旨。將田興恕撤回黔省。訊明定議奏結。此時自己奉到前旨。田興恕

奏案未完

支

亦已押解到黔。乃自一月以來。尚未據勞崇光等將此案定擬具奏。想該督等以教民一案。事關人心向背。必須辦理持平。所以遲遲至今。未即奏結之處。諒亦其間周詳顧慮。勢處兩難。不得不再三審慎。以求萬全之故。惟此案懸宕已久。若再耽延時日。恐外國人性急不耐。又來曉諭。辦理更為牽制。即著勞崇光。張亮基。遵照七月十四日寄信諭旨。催提田興恕回黔。將此案持平辦理。迅速定擬奏結。毋再遲延。田興恕本一武夫。其所任用之劣員。張茂萱。謝葆齡等。前已革職。交勞崇光等嚴行訊辦。該員等在田興恕幕中。欺其不諳文理。多方朦蔽。以致田興恕任性妄為。種種肆行無忌。即教民一案。亦難保非該員等設謀

恣恣所致。且張心培。錢登選。岑超。德等。被參各款。果皆屬實。是其朋比為奸。倚勢作惡。必久為黔民之所切齒。此等劣員。眾所共棄。無足顧惜。尤非田興恕之曾任大員。前在湘黔等省。曾經勦賊立功之可同日而語。前諭勞崇光等。將謝葆齡等。及被參各劣員。從重究治。亦因此數人為黔省罪魁。即置以重典。初無傷於團體人心。諒該督等必能權衡辦理。勞崇光等。接奉此旨。後務即剋日妥為訊辦。如田興恕之任性妄為。實由該劣員等愚弄所致。究竟何員。尤為可惡。係屬罪魁。該督等即將其愚弄田興恕。及或有挑唆恣恣等情。切實查明。盡法懲辦。並將該員等罪狀詳悉奏聞。以示天下。亦足以大服中外之人心。總之田

奏案未完

六

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辦理必須迅速了結。而又必權衡歸於至當。不可使事後復生枝節。及不情有所不平。乃為萬善。勞崇光等。接奉此旨。定能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至意。妥籌速辦。以慰遠慮也。

壬辰。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常清奏。俄人闖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等因。欽此。伏查黑龍江省自西北環繞。東南處處與俄國接壤。現在俄國之兵。既與西路構釁。難保不互通消息。別有詭謀。乘虛滋擾。恭奉

諭旨。遵即率屬熟商。本年各屬接壤夷情。雖尚有較執地界耕地

割草等事。惟一經執約。則止於有所藉口者。蓄心狡賴。於理所難辦者。亦尚知退讓。說理未便稍露情形。滋其疑貳。等語。悉心詳籌。惟有欽遵。

諭旨。不動聲色。密為探防。務期有備無患。以仰副皇上諄諄訓誡。未雨綢繆之至意。

特普欽又奏。再查自本年四月間。俄荷差員進省。要求假道通商。借地耕種。經督按約駁正。奏明後。隨即行令副都統關係。派員在沿江一帶。嚴密巡查。嗣據該副都統獲稱。俄荷布色依復差人懇求。免其平毀地畝。經副都統節次函見。婉轉開導。該荷始則聲稱他處之地。均聽平毀。惟雅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係兩國公中地。址已種田禾。撥兵看守。不准平毀。又經該副都統執約辯論。始許飭散看守之人。並言俟秋後。伊親見該悉畢爾將軍。舉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將雅克薩對過地方。暫借慈種等語。隨經該副都統劉飭前後差派委員。連辦於七月二十九日。復據該副都統咨據委員佐領倭興額等。先後稟稱。連劉前往沿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查有俄人越界耕種禾稼八十餘畝。當即率兵平毀。又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畝餘。在鄂爾多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三畝餘。均即隨時平毀。又至舊葛爾畢奇地方。見有俄人種

奏摺卷十九

七

地五十餘畝。始則攔阻。繼而曉諭。亦准平毀。惟於雅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查有俄人種地二百餘畝。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聲言係兩國公中地方。所換和約。並未指明。復與理論。堅不遵循。以致未能平毀等因。又查呼倫貝爾屬界。上年俄人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據署總管那爾胡善詳稱。本年復有俄人越界割草。卡官攔阻不聽。派令總管三都克多爾濟往見該瑪爾爾與之理論。據稱係達大瑪爾爾飭令在此割草。該總管欲面見大瑪爾爾。又稱現在別城。不與見面。再三剖辨。始允稱傳諭將越界割草之人。均即收回。上年俄人越界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因河灘改流。狡執。經督據情奏報。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已轉行俄國住京公使查辦。迨迄今該國並無覆文。本年又復爭執。實屬有意稽延。冀圖狡賴。第本年之所爭執者。僅止蒙克西里一處。一經剖辦。即行收回。較之上年似稍欲戢。至黑龍江各岸私墾之田禾。均聽平毀。亦尚知說理。惟夾心灘一處。據委員探稱。長約二十里。寬約十餘里。灘西有小河一道。上下河口。俱入黑龍江身大流。餘在灘之左邊。是其地。本屬右岸。迨俄荷布色依。既允許撤去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使兵看守攔阻。揆其情形。半屬馴順。

奏摺卷十九

十

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使兵看守攔阻。揆其情形。半屬馴順。

半屬強。若與力爭。勢必因之啟釁。又費周張。且該布色依。先有轉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暫借之語。可否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再與據理分辯。飭即

答覆。以清界限。而安邊圉。再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查邊協領烏里布等報稱。額爾圖訥河岸。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現在磨房。又順喀拉爾河。有搭蓋柳條窩鋪三處。並越界鞦韆二道。現在無人居住。行走。當即嚴飭該管各員。面見該瑪爾。執持和約。以理拒阻。明白開導。令其將房間窩鋪全行拆毀。不准再有越界行走之事。應俟查辦完結。再行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彙辦合併陳明。

門彙辦合併陳明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籌備邊防。並俄人越界占墾。辦理情形。俄人在伊犁之博羅胡吉爾卡倫。與防堵官兵接仗。雖經我軍獲勝。而該國尋釁之心未已。既在西路構釁。難保不於東省交界地方。別肆詭謀。特普欽現飭各城副都統總管。將存營兵額補足。並將軟弱者更換。整頓軍械。認真訓練。密令邊卡委員偵探。豫防籌畫。尚屬周妥。該將軍惟當隨時督率認真辦理。不得徒以空言塞責。致形疏懈。俄人在阿奇夏霍托瑪爾舊葛爾奇等處。越界耕種禾稼。經副都統關保率兵平毀。呼倫貝爾所屬之蒙克西里地方。復有俄人越界割草。經總管三都克

多爾濟與該瑪爾兩理。論俄人旋即收回。惟夾心灘一處。該布色依。擬以和約內並未載明。強稱為兩國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聽平毀。又有轉行該國住京使臣。懇求暫借之語。實屬狡詐異常。該處地址。本屬右岸。豈得任令該國佔。現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據理剖辦。令其知會該處。畢爾將夾心灘占墾地方。退出。特普欽仍當向俄首布色依嚴詞駁斥。不得聽其久行侵占。以清界限。其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及順喀拉爾河所蓋之柳條窩鋪三處。均著飭令委員。向該瑪爾兩爾據理曉諭。令其將房間窩鋪全行拆毀。不得稍事遷就。

奏務始末奉元

三

癸巳。署兩廣總督晏端書。粵海關監督毓清。奏。臣等伏查粵海關口。事務紛繁。需費甚鉅。自應力求撙節。以昭覈實。前督臣勞崇光。會同。毓清。前請開銷經費。原期釐剔弊端。實用實銷。以資辦公。而重稅課。溯自咸豐九年九月。派委英國人李泰國。在粵海關為稅務司。幫辦稅務。又於是年十二月。在潮州開設新關。徵收洋稅。無論正雜各款。悉數併計歸公。並無雜款。可作經費。臣毓清與前督臣勞崇光。及接辦稅務司赫德。公同商酌。以此項辦公經費。既無款項可籌。惟有於稅項內。作正支銷。並議定。俟辦有成效。再行酌議請給。由是外國人頗形踴躍。自幫辦以來。弊絕



風清。咸豐十年七月第一次關滿所徵稅銀已較從前加增。十一年七月二次關滿所徵稅銀又較上次為旺。此稅務司幫辦洋稅之著有成效也。如部議奏內奉駁咸豐九年尚無稅務司名目。飭令詳細聲覆一節。查英人李泰國於咸豐九年九月間持有五口通商大臣劉詒來粵。在前任監督臣恒祺任內。於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開辦。即設立正副稅務司。並外國寫字及杆子手通事人等。幫同收稅。當經前督臣勞崇光。於是年十一月間附片奏明。其時不即奏請開銷經費者。因稅務司言及甫經試辦。一切需用人等經費多寡尚難豫定。是以暫緩奏報。而潮州新關亦於該年十二月初九日。李泰國由省前往開辦。議設委員並稅務司人等。開港立關徵稅。其赫德呈報總理衙門粵海潮州關收支清摺內。自第一結報者。係因和約後扣還英法兩國五分之一。以第一結起。即將各海關稅務司經費順序按結開列。並非云稅務司經費自第一結起也。臣等業已飭令赫德自開辦起截算清楚。造具支用清冊送部。其用過經費。應請准於稅項內另款作正開銷。此原奏內所以請自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稅務司開辦之日起。議給經費之原委也。又奉駁關署書役人等經費。事前未據報部有案。事後又不造冊送部。行令實力覈減一節。查海

關徵稅。既經澈底澄清。所有協同巡緝及盤查秤檢。登填數算之書役通事人等薪水飯食紙張等項。實力覈減。每月尚需銀七千六百五十餘兩。委係實在情形。萬難再減。惟因稅務司所用經費。於辦有成效後。始行議定。給發數目。未便將關署書役人等用項。先行奏請。此事前未及報部有案。是以與稅務司經費一併奏請之原委也。又奉駁所需前項銀兩。即在船鈔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在子口稅項下撥補。不得動用正額盈餘一節。查粵海大關及潮州新關。每年徵收船鈔約四五萬兩。除總理衙門提撥三成。及本省擬設同文館表紙經費外。僅存二三萬兩。以大關新聞經費。每年共需銀九萬餘兩。為數已屬不敷。且查條約內載。凡浮林疏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均在船鈔項下撥用。至于口稅一項。大關及潮州新關。自奉文開辦起。即將三連單運照等件。逐一備齊。迄今並無洋商來關請領。毫無所徵。據赫德稱廣東子口稅。非長江可比。廣東港汊紛歧。殊難辦理。其條約內載。原為使商起見。今各洋商既不願赴關領照。亦難相強。是以子口稅一項。更無從指撥。擬請仿照天津海關成案。於進出洋稅項下。每兩坐扣銀八分。為夫銷經費之用。如有不敷。准由船鈔及舊設各卡口稅餉項下撥補。僅有盈餘。仍隨正稅解部。此實支實銷。必

須動用實款之情形也。又奉收此項既經另請開支。其舊設經費。即行裁撤。不得重複開銷一節。查粵海一關。為通省外洋總匯之區。所有惠潮高雷瓊瓊沿海各府。皆有額設口岸。差派書役稽查徵稅。歷年既久。用人亦多。前經酌減規費。迨道光二十三年。改定五口通商章程。裁撤洋行。復將向有之費革除。是以奉准定于飯食公費一款。聊為補益。雖云規費全無。然較之近年澈底澄清者。有閒冗專闕之設。迄今二百餘年。不僅與新開牛莊漢口各港不同。即與江海福州等處亦異。自設立稅務司幫辦。又經英法二國扣抽五分之一。該書役人等。無不勤慎當差。毫無弊竇。是以體察情形。力求撙節。量加津貼。必不可少者。尚需此數。並無重複冒濫。儻將舊設經費裁撤。必致辦公竭蹶。不足以示體恤。而昭激勸。此舊設經費。仍請照舊開支之情形也。且等竊思。自設稅務司幫辦。徵收洋稅。洵能興利除弊。無漏無苛。可否額懇。

天恩俯准將所需經費。分別動用開銷。俾資辦公津貼。則該稅務司及書役等仰體。

皇上鴻慈。自必益加感奮。且等為覈實辦公。有裨稅務起見。不得不縷晰瀆陳。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酉。伊犁將軍常清奏。伏查俄夷狡捷巨測。變幻萬端。然總不出侵占一語。

聖明指示。恐其帶兵前來。豫占地方。今果不出。

宸算。該夷竟敢向結哈薩克。屢犯卡倫。意圖內窺。幸賴兵力尚健。竭力堵禦。始行退去。揣其奸計。必庸懸於該國。難免加兵前來。或因山溝歧路。通達乘隙。竟來劫營。種種情形。難以豫料。惟有添派兵勇。加意防範。以期周密。至分界之事。以伊犁而論。與他處不同。他處距內地稍遠。或曠閒餘地。該夷取便水草。即令包去。尚無大礙於事。至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近處卡倫。與內地逼近。聲息相通。乃伊犁之外障。百餘年深受。

朝廷養養之恩。安肯叛去。索倫等四愛。均距卡倫較近。其家室牧養。更不肯絲毫受其蹂躪。即使哈薩克。布魯特有從逆者。亦係離卡稍遠。被其利誘威脅。業已為其所役。若使我。

國能庇而生之。該哈薩克等具有天良。亦未見其然為所用。是伊犁地方情形。未便任其多占。昭然可見。前經繪圖。將卡外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處。繪明貼說。咨送明諒。明緒等處。諒亦深知情形。今蒙。

聖諭。詢及分界有無關係。哈薩克及布魯特生計之處。宜如何。

仰體

聖人保全黎庶之心。柔遠安邊之意。方為不負委任。謹俟該國咨會到時。如由明誼會辦。則繪圖貼說。歷歷可證。此間不能將附近卡倫之地。包去情形。該將軍無不深悉。必能與之反覆辯論。惟該夷現在伊犁卡外。逞兵其分界之事。伊必不肯前來會談。其間曲折。必須從中另有定論。或可藉息兵端。似於定界之事。較易。如欲分辦。仍在塔爾巴哈台會商。必與明誼。錫霖。明緒。和衷咨商。與該夷據理駁辯。百端曉諭。勿令任意侵佔。至前派之委員哈布齊賢業已出缺。即當補派熟習與地之員。前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

嘉慶紀事本末

支

若該夷仍不會談。俟爾添兵前來。強佔地方。大肆強橫。則惟有激勵兵勇。極力堵禦。固守疆土。以求無損。

國威。聊盡臣職。尤有深慮者。當此交兵之際。俄夷包藏禍心。以詭譎行其嘗試之計。設若忽爾前來伊犁。假以商量分界事宜。彼必藉口此次逞兵。乃哈薩克等所為。並非我國本心。為詞若拒而不納。反失和睦之意。愚昧之見。儻果有此舉。議明不帶器械。只准十人入卡。議論分界事宜。以昭慎重。

寧清又奏。近日以來。俄兵猶在卡外盤踞。唆使哈薩克時常由山溝潛來。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因事關外夷。

投鼠忌器。若不將哈薩克痛剿。無以剪俄夷之黨翼。償保之太過。大肆撻伐。又恐哈薩克以俄夷為護身之符。百計調唆。千方引誘。終成兵連禍結之局。不但於分界之事有礙。即防堵軍餉。亦恐日久難繼。前於五月二十四日。哈薩克賊匪。黑夜竟由山溝小路潛入。滋擾卡倫。搶掠牛馬。與索倫營房相近。以致該營男婦老幼。聞信驚懼。適值協領富珠哩帶兵到卡。賊匪始由山溝逃竄。又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亦有哈薩克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滋擾。經總管德格都整隊堵禦。我兵奮力驅逐。該匪落荒逃去。經內附之哈薩克。擊獲俄夷三名。解送前來。才飭交營務處善為看守。加意優待。以明我國並無欺陵之心。仍存和好之意。實係該夷聽信謀逆之哈薩克。自行決裂。即此不斬倖囚之一端。已可概見。因思我雖示以信義。化其梗頑。而該夷斷不能悔悟。仍從中暗算。另設詭謀。稍涉大意。致彼長驅直入。貽誤匪淺。即派領隊大臣圖爾爾帶兵六百名。前往圖爾根地方。與索倫營相近。擇其適中之地紮營。以為博羅胡吉爾大營後路應援。兼可防守索倫營防。以期人心安貼。其所屬巴燕岱領隊大臣一缺。即委錫伯營領隊大臣布爾和德兼署。現因差遣之人。查有撤任候訊之領隊巴哈善。雖未定案。而軍

嘉慶紀事本末

支

若該夷仍不會談。俟爾添兵前來。強佔地方。大肆強橫。則惟有激勵兵勇。極力堵禦。固守疆土。以求無損。國威。聊盡臣職。尤有深慮者。當此交兵之際。俄夷包藏禍心。以詭譎行其嘗試之計。設若忽爾前來伊犁。假以商量分界事宜。彼必藉口此次逞兵。乃哈薩克等所為。並非我國本心。為詞若拒而不納。反失和睦之意。愚昧之見。儻果有此舉。議明不帶器械。只准十人入卡。議論分界事宜。以昭慎重。寧清又奏。近日以來。俄兵猶在卡外盤踞。唆使哈薩克時常由山溝潛來。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因事關外夷。

務緊要。難以緩待。當派該員帶領滿營兵一百名。額魯特兵五百名。回子兵二百名。前往西南鄂爾果珠勒軍營助守。並派降調領隊錫拉那。馳往博羅胡吉爾軍營。幫同領隊大臣托克托。辦理防務。可期周密。並派佐領及遣戍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遣勇六百名。馳赴博羅胡吉爾大營堵禦。以助兵力。一俟明諒。明緒等。按圖定議分界。便可息兵修好。永靖烽煙。實所欣企。查哈薩克希魯特種類最多。良莠不齊。從逆者固應痛剿。而良善內附。送羊助馬者。不能不加意安撫。以示區別。茲有哈薩克之頭人薩烏魯克。鄂密爾伯克。伊斯瑪伊勒。布魯特。俾托克索。拜。各里齊。鄂莫爾維克。木拉塔。蘇里坦。胡勒。伊斯堪。卡魯木。瑪罕。拜塔。柳。拜布。拉。等。均經親遞回字。寫明真心內附。情願與大皇帝出力。並用手印圖記。如此言甘意切。且肯出力擊賊。送羊助馬。續又擊獲擄刀行刺之哈薩克一名。看來似非首鼠兩端。然亦不可盡信。曾屬各營時時防範。加意控馭。適於六月十一日。接據托克托。錫拉那。報稱。六月初九日。申刻。探有哈薩克大隊。內夾俄羅斯人等。馬步賊匪甚多。越嶺前來。當即帶領各營官兵馬隊。並遣勇步隊。車礮。檣。以及烏槍兵丁。在山溝內寬闊之處。排隊堵禦。賊匪施放槍礮。火箭。勢甚光猛。經我兵奮勇直前。傷斃賊匪四五

奏務始末卷九

三九

十名。賊勢稍懈。當令協領烏勒西春。富珠哩。並帶遣勇佐領伊克坦布。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各營馬隊官兵遣勇追襲。趕至山口。賊匪奔竄。得獲勝仗。至戌刻收隊回營等語。查該官兵遣勇等專司防禦。茲因賊匪意圖內竄。竟能力過光鋒。接仗獲勝。謹臚列實情。仰懇慈懷。其出力之官兵弁勇。暫時存記。統俟彙案奏請獎勵。惟有倍加謹慎。力竭血誠。以仰副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常清又奏。竊查從逆之哈薩克等。自敗退後。向串俄夷。現在離營稍遠。位紮並未散去。且時時窺伺。屢次乘夜潛來偷劫牛馬。是其鬼蜮伎倆。不得不防。兼以彼處虛實未能盡悉。儻稍形鬆懈。必墮其奸計。刻下領隊大臣托克托。索圖庫爾。降調領隊錫拉那。分紮西北博羅胡吉爾圖爾根卡倫。為前後應援之勢。並添檣礮十尊。綠營官兵五十餘名。而偵得該夷添礮聚人。並無息兵之念。西南有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總管德克都。帶兵防堵。據報與賊營逼近。兵力過單。不敷堵禦。添派滿兵一百二十餘名。察哈爾兵四百名。額魯特兵六百名。回子兵一百名。綠營兵五十名。又派佐領蘇伯屯等三員。遣戍已革員外郎吉光等五員。帶領遣勇五百名。前往助守。以壯聲勢。查伊犁地勢寬

奏務始末卷九

三九

聞○坡陀歧路○犬牙相錯○處處可通○苦無扼要之區○當關據險○是以南北兩路○分兵甚多○此外猶不免有闖入之處○李焦思專畫○與領隊大臣○並各營章京等○暨熟習輿地之員○悉心訪查商榷○亦苦兵不敷用○防不勝防○恐有顧此失彼之患○前因遣失兵丁數名○正在訪尋之際○查有滿兵三名○因交仗迷失山徑○為哈薩克所擄○又有守卡倫蒙古兵二人○黑夜被哈薩克擄去○送至俄營○俱未傷害○現經該夷將五人送回○帶有給營官回子字一紙○李今通事譯出○只要前擊來俄兵三名○並無別語○並據西南防堵巴哈善報稱○俄營差哈薩克送到回子字一紙○聞其情詞○雖無大悖之處○而立言兇橫○其心叵測○竟向我國要將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希魯特等俱行逐出○交伊辦理○儼不交出○即在內地各處任意捉拏等語○查內附之哈薩克希魯特等世受天朝養養之恩○不肯從逆○近又出力報效○並有供給馬羊之樂○尚未獎勵○若遽驅令前去○必受誅戮○豈非杜絕從善之機○令人解體○李現在設法令營員等同履一信○以責其私入之非○並駁其非理之請○此舉斷不可行○至前次打仗時所獲俄夷三名○言語不通○亦擬差弁押令交還○以示大公之心○並無還兵之念○惟該夷狡猾萬端○令人難測○正在通信

之際○俄營忽又排列隊伍○意圖撲營○幸而我兵早有準備○不致受其愚弄○李所添之兵勇○甫經起程○尚未抵營○近接巴哈善報稱○於六月十五日接仗○殺賊六名○十九日接仗○殺賊二名○又於二十一日辰刻○夷賊整兵備馬○配帶器械○出隊○我兵相機堵擊○並率領各營官兵○嚴隊出迎○該匪拒敵○施放大礮炸礮火箭○我兵奮力槍礮齊施○殺斃賊匪五六十名○賊始退去○追至鹽山口地方○沿路拾獲大礮子炸礮火箭多件○約至申刻○該匪竄西南松林之內○紮營○未便窮追○恐墮奸計○並請添兵添礮○以備防範等語○李竊思該夷既不靜候分界○輒恃強逞兵○正與營員通信○意似和好○乃回信未去○又復整備軍馬○大肆猖獗○是該夷之詭譎變幻○實難以情理揣測○李惟以小心防範○布置周密○嚴諭帶兵官員○並營弁兵勇等○毋得疏忽○墮其陷阱○固不可輕出邊界○以存貪功之心○亦不可坐視猖狂○致遂侵占之計○總以固守疆圉○相機禦侮○以仰副皇上羈縻外夷○綏靖邊疆之至意○

常清又奏○再查伊犁設有領隊大臣五員○平時可以商量公事○遇有軍務○亦可分路帶兵○頗資襄理○前因巴燕岱領隊大臣員缺緊要○曾委索倫營領隊圖庫爾署理○現因博羅胡吉爾圖爾根○索倫營房地方緊要○派委領隊大臣托

克托奈圖庫爾等兵前往防勤其布爾和德克興頭二員  
 俱兼攝領隊圖記並可保護城垣而參贊大臣一時未能  
 到任不惟本城公事鮮可商量即派兵防勤亦屬乏員管  
 帶鄂材疏任重惶悚實深湖稽舊案各路遇有軍務原有  
 調員襄辦之案查有葉爾先幫辦大臣武隆額庫爾喀喇  
 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均經身歷戎行熟諳軍旅現奉  
 上諭著該員等同京當差計期必皆卸事鄂材一面奏  
 聞一面飛咨該大臣令其速赴伊犁以備差委俾鄂材得收指臂之  
 效並分咨平瑞景康復新任大臣尚未到任務即派員接  
 署俾該二員及早前來又伊犁兵額雖多而九城兩滿營  
 四渡曼鎮標七營星羅棋布除守禦出征及南北兩路換  
 防各卡倫分派一切差使外所存勁旅無多僕哈薩克等  
 寢息勾串之謀不復侵占內地便即休兵實所甚願若仍  
 逞光賾武猶須添兵資難敷用鄂材擬調烏嚕木齊綠營官  
 兵一千五百名阿克蘇換防兵五百名現已咨會都統平  
 瑞辦事大臣奎棟務將軍裝馬匹器械整理齊備一得飛  
 調之信即飭委員管帶前來鄂材同堵氣  
 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竊鄂材於六月初三初十等日先後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  
 鈔具奏摺內稱俄羅斯兵隊闖卡尋釁滋事橫壓防堵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一九

營盤經官兵擊退行令鄂材等轉飭所屬各卡倫嚴密防範  
 各等因前來鄂材等伏思該俄人雖極狡獪上年兩次來塔  
 會議勘界事宜尚覺外犯則順以為總俟議明界址後再  
 行移兵住守地方今年未奉明文該國頭人遽帶兵隊數  
 千人越境分住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卡外屢經派員理  
 諭不惟不聽反逞強橫茲該夷復又移近伊犁博羅胡吉  
 爾卡倫住紮報即帶領兵隊數百人闖卡尋釁其為立意  
 決裂已可概見幸我官兵急力堵禦大獲勝仗實足以振  
 國威而寒賊膽目下該夷雖然退出卡外尚在科斯莫營地  
 方位紮或因累受敗辱不肯甘心調集兵丁再撲卡倫抑  
 或如伊犁已有準備不敢再犯適帶兵隊越境來塔恐赫  
 亦未可定查伊犁現在設有重兵足資控制似不致於大  
 局有礙惟塔爾巴哈台城小兵單現在各卡倫外又有該  
 國兵隊數百人住紮據該夷來此要挾如我不能滿其慾  
 望定必肆意逞橫鄂材等前已飭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  
 為防範飭蒙古佐領三吉帶兵一百名在城週一帶住牧  
 並飭管營官員按期操練查現在滿漢存城官兵僅有三  
 百餘名僅過緩急恐難應變鄂材等現復添派蒙古佐領索  
 庫吉爾噶勒飭帶兵一百名並前派之兵仍借遊牧為名  
 在城附近駐紮防範以壯聲威而資控制第查該蒙古兵

丁○原放官厥牲畜○向不操演○未能熟諳紀律○是以○等發給該兵丁鉛丸五百出○火藥一百斤○並面屬該管領隊大臣榮全○不時將該兵丁勤加操練○以備不虞○惟查土爾扈特習尚強健○素為該夷所畏○復飭諭王台吉等○揀選精壯阿勒巴圖二三千名○聽候急時調撥○等○又恐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汗王台吉等○聽其煽惑○均懷首鼠兩端之心○已飭該汗等○僅有俄人來我邊境○斷不可貪其利物○聽其驅使○並各揀挑選數百名阿勒巴圖○聽候何時檄調○再來助禦○並復調前汗爵緯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輕騎來城○等○再行曉以大義○告以利害○豫消其從逆之念○

光緒始末卷九

三

而堅其向化之忱○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人○目下尚無尋生釁端情形○惟據胡素圖卡官報稱○於四月十六日○有俄羅斯兵隊四十餘名○來往在卡內住紮等語○等○當即委派筆帖式巴秀圖○前往查問○據該頭人聲稱○奉伊上司之諭○來此看守俄國地方○已秀圖告以兩國界址尚未議定○如你們要來等候會議○亦應在我們卡外等候○何得輒來卡內住紮○若不撤去○我們稟知我們上司○亦派兵隊前來○大有不便○該頭人言稱○我們暫住幾日○趕緊稟明我們上司○就萬不久留○你們不必再派人來了等語○等○詢其光景○尚屬馴順○若再派員前往○向其逼迫○恐致決裂○又

據卡官呈報○於六月初九日○忽來俄羅斯兵隊八十餘人○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亦在卡倫內住紮等語○等○當即派委筆帖式察倫泰○前往查問○回城而稟該夷前後兵隊○均已撤去○探現在已離卡倫一百餘里烏蘭英多樹窩子地方住紮○卡內並無俄人○地方照常安靜○又接據巴克圖卡倫官呈報○卡外頭道河地方○原有住紮俄國兵隊一百餘人○昨於六月十一日○忽來俄國兵隊八十餘名○隨帶哈薩克一百餘名○馱運礮車○執持刀槍○均入原住俄兵營內等情○伏查該夷兵隊○更如其來○欸然而去○情形叵測○自宜嚴密防範○本年現屬更換烏魯木齊等處滿營

光緒始末卷九

三

戍防官兵之期○所有派來更替官兵○至今尚未抵塔飛咨各該處○迅將應派更替官兵○催令起程來防○俟該兵丁抵防後○等○再有事之緩急○酌將應撤回營官兵○或留數月○以備助守○等○自應暗中布置○不敢稍形弛懈○而舉動更不敢張皇○惟有外示鎮靜○內嚴防範○儻該夷有逞兵要挾情事○等○仍應以禮譬諭○惟於理論之中○微寓婉商之意○如肯適中定議○即可相機妥籌○萬一戎馬窺邊○只可備兵嚴防○斷不敢輕易開仗○一面再以情理勸解該夷○儘能稍有迴轉○即此完結○免構兵端○方為至幸○再前准伊犁將軍常清轉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送照會俄國西

一第... 冊... 日... 8... 三...

悉畢爾衙門公文一件。等當即飭交貿易團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遞去後。茲於六月二十二日接准該色克德爾官送來該團西悉畢爾總督覆文一件。等閱看外封係咨覆明誼之公文。未便拆閱。當於是日加封。仍行轉遞伊犁將軍常清。應俟該將軍閱後。分咨前來。該夷或照明誼所擬分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等即當恪遵節次欽奉。

諭旨。與將軍常清等妥籌會辦。以仰副。

皇上未遠安邊之至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竊

奏務始末奉元

文

查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與俄羅斯毗連。其哈七河一帶地方。恐有外國人等越界侵占遊牧。每年夏季。由喀爾喀圍什業圖汗扎薩克圖汗賽音諾顏三部。落公扎薩克內。擇其明白幹練者。輪流揀派一員。督率喀爾喀杜爾伯特。唐努烏梁海弁兵。前往巡查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屆巡查之期。據署理賽音諾顏部落盟長副將軍何貝公車登札。布出派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備文呈送前來。當經將軍明誼。以分界有關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曾由唐努烏梁海總管楚勒圖穆穆布旗。下。罰調通曉俄語之閒丁琛伯勒。作為通事。飭令隨同扎

薩克佈音濟爾噶勒等。稽查邊界。偵探俄夷在阿勒坦淖爾貿易。有無向結該處烏梁海情形去後。續因將軍明誼。先期前往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於六月初九日起程時。而屬等若查邊弁兵。旋即將所詢情形。咨送行。候與俄使辨論。今據該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等。旋回西京。台吉等遵諭前往哈七河一帶巡邊。行至烏爾布哩雅地方。台吉因患病未能親往。惟梅楞沙克都爾扎布等。前往哈七河附近。同查來去。八日。仍同烏爾布哩雅齊集。據該梅楞詳述。行至庫克烏蘇地方。見路滑山險。不能乘騎。隨棄馬步行。約數里許。林木叢雜。路尤險仄。

奏務始末奉元

文

即聞嚮導兵齊德克。據稱自道光十九年充當嚮導兵以來。每年跟隨巡查哈七河一次。並未到過哈七河。實不知路徑。俱係至庫克烏蘇鄂博。將上屆所埋對牌。換出。攜同交差。梅楞等未敢即回。復向該處年老之人。諮詢。亦云。雖聞去此二三站。有哈七河地名。並不識路徑。亦無人前往。梅楞等無法折回。理應據實聲明。又稱道經吹河庫舍。莫多等處地方。見有俄夷舊蓋房屋四十一間。此外尚有餵養牲畜木圍數處。又烏爾布哩雅蘇地方。有俄羅斯百餘名支搭帳房。在彼貿易。路過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隨即向其詢問俄人蓋房貿易原委。據伊犁穆



俄夷不惟久在我們特凌格特烏梁海遊牧貿易。且我們烏梁海原編為七旗。設總管二員。除與科布多呈進皮張外。並與俄羅斯交送鹿皮。實因相沿年久。原委無人記憶。今年春季。已由科布多派員查勘。繪圖呈報在案。等語。台吉等即飭該梅楞沙克都爾扎布。將所過地方。繪具草圖。並將偵探情形。詳敘稟內。祈請轉呈將軍。覈辦等情。查其所稟。雖與科布多前奏大概相同。其所謂歷年僅查至庫克烏蘇地方。並不知哈七河路徑。以及路過總管齊察等所。言特凌格特烏梁海。有與俄羅斯交送鹿皮之事。俱係一面之詞。雖年月久遠。無所依據。當此分界未定之時。不能不據實陳明。

奏稿卷九

元

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奏。竊於六月初九日。准伊犁將軍咨稱。俄夷向結哈薩克。在沿邊卡倫滋擾。勢甚強橫。現經派兵堵剿。實乏諳練大員。應由五百里飛咨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查照。於文到日。即行東裝起程。由冰嶺前來伊犁。以便帶兵勦辦。除具奏外。並咨明葉爾羌參贊大臣。在於南路派委大臣。暫行署理幫辦事務等因。准此。伏思伊犁軍務緊急。未便稍事延緩。謹擬於六月十五日東裝起程。由冰嶺前往。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遵籌伊犁分界辦理防禦情形。添

兵守卡堵禦獲勝。調武隆額等來營。續獲勝仗各摺片。明緒等奏。先事豫防。麟興等奏。查邊情形各摺。俄人在伊犁卡外逞兵。疊次撲我營盤。並聽哈薩克回匪勾結。越嶺內犯。均被我兵先後擊敗。奔竄。防堵甚屬嚴密。惟俄人添糾黨與。復來滋擾。亦恐不免。常清現調武隆額。穆克登額。前赴伊犁差委。著即迅催該員等馳往。以便帶兵防剿。本日已諭令平瑞。挑備烏魯木齊綠營兵一千五百名。奎棟。挑備阿克蘇拱防兵五百名。聽候調遣。如俄人仍添黨內犯。伊犁官兵不敷應用。即著常清飛咨平瑞。奎棟。迅將備調官兵。飭令馳赴伊犁助剿。常清布置各節。不得如此辦理。惟此事須以速於了結為是。仍當遵奉前次諭旨

奏稿卷九

甲

辦理。以為後日轉圜地步。至伊犁地方。回眾當嚴密稽察。以清內奸。勿令與外夷勾結。是為至要。所稱俄人如果前來伊犁商議分界。概先與議明。不帶器械。祇准十人入卡。籌畫亦尚周密。惟前已疊次諭令。明緒。明誼。令其照會該國。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會同該國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諭知常清。令其行知各城大臣。一體妥為照辦。著常清仍遵前旨辦理。其伊犁分界事宜。亦著該將軍知會明緒等。統由塔爾巴哈台議定。以歸畫一。此時伊犁疊獲勝仗。轉圜較易。並著明緒。明誼。乘此機會。速將分界事宜。辦結。以免別啟釁端。其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分入俄國。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等部。應如何分別

安插。並著常清知會明緒等。於分界時妥議章程。俾無後患。至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希魯特等。自不能任聽俄人強行索去。致令回部人眾解體。其出力報效。並打仗出力之官兵勇。並著常清彙案奏獎。以資鼓舞。塔爾巴哈台所屬之胡素圖卡內。有俄人兵隊。擅來住紮。雖經撤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並有續添俄兵。與巴克圖卡外原住俄兵合隊。情形巨測。明緒等所籌布置。尚為妥協。明緒明諒。仍當遵來前次諭旨。向俄營告知。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仍一面嚴加防範。勿稍疏懈。至科布多所屬之哈七河地方。一帶。經麟興等派員前往查勘。行至庫克烏蘇地方。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據嚮導兵稱。自道光十九年以來。並未到過哈七河地方。巡邊事務廢弛已久。惟現當分界之時。不得不認真查辦。仍著麟興揀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該處有無俄羅斯兵隊。如無兵隊阻截去路。即飭前往查明。以清疆界。至烏梁海每年交送俄羅斯鹿皮。日久相沿。且當分界未定。人情惶惑之時。茲事祇可毋庸深究。本日復據景廉密奏。伊犁奏查哈薩克承襲汗爵公衆之人。與前來諭旨兩歧一摺。輝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於結案時奏明情尚可原。曾經降旨加恩。寬免其罪。嗣因常清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未將前來諭旨聲明。復經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衆一應

奏務始末卷九

聖

襲汗爵之人。並未將輝坦汗爵革除。現據景廉奏稱。該遊牧人等。久經遵來輝坦為汗。且該輝坦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塔爾巴哈台邊境哈薩克人眾。皆係輝坦所屬。值此邊疆有事之秋。自應設法羈縻。本日據明緒等奏。恐內附之哈薩克。被俄人煽惑。已調輝坦等輕騎來城。曉以利害。可見輝坦尚能為我盡力。豈可令其妄生疑懼。輝坦若仍准其承襲汗爵。其常清現在行查塔城公衆。應襲汗爵咨文。即著明諒密行撤銷。以安其心。切勿輕行宣露。致生枝節。明緒奏接俄國西悉畢爾總督復文。因外封條咨覆明諒。未便拆閱。仍轉遞伊犁折閱等語。明緒既與明諒常清等同辦一事。於接到覆文時。儘可先行拆閱。如有應行裁辦之處。庶無貽誤。聞後加封轉遞。祇須知照拆閱一節。以免展轉耽延。嗣後常清明諒。遇有公文。均當如此辦理。不必過於拘泥。現在所遞公文。著常清於拆閱後。即知照明諒。明緒妥籌辦理。

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伏查。彙偵探俄羅斯希魯特情形。並逆首倭里罕。邪黑阿。洋子孫下落等因。前曾函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等。屬令密飭該城阿奇木伯克。派委四子出卡。源源偵探。隨時呈報去後。適來連接探單。始稱倭里罕。陷入浩罕城內。不知生死。雖則稱由浩罕城內。逃出。中途被害。近復稱胡達雅爾。因被倭里罕辱罵。將

奏務始末卷九

聖

其殺害。邪黑阿渾子孫。或稱在倭什地方。或稱在業賚干城。或稱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至布魯特隨從俄國一節。近日遞到探單。內稱沙雅克愛曼布魯特。俾塔依里克之子。洛斯滿薩依。卜噶什愛曼布魯特。鄂爾滿之子。察爾根加塔。那依之子。密那普等。率領許多俄羅斯。將安集延地方。托果斯吐拉。玉木噶。庫勒特虎。三城占據。並云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已什吐克皮提雅爾。伊拉愛斯噶。有教布魯特。胡爾奇。帶領俄羅斯七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又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阿布都拉滿。邁阿奇木字。內稱我弟由庫勒愛曼俄羅斯處旋回。所有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俱交我管束。又楚拉愛曼布魯特。俾坎爾底米字。內稱布魯特。鄂斯滿察爾根。二名。因受俄羅斯委屈。勾結布魯特一萬二千名。在松庫勒地方。將俄羅斯阻攔。打仗三晝夜。擊斃俄羅斯五十七名。帶傷者無算。俄羅斯均由察巴哈路上。逃出各等語。伏思浩罕倭什等處地方。在喀什噶爾卡外。約十五六站之遙。中隔布魯特愛曼。所有偵探消息。大半得之傳聞。是以倭里罕。邪黑阿渾子孫。下落言人人殊。總不得實在去向。至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或引誘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特構釁。雖卡外蠻觸相爭。向不過問。然不得不豫為防範。

奏稿本末九

三

奏稿本末九

三

惟所占城池。究竟距喀什噶爾烏什伊犁約若干站。探單內並未擊敘。而前次所探隨從俄羅斯之哈哈沙爾科里貢古魯斯等布魯特。與近日探單內所稱地方人名。多不相符。實屬不解。等已將前後探單不符情形。函致奎善。福珠波阿屬令嚴飭該城阿奇木伯克庫圖魯克。選派妥靠回子。嚴密偵探。務將布魯特隨從俄羅斯實在情形。並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距卡遠近。現在有無來客通商信息。暨逆首倭里罕是否尚在。邪黑阿渾子孫確實下落。查探詳晰。據實呈報。不准視為具文。含混了事。尤不得稍涉張皇。致開釁隙。俟探有的信。密函寄知。由等隨時奏聞。仰懇宸廑。至清查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謹遵旨暫緩查辦。合併聲明。

景廉又奏。等於上年八月。在途次接據伊犁將軍咨。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常清景廉奏。遵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將咨俄國文。及俄文鈔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嗣於閏八月。復接據伊犁將軍咨。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等因。欽此。並據常清函致。等內稱。查此案前已奏結。今讀

上諭飭令哈薩克台吉公舉承襲之人。並催令將英秀等情。迅速訊結。似與前件有殊。宜如何聲敘之處。望擬一稟。以便會奏等因。其時。因此案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單銜奏結。

旨允准。已經咨行塔爾巴哈台在案。且正在途次。去哈薩克部落。遠隔數千里。情形未能懸揣。若遵

諭旨。飭令公舉襲汗之人。不但有違

前旨。且未識與邊疆能否有益。若申明前奏。則此案係單銜奏

結。又恐跡涉迴護。當將此情函致該將軍。並英秀等早經

訊結緣由。全案均在伊犁。請由伊犁主臬。以便會奏等因。

奏務始末九

呈

到葉爾羌後。於本年三月。復函催該將軍。專度主臬會

銜覆奏去後。忽於本年六月初三日。准該將軍咨到單銜

奏稟。內稱。已行文塔爾巴哈台。容俟明緒查明公舉承襲

汗爵之人。再行會銜具奏等因。所有。於咸豐十一年奏

結情形。並奉

旨允准緣由。俱未聲明。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此案。係於咸豐十年七月間。欽奉

諭旨。飭交。嚴行審訊。是年十一月。先將大概情形具奏一次。嗣

於十一年八月。將全案訊結。擬將英秀革職。從重發往新

疆。效力贖罪。薩碧屯擬發黑龍江充當苦差。現襲哈薩克

汗爵。輝坦。應革去汗爵。照薩碧屯罪名。定擬外遣等因。復

由。另片聲明。每遇咨調人證到案。及自塔爾巴哈台差

旋各員弁等。細加詰訪。據稱。哈薩克素以富強為尊。阿勒

坦。沙拉。雖係汗爵。家頗窘乏。所部亦甚寥落。輝坦。雖係台

吉。而資較裕。其屬實繁有徒。為眾哈薩克所畏服。查輝坦

稟求襲汗之時。其所攜之

敕書。與回字所用之圖書。及寶石頂雙眼花翎。皆係阿勒坦。沙拉

世傳之寶。輝坦。雖係伊外甥。並不同居。何以悉被偷用。難

保無受賄私賣汗爵。懼罪遠颺情事。且前於咸豐九年。經

前任將軍。扎拉。芬。查明。輝坦。係阿勒坦。沙拉。外甥。奏請

奏務始末九

呈

恩施。仍令輝坦。承襲汗爵。並戴用雙眼花翎。業蒙

俞允。該遊牧人等。無不周知。今忽革去汗爵。治以重罪。外夷。構昧

不知法度。轉足啟其猜忌之心。復查輝坦之父。漢巴爾。於

嘉慶年間。擊賊奮勉。屢經

恩賞。復因殺斃俄國人數名。曾經奏明。派員查辦在案。是輝坦。供

稱。不肯投順俄國。尚屬可信。又輝坦。原遞回字。本屬聲明

親戚。並未詐稱姪兒。只由薩碧屯。代為營謀。遽膺重罪。情

亦可原。合無仰懇

恩施。暫予寬免。俾輝坦。愈知感激。以捍衛邊鄙。固我藩籬。於邊計

不無裨益等因。一併奏明在案。嗣於同治元年。才在阿克

蘇查辦事件。接據該將軍咨。轉准兵部咨。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薩碧屯著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等因。欽此。已由該將軍咨行塔爾巴哈台遵照。亦在案。此等訊問。綽坦襲汗一案。據結奉

旨。允准之原委也。伏思法貴持平。原不容稍涉將就。而事關邊計。尤不得不豫策萬全。緣哈薩克僻居卡外。雖臣服已久。不過略示羈縻。但期有益於邊疆。似難遽繩以常法。查綽坦自咸豐九年。欽奉

諭旨。換給

奏摺若未奉元

天

敕書之後。業經承襲汗爵。至咸豐十一年九月。復奉

諭旨。寬免其罪。並未將汗爵革除。數年以來。該遊牧人等。久經遵奉為汗。且查其從前原供。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現值俄人向結哈薩克。在伊犁邊卡滋擾。其塔爾巴哈台邊境。皆係綽坦屬下。於邊計尤有關係。茲若令該台吉等公舉襲汗之人。自必將綽坦汗爵先行革除。追繳

敕書。彼化外顯蒙。或以前奉

諭旨。不足取信。因而妄生疑懼。轉恐不足以示羈縻。再四思維。斷不敢迴護前奏。自謂辦理已臻妥協。惟查等訊。辦此案時。該將軍正在任所。等調任時。復將全案移交。是前後情

節。斷無不知之理。且所奉

諭旨。係由該將軍知照。並塔爾巴哈台。即前次致等才信函。亦係深知原委之語。何以此次摺內。並未將前案訊結奉

旨。允准緣由。據實聲明。請

旨。定奪。若明知事出兩歧。緘默不言。設於邊計。稍有遺誤。負咎匪輕。是以不揣冒昧。謹將等才辦理此案緣由。縷晰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廉奏遵旨偵探俄羅斯布魯特情形。倭里罕後裔下落。並密陳綽坦仍宜承襲汗爵各摺。倭里罕是否陷入浩罕城。或由城內逃出被害。邪黑阿渾子孫。是否在倭什

奏摺若未奉元

天

地方。或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若景廉仍行設法切實探明。隨時具奏。至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三處。或引誘沙雅克等。愛曼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特鄂斯滿等。構釁。雖係卡外蠻觸相爭。惟俄夷貪心無厭。卡外各部。恐將盡為吞併。與西路邊界日形逼近。不可不豫籌防範。況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已什吐克等。既有教布魯特帶俄人七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若係為通商而來。何至聚集如此多人。該國既向結哈薩克人眾。在伊犁卡倫滋事。難保不於喀城邊卡窺伺滋擾。著景廉嚴密行知。本著福珠凌阿。加意防範。勿稍疏忽。鄂斯滿等。既聚眾一萬二千名之多。在松庫勒地方。將俄人擊

敗。儘可設法籠絡。俾為我卡外屏藩。著景廉即揀派委員。帶令  
晚事回子。前往偵探。或可藉資臂助。至綽坦冒襲汗爵一案。前  
於景廉奏結時。業因情有可原。將綽坦之罪降旨寬免。嗣據常  
清獲奏。查明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摺內。未將原委陳明。復降  
旨令常清。景廉將應襲汗爵之人。行令哈薩克台吉公舉。經常  
清行文塔爾巴哈台辦理。現據景廉奏稱。哈薩克奉綽坦為汗  
業已相安日久。且所屬部眾。多在塔城附近地方。又不願附俄  
人。本日據明緒等奏。尚調綽坦等輕騎前赴塔城。晚諭。自應設  
法羈縻。俾為我用。綽坦本未降旨革除汗爵。著仍循其舊。本日  
已諭令明誼等。將常清咨文撤銷。並諭令常清知悉矣。

奏務始末卷九

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己亥。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  
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咨。稱。著通商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  
現在臺灣稅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  
藥而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少有  
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如外國人  
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萬兩。實是  
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臺灣  
府子口。緣雞籠與淡水相連。打狗與臺灣府相連。照此辦  
理。祇須稅務司一名。即可辦理四口稅物。按月經費亦不  
必多。或一千兩。或一千二百兩。即可敷用。而一年所收稅  
銀。可以三十萬兩之多。請移咨福州將軍。即照稅務司章  
程。轉飭派往臺灣之副稅務司。速往臺灣遵照辦理等情。  
察。竊。所請。擬於通商條款。及善後條約內所載。凡有嚴防  
偷漏。應由中國設法辦理。及各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  
符合。與另請添設口岸。有聞。查雞籠。打狗港。二處。既經  
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  
稅務司徵收洋稅。自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祇  
徵收半稅。今查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

奏務始末卷十

一

並收復進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港。可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文查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即妥議一切經費章程。會同奏明開辦等因。臣等伏查臺灣一郡。自南至北。延袤千有餘里。港口紛歧。現止滬尾一處。設關開徵。稽察巡查。本難周密。該稅司請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港為臺灣府外口。設立副稅司一名。專管四口稅務。布置較前周密。足杜洋商偷漏之弊。每年如可增銀三十萬兩。於稅課自有裨益。所有該稅司酌議章程。有無格礙。業經飛錄臺灣道府體察情形。速籌詳辦。第重洋遠隔。風汛靡常。若俟議復到日。再行具奏。開徵未免耽延時日。臣等再四熟籌。先會副該稅務司派副稅司前往。添設各口。妥為試辦。遵照通商則例章程。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口半稅。一面飛飭臺灣道府暨通商委員。督同籌辦。應否另行派員。分駐添設各口。由該道府等議詳覆辦理。至臺灣口稅務司薪水經費。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每月給銀二千兩。辦公自屬裕如。其臺灣通商委員另派各口員役公食。亦責成該道府覈定確數。按月支發。據實報銷。各口徵收稅銀細數。由該稅務司隨時報明通商委員。開摺通報。並將收存銀兩。按月解交閩海關庫。以備撥充京場。

奏稿本末卷二十

二

各餉。至辦理詳細章程。俟該道府等詳復到日。另行奏咨。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留辦金陵軍務浙江巡撫曾國荃奏。臣竊聞西洋輪船。自興造以來。至今不過百數十年。制度精巧。用水火之力。奔騰鼓蕩。日行千餘里。從印度至粵。不過數日。各國賴以現貨物之盈絀。探兵事之利鈍。雖涉隔重洋。無不旬日周知。惟其間見最速。諸事皆得先為之備。故其獲利尤溥。西人兵力財賦。橫絕一時。實由於此。其兵船製造尤堅。首尾皆銳。裹以厚鐵。戰鬪折衝。其行如飛。他船不能與之爭。疾。兵交之際。鼓其火力。直衝無前。所當之處。無堅不破。沿海盜艘。廣艇。船白鯨。壳之流。往往畏之如虎。洵海中第一利器也。臣見泰西所刊紀事之書。云俄國本在陸地。惟南境濱臨黑海。昔年以無輪船之故。口岸要隘。多為英法各國占據。其先汗有名比達者。切而英武。憤敵之偏。思所以禦之。當其為太子時。微服至法國船廠。備工數載。盡得其訣。歸則仿而為之。巧與相埒。此俄國輪船之始也。厥後國勢日強。南向以爭黑海。與各國連兵。至今未息。歐洲莫不憚其強盛。觀其深心大力。有志竟成。收效之速。有如此者。今當海氛甫靖之際。儻能鼓勵中華才力。聰明之士。困心衡慮。師外國之長技。即可以制他寇之患。安見彼輪

奏稿本末卷二十

三

船之切於時用。不資我中國。因利乘便之政乎。如或謂中外和好。交誼正篤。不可先存機心。以啓猜嫌。言之惻惻。似亦可聽。然而思慮豫防。興起良法。乃經國之大猷。何可一日忽也。但制作之方。機械之繁。非資之歲月。先精駕駛之法。無以窮其底蘊。查前年

廷旨購辦輪船七號。不惜鉅貲。幸而有成。聞皆將到海口矣。惟近見總理衙門與洋人奧士本。李泰圖。商定往復。除輪船實價百萬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糧七萬餘兩。每年大率不下百萬兩。俱於海關支扣。竊計

金務始末

四

國家帑藏空虛。候而歲增鉅款。度支將益不給。當始議購買之時。原以用中國人力。可以指麾自如。且其時長江使塞。正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洲。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一經合圍。定可剋期掃蕩。臣竊見輪船經過長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趨避不及。時有膠淺之虞。蓋江路窄狹。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猶健兒持長矛於短巷之中。左右前後。必多窒礙。其勢使之然也。平時一綫直行。猶且如此。臨陣之際。何能盤旋往復。盡其所長。是大江之用輪船。非特勢力少遜。究亦有術窮之時。今令其入江。實有不藉彼戰攻之力。若頓諸海口。則

又安聞而無所事事。且各船皆洋人為政。未必肯受華官之約束。我中國即欲講求利器。無從得其端倪。歷久之後。歲費百萬。深恐財盡力殫。有廢然自返之一日。徒使

浙閩粵。皆有額設水師。其將領弁兵數萬人。歲費兵餉。及修船軍火之費。數百萬兩。閩粵省兵伍最虛。而船製頗堅。閩省兵數較充。而船製甚脆。至於江浙二省。又不如閩粵遠矣。加以紀律不明。約束不密。曩時頗在各海口販運違禁之物。道光十九年。海疆初次有事。守禦諸軍。交綏而潰。迨和議既成。大吏因循。亦未整頓。年復一年。廢弛彌甚。遇

金務始末

五

有應行出海會哨之事。靡不視為具文。以致洋面盜風。所在充斥。其不可恃。由來久矣。查咸豐年間。江浙二省。辦理海運。實由商人各自捐資。雇募外國輪船。保護往來。得以晏然無恐。各商人自計犒勞之費。所費無幾。而行李遂無戒心。故中情甚願。即洋人新聞紙中。亦恆云洋面盜賊。中國若能設立輪船。專司緝捕。外國亦當助力等語。並有見諸和約者。此時各國盟誓已堅。海島無事。所資兵力。不過捕盜而已。為今之計。若酌裁沿海額設水師之經費。以養新購之輪船。則

國家不至多糜餉項。而其事亦經久可行。若改初議入江新



購之輪船移而巡海洋之盜賊。則中西藉以水救陸誼。商情亦因之允恤。如其專任輪船出洋巡緝。而至二粵。北至咸京。內外洋面。分途巡哨。為益甚多。至於的量裁減沿海水師。儘可分列辦理。查蘇浙二省。兵力最疲。自宜概行裁撤。其閩粵二省。或酌留十之三四。或留十之五六。應責成該省督撫。因地制宜。相機辦理。大率不外先裁兵伍虛數。就目下實有之人。加以淘汰。務使可收實用。一俟裁減妥善。整頓齊全。每年節省之款。不下一二百萬。便可充輪船之餉。而有餘。一轉移間。兩善俱備。目下之費不患不充。將來亦不至難乎為繼。如此辦法。海口以內。水師之軍政改觀。海門以外。輪船之巡緝益加。相輔而行。則巨洋盜風。可期殲滅。海外各國商人。聞中國移此船為捕盜之用。無不歡欣鼓舞。相與有成。此中外兩利之道也。至若變化之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僅能商定此項輪船。皆由中國官員主持。然後選心計明白。久於行陣之人。為該船將領。並延攬智能巧思之士。以充幕僚。將弁悉心講求。得其駕駛攻戰之法。更於粵東江蘇海口。設立船廠。令中國工匠。學習整修輪船之事。以期盡通巧妙。七船兵士。亦准逐漸換補中國之人。庶幾此項利器。乃可云中國所有耳。且錄見輪船入江。無用武之地。而沿海水師。頗廢已甚。二項經費。

奏稿卷五

六

極鉅。應籌經久之良謀。用敢漬陳管見。是否有當。伏候聖主採擇。惟事關軍政大體。變通辦理。亦非易易。且閩粵蘇浙情形。各有不同。其應如何辦法。應請飭下沿海各督撫。熟籌覆奏。以期有利無弊。出自聖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壬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兵部左侍郎駐紮天津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著作為全權大臣。辦理荷蘭國通商條約事務。欽此。同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崇厚奏。荷蘭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等因。欽此。當即備具照會。訂該使於七月二十八日在公所公閱。上諭。並委派天津府知府費學曾。候補知府周家勳。與隨該使前來。能通中國文字語言之譯官。凱士商論。當據凱士面稱。此次該使特來天津。議立條約。擬照英法各國條款辦理。以示一體優待之意。當答以凡在通商章程內。兩國取利防損之處。均可斟酌允准。惟不能照英法各國分列數十款之多。祇須得其大意。包括一切。立有數款。即可完竣等語。詎意該譯官訂期。先與委員等面晤。據稱現在擬

奏稿卷五

七

送條約素本。係按照英法各國及參用續立之布西丹國等條約章程。分別各款。請為商酌會議。該委員等即持定前說。仍答以現在各口通商。均有定章。無庸多列條款。祇須將大意敘明。若開列多款。難以允准。再三切屬。該編譯官允以從簡開送。嗣據凱士前來。呈出所擬條約十九款。並云此次所列各款。較他國則去三分之二。格外從簡。再不能刪減短少。當告以所列之款。雖較他國減少。而大意並無稍異。和國既定十九款。我處仍當酌量併歸。祇須簡明了當。不在款目多寡。並將該國所擬各款內緊要關鍵。當面逐款指駁。如前往京師南京通商。並內地傳教減稅。以和文為正義。暨在京互換條約各節。先行刪改。彼此各執意見。辯論一番。去後。當將該使所開條款。照錄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查照。一面逐款詳加參覈。內將可以節刪。及應行添敘之款。再四酌改。旋准總理衙門函覆。開示緊要各節。一併參酌。分別十六款。即令委員送交閱看。旋據該使訂期。率同凱士前來面議。內有不肯應允之處。堅執不下。復經當面逐款商議。或婉言開導。或侃論駁斥。塗改數次。該使不通漢文。但覺詞氣快快。而凱士巧點異常。每挾布西各國條約力爭。曉讀不休。竊思從來事涉外國。無不費盡唇舌。洋人素性巧詐。如拒之太峻。

則債事許之過輕。又恐意存奢望。遂令委員等從旁與凱士再四曉諭。以作勝耶。今其就我範圍。嗣後往來傳述。逐款斟酌損益。彙經數易。始將緊要各節。刪改無遺。大致尚無出入。仍將擬定條款。鈔呈總理衙門覆覈。一面復與該使議定。至通商稅則章程。議明均照各國按例輸稅辦理。一字不改。此次止立條約。不復再議稅則。並言明彼此均不繕寫。亦不互換。所請減稅一節。暗中消弭。已作罷論。惟恐其再有反覆。因於所定十六款外。另立一款。議明各國稅則。屆重修年分。該國亦准一體辦理。並另給照會。言明將來重修稅則時。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俾將來不致有所藉口。茲將議定條約。繕具漢文和文各二本。悉心校對無訛。已於本月二十四日。與該使卷大何文。率同隨員等。在公所公同互相宣押。並由何文。蓋用通商大臣關防。卷大何文亦鈐圖記。立約事宜。一律完竣。除將應給該國條約一本。當交卷大何文遞回荷蘭國。俟換約屆期。再行辦理外。謹將留存一本。封送軍機處。恭呈御覽。

御批。依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荷蘭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與貴大臣面議。欲國羽緞一款。據稱稅則已

定。不可更易。竊思貴大臣乃

大皇帝欽派全權便宜行事大臣。便可裁正改交。况天下惟公與正。乃可服人。若以羽緞之價值。按百兩徵收五兩之章程。計之。殊多不符。未知貴大臣果能折中改正乎。如其不能。本大臣自應別圖計議。為此照會。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一款。稅則等因。據此。本大臣查貴國所產羽緞。前經咸豐八年所定通商稅則。載明納稅章程。迄今數載。通行各海關。照例收納。並無一字更易。即泰西立約各國。亦從無議改稅則明文。並查

奏摺恭錄

十

現在中外商人貿易。此項羽緞價值。實較英國羽紗增至一倍有餘。人所共知。斷不能酌減毫釐。本大臣奉

命與貴大臣議立通商條款。止能秉公商酌的條約。若向來通行稅則。以重改輕。本大臣斷難允准。理合明晰照覆。即希查照是幸。

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稅則。以重改輕。斷難允准。據此。本大臣細查羽緞價值。較之羽紗。僅貴些許。確無加至一倍之數。固中外所共知。乃僅僅稍貴。而稅則倍徵。實於和國商人甚有空礙。今貴大臣既稱向來稅則

以重改輕。斷難允准。本大臣亦應權宜曲從。別作計議。現查各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未有另款一條。內載兩國貨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有增減之別。每十年較定一次等情。既有此另款明文。則羽緞一項。即遞至數年修改。未為不可。為此仰祈貴大臣亦於各國較定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以彰平允。實為至幸。理合備文照覆。即希查照。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一項。於各國較定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等因。據此。本大臣查各國通商

奏摺恭錄

十一

章程所載另款。並非專指一項貨物而言。今貴國欲立另款。亦可權宜辦理。惟羽緞現在價值。實較羽紗昂貴。將來重修稅則時。兩國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並不能專論羽緞一貨。現在擬為另立一款。彼此的酌定可也。為此照會。九月。丁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據霍呢邁拉危卡倫侍衛忠寅等稟報。於六月間。有六十餘名俄人。越進科爾沁河地方。侍衛忠宮。楊辦台吉博羅車林帶領本管四卡台吉章京兵丁。前往驅逐。據俄人頭目阿里桑達爾言稱。我等遵奉我們查幹罕國大老爺委令前來。自齊桑淖爾起。至科爾沁等處

地方用鐵繩大量堆立鄂博不能旋回等語。等差派筆帖式祿福帶領綠營兵前往會同忠實向該俄人等以善言理論驅逐出境。七月二十八日據忠實等呈報越進之俄人等已於七月十三日逐出境外。八月初二日據委員祿福稟稱俄人全行出境往科爾沁河海留圖等處復行查探並無俄人亦無堆立鄂博情事。總管四卡侍衛忠實協辦台吉齊密特及專管各卡台吉等出具境內並無俄人甘結。祿福隨即旋回。查俄人此次之來雖未騷擾據我卡官兵以理驅逐出境該俄人詭譎多端難保不復再來。經等復嚴飭守卡弁兵不時瞭望嚴加防範不可疏懈。

俄人再來仍須善言理論逐出境外斷不可致滋事端。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嗣後各卡倫情形仍著廣鳳奎昌飭令該侍衛等嚴加防範如有續來俄人仍當理阻不容強踞一面知會明証明結妥為辦理。

廣鳳奎昌奏查前次俄人帶兵越入開齊捉人搶物雖旋經放回其意多近尋釁是以等已於五月間檄飭杜爾伯特兩翼盟長副將軍暨阿勒台烏梁海兩翼散秩大臣等令其各暗備官兵在於各該旗隨時操演自衛藩籬仍令其聽候調遣等因。劉飭在案。茲於七月二十七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內閣該夷前越科布多開齊捉人搶物等因欽此。伏惟科布多換防官兵共二百四十餘名除屯田官兵現在農忙看守倉庫兵丁不克分身外其餘兵僅百餘名自咸豐四年間經前任烏里雅蘇台將軍奕興奏明停演槍礮祇演騎射今已數載槍礮未免生疏。等因。酌將庫內舊存鳥槍長矛揀出一百桿派官弁教習管練將庫中舊存火藥按期覈數放給兵丁排演隊伍以備不虞。再查烏里雅蘇台現時操演蒙古兵二千名僅科布多過有緩急即可循案傳調此項兵丁未赴科屬卡倫堵禦。

御批知道了著即督率官兵勤加操演不准徒託空言有名無實。

戊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欽奉寄

諭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勦以為自強之計等因欽此。遵即在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習軍器者仿照製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現製開花礮彈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惟須精益求精並添派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必期得其密傳推廣盡利查有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前經督臣曾國藩奏派赴粵辦理釐務。且於本年正月間即咨調該員來滬專辦製造事宜。迭准晏端書咨會以高州軍情喫緊奏請將丁日昌暫留提

督提軍營籌度攻勦督辦火器。臣又節次咨劄交催去後。茲據丁日昌來粵。在粵先後鑄造大小礮礮三十六尊。大小礮礮子二千餘顆。均已將螺絲引藥配好。足敷應用。各兵弁逐日練習。施放得法。可期制勝等語。是該員委辦粵省火器業經竣事。而江蘇正在進攻省城。所需軍火。刻不容緩。晏端書原咨本有暫留二三月。再令赴滬之語。相應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速令丁日昌起程來滬。督匠趕造。實於軍需有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上海學習洋人火器。現製開花

奏稿本卷下

十四

礮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必須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始可推行盡利。查有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在廣東辦理釐務。前經該撫屢次咨調。晏端書以該員在高州軍營督辦火器。請暫留二三月。現聞該員所辦火器業已告竣。請飭催赴滬等語。上海官軍刻下進攻蘇州。偏城而壘。正形得手。所需軍火尤屬刻不容緩。著毛鴻賓晏端書郭嵩壽速即飭令丁日昌趕緊起程赴滬。督匠趕造。以資攻剿。

辛亥。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法國練兵案內。前由廣州將軍撥出旗官二員。旗兵一百名。送交會同教練。業經附片奏明在案。嗣據法國領事李添嘉申

陳請添撥旗兵前往教習等情。當復咨商署廣州將軍臣庫克吉春。陸續撥出旗官旗兵。先後共計官六員。兵三百名。送交法國領事與法國派來弁兵。一同訓練。仍飭前委協領全濟總統管帶。隨時稽查鈐束。所需口糧經費。由軍需總局按照定章。覈實支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晏端書入奏。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需喫緊。勸令紳富捐資助餉。時有神士侯選道伍崇曜。籌借銀

三十二萬兩。交軍需總局充支軍餉。由粵海關發給印票。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為期。由關稅項下

奏稿本卷下

十五

撥還。嗣因逾期未給。經前督臣勞崇光於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附片奏明。欽奉

上諭著俟粵海關稅續行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等因。欽

此。欽遵在案。連年關庫因扣交外國銀項過鉅。致提解京

餉。及撥支要需。入不敷出。是以前項借款。尚未給還。上年

十一月。勞崇光將交卸時。有美國領事裨理申稱。伍崇曜

前向伊國旗昌行等借銀三十二萬兩。積算息銀甚鉅。請

自同治二年正月。起將本息按月清還。臣接署督篆後。復

據該領事申陳前情。查此項係黃宗漢原令伍崇曜籌借。其如何展轉措辦。自應仍由伍崇曜分別清理。當經勞崇

光暨臣先後咨請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僅令伍崇曜妥籌  
議覆去後。節准毓清來咨。據伍崇曜稱。現向領事稟理再  
三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  
下一併分月按票陸續歸還等語。查原議半年為期。息銀  
有限。今扣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歷九年之久。共需息  
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撥還。為數較多。咨請奏明辦理  
前來。臣查此案借款。歷年既久。本息併計。積成鉅項。若再  
不及早撥還。則息銀日益增多。更無底止。應否仍俟粵海  
關稅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巳吉林將軍景翰副都統麟瑞奏竊蒙景翰欽奉

上諭常清春俄人開卡帶兵堵禦一摺等因欽此。伏思俄人桀驁  
性成。驕盈富強。本年春間。俄官馳抵黑河口。向佐領吉敏  
圖述稱。西五月間。伊國人船欲赴三姓貿易。經該員理阻  
不聽。搖首而返。繼有俄官西拉米起。在烏蘇里口。搶去賊  
犯二名等情。曾經奏奉

諭旨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任京公使理論。令其轉行因  
畢爾那托爾。將逃犯送交中國。仍著景翰等斟酌機宜。設法防  
範。並令富尼揚阿備文催索等因欽此。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奏摺卷二十一

十七

門咨到俄文。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派員轉送  
去後。並據咨轉達飭卡官佐領春福。屢向俄官吉成科理  
論。催索二犯。詎該首一味支搪。維時春福又獲賊犯趙振  
鳴。聞添破。到佃縣。霍劉城四名。於五月十五日點交委員  
佐領富尼雅罕。船載起解。不意吉成科復將此四犯連  
刀矛羸馬。一併搶去。該佐領等立向剖辯。吉成科直言三  
姓素不與交易。不能將犯給還。俄國已與瓊瑯通商。應俟  
廟兒大官輪船駛至。同去瓊瑯。再為交給。語畢徑去。嗣有  
俄官吉勒古乘駕輪船。駛抵伯哩。據稱奉廟兒大官指派  
將索犯解赴瓊瑯。富尼雅罕即帶同兵役。尾隨前往等因。  
續准黑龍江將軍衙門咨照。富尼雅罕先同俄官往見海  
蘭泡夷目布色依。推諉不答。富尼雅罕隨即謁見黑龍江  
副都統關保。應訴前情。經該副都統連派協領諾們德勒  
赫爾會同富尼雅罕。復向布首理論。至再。該首仍言不干  
伊事。並催令吉勒古速將索犯原船解回烏蘇里。交還中  
國等語。富尼雅罕即令隨差兵役三名。暫就俄國船看守  
索犯。富尼雅罕進城請咨之際。詎俄人開船先行。經副都  
統關保飭令富尼雅罕。隨同瓊瑯派赴黑河口守卡員弁  
乘船旋回等情。當即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  
茲准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轉據佐領富尼雅罕報稱。該

員於七月十六日奉劄馳往接代烏里卡倫事務。放於二十四日吉成科投卡述稱伊春同畢爾那托爾明文令將匪犯徐泳等六名。連器械一併交還中國等語。富尼雅罕隨以好言撫慰。如數查收。立將匪犯徐泳。在得幅趙振鳴。開添碌。到仰察雷到城等六名。連器械點交佐領春福管解。於八月二十日押回姓城等因。飛報前來。查俄人現雖遵文將犯交還。第其垂涎松江之心。終難禁絕。且該國既敢與西域構釁。則東邊保無乘虛生端。亟應備邊。諭旨。未雨綢繆。不動聲色。密為防範。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大半徵調遠出。而西丹亦屬寥寥。每遇甲兵缺出。幾至挑補乏人。曾經奏明在案。是增兵一節。無可籌辦。惟有仰懇天恩。俯念吉林為根本重地。刻當操防喫緊之際。在在需人。請嗣後各路軍營。免其徵調。俾得督飭內外各城副都統。協領等官。力求整頓。勤加訓練。務期技藝精熟。以備緩急。並密飭各卡員弁。常川巡探。以防詭謀。仍宜密約山內可靠民夫。幫同捍衛。庶幾聲息相通。藉助兵力。方為妥善。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庚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前因籌防俄羅。斯越境窺邊。互相出探。設有故俄人前來。若執意不還。諭

令各卡倫侍衛呈報附近大臣酌量重輕。或親身前往。或派員前往。相機辦理等因。奏於七月三十日奉到。上諭著照所議實力辦理。其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尤當妥為防範等因。欽此。除將

諭旨飛咨。科布多庫倫兩城大臣轉飭各屬外。並密飭各卡倫侍衛。務須實力奉行。至烏梁海地廣人雜。一時難以周防。原擬派蒙古貝子察克都爾扎勒親往本管烏梁海。暫行駐紮。會同各總管等妥為辦理。不意該貝子發疾復發。不能乘騎。到飭該貝子派親信委員迅速前往。會同辦理外。現查有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到飭密為偵探。烏梁海有無與俄人勾結情事。北路卡多兵少。現在經費支絀。本年冬季應放各項官兵鹽菜。尚無款項可籌。雖有備調蒙古兵二十名。一經調遣。需用浩繁。無從籌畫。惟有先行激勵滿漢兩營。使其人人奮勇。擇平素勇健。稍知時勢者數員。懇恩給予虛銜。僅有俄人前來。或派令前往。或隨同前往。或留守城垣。該員等自必感

息報效。庶不致臨時不前。如至萬不得已之時。先行剴調備操。蒙古官兵。以助聲勢。再為奏請酌調各路官兵糧餉。以備迎擊。總期目前不致糜費。臨時不誤事機。方於防邊善餉。兩

有裨益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偵探俄人並防範烏梁海等處辦理情形一摺。俄人在伊犁卡外屢次撲犯官兵營盤均經我兵擊退獲勝。烏里雅蘇台地處北邊自應一律嚴防。麟興現飭坐卡侍衛實力偵探務當督令該員等隨時留心訪察俄人動靜豫行呈報以期有備無患毋得視為具文。所派偵探烏梁海之協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著麟興飭令慎密查訪有無與俄人勾結情事迅速呈報務須處以鎮靜妥為駕馭不可稍涉張皇。前起分界一事總以早行了結為宜。疊經諭令明誼等令其行文知照西志畢爾准照該使臣議單定議分界約期會勘該國接奉明誼等知照後諒可不至藉端尋釁著麟興隨時咨詢明誼明緒酌度情形相機辦理所有烏城防守及沿邊卡外偵探各事宜仍須嚴密籌備勿稍疏懈。

奏務始末示

示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因勘分西界事宜未定而俄人邊界尋釁日甚一日馴至彼此開釁尋擊即經疊次照會該國公使並面為詰責旋據覆稱實因邊界未定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臣等竊其言詞尚為遜順因請准照該分界使臣議單辦理俾不致另生枝節。疊將籌辦各情於七月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先後奏明在案。一面按照伊犁將軍常清文稱俄人向卡開砲揚言索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〇

倫營沙岡迤外地方係屬用銀買換等情詰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並將常清續報我兵堵禦所獲撲營俄人三名善為看待並曉諭貿易圍俄商不必驚疑仍當時加保護乃俄商不聽全數逃走祇留一人看守各等因。疊次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去後旋據照覆將尋釁情事諉為中國官兵之過而於用銀換地一層概以其語毫無實在不足為重登覆正在覈奏聞於九月初八日復據該公使照會稱伊犁領事官廓羅托惟精因伊犁城內外俱有遺犯意在撲圍搶殺該處官員不為保護偏令領事官於晚間騎馬逃走所帶關防官銀文件全行落河請設法令領事官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等語。臣等查該公使所稱領事官逃走一節顯係因該處有彼此爭鬪之衷心懷疑懼因而乘夜逃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又慮回見該國上司無詞可措故捏造偏各情以文其私逃之過而格凌喀呈遞照會述其被偏之情諉罪中國官員即為該國領事官出脫揣其用意一似分界章程既定該領事官勢在必回但無端自去無端自來又覺面目難堪是以詳請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臣等查伊犁續報彼此接仗情形計其日月總在京都議明照准分界而住京公使文書未到西志畢爾以前至

奏務始末示

示

事官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等語。臣等查該公使所稱領事官逃走一節顯係因該處有彼此爭鬪之衷心懷疑懼因而乘夜逃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又慮回見該國上司無詞可措故捏造偏各情以文其私逃之過而格凌喀呈遞照會述其被偏之情諉罪中國官員即為該國領事官出脫揣其用意一似分界章程既定該領事官勢在必回但無端自去無端自來又覺面目難堪是以詳請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臣等查伊犁續報彼此接仗情形計其日月總在京都議明照准分界而住京公使文書未到西志畢爾以前至



伊犁既經設有貿易圈。自不可無領事官在彼彈壓。該公使請設法令伊回任。無所用其駁斥。祇以該國領事之去留。本與中國無涉。誠恐遽行允其召回。又或藉口逞刁。謂若非曲在中國。何以中國肯為招令回任。因於照覆內先將該領事心懷疑懼。並捏造刁難各節。層層揭破。然後允其行文轉飭領事官回任。仍飭該處官員照常保護。不准騷擾。並聲明此案孰是孰非。俟將來查明叢辨等語。以破其狡詐之謀。一面咨行常清轉行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回任供職。並加信函屬令妥為辦理。用全大局。

御批依議

奏摺卷之六

三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本王大臣與貴大臣面議。於七月二十七日照會貴大臣在案。旋於七月二十八日。准貴大臣以業經行知本國。復派分界大臣前往接照辦理等因。照覆前來。本王大臣據此。亦於七月二十九日鈔錄彼此來往照會。備文行知分界大臣將軍明等。查照辦理。並咨行明大臣等。接到此文後。即照會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定期會勘矣。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屢次面為議定。並彼

此照會商議明白。各行知分界大臣照辦在案。自應共為遵守。不得再有異議。查會議之時。本衙門以兩國未經分界之先。無論該地方日後應歸何國管屬。目前總不應先行帶兵前來。方與和約相符。貴大臣亦以為然。於前月二十八日照會內。有派兵前來。並無他意。因恐該人民滋事。用以彈壓等語。本衙門以此說尚屬近理。是以絕無游移。將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二事未能辦結之事。即於數日內立刻定局。不意突接伊犁將軍來文。據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倏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口出不遜。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且揚言奉本國之諭。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外地方。是我們用銀子換的。若不給我。用礮攻取云云。似此聞卡開礮。委係有意尋釁。本衙門既與貴大臣議明定局。自必仍照所議辦理。但不知貴國究竟是何意見。至地方係用銀換一語。尤堪詫異。且云奉貴國之諭。不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查用銀買換一節。關係尤重。不能不向貴大臣明白詢問。即希貴大臣將俄官因何開礮。並用銀換之語。係何所指。務即迅為切實照覆。幸勿推諉為要。

奏摺卷之六

三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俄兵連次踏越伊犁卡倫。撲壓索倫營盤。

並開放大礮。及揚言地方係用銀買換情節。照會貴大臣  
在案。茲復據伊犁將軍咨稱。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鄂  
爾果珠勒卡倫。有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經總管  
德格都整隊堵禦。復於六月初九日申刻。博羅胡吉爾卡  
倫。探有俄兵帶哈薩克大隊越嶺前來。我兵堵禦。互有受  
傷。正在嚴諭我帶兵官。只准嚴密防守。不准輕出邊界追  
殺。適據俄營送來回字一紙。係欲將中國先經被擄之兵  
丁五名。換回接仗時被擊之俄兵三名。當查日前鄂爾果  
珠勒卡倫整隊堵禦。陣獲撲營俄人三名。即經交人善為  
看待。不准欺陵。以示中國仍存和好之意。接信之下。擬即  
差弁交還。忽俄營又排隊來撲。復經接仗等因。並稱前次  
接仗後。即晚諭貿易團俄商。不必驚疑。並飭官兵時加保  
護。迺俄商不聽。於夜間全數逃走。只留一人看守圍子。仍  
飭軍民不得到圍滋擾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和好  
必須彼此遵守。各飭官屬。勿得自逞己見。貪利冒功。  
方能日敦友睦。若一逞強。勢必激成釁端。西界之  
事。前經議定。自應照辦。但貴國邊界官。在中國卡倫地方  
帶兵前來。首先開礮。自不能置之不論。溯自上年閏八月  
十一日會議時。貴國博大臣云。如能按約商辦。即我們送  
來地圖所畫紅限。亦可不為定論。是明知條約具在公道。

奏摺卷三

三

萬難泯。必須和平妥商。而匪蘇勒官雜哈勞。不聽貴國  
大臣言語。竟從旁大言。如不依我。即帶兵隊強占。是當會  
議之時。該匪蘇勒官即執逞兵恃強之意。迨今年竟果帶  
兵來各卡倫附近占踞。並擄奪我馬匹。拘禁我兵丁。中國  
猶不肯以一時小忿。致傷和好。仍復以理開導。不與力爭。  
不料愈偏愈甚。竟在伊犁撲壓卡倫。開放大礮。我兵不得  
已始與抵禦。雖經撲壓。尚不肯追襲。是於戰鬪之際。猶存  
和好之心。中國官可謂始終以禮相待矣。即貿易團商人  
逃去。亦伊自主疑懼。我絕無圖謀之意。不然。恐寒寒數商  
人。雖欲逃而不能。此理亦可想而知。况從前在塔爾巴哈  
台擄奪馬匹。僅送還八匹。拘去卡兵。禁錮五日。如此無理  
尚不計較。此時設非俄兵先行開礮。何至連爾驅逐。西界  
之不靖。不得謂非貴國邊界官尋釁所致也。且貴國邊界  
官違約之事亦多矣。如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或越界割  
草。或越境墾田。甚至擄奪已獲之盜。攔阻巡邊之官。種種  
悖約違理之事。均經照會貴大臣在案。現尚有未經照覆  
者。有僅以空言照覆者。若不切實指出。應如何辦理。則本  
王大臣無以飭知疆吏。使有違循。儻日甚一日。或至激成  
事端。又將謂係中國官員之咎耶。除勘分西界。應仍照前  
議趕緊勘辦外。相應將貴國邊界官違約各事。再行開列。

奏摺卷三

三

清單。照會貴大臣。即希逐款切實聲覆。幸勿推諉為望。  
粘鈔清單

同治二年三月間。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外。有俄國頭人。帶兵三四百名住紮。

又科布多所屬哈拉塔爾巴哈台卡倫外。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有俄兵九十餘名。欲行住牧。雖經勸阻。聲稱四月復來。

以上情形。本衙門於五月初七日。照會格大臣。屬具轉行將兵撤回。並速行東公分界。五月十四日。接格大臣覆稱。俄人所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轉行查數。巴克圖卡倫外之事未覆。

奏摺卷六

六

又本年三月初。有俄人在科布多所屬昌吉斯台霍尼邁。拉危等卡倫。騎馬持械。將中國卡倫所有銀物馬匹。全行搶掠。經官兵攔阻。即行毆打。並將住卡台吉兵等拘去十三名。五日始行放回。其銀物馬匹。並未交還。

以上情形。於本年六月初五日。照會格大臣。告以去年匪蘇勒雜哈勞。有帶兵強占之說。顯係雜哈勞從中挑唆。令其轉行撤兵。速來分界。六月十九日。格大臣照覆。但論條約。往西直至。直字係繙官錯誤。又將常住卡倫分為二類。其毆搶及雜哈勞挑唆各節。並未聲覆。

再去年夏間。黑龍江雅克薩對岸。俄人越界私墾地至五十餘晌。又在阿奇夏納地方。私墾地四十餘晌。巡河官查見。俄人恃其人眾。不聽攔阻。又在呼倫貝爾所屬蒙克西里等卡倫地方。越界割草數十堆。至一百七十八堆不等。經卡官以中國界內。俄人不應割草。向其辯論。該處瑪爾爾布斯結樸的音。反稱河水改流。此地應歸俄屬。似此無情無理之言。有礙和好大局。

以上各節。於本年四月十四日。給巴大臣照會。四月二十二日。准照覆。稱將前給照會。繙譯俄文。行至東志畢爾總督。查明照例嚴辦。至今未結。

奏摺卷六

七

今年春間。吉林烏蘇里口卡官春福。奉飭在赫哲抓吉地方。擊獲強盜崔得福一名。又在圖勒密地方。擊獲強盜徐泳一名。解卡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兵持械。將二犯搶去。及面見俄官。吉成科。按約辯論。並不將賊犯按約交出。但稱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

五月二十六日。將前事照會格大臣。六月初九日。准照覆。稱將照會繙譯俄文。行至該國。必爾那托爾。持平辦理。至今罪犯仍未據交還。又續據吉林將軍咨稱。俄人前搶二犯。尚未交出。又將現獲盜犯趙振鳴。閻添祿。劉佃。霍劉城四名。連刀矛贏馬。

一併搶去。往見俄官布色依。推諉不答。

七月初六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四月二十六七等日。俄官連次踏越伊犁博羅胡吉

爾卡倫。出口不遜。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

炸礮擊打。且揚言奉本國之諭。自索倫沙岡迤外地方。是

我用銀買的。若不給我。先用礮攻取等語。

八月十一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七月間。俄人在黑龍江右岸夾心灘。私墾地畝二百

餘畝。聚眾持械。不准平毀。並言該處係兩國公中地。該

頭目布色依。主使俄人備兵攔阻。

奏摺本卷三十一

二十八

八月二十六日照會格大臣。尚未照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來文備悉。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面為議定。

自應照辦。惟今知兩國正在商辦之閒。西疆已有釁端。實

屬可惜。本國西志畢爾總督。知博羅胡吉爾卡倫所生事

端。當即派委委員前往查明具報。日前本大臣接到該委

員報明總督之文。其事詳細情形如左。本國官瓦爾度昔

帶隊由愛達勒庫莫地方。向博羅胡吉爾前往之時。無故

突被中國兵圍繞。因想中國兵先有意攔阻該隊前往。後

見該隊並無不和之意。當即解退。並不向該隊行敵。管總

隊官喀皮唐郭盧別福由克什木倫地方。遣派官二員。什

皮勒福爾音等。前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詢問圍繞之故。該

員至卡倫。即知瓦爾度昔之隊。果未受中國兵行敵之情。

其後亦有中國官前來我隊會晤。旋經本國官二員。按托

訥福爾音等。帶護兵十名。復往會晤。已抵博羅胡吉爾河

左岸。中國官邀請前赴卡倫。及至其處。見有排兵手執弓

箭。意欲施放。前面有官向兵大言。頗待怒色。忽聞有射箭

聲音。該官將按托訥福所騎之馬。揪住嚼環。按托訥福用

腰刀打之。令護兵回。立即舉兵箭施如雨。追打護兵。內有

三名墜落溼地。被擊。未已回隊。其餘官兵八名。均已受傷。

奏摺本卷三十一

二十九

按托訥福因傷身故。此係四月二十六日之事。如此失信

擊打之事。似不足中國兵之心耶。於次日瓦爾度昔之隊。

欲免相爭。業已起程往克什木倫地方。該兵追之。始行向

伊開槍。因此我兵亦放槍礮。又數日之後。管克什木倫之

隊官。見中國官兵。不惟不回原地。反日日前進。是以派出

官兵。其官兵行走八里。遇有中國兵。不聽退回。方以力備

其回卡倫地方。本大臣以上所載。可見伊犁將軍來文。據

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倭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

卡倫。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等

情。未必俱係確實。以該將軍所載而論。似本國官兵無故

先行撲卡倫官兵。乃據本國官稟彼此爭端。實因中國官  
兵失信。先將本國因約前赴卡倫官兵十二名。用箭擊射。  
並追至本國兵隊之處。又於次日。日本國兵隊欲免爭端。竟  
起退回。中國兵追之。先行放槍。查如是行為。在革莽之人。  
尚覺可恕。而遵化之國。斷難忍受。請貴王大臣飭令將博  
羅胡吉爾一事切實查明。將應行獲咎之人。嚴加懲辦。以  
免復有前項情事。貴王大臣如何擬定辦理之處。以及護  
兵三名。有無下落。即希見覆。再照會所載有奉本國之諭。  
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北地方。係俄國用銀換之地等語。查  
此語本不足為欺。亦不足為重。緣兩國明知其語毫無實  
在。本大臣定不願本國人敢出此無理之議論。擬咨請西  
悉畢爾總督查明確實。惟希貴王大臣若能指係何人之  
言。並覆可也。為此照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西悉畢爾總督來文。內開本年五月二十五  
日。據代辦伊犁領事官耶羅托推精稟稱。本國人在博羅  
胡吉爾受害之後。伊犁官諸事刁難。不准我照常將公文  
書信發往本國。該城將軍出示曉諭。嚴禁軍民到圍。及賣  
與俄人日用等貨等情。我當時請官會晤。問之何故。該官  
慢答不與你相干。你不應問我們如此等語。由是明見中

奏摺卷三十一

三十一

奏摺卷三十一

三十一

國官不肯以禮交還。我亦不能忍受。是欲將圍內所有官  
私產業。點入清單。一面備文交中國官按單查收。一面請  
給護照。以便回國。該官並不收文。亦不發照。又數日之後。  
該官忽變其前日慢待之意。乃我復要將公文信件送至  
本國。該官仍行推辭。並言若派俄兵帶信回國。必受索倫  
人之戕害。此時伊犁城內外。均有聚兵及遣犯。其人均不  
安分。時行搶奪。所有經過該處貨物。無不被其擄掠。該遣  
犯等在圍近靠之兩處。起意私挖地道。我已查出。即請官  
派兵夜內周圍巡查。乃官云無兵可派。其時人人俱傳說  
遣犯有意撲圍。將俄人搶殺。我不甚信此傳言。又想地方  
官必能免有此事。五月十六日。聞得遣犯等於十九日應  
出城前往他處。十八日一早。有人勸我是夜速即躲避他  
處。因遣犯要走之先。必欲撲圍。我當即請官前來。欲知所  
得之信。是否有因。乃該官將我來人弄罵搗出。並不見地  
方官有意保護。而圍內護兵數人。晝夜防守多日。身力俱  
竭。無奈於晚間。只帶關防官銀緊要文件。與護兵等騎馬  
逃走。行走四里。忽聽背後多人追趕。我與護兵順伊犁沿  
河急發快走。約追有二十餘里之遙。乃未能趕上。只因風  
雷大作。天氣昏黑。倉猝之間。失去護兵一名。次早騎馬渡  
伊犁河。萬難之際。所帶關防官銀文件。俱全行沈落河

中○至第五日之後○始到克蘇○逃走之時○所受飢苦○有不  
可勝言者也○本大臣查伊犁領事官係本國特派之人○該  
城官擅敢如此輕視○偏令該官離任逃走○實屬不勝詫異  
諒貴王大臣亦以為然○必欲設法一面使領事官能即回  
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為此照會○希即見覆  
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內稱伊犁領事官被中國官偏  
勒○致令離任逃走○欲設法使該領事官能即回任等因○本  
王大臣查該領事所稟各情○與伊犁將軍恩次咨報○及咨  
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所言各節○迥不相符○難保非該領  
事因該處有彼此爭鬪之事○心懷疑懼○雖屢經派員曉諭  
安慰○終不肯聽○遂乘夜私行潛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  
件○回見上司○無詞可措○故捏造刁難情形○及被追逼各節  
希圖聳聽○以免夫落關防等件之咎○設使中國官有意欺  
陵○想該領事斷不能越卡潛走○且又何必派員眼同現留  
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單存案○並時常派人照料保護○其中  
情由○細思自知○至違犯謠言○姑無論其有無○即果有此語  
亦猶貴大臣日昨照會所云用銀買換之言○本不足憑信  
况恰克圖部員○因貿易圍內失火○立即帶人往救○其心存

奏稿卷末

三

保護○為念和好○已有實據○豈有將軍大員○反欲威逼一領  
事之理○其孰是孰非○將來一經面質○必能澈底澄清也○現  
在貴大臣既欲設法使該領事回任○本王大臣即行文伊  
犁將軍○轉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告知該領事照舊供職  
並飭令該處官員○仍照常保護○不准軍民人等騷擾○貴大  
臣亦即行知貴國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迅即回任  
不必疑慮○除將領事官所稱情節○與伊犁將軍咨報不符  
之處○查明孰是孰非○實在情形彙辦外○相應鈔錄伊犁將  
軍原文○照覆貴大臣查照○

計黏鈔伊犁將軍原文一紙

伊犁將軍寄俄國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為咨行  
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  
倫附近地方住紮○意頗強橫○經我們人向其詢問○你們人  
並不講理○向我兵施放火礮○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  
好之道○你們貿易圍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  
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我們不但派員曉諭你們  
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  
貿易圍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陵之處○詎  
意貴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

奏稿卷末

三

圖中祇留一人等情。由我們營務處報稱前來。查貴國貿易人等。每遇出入卡倫。向報我們營務處得知。我們派員護送。今貴國貿易人等未報文書。私行走。竟將貿易圖交付一人看守。不知其意何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逞強。遂違怨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經我們處飭派官兵。眼同圖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派人時常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為不盡。而逞兵強橫。蒙由你們而起。自可概見。惟思貴國風稱禮義之邦。豈有非理逞強之舉。或貴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違奉私意。尋釁均未可定。應即行知照貴總督查明辦理。為此咨行。

致伊犁將軍常清信函

七月中旬後。疊次接奉大咨。備悉俄人恃強逞橫。及我兵獲勝情形。邇來俄兵動靜何如。不勝惦念。八月十一日本處復將俄人關卡放燬。及口出不遜各節。照會格公使。旋接照覆。反藉口蒙端之啟。實因中國失信。先行放槍。並詢俄兵三名。有無下落。本處查俄人關卡滋事。壓撲營盤。竟至開燬接仗。其強橫背逆。實堪髮指。無如現在兵單餉缺。

陝甘漢回未靖。時勢所迫。勢難速與決裂。今據大咨所報。我兵屢獲勝仗。及此時力圖轉圜。似覺稍易為力。否則兵端一開。萬一稍有挫損。彼時更覺無從措手。即使多方委曲。敷衍竣事。而國體所傷實多。是以於七月二十九日具奏。力陳俄人狡執性情。如有詞可執。必絲毫不肯讓。當此兵單餉缺之時。審時度勢。不得不權宜辦理等因奉旨。後當即備文鈔錄原奏。並未往照會知照台前。想已閱悉。查前項接仗各節。計其月日。總在都中議明照准分界。而格公使文書未到。西志畢爾以前。彼既不肯言明。我亦未便認錯。九月初八日。復接該使照會。內稱伊犁領事。被中國偏令離任逃走。請設法令其回任等語。本處揣其用意。似亦深恐該領事歸訴該國君主。以致該公使辦妥之事。又復功敗垂成。但彼既無端自行回去。無端自行回來。亦覺面目難堪。是以照會本處。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本處察該邊界情形。兵餉兩端。均未充裕。自不得不統籌全局。以息兵端。該領事本非我所逐去。又何難招令折回。祇恐該使將來藉口。反坐實中國有勒偏之事。是以給予照會。先揭破該領事捏票之隱。令其回任。仍當察其孰是孰非。閣下接到此信後。即可繕給西志畢爾。

咨文。大旨仍仿照前單。詢其潛行逃走。是何意見。繼告以不必因彼此有爭鬪情事。心懷疑懼。若再來貿易園時。仍當照常保護。並催其速派人來。以便交付園內所存什物。免致日久損壞。總不露出前此是我偏迫。今番請其回任。語意是為至要。其照會等件。已另備公文知照。茲不復贅。惟所發照會內。稱引原文之處。與尊處咨報間有參差。係因原文有礙眼語句。恐其挑較。故本處撮綜大意。代為撰擬。稱作原文。俾伊無可挑斥。閱時不必生疑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國自咸豐十年換約後。英國以奕樞府第為公所。法國以純堪府第為公所。該二國曾遊。臣等

奏務始末

三六

照會。每年各願交租銀一千兩。惟修理各費。議明在租銀內扣除。至應扣租銀年限。英國則稱應扣第一第二兩年。法國則稱應扣數年。並未指實年限。均經。臣等奏明在案。臣等查該二國所住兩府。現已二年有餘。應扣修理之銀。約可分別扣清。惟該二國公使。總未向。臣等提及。該二館內。現仍不時召工修整。諸多興作。現在該公使等。既未提及租銀一層。臣等若與言及。該公使等必將以修理未竣為辭。租銀為數有限。轉形中國較及錙銖。不如示以大方。不與計較。儻嗣後該二國或有與。臣等較量之事。即可據以開執其口。或亦羈縻之一法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咸豐十年冬間。法國公使來京。懇請照約租與公寓。並聲明必須府第一處。臣等當以府第均係王公現住。並無閒廢之所。再三與之駁辯。該使堅執不從。臣等因其時甫經換約。該使諸多桀驁。且英使於安定門未退兵之先。已自行占奕樞府第。若於法使持之過堅。或亦激成強占等弊。因查有東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因景崇獲咎。早經遷徙。其製爵之純堪。並未在京。當經指與該公使議定。將該府第連花園一併租給居住。並附片具奏。懇

奏務始末

三七

恩飭下內務府查明官房。賞給純堪一處。以示體恤。奉。硃批。總管內務府查明具奏。欽此。嗣准宗人府文稱。已據純堪呈報。將府第那出。惟花園不與公府相連。係宗室彥哲私產等語。臣等以該公府內花園。前派履勘時。該府內人並未聲明。如果實係彥哲私產。即應飭令彥哲呈出房契。並或買或典字據等因。行令查覆。嗣於咸豐十一年三月間。准宗人府咨覆。以彥哲私產。已將契紙二張呈驗。並將原契紙咨送。臣衙門查覈。當經。臣等驗明契內所寫房間數目。俱屬相符。惟以該宗室於查勘時。究未聲明。且此案甫經



奏准。未敢率行再續。當以礙難辦理咨覆去後。茲復據宗人府咨稱。據彥哲呈稱。宗人府西花園一所。實係伊父景綸自置私產。並不與公府相涉。前經將契紙呈驗。並未辨有章程。現住賃房狹小。無處供奉祖先。情殊焦急。懇請趕為辦理等語。臣等查此案該宗室至於查勘時。雖未聲明。惟既據呈驗契據。實係祖遺私產。且查從前奕標純堪等因住房租給外國。俱蒙恩賞給官房。以示體恤。今彥哲事同一律。自未便令其向隅。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查照前次成案。飭下內務府酌查官房一所。賞給彥哲。以資棲止。

御批。著內務府查照辦理。

庚午。烏嚕木齊都統平瑞奏。竊奴才於六月初二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開。以俄人逼近卡倫。派員探詢端倪。撥兵豫防一措。恭錄奏彙咨行前來。查該俄人不候議定界址。輒帶領兵隊。突如其來。中藏莫測。未便因事在伊犁邊境。不豫為防維。當經密與提督業布冲額會商。將滿漢兩營軍器逐一檢點。所有火藥鉛丸刀械槍礮。俱屬整齊完固。正在豫備偵探間。六月十二日。復准伊犁將軍來咨。以俄

羅斯兵隊聞赴卡倫。勢甚猖獗。經官兵堵剿大獲勝仗。深恐復來衝突。將綠營兵挑派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以備咨調應援。並調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速赴伊犁。聽候差委。行令鄂爾德速派員接署。以便交卸起程等因。隨即會同業布冲額齊集綠營兵丁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並飭飭鎮迪道竭力豫籌鹽菜口糧。駝隻車輛。聽候咨調。一面轉飭所屬文武員弁。在於該處出沒大路隘口。及各處卡倫。嚴密偵探防範。並密派滿營佐領穆騰額等。潛赴西北一帶山僻小路。與該處可通路徑。逐一查明。一體偵探。加意防範。以杜窺伺。其庫爾喀喇烏蘇地當西北衝衝。防守尤為緊要。該領隊大臣穆克登額現准咨調。必須有大員前往接替。方昭慎重。查巴里坤領隊大臣文永。曾經出兵打仗。熟悉機宜。當經飛咨該大臣。迅即馳往庫爾喀喇烏蘇。接署領隊大臣篆務。以便穆克登額交卸。馳赴伊犁。其巴里坤領隊印務。查有古城協領色善詩新。明白穩練。堪以署理。亦經飛飭遵照。惟查本城領隊大臣保恒。前經奏明派赴哈密查辦事件。此外吐魯番領隊大臣扎克當阿。古城領隊大臣聯捷。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惠慶。均未到任。該大臣等自係因道路梗塞。不能前來。第現值有事之秋。各處自必須實任大員。方足

以資鎮撫。相應請

旨飭下查明該大臣等現在行抵何處。迅即設法繞道前來。以重  
職守。伏思該俄人屢次帶領兵隊。來至伊犁邊界。闖越卡  
倫。意圖恃強侵欺。實屬驕橫無禮。聞之不勝憤懣。幸伊犁  
將軍常清相機堵剿。安撫頗合經權。即於所屬各營兵丁。  
素稱號健。器械精良。不難遏其兇鋒。使不敢正視。實無足  
懼。所慮者。各處餉需之絕。平居無事。竭力籌畫支持。已  
屬萬分竭蹶。若再有邊釁。曠日持久。其勢萬不能支。深願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諒到來。將會勘界址事宜。早為議定。  
免致藉端侵擾。綏靖邊圉。誠為至幸。

奏稿卷之二十

四十一

御批覽奏均悉。所有豫備官兵。聽候咨調。著即照辦。仍飭所屬認  
真防範。不得有名無實。文永著准其接署庫爾喀喇烏蘇領隊  
大臣篆務。扎克當阿等。已降旨嚴催。令各赴本任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奏稿卷之二十

四十一

善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以借兵勦賊。流弊孔多。若只購買外洋船礮。尚屬事權在我。即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內奏奉

諭旨准行。遵即咨行各督撫欽遵。旋經兩江督臣曾國藩奏稱。購買外洋船礮。為今日第一要務。臣等叢計此項需款甚鉅。且與洋人共事。實屬不易。因著總稅司赫德。適值來京。即將此項船械價值。水手身工。及一切經費。與之悉心講求。仍一面妥籌鈔制之策。遲之久。未敢率行驟辦。嗣因甯波失守。髮逆已近海濱。並聞匪兌銀兩。購買美國船

奏摺本末卷二十一

礮。難保不乘機北犯。其時尚書趙光。御史魏睦庵。復有借用洋兵勦賊。及請買外國輪船火器之奏。臣等以事機甚迫。雖借兵勦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礮之議。尚屬中外會同詳覈。赫德所論。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外國官阿思本。管理一切事宜。其礮手水手兵丁等項。用湖南山東滿洲共中國人五百五十名。本未議及全用洋人。且有中國官為之總統。尚無太阿倒持之弊。彼時審度時勢。難以再遲。即以上年正月。起先後奏撥銀兩。發交赫德趕緊辦理。續據赫德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代辦。並請給劄該總稅司李泰國接手管

理。查前項船礮。臣等自奏明購買後。即經熟商將來輪船到後。一切軍械經費。並外國兵丁水手約束章程。疊經奏請

飭交湖廣總督官咨。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撫李鴻章。協同善辦。其時臣等原議。船中所用外國人。不過令其教練槍礮。行駛輪船之法。而兵權仍操自中國。不至授人以柄。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返密商。擬派總兵蔡國祥統轄。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豫為派定。臣等叢與先派中國總兵原議相符。乃本年四月間。李泰國抵京。稟稱買定輪船。大小共八隻。以英國總兵阿思本為總統。其餘弁兵共六百餘名。並代中國與阿思本立有合同十

奏摺本末卷二十一

三條。臣等閱其所募弁兵。至六百餘名之多。已不勝詫異。及覈其所立合同。種種礙難。並不提及中國應派官弁兵丁若干。與赫德從前原議大相歧異。其時阿思本尚未到京。即經臣等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相持幾至一月。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人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以阿思本為幫總統。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另立章程五條。奏

准遵行。其原定十三條。即作罷論。臣等一面函致曾國藩。以蔡國祥既作輪船漢總統。必須有所依據。方能指揮自如。慮及

初上輪船時。所帶兵弁無多。恐不足以資鈐制。自應仍帶水師數百名。附於輪船左右。是輪船之內。既有中國兵。輪船之外。又有中國師船。毋論該輪船行至內江何處。均當拖帶借往。明以壯聲威。即暗以資防範。庶可副權不外假之實。嗣據曾國藩。呈稱現議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與泰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符。並論中國師船與輪船遠不相及。不若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曾國荃亦以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現文臣衙門議奏。臣等查購買輪船。本屬萬不得已之舉。今曾國藩既有早為疏遠之議。曾國荃又有不藉彼戰攻之語。則是有害無利。已屬顯然。若或勉強從事。中外將弁兵丁。恐終不能相協。將來勝則彼此爭功。敗則互相推諉。設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係匪輕。現入接江蘇撫臣李鴻章來函。謂泰國祥來滬面商。以為虛攤會帶之名。吳越一家。終不能相為附麗。乃其明證。是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臣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至原買輪船。礮械價值。現由臣等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士。轉飭變價歸還。其沿江沿海地方。仍請旨飭下各督兵大臣。實力攻勦防堵。毋授外國以口實。以收自強

奏稿卷末下

三

之效。

恭親王等入奏。再洋人性情執拗。中國每倡一議。彼必故為不遵。以遂其桀傲之性。此次撤退輪船。若由中國發端。彼必藉口挾制。欲撤不能。並恐因此尋釁。貽中國以無窮之累。必先與之講論情理。處處引臣衙門所給李泰國副文為證。不豫露撤退之跡。使其自然入我範圍。臣等前將李泰國與阿思本所立合同十三條。作為罷論。另與李泰國議立章程五條。明知阿思本到日。李泰國必主使辯論。以為嘗試之漸。正可因其嘗試。而與卜魯士講解原列文義。迨阿思本到後。果執合同十三條之說。謂為不應盡廢。並恐愚卜魯士照會前來。臣等因將列李泰國原文。逐句逐字分別講解。斥為與原列不符。是以不能照辦。備文照覆卜魯士。乃卜魯士接文後。即說出美國使臣蒲安臣來臣衙門面商。臣等即執定卜魯士照會內有阿思本願將弁兵遣散之語。必允我遣散此項弁兵。方可議論別事。嗣蒲安臣與臣等會商數次。云卜魯士允為撤退。並欲將船礮一並駛回英國。臣等詰以船礮係由我備價所買。自應由我留用。據卜魯士云。此項船礮。乃英國朝廷之物。非買自商人可比。既不用其人。則船礮亦應繳還本國。方能了結。臣等即乘機告以買價亦應由英國交還中國。方昭平

奏稿卷末下

四

允。卜魯士亦允照辦。取其照會存案。但此項弁兵薪工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除自英國來至上海經費。於本年九月十八日截止。業由李泰國所領各款內動支。另飭李泰國報銷外。其九月十九日起。應找給九箇月薪工銀約十六萬二千兩。又回國一切經費。約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共銀三十七萬五千兩。飭由李泰國先向洋行借墊。即日交阿思本兌收。以便迅速起程。免致逗留生事。仍飭各關勻作五箇月分交。李泰國兌收歸墊。惟此項經費為數甚屬不貲。然與洋人辦事。若不決斷於幾先。則該洋兵等稽遲起程。其繁費又不知虛糜凡幾。且反覆無常。是其本性。若使為時過久。眾情生變。恐又有非數十萬金所能結事者。況此項回國經費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卜魯士允於英國應收二成扣款內。屆下結之期。先行如數劃出。至中國豫收另送來英文劃據一紙。並接其照會。言明俟輪船變價後。始由英國扣還歸款。是輪船破械將來變價若干。雖未可豫計。而現收卜魯士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即係船破變價之款。其英國如何變價。阿思本乃原經手之人。仍責令經手變賣。至阿思本此次管帶人船回國。必須事事妥協。方免彼國退有後言。不得不豫作牢籠之計。現擬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飭於船破變價內劃收。阿思本感

激稱謝。卜魯士來文內。亦有中國厚待之語。此後當不致另生枝節。雖此項經費為數甚鉅。素之可惜。然臣等防患未然。不敢稍涉拘泥。因惜小費而誤大局。惟李泰國辦事刁詐。以致虛糜鉅款。實難姑容。現由臣等將其革退。不准經理稅務。該吏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屢欲去之而不能。今因辦船貽誤。正可藉此驅逐。並與卜魯士言明。如李泰國敢於不遵。希圖挾制。即由臣等照會卜魯士懲辦。其總稅務司一缺。另派赫德接手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博採眾論。請撤退輪船。以杜流弊。又密陳撤退輪船詳細情形。將李泰國革退等摺片。並鈔錄曾國藩李鴻章信呈呈遞。覽奏均悉。採買輪船一事。前經內外諸臣詳議。不惜重價。原期利若歸公。操縱由我。使外洋頓失所恃。總理衙門因需款甚鉅。且駕馭洋人不易。遲久未即議行。嗣因甯波失守。海口設防。九洲洲尚未克復。變逆亦有購船之說。不得已奏明委辦。並將代買輪船之李泰國所定十三條駁正。酌改五條。奏明行知各省。乃此次管帶輪船之阿思本到後。李泰國忽將前次議定業經奏准之五條。肯而不遵。仍將駁正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定欲照辦。此十三條與別飭赫德李泰國原文。設立合同之意不符。總理衙門正在與之駁辦。適據曾國藩呈稱。前此奏准配用楚勇。並無專用洋人之

議。若蔡國祥另帶中國師船。不得為輪船之主。則是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現在蔡國祥已另募水勇。自為一營。擬俟阿思本輪船到後。察看虛與委蛇。如其意氣凌厲。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外國。不索原價。折其驕氣。曾國荃亦奏稱。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鉅。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劑。李鴻章復函稱。蔡國祥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洋。收其餘利。藉得實際。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各等語。均屬確有見地。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卜魯士等反復會商。因阿思本有遣散弁兵之語。即就其說。併將輪船撤退買價。仍由英國交還中國。卜魯士亦允照辦。惟弁兵薪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並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此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為決絕。亦欲以折服外國虛憍之氣。且輪船價值。該公使既允為扣還。亦未至全行棄擲。至李泰國之為人本極刁詐。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辦船貽誤。遽行革退。藉此驅逐。其總稅務司一缺。派赫德辦理。且看

奏稿卷末主

七

該稅務司能否稱職。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該督撫等察看具奏。隨時辦理。至輪船既已不用。中國必須力求自強之策。曾國藩前稱兵力不足。在陸而不在水。曾國荃李鴻章亦均有不願借資輪船之意。若曾國藩李鴻章激勵水陸各師。整飭船政。務期精益求精。使江南地方漸次全復。即外國亦必厚相惜服。不致有所藉口。至輪船入江。拖帶鹽船。有害無利。並若嚴行禁止。曾國荃前奏請裁沿海水師。節省經費一摺。即著無庸再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二件。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奉到貴親王劄文。飭令採買輪船火礮軍械。並令其延請本國官弁招募兵丁。以便統帶輪船兵弁。與中國大皇帝出力報效。該總稅務司奉到劄文。即在本國延請水師總兵阿思本總司其事。是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立有條約在案。茲據該總兵來文。內稱現在貴親王不欲准照該總稅務司與阿思本所立之約辦理。該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等因前來。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在本國採買輪船等物之時。我國家秉權大臣亦曾襄辦。且深知管帶所買輪船之人。又係結實可靠。聲名甚嘉。是以准其隨便採買。本大臣因知其故。理合即將此事情形。報明我國家

奏稿卷末主

八

請示船隻等物。應何如辦理。並已飭知該總兵將所有船隻火礮軍械暫留。候示遵辦。為此照會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論及中國採買輪船礮械一事。查此事前因中國自行派委赫署總稅務司採辦。是以未將一切詳細情形。向貴大臣煩瀆。今既准貴大臣照會。論及此事。應將此事原委告知。查上年署總稅務司赫德在本衙門叢議。輪船應派武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思本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湖南人二百名。水手山東人二百名。水師兵滿洲人百名。送藥仔滿洲人五十名。當將所論一切開具清單。面行呈遞本衙門叢其所呈。實與中國有益無損。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署總稅司並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照辦去後。嗣據赫署總稅務司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李總稅司持以為據。本衙門當以辦理此件。既有前次原呈清單。業經劄行該署總稅務司。無論轉託何人。自能照辦。復據赫署總稅務司聲稱前項

清單。係已定之大約光景。專言中國兵丁數目。尚有外國應坐各船之武弁礮手水手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務司在邀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本處以赫署總稅務司與李總稅務司同辦一事。赫署總稅務司既承辦在前。則李總稅務司接辦。自必與赫總稅務司所呈無異。即經按照赫署稅務司所擬。繕劄給交。比及李總稅司到京。呈遞中陳鈔黏合同十三條。與前赫署總稅司所呈大有歧異。數其所議。即如傳奉

諭旨。亦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傳諭。則未能進行等條。據此則中國費數百萬之幣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當即據理辯駁。另行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與李赫兩總稅務司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始將五條辦法及用款一切。繕摺具奏。恭呈

御覽。奉旨准行。自奏准之後。每月用款及購買各款。俱經按照奏定章程逐款支用。既經奏定章程。月支鉅款。眼見船到功成。無可再議。乃此次該總稅務司忽將當面議定已經奏准之五條。不獨與赫署總稅務司所呈原單不符。即與本爵恩

一第... 廿... 〇... 二...

次劉行李赫兩總稅務司之原文。及今立合同之意亦均不相符。是以本衙門未經允准。况彼時既當面定明照五條辦理。奏准後。該總稅務司已接收奉

旨允准。劉文按照五條定款支領俸薪數月。何以擅違

諭旨。視同兒戲。貴大臣與威參贊嘗言中國兵權。不可假與外人。

是中外道理相同。至今本爵猶喜貴大臣等識見之超卓。

持論公允。不似該總稅務司之意存扶制也。此事因貴大

臣照會前來。是以不能不詳細照覆。惟貴大臣平心衡論。

自必了然也。計照錄赫署總稅司面呈清單一件。劉赫署

總稅務司彙一件。劉李總稅司彙二件。李總稅司申陳合

同一件。與李總稅司當面商定後奏明五條一件。統希貴

大臣詳閱。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中國購買輪船一事。既據阿總兵欲將所

募兵弁遣散。本爵應將李泰國與阿總兵所立十三條中

國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指明。開列於左。

一第四條。凡

朝廷一切

諭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

人轉諭。則未能遵行。查阿總兵並非李泰國屬員。何以必

由李泰國轉諭。始能遵行。本爵原劉李泰國文內。祇云此船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並無該船總兵。必歸李泰國傳諭。不准別人傳諭之語。若照此辦理。則中國為其束縛。本爵原劉內並無此意。是以不能照辦。

一第五條。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

諭。查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

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思本不得通氣。必致貽誤大事。自

然不能允准。

一第十條。李泰國應即日另行文支領各員俸工食各

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刻下在英國姑以所置

各船及各兵器等件。暫為質押。查此案是李泰國不能相

信本衙門各大臣。本爵又豈能相信李泰國一人。遽以重

資交付。况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俸。中國向無此例。

所以未能照准。

以上三款皆與中國有礙。且與原劉不合。其餘窒礙尚輕

之處。毋庸一一詳指矣。

本爵會同本衙門各大臣。覽該合同十三條。多與中國買

船本意不符。今阿總兵既欲將所募兵弁遣散回國。本爵

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特遣官員駛來中國。並

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



國今阿總兵與各武弁水手人等。中國自應給發各人來往車俸及雜項碎用。以回國之日為止。外另送阿總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統在輪船變價內付給。至中國已賣原買輪船火礮軍械各銀。並請貴大臣代立善法。俾得交還中國。以清

朝廷庫款是荷。至此船既不歸中國使用。所有該船現用中國旗幟。併希代為撤銷。其本爵劉李泰國原文。貴大臣前已閱悉。今特擇其要語。一並詳解明晰。鈔粘附送貴大臣查閱可也。

今將本爵劉李泰國原文擇其最要者。講解明白。分列於後。

一。劉內所云署總稅務司赫到京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等語。查中國購買船礮。本衙門與赫德原議。除阿總兵而外。再延外國武弁七名。其餘用湖南山東滿洲合現有赫德親筆所書單據為憑。並無募用外國兵丁多人之說。赫德既經呈稱一切事宜。已行文李泰國在英國代辦。是本衙門與赫德所議一切事宜。赫德已行知李泰國。確有可據也。

一。劉內云。有最要三項。一。購買輪船。並各船內應用之礮藥煤斤。以及各項零星等件。一。邀請應坐各船之武弁。招

募礮手水手人等。以及立定各項之合同。一。酌留所需銀兩。以便照各項合同發給俸祿工錢。以及將來備賞各款之用。以上三項支發。均交該總稅務司一手經理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劉大明願之至。並非別事。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亦非別事。

一。劉內所云。所有各關抽收銀數。將來陸續交付署總稅務司赫。仍由署總稅務司手。交該總稅務司李查收支用。一切均責成該總稅務司一人專理等語。查一人專理者。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

一。劉內所云。中國需用此項礮船甚急。務即迅速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等語。查聽候撥用四字。係聽候本爵撥用。其文義婦孺皆曉。李泰國並未遵照原詞。將聽候撥用之意。議入合同。反將未飭議辦之事。轉列入合同之中。是以不能照其合同辦理。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兩次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將所立十三條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等因。並所錄粘單均已閱悉。查近日商辦輪船之時。本大臣未經參議。係貴親王明見所悉。此事與內地治國之道。甚為相繫。自應歸中國主持。他國

不得與謀。况此事業已講求許久。討論甚詳。本大臣既知貴親王立意不行。若仍希必須照辦。則與本大臣承准本國諭辦中英交涉事件之意。不相符合。且英國以為中國必已照准。合同辦理。是以准為購買船械。延請武弁。招募水手。但此項船隻與中國助戰。非立此等合同。不能承辦。若中國謂此等合同斷不能照准。則英國亦本無令中國照辦留船之意。是以來文所云。不能照准。緣由。本大臣不為論及其事之是非。亦非本大臣所應借議。所惜者此項船隻於英國起程以前。未能將辦船之委曲情形。達知貴親王。設當日早為通知。豈不省卻若干費用。並可免諸多窒礙之處。此本大臣之中心抱歉。不能自釋也。為今之計。自當與貴親王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能辭其責。至貴親王優給所延武弁及水手等。其公厚之意。本大臣心中羨悅。亦應提及。第該武弁水手等。應支俸辛工食銀兩。或以回國之日為止。或以英國明年八月三十日為止。未知合同內如何立意。本大臣無豫先斷定之權。惟本大臣不欲貴國多費銀兩。是以已向阿總兵言明。俟伊歸國之日。即尋才能出眾深明法例之人。為之斷定。當日所立合同。應以何日為止。即行遵照支領銀兩。併告以此等船隻變價。應以至昂者為准。變價後。除扣除經費

奏摺卷二十一

十五

外。即將銀兩交還中國。貴親王果能相信。阿總兵令伊代辦此事。該總兵因貴親王待伊如此優渥。自必能盡力經理。以副貴親王相信之心。此本大臣可保其必然者也。至辦結此事。所有經費。尚恐一時難以籌備。本大臣擬即飭飭領事官。於下次二成扣項中。先為墊發。統俟於輪船變價內扣還。本大臣深知我國國家東權各大臣。聞悉貴親王辦理此事。至優且備。亦必能幫同阿總兵將此項飭辦之事。妥為完結也。為此照覆貴親王。查照可也。

譯出卜魯士刺銀字據

所有輪船回國。尚有應需款項。希飭該總稅務司先為墊發。俟下次三月一結之期。由二成扣款內歸還。

曾國藩來函

購買洋船之議。始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覆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勦辦製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原奏所云。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配用楚軍水勇。原期操縱自如。指麾由我。旋於元年冬。奉到九月二十九日

密諭。以外國船礮。明春可到。飭令豫派將弁水勇。迅速具奏。國藩於十二月十二日覆奏。派恭親王統轄七船。威永清等各

奏摺卷二十一

十六

領一船。申明前議。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即用楚勇。由蔡國祥豫為派定等語。欽奉。

諭旨。所籌甚為妥協。是前此並無專用洋人之議。即赫德所呈原單。參用山東湖南八旗之人。亦無多用洋人之意。故虞目奉。

旨俞允後。即派蔡國祥赴湖北募勇六百餘人。與官秀峰節相商。定一切。其經費則鄂皖各出一半。春間即已募齊。專待輪船之至。等候數月。始奉到五月二十三日寄。

諭。內附錄章程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並非在船常位。已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茲又承准七月十

奏請未奉旨

十七

八日大營。蔡國祥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其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等因。則更與購船之初意。自相違戾。購船云者。購之以為己物。令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三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三板。大小既已懸殊。遙遠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岳高聳。眾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偏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里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

進止哉。寄

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故自接到輪船章程五條之後。條經月餘。反覆籌思。徘徊莫決。欲遵從則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欲不從則業經議定。奏准之案。未便輕於失信。想責衙門與李奉國集議時。必已百端辯詰。舌敝唇焦。既欲兵柄之歸我。又不欲本意之全露。即前此惠書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衷蓋可想見。而彼則挾制恫喝。持之愈堅。萬不得已。隱思而俯從其所請。國藩奉為疆吏。敢不仰體。

奏請未奉旨

十八

朝廷深意。委曲求全。現今蔡國祥將已募之勇遣散四百。酌留二百。仍住長龍三板。自為一營。將來輪船到時。不遽以漢總統自居。亦不遽與灣泊一處。且與何思本往還交際。詳細察看。如儀丈不甚踞傲。情意不甚隔閡。然後慮與委蛇。漸擇同泊之地。徐講統轄之方。若彼意氣凌厲。視輪船為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厮役。倚門之賤客。則不特蔡國祥斷不甘心。即水陸將士。皆將引為大恥。是又不如早為之謀。疏而遠之。視彼七船者。在可有可無之數。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奉國失其所

恃而折其驕氣也。現聞此七船尚未到滬。船到之日。李奉國是否別有要求。尚未可知。彼若翻覆無定。更改前議。敬求貴衙門另與籌商。或於七船之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統帶。配用華兵。亦是一法。若前議一成而不可改。則國藩所謂虛與委蛇。疏而遠之。兩說者是否可行。求賜訓誨。

李鴻章來函

洋船濟賊之事。疊准咨照行知各處。一律嚴禁。惟濟賊苟無確據。及形跡介在疑似者。當止照船貨入官之例。擊辦。誠以洋人以利為命。其護船貨之心。不輕於畏死之心。此

奏稿卷末三十一

九

法已足以示懲禁。前次咨行中已分別議及。當不至有過與不及之處。致煩慮。鹽船不准由輪船拖帶。每處持議甚堅而正。欽佩無似。前此外間屢有陳請。大抵以鹽船之利於拖帶。不在乎長江之通與否。而實藉其駛行之速。可以赴市價之早晚。爭先銷售。又往返轉運多。得數次。其便益在此。而軍營籌餉之為急。就章者。尤以為宜。究之此運一關。非特洋商效尤。奪我利權。即貨船拖帶。無從查禁。其暗虧各釐卡收數。亦得不償失之道。現經曾中堂與鴻章嚴申禁令。九江鎮江各關道設法查辦拖帶之弊。業已停止。儀徵場鹽聚集處。亦未聞有洋人明目張膽。在彼細運。

堪以仰慰遠懷。李奉國所購兵輪船。聞有四隻到滬。未據報知。無從過問。赫德到滬後。亦未來謁。其帶兵官阿思本。聞已進京。尚無回滬消息。會帶總兵蔡國祥。月前因公來滬。與鴻章面商。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仍日回皖。

原議以中國人充當舵勇。蔡國祥先已募勇數百。嗣因輪船無可容足。又議另立師船。其與輪船依護。究之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曾帥已飭令遣散矣。此事未知作何究竟。鴻章前議三難。陋妄之見。幸邀鑒察。每思所以約束鈴制之法。求如明諭能使永為中國自有之船。不致轉而為李奉國霸踞之船。即緩急亦不無

奏稿卷末三十一

十

可恃。而事勢處此毫無把握。倖徑莫釋。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洋。收其餘利。藉得實濟。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彼亦何能由我調度。至李奉國所言捕盜輪船。不能應用。與白齊文搶去輪船兩事。信如尊諭。不過以此藉口。欲將各項輪船盡歸伊管。專擅中國兵船之權。請捕盜局舊有盜原委。而後詳陳白齊文之事。以釋蓋塵。緣捕盜局舊有二輪船。一名天平。一名鐵皮。係沙船號商公製。船堅礮利。猶可合用。經前關道吳煦借與法國兵弁及華爾白齊文霸占不還。捕盜逆廢。鴻章蒞任後。以次索回。時資以裝載。

兵勇軍火餉項。來往協勤。頗得其力。泊福山克復後。派該船周轉巡洋。逐日駛泊。俱有司報。鴻章隨時查察。毫無別項私弊。李泰國所言非事實也。白齊文投賊之初。聲言將為賊覓購輪船。鴻章持之益急。不敢來滬購辦。遂在黃浦泖澱狙伺劫奪。適敵營鑄造礮兵官英人麥格理乘生高橋小輪船回松江礮局。行至松城外豆腐濱。麥格理以事登岸。白齊文帶數十人竄上輪船。搶駛而去。麥格理回追無及。此六月間事也。白齊文既屢為我軍所敗。曾展轉道意。願得免擊辦。即率眾洋人投降。鴻章姑應之。而益嚴備之。八月二十九日。白齊文復隨忠逆大股撲犯大橋角。先

奏務始末表十一

主

以炸礮燬我師船七隻。奪去十餘隻。遂圍攻陸營。李鶴章自張涇橋急行四十里往援。營官周壽昌拚死伏岸下。以火箭射入輪船藥艙。立焚其船。即前所搶去之高橋輪船也。燒斃洋人數十名。賊大敗遁。忠逆疑白齊文為官軍作奸細。怒而囚之。戈登究轉引出洋人四十餘名。白齊文隨亦逃出。戈登及英國繙譯官梅輝立。皆以准降在先。為之解免。鴻章深知外國人最無信義。卻人最護臉面。如鈞示所稱。蒲使深以此事為恥。固不可得而明誅也。當即知照各領事。白齊文既悔罪來歸。赦其已往。宜速勒令回國。嚴加管束。毋任逗遛上海。現據法領事覆到。允即轉致美領

事照辦。而美領事西華向不公正。不齒於人。首領以白齊文投賊為是。中國擊辦為非。吶吶申辯。今白齊文投誠。不加重罪。但令遣回本國。似屬情至義盡。未知該領事肯認真進辦否。尚祈貴衙門據咨照會蒲公使嚴為督催。無任感企。至常勝軍餉實皆按期給發。其每月格外浮開雜款。不得不酌予裁抑。恐整難盈。或有不能如意之處。究之正款已糜費不貲。固因其礮火劫勦。不無得力。亦借以羈縻。不致暗為白齊文之行事耳。即如江陰及大橋角諸役。為自來未有之惡戰。何嘗借助洋兵。惟中外交涉之區。蘇州未復以前。常勝軍未可遽撤。致生他變。至洋人投賊。有害

奏務始末表十一

主

無利。此次陸續投出者。皆以賊中為陷。白齊文伎倆已窮。此後外國人或能以為鑒戒。不再起意助賊。亦足稍慰。屢系什威禮隆接辦軍。既作罷論。自未必代購銅礮。如仍送來。當進諭酌量辦理。柏使所寄實德校信件。已遞去。勒日尼色初來滬時。自高聲價。所欲甚奢。鴻章故淡漠相。遇以折其氣。前已緘陳在案。嗣復來央求留營投效。監鑄開花大礮。鴻章因貴衙門成約在先。未便堅拒。議定每月薪金五百元。仍先回國購置器具。並覓工匠數人。年內外或可返滬。開局試辦。究未識其手段何如。能否合用。屆時察看妥辦。再當詳布。

甲申。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汪曲結布求代遞奏書。內稱藏界東路法國羅勒拏著法日等。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來藏。與瞻逆工布朗結句成一氣。該羅勒拏於今春派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要買人心。並揚言瞻對工布朗結原與前藏警家為仇。並不取欺陵漢官漢兵。且四川總督亦無攻打瞻對之文。此係西藏漢番官員假冒。

聖旨。要除瞻逆。你們全不可聽信等語。巴塘正副土司被其誘惑。已投瞻逆。該羅勒拏又至江卡。聲言景大人處已奉諭旨。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羅勒拏永遠管理。凡有天主教之人進藏。一概不准阻止。後派劉姓仍往鑪運茶。以買人心。據江卡營官稟報前來。因此藏地人心不安。是羅勒拏之故。違和約。謀取前藏。已有證據。再查羅勒拏自道光二十六年。即由西甯滙入。經前駐藏大臣琦由藏解交川省。轉遞廣東。令其自回本國。不料羅勒拏又由廣東繞至雲南。潛入藏屬之們空地方居住。嗣該國與我朝講立和約。雖准其各處傳教。未准其干預公事。該羅蕭二人。由們空出首。即在巴塘江卡察木多一帶。自稱大人。更帶有四川無賴之徒劉姓等。假充官長。幫同作威。既藉故訛詐蠻民。又傳令漢官。與他治服蠻民。所以西藏僧俗官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一

民間知羅蕭二人如此恃勢橫行。若聽其來藏。勢必贖買漢蠻人等均隨他教。西藏本係國朝廣興黃教之地。而藏界西南所屬哲孟雄。拉達克各處。均與披楞相聯。披楞即英國之別名。前因法國傳教之人。有由川入藏之信。該披楞即在哲孟雄各處豎旗聚兵。定要來藏通商。祇候法國之人。由東至藏。披楞即由西南而入。細查該羅蕭二人。誓要來藏之意。名為傳教。實欲善取西藏。彼二國所要求西藏者。其意不在西藏。彼一得西藏。至鑪。萬里山河均歸他人。彼等得與四川聯界。一合其與川聯界內地。恐無安靜之日。所以聞藏官民。誓死不令其來藏之本心。非敢故違和約。實為國家保全地面。仍望賞准設法阻擋。不令羅姓一千人來藏。方免後患。况法國來藏傳教一事。業經駐藏大臣奏奉諭旨。不准來藏。川督亦通行各臺。遇有法國進藏之人。務要善言勸阻。令其自退。為此合詞叩懇達賴喇嘛轉邀天恩。俯念西藏僧俗愚蠢無知。飭下四川督臣。並轉飭鑪廳文武。日後遇有領票赴藏之漢人。及隨差來藏之兵役人等。務要嚴密稽察。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給票出口。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滿慶等所稱東路法國羅勒拏著法日等。於今春派無賴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

要結人心。並捏造謠言。誘惑已塘正副土司投赴瞻邊。是否有此情事。著崇實駱秉章查奏。又羅勒等聲言景紋奉有諭旨。將前藏所屬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賞交伊等永遠管理。凡有天主教之人進藏者。不准阻止等語。如果屬實。是該教士假傳詔旨。殊屬可惡。除諭令總理衙門向法國住京公使據理駁斥外。著崇實駱秉章嚴飭沿邊各屬。認真查察。如有內地傳教之人。潛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間偷越。披楞因法國有人藏傳教之信。亦欲來藏通商。其意實屬叵測。廓爾喀於去冬遣人來藏。復修舊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願與藏永作藩籬。著福濟等乘勢利導。飭令廓爾喀等永敦舊好。嚴密防範。以杜披楞窺伺之心。

奏存案未三十一

五

入  
諭滿慶恩慶春羅勒等意欲入藏傳教。西藏官民力阻其行。其見懼忱。本已諭知崇實駱秉章等遵照條約。設法攔阻矣。其披楞西入之語。尤宜先事豫防。現在廓爾喀雖已修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甘與藏永作藩籬。而邊備仍不可一日懈弛。著滿慶等督飭汪曲結布等妥籌防範。不得稍涉大意。

壬辰。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自哈薩克鐵色克等句結俄人。越十年蒙以來。領隊大臣等差派四出偵探。傳說浩罕發兵八千。尋俄人打仗。人以鐵色克此次為伊等出力。現

奏存案未三十一

五

已封王。等俱置之存疑之列。總以嚴守卡倫。不使俄人侵占。禁止我兵毋得出卡貪功。為俄人藉口。此為第一要義。其西北一路。有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及圖庫爾分營為犄角之勢。防堵照常。連旬並無交仗之事。惟西南一路。係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彼帶領兵勇紮營。茲據呈稱八月初六日。據總管德格都報稱。督率馬隊準備一切。巡行至喀爾奇拉河地方。時見俄人排隊回向相持。聞施槍礮。我兵正在分隊前進之際。適續撥兵勇礮隊已到。繞從俄兵背後開礮。傷斃賊匪數名。內有穿白衣者。並槍斃賊馬三匹。該匪支持不住。向西敗竄。管帶遺勇佐領以及戍員帶領兵勇緣營礮位。係在南山灣遇賊。齊聲發礮。向前開礮。賊即奔竄。亦未窮追各等語。等查俄人不候分界。輒同哈薩克等深入十內。肆意尋釁。該國使臣是否知悉。總不能得其確實。緣臣蘇勒勒官雅哈勞萬端狡誑。一切皆其主使。等連次行文咨與西悉畢爾衙門。總不能出伊之手。無不擅行折閱。任意咨覆。其筆蹟口腹。前後覈對。適相符合。前兩次行文與西悉畢爾衙門。詢其送兵情由。即恐墮其術中。俱由塔爾巴哈臺轉為咨送。茲據明緒咨來。該國西悉畢爾回文。等折閱之下。似仍係雅哈勞所擬。即如所稱哈薩克布魯特等為伊國所屬一語。實屬欺蒙無理。況和約

一第... 冊... 頁... 四... 卷... 書... 第... 九... 之... 三... 卜

內並無哈薩克布魯特屬與該國之語。可否仰祈

天恩。將此節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使臣。使知所言

過謬。及早息兵。若由等語。照會該國。則仍為難哈勞所阻

抑。不能達到。至咨文內種種狂妄自大。以及誇過於禁。黃

言巧飾。希冀聳聽。孝母容與之辯論。至該俄狡獪情形。早

已奏明在前。決其必有如此伎倆。難逃

聖明洞鑒。謹照原咨譯漢。恭呈

御覽。

常清又奏。竊查俄人雖退出卡外。紫營而四出窺伺。且有

哈薩克為之驅使。其從逆著名之鐵色克。又未離其左右。

種種狡獪。不敢稍弛防範。致有疏虞。領隊大臣托克托奈

在西北博羅胡吉爾紫營。圖庫爾在吐爾根紫營。以為後

路聲援。兼護索倫營房。前任領隊已哈善在西南鄂爾果

珠勒紫營。前曾添派兵勇嚴為堵禦。茲據巴哈善呈報。七

月十四日。俄人在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敵。幸我兵

未被暗算。兵勇併力驅逐。俄人退敗。探得該匪在卡外盤

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伯克在山內為之主謀。該領隊等

相機防勒等情。茲俄國頭人在各營遞字云。該國商人欲

進卡倫貿易。人云該國王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不

准伊等再行打仗。意欲求和等語。竊思該國既稱棄將滋

事之人。叫回治罪。是該國自知釁由已起。已屬昭然。乃越

日遞字。又復強橫。與前不符。後又暗中寄與不肯隨從之

哈薩克布魯特私信。勸伊等不可內附。而歸罪於錫伯索

倫兵丁。且稱與

大清國多年和好。窺其用意。分明畏錫伯索倫兩營強勁。敢戰

敢為此挑唆之語。果誠心和好。何不將兵隊撤退。任聽我

兵。捨紫鐵色克。我

國自然罷兵和議。今俄人反復無常。僅空言和好。並不撤兵。

又未見該國大官文書。其屢次遞字。不知出於何人之手。

復作字暗中勾結。善長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僅輕聽其

言。將兵勇撤退。彼或做克商人貿易。驟然乘虛而入。所關

匪淺。等飭令各營帶兵領隊大臣。加意嚴防。勿墜其術中。

並令軍營之營務處。作為己意。直言回復云。彼此和好多年。

並無用兵之意。是爾等同伴義之哈薩克布魯特。越卡

逞兵。今欲和好。先將科斯莫。以及西南兵隊。盡行撤去。

不得侵占內地。若論貿易。總應靜聽分界後。再照舊章辦

理。方是真心和好。我

國兵隊。捨紫鐵色克。不與你們相干。若仍恃地添兵。或寫信

與你們。使臣藉詞移禍。唆誘不和。我們斷不能遽爾撤兵。

云云。信已達到。該俄仍無撤兵消息。前接明緒。鈔奏。



內稱俄人兵隊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先後至該城卡倫內住紮正在派員查問聞忽爾一併撤退等語近探得伊犁卡外俄人有添兵之說想移彼就此一面假意說和明係緩兵之計惟是日月遠延軍餉分毫不到而兵勇防禦五千數百名之多接濟口糧餵養馬匹車駝轉運晝夜不休雖已出示勸捐又撥河工之案開捐俱不踴躍等語焦舌敝道無應者但願明誼等在塔爾巴哈台早將分界之事議定彼此撤兵方為至善否則實有難以支持之勢等語惟有相機妥辦竭力守禦以副聖主安邊柔遠之至意

奏恭摺奏

光

常清入奏等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設咨稱遵旨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咨行前來等查上年協領哈布齊賢前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該協領於去年旋城十一月間病故現在明誼起程在途等語急宜補派熟悉與地之員前往查有二品頂帶協領色布貞奏佐領巴霞人俱諳練於伊犁卡外地勢情形頗能熟悉巴霞兼能哈薩克話語現在塔爾巴哈台防所等即飭令協領色布貞奏於七月十一日兼程前往會同佐領巴霞聽候差委其卡外何處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等前曾繪圖貼說應歷可證已咨送該將軍參贊收閱會議之時必能與該俄官

平心靜氣反覆辯論曉諭百端不令稍有侵佔決裂以崇國威而固疆圉

伊犛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竊等語於七月初四初十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兩次寄

諭該國既有兵隊居住已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處另派兵隊潛住私置鄂博修蓋房間著明緒等密為探訪等因欽此等

等昨准烏里雅蘇台來咨將軍明誼已擬於六月初間由烏起身前來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分界事宜並送來擬就詰問俄國西志畢爾總督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

奏恭摺奏

手

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照會一件屬令等明緒會銜轉遞等因前來等語當即加銜飭交貿易圍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送西志畢爾衙門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詣貿易圍告知該色克德爾官將軍明誼已由烏里雅蘇台起身不日即可到塔該色克德爾官聞知甚為感悅並云將軍既有前來之信我們大臣若知道亦必到來等語等前准伊犁將軍咨鈔續奏摺案內稱俄兵猶在卡外盤踞而俄使哈薩克時常潛入卡倫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五月十五十九兩次遣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向串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等語等查俄人在

伊犁卡外逞兵滋擾。現經將軍常清添兵防守。布置周密。誠恐俄人無聞可乘。必分兵隊來塔。調吸引誘卡外之哈薩克。逞志內竄。緣本處城小。兵單。等即如何悉心籌畫。無奈兵不敷用。防不勝防。且伊犁正值用兵之際。不能兼顧。倘俄人來塔逞兵。實無控制之策。等再四思維。只可豫散俄人之黨。冀以堅哈薩克內向之心。伏查哈薩克前汗爵緯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雅爾等。前雖疊據呈報。均願誓志內向。不肯背順從逆。然該哈薩克等。究係犬羊成性。誠恐不足深恃。是以等昨復飭諭該汗公台吉等。令其各選精壯阿勒巴圖數百人。聽候調遣。並調該罕公台吉等。先行來城。等尚有面諭事件。去後。旋於七月十五日。前汗爵緯坦。台吉。愛班。來城。等當堂見。據稱所有豫選之阿勒巴圖。現已備齊。何時刻調。迅即來城。不敢有誤。再緯坦等世受

奏摺卷末主

主

即可令所備之阿勒巴圖。禦侮自守。藩籬該汗聞之。無任感悅。惟緯坦前遞夷字。內稱伊自成豐五年。仰蒙大皇帝恩。准承襲汗爵。至今未領。敕書。懇祈奏請等語。等竊查於去歲。接准伊犁將軍常清。恭錄。接奉六月二十三。及七月初十日。兩次寄信。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緯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承襲。必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方可永遠相安。欽此。欽遵。行令照辦前來。其時俄國使臣。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該國又派兵隊。在於各卡以外。挾詐中誘。聚哈薩克。以致各哈薩克。均懷首鼠兩端之心。等若遵

奏摺卷末主

主

教書。等尋視其情形似已知之。若再令混應允。又恐啟其疑心。是以面告綽坦。因爾冒襲汗爵。奏奉

諭旨。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

該汗聞之。叩頭回稱。綽坦冒襲汗爵。仰蒙

大皇帝鴻恩。未加重譴。此即綽坦之造化。此後惟有嚴束眾哈薩

克傾心內附。以冀仰報

大皇帝高厚於萬一等語。等復諭該汗嗣後如能堅心內附。出

力報效。俟地界議定後。必須據實奏明

大皇帝優加獎勵。等賞給羊麪。令其旋牧。再等前恐俄人送

兵犯卡。因本處除七卡官兵外。存城之滿漢官兵。僅有三

奏事本末

三

百餘人。實難應變。當經奏明飭諭土爾扈特親王台吉等

豫選精壯兵丁二千名。聽候調來城防堵。旋該親王策

琳拉普坦扎薩克台吉圖布新柯什克來城面見。等回

稱伊等世受

皇上養之恩。並未仰報涓埃。現已備齊精壯阿勒巴圖一千名。

儘聞俄人送兵內竄。伊等即帶兵丁前來助守等語。等

因該遊牧地方近在邊卡。當諭該親王等令其常派官兵

確查。如有俄人侵占遊牧地方。即行驅逐。一面呈報。聽候

酌辦。並令該親王等仍回原牧。至各卡倫外往紮之俄國

兵隊。已及數月。等不時密派委員分往各卡以外。不動

聲色。暗為查看。雖屢接據各員呈報。俄人尚無私與鄂博

修蓋房間情事。茲據瑪呢圖千都罕卡倫官呈報。於七月

十七日。偶來俄羅斯官兵帶領哈薩克約有二百餘名。攜

帶破車。執持槍矛。在卡外往紮。距卡倫有七八里。當往查

問。據該頭人聲稱。卡外均係我們地方。並非你們地方不

應查問等語。等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往。已克圖卡外

小水地方。面見該頭人。告以我們明將軍有信來塔。與你

們大臣會議勘界事宜。你們速將兵隊撤回。據該頭人回

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來此住守地方。非接文書不能退回。

章京薩勒哈春復告以所有卡外原係我們地方。且兩國

奏事本末

三

邊界尚未議定。即你們在此居住十年。將來亦不能狡賴。

作為你們之地方。該頭人無辭回答。始云祈給數日限期。

容俟稟明我們上司。回文到日即行撤回等語。稟悉前來。

等查該俄言詞雖順。而於撤回一節。堅以非奉伊上司

文書。不敢擅自撤回。為評。揆其占踞已克圖卡外地方。欲

阻我查邊官兵之道路。將來會議時。必將我常住卡倫之

外。賴為彼之地方。否則何得連年派兵來此侵占。等並

不派兵驅逐。任其久紮。定必藉詞狡賴。現在若即派兵嚴

加驅逐。是塔爾巴哈台兵端又啟。更成不了之局。勢處兩

難之際。等晝夜籌思。不得不暫顧全局。僅該國兵隊硬

行間進卡倫兵臨城下之時。立能束手待困。只得用兵捷  
伐。至俄人現占卡外地方。不過將來與之會議時多費唇  
舌。向其以理剖別。目下只可徐為設法。羈縻消息。於未萌  
總期塔城之釐不興。以便往還。與該國行文。約期會議。迅  
速歲事。是為至幸。惟俟明誼抵塔後。等再為面商。妥籌  
辦法。該國何時派官前來會議。等即恪遵節奉。

諭旨。與將軍明誼按照前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領地圖。折中  
定議為斷。萬不敢任令俄人侵占。更不敢致與原定和約  
大相懸殊。使彼有所藉口。惟有斟酌機宜。妥商籌辦。此事  
早結一日。即早免一日。萬藤如俄人稍能迴轉。即與之酌

中定議。速完通案。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西南路夷匪。驅逐出卡。並防堵情  
形。暨派員馳赴塔爾巴哈台各摺。明緒等奏遵諭籌辦邊務一  
摺。俄人在伊犁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惑。我兵未為所誘。  
併力驅逐。該夷退敗。仍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克在  
山內為之謀主。著常清即飭領隊已哈善等相機防範。毋稍疏  
忽。該國頭人在各營遞遞。聲稱該國王已將此次滋事之人。叫  
回治罪。意欲求和。已明知釐由已起。乃越日所遞之字。又復強  
橫反復。且暗寄私信與良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勸其不可向

奏務始末卷三

三六

附實屬詭譎。異常清慮。該夷假充商人。乘虛內犯。不肯將兵  
勇撤退。仍飭各營加意嚴防。該將軍職任封疆。自應如此辦理。  
惟此事總以速行了結為宜。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  
分界事宜辦結。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約會俄國使臣。准照該  
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著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  
釁。即以此事告知。以期速息兵端。明誼此時計已與明緒會面。  
著即妥為商酌。如俄國使臣來議分界時。即相度事勢。按照該  
使臣議單速行辦結。一切操縱機宜。朝廷不為遙制。諒該將軍  
等定能仰體此意。妥為經畫也。已哈善所部將士。在西南一路  
巡邏。於喀爾奇拉河續遇俄兵。接仗獲勝。並於南山灣遇賊擊  
退。追逐出卡。此次該夷赴卡送兵。該國使臣未必知悉。常清以  
巨蘇勒官雜哈勞滕蔽把持。屢將該將軍咨與西志畢爾衙門  
文書。擅行折閱。將續行咨文轉由塔城遞往。此次由塔城接遞  
之西志畢爾衙門回文。仍似雜哈勞所擬。常清將來文照錄呈  
覽。所稱我兵首先尋釁。欺壓該國商人。並哈薩克布魯特屬於  
該國等語。甚為狡橫。本日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矣。該  
國住京使臣。亦每自相迴護。該衙門歷次與之辯論。幾於古歇  
唇焦。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住京使臣外。常清仍  
當設法行文西志畢爾據理駁斥。一面嚴行防範。毋稍大意。前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貿易團俄官逃走一節。已與該位

京公使行文駁辯。並將該領事官疑懼捏詞刁難情形揭破。已回該公使知照該領事官折回。著常清於該領事官折回時仍行派員保護。並將該貿易圍貨物給回。以免藉口。所有屢次獲勝之出力將士。並哈薩克布魯特等均著常清存記。彙案奏獎。塔城卡外有俄兵占據。明緒現派員前往曉諭。擬暫事無庸。俟其闕卡再行用兵。並令土爾扈特王台吉等派兵巡查遊牧。辦理均尚妥協。至綽旦冒襲汗爵。前據景康奏明。情尚可原。曾降旨寬免其罪。嗣經常清奏查阿勒坦父子下落。並未將前來諭旨聲明。復諭令常清景康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襲汗爵之人。原本將綽旦汗爵革除。續因景康奏稱該遊牧人等久奉綽旦為汗。且不肯歸附俄國。復諭令明緒所有綽旦汗爵仍准其承襲。明緒即將常清行查塔城咨文。密行撤銷。切勿輕行宣露。現據明緒奏稱已將常清咨文宣示。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當用人之際。綽旦之去留。殊有關繫。著明緒明緒仍遵前旨。將准其承襲汗爵之諭。速行宣示。綽旦其應領初書。本日已飭令該衙門照例辦理。頒給矣。常清現派滿領色布貞泰等馳赴塔城。聽候差遣。著明緒明緒於俄使會議違界時。飭令該協領等將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悉心曉諭。毋令侵占決裂。

西志畢爾復伊犁咨文

為移覆事。通閱你們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咨來文書內。責將軍違背京師議定條約。傷兩國和氣。另生枝節情由。推與我們人。我不能不可惜。查自會議分界事宜以來。我是總理那封管理疆界之大臣。責將軍是你們總理西邊疆界之大臣。所辦之處。不能不為查看。責將軍欲占我們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地方。於去年並今年曾給我國所屬之哈薩克布魯特蘇勒坦等信字。令其背叛我國。投順中國。該蘇勒坦等皆有心。將信轉與我們疆界大臣呈遞。此外我們所屬哈薩克逃人。責將軍收留。不但不照定例與我們送回。還敢與他們侵犯我們。此可謂善待鄰邦之理麼。若我們這邊像責將軍一樣。與你們願普特索倫錫伯察哈爾等民人這樣信字。責將軍能看得過麼。再你們索倫人滋事。要強占哈薩克等地方。是責將軍給他們曉諭俄羅斯人要占他們所屬地方。直至霍爾果斯。造此說言。莫有聽不見的。索倫人從前與我們人取和。今因懷擊將我們貿易及送文書之人。路經他們地方之時。攔勒搶劫。搶起來了。責將軍因看顧各目的人。竟然不辦。送來文書上寫的。說此事是索倫人懷詐。作為友容。請我們客議事。請到卡倫時。勸前村死我們四箇人。此是什麼道理。今是誰首先動手起事。是誰先弄釁。若是我們人首先起

費。你們官等來至我們兵隊位處是客。當時起釁極容易。你們索倫人如此行詐。貴將軍為何不把他们這樣行詐之處罰辦呢。從前你們索倫兵隊幾次出卡。到我們地方。遇見我們兵隊。我們的人勸說叫他們回去。他們聽了話。回去。我們的人不能動你們的人一指頭。即彼此不生事端。今索倫人行詐。首犯我們人。貴將軍是總理西邊地界之大臣。想是吩咐他們耶。你們人先出卡倫。不但執弓。又發給所存槍。揆度侵犯之由。果係貴將軍豫先謀於侵犯。以致首先尋釁。既然豫定侵犯我們之心。貴將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各各行大聲稱。恐出大事。纔豫先行文。目下我纔曉得了。原來如此。貴將軍既照我們定例。我們在伊犁貿易園安靜居住。係不管疆界之人。以此恐嚇欺壓。即與你們民人傳知禁止。不准賣給我們人貨物喫食。又不准赴我們貿易園子換賣買。是以我們色克拉塔爾官聽見這箇辦法。因為不能買得用物。慮及園子所住之人。恐其餓死。就給你們營務處咨文聲明。不但你們不接文書。又向你們官大概說過。給過我國信。我們要遣人送文書。貴處索倫人不遵上司們吩咐。要殺送文書之人。所以送文書之人亦回來了。後來你們人把我們貿易園的牆。於夜間剽它。時色克拉塔爾官求貴處派兵於夜間在

夷務始末主

完

園子周圍看守。並沒派來你們官不但不去。還將差去的人。以喝出來。是如此欺壓我們色克拉塔爾官。由伊犁回來的心定了。貴將軍在園子就近地方備派下人。我們人出園子過了三四里地方。瞧見你們約有百人。把他们追趕下去。趕去之時。想是你們人把我們一箇人用力拏回園子去了。貴將軍寫的我們人出去時。留一箇人看園子。總而言之。陵辱我們人之處。皆出於貴將軍。在中國恐怕後來出事。自己承當不起。所以咨來文書。內聲言不欺辱我們的人。去了以後並未追趕。竟說園子去的人是買賣人。並未提及色克拉塔爾官並兵丁。我們買賣人在貴處受欺辱。已經回本國。作為不知。貴將軍照看我們貿易園子房內所存物件。是貴將軍要自己站地步。把我們的人欺辱了。還將過錯推在我們身上。惟咱們兩國既行二百餘年和好之道。不能因一處疆界大臣錯誤。辦理不善。致傷永遠和好。若貴將軍欲守兩國和好。改悔錯誤。欲息釁端。貴處當一面給你們兵丁嚴禁曉諭。不出常位卡倫。侵犯我們人。一面派官往我們科斯美鑾兵隊地方去。將我們色克拉塔爾官並屬下人等請回伊犁地方。路上好從照應護送。日後在彼安靜居住。把我們不管疆界的人。不可教人勒捐欺壓。諸凡事件倒要和好。照應看管我們買

夷務始末主

早

易因子所存的物件看守之處暫為看守全在責將軍身上為此搦我手印咨覆

明緒又奏查俄人兵隊現已逼近各卡任紫數月例查南北卡倫自未便飭令兩領隊親往巡查除面屬該領隊等督飭各該管官勤加操練兵丁不准稍形鬆懈外等仍照例於滿營委營長之內委派伊博圖往查南北卡倫之使並飭順道巡查西北哈薩克邊界後面諭該營營長務須面為密飭守卡官兵等加意嚴防並帶出卡查看有無俄人前來壘立鄂博修蓋房間情事隨時呈報並諭俟至哈薩克游牧查收租馬時儘遇俄國兵隊攔阻祇可相度機宜酌定行止斷勿遽啟釁端

奏務恭奉主

甲

御批知道了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飭李泰國赴滬將往年款項迅速交出如交代不清仍應設法追繳一面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古令其代為承追由新任總稅務司赫德轉呈通商大臣李鴻章覈辦旋據李泰國面稱現在業經撤委實無顏又任中華必須趕辦回國所有經手輪船帳目簿據及餘剩銀兩現在俱存上海自必遵諭統交赫德接收等語當經臣等一面行知李鴻章查照辦理一面飭李泰國赫德遵辦至李泰國種種狡獪情形前

已奏明在案惟此等狡獪小人若絕之過甚彼必肆其反噬前於撤退李泰國之時曾照會各國公使允於撤委後酌給李泰國四箇月半俸銀兩現查總稅司每月半俸及住京經費過多且該前稅司與赫德交代亦無庸四箇月之久且等公同商酌在於總稅務司俾用住京公費內撥給銀八千兩另給回國路費銀六千兩此款即在李泰國應繳銀兩內劃收以示中國寬容厚待之意以後李泰國有所藉口中國即可執此為寬厚相待之據使彼無所施其伎倆臣等現已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古查照並屬卜魯古士代飭李泰國與赫德覈算交代不准稍有含混至李泰國已於十月十三日面辭出京聲稱到滬後算明交代亦即回國

奏務恭奉主

甲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因前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來署面稱現在急欲回國所有經手購買輪船及領過輪船月款銀兩均有細帳可稽所餘銀兩亦尚不少請給劉與新任總稅務司赫德面算將來算明之後其帳目簿據與餘賸銀兩一切俱歸赫德接收轉繳並令赫德出具手據如帳有算錯銀有未清均惟赫德是問如該二人有交代不清之處並請

由貴大臣作保各等語。本爵查李泰國辦理輪船事宜。雖未能妥協。但伊在中國食休有年。辦理稅務尚屬出力。現在到上海後。如能將輪船帳目及各項未用銀兩。全數交代清楚。並無絲毫含混。雖起程回國。未到四月之久。中國亦毋庸再計月分。應在中國十月初五日。即英國十一月十五日以後。總稅務司停用。住京經費項內。撥給李泰國銀八千兩。本爵再加體恤。於所給前項銀兩外。又另給路費銀六千兩。即在李泰國應繳還中國銀數內。劃收。至李泰國所稱如交代不清。請由貴大臣作保一節。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能辭責等語。貴大臣既允竭力襄佐。所有李泰國交代一事。諒貴大臣必能代飭李泰國與赫德細心數算。不致稍有含混。除別知李泰國赫德遵照外。相應粘鈔到案二件。李泰國交來輪船帳目。經手銀兩。大略清單一件。照會貴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奏摺

呈

李泰國辦理輪船不善。已由該使臣將詳細情形奏明本國。萬不任其播弄。惟前經住京之該國使臣參贊威安瑪現回本國。若中國再將李泰國辦理錯誤。並一切狂妄情形。函知威安瑪知悉。則李泰國回國後。自更無從造言。冀惑。臣等查英國威安瑪前在京時。常到臣衙門會晤。遇事亦時有信函來往。惟李泰國前與臣等述及與威安瑪係屬至好。與各國住京公使亦均莫逆。臣等查現在各國公使頗不以李泰國為然。則李泰國與威安瑪為至好之說。已屬未可盡信。況卜使既懇臣等函知威安瑪。似亦有益無損。可為思慮豫防之助。臣等公同酌定擬一函。以臣文祥出名。將李泰國承辦輪船未能妥協。及其來京後種種狂妄情形。函知威安瑪知悉。其函印由卜魯士處轉寄。謹照錄奉呈。

奏摺

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威安瑪信函

中國購買輪船一事。從前中國舉辦之初。原因兩國既經和好。卜大臣時思為中國設法平賦。貴參贊又嘗謂中國非創立新法。不足挽回從前之積習。因而本衙門與赫德司議及外國輪船。該稅司遂在本衙門呈遞輪船應派武



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總兵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水手水師兵送藥仔名數。本衙門覈其所呈。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到行赫稅司於到內言明。將來輪船即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嗣據赫稅司申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到文一件。俾得持以為據。赫稅司並稱。尚有應坐各船之外國武弁礮手水手人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司在選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當經繕到給文到內言明。支發均交

奏摺卷之三十一

聖

該總稅司一手經理。各關抽收銀數。均責成該總稅司一人專理。船礮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各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是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而言。並非別事。即一人專理者。亦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至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八字。其文義更屬掃蕩。皆曉到文本極明顯之至。乃本年夏李總稅司到京。呈遞申陳鈔黏合同十三條。與赫稅司所呈大相歧異。要其所議。即如第四條傳奉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進行。若照此辦理。中國為其束縛。原到內並無此意。第五條如有

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則李總稅司未便轉諭。查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總兵不能通氣。必致貽誤。第十條李總稅司應即日另文支領各員半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查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半俸。中國向無此例。以上皆係種種不能照准。根由當即據理辨辦。另行與李赫兩稅司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當經本衙門繕摺具奏。奉旨准行。乃閱兩月有餘。赫稅司已赴上海。李總稅司忽將奏准之

奏摺卷之三十一

聖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倘令照辦。適接卜大臣照會。知阿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是以奏明。即將此項船隻交阿總兵帶回。貴國變價。恭親王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并遣官員駛來中國。并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國。因贈阿總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即在輪船變價內付給。查李總稅司奉到承辦輪船事宜。一切未能照例辦理。以致虛耗中國糧餉。若係中國臣民。自應照例懲辦。惟念該李總稅司係貴國人。自應飭令仍回貴國。中國未便再行委用。所有總稅務司事務。恭親王已派令赫稅司管理矣。至李

前總稅司本年來京後一切情形。試為青參贊言之。查李前總稅司之在貴國。並無官職。在中國充當總稅務司。既合中國之律。即與中國屬員無異。其職分亦與各省關道相等。從前赫稅司署理總稅務司一切。謙謹自守。遇事備具申呈。今李前總稅司來京後。口稱貴國欽差。向皆與彼平行。此後遇有公事。恭親王處亦可不用申陳。隨用平行書信。至遞恭親王。當經本衙門駁回。始據換用申呈。又查伊所住句欄胡同之屋。本係上年天津威稅司來京。為其購買。計房一百餘間。極為寬敞。貴參贊在京時。亦曾去過。乃伊到京以為狹小。口稱必須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肅王府。或分給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讓給。即要詹事府衙門居住。又欲將中國各口舊有輪船。歸伊一人調撥。上海常勝軍歸伊一人支發。其所用辦理稅務經費。不肯呈報細帳。其住京經費。每月索至三千兩之多。如此種種。均於道理不合。且直言中國之事。非控制不可。此次本衙門將輪船遣回。撤去李總稅務司。此事全賴卜大臣見理明透。深願兩國和好大局。不為浮言搖惑。各國欽差亦均以所辦為是。輪船撤退。係因與中國體例不符。並無別故。兩國和好如常。彼此照舊關注。貴參贊聰明過人。平情論事。遊說之餘。亦當首肯。現在總稅務司一缺。本衙門已另派

奏參末主

甲七

赫稅司管理。赫總稅司亦係貴國之人。向為商民所悅服。此後中外交涉事件。當更易於辦理也。李前總稅務司卸事後。念其從前辦理稅務出力。贈銀共一萬四千兩。俾得從容歸國。並以奉佈。至中國撤退輪船一切原委。業已詳細照會卜大臣查照。聞已將本衙門疊次照會。寄回貴國。想貴參贊自可覽悉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請將廣東紳士伍崇曜前借銀兩。由粵海關稅項內陸續給還一片。九月初七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且等查此項銀兩。前於咸豐八年據前督臣黃宗漢原奏內稱欽奉

廷寄。有飭令伍崇曜籌捐之

旨。嗣因捐輸未能踴躍。因力向伍崇曜籌借。指在關稅項下抵還。許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餘萬兩等語。其時該前督因遵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故有籌借銀兩之舉。當時原摺內並未聲明係向洋商借貸。今美領事忽有借自伊國洋行之語。伍崇曜又有向領事商酌歸還之語。皆屬事後之詞。若謂借洋人勢力以索債。伍崇曜乃衣冠中人。其有人心。斷不至此。似可姑置不議。總之此款毋論借自何人。皆宜早為歸結。

奏參末主

甲八

惟原案必須理清。則辦法不至歧異。查此案前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黃宗漢改為籌備。並飭海關發給印票。已與

原奉

諭旨不符。况係粵東自借自用。尤未便於關稅項下動支彌補。近

來各省軍需。皆由用兵地方大吏督飭紳富捐助供給。粵

東近年亦然。此款未便獨異。伍崇曜以粵省富紳。疊膺保

薦。加至布政使銜。受

恩深重。自當念切時艱。竭力捐助。以為商富之倡。且等公同酌議。

此項本銀三十二萬兩。同原議應貼半年息銀。應由廣東

現任督撫。飭令紳士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

奏奉 硃批 著照所請 欽此

早九

勸令一體捐輸歸款。以仰副原奉

諭旨之意。方為正辦。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務使

伍崇曜經手之款。不致虛懸無著。聞該紳素稱急公。自必

力能籌畫。仰慰

宸廑。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著廣東巡撫郭嵩壽。督飭伍崇曜妥為

辦理。以期迅速清款。所捐銀兩。並准其照軍需成案請獎。

以示鼓勵。再此摺係會同戶部奏議。合併陳明。

御批 依議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貴州田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辦理將及兩載。上年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堂次

照會。請將田興恕戴鹿。趙長三。論抵。臣等以中國之法

必須情真罪當。既有首從之分。又有減免之例。斷難由京

憑空擬議完結。雖經奏請將田興恕調離黔省。聽候查辦。

並力與哥士者援例辯駁。而該使始終拗執。正在往復爭

論間。適於今春新換公使柏爾德。到京。力催前案。聲請

立定主見。另單開載五條。大意歸重田興恕。次及戴鹿。趙

其條款較前公使為簡。其情詞較前公使更堅。臣等以教

人者。抵國屬中國定章。達

恩減等。亦係中國通例。事雖中外交關。而憲度著明。不容絲毫出

奏奉 硃批 著照所請 欽此

午

。惟田興恕所犯各款。無論將來如何定罪。然事閱兩年

之久。田興恕赴川赴黔。迄無定議。此案未經訊辦。不獨無

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無此辦案之法。臣等因於本

年四月內奏奉

諭旨。將田興恕革職。交勞崇光。張亮基。著在黔審辦。由臣等

通行川黔兩省承辦。此案各大員遵奉施行。仍一面玉致

勞崇光等。迅將此案秉公辦結。毋再稍有遲延。茲據勞崇

光等來。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主教允

致相公使信。大意不願田興恕再回黔中。至商以照例

減等。彼亦頗知中國律例。其於賠償一層。亦頗為著意。臣

等於接信後。當將胡總理原信送交法國公使去。詎旋晤該公使辯論。告以中國定例。罪犯逢

恩即應減等。田與怒罪名業經疊達

恩詔。至重不過遣戍。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田與怒既已到川。祇宜在川就辦。不可再令回黔。但田與怒自擊問後。依然在外逍遙。與無罪人無別。雖奉革職擊問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無怪本國人皆謂中國官員始終無辦此案之意。為今之計。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等語。臣

等查革職擊問之旨。本不應出入自便。田與怒各案均尚未經訊結。予以羈禁。亦與中國之例相符。惟田與怒原係

奏請

主

調赴川省查辦之員。嗣因擊問飭回黔省訊辦。今柏爾德密以此案礙難空言完結。亦不願該革員回黔。致添枝節。相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該革員田與怒查

提到省。照例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在黔省秉公查辦。

按律定擬。並將賠償一事。酌定辦結。迅速具奏。請

旨進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伏查殺戮無辜。罪原應抵。惟田與

怒係曾任大員。雖另有被參各款。其罪名輕重。尚在未定。

若竟因此案予以抵償。實於體制有礙。但事涉外國。僕我

事以體制為言。則彼之無辜被害。必更以該國體制相爭。愈致激為固結。不可解之勢。是以臣等先請將田與怒撤離黔省。以免再動殺機。一面奏請

欽派大員查辦。仍疊次密為玉致川黔各大員。令其妥為設法。必須於無可解免之中。求一顧全大局之計。即如從前黔省主教胡總理所陳各條。經臣等一一指駁。玉寄。俾川黔各大員得所藉手。前後往返。玉高。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誠以

此事關係人心。國體。不敢不竭力籌維。正與該國公使哥士者辯駁。適接辦

公使柏爾德密來京。臣等以新舊交替之間。正可乘機挽回。不意柏爾德密深沈堅韌。與哥士者之肆意咆哮。虛聲

奏請

主

恫喝。大不相同。而遮照會詞意均屬決絕。臣等意其由法國而來。早有成見。恐成牢不可破之局。並有英國卜魯士

從旁助勢。明言各國聯為一氣。直欲假公造孽。以逞其私。

當經臣等將實在情形。並該公使所遞五條具奏。請

旨將田與怒革職擊問。以紓其勢。惟查該公使所遞五條。萬難允

准。而此案係由虐殺教民而起。該主教胡總理尚在黔省。

復經玉致勞崇光等屬其妥為開導。仍冀繫鈴解鈴。以為

釜底抽薪之策。旋據勞崇光等以該教士銜恨次骨。情形

決絕。答覆復經臣等玉屬再行婉為開導。計玉尚未到。現

接來函據稱胡總理固執成見。謂相公使說早已成鐵案。無庸再議。迨反覆開導。並令素所佩服之貴族。縣令蔡興槐。及延致素有身家之內地教民。皆為疏通。近來該主教口氣漸活。似可造成完案。因令孟致相爾德密許代解遞。隨據將信呈送到。並譯鈔信彙一紙。一併寄呈。仍請臣等與相爾德密密商等語。臣等接信後。當將胡主教致相公使信送去。一面閱其鈔來譯出信彙內有可使成達之語。惟不願令田興恕再回黔中。臣等以信經繙譯。未敢遽以為憑。然此玉係由臣衙門轉寄。諒該公使必謂臣等已知消息。因於晤相爾德密時。直詢以胡主教信內何語。該公使即以信內敘述此事。仍未辦理答覆。並催速轉。經臣等令將此信譯出送閱。旋據將信譯送前來。臣等公同閱看。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相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寄之彙多不相符合。惟不願田興恕回黔。意則相同。而尤諄諄於賠償一事。且等從前援引中國達恩減等之例。極力剖辯。該公使等總以代為開脫為疑。殊不知其實係刑例所載。雖官犯向係聲明請旨。而斷案者亦不敢不據例援擬。勞崇光等信內。僅言已與該主教婉為商酌。而援引例意之處。尚未明顯。因就其原信之意。將例意切實透發。攝信與相爾德密閱看。動以利害。並

加以勸導。該公使始仍決絕。繼漸活動。臣等當即來機告。以照此來信。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即可立結。自可毋庸監禁。以免稽遲。據該公使復稱。田興恕革職等語。一節。已經告知本國。此時等問之人。並未監禁。即等問之事。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知本國。即可辨結等語。臣等以其言尚近理。窺其意。緣恐當下彼若應承完結。而此時該革員並未收禁。即擬遣戍。亦需時日。萬一洩恨。再虐教民。更難收拾。且恐從前該國已知有擬抵之說。未便擅專。但能將該革員監禁。則等問確有實據。藉此報知本國。即可乘風轉舵。俾傳教中國之人。得有顏面。不致再向本國噴有煩言。臣等正在籌商。聞通晤英美兩國公使。彼等均經提及此事。代訴相爾德密為難之處。與臣等所料相爾德密之意相符。近日各國聯為一氣。公事均通消息。此案臣等未向英美公使提及。而該公使等均已先知原委。大約相爾德密欲通融完案之意。似尚非虛。即可乘此機會。迅速辨結。以免遲延。返悔。是以擬照所請。即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羈禁。一面仍由勞崇光張亮善妥為擬議完結。臣等於此案費盡唇舌。得此一綫轉機。原非意料所敢。第文移往返需時。而外國情性無常。有無更變。雖不可知。但能迅速辦理。不使另生枝

節。或可於事有濟。惟臣等前致勞崇光等原係密函。此次胡縛理信內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信。屬令曲為開脫之言。緣教民隨在多有。機事防不勝防。現奏摺內未便詳細聲敘。謹具密片附陳。俟奉有

諭旨。祇將正指鈔交。摺內未盡之意。惟有再行設法。並屬慎之又慎。茲謹將勞崇光張亮基前後公函二件。詳寄胡縛理信彙一件。相爾德密另詳胡縛理信彙一件。且衙門仿照勞崇光等玉信一件。一併鈔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

奏務案卷三十一

五十五

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以免異議。一摺。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經降旨將田興恕革職。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在黔審訊。乃事閱兩年。此案尚未經訊。田興恕赴川赴黔。亦迄無定議。茲據該衙門奏稱。接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教主允致相爾德密信。有可仗成達之語。惟不願田興恕再回黔省。似尚知中國辦案。不能違例科罪。又恐總理衙門與相爾德密重加辯論。將中國定例及田興恕屢達恩詔。應行減等。並其罪名出入輕重。必應按照定章辦理各節。與之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祇求就近在川訊辦。但田興恕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

照會。寄知本國。即可完結等語。田興恕係奉旨革職之員。無論在何處查辦。總應照例先行羈禁。若令在外逍遙。不惟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安有此辦案之法。著崇實駱秉章接奉此旨。即將田興恕設法查提到省羈禁。毋令疑懼遠避。致可以照中國律例完結之案。又生枝節。轉成不了之局。田興恕到省羈禁後。即著崇實駱秉章迅速奏報。勞崇光張亮基慎遵疊次諭旨。速將此案即在黔省秉公查辦。按律定擬具奏。以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迅速了結。如不能將田興恕設法羈禁。或致令疑懼遠避。滋生事變。惟崇實駱秉章是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總之此案雖係中外交涉。不能不持情法之平。如能照外間主教及住京公使所議。按照中國律例了結。將來不致物議紛起。人心不服。則各該省教士即可永遠相安。所以保全中外大局者甚大。惟在崇實等體察妥善。迅辦。至此案無論已結未結。均不准稍有傳播。致令不知輕重之人。造言生事。貽誤大局。如稍有傳播。亦唯崇實等是問。懍之慎之。

又

論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並將勞崇光等鈔寄胡縛理信彙。相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彙等件。鈔錄呈覽。業經密諭崇實駱

奏務案卷三十一

五十六

東事勞崇光張亮基設法先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省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並由總理衙門將一切原委專函附致矣此事柏爾德密接到胡縛理信云總理衙門向其詢問內有何語旋據將信彙譯送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等之彙不符惟不願田興恕回黔意則相同復經總理衙門將勞崇光等原函援引例意之處代為切實遠達並告以田興恕屢次例應遣戍減等照此來信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案可立結該公使意漸活動惟稱拳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寄知本國即可解結最其前後情節柏爾德密所稱不願田興恕回黔但願將其就近監禁以為拳問確據報知本國即可通融完案等詞尚非虛假似此辦案既合中國之例又得情法之平斷不可再事遲延致有藉口本日已密諭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設法就近在川羈禁著勞崇光張亮基一面將田興恕虐殺教民及被參之案迅速妥為定擬援引律例具奏以服中外人之心毋得稍有推諉觀望或致事機中變總理衙門密片一件著鈔給勞崇光張亮基閱看再此次胡縛理信云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寄各件均屬未能慎密此旨及鈔寄密片祇准勞崇光張亮基親自拆閱此外雖委辦此案之員亦不准一人與知將來完案時此二件毋庸覆奏以免東事洩漏並無庸

錄寄川省致有傳揚僕機事不密惟勞崇光張亮基是問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六月十九日黔字第二號鈞玉誦知崇光前在遵義途中所上一書已經遞到蒙諭以法國相公使前請明降諭旨月餘以來迄未一提似乎其氣稍平飭再向胡縛理委婉開導等因仰見王爺愛惜人才保全國體之至意曷勝欽佩崇光等自到黔以來屢次與該主教接見禮貌言詞皆極為恭順商及此案一切枝節皆尚可通融不至始終固執惟一語涉及田提則物然變色無論如何開導如水投石漠然不動初尚以死者含冤為詞迨與之反覆辯論則答以應由法國公使作主伊不能作主或答以總理衙門自有辦法伊不敢與聞又派委員與之開談探其口氣亦復相同皆由數年以來田提欺陵太甚黨惡諸人又助虐太甚伊萬不能堪銜恨次骨以致如此察其情形甚為決絕萬難轉移據該主教言柏公使與總理衙門往來照會及原遞清單皆已由柏公使飛函鈔寄到黔直以照覆之文為覆准憑據認為鐵案其所以月餘不提者蓋謂已有成說無庸再事多言並非鬆動也中國大員為外國一教士議抵誠於體制非宜然該革員妄投

多矣。且其逸樂荒淫。貽誤軍務。抗違

諭旨。罪案不可枚舉。今若於教案著一輕筆。而坐重貽誤。抗違。從

嚴定讞。似尚名正言順。無傷大體。僕勉強周旋。到決裂之

時。再為收拾。轉恐益添支蔓。更於

國體有關。至黔省士民。除同惡相濟之冷起。儘趙國霖等數

人之外。大都有怨訕。而無愛戴。亦似可毋庸慮及。該革員

於崇光為同鄉後進。於亮基為舊部偏裨。平日皆深愛其

才。僕可周旋。豈肯不力為保護。而其勢有必不能委曲求

全者。實亦無可如何之事。至該革員已赴川省。斷不容再

令折回。前已據實奏明。不識能仰蒙

奏務始末卷三

五元

俞允否。專此肅覆

勞崇光張亮基公玉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諭旨。商辦田提罪名之事。當於

二十日。肅美奉覆。由驛馳遞。計已得達鈞覽。先是胡總理

固執成見。百折不同。直謂柏公使所遞說單。已成鐵案。斷

不能移動。崇光等無可如何。不能不將實在情形。縷析奉

聞。前玉已發之後。崇光等復再四籌商。事關一品大員。罪

名出入。且關中外交涉。雖明知斡旋甚難。而不得不於無

可設法之中。強為設法。察看胡總理詞語。雖甚斬截。而禮

貌恭順。心氣和平。姑再與極力開導。縱不能挽回。亦斷無

虞法製。萬一稍有轉機。可以保全一有用之人。留為

國家出力。可以仰慰王爺顧全

國體。愛惜人才之至意。裨益良多。因又連次接見該主教。反

復開導。百端曉譬。無義不披。又因現署貴州縣蔡興槐。端

重安詳。官聲素好。向為胡總理所佩服。飭令常赴天主堂。

於閒談之時。向該主教便中。隨時開導。又經蔡興槐於內

地教民中。訪得有身家知大義者數人。遞至署中。待之以

禮。託令暗地疏通。近數日以來。口氣漸活。竟幡然大有轉

機。可以達戾完結。崇光等即飭蔡興槐。亟乘其機。催令作

書。飛致柏公使。懇切進言。並許其代為發驛馳遞。該主教

奏務始末卷三

卒

欣然樂從。茲將書信送來。特因奏事之便。附寄台端。敢懇

王爺飭交柏公使收閱。佛蘭西風俗。主教最尊。胡總理既

肯通融。柏公使得信後。或即肯照辦。亦未可定。仍望王爺

迎機開導。設法維持。是所切禱。蔡興槐託人將原信。索鈔

來。附呈鈞覽。所寄之書。係番字。此其革創原底也。應賠銀

兩。青岩一案。照哥士者原議。給銀六千兩。開州及省城之

事。照柏公使所議。給銀六千兩。共銀一萬二千兩。而黔省

經費萬難。一時實無從籌措。已與該主教議定。於結案之

後。展期三箇月。候川餉解到。如數撥交。開州現有軍務。戴

鹿芝候賊退後。再令交卸。該主教亦已面允。知關廬注。並



附及之。

勞崇光等譯寄胡縛理信彙一件。

再者前日所來之信言田興恕既已到川即不必回黔乃

係實在情形。然未及詳言。恐貴爵尚未周知。今特略言一

二。此事實因田興恕奉

旨之後。矯不赴川。即屢屢責成韓撫。而韓撫既不能查辦。又不能

使行。實無能為。既而京城皆知韓撫之無能。川督亦知韓

撫之無能。是以欽奉

諭旨。將此事專飭四川總督將軍辦理。彼時川憲亦直任不辭。實

屢次行文催田赴川。而黔中人奏留不休。直俟張欽憲到

奏務恭奉主

至

黔。始想法使其起行。其間剛柔相濟。全然不動聲色。即使

其俯首聽命而去。老封疆運動之妙。自爾與人不同。及勞

欽憲到黔。遇田於半途。仍催其速行。並將其平日信任羽

翼。陸續參辦。訪求民隱。洞悉利弊。並使貴筑縣蔡令代教

中刊刻告示。剴切曉諭。不但教民心服。合黔百姓皆引領

而望治焉。今忽又奉

廷寄言仍著田興恕回黔。竊意降此

諭旨之時。內中必不知田已經赴川。因

命兩欽憲就地辦理。川督將軍因此將計就計。交還黔省。無非為

前此黔撫無能。故歸川辦。如今黔省有兩位老封疆。黔事

何須川辦。因此推回貴州。此必不出乎意料間也。然論理

固是如此。而事有權變。有時勢。亦有情節。尤要顧

國家大局。百姓大局。並和約大局。均須隨時體察。不可固執

成見。僕聞此。刻仍在黔省。或已行而未出境。貴成勞張兩

欽憲辦理。固自不難。彼既能摘其任。速其行。尤能使其不

動聲色。自不難殺之。使不及知覺。亦無難執之。使明正典

刑。但彼已在川省。則事實不易。此時要其回黔。將因而解

之手。抑仍使其帶兵練而回乎。欲因而解之。則川督將軍

恐不能使其束手就縛也。欲使其帶兵回黔。則事機不密。

彼亦何難心懷叵測。反多

奏務恭奉主

至

國家以南顧之憂。由此推之。恐有不止此者。此田之斷斷不

可回黔也。何如暫使戍邊。相機而行。乃為兩全。揆之中例。

有殺之三。即有宥之三。揆之教例。即其人罪大惡極。或臨

終。或臨刑。痛悔改過。亦赦全大赦。中國如有寬容之意。我

亦須有體恤之情。但此係公事。本主教例不干預。請貴爵

三思奏明定奪。

柏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彙一件

敬啟者。所有此間查辦教案情形。可以一言盡之。無論各

官如何極口應承。總歸於不辦而已。前數日據伊等聲稱

現已奉到

上諭。著田興恕等問到省。當又聽人傳說。此間大夫。接到京都寄來密信。屬伊等務須設盡方法。曲為開脫。勿使田興恕首領莫保。其意以中國官員。因殺外國人。遂致抵償。殊覺朕名丟臉。且以此次果能保全田興恕。以後如有此等事件。即可援照此案。毋須抵償。是以伊等昨來爾懇。本主教可以願意。自行奏請我大皇帝。恩准田興恕免死。祇令永遠充軍。本主教當經應答。實在本主教至今並未問及田興恕必應抵死。據本主教之意。不惜盡力所至。冀我大皇帝減免田興恕一死。無如此案應若何了結。非本主教所得主持。況中國

奏稿卷末三

室

大皇帝

諭旨。列示田興恕所犯之罪。十有九分為關繫中國。

國家之事。即我國大皇帝萬一許免此案之罪。而在中國

大皇帝前田興恕罪狀依然重多。並告以本主教不能在諸位當

面允許。依照來意。玉致我欽差大臣。一面又另玉知會。為

此反覆之事。本主教所能玉請者。惟乞欽差盡其權力。設

法攔止田興恕再回貴陽。一因此地有甚多游匪。現由田

興恕給資秦養。不過數日前張亮基署內盤獲田興恕遣

未探事奸細。二則田興恕自如奉

旨。擊問罪應論死。如至貴陽審辦。勢必率其所養亡命之眾。揭竿

而起。凡此可慮情形。皆由心懷不善之員。暗中資助田興恕。先時田興恕隨身所帶。不過四五十人。後得眾者員源源接濟。遂益招聚悍丁。其籌備將來逃罪之意。於此已可概見。故必陳明欽差。請即出力裁處。萬萬勿任田興恕同至貴陽。如聽其再來。則此案必定全無決裂。最好押令到京。斯為妥善。本主教處此如能得有免罪之方。自無不可。曲從。但此案非獨本國如此辦理。無論何國。凡有大臣任京。遇此等兇狠素情。必且十分重加其罪。我大皇帝深知本主教願免為仇者罪名。本主教表明。已經數次。惟我大皇帝不能忘中國官員。構成此案。當其時兩國和約之墨跡未乾。且我國方遣兵助勦亂賊。以衛中國疆宇。乃貴州官員。即趁其時以慘殺相報。似此情罪重大。我大皇帝斷不能稍加矜宥。煩當事諸位。分別此案有關繫法國。有關繫教務。在奉教者處。此原可免議。至我法國。如果亦能寬免。本主教甚為欣幸。但本主教若肯欺索諸位。即不妨滿口應許。謂可有此盼望。日昨而覆伊等之言如此。竊思此案經貴大臣議定辦理條款。如能照辦。不但毫無妨礙。即此間居民。亦望按照條款。速將此案了結。雖至今未見有所賠償。而該地方官日日勒索。從前滋事在案之人。繳出銀兩。並波及事外無干之人。亦皆備罰無遺。所有案內諸

奏稿卷末三

室

人。日昨來此。懇將應賠之款。即交本主教手收。免致差役耗費。本主教回以此項不經該處官員。本處未便接收。至此間各員惟臬司陸傳應尤極意撓阻。此案不使辨結。此人在本主教前雖加倍禮貌。然其心叵測。實屬詭計多端。現在勞大臣備有極好告示。專為保護天主教人。想不日即可貼出。刻下正在刊印也。謹此稟陳。伏惟鑒察。仿照勞崇光張亮基函信一件。

敬肅者。前奉諭旨。承屬迅速辦理貴州一案。並錄示法國照會另單等件。均已謹悉。公國公使之意。無非仍欲將田興恕問抵。查田興恕擅殺文乃耳。且浪蕩浮。不知中外關係情形輕重。誠有應得之罪。但勞崇光等自入黔後。細加詢訪。田之此舉。亦因年少武夫。誤聽人言所致。並非有意與教士為仇。律以中國法例。其罪亦係誤殺而非故殺。誤殺之罪。例與故殺不同。况自咸豐十一年後。三次恭逢

恩詔。凡在  
恩詔以前。犯事者無論官民。均准減等。田興恕即罪在大辟。照例亦應減等。且素聞教中之例。其人即罪大惡極。苟能臨刑痛悔。亦即予以生全。是田興恕按之中外各例。均可貸其一死。近與本處主教等據實開導。該主教亦深以為然。但期日後不致生事。得有賠償。即不刻求。已允寄信與住京

公使。並將信譯出呈閱。崇光等查此事既經中外意見相同。諒柏公使銜命來華。位尊權重。果肯將此案照外間與主教所議。通融了結。則各省士民聞之。必深感服。決不再與教士為難。而教士之在中土者。可期永遠相安。是柏公使一言。保全田興恕尚小。而保全各省教士甚大。聞柏公使素稱明允。必能洞悉此情。仍乞王爺再為熟商。擇善而從。勿拘成見。若柏公使必欲按前單辦理。民心萬難平服。隱患實屬無窮。即如昨奉到明發

上諭。將田興恕革職等語。

諭旨內多列田興恕另款罪狀。並未專敘教案。而民間議論沸騰。萬口洶洶。皆謂係專為教案而起。現僅將田興恕革職。民情已大不服。若不按減等之例。一旦明正典刑。則民心怨毒益深。勢必激而生變。將來向教中尋仇。為田興恕報復。其決裂情形何堪設想。崇光等聞上年湖南拆毀教堂一案。起釁即因風聞欲置田興恕於死地而起。蓋田係楚人。故楚人聞之。益不能平。由此以觀。若照來文辦理。非特黔民憤恨。楚人亦必大譁。各省人民聞風興起。到處齊心。與教士為難。欲盡治以官法。則誅之不可勝誅。教士身受禍災。官吏羣馬束手。彼時即將各省官員奉革一空。亦復何益。况該教中咸願通融完結。不事刻求。若崇光等故違其

意必令引領受戮。致令羣情忿激。伏一將不報復之根。設或另有疏虞。彼時教中人必歸咎於辦案者之不為通籌全局。崇光等忝任封圻奉

旨專辦此案。不能不計長久。為中外謀永遠相安之道。故敢直言無隱。若以崇光等之言為不然。則將來不能相安。彼時即責崇光等以辦理不善。崇光等亦不任受。至柏公使若慮寬田與想後。人心無所畏懼。虐害教士之案。必更加多。查各省人民之與教士抵牾者。皆因不佩服彼教之故。今柏公使若有此寬大之舉。人心既深感服。則仇殺之事。斷可決其必無。以上各情。崇光等銜之中國律例如此。揆之黔

奏務案卷十一

定

省民情又如此。不敢不據實奉聞。為中外相安地步。似可開誠布公。與柏公使切實直言。此時換約已久。彼此情好日篤。迥非十年前八月前兩相疑忌情形可比。似柏公使亦未必過於堅執。惟田與想所殺有外國之人在內。若竟照疊逢

恩詔之例。予以減免。恐無以對外國。崇光等公同商酌。田與想亦祇能減死罪一等。當從重擬。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援免。並永不敘用。將來老死戍所。亦與仗法市曹無大區別。而中國紳民亦無可藉口。如此辦理。庶持情法之平。不致再有後患。至於賠償等事。雖庫款支絀。亦必竭力籌維。

尚不難於完結也。謹將譯出漢文信案錄呈賜覽。諸望酌裁。示下遵辦。專肅上覆。

奏務案卷十一

定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善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丙午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本年夏間俄人在黑龍江上游右岸阿奇夏納夫心灘等處越界墾田並在呼倫貝爾屬界越卡搭蓋水磨板房一所柳條窩鋪三處派員前往辯論平毀緣由經督具奏於八月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內閣特普欽奏俄人在阿奇夏納等處越界耕種田禾經副都統關保率兵平毀等因欽此等正在欽遵辦理之際適據呼

倫貝爾署總管那爾胡善詳報遣派總管額爾德呢前住拉爾河口會見瑪爾爾詳加開導該瑪爾爾尚知理曲當

奏摺全書

飭該屬將水磨板房一所拆毀運回並將柳條窩鋪焚燒

其越界耕種九稱下年再不復蹈又續准黑龍江副都統

關保咨據巡查下江委員查報至距城一千餘里之喀木

呢哈達地方索勒斐音河兩岸柳林隙地有俄人墾種田

禾五十餘塊往下十餘里之耶瑪岱河兩岸柳林隙地有

俄人墾種田禾八塊每塊約在一畝上下帶同兵丁平毀

據由江左渡來男婦多人持械攔阻隨往尋該處頭目理

論據稱係來俄人之命耕種不容平毀並據咨稱俄人布

色依前已他往並未知會等因咨報前來等語隨飛咨該副

都統確探布色依是否回統務即遵

旨向布色依將夫心灘占墾地方履詞駁斥不得聽其久行侵占

並將續行查出下江索勒斐音等二處越墾之地向其詰

訊辯駁悉令平毀索要字據下年不准再行越界占墾等

因去後嗣據該副都統咨稱前往海蘭泡探詢據該處署

事之俄人薩斐啟聲稱布色依已往上海一切事務交伊

接管下江索勒斐音等處田地已飭平毀下年不准再行

耕種惟夫心灘地方為兩國公中地因其左岸概多山

石林木無處耕種該處人等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

明年仍須耕種等情隨遞給親書俄文該副都統不肯接

收再三辯駁該首氣忿一味狡展無奈接收其字一併咨

奏摺全書

報前來等因伏查黑龍江邊界地址與俄國接壤三千餘里

江左一帶處處屯居而江右則概皆空曠四無煙戶俄人

貪心不已屢經乘隙越界墾地從前所取字據均係兼寫

清文或蒙古字樣此次僅寫俄字既未識其所語情形若

將其俄字存留將來在彼墾種轉為有詞益難辯駁等因

咨令該副都統再至海蘭泡面見該首告以前具文字與

和約不符應行駁回其夫心灘地方本屬右岸豈能任令

侵占下年務須退出不准復墾詎薩斐啟雖接回其字仍

稱准將上江阿奇夏納下江索勒斐音等六處所墾之地

下年均不越墾惟夫心灘所墾之地堅稱係連嘎爾薩庫

幅委命耕種。即布色依亦不敢作主。不肯通其退出字據。等因。復行咨報前來。等因。伏查該處越界墾占情形。前經具奏。業蒙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剴辯。尚未答覆。茲俄前布色依既經食言。躲避他往。而署事之薩斐啟。又堅稱遵奉。頃爾薩庫幅。飭交耕種。不肯全行退出。是否該署首狡詐欺誣。藉詞推諉。抑果係該管上司。亦不以和約為憑。無從辯白。可否俟該國住京公使。答覆到日。再行辦理。抑或令該國住京公使。轉行。頃爾薩庫幅。嚴禁越墾。毋令屬下。違約妄行。庶該前不至再有狡執。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奏

三

丁未。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督軍攻勦蘇州。克復者垣。英國兵官會帶常勝軍。權授江蘇總兵。戈登奮勇勤苦。洞悉機謀。火攻利器。尤多贊助。擬請

旨酌加賞賚。俾事竣回國。藉示榮寵。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督軍攻勦蘇州。克復者垣一摺。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為奮勇出力。著李鴻章傳旨嘉獎。本日已明降諭旨。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所有銀兩。著李鴻章籌款賞給。外國本有寶星名目。崇厚等曾經製造有式。諒李鴻章亦必知之。所有賞給頭等功牌。即可仿照

變通辦理。

壬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自同治元年。先後調派

圓明園護軍營使。銳營外火器營及八旗漢軍官兵。赴天津練習洋槍洋礮。原擬練習精熟之後。調回京營推廣其法。自相教練。以期利用。嗣因賊匪竄擾山東直隸。將洋槍隊調赴軍營。所向有功。又因津郡防務喫緊。復行調回防守。郡城現在直境已就肅清。所有洋槍隊即可撤回京營。推廣教練。但海口重地。仍須彈壓防守。未便全行撤回。且等酌擬先行撤回一半。以廣教練。仍將京城神機營官兵。照

奏

四

原數調換赴津。以資學習。而重海防。庶覺兩有裨益。現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計京旗練兵八隊。所習技藝。均屬一律嫻熟。或全數調回。或先分四隊回京。由神機營挑選京兵來津。互相教練。毋庸另募外國人教習。其礮車官兵亦可先分一半。赴京川資。擬以半月口分。作為該官兵盤費等語。且等查崇厚所稱尚屬可行。應將在津京營洋槍洋礮各隊。皆撥一半回京。所有川資照崇厚所擬辦理。即令該官兵等於十一月十六日起程。下半月口分。即作為回京川資。不必另外開銷。計二十日前後皆可到齊。令赴神機營報到。暫令休息數日。由神機營傳知該官兵於

二十八日。接領神機營十二月分所空原額口分銀兩。至神機營派撥赴津官兵。照原數減半。應挑選三營兵各二十名。官各一員。漢軍八旗挑選兵一百八十名。官八員。其赴津川資。查前次調派官兵。曾經奏明發給整裝銀兩。原因同外國人習練。未便過形禮讓。以期外觀有耀。此次赴津官兵。皆係自相教練。只求技藝精強。不必徒飾外觀。臣等酌擬止發盤費車腳。每官給銀四兩。每兵給銀三兩。盤費車腳一併在內。已可用度到津。查有順天府所存量織物價洋銀。可以撥用。酌提散放。即令該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程。月底可以到齊。接領天津十二月分所空原額口分銀兩。至該官兵所用槍支礮車。據崇厚稱飭赴京官兵。原領成字號槍支。仍連配帶。並備用每兵五十出鉛箭火藥。俱令攜帶赴京。其換班之神機營兵來津。仍請按照兵數發給洋槍。以備操練。應當配帶全分。由外置辦。京中有俄國礮車。可以習練。無庸由津運京。較為兩便等語。除隨洋槍舊有各件飭兵攜往外。餘照所請。由外置辦。仍將應辦之件。咨報查覈。至京營練習礮車。即可就現存俄國洋銅礮帶車。配用神機營馬隊馬匹。即可教練。以收實效。而省浮費。其調換教練之兵。將來著有成效。或仍行更換。或全行調回。再當察看情形。屆時妥籌辦理。

奏摺全書

五

御批。依議。恭親王等又奏。再本年四月間。據俄國照會稱。該國現今已留捷克回國。所有應辦事件。令幫辦格凌喀署理。十月二十日。據俄國大學士照會內稱。現派傑良嘎哩作為全權大臣。住京辦理一切事件。並望優待等語。該使即於是日到京。二十三日。來臣衙門謁見。情詞尚屬恭順。臣等遂將給該國大學士照會。託其轉行寄交。御批。知道了。大俄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王蔭昌爾查麻福為照會事。照得前住京欽差大臣巴留捷克因病懇請辭任。我大皇帝准其所請。並特簡傑良嘎哩為全權大臣。前往中國京師。該大臣謹遵。即日起程赴京。相應照會貴王大臣。請將兩國利益之事。均與該大臣商辦。諒該大臣到京。必受貴國優待。以符其代國秉權之任。即與我素備優待。貴國秉權大員之意無異也。為此照會。希即查照可也。給俄國大學士照會。為照覆事。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准貴大臣照會。備悉。貴國派傑克大臣來住京師。一切事件。即與商辦。並望中國將其優待等因。本王大臣查巴留捷克大臣住京以來。遇事和平。

奏摺全書

六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頁 正內

商辦。深為洽談。即格大臣署理全權大臣。亦能使兩國友睦日敦。今倭大臣到京。自必能將兩國利益之事。秉公商酌。愈增和睦。中國自應益加優待。與巴大臣住京時無異。想貴大臣亦必忻慰也。為此照復。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蘇州逆首鄧雲官等。歛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後。遂占住閘齊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准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其扶眾要求之狀。種種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敵。必審其強弱輕重。能否駕馭在我。若養虎貽患。苗沛霖。宋景詩。皆其前

奏

七

鑒。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蘇省財賦名區。豈容該首等擁眾盤踞。至貽無窮之憂。况鄧雲官等積歲巨酋。在賊中封至偽王天將。其罪惡已不可赦。今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覆。因傳令該首等八人來營謁見。多方開導。冀其解散。再為顯懇。

恩施。詎該首等堅不應允。鄧雲官並未離髮。詢其原由。則以所求各事一一准行。即可離髮。維時忠逆李秀城尚在望亭。距蘇甚近。鄧雲官等皆係忠逆黨羽。誠恐復生他變。不如立斷當機。萬不得已。登時將該偽王天將等。駢誅。派程學啟

督隊入城。按捕逆黨。於是降眾二十萬。咸繳軍器。乞就遣散。臣復派委弁挑留二千人。分置各營。其餘陸續資遣安

置。臣即於二十九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恤人心。大定。不謂戈登因臣先調常勝軍回駐崑山。未得入城肆掠。忽生異議。先曾謂不應殺逆。茲又謂不應殺納逆。聲稱即帶常勝軍與官兵開仗。經道員潘曾瑋。總兵李恆嵩勸止。乃又招去納逆義子鄧勝鎮。暨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又德源英國提督。請朗編譯官梅輝立。來蘇辯詰。臣告以自督軍來滬。先收南匯降首吳廷瀛。准帶千人。次收常熟降首駱國忠。准帶二千人。均肯進出城

奏

八

池。據受約束。故以戰功保至副將。信用不疑。且並非好殺降者。蘇鄧雲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閩粵太大。未便姑容。養癰成患。且誅八首而後能解散二十萬眾。辦法似無不是。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卒。未及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護庇。此事遂無了局矣。該提督則以英團不喜殺人。是使戈登無詞以對外國。強派且辦理錯誤。臣姑勿深辯。惟其悻悻見於詞色。據稱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扶該軍與我為難耳。臣維戈登助勦蘇城。近來頗為出力。是以督同程學啟曲意籠絡。俾為我用。疊經據實奏報。仰懇



恩獎不料成功之後既索重賞仍生弊端值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且斷不敢稍涉鹵莽致壞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同知事體如且昧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通於爭執惟有請

旨將日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蘇州乞降內應之賊日部雲官等降眾二十餘萬於投誠後仍復扶眾種種要求恐貽後患傳令該降首等八人未營加以多方開導堅不允從當將部雲官等立予斬誅現在降眾人等業已繳呈軍械乞就遣散李鴻章即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恤人心大定所辦並無不合

奏書

九

而戈登乃因該撫先期調令常勝軍回駐崑山未得入城忽生異議強謂李鴻章辦理錯誤有欲帶領常勝軍與官兵開仗之語招去部雲官義子部勝驍及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又恐德英兩國提督薄朗繙譯官梅輝立未蘇辯詰其悻悻之意見於詞色據稱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扶此軍與我為難李鴻章恐英國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豫請將其嚴議治罪以折其心賊中脅從歸誠反正原應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但須其真心悔罪投誠如駱國忠吳建瀛等未嘗不立加以官職若部雲官等之扶眾要

將官職種種殊出情理之外乃戈登忽以該撫之誅錮部雲官等為非是洋人不明事理性多謀執往往而然其於投降一節亦曾與總理衙門常時議論不以為然而不知此中權衡自有

奏書

十

一定之理殊難與為曉譬當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且戈登此番助勦蘇城頗為出力自不能不隨時隨事加之籠絡此等唇舌我自不值與之深辯然其藉端曉諭亦惟有據正理駁斥以折其心李鴻章辦理此事甚為允協斷無將其議罪之理該撫督軍勦賊方當事機順手之際惟應勉益加勉嗣後於勦撫一切事宜仍期準情酌理辦理一歸至當豈能妄為外國人之所牽掣將來英國公使如果向總理衙門議及此事亦必據正理駁斥之也

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春湖北巡撫嚴樹森奏湖北漢鎮地方上連川陝下達江皖南通湘粵北接豫魯為水路之通衢與武昌漢陽相為鼎峙凡欲保守武漢必須先守漢鎮方臻穩固而漢鎮地勢前濱大江東西及後湖沿隄一帶皆係通衢可達豫皖當江湖水漲之時尚易巡防遇春冬水涸之際實為無險可守李等督率漢黃德道鄭蘭漢陽府知府鍾謙鈞商諸該鎮紳商會稱必須就該鎮地勢三面築堡開濬設立礮臺以補長江之險方足以資捍衛其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亦與各領事官公議擬以一併包

入濠堡之內。俾華洋商民咸得安居樂業。中外共成一家。以敦和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官文嚴樹森奏。漢鎮築堡開濠籌辦大概情形一摺。據稱湖北漢鎮地。為水陸通衢。現就該鎮地勢。三面築堡開濠。設立砲臺。以補長江之險。其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亦與各領事官公議。擬一併包入濠堡之內。等語。所籌尚屬周妥。即著照所擬辦理。所稱各國洋行及所買地。基擬即一併包入外國商民。藉資捍衛。該商人自無不欣然樂從。惟此事總須內地官員自為經理。不可假手洋人。並不可令洋人從中裏。辦。從前上海曾有築堡開濠保衛地方之舉。洋人代為經手。藉

奏

土

此百計浮開。索費甚鉅。一切頗形掣肘。此次如不慎之於始。恐貽上海前轍。並著官文嚴樹森妥籌辦理。

戊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奏。據甯紹台道史致堯稟稱。上年四月克復甯波。慈谿餘姚各城。外國官兵隨同助勦。陣亡將領二人。弁兵十餘人。俱奉

旨嘉獎。該國官兵同深感激。惟昨次接見洋人。言及死事各員。既

幹。而現在打仗出力者可否仰懇

天恩。酌賞玉器荷包等件。俾得傳諸本國。以示寵榮。經該道將疊次助勦。最為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吳樂德。克都

司。陂格譽。編譯官有雅芳。兵船醫官參將銜伊爾雲。水師都司費達。古法國參將德克。磅。稅務司日意格。教主田豐。思等九員。開列清單。據情詳請前來。臣詳加覆核。上年克復甯波各城。外國官兵實屬出力。惟由

內府頒賜奇珍。恐糜國體。從前並無辦過成案。可否請

旨嘉獎。鈔下。恭摺。旨賞給之處。出自

聖裁。

奏

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英法領事夏福禮等九員。助勦出力。請旨嘉獎。並由該督傳旨賞給物件等語。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吳樂德。克都司。陂格譽。編譯官有雅芳。兵船醫官參將銜伊爾雲。水師都司費達。古法國參將德克。磅。稅務司日意格。教主田豐。思。上年隨同官軍克復甯波各城。實屬奮勇出力。宜加賞賚。以示嘉獎。各國助勦出力獎勵。有僅傳旨嘉獎者。有行知各該國主自行給獎者。有賞銀牌者。有賞銀兩者。其功績大小不同。故獎賞亦厚薄有別。日前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城。戈登尤為出力。曾經降旨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聞此外另有李鴻章賞銀七萬兩。浙省助勦之英法領事等官。夏福禮等九員。協同克復甯波慈谿等城。甚為出力。惟

克非克者可比。若賞給銀兩，恐以戈登為比，實難為繼。若賞給物件，過優。恐戈登又有藉口。緣日前陣亡之勒伯勒東曾賞貂皮。英國住京公使曾援以為戈登請。經總理衙門告知係因陣亡而賞。戈登實非其比。是以重賞銀兩。該使亦即終止。左宗棠所請傳旨賞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何項賞件。礙難懸擬。著將各該員等勞績細加察覈。應如何分別賞資銀兩物件功牌之處。一面酌擬賞件頒發。一面奏聞。並摘錄此旨內嘉獎數語宣示。其或需賞給銀兩。或需酌賞物件。只須酌定一項。填註旨內。至功牌為外國人所重。無論或賞銀兩。或賞物件。均不可無功牌。功牌如外國寶星之類。崇厚李鴻章並曾製造有式。可做照辦理也。

奏請賞給

主

丁卯。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諒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竊等。於九月二十九日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一道。令等。等遵奉前次諭旨。向俄營告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仍一面嚴加防範。勿稍疏懈。等因。查西北四城疆土。其烏里雅蘇台境內係俄人起意侵占之區。雖尚未末滋擾。而所屬科布多轄境。夏間俄人逞橫。內犯。當將坐卡弁兵鞭辱拘去。賴該處大臣

審知時勢。不與決裂。現已阻令撤回。至塔爾巴哈台所屬之胡素圖卡內。烏里雅蘇台瑪呢圖干都爾罕巴克圖各卡外。俄國兵隊住紮數月。已於九月十三日。該使臣離哈。勞回去時。全行帶回。然俄情詭詐。實難揣測。等因。當即欽遵。

諭旨。嚴飭塔城在事員弁。並分咨烏科二城大臣。各飭所屬。儘有俄國兵隊前來滋擾。務向其告以已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毋得構釁。致傷和好。伊犂前月俄人兵隊闖卡撲營。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但不知現在俄兵已未撤隊。遵即飛

奏請賞給

主

谷常清將已奉。諭旨。准照該國前開議單分給之處。派員告知該帶兵官。靜候該使臣來塔會議。急弭兵釁。並令其將如何安置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及索倫回愛曼生計妥議。咨覆。復派該處色布貞奏。撤回伊犂。將等。等在塔籌辦各情。詳細稟明。並請該將軍將查辦各情。及究應由何處為界。切實咨覆。限該委員於明年正月內。趕到塔城。以便妥立一切章程。備與俄使前來定議。再。綽坦著仍准其承襲汗爵。將常清現在行查公舉。襲汗谷文密行撤銷。等因。明諒明緒遵。即將伊犂原咨。檢出銷案。前次撤調汗爵。綽坦來城。察其情詞。

已知奉

旨飭令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彼時李若再不宣露。誠恐該汗妄生疑懼。致生枝節。是以告知前奉

諭旨。飭令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現在尚未公舉。爾等如能堅心內服。出力報效。自必奏懇

聖恩。優加獎勵。該汗聞之。甚為感悅。茲奉

諭旨。仍准其承襲汗爵。容俟復調該汗來城轉諭

大皇帝。因爾等屢次呈稟。誓志不肯從逆。特降

恩旨。仍准爾承襲汗爵。俾知感激。而堅其內服之心。至該汗前次

求領

奏案

上

教書。茅等查成豐九年。該汗前往伊犁。恭繳原破

教書。求另

賞換一分。當經前任伊犁將軍扎拉芬。呈送軍機處查銷。請換

教書。嗣因該汗冒襲汗爵。並未頒發。茲奉

諭旨。仍准其承襲汗爵。相應請

旨。飭下該衙門。即行頒給

教書。一分。以安其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接奉寄諭。遵旨。嚴辦。一摺。據稱

接奉前旨。向俄人告知。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該國

使臣議單辦理。並飛咨常清派員。告知該帶兵官。靜候該使臣

來塔會議。並請該將軍。將查辦各情。及究應由何處為界。切實

咨覆。限該委員。於閏年正月內。趕到塔城。以便妥立一切章程。

備與俄使。前未定議等語。俄國分界事宜。前經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定議。准照該國使臣所開議單辦理。原以常清曾有兵單

鈞。戰守兩難之奏。即明誼等前此片奏。亦有審度時勢。於利

害兩形之下。酌其輕重。勉圖收束等語。是以因勢利導。就此轉

圓。於守約之中。寓弭兵之計。惟尚須俟該國使臣來塔城會議

方能定準。其究應由何處為界。祇可按照條約辦理。如該使肆

意侵佔。該將軍等。仍當據理與之辯論。未可盡從之。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遂謂可將就了事也。伊犁前此有俄兵闖卡。據營。雖

被我兵擊退。難保不再來窺伺。現在已未撤隊。辦理是何情形。

久未據常清奏報。聞靈州一路驛站。梗阻頗有。公文摺報。在途

遺失。現在甯夏漢城。及靈州相繼不守。此後兩路摺報。若常清

等派員偵探。改道遠避。以免貽誤。並著飛催該委員等。於來年

正月。趕到塔城。妥立章程。與俄使定議。近日辦理情形。仍著詳

悉具奏。明緒等。即備文。催令俄國使臣。於來春。到塔勘分地界。

維哈勞。雖已帶隊。旋回。轉瞬春融。難保不復出滋擾。該將軍等

仍當嚴飭塔城。在事各員。並分咨烏科二城。各飭所屬。嚴為戒

備。令其節候分界。無滋釁端。綽坦。准其承襲汗爵。正在辦理。願

給教書。已催令該衙門。將教書。趕緊頒發。明誼等。務當宣布。朝

廷威德。俾知感畏。以堅其內附之心。使之樂為我用。

庚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平湖縣城收復。乍浦嘉善賊匪亦紛紛具稟投誠。常勝軍現駐崑山。自臣發給犒賞洋銀七萬圓。尚屬安靜。戈登招去從賊之廣東人。聞已遣散過半。英提督薄朗回港。糾集各國領事聚議蘇州。殺偽王一。事聞各國官商亦不盡以為然。薄朗已告明住京公使。以後戈登仍否幫中國帶常勝軍。俟奉覆文。再行定見。戈登暫住崑山。據稱不歸且調遣。且兵力可敷防剿。亦無須該軍協助。惟仍虛糜月餉。靜候總理衙門與英公使如何定議。如准戈登告退。須令該軍帶隊外國弁兵一百數十名。

李鴻章奏

七

妥為撤回。該軍疊次購買外國鐵位及現存外國軍火。全行交出。臣再酌派中國武職大員接管。彼無所扶持。庶不敢背叛滋鬧。如不得已。仍交英官管帶。保衛上海通商口岸。則該軍人數及一切洋費均須大加裁減。仍聽督撫節制。或可漸漸清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收復平湖縣城。並乍浦嘉善賊首亦具稟投誠。戈登一事。已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向英國公使妥議矣。

十二月。庚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海華洋交涉事件極多。近來各國洋人紛投並集。尤為繁雜。緣通商大臣主持

一切。聞道有所稟承。且既移駐省城。即偶回港。未便久留。

該道黃芳兼管地方關稅各事。恐難獨任。洋務查有候補知府應寶時。辦理會防局。與洋人共事兩年。熟悉情偽。不激不隨。且在港時與外國人交接。每令該員從旁調停。悉臻妥洽。擬飭其幫同關道黃芳籌辦洋務。即作為通商大臣衙門隨員。仍兼管會防局。其有緊要事件。隨時會同關道稟商。且處裁奪。或由臣抽閒往港督辦。

李鴻章奏

六

李鴻章入奏。再欽奉。諭。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為出力。著傳旨嘉獎。等因。欽此。除臣先已允給常勝軍犒賞洋銀七萬圓。飭關道黃芳於稅項內提撥借放外。且又於蘇屬餉捐局內籌銀一萬兩。派記名道潘曾瑋齎送崑山。宣旨嘉獎。戈登排隊祇迎。免冠敬謝。據稟稱。以外邦小臣。叨沐殊恩。感愧交并。當此軍餉支絀。不敢濫膺。

上賞。虛糜帑項。仍交潘道暫存等語。旋據潘曾瑋李恆嵩面稱。該兵官因前殺偽王一。事。既持異議。英提督薄朗。令其前候公使與總理衙門定議。薄朗現往香港。未經會商。不敢擅收。惟該兵官感激之餘。漸知悔悟。當約束弁勇。勿任滋事。俟薄朗回港商准。或俟回國時。賞作盤川。自應敬謹領受。臣當即函覆戈登。以中國體制。有功當賞。不可固辭。至頭

等功牌仿照外國寶星式樣飭會防局變通製辦並俟戈  
登事竣回國再行傳

旨賞給以示

聖主兼遠酬功格外優待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所請飭令候守應寶時暫同關道  
黃芳籌辦洋務作為通商大臣衙門隨員以資得力之處即著  
照所擬辦理戈登於賞給銀兩不敢遽領即俟其回國時再行  
賞給及將功牌仿照外國寶星式樣製造一併發給以示優賞  
並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將前事定議知照矣

丙戌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八月二十三日接奉

奏務案查

光

上諭科布多所屬之哈屯河地方一帶經麟興等派員前往查勘  
行至庫克烏蘇地方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等因欽此等再四  
思維若照依歷年成案辦理不獨剷調蒙古官兵往返需  
用時日且恐蒙古官兵仍行照前不至是以才由本城揀  
派額外驍騎校瑞成音德賀候補筆帖式存保候補外委  
馬兵李明忠等四員名於九月二十五日前往復行詳細  
查勘去後嗣於十月初七日據該委員等回城面稟於九  
月十四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帶領總管齊察  
罕等查至庫什業莫多吹河地方見有俄人舊蓋木房三  
十餘間並有俄人十餘名在彼貿易除此商人之外並無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二

兵隊亦無阻截去路等事續於十八日查至海青大壩雪  
大無路當即飭令引路總管等設法前往查勘該總管齊察  
罕等言稱此是必由之路若有別路可往日後情甘認罪  
情願出具甘結等語職等當即取具甘結返回才再四盤  
詰該委員等稱所有查勘之處並無俄羅斯兵隊亦無俄  
人阻截去路等情實因雪大封山未能查勘至哈屯河地  
方才獲其稟稱情節屬實應宜據情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麟興等派員查勘科布多所屬之哈  
屯河一帶行至庫克烏蘇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當經諭令該  
大臣揀派委員探明路徑前往茲據麟興奏稱委派驍騎校瑞

成等四員名於九月二十五日啟行十月初七日據該委員回  
城稟稱於九月十四日由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查至庫什  
業莫多吹河地方見有俄人十餘名在彼貿易並無兵隊阻截  
十八日至海青大壩雪大無路可行等語所奏殊未明晰瑞成  
等係九月二十五日前往查勘何以九月十四日行抵阿勒坦  
淖爾烏梁海地方又何以十月初七日即行回城往返如此之  
速且此次委員業已行至海青大壩是否由庫克烏蘇經行若  
已過庫克烏蘇則前次委員所稱路險林雜實屬荒謬自應將  
該委員據實參劾乃麟興並未將一路查勘情形詳敘但據瑞  
成等大雪封山不能前進等詞率行入奏而措詞又多自相矛

奏務案查

才

成等大雪封山不能前進等詞率行入奏而措詞又多自相矛

府之處。可謂糊塗已極。若麟興明白回奏。疆界重務。不得不認真查辦。豈可半途而廢。轉瞬春融。雪霽。仍著麟興嚴飭原派之委員。瑞成等前往哈屯河查勘明確。俾與俄人分界時得以斟酌定議。儘該委員等託故不前。即著從嚴參辦。

麟興又奏。竊才前於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麟興奏偵探俄人。並防範烏梁海等處辦理情形一摺等因。

欽此。才當即備文密劄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慎密留心。訪察烏梁海究竟有無與俄人勾結情事。斷不可代為隱瞞。務須密為迅速呈報。行查去後。茲據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

奏

主

貢濟勒多爾濟詳稱。協理台吉接劄後。即於所駐管各處地方留心偵探。嚴密訪查烏梁海人等。實無與俄人勾結情事。詳報前來。才謹恭摺覆奏。

御批知道了。

戶部尚書羅惲行奏。竊惟四夷福處中國。其氣甚惡。而美利堅尤甚。虎視狼貪。不一而足。即無事尚思挑釁。若與以罅隙可乘。則氣鼓驟增。必成燎原之勢。今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該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此事直同借國盜賊。真為神人之所共憤。覆載之所不容者。緣伍崇曜累世以洋商起

家。積貲至數千萬兩。遂以富甲天下。且與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信前工科掌印給事中蘇廷魁於咸豐八年奉旨辦理洋務時。以伍崇曜袒護英吉利各國。且洩漏軍情。附摺奏參。請酌罰捐輸重款。

文宗顯皇帝即時允准。

飭下前任兩廣總督黃宗漢。飭令籌捐。乃黃宗漢辦理不善。故捐為借。人以六釐行息。給與粵海關印票。該紳束懷巨測。究屬中國子民。縱名為借。未必有所扶。以求清還。是以且與龍元信蘇廷魁二人。當時不與計較。孰意該紳竟包藏禍心。引寇索火。有如此亘古未聞之事。且不計及咸豐八年

奏

主

臣等方督辦團練。與洋人接仗。乃該紳於未定和約三載以前。公然有人臣外交之跡。其為肆無忌憚。已堪髮指。並欲於關稅項下歸款。不顧廣儲司無所取給。人不顧粵東彫敝已甚。驟籌此四十七萬兩之鉅款。民生必再被荼毒。存心如此。尤為罪惡貫盈。今該紳果伏冥誅。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歿。粵民僉以死一大漢奸為幸。書所云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易所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於此見之。其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洵可為多行不義之炯鑒矣。該紳一生作為。種種謀戾如是。朝廷不將其家產查封。固屬

聖主浩蕩之恩。然亦投鼠忌器耳。今聞其子弟坐擁厚資。尚能畏事。不比該紳之老奸巨猾。為富不仁。前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議以該紳自行設法籌補。原易消燬。但恐海關原給印票。一落於美夫之手。則持券來索。恐入多費唇舌。且釀事端。可否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密行察看情形。妥為勸諭。令其子弟將海關原票先行繳回。如果貧不能治定。則春秋不伐喪。君子難之。恐傷仁也。既已家道中落。自應仍照原議。令其子弟一體向粵省捐助歸款。如尚富可敵國。盡採利權。則不妨再酌量出資捐輸。以濟粵東及江浙軍餉。俾竭澤有

奏

重

期。漸登斯民於衽席。而拯舉世於塗炭。彼一絲一粟。皆出自

君上所予。豈可仍前吝惜。而置國家事於度外耶。况廣東紳富。人人無不再四捐輸。若因該紳倚恃外國而獨姑恕之。未免舍其大而謀其細。殊覺失宜。又聞該紳於咸豐四五年間。寄頓已革原任總督葉名琛銀數百萬兩。後該督為英人虜去。該紳遂乾沒歸。已難

屬道路之談。不足深信。然亦可見該紳生前之繁。援交結無事不為。故能貨殖偏於閩城。田疇溢於沿海也。諭議此王軍機大臣等。難博衍奏。粵紳白通外國。勒運鉅款。請收

回印票。以杜後患。一摺。據稱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該紳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恐海關原給印票。一落於美夫之手。則持券來索。又費唇舌。且釀事端。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廣東紳士伍崇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據云借自美國。並需息銀十五萬兩。前經吳端書奏請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議由廣東現任督撫。飭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體捐輸歸款。業經有旨允准。茲據該尚書奏。伍崇曜身故。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請貴唇舌。所等不為無見。此項銀兩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為妥。若毛鴻賓。郭嵩壽。嚴濟查前項銀兩。曾否勸捐歸補。陸續清還。現在尚欠若干。能否令伍崇曜子弟自行籌補若干。其不敷者。官為勸捐清結。惟海關印票。總以先行收回為最要之務。免致美國執持原券。致多鏡舌。該督等務須妥速籌商。豫弭後患。

奏

重

壬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軍機處文出。明諭等奏。接奉諭旨。欽遵。嚴辦一摺。內稱。嚴飭各處。倘有俄國兵隊前來。務向其

告。以已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候。使臣來塔定議。毋得構釁。致傷和好。惟伊犁



前日俄人兵隊闖卡撲營。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等語。查日衙門七月二十五日具奏。請准照俄國前開議單分界。原因其時伊犁將軍常清等疊次奏報。俄人闖卡撲營。餉缺難支。且等以該將軍等既經陳明該處情形。議戰議守。兩無可恃。若不亟為轉圜。准照議單辦理。將來兵連禍結。必致更難收拾。即明諭另奏。亦復以常清摺內所稱餉缺難支。均係實情。日久相持。不堪設想。如果該國遣使復來。幸惟有與明緒等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重輕。竭盡血誠。勉圖收束。並陳明萬不得已之苦心。自有

奏案全

五

天日照臨。俯察來由等語。是此件事處兩難。萬無善策。兩害相權。則取其輕。該將軍久已備悉。茲聞此次奏報。謂西界事宜已由日衙門准照議單辦理。並稱我兵伊犁已獲勝仗。似易轉圜。窺其言外之意。一似有此一勝。將來該將軍自能力阻先鋒。駁斥議單不准。無如總理衙門奏准在先。不得不勉為照辦。最與該將軍前奏指誓天日。及兩害相形。酌其重輕等語不符。且等查夷務之壞。皆因從前內外臣工互相推諉。稍有關係之事。即不肯身任其責。日甚一日。遂致釀成不可救藥之勢。邇來時局艱難。中外臣工。總應潑慮洗心。勿蹈從前故轍。日衙門還有外國交涉為難事。俾斷不敢稍存推諉之見。令外間獨任其難。故凡可由日衙

門了結者。無不代為聲請。俾外間有所遵循。但地隔萬里。數千里之遙。亦有未能由日衙門懸揣者。總賴外間隨時相機辦理。方期於事有濟。西界之事。且等既就該將軍等疊奏為難情形。得有依據。即為擔承。斷不敢因該將軍既有此奏。稍移初志。惟此件中外大局攸關。將來烏梁海等眾作何安置。哈薩克布魯特等部作何撫慰。尚有幾許應辦事宜。全賴該將軍等於躬親其事之時。就近酌度情事。悉心籌畫。竭力維持。俾歸妥善。儻或稍存諉卸。誠恐會議時既難千里請

奏案全

五

命必致貽誤事機。所關非細。至云我兵已獲勝仗。似易轉圜。不但與前奏不符。且未免言之太易。無論伊犁偏獲小勝。未必可恃。即令將此股盡數肅滅。而俄人堅韌性成。亦難保其不逞兵再來。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天津大獲勝仗。宜若可恃。旋即有十年之變。前事不遠。可為借鑒。所以且等雖知准照議單辦理。難免有空礙之處。不敢不酌量利害輕重。至因消弭邊釁。所有委曲辦理情形。統在聖明洞鑒之中。且此事雖前已奏明。允准照該國議單。勉分其給與該公使照會內。仍有妥商照辦之語。相應請旨飭下。明諭等於會議時酌量情形。妥為商辦。儻能挽回一二。於邊疆亦不無裨益。不可意圖卸責於人。將就了事。是為至

要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陳辦理俄國分界委曲情形一摺。據稱常清等疊次奏報俄人闖卡撲營餉缺難支。明證所奏亦以常清所稱餉缺難支均係實情。如俄國遣使復來當與明緒等酌其輕重。勉圖收束。此次奏報則稱西界事宜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議單辦理。並稱伊犁已獲勝仗似易轉圜。與前此兩害相形。酌其輕重等詞不符等語。夷務之壞皆因從前內外臣工互相推諉。近來時局艱難中外臣工豈可再蹈故轍。若各存諉卸且於奏陳摺內隱約其詞。豫為卸責地步。設因此延擱別生枝節。致成決裂。益難收拾。且地隔

奏案卷

五

數千里。或萬里之遙。亦難悉由都中懸揣。即將來烏梁海等眾哈薩克布魯特等部作何撫慰安置。亦須由該將軍等躬親其事之時。就近酌度情形辦理。伊犁偶獲小勝未必可惜。若明諒等於會議時。即就當時情形。徑行酌辦。不得游移瞻顧。動輒咨商總理衙門。以致貽誤事機。如果能挽回一二。於大局不無裨益。斷不可意圖卸責。將就了事。總期相度時勢。勿稍拘泥。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惟控制中外之要。必以形勢為先。斟酌險易之情形。當取圍籜為據。誠以天下形勢。雖不能身親偏。要不可茫無憑藉。古人所以有史。尤必有圖者。正以

此也。現當整頓邊防之際。凡毗連外藩之所。其山川形勢

關隘既塞。一切險要情形。尤宜於平日加意講求。得其要領。方可措置裕如。無如內府舊圖。近多缺略。雖此外一統有志。四裔有考。非不足以供攷覈。然皆略而不詳。加以今昔情形。水道變遷無定。往往有從前蕪穢。嗣後蕃興。昔為荒裔。今成要害者。形勢既殊。事機亦異。儻仍執舊圖為據。其間誤謬必多。故欲為今日稽考之具。必須就現在形勢。詳加諮覈。別繪新圖。何處已改其初。何處尚仍其舊。分別黏籤指說。使人展卷瞭然。庶幾得所依據。且等公同商酌擬請

奏案卷

五

旨飭下各省將軍大臣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地方官親自履勘。加意訪求。將各該省沿邊及腹裏。並中外接壤之區。繪以總圖。再分各府州縣各繪細圖。分別於後。彙為一冊。務將邊界內外之山川形勢。城鎮村落方向。道里遠近。險隘一一查明載入。其居人住牧多少。台卡營汛駐紮處所。官兵數目。亦必逐處查核。詳註冊內。如冊內不能備載。即於圖內逐細詳加貼說。務須明白周詳。使覽者如同親歷。方為妥善。斷不准草率從事。致有疏漏舛錯等弊。亦不准憚於履勘。輒將從前舊圖照繪塞責。並令於奉文後。寬予限期。於半年內一律辦齊。咨送臣衙門查覈辦理。如此庶嗣後有

所依據不至貽誤事機。

御批休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各省圖說固應詳明而毗連外國地方尤關緊要往者照約勘分東界致黑龍江烏蘇里江以外地處被俄國侵占現在西疆雖未分定將未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亦難免被其包圍推原其故實緣俄人逐漸蠶食侵吞已久而各邊界從未巡查迨至該國暗占之地已多始行前來議約其時先經往來辯難力與相持進之又久堅未允准惟是該國深謀積慮侵占已非一年彼時即或有圖可據亦覺為時已晚况復空言辯論無從確實

奏摺卷五

元

指證折服其心是以持至咸豐十年英法兩國構釁之時自不得不委曲遷就當日定約情形實在如此若使該國未經侵占之先中國邊境大臣據圖籍謀求疆界實力巡查何至任其潛蓋卡房年復一年時行侵越以致釀成不可救藥之勢由此以觀是圖籍之所關甚非淺鮮不可不亟亟講求不但沿邊各地方與外國外藩接壤處所必須一一詳查加意繪畫即內地之沿海通商各口凡有外國租賃房屋居住之處亦必將其地方形勢山川城鎮道里方向有無險隘逐細控究詳載圖冊俾閱者開卷瞭然方能臨事確有依據臣等本擬請

旨飭下各該將軍大臣督撫派員分路履勘詳繪圖說第恐奉差各員不知此係為自理疆圉起見設或張大其事傳聞稍訛不但該處居民惶惑且恐外國驚疑關緊實屬非輕是以正措內祇空空措詞並未顯言所以繪圖之故且祇請飭各地方官就近查辦未敢遽請派員以防空洩此次正措密片所陳各情如蒙

俞允臣等仍擬另具公函密致各將軍大臣等屬其加倍慎重嚴飭承辦各員務須不動聲色認真親自履勘儘稍涉失意致生事故即行嚴參緣密函皆係該將軍大臣等親拆自無誤會訛傳之弊庶辦理不致張惶而繪畫可期妥速矣

奏摺卷五

辛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住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修理扣留租價二年法國修理未經指實扣留租價年限祇稱應扣數年計自咸豐十年換約後至今已逾二年該公使等總未提及此件而該兩館仍不時興作臣等以該公使既未提及租價銀一節若先與言該公使必將以修理未竣為詞轉形中國所見之小不如示以大方不與計較於本年九月間奏明在案茲英團公使卜魯士遣該國代辦官柏卓美送文臣等洋字兒銀一千兩銀票一紙稱係住府租價照依前議除去第一

第二承租銀二千兩作為修理之費外自同治元年九月初十日起至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止據稱按照該英國月日計算剛及一年茲文一年租價銀一千兩並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押蓋印互存為據臣等查此項租價該公使如不提及自未便向其討索若既照原議送來亦未便拒絕不收惟所居原係英標府第前已奏請另賞其標住宅此項府第即屬官房其租價銀自應交內務府查收即經臣等知照內務府派員會同臣衙門司員眼同英人兌明租銀一千兩交內務府收存除法國租價一項將來有無呈繳隨時奏明辦理外所有英國公使呈交租銀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庚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竊才前奉

諭旨著准照俄國使臣議單妥為辦理等因欽此才等遵查既照該使臣前開議單定議換約不免與烏梁海蒙古及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並伊犁距近邊卡居住之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多有關礙當經恭摺奏明暫緩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以便行知伊犁各城先將各哈薩克布魯特及烏梁海蒙古索倫四愛曼人眾生計應作何安置遷移之處迅速詳查覈定各覆前來安立章程備與該使臣定議

一面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依照該國議單換約仍令將伊犁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等因各在案旋復接奉

諭旨著明誼等各遵前兩次諭旨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仍即派員前來會議一俟訂定日期即行按照議定會勘處所妥為辦理等因欽此才等查前行各城咨文至今兩月之久尚未據覆伏思俄人已允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住京公使文移又兼塔爾巴哈台貿易園現在尚有俄兵居住耳目較近才等若再緩期行文誠恐俄人反生疑忌從中另

生枝節查現時大雪迷途俄人即接見約文計亦不能前來是以才等將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准照該使臣議單辦法原委照錄知會並約明年派員前來商辦換約等因當於十月十七日行知該西悉畢爾衙門矣計該國明春必派使臣前來換約才等伏查烏梁海蒙古以及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世受

天朝養養之恩必不肯從逆前有在伊犁出力報效又有供給馬羊之舉我國馬肯置之不顧才等俟定議時不能再與理論至各處卡內之地若不豫為查明作何安插誠恐俄人遽加驅逐不容各項人眾仍在卡外住牧勢必聚族內

使無地安置恐生擾亂所關非輕除等仍即咨催伊犁  
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趕緊照依前查妥速布置以備安插  
各項人眾外等當即檄調哈薩克汗爵輝坦公阿吉台  
吉迪納爾等來城查其情詞如果該哈薩克等均願真  
心內服即令該汗等詳查每台吉一人所屬幾蘇穆每蘇  
穆共有幾千戶口俟查明後據實呈報以便確查卡內空  
曠之區酌給地方再與該使臣換約時妥立善後章程以  
期久遠相安一俟哈薩克汗爵輝坦等不日到城等因  
見曉諭後即先派委員帶領該汗台吉等分赴南北兩路  
周查各卡倫以內之地將來分界後將此項人等遷移卡  
內究竟有無地方安置呈報並俟明年春融後再派兩領  
隊大臣於巡查卡倫之便先期前往履查據報並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科布多參贊大  
臣廣鳳等速即派員確查作何安插烏梁海蒙古人眾及  
伊犁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頭目幾人共有幾  
鄂托克將來遷移卡內安置何處逐一詳查確實咨覆前  
來以便妥立一切善後章程備與俄人互換信約屆時  
明諭再回烏里雅蘇台將軍本任會同參贊大臣麟興廣  
鳳卓林叅多布等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及督飭委員同俄  
國官員建立該處境內界牌鄂博其伊犁安插內服之哈

薩克布魯特等善後事宜仍應由將軍常清督飭委員  
妥為辦理等因欽此自應仍遵前奉  
諭旨會同錫霖等辦妥插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人等及督  
飭領隊大臣帶領俄國遣派立界官建立本處境內界牌  
鄂博事宜俟將通案辦理完竣後等因欽此再行交卸塔爾  
巴哈台參贊大臣印務馳赴伊犁參贊大臣本任合併陳  
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明理等奏行文俄國約派使臣前來商  
辦安插內服哈薩克等人眾一摺俄國分界事宜已經明理等  
行文該國准照該使臣議單辦理並約該國派員前來商辦換  
約現在大雪封山計該國使臣前來約在明春著明理等即遵  
照前次等諭將分界事宜徑行斷結不得再行咨商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以致往返稽延俾該國藉口另生枝節總以妥速為  
要不可意存諉卸至烏梁海蒙古並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及  
伊犁附近邊卡居住之索倫四愛曼人等有礙生計之處亦應  
豫為籌畫其塔城所屬藩部即由明理等查明情願內附人眾  
若干設法籠絡無任與俄人勾結一面查明卡內空曠處所以  
便於定界後酌善內徙並著明理等速即知照常清麟興廣鳳  
等遵將所屬蒙古烏梁海及哈薩克布魯特一併豫為安置處  
所妥議章程辦理至伊犁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

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之處並著明誼等於該使臣會商時相機辦理毋稍拘執

壬寅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伏查田興恕前因奉

旨來川聽臣駱秉章調遣帶勇由黔赴黔沿一帶防剿李復猷股匪嗣奉革職等因

臣等當將在川礙難辦理各情據實密陳旋奉諭旨飭令田興恕回黔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審訊當經臣等轉飭

田興恕速回黔境妥為遣散所部勇丁靜候黔省審辦田興恕當即遵

奏

奏

旨折回黔境聞其不敢遽行進省恐致激生事端仍在松桃廳一帶聽候黔省定案惟田興恕自回黔後並無公牘來川是

否尚在松桃日等欽奉寄

諭自當欽遵辦理遂派委員迅赴黔省查提田興恕來川羈禁並

查正文一帶現有號匪滋擾時在川黔邊境游弋松桃秀山連界地方復有包茅仙股匪聚散靡常道路時通時阻

日等惟有密飭委員探徑前往設法查提一俟田興恕提解到川日等即先行馳奏一面咨照黔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奏

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乙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崇實等奏遵旨設法查提回興起密陳各情並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駱秉章所致信函呈覽所稱田興起在松桃一帶路途既有阻礙蹤跡亦無定向意欲總理衙門再與柏爾德密酌議先將田興起罪名令貴州擬定迅速奏結一面將其提解遵成等語所慮不為不周惟此事前據總理衙門密片陳奏柏爾德密意稍活動時即奉機告以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即可立結自可無庸監禁以免稽遲而該公使復稱等語一節已告知本國此時等語聞之人並未監禁

奏請始末

一

即等問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後給予照會以便寄知本國即可辦結是該將軍設想所及即總理衙門所業經商辦而未能首肯之事回興起情罪重大該公使應允僅止監禁遵成完案實屬萬不可失之機會今拖延日久再與執舌強以所難彼必仍以礙難告知本國為詞且恐謂中國虛屬虛言誑誘乘機生釁頗細前據屆時該將軍等尚欲顧全國體人心不知人將何所措手也著崇實駱秉章據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密寄諭旨迅速設法將田興起查提到省或即照駱秉章此次函內所擬選其平素相信之人前往查提先使之釋然不疑迨入川後即行羈禁一面迅速奏聞即可明降諭旨宣示完結此案川黔兩省

教民咸使聞知當無異議此事關係至重崇實駱秉章切不可稍存推諉之見再延時日致誤全局懷之崇實等原摺已留中矣

丙辰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等前於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來文內開明年分界後有關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遊牧必須預為查出卡內蒙古地方急將地名咨覆以便換約後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等語並查前咨內有俄國分界議單內載自沙賓達巴塔起因山嶺先往西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塔轉往西南緣大嶺往東南水流之

奏請始末

二

處為中國地往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等語等語接閱之下因不知唐努鄂拉達巴塔究係何處所關唐努烏梁海地面究係若干人戶究係若干因為梁海地圖已為將軍明誼帶赴塔爾巴哈台實無查考派令委署革帖式雅爾哈前往唐努烏梁海印務處查取該處原存烏梁海五旗總管所屬並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王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所屬烏梁海地圖照樣繪圖詳細覈對該俄人議單內並未載有自沙賓達巴塔向東南行走字樣查圖中所繪沙賓達巴塔似在唐努烏梁海各遊牧西北界圖中並未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塔地名僅見唐努烏梁

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遊牧內。此北有鄂爾山一處。署理印務總管興達遊牧內。有前唐努山一處。總管車都布遊牧西北。有中唐努山一處。後唐努山一處。此四處據圖中所繪。似皆在沙賓達巴哈東南。或該俄人即以鄂爾山為唐努鄂拉達巴哈。抑或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若以鄂爾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行走。已聞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遊牧。若以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關。查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所管烏梁海十牛未。歷年共應交進。

貢貂皮人二百二十九戶。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烏梁海人丁戶口。大約亦在數千名口。兩項人戶。通盤合算。不下萬餘。其公共游牧處所。大約南北在五六台。東西在七八台。若於卡內尋覓處所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等。每歲有缺。貢物。且查卡內地。面雖寬。俱係奉。旨賞給兩部王公扎薩克等世代住牧處所。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實非一時所能辦理之。現據分界大臣

皆催甚急。等再四商酌。若不請。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兩部落盟長等會議。僅由等派員前往各旗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持有奉。旨賞給伊等住牧在先。臨時必致藉端推諉。縱使暫為允從。日後難免滋生事端。惟有請。旨飭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寨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俟該盟長等將所讓地面議妥。開清地名界址。加具印甘各結呈報前來。等再行派員前往所報之處。詳細查明。可否安置。一面恭摺奏。

剛一面飛咨分界大臣等酌量辦理。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

己未。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據福州關稅務司美理登申請。以臺灣府打狗港難龍口三處。添設正口子。設立司稅經理。有益稅課。飭即妥議。會奏開辦等因。即經飛飭臺灣道府體察情形。速籌詳辦。並飭派副稅司前往會同試辦。會摺馳奏在案。茲據署臺灣道陳懋烈。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會同通商委員延平府知府補用道馬樞輝會稟。臺灣本非通商口岸。自咸豐九年美國使臣請照和議條約。在臺灣



開市完稅。奏定以淡水之滬尾口為美國通商馬頭。十一年六月。英國領事官和到臺。因鹿耳門外水淺潮大。不能停泊。由打狗港登岸。晉郡察看臺灣府城海口淤滯。船隻不能收泊。難作通商馬頭。亦定議淡水之滬尾設關。已於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開辦。茲美理登擬在府城添設正口。不至鹿耳門口。本地商船尚不能出入。洋船馬能進泊。若洋船有在鹿耳外寄稅。不免偷漏情事。則打狗港相距水程不遠。似可責成該處委員派撥巡船認真巡查。或押令徑赴打狗港卸稅。後港盤驗。並移行文武汛口。暨出示曉諭內地商民。不准與鹿耳門外寄稅洋船勾通貿易。其弊可絕。不必在府城設口也。惟雞籠頭與浙後港既有洋船停泊。應一律添設子口。均歸滬尾正口管轄。至稅務司所擬章程。應俟核辦之後。隨時察看。同應需經費另行會議。京辦等情。由省局司道彙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海口。既經查明淤淺。應請毋庸設口。現在淡水廳所轄之雞籠一口。已據具報於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開關。啟徵。作為滬尾外口。其鳳山所屬之打狗港。即浙後一口。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咨。一併作為外口。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復進口半稅。統歸淡水滬尾正口管轄。惟浙後港相距滬尾較遠。仍由臺灣道府會同辦理通商。

臺灣通商章程

五

委員查勘。在於浙後的設員役稽徵所收稅銀。就近解存府庫。歸滬尾造報。如有洋船在府港口外停泊。由管口委員移令地方官押令歸於浙後港盤驗徵收。以杜偷漏。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軍機處鈔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奏稱。准分界大臣等咨。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等因。一摺。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西北邊界俄人蓄意侵佔已久。咸豐十年間。乘我倉卒。要求立約。嗣俄國使臣與明雅等在塔城會議。堅稱按照和約。必應以常住卡倫為界。並送來議分清單。經明雅等再三駁辯。該使不遂所欲。忿怒回國。並言將來祇好帶兵強占。明雅等復屢次給該國西憲畢爾衙門照會。催其派使再來公平會商。疊據照覆云。送來議單。萬不能稍有所讓。即再行會議亦屬徒勞。遂遣兵在各卡倫外尋釁滋擾。臣等每接明雅等咨報。即面與該國住京公使辯論。並因條約內有往西直至字樣。遂給與照會專指往西為一層。直至為一層。又以常住二字與長住不同。與之反覆講解。該使總執定非條約本文之美。迨至詞窮。則云漢文為編譯錯誤。復屢稱此事總由該國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讓。正在往返詰辯間。據

臺灣通商章程

六

伊摯將軍常清奏報。俄人開卡撲擊。開破接仗。該處餉缺已久。恐難支持。請

飭分界大臣迅速定議等因。並據麟興奏咨。烏梁海各蒙古膽小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等語。臣等以該國住京公使向辦各事。均係迫不及待。獨公界事宜。兩年以來從未催辦。是該國早年暗中侵占。已有半不可破。主見既據各該處臺次奏報餉絀兵單。戰守兩難。誠恐兵連禍結。不可收拾。各該處既不能力還兇鋒。因權利害之輕重。於上年七月間奏請

允准照該使議單辦理。並於年底軍機處鈔交寄

奏摺

七

諭明。該等速即知照。常清麟興廣鳳等。迅將所屬蒙古烏梁海及哈薩克。希魯特。一併豫籌安置處所。妥議章程辦理。至伊摯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之處。並著明誼等於該使臣會商時相機辦理。毋稍拘執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查麟興原奏內稱。俄人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實無其地名。或即指鄂爾山。抑或指唐努山。於各蒙古等地面人戶俱有關係。擬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議出地面。再行酌量辦理等語。臣等查唐努鄂拉達巴。哈係指何山。該處

尚難指定。臣等更無從懸揣。惟該署將軍所處間礙地方人戶。被其色去等情。則勢所必然。因思前來寄

諭。有伊摯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之語。人查東界被俄國侵占地方。其條約內有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之語。明誼等如能遵奉寄

諭。將烏梁海等處亦令其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則該處雖被俄國侵占。尚可留有餘地。於該蒙古等生計似不無小補。應由明誼等與該國分界使臣反覆辯論。告以此係為該國計畫。恐各蒙古地面全行色去。伊等心懷不甘。勢必激生事變。於該國反為有損。即分界之人亦難辭責。不若讓出一帶。使蒙古等不致窮蹙無歸。一則可全

奏摺

八

兩國交誼。二則可免以後變端。如此婉與會商。暗為聲動。或可冀得一當。如勢必不能。抑或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惟查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同在伊等之內。彼此商送好人為官等語。似可就此言乘間而入。向該使告以該處前屬中國。既係公同放官。後歸俄國。一切朝貢放官。亦應仍照舊章辦理。僅能如此。則地雖被俄國侵占。人仍中國管轄。似較之各營蒙古等紛紛內徙。或因無

地安置。或因辦理不善。別滋事端。尚為稍勝一籌。惟秉性  
 堅毅。從前潛行蓋房。久圖侵占。迨至庚申年來京。乘我多  
 故。堅要定約。每與議及分界。動指條約既定。萬難改移。並  
 稱分界大臣計畫。與條約絲毫不背。臣等與該位京公使  
 辯至年餘。實古敵骨。總不能挽回條約於萬一。現在臣  
 等所擬讓地安置。及仍聽漁獵兩層。祇期爭得一分。即收  
 一分之益。若該分界使臣仍執條約。堅不允從。到萬難為  
 力之際。其被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堅心內附  
 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屆時儘趕辦不及。務與該國分界  
 使臣言明。將來陸續內遷。應從民便。不得以今日分界明  
 日即為俄人強行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該國日後有  
 收納逃人藉口尋釁情事。其礙難內徙之人。亦無庸相強。  
 應查照臣衙門前照會該位京公使。將來被分各項人眾。  
 勿令失所。該公使照覆已經遵辦之語。與該分界使臣再  
 行申明。對眾宣布。使各蒙古等知中國眷念甚厚。毫無委  
 棄之意。庶該蒙古等感念舊德。不致生心滋事。相應請  
 旨飭下明謹等悉心籌度。竭力圖維。不得以事處兩難。稍存諉卸  
 之意。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  
 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藉端推諉。亦係實在情形。  
 惟查卡內地。雖均係前奉

旨賞給該兩部王公等游牧處所。但為地甚寬。諒不無閒曠之區。  
 應如該署將軍所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  
 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劃出若干里。以備此項  
 人眾遷徙。議定後即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節徑行  
 呈報該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量辦理。此係臣等因該  
 國使臣不日到塔城會議。誠恐其始終狡執。必須有內徙  
 之人。一時趕辦不及。豫籌安插處所。明謹等不得因臣等  
 業經請  
 旨。飭下該王公等會商擇地。遂存避難就易之心。不肯與該使將  
 前議各節極力剖辨。以弭後患。其俄人議單所稱唐努鄂  
 拉達巴哈。若果係指鄂蘭山而言。自無庸更議。僕或以為  
 即唐努山。明謹等務須力為駁辯。議單內行至唐努鄂拉  
 達巴哈一語。明明係指唐努烏梁海境內之鄂拉達巴哈  
 而言。非離開鄂拉。概指唐努達巴哈而言。毫無疑義。且唐  
 努山既有前中後之分。則絲互里數甚長。該分界大臣明  
 謹等責無旁貸。更當詳為考覈。於如何稍為有益之處。與  
 之設立界牌。切無任其含混。致令侵占愈多。總期於無可  
 挽回之中。以求得尺則尺之效。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麟興車林敦多布奏稱准分界大臣

咨惟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茲據該衙門奏稱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雖據麟興等奏稱未能指定何山而該處地方人戶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請飭明誼等援照東界條約令俄人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然不允被其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得攔阻並先索憑據以免日後藉口尋釁各等語西界蒙古等部落百餘年來誠心效順現雖因俄國分界駁駁被其包去而朝廷實無棄之之意明誼等與該國使臣議界時能令其將烏梁海等處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於該蒙古等生計庶有裨益僅此節竟不能辦即可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而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前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商議好官等語即可就此乘間而入與之商照舊章辦理惟俄性堅韌萬一堅執條約不肯通融其被包去之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儘趕辦不及亦當與該國分界使臣議明准其陸續歸還內地不得強行攔阻並向其索取憑據以杜日後收納降人藉口尋釁之患明誼等與該使臣申明此議仍當宣示於眾俾各蒙古等咸知中國眷念之意

奏辦夷務始末

十一

不至生心滋事明誼等身膺邊疆重寄總當悉心籌畫竭力圖維以期挽回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不得因有總理衙門此奏遂存避難就易之心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不但有需時且恐該王公等藉端推諉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本日已諭令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爾兩部落盟長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開清地名界址徑報麟興等酌量辦理矣至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如果即係鄂蘭山及唐努山則不但唐努烏梁海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闕礙明誼等與麟興等林欵多而廣鳳奎昌等仍當詳為考覈於會議時儘力駁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可稍有畏難遷就之心伊犁卡外俄人情形若何仍著常清隨時偵探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人

諭著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查勘安置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著理藩院飭令扎薩克圖汗賽因諾爾兩部落盟長以及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畫出若干里以備此項人眾遷徙議定後即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結徑行呈報烏里雅蘇台將軍由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量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

奏辦夷務始末

十一

崇等奏臺灣府城未便設立稅口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臺灣海口查明淤淺應請無庸

設口其難籠一口據報開做作為港尾外口其打狗港一

口一併作為外口等語臣等查上年五月間據通商大臣

李鴻章來咨據福州稅務司姜里登申稱淡水難籠打狗

臺灣四口每年進口洋藥甚多請以難籠作為淡水子口

打狗港作為臺灣子口等因查設所請於通商條約及各

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符合較與另請添設口岸有開

自可准將難籠打狗二港作為子口以杜偷漏而益稅課

等語當經臣等公議以子口祇應徵收半稅如難籠打狗

奏摺本末

十三

二口果於稅務有益若任洋船私自進出偷漏走私不若

作為外口徵收正半各稅仍歸正口報解咨行福州將軍

會同該督撫臣妥議如無滯礙即行奏明開辦茲據左宗

棠等查明具奏淡水一口早經開辦難籠打狗二處均可

作為外口惟臺灣府城海口查明淤淺難以開辦臣等查

臺灣准其通商條約載在條約能否變通辦理必須與各國

住京使臣會商方能定見總稅務司赫德於各口情形熟

悉各國使臣亦頗相信現在赫德俟天津開河後即可來

京擬俟該總稅務司到京後臣等督同商辦

御批知道了

庚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城大兵數稍單未能遠圍

合圍而賊勢漸衰亟須設法攻打探聞李秀城仍勾洋匪

赴港購奪小輪船駛入太湖以備窺擾臣正在嚴飭查禁

適戈登與總稅務司赫德自崑山來蘇謁見謂與臣解釋

前憾再商協勦先是臣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函以

英公使初欲臣挽留戈登嗣接戈登及英總辦梅輝立等

來信於蘇城殺傷偽王一事忿恨不平屬臣在外相機調

處臣深知戈登性情無常而急於見功彼自克復蘇城時

偶與臣意見參差遂聲稱舉兵構釁臣處以鎮靜置不與

較英提督薄朗屬今常勝軍駐崑山不歸臣處調遣自是

奏摺本末

十四

戈登不通往來兩閱月矣臣亦若無其事該軍月餉及賞

卹難支銀兩仍竭力支應彼見臣毫無掣肘之嫌臣軍又

獨克無錫全匯平望平湖乍浦海鹽嘉善各城並不借該

軍之力未嘗不感動而愧悔也因赫德來蘇之便臣而屬

轉致戈登善為解說戈登乃於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九日

兩次來謁臣迎機開導願告奮勇由無錫進勦宜興以扼

洋人濟賊之路兼助官軍攻常之勢自不得不允其請藉

敦和好而維大局正月初旬英總辦梅輝立自滬馳書責

戈登以負約將來薄朗由香港回滬必不謂然戈登竟不

之顧於正月十二日帶隊由崑起行次日過蘇城謂臣曰

如公使有信寄我。求勿速交。俾得專心打賊。又請巨派提督郭松林一軍。並准揚水師數營。與之同進宜興。巨當飭李鶴章調派郭松林所部六營。黃中元。滕嗣武五營。及王東華。成俞卿。鄧長。水師三營。與常勝軍會合進剿。並屬李鶴章郭松林等。留意聯絡。俾為我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近日軍情一摺。李鴻章現因戈登悔過輸誠。飭令會合郭松林等軍進剿。宜興。以扼洋人濟賊之路。所辦甚是。惟戈登性情無常。該撫當密飭郭松林等。妥為聯絡。駕馭。藉敦和好。而維大局。

二月。丙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等於十二月十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月十九日。

奉 上諭。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分界事宜。辦結等因。欽此。等語。即遵 旨。將伊犁將軍常清。行查原文。檢出撤銷。並撤調汗爵。緯坦。公阿吉之子。住那木儉。台吉。迪納。雜爾等。先後來城。將前仍准緯坦承襲汗爵之

諭旨。宣示。緯坦。跪聞。恩命。俯伏。碰頭。聲言。嗣後。惟有。竭盡。犬馬。之忱。以期。仰報。高厚。懇祈。等語。轉奏。等語。復據。緯坦。台吉。迪納。雜爾等。當堂。親述。

同字各一紙。切實聲明。真心內附。惟因伊犁現在卡外。位牧。將來若允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無處游牧。懇給地方。等善言激勸。以堅其心。並告以現派委員前往南北卡內。履勘地方。以便將來安置爾等。人眾。該汗等聞之。尤為感悅。等語。派委營務處章京富勒。斐音。團委營長。巴霞。二員。帶同該汗台吉等。分赴南北兩路。周查。面屬該員等。各將卡外之地。詳細履勘。究係有無地方。安置。據實呈報。以便酌辦。等語。奉

上諭。飭令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迅辦分界事宜。已於十月十七日。將准照該使臣議單。辦法原委。照錄知照。並約其明年派員前來換約。茲於十二月十八日。復據伊犁將軍常清。咨鈔奏。內稱。俄人目下堅持常住卡倫一語。與我為難。等語。若堅持拘泥。扼兵相守。不但未可常恃。即今稍獲勝仗。而兵連禍結。終無了期。若竟任其肆意侵占。得步進步。則匪特目下不能相安。數年以後。何堪設想。查伊犁地勢。遼闊。雖有地圖可循。南北袤延二千里。即本地上著之官紳。居民亦難以頃刻定論。遂派出領隊大臣五台。先後出境。屬其各按所轄地面。詳細履勘。何處有礙。何處無礙。據實呈報。現在尚未回城。俟查明再行覆辦。總而言之。其西南夏季卡倫之外。由北至南。沿河順嶺。地勢畧形寬闊。目前

夏季卡倫之外。由北至南。沿河順嶺。地勢畧形寬闊。目前

分局尚可相安。至索倫營地面。該使臣單內有灣入向內者。則相距僅二十餘里。實偏處此。何能草草允其議分。若該使臣不聽善言。一味強橫。不但自後必受大創。即目前難免交兵。蓋索倫之身家性命。以及牧養耕種之所。皆寄於土。何肯袖手讓人等因。等閱該將軍此奏。雖係仰體。

朝廷不得已之苦心。意欲速籌辦結。然一味含混。仍未及早將究應如何安置議分辦法。實切指明。俄國西悉畢爾衙門。既疊見京城及等約派使臣前來換約。計俄人急欲得地。明年二三月間。必來換約。儻令守候。該使臣必以等。

等不遵前

奏稿卷五十五

十七

旨。有推諉延宕。勢必因此決裂而去。進兵犯卡。以為費由我起。等冒瀆陳明。儻該使臣來時。尚未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示覆。及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者。准其照舊住牧漁獵。可符此次。

諭旨。准該使單子定議。仍令各夷人蒙古不致失所。至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首鼠兩端。人所共見。常清摺內。已經奏明。並稱一面招徠撫輯。毋失其心。該將軍通權達變。加意妥辦。

自胃有成竹。其索倫等營居住卡內。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亦可援照東省第一條約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已得利。恐其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犁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若不準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局。等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之處。伏候

聖裁。再查伊犁將軍常清行來摺彙。內稱塔城議定分界之後。明誼回任經由之路。非伊犁僅十餘站。可否請。

奏稿卷五十五

十八

旨飭下明諭。令其會同該使臣前來伊犁商辦一切。一經議准。章程便無反側。諒俄人亦樂於有人介紹。大局可定。又稱彼時塔城已定。明誼亦必即履伊犁新任。等得此稟助。實與公事有裨。等語。查前經奉。

旨伊犁分界事宜。著該將軍知會明誼等。由塔爾巴哈台議定。以歸畫一等因欽此。若已與換約。自係已經公同議定之後。該使豈肯復往伊犁商議。此案無論如何完結。總不可稍有反覆。常清奏請往伊犁會商。定立章程之處。似與此事無濟。明年如已換約。所有四城。均有招徠撫輯安置一切要事。不獨明誼亟須回任。會同烏科參贊大臣妥為籌辦。即明。

緒亦不能遽置塔城善後事宜於不問。何能即赴伊犁。該將軍既已入

告。等謹將愚昧之見。繕晰陳明。前閱該使臣呈出地圖。內註應由常住卡倫及山嶺大河為界之限。自伊犁所屬之穆蘇爾山嶺起。向西南順蔥嶺至浩罕邊界止。等更不能悉其經由與南路各城。有無關礙。已飛咨常清。迅即飭查明確。妥為安置。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

明誼等又奏。等於十二月初二日。據署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文永咨稱。該處所屬古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

奏摺卷末

七

忽有北路哈薩克一千餘人入境住牧。當經派員往查。詢據哈薩克頭目哈孜擺等會稱。我們哈薩克共有十二蘇穆。向在塔爾巴哈台西山住牧。近因俄人滋擾。除已投順俄國之哈薩克八蘇穆外。下剩我們四蘇穆人。不願投順。俄人不容存身。情出無奈。逃出山外。投奔此處。暫時游牧。懇祈轉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指給安身之地。我們情願蓄髮當差。萬不敢另有異心等語。據此。咨覆酌辦。前來。等明緒等查現在內服之哈薩克等。均在卡外附近地方住牧。並無據報有俄人前來滋擾情事。且汗將輝坦等來城。亦未同有此等情形。此項越境之哈薩克等。恐係從前

已投俄國之人。因躲避差徭。逃往彼處。或係俄人驅使。該哈薩克四出窺伺。均難豫料。除飛咨庫爾喀喀拉烏蘇領隊大臣。委派委員前往稽查防範。以杜覬覦。一面劄飭履勘地界之章京富勒斐音圖。順路先赴該處。會同庫爾喀拉烏蘇委員確查詳詢。究係何處所屬之哈薩克。及有無窺伺情形。據實呈報。聽候酌辦。

御批覽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二月初五日。軍機處鈔出明誼等奏。遵飭迅辦分界事宜一摺。奉

奏摺卷末

十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查臣等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曾經據奏西界之事。雖前已奏明。允准照俄國議單。勘分。惟給該國住京公使照會內。仍有妥商照辦之語。明誼等於會議時。應妥為商辦。復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議覆麟興等奏。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摺內聲

明請

旨。飭下明誼等。於俄國分界使臣會議時。如能欽遵。專諭。將烏梁海等處。令俄國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該蒙古等。或仍照東界成案。將該處作為中國人照舊游牧處所。等因。各在案。茲查明誼等原奏。內稱。償該使明春來時。等尚未接准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



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  
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准其照舊  
游牧等語與臣等前奏大畧相同如果該使堅不從讓地  
之議自應如該將軍所擬辦理但此究係第二層辦法總  
以設法令其讓出一帶為妥該將軍等不得因有此一說  
遂存畏難之見不與該使力行辨駁所稱常清奏案內稱  
伊犁之索倫等營居住卡內而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  
若援照東省第一條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  
已得利恐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

奏摺卷五十一

主

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犁  
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受曼人等生計攸關難  
免構釁若不依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  
局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等語臣等查伊犁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  
在附近卡外自未便任俄人全行侵占致該兵丁等生計  
日蹙該將軍等當欽遵去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寄  
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儻勢必不能抑或援照東  
界辦法與之反覆詰辯俾立字據以免日後無數波折儻  
該使仍復恃強一味狡執或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  
言定准照議單分界不能稍有所讓該將軍等即須折以

臣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明明有安商字樣所謂  
安商者原指議單有不妥之處應再商酌况從前該國分  
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必盡照議單之語是以總理衙門  
與住京公使照會內始有妥為商辦之議如此多方與之  
辯論庶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居其一惟此次  
明誼等摺內所敘常清咨送奏案內稱各節查臣衙門並  
未據常清咨送此案是伊犁切實情形臣等及明誼等既  
未能盡悉而臨時機宜臣等又不能懸揣且該住京公使  
又復疊稱該國派有分界大臣此事盡由該分界大臣主  
持經臣等先後據實陳明恭讀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奏摺卷五十一

主

諭飭令明誼等相度時勢速行辨詰一切操縱機宜  
朝廷不為強制是事處兩難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無論如何辦理均應豫為圖謀以為臨時依據  
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速將伊犁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  
覆明誼等查照辦理並請  
飭下明誼等如該使前來時已接伊犁覆文議分地面若與索倫  
等受曼生計無大妨礙或別有安插處所即可相機辦理  
速為了結儻萬難任其占踞或與該使商議先行勘分烏  
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所屬邊界其伊犁境內暫從緩辦

抑或查照臣等以上所言虛與委蛇以期徐圖補救總宜妥為籌度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是為至要至該將軍等片奏內稱庫爾喀拉烏蘇所屬古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有北路哈薩克千餘人入境等因其有無窺伺情形及將來或撫或逐自應由該將軍等酌量妥辦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明誼等奏遵籌迅辦分界事宜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本日據該衙門覆奏請飭明誼等妥為籌度一摺前據麟興等奏科布多等城分界事宜所有烏梁海等處地方業經諭令明誼等於會勘分界時務令俄人讓出

夷務始末卷三

三

數百里以為該蒙古等游牧之地為第一要義勢必不能再思其餘辦法此次據該將軍奏籌辦分界事宜所擬烏科二城辦法與前日寄諭大致相合惟伊犁一城較難辦理且未接准常清查履情形請旨遵辦各等語烏科二城辦法前已諭令該將軍等務與該使力行辯駁令其讓出一帶不可稍存畏難之見必不得已再思其次至伊犁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稱均在附近卡外儘令俄人侵占該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即著常清迅將伊犁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覆明誼等查照辦理如議分地面與索倫等愛曼生計無礙即著明誼等於該使臣前來時相機辦理速為了結儘萬難令其

占踞該將軍等仍當遵照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抑或後照東界辦法仍准此項人眾照常游牧與之反覆辯詰俾立字據以免日後波折如該夷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議定不能稍有所讓明誼等即告以總理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自因議單原有不妥之處尚應會同商酌且從前該國分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必盡照議單之說伊犁等處所分地界既於索倫愛曼等生計有礙則兩國自應按照照會內妥商以期彼此均有裨益夷情雖屬狡詐該將軍等惟當查照總理衙門摺內辯駁各情與之反覆辯論庶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

夷務始末卷三

三

居其一儘該夷於此二者均堅執不允或即將烏科等城邊界先行勘分其伊犁境內暫從緩辦以期徐圖補救總之分界事宜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明誼等摺內所欲常清咨送奏案各節至今尚未見常清奏到此摺係何時拜發沿途有無遲誤均著常清明誼等查明具奏明誼等所稱不能照常清所擬會同該公使前赴伊犁等節自係實情即由明誼等斟酌妥辦可也總理衙門摺著鈔給閱看

癸未湖南巡撫譚世臨奏據鎮軍鎮道稟稱目前楚省鳳尾各邊十分喫重查有前貴州提督田興恕由四川赴黔

行抵楚境其所部尚有勁勇二百餘人部將田連考亦尚  
 有三百餘人若令招募數營駐防黔楚交界之處當可得  
 力等語臣維黔省下游郡縣大半淪為賊窟湖南西路沿  
 邊數百里與黔疆犬牙交錯到處宜防田興起在黔數年  
 下游羣賊尚多畏其聲威其驍勇善戰原係將才祇因左  
 右近習之人交為阿諛無所嚴憚以致漸形驕侈獲咎後  
 聞已自悔前非日思立功自贖該員於黔省地形賊勢皆  
 所周知果能改過自新猶可以策馳驅之效臣已令其募  
 勇千人並令其將從前隨營不能得力之員弁悉數裁汰  
 嚴整營規分駐鳳凰各邊辦理防務仍保明黔省情形相

奏稿本末

主

機提勒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黔楚邊界軍務緊要准將田興起留楚帶勇以觀後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憚世臨奏請留田興起辦理鳳凰防務一  
 摺覽奏不勝詫異田興起殺害教民一案法國使臣哥士者及  
 柏爾德密從前均主抵償之說詞意甚屬決絕迨經總理衙門  
 援引中國逢恩減等之例與之極力辯駁柏爾德密意漸活動  
 惟稱拳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  
 會方可辦結等語此事已有轉機仍須慎密未便令各教士等  
 知其底蘊致有阻撓是以疊經密諭崇實駱秉章將田興起查  
 提到川羈禁以為鞫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

結田興起在黔數年未嘗不著有戰績惟其驍侈荒淫貽誤軍  
 務疊被彈劾若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第既有牽涉外國之  
 案則又不得不曲予矜全以維中國體制田興起既知自悔前  
 非自應聞命即行赴川聽候查辦豈可逍遙事外疑畏不前致  
 令可以通融了結之案枝節復生又成固結不解之禍憚世臨  
 在楚有年豈不檢閱田興起此案原委乃必欲為田興起飾詞  
 演奏意圖見好願僚友之私情忘國家之大計為封疆大臣者  
 豈可如此耶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憚世臨派員將田興起押  
 解入川聽候崇實駱秉章查辦或選其平日相信之人密告以  
 朝廷曲全之意使之知感知懼怙然就道儻該撫不能督令田  
 興起赴川仍任其違旨逗遛必惟憚世臨是問至鳳凰邊界緊  
 要湖南武弁中豈無一人可派必欲用一斷不可再往之田興  
 起辦防不知憚世臨是何居心著該撫另選妥員酌撥勁旅前  
 赴該處扼要堵截其田興起所帶之勇及該撫令其新募之勇  
 並著留於湖南以厚兵力毋令田興起攜帶入川致外國人有  
 所藉口另生枝節憚世臨接奉此旨只許親自折閱詳慎妥辦  
 不准幕友及湖南紳士得以與聞即該撫選派田興起相信之  
 人亦應擇其慎密可靠者前往儻機事不密致令稍有傳播必  
 將憚世臨治罪決不寬貸

奏稿本末

主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 臣派郭松林等營會同戈營李恆嵩

之常勝軍進勦宜興。李鶴章入派總兵楊鼎勳合擊。正月十九日。戈登會合各軍。至宜興城下接仗。斃賊無數。二十日。戈登、李恆嵩、郭松林等分攻各門。二十三日。攻破東門外賊營。是夜賊開西門而逃。戈登飛騎與郭松林等併力合擊。於正月二十四日卯刻。克復宜興。荆溪縣城。戈登欲圖自效。奮勇神速。所向克捷。俟常郡克復。再行彙案請旨優獎。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攻克宜興。荆溪縣城一摺。逆匪分股占踞。江蘇宜興。荆溪縣城。經李鴻章派令郭松林等各營。會同戈登、李恆嵩進勦。李鶴章入令楊鼎勳率隊合擊。正月二十四日。將宜興。荆溪縣城克復。戈登奮勇神速。所向克捷。著俟常郡克復。與楊鼎勳等一併彙案請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殺害教民。可以將就辦結。惟必須將其先行監禁。並經諭令崇實。賂東。將田興恕查提到川。羈禁。以為拏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結矣。昨據憚世臨奏。黔省發逆及苗教各匪猖獗。田興恕由四川赴黔。行抵楚境。懇請留楚帶勇。辦理風尾防務。已令其募勇千人。一摺。所奏殊堪詫異。已咨諭該撫。嚴行申飭。並責令該撫派員押解入川。聽候崇實賂東章辦理。田興恕之案。若再耽延不結。

非惟錯失機會。且恐大起波瀾。覽憚世臨所奏。是田興恕現尚徘徊於黔楚之間。且仍令帶勇。尚復成何事體。憚世臨接奉昨日寄諭。諒不敢不欽遵辦理。著崇實。賂東。迅速飭前次所派查提田興恕。妥實可靠之員。會同憚世臨所派之員。馳赴該處。設法仍將田興恕押解入川。即行監禁。迅速奏聞。慎毋令其逃回黔境。致令又生枝節。其如何設法。選派田興恕平日相信之人。先行告知底衷。俾免驚疑之處。著該將軍等會商憚世臨。妥辦一切機宜。悉遵上年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年正月初三日。兩次寄諭辦理。毋稍遲緩。昨寄憚世臨密諭一道。著鈔給公同閱看。辛卯。兩廣總督毛鴻賓奏。臣等於本年正月十四日。承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羅博衍奏。方紳勾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一摺。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於思患豫防之中。寓寬大不苛之意。準情察事。仁至義盡。臣等遵查。故紳伍崇曜。號稱巨富。咸豐八年前。督臣黃宗漢勸派捐輸。託稱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約明六釐行息。半年為期。指在海關稅項下撥給抵還。給與海關印票。分交各借戶收執。其時並未自有借自美國之說。迨同治元年十一月。始據美國領事裨理。以該國旗昌行出名。申陳追討。經前署督臣晏端書奏明。自同治二年八月起。按月由海關

扣還。以未來准部文。尚未起扣。臣等在任之初。體察情形。知為該紳託辭。即經據事指斥。以中國借貸洋商銀兩。約期歸還。不能稍逾時刻。豈有約期半歲。而遲至六年。尚能支展之理。且黃宗漢借之伍氏。祇知其為伍氏資財。伍崇曜轉借之洋商。並未據將洋商聲說。是洋商僅能索之於伍氏。伍氏始可索之於官。此項印票。出自美國。亦斷無不由中人。徑向官索討之理。所以自同治元年申陳一次以後。至今並未續催。其從前之為伍氏指使者。已無疑義。至當時伍崇曜託為借貸。不過藉以求債。黃宗漢意在勒捐。原不更思歸款。黃宗漢自收貸捐之利。伍崇曜自避報捐之名。各有隱情。不肯明說。即使黃宗漢尚在廣東。亦必不能籌款歸還。何況事隔數任。時逾數檢。又當艱難竭蹶之時。伍氏家資。雖不及從前。較之官庫。猶為充裕。自應仍由該紳設法清理。適該紳病故。伍氏子弟。無晚事者。以致延閣。嗣奉准戶部駁。即飭廣州府李福壽。諭知伍氏。令以伍崇曜遺言報捐。上紓朝廷之隱慮。下順本省之人情。必當為之奏懇。恩施從優獎敘。一時亦尚未能定議。茲收輝諭旨。有礙難宣示者數端。不敢不為皇上陳之。伍崇曜託名美商。僅據該領事申陳。既經奏請。按限扣

還。因部文駁斥。亦並未索還。臣等所據為辭者。印票交伍氏收存。伍氏應別有借據。交之美商。若假外人挾制。應即奏參。儘明示以一落外人之手。諸費胥舌。是既寬伍氏扶制之罪。又資外國以口實。使有所據。以行其恫喝。印票在伍氏。不能處理。清晰。必不肯退出印票。若在洋商。不能全數歸還。豈肯先行呈繳。與其膠葛。而設法收回。不如直截而正詞拒絕。且與外夷交接。惟當據理。以示之限制。不當過慮。以啟其猜嫌。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一也。廣東艱窘情形。官紳同關休戚。臣等每告諭伍氏。直謂已出之財。萬無索還之理。一家收其利。而使一省承其累。伍氏尚為巨富。亦何忍獨享。無論庫款。豈敢不能籌還。乃敢奉奇諭。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為安。伍氏若據詔旨各言。臣等亦無從置辯。是前之索還。尚出於情求。今之索還。且將以勢壓。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二也。此項銀兩。經戶部議飭捐輸歸款。羅惇行原奏。亦稱向粵東捐助歸款。將由官為勒捐。既難以措詞。將由伍氏私行動捐。更無此辦法。廣東歷年辦理捐輸。民力彫耗。各州縣藉捐款為辭。正項錢糧。報解益形短絀。臣等以軍餉緊急。前督撫臣定有派捐章程。恐其苛擾平民。改為按照富戶酌量勒捐。平民之氣。為之稍紓。而在事諛諂之言。反為之加甚。為地方籌

辦軍餉已多行其阻難為伍氏籌還借款必更滋其抗拒既晚以勘捐歸補之說必且多方要求期遂所欲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三也再四思維方擬由臣等敬謹節錄

上諭宣示責成乃於正月二十二日接准戶部行知既經鈔發則中外宣播必不能掩人耳目若據臣等節錄之

上諭與鈔發之大比較必更有所藉口當即商之海關監督臣毓清暫將部文收藏內署先據羅惇衍原奏飭知伍氏令其

趕速清理如果實屬借之美商伍崇曜家屬力難全償亦必俟至情勢兩窮之日再行展限由官幫同料理斷不可

先事惶惑使伍氏反得置身事外應懇

奏稿卷之三

三

皇上天恩俯准依照臣等此奏另頒

諭旨責成伍氏自為清理期使洋人不得生其猜疑伍氏不得行其挾制而臣等亦有餘地以與之辯論開導謹會同署廣

東巡撫臣郭嵩焘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合詞恭摺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羅惇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恐海關印票一

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則持券來索人費胥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

等語廣東紳士伍崇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當時給與海關印票收執初無借自美國之說近來廣東情形公私交困海關

所入稅項不敷撥解豈能有此鉅款撥還陳欠伍崇曜身列本

魁素明大義豈能豫存挾制之心致為鄉里所不齒今該紳雖

已病歿而其家尚稱殷實自當力圖報效趕緊清理以成該故

員未竟之義舉著毛鴻賓即行諭令該故員家屬將此項銀兩

妥為籌措自行經理其海關印票一律收回償伍氏子弟明白

曉事剋日清還是其好義急公與捐輸軍餉無異該督仍當據

實奏聞請旨給予優獎以示鼓勵

閩浙總督左宗棠奏上年克復甯波慈谿餘姚各城英國

領事夏福禮等九員隨同助勦出力經臣奏明可否請

旨嘉獎並由臣傳

奏稿卷之三

三

旨賞給物件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寄

諭左宗棠所請傳旨賞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何項賞件礙難懸擬著將各該員等勞績細加察覈應如何賞

養銀兩物件功牌之處等因欽此臣當即恭錄行知甯紹台道

史致諤飭將各該員勞績等次彙明以便分別給獎茲據

史致諤開列清摺並聲稱上年助勦除夏福禮等九員外

尚有英國參將銜兵頭葛格兵頭芬治法國兵頭法蘭克

等三名均屬出力開保時遺漏應請一併補獎等情前來

臣維功牌與實星雖同為外國人所重然實星一項事費

工鉅必須外洋匠人製造方能合式不如功牌本為中國

名器

頒賞遠人。尤為厚情所欣。臣已另行刊刻。擬請

賞給英國總兵哇樂德克頭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等金牌一面。

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

參將權授中國兵官德克碑頭等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

等金牌一面。閃緞衣料二件。湖縐二匹。大荷包一對。小荷

包一對。英國領事夏福禮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

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稅務司日意格法國兵頭法蘭

克法國參將銜兵頭葛格英國水師都司費達古英國兵

頭芬治二等功牌各一張。盤龍功賞二等金牌各一面。閃

奏務錄卷三

重

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匹。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

對。法國教主田雷恩英國編譯官有雅若三等功賞金牌

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匹。大荷包各一

對。小荷包各一對。英國都司波格樂英國兵船參將銜醫

官伊爾塞三等功牌各一張。功賞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

各二件。湖縐各二匹。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對。遵

旨填註旨內。飭交甯紹台道轉給各該員祇領。以上各件。均經史

致琦再四稟商。探知各洋將之情。得此已為榮幸之至。

御批知道了。

三月。丁未。湖南巡撫譚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密諭。一。道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惶悚莫名。竊田興恕與臣素未謀

面。前據鎮軍鎮道以黔省軍務萬分喫緊。楚邊處處戒嚴。

兵力不敷分布。田興恕現由四川取道黔疆回籍。稟請留

辦防務前來。臣未加細察。遽行據稟奏留。實屬冒昧。嗣聞

田興恕奉四川督臣駱秉章劄調入川。當即另派副將田

連考等接辦募勇防邊事宜。昨復據辰沅道胡鑄稟稱。四

川督臣委涪州知州姚寶銘赴鎮軍守備田興恕入川。擬

於二月十六日起程等情。伏思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

服。此次委員提解。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臣

奏務錄卷三

重

一面劄飭辰沅道查明田興恕如遇期未行。即委員隨同

姚寶銘催解前進。仍飭將起程日期申報。斷不任其逗遛。

至湖南在省官紳。現查無與田興恕親信之人。臣即毋庸

再行添派。以期慎密。

已酉。伊犁將軍常清奏。前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圖庫爾

等在西北紫營分堵。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西南督兵

設防。均時有呈報前來。茲據巴哈善報稱。八月十二日。檢

得從逆之哈薩克二名解城。又於十四日探有俄人三十

餘人。馱運物件。距營五十餘里行走。當飭總管帶兵前往

查探相遇。因俄人詭計。口稱前來說和。且勿動手。正在疑

信未定之際。俄人修施火槍。兵丁受傷五人。我兵用擗礮轟斃俄匪七人。原不難盡數殲滅。誠恐兵勇利彼賦件。肆行誅戮。日後必誣我為剽奪。有所藉口。故驅逐出卡。并未窮追。俄人向西退去等語。又據圖庫爾等報稱。探得哈薩克云。俄人有與法瑯阿哈勒沁怕里雅克安集廷等處打伙情事。并廣招哈薩克。布魯特。於十月間議事。眾哈薩克被俄人折磨。均皆報怨。又聞得鐵色克頗知悔罪。自稱所行罪惡過重。不知能寬恕否。欲來認罪。實深恐懼。鐵色克現在患病云云。刻下俄人均已退至阿里木圖。容怕勒等處地方。過冬。科斯莫鑾並未存留之人等語。查科斯莫鑾地處卡外。而實在開齊之內。距惠遠城四百一十里。阿里木圖及容怕勒兩處。距惠遠城七八百里。無論路途之遠近。以及所探哈薩克暨鐵色克之所言。是否確實。均不足深信。惟俄人既已全數遠颺。則官弁兵勇俱應撤回。以紓羣力。而節糜費。現將兩路官弁兵勇陸續內撤。人恐俄人乘我不備。銜枚暗襲。未敢大意。而西北之冬季博羅胡吉爾卡倫廟宇房屋。被賊折壞。不能棲止。兼與西南之鄂勒果珠爾地方。均因雪大草枯。難以安營。遂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卡倫暫駐。并派官三員。兵二百名。在西北吐爾根地方防堵。又官兵二員。兵一百名。在西南春吉地方防

奏稿卷之三

奏

堵均作為換防之兵。每月更換一次。以均勞逸。俄人知我有備。且值大雪迷途。自不能冒險內犯。故目前暫可休養。兵力而來歲春融。難保不再來侵犯。况俄人詭計百出。既以兇橫示強。復以趨趨示弱。忽恭忽倨。乍偽乍真。亟應防範。其所施炸礮。火箭。礮子等件。均均已存庫。恐其異日狡賴。持以為證。所幸俄人礮力雖猛。而不善使用。每遇交鋒之際。礮子皆從高而過。我兵於二十六二十七。五月十五十九等日。四次接仗。索倫總管富珠爾泰。被哈薩克用棒打傷脊背。兵丁受傷者三十三名。陣亡者十名。統計南北兩營先後接仗十餘次。受傷陣亡兵勇回子民夫。不過九十餘名。容侯詳細查明造冊報部。俄人受傷及轟斃者亦不甚多。每次收隊。俄人攜屍而去。故不能得其實數。惟哈薩克。布魯特種類眾多。從逆受創者。則不計其數。叛亡自取。無足深惜。至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均謹遵諭旨。善為撫綏。加意激勸。俾為我用。不致絕其向善之念。均隨時獎賞鼓勵。以堅其心。使其餘部落聞而向化。其首鼠兩端之處。亦當加意嚴防。並遵旨一體知照各城。於俄人之舉動。諸凡嚴密豫備。萬勿為其所乘。容什噶爾尤宜慎重。以仰副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此次派兵丁遣勇分路防守。時當夏令。該

奏稿卷之三

奏



兵勇等奮不顧身。同仇敵愾。迨至節甫交秋。山坳異常凜冽。雪深數尺。等委員勸捐皮衣。運送大營。實與遺勇。衣少人多。實不敷用。既已無貨購買。且又趕辦不及。僵凍情形。直令人不忍坐視。而且逼近俄營。輜重堆積。尤生黠羨。竟能恪遵。

功令。忍凍堅持。不敢越營肆掠。然每值俄人犯卡。一經出隊。必挫兇鋒。似此深知法紀。若不據實陳明。願求鼓勵。何以示勸勉。而詔將來。刻下已分別飭查兵丁及遺勇等姓名。容俟造冊齊備。再當并出力官弁。另摺籲請。

恩施。惟冀普惠。

皇仁。以作三軍之氣。

常清人奏。等前奉寄信。

諭旨。飭令按照俄國使臣單開。迅速妥議分界。並令明諱。明緒。於該使臣到塔爾巴哈台時。妥議章程等因。又據明諱等咨詢伊犁各愛曼地界。並如何安置哈薩克布魯特等情。等以事關兩國分界。必須日久相安。方臻妥善。當即派委各領隊大臣。分赴所轄地面。細勘有無妨礙。曾經奏明在案。茲據各領隊大臣先後回城。等詳加詢問。深悉梗概。爰就山川形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瞭如指掌。其偏內地太近之區。實有妨礙。將來議分之時。必須與俄使婉

商。仿照塔爾巴哈台辦法。讓出三百里。庶免兩國相安。所有地圖。等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並咨送塔爾巴哈台明諱。明緒各一分。以憑覈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遠遁。凱撤兵勇。並辦理善後。請飭明諱會俄使赴伊犁商辦讓地。派員勘界。繪圖貼說。各摺片。覽奏均悉。俄人現均退至阿里木圖。客怕勒等處。地方過冬。伊犁防邊官兵。自可內撤。常清現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等各卡。倫暫駐。每月更換一次。防範尚屬周密。惟此時業已春融。雪化。難保該夷不再來侵犯。著常清隨時加意嚴防。毋稍疏忽。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仍著隨時獎勵。以堅其心。其餘部落。有首鼠兩端者。亦當加意嚴防。鐵色克如知悔懼。即當設法確探。招令內附。以散俄人黨與。巴哈善將偽稱說和。猝傷我兵之夷人。轟斃七人。旋將該夷餘眾驅逐出卡。並未盡數殲滅。以防俄人誣我劫奪。用意亦頗周密。在防兵丁。確守紀律。並不越營往掠。該夷輜重。而出隊。擄掠兇鋒。自應加以鼓勵。至俄人於分界一事。蓄意侵占。所議單內。於索倫營地面相距僅二十餘里。勢難相安。前已諭令常清明諱。明緒與該夷商酌。讓出數百里。並將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招徠撫輯。若仍遵前旨辦理。伊犁自用兵以來。該夷頗有忌心。將來俄使前來分界時。難免不種種逞刁。明諱等自當剛柔互用。相機妥辦。毋令決裂。常清仍當督

飭防邊將士嚴密備禦。毋為所乘。常清擬令明誼會同該使臣  
前赴伊犁商辦一切。恐該使臣未肯前往。該將軍現就山川形  
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並明緒、明誼等。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辦矣。並  
著明緒、明緒、侯儀使到塔時。即按照送到地圖。詳晰定議。速行  
辦結。

甲寅。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等前來。

諭旨。將田興恕提解來川。羈禁。當將派員前往黔楚邊境查提。先

行具摺覆陳在案。即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密劄涪

州知州姚寶銘前往辦理。同治三年二月初三日。復奉正

奏摺始末卷五

无

月初三日

密諭。臣等加劄嚴催委員姚寶銘迅速查提。俟入川境先行奏報。

本日據該員稟稱。接奉前劄。當即起程。沿途探訪。知田興

恕已回鎮。當即趨程於正月十四日。徑至鎮。將劄交

田興恕閱看。並面述一切。田興恕感激涕零。毫無異議。當

即料理行裝。擬於正月二十五日起程來川。聽候羈禁。忽

於二十三日。接到湖南撫臣譚世臨咨。留在鎮。招易解散。

並函稱。附片奏明。田興恕既得此信。來川之議。因而中止。

現復整頓軍裝。料理營務。欲俟湖南巡撫回摺到日。再行

遵辦。該員往返奔馳三千餘里。竭盡心力。已將奉委之件

辦理穩妥。乃忽有意外之變。實難逆料。據實馳稟。並將湖  
南撫臣咨函照鈔齎呈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  
查田興恕本欲遵

旨來川。乃忽因湖南撫臣譚世臨咨。留在鎮。募勇辦防。並許以附

片代表。田興恕武人無知。藉此不無希冀。川中委員持劄

前往。既難以理喻。且現復招募勇丁。若委員強行提解。勢

必不行。臣等不勝焦灼之至。如再派員前往。不惟往返有

需時日。且田興恕希圖湖南撫臣譚世臨代表。仍必推諉

不肯來川。耽延日久。案情不免反覆。若徑行拏解。不但田

興恕愈懷疑畏。並慮其所募勇丁。稍形抗拒。勢將另生波

奏摺始末卷五

甲

折重煩

朝廷之慮。臣等再四籌商。惟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譚世臨。迅速委員先將所募勇丁遣散。就近提

解。田興恕前赴湖南省城收禁候

旨。一面飛咨雲貴督臣勞崇光。迅速結案。况田興恕已回原籍。即

在原籍羈禁。既不慮其懼罪遠颺。羈禁本省。聽候結案。亦

屬正辦。彼教中亦不至餒舌。如此辦理。庶免再生枝節。徒

耽時日。以致案懸不結。更費周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駱秉章奏。四川委員姚寶銘前赴湖

南。迎提田興恕。本擬正月二十三日起程來川。因譚世臨奏懇

將田興恕留楚辦防事遂中止。耽延日久。案情恐有反覆。請飭  
 憚世臨就近提解。田興恕至省收禁。候旨結案等語。田興恕之  
 案。可以將就了結。實萬不可失之機會。前因憚世臨請留田興  
 恕募勇辦防。所陳實屬冒昧。當經降旨切責。並諭令該撫將田  
 興恕迅速解川。復恐此事久稽。乃生枝節。又諭令崇實。駁東章  
 嚴飭派出之員。會同楚省官員。解押田興恕入川。即行監禁。想  
 該將軍督撫等。必能欽遵辦理。至田興恕籍隸湖南。若即在本  
 省羈禁。殊不足以昭慎重。崇實駁東章所請留楚監禁之處。著  
 毋庸議。憚世臨日前覆奏。據稱已派副將田連考。接帶新募之  
 勇。一面查明田興恕如過期未行。即委員會同姚寶銘催解赴  
 川等語。著憚世臨嚴飭派出委員。會同姚寶銘。迅速將田興恕  
 押解入川。候任令借端延誤。託故不前。是此事皆為憚世臨所  
 誤。必惟該撫是問。崇實駁東章。仍恪遵歷次諭旨。趕緊迎提監  
 禁。一面具奏。一面飛咨勞崇光。張亮基。以便迅速定擬具奏。教  
 民一案。臺經派令崇實駁東章。在川妥籌辦理。現在事體已有  
 端倪。自應乘機速了。免其抵償。以存體制。勞崇光。張亮基。務遵  
 歷次密諭。一俟田興恕到川收禁後。即迅速定擬具奏。  
 庚申。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法國參將德克  
 碑。自議立條約以來。最為馴謹。間有性急多疑之處。一經  
 坦懷指示。並不爭執。此次助攻杭城。與記名提督高連陞。

同事見商。連陞樸勇謹厚。尤為推重。每次攻勦。極肯出力。  
 杭城克復。實著勞績。擬由臣等給紋銀二萬兩。分賞所部  
 常捷軍出力弁兵。可否  
 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  
 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以示優獎之處。出自  
 天恩。  
 諭內閣。左宗棠奏。攻克杭州一摺。權授浙江省總兵德克碑。帶兵  
 助勦。尤為出力。著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請將德克碑賞加升銜物件。上  
 年十一月間。英國總兵戈登。隨同官軍攻克蘇州。曾經明降諭  
 旨。賞給該洋將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復以外國本有實星  
 名目。諭令李鴻章將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仿照製造。變通辦理。  
 嗣據李鴻章奏稱。於賞銀一萬兩外。先已先給常勝軍犒賞洋  
 銀七萬元。均經如數籌給等語。英法兩國。向來互相爭勝。中國  
 駕馭之法。惟在一例相待。不可歧異。致令有所藉口。左宗棠請  
 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之處。與前次獎敘  
 戈登諭旨不符。未便互有參差。本日已於明降諭旨內。將德克  
 碑一例。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矣。所有頭等  
 功牌式樣。亦應與前賞戈登式樣一律。即著左宗棠向李鴻章  
 咨取前式。仿照製造。並著左宗棠無論何款。動用銀一萬兩。一

併賞給。所稱由該督籌給德克碑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之處。與李鴻章前次另籌銀七萬元。給與戈登犒軍辦法相符。即著照所議辦理。至德克碑雖權授中國總兵。尚歸甯紹台道節制。故能聽浙省統帥指揮。若徑加以提督銜。則該洋將官職較崇。難保不漸生驕縱。恐以後難於駕馭。是以未經照准。如該洋將以得受賞物為榮。即著左宗棠備辦衣料等物。傳旨賞給。以示鼓勵。此中操縱之法。全在體察洋人性情。相機辦理。將來浙省軍務肅清後。亦須將該洋將撤回本國。庶免日久另生枝節。

奏務始末

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同治三年甲子三月戊辰。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俄國分界事宜。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定議。准照該國使臣所開議單辦理。原以常清曾有兵單餉缺。戰守兩難之奏。等因。欽此。等語。遵即嚴飭塔爾巴哈台在事各員。并嚴密防範。並分咨烏科二城各飭所屬一體嚴為戒備。旋准著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咨稱。現經派員前往唐努烏梁海。速將該五旗地方游牧長短寬狹。住牧人丁多寡。詳細查詢。俟查明繪圖呈遞。酌量妥協。咨請覈辦。又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稱。現查卡倫之內。係杜爾伯特等旗蒙古游牧。若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安置卡內。誠恐難以久遠相安。又准伊犁將軍常清咨稱。據前派各三營領隊大臣等查明邊卡均在各營游牧就近。相距竟有二十餘里者。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但內附夷人無處安置。於各營游牧生計大有關礙。况俄人自通商以來。種種強橫。以致軍民憤恨。各受受官兵。與俄人積怨尤深。若竟按常住卡倫定議。有礙各營生計。必致釀成巨變。僅能於各卡倫之外。展至一二百里之地。不但各營目下可以相安。而內附之夷人庶各有所安置。並將各領隊等所呈圖說。咨

奏務始末

一

送裁辦等因前來。至塔爾巴哈台派查地界委員。尚未旋回。通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內開貴將軍大臣。接准貴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准照我們分界大臣議單所指界址。迅速辦理行文。諮詢我們分界大臣。明年究於何月在何處。復會同速完邊界事宜。查去年我們分界大臣前往會議時。貴將軍大臣仍違京城議定條約。爭論立界。今閱來文內。添出酌量各處地方情形。妥為商辦之語。我們分界大臣前已按照京城議定條約。指定界址。將毫無更讓之處聲明。並非一次。今若復行會議。我們全權大臣不過如去年徒勞而已。僕貴將軍大臣遵照貴國指

奏摺

二

示。會議時並無爭論。即照我們大臣單內所指界址全行應允。毫無更改。竟照單內指出界址。立記繪圖。互相查押。後建立界牌鄂博。即據將全行允從之處。迅速照覆。即派我們分界大臣等。於立夏時仍赴塔爾巴哈台完結邊界事宜等因。等公閱該國來文。將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請

旨飭下。等酌量各該處地方情形。會同該國分界使臣妥為商辦之處。誣為等擅自添出。其意總要堅持該使臣議單所指地名為界一語。毫無更讓。若即備文約該使臣前來會辦。該使臣必賴為等。等已允其所指界址為界。如不約

其前來會議。該使必以等不遵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准照伊等議單辦理。有意延宕。僕復遣兵犯卡。更覺有詞。為今之計。等惟有與之申明。該使議單所指界址。實與我國四城所屬蒙古等游牧生計。均有窒礙。匪特目前不能相安。日後必啟爭端。與貴國亦無裨益。殊非敦睦兩國和好之道。本將軍等不得不據為聲明。仍行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令派分界大臣等。即於立夏前速來按照議單妥商定議。或於各邊卡外讓出開齊一二百里。或照東省第一條約首載。向來中國人住牧漁獵之地。仍聽中國人住牧漁獵。俄人均不得侵占。該使如肯前來。即當竭力

奏摺

三

羈縻。按照條約與之剖晰辯論。審度時勢。力圖收束。僕該使仍堅執前見。不肯前來。復以不照議單全行應允。即係徒勞往返為詞。照覆前來。是其執意為難。終欲遂其貪求之意。故為不了之局。等彼時再為酌量時勢。設法招來。以完巨案而泯釁端。再等於上年八月九月兩次拜發籌辦分界摺四件。附片一件。至今已逾半載。尚未奉到

批回。恭閱上諭。內開開靈州一路驛站梗阻。頗有公文摺報在途遺失。等照錄原摺各一分。恭呈御覽。

御批該衙門妥籌辦理

明誼等又奏。等前准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咨稱。該處所屬固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忽有塔爾巴哈台所屬哈薩克一十餘人。私在彼處住牧。等恐係俄人驅令。該哈薩克四出窺伺。當飭派查地界之營務處章京富勒美音圖順路前往該處確查詳詢。茲據章京富勒美音圖稟稱。奉諭前往哈薩克台吉迪納雜爾游牧。詢係內附之哈薩克。即帶同該台吉等馳赴固爾圖地方。會同庫爾喀拉烏蘇派來委員。傳詢哈薩克頭人伊謀等。據稱我們俱係和宰鄂托克所管的人。向在塔爾巴哈台南邊卡外住牧。嗣因卡外冬雪過大。往鄰境尋找過冬之處。遇見庫爾喀拉烏蘇所屬甘家湖地方種地之民。約我們在此處度冬。自咸豐二年起。每年即搬至此處過冬。俟春融後。仍移至塔爾巴哈台卡外住牧等語。復傳詢種地甘姓民人。與該哈薩克回稱無異。詳查此項人眾。均係內附之哈薩克。搬在彼處住牧過冬。該處相距庫爾喀拉烏蘇尚有四五百里之遠。毗連塔爾巴哈台邊界。距哈薩克台吉迪納雜爾所管哈薩克游牧之地。約有七八里。原係曠野之地。實不礙於庫爾喀拉烏蘇所屬戶民。及吐爾扈特游牧之地。但恐該哈薩克在彼處住牧日久。滋生事端。面飭哈薩克

奏摺卷末

四

伊謀等務於雪消後仍移至塔爾巴哈台卡外住牧。聽候酌給地方等因前來。等當復嚴飭內哈薩克台吉迪納雜爾等。務將此項人眾迅即收回。仍在卡附近地方住牧。聽候將來與俄人分界後酌給地方。並咨行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嚴飭委員仍在該處訪查。俟不日雪消後。即行驅逐出境。

御批知道了。

錄呈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原摺

奏明誼奏。等前抵古城。於七月十三日將行至科布多與參贊大臣廣鳳面晤。詳詢俄兵滋擾情形。屬其鼓勵在事員弁防範各緣由。奏

奏摺卷末

五

聞在案。起行後接准伊犁將軍常清轉到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照覆。等前行令其分路前來勸議覆文。內稱會議分界一事。先以上年八月間會議時。該匪蘇勒官所說若不照依該國議分單子辦理。帶兵強占之語。不肯承認。次以等疑忌難哈勞非該國全權大臣為詞。意在將不能定議之咎。推在我國。其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駁清其誤解條約。及等詰問各層。概未置辯。至現在已有兵隊近住原設卡倫。及伊犁滋鬧各情。均未提及。是其理屈詞窮。已可概見。揣其用意。尤以肇啟兵端為諱。細思彼既有所顧忌。似

應量予包容。俾有轉身地步。惟聞此次照會內大意竟以約其來此會議。即為允其所請。尤為狡詐。其執意要求之意。牢不可破。等語。擬俟抵塔爾巴哈台與明緒等會晤妥籌商辦。續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收槍掠。違旨籌辦一摺等因欽此。並將來往照會鈔寄前來。等語。即西進於八月二十日馳抵塔爾巴哈台。明緒等隨將接到俄國全權大臣雜哈勞咨來照會一件。與等折閱與前行照會大略相同。俄人說詞性成。若仍以前次駁清之言給伊照覆。恐俄人置若罔聞。佛然竟去。屯兵不撤。等語。不能不以兵力驅逐。兩不相下。必啟邊釁。於分界大局更難措手。等語。與明緒再四熟商。惟有約其前來講解條約。公平定議為主。三五日內給與照覆。俄人如肯前來。等語。再當竭力羈縻。審度時勢。酌量棄守。一俟稍有端倪。另行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原摺

等明緒博勒果素奏。等語於八月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

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收槍掠。違旨籌辦一摺等因欽此。欽遵並將與該國大學士住京公使往

奏摺卷七

六

來照會鈔寄前來。伏查俄國使臣上年來塔與等會議不下十數次。堅持條約內載有常住卡倫一語。希圖侵占。因不能遂其謀。遂負氣回國。忽於本年三月間。該國頭人帶領兵隊至各卡倫以外住紮。意在強占地方。等語。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該西悉畢爾衙門。令其將兵隊撤回。並派使復來會議。已蒙聖恩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商俄國住京公使。將原定條約逐層與之剖辯。逐字與之講解。後照鈔該公使及與該國大學士往來照會。行知等語。並函示辦法。等語。俟會議時。惟有遵照疊奉

奏摺卷七

七

諭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執定條約內載往西直至之語。力與剖辯。或能折中定議。即可酌度機宜。妥速蒞事。以免日久另生枝節。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前雖疊據稟稱誓志不肯背順。等語。誠恐不足深恃。是以飭諭前汗爵輝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豫備阿勒巴圖數百人。並檄調該汗等來城。尚有面諭事件。八月初一日。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蘇勒坦先後來城。據稱均願出力報效。萬不肯從逆。所有剽調之阿勒巴圖均已備齊。何時檄調即行來城助守等語。視其情詞尚屬可信。等語。賞給綉緞羊毡。令其旋牧。自守藩籬。至瑪呢圖干都爾罕及烏里雅蘇

圖兩處卡倫住紮之俄國兵隊。昨據該卡官呈報均已撤去。並據巴克圖卡官呈報復有該國馬步兵隊九十餘人來至小水地方住紮。當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查問。據頭人回稱係分界大臣帶來。大臣隨後就到等語。二十二日接准俄國全權大臣維哈勞等由卡外送來照會一件。是日明誼亦趕到城。隨將照會拆閱。內稱茲聞貴將軍等照會內開令我們迅速前來。分界之事仍在塔爾巴哈台訂期會議等語。並聞貴將軍已由本任起身前來塔爾巴哈台。實屬貴將軍願有允准我們所指邊界之意。和好辦理。視此情形。我們不能不合貴將軍大臣等之意。在塔爾巴

奏摺彙考

八

哈台就近之處居住。等待貴將軍前來。約在何處何日會議等語。細閱該使捏稱明誼來塔。實屬願有允准前開單內所指邊界之意。等再四熟商。惟有照覆該使約其來城講解條約。公平定議。旋於二十五日。接據巴克圖卡官呈報。維哈勞等已到小水地方。當派巡捕舒楚福喜前赴該處迎接。送給羊麪等物。該使欣然收領。查閱伊犁將軍常清轉到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照覆分路勘議地界覆文。內稱一處商議界址不能適合。而分為兩路商議。何能易於適合。即再派大臣百員會議邊界。該國大臣亦不敢將擬開單內所指之外。分毫更讓。相應將其原文及等與

該使臣往返照會。鈔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應否由京照覆該國住京公使處酌辦施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原摺

明誼明緒錫霖博勒果素奏。俄國前派分界使臣維哈勞博補考。八月二十八日到城。二十九日在公所相見。略敘寒溫而散。訂於九月初四日面議。適於是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七月十五日奉

奏摺彙考

九

俄人有差派區蘇勒官帶兵一千。來塔爾巴哈台。伊犁塔爾奇溝之語。明緒前飭各卡倫偵探。委無此等舉動。初四日。明緒明緒錫霖博勒果素。一同前往該市圍會議。該使臣等呈出繪就應由常住卡倫議分地圖。言若不照圖定議。伊等定初十日回國。等當照條約內載起止次序。句句講解。字字詳論。並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地圖。內註明地名方向。一一指明。反覆與之辯論。該使臣仍堅以條約內載常住卡倫。並上年擬開分界單內所指之處。已經該國大學士覈准。應作兩國交界等語。持為定論。牢不可破。剖辯半日之久。幾至舌敝唇焦。該使臣等總



以鄂等不願照約定議為詞。窺其情形。斷不能以情理相喻。口舌相爭。鄂等即問現在兩國邊界尚未議定。你們即令兵隊越境。逼近各處。卡倫住紮。又在伊犁開卡滋事。實屬有失兩國和好之道。該使臣等答以我們兵隊來至你們卡外居住。並非侵占地方。原因攔阻你們官兵出卡。前往我們所屬哈薩克地方去。若你們官兵從此不出卡外。我們亦不派兵前來。至伊犁開仗之事。並非我們首先滋事。你們索倫人將我們官員請至卡倫。射死四人。是何道理。又不保護貿易之人。以致我們管理貿易之色克德爾爾官均回本國。現在伊犁將軍若能將我們色克德爾爾官請

奏摺恭錄

十

回伊犁。即可固守和好。此情已由我們西悉畢爾總督咨覆伊犁將軍。知若貴將軍再與伊犁行文。如斯辦理。即可相安無事。否則恐於勘界之事。難於了結等語。鄂等因勘界之事。立時不能定局。只得約以緩日再商。彼允諾而散。鄂等察其情詞。尚知顧惜聲名。深以肇啟兵端為諱。然於會議分界一事。毫無憑公商辦之意。一味狡賴。希圖侵佔。且欲將不能定議之咎。推在我國。若再約其會議。必仍堅執如前。從權商酌。擬給照會。內聲敘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勘界一事。你們若能秉公商議。我們亦可從權辦理。即按條約將應勘之界。再為折中。彼此相商。亦無不可。

所有應分之界。條約內本載自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今你們既說往西直至字樣。條約是你國譯漢誤寫。不妨少偏西南。至齊桑淖爾湖。自齊桑淖爾湖西邊。由輝邁拉胡等三處。向年夏季常住之卡倫起。往西南至雅勒裕爾地方。再由雅勒裕爾起。往西南至特穆爾圖淖爾止。其西作為俄國之處界。其東作為中國之處界。茲貴大臣等僅能照此商辦。再訂期會議。如仍以常住卡倫為界。不肯再讓。必定於九月初十日回國。明年究係約在何月何日復來會議。一併咨覆前來。立待分別酌辦等因去後。旋於初十日准該使臣等照覆。稱現准

奏摺恭錄

十一

伊國住京大臣來文。內開准我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來咨。因兩國和好。將伊等去年單內所指擬我國一概允許。所有分界事宜。速令兩國分界大臣會辦完結等因。並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將此件文移。俱於同日由京行知矣。彼國早已接到。今已一月之久。鄂等斷不至尚未接到。可見本年阻止完結疆界事宜。自係鄂等不遵我國副諭。任意辦事。既係如此。又何必定於明年何月何日復來會議。已咨伊國住京大臣詢問我國王大臣。並照會內有我國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致令他國恥笑等語。該使臣等隨於九月十三日自塔

爾巴哈台起程回國。行至小水地方。已將住紮之兵隊全  
行帶回。該使臣等此次會議。屢以固守兩國和好為詞。並  
未口出橫逆之言。然犬羊性成。究難懸揣。惟有仍飭各卡  
倫官弁嚴密防範。毋稍鬆懈。至俄國兵隊前在伊犁關卡  
滋事各情。現據雜哈勞聲稱。所有伊犁將軍照會該西悉  
畢爾衙門之文。該總督不能不令伊閱看。是該總督亦惟  
命是聽。若備文行知。亦必如前咨回覆。相應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確查是否該國兵隊首先開仗。並有無索  
倫殺害該國人四命之事。及可否仍招該國管理貿易之  
色克德爾爾官回伊犁之處。應由常清酌量辦理。再等奉

奏

上

命辦理勘界事宜。已閱三載。未能蒞事。捫心自問。寢饋不安。若不  
許統以常任卡倫為界。定成兵連禍結之患。若即照伊等  
去年議單所指之處為界。其中多有礙於我國蒙古哈薩  
克布魯特索倫人等之生計。等公同酌量。萬不得已。或  
者按照伊等議單為界。令其將臣服我國之人。讓出無礙  
生計。擬開起止定議方期日久相安。是否可行。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與該公使商妥之後。備  
文照會該國大學士轉飭該國派勘地界大臣遵辦。俄使  
議單所指之處。係自沙賓達巴哈往西即向南復轉東。統  
至哈克淖爾卡倫之東。由該卡按我國常住卡倫。至昌吉

斯台卡倫。即向西南至齊桑淖爾湖。此一段內。即將烏里  
雅蘇台所屬之唐努烏梁海蒙古游牧包去一半。將科布  
多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游牧全行包去。查此  
項蒙古。非哈薩克。布魯特可比。恭順有年。且受爵食俸。按  
年呈進貢物。實與卡內蒙古無異。若一旦毫無顧慮。恐卡  
內各項蒙古觀望寒心。或與該公使商議。照依條約第一  
條內載。地方雖歸該國。遇有中國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  
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惟該公使先照此條辦理。

仍准此項蒙古照常任牧漁獵。方與唐努烏梁海阿勒坦  
淖爾烏梁海蒙古生計尚無大礙。再查塔爾巴哈台所屬

奏

上

內附之哈薩克前汗爵卓爾坦公阿吉等。屢次稟稱。誓志  
不肯投逆。若此項人均被該國包去。勢必聚族紛紛。徙遠  
卡內。求為內附。實係無地安置。若與該公使商議。將夏設  
輝。達拉胡等處之卡倫。讓與該國。須照條約所載。自齊桑  
淖爾湖之東岸。作為兩國交界。往南直至卓遜山嶺。其西  
作為該國之交界。其東作為我國之交界。如此定議。所有  
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內服哈薩克。不惟不能被該國包去。  
且可日久相安。再由卓遜山嶺起。往西至巴克圖卡外頭  
道河源。此處河東現有民人耕種地畝。等已於會議時  
與該使臣當面講明。已經雜哈勞允許不占。自頭道河源

迪西起往南直至瑪呢圖沁達蘭等八處常住卡倫作為兩國交界。即與塔爾巴哈台似無大礙。惟自沁達蘭卡倫起往西順山嶺直至伊犁之博羅胡吉爾卡倫。查博羅胡吉爾卡倫距索倫營房太近。不過百餘里。若將此處分給該國。而我索倫人等若不甘心。必起爭端。是與俄人定議換約。原因求息事而反足以債事。若商令該公使將此地讓出。不礙索倫生計。方無後患。自博羅胡吉爾卡倫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何處有礙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生計。等不能深悉。詢伊犁派來委員據稱。雖知卡外地方情形。究應由何處議分。實不敢擅主。等已咨常清派員確切查明。擬定以便照辦。至今尚未切實咨覆。僅據另繪一圖送閱。不能定議。相應請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速令切實查明。咨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覈定後。再與俄國公使妥議。俟彼此議定。一面照會該國大學士。轉飭該國分界大臣遵照。速來塔城與等換約。一面指示等遵照辦理。庶該使臣不能任意貪求。以期速完通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原片  
再等明誼等將來與俄國派來分界大臣議定邊界。互換

信約後。尚須由各城大臣先期令各赴本境等候該國另派立界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若候臨時再由等行令各處大臣會同該國官立界。恐不及奏派。致有推諉。難免貽誤。相應請

旨除參贊大臣麟興現署將軍責任較重外。在於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榮全。伊犁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布爾和德克興額。圖庫爾九員內。四城各簡派一員。酌帶原派委員。於俄國使臣前來與等定議互換信約後。接到等奉行知。立即持圖先期各赴本境。等候該國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奏摺卷五

十四

奏摺卷五

十五

御批覽

錄呈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原摺  
等明誼。明錫錫霖。博勒果素。奏。此次俄國派使臣維哈勞等來塔。等欽遵。奉

諭旨。堅持定見。豫將應分之處。一一覈定。原冀若能適中定議。即可酌度機宜。與之換約。當於會議時。反覆辯論。嗣經該使臣。告以彼處已接該住京大臣知照。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業經允照。上年議單分給。等因。未接奉明文。留該使臣暫住。俟接總理衙門定議明文。即可遵照換約。

乃該使臣等仍以天寒不能等候為詞於九月十三日起  
身回國訖等正在懸揣聞於九月二十二日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恭錄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九八月初四  
初七十三十五等日先後欽奉

上諭五道等應即恪遵

諭旨迅速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上年議單以常

住卡倫為界轉令雜哈勞等仍來塔與等換約惟伏讀

上諭內開此等辦法本屬事不得已已將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

魯特人等該國如何安輯等因欽此伏思若照該使臣議單分

給所有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卡外住牧之烏梁海蒙古塔

奏摺恭書

共

爾巴哈台伊犁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多

被該國包去並無仍隸我界之人無從安插焉慮况俄人

偏近卡倫居住日聚日多實與我伊犁近卡居住之索倫

等四愛曼生計大有關礙查近在邊卡以外游牧之蒙古

哈薩克布魯特人等恭順我

國已有年所受爵食俸想應不肯甘心從逆但我

國撫之以恩該夷服之以加用思有人難為繼之勢以力有

勢必被脅之情豈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鈔各摺內稱有內

服之哈薩克頭人薩烏魯克等送羊助馬布魯特托克索

拜帶領阿哈拉克齊四十餘人出加旋准俄人送來回字

向我國要將良善內服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俱行逐出交

伊辦理欲收內服之夷人解我捍衛伊犁哈薩克布魯特

近處邊卡與內地偏近聲息相通係伊犁之外障其索倫

四愛曼均距卡倫較近家室牧養更不肯絲毫受其蹂躪

等語等若即約該使臣換約將來俄人前往立界四愛

曼人等因有礙生計與俄人素有切齒之讐仍復逞強攔

阻該使臣必仍與兵構怨更振振有辭至如烏科二城所

屬之唐努阿勒坦渾爾兩處烏梁海蒙古一經將其游牧

地方分給定必聚族內徙其伊犁塔爾巴哈台所屬內服

之哈薩克布魯特畏其強暴亦必求內移若遽驅逐出卡

奏摺恭書

七

不惟失其歸附之意且恐激成事端致成附骨之患如准

其向內遷移口外地雖連屬人均賴山河水草為養命

之源各有主業何能容此百千戶失業之人即告以已屬

俄國安輯不令一天失所儻此項人等不肯出卡歸該國

所屬勢將無法安插若不統籌久遠相安之計一經換約

恐致別生枝節現在卡外住紮之該國兵隊既已撤回時

值大雪封山尚不致逞兵復來滋擾只得暫緩行文換約

趁此數月將查明各該處有礙情形奏請

諭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仍

照該國議單即以常住卡倫為界不過將等前摺所擬

烏科二城之蒙古生計讓出塔爾巴哈台齊齊渾爾湖以東岸為界仍係按照條約所載起止地名作為交界並非與彼強爭況計所得者甚多所讓者不過二三百里之地諒該公使亦可相從除等將查明烏科及塔爾巴哈台三處卡外有礙之地名均已收入另摺奏請

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即與該住京公使詳議俟彼此議妥即令該公使轉行該西悉畢爾衙門派員訂於何月在何處與等換約並指示等遵照辦理至伊犁何處卡倫有礙內服夷人及索倫等愛曼生計何處卡倫無甚關礙仍可為界之處等因不深悉該處卡外情形未敢

奏摺奏書

六

懸擬辦理已經咨行伊犁將軍常清迅速確查覈定後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與該住京公使詳議以免遲誤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務於年前覈定速為覆奏再該使臣此次前來會議曾聲言中國若不派兵出卡巡查邊界卡倫該國亦可不派兵前來各卡倫以外住紮窺其用意派出兵隊特因攔阻我

國兵隊不准出卡起見相應一併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公使令其轉行該國大學士業已准照議單定議明春該國不准派兵前來中國亦不

必派員出卡僅與該公使商議不肯稍讓欲仍照原擬之單定議等因只可照依定議換約將來有無後患換約時詳細告知該國或可免啟兵釁並請

旨速飭伊犁將軍常清妥為先行曉諭索倫四愛曼及內服之哈薩克人等勿得再啟爭端至哈薩克台吉俄色克帶領俄兵滋擾伊犁邊卡一節等因曾於會議時向維哈勞等極力講論該使答以歸順該國委無調唆及帶領兵隊情事等察其情詞斷不能照辦等因實難設法擒獲謹將奉到

廷寄恭錄咨伊犁將軍常清等欽遵辦理

奏摺奏書

九

御批該衙門妥議辦理

吉林將軍景翰副都統麟瑞奏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准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咨閱據戍守烏蘇里口卡倫六品軍功蘇勒法佈報稱二月二十四日未刻帶兵巡河回卡驚見三品頂戴即補協領佐領富尼雅罕甲兵全德西丹連貴赫哲五凌額四人不知緣何均被殺死當即馳至克克特力地方向由卡逃出值班赫哲扎隆阿查詢據稱本日早飯時有俄人四名同進卡房售賣松子西丹連貴以酒換買俄人因所給酒少語言不通爭論起釁各持大斧即將連貴砍死因畏懼逃逸不知俄人如何又將卡官富

尼雅罕甲兵全德赫哲玉凌額一併殺斃等語。當令赫哲  
通事付羊古向俄官吉成科告知前情。該俄官即派阿力  
郭什科官一員。伴作三名。會同職等驗明屍傷。並派俄兵  
五名看守。二十五日。經該俄官將兇犯烏力殺郭幅畢諾  
笑力幅。洩力苗四幅。阿西莫克幅。緝獲羈禁。並稱候你們  
三姓大官到來酌定辦理等情。報經該副都統即派佐領  
諾洪額帶兵馳往烏蘇里口接管卡務。一面飛報前來。等  
等不勝詫異。伏查和約第八條。內稱僅有犯罪之人。照天  
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若有殺人重案。查  
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又天  
津和約第七條。載稱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  
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  
同辦理各等語。此案俄人烏力殺郭幅等。以松子向卡倫  
西丹連責換酒。偶因爭論多寡。語言不通。輒敢行兇殺人。  
致斃官兵四命。實屬肆無忌憚。且恐尚有起釁別故。自應  
徹底究明。按法懲治。以昭平允而敦和好。現在揀派三姓  
三品頂戴。即補協領訥爾吉。選帶可靠赫哲通事。馳往烏  
蘇里江口。會同俄官吉成科。遵照條約。提集犯證。秉公審  
辦。毋稍大意。致啟嫌端。除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  
外。理合恭摺馳奏。

御批該衙門妥籌辦理。

四月戊寅。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憚世臨奏遵催田興恕赴川。並添派知縣  
呂鳳藻馳赴鎮筵。會同川省委員押解前進等語。田興恕押解  
入川。據憚世臨前奏。本有二月十六日起程之說。何以至今尚  
無就道確期。當此事有轉圜之際。豈容該革員遲延不前。致生  
枝節。憚世臨務當恪遵前旨。迅飭胡鑄等催令田興恕。日起  
身。並飭呂鳳藻會同四川委員姚寶銘押解前進。儻敢再有稽  
延。必惟憚世臨是問。駱秉章仍當派員迎提。將田興恕在川羈  
禁。一面馳奏。一面飛咨。各省迅速查辦。勞崇光張亮基於田興  
恕到川後。即將教民一案趕緊審辦。奏結。事關中外大局。稍涉  
因循。必致波瀾又起。想該將軍督撫等。自能恪遵迅辦也。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等前准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函稱。凡有外國遣使到津。應由三口通商大臣據  
情轉奏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於三月十五日。接據大沽  
稽查海口委員稟報。現有布路斯國使臣名李福斯航海  
北來。聞欲由津進京。旋據布國領事官哈利士來稱。該使  
臣帶有隨員二人。到津後即欲自津由水路進京等語。等  
查布國既經立約有年。並約內載有該國使派秉權大臣  
一員。進中國京師。亦無不可之語。因即照例發給護照。並

派委候補都司億年沿途妥為伴送前往。一面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崇文門查照。嗣又據該國領事官來署呈出該使臣李福斯來函。內稱使臣到京。現欲拜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呈該國君主國書等因。除再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約辦理外。理合循例恭摺具奏。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軍機處鈔出勘分西北界大臣明誼等上年九月二十日具奏。接奉議定分界大局。欽奉諭旨。現在籌辦各緣由一摺。並請先期

奏摺

主

簡派四城大臣各一員。以便各赴本境。會同建立界牌一片。奉旨該衙門妥籌辦理。片並發欽此。同日又鈔出明誼等本年二月初十日具奏。接奉

諭旨。欽遵辦理。暨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覆文。現擬仍約俄使前來商辦各緣由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查本年二月初九日。議覆明誼等奏。遵飭迅辦分界事宜摺內。曾將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詳細聲明。並將臣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指出。以備與該使辯論。今閱該使上年九月初十日覆文。竟謂臣衙門將伊等前遞單內所指界

址。一概允許。且有我國廷臣可行。疆臣不可行。令他國恥笑等語。實屬狡賴已極。西悉畢爾總督本年覆文亦以酌量各處情形妥為商辦之語。誣為明誼等擅自添出。總要堅持議單。毫無更讓。否則不肯復派員前來。尤為狡謬。現經該將軍等復給與照會。辯論議單內所指地方。與原約不符之處。不能不照。臣衙門上年給該公使照會。公同妥商。並將勉強議分。日後必啟爭端。豫為聲明。且指出照舊游牧讓地安插兩層。為應妥商會議之處。措詞甚屬周妥。

奏摺

主

查照臣衙門本年議覆麟興及明誼等各摺。詳為剖辨。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議。至伊犁有礙索倫四受受人等生計之處。已經常清將妨礙情形及圖說咨送明誼等查照。其議單所指灣入向內。將常住卡倫包去等處。實與條約相背。萬難任其侵占。即援照常游牧之說。亦恐難免後患。明誼等仍應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方為妥協。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仍須給該西悉畢爾衙門照會。詰以臣衙門上年給該住京公使照會。明明有妥商字樣。該住京公使已將原文咨送該西悉畢爾衙門一查便知。豈得誣謂強行添出。並詰以接准臣等總

理衙門文開上年七月照會。係准照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辦理其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仍應會同妥商等因。即此可見總理衙門所准者。係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一概允准也。明誼等所不准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非相符之處。亦一概阻止也。中國無論在內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歧異。今該國既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亦不必相強。且條約原有西界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祇好暫緩不辦。俟條約講明再行會議。惟未分界以前。兩國均不得派兵滋擾。上年該國分界大臣。曾經面言中國不派兵出卡。俄國亦不派兵前來等語。明誼等即可咨行伊犁。及科布多各城將軍大臣。於未分界之先。暫停揀派官兵出卡。巡查舊邊等事。聽候分界。該總督亦應嚴禁俄國兵隊於未分界之先。不准前來卡外。亦不得在卡外私置鄂博。備有此等情事。中國仍須派兵攔阻。務須各守疆域。靜候分界。如此措詞。復行酌量給與照會。令其展緩。以便徐圖挽回一二。亦未可定。並請旨飭下各城將軍大臣等。嚴諭各營官兵。不時密為偵探。倘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或私立鄂博。務宜妥為防範。善言阻止。其每年例派官兵出卡巡查邊界之舉。即可暫行停止。以免該國有所藉口。仍遵前

旨各就本境趕緊妥籌安置各項人眾地方。迅速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又片奏請簡派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自係為先事籌備。欲令各大臣熟悉本境形勢。日後有所依據。應即如所請。以專責成。而免貽誤。再各摺所稱請飭臣衙門再與該住京公使商議。令將各城有礙蒙古人生計。讓出數百里各節。臣等前兩次議覆摺內。已將該住京公使推諉情形奏明。自無庸復贊。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明誼等陳奏分界事宜。妥籌辦理一摺。西路分界事宜。曾經總理衙門將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奏飭明誼等相機辦理。並將前給俄國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指出。以備辯論。今該國使臣及西悉畢爾覆文。竟謂伊等前遞單內所指界址業經廷臣允許。而疆臣不肯行。且以酌量情形。妥為商辦之語。誣為明誼等擅添。實屬狡賴。已極。明誼等現復給與照會。辯論議單內所指地名。與原約不符之處。不能不公用妥商。且指出游牧安插兩層。為應商議之處。措詞甚屬周妥。倘該國接到此次照會。即肯派員前來。明誼等務當查照總理衙門本年議覆各摺詳為剖辦。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闕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議。至伊犁有礙索倫四愛



受人等生計之處。已由常清繪圖咨送明誼等查照矣。該軍所指灣入內向。將常往卡倫色去多處。實與條約相背。萬難任其侵占。仍應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方為妥協。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明誼等仍須給該西悉畢爾照會。詰以總理衙門照會。明明有妥商字樣。何得誣謂強行添出。並告以照會所准者。係指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可一概允許。該將軍所駁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若相符之處。豈能一概阻止。中國在京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歧異。今俄國既不派員前來。則條約內原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等語。只好暫緩商辦。上年該國分界大臣。曾言中國兵不出卡俄國兵亦不來等語。此時界址未分。中國暫停官兵出卡巡查。俄國兵隊不得前來卡外。更不得私置鄂博。僅有此等情事。中國仍須派兵攔阻。如此明白曉諭。該國知要求萬不能遂。或竟自思轉圜。則此事即可相機辨結。該將軍大臣等身膺重寄。總當通籌熟計。庶挽回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至官兵雖有暫停出卡之議。常清明誼明緒等。仍當督飭所屬。並咨行科布多等城。不時嚴密偵探。如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或私立鄂博。即當妥為攔阻。不得稍有疏懈。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著常清等知會各城大臣。迅速查明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起辦不及。明誼等片奏。請派

奏摺卷五

五

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自係為先事籌備。俾伊等熟悉形勢。日後有所依據起見。除明誼明緒業經特簡外。本日復派廣鳳榮全托克托奈三員。以專責成矣。明誼等可即咨行廣鳳榮一體欽遵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辛巳。四川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於同治三年三月初十日。奉到同治三年二月十四日。密諭並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恭錄二月十二日。密諭湖南撫臣譚世臨。密旨一道。各欽遵在案。竊臣等前以田興恕業經定期來川。旋因湖南撫臣奏留募勇辦防。因而中止。當即具摺於二月十九日由驛馳奏。現奉諭旨。臣等若徑派員前赴鎮單提解。不特田興恕仍可藉詞觀望。且慮其新募勇丁。人眾言龐。或竟不肯聽其主帥帖然就逮。另生枝節。更屬不成事體。臣等一面密咨譚世臨。遵旨先將所募勇丁留防楚境。並派委員設法提解。一面仍劄前次所派之涪州知州姚寶銘。刻日起程。馳赴長沙省城。會同湖南委員押解田興恕到川。嚴禁。以便奏請飭下勞崇光張亮基迅結此案。惟道途往返。未免有稽時日。一俟委員姚寶銘行抵湖南。稟報來川。臣等即先行奏聞。

奏摺卷五

五

御批著懷遵四月初八日密諭辦理毋稍稽延

甲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權授江蘇總兵戈登帶隊協攻常州前月二十二日轟破南門城垣未得能入弁勇傷亡多人日夜與臣及李鶴章商籌布置挖濠築牆安礮搭橋虛衷和氣忠勇勤勞允堪嘉尚茲常州既克蘇省軍事稍定便欲辭退回國因常勝軍洋槍隊近來老勇大半逃亡逐漸新募打仗不甚得力欲將槍隊調回崑山妥為遣散以節糜費暫留礮隊六百人並外國大小炸礮送交臣處派員接管其所用外國弁勇陸續遣送志趣似甚公正昨總稅務司赫德來常業與臣議有眉目除飭海關道趕緊

奏摺恭錄

天

籌借銀兩豫備支用並派臣營務處委員直隸州知州丁日昌同戈登前往崑山會同李恒嵩等妥籌辦理俟辦結後再行續陳外查戈登奮勇勤能立志為中國助勦賊匪修立聲名自正月至今諸事俱受商量謹遵臣處調度並與臣部將郭松林劉銘傳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等和好無間彼屬赫德與臣言在中國辦事只求得一體面去年

蒙

大皇帝賞銀一萬兩斷不敢領或勻給該營洋弁遣散經費等語此次協攻常州殊為出力可否請旨賞加提督銜並由臣仿製表功旗幟並外國金寶星式樣傳

旨送給俾其回國後藉示寵榮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攻克常州府城一摺權授江蘇省總兵戈登帶隊助剿臺著戰功此次協同攻克常州尤為出力著賞加提督銜並著照李鴻章所請頒給旗幟功牌以示優異仍俟將所部常勝軍部署妥協再由李鴻章奏請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戈登帶隊協剿常州之賊甚為出力本日明發諭旨內已照李鴻章所請賞給提督銜並由該撫頒給功牌旗幟以示優獎惟該撫所奏前項賞銀一萬兩戈登不肯收領擬仍作遣散洋弁經費固係該洋將為要好起見惟洋人素性嗜利究竟是否出於本心尚不可知現在常州攻克該洋人不言進攻金陵竟肯先行遣散免將來許多支節實屬不可失之機會該撫自應乘勢利導妥為遣散如戈登將所部布置妥協洋弁均皆回國則是戈登真心要好始終如一僅止頒給旗幟功牌不獨無以酬其勞且恐無以饜其欲即著李鴻章飭令丁日昌李恒嵩等與戈登妥為辦理一俟辦有就緒即將如何再行嘉獎戈登之處迅速奏聞

奏摺恭錄

天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中國自與外國互換和約以來內外均與洋人時有交涉事件洋人以貿易為重沿江沿海通商各口辦理稅務均關緊要洋稅新定科則與戶部各關常稅互有參差其中應徵應免應罰必須

絲絲入扣。而隨時交涉事件。往往有條約不能盡載。勢須觸類旁通。若非平時素習。欲其倉猝應變。動中機宜。良非易易。至英法俄美等國公使住京。臣衙門交涉事件。最為繁劇。不但文移往來。并須會晤辯論。更非生手所能猝試。臣等公同商酌。謹擬內外兼顧章程三條。恭呈

御覽

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三項稅差。向由戶部撥行咨取。各部院保送一二等人員。遇有前項稅差缺出。由戶部帶領引

見請

奏摺表書

辛

旨簡放。年來此項人員。因添辦洋稅。往往於得差後。來臣衙門探訪一切。然為時匆遽。不能立悉底蘊。比及到任。難免辦理歧異。不能盡歸妥洽。擬請嗣後各部院保送此項稅差人員。咨送到部。由戶部咨臣衙門分班學習兼行。毋庸另給公費薪水。其本衙門仍照舊當差。至前已保送。現尚未放之員。亦即補行知照一體學習。遇有差缺。仍照舊章。由戶部帶領引

見請

旨簡放如此辦理。似較臨時訪問。事半功倍。

一九江關之廣饒九南道。江漢關之漢黃德道。鎮江關之

常鎮道與沿海浙海關之甯紹台道。江海關之蘇松太道。東海關之登萊青道各缺。現均添辦洋稅。與各國領事官辦事。紛紜膠葛。一有錯誤。洋人藉為口實。往往於偷漏之案。應罰不罰。滋事之案。應辦不辦。甚形棘手。臣衙門章京日辦中外交涉事件。此等情弊。久已熟習。且在外領事官向惟住京公使之言是聽。該章京等隨同臣等與各國住京使臣共事已久。該領事自不敢任意索賄。辦理當較順手。擬請嗣後臣衙門於保獎章京內。如有實係才具出色。稅務諳練之員。外郎郎中各員。擬自同治元年覈計起。歷至本衙門三次保獎者。奏明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前項通

奏摺表書

壬

商各道員缺出。如遇各該省無奏升奏補熟悉洋務之員。擬請與

京察一等

記名簡放人員。一體開單請

旨。每逢保獎之年。滿漢仍不得各過二員。如非沿江沿海。辦有洋稅。及向由督撫將軍委辦稅務各缺。均不在此例。以示限制。如無員可保。不得濫字充數。查以上各缺。向歸督撫管。此項人員。遇有地方與洋人交涉事件。該督撫亦得指臂之助。僅僅止洋務熟悉。於地方不甚得力。該督撫仍照常隨時參劾。亦不得稍有遷就。似此辦理。則勞績六年。缺止

數處。庶與三年

京察一等

記名人員。遇有道府缺出。統行開列者不同。其各本衙門如遇

京察。仍准照常保列一等。

一臣衙門辦事章京。均由各部院咨取兼行。無論在臣衙門及各本衙門得列獎敘一等者。向多以道府外用。其間保送京堂者較少。臣衙門與洋人交涉事件。多非例案所有。若均保外用。一時更易生手。勢難驟期得力。擬請嗣後保獎之年。如郎中等員。有堪勝表率者。准保四五品京堂。奉

奏

主

旨後咨行吏部與各衙門保送京堂之例。一體辦理。不積各該衙門保送京堂之缺。仍照軍機處之例。隨時酌覈奏留。臣衙門辦事如無員可保。亦不得濫字充數。其各衙門遇有應保京堂之時。仍照常保送。

御批依議。

乙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查同治元年西

洋國公使基瑪良士前來請議換通商條約。奉

旨簡派工部侍郎臣恆祺會同。督商辦。所有議定條約五十四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摺鈔呈

御覽。奉奉

諭旨。畫押蓋印在案。茲於本月十五日。據海關委員稟報有西洋

國公使到津。督當即函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旋於

十六十七兩日。該使阿穆恩兩次遣副使哈姓繙譯官龔

姓持名帖前來致意。並報明來津為換約之事。督當即派

委員前往答拜。該使面見委員。言詞謙遜。二十二日。該使

又遣副使並繙譯官前來請與。督訂期見面。以便陳明來

意等語。當告以二十三日。在公所相見。及期該使隨帶官

四員前來相晤。面稱奉西洋國君主特簡前來。授以全權

大臣。互換和約章程。請督代為轉奏等語。查西洋國前經

議定條約。奉奉

奏

主

諭旨。畫押蓋印一分。存總理衙門兩分。由其使臣帶往。今該使阿

穆恩前來。係專為互換前定之約。自應據情奏請

簡派大臣來津。與之互換。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同治三年甲子四月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  
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  
兵又以制器為先自洋人構釁以來至今數十年矣迨咸  
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  
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外洋如  
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堅礮利以橫行海外而  
船之何以堅與礮之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  
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臣  
等於咸豐十年冬間曾有訓練八旗兵丁之請摺內聲明  
洋槍炸礮等件外國均有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  
火器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用洋人鑄造教導請

飭該督撫酌量等因仰蒙

諭旨允行在案經臣等屢次函致該省屬其設法訪求以得實用  
適值近年江蘇用兵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該洋弁遂  
將該國制勝火器運營應用取我厚值撫臣李鴻章不惜  
重貲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製源源濟用各營得此利器  
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  
無有過於此也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  
往詢茲據覆稱短炸礮與各種炸彈均能製造尚有長炸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奏摺

三

礮等件。猶待推求。惟製器之器。中國所作者。一時不能如法。現亦設法購求。以期一體學製。至於各項運用之妙。與洋人之貴重此器。及日本視中國之強弱。以為向背各情形。李鴻章函中言之甚詳。其慮患防微。與臣等所籌適相符合。因思咸豐九年。僧格林沁在大沽擊敗英法兩國。得其所遺炸礮炸彈。苦心研思。督令火器營弁兵依樣仿製。現在臣奕訢及管理火器營王大臣。亦均極力講求。並經定有懲勸章程。以期日習日熟。惟是無師之學。僅能得其大概。而不克究其精微。若於此項弁兵內酌揀數十名。派往江蘇學習。可期事半功倍。且有洋人指授。必能精益求精。現在江浙尚在用兵。此名學製以勸賊。亦可不露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製。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臣等每於公餘之際。反覆籌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固非獨一日本為然。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馬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

奏奉 聖鑒

二

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豈可偷安苟且。坐失機宜。惟此項精秘之器。京營學成後。祇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製。緣旗人居有定所。較易防閑。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相應請

旨飭下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心靈手敏之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發往江蘇。交撫臣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外洋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製器之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臣從優請獎。越級保升。其有怠惰偷安。不聽約束者。准該撫臣按照軍法治罪。務期各弁各兵。盡心盡力。朝夕講求。務得西人之秘。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如蒙俞允。除該弁兵川資由京發給外。其應給薪水等項。擬由蘇省酌定支給。准其作正開銷。謹將李鴻章來函錄呈

奏奉 聖鑒

三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京營弁兵學製火器一摺。據稱練兵之要。利器為先。洋人所製炸礮炸彈等項。尤為行軍利器。現在李鴻章軍營製造此項火器。已有成效。擬請飭火器營。於曾經學製軍火弁兵內。揀派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發往江蘇。一體學習等語。所奏自係為思慮豫防起見。本日業經諭令火器營。照該衙門所請派撥矣。此起弁兵。俟抵

江蘇後。即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炸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  
器。如能留心學習。著有成效者。准該撫從優奏請獎勵。其有怠  
惰偷安。不遵約束者。即照軍法治罪。該撫務當明定勸懲。俾該  
弁兵等盡心講求。以期備得西人之妙。該弁兵等到蘇後。該撫  
務須加意稽察。妥為防閑。俾秘妙之傳不至稍有漏洩。方為妥  
善。所有應給薪水等項。即由江蘇酌定支發。准其作正開銷。原  
摺著鈔給閱看。

江蘇巡撫李鴻章原函

承詢外國火器洋槍火藥銅帽等。其最能制勝者。乃係炸  
礮。上年尊處募外國人在營教製各種火器。近日是否已

長善本末卷五

四

有成效。我中國人學製此項火器。何項易於入門。所用外  
國匠頭幾名。工食每月若干。買製一切。需銀若干。均望查  
明示覆等因奉此。伏查泰西各國。明於製器尚象之理。而  
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火  
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礮為最。鴻章自抵滬以來。購買外洋  
各種軍火。盡心研究。略知端倪。又在募精巧匠人。留心仿  
製。近來稍有把握。試將各局製造施放之有成效者。約略  
言之。一曰長炸礮。大者喫子至百餘磅。小者喫子十餘磅。  
造礮之法。先鑄一實心大鐵塊。頭大尾小。外如塔形。鑄就  
後。銼削礮質。先定何處為礮耳。何處為浮綫。外面銼磨光

滑。然後用鐵車對准中藥。車空礮腹。由小而大。由淺而深。  
至近頭之處。鐵皮極厚。緣此處藥氣緊閉。其力甚猛。比藥  
在空地然者。其力約加三十倍。愈近尾則力愈鬆。是以近  
口處鐵可稍薄。降而至受二十四磅彈三十二磅彈之礮。  
則銅鑄鋼鑄者尤妙。彈有空腹者。有實心者。空腹之彈。先  
製內模。搗沙為球。帶擊鐵絲炭培。令沙燥則內模成。次製  
外模。和泥為之。揉以稻穗。底蓋如一。剖其中。令空寬過內  
模二三寸。蓋端穿小穴。置內模於底而加蓋。則帶端鐵絲  
貫出穴上。匠人將鑄就鐵汁。斜傾入穴內。俟滿然後決去。  
彈心內模之泥。而彈以成。彈口必用螺旋。貫以錫蓋。以免

長善本末卷五

五

潮濕。彈口用引。或以銅。或以黃楊木。外國人擊遠敵用銅  
引。擊近敵用木引。中國仿製。則用木引較靈。木引長二寸  
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圓形。如錐柄。引首圓徑約一寸。尾  
圓徑約七分。引首中鑿陷二分許。外備輪廓。中通而不到  
底。中通處入緩藥。陷深處施藥線。引旁穿細眼。或九或十  
七。或二十一。其及遠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  
百步止。彈入炸藥後。木引配好春緊。其口朝外。礮藥燃時  
其火燄包出彈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藥線。雖而然。  
及木引中之緩藥。如擊近則就靠上之細眼鑽穿。火力行  
至此。即斜穿。然及炸藥。而彈炸矣。擊稍遠。則就中間之細

眼鑽穿。再遠則就靠下之細眼鑽穿。時時較試自有效驗。凡長炸礮之彈。皆下施木座。絡以馬口鐵。出口時勢方直而不偏。一日短炸礮。身短而口哆。礮耳在後。形如起蛙。俗名田雞礮。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國人又名天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為四十五度。礮口測準四十五度。不可時高時低。但以藥之多寡。定彈之遠近。從高墜下。落地開花。敵處內地。爐所製短炸礮。有受十八磅之彈。礮重不滿五十斤。用藥僅三兩許。遠及千餘步。最為輕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之彈。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彈。用藥遞加。彈亦遞重。大約洋人轟擊城。破礮臺。則用長炸礮。雷奔電掣。擊索貫珠。擊厚攻堅。殆同摧枯。驚敵心。散敵陣。則兼用短炸礮。若然中墜。勢若下石。洞垣穿墻。雖趨莫避。礮有不同。而用彈則一律。惟以登滑合腔為主。大約礮口徑一寸。彈必徑九分六釐。所爭不過一皮紙厚。藥氣不外洩。彈方能及遠有力。其餘各彈有橢圓者。有頂銳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欖形者。有雙層上實藥而下實子。中間以鐵皮者。又有洋鐵盒內藏葦子者。又有菩提子彈。用繩絡大子。塗以漆。擊遠則四散者。又有腰包錫。中施鐵柱。內藏自來火。觸物而機自發者。又有三眼噴火子。用以燒物者。以上各種炸彈。皆可仿鑄。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礮。有礮尾開門。

長春集卷五

六

決去螺絲。以受彈者。其礮腹亦有螺絲。藥然則彈子旋轉。而此勢最猛烈。而及遠。名曰來福礮。又礮腹有火藥房。比長礮較短。而比短礮較長。名曰萬勿惹礮。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擊近所用。名曰加驚力礮。此皆妙品。外國不肯輕售與人。亦最難仿製。敵處頃購有西人汽爐。鐵木打眼絞螺旋鑄彈諸機器。皆鑄於汽爐中。成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送入汽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縮皮帶。繫繞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之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惜所購機器未齊。洋匠未精。未能製造輪船長礮。僅可鑄鑄炸彈而已。敵處去年所延法國人勒日尼色。教習鑄礮。原欲推廣盡利。奈渠回國購器。至今未來。現在汽爐則以英人馬格理委員劉佐為總理其事。所用外國匠人四五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百圓。少者一百數十圓。汽爐機器購自外國。約須萬金。然未能全備。所用中國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圓。少者七八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四千餘箇。此外國爐開鑄炸彈之大略也。至於內地泥爐。以及銼磨螺旋器。每套不過數百金。每爐約須工匠五六十名。一局每日可開數爐。一爐可得礮子五六十箇。工繁時每日可得礮子三百餘箇。工匠須三百餘人。

長春集卷五

七



匠目工食。每月三十圓。至二十圓不等。散匠五六圓。至十餘圓不等。所出大小炸彈。每月約可得六七千箇。大小短炸礮。約可得六七尊。銅帽及銅自來火引門。均能仿製。銅帽每箇約錢三文。銅引門約錢二十餘文。尚不及洋人之精。略可使用。但必須採辦外國煤鐵硝磺藥料。方製得成。委員直隸州丁日昌。副將韓殿甲。經理其事。並未用外國匠人經手。此內地爐仿鑄短炸礮。及各色炸彈之大略也。目前大器。自以炸彈為能制勝。而長炸礮尤為得力。然非用外國全副機器。延請外國巧匠。不能入手。即長短炸礮。非用外國火藥。不能得勁。敵處各局。尚未能試鑄長礮。但購英法之長炸礮。大小數十尊。自鑄炸彈。源源濟用。至所製受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四十金。受四十八磅彈之鐵短炸礮。連架製就。不過八十金。炸彈大者。每箇須洋二三圓。小者須洋一圓零。中國人初學入門。自以短炸礮為較易。查西士製器。參以算學。彈精草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中國製礮之書。以湯若望則克錄。及近人丁拱辰演礮圖說為最詳。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而世皆奉為祕本。無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遠也。夫器不精。則有器與無器同。用不審。則有精器與無精器同。礮不能施放。彈不能炸裂。此製造者之過也。彈之

長炸礮

八

遠近疾徐。礮之高下緩急。此用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嗾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製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並。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素。世襲其職。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上求魚臣乾谷。葛榮利之所在。豈有不竭力研求。窮日夜之力。以期至於精通而後止乎。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礮。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

長炸礮

九

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疑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抑猶有慮焉者。中國寇未滅。外國不拘官民。竊售利器。橫山販海陽。有不肖之徒。潛師洋法。獨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與禦之。為章所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歎也。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京城火器營。尤宜先行學習炸礮。精益求精。以備威天下。禦外侮之用。鴻章去年四月復書。曾奉拳及此。今又詳布願末者。亦以明問所及。必有鑒於已然。而防其未然。且思盡其所以然也。恭親王等又奏。各口通商。向祇英法俄美四國。立有條約。

奏務策卷五

十

其餘各小國在口貿易者。一切稅稽查及管束商舵水手章程。均照英法等國辦理。並由各該國擇一貿易最大之人。充當領事官。遇有該國交涉公事。地方官亦與會辦。乃近年布路斯。大西洋比利時。丹麻爾等國。因英法等國代為先容。先後請立條約。各該小國均聞風而來。以與中國換約為榮。若不示以限制。恐將來無所底止。查商人充當領事官。每遇漏稅應罰之案。往往徇庇不辦。其餘各事。亦多任意狡執。而該國以商為官。祇圖省廉俸之需。並不求公事之當。若在未立約之國。不能不稍事含容。勉為遷就。如一經立約。則該國領事斷難任商人充當。從前議立各國條約時。此層或於條約內註明。或於照會內補入。然均於已派大臣與該使臣議事之後。始有此論。不但辦理棘手。且未能一律如願。今臣等連日接三口通商大臣來函。以大呂宋國現派使臣前來議立和約。已到天津。查大呂宋雖係小國。然其人強悍。英法與中國用兵時。多藉該國人之力。其國主既派使臣前來。是立約之意。恐難中止。不如於未立約之前。飭由三口大臣崇厚先告以一經立約。則各口均應設領事官。方准該國商船前往貿易。其領事等官。須由該國主派來。不得以商人充當。如該使臣俯首聽命。始由崇厚奏請。

奏務策卷五

十一

欽派大臣前往天津與該使臣酌議條款。若該使臣借康保之費不肯照辦。則中國有詞可託。即不與之立約。以杜要求。嗣後凡遇外國來立約者。均照比先為詢詰。如其國小力弱。不能專設領事。自當廢然思返。且可使未來之小國。聞而裹足。庶於柔遠之中。仍示限制之意。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殺斃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查俄人烏力殺郭幅等。以松子甸西丹連責換酒。輒因口角細故。膽敢行兇殺人。致斃四命。

奏務本末

十二

實屬肆行無忌。自應徹底究明。按法懲治。因查俄國條約

第八款。內載有犯罪之人。照天津條約第七款。各按本國

法律治罪。又若有殺人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

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又天津條約第七款。內載俄國

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

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各等語。此案俄人連

斃官兵四命。經該副都統派令赫哲通事付羊古。向俄國

告知前情。該俄官即將兇犯烏力殺郭幅等四名緝獲。羈

禁。並稱聽候三姓大員到來酌定等語。尚屬按約辦理。既

據該將軍派令三品頂戴。即補協領訥爾吉。運帶赫哲通

事。馳往烏蘇里江口。會同俄官提集犯證。秉公審訊。該國如何定擬。免犯罪名。應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等裁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上年夏間。據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稱俄

人在黑龍江右岸。越界私墾地畝等因。經臣衙門照會俄

國。住京公使。令其轉飭嚴行禁止。旋據覆稱。已將原照會

繕譯俄文。轉行該東。悉畢爾總督查辦。曾經奏明在案。嗣

於秋間。疊准該將軍奏。咨俄人在阿奇夏納等處。越界耕

種。均經派員率兵平毀。惟右岸夾心灘一處。該頭人以和

奏務本末

十三

約內並未載明。強稱為兩國公共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

聽平毀。臣等查邊界既定。寸土亦難任其占墾。况從前俄

人侵占邊疆。皆緣該處官弁不肯實力巡查。即聞有私墾

情事。亦視為荒地。無關緊要。不能力為攔阻。遂致日漸侵

占。久竟據為己有。此事僅不力為爭論。恐其端一開。該俄

人得步進步。無所底止。實於邊疆大有關係。是以當時給

與該使照會。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轄地面。毫無疑義。

並將該頭人違約狡賴。及希圖小利。飾詞卸咎各隱情。逐

層揭破。反覆辯論。使其無從置喙。該公使理屈詞窮。遂故

意延不答覆。至十一月間。復經給與照會催詢。該使無詞

據塞始據履擬將所載情形轉行該東悉畢爾查辦。數月以來。臣等復屢向詰問。茲據該使照會前來。內稱該東悉畢爾總督已嚴行禁止該國人。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語。臣等查該使照會內。並未將從前違約俄人應如何懲辦之處聲明。本應再為追究。惟念外國人向來狡譎。又皆護短。每每藉詞狡賴。不肯明言認錯。此案既據聲明現已嚴行禁止。嗣後不得越界私墾。是已暗為屈服。似未便再事窮究。因復給照覆。加以獎譽。以堅其守約之心。惟違界事宜。與其挽回於事後。莫若籌備於事先。相應請

奏務始末卷五

古

旨飭下該將軍嚴飭沿邊各卡官弁。時常嚴密巡查。遇有俄人越界私墾。及私行割草等事。務須立時攔阻。不准俟俄人私墾多晌。始行呈報。致該俄人多所顧惜。不肯遽聽平毀。庶辦理易於措手。而界畫常得分明矣。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年四月間。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克薩對岸私墾地畝。不聽平毀。並稱係奉上司飭令耕種等因。當經本王大臣照會貴大臣飛速查明。照例嚴辦。茲據貴大臣照覆。已轉咨東悉畢爾總督查明。嚴辦背約之人

等語在案。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七月二十九日。據委員倭興顯等稟稱。前往沿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又有俄人越界耕種木稼二十餘晌。當即為其平毀。又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晌。在鄂爾多舊葛爾畢奇等處。私墾三晌。及五十餘晌。均經平毀。惟雅克薩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俄人私墾地二百餘晌。並有俄國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攔阻。不准平毀。明知黑龍江右岸江灘。與左岸之俄國地方無涉。乃聲言此灘係兩國公中地。址和約並未指明。及往見頭目布色依。先既允許撤其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主使俄人備兵看守攔阻。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項江灘。緊靠黑龍江右岸。實係中國專管地方。緣和約統以黑龍江左右分岸。自當以江身大流為斷。該灘既靠右岸。自與俄國無干。和約所載。黑龍江南北邊界。何為俄國。何為中國。本極顯明。何得云並未指明。况前經兩國分界大臣。按約勘定。亦無異議。其為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即該頭目布色依。亦明知係中國地方。是以前次派員與之理論。始則推託。上年字據為署任所給。伊不知情。繼因理竭詞窮。方允飭禁所屬。下年不准越界耕種。並送給中國俄字一紙。以備將來

奏務始末卷五

十五

為據。是該頭目自認違約。已確有憑證。今忽為此論。顯係故意狡賴。希圖小利。並藉掩飾其背約之咎。似此越界私墾。藉詞狡強。又復先行帶兵攔阻。實出情理之外。至所稱奉上司飭令耕種等語。是否奉貴國之命。抑係該上司自己主意。為此照會貴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速嚴飭該頭目。禁止俄人越界私墾。所有不應耕種之江灘田地。聽憑中國派員平毀。不得再行帶兵攔阻。並將縱容違約之邊界官。查明嚴辦。以儆將來。庶界限清而和好益敦。即希照覆可也。

給俄國照會

奏稿卷之三

十六

為再行照會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稱。俄人在雅薩克對過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私墾地二百餘畝等因。經本王大臣於八月二十六日。將該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與俄國無干。照會格大臣。嚴飭該頭目。將該灘田地聽憑中國平毀。不得再行攔阻。並將縱容之邊界官嚴辦等因。在案。迄今未據照覆。茲復據黑龍江將軍咨稱。續行查出下江喀木呢哈達地方。索勒斐音兩岸柳林。並那瑪岱河岸。均有俄人私墾田地若干。不准平毀。遂派員往海蘭泡探詢。據該處署頭目薩斐啟聲稱。布色依已往上海去訖。不知何時旋回。所有下江索勒斐音等處私墾田地。已飭平毀。

不准再行耕種。惟所墾右岸江灘。實因左岸概多山石林木。無處耕種。該處人等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並非布色依所能主持。明年仍須耕種等情。查前次副都統關保與布色依觀面辯論。該頭目自知理屈。概允平毀。迨派員前往。該頭目竟食前言。轉以右岸江灘為公中地。藉口狡賴。今薩斐啟雖允將先後查出阿奇夏納。並索勒斐音等六處私墾田地。平毀。惟右岸江灘。仍復藉詞推諉。不肯全行退出。實屬有違和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前次照會。已將右岸江灘的係中國專管地方。萬無疑義。並布色依藉詞狡賴。縱容私墾。希圖小利。不顧和約。應行嚴辦之處。詳細辨明。無庸再贅。即就此次薩斐啟所言而論。因左岸山石過多。無可開墾。始墾求嘎爾薩庫幅主使耕種。是早已明知右岸為中國專管地方。不應越墾。故託言該管上司。從中主使。以期掩飾其背約之咎。豈有邊界大臣肯主使人民越界私墾。不顧條約之理。顯係該頭目有意欺誣。藉口狡詐。儻不嚴為懲辦。何以儆將來而敦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貴大臣。轉行東悉畢爾總督。嚴飭邊界官。將所耕不應耕種之中國江灘。任憑中國平毀。不准再有越界私墾情事。此次縱容之頭目。嚴辦示懲。並將現擬如何辦理之處。迅即見覆。勿再遲延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准貴王大臣照會內稱。俄人私墾黑龍江右岸江灘地方。不准平毀。以為公中地址。等情前來。現本大臣擬將照會所載之情形。轉行東憲畢爾總督。並再咨請該大臣查辦。俟接到咨覆。再行照會貴王大臣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本年三月初三日。東憲畢爾總督咨稱。該大臣業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嚴行禁止本國人民。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地。址。以免

奏請恭奉 聖

大

由此另生隙端等情前來。本大臣相應照會貴王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據黑龍江將軍咨報。俄人有在右岸江灘私墾地畝。不肯平毀情事。當於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照會貴大臣。並於本月十七日。經貴大臣照覆轉行東憲畢爾總督查辦在案。茲於本月十九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接到東憲畢爾總督咨稱。已劄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嚴行禁止本國人民。嗣後不得越界於黑龍江右岸私行墾種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黑龍江右岸江灘等處。既經貴

國東憲畢爾總督嚴行禁止人民越界私墾。足見貴國總督遵守條約。本王大臣等同深嘉悅。此後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自必實力遵行。認真嚴禁。定不致再有從前違約私墾右岸江灘。及私行越界割草情事。本王大臣已鈔錄照會。咨行黑龍江將軍查照辦理。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鈔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恩來津。專為互換前定之約等因。於四月二十五日奉

奏請恭奉 聖

先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西洋國於同治元年派使臣前來定約。業經臣恆祺臣崇厚與之議立五十四款。其第五十四款。載明兩國大臣定期畫押蓋印。約計限以二年在天津互換等語。按月彙計。應俟本年七月內。方符換約之限。今限期尚未屆滿。該國即派使臣來津換約。難保不另有要求。且該國人住居澳門。與中國腹地相連。在在均關緊要。必須時加防範。方免日後糾纏。以致辦理棘手。相應請旨。於臣等中特派一二員。作為全權大臣。赴津與之辦理換約。除臣奕訢照案不開列外。謹將臣寶善等銜名繕具清單呈覽。恭請

前往天津。與該國使臣阿穆恩彼此互換。以期執守。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大西洋國使臣到津。請派員互換條約一摺。著派頭品頂戴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互換條約事宜。

恭親王等又奏。查從前各國立約。向於議定後。蓋用關防。迨至互換時。先期奏明請用。

御寶。歷經辦理在案。現在西洋使臣到津。嚴計應行互換年月。應在本年七月。令該公使不候屆限。先行前來。不知有無詭謀。或另有要求之件。均未可必。臣等擬分庸先為請用。

奏務恭奉 聖

示

御寶。應俟

欽派大臣與之見面時。查看有無別情。再由該大臣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五月。丁未。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於四月二十一日。據海關委員稟報。有日斯巴尼亞國一名大呂宋。使臣乘坐法國兵船到津。嗣於四月二十九日。該使遣其副使阿義拉前來投遞照會。並請定期。該正使親自來見。當告以五月初三日。令其前來。查其照會內稱。奉使前來。欲議立通商條約。請轉達總理各國事務議政王等。語。當經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旋於初三日。該使

瑪斯帶同副使隨員等四人來公所請見。等帶同委員候補道文康等與之接見。該使面稱。係為請立條約而來。所言與照會內詞意大略相同。並據呈出所奉全權憑據。或以錦囊內書該國文字。鈐用該國主印信。並照錄一紙。面交等。又經該副使譯出漢文。請等代為具奏。當告以前遞之照會。並無請奏之語。必須另備照會。方能辦理。初四日。該使又遞照會一件。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會議貿易章程等語。除飭該使在津恭候。

諭旨。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外。謹將該使瑪斯照會鈔錄恭呈。

奏務恭奉 聖

示

御覽。

崇厚又奏。等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來咨。附片具奏。請立約之國。應先詰以一經立約。各口均須設領事官。方准商船貿易。不准以商人兼充領事官。奉

旨依議。欽此。該使瑪斯前日來見時。等即遵將此節面詢。據該使面稱。該國向來領事官。均係其君主所派真正領事官。無商人兼充等語。等並恐其口稱無憑。當給與照會。令其照覆。茲於初六日。接據該使照覆。內稱。定約後。各海口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人兼充等語。謹將該使照覆。照錄恭呈。

一第 下 七 丹 貴 多 日 年 全 書 第 6 頁 三 日

御覽

諭內閣崇厚奏。日斯巴尼亞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

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薛煥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

該國通商事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日斯巴尼亞國遣使來津。請立通

商條約一摺。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

呈出所奉全權憑據。崇厚現令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

立約事宜。即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

大臣諭旨一道。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俟立約

事竣。仍將此旨繳回。

奏薛煥崇厚

呈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國與

貴國向行通商事務。來往有幾百年。所屬小呂宋地方。隣近

貴國。其民日日加增。丕茂。而貿易相交。亦應豐盛。惟思通商

尚欠一定之規。若再得妥立章程。則經久益善。是以本國

大君主。為此特簡本大臣親詣

貴國。定議通商章程之和約。請煩貴大臣轉知貴議政王得

悉。本大臣現已抵津。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於四月二十九日。曾送照會

貴國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貴大臣言及欲看本大臣奉

簡全權之憑據。是以昨赴貴轅。交付閱視。即希貴大臣代

為奏請。

特簡欽差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為此照會。

日斯巴尼亞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得照會。切述各海口通商之處。宜派真正領

事官。不得以商人兼充。定約後。本國大君主於各海口通

商之區。必然特簡真正領事官。管理通商事務。定不以商

人兼充。如現時在

貴國通商之廣省。廈門。上海。三口外。有澳門。香港。安南。新加

奏薛煥崇厚

呈

坡等口。均須欽派之真正領事官。專司本國通商事務。從

不准商人兼充。為此照覆。

庚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克復後。定議裁撤常勝軍。

臣於四月初七日。附片陳明。當即督飭丁日昌等。妥速辦

理。旋奉四月十四日寄

諭。戈登帶隊協勦。現在常州攻克。該洋人不才進攻金陵。竟肯先

行遣散等因。欽此。查常勝軍起於美國人華爾其。初不滿千人。

陸續增至四千餘人。糧餉軍火。惟意所欲。無從裁減。同治

元年。秋冬間。調令助勦金陵。不能成行。遂致白齊文之變。

臣在上海與英提督領事等。反覆議論。舌敝唇焦。始得更



定章程。兵額裁至三十。月餉發至七萬餘。因合之購辦軍火。賞卹雜支各款。每月須十萬圓。有零。戈登接帶後。臣加意撫馭。遇事尚受商量。而性急多疑。每有反覆。自今春金壇揚庫兩次挫衄。戈登頗覺氣餒。三月二十二日。常州之役。城已轟破。未能爬入。戈登目擊常勝軍不能得力。四月初六日。再舉攻城。戈登即請以我軍為前敵。常勝軍為後隊。蓋自知不知我軍之用命也。常州克復。即將洋槍隊調回崑山。派令丁日昌前往會商撤遣。戈登意存欣悅。乃臣於十五日。接據巴夏禮申陳。以議裁常勝軍一事。必須知會住滬英官。轉稟往京公使查覈辦理。並據赫德來函。謂蘇省雖肅清。金陵湖州兩處賊窟可虞。引咸豐十年以前事為戒。極言常勝軍不可遽裁。譬喻百端。戈登似為所動。丁日昌等往復開導。忽迎忽拒。尚欲迎巴赫二人之議。留隊六百名。槍隊一千餘名。丁日昌復探其情。謂之日爾在中國助攻。中外傳名。不及此時裁撤。將來接帶者。僅有如台齊文之類。鬧出事端。豈不為聲名之累。巴夏禮赫德係局外人。方以常勝軍為十分可靠。故不肯遽裁。爾何不將此軍近日不能得力實情。自與剖論。免得自己聲名為他人所累。戈登深以為然。即於十七日。馳赴上海。其時赫德已北上。遂與巴夏禮再三辯論。巴夏禮始得釋然。惟以

上海要地。請由臣酌派得力兵勇駐守。屬戈登轉達等情。戈登回崑山。述其語。丁日昌恐洋人情性無常。或又中變。即於談次。請戈登將應答之語。親書洋字一紙留存。以免巴赫二人藉口。並繕譯節略。由戈登等函稟到臣。閱其與巴首問答之詞。首言洋槍隊兵頗多。不諳兵法。朝夕飲酒。兵丁自去自來。遇事便與官軍作對。只知增添口糧。不想作事。因此數層不妥。故戈登立意相勸遣散。次言巴夏禮是為中國地方起見。並非多事。屬臣不必與之鬪氣等語。臣先已備文劄復巴夏禮。為述兩軍戰事。常勝軍會合官軍。與官軍獨自分路攻勦之類。末與常勝軍近日底細。所以議裁之故。並告以現在辦法。係酌留得力隊六百。槍隊三百人。海生輪船數十人。已及原額三分之一。並非全裁。且前敵各要隘。皆有重兵駐守。上海後路。無虞窺入。以力破巴首等藉詞要挾之端。一面即飭戈登李恒嵩丁日昌迅速照辦。催代理關道應寶時籌借銀兩。文知府費益讓。齎往崑山。節次據稟。連日發餉。收取號衣洋槍。換次撤遣。於二十五日。遣散淨盡。以該軍兵勇向挾外國人以自重。外國一人有挑唆。兵勇即從之肆行無忌。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違者嚴辦。次即遣散中國兵勇。按路途之遠近。年分之深淺。打仗之受傷與否。

酌給盤費。馳令出城。不准逗遛生事。均已貼然就道。查外國弁目一百零四名。受傷頗多。除月餉外。按名酌給賞卹。途費自七十五圓。以次遞增至四千圓不等。勇丁除月餉外。其分領賞卹者共二千二百八十八名。自兩團以次遞增至一百圓不等。又海生輪船破船。暨通事書識等分別給賞。共用遣散經費洋十二萬二千八百圓有零。又補給月餉六萬圓有零。所有軍械洋槍帳篷號衣船隻大小砲位。全數呈繳驗收。現留礮隊六百名。經臣委派副將羅榮光等管帶。調紮蘇城外之泔關。留外國兵頭十一名。幫同教習聽管帶官號令約束。已與戈登議明。隨後如撤遣回國。只加給一月口糧。其槍隊三百名。暫留崑山。交李恆嵩督率巡防。並留外國兵頭一名。隨同彈壓。以免各流氓冒充滋事。各兵丁改穿中國號衣。約計每月口糧共需一萬數千兩。仍由關道籌撥。此後逐漸訓練。操縱由我自不致另生枝節。臣查常勝軍利器在礮火。而洋弁貪恣。兵勇驕悍。細習殊深。久為蘇省隱患。兩年以來。每思乘機善遣。徒以軍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現值蘇常肅清。戈登辭退。竟肯主持議撤。雖已夏禮赫德從中阻撓。戈登猶為我出力。多方排解。十餘日閒。分別遣留。糜費固多。而辦理甚速。可免後來無窮之憂。實屬真心要好。始終如一。彼既不

奏摺未奉旨

奏

肯領收銀兩。自應請旨再行優獎。聞戈登似欲邀賞黃馬褂。以為歸國寵榮。足見向慕中國之殷。查戈登自上年春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大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縣。及擊退揚州。甯城。攻克常州府城。均屬異常出力。厥功甚偉。可否特旨頒賞黃馬褂。出自逾格。鴻施。再據上海來信。已夏禮以常勝軍既經裁遣。欲另議教練良法。仿照外國章程。保守永久。其意仍不過攬我兵權。耗我財力。臣擬添調數營。駐守上海附近地方。屬戈登先為轉商。應由臣處調度。不便再准英官干預。戈登似以為然。但不知已夏禮與英提督薄朗有無異議。俟該首等如何辦難。再行相機妥辦。諭內閣。據李鴻章奏。戈登部署所帶之常勝軍。甚屬妥協。請旨嘉獎等語。戈登自上年春間。會帶常勝軍。協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圍。又克復太倉州。崑山。吳江各縣。及蘇州省城。本年克復宜興。溧陽。縣。並擊退揚州。甯城。攻克常州府城。疊著勞績。茲復將常勝軍布置妥協。俾克經久利用。不但始終奮勇出力。且能申明中外和好大體。殊堪嘉尚。戈登著賞穿黃馬褂。賞戴花

奏摺未奉旨

奏

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以示寵榮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裁遣常勝軍連日辦理就緒各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照該撫所請賞給戈登黃馬褂花翎並提督章服四襲矣常勝一軍貪恣驕悍本為蘇省隱患經李鴻章設法裁遣酌留隊六百槍隊三百人分紮游關崑山等處籌辦甚屬周妥惟據稱先將外國兵頭撤遣厚給川資限三日內出城次即遣散中國兵勇酌給盤費驅令出城等語外國兵頭遣散後現往何處是否在上海逗遛中國兵勇均已貼然就道是否各回本籍抑仍在蘇滬一帶結隊成羣李鴻章嚴密查察此等強悍之徒業經遣散斷不可令其復行聚集一處滋

長壽本末卷五

完

生事端已夏禮以上海地面應由中國派兵保護俾該國得以遠近住守弁兵該國因為節省經費起見但中國地土用中國官兵保護亦屬理所宜然上海附近地方應分撥勁兵數百駐守既可操練西洋砲法兼以保衛洋人係屬一舉兩得之事至程學啟所部之軍素為洋人信服駐防上海非此軍不可本日據總理衙門王大臣奏已與住京公使言定李鴻章可即照辦不可再行更調他軍是為至要

辛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詳陳辦理俄國分界委由情由一摺

等因欽此隨復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內閣茲據明誼等奏行文俄國約派使臣前來商辦安插內服哈薩克等人眾一摺等因欽此等語應即恪遵疊奉

諭旨迅速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催派分界

大臣等前來換約以完巨案惟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

鳳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礙蒙古游牧債萬不得

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

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等因又准烏里雅蘇台參贊

大臣麟興等咨稱詳委委員呈遞圖說若以該使單內指

出界址以唐努山為界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

長壽本末卷五

完

頗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十牛泉全被俄國包去

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關礙查此十牛泉人丁戶口

不下萬餘若另覓地方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每年有

缺

貢物且查卡內地而俱係奉

旨賞給喀勒喀兩部落王公扎薩克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

不肯讓出即使暫為允從日後難免滋生事端現經該參

贊大臣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為商議令其讓出各等語又塔

爾巴哈台委派查勘內空閒地地址東路委員富勒斐音圖

現已回城。據稟庫爾喀拉烏蘇一帶。內有空地。臨時可以暫為安插。北路委員巴霞雖未查回。諒亦尚可安置。旋於二月二十六日。伊犁委員色布貞奏回塔。等詳詢伊犁卡外情形。據該員回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與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均有窒礙。且卡內實係無地安置內附夷人。伊犁索倫錫伯並回莊耕種地畝。均在附近各邊卡內外一帶地方。其察哈爾左翼牧場。在西山庫庫托木卡倫之外。顯魯特上三旗牧場。在復設之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奇奇罕等處卡倫以內。若照該使臣議單指出伊犁北邊與塔爾巴哈台毗連之沁達蘭卡倫起。轉向東南。那林哈拉哈順入沙土山口。兩處軍臺卡倫之路。直至與阿克蘇接壤之穆蘇爾冰嶺。作為邊界。即被俄國將庫庫托木卡倫外察哈爾左翼牧場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番兩處卡倫。及圖爾根河奎屯河源格根河源並復設之鄂爾果珠勒沙勒雅斯等數處卡倫全行包去。查圖爾根奎屯兩河之水。灌溉索倫鑲紅鑲藍兩旗官兵耕種田地。其常住之匡果洛鄂鑾回番兩處卡倫以內。係索倫牧放牲畜砍伐柴薪之地。沙土山口內。現設查貨稅局。沙土山口外一帶。皆係上三旗顯魯特游牧地畝。若被該國包去。此數處地方。不但索倫四愛曼及納糧回子人等。無處牧

奏請  
手

放耕種採薪之水。灌溉田地。且又有礙於抽收課稅。及換防回疆官兵往返之道路。再俄人議定邊界之後。必赴伊犁各卡倫外。建立界牌鄂博。及設卡築堡。移兵住守。俄人日聚愈多。不特將來釀為心腹之患。而四愛曼人等。僕因俄人逼近。該各營游牧之地。及被包去牧場田地。豈能甘心忍受。定必聚眾強行攔阻。協領前回伊犁。目觀四愛曼人等情形。若以常住卡倫為界。目下必致釀成巨案。懇暫緩行文換約。將伊犁地方情形。詳加斟酌。妥商籌辦。總期彼此相安等語。等細閱委員色布貞奏稟稱各情。該使前來會議時。竭力婉商。令其將近卡有礙之處。讓出。或肯仿照東界條約。向有中國人游牧。仍准中國人照常耕牧。方可目下相安。恐該使仍不能允從。其被包去之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等部落。其甘心肯從者。只可聽之。其中有誓志歸我者。等自應各就所部。趕緊設法安置卡內。茲准烏里雅蘇台來文。現已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喀勒喀兩部王公。令其讓出游牧地方。如蒙俞允。唐努烏梁海人眾。尚可安置。科布多有北八臺。可暫安置。覆文。塔爾巴哈台南邊。尚有空曠之地。安置。惟伊犁不但無地安置內附夷人。又聲稱索倫四愛曼人等。均與俄人素有切齒之讎。若俄人不讓出卡外地方數百里。必致釀成

奏請  
主

巨贖並未豫將內附之夷人籌畫安置。四愛曼人眾設法撫綏。切實咨覆。現又據委員色布貞奏稟稱。關礙各情。更甚於該將軍奏咨數倍。若即行文該國。催派使臣前來。照單定議。該使一見約文。必即前來。屆時等若再令該使退讓。豈肯允從。若照依該使臣議單。毫無更改。索倫四愛曼人等。若不甘心。定與該國尋搆釁端。等前已行文該西志畢爾衙門。約派使臣前來商辦。並經奏請

諭旨。可否照單換約等因。各在案。等再四思維。惟有先行飛咨伊犁將軍常清。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迅將查明各該處卡內地方。究係何處。可以安置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即可永遠相安。分界之後。應如何設法籌辦。索倫四愛曼人等。即可不與俄人尋搆釁端。豫為斟酌妥善。一併咨覆前來。彼時計期亦可奉到前次奏請

諭旨。及接准俄國覆文。如果該使因有商辦之語。不肯即來。或派兵隊來至各卡。倫外侵占地方。或逞兵要挾。等仍派員出卡。以理曉諭。告以准照該國議單辦理。令其靜候換約。一面行文伊犁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一體照辦。至伊犁之索倫等營。恃強敢戰。常清既知上年勝不可恃。不能持久。戰守兩難。自能嚴加約束。剴切曉諭。不准再起兵端。儘再

與開仗。此素更難收束。相應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常清。迅將如何安插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及約束曉諭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國搆釁之處。責成該將軍速籌妥善。迅即切實咨覆前來。以便等再行催令該使臣來塔換約。儘該將軍仍不能妥速咨覆。等若萬不敢率行換約。致貽後患。如再推諉耽延。另生枝節。所關匪輕

明誼等又奏。疊接常清覆文。只言窒礙。其如何安置撫綏一切事宜。毫無措置。據該處委員色布貞奏稟稱。何處議分。屢經請示。常將軍總未指實。協領一人。萬不敢擅主。伊犁尚有協領七員。惟協領扎珠哩。二品頂帶。佐領穆克德柯。二員。專辦夷務。甚為熟悉。又協領烏勒西春。亦極能事。若將該三員調來塔城。隨同辦理。必可得力。等將摺案先行咨明常清。屬其將扎珠哩。穆克德柯。烏勒西春。三員趕緊飭令該員等。將伊犁應如何安插各哈薩克布魯特人眾。及撫綏索倫四愛曼人等。並善後各事宜。斟酌妥善。一俟俄人到來。即與之換約。庶外患可息。內患不作。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速即遵辦。萬勿推延。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明緒等。奏遵旨籌辦勘界事宜。及奏

調協領等員差委各摺片。覽奏均悉。前因西路分界事關緊要。曾於四月初九日諭令明誼明緒等查照總理衙門議覆各摺。詳為剖辦。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隘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游牧。相機妥辦。如俄國不肯派員前來。則告以條約內原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冀該國知要求不遂。自行轉圜。至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辦理之處。並令常清等迅速查奏。茲據明誼等奏接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咨文。卡內蒙古游牧現均設法籌畫安置。其塔城所屬地方亦尚有空地可以暫為安插。惟伊犁卡外情形。據委員色布貞奏聲稱。若以常住卡倫為界。不惟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且卡內實係無地安置。儻不將此事斟酌妥善。遽催俄使前來換約。該使豈肯允從。請飭伊犁將軍速籌辦法各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四月初九日諭旨。故有此奏。俄國議單所指滯入內向。將常住卡倫包去多處。實與條約相背。明誼明緒當恪遵前旨。力與駁辯。或令於卡倫外讓出若干。如該國不肯派員前來。亦當給與照會。遵照前諭各節。明白曉諭。待其自轉。不可稍有違就。至豫籌安置人眾地方。最關緊要。常清既查照明誼等以常住卡倫為界。大有關礙。究竟常住卡倫之外。必以何處為界。方無關礙。常清何以並不咨明明誼。殊屬顛預。著常清先將卡倫以外應由何處定界。迅速咨照明誼。並將安插哈薩克布魯特人眾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五

及約束四愛曼人等不准向該夷構釁之處。迅速妥善辦理。一面咨照明誼等遵辦。毋得再事耽延。並著該將軍及麟興廣鳳奎昌等嚴束所部人眾。如俄國兵隊不來侵占地方。概不准先肇兵端。以弭邊釁。明誼等所調協領扎珠哩。穆克德柯烏勒西春三員。並著常清迅飭赴塔以備差委。

庚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大西洋使臣阿穆思自前月十五日到津。懇求互換元年所定條約。經臣崇厚代為具奏。其時總理衙門王大臣因該使不候屆期。先行前來。即慮及該使或另有要求之件。曾於奏請

簡派大員會辦換約摺內。附片聲明。條約暫緩用。實。俟查勘有無別情。再行奏明辦理。旋據該使聲稱。換約後尚有會商事件。並先將照會底送臣崇厚閱看。當經臣崇厚函致總理衙門。查其照會。係欲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等情。時臣薛煥因連日檢查案據。尚未起程。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同商酌。該使如此肆意要求。亟須設法以折其方張之談。因再四熟商。祇好將元年所定條約內。有中國澳門設官。與各國領事官住劄澳門無異之語。向該使會商酌為刑易。庶可杜其過肆要求之漸。迨臣薛煥於五月初十日抵津後。又與臣崇厚會商。遂與該使約定十四日。

在公所相見議事。並在公所換約。該使屆期前來。先將全權憑據互相閱看。即云請將條約互換。臣等答以條約尚未蒙

大皇帝批准。因其中有應酌商之處。該使聲稱條約業經該國主批准。須俟換約後方可再行商量改約之事。臣等察其詞意。明係有意欺誑。欲將條約換到彼手。仍中前說。求開西路各口。而我所與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無可更易。臣等遂以中國所商者並非改約。爾既可商量更易於互換之後。何妨變通商酌於未換之前。該使料難逞其詭謀。遂謂條約既不帶來。是定議不肯互換。因即悻悻而去。嗣於

英條約未至

去

十七日送來照會。內稱本大臣登時即行回澳。並附請呈國政書一紙。臣等即日給與照覆。仍逐層與之辯論。以冀該使尚服理說。或可借此藉廢。以便酌商換約事宜。並由臣等派委候補道文慶。天津府知府恩福於十七日前往該使行館開導。藉以轉圜。詎該使竟於十八日卯刻搭坐輪船回澳。臣等查約內所載澳門設官一節。於體制稍有窒礙。且因該使先有要求事件。是以借此與之剝辯。以杜其無厭之請。但會議時不過就條約原文。仍設官員字樣與之講解。而以中國官員向無懸旗之制。所載與各國領事懸掛旗號無異等語。亦應節刪為詞。乃該使概置之不

英條約未至

去

理。是日未將條約互換。遽爾南旋。殊出情理之外。因思海外諸國所來公使。雖甚恭謹。亦從無似此行徑。况欲增改條約。端開自彼。我僅於條約中未盡善之處。與之公平商酌。即條約未經帶來。亦不過少需時日。該使何為決絕如此。臣崇厚接見英國領事德呢克。據稱此次西洋來使阿穆恩性情急躁。况換約之事。理應和同商辦。斷無不妥之理。曾向其勸導。彼亦不肯聽從。殊難理說等語。臣等查該使急於回澳。或因臣等破其詭謀。彼既不能得其所無。而我轉欲去其所存。是以故作為難。以期將來兩不增減。換約了事。但彼既已起程。斷無再行挽留之理。即將來該國或藉口中國不與換約。前來鏡古。中國即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且係該使阿穆恩不肯商換。亦不患無詞折服。可否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將期限未滿。該使即前來換約。並欲於換約後多所要求。中國不得不將條約窒礙之處。與之豫行會商。該使即遽行回澳。各情形。照會各國。住京公使。俾知曲在彼而不在我。庶素與該國交厚之人。亦不能代為徇庇矣。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

西洋國使臣照會

一第... 5 頁下

為照會煩為轉達事。照得貴大臣奉

大皇帝著作為全權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定約章程。茲因約

未互換。本大臣將此緣由預言明一書。附在公文內請貴

大臣轉呈

貴國政本大臣本日已將此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

差大臣。相應先行告知。本大臣登時要回澳。為此照會。

照會內附預言明一書

預言明照大西洋國大君主

大清國

大皇帝所立定和約章程。在天津同治二年七月畫押用印為據。

奏

奏

計五十四款內。理應二年之中互換。雖是全權大臣所定

和約章程。該國之主。不准批行。當先行告知。大西洋國與

大清國所定約章程。雖在天津約定。但在京裏定立條約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圖印。其時全權大臣並未會議商量。

而立定和約。該大臣在天津畫押。大西洋國既無推辭之

意。已解於大西洋國大公會約議允承。大西洋國大君主

批准特派本大臣授欽差全權前來。以憑與

大清國全權大臣互換和約。本大臣去年六月到澳時。即照會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按照履未題和約章程不能互換

一語。本大臣來津後。

大清國欽命全權大臣。與本大臣辦理約定五月十四日會

議。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

大清國全權大臣始言奉

命在約內商量。有些更易。本大臣當經詳言。此事先未言明。自不

能從。不應更改。大西洋國大君主批准之和約章程。互換

之後。本大臣既授全權大臣住中國。可允商量易約之事。

各大臣會議之先。要商量更改和約。與本國有損壞。切想

必有不換之定意。相應作罷會。本大臣即要回澳。先將此

預言不服中國。未及互換和約各情形具奏。大西洋國大

君主御覽。以為便宜定度。

給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附來公文一紙。等因。查貴國

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

互換。並無絲毫勉强之意。也。緣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

於兩國有益。彼此均無損礙。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

處。自應於未互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

之處。預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今本大臣

等欽奉



大皇帝諭旨命與貴大臣商酌。况所商之事。於貴國並無所損。自當會議妥酌而行。且貴大臣自謂東投全權。換約後可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商量於未換之前。况去年六月間。我總理衙門給貴大臣照覆。亦曾有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之語。原因其中有窒礙之處。故云未能互換。欲俟貴國全權大臣前來。方可彼此互為商辦。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即趁此會商。亦不為過。乃貴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見。本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貴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貴大臣如此舉動。似有輕藐之意。各國在中國之欽差大臣。凡遇商辦事件。從無似此行為。况本大臣等乃係奉命飭與貴大臣商辦事件之人。尤不應稍有輕視。如貴大臣不以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是不以和好為念。其必有不換約之定意。此責任在貴大臣。並不在本大臣等也。除將附來公文一紙轉寄總理衙門查覈外。相應照覆。

戊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上年五月間。臣恆祺

欽奉

簡派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丹國使臣拉斯勒福議立條約。

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互交。當經臣衙門奏蒙

聖鑒在案。茲據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內稱大丹國因去年定約。即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璧勒不日到滬。希為奏請中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妥辦等因前來。伏查丹國議立和約。係於上年五月二十八日畫押。現在正屆一年換約之期。英國公使代請奏明

派員前往上海互換。亦與原議。或在上海互交之說。符合查各國公使向多造作文員職分。茲丹國特派水師副提督前來

臣等擬請就近於蘇省武員內。或提督銜。或候補提督簡派一員。會同江蘇布政使劉郁膏。與丹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恭用

御寶後。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齎上海。交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奉

上諭著派提督李恆嵩布政使劉郁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丹國換約屆期請

派員互換一摺。丹國前立條約。聲明以一年為期。或在天津。或在上海互換。茲屆互換之期。據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呈遞照會。內稱丹國現派水師副提督璧勒前來。不日到滬。請派員互換等語。著派提督銜李恆嵩會同布政使劉卞膏將上年與丹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即由李鴻章諭知遵辦。其條約各本。著俟崇厚派員齎送至滬時。即交李恆嵩祇領辦理。李鴻章於一切事宜。並著督同商榷。以臻妥協。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往。如該使向李恆嵩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李恆嵩原係提督銜。此次摘錄諭旨。內特將銜字節去。俾得取重外國設。該使並未索閱。李恆嵩等亦可於照會該使文內敘用。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併英國照會一件。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據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伯爵祿

斯色爾寄字。內以大丹國自去年與

大清國定約。今欲互換。特派水師副提督璧勒前往中華。不日

到滬。貴大臣當即代為轉達

大清國查照。又以前次丹國大臣進華。貴大臣篤誼相待。此次

仍須襄贊等語。知照。卜大臣前來。本大臣查丹國條約。內

載換約一節。或在天津。或在上海均可。即希貴親王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簡相等大臣赴滬。與璧大臣妥辦是幸。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同治三年甲子六月癸酉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據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明通呈報正月二十七日本據俄羅斯楚爾海圖卡倫小瑪爾爾阿里克三達爾前來告稱俄羅斯伊兒等六人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外捕牲越界捕殺黃羊一隻因天晚在開散富爾額等家存宿被賊竊去驢馬三匹曾許卡兵那蒙阿等四歲牛一隻米為代我並曾給羊二隻仍未獲等語等以蒙關俄人越界捕牲該卡官兵有失察容隱情事必須嚴密究辦當即飭該總管明通詳獲偷竊馬匹之卡兵那蒙

上卷末末末

二

下卷末末末

二

阿色清額英哈拉等解解等督率刑司各員逐一嚴訊緣那蒙阿係呼倫貝爾正紅旗索倫甲兵同治二年十月間那蒙阿與同旗甲兵色清額英哈拉等跟隨曉騎校受通阿值守額爾得呢托羅輝卡倫是月十八日色清額那蒙阿向受通阿告假二十五日下晚俄羅斯伊兒等六人背槍騎馬到那蒙阿解居卡兵米朗阿聞散富爾額等家分住後有色清額與英哈拉等同到那蒙阿家開談那蒙阿起意說俄羅斯人等係越界偷捕之人若將其為匹偷竊賣錢俸分伊等不敢控告是夜前往米朗阿等家將俄羅斯伊兒等騎馬偷竊三匹英哈拉分得馬一匹折還大利號

儲民王九成欠債色清額分得馬一匹折還開散巴里米或藥債那蒙阿分得馬一匹暫留幼丁嘎勒桑家餵養均未向告知竊情二十六日伊兒我向那蒙阿訴說被竊情由求代我報竊之馬如能找獲許給四歲口牛一隻若尋我不獲仍給羊二隻酬勞旋經俄羅斯瑪爾爾向巡卡總管巴勒丹多爾濟處呈控將該三犯拿獲實之開散巴里米或商民王九成幼丁嘎勒桑等供認均不知竊情查理落院俄羅斯事例內載凡各卡倫如有未帶軍器行竊者當時拿獲鞭一百示眾其所竊馬匹牲畜物件給付事主外初次一倍罰取五倍又俄國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查

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遇有牲畜或自逸越邊界或被誘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跡示知卡倫官兵其係越邊尋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贖定罪不問賠償又刑律內載竊盜已行而但得財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又例載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案件俱照盜牛例治罪又盜牛三隻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各等語此案若按照理藩院事例一倍罰取五倍最與續增條

約不符。此後遇有案件。恐致兩歧。那蒙阿色清額。莫哈拉等。均係坐卡甲兵。於俄羅斯等越界。並不加意稽查。復膽敢偷竊。實屬不知法紀。應即革去馬甲錢種。銷除旗檔。可否照續增條約第十條內載各照本國法律計贓定罪。不罰賠償。按照律例。將那蒙阿照為首盜牛三隻例。擬枷號四十日。杖一百。色清額。莫哈拉等為從。減一等。各擬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議示。復遵辦。其額爾得呢。托羅輝。卡倫。坐卡之。號騎枝。受通阿。內因爾。畢。合里。卡倫。坐卡之。恩。騎。尉。額。勒。登。額。等。於。俄。羅。斯。越。界。既。已。失。於。覺。察。又。夫。察。那。蒙。阿。等。行。竊。並。准。卡。兵。搜。捕。值。守。實。屬。玩。懈。已。極。應。請

旨。將。號。騎。枝。受。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那。蒙。阿。等。所。竊。俄。羅。斯。原。馬。三。匹。並。現。由。那。蒙。阿。名。下。追。出。謝。羊。二。隻。劉。飭。呼。倫。貝。爾。總。管。明。通。派。員。送。交。俄。羅。斯。楚。爾。海。圖。卡。倫。瑪。爾。查。收。易。換。字。據。以。備。存。查。外。查。富。寶。額。朱。明。阿。容。留。俄。羅。斯。等。存。宿。以。致。夜。間。被。竊。馬。匹。又。不。報。官。實。屬。不。應。富。寶。額。朱。明。阿。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以。杖。八。十。俄。羅。斯。伊。兒。等。六。名。攜。帶。軍。器。私。越。邊。界。捕。獲。亦。屬。違。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該。國。住。京。公。使。邊。界。大。臣。將。伊。完。等。按。該。國。法。律。治。罪。並。嚴。禁。所。屬。之。人。不。准。再。行。越。界。以。敦。和。好。而。重。條。約

御。批。受。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

甲。氏。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貴。州。田。興。恕。殺。官。教。民。一。案。辦。理。及。今。將。將。三。載。從。前。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疊。次。請。將。田。興。恕。戴。鹿。茸。趙。長。三。論。抵。經。臣。等。援。據。中。國。律。例。力。與。相。持。比。及。柏。爾。德。密。到。京。疊。催。復。經。臣。等。執。持。中。國。罪。犯。違

恩。減。等。定。例。再。三。曉。譬。始。據。聲。稱。田。興。恕。雖。奉。革。職。擊。問。之。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臣。等。當。以。事。有。轉。機。奏。請

旨。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田。興。恕。查。提。到。省。照。例。羈。禁。仍。由。營。崇。光。張。亮。之。等。在。黔。東。公。查。辦。按。律。定。擬。等。因。於。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准。行。知。在。案。乃。田。興。恕。不。知。何。時。募。回。原。籍。湖。南。巡。撫。惲。世。臨。並。不。詳。查。遽。有。留。辦。鳳。見。防。務。之。請。本。年。二。月。十。二。日。欽。奉。諭。旨。將。此。案。前。後。辦。理。一。切。情。形。詳。細

諭。知。令。該。撫。將。田。興。恕。押。解。入。川。聽。候。查。辦。或。送。其。平。日。相。信。之。人。密。告。以。朝。廷。曲。全。之。意。使。之。知。感。知。懼。帖。然。就。遞

聖諭委由周詳。無微不至。憚世臨宜如何悉心體會。一一遵奉。施行。乃比及奉到。於密告曲全一節。一則稱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服。委員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再則稱湖南在官紳。查無田興恕親信之人。是緊要關鍵。憚世臨竟未密傳田興恕知曉。及至續行奉到。仍未據報。田興恕由楚起程確期。是憚世臨奏留田興恕在楚。辦理甚速。遵

旨催令田興恕赴川。辦理轉遞。復於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以憚世臨前奏。田興恕有二月十六日起程之說。何以至今尚無就道確期。并告以當此事有轉圜之際。豈容該革員

遷延不前。致生枝節。此外如二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秉章。上諭一件。三月十四日。密寄崇實。駱秉章。勞崇光。張亮基。憚世臨。上諭一件。無不

指示詳明。委婉周至。乃至今距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最後之期。又兩閱月。不獨四川崇實。駱秉章。並無奏報。提到田興恕信息。並湖南憚世臨仍未有奏報。田興恕由楚起程確期。實屬不成事體。田興恕驕侈荒淫。貽誤軍務。疊被

彈劾。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轉因牽涉外國。由于於全。以難體軫。

聖諭周詳。該將軍督撫等自應敬謹體會。乘此機會。妥為設法。迅速完結。以維大局。臣衙門辦理此件。連年以來。實已舌敝

唇焦。智盡能索。尚得有此轉機。現在該國使臣柏爾德密

尚覺可以理喻。計其到京已逾一載。轉瞬更易。設或如哥

士者。輩復執論抵之說。將更何從措手。該將軍督撫等。儘

再彼此觀望。遷延。坐失事機。馴至翻具前議。大為決裂。既

陷該革員等以重罪。又於

國家體制。大有妨礙。不得謂非觀望遷延者之咎也。相應請

旨飭下崇實。駱秉章。勞崇光。憚世臨。張亮基。恪遵歷次欽奉

諭旨。迅即妥籌。起程完竣。毋再稍延。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案一案。日

久未結。請旨飭催一摺。教案一案。前經總理衙門。與法國住京

公使再四辯論。稍有轉機。疊經諭令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羈

禁在川。一面由勞崇光等。在黔辦結。嗣據憚世臨奏。田興恕已

回原籍。並請留辦鳳凰防務。當經傳旨。嚴行申飭。諭令該撫趕

緊派員解赴川省。並令將朝廷曲于於全之意。密為宣示。乃旋

據憚世臨覆奏。並未將曲全一節。設法曉諭。亦無押解起程確

期。復經寄諭嚴催。迄今又閱兩月。仍未據奏報起程。憚世臨於

疊奉密諭詳示之件。竟未能悉心體會。迅速遵辦。一味顧預遷

就。設因日久稽延。致此事另生枝節。總由該撫冒昧糊塗。將已

成之事。收壞決裂。自問當得何罪。著該撫恪遵前旨。迅飭委員  
呂鳳藻等。押令回興。起程日起程。不准再有遲延。崇實。駱秉章  
仍著派員迎提。俟到川。為禁後。迅速馳奏。一面飛咨黔省辦理。  
勞崇光。張亮基。俟回興。起程到川。即將此案趕緊辦結。案關中外  
交涉。當此事有轉圜之機。斷不可稍涉回徇。致貽口實。該將軍  
督撫等。務各懍遵。疊次諭旨。迅籌妥辦。慎再觀望。遲延。致令頓  
翻前議。貽誤事機。屆時該將軍督撫。縱欲顧全大局。不知何從  
措手也。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三月十四日。據鎮  
白旗蒙古步軍校松壽等稟報。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

長楊案卷末

七

官房內居住之本旗步軍校雙興街門西邊。有一外國人  
因傷致命。已被英人抬去等情。到臣衙門稟報。臣等當以  
事關外國命案。無論因何故釀。總須立即往查。據杜將來  
狡執。即經臣文祥。臣崇諭親往該處查看。雙興街門牆下  
存有血跡。住房門窗。均各損壞。按其情形。係該外國人闖  
入雙興住屋。旋經被傷。至街門外身死屬實。正查詢間。據  
英館總譯官柏卓安來署。面稱傷死英人。名啞味。係十四  
日夜間之事。如果地面官當時告知該館。該英人尚可望  
救。其意竟欲誣過於地面官。臣等當以中國律例。實夜入  
人家者。本係格殺勿論。地面官遇有事件。例應先報本管

長楊案卷末

八

上司。不能遲報外國公館。此係向例如此。該總譯無可置  
辯。惟云無論如何辦法。總宜將兇手究出。方有著落。臣等  
當派本衙門章京成林。將雙興之妻王色步軍校松壽。及  
看街兵傳至總理衙門詳訊。據王氏供稱。三月十三日晚  
氏夫在外上班。氏帶同女兒睡覺。五更時聽見有人入門。  
勢將用強。氏即喊叫。其人跑。即聽外面打。不知均係  
何人。天明時。聞看街人云打傷外國人等語。據松壽供稱  
十四日黎明。據看街兵聲稱金魚胡同第四層官房內居  
住之雙老爺街門西邊。有一外國人被人打傷。躺臥。職前  
往查驗。該外國人旋即身死。隨有外國一人。自稱英國府  
白大老爺。令人將屍身抬去。餘不知情等語。據看街兵供  
稱。十四日黎明時。遠遠聽人喊。找王金魚胡同。見西段  
第四層官房。有一人係外國模樣。躺臥。頭上手上。有傷。隨  
即到廳回稟。別的事小的不知各等語。臣等隨飭章京成  
林。帶同東城正指揮李鴻前往英館相驗。該英人頂心頭  
顛左臂左手左腕。均有刀傷。委係因傷致命等因。查英人  
啞味。實夜入雙興住屋。本屬不合。無論被何人刀傷致死。  
實屬禍由自取。原可置之不論。惟該國使臣懇欲確知何  
人下手。曉曉執辦。並據送來照會。仍係歸咎地方官不早  
到該館送信。以致不能及早醫治。因流血過多身死。臣等

辦給照復。復中前說。告以中國地方官。遇有事故。應先報  
 該管上司。嗣後遇有此等之事。應令一面照例報總理衙  
 門。以便轉達各館。並令嚴禁館人。勿再擅入人家。自無此  
 事。前使臣卜魯士臨行時。復提此事。若不將兇手拿獲。不  
 但回國無以復命。且恐日後再有此等事件。臣等允其查  
 拿兇手。惟不能論抵。亦不能限以時日。復辦給照會。告以  
 現已行文步軍統領衙門。傳知各地。嗣後遇有軍民不  
 得已格傷外國之人。務須就近與各館送信。並將行步軍  
 統領衙門原咨。暨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刺票。鈔給閱看。卜  
 魯士始無他議。旋即起程回國。咸安瑪到京後。尚未提及  
 此事。將來即或不免稍有枝節。大致總以中國定例。責復  
 無故入人家。如被格殺。從不議抵力與之爭。

長格案卷六

九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軍機處交出黑龍  
 江將軍特普欽奏。拿獲偷竊俄羅斯馬匹人犯。審明定擬。  
 並請將失察各員。交部嚴議一摺。奉  
 旨。愛通阿額勒登額。均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該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伏查那蒙阿等三犯。俄羅斯伊兒等六人。越界捕牲。  
 起意糾同偷竊馬匹。那蒙阿並誣稱代我。受謝羊隻。經該  
 瑪爾爾在總管處控告。該將軍於訊明後。飭將所竊馬匹

及誣騙羊隻。如數追出給還。所有那蒙阿等三犯。自應按  
 照中國律例。革去馬甲錢糧。銷除旗檔。分首從擬以枷杖。  
 方與條約相符。毋庸援照理藩院罰取五倍事例辦理。以  
 免紛歧。其容留伊兒等存宿之富甯額。朱朗阿。經該將軍  
 照不應重律。擬以杖八十。亦應如所擬辦理完結。除由戶  
 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轉行伊邊界大臣。將伊兒等按  
 該國法律治罪。及原奏失察俄羅斯越界。並卡兵行竊之  
 曉騎杖。愛通阿。恩騎尉額勒登額。現經奉

長格案卷六

十

旨。文部嚴加議處。應由兵部奏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展飭坐卡官弁。認真巡察。嚴禁該國人等。嗣後不  
 得私行越界捕牲。以杜弊端。而靖邊域。  
 御批。依議。  
 戊寅。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等前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恭錄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九日。欽  
 奉  
 上諭。二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勘界辦法原摺。先後  
 行令照辦前來。等前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來覆文。  
 仍以等約。其使臣復來塔爾巴哈台會商。係不違條約。  
 及我國指駁。仍欲爭論占界。又稱照該國議單。以大嶺大  
 河。及常任卡倫為界。所有卡外住牧蒙古。哈薩克。布魯特

人眾。應歸該國。並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處。又稱我總理各國衙門。雖有令將邊界事宜。妥為商辦之語。並無令其讓出一二百里之意。此語係督等擬給照覆時。擅自添出。至西邊勘界事宜。不能照依原有條約辦理。並令督等迅將或照該國議單指出界址。毫無更改。抑或背約仍堅執侵占不應得之地。咨覆該國。該總理即照督等咨覆之語。或派該分界大臣來塔爾巴哈台會議。抑或具奏該國主。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等語。咨覆前來。督等詳閱俄人此次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惟既稱前由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該國住京大臣照會內。實有妥為商辦字樣。又有抑或奏明該國主俾辦之言。其或來或不來。既在兩可。則其或讓或不讓。即可相商。今令督等迅即咨覆。查停辦二字。已經出自彼口。即可乘此而入。督等商酌。止可先申明該使臣議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是以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我兩國分界大臣妥為商辦。惟貴國督咨覆。亦稱實有商辦之言。何能即以含混不清之議單。即定界址。貴國督雖稱未占索倫四愛曼人等居住之地。查該索倫人等牧場田地。皆在夏設及常住卡倫內外。若專以冬夏常住卡倫為界。該四愛曼人等之生計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六

無此。豈能甘心忍受。及至邊界議定。前往止界。勢必逞強攔阻。俄因此致啟爭端。各將誰歸。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兩旗人丁。歸順我國有年。向受我國爵俸。今何得謂非我國所屬之人。若遽被貴國將伊等生計全行包去。伊等斷不能束手待斃。我國又何能強令歸服貴國。與貴國亦無裨益。因有此種種關係情形。即不得不斟酌妥協。始能彼此相安。方為永敦和好之道。茲本將軍等惟有仍遵前准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准照貴國議單。並酌量各該處情形。約貴國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應分之界。議定後。但能兩國相安無礙。立即換約。俟立界址。本將軍等不得不豫為聲明。即希貴國總督接見此文。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按照條約。妥為商辦。或貴國督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即可照來文內開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亦應將停止幾年。再為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本將軍等奏明我

皇上。俟屆應辦之年。再行照會貴國。約派分界大臣會辦。自會議停辦之後。兩國均不得派兵私行佔。俟何年議定時。再行按界移兵駐守。各保疆圉。未定之前。何國派出兵隊。在未定分界駐守。即為何國失信等情。已於四月十五日。行該西悉畢爾總督。俟接准該總理督覆文。或因有商辦之語。



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誠如

聖諭。若能從緩辦理。再行徐圖補救之計。儘派該分界大臣復來

塔爾巴哈台會議。即係俄人有意。迅速可結。等語。惟有恪

遵。奉

諭旨。令其讓出各邊卡外一二百里。安置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

布魯特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

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不允從。其色去之蒙古等部

若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

得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日後尋釁。再等。於三月二

十六日。接據巴克圖卡倫奏。官上瓦諫奉呈。開齊迪西

查辦蒙案六

五

頭道河地方。忽來俄羅斯兵隊五百餘名。在彼住紮等情。

等語。當派委軍帖式達澤奉前往查詢。該兵隊已在哈穆

爾山根住紮。與其頭人會見。斥以西北疆界未定。何得帶

兵來至卡外住紮。俄人云奉我們上司吩咐來此。暫且看

守地方。我們並無別意。亦不蓋房等語。查俄人上年原住

之地。距卡倫不過五六里許。現在住紮之地。距卡倫在三

四十里之外。其意不過欲照上年攔阻我巡查卡倫大臣

派坐夏卡倫官兵之道路。若再派員前往驅逐。恐因此決

裂。並難措手。但亦不得不暗中防範。除嚴飭該卡倫官不

時前往偵探外。並飭兩領隊大臣。仍將前派兵丁。在城勤

加操練。及飭蒙古總管等。帶領兵丁二百名。借遊牧為名。在週城一帶。小心巡查。以備不虞。

御批。該衙門知道。

明臨等入奏。等前派營務章京富勒斐音圖。委營長巴

霞二員。帶領哈薩克台吉。分赴南北兩路。履勘各卡以內

有無安置內附哈薩克人眾處所去後。旋據富勒斐音圖

回城面稟。查得庫爾喀喇烏蘇一帶。尚有空地。將來可暫

安置台吉。並詢該兩所屬哈薩克人眾。當經具奏。今派查

北邊地址委員巴霞回城。據稟自塔爾巴哈台山迤北。直

至與科布多邊界之額爾濟斯河。所有各卡住卡倫以內

向東一帶地方。皆係土爾扈特部落遊牧之地。再向東南

即係綏來縣所屬地方。現有種地民戶。若向東北至額爾

濟斯河兩岸。雖有空閒之地。亦甚狹窄。近年以來。內附哈

薩克阿吉所屬十二鄂托克之哈薩克。因俄人逼近邊卡

住紮。該哈薩克等均徙至彼處暫為游牧。章京告以如准

爾等將來遷移此地。能否常年住牧。據該公阿吉等會稱

該哈薩克人丁牲畜過多。若在此地常年住牧。水草實不

敷用。且距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兩城所屬之蒙古等部落

較近。誠恐蒙古人不能相容等語。並呈遞回字一件。轉呈

將軍參贊大人。懇恩酌給游牧地方。查哈薩克汗爵歸坦

查辦蒙案六

十

所屬之界哈薩克向在常住各卡倫以外齊桑洋爾湖岸  
東向一帶地方住牧。若許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現  
在住牧處所。即為俄國地方。伊等誓死不肯從服該國。稟  
求懇恩賞給地方住牧等語。章京即編查東北一帶地方。  
卡內實無空閒地方安插。惟有將來與俄使商議。以齊桑  
洋爾湖東南岸為界。即可相安。再查該韓坦所屬哈薩克  
人眾。面有驚惶不定之狀。詳加諮詢。因韓坦已奉  
恩旨。准其承襲汗爵。至今數年。尚未接奉  
敕書。又恐允准俄國以常住卡倫為界。我

奏摺卷之六

十五

竭力令其讓出卡外齊桑洋爾湖等處地方安插。及照舊  
游牧。二者或居其一。即可就此速完巨案。俄使使臣於二  
者均堅執不允。公阿吉台吉迪納爾所屬人眾。尚可暫  
為將就安插。而韓坦所屬之界哈薩克。僕求內使。斷難驅  
令歸附俄國。如准其遷移卡內。並無空地。土爾扈特及蒙  
古等均賴山河水草為養命之源。各有生業。何能容此數  
千戶失業之人。更難免俄人藉以我國收納降人為詞。存  
構釁端。至韓坦承襲汗爵之  
敕書尚未領給。以致所屬之界哈薩克。疑中國已將該哈薩克  
等棄置。聲明踏恭錄奉到。仍准韓坦承襲汗爵之

旨。行令韓坦宣示界哈薩克知之。並飭諭該汗韓坦應領  
敕書。俟不日由部頒到。即行派員齎往。現在派員正與伊等尋覓  
閒地。聽候酌給地方。斷不可心懷疑懼。致為俄人乘勢誘  
脅。等語。俟與俄使會商時。力為爭辯。冀圖挽回一二。至然  
境私在庫爾喀喇烏蘇所屬沙山子地方住牧之哈薩克  
人眾。查明實係台吉迪納爾所屬之哈薩克。當飭該台  
吉速即收回塔爾巴哈台境內住牧。庫爾喀喇烏蘇領隊  
大臣覆稱。前項哈薩克。已於二月初間。全行搬出境外。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奏摺卷之六

十六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西洋國使臣阿穆思。自上月十四日。與臣等在  
公所會晤。一開條約尚有應商之處。即拂然而去。茲於本  
月初四日。由在津西洋領事官左欣那。遞到該使自上海  
寄來照會一件。臣等公同拆閱。內敘各情。多係強詞奪理。  
而於臣等責以不肯換約。並輕視中國兩層。則辯之甚力。  
不敢自認。未稱情願互換前定條約。是該使自覺前此員  
氣。返梓。實屬無理。現欲亟圖轉圜。已可概見。臣等公同商  
酌。若即給予照覆。約其復行來津互換。不但示之以弱。且  
恐該使疑臣等有急於速就之意。不免強強猶費。於會商  
澳門設官之事。仍難挽回。因復給以照會。辯論前次所商

事件。並非欲更改條約。不過於條約未明晰之處。豫為聲  
 敘明白。以免日後爭執。總不露出中國欲行易約之意。使  
 彼不至執以藉口。而又聲明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使彼  
 無詞呈覆該國主。並囑感各國公使。如果該使接此照覆。  
 能廢然思返。再來相求。臣等應即示以寬大。約其來津互  
 換。至澳門設官一層。自當仍與竭力辨論。將來能否就我  
 範圍。止好隨時相機辦理。再初六日又據左欣那送來阿  
 穆恩照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文一件。臣等公同折閱。  
 仍係求准換約。並稱即在廣東互換亦可。餘與原文大略  
 相同。當將原文遞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裁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將不換和約章程責任。歸過  
 在本大臣身上。文內所謂大西洋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  
 俟兩國

御覽彼此批准互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仍未便  
 互換。並無絲毫勉強之意也。查互換和約章程。兩國派出  
 大臣。彼此商辦和約事務。互相定議。理所當然。但條款內  
 如有偏損之處。必先言明不互換之意。此乃順情之理也。  
 貴國並不以理在心。本大臣早經詳明豫言。勿庸再說。薛崇

大皇帝前日來寓相拜。比較本月十七日在公所聚集。決為  
 互換和約章程。並無他說。本大臣與貴大臣商量換約時  
 穿何等衣服。別事無一語也。定意須穿公服。至第二日本  
 大臣公服而去。貴大臣仍是便衣。本大臣回澳。查來文內  
 云。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於兩國有益。方可行之。未久  
 若有偏損之處。自應於未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  
 取益防損之處。豫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自當會議妥酌  
 而行。查本大臣本月十五日在豫言內已論明此事。諒貴  
 大臣必經細看。若謂特授欽差全權大臣。離國已遠。而來  
 辦事。無不以己國之指示而行也。或彼國不准所立條款。

同治二年七月

大清國大西洋國所立和約章程。何能如此理論。豈此和約條  
 款。並非在京商定畫押。用總理印為據。

欽差全權大臣。在天津並未同商定議。而畫押。此樣辦事。並非  
 國政全認知所立條款耳。至於文內云所商之事。與本國  
 並無所損。與本大臣意不合。又云貴大臣等將  
 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本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而以  
 此冒險言語。本大臣不以中國  
 大皇帝之命為重。亦不以和好為念。查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

鐘起。至兩點鐘完。此時彼此將所奉

上諭公同較閱後。貴大臣題起商量更易條款。而本大臣精細詳

言。既奉全權。只能為互換。不能商量更易事件。本大臣如

此諄言。貴大臣不聽。所言更易之事。當諒其輕重。此更易

乃在第九款。在澳設立中國官。均與各國領事官辦理。貴大

臣更易在澳設立中國官。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

乃立海關之意。本大臣聽知駭異。而薛大臣隨說澳門乃

大皇帝之地。應由此而行。貴大臣文內自謂東授全權。換約後可

允商量易約之事。既可商量於互換之後。何難稍為變通。

商量於未換之前。本大臣所授全權。為互換大君主與

大皇帝

九

大皇帝所定立之和約。不能任意辦理。本大臣另奉全權住中國。

如此東權。必於互換之後。方能商量更易等事。其奏大君

主批准照行。至云此時尚未屆兩年期限。定約可在兩年

之內。與兩國有益。可以方便商辦。並非必守兩年後始能

互換。今本大臣代國政明言。原滿擬

貴國到期互換。本大臣既尚未另奉本國旨諭。情願與貴大

臣。或別國欽差大臣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使臣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覆。內云詳明預言。勿庸再說者。

其意須先換約。然後可商量易約之事也。而本大臣等並非

欲將條約大為更易。特以約中未盡明晰之處。須於未換

約之先。豫為明白商定。方可行之永久。免致日後爭執。致

有失和之事。此實一片美意也。况未換約以前。應商之事。

即如約內載明所派領事官。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

商人充當。一面又兼貿易。今貴國天津領事。即係寶順行

商人。各口亦多。以商人充當者。換約後何時一律設立真

正領事。亦應豫為言明。此事當於未換約以前商定。不得

謂未換約以前。即無可商之事也。至穿何等衣服一層。本

大臣當是日係穿袍褂掛珠。並非便衣。本大臣薛。係奉

命出京之大臣。應穿行裝。後掛忠孝帶兩條。乃是極貴重之服。從

大皇帝

十

前大臣楊。前在天津。上海。與英法二國大臣辦事。即是

穿此衣服。不難一問便知。至於前日回拜。乃係兩國交接

之禮。向來外國公使前來中國。彼此往拜一次。均不換公

事。此乃向例如此。至約定十四日在公所會晤。先已言明

係是辦事。並非即以是日為換約之期。若是換約。尚須另

擇吉日。方昭慎重也。來文人云。韓國已遠。而來辦事。無不

以己國之指示而行。此理中外相同。本大臣等在津與貴

大臣辦事。係奉

大皇帝之命而來。自當謹遵本國指示而行。其理同也。其中如何

通融之處。要在兩國執全權者之善為商酌耳。來文又云

和約條款用總理印為據。查中國在京衙門大臣雖有幾位。而印信則止一顆。至於奉

命辦事。派何衙門之員。即用何衙門之印。前年立條約時。係由大

臣恆辦理。恆大臣乃係總理衙門之大臣。故用本衙門之

印。條約內有恆大臣官銜為憑。與列位國政毫無干涉也。

宋文又云本月十五日會議。自一點鐘至兩點鐘完。以本

大臣更易在澳設立官員。有收到澳貿易航船之稅務。此

乃上海關之意。以為聽知駁異。查會議係十四日。所云十

五日。係屬錯誤。並查第九款內載明

大清國任憑仍設主官員。駐劄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所謂

條約本末

主

仍設立者。中國在澳門向有海關。照此次所定之約。既有

仍設字樣。自應仍舊設立。方與仍字相符。並非格外增添。

惟此官是否止收中國船貨之稅。亦須豫先商明。方免日

後彼此爭論。凡此皆是中国美意。而貴大臣以為駁異。殊

令人不解。總之兩國大臣商辦事件。總要和衷往返相商。

如一次不能商妥。不妨另訂日期再議。向來各國大員與

中國辦事。均係如此。若於貴國亦有窒礙。不妨將窒礙情

由。詳細向本大臣等詳論。本大臣等奉有全權。自能酌中

商定。亦斷不肯使貴國有礙。方不負兩國數百年和好之

意。乃貴大臣於公所會議。不過片時。所議公事。只題數語。

其中細情。全未詳細詳論。即負氣而走。本大臣等與各外

國辦事。已歷十餘年之久。從未見有如此行徑。今貴大臣

既以前未另奉本國旨諭。情願互換。同治二年七月和約。

中國並無不換約之意。惟當將約中未盡事宜。商議明白。

免致換約之後。再有辯論。庶可永敦和好矣。希貴大臣將

本大臣等五月十七日照覆。及此次照會。詳閱裁酌。第一

通融妥辦之法。即日見覆。早為商定。仍照原定限內換

約可也。

薛煥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前月到津。懇請議

立通商條約。均經臣等據情具奏。欽奉寄

條約本末

主

諭。著薛煥等。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大臣旨一道。

如該使索取。即可照案鈔錄。給予閱看等因。欽此。臣等謹查所

奉

諭旨。有該國字樣。恐該使見之。銜舌。並臣等姓名之上。未有職銜

亦慮其因此生疑。於商辦之事。不無窒礙。因同商酌。於

備給該使閱看

諭旨內。謹將該國二字節去。並欽遵寄

諭。照案鈔錄。復按照大西洋成案。所奉

上諭內。臣等職銜。指出缺。以免別滋疑竇。該使瑪斯。於上月

二十一日前來拜謁時。先將伊所奉全權憑據。照譯鈔錄

一分。送正等備查。即查者正等所奉全權憑據。正等遂將  
節錄

諭旨。令其恭閱。該使臣並未另錄一分。文伊帶回。因於次日另錄  
一分。交該使核領。

御批覽。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五月二十二日。軍機處  
交出薛煥等奏。西洋使臣阿穆恩。不肯等候換約。遵行回  
澳。一摺。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據原奏內稱。該使臣欲回澳。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各國使臣。公使等語。臣等查

奏案卷三六

宣

阿穆恩預行之時。曾由薛煥轉寄臣等預言明一書。大意  
言該使前來。專為換約。不能復將前定之約。再為更改。因  
而決然舍去。實則阿使此來。所欲要求中國之事甚多。初  
到天津。即據向索厚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明知此  
事萬難商辦。不過藉此以為嘗試地步。迨薛煥到津。將澳  
門設官一節。與之商酌。彼知中國業已識其詭謀。頓失所  
恃。不得不廢然思返。其預言明一書。該使致薛煥等照會  
內云。已將預言明照會住京各國。是其狡詐情形。已可概  
見。且等公同商酌。該使既照會各國。臣等自應將其回澳  
情形。照會各國知悉。但該使預言明書內。言及上年正衙

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一語。若不給予照覆。仍  
恐該使回澳之後。肆其贊鼓。以為中國豫有不與換約之  
意。臣等因查上年六月間。臣等給予該國照覆內。曾直言  
中國與西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是此事早已明言。所  
有取益防損各節。自應由

欽派換約大臣與之商酌妥善。況阿使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  
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自更有可商量易約之權。因將  
此意於五月二十日繕一照覆。寄至天津。交崇厚轉交西  
洋領事官。左欽那轉寄阿使查收。次日即繕給各國照會。  
現在英法二國。已有照覆前來。謹呈

奏案卷三六

宣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大西洋四照會

為照覆事。准

欽差大臣薛由天津轉寄到貴大臣預言明一書。當經閱悉。恭查  
我

大皇帝勅我

欽差大臣。前赴天津辦理條約。原因條約未經互換。以前內有取  
益防損之事。理應商辦妥善。並非據有不換約之定意。至  
貴大臣所言。去年本衙門照覆。未題和約章程。未能互換

一語。又云此事先未明言等因。本衙門查去年六月給貴大臣照覆內。曾直言中國與貴國所立條約。尚未能互換。是此事早已明言。貴大臣一查本衙門去年照會便知。今貴大臣保貴國欽差大臣。辭兩大臣。保中國。欽差大臣。本衙門去年六月照覆內。既已明言。未能互換。此時自應將取互防損之事。商辦妥洽。貴大臣照會內云。互換之後。本大臣既授全權以為辦理換約之事。並是大西洋欽命全權大臣位中國。可允商量易約之事等語。貴大臣既保貴國大君主授以全權。原為隨時可用其權。以保修約。永遠妥善。並非令貴大臣無權。勉強換約。不顧日後能否妥善也。况既云互換之後。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則互換之前。更有可允商量易約之權。為此照覆貴大臣。即希貴大臣細思當初彼此立約之美意。將條約未盡妥善之處。公平辦理。方與貴國大君主授貴大臣以全權易約之意相符也。為此照覆。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因大西洋國全權大臣阿公使來津。與中國互換和約。經本衙門奏明。教閱。

大皇帝派辦兩大臣會同阿公使豫商一切。以期妥善換約。昨據阿公使遞到辭兩大臣照會。並附預言明一書。內有將此

預言明鈔錄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登時要回澳門等語。經辭兩大臣照覆在案。因思此事係中國與大西洋國。原未便煩瀆各國在京欽差大臣。但西洋國阿公使既已有鈔錄預言明照會各國住京欽差大臣之語。本衙門應即鈔錄阿公使預言明一併。本衙門覆阿公使照會一併。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貴親王照會大西洋國大臣阿預言明一併。並貴衙門照覆一併。鈔錄併送前來。本大臣閱悉。貴國與西洋國現辦之件。何國於理為是。本大臣自不敢擅定一辭。但因中外各國往來和睦。大小事件。本大臣無不身為關切。此次聞知有政勢偏貴國。不得換約。本大臣深為不擇。惟此一言。容可佈達。為此照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以大西洋國欽差全權大臣阿公使。遞有預言明不服一書。書內聲明為何來至中國無由照辦所事。故登時要回澳門。並錄此書照會住京各國欽差大臣。是以貴親王亦即錄出所去照覆。及預言明一書。通行照會等因。本大臣多謝貴親王以此知照前來。但

須明告貴親王。現在本大臣職分。應將大西洋國欽差全權大臣阿公使預言明一書。暨貴親王所錄照覆一件。一併寄回本國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接薛煥等來函。大西洋使臣意圖轉圜。復接該使臣照會。並寄巨衙門照會一件。內有廣東互換。並

候商量辦理之語。且等公同酌議。並與薛煥。崇厚。往返函

商。仍給照覆。告以此次商辦。係於條約內講解。並非於條約有所更改增減。至換約之地。條約內載明在天津互換。

如有辨論。儘可在天津和衷商酌等因。寄文薛煥等轉給。去訖。續於六月十二日。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摺。接到

奏摺

西洋使臣照會。意圖轉圜一摺。欽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等因。欽此。且等查彙原奏所稱各情。與函報巨

衙門情形大略相同。除將原奏錄存備查。及天津往來照會。已由薛煥等鈔錄進呈外。謹將巨衙門與該公使往來

照會。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大西洋國照會

為照覆事。本月二十七日。接來文所言一切道理。本月十七日。接

欽差大臣薛煥會內。業已如此說。當經因覆在案。勿庸再提。和約

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請商量增減該和約之事。

但有與兩國東公廉恥。本大臣無不允從。如

貴國政意允所請。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候商量辦理。為此

照覆。

給大西洋國照覆

為照覆事。同治三年六月初八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和約互換之後。情願查明貴大臣所請商量增減該和約之

事。無不允從。如貴國意允所請。決無礙在廣東互換。並候商量辦理等語。查換約一事。前奉我國

奏摺

大皇帝諭旨。特派薛煥大臣在津辦理。薛大臣並非欲增減和約。但

須將和約未顯明處。豫先言定。以免日後彼此誤會。倘解

即如第九款。任憑仍設立官員云云。所謂仍者。係仍照從前設官之例。在澳門辦理中國稅項。稽查本國及各國通

守章程。此乃條約本有之意。不過再為詳解。明晰定議。庶

免日後爭論。至澳門地租。中國均可概置不問也。又如第

八款。載明不得派商人充領事官。今貴國竟未遵照。亦當

豫為言定。換約後即應改派真正職官。如此兩款。並非更

改條約內之本意。亦非於條約內另有增減。貴大臣自當允從。與薛煥大臣議定辦理。至廣東互換一層。查條約止載



在天津互換。並無他處可以互換之語。未便改易。致與條約不符。况已經

欽派薛二大臣在津商辦。更不敢有違

諭旨。此事既經

欽派全權大臣專辦。現今尚在本國條約以前。本衙門惟願貴大

臣仍遵條約。在天津與薛大臣迅即商明互換。償貴大臣

尚有辨論之處。儘可與薛大臣和衷商酌可也。相應照覆

貴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入奏。查川治三年四月初九日。軍機處文出三

口通商大臣崇厚奏。布路斯國遣使北來。由津赴京。呈遞

奏稿。奉 諭旨。欽此。

國書一摺。四月初八日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於三月十五日。接據大沽委員

稟報。現有布路斯國使臣名李福斯。航海北上。欲由津進

京。據該國領事官來署。呈出該使臣來函。內稱該使臣到

京。欲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呈該國君主國書等因。

並據崇厚王稱。布國坐來兵船。在大沽攔江沙外。將丹國

商船扣留三隻。聞該國與丹國係屬世仇。各等語。且等查

攔江沙距大沽海口不遠。無論何國與何國為仇。總不應

在中國洋面報復。致驚中國地方。且外國持論。往往以海

洋距岸十數里外。凡係搶奪之所不及。即為各國公共之

地。其間往來占位。即可聽各國自便。今布國使臣李福斯

初次奉使來京。一抵海口。即在攔江沙外滋事。若不令其

將此事先行辦結。即與會商公事。不但無以折該使臣虛

情之氣。且恐各國以中國置之不較。將來藉口執此為攔

江沙外。各國公共洋面之據。其勢可以無所不為。不可不

就此豫防其漸。臣等正在函致崇厚辦理開。旋於四月十

二日。接到李福斯致臣等照會。內稱現年本國君主特簡

為欽差入華全權大臣。飭令親齎國書。赴京呈遞。現已到

京。望定期拜謁等語。臣等因即給予照覆。告以在中國洋

面。扣留列國之船。乃顯奪中國之權。於中國大有關係。該

使臣既係伊國派來。即應將伊國與中國大有關係之事。

先為辦結。方可定期接待等因。臣等之所以先令該國辦

結此事者。所爭原不在丹國而在大局。欲藉此以消其桀

驁之心。且以辨明此地實係中國洋面。並非各國公共海

洋。詎該使於接到臣等照覆後。僅將所扣丹國船三隻。放

回二隻。復給臣等照會。內稱該船被本國師船扣留。係屬

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

萬國律例。准其敵船之處。並稱此事國家定奪。非其所能

干與等語。臣等因其狡辯推諉。又給照覆。告以此次扣船

處所。乃中國專轄之內洋。歐羅巴所定軍法。不能強中國

以必知。既為全權大臣。又稱不能干與。或保身簡真。正有  
 權之員前來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總須俟此事完結。方  
 可接待商辦等因。該使知中國於此事所爭甚力。因違向  
 來住京之布國學士現充該國總譯官名壁斯瑪。到署謝  
 罪。並有照會前來。自認咎在布國。仍請定期接見。且等再  
 三斟酌。准其來署面晤。仍面告以扣留丹船一事。總須先  
 為辦結。方能以公使接待。該使無理可爭。遂面允趕為辦  
 結。旋據照會。所留丹船一隻。本國領事已在天津預備洋  
 銀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俟本國商議妥當。此船應  
 屬何人。即將此項交付。並據壁斯瑪先後聲稱。此件李公  
 使須回國商明。因俄羅斯陸路行走。取道較近。已於五月  
 十二日出京各等因。該使出京後。由該總譯送到照會三  
 件。均為商船在浙閩洋面。被人欺侮。及擱淺等事。願係該  
 使自知失禮。欲抵拾已往之事。藉以抵制。當由臣等行知  
 通商大臣李鴻章酌量辦理。現據察哈爾都統報稱。該公  
 使行抵張家口。於五月十九日自雇車輛起身出口。經守口  
 弁兵查驗放行。俟該使商明。再行相機辦理。  
 御批。知道了。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蒙本國大君主特簡本大臣為欽差入華全

權大臣。飭令親齎御筆國書。赴京呈進。  
 大皇帝御覽。以為本大臣奉命之據。本大臣遵即前來。現已到京。  
 希望貴親王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貴署拜謁貴親  
 王列位大臣。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知貴大臣現來中國為全權  
 大臣。業已到京。並定期來本衙門會晤等因。本王大臣查  
 貴大臣係貴國特簡之員。自必材能出眾。辦事妥協。凡遇  
 國家交涉事件。諒無不按照和約。持平辦理。惟貴大臣坐  
 乘兵船。現在中國洋面。將丹國商船扣留。殊深詫異。查外  
 國在中國洋面。扣留列國之船。乃係顯奪中國之權。於中  
 國大有關係。貴大臣既係貴國派來。即應將貴國與中國  
 大有關係之事。先為辦結。方可定期接待也。為此照覆。  
 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王大臣來文已閱。悉本大臣奉特派入  
 華。係為辦理和約事件全權之大臣。更奉殊諭。諄諄示以  
 持平辦理。至於和約內所不載。如有本國所與  
 貴國文涉之事。亦自能悉心商辦。惟來文內稱本國兵船。將  
 丹國商船扣留之事。為奪  
 貴國之權。殊不可解。查該船原係本國與丹國動干戈之後。

丹國商船扣留之事。為奪

貴國之權。殊不可解。查該船原係本國與丹國動干戈之後。

被本國師船哨喇扣留。並扣留該船。係屬按照歐羅巴所定軍法。其扣留處所。相去海岸遠近。亦屬各國律例。惟繫航船之處。是以專辦此事之責。竟為我國家定奪。非本大臣所能干與。此係實無可疑之事。即各國住京大臣。意見無不相同。如貴王大臣有不相信之處。尋問亦無不可。知至於與動干戈之時。民人未免慘遭此苦。故於扣留商船三隻之後。本大臣飭令船隻內載除係丹國貨物。將各國與中國裝運者。一併繳還。並查出有與本國和好國之民船二隻。飭令釋放。因再希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會晤。為此照覆。

奏案卷六

五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所稱扣留丹國商船。係照歐羅巴所定軍法一節。查此次扣留丹國貨船處所。乃係中國專轄之內洋。貴國兵船前來中國。自當入境問禁。不得任意妄為。中國所轄各洋。例有專條。各國和約內。均明此例。貴國和約內。載有中國洋面字樣。較各國知之尤切。何得云殊不可解。至歐羅巴所定軍法。則不能任中國以必知。來文所稱專辦此事之責。為貴國定奪。非貴大臣所能干與等語。查貴大臣既來中國。為全權大臣。所謂全權者。係於貴國之事。無不可以作主。今貴國首先違約。貴大臣

不能干與。本王大臣將來何以與貴大臣辦事。或俟貴國另簡真正有權之員前來。本王大臣方能與之共事。至定期會晤一層。查中國洋面商船失事一節。係在貴大臣甫到天津。本王大臣未經接待之先。自應俟此事完結。方可接待商辦一切也。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奏案卷六

五

為照覆事。前接來文。所云扣留丹國船隻。此事之責。本大臣並無推諉之意。本大臣既奉命入華。為欽差大臣。凡一切事務。俱應代國行權。惟丹國船隻被我國扣留。答在丹國。丹國亦不能向中國理論。中國亦無須任其責。本大臣特為申明。深願將扣留丹船一事。與貴國辦完。為此再希貴王大臣定於何日何時。本大臣親赴貴署會晤是幸。  
給布國李福斯信  
啟者。昨接貴大臣照覆一件。均已閱悉。貴國扣留丹國船隻一節。本王大臣等所以必欲貴大臣趕為辦完者。緣滋事之處。係屬中國洋面。中樞政考所載。界限甚明。外國無論與何國有隙。在中國洋面扣留。即屬輕視中國。所以本王大臣等不能不向貴大臣理論者。非為丹國任其責。實為中國保其權。今貴大臣既屢次來文。意欲見面晤談。並

照會內稱扣留船隻。各在本國深願將扣留一事辦完等因。本王大臣特先布函。定於四月二十八日三點鐘在署相候。即望屆時前來晤談。將如何辦完之處。妥辦完結。即可認貴大臣有代國來權之據。以便備文照覆辦事。以款和好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於本月初十日在貴署所商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茲特照覆貴署王大臣。所有前扣丹國船三隻。其二隻早已放歸。下餘船一隻。現在亦將入海。本國領事官已在天津預備洋錢一千五百塊。作為此船之價。一俟本國衙署商議妥當。是船應屬何人。行文來時。擬即將此項洋錢一千五百塊交付可也。現在此事已將辦完。本大臣甚為欣慰。為此照會。

給布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扣丹國船等語。查貴國兵船在中國洋面扣留列國船隻。實有礙於中國之權。今貴大臣既稱已在天津備價。俟貴國商議妥當等因。仍望貴大臣於商議妥當辦理完結後。即行照覆前來。本大臣得有實據。以便接待貴大臣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二月。有得定志船一隻。名阿勒勃勒得黑勒漫。係阿里思漫之船。在福建廈門口。稱阿勒勃勒得黑勒漫之船。現在臺灣淡各口淺間。方欲前後推轉。忽由岸上左近鄉村之間。來幾百餘人。各執槍刀。逞強上船。欺負滿船之人。搶奪物件。併劫奪貨財。共合搶去洋錢一萬塊。當即報明臺灣地方官。懇請飭令該鄉人。或賠船貨。或賠洋錢。乃屢經地方官諭。雖該鄉人有錢能賠。而該管官無權。不能壓令使賠等語。本大臣查該船。被鄉人搶奪。大為悞虧。而該管官無權。不能料理。相應懇請

貴國王大臣查照中國布國和約第三十三款。飭令臺灣地方官。設法拿獲鄉人。令其賠還。償該地方官不能辦理。本大臣即請

貴國王大臣。按第三十三款。照中國例給與處分。本大臣久知

貴國王大臣辦理和約之事。甚為明智。甚為公平。諒此事定然代本國辦理妥協也。為此照會。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月。據上海德意志使館與定海鎮台袁君。定海商民谷蘭亭三人。和約在定海

舟山。豫備火輪船二隻。保護由福州至甯波往來之船。最要緊者。係持為保護載木之船。三人言定。噶伯一人一船。袁君榮與谷蘭亭二人。夥為一船。當時言明。如有利銀。兩處均分。係噶伯一分。袁君榮。谷蘭亭二人一分。噶伯所領一隻。噶船。名泰榮。袁君榮。谷蘭亭。所領之船。名味頓由。其後袁君榮。谷蘭亭之船。單送木船。不與噶伯之船同送。意在欲背和約之事。所得利息。並不與噶伯同分。因此噶伯欲罰袁君榮。谷蘭亭銀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兩等語。本大臣因此特懇

奏

奏

貴國王大臣轉行飭令袁君榮。谷蘭亭二人。將銀項照數賠與噶伯。儻二人不肯賠銀。請

貴國王大臣飭令上海專派一員。會同本國領事官署一員。按照公平妥辦。本大臣深信貴國王大臣必能將此事辦妥。務祈即照本大臣之意妥為辦理可也。

布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布國商船名阿妹底打。由福建廈門運貨往甯波貿易。行至半途。因遇大風。暫駛在福建萬州不開之口灣泊。修補船隻。並買食物。因貨主無銀。暫把貨物賣些。當時萬州口內。還有三船。一為英國

奏

奏

之船。名天津。一為丹國之船。名枯采士斯。一為額國之船。名朱撒立。後於七月初五日。福州府海關差人乘火輪船。來至萬州。查出阿妹底打賣貨。將該船往福州。將船貨入官。全行變賣。將銀交官。雖船主甚不願意。差人已實賣將銀入官也。今本大臣查和約第七款內。雖有商船如在不開之口。私做買賣。即將船貨入官等語。但和約第三十一款。內載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可進去。不用納鈔。如為修船之故。貨物須上岸者。亦不納稅等因。今據阿妹底打稟稱。因無銀修船。所以賣些貨物修補船隻。本大臣意思。既欲修船。儻或一時無銀。亦可少賣些貨物。用銀修船。何以福州差人。竟將船貨全行入官。似未能平允。曾經廣州布國領事官。屢次行文至福州海關。詳論此事。乃海關置之不問。本大臣特行照會。懇請

貴國王大臣將此事。屢速查明。併請飭令福州海關。將此船貨價值。以及自船貨入官以後之利息。全行交付阿妹底打。再本大臣併聞此船入官之時。海關差人。凌辱此船布國之旗。似屬無理。茲併請

貴國王大臣行文。屢速查明。何人凌辱此旗。按例懲辦。使布國甘心。為此照會。

乙丑。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接奉

諭旨。詢及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食軍火之事。飭即實力嚴防

一節。惟當詳飭各營加意嚴防。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

向中國。招集無賴。在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首。此則意

外之虞。頗難防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向中

國。招集無賴。在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首。意外之虞。頗難防禦。白

齊文前由蘇城投出。逃歸本國。此次何以又暗向中國。招集無

賴。在備輪船。接濟金陵。實屬怙惡不悛。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王大臣。知照住京各國使臣外。並著李鴻章查明是否實有

其事。設法拏辦。白齊文屢欺之將。無能為役。金陵守將。惟當遇

賊即拏。無恤其他。

奏。已。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六月初十日。准吉

林將軍景翰。以朝鮮邊人渡江。因該國文易官房被焚。現

欲修葺。木料難覓。懇請越江砍伐材木等因。咨照前來。當

經臣等以事隸禮部。轉行知照去後。茲於二十二日。准禮

部咨稱。朝鮮伐木一摺。於六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鈔錄原奏。知照到臣衙門。臣等查原奏內稱。臣

部則例。開凡近邊各國。不得越界漁採等語。是邊關禁令。

定例。奉嚴。此次朝鮮越境伐木。本屬與例不符。惟該將軍

咨保為修建文易房屋起見。與無故越境漁採不同。且聲

稱該處文易房屋被焚。若不乘時修建。恐廢弛次年交易

之事。亦屬實在情形。所有慶源地方官。懇請越境伐木之

處。應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查看該處情形。備伐木之地。實與風水有礙。應

另擇偏僻處所。酌量採取。足用而止。亦不得藉端濫行砍

伐等語。臣等查該部所奏。係為體恤朝鮮貿易起見。惟查

朝鮮臣服我

朝二百餘年。從無意外要求之事。今忽請越界伐木。並聲明

為修建官房。究不可不防其漸。臣等公同商酌。朝鮮欲蓋

官房。其志惟在得木。但使有木。以遂其求。又何必定由該

國人自伐。擬將禮部所奏。稍為變通。請

旨飭下吉林將軍。飛遞行文。朝鮮官員。告以中國

大皇帝體恤爾國之人。已飭該處地方官。遣匠代為砍伐材木。實

給應用。俟伐有成數。再行知照爾國派員。赴交界處所。祇

領等語。一面即趕緊派人在無礙風水之地。砍伐如數。知

照該國起領。如此辦理。既不失中國以大字小之體。又可

杜中外人民越界之漸。仍嚴禁代為伐木工匠人等。不得

藉端滋擾。以杜弊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入奏。查吉林將軍咨文內除朝鮮越界伐木一節外。又有民人張保汰攜圖越界一案。因有木使欲入公牘之處。復寄臣等密函一件。並將張保汰供詞一紙。照錄寄閱。查張保汰供詞內稱。前在密占北山砍樵背山拾木。耳見該處石色奇異。疑有銀穴煤礦。聞俄人能識。兼能袒護游民。起意勾引。遂潛赴該山。照依山形河道。畫圖一紙。攜帶到海沿株心河地方。欲找通曉俄語之人。引見摩爾崙俄官。不意到彼。見有高麗男婦數人。因向北畫問。伊等有多少人。內一箇老高麗。比畫告說。共計過來男婦五十餘人。在此開地。說話閉將圖露出。高麗看見。便問何物。小的告說是山河形勢。高麗就不肯聲。次日小的過株心河。我人往南正走。忽有俄人二名。各持火槍。趕上偏要地圖。我將地圖交給他們。就將我帶至摩爾崙見俄官。說我是查探株心河居住高麗去的。遂將我解送到奉等處。查張保汰供詞開。其中恐仍有隱情。臣等已函致該將軍切實廉辦。至所稱高麗男婦五十餘人。在株心河開地。又稱俄人疑張保汰查探株心河居住高麗等語。查株心河係屬俄界。高麗人何得到彼開地。其為俄人勾引無疑。由此類推。朝鮮越界伐木之請。亦未必非受俄人指使。此中情節。所關非細。臣等現議變通禮部所奏。不令朝鮮越界者。

意即在此。該將軍函內又稱風聞俄人招集游民。在海沿依力河地方。相聚淘金。深為巨患。幸而未見金砂。值住京俄使差官查邊。詰據俄官不認招留。反以華民應由彈春查禁。懇經該協派兵前往驅逐等語。臣等查此次俄官雖不認招留。而實為俄人招集。毫無疑義。似此內外勾結。大為心腹之患。亦經臣等函覆該將軍令其嚴飭設法驅逐。並告以如有難於措手之處。仍飛咨臣衙門與住京俄使辨論。

御批。知道。

丙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等接准總理神機營事務王大臣咨稱。六月十五日。奏請飭將天津所練京旗洋槍隊官兵全行撤回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摺片咨行前來。等遵將先後調赴天津所練京旗新舊洋槍隊官兵四百餘員名。按數點名。彙將該官兵六月分口分。全數支放。並將原用號衣槍支配帶鉛丸火藥。一律備齊。即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回京。文神機營歸任署時。查原奏內聲明此項官兵撤回。其天津所練營洋槍隊不成一軍。應否添練之處。由等酌量情形。隨時奏明辦理等因。現查原練綠營官兵。僅挑大沽協營兵丁五百名。習練槍隊。天津鎮標兵丁一百四十名。習練礮隊。

當因餉項支絀。兼有京兵在津。兵數尚多。是以未及添練。今京兵全數撤回。則練營槍隊不成一軍。且天津為海疆重地。距京最近。水陸衝要之區。兼以中外商民雜處。揆時度勢。自宜添練精兵。以資鎮守。而示有備。惟練兵之多寡。必先計餉之盈絀。目下通盤籌畫。擬將現撤京兵四百餘名之每月所節口分。即以籌備添練綠營槍隊各隊官兵餉乾。並添製洋槍配帶兵丁衣帽。及製造礮車。購買馬匹等用。以原籌之餉。增新練之兵。自固藩籬。為內安外攘之計。查上年酌撤津防官兵時。曾經奏明酌留天津鎮標挑練官兵三百餘員名。改照海防章程。每月給口分銀二兩。今擬即就津標之三百餘員名。全數改練槍隊。並再挑六十名。添練礮隊。人在通永鎮標挑撥兵丁四百名。添練槍隊。共計新挑並改練槍礮各隊兵丁七百六十名。每月均按大沽協原練槍隊月給口分銀二兩八錢。合之原練大沽協槍兵五百名。統計挑練大通兩鎮並大沽協三標新舊官兵一千四百餘員名。擬以一千二百名習練槍隊。以二百名習練礮隊。如此相輔而行。俾得練成一軍。應添挑統教分教帶隊各員弁。仍按隊伍酌量加增。以資管帶。該員弁口分。亦應一律按章支給。應製槍支配帶。並冬夏兩季兵丁衣帽。先須籌畫款項照章撥用。其習練礮兵之

奏

呈

礮車。津郡原遺六輛。前經神機營調京二輛。並馬十二匹。現須補造並添造礮車四輛。購買駕礮車大馬。照章加給馬乾等項。現就所節撤回京兵月餉。為之酌量剋虛。尚可敷放。如蒙  
俞允。即由鄂行知天津通永兩鎮。照數挑撥官兵。分別歸隊習練。並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續撥洋槍七百桿到津。勤加訓練。以期悉成勁旅。理合會同直隸督臣劉長佑恭摺具奏。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丁酉。湖南巡撫譚世臨奏。臣於本月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田興恕前已正報起程。嗣復屢屢展緩。臣於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軍押解時。即曾親筆作書。宣布朝廷德意。屬其不必過懷疑懼。轉致自誤。旋訪知候補道王葆善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該道前往守備。務令剋日就道。以尚無的確行期。是以未敢瀆奏。昨據署辰沅道胡鑄報稱。田興恕業於六月初一日申刻。由呂鳳藻押解自鎮軍起程。至四川秀山縣文營。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憐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藻赴鎮軍押解田興恕。並親筆作書宣布朝廷德意。令其不必懷疑自誤。並訪

奏

呈



知候補道王葆善向在湖南帶勇。田興恕係其舊部。尚能相信。復加委該道前往守備。素於六月初一日由呂鳳藻押解自鎮。算起程。至四川秀山縣交替接解等語。田興恕既有熟識相信之人。何以憚世臨不早為籌計。著即密派委員。速行馳探田興恕何日到秀山交替。沿途有無逗留。並催令呂鳳藻等小心護解。不得稍涉大意。到川後著崇實。駱秉章。派員接解到省。妥為羈禁。迅速馳奏。毋容差張。完奏。於田興恕一事。自己籌之。至熟著遵照歷次諭旨。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具奏。以便早為完結。是為至要。

奏摺卷之六

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同治三年甲子七月辛丑。科布多參贊大臣廣恩。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據管理霍呢邁拉尼四卡倫侍衛忠實協理台吉等呈報。於四月初八日。聞得本卡西南地方。有帶軍器烏槍之俄人前來。侍衛忠實等前往查問。據俄羅斯官員阿克達爾里明達里兵六十五人。同稱我們前來照看游牧。並無別意等語。時值努廣風。巡查台卡。行抵哈喇塔爾巴哈台卡倫。即派忠實前往該處。以善言理喻。令其退回。又據管理索果克五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於本年四月十九日。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報稱。

奏摺卷之七

一

前來我們庫什業莫多地方貿易之俄羅斯。綽霍爾依萬。擊俄文兩張。言說由俄國雅什達喇城衙門額斯巴喇那克。給你們兩旗總管之文。內言阿勒坦淖爾。綽羅什拜。已什庫斯吹河。哈喇格木阿爾噶塔哈屯河。及唐努烏梁海游牧。克木齊克等處。均係俄羅斯游牧。如有人言係中國游牧。擊送俄城等語。又據章京蘇木那克言。稱綽羅什拜地方。共來俄人八名。看見三人伐木。說此處係我們富足俄人。前來貿易居住。我們伐木一千條。工茶六十塊。據同行之五名俄人言說。此處係我們俄國一名大喇嘛。人前來蓋廟居住各等語。已飛飭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

察罕等向俄人善言開導。靜候兩國分界大臣將疆界議定。換約立界後。再行按照所分界限進行。此時不可妄伐木植。益房致滋事端。

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慶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六月十七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據駐管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呈報。於六月初八日。被俄國官兵拘去查閱哈屯河差官二員。扎薩克那扎巴扎爾扎布一員。台吉一員。蒙古章蓋二員。兵十餘名。等。接查來文。既稱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均被俄人拘去。又稱係滿洲委員及扎薩克呈報。亦未聲明該員等究係行抵何處。因何被俄人拘

奏稿卷之三

二

劫。等報。長莫及。礙難懸揣辦理。但事關俄人阻我查邊道路。人將委員拘去。若不妥為咨覆。恐釀成兵連禍結之患。當即限行咨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查照去歲科屬卡兵曾被俄人拘劫。旋即放回之案。就近速派委員會同卡倫侍衛德祿等。前往設法開導。令其將所拘官兵。趕緊釋放。其未經拘去之蒙古官兵。由該大臣妥為安置。總期鎮靜。萬不可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接據科布多咨文。俄人搶去委員及扎薩克等情形。廣鳳。奎昌奏。俄人越界伐木各一摺。科布多所屬之霍呢邁拉厄卡倫。忽有俄人六十餘人。前來住紮。聲

言照料游牧。又由該國雅什達喇城衙門。送來俄文。內稱阿勒坦淖爾等處。均係該國游牧等語。其綽羅什拜地方。復有俄人數名伐木。聲稱該處係俄國富人前來貿易。並有該國大喇嘛人前來蓋廟居住各等語。西北分界事宜。尚未定議。前恐該國

堅以常住卡倫為詞。致伊犛索倫四愛曼人等生計有礙。諭令常清明誼等。力與辯駁。如該國不允。則後條約內有西界商辦不限日期之語。將分界事宜。暫緩商辦。以折其任意要求。此次該夷率行越卡伐木。並稱該卡倫等均係該國游牧。恐其以分界從緩。豫先侵占。故為虛詞恫喝之謀。並私行越卡。以圖藉端尋釁。該大臣仍當不動聲色。飭令派出委員。妥為開導。令將越

奏稿卷之三

三

界俄人趕緊退回。並告以界址未分。豈容伐木強占。致生事端。有傷和好。務須嚴詞拒絕。使之廢然思返。方為妥善。至該夷拘去查閱哈屯河委員及扎薩克蒙古兵等十餘名。是否在卡倫以內。其因何起釁之處。何以並未據廣鳳等詳細馳奏。著廣鳳等一面將詳細原委速行奏聞。一面設法開導。令將拘去弁兵即行放回。以免枝節叢生。該大臣等身膺邊寄。疊次諭令將各卡倫認真防範。何以仍任令俄人來去自如。並將查卡兵任意拘去。毫無準備至此。嗣後該大臣等務各先為自強之計。於各處守卡兵。嚴加整飭。有備無患。免致辦理諸形棘手。

麟興等又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繪各旗游牧

圖誌人戶印文。等詳加閱看。該處圖說所載。來自圖爾  
 納達巴哈起。西至沙爾奈達巴哈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  
 海游牧計人丁總在兩萬餘口。等因查烏里雅蘇台並  
 無存有確切舊案。現在分界未定。恐其冒繪地面。有所希  
 圖。是以詳查蒙古則例。內載自沙爾奈嶺。至額爾圖訥沙  
 隄。以山陽為中國地面。又恰克圖東西兩邊卡倫。責令駐  
 劄庫倫大臣。每屆十年。親往稽查一次。各等語。等當即  
 咨查庫倫有無劃分邊界舊案。隨准該大臣照鈔雍正五  
 年兩國使臣所換原約劃分界牌地名。咨送前來。等因  
 其所載沙爾奈達巴哈地名。與唐努烏梁海。並委員筆帖  
 式雅爾哈所繪界牌地名。大略相同。所有例內開載沙爾  
 奈嶺。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似無疑義。  
 前次該俄國送來議分清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經才  
 等查無似此地名。曾已聲明具奏在案。茲准前因。入與庫  
 倫咨來舊案較對。亦無前項地名。或該俄人故撰此名。有  
 意欺混。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覺。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  
 雍正年間。兩國大臣所換已定疆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  
 新定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不處往西字句。亦屬  
 相背。總之俄人詭譎。久已蓄謀。彼非倉猝集事。不能逞其  
 得隲望蜀之私。我必詳為考覈。方可破其假鬼作祟之念。

但該俄人動以和好為詞。又假以信義相結。今等既已  
 查取庫倫照鈔原約。內稱有將兩國所分地面。開清繪圖  
 字樣。諒該處自必存有舊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文盛。阿爾塔什達。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  
 繪一分。或將原圖徑行咨送。將軍明誼等。以備俄使前來  
 持與會議。則該國無所用其狡詐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等奏。據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呈到遵  
 繪各旗游牧圖誌。來自圖爾納達巴哈起。西至沙爾奈達巴哈  
 界牌止。即係唐努烏梁海游牧。麟興等因烏里雅蘇台並無存  
 有確切舊案。當即咨查庫倫。隨准照鈔雍正五年兩國所換原  
 約劃分界牌地名。核與委員所查。大略相同。似例載沙爾奈嶺  
 即是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之沙賓達巴哈。已無疑義。而俄國送  
 來議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疊次核對。均無此前項地名。難  
 保非俄國故撰此名。有意欺混。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與雍正  
 年間定界舊案不符。且與十年新定條約所載地址。亦屬相背。  
 請飭庫倫將交界原圖。咨送明誼等。以憑核對等語。俄人詭譎  
 異常。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既查無此地名。非謂取從前定界  
 圖誌。以備俄使前來持與會議。斷不足以折服其心。庫倫自必  
 存其舊圖。著文盛等速將已定交界圖誌。照繪一分。或將原圖  
 徑行咨送明誼等。以備與俄使會議時。反覆辯論。詳明實證。庶

俄國不能逞其狡詞。是為至要。

甲辰廣州將軍瑞麟等奏。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設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

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設立學館。廣

東亦應仿照辦理等因。欽此。經前署督臣吳端書咨商李鴻章。

鈔錄上海設館開辦章程。並將粵省擬辦大概情形。於上

年四月十三日。附片具奏。現於省城大北門內朝天街。租

賃房屋二所。稍加修葺。作為學館。可省擇地建築之煩。並

免再稽時。一面遴派漢軍防禦廣。候補縣丞湯春為館

提調。並委正白旗漢軍防禦廣。候補縣丞湯春為館

奏摺卷之三

六

長。查有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品行端潔。文理

優長。堪為漢文教習。又美國人譚順。精熟西文。人亦體面。

堪為西文教習。均已延聘在館。分司訓課。即在廣州駐防

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繕譯子弟。內揀選資質聰慧。年歲二

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訪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

人。共肄業生二十名。送入館中。於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

開館。認真學習。逾年考試。甄別一次。若該生於中外語言

文字。無所通曉。即應分別黜退。更換。如在館三年。學習有

成。即派充各衙門繕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繕譯官出

身之員。著有勞績。均以府經歷。縣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

者。以防禦升用。俾資鼓勵。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

附學。亦准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考試。仍定額十

名。示以限制。所需館租。廉價薪工等項經費。每年約共支

銀四千八百餘兩。由日毓清。在於粵海關徵收船鈔項下。

酌量提撥。移送支用。按年彙冊報銷。以歸覈實。其一切條

款章程。均循照總理衙門原議。及上海定章。並就地地方情

形。酌中擬議。妥辦。且等仍隨時督飭。嚴密稽察。斷不准有

影射傳習。天主教等弊。並按期考試。分別激勸。務令精心

研究。奮力學習。將中外語言文字。融會貫通。期著成效。以

仰副

奏摺卷之三

七

聖主勤求實學。化育人才。至意所有。擬議章程十五條。謹繕清單

恭呈

御覽

御批該衙門議奏

廣東開設同文館章程

一。學館已租賃省城北門內朝天街房屋二所。作為廣東

同文館。議定每月租銀一十七兩二錢六分。將來如有遷

移加增。總在二十兩以內為度。

一。同文館設立提調一員。由廣州將軍在協領各員內選

派充。當以資統率。另設館長二員。旗員用防禦。漢人用佐

雜經理館務

一。同文館延請漢文教習一人。西洋教習一人。取能通算學。有裨西學之實用者。每日巳午未三時。由西教習訓課。早晚各時。由漢文教習訓課。仍隨時兼習清字清語。以重本務。另添設背書分教習二人。由廣州將軍於駐防文生員內選派赴館。俾資誦習。

一。同文館肄業生。額設二十名。內旗人十六名。漢人四名。年各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揀選世家子弟之聰慧者。送館肄業。

奏摺卷之三

八

一。同文館肄業生。由旗漢各紳保舉。提調總彙保舉人數。酌定等第。先挑選二十名入館肄業。仍挑選存記二十名。以備肄業生或有事故。挨次挑補。

一。同文館肄業生二十名。每年甄別一次。其於西洋語言文字。無所通曉者。即行撤退。挑選更換。

一。同文館肄業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繕譯成書者。分別派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繕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繕譯官出身者。以府經歷承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

一。同文館肄業生。每日卯刻入館。酉時出館。其願住宿館中者。或因事乞假。先向館長報明。違者撤退。其因事出

館者。館長即回明提調。另行挑補。

一。旗漢年逾二十之舉監生員。及候補流寓人員。有願學西洋語言文字者。准其呈明提調。或由地方官紳保送入館學習。火食由其自備。仍以十名為限。

一。同文館一切事宜。及肄業生出入更換。由館長呈明提調。隨時申報將軍督撫衙門稽核。

一。同文館經費。由粵海關監督衙門籌撥支放。所有一切事務。及延請西洋教習。關訂漢文教習。應即歸監督總理。

一。漢教習束脩。每年四百八十兩。紙張筆墨書籍等項。每月四兩。西洋教習束脩。每年一千二百兩。外國紙張筆

奏摺卷之三

九

墨銀。每月十六兩。背書分教習二人。每年各給膏火銀三十六兩。通事勞金。每年四百八十兩。提調薪水。每年二百四十兩。館長薪水。每年一百二十兩。書寫廚役。月各給工錢三千文。門役打雜。月各給工錢二十文。閏月俱照數加給。均由館長領放。

一。漢文教習館長。每日飯食錢一百二十文。肄業生每日膏火銀一錢。書寫二名。廚役二名。門役二名。雜役二名。及僕從人等三名。每名每日飯食錢八十文。均由館長領放。

一。同文館每月考查一次。一等二名。每名賞銀二兩。二等四名。每名賞銀一兩。一年約需獎賞銀八十八兩。

一。同文館歲修房屋。添補什物油燭紙張。每年約需銀二百兩。

御批覽。

兩廣總督毛鴻賓奏。同治元年十二月間。法國派武弁一員。兵丁十五名到粵。請照英國成案。酌撥撫兵。交給教練等情。由前署督臣晏端書節次附片奏報在案。茲據法國署領事刺慕申德。接到該國來文。請將前冰來粵教練洋槍之武弁兵丁全行調取回國。定於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將教練之旗兵及洋槍器械等件。交還廣州將軍查收。該國弁兵。即候船回國等語。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公同

奏請恭摺具陳

十

悉心體察。法國教練洋槍之弁兵。原係自行派來練習。今既自請撤調回國。應即准如所請。以順遠人之情。所有前撥出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即撤令各回本旗。照舊操防。洋槍等項器械。亦即點驗收回備用。其薪糧經費均於六月十三日截數停支。謹會同廣州將軍臣瑞麟。著廣東巡撫臣郭嵩燾。恭摺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毛鴻賓又奏。英法兩國教練洋槍兵。亦猶用中國步伐止齋之法。其縱橫開闢。不及中國陣勢之變化。而其勤於訓練。統令整齊。則為洋人所長。中國之兵。歸其教練。進退左

右。一聽洋人指揮。而其兵頭充當教習。每月薪工。恣意開銷。所費不貲。入於訓練之兵。故示優異。臣等深念沿海各要地。皆有訓練洋槍名目。恐要結把柄。侵我兵權。意稍得

其演習火器之法。即應設法與商。仍歸中國兵弁自行操練。茲幸法國先將其兵頭撤回。使臣等隱衷不待明言。而彼此各得所安。實深意外之幸。據該領事刺慕之意。尚欲酌留兵頭一名。照常教練。臣等以該國既令撤回。若再酌留訓練。尚須請

奏請恭摺具陳

十一

旨遵辦。委由煩難。不如全數撤遣回國。婉言開導。均已照准。其挑選訓練之旗官六員。旗兵三百名。臣等公同校閱。步法心手。俱為相習。進止均合程度。應即歸入將軍各衙門。勤加訓練。仍可推廣。令各旗官挑選各旗兵。次第操演。但須各將領能如洋兵教練之勤。中國陣法成式。生動周密。無在不可師法。臣等日前咨會提鎮劉飭各協營。按照額兵挑選數成。約束訓練。猶恐各該將弁。因循玩廢。積習相沿。仍須時常加意督率辦理。而廣州將軍臣瑞麟。現與左右都統。按日操練旗兵。頗為勤實。此項法國兵頭口糧經費。應即截支。其各洋槍兵津貼口糧。臣等仍擬酌量成數。撥交將軍衙門。以備犒賞之資。使不至於曠廢。俟軍務告竣。軍需撤局。即行截止報銷。以示限制。臣與廣州將軍臣瑞麟。

署撫臣郭嵩燾悉心商酌意見相同謹合詞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酉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全昌奏據索果克  
卡倫侍衛德祿報稱於本年六月初二日有俄羅斯大官  
一員俄官四員隨帶俄人十名來至本卡言稱親見侍衛  
後令我們一個俄官到城上親見科布多參贊幫辦大人  
等語侍衛再三開導阻止竟然不理若甚強逼必逞光榮  
端無法攔阻初七日到署要求見面等語公同商酌若不  
准見恐多延時日致滋別節隨令當堂相見該俄官言稱  
我係古斯達非齊之子名安達哩奉我們察幹罕差派執

奏摺卷之三

三

持印文來科親見參贊幫辦大人面議意欲在科通商本  
年夏秋執持印票若來貿易不得禁阻言畢取上鈐俄印  
俄文二紙遞來等語答以此係爾國之印文未鈐有中國  
之印我等不能遵照反復辯駁良久該俄官堅欲十月二  
十後即來貿易等語告以索果克卡倫並非通商之口科  
城所屬各卡倫亦均非通商之路該俄官說兩國而今和  
好各處貿易有何不可等語答以既言和好俟本大臣奏  
明我

大皇帝奉

旨後准否由此路貿易知照爾等遵行但此時不得由此路前來

言至此天色已晚令俄官等退去即飭廳官嚴諭大小各  
鋪概不准買其各物以免他日有所藉口初八日派章京

諾敏前往告知俄官令迅速旋回俟奏明准與不准知照  
遵行並令告俄人爾等所賣之貨蒙古應用之物甚稀即  
帶貨而來我們街市買賣無多亦不能與爾等交易豈非  
徒勞往返俄官問等待幾時告以三箇月後知照貴國俄  
人等於初九日起程旋回察俄人情形忽倨忽恭詭譎巨  
測雖議來科貿易不無窺伺事機情事若常川由卡出入  
貿易與各蒙古等雜處日久與邊界地方大有關係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駐京公使令其迅速轉飭

奏摺卷之三

三

該國俄官務將此項俄人收管毋得再越邊卡如欲赴科  
布多蒙古地方貿易應有本國邊界官執照內用俄字漢  
字蒙古字鈐印並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駝牛馬匹數目  
若干由例應通商關口而走不得由他處繞越本處見有  
中國俄國印照不妨遊歷貿易斷不准在蒙古地方設立  
行棧以符條款而昭信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亥通商大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六月初六日承  
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身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等

15 2 0 子 貴 本 日 臣 奏 卷 三 7 三

因欽此並奉到摘錄

諭旨一道當即恭錄行知李恆嵩劉卞膏敬謹遵照屆時妥籌辦

理並飭江海關道丁日昌幫同照料去後惟於未奉

諭旨之先丹使已赴津候

旨旋即折回並經赴滬習製洋火器之護軍參領薩勒哈春由津

費到條約各本據飭劉卞膏暫為收存即於六月二十二

日據丹國領事署紫微照會上海道以水師提督貝立現

經抵滬請轉致商定換約行臺時日續據英領事已夏禮

來函訂期換約劉卞膏等查原奉鈔摺丹使係名壁勒今

稱係提督貝立恐屬兩歧詢據通事稱係譯譯口音微有

奏摺卷五

古

輕重並無別故惟貝立到滬後尚未備例先來拜晤未便

遠定換約日期當公同議定在於上海城內通商大臣行

館舉行互換其日期仍候會同面商等語先後備文分別

照覆貝立即於二十四日偕英總譯何查哩前來藩署李

恆嵩劉卞膏與之接晤當將恭錄

諭旨給閱次日李恆嵩等前往該使處索看應換條約內原定用

印條約另訂成本外備英字條約另用大紙書寫裝潢成

函鈐蓋該國主印信並無原定約在內劉卞膏等當面詰

詢據稱係照英文原定條約繕寫恭摺以示尊崇中國之

意並無別故惟非原定印本恐其中或有舛誤當即告以

須得請示遵行該使以該國軍務方殷再三懇求嗣又接

據來文請定於二十六日互換劉卞膏等因該國現有兵

事該使急欲返棹未便拘泥再事羈滯即備文照覆允行

屆時先約其齊赴上海道署會同丁日昌督同繕譯將該

使所帶條約逐細校對尚與英文相符遂至通商行館與

已夏禮等公同覆閱將原定用印和約補訂照繕和約

之內當場補蓋該副提督印信並金花押該副提督亦無

異言當即互換收執惟該使此次到滬溯計去年五月定

議一年互換之期業已逾時深慮中國或有反覆杜口以

天津往返耽延為詞劉卞膏當告以

奏摺卷五

主

天朝素以誠信待人既已議定換約且遠延實屬有因決不以

偶爾愆期致失大信該使歡欣鼓舞頓手稽謝而退由李

恆嵩劉卞膏會同稟報聲明所換條約隨即齎送除飭趕

速鈔錄一分據備刊刻其原本即專送來蘇俟有便員進

京委令齎送總理衙門查收外茲據鈔錄往來照會文函

並丹使等原文二件先行遞送前來臣查丹國副提督貝

立即壁勒專為換約而來因該國現有兵事急欲事竣回

國李恆嵩劉卞膏辦理妥速尚為得體惟查布國上年在

滬換約備有會銜公文載明處所時日各執一分即係劉

卞膏經理其公文先係布使列斐士擬彙原屬狡執之詞



劉卹膏與之辯駁刪改繕辦。經前通商大臣薛煥奏明在案。究竟換約一事。以印本條約刊發通行為主。非以派換之員會銜公文為重。此次丹使既無鏡舌之處。劉卹膏等自不必議及此項公文。詎於事竣後。已夏禮復以憑單未立為言。似屬從旁挑剔。實非本案緊要節目。如隨後有中陳前來。再飭劉卹膏。丁日昌等與之辯論酌辦。隨時咨明總理衙門備案。現在互換竣事。合將前奉寄

諭並鈔錄

諭旨一遵遵

旨敬謹繳還軍機處。並將李恆嵩劉卹膏與該使等往來照會文

奏摺卷之三

六

函共六件。鈔錄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覽奏均悉。辦理尚為妥速。已夏禮嗣後有無申陳。仍著隨時酌辦。不值與較。所繳諭旨著留中。該衙門知道。

蘇松太道轉行丹國領事照會

為移請事。本月二十二日。准丹國領事者照會。照得本國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互換前定和約。應請會同本領事商定換約行臺時。並請將貝欽差抵滬換約緣由。轉致李提督劉藩司查照等因前來。除先照會者領事。俟移請貴司商定行臺時。遵行知照外。相應移咨。請煩迅

速商定。遵行照會者領事遵辦。

李恆嵩劉卹膏照會底案

為照會事。本月二十二日。准署蘇松太道丁咨准貴國領事者照會。本國大臣水師提督貝現經抵滬等因。到司准此。本司業經會商本提督。擬即在於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其換約日時。仍俟會同商定可也。合先遵行照會。請煩查照。

已夏禮來函

啟者。丹國欽差大臣貝。訂於本日五點鐘。前往貴署交換和約。應請轉致李提督屆時專臨為荷。

奏摺卷之三

七

李恆嵩劉卹膏復函底案

啟者。頃接來函。閱悉丹國換約之期。並未會同商定。一切尚未豫備。本日斷趕不及。既經丹國貝副提督擬於本日五點鐘前來啟署。已轉致李提督屆時同來會晤。另行面商互換和約之期。以免匆促。應請迅即轉致為荷。

貝立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三日來文。內開互換和約一事。擬在上海城內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請為會訂日期等因。准此。後曾與貴署會晤二次。熟商。旋允於前訂之度。互換。茲本提督擬於明日五點鐘在行館互換。為特照會。

李恆嵩劉邵青照覆底案

為照覆事。六月二十六日。准六月二十五日來文。內開擬

於明日五點鐘。在江蘇巡撫部院李行館。互換和約等因。

查貴提督前經抵滬。原本和約。亦甫由

京師奉到。為期本屬匆促。聞貴國現有兵事。貴提督意欲返

棹。既准定於二十六日五點鐘換約。自當允行。以示和好。

即希貴提督屆時前往行館。本提督當如期恭候。為先照覆。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

廣東省開辦學館章程一摺。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由軍機處鈔交臣衙門。臣等查該將軍所奏

奏稿卷之二

六

廣東省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章程。係仿照日衙

門同文館。及上海設立學館各章程。變通辦理。尚屬妥協。

應即准其照辦。惟外國教習。僅止美國人諱順一名。查通

商各國。以英法俄交涉事務為多。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亦

以英法俄為要。美國文字。大略與英國相同。是以臣衙門

分設三館。同時並習。廣東省與外國交涉事件。英法多而

俄較少。是學習英法文字。實為粵省急務。今該省止延美

國一人為西文教習。其英文自必其所素習。惟該教習是

否兼精法俄兩國文字。可期一手教導。不必再設法俄文

館。此層摺內未據聲明。應令該將軍等查明聲覆。至所稱

三年學習有成。即派充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由

繙譯官出身之員。以府經歷丞升用。旗員願就武職。以防

禦升用一節。臣等查上年二月間奉

旨。飭令庫克吉泰。晏端書。辦理設立教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俾

令其於學成後。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今查該將軍等原奏。

於調京考試一節。未經議及。臣等公同商酌。該省同文館

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准

其繙譯鄉試。並文鄉試。其漢人世家子弟。應准作監生。一

體鄉試。並均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

者。即應遵照上年二月

奏稿卷之二

九

諭旨。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以拔真才。而收實用。

御批。依議。

庚申。吉林將軍景翰。副都統麟瑞。奏。前據三姓副都統富

尼揚阿。報稱。俄人於六月十五日。由下江駕駛火輪船。載

同原由內地前往傳教法士。飛奔松花江。西上。稱赴三姓

貿易。並送法士。旋回卡官。攔阻不允。駛至拉哈蘇蘇地。亦

復經儘先協領訥爾吉。差次迎見。登船力辯。始將法士人

船。留在富替新輪船。回帆。並稱。此來試探江水深淺。隨後

必有雙輪火船。仍進松江等因。飛報前來。並准黑龍江將

軍咨照。是月二十五日。有海蘭泡。商往見副都統關保通

事述稱伊接嘎爾薩果幅劄文。因駐防東海奇磯關卹回畢爾那托爾。欲與吉林將軍會晤。商辦事件。或派頭目乘火輪船進松花江。求給轉咨吉林。為其沿途豫備柴木。以侍船至等語。經該副都統據理開導。不歡而返等情。等當即先後飛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與住京俄使據約剖辯。一面飛劄三姓副都統。督同該處儘先協領訥爾吉等。設法攔阻去後。旋據咨報七月初一日。法士杜柏隨帶洋人數名。旋抵三姓。據稱法士包姓等。仍在下江等情。是日並有俄人乘火輪船兩隻。隨帶板船一隻。駛至黑河口卡倫停泊。巡防官雲騎尉承慶。欲向理阻。該俄人不容近前。僅以清語告稱。小火輪船內有大官石沙木勒幅。同三品官車拉尼揚也。幅帶領小官九名。兵五十餘名。奉國王命。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大火輪船內有大將軍。帶領大官十餘名。兵百餘名。特來護送關卡。語畢遞給清字開寫人船數目一紙。即向松花江上駛。報經等添派員弁。處處嚴防。節節阻止。並調署阿勒楚喀副都統德英。選帶兵勇。順江迎阻。嗣據富尼揚何報稱。協領富慶等。迎至霍悅洛處。向其阻止。堅不允從。復經防禦葛澤在厄音莽嘎地方登船與語。而該首石沙木勒幅。託睡不見。當與俄官車拉尼揚也。幅照約理論。據稱持有公文。必須往

見吉林將軍面投。非來貿易等語。許以將文轉遞。執意不從。並於沿途觀瞻山川形勢。入經二品頂帶協領永祥。馳往迎阻。亦復不允。俄首獻出文一紙。飛送到省。詳加披閱。係用清文俄字。開寫官兵人數。迷及欲來吉林。聲明由三姓進省。如遇水淺。輪船不能上駛。即就陸路通行。為其籌備車馬。伊必給贊等語。當經永祥嚴詞拒阻。不聽詎意。近日靈雨連綿。江河漲發。該首竟乘火輪船一隻。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因。等伏查俄人貪鄙成性。詭譎多端。屢欲闖入三姓通商。而於吉林松花江尤垂涎窺伺。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今果藉稱公事。蓄意要求。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節經理阻。置若罔聞。現既駛越三姓上游。距省垣不過數百里。輪船迅疾。旦暮可至。雖稱會商公事。難免包藏禍心。拒之過嚴。固恐藉端生變。示之以弱。必肆無厭之求。第既有約在先。斷難自我開禁。惟有據理辯論。隨機應變而已。除派委員並飭所屬揀選兵勇。布置防閑。並將節次咨報情形。暨俄人來文。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向俄國住京公使按約剖辯。轉飭即日回國。外理合恭摺馳奏。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倫麟瑞奏。俄首欲至吉林。理阻不服。一摺。據稱俄官石沙木勒幅等。乘生輪船。帶領兵役多名。向松花

江上駛聲稱欲由三姓往見吉林將軍。議辦要事。經景給等派員迎阻。堅不允從。並在沿途觀給山川形勢。已於本月初七日。行過胡爾哈河向小古洞河一帶上駛等情。並據議政王等面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接到該將軍等咨文時。業經照會俄國駐京公使。據理與之剖辯。現尚未接照覆。吉林三姓等處。並非條約內所載准行通商地方。該首恃強深入。理阻不服。且沿途繪寫山川形勢。包藏禍心。深屬巨測。現在該夷輪船已向松花江上駛。越過三姓。將抵吉林。著景給麟瑞於該俄官到城來見時。告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照會該國住京公使。由三姓至吉林。均非條約內准行通商地方。按約辯論。令其即行回國。並仍揀派兵勇。加意防維。如續有夷船肆行開入。即當妥為理諭。毋任沿江上駛。並飭令三姓副都統等。一體嚴密防範。以固邊圉。毋稍疏懈。

乙丑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上年七月間。奉欽奉

簡派。作為全權大臣。辦理和國通商條約事務。曾於八月二十四日。與該國使臣。大何文議定條約十六款。公同畫押。聲明以一年為期。於上海或廣東地方互換。當經奉蒙聖鑒在案。茲於本年五月十一日。該使大何文遣員伯飛鯉到津。呈遞照會。內稱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現奉該國仍命

該使在廣東省城。互相交換。懇為奏請

大皇帝特派大員。前往廣東省城。互換等因。當查和國條約。應以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互換。為時尚早。即告以應俟屆期一年。當為奏明辦理。現在伯飛鯉復因期將至。來署面懇。自應據情請

旨。派員互換。以符原議。並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原定條約。咨送內閣。奉用

御寶後。封發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和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准貴大臣所立條約。經於同治三年正月十一日。蒙本國上諭批

准。諒

貴國

大皇帝亦無不批准矣。按和約第十六款。內稱條約立定。俟

御筆硃批。一年期內。各派大員。於天津或廣東地方會晤。互相交

付等由。茲本國仍命本大臣專主換約事務。於廣東省城

互相交換。為此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來文。奏請

貴國

大皇帝特派大員費同

殊執條約前來廣東省城會晤互換望速望切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荷蘭國公使慕大何文遠

員伯飛鯉到津呈遞照會以上年在天津所立條約請派

大員在廣東省城互換等語本日本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荷蘭國議立條約係於上年

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與崇厚公同畫押約內第十六款

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或在廣東地方會晤互換交付

等語現在已屆一年互換之期該國公使懇請奏明

奏案卷三

五

派員前往廣東互換與原議在廣東互換之約相符臣等擬請就

近在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二員內

簡派一員與該國公使接晤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和國漢洋合訂條

約一本奉用

御寶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遣齋廣東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荷蘭國換約屆期

請派員互換一摺荷蘭國前立條約載明一年期內或在天津

或在上海互換茲屆換約之期據該國公使慕大何文呈遞照

會內稱請派員前往廣東互換等語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

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崇厚派員齋送至廣

東時即著郭嵩燾祇領辦理並令軍機處將寄諭摘錄一併發

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即可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

軍機處備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崇厚遞到該使照會

一件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中國語言文字外國人無不習心學

習其中之尤為狡點者更於中國書籍潛心探索往往辨

論事件復據中國典制律例相難臣等每欲借彼國事例

以破其說無如外國條例俱係洋字苦不能識而同文館

奏案卷三

五

學生通曉尚需時日臣等因於各該國彼此互相非毀之

際乘間探訪知有萬國律例一書然欲徑向索取並託繕

譯又恐秘而不宣適美國公使蒲安臣來言各國有將大

清律例繕出洋字一書並言外國有通行律例近日經文

士丁建良譯出漢文可以觀覽旋於上年九月間帶回來

見呈出萬國律例四本并稱此書凡屬有約之國皆宜寓

凡遇有事件亦可參酌援引惟文義不甚通順求為改削

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以書嘗試要求照行即經告以中國

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據丁建良告稱大清律例

現經外國繕譯中國並未強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

轉強中國以必行之禮。因而再三懇請。且等窺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等在中國立名。檢閱其書。大約俱論會盟戰法諸事。其於啟釁之間。彼此控制藉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請。因派出衙門章京陳銘。李常善。方濬師。毛鴻圖等四員。與之悉心商酌。刪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載以來。草案已具。丁韞良以無貲刊刻。為可惜。並稱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且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間有可採之處。即如本年布國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船隻一事。且等暗採該律例中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且等公同商酌。照給銀五百兩。言明印成後。呈送三百部到日衙門。將來通商口岸。各給一部。其中頗有制伏領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此項銀兩。即由臣衙門酌提三成船鈔項下發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入奏。竊查外侮之來。多由內患之不靖。咸豐十年秋間。英法兩國。由天津海口內犯。皆因髮捻各匪。南北滋擾。中國紛紛征調。是以乘虛而入。肆其要求。迨十一年。各國住京以後。旋值杭甯失守。蘇常繼陷。各公使日擊情

形。遂疑中國以後難於復振。往往於言詞措墨間。顯市相幫之情。隱含輕視之意。雖其時英國請在天津上海。代為練兵。法國派勒伯勒東等防守甯郡。而常勝常安等軍。外國皆准洋將管帶。紛紛相助。亦似深為中國設善。其實不過陰為保護各口買賣起見。惟卜魯士間持正論。嘗謂目前雖可暫資外國相助。究竟中國總以不借外國之力為佳。並咸安瑪與且等論及練兵必須練將之事。亦謂練將最關緊要。將來統帶。總須中國將弁。不可假手外人。此項議論。雖難信其盡由實衷。而其說要不無可採。是以且等愚見。總以力圖自強為主。歷於奏片內刻切上陳。誠以借助外洋。本非上策。祇可假教練之名。陰習其法。不可將攻勦之權。全授其人。幸而常勝軍自白齊文滋事以後。所換英國戈登。人較馴順。又得李鴻章善為駕馭。遂能將蘇常一帶郡縣。並蘇州省城。以次收復。彼時且等默觀東南大勢。兵威既振。賊膽已寒。金陵死守孤城。斷難久踞。無須再借洋人之力。因持定主見。奏勢與卜魯士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勦。不月餘而金陵收復之報果到。十數年賊踞堅城。一旦將士用命。便能舉拔。未必不出洋人意料之外。且等已將金陵收復一事。函致各國住京公使。咸使聞知。俾知中國力量。未嘗不

能辦賊。庶使從前輕視之意。各自莫然。至卜魯士雖已回國。惟伊瀕行時。曾請屬金陵收復後。務須寄知。俾釋惦念。臣等公同商酌。除呈致威妥瑪外。現議由臣等公同另給威妥瑪一函。託其將金陵收復情形。代為函知卜魯士。一則不沒其臨別殷殷之意。一則使彼國中。知中國能自振拔。不可稍存輕視之見。謹附片陳明。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前奉

諭旨。賞給戈登章服四襲。當經奏明。由臣衙門所收三成船鈔項下。提款置辦在案。查英國兵官戈登。隨同李鴻章出力收

奏稿卷之三

天

復蘇常一帶各地方。前奉

諭旨。賞給章服。等以此次章服。將來該兵官帶回該國。必將極力誇耀。修為美談。若由外置作。或胥吏經手。恐有草率。不足以彰

天朝服物之盛。是以奏明。由臣衙門自行購備。並因前奉

諭旨。戈登賞穿黃馬褂。外國深為寵榮。因於章服內。特置黃馬褂一件。以及隨同章服之翎頂佩帶等項。務使一律華瞻。以

彰

異數。時值美國公使卜魯士回國。來臣衙門告辭。臣等因陳之於庭。令其閱看。該使亦深為噴噴歎羨。茲於七月二十六日

統文總稅務司赫德。由大輪船寄至上海。交通商大臣李鴻章。轉交戈登祇領。其價銀共七百九十一兩有零。即在臣衙門三成船鈔項下動用。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西洋使臣阿穆恩。前由上海寄來照會。意欲亟圖轉圜。臣等以未便急於遷就。示之以強。仍給予照會。與之辯論。俟該使再來相求。茲於七月二十日。復由該國在津領事官左欣那。送來該使照會一件。內稱。將所提條約前事。代該國政解明。如決詞互換。立即前赴天津等因。臣等公

奏稿卷之三

天

同商酌。該使既來。仍回天津換約。是其於騎之氣。已經挫折。若再堅執不允。轉瞬即逾兩年期限。恐因此藉口。別生枝節。前次所以力與爭論者。緣該使不候屆限。先期前來。防其別有要求。必須設法杜絕。為先發制人之計。且來此極力辯駁。僅能將澳門設官一層。加以收租。於中國稅務亦為有益。即使其決裂而返。將來執定未滿二年期限。亦不患無詞折服。今期限已屆。該使照會內所言。皆係答我詰問之事。此外並未過肆要求。自應藉此轉圜。因給予照會。仍將領事官不得派商人一層。再與申明。澳門設官一層。仍案而不斷。留作有餘地步。並將該國侵占三巴門外

界址。應早為清理之處。先行揭破。雖明知該國盤踞已久。未必即肯退還。但有此詰責。應可杜其後來再有侵占之事。仍約其迅速來津互換。使其無可藉口。該使何穆恩接此照覆。自必勉期來津。求換條約。一俟抵津有日。再奏請將該國條約。奏用。

御寶。先行頒發來津。以備互換。

御批。知道。

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本年六月初六日來文。所有辯駁之事。本大臣莫不回答。和約章程。已經大西洋大君主批准而行。本大臣因此受命而來。特為互換和約。貴大臣謂情願互換。宜先解所提條約前事。本大臣代我國政解明。一如第八款內。謂領事官不得派商人。此若大清國政問討必行。二如駐澳之中國領事官。此若

大清

大皇帝願意設立。其權辦事。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駐劄澳門無異。此乃該九款底所載也。貴大臣如意決互換已定和約。本大臣立即前赴天津。以為互換之舉。為此照覆。

給大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七月二十日。接准貴大臣六月二十九日來文。

代貴國政解明條約。稱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問討必行。此層與條約相符。望貴大臣速即照辦。至駐澳中國領事官一語。偏查條約。止有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局。駐劄澳門字樣。並無中國領事官字樣。且中國官制。亦無領事官名目。何得硬加以中國領事官之名。貴大臣尚未推求漢文條約之意。故也。再澳門地基。向以三巴門為界。近日有人自澳門來。言及前數年間。貴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侵占數里。此層亦應早為清理。將侵占之地。歸還中國。方昭和睦之誼。想貴大臣意在和好。定不存侵占之心。今貴大臣既情願互換和約。希即迅速前來天津。彼此互換。至於應議各事。亦即查照貴大臣前此豫言明之意。於條約互換後。再為理論明晰。以免互相生疑可也。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等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三月初九日。四月初九日。五月初九日。欽奉上諭。三道。並照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等。二月初十日。陳奏分界事宜原摺。先後行令。照辦前來。遵即恭錄諭旨。咨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不時嚴密偵探。如有俄國兵隊。前來卡外。私立鄂博。即當妥為攔阻。



不得稍有疏懈。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迅速查明。一面具奏。一面咨覆前來。免致臨時起辦不及。等語。前於本年四月初五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來覆文。仍堅執該國議單。毫無更改。方肯前來換約。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兩層。均不允從。並云能否照依伊等議單應許。迅即咨覆。該國或派分界大臣來塔會議。或將該分界大臣撤回停辦。等語。當即擬給照覆。按照原定條約。與之申明該使臣議單所指界址。其中多有含混不清之處。與我索倫四愛等及我所屬蒙古人等住牧生計。窒礙攸關。將來立界時。致啟爭端。與貴國亦無裨益。前經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貴國住京大臣議定。仍令兩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本將軍等豈敢照依含混不清之議單。即為定議。惟有按照條約。及貴國所指議單。酌量各該處情形。約貴分界大臣前來。妥為商辦。貴總督或仍不肯令分界大臣來塔商議。撤回停辦。亦應將停辦幾年咨覆。以便屆期案辦。嗣於五月二十三日。接准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文。復以等語不遵我國指示。偏執講解條約。欲占不應得之地。並稱將該全權大臣所指。已經我國允准邊界附近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及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均為該國所屬之人。其所指界址。

謂為我國已經應允。該國或派兵隊在彼常川住守。或不令兵隊越出界外。與等並無干涉。今等將照依該國議單所指界址。毫無更改。全行應允。會晤時並不爭論之處。趕緊照覆。伊即派分界大臣前來會辦。否則即將該國大臣撤回。勿庸再訂後期。又云兩國既照該國議單內界址。應允其邊界之事。自應作為已經斷結而論。今等咨行伊犁將軍。派員前往庫什木倫地方。請回該管貿易色克德爾官。沿途妥為護送。並節錄我總理衙門去年七月二十七日給該國署住京全權大臣照會前來。等語。查色克德爾官。應否接回。咨行常清查照辦。邊界之事。若不層層再為駁詰。一面約該使臣前來。誠恐賴為我已允許。再四熟商。惟有欽遵諭旨指示各節。復與之詳細申明。總以兩國大臣在京議定條約為準。不得稍有含混。所以我國總理衙門前行照會。令兩國分界大臣。准照議單妥商辦理。非全照議單即為辦結。查妥商二字。係因議單有與條約不符之處。即為不妥。自應會同公商。如毫無窒礙。方謂之妥。是我總理衙門所准者。係指議單與條約相符之處。非不符之處。亦概允許也。本將軍等所較者。係議單與條約不符之處。若相符之處。並未一概阻止。我國在京在外大臣。總以條約為主。毫無

歧異。至貴總督所云。我國所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家  
吉哈薩克布魯特等。均應歸為貴國所屬一節。查原約內  
並無載有分人一字。本將軍等更難允准照辦。至云邊界  
之事。自應作為已斷。而論。查分界一事。必須由兩國  
分界大臣。會同議定。均無異詞。互換信約後。始能謂之已  
經斷結。斷不能以貴國自定之議單。即作為斷結。今貴國  
既不肯派員前來會辦。又有停辦之言。查兩國前在京城  
原定條約內。載有西界商辦。不必限定日期之語。貴總督  
接見此文。或即令分界大臣。迅來塔爾巴哈台會同本將  
軍等。按照條約。及議單妥為商辦。抑或貴總督仍照前咨  
稱。撤回分界大臣。停辦勘界事宜。本將軍等不能在塔久  
候。止可照貴總督所稱停辦。即回本任。再候後期。即將某  
年復來會辦之處。切實咨覆前來。以便再行會辦。至既未  
換約。卡外之地。原係我國地面。兩國均不得派兵隊在未  
定之界。私行住宿。備貴國先派人前來。私自侵占。我國定  
必派人攔阻。彼時梓政釐端。係由貴國先肇等情。已於六  
月十九日。行文該西憲畢爾總督。該總督接見此次照  
覆。即派分界大臣來塔復議。則係有意了結。等令其或  
讓地。或仍准照舊游牧。相機善辦。妥為定議。俟該總督因  
有商辦二字。仍前狡執。不派分界大臣前來復議。亦不確

奏摺

否

切說出。照約緩辦。等止好擬給照覆。暫緩辦理。俄人說  
語。難保明春不派兵隊。在我各城所屬卡外滋擾。恐辦  
等惟有嚴飭各邊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犁各  
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並飭各屬蒙古及內附之  
夷人。同心捍衛。自固藩籬。倘有俄人前來強占地址情事。  
即當正言阻止。並加意撫綏。內附人眾。俾不致為俄人誘  
脅。即或俄人肆出滋擾。見我無隙可乘。或能自思轉圜。前  
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稱。現查卡內之地。均有關  
礙。蒙古游牧。僅至萬不得已。必須安置之時。僅可在北八  
臺等處。量為變通。暫行安置。臨時有無掣肘。尚難豫定。又  
准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等咨稱。卡內地。俱係客  
爾喀蒙古部落王公等。世守游牧處所。誠恐該王公等不  
肯讓出。現經具奏。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王公等。妥為商議。讓出地面各等語。是烏  
科二城。籌辦安插蒙古人眾。均未落實。聲明諒自應折回。  
先至科布多與廣鳳等詳細商酌。再回本任。與麟興等妥  
為布置。至等前次奏調伊犁協領扎珠哩馬勒西春。總  
管德格都。已於六月間先後抵塔。面詢伊犁安插哈薩克  
布魯特索倫四愛曼人等。回稱之語。與將軍常清前咨各  
情無異。俟俄國何時會議。即令該委員等將有礙各情。向

奏摺

呈

其竭力辯駁。詳陳利害。或可冀其稍為退讓。現在塔境俄國春間派來兵隊。已陸續撤回一半。其餘尚在塔穆爾達坂住紮。並無私立鄂博。建房滋擾情事。合併陳明。御批該衙門議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車林敦多布奏。等前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呈於六月初八日。被俄人將我查邊弁兵拘去。副委員存保等陸續旋回。稟稱筆帖式等奉派會同扎薩克幫扎巴扎爾扎布等。於五月初三日起程。前往查閱哈屯河。於是月三十日。行抵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察罕佈拉噶蘇地方。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聲稱。俄官吩咐。不准爾們往哈屯河去。存保等差烏梁海昆都告訴俄官。我們係奉

旨前來。閱我國邊界。俄官言說。將旨意拿來看。或有印文。批寫我們俄國字樣。存保等答以我國將軍大人每年循例派員巡查。我們邊界。向止與我們所轄地方行文。不與別處行文。並有查邊執照木牌。俄官言說。既然循例之事。我們亦不攔阻。存保隨詢俄官係何官。何名。據烏梁海章蓋言稱。係一品將軍。名喚古爾那德。存保等行抵庫克烏蘇。嚮導兵格德克。返回報稱。彼處原堆鄂博蹟。此被人拆毀。六月初六日。行到察罕布拉克河

奏摺卷之三

五

奏摺卷之三

五

岸。過河約有六十餘里。抵哈屯河。見有哈薩克數家。初八日。折回庫克烏蘇。途次突有俄國兵隊攔阻道路。備令存保等到該俄人住牧。見伊上司。踰三日。俄人將委員等原領木牌子留下。交給俄文一紙。於十一日。將我們送到昌吉斯台卡倫。交給侍衛德山。復遺俄文一紙。並向侍衛德山索取蒙古文字去訖等語。等語。以既經俄人說奉旨之事。不能攔阻。何以折回又被拘去。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與俄羅斯是否相屬。據存保聲稱。俄人阻路。勢甚強橫。若向其爭執。恐以我先肇。有所藉口。若不隨其前去。又恐示之太弱。有傷體制。至該俄人住牧。見伊首目。盤詰查邊原委。按其大意。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自稱該國地面。不准中國人往來。存保等於五月三十日。欲由察罕佈拉噶蘇前進。該烏梁海章蓋克什登格曾言。人馬俱在俄官那邊。當差一時不能備齊之語。並見遇有往來俄官。該總管等即去請安。具有無從順俄人。難以測度各等語。等前奉

諭旨。揀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有無俄羅斯兵隊等因。欽此。茲派委筆帖式存保等。前往查閱哈屯河一帶疆界。路過俄人兵隊阻截。並將該委員等拘去。賺去木牌。遺下俄文。未傷官弁。臣測情形。實難理喻。擬

請聽候分界大臣與俄使劃定界址換約後。究由何處為中國之地。何處為俄人地面。建立界牌。擬定章程。再行派員往查。刻下責成科布多大臣。遇有查辦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命盜案之便。藉為密查該處邊界。及有無從逆之人。隨時具奏。庶免俄人猜疑。

御批該衙門議奏。

麟興等又奏。等於七月初十日。據署唐努烏梁海印務章京扎木色楞並管理津吉里克卡倫侍衛阜保等呈報。六月二十七日。津吉里克阿源。見有俄羅斯十六名侍衛阜保。即與章京扎木色楞前往詢問。據稱係塔什罕所屬

奏稿

三

人丁。在本游牧貿易中途偶遭雨霧。迷失路徑。越界誤到爾們地面。侍衛等與烏梁海章京商議。飭令所屬兵丁。將此十六名俄羅斯。照料回原游牧。訖等情呈報前來。已飭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嗣後凡遇俄人越境。必須善言開導。照料回伊游牧。不可供其烏拉任其逗遛。以致將來有所藉口。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辰吉林將軍景繪副都統麟瑞奏。前因俄官石沙木勒幅善越境恃強。乘船深入。當於十六日馳奏。嗣據三姓阿勒楚喀各副都統烏拉總管先後咨報。均於俄船經過處

節向堅阻。置若罔聞。並據伯都訥副都統派員探明。法士隨俄人板船同行等情。當即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在案。俄船於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停泊江心。令通事李登乘坐隨帶舢舨登岸。至街道廳投見。禮貌尚恭。經等先期派出熟諳清蒙語之佐領那斯洪阿。年滿助教官穆克登額。與之接見。據稱俄國二品官石沙木勒幅同三品官車拉尼揚也。幅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等語。李因思該俄首等既未親身請見。若遽登船與之聚會。恐與體制不宜。隨令該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以我省現有承辦處大員副都統銜協領常明協領明祿。素辦邊務。有何公事。爾國大員可與相見商議。該通事旋即回帆。因思彼此既稱和好。固當拒之以理。猶當撫之以恩。隨於次日粗備茶糖酒果。仍派佐領那斯洪阿等送至船上。藉窺人數。該首頗為感謝。該佐領等詢以究何公事。並未實言。詰以原稱文移。又不投遞。惟令通事堅欲求見。該佐領等答以和約原無兩國大員親面議事條款。吉林又非通商之區。爾等竟坐輪船深入松花江內。本屬錯誤。往復剖辯。該首詞窮語塞。顧而言他。稱欲赴街購買寒物。該佐領等許以代買。令其毋庸上街。該首隨開單遞給。詢以船中人數。則稱四十二人。並有婦女數口。該佐領等回岸稟報前情。當經飭令

奏稿

三

地方官即將單開各物購備發給。概不受備。免致藉詞。後忽有隨從俄人十餘名登岸遊行。欲以洋錢自買諸物。因見鋪家不理。復被兵役攔阻。即經回船。該酋於二十二日未刻。令通事登岸。執持清字俄文一角。並備還物價洋錢十七圓。外送回禮酒果雜物數色。徑至街道廳遺放。不候回話。旋船拔錨。順流東去。聞其所具清文大略。以等等不相接。指為與約不符。而其所為何來。迄未洩露一字。是何居心。實難懸揣。如有所要求而至。則尚未會面。何以遽爾回帆。僅窺探形勢而來。則包藏禍心。勢必乘機復至。任其往來。定貽後患。若從嚴阻止。必起釁端。惟有聲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與住京俄使。據約辯論。弗任越界。以敦和好。而靖邊虞。至其留遺各物。因難全數收受。轉致有所藉詞。儻或一概擱置。又恐疾之太甚。躊躇審酌。擬將洋錢備具文移。專差送交烏蘇里口俄官。轉行遞還石沙木勒幅等查收。其回送酒果等物。給發在事兵弁充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綸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經景綸等派令佐領那斯洪阿等。諭令該夷酋與常明。明棟相見商議。並詢以因何公事。該夷酋並不實言。旋遞來清字俄文一紙。稱該將軍不與接見。與約不符。遂即回帆東去。其因何前來。始終亦未洩露等語。吉

林三姓。本非通商地方。此次俄夷違約越界。其由在彼。該夷酋既稱欲面見將軍商辦要事。景綸等固不宜自行往見。致乖體制。然亦何妨傳其來見。貴以違約越界之罪。以折其虛偽之心。並可詢悉該夷來意。以憑辦理。乃計不出此。反令該夷得所藉口。且任令沿途繪畫山川形勢。來去自如。究竟因何前來。該將軍等仍茫不知悉。似此畏首畏尾。豈不令外國人輕視邊臣。益復毫無顧忌耶。至總理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爭論。若不知該夷因何前來。亦無從與之辯難。該將軍身任地方。既不能阻其不來。又不肯傳見該夷。據理駁斥。殊不知所辦何事。現在俄夷船隻尚未駛出三姓烏蘇里江口。難保不復回帆上駛。著景綸等即將以後續辦情形。隨時馳奏。如該夷仍欲來見。即著傳令來見。按據條約。與之駁詰。無再仍前顛項了事。

湖南巡撫譚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一。道等因。欽此。查日興起前已據報起程。是以未再派員前往。嗣詢問鎮軍來人。會謂日興起疲緩性成。必難如期就道。且聞信焦急。乃加委候補道王葆先星馳赴軍守備。現據候補知縣呂鳳藻稟稱。日興起自六月初一日動身後。每日僅行二三十里。又在乾州修葺。遲延數日。在永綏病癒。遲延數日。該員統詞勸導。正言確促。於七月初一日始

抵秀山。四川委員涪州知州姚寶銘已在秀山相候。即於是日交替接解。會同姚寶銘稟報等情。所有田興恕抵秀日期。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憚世臨奏。派委知縣呂鳳簿押解田興恕於七月初一日行抵秀山。即將該革員交四川委員姚寶銘接替管解各等語。田興恕由湘入川。疊次遲延。為日已久。目前計已行抵川省。著崇實、駱秉章妥為羈禁。不可稍涉大意。並將該革員到省日期。先行馳奏。此事從前業已延擱。此時亟宜迅速完結。免致別滋事端。著崇實、駱秉章等。懍遵疊次諭旨。悉心辦理。並咨會勞崇光、張亮基。將該革員應得罪名。妥議速奏。事關中外大局。該將軍等必能斟酌盡善也。

惲世臨又奏。衡州湘潭焚毀教堂一案。日前在藩司任內。隨同陞任撫臣毛鴻賓。督飭各該縣賠修。湘潭久經竣工。衡州由衡陽清泉兩縣。發給修費。交各教民自行修復。各教民均已樂從。前經陞任撫臣毛鴻賓奏明在案。本年正月。主教方安之自鄂來湘。督臣官文派員護送。沿途並未停留。到省後。士民聚觀者多。且復委員彈壓勸導。即日開行。幸未滋生事端。其時衡州府知府張士寬。方署理衡水道篆。且知該員明白精細。能顧大體。即委令將兩處教堂事件。一手辦理。方安之抵衡。適值舉行科試。士子雲集。張

士寬暫令方安之寄居鄉間。內撫外柔。因勢利導。尚獲相安。所有衡潭兩處教堂。業經各該縣教民具結領管。其被焚書籍等項。及教堂內應行修葺之處。按照陞任撫臣毛鴻賓議准條款。酌給錢文。亦經具結承領。並取具方安之收單。該主教暨教民等均稱辦理持平。同深感激。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同治三年甲子八月己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

章奏臣等於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

臣密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日久未結請旨飭催

等因欽此並錄寄總理各國衙門原摺一件伏查臣等於

去冬欽奉寄

諭即遵派涪州知州姚寶銘前赴鎮筵提解田興恕來川並宣示

一切免其疑懼田興恕已定期起程適值湖南奏留辦防

田興恕希冀

俞允遠復遲留嗣疊奉

諭旨臣等仍派姚寶銘徑赴長沙會同湖南委員提解乃據姚寶

銘行抵長沙後湖南撫臣惲世臨先已派員前往鎮筵姚

寶銘因恐田興恕已隨湖南委員來川途中不免相左是

以自長沙折回秀山邊界以便提解來川臣等於六月十

六日復委候補直隸州知州文以禮迎赴涪州一帶催提

竊查此案有關

國體臣等每奉

密旨悉皆欽遵辦理不但不敢稍存推諉並未敢稍有遷延乃本

年正月間田興恕已將就道事機忽變爾時若不待湖南

奉

旨仍令委員姚寶銘徑行提解不但田興恕有所觀望不肯即行

且慮操之過急其新募之勇儻勇生枝節更難措手其勢

不能不候湖南委員會提前准湖南撫臣惲世臨咨稱委

員湖南候補知縣呂鳳藻已抵鎮筵即飭令護解等情臣

等因尚未據姚寶銘稟報田興恕到川日期或因秀山現

有黔匪道路梗阻尚須繞路行走臣等故未敢遽行奏報

一俟委員提解田興恕到川臣等即行具奏並飛咨雲貴

督臣勞崇光貴州撫臣張亮基迅速結案

御批昨據惲世臨奏派員押解田興恕至秀山交姚寶銘管解赴

川已諭令崇實駱秉章將該革員提省羈禁一面知照勞崇光

張亮基定擬罪名一面迅速具奏該將軍等即遵諭行

辛未伊犁參贊大臣明緒等奏明諭等前准伊犁將軍

常清咨會摺彙內稱俄國兵隊逼近卡倫住紮聲言進占

吐爾根地方當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奇帶領官兵親往該

處先將索倫營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

告以准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聲

敘隨時咨報等語以憑詢辦等因前來等語正在商辦之

間茲復接准該將軍咨稱連日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奇

稟稱俄國兵隊節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並據俄人言

稱此都是該國之地與中國何干。察看俄人營盤似有添人之勢。等情。俄人不候分界。帶兵強占內地。且直以為我國

皇帝行文賜給伊國種種強橫欺詐。難以理論。若再與之爭論。誠

恐從此決裂。該國又將藉口。蒙由我開。是以仍飭防堵官

兵。小心巡查。毋任內犯。惟現在庫車。喀喇沙爾。相繼失守。

而昌吉各縣。均有回匪滋擾。烏魯木齊漢城失陷。滿城被

圍。伊犁為根本重地。回民衆多。人情惶惑。防堵喫緊。而東

南北三路。均被回匪蹂躪。勢不能不撤兵防範。內憂外患。

保全為難。若不速權辦理。實屬不堪設想。查前經屢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准照俄國議單辦理。當此困危已

極。實不能面面兼顧。本處現擬具摺入奏。並移咨。等情。速

將伊犁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前來。等公

同商酌。若不速權辦理。恐大局不堪設想。自係萬不得已

實情。再四熟籌。止可照依該將軍來咨。擬給俄國西悉畢

爾衙門照會。准照議單。約派使臣。速來換約。並令該總督

轉飭帶兵官。速將伊犁兵隊撤出卡外。靜候議分界址等

情。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矣。現在聲明。等因。伊

特將軍常清奏調赴任伊犁。會同商辦軍務。已將分界事

宜。併交參贊大臣錫霖接辦。俟該國何時派來分界大臣。

聲明會同錫霖。博勒果素。按照議單。妥為辦結。以完巨

案而安人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回匪連陷三城。及行文俄國。准照

議單分界各摺片。此時新疆地方。回氛猖獗。而俄國兵隊。又節

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強占卡內地方。明緒等以內憂外患。

相逼而來。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國議

單分界。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

無可挽回。將來俄使到塔。明緒。錫霖等。務當妥為辦理。迅速定

界。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

丁丑。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據委員姚寶銘

稟。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因傷病舉發。於六月初一日。自

鎮草帶病起程。楚黔邊界。復有賊氛阻隔。繞道行至乾州。

病勢益劇。姚寶銘恐又耽延。即由秀山於六月二十六日

迎至。已入川界之毛坪地方。適遇湖南委員呂鳳藻。押解

田興恕前來。姚寶銘會同提解。於七月初一日。行至秀山

縣城。田興恕傷病纏綿。途中未能醫調。現在委頓不堪。勢

難就道。趕緊撥醫調治。一俟稍痊。即押解前進。湖南委員

呂鳳藻。已由秀山回湘。銷差等情。伏查田興恕之案。久懸

未結。屢奉

諭旨嚴催。提解為禁。現今田興恕已入川境。實因傷病沉重。中途



尚須暫調。若待其到省再行奏報。轉恐入稽時日。且等先將入境暫在秀山羈禁日期。專摺奏

聞。一面飛飭委員等會同地方官。暫將田興恕即在秀山看管羈禁。上緊調治。如能就道。仍押解赴省。一面先咨雲貴督臣

勞崇光。署貴州撫臣張亮基。查照疊次欽奉

上諭。欽遵辦理。以期早結此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等奏。據姚寶銘稟稱。田興恕行至秀山縣城。傷病纏綿。難以就道。現飭暫在秀山羈禁。俟調治就痊。仍押解赴省等語。此案從前延擱已久。田興恕早到一日。即可早結一日。該革員甫入川境。即因病不能前進。難保非心懷疑

奏務始末卷三十八

五

懼。託詞逗遛。著崇實。略乘意密飭姚寶銘。剴切開導。並察看該革員病體稍痊。如能就道。即行押解起程。不准再有遲延。俟到省後。即著慎選疊次諭旨。妥為辦理。勞崇光。張亮基。即將田興恕應得罪名。先行迅速定議具奏。毋得稍有延誤。致生枝節。

伊犁將軍常清奏。俄人分界一節。屢奉

諭旨。飭令加意防範。毋得令其侵占。欽遵辦理在案。茲俄人帶領兵隊五百餘名。強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忽於六月十二日。入添俄兵六百名。攜帶槍礮。直入山口。至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查該處距索倫營甚近。俄至彼處。該營兵丁眷口人等。不免驚惶。所有

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畏其強暴。漸已避入卡內南。北山場。若遠發兵與之爭執。兵連禍結。又成不了之局。且必為所藉口。稱我放曠。況刻下塔爾巴哈台正在定議

分界之時。尤未便決裂。有誤大事。特派令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帶領佐領等官。於十五日親往吐爾根。先將索倫營

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告以准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曉諭官兵。暫事羈

縻。不必與之爭鬪。靜候塔爾巴哈台消息。定有分曉。但防守兵丁。過於單薄。料俄人必知庫車回匪滋事。官兵出征。城內空虛。設或乘我不備。倏爾入寇。關繫匪輕。特趕緊添

奏務始末卷三十八

六

派官兵四百名。前往該處。會同每月防堵之兵二百名。協力堵禦。不得令其漸次內犯。以固疆圉。惟俄人不候分界。輒即逞兵逼卡。得步進步。居心實不可問。相應請

旨將此次情形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詢該國使臣。是何意見。除隨時咨報。明諄明繕。以憑詢辦外。謹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常清咨送具奏。俄兵強占卡倫。請飭總理衙門辦理各摺片。俄夷帶兵隊五百餘名。強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六月間。又添兵六百名。直入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聲言欲占吐爾根地方。前據明繕

春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已行文俄國。准照議單分界。當以業經行文。即屬無可挽回。自不得不從權辦理。惟該國不候分界。意圖逞強侵佔。除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使臣駁詰外。仍著常清督飭派出官兵。加意防範。力籌堵禦。毋得稍涉疏虞。致令該夷遂漸內犯。是為至要。

辛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由興恕現在秀山。因病逗遛。雖經諭令崇實等密飭姚寶銘。劉切開導。即行押解起程。尚恐未能剋期就道。若必俟其到省。始將此案擬結。恐日久復生枝節。著勞崇光。張亮。恭。懷。遵。疊。次。諭。旨。妥。為。辦。理。迅。速。持。平。擬。結。將。田。興。恕。應。得。罪。名。即。行。定。議。具。奏。不。必。俟。該。革。員。到。省。再。行。結。案。致。稽。時。日。儻。因。辦。理。遲。延。致。有。可。轉。圜。之。事。復。又。波。折。橫。生。於。大。局。殊。有。窒。礙。恐。勞。崇。光。張。亮。恭。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午。吉林將軍景給副都統麟瑞奏。八月初六日。承准議收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景給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乘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等因。欽此。等語。覽讀之下。惶悚難名。道查夷酋石沙木勒幅等。於七月二十三日。行抵烏拉錦珠哈達地方。水淺被擱。該處總管孫權等。恐其逗遛滋事。當即派員給與照會。欲督兵壯助其推舟。該酋始而見疑。排列刀

槍。不容相近。淺擱一日。繼經委員面見。諭知通事。述明本意。即據懇令各兵等幫同拉縴。行過淺處。該酋免冠拍胸。手伸拇指作感謝狀。取出隨身帶零物。散酬官兵。經委員等辭而不受。諭以幫助縴船。係我

國體。恤遠人之意。該酋等即於二十五日開船下駛。嗣至薩爾哈巴也黃毛屯三岔口各哨。遇有湖淺。均係官兵幫縴而行。並經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順流下注。亦未登岸。茲於八月初一日。接據探報。俄船已於初二日。駛入三姓首站。屬界等因。伏念俄人自分界以後。雖復頻加窺伺。包藏禍心。然數年來從未深入。等前據探報。人船有欲來省

之信。當即遣派多員。處處嚴防。節節阻止。奈該酋狂悖不厭。理諭而各委員又恐傷和。未敢力拒。迨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時。已日暮。停船江心。僅令通事乘坐舢舨登岸。請見。因思該酋既不肯親身上岸。妄自矜尊。等亦未便遽爾登船。致乖體制。本擬探明來因。如果有緊要事件。然後與之接見。詎經委員就船與語。據約辯論。而其究為何來。始終堅不吐露。正在往返辯駁間。適值天雨新晴。江水驟退。該酋慮恐輪船難以回駛。即於二十二日。急投俄文。問帆徑去。等語。既不能堅阻於前。又未經傳見於後。捫心自問。慚愧靡已。復於八月初七日。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

轉據城邊巡哨六品軍功德著富山等報稱由省旋回俄  
酋火輪船一隻傍帶大船一隻已於初六日已時由羅拉  
密經過富山等隨即乘舟尾隨至城西北三江口地方見  
其船行駛如飛順流東去等因查俄船已過三姓諒已揚  
帆去遠不致轉舵回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翥辦大臣奎昌奏准會勘西  
北界事宜大臣等咨開連將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  
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應作何安置查明咨覆等因  
當經等飛飭前派筆帖式增祿等先就雪淺處繞往烏

奏稿卷六

九

梁海會同兩翼散秩大臣巴雅爾莽乃阿玉什等詳查烏  
梁海邊境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有無空閒地。交  
速查明呈覆。旋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得烏梁海邊境除瑪  
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圖及霍呢邁拉尼  
等處。有哈薩克自早年居住之外。別無空閒地方。等查  
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之哈薩克。原自早年  
定立年深久遠。生齒日繁。伊等曾居科境之地。不屬科城  
管轄。所有此項人眾。遇有各事。向係該哈薩克汗綽坦公  
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稟辦。由來已久。科布多  
從無此項哈薩克耕種。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爾巴哈

台參贊大臣委員解至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由該卡侍  
衛派台吉兵等解交科布多官廳。其哈薩克頭目若干名  
及至今人戶若干名。科布多無從查其確數。現據委員等  
查覆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之哈薩克。生齒繁多。占地  
已廣。並查出卡倫以內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境內。自奇林  
河等地方十七處。亦有哈薩克公阿濟屬下之哈薩克居  
住。詢據哈薩克言稱。我們在此居住年久。又公阿濟言我  
們屬塔城所管。不能給科城戶數等語。查哈薩克久在彼  
居住。現當分界未終之際。正宜籠絡。堅其內向之心。未便  
一旦驅逐。向由塔城辦理。必深悉其性。自應仍由塔爾巴

奏稿卷六

十

哈台參贊大臣酌量辦理。俾不致失所。以免別生枝節。再  
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之哈薩克。儘分界後。萬不得已  
必須內遷。尤宜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不但  
控制易周。稽查就近。且管轄呼應亦靈。相應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量辦理。再將科城委員所  
查哈薩克居住地名開單。由等咨送塔爾巴哈台覈辦。  
廣鳳等又奏。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接奉伊犁將軍常  
清咨送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闕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

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擬。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著常清等知會各城大臣。迅速查明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等語。竭力思維。向在科年久。承辦蒙古事務。章京諾敏詢問。何處可以安置。據稱卡內實無妥善之地。僅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酌量變通。臨時有無掣肘。均難豫定。等語。因思與其臨時掣肘。日久不能相安。總以照舊住牧方為妥善。於咨覆將軍明誼等公文內。敘明會議時。合依照舊住牧辦理。復飭知科屬杜爾伯特兩翼盟長及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總管。令伊等公同會議。各將其游牧可讓出若干里。開清地址。出具印結。迅速回報。據杜爾伯特兩翼盟長等稟稱。查我們游牧。除高山大壩。各處淖爾外。其餘平地。均係我們各旗人丁住牧。並無空閒。據烏梁海散秩大臣等報稱。查我們游牧。除原有哈薩克居住多處外。餘皆我們七旗人丁住牧。何能再行讓出各等語。等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久居卡外。素以漁獵為業。伊等性情風俗。與卡內蒙古不同。若一旦遷於卡內。雜居。不但其動作云為。不洽卡內輿情。且恐日久相爭。滋生別端。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廣鳳奎昌奏。核准分界大臣咨稱。令查科爾沁海留圍一帶。居住交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作何安

奏摺卷三六  
十一

置。查此項人眾。雖居科境。不屬科城管轄。遇有事件。向係由哈薩克汗綽坦公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覈辦。其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城派員。解交科城。科布多並無此項冊檔。無憑查其確數等語。此項人眾。既據廣鳳等奏明。係屬塔城所管。即著明誼會同錫霖等。按照廣鳳等此次咨送哈薩克居住地名清單。酌量辦理。並據廣鳳等查明烏梁海邊境。除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圍。及霍呢邁拉厄等處。有哈薩克居住外。別無空閒地方。將來分界後。如須內遷。應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明誼尤當與錫霖等。豫籌妥辦之方。免致失所。至科城所屬蒙古人眾。現經廣鳳等體察情形。未便遷入卡內。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暫為安置。而臨時有無掣肘。日久能否相安。均難豫定。並據杜爾伯特烏梁海等處。蒙古呈報。游牧處所。無可讓出。總以照舊游牧方為妥善。各等情。現在西路分界。業據明誼等給與俄國照會。准照議單分界。是該處地方。恐不免為俄國包去。應如何妥籌辦理。俾該家古等得安生業之處。著明誼相度情形。知照廣鳳等妥為商辦。廣鳳等又奏。竊於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奉

奏摺卷三六  
十二

之委員等係由烏里雅蘇台著將軍麟興等派往卡外巡查哈屯河之官兵。緣於本年六月十四日申刻。接到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未便率行入奏。致煩

聖聽。是以咨呈烏里雅蘇台將軍等。應如何定辦。速行示覆。今查委員兵等。原在卡外西北距卡五百餘里。庫克烏蘇河地方。均已早經送回。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臣衙門於咸豐十年設立之時。奏明一切章程。仿照軍機處辦理。是以當時議定。止用滿漢司員十六員。於十一年二月照數考取。因新

奏務恭親王奏

三

到人員。請未請悉酌留。隨同辦理。總局司員四員。以資熟手。共二十員。作為定額。分班辦事。嗣於同治元年冬間。因事務漸繁。不敷差遣。復奏明添傳

記名司員四員。作為額外。一體行走。乃越兩載以來。立約又增數國。各處稅務教務。章程益密。案牘因之愈繁。加以修理清檔一事。併入日行事件。辦理事務。亦因之愈劇。該員等振刷精神。力圖奮勉。一切並無貽誤。惟事關外國。體制所存人少事多。力小任重。萬一精神稍有不逮。則積壓外錯等弊。在在堪虞。因思事實有條而不紊。亦貴因時以制宜。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於仿照軍機處之制。稍為參用。各衙門

成法。以期人均勞逸。事免紛歧。經此酌量變通之後。所需司員供事較多。擬計應添傳司員十二員。供事十七名。方數分派。查司員係元年閏八月考取。

記名人數尚多。足敷傳用。惟供事記名者。除已傳外。止有四名。必須另行考取。因照章向方略

國史兩館咨取。乃方略館則無人可送。國史館僅送七名。不敷考試。擬請推廣於內閣翰林院庶事

奏務恭親王奏

古

府等處。一體咨傳備考。以後仍照奏定章程。先向方略國史兩館咨取。如兩館無人。再照此次推廣章程辦理。至添傳司員供事既多。所需薪水飯食銀兩。戶部月給經費不敷。應請變通。即在臣衙門所存三成船鈔項下。添補毋庸再由戶部增給。謹酌擬章程五條。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酌擬章程五條  
一。請設立司務廳。派員專管。以均勞逸也。查臣衙門向章除請送印鑰。遞摺收掌。三項各有專司。無庸總辦。及管股司員兼理外。其餘一切事件。皆歸總辦及管股司員經理。今議總辦司員總司一切。管股司員今專管辦案。不兼別項。所有一切雜務。另設司務廳領之。其向設收掌處。即行

裁撤。統歸該廳辦理。將舊設收掌四員。請送印鑰四員。均令在司務廳行走。此八員分作兩班。每日酌留二員住宿。一切仍歸總辦司員隨時督率。以免舛錯。

一。請設立清檔房。派員專管。以資學習也。查臣衙門向章。清檔皆歸各股司員承修。惟近來事務甚繁。若仍歸該員等兼事承修。實形竭蹶。今議專設清檔房。所有修檔一事。專於新傳到署人員中。派出管理。暫不令其管理各股。緣新到人員一切生疏。一令辦事。則無暇細看檔案。於各事始終本末。難期貫通。今令專管修檔。藉此結閱。日久諳熟。下筆自可了澈。於學習實有裨益。另於總辦幫辦中。特派二員。充該處提調。以資稽考。於新傳到署者。派滿漢各四員。分班辦理。以四員專司修輯。以四員專司校對。均每人各管一股。該員等每日滿漢各二員。到署專司修輯校對。酌留一人住宿。所有專寫清檔供事。即歸該司員等稽察考覈。另傳蘇拉四名。俾供差遣。並請嗣後清檔專辦正本。不辦草本。其清檔目錄。由承修各員隨案纂入。仍將承修官校對官名姓列於卷首。各行畫押。每逢一季。由各該員將所修清檔。分股呈堂閱看。如所纂之案。內有遺漏。惟承修司員是問。錯字過多。惟校對司員是問。春季清檔。限五月十五日呈堂。夏季清檔。限八月十五日呈堂。秋季清檔。

奏摺卷之三十五

限十一月十五日呈堂。冬季清檔。限次年二月十五日呈堂。如有逾此限者。提調官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提調官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再行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獎之年扣獎。

一。請辦彙。以歸簡易也。查臣衙門辦過事件。向係登檔。以備檢查。惟案內應行附卷之件。無處可附。未免散漫。今擬嗣後奏摺咨文照會。均一律辦彙。所給各國書啟。及各省書啟。各歸各股登檔。其來信及覆信底。仍黏存彙。呈堂標畫。每月所收文件。除緊要事件。隨到隨辦外。其餘均限次月初十日以前。一律辦竣。行文後。查明上月共辦行存彙若干件。逐案黏籤編號。每股仍設立編號簿一本。將文信事由。一一於簿內註明。以憑查取。所收文件。限下月初十日以前辦竣。十五日付送清檔處辦檔。如有逾此限者。總辦司員。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總辦司員。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獎之年扣獎。總辦司員。既有督催辦彙之責。每員應派定各管一股。專畫一股之彙。至每日上堂呈回收發事件。仍照舊毋庸分股。

一。請添傳司員。以資分任也。查臣衙門司員。原定額內二

奏摺卷之三十五

十員額外四員今議添傳記名司員十二員作為額外共  
成額內二十員額外十六員內英法俄三股仍各派四員  
另添美國一股亦派四員司務廳派八員清檔處派八員  
分班辦事總辦仍前四員總司一切管服司員每日該班  
者八人每日應酌留一人住宿次日將各股所辦行存各  
案呈送閱盡

一請添傳供事以供繕寫也查臣衙門原設供事二十七  
名內有領班承發散班寫字之分今擬添傳供事十七名  
共成四十四名分文案科房供事及清檔科房供事兩項  
內文案科房一項計二十四名分作兩班每班十二名內

領班一人承發二人散班九人散班九人內以四人專司  
寫案並登堂標簿書啟簿以四人專司行文寫摺並照會  
書信以一人專寫雜項至清檔科房一項計二十名分作  
兩班每班十名內領班一人承發一人散班八人其散班  
八人內以四人專寫英美清檔以四人專寫法俄清檔凡  
發寫清檔並文書歸號等事責成領班承發如有遺失惟  
該領班承發是問

御批覽

甲午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等前將伊犁等四城參  
贊領隊大臣九員繕列銜名奏請

諭旨按四城各

簡派一員以便於俄國使臣前來與等定議換約後先期各赴  
本境候該國立界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等因附片  
具奏茲奉

諭旨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等因欽此等當即咨行  
廣鳳等欽遵辦理外惟查等前因烏里雅蘇台參贊大  
臣麟興現署將軍印務僅將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一員  
銜名繕列未蒙

簡派今與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派大員會同  
俄官建立界牌鄂博現在查明與俄使換約後應回本  
任麟興即可交卸將軍印務相應請

旨可否即派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抑或於參贊大臣麟興車林  
敦多布二員內  
簡派一員備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前因明誼  
等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經理  
各國事務衙門開單呈覽當經派出廣鳳等三員以專責成茲  
據明誼奏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有大員建  
立界牌鄂博請於麟興車林敦多布二員內簡派一員等語所  
有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即著派麟興專司其事現在分界一

一第...冊續修四庫全書第...反正內

事雖准照議單辦理。惟該夷情性狡詐。於換約後立界時。仍須時防格外侵占。方不至墮其術中。麟興既經簡派。責任甚重。即著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據為妥商。俟換約事竣。俄使前來時。即由麟興按照議定界址。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務須辦理周妥。以免日後侵越之患。明誼等亦須咨照各城。據籌妥辦。庶臨時較有把握。

九月壬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麟興等奏。前被俄人拘去之查閱哈屯河官弁送回等因。又勘分西界大臣明誼等奏籌辦勘界事宜。仍約該使前來商議換約等因。各一摺。均於同

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奏務恭親王

允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勘分西界一事。迄今將屆三載。經臣衙門前後設法。約定條約。反覆講解。極力辯駁。該公使每至理屈詞窮。即以此事總由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諉。如果中國邊界兵力足以相敵。則彼之任京公使。經臣等駁詰。既屬理屈詞窮。而邊界守禦精嚴。又復無隙可伺。彼既進退無據。安得不窮而思轉。無如常清前奏。俄人開卡撲營。開礮接仗。該處餉缺已久。恐難支持。麟興亦稱烏梁海各蒙古。膽小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綜覈通盤形勢。邊界既屬一無可恃。自不得不從權放寬一步。以期早

為歲事。然因各處聯界犬牙相錯情形。臣衙門無從深悉。是以給予照會。仍令彼此分界大臣妥商。於照會內特揭妥商字樣。以便分界時得有辯難之柄。俾收得尺得寸之益。乃今據明緒奏稱。常清因回匪蹂躪。咨令按照議單。將分界事宜。趕緊辦結。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國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誠如

聖諭。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無可挽回。應請

飭下明誼錫霖等。欽遵前奉

諭旨。將來俄使到塔。務即迅速妥辦。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並令常清等遵奉

奏務恭親王

字

諭旨。力籌抵禦。毋稍疏虞。至常清原奏所稱。該國不候分界。輒即稱兵。備卡請

飭。臣衙門轉詢該國使臣一節。臣等查常清原奏。以俄兵犯卡。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因告以准照議單辦理。臣等與俄使辯駁。若照原奏。因兵備卡始行照辦。未免措辭失體。因擬給照會。聲明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議單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斷無帶兵備卡之理。臣崇繪臣恆祺。並經先赴該館。與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反覆辯論。責以不候分界。先派兵隊侵擾卡倫。殊非和好之道。該使允



為行文飭禁。旋准照覆前來。據稱已將臣等所給照會。轉行該西悉畢爾總督查照等語。詞意尚屬恭順。請飭下該分界大臣等。如俄使到塔。即與妥辦。其善後事宜。亦即由分界大臣行知。各城將軍大臣等酌量情形。妥速籌畫。俾得永遠相安。毋致另生枝節。至麟興所奏哈屯河請鑿查開一節。且等查現在分界未定。應如所奏。俟劃定界址後。再行派員往查。其明誼所奏辦難各情。及給予照會。暫緩分界各節。自係尚在俄兵未經深入。及常清。明緒等應許該國准照議單辦理以前。應毋庸議。

御批 依議

奏為恭摺

主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中國分界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明大臣等咨報。業經公同行文貴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約貴國分界大臣來塔。按照議單。立記繪圖。互換信約。後分赴各處。建立界牌。鄂博等因。本王大臣等以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照議單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持平核辦。况其中自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或當由常住卡倫。蘇鄂鑾博拉克烏里雅蘇圖鄂端郭勒烏蘭布拉克布爾噶蘇台博勒齋爾西伯圖巴克圖等卡倫行走。或以由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往西南。靠朱爾庫朱嶺。在嶺之末處往

西。行至哈穆爾達巴哈轉往南。至巴克圖卡倫各等節。尚須會面妥辦。擇其無礙者而行。斷無帶兵偏令中國那移卡倫之理。乃茲於七月初四日。准伊犁將軍文稱俄人在布彥圖地方。執鹽。並據博羅胡吉爾呈報。俄人驅逐那移卡倫。俄官彥達拉勒帶領俄兵。攜帶槍礮器械。踏卡等情。咨報前來。本王大臣查閱所報。殊非和好之道。相應鈔錄原文。照會貴大臣。迅飭貴國邊界官。撤回兵隊。聽候彼此分界大臣持平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奏為恭摺

主

為照覆事。今本大臣將本年八月十一日。貴王大臣照會已鈔錄轉行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諒兩國分界大臣將西界勘定後。即邊界一帶。兩國均可按例交誼。則該地方必不致有互相半疑之事。而兩國和好日愈。篤厚焉。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前由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校覽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於四月二十八日。附片覆奏。並聲明。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等嚴辦等因。在案。臣等以數月未據咨覆。旋由五百里飛咨。催令該將軍迅將會辦情形咨報。以憑嚴辦等因。去後。茲准咨開據委

員訥爾吉裏稱五月二十五日。俄國大官當爾薩果幅欲赴東海。有緊要事件。約俟回日再辦。訥爾吉當即告以欽遵我國

大皇帝諭旨。會同爾國大員。提犯東公審辦之件。易敢稍事延玩。與之再三剖辯。該首無可推辭。飭爾爾因畢爾那托爾。並圖勒密俄官吉成科等。與之會辦。訥爾吉於次日提犯會審。吉成科回稱俄國舊制。每遇審訊要案。另有專司。不得外人擅聽。况此案早經審明。緣犯烏力殺郭幅畢諾笑。刀幅波力苗四幅阿西莫克幅等。委因窮困。素疑中華卡官。必有財物。因而起意。故以換賣松子為由。前往行刺。及至到卡。即向卡兵連貴口角。為換給酒少。此時卡官在裏屋睡熟。烏力殺果幅等乘空舉斧。一齊動手。先將連貴全德赫哲。玉凌頭砍倒。嗣將卡倫章京砍斃。其赫哲札隆阿業已逃跑。未經趕上。該犯等將其箱櫃。僅有衣服食物。並無錢財。旋即逃入山中藏匿。冀圖滅迹。蹟經拿獲。審無刑故。循照和約。俄國之犯。應照俄國律定擬。向無重辟。將該犯從重擬以槍斃抵償。足昭平允。而敦和好等語。訥爾吉復告以此案雖經汝國審確供招。恐有掩飾別情。必得兩國另為勘訊。方無疑義。而吉成科並不回答。迨至二十八日。帶兵四百餘名。各持火槍刀矛。乘駕火船三隻。將

奏書卷六

三

兇犯押解至圖勒密北岸。邀訥爾吉並烏蘇里口卡官佐領訥洪額。及故員之子祥林到彼。眼同將烏力殺郭幅等四犯綁起。該俄官等傳令火槍手六十餘名。一齊施放鳥槍三次。立將各犯槍斃。旋運訥爾吉復細加訪訊附近赫哲及原卡弁兵。均稱從前卡倫官兵被害緣由。委係事出偶然。訊據赫哲札隆阿供稱。與俄官審確該犯供認起意謀殺各節。均屬相符。實無另有別情。惟驗被害卡官即補協領佐領富尼雅罕屍。難殘折難堪。當交伊子筆帖式順格委官祥林等。即時棺殮歸葬等因。理合照錄赫哲供單咨報查覆。並聲明該官兵等守卡遇害。係屬因公殞命。情殊可憫。應俟奉准咨覆。另行咨部請卹等語。且等伏查此案俄人烏力殺郭幅等四犯。殺斃守卡官弁富尼雅罕等四名。經該將軍派員馳往會辦。該俄官審訊明確。按照俄國律例。擬以槍斃抵償。雖未與該委員會同鞠訊。其所訊各情。與該委員訪訊赫哲札隆阿供詞相符。且於行刑之際。邀同該委員及烏蘇里口卡官並尸親祥林等。眼同監視。自係照約懲辦。尚無袒護別情。應即照該將軍所擬結案。至該將軍所稱該官弁等因公殞命。情殊可憫。相應請

奏書卷六

三

旨飭下該部。照例議給卹典。以示矜恤。

御批知道了。

癸卯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翥辦大臣全昌奏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佐領和布多克驍騎校海刺什多果什等報稱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俄羅斯依怕木依萬二人到我多果什家中向我妻巴喇查噶言說你們的馬羣在於何處指給旋據我妻巴喇查噶言說現無騎乘俄羅斯依怕木給我妻擊來騎馬捉住我妻的頭髮行凶我妻懼怕隨同行走看見我們的馬羣俄羅斯二人將我妻棄擲俄人走到馬羣我妻從後追趕不及遇見我們旗下兵塔克吉陶二人

奏書卷六

三

我妻巴喇查噶央求他二人隨往馬羣觀看他二人並未同去我妻獨自前往行走間看見俄人依怕木依萬二人將我們的馬羣趕走並將我子烏勒都倫連鞍騎馬一匹一併拉走我妻喚叫俄人詢問我子在於何處據俄人言稱你子現在放馬地方故作卧倒等語我妻前往觀看烏勒都倫被傷身死等因呈報前來當經等差派委署驍騎校常春帶領伴作閩世長會同俄官如法相驗驗得已死蒙古男子烏勒都倫致命左脇木傷一處腎囊腳踢傷一處實係因傷身死不意俄國伴作亦要相驗該國伴作先將被踢身死烏勒都倫之脖項上用刀割開言說此係

自縊傷其腦下之傷係鞭打傷亦非致命入將腦頂皮用刀割開將皮蓋在臉上入鋸開腦骨並將肚腹用刀刺開相驗畢言說此係自縊身死起身便走並將總管莽岱等官及屍親人等全行帶去令依自縊字樣出結該屍父多果什夫婦二人害怕無奈與俄員畫押等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驍騎校多果什之子烏勒都倫係被踢傷身死自應按照舊章咨行該國國王查傳俄羅斯依怕木依萬二人就近說明照例辦理完結除將供單驗單甘結咨送刑部理藩院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轉行俄羅斯國照例覈辦。

奏書卷六

三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辰吉林將軍景翰副都統麟瑞奏等前於八月初八日將俄首乘船抵省請見不遂旋即回帆於是月初二日駛過三姓等情專摺馳奏查三姓東距烏蘇里江口尚隔千有餘里雖俄船順流而下行駛如飛誠恐沿途難保無阻淺登岸滋擾情事疊經咨令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委員弁隨時偵探去後茲於二十五日准該副都統咨稱據原派佐領春福等稟報探得俄船自初二日駛過三姓是晚抵達爾周江心停泊初三日至圖卜扎拉初四日出黑河口下駛沿途並無攔淺上岸並據黑河口巡防佐領常

明等報稱於初四日未刻。有見俄船出口。是晚行抵北岸。徐爾圖停泊。次日拔錨而去。詢據該處居人。聲稱俄酋已回伯力等情。查伯力係為俄界。該酋等業經回境。轉瞬天寒江凍。諒不至去而復來。且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移知。已併案照會俄國。任京公使。按約辯論。據稱現已據情行查。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移文等語。第俄人詭譎多端。如其窺伺為懷。衷藏巨測。則江河形勢。是所經由。明年春融水旺。又恐揚帆而至。等語。躊躇審酌。惟有嚴飭三姓。寧古塔各副都統。璋春協領等。勤練兵勇。先事籌防。仍密派員弁水陸併探。如再遇人船越境。務當據理辯難。極力阻止。不得以恐傷和好為詞。致令來往自如。以靖邊圉。而守定約。

奏摺卷六

五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會。內稱咸豐八年間。有廣東紳士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交省庫應用。當經前兩廣總督會同前粵海關監督。會立印揭銀單共十三張。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六釐行息。限六箇月清還。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為據。並經前任兩廣總督奏准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此借券十三張。均蓋印信。是以將

數目及劄覆四件。附呈總理衙門察核。照單刻日計息清還等因前來。臣等查此案於上年經署兩廣總督臣晏端書奏稱。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務緊需。勸令紳富捐貲助餉。時有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籌借銀三十萬兩。由粵海關發給銀票。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為期。由關稅項下撥還。嗣因逾期未給。經美國領事稟理申陳。請將本息按月清還。旋據伍崇曜呈稱。現向領事稟理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下。一併分月按票陸續歸還。扣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歷九年之久。共息需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撥還等語。具奏奉

奏摺卷六

六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當經臣衙門會同戶部。以此項銀兩。應由現任督撫飭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體捐輸歸款。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所捐銀兩。並准照軍需成案請獎等因。於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復於十二月十四日。欽奉上諭。羅悖衍奏。劣紳勾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等因。欽此。均經行知該督撫等。遵辦在案。嗣於同治三年二月十一日。據兩廣督臣毛鴻賓覆奏。應陳從前黃宗漢

意在勒捐伍崇曜託為借貸各情懇請另頒諭旨於二月二十日復奉

上諭前據羅悖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萬兩請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則持券來索又費唇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等因欽此復經欽遵行知亦在案現在該省續辦情形未據該督等咨報茲據美國公使請將此項銀兩照單計息清還等因照會前來臣等伏查上年議覆晏瑞書奏伍崇曜借款摺內請

奏摺卷三六

元

飭伍崇曜倡捐歸補原因借此款時並未聲明貸自洋商迨逾期未還忽有美領事出而理論難保非伍崇曜恐款歸無着借洋人勢力以索債是以議令伍崇曜倡捐歸補俾無所售欺彼時海關印票尚未知落於何人之手美國公使亦從未提及今此案既歸洋人則情形與前不同無論伍崇曜當日果否向通即明知係伍氏售欺此時亦無從置辯况伍崇曜已經物故其子弟能否籌補更屬毫無把握但洋人既經執持印票則此項銀兩當日實係借款而非捐項且無論此項借自何人究係當日該省實用此銀似此鉅款作何清理臣等實難臆斷惟是事關軍需用款應如

何辦理之處自應由部公同籌商相應請旨飭下戶部會同臣衙門妥為商酌以期速清此款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據廣東美國領事官詳咨稱本國旗昌行商人參摩那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稟稱咸豐八年內有紳士伍崇曜稱言奉大憲命來向洋行揭銀以濟軍餉本行即邀同各友籌辦陸續湊成銀三十二萬兩正交與該紳士伍崇曜轉交省庫應用當經前任廣東總督部堂黃查收會同前任粵海關部恆會立印揭銀單共十三張合共銀三十二萬兩正該紳士伍崇曜收交省庫揭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利息銀六釐行算限六箇月清還當經伍崇曜交到揭銀單與本行收執為據本行等以為六箇月必得清還况經前任廣東總督部堂督奏准由粵海關稅餉陸續給還等語本領事查確立即申陳各情一年之外經兩廣總督部堂三位劉履多次於亥年十一月二十日並將旗昌行稟仰陳附上現任兩廣總督部堂毛劉稱奉總理衙門戶部會議奉旨飭令伍家籌捐歸款今年四月間該紳士家人親來旗昌行要追還揭單十三張亦未見有銀交到是以將案卷一併詳

奏摺卷三六

十

繼住京大臣辦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查此借券十三張均蓋印信。是以將數目及副覆共四件。附呈貴衙門察

貴國地方漸臻太平。所借以濟軍餉。自應照單刻日計息清還為是。

已酉。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年有英國兵官馬格里由常勝軍改赴巨營報效。當令教練西洋槍礮。隨隊攻剿。頗為

得力。因於三月間。准行給予四品頂帶。以示獎勵。旋即設局仿造西洋各火器。委副將韓殿恩知州劉佐禹會同馬

格里悉心講求。所製開花礮彈。無遠不中。無堅不摧。得以

克復蘇州等城。厥功甚偉。該兵官欲得中國官職。以為榮寵。相應請

旨將英國人馬格里賞給三品頂帶。俾於製造教練等事。倍加奮勉。於軍務不無裨益。

諭內閣。李鴻章奏英國兵官馬格里製造火器。悉心講求。所製開花礮彈。亦頗得力。懇請鼓勵等語。馬格里著賞給三品頂帶。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等。臣等於五月初十日。欽奉寄

諭。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呈出所奉全權憑據。崇厚現今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立約事宜。即

著薛燾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諭旨一道等因。欽此。當經給與該使照會。令伊先來謁見。該使隨即訂

期前來。索看日等所奉全權憑據。因將節錄

諭旨。令伊恭閱。並恭繕一分。交伊祇領。所有變通辦理之處。業於六月初十日。附片奏明在案。嗣英國新舊使臣威妥瑪。卜

魯古先後來津。見臣崇厚。面稱日國此次立約。渠奉本國君主之命。諭令相助為理。而總理衙門亦接英法俄美四

國使臣函稱。與威妥瑪所言相同。該使瑪斯在津。遂託患病。延宕多日。不即會商。暗地致函住京各國公使。向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代為懇請。准伊進京商立條約。疊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嚴詞拒覆。各國公使轉致瑪斯。該使仍不甘

心。復遞日等照會。請援照丹布西洋各國進京議約之案。一律辦理等因。臣等以丹布等國。雖係在京議約。仍赴天

津填寫定約日期。不得謂之在京立約。且其始託為英法親友。到京在未來

諭旨之先。故尚可通融辦理。今該使懇求進京。係在既奉諭旨之後。萬難允准等詞。照覆該使瑪斯理屈詞窮。始允在津商

辦。遲之又久。方將所擬條款送來。其中甚多。如請於前准通商口岸外。增添漳州一口。並該國人犯須寄中國監看守等事。均為各國條約所無。而於住京一節。則立意更堅。

當呈遞條款時。即先作恫喝之詞。聲稱此條若不全允。必  
 定立約不成。致啟釁端。臣等仍處以鎮定。絕不為其虛聲  
 所動。遂督同 臣薛煥所帶司員刑部主事陳銘並 臣崇厚  
 所派隨員候補道文廉候補知府周家勳。天津府知府恩  
 福等。於其過肆妄求之款。逐條刪改。令隨員等先與該副  
 使阿義拉等會商。使其轉達瑪斯。詎該使一味狡執。於我  
 所開之款。則謂斷難依從。於彼所索之條。則謂必須應允。  
 該隨員等百端譬曉。竟置若罔聞。復經 臣等面與瑪斯辯  
 論。該使仍堅執前說。矢口不移。幾至決裂者數次。始將別  
 款議有頭緒。惟住京一款。該使必欲載明長住字樣。且欲  
 於立約後即行住京。經 臣等嚴拒婉商。均不肯稍存退讓。  
 臣等亦隨時將詳細情形。函達總理衙門。以備與各公使  
 辯論。而各公使皆彼所用。紛紛前往總理衙門。代為說項。  
 甚至英國威妥瑪。極力偏袒。因不遂所請。竟欲尋釁生事。  
 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反覆開導。極力駁斥。始稍斂戢。臣等  
 悉心籌商。勢不能不稍示變通。緣該日斯巴尼亞國。即世  
 所傳大呂宋國。其所屬小呂宋地方。與福建省相距甚近。  
 且其人尤犷悍性成。從前英法與我構釁。皆借該處兵為  
 助。此次該使前來議約。既據求英法兩國為伊主謀。以故  
 中有所恃。愈形強。儻再嚴為拒絕。勢必立成決裂。恐一

朝啟釁。英法國亦從而生心。閩繫尤巨。不得不審時度勢。  
 以期顧全大局。因權其輕重。屬伊照美國第六條。嗣後再  
 有別國欽差住京。方准其一體照辦。該使仍奴奴不休。不  
 肯允從。繼見 臣等不予以罅隙。又無從藉口生釁。因求訂  
 明三年期限。以便與布國公使同時進京。惟約內堅欲註  
 明長久居住字樣。臣等因其所請。漸就範圍。因乘機與之  
 辯論。將洋商不准在內地開設行棧。與入內地通商遊歷  
 執照。須分別辦理。並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充當各節。及拐  
 賣人口。應送還中國究辦。與華商到小呂宋貿易。應照最  
 好之國相待各層。先後駁辯多日。始行議定。獨至長久居  
 住字樣。令伊刪去長久二字。該使堅不允許。始則派員來  
 臣薛煥處索允。繼又屢向 臣崇厚處堅求。經 臣等合詞拒  
 覆。相持一月有餘。該使無計可施。始肯將長久二字。及約  
 內窒礙字句刪除。其餘各款。皆與各國無甚出入。至稅則  
 俱照各國總例辦理。無庸另議。亦均會同商明。共定條約  
 五十二款。專條一款。現繕正四分。以二分存中國。其二分  
 交該使帶回。業於九月初十日。在公所先行畫押。並按照  
 布丹二國成案。將條約齎至總理衙門。蓋用關防。遞回後。  
 於十四日。令該使鈐印訖。彼此各存二分。以備屆期互換。  
 漢番字合訂條約二本。咨送軍機處代為進呈。

一五二〇十午一五二〇九 三

御批該衙門知道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妥為會議和好貿易章程等語。本大臣昨已據情代奏。

茲恭奉

大皇帝諭旨。

特派頭品頂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薛同本大臣作為全權

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貴國通商事務。薛大臣現已到津。相

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奏稿卷末

至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得悉本國與

貴國為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已獲據情代奏。奉

旨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薛現已抵津。相同貴大臣便宜行事。會議和好貿

易章程。以篤友誼。本大臣實深欣慰焉。為此照覆。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到津。拜謁崇大臣請代為奏請

大皇帝

特簡欽差全權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原想抵

京會商。與別國進京立約大臣一律無異。不意接到照會。

現奉

諭旨欽派薛大臣同崇大臣會議此事。本大臣擬本國和約條款。甚不易得。

貴國同別國所立和約。漢文與洋文之彙底。又兼隨帶之繕

譯官。漢文未甚熟悉。若去北京。此礙難之處可免。且本大

臣由本國起程之時。欽奉本國諭命。若往北京會議和約

之事。並未思及有不准到京之阻。如大布魯斯大西洋大

丹國亦均在京城定立和約。本大臣到津。先送照會告到。

薛貴大臣來津。同崇大臣辦理和約事務。本大臣隨帶之

員。不甚熟悉漢文。於事有礙。又恐任專責重。設不親詣北

奏稿卷末

至

京。有負委任。是以轉託任京之英法俄三國欽差大臣代

為具函公請貴恭親王准許進京會議。至恭親王覆函。二

貴大臣宜均洞悉。內云如薛大臣能使此事並無違礙。本

衙門自無不願意也。二貴大臣定悉本大臣現難地步。且

想進京。與貴大臣等無妨礙。煩代為奏請。准許本大臣偕

同隨員進京。定立和約。必獲速易之便。和約既立。定保永

遠兩國友誼之睦。鄰近之和。為此照會。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覆文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煩代奏進京定約。是貴大臣

尚未明曉中國制度。查中國制度。一奉



諭旨萬難改移。即如丹國前日來津換約。因先已奉

旨飭在上海互換。丹國公使雖已到津。不能不遵

旨折回上海。此其明證也。貴國通商之事。奉

旨派本大臣薛來津會同本大臣崇與貴大臣商辦。已逾一月之

久。今貴大臣忽請進京定約。願與前奉

諭旨相違。本大臣等斷難照辦。至所云布路斯。大西洋。大丹國。係

在京定約。查布國公使。係在天津定約。後因看親友進京

一行。中國並未以欵差相待。西洋及丹國公使。雖曾進京。

係在末奉

旨之先。往京看視朋友。便中託英法國在京大臣代為辯論條款

奏請奉天

奏

之事。而其定約。仍係赴津填寫月日。不得指為在京定約

也。前此恭親王覆英法俄三國大臣信內。所稱如薛大臣

能使此事並無違礙之語。就如字而論。係明指此事大有

違礙。因三國大臣住京日久。悉知中國制度。無待煩言剖

辯也。總之中國制度。未奉

旨之先。與既奉

旨之後。大有區別。業經欵奉

諭旨。則萬無改易之理。貴大臣入國問禁。當知其詳。本大臣等至

誠待人。不得不將實言奉告耳。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照北洋豆石開禁。經臣於同

治元年夏間。附片奏請。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英公使商量踐守舊約。奉

旨依議在案。茲據江海關道丁日昌轉據船商郁森威等聯名稟

稱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業為生。自西洋各國

議准通商。上海一口。最為繁盛。良由沙衛各船。厚聚貿易。

始得交易流通。商賈輻輳。若令內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

洋商亦豈能獨獲通商之利。惟沙船運銷貨物。向以豆餅

豆石為大宗。舍此無可販運。是以和約內有外國船不准

裝運牛莊等處豆石一條。即為沙船留一養命之源。實欲

奏請奉天

奏

保全上海市面。為各國通商經久之計。自同治元年。暫開

豆禁。夾板洋船。直赴牛莊等處。裝運豆石。北地貨價。因之

昂貴。南省銷路。為其侵占。兩載以來。沙船資本。虧折殆盡。

富者變而亦貧。貧者絕無生理。現在停泊在港船隻。不計

其數。無力轉運。若不及早挽回。則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

壞。行駛維艱。業船者無可謀生。其在船水手十餘萬人。不

能存活。必致散而為匪。肆行搶掠。商賈難安。上海市面既

廢。即洋商貿易亦難。前曾稟求轉詳奏准。照會英國公使。

專將上海一口豆石。仍歸內地商人運銷。旋據英公使面

稱。現因撥兵在滬防勦。恃此以濟軍需。俟賊稍平。再行議

辦。並蒙總理衙門覆奏。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商量踐守舊約各在案。現今江蘇通省均已肅清。英國防兵亦漸撤退。彼國以信義為主。公使既有言在先。定不失信。環求轉詳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仍守舊約。以全大局。等情。並據該關道會同捐釐總局議稱。登州牛莊兩口。豆石豆餅。不准外國商船裝載出口。天津新定條約。載有明文。原因內地商船。南北經營。必有回貨可裝。始不徒勞往返。而登州牛莊兩處。惟以豆石豆餅為大宗貨物。舍此則無可發之貨。是以申明條約。為船號各商各船水手人等。特留養生之

奏稿卷末

完

源。旋值北洋防務緊急。有資協衛。據英國公使節次聲稱。始奉總理衙門奏准開禁。以示寬大。從此兩處豆貨。一任外國商船及時轉運。沙船自北回南。非不裝豆。特其經歷重洋。遠不運夾板洋船之迅速。進口遲而銷路轉隘。市價減而保本愈難。漸至資本虧盡。現在上海沙船。因無資本。停泊在港者無數。稅捐短絀。實由於此。將來船身朽壞。無力重修。勢必日就廢棄。各船商具有身家。即能束手待盡。而水手人等。藉此謀生者。數至十餘萬人。別無恒業。至於生計盡絕。難保不鋌而走險。萬一剽掠橫行。為害行旅。外國商人。亦豈能安享其利。訪所謂主富則客安。主窮則客

困。該船商等所稟。自係實在情形。夫以火輪夾板等船。往來外洋各國通商水口。利權在握。無地不到。無貨不裝。即不轉運油豆餅三件。亦無所患。而上海各項船隻。僅能駛赴北洋。又專藉此以營什一之利。其間繁實非淺鮮。既蒙總理衙門議。俟蘇省肅清商踐前約。英公使威妥瑪亦有賦平議辦之說。現在蘇省軍務大定。正船號各商整水手十餘萬眾。想望更生之日。惟有據情詳祈奏請。

奏稿卷末

完

有裨益。各等情前來。且查最原詳所引主客之喻。最為透徹。上海為通商口岸。適中之地。各國商船。涉歷重洋。會集於此。自必樂與中國商船彼此相安。而後主客共獲美利。斷無內地商船。盡行廢棄。而洋船可以獨享其利之理。連年上海用兵。各船商於困苦不堪之時。竭力助餉。原冀賊平。有日復守舊章。今東南大定。英兵漸撤。若仍不議復前約。則商船自此絕望。水手十數萬眾。無復生理。興言及此。可為寒心。且僅以上海一口豆貨。專歸內地商船運銷。於洋船生意。初無甚損。而市面日旺。中外熙攘和樂。實於洋商亦有利。斯則通商立約之本意。非有所偏厚薄於其

問也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酌議施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李鴻章又奏據江海關道丁日昌另稟稱所有沙船壅塞情形業經詳請察覈具奏特其中尚有本可慮者查江浙兩省漕米改歸海運向由沙船裝載赴北現在軍務雖有端緒而河運一時難復舊章東南漕糧必賴上海沙船起運今沙船無貨販買停泊在港者以千百統計內地船隻以運動為靈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爛一年不行即化為為無矣將來無力重修全歸廢棄海運從何而辦此事非特

奏案卷六

三

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稅攸關於

夫庚正供大有窒礙長貽後患何可勝言不得不急為挽回以期通漕運而裕賦稅惟此層層關繫與彼族無干未便形諸奏牘使外國別生枝節等語臣查該道所稟切中利害非將上海一口運銷北洋豆貨之利設法收回則商船生意斷無轉機即海運關稅一切毫無把握惟洋人趨利若鶩該公使必多方狡執總理衙門原難以口舌相爭因係條約所不准行威妥瑪曾有俟賊平再行議辦之語臣不得不據滬上官商公論剴切上陳或可乘機轉圜於國計民生均有裨助

御批覽

李鴻章又奏前准總理衙門咨欽奉

諭旨實給戈登章服四襲各件統交總稅務司赫德寄至上海交

臣轉寄等因當經劄飭著蘇松太道丁日昌俟赫德寄到

前件即代查收就近轉交戈登祇領並恭傳

聖恩嘉獎及總理衙門優待之意俾昭榮寵去後茲據該總兵官

戈登申稱八月二十九日准丁日昌委候補知府費益謀

費臣劄准總理衙門備寄

欽賞章服六箱另色腰刀一口當即在青浦縣北蕘山行營恭設

香案望

奏案卷六

三

闕謝

恩敬謹祇領伏思戈登偶效微勞疊承優保已自飲水思源過復

渥荷栽培膺茲

寵賚似此

異數榮施實非驚下所敢承受感銜之下倍切悚慚從茲永荷生

成益復難圖報稱惟有銘心無斂沒齒不忘而已所有感

切下忱務求據情代為奏謝

天恩等情前來除咨呈總理衙門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雲貴總督勞崇光著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等先後

與田興恕接見。將被參各款。及殺害教民緣由。逐加詰問。田興恕皆自承不諱。並據稱一介武夫。年少不學。被人欺蒙。愚弄。陷於大戾。實屬糊塗昏聩。辜負

天恩。今如夢初覺。悔恨無及。止求奏明從重治罪等語。臣等督飭司道提訊張茂。謝保齡。種種劣蹟。亦無可飾辯。現據崇實路東章來咨。七月初一日。田興恕行抵四川秀山縣。因病重不能前進。已將該革員在秀山縣監禁等情。咨會前來。應即擬結。查例載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者。均屬有心貽誤。應擬斬立決。人律載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

奏稿卷六  
三

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入者。以全罪論。又關殿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刀。並絞監候。又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又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又斷罪無正條。引律比附。加減定擬。又例載革職官滋事。懲令妄為。累及本官者。按本官降革處分上加一等。加至徒三年而止。總徒准徒軍流以上。均與同罪各等語。此案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起自寒微。十年之間。由步卒擢至提督。宜如何激發天良。稍廉頂踵。力圖報效。乃換任匪人。多行私政。又不自振作。當通省賊匪縱橫。並不力疾出省。親督勦辦。

致軍務久無起色。加以鹵莽任性。戕殺教民多命。迨奉旨前赴四川。又日久耽延。並不迅速起程前往。種種謬妄。罪無可辭。自應按律問擬。田興恕除誤用匪人。及前赴川省遲延。

各輕罪不諱外。其安坐省城。並不出省督勦。致軍務久無起色。應照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例科罪。惟例內有不將實在情形具奏之語。而貴州軍務情形。田興恕均已隨時據實奏報。且例意以有心貽誤為重。田興恕因病不能出省。亦尚非有心貽誤。偏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應比律加減問擬。於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擬斬例上。量減一等。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律擬發邊遠充軍。惟殺害教民一案。情節更重。自應歸於彼案。從重定擬。查天主教業已弛禁。傳教習教者。即均係無罪之人。該教民等並無別項過犯。執行殺害多命。實屬故入。該教民等係趙國澍戴鹿芝先後殺害。而趙國澍戴鹿芝之敢於殺害教民。實因奉有田興恕與何冠英聯銜公函。遵照辦理。應照威力主使律科斷。以田興恕當其重罪。田興恕合依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論。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關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惟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連次奉

奏稿卷六  
四

一年。同治元年。連次奉

恩赦。新綏以下人犯。分別援免。減等發落。該革員田興恕。從戎十年。轉戰數省。幸著勤勞。本在議功之列。又所犯事在赦前。可否仰懇

聖主逾格

鴻慈。免其一死。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伏候

欽定。張茂管即張心培。謝葆齡。以幕友濫膺保舉。攬權怙勢。憑弄

田興恕。使之身犯不韙。亦應照例問擬。張茂管即張心培

謝葆齡。合依幕友倚官滋事。懲令妄為。累及本官。軍流以

上。均與同罪例。與田興恕一體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

懲儆。何冠英與田興恕聯名寫刻公函。通致各屬。致啟教

奏書奉天

王

機。與田興恕厥罪雖均。應與田興恕一律擬罪。業經病故

應毋庸議。趙國澍。即趙長三。戴鹿芝。各執教民多命。應

依威力主使人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於田興恕應得罪名

上。減一等問擬。惟趙國澍已於上年四月在貴筑水田壩

地方打仗陣亡。戴鹿芝已於上年九月在開州殉難。亦毋

庸議。已革候選道繆煥章。已革貴東道前署貴陽府多毛

均屬糊塗荒謬。業經另案奏奉革職。仍請

旨。永不敘用。兵勇夏發等。滋擾教堂。初杖完結。前署貴州撫臣韓

超。於田興恕奏

旨。赴川。屢次請留。實屬不曉事體。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田興恕所居六洞橋公廨。本係入官房屋。年久

爛。田興恕僅量加修理。並非平空起造。亦非占買民房。尋

士耆及胡緝理屢次請將此項房屋。給與作為經堂。並無

妨礙。尚可俯如所請。以示懷柔。已經臣等派員點驗。交給

胡緝理收管。其被殺各教民。應給卹銀。並應給各項銀兩。

青巖一案。照哥士耆前在廣東與臣勞崇光原議。開州一

案。照柏爾德密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王大臣原議。共

應給銀一萬二千兩。亦經臣等籌款撥給。胡緝理收清。取

有收文備案。其餘關涉教民案件。經臣等隨時督飭地方

官妥為持平辦理。胡緝理深為悅服。現在各紳民人等。均

奏書奉天

王

與教民彼此相安。堪以仰慰

宸廑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乙丑。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於本年九月初六日。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明諭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等因。欽此。自應

即日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據為籌商。

惟因鄂等詳查唐努烏梁海游牧。實無唐努鄂博往達巴哈

地名。前已奏明在案。續因兩部落盟長呈報。據舊安插唐

努烏梁海地面。該兩盟或因游牧窄小。無地可讓。或以安

土重違不能相安。已咨行理藩院分界大臣查照各在案。  
茲派李專司立界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西兩部落盟長等務必趕緊讓出地面。抑或  
飭下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俟該俄使到塔會議時。先將庫倫調  
取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與俄使指明辯論。該若有應  
行分給俄國地面。務須向俄人言明。照依東路分界章程。  
其原居人戶。照舊漁獵。不得驅逐。並令其指實俄國應分  
地名。即如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順山嶺先往西。後  
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等語。順山嶺先往西。應若干  
里。至某地名止。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

奏摺卷六

吳

地名而行。究竟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烏里雅蘇台所屬  
唐努烏梁海地面。自當令其在塔城先行一一指明。繪畫  
圖誌。在圖中開寫兩國應行堆立鄂博界牌式樣。當面將  
圖劃分兩塊。各得一塊。俾李立界時。得有遵循。至將來亦  
有依據。庶可免其侵佔之謀。並令跟隨將軍明誼委員委  
署主事岳嵩或防禦銜格圖肯文到旋回。以備李差委。該  
二員俱係久隨辦理分界之員。以資熟手。立界時或免為  
俄人所欺。李現署將軍印篆。俟將軍明誼換約事竣回城。  
李即時交卸。擇日起程。至明誼請領關防。彼時差竣應行  
收庫。查李前往立界。與辦理議分界址事同一律。沿途有

應行具奏事件。或有與俄國應行照會之處。若無印信。實  
多掣肘。相應擬請起程時。仍行承領關防。以便途次鈐用。  
而昭信守。

麟興又奏。李現蒙

聖恩。派辦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界牌鄂博。俄人性情狡詐。僅見  
李帶無兵隊。不但輕視。且慮欲遂其得尺得寸之私。復照  
西路遣兵挾制。李彼時許之不可。拒之不能。誠恐有負委  
任。惟有仰懇

奏摺卷六

吳

天恩。飭下綏遠城將軍。揀選抬槍三十桿。烏槍五十桿。派令槍營  
熟習官兵攜帶。並轉飭宣化大同二鎮。各選精兵一百五  
十名。隨帶合手軍械。令其就近前往綏遠城。會同滿營槍  
兵。各帶鎗帳。即日兼程前來。李再由蒙古地面。揀選蒙古  
人數百名。一同前往。不惟該俄人見李帶有兵隊。可以止  
其挾制貪求之想。即唐努烏梁海人眾。設有不服俄人之  
處。臨時難免相爭。亦可以此彈壓。至建立界牌鄂博時。並  
可借此項兵丁之力。早為完結。李並非求擁兵自衛。無故  
勞師。更不敢輕舉妄動。致開邊釁。實因建立界牌鄂博等  
事。在在需人。兼用兵丁。既足以壯國威。而收鎮撫藩服之  
效。即使之同工作。可節雇覓夫役之費。事在兩全。人歸實  
用。於辦理邊疆重務。或有裨益。

麟興入奏。前往沙賓達巴哈一帶。堆立界牌鄂博。多係深山絕域。人跡向不能到之所。又兼先期前往。等候俄人。實非一二月所能完竣之事。所帶官兵。及堆立鄂博蒙古人等。其所應需鹽菜口糧。若不早為多備。臨期恐不免有絕粒之虞。烏里雅蘇台庫無存儲。實不能據為籌辦。相應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趕緊撥解銀五萬兩。解交歸綏道衙門。即交所謂滿漢兵丁解來。以備急需。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奏。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據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今於八月二十七日。據阿勒坦淖爾

奏案卷六

烏梁海總管莽岱等來卡報稱。適曉有俄官卓德查拉等十數人前來。將總管齊察罕旗下驍騎校多果等男婦大小二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又將總管莽岱旗下一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擊去。言說爾等如是我們君主的奴僕。要取手印。若說不是。將你們的牲畜所有之財物全行擊去。並將爾等赤身驅逐。交給索果克卡倫侍衛等語。又據俄人言稱。我們古畢爾那圖爾扎那刺勒大官。同二百兵不日來至吹河。看守河源居住。又阿勒坦淖爾等處。我們俄羅斯喇嘛等前來蓋房居住等語。並由伊等內著哈即齊當達巴爾二人。作為總管。將達丹等四人。作為佐

領。又稱不准爾等與科城交貢。我等不時巡查等語。今等如死亦向我。聖主。現在甚被俄人欺陵擾害。可否由各卡開齊移入卡內。祈請轉報等語。當經飛呈

欽命會勘西北界事宜將軍大臣等。速行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督。令其將來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內之俄官等。先行調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辦理。並請於會議時。換約之先。務向俄國使臣理喻。言明分界後。此兩國人眾仍舊住牧。抑或內遷。希為一併定議。以便日後遵照辦理。謹附片奏

奏案卷六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遵旨豫籌立界事宜。並請帶兵前往。請飭各省撥解餉需。廣鳳等奏俄人侵擾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各摺片。前據麟興等奏。請飭庫倫將分界原圖咨送伊犁。當經諭令文盛速將原圖徑送明。以備與俄使會議。茲據該署將軍奏稱。詳查唐努烏梁海。實無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其西兩部落盟長地方。因游牧窄小。無地可讓。未能豫籌安插。唐努烏梁海地面。將來定議分界時。如唐努烏梁海游牧內。有應分給俄夷處所。其人戶應移往何處安置。均應先事豫籌。著明。速即咨催文盛等。將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剋

期送交。俟該俄使到塔。即按原圖與之指明辯論。如能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奏。令讓出數百里。安插內徙之眾。較為妥善。抑或仍在西兩盟部落地面。設法籌商安插。即由麟興車林敦多有妥善辦理。如俄使堅執不允。西兩盟部落。又無閒地可以安置。即當與俄使反覆言明。所有分給該國地方。原居人戶。仍照東界議定章程。照常居住游牧。不得驅逐越境。以免紛更。至俄國議分界址。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順山嶺先往西行。應若干里。至某地名止。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地名經過。並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即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地面。並著明誼等與俄使會議時。先行逐一指明。繪畫圖誌。開載兩國應行堆立鄂博處所。以便分界時憑圖定議。即由麟興等與明誼妥籌辦理。麟興俟明誼換約事竣回城。即行前赴沙賓達巴哈一帶。建立界牌。所請隨帶委員岳嵩武等。及攜帶關防前往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至請飭綏遠城揀選槍槍等件。並調宣化等鎮兵丁。隨往堆立鄂博一節。屆時換約事竣。分界已定。諒不致別啟釁端。如所帶兵衛過多。或轉滋俄人疑慮。著麟興於存營兵丁內。揀帶百餘名前往。以壯觀瞻。其槍槍等件。均可無庸調撥。兵數既少。所需口糧無多。本日已諭知沈桂芬撥銀一二萬兩。迅由歸綏道轉解矣。俄人闖入河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地面。欺陵擾害。業經廣鳳等知照。

明誼等辦理。即著明誼行文西悉畢爾衙門。令將兩旗游牧內之俄官等。先行調回。並將來分界後原住人眾。或照廣鳳等前奏。暫令在北八臺等處。妥為安置之處。並著明誼廣鳳。奎昌迅籌會辦。

廣鳳又奏。前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送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著廣鳳接閱之下。遂備行裝。聽候明誼等換約後咨文一到。即可啟程前往。惟刻下鄰境古城烏魯木齊一帶。漢回變亂。揀發蒙兵催赴援。

勦偵探籌備防。在在尤關緊要。若帶印公出。遇有緊急事件。誠恐鞭長莫及。亦不敢藉奉公出。移印於人。不顧料城之重寄。其建立界牌一事。請

旨可否令幫辦大臣奎昌前往建立之處。恭候聖裁。

御批。仍著廣鳳前往。遵旨妥辦。廣鳳起程後。所有該城邊防事宜。即著移交奎昌暫行代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

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同治三年甲子十月庚午伊犁將軍常清奏接奉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

上諭西路分界事關緊要各城所屬人眾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辦理之處令常清等迅速查奏等因欽此昨據托克托素

稟稱俄人兵隊前者直入卡倫之內忽爾排隊大肆狂言

意欲尋釁部未施放槍礮我兵暗中防範不與計較忽爾

又將兵隊分兩三次逐漸暗行撤去竊查各路回匪紛

紛變亂數城失守兵連禍結之際若再加以外圍相逼內

憂外患實難兼顧等再四籌思兩害相權則取其權宜

奏辦夷務始末

一

奏辦以顧大局遂即咨照明謹等准照俄人議單妥商辦

理迅速結案以備蒙端至安五索倫四受更及哈薩克布

魯特人等據托克托素稟稱索倫營總管阿木爾們都到

總管霍加布平領派官員出具甘結云我們索倫營人口

地均均屬

國家所有官員等不能專主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議在

塔爾巴哈台分定疆界後再為進行索倫營錄蓋旗圍爾

根河西邊之田地如俄羅斯占去另給我們一塊好地並

給收放牲畜之地仰懇即照議單辦理以期

國家之事有益至索倫營以北山場一帶地方其投誠之哈

薩克等被俄人逼迫。日下暫為寬住我營。斷不能滋生事端。各等語。查索倫營官兵。丁素與俄人勢不相下。今正當分界之時。尚不至中有梗阻。等語。即藉為轉圜結案之舉。俟塔城定議之後。再派經理洋務之領隊大臣托克托素。將各愛曼暨哈薩克布魯特等男婦人口若干。所有田廬墳墓。以及牧放牲畜各項生計。分別彙錄。其如何與俄國相約。彼此兩不侵犯。自應由明道等詳細定立章程。再行遵照辦理。等語。即遵。

旨將所辦各項情節。一面奏。

佛一面咨會明道等。向俄人婉商。或可挽回一二。以平取情。如執

奏集卷五

二

意不允。等已先與索倫營立有成約。擇草水深茂之地。換給若干里數。以符前議。至招回貿易色克德爾官一節。前因軍務正興。恐滋流弊。曾咨明暫緩數月。再辦。適俄人詢問看守貿易圍地之人。是否照舊。其意似欲一見。當即告以圍地早經派人守護。絲毫無失。爾國有一人在圍內住宿。看守平安無恙。原不難即遣伊赴爾營中會晤。誠恐此人離歸。萬一圍內稍有物件遺失。憑何質證。不如另派二人前來替換。暫住數日。親面交代。詎料俄人堅執不從。且云此人在圍內。聽爾等作何處置。圍內物件稍有遺失。定要賠償。日下兵隊既漸退去。我兵亦即撤防。等語。惟候塔

城咨會隨時變通。通神以好。

聖慮

御批該衙門議奏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十月初三日。由軍機處交出伊犁將軍常清奏。送結俄人分界事宜。以願大局一摺。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日等伏查。勘分西界一案。前據明燿片奏。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憲畢爾。准照議單分界。茲據常清奏稱。內憂外患。實難兼顧。因即咨照明道等。准照該國議單。妥商辦理。自係尚在未經奉到

奏集卷五

三

諭旨。及接准臣衙門行知。以前業經欽奉諭旨。飭令明道。錫霖等。妥為辦理。應令欽遵。前奉諭旨。將來俄使到場。務即迅速。毋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至界址既由常清等。准照議單酌妥。分所有各愛曼及哈薩克布魯特等。自應妥為安置。應如常清所奏。與俄人婉商。如能挽回一分。即可得一分之益。否則該將軍等既與索倫營立有成約。即行酌給草水深茂之地。以符前議。其招回貿易色克德爾官一節。前經臣衙門與俄國公使往來辯論。後即經函致常清等。結給西憲畢爾咨文。告以該官原非逼迫。離任。自可照舊來圍任事。惟現在地方

不請諸多未便一俟軍務稍平定當行文告知安穩回任等因應令該將軍查照前函參酌現在情形妥為裁辦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軍機處交出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奏俄人依怕木係萬槍奪馳時校多果什家馬羣踴傷伊子烏勒都倫身死及俄官捏稱自縊勒令屍親出結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該俄羅斯依怕木係萬二人將蒙古馳騎校多果什之子烏勒都倫致命重傷身死據委員件作屍親眼同驗明取有驗單甘結及屍親供結自係供

奏務案卷

四

證死傷確有實據該俄官件作等何得妄行割斷捏稱自縊並將該總管屍親等帶劫強勒具結書押其誣捏情形益屬顯然隨將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咨送理藩院之驗單甘結供單等件由臣衙門咨取查覈與該大臣原奏情形相同當經據情照會俄國任京公使倭良嘎哩轉飭邊界官迅將依怕木係萬二人交出會同該處地方官未公審訊屬實立即按律治罪並將所搶馬羣數目代尋交還等因去後旋據該公使倭良嘎哩照覆稱業經轉咨西志畢爾總督飭下所屬務將此案遵依條約照例覈辦等因前和已咨行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查照俟與俄國會辦

此案即遵依條約未公覈實辦理毋得任其含混以重人命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稱本年四月二十八日阿勒坦澤爾烏果海總管恭岱旗下馳騎校多果什家馬羣有俄羅斯依怕木係萬二人起意搶奪伊家馬羣並捉住伊妻已刺查噶行兇伊妻懼怕隨同行走俄人望見馬羣遽行趕起並將伊子烏勒都倫之連鞍騎馬一匹一併拉走伊妻向拘伊子處所俄人言在放馬地方故作卧倒伊

奏務案卷

五

妻往看烏勒都倫已經被傷身死當經稟報派員帶領件作於六月初七日會同俄官所帶件作及屍親人等眼同相驗驗得烏勒都倫委係踴傷身死旋據俄國件作將烏勒都倫牌項及腦頂皮用刀割開又鋸開腦骨剖開腹皮驗係自縊並經俄官將總管各官及屍親人等帶赴格格斯台地勒令屍親多果什等照依自縊出結書押等情咨請覈辦前來本王大臣查俄國條約第八條內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情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又第十條內載邊界大小案件會同審訊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又邊有搶

奪牲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原物  
即照例計贓定罪各等語俄人依怕木依萬等槍奪多果  
什家馬羣遠將看守馬羣之烏勒都倫踢傷身死派員查  
驗屬實而俄國伴作驗係自縊遠將屍親帶去勒令照依  
自縊出結畫押既未將兇犯交出會訊定罪亦未將所失  
牲畜尋獲交還均與條約不符詳查此案俄人槍奪馬羣  
途過多果付之妻向詢伊子處所據稱在放馬地方故作  
卧倒情詞已屬支離迨經俄官帶領伴作相驗竟聽伴作  
擅將屍身肢項割開稍稱自縊辦理尤屬非是如果烏勒  
都倫係屬自縊中國自有驗法斷無將屍身任意割裂之

奏務始末

六

理屍親如果情甘出結自應向本國官長陳明若由兇手  
所屬之外國官強行帶往勒令依照自縊出結此等辦法  
何能取信於人使之心服且中國定例罪大惡極之人死  
後始行戮屍今烏勒都倫並未犯有罪惡既經慘死復於  
死後慘遭屠割實屬無辜受刑依怕木依萬係俄國之人  
自應照俄國之例辦理烏勒都倫並非俄國之人豈得亦  
照俄國之例慘割相驗此即有人抵命其慘割已屬可憐  
若既遭慘割又不抵命於之情法豈可謂平除將科布多  
大臣原文鈔送查覈外相應照會貴大臣轉飭邊界官迅  
將依怕木依萬二人交出會同該處地方官秉公審訊屬

實立即按律治罪並將所失馬羣覈實數目代為尋獲交  
還以彌釐端而重條約是為至要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貴王大臣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文內開  
俄人槍奪晚騎校多果什家馬羣並踢傷伊子烏勒都倫  
身死等情照會深以俄國邊界官辦理不善為言本大臣  
現尚未接到該處封疆大臣移文其是非所由勢難遽度  
茲將貴王大臣照會並科布多參贊大臣咨文咨譯出鈔送  
西憲畢爾各省總督並咨請該大臣飭下所屬務將此案  
連依條約照例覈辦一俟接到該督咨文即行照會貴王

奏務始末

七

大臣可也  
丙子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於五月二十  
七日將阻止洋人傳教情由陳明  
聖鑒昨准達賴喇嘛咨稱上年天主教二三人藉貿易為名來藏  
傳教曾經勒令轉回嗣有洋人又由堆里及布魯克巴哲  
孟雄奔宗各邊界前來者隨即報明二位大人業由邊界  
阻攔回教目今藏屬地面並無外來天主教之人嗣後仍  
嚴密防範不至有失察越入藏界之事惟以前自雲南及  
打箭爐行至擦瓦喇孔置業之天主教罪惡如繁肅法日著  
在彼數年任意傳教已擾亂番民數人心意現在設法將

該從者分別查辦。並不准彼處人等擅行來藏。今雖止有  
罪助擊一人。尚住棚孔。而棚孔距打箭爐甚近。恐漢人差  
使自鑪出口時。另有天主教之人。身穿漢衣。混雜其中。暗傳  
彼教。則番民難以稽查。致釀事端。應請援情奏明。

大皇帝飭由打箭爐地方官。認真清查。出關兵民。方免洋人潛越  
藏地。實於黃教大有裨益等因。欽此。等語。查所擬高中。青察除  
咨明理藩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都將軍。及劉打箭爐  
廳外。理合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雲貴總督岑榮。咨貴

奏稿卷五

八

州巡撫張亮基奏。將已革貴州提督回興恕等審明分別

定擬具奏一摺。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回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上年經臣等執持過

恩減等。向法國使臣柏爾德密再三開導。始據聲稱將回興恕監

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回本國。即可辨結

等語。今日興恕既已監禁。臣等公同商酌。此案為禁一層

雖已照中國等例辦理。但中有楚南一說。遠延時日。大

知難免。該使不藉口翻悔前議。同酌定先與面晤。重申上

年之款。並斟酌給予一函。將過

恩減等辦法。明為告知。一則藉探該使有無翻悔之意。二則如該

使肯俯首議結。不必俟告知該國即可完案。更為直捷。乃

該使於辦法雖無異詞。而覆信內仍言必須告知本國。俟

覆到再行知照辦理等語。法國前使臣哥士者。在京時。因

請以回興恕抵償。經臣等開導。不啻至再三。該使仍堅

執不移。幾有決裂之勢。自柏爾德密接手後。臣等屢以理

解說。使爾活動。今該使臣以告知本國為詞。揣其用意。該

國素崇天主教。因此案從寬議結。豫防各教士。遠有後

訖。故不得不藉本國一言。以杜教士之口。臣等因思辦理

此等交涉案件。總以結實為要。方免後患。况傳教士之在

奏稿卷五

九

中國者。實多過事生風之徒。而此案又該國所視為重者。

僅今日稍留開隙。將來倘有不知其意之處。難保不藉翻

案為波恨之計。此時稍寬時日。正可免後來別生枝節。惟

中國距該國甚遠。往返總需數月。臣等恐勞崇光並崇實等各一函

等。未悉此間辦理情形。因酌寄勞崇光並崇實等各一函。

告知原委。並於寄崇實。略奉章函。令其將回興恕妥為

妥辦。以待此間議結。毋令再滋事端。致有反覆。相應請

旨。飭下崇實。略奉章。仍將回興恕妥為看管。毋任他出。庶該使接

到該國回信後。自不至再有藉口。將來照中國過款減等

之例辦理。亦屬詞嚴義正。易於完結。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勞崇光張亮基奏將已革提督四興  
 怒等審明分別定擬○當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  
 衙門奏稱此案上年與柏爾德密辯論時○該使臣曾言將四興  
 起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回本國○即可辨結  
 嗣因此事遠延時日○大多難免該使不藉口翻悔○前因先與  
 面晤○重申上年之議○並酌給一函○告知遇恩減等辦法○乃該使  
 於辦法雖無異詞○而覆信內仍有必須告知本國○俟覆到再行  
 知照辦理等詞○揣其用意○該國素崇奉天主教○此案從寬議結  
 恐各教士退有後言○故不得不藉本國一言○以杜教士之口○惟  
 中國距該國甚遠○往返總需數月○恐勞崇光等暨崇實等未悉  
 此間辦理情形○因先各寄一函○告知原委○請飭崇實○路秉章○仍  
 將四興怒妥為看管等語○此案辦理總以結實為主○自應照該  
 衙門所請稍寬時○以免後來列生枝節○惟四興怒現在秀山  
 該處距鎮筵甚近○賊氛未淨○崇實○路秉章○在成都有鞭長莫  
 及之勢○計法國覆到○王達亦在三四箇月以外○恐四興怒因日  
 久案懸莫結○有懷疑懼○設滋他故○則傳教人等浮言又起○恐致  
 波折橫生○柏爾德密亦將藉口翻悔○著崇實○路秉章○酌量情形  
 如秀山可以無虞○即仍將四興怒在該處羈禁○若秀山相距較  
 遠○防範難周○即著設法將四興怒解省○妥為安置○以昭慎重○一  
 俟該國覆信到時○即可照中國遇赦減等之例辦理○該將軍督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九

撫等務當悉心籌畫○計出萬全○毋得稍有疏虞○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摺一件○並給法國使臣信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給法國使臣密函  
 已革提督四興怒前經奉  
 旨革職○項於七月初一日○由湖南押解抵川○羈禁○現在該罪未結  
 查四興怒殺戮無辜之人○其罪誠不可逃○但因不知事體  
 輕重○且從前殺賊有功○百姓皆知○又以恩本  
 恩詔例應減等○此案若照中國律例○其罪原可議減○且亦不必審  
 辦若斯之重○惟是四興怒所傷者○內有貴國之人○自當與  
 貴大臣相商○四興怒本係性情乖僻之人○止緣前在湖南  
 殺賊救民○曾經出死力為所傷○而懷恨者固不乏人○為所殺  
 而感恩者亦復不少○傳教士遠涉重洋○入華傳教○今既無  
 罪被伊戕害○若不將戕害之犯重加懲罰○誠不足以昭炯  
 戒○然若不按定例辦理○懲之過當○雖可即時取償○轉恐取  
 怒難犯○致受恩百姓厚與教民為礙○轉非保護教民之道  
 况被累諸人○頗為懇請寬免○亦與中國此案情節例案相  
 符○本王大臣等專函密與貴大臣相商○除案內不協各情  
 已飭黔省籌畫調度○妥為辦理○所有四興怒一犯○應即減  
 死一等○永遠充軍○不准援免○本王大臣等因係至要公務  
 不得不再三慎重○以期妥協辦結○如照所商定案

諭旨宣示京外俾各處均知有功如田興恕因殺害傳天主教之人雖未經抵償然所得之罪亦足使此後軍民人等不至再行殺虐教中之人並使知順治康熙年間有嘉惠教士至意當今

大皇帝仍復與順治康熙年間優待無異將來內外官民亦皆知相待教中人等均當一視同仁毫無歧異也再此案貴國

大皇帝如願照本王大臣所商辦結則中國大皇帝更可以此為法國大皇帝真情和好之據

寄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信云  
貴州教民一案自楚中一搗延宕多日柏爾德密屢向本

奏案卷元

三

處催詢幾於無詞可答直盼至前月初始接到粵處具報曰前提督蔣英秀山之奏當即據以函知柏使用安其心且以此次

諭旨如有即著勞崇光張亮基迅速定擬不必俟該革員到省等

因誠恐此事遠廷太久難保柏使不藉詞詭詞相悔前請因復約與面商重中上年之議並斟酌給予密信一函言

明達照過

恩減等辦法幸該使尚無異詞惟云應即詳細告知本國一俟履到即行知照且允暗中幫助完結此案其意以為此時保全田興恕將來即可保全教士云云本處恐其稍有變動

再三詰問萬一貴國不以為然又將如何辦法彼為我等窮至極處乃言本國如不照辦定即辭退欵為不再為官云云本處細察近日會商情形尚覺順緒似該使不至再生枝節現在平階石卿定擬之摺已於昨日由軍機處鈔交到奉

旨交本處議奏看此光景將來總可照所奏過

恩減等辦法惟該使必俟該國覆回此自係不敢擅專之公義本處固該公使既有本國如不照辦即行辭退欵差之旨神情甚為決絕且恩觀柏使為人向來辦事尚屬誠實可靠此時既有此旨自未便過於相迫只好靜以待之一俟該

奏案卷元

三

使知照該國覆到本處定當飛行再處查照減等辦法惟聞秀山地勢距鎮軍甚近而距成都將二千里之遙誠恐日前前提督或生疑忌該處地僻人稀防範恐難周密屆計法國覆到至速亦在三四箇月以外萬一日久該革提督又生他故則事敗垂成以後將無從收拾仍希體察情形妥為妥協如秀山可怖即藉秀山體稍有未安之處即宜設法仍解者中方為正辦外間情形本處無從遠度惟望妥酌行之至要至要

寄雲貴總督勞崇光貴州巡撫張亮基信云  
九月二十四日由軍機處鈔出粵處疏案奉

旨交本處妥議具奏。同日又奉到公函。誦悉一切。此案自楚中一  
說。延宕多日。相爾德密廉向本處催詢。幾於無詞可答。直  
盼至前月初旬。始接到川中具報。回興怒。為禁秀山之奏。  
當即趕緊函知柏使。以安其心。且以此次

諭旨。內有迅速定擬。不必俟回興怒到省等語。遂計專處奉到後。  
必即擬奏。本處深恐此案延宕太久。難保柏使不藉詞覈  
舌。翻悔前議。因復約與面商。再中上年之議。並斟酌給予  
密信一件。言明將來遵照。

恩減等辦法。幸該使尚無異詞。惟云應即詳細告知本國。一俟履  
到。即行知照。且允暗中幫助完結此案。其意以為此時保

奏摺卷末

高

全田與德。將來即可保全。教士云云。本處恐其稍有變動。  
再三詰問。萬一貴國不以為然。又將如何辦法。彼為我等  
窮至極處。乃言本國如不照辦。定即辭退欽差。不再為官。  
云云。本處細察近日會商情形。尚覺順緒。似該使不至再  
生枝節。專處所擬。將來總可照辦。惟該使以必俟該國覆  
回。此自係不敢擅專之公義。本處因該公使既有該國如  
不照辦。即行辭退欽差之旨。神情甚為決絕。且恩觀柏使  
為人。向來辦事尚屬誠實可靠。此時既有此旨。未便過於  
相迫。止好靜以待之。一俟該使知照該國覆到時。本處即  
可按照減等奏摺。再行覈咨專處。及川中查照辦理。至此

次專處奏摺

批交本衙門妥議。未將原摺發還。亦係稍緩時。待其覆信之意  
耳。

恭親王等又奏。查內務府造辦處。舊有玻璃作一所在西  
安門內。天主教北堂西偏。咸豐十年。法國照約查還教堂  
之時。曾據傳教士孟振生。指該玻璃作為堂內之地。懇請  
一併給還。當經臣等以並無憑據。礙難查給駁斥。旋據該  
教士呈稱。此項玻璃作。原係堂內地基。安置製造玻璃之  
所。後因中國派人在此學製玻璃。亦未另置別所。至收堂  
時。遂連玻璃作均行入官。懇即照約賞還等語。並據繪具

奏摺卷末

高

堂圖呈閱。臣等查法國續約第六款。內載。前所充之天主  
教堂。堂基墳地。土房廡等件。應還交法國。住京大員。轉交  
該處奉教之人等。此項玻璃作。既據該教士呈明。原係  
係屬堂內地基。自應照約。惟以玻璃作。無遠處。未經即  
時交回。嗣於同治二年冬間。該北堂回棧。本年興工修葺。  
又復屢請給還。因查得未安門外全魚胡同舊錢局北  
廡。現在封閉無用。因將該局內北房二十四間。分交內務  
府。畧加修葺。改為造辦處玻璃作。將原玻璃作地。交還  
該堂收領。至現修新玻璃作。需用工料銀五百兩。因原作  
係查還外國教堂。未便由內務府辦公項下開銷。業經於



臣衙門所存三成船鈔項下照數支給應用理合附片陳  
明

御批知道了

法國教士孟振生原呈

敬呈王爺台前四堂地均已收回尚有界址不清之處  
懇垂格外之恩因本館牧遣人催家該處視為其文均行  
枝梧推諱如東堂地西北面尚有度麻粉房占據支延  
時西堂地北面房屋已備價京錢一千吊文贖回尚  
未稅契並有跟隨之紅白契紙四卷先呈於王爺台前查  
閱後再行稅契西堂西面被公府占去不能直言收契南

奏請補本元

十六

堂西面界址被連界舖戶占去不少至於北堂西面界址  
有玻璃作人向本館牧言及俟明年正月底方可交還本  
館牧無法應允以致占據北堂之任戶亦均不可遷移至  
於東南址亦均不清本館牧不知如何辦理伏候王爺命  
下是荷

法國教士孟振生原呈

前曾呈於王爺台前玻璃作地基原係堂中地基堂內安  
置製造玻璃之所後因

高宗純皇帝派人在此學製造玻璃後亦未另置別所至收堂時  
連玻璃作均行入官並非原有之玻璃作現因按舊堂圖

地基實款叩懇王爺開恩按照和約全行實還特此奉呈  
甲中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日等辦理日新巴尼亞國條約事宜完竣西洋  
使臣何穆恩尚無到津確信欽奉

諭旨薛煥著先行回京欽此日薛煥當即欽遵未裝回都日崇厚  
旋據西洋領事官左啟督遞到該使何穆恩照會當即送  
交日薛煥查辦因往復函商該使照會內所稱領事官不  
得派商人充當問討過早等語查該使前次照會既稱此  
層問討必行今忽云問討過早顯係飾詞枝梧不能不設  
詞辯難以期折騰至所稱第九款任悉仍設立官員均須

奏請補本元

十七

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住紮澳門無異並應照第二款所  
載一切舊章概行革除等語其意以中國在澳門設官直  
欲以英法等國領事相侔殊與體制攸闕自應與之辯論  
詰以條約第二款雖載明將舊章革除第九款又載明仍  
設立官員是應革除者自應革除應仍設者自應仍設兩  
款既經分別自然不得牽混庶可杜其狡賴之謀至澳門  
究以何處為界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函詢  
廣東撫臣查明再與折證此時復以容查明另據並仍以  
條約現屆應換之期中國靜候來津互換為詞使其無可  
藉口日等將照覆發交該領事左啟那轉寄該使查收

御批該衙門知道

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貴大臣來文內稱。須將和約未顯明處。豫先  
言定。以免日後彼此誤會等語。本大臣代國政解明。來文  
稱領事官不派商人。照條約速辦等語。查和約尚未互換  
何能得過貴大臣問討過早。來文又稱本大臣謂中國領  
事官一語。中國無此字樣。中國官制亦無領事官名目等  
語。查和約第九款內載。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其該官員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

奏摺卷五

大

法英美諸國領事官等任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  
己公務。懸挂本國旗號。無異等語。本大臣按該官員權柄  
辦事。照諸國領事官任澳無異。不論用何職銜之官。不允  
為領事官實也。再第九款內

大清國

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及稱澳門等國。為此仍字。貴大臣論為

和約所定澳門再立官員。本大臣查和約第二款內載。

大清國與大西洋來往交涉。所有澳門彼此執政商辦各事。既  
已新定和約章程。一切舊章。自應革除等語。該澳門舊官  
員舊時之權。在革除舊章。今有新章程。所以舊權概革除

也。來文又稱澳門地基向以三巴門為界。及前數年間貴  
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佔占數里。茲要將地歸還中  
國等語。查大西洋人自來澳。到今居住到徑。諸地方。為此  
萬歷二年。在徑諸設立關隘為界。道光二十九年。澳門執  
政者令拆去該隘之門。但西洋人未有越於門外居住。來  
文所提三巴門並一連之牆。在天啟三五年始建。此等圍  
牆。是為保護地方之用。並非為界。其界先經有知。以上各  
層。一一解明。今貴大臣既願本大臣前往天津。彼此互換  
和約。惟希依本大臣所解第九款。明言願依。則互換可也。  
為此照覆。

奏摺卷五

光

給西洋國使臣照覆

為照覆事。接來文內稱。領事官不准派商人充當。一層。問  
討過早等語。查貴大臣乃貴國欽派換約之大臣。又加全  
權字樣。此事換約後。即當照行。不能不豫先問明。否則換  
約後。中國亦礙難將章程徧行各省也。來文又稱和約第  
二款內載。既已新定和約。彼此均應遵照辦理。一切舊章  
自應革除等語。指為澳門舊時官員之權。亦應革除。貴大  
臣誤矣。查條約第二款。雖載明將舊章革除。第九款又載  
明仍設立官員。是應革除者。自應革除。應仍設者。自應仍  
設。條約所載。甚為明晰。毫不含糊。若將條約。載明仍設之

事亦指為在革除之列則當時議立條約既有第二款何必又立第九款所以兩款分前後而立者正係聲明仍設官員之權不在革除之列也至於澳門地基未文以萬歷二年在此徑渚設立關隘為界道光二十九年澳門執政拆去該隘之門但西洋人未有越於門外者查澳門以三巴門為界人人皆知今貴大臣文稱舊以關隘為界想必另有實據容查明另議至於貴國條約已屆應換之期中國靜候貴大臣來津互換可也為此照覆

乙酉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謹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壽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等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

奏摺卷三十九

三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本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此時新疆地方回氣猖獗而俄國兵隊又節節移近圖爾根河西任勢強占卡內地方等因欽此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飛咨等速將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目前和等公司商酌伊犁為根本重地因危已極止可照依該將軍來咨擬給俄國照會准照議單酌派使臣速來換約並令其將伊犁兵隊撤出卡外靜候議分界地當於七月初十日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街門恭摺奏聞在案茲於八月初六日接據巴克圖卡官稟稱道有俄國兵隊六百餘人攜帶礮械來至卡外小水地方任勢據該頭人

言稱本我們上司派令先來候分界大臣前來會議顯有遲兵挾制之意一面屬令領隊大臣等嚴飭在城兵丁暗中防範十三日到卡次日蘇哈營博補考帶從人三十餘名前來居住該貿易圍內十五日等等各遣人送給豬羊雞鴨茶麪點心等物各十二色伊隨回送等洋履巨鎗等物八色十六日在公所相見暮飲寒溫十八日派委員阿克敦傳前往該圍面訂會議日期該使面云我們前來按照該單定界換約今索和等若照此畫定限道定界將分入俄國地面舊住人丁均為俄國所屬如謂可行即派員來圍在另有繪就圍內添寫清字地名以便互換若

奏摺卷三十九

三

不照此辦理稍有更改我們立即起程回國止好派兵強如等詳奏該使圍內畫定分界限道與去年到塔會議時呈給圖說大略相同惟圍色去我國卡倫及內附蒙古人不能不再竭力割脚稍圖補救當復擬開議單以該使圍內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至齊桑洋爾此一段內寫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及薩彥山嶺賽留格木山嶺全七鄂拉等地名查我國舊存圍內並無載有此等名即無從考究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直往西南由綽勒齊河等處至齊桑洋爾不但經過各地名與我國舊存圍內易於稽查可將阿勒坦洋爾烏梁海蒙古遊牧讓出一半庶

與貴大臣等前年所云阿勒坦洋爾係兩國公共地面之  
言相符該使臣離哈勞等云我們圖誌所開唐努鄂拉達  
已哈即係唐努山嶺至薩彥山嶺等三處地名中國舊存  
圖內雖無其名然我們前開議單內已將應順大嶺向東  
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之語載明應於立界時由兩國立界大臣看其水流之方  
向建立界牌鄂博斷不至稍有疑似不清之處今聞你們  
擬開單子仍不依我們所指界址辦理止好起身回國帶  
兵強占該委員等百方譬喻始訂於二十一日在公所相  
見離哈勞先向等詢問西路回匪作亂之事等答以  
現已派兵勦辦地面漸已肅清此等小醜跳梁何國皆所  
難免何足齒及迨後言至分界之事離哈勞言今既約我  
們前來照單換約將分入我國地面舊住人丁應隨地歸  
為我國所屬我們必照依你們總理衙門去年照會所云  
令伊等仍前安居樂業不至一夫失所如謂不可行我們  
立即回國派兵看守分准地界等語等以理開導自午  
至酉幾至舌敝唇焦該使臣絲毫不讓起身作別查該使  
臣等上年會議時尚知顧惜聲名深以肇啟兵端為諱此  
次於未來之前先派兵隊往紮近卡迨於會議時不但詢  
問我國西路回匪變亂情事且竟敢動輒以用兵為詞肆

奏摺卷之二

三

意強橫窺其情勢非特急欲挾制完節且欲趁我內外不  
能兼顧之際有意尋釁藉圖報復去年在伊犁敗兵之辱  
若不先其所和必至立成決裂且恐於議單外更添枝節  
值此西路回氛猖獗之時若再加以俄人聲釁更難收拾  
隨於二十三日派委員阿克敦佈等告以先允其在伊犁  
就國內照依俄文用清字還音註寫地名並商擬後來一  
切章程該使臣將擬就章程數條交委員呈閱內有塔爾  
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外小水地方舊住種地民莊五處  
務於立界前向內挪移更有自成豐十年京城換約之日  
起所有中國向在卡外住牧陸續越入卡內者應於立界  
時撥回原處查此二層斷難照辦小水地方種地民莊該  
民人等在彼開地建房居住年久若遽拋地內遷必至失  
所至所請卡外住牧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眾於此數年間  
有越入卡內者應行撥回原處查本年六月間伊犁將軍  
常清咨到片奏索即有俄人兵隊逼近卡倫所有內附  
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畏其強暴漸已避入卡內南北山  
場之極今該使諄爭此項人丁顯係力與為難若於立界  
後令此項人等仍赴卡外住牧伊等斷不肯出卡彼時俄  
人必以我收納降人為詞藉端尋釁是一波未平一波復  
起等語派令委員連日往與該使臣等對辦小水地方民

奏摺卷之二

三

於立界後內移展至十年其西界外移於卡內人丁允  
以換約之日為準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隨地歸為何國  
管轄今伊等仍舊各守舊業僅於換約後有越往他  
處者再行照約撥回伊等各城以換約文到之日為準  
等公同熟商再無別策稅餉適於二十九日接奉此  
諭旨

諭旨得有違倫於九月初七日與該使臣互換訖約圖誌完案該  
使臣等於初九日由塔起程回國查該使臣前請議事費有  
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  
倫線鄂倫布拉克等處卡倫行如柳美由瑪呢圖噶圖勒  
幹卡倫往西而靠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而  
等語此二層均有空礙但係議單所不能不酌允一層  
當向塔城總管也麻各官查詢究竟何處定界空礙稍  
極食稱本處溝口水源及採薪取材之處俱在此山如依  
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仍屬中國尚與塔城軍民為  
便等語於此一段即依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往西南  
靠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其餘分定界地均與俄使前請  
議單相符合所議定自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  
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派兩起立界大臣均赴塔  
爾巴哈台與伊等立界之阿噶沁達蘭喀布塔美爾卡中

開會商一起會同伊等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議定界地  
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  
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  
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地建立界牌鄂博  
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  
界地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止如遇大山以山梁  
畫界遇大河以河岸畫界如遇橫山橫河俱以新立界牌  
鄂博畫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水流之方向作為立  
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  
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  
立界牌鄂博時中間定出二十丈作為公中之地俟兩國  
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堆立界牌鄂博若干處  
及約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等語現已分咨伊  
等塔爾巴哈台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俟明年屆期各城立  
界大臣照辦至等現與俄使互換地圖六分均係俄人  
繪送謹將一分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呈  
御覽交備存查一分聲明謹摺回烏里雅蘇台存案備查其應送  
伊等科布多及塔爾巴哈台應存圖誌我國區役照繪恐  
與該使所繪圖誌不能畫一於立界時難為依據是以仍  
層俄使雜哈勞等飭令從人再行照繪數張以便分送現

於立界後內移展至十年其西界外移於卡內人丁允  
以換約之日為準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隨地歸為何國  
管轄今伊等仍舊各守舊業僅於換約後有越往他  
處者再行照約撥回伊等各城以換約文到之日為準  
等公同熟商再無別策稅餉適於二十九日接奉此  
諭旨

諭旨得有違倫於九月初七日與該使臣互換訖約圖誌完案該  
使臣等於初九日由塔起程回國查該使臣前請議事費有  
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  
倫線鄂倫布拉克等處卡倫行如柳美由瑪呢圖噶圖勒  
幹卡倫往西而靠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而  
等語此二層均有空礙但係議單所不能不酌允一層  
當向塔城總管也麻各官查詢究竟何處定界空礙稍  
極食稱本處溝口水源及採薪取材之處俱在此山如依  
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仍屬中國尚與塔城軍民為  
便等語於此一段即依由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往西南  
靠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其餘分定界地均與俄使前請  
議單相符合所議定自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  
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派兩起立界大臣均赴塔  
爾巴哈台與伊等立界之阿噶沁達蘭喀布塔美爾卡中

今僅繪就一張該使臣至於起程其餘題畫不及許以回國後補畫二分准於年前送至塔城今將該使現繪就圖誌存留塔爾巴哈台一俟年前將補畫圖誌二分送到時即由鄂錫霖飭令本處司員照依現存圖內地名添寫清誌分送伊犁科布多各一分以便該兩城立界大臣執持前赴各本境會同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等明謹於拜摺後帶同烏科兩城隨帶司員等起身先至科布多與廣鳳等面商善後一切事宜即回本任其伊犁委員札珠哩亦即令其旋回伊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該奏單一件片二件併發

奏 奏 奏

明謹等又奏正結摺開於九月初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等同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廣鳳奏呂春並勘科爾沁海留圍等處居住內附之哈薩克作何安置應由塔城辦理並據著科廣蒙古情形仍須照舊遊牧各摺等因欽此查廣鳳等所奏係在鄂等接准常清咨令迅辦俄使前開議單換約以前自不能不熟籌安置內附之哈薩克及阿勒坦津爾烏梁海人眾之地現已與俄使換約所有被分去地面舊住人丁隨地歸為伊圖科布多所屬卡外住牧之阿勒坦津爾烏梁海蒙現被俄國全行分去並無仍隸我界必須內遷安置之人其塔爾巴哈台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二九

所屬卡外住牧之哈薩克亦被該圖分去自無庸另行安置至廣鳳等摺內所稱查出阿勒坦烏梁海遊牧內有哈薩克公阿濟屬下之哈薩克在彼游居一節鄂明謹等查此項哈薩克原應在卡外住牧今既查出伊等游居卡內阿勒坦烏梁海遊牧自應逐令出卡惟現已節屆冬令暫行予以展緩俟明年四月積雪消化時由科布多派員將此項哈薩克逐去卡外以期久遠相安免生枝節

御批覽

明謹等又奏鄂等與俄使分界已經議定換約後接准伊犁將軍常清等來咨內稱此時既准俄國以常住卡倫為界若能以該取高覺易於措置惟據單所指粵入內向之地甚多實於四受受人等生計大有關係且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亦無地可以安置如於會議時向其婉商所有伊犁西界即自博羅胡吉爾卡倫外起稍西徑由巨崖果羅鄂鑿手倫往南徑由察林河直至特克斯色沁布克中為止俾得將粵入內向之地讓出以便安置內附等語亦不過所讓數十里之地諒該使臣亦無不從等因又於九月十二日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來咨內稱八月二十日據阿勒坦津爾烏梁海總管莽岱等稟稱道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來將總管商察罕旗下駝騎校

多果等男婦二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人將總管莽岱  
 旗下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擊去等情。咨知等。照會  
 西憲畢爾街門。務將現在阿勒坦。津爾烏梁海遊牧之俄  
 官先行調回。或令阿勒坦。津爾烏梁海兩旗人等。仍舊任  
 牧。抑或內遷。會議時向俄使理喻等因。伏思華洋交涉事  
 件。但以信義為主。今豈能復照常。深等。咨稱。今其議出。議  
 定界址。再與爭論。至廣鳳等。咨知各節。查俄人前赴阿勒  
 坦。津爾烏梁海遊牧。亦服此項蒙古。係在該分界使。且未  
 經來塔之前。是執意侵佔。蓄謀已久。今已與定約。雖與俄  
 國行。今其撤回官兵。彼必置若罔聞。且謂中國無信。等  
 等。咨令廣鳳等。即將現在阿勒坦。津爾烏梁海遊牧。均被  
 俄國分去。該蒙古等。隨地歸為俄國。俄使已應允。仍令伊  
 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由該大臣。剴切曉諭。儻有不肯  
 從俄國之人。諒亦無多。或令趕緊移於卡內。暫行住牧。一  
 俟明年立界。相度時勢。妥為辦理。

御批覽。

與俄國使臣互換記約

大清國

欽差勘辦西北界事宜大臣定遠左副將軍。領紅旗漢軍都統。明  
 謹。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副都統。銜。錫靈。塔爾巴哈台領

隊大臣副都統銜。諾奇泰。已圖魯博勒果素。大俄羅斯國  
 欽差分界全權大臣。任紫伊。格。切。勒。區。蘇。勒。大。臣。斯  
 塔特。斯。奇。索。斐。業。特。呢。克。喀。瓦。里。業。爾。依。旺。維。哈。答。分。界  
 全權大臣。志。畢。爾。兵。隊。大。臣。格。切。勒。呢。什。塔。布。之。坡。勒  
 科。倭。呢。克。喀。瓦。里。業。爾。依。旺。博。補。考。各。承  
 君。命。遵。照。京。城。議。定。和。約。以。敦。兩。國。和。好。在。塔。爾。巴。哈。台。會。同。將  
 自。沙。賓。達。已。哈。起。至。浩。罕。邊。界。之。慈。嶺。止。兩。國。中。間。應。分  
 界。址。順。山。嶺。大。河。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議。定。交。界。繪。畫  
 地。圖。圖。內。以。紅。色。限。邊。分。為。兩。國。交。界。今。將。議。定。界。址。地  
 名。並。擬。議。章。稿。開。列。於。後。

第一條

自沙賓達已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  
 努鄂拉達。已哈。西邊。末處。轉往西。而順賽留格木山嶺。至  
 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齊桑。津爾。北。西  
 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而順北山。直至齊桑。津  
 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而。沿。津。爾。順。喀。喇  
 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嘴。圖。勒。幹。卡。倫。為。界。北。間。分。列  
 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為。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  
 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第二條

一第...冊續修四庫全書第...卷...反...句

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  
西而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台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  
轉往西南順庫木爾蘇哈喇布拉克巴克圖華塘子瑪呢  
圖沙喇布拉克察汗托霍依額爾格圖巴爾魯克英多巴  
爾魯克等處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拉奈兩山嶺中間  
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噶沁達蘭兩卡倫中間擇山  
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為界此間  
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為憑向東南向西南水流之處為中  
國地向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

第三條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起依阿拉奈大嶺往西  
順阿勒坦特布什索達巴哈庫克托木罕喀爾察蓋等山  
頂行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  
至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河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  
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巨果羅鄂博山即轉往南向  
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等河之處為俄國地向東流水之  
薩爾巴克圖等河之處為中國地自此由奎屯河西邊之  
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內向南流出之處即  
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霍爾果斯等處  
卡倫至伊犁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犁河往西南行至春濟

長務案卷元

三

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轉來由特穆爾里克  
山嶺山頂行圓繞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至格根河源  
即轉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為俄國地溫都布拉  
克等向東流水之處為中國地自此往西南由喀喇套山  
頂行至畢爾巴什山即順向南流水之達喇圖河至特克  
斯河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哈河靠天山嶺為界自此  
往西南分斯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住牧之處由特穆爾  
圖洋爾南邊之罕騰格爾薩元巴齊貢古魯克喀克善等  
山統曰天山之頂行至蔥嶺靠浩罕界為界

第四條

現將邊界順山嶺大河及常住卡倫議定後其邊界以外  
分入俄國之地原有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大河  
勒台等山嶺迤北舊駐之烏克克等卡倫塔爾巴哈台所  
屬塔爾巴哈台山嶺迤北舊駐之鄂倫布拉克等卡倫及  
阿拉套山迤北舊駐之胡蘇圖阿噶沁達蘭卡倫伊犁所  
屬舊駐之巨果羅鄂博等卡倫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聽  
中國在彼駐守統俟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  
鄂博時何處將界牌鄂博立畢即將何處應向內那移卡  
倫限一月內那移

第五條

長務案卷元

三



今將邊界議定。水國兩國和好。以免日後兩國為現定邊界附近地方。牧人丁相爭之處。即以此次換約文到之日為準。該人丁向在何處住牧者。仍應留於何處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各守舊業。所以地面分在何國。其人丁即隨地歸為何國管轄。嗣後倘有由原住地方越往他處者。即行撥回。免致混雜。

第六條

自現在議定邊界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即為兩國立界大臣。打准日期。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嚕沁達蘭喀布塔蓋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伊等立界大臣。往西。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累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如遇大山。以山梁畫界。遇大河。以河岸畫界。如遇橫山。橫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畫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各界址處所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建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立界牌。鄂博時。中間空

出二十丈。作為公中之地。所立界牌。鄂博。以在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中國。所立界牌。鄂博。以在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俄羅斯國。

第七條

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畢。再將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

第八條

今將兩國應分界址。議定。建立界牌。鄂博。後。倘有河源係在中國。而流注於俄國者。中國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倘有河源係在俄國。而流注於中國者。俄國亦不得改截其流注之故道。

第九條

從前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國庫爾那托爾。及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與西志畢爾。總督。往來行文。自今勘定邊界之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件。應擬增添由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色米。珀拉特。二省。國庫爾那托爾。往來行文。辦理。其所行文。文件。或用清字。或用蒙古字。俱可。

第十條

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迤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

納糧民莊五處該處地面按今議定界址雖已分在俄國惟該民人所種田地斷難遠今遷移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令伊等陸續內遷今經兩國會同議定將一切分定界址繪圖四分圖內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合璧註寫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並作此記約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各書寫四分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一併互換兩國分界大臣各存圖誌一分記約各一分以便查辦外其餘圖誌二分合璧記約二分由兩國分界大臣自行呈送各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一分以備補續京城議定條約為此互換記約可也

御批覽

奏奉 奉 旨

旨

壬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軍機處鈔出合勘西北界大臣明道等奏分界一事迫於時勢艱難已照俄使前來議單換約以完巨案而顧大局各摺片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具奏單一件片二件併發欽此臣等查分界一事經明道等屢次與俄國分界使臣在塔城會議多方駁辯復經臣衙門與該國往京公使往復詰辯並給與照會逐層指駁相持數年之久原冀設法展緩或可補救一二不意本年七月間據常清奏稱俄國兵隊移近

圖爾根河位勢強占卡內地現任庫車等處相繼失陷伊犁人情惶惑加以俄界未分防堵喫緊若不變通辦理實屬不堪設想咨行明道等速將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明道等遂擬給俄國照會約派使臣速來換約而俄使未來之前竟先派兵隊到塔屬巴克圖卡外位勢以為挾制之計及明道等與該使雜哈勞等相見動輒逞強迥非上年情狀可比該將軍等窺其形勢若不允所求必至立成決裂因迫於時勢艱難遂允准照依該使繪就圖內所畫分界限道註寫清字地方於九月初七日與該使互換記約圖誌該將軍等自係因事處萬難不得不

御批覽

奏奉 奉 旨

旨

從權等情臣等因將該將軍等咨送地圖詳細檢閱此次所畫分界限道尚與該俄使前開議單地名界址相符其議單內所畫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馬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線鄂倫布拉克等處卡倫行起抑或由馬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往西南至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之末處往西行兩層既據該將軍聲稱依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分山陽於軍民為便自當照議辦理其記約各條如第四條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鄂博烏里雅蘇台四城所屬卡倫有應向內那移者限一月內那移及第十條塔城所屬巴克圖卡外小水地方民莊五處於立

界後限十年內陸續內遷等語與條約所載及常任卡倫等處並日衙門歷次所奉照章遊牧各層微有不符第既據該將軍等聲稱該俄使此次動逞強暴屢經委員等往復到辯牢不可破因顧全大局業經允准互換自可無庸再議以免另生枝節至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議分界地其山嶺道路及水流方向日衙門無從深悉應責成該將軍等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占愈多至片奏內稱俄准常清咨會與俄人婉商讓地並接廣鳳咨會將阿勒坦津爾烏梁海遊牧之俄官先行撤回均在已經議定換約之後礙難再與爭論等語自係實在情形但阿勒坦津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果有真心內附必不肯從俄國之人亟須趕緊擇地令伊人丁等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遲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俄人有所藉口另片奏稱廣鳳等摺內所稱查出阿勒坦烏梁海遊牧內有哈薩克在彼潛居應俟明年積雪消化時由科布多派員將此項哈薩克運出卡外等語自係以此項哈薩克首鼠兩端與真心內附之蒙古部落不同應照所議辦理其餘善後未盡事宜仍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等隨時詳細籌畫妥為布置一面知照各城將軍

大臣據為曉諭各處人民分界後務須各守疆域以期久遠相安並嚴飭各守卡弁兵隨時認真巡防實力稽覈不得稍涉因循致俄人仍前潛行仗口是為至要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己酉。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總稅務司赫德經理洋稅。接濟餉需。用資戰勝。即與宣力行間。無異。戈登管帶常勝軍。隨同攻剿。每遇緊要機宜。赫德無不贊助。上年克復蘇州。特戈登以部逆等罪。頗有齟齬。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函屬該總稅司從中調停。臣復推誠相待。戈登幡然悔悟。倍加出力。該總稅務司陰與維持。深明大體。實屬著有勞績。查海關現定會訊章程。遇有洋商應訊事件。該總稅務司亦與聞聽斷。律以刑官之義。並藉以壓服各國幫訟之領事。擬請

奏奉 奉 旨

旨賞加赫德按察使銜。以昭激勸。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十月二十六日。接據英國公使威妥瑪照會。內述漳州府城失陷情形。並稱賊眾欲捨廈門泉州。以作出入海口之路等語。當經照覆去後。又於十一月初五日。復接該公使信。以閩粵各口領事詳述各處。請用洋兵幫助。該公使先用漳州失守。即經咨會水陸提督。就近設法保護該處英商。若各督撫果欲酌請教操。尚可應允。至欲用外國兵。加不便允行。並於前一日。疊接福建稅務司美理登中陳二件。內述購買

奏奉 奉 旨

洋砲及曾林兩提督會同教習稅司等教練會勦各等語。臣等復查雙賊首惡已除。餘氛延及閩粵。而閩省較為喫緊。在該兩省自不難運籌設策。就現有兵加。殲此小醜。威妥瑪所稱該省請用洋兵幫助。及美理登所稱約同馬教士稅司等往漳會勦各節。均未據該兩省奏咨。查中國用兵。原無藉資外國之理。福建巡撫因汀州賊匪猖獗。果如所請。議令外國調兵協防。似欠妥洽。練洋兵協防。所費不貲。又多流弊。且非自強之道。威妥瑪不允調集。自屬正論。臣衙門同治元年秋間。密陳自強以張國勢。練將以固兵心一摺。內論中國教演洋槍隊伍。練兵必先練將。將來即用中國之將統帶中國之兵。則權不外倣。用洋人而不為洋人所用。言之甚詳。自奉准通行後。練兵一事。惟江蘇一省實力舉行。尚得其加。現在雙逆餘黨蔓延閩粵。未必非因計窮勢蹙。圖窺入海。所有該二省沿海各屬。在在可慮。洋人自願商貨。但經賊允不擾洋商。即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該省借兵之說。是否急不暇擇。抑或亦為杜其勾結起見。臣等無從深悉。第借兵一層。無論威妥瑪未經允准。即令照准。亦屬流弊孔多。不如藉教練之策。籠絡其心。俾不致勾結潛通。縱令入海。臣於接威妥瑪照會信。面後。業經備具公牘。並切實函致福建巡撫徐宗幹。兩廣總督毛

鴻省。趕緊設法妥為辦理。嚴杜入海。相應請

旨飭下福建廣東兩省將軍督撫確切查明。前所教練兵丁。其已

練未撤者。仍督飭認真接練。其練數較少者。即行添派兵

丁。趕緊訓練。毋再令呈議調洋兵。致滋流弊。貽患疆圉。並

請

飭令務撥旗兵。武練營正身兵丁。交給洋弁教練。斷不可令招募

之勇學習。庶免後患。

仰批。依議。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據住紮廈門領事官柏詳報。九月十三日。廣

英事紀末十

三

西賊匪大約八百餘名。竄至漳州。官軍兵力過單。為賊所

賊。逃入城內。該匪乘勢占踞該城。迫至十四十五等日。復

有賊一千二百餘名。續來相助。更有賊六千餘名。由西南

二處而來。聞者西北交界之處。近有長髮悍賊數千人。出

沒無常。誠恐欲與漳州之賊兩相接應。民人皆謂此股賊

匪。各有轉補洋槍二桿。輕扎槍一桿。賊眾皆云欲搶廈門

泉州府二處。以作彼出入海口之路等語。本大臣相應照

會責親王查照可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現據住紮廈門領事官柏

詳報。九月十三日。廣西賊匪竄至漳州等語。本爵接閱來

文。深謝貴大臣關切之美意。現在此股竄匪。已經左制軍

督飭將弁兵勇。親赴該處地方。勦辦該匪。前因相應照覆

貴大臣查照可也。

威兵瑪原函

啟者。前因漳州府為賊所劫。廈門一帶。大有危險。當即備

文通知。人據汕頭領事官詳報。該匪越界。進入粵省。業經

向西占踞數處。欲據潮州府城。該道備文的伊。幫助等因。

廣州領事官詳報。該省左近居民。聞風警畏。請本大臣立

為酌量准行等因。福州府署領事官詳報。該省撫憲因聞

英事紀末十

四

漳州汀州賊匪猖獗。頗深警懼。派員面議可否外國調兵。

協同防堵。該署領事以甯波府城前充洋槍隊。尚有數百

餘人。未經裁撤。何如調集到閩。以備堵截。撫憲復以此法

未善。不如調取外國軍兵為妥。該署領事未敢擅便。詳請

本大臣酌行如何辦理。查聞漳州失守。當應咨會我陸路

水師兩提鎮。就近設法保護該處英商。惟廣東一處。經劉

領事官。該省駐防滿兵人數較多。如能按照外國戰法。略

為操練。即可以禦賊匪。督撫果欲約請教習操演行陣。本

大臣尚可應允。至於我國兵力。本大臣實不便允行。福州

署領事詳請。則知本大臣示以此意。於文前往。如有行知

各該省文件希送至本館以便一併咨送故先走札佈聞  
給成妥瑪信函

前接貴大臣照會關注一切非經照覆貴大臣在案茲復  
奉惠函詳述漳汀廈湖各情勢及咨會貴國水陸提鎮設  
法保護英商並述廣東一處經劉領事官以滿兵較多如  
能按照外國戰法略為操練即可禦賊督撫果欲請教  
操尚可應允至調集貴國兵加不便允行福州署領事處  
亦示以此意等因本爵深謝貴大臣關切厚意即照貴大  
臣函內之意飛達備文咨會閩粵各督撫查照辦理並煩  
勞貴大臣一併封送可也

奏案卷五

五

美理登原函

申啟者閩省教練精兵籌辦利器一節敝司於昔年間早  
經詳請在案嗣蒙恩准移咨徐中丞奉帥練當時既未  
成不即放辦至本年夏間製逆竄入閩疆撫憲始准飭派  
精兵二百名屬敝司聘請外國武弁五人前來教用洋槍  
洋礮至放辦之時又慮糜費止選精兵四十名交法國總  
兵官馬騰等教演兩月有零該兵已精通技藝突於九月  
間製逆竄入汀州屬邑攻陷龍巖州漳州郡城亦先後失  
守逆匪據住城池廈門係通商口岸附近漳州當時民心  
惶惶危在旦夕度稅司休致函來省通知並知會英領事

派召兵船到廈防堵適敝司前在香港代購有桐鐵四號  
以及礮車大藥西瓜彈子敝司即將此礮請與二裝並所  
練兵丁四十人請添六十名湊成一兩即配本國洋船擬  
馬教習同副稅司帶往廈門會同度稅司相機勦堵到廈  
後適英國兵船亦至民心稍安賊聞風不敢往廈現在曾  
提督已由臺到廈見馬教習日夜教練精兵甚相喜悅值  
林提督移咨約期往漳會勦曾提督會同馬教習暨廈門  
協辦稅務已帶領練兵一百名並洋礮西瓜子於十月十  
三日往漳會勦茲將現在情形合先申達尊瞻望為轉達

奏案卷五

六

從我人等皆出力相幫望各加獎許以示激勵至汀郡一  
帶賊氛亦漸容再察情勢如果迫近省疆敝司當亦從戎  
幫辦但保邦即以衛保敢不竭盡忠誠以圖報效仍祈咨  
明督撫當與敝司和衷襄理真若一家勿以泰越人相視  
也所惜者練兵尚少礮械不多若肯多練幾百名精兵較  
之臨時所招壯勇猶相勝百倍也

美理登原函

申啟者閩省教練精兵籌辦利器前經申請撫憲議辦已  
奉批示准行前月間代請外國武弁先教各兵洋槍俟槍  
法既熟再行教放洋礮惟福州向無洋礮適敝司來憲創

妻前往臺灣順便前至香港因彼時聞製逆擾亂建甯將  
 樂等馳迫近產茶之區誠恐聞者礙不堅無以攻勢特  
 為購辦行軍大銅礮四位西瓜子礮碼火藥三十七箱裝  
 駕大礮輪車並礮子火藥輪車共十六輛該輪車便於運  
 動無論上坡下隕儘可駕馬而馳攻戰最便敵司既商買  
 該礮詎料英國水陸提督俱不肯將此礮械發賣中華而  
 英國香港總督亦不敢自專許辦敵司大費周章後幸遇  
 英國欽差卜大人往廣敵司函致及此深承卜大人厚情  
 為兩國友好之誼允准購置且不許高價飭照英國工本  
 給發即將該礮械等送來閩省統共給價六千七百圓價  
 值最為便宜惟此次深承卜大人格外關注厚待中國應  
 均感其盛情煩請總理衙門另行修函達英國署欽差  
 大臣致謝卜大人之美意敵司亦申請撫憲一面發給礮  
 價仍移函與英領事致謝以示禮貌則將來有事或望出  
 力相幫益敦和好  
 給福建巡撫信函  
 密啟者頃接英國底公使來函內稱福州領事官報稱撫  
 憲因漳汀賊匪猖獗派員議令外國調兵協防查漳州失  
 守當即咨會水陸提鎮設法保護英商督撫果欲約請款  
 練尚可應允至欲用我國兵力不便允行等因並稱如欲

奏稿卷之十

七

令洋人教練架礮即請行交閩廣督撫交伊等去云云當  
 備公牘黏鈔原函交成使由輪船寄却想逃賜覽查練兵  
 一事自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備具公牘鈔錄來往照  
 會另備信函詳錄天津練兵章程續後疊經商論此事並  
 本衙門具奏自強以張國勢練將以固兵心一摺亦經鈔  
 錄行知至同治二年正月據報練槍三隊練礮三隊每隊  
 弁兵共十二名同治三年六月大谷內稱美理登因製逆  
 犯閩請練精兵六百名經福州守履令練辦本處因疊奉  
 面稱經費無措上好照覆暫緩計議並美理登嘗言練兵  
 事關緊要難容緩圖兵成振則國勢興不特外足以蕩強  
 寇即內亦足以肅頑即其言未可為非李少荃函論練兵  
 一事引蘇子瞻之言以為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為而  
 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  
 尤為洞見癡結之論現在製逆餘黨業經蔓延貴屬據成  
 公使函稱貴處欲令外國調兵協防而底公使不知在彼  
 確係正論練遠調洋兵協防所需較練兵尤費且非自強  
 之道為今之計貴處自應先儘中國現有兵力維持不用  
 外國弁兵豫防日後之患方為正辦弟製賊計窮難保不  
 為圖窺入海之計則澎湖臺灣均屬可慮洋人自顧商貨  
 但經賊尤不擾洋商即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種種可慮

奏稿卷之十

八

若令練兵禦賊計屬較穩高明想早計及其慮如何妥為設法不致有前項弊端及此外應防各弊至練兵一事雖無三年之艾仍應補占羊之牢總由大才悉心斟酌迅速辦理萬不可再誤事機是為至要

給兩廣總督信函

密啟者頃接英國使來函內稱汕頭領事官詳報逆匪越界入粵業經向西占數處欲撲潮州該道備文約伊幫助廣州領事官亦有詳報入據福州領事報稱撫憲因汀漳賊匪猖獗欲調洋兵協防查漳州失守當即咨會水陸提鎮設法保護英商惟廣東省駐防滿兵較多能照外

奏摺卷十

九

國戰法略為操練即可禦賊督撫果欲約請教操尚可慮尤至欲用我國兵加不便允行等語並稱如欲令洋人教練禦賊即請行文廣閩督撫交伊寄去云云當備公牘粘鈔原函交威公使由輪船寄去本處查廣州練兵案內疊據前制軍並廣州將軍咨報英國教練旗營兵三百名練營兵五百六十名又赫德請將防守稅廠兵丁一百十五名撥歸大隊一同訓練法國教練旗兵三百名本年八月據廣州將軍咨稱法著武弁將前項官兵交運到旗歸伍其英國教練各兵現在有無增減迄今未據咨報現據威使函稱製逆攻陷汀漳竄入粵境逼近潮州該道約領事

幫助威使以該省駐防較多能照外國戰法操演行陣即可禦賊等語查中國用兵原無藉資外國之理威使不允調集洋兵自是正論第恐製賊計窮難保不為圍窺入海之計粵東為海疆要地沿海各口均屬可慮洋人自願商船但經賊允不擾洋商即難保不潛許任令脫逃若不設法牢籠竊恐反為賊用惟現時若遠調洋兵協防所費不貲且非自強之道粵省曾經邀請洋弁練兵不如查照舊案以廣州現有之旗兵酌添若干約請外國教練行陣既可藉示羈縻並可杜其勾結賊匪之弊總由大才悉心酌量妥為辦理至如今洋弁教練總宜撥給旗兵或練營正身兵丁斷不可令招募之勇學其兵法以免後患是為至要再郭筠仙及廣州將軍處未及作函所有此函詳論一切情形統希閣下就近密為知會可也

奏摺卷十

十

恭親王等入奏臣等訪聞近日京城鋪市售賣洋槍及銅帽等件其小洋槍價值甚廉查各國通商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大小鳥槍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等語是為槍無論大小皆係違禁並無較小槍枝遂准售賣明文今適於都城重地公然售賣此項槍枝銅帽於厥來由皆錄天津等處海口暨京城各門於此項違禁貨物進口入城時漫無稽察方得如此充斥若不亟行禁止任令販賣實



恐貽患滋多。除已由臣等咨行三口通商大臣暨步軍統領衙門飭屬嚴行查禁外。相應請

旨飭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各口監督委員及各門官。遇有此項貨物進口入城。務須嚴密稽察。儘查出有夾帶洋槍銅帽及一切軍火等件者。係洋商。即將該軍火等物照約充入官。係華商。照私販軍火治以應得之罪。如各口監督委員及各門官未經查出。別經發覺者。即將各該員等嚴行參處。以示懲儆。至所有從前已經販入京城者。並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順天府一體出示曉諭。無論舖戶民

奏案卷三十

十二

居。如藏有大小洋槍及銅帽。無論件數多寡。均自出示之日起。限一月內繳官。酌給原價。其價即由衙門船鈔項下發給。奏明文錄。若逾限不繳。將來經地方官查出。立即照私藏軍械例治罪。經此項繳清以後。京城及各口。不准再有私藏此項槍枝之人。如地方官未經查盡。別經搜查屬實者。除將私藏之人治罪外。仍將地方官嚴參。俟屆一月限滿。即將所收槍枝銅帽。分交神機內外火器等管收存。以備操演。

御批依議

壬子閏浙總督左宗棠奏。此次攻克杭州。摧授中國總兵

法國來將德克碑督軍助勦。極肯出力。除德克碑已隨摺奏請獎敘外。其所部常捷軍外國員弁。茲據開單請獎前來。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將三品藍翎遊擊法蘭克。藍翎都司勒佛材。哪維其三員。均請

賞帶花翎。都司白恩格。戰才爾拜。士碑。喜。守備夾勒。乃五員。均請加四品頂帶。並

賞帶藍翎。守備謝克老。微爾美。德買勒。格。千總介思德。明。虛。帶。囊。五員。均請加五品頂帶。並

賞帶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奏案卷三十

十三

聖裁

諭內閣。三品藍翎遊擊法蘭克。藍翎都司勒佛材。哪維其。均著賞戴花翎。都司白恩格。戰才爾拜。士碑。喜。守備夾勒。乃。均著賞加四品頂帶。並賞戴藍翎。守備謝克老。微爾美。德買勒。格。千總介思德。明。虛。帶。囊。均著賞加五品頂帶。並賞戴藍翎。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將稅務司赫德

賞加按察使銜。以昭激勸等因。附片一件。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蘇省連年用兵。一切

餉均藉洋稅源源接濟大半皆由赫德稽查洋稅之加  
 上年克復蘇州之時戈登以先經允許部逆等投降免死  
 後來部逆等駢誅戈登自以失信於賊與李鴻章勢將倒  
 戈相向有不可解之勢賴赫德從中調處解釋前嫌戈登  
 仍前出加俾李鴻章得以收復常州一帶是戈登終成助  
 勦之功實赫德調停之加戈登素經蒙  
 恩賞加提督銜該總稅司亦應給與獎敘以昭激勸今據李鴻章  
 奏以該總稅司從前籌助軍餉調和外國將士著有微勞  
 擬請  
 賞加按察使銜等因查英法各國條約內載領事官與道員同品  
 副領事及總譯官與知府同品善後章程照會內載總領  
 事官與藩臬同品等語今李鴻章以赫德著有軍功為請  
 給予按察使銜自係查照各國總領事與各省藩臬同品  
 起見應請准如所議辦理惟此次赫德保舉加銜係因軍  
 功著有勞績故格外奏請  
 恩施以為懲賞嗣後軍務平靜總辦稅務司僅辦稅務例有奉  
 不得擬以為例庶於激勸之中仍寓限制之意  
 御批赫德著賞加按察使銜  
 辛酉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年八  
 月據美國公使滿安臣在總理衙門投遞照會內稱民豐

八年廣東紳士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  
 兩交者庫應照經前任兩廣總督會同粵海關監督正揭  
 銀單十三件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六釐行息限六箇  
 月清還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並經前督奏准由海關  
 稅銀項下給還請將此項銀兩照單計息清還前來臣等  
 查咸豐八年原任兩廣總督黃宗漢向伍崇曜所開之洋  
 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以充兵餉正在各國和議未定之時  
 是貸中國之銀以禦外國非貸外國之銀以攻其本國在  
 伍崇曜生前頗知大義樂於輸將其子伍紹宗小心謹慎  
 念累世金毛錢土係屬中國子民當必善承父志是以臣  
 等於上年十月會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勸令伍氏一家倡捐清款准予優獎最  
 為平允本年二月間毛鴻賓奏陳當日捐借原委均係實  
 在情形現在辦理有無就緒尚未據該督覆奏而美國公  
 使持前給伍崇曜之印票在總理衙門投遞照會請由關  
 稅撥還查粵海關近年稅項支絀不特部庫及各處協餉  
 未能湊解即內府  
 上用急需亦未能陸續交納何能善此鉅款惟此項銀兩既經發  
 給印票自應早為清理現由戶部於該省逾年應行報解  
 各款內查有伍氏所開之怡和等洋行積年欠繳捐輸新

經軍需代賠萬源等行欠項。應繳放關分頭。及積欠英商不敷借領藩關運道各庫銀。統計三百零五萬五千餘兩。前據該省於道光二十五年。奏請將新疆軍需一缺未繳銀四十二萬兩。自道光二十七年起。分七年。每年繳銀六萬兩。又代賠萬源等行銀三十一萬六千餘兩。放關分頭銀十一萬九千二百餘兩。自咸豐四年起。分限四年。按款接續完繳。入道光二十一年。借領各庫歸還英商銀二百八十萬兩。先據靖逆將軍奕山等。轉據該商稟奏。明分限四年歸還。除二十二年繳過銀六十萬兩外。尚有未繳銀二百二十萬。復經奏准。遞展一年。嗣於二十七年。據原任

奏准始末卷十

十五

兩廣總督耑奏。請俟新疆等款銀數清完。後察者情。再行分限完繳。經戶部議令。各項清完後。每年完繳銀十五萬兩。不准藉詞延宕。奏准行。知道。照在案。茲查道光二十七年。起至咸豐七年。應繳新疆軍需等銀。按該省十七年。秋季冊報。除已完外。尚未繳銀四十八萬餘兩。至應完借領藩關運道各庫歸還英商積欠銀二百二十萬兩。應自咸豐八年。起限。至同治三年。計七年。每年應繳銀十五萬兩。共銀一百零五萬兩。該省前因軍務倥傯。應報各案。未准展限。未據造報。現已漸次肅清。自宜趕緊追繳。以備提撥。況自同治四年。起至十一年止。每年仍有應繳銀十五

萬兩。共銀一百十五萬兩。是伍氏所開洋行欠繳公項。為數甚鉅。俱係奏明分限催追在案。雖應繳各款。係伍怡和等十行自攤完繳。而伍氏為洋行首領。各家皆歸統攝。責無旁貸。故凡有欠項。均由伍氏經理清完。惟念該故紳素尚急公。該省疊遭兵燹。是以格外體恤。未經按限展遞。該故紳家屬仰沐

朝廷養深仁。至優極渥。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效。於一切應繳公項。爰速解繳。以充餉糈。今八年伍榮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本係飭令捐輸。嗣准作為借款。如果伍氏子弟明白曉事。現已遵奉

奏准始末卷十

十六

諭旨自行清繳。繳日印票。一經奏請。立予優獎。設使一時籌措不前。未能如數清還。即由伍怡和等行欠繳公項銀二百六十八萬餘兩內。移緩就急。暫將應繳之庫銀。撥抵經手之借項。臣等公同等商。擬請

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廣東巡撫郭嵩焘。迅將伍怡和等行積年欠解公項。截至本年止。究竟有無按限完繳。據實查明。勒限催解。一面於應繳各項內。准其先行撥扣。或由伍氏自行到扣。抑或仍歸藩庫轉發。務期妥速籌辦。即將印票收訖。此外應繳各年款項。已未完解。亦即分晰造冊報部查覈。該督等務遵疊次欽奉

諭旨到切曉示俾該故紳家屬知

朝廷寬大不苛予以自新之意。債仍藉詞推諉。有意宕延。即

查照道光二十五年奏案。執法嚴懲。毋稍徇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奏。據美國公使

蒲安臣。在總理衙門呈遞照會內稱。咸豐八年。伍崇曜向美國

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經前任兩廣總督會同粵海關監

督立揭銀單。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請飭廣東督撫將伍氏

欠項查明。於應徵各項內先行撥抵。或由伍氏自行割扣。將印

票收回。並將各年款項分晰造報等語。伍崇曜前代籌借三十

二萬兩。當時給與海關印票。初無借自美國之說。前經諭令毛

鴻賓傳諭該故員家屬。將此項銀兩妥為籌措。自行經理。尚未

據該督等將現辦情形具奏。茲據美國公使呈遞照會。請照單

計息清還。此項銀兩既經發給印票。自應早為清理。現由戶部

查明該省近年應行報解各款內。有伍氏所開之怡和等行欠

繳公項銀二百六十八萬餘兩。著毛鴻賓。郭嵩壽。師曾。迭將伍

怡和等行節年欠解公項。截至本年止。究竟有無按限完繳。據

實查明。勒限催解。一面在於應繳各項內。准其先行撥抵。或由

伍氏自行割扣。抑或仍歸藩庫轉發。務須迅速妥辦。將印票仍

由海關收回。以免膠葛。此外應繳各軍款項。已未完解。亦即分

晰造冊報部查覈。該督等務當仰體朝廷寬大之恩。傳知該故

紳家屬。毋得藉詞推諉。有意宕延。即

奏案卷末字 十七

員家屬俾知感激。圖報。速為清理。債仍藉詞推諉。有意宕延。即

照道光二十五年奏案。執法嚴懲。毋稍徇縱。原摺著鈔給閱看。

著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

梁海游牧之西北界。係雍正五年已立界址。原設有沙賓

達巴哈界牌為憑。今俄議單內有自索果克卡倫會同才

麟興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之語。查索果克卡倫

以外。係科布多大臣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游牧。該

城大臣廣鳳。前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等稟報

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將該總管旗下男婦共三百

八十餘人。手印等去。並有副使不准與科布多呈遞皮張

等語。是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早被俄使倡脅附從。

已可概見。明年俄使前來立界。其罕達蓋圖卡倫以西。至

索果克卡倫。似應科布多大臣廣鳳會同該使辦理。至何

處可以建立界牌鄂博。作為憑。何處不應建立鄂博。有

礙邊界。該大臣自必胸有成竹。確有把握。此會同俄使按

界免其侵占之情形也。至來咨內稱。俄使議單所開烏里

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之游牧。內唐努鄂博達巴哈。即

係唐努嶺。至薩彥山嶺等三處地。中國舊圖內並無此

項地名。然俄國前開議單內。已將應順大嶺向東南向水

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等語。查

奏案卷末字 十八

雍正五年已定之沙賓達已哈界牌往西即係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若以已定沙賓達已哈界牌而論似不干唐努烏梁海游牧。若以現時換約議單內唐努拉達已哈即係唐努山嶺而論實屬有關唐努烏梁海游牧。查唐努烏梁海五旗原指唐努山始稱為唐努烏梁海。今俄使以唐努山順大嶺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此該國委棄已定沙賓達已哈界牌有意牽混侵佔唐努烏梁海游牧之情形也。牙代思唐努烏梁海久列藩封素昭恭順歷年納貢輸誠仰荷

天恩褒嘉實奏在該總管畏

十九

威戴

德自必永感懷柔惟中外之防宜知謹於未萌。牙代思以唐努烏梁海游牧西北原設有已定沙賓達已哈界牌其烏里雅蘇台所屬似可毋庸再議堆立鄂博即便明年前往會同俄使照依議單自薩彥山嶺等處復行建立界牌不特我國舊存地圖並無載有此項地名况俄國尚有因地分人僮俄使在唐努烏梁海游牧強占建立界牌豈不有爾蒙古生計彼時唐努烏梁海人戶不惟不肯附從且恐以臣服中國之人無故分給俄國致釀釁端况將來

猶不免有逃入卡內要地情事即便令其入卡住牧而無出產何以為生。牙自應按照已定地名尺寸不致輕讓如有不合必待請

命進行。俄該使執以兩國分界大臣已換和約不由理喻竟自堆立鄂博而去。入將何為。若不准其建立鄂博必以牙代思決裂。牙奉

命專司立界原為除日後之隱憂。馬敦專為目前之計若不縷晰陳明合混了事該夷於鄂博作記彼若以常住卡倫執為定論則唐努烏梁海亦被色去。後人必以立界者所辦未妥相應請

奏請

二十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秉該使未來立界之先向該國住京公使告以唐努烏梁海游牧原有已定沙賓達已哈界牌毋庸重複建立以免混淆。若該使執意不聽亦可令其將劃分段落應立界牌指實地名作記為憑。共若干處先行繪畫圖誌。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定咨送到。牙代思所遵辦則辦理可無掣肘矣。一俟所繪圖誌頒發到日。牙由烏里雅蘇台所屬之津吉里克卡倫呈軍達蓋圖卡倫取道等候大臣廣鳳將科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界址伴同俄使堆立地名作記為憑。牙再會俄使照圖自軍達蓋圖等處順至沙賓達已哈止建立界牌以免徒勞

往返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竊分界完案於九月十九日起身十月初九日行抵科境途次先後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九月二十七等日欽奉

上諭二道當即恭錄

諭旨咨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豫為妥商俟明年俄使前來即由各城立界大臣按照議立界址與之建立界牌鄂博

奏務案卷十

主

防其格外侵占伏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俄使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此次與俄使換約之前曾經開單向其詰問據該使言稱唐努鄂拉達巴哈即係唐努山嶺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亦據該使呈繪圖誌有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博所有界限地名我國舊存圖內雖無其地名然據該使所指方向續經庫倫大臣文盛送到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圖誌詳細覈對名目雖殊界限大致尚屬相似其唐努烏梁海游牧雖有被俄人包去之處尚在卡外與西兩盟游牧

無礙惟俄人性情狡詐明年立界時難保不思格外侵佔

俟等到城後與麟興畢林敦多布等酌商妥籌辦理至俄

人聞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地面欺陵擾害與伊犁

將軍常清前咨俄人聞入圖爾根河西往紮強占卡倫地

方情事如出一轍可見分界之事俄人執定議單作為已

結無可挽回隨地分去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人眾

亦不值再與強爭但該蒙古總管內尚有誠心內附者人

數查亦無多應由廣鳳等查明酌予內徙並阿勒台山嶺

迤北烏柯克等處卡倫既云山嶺大河劃分界址其舊界

應往山前那移及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

人眾應往卡倫外驅逐各屬均應於立界前豫籌妥辦方

免臨時掣肘隨向該大臣一一商酌據廣鳳言阿勒坦淖

爾烏梁海蒙古游牧雖被俄人包去該蒙古等如有堅心

內附不肯從俄國者中國自不能遽然棄置屆時止得量

為撫輯至那移烏柯克等處卡倫一事現值大雪封山礙

難派員勘查俟明春督飭委員擇其要隘酌量移紮所有

內烏梁海游牧潛居之哈薩克即先飭該阿勒台烏梁海

散秩大臣設法驅逐隨後即派委員督同場力辦理以免

因此俄人又生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伊華參贊大臣明緒奏於十一月初十日途次接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咨開八月三十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等報稱俄官額斯色巴齊帶領俄人來至我國游牧內庫什業莫多地方言說你們如是我國君主的阿勒巴圖給我們憑據若說不是就要往前驅逐入據瑪呢圖噶圖勒幹卡侍衛忠寅報稱今有俄人夥同哈薩克來至木卡之塔布圖地方肆意滋擾將委章京瑪克蘇爾及兵二名拘去隨即放回復據侍衛隆安報稱九月初九日有俄人六名帶領特凌格特一人各持烏槍長矛來至木管連爾沁圖卡倫之塔布圖地方古稱向北流水之處均係我們俄國之地爾等因何在此居住隨用鞭毆打將委章京車林兵班第等六人拘拿並將軍器馬匹衣物全行奪去旋即放回該俄人止將奪去軍器交還所有馬匹衣物未給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俄人前來糾屬滋擾係在未經換約之前其執意照伊議單作為已結牢不可破今已按照該使議單換約所有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游牧雖被俄人分劫然總當以明年建立界牌鄂博後各守各地方與現換條約相符是以擬給該西悉畢爾總督照會詰以該國不候約定日期立界任令屬下之人前來我國邊卡地面種種強橫肆意滋擾實屬不合情理有失兩國和好

奏准奉天

三

並令其轉行該國邊界大臣務當遵照現在議定章程俟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將應立界牌鄂博會同建立事畢再行派兵住守刻下不得任令屬下之人仍前尋釁滋事並令將現在前來我國邊卡滋事之官兵嚴行收管查辦外仍將奪去我國守卡官兵馬匹衣物如數退出送還等情咨行託理合附片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十二月壬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軍機處鈔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籌辦堆立界牌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入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軍機處鈔出勅分西界大臣明愷奏差旋至科興廣鳳面商分界善後事宜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分界一事俄國早經派有分界大臣現在明愷等與該國使臣定議換約原因勢處萬難從權辦理以完巨案其中未盡妥善事宜曾經臣衙門詳細奏陳疊次欽奉

諭旨飭下該將軍大臣等妥籌辦理等因在案茲據麟興所奏立界事宜尚需另籌妥辦各節其所稱罕達蓋圖卡倫以西

奏准奉天

三

至索果克卡倫地方。應由科布多大臣廣鳳會同俄使辦理立界。較有把握。一層。冀與明諒前次換定約內載會同立界專條。稍有未符。其究應由何城大臣會同立界。較為妥協。不獨該處地方形勢。臣衙門無從深悉。即臣衙門從前以分界事宜。與該國住京公使疊經辨難。該公使亦總以該國派有分界大臣。應由該大臣等覈辦答覆。臣衙門前於議覆明諒奏。已照俄使議單議定換約摺內。曾經聲明。責成該將軍等豫行嚴飭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免含混。茲既據麟興奏稱。罕達蓋圖卡倫等處立界。應由科布多大臣辦理。應令麟興商同科布多大臣覈辦。務應和衷商榷。以期妥善。至所稱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游牧地方。若照議單立界。有關蒙古生計。將來恐有逃入卡內情事。臣等查明。諒此次奏稱。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游牧內。俄人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方。我國舊存圖內。雖無其地名。然查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圖誌。詳細載對名目。雖殊。界限大致尚屬相似。其唐努烏梁海游牧。雖有被俄人包去之處。尚在卡外。與西兩盟游牧無礙。俟等到城後。與麟興等酌商妥籌等語。臣等詳覈明諒所奏各節。該處地方形勢。自必了然胸中。該分界大臣所奏。不為無見。將來立界時。其於蒙古生計。究竟

奏稿卷十

五

有無關係。及若何妥插之處。應俟明諒行抵烏城。麟興玉應向其面商。以善妥協。毋庸另議更張。其所請由臣衙門再行照會俄國住京公使。以及劃分段落。指實地名。繪圖覈定之處。自係未知。該國住京公使。屢以此事。應由該國分界大臣覈辦答覆情形。自應毋庸再議。以免另生枝節。總之分界一事。既經明諒等定議換約。其各城立界大臣。均應遵照。歷次欽奉諭旨。隨時詳細籌畫。妥為布置。相應請旨。飭下該署將軍麟興。俟明諒到城時。悉心商酌。務須認真籌辦。以期久遠相安。其應行辦理立界事宜。不得稍有推諉。庶免臨期失措。

奏稿卷十

六

御批依議

奏稱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諒奏。由塔爾巴哈台差施。十一月十九日接印任事。遵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分界換約一摺。恭錄。

諭旨。並鈔錄原奏。行知前來。遵即咨行各城將軍大臣。遵照所指。各統督同明年立界大臣。妥為布置。查行令。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晰。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佔。愈多一節。最關緊要。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果有真心內附。必不肯從俄



國之人。至須擇地。令該處人丁等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遷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俄人有所藉口。及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應往卡外驅逐各層。等先已慮及。當與廣風商明。於前摺內縷晰陳明。其各城善後未盡事宜。等自應隨時詳籌。妥為布置。但查各城疆域。甚屬遼闊。而齊沃之區。早被俄人勒明。今既照單分給。斷難復追其既往。但恐俄人貪得無厭。尤須隨時杜其貪念。以遵將來。明年立界後。必須責成各專城將軍大臣。周知各該處地理形勢。因地因時。詳籌妥辦。持之以久。方可免俄人再行索賂。覓得相應請

奏摺卷之十

七

旨飭下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將軍參贊大臣。督飭在事員弁。隨地隨時密為布置。庶目下先生觀望。而日後專有責成。今等既已回任。至應將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與麟興。車林。敦多布。豫商妥辦。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等前因派出建立界牌鄂博。擬請攜帶關防。以便途次於用。等因具奏。奉旨麟興侯明。該換約回城。即行前赴沙賓達巴哈一帶。建立界牌。所請隨帶委員岳嵩武等。及攜帶關防前往之處。著照所議辦理。欽此。茲將軍明誼。已日本任。等麟興自應遵旨前往。惟查將軍明誼與俄人所換條約內載。換約後限二百四

十日。建立界牌鄂博。計其限期。應在明歲五月初間。等前後。與酌現值卡外大雪封山。不但道路迷漫。萬難前往。縱使設法勉行。亦不能查勘沿途地方情勢。况俄夷今歲不來。更不能建立界牌鄂博。等再四思維。擬俟明春雪化。時擇日承領關防前往。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差放日期。詳籌善後事宜。麟興奏。現時不克建立界牌鄂博。各一摺。明誼所稱豫行嚴飭。明年立界大臣。先行查勘。明辦。以便屆時建立界牌鄂博。不得稍有含混。致令侵佔愈多一節。最關緊要。至阿勒坦津爾烏梁海蒙古部落中。如有真心內附者。至須擇地。令該處人丁等

奏摺卷之十

七

移於卡內住牧。不得遷至立界時再行遷移。致令俄人藉口。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應往卡外驅逐。已與廣風商辦等語。即照明誼等所籌。妥為辦理。該夷貪得無厭。明年立界後。尤須各城將軍大臣。相度地勢。體察情勢。為思慮豫防之計。以杜俄人覓得別生枝節。所有各城善後未盡事宜。著明誼。明麟興。車林。敦多布。錫靈。廣風。奎昌。豫。先督飭在事員弁。隨地隨時密為布置。毋得稍有疏虞。明誼與俄人所換條約內載。換約後限二百四十日。建立界牌鄂博。計其限期。應在明年五月間。此時如赴卡外辦理。亦難剋期蒞事。即著麟興於明年承領關防前往。妥為籌辦。

戊寅伊犁將軍常清奏賢大臣明請表伊犁城圍緊急俄人貿易圍地被賊擾占公請暫借俄國兵隊前來救援等再四商酌不能不從權允其所請行文西憲畢爾衙門向其暫借俄兵前來救援並保護該處貿易圍地惟路途遙遠大報能否達到以及俄兵能否前來實難豫料仰祈天恩簡派大臣帶兵救援以固根本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明請奏伊犁城圍緊急懇迅速發兵一摺明請現因俄國貿易圍地為賊擾占行文西憲畢爾衙門暫借俄兵相助亦是急則治標之意尚屬可行第道路遙遠大報能否達到俄兵能否前來均未可定况借力外邦不可不慎

奏摺恭錄

完

近年蘇省勦賊亦參用英法各國兵力幸李鴻章尚能委曲聯絡即如常勝一軍雖係外國兵官教練仍隸以中國兵勇且由中國派員會同統帶不以兵權委諸外國是以所向有功尚不致貽笑外國左宗棠勦辦浙賊於攻復甯紹等城亦用此法伊犁借助俄兵若能藉生力軍猛勢之氣以振我軍積疲之心自可事半功倍儻自強無策惟鄰國之命是聽無論未必有功即使真能奏效而主客勢殊亦屬失計明請惟當以江浙辦法為準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若能保全伊犁將附近各城克復即以厚賞犒勞亦所不惜惟在明請等條縱得宜方為妥當

奏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本年十一月初七日

奏摺恭錄

完

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有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在麻莊鄉擄掠等情與民人互毆毆傷鄉民三人鄉人逃至橫河將該四人拏獲送赴教卡卡官以無地方之責不肯收理鄉民復將四人縛送木潰河該縣丞亦不肯收復令解送蘇州吳縣該縣亦不收管在蘇緊捆三日未解以致四人中二人殞命此次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但該處官員知有洋人被民所擄既不能按照條約第十八款時加保護又不能照第九款將不法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究其該犯等項命之責實在官而不在民請將木潰河縣丞吳縣知縣蘇州府知府分別懲辦等語

臣等當查該英布人四名入內地遊歷內止布人一名頗有獲贖其餘皆係無照擅入獲執槍劫民物並砍傷民人斃命實屬不法地方官查知即應拏獲解送領事官懲治既據該使照會內稱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因給該使照會以既係匪徒該領事官即不應發給執照至地方官是否知情不辦俟行文查明再辦等語該使復於十八二十等日兩遞照會大意仍以該地方官未經照約送交領事官懲辦致洋人被擄須命謂地方官為明知而不加保護係屬袒視條約各國因此懷疑請速設法稍解其感等情臣等查此事前於九月間據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報

有案業經該撫以鄉民追趕洋人經過木瀆地方該處縣丞自必聞見緣何不加理會當再查明稟辦至此案該處鄉民死傷三人該洋人亦因病斃死者二人似可相抵等因當經臣等咨會該撫再飭蘇州府等覆加查訊辦理具報今英國公使威妥瑪屢次照會於搶物之洋人直認為匪徒於捆送之鄉民亦強以為非是該使臣於此案案情尚無袒護諱飾情事惟以該處地方官未經送交領事官為違背條約再三爭辯查此案當鄉民將洋人捆送經過木瀆之時僕橫淫卡員及木瀆司縣丞稍為能事當將該洋人收下妥為解交上海道轉交領事官懲辦則與條約相符該使臣自無所藉口乃卡員既不肯管而縣丞亦不問問互相推諉不敢擔承以致洋人極無理之事反授以藉口狡辯之端據此情形是該員等平時於條約漫不經心故臨事茫無主見已可概見今該使臣以各國因此懷疑請設法稍解其惑查所稱各國懷疑一語自屬虛聲恫喝但各處地方官於各國條約平日既不講求臨時又不細查以致州事時有錯誤日久終為啟釁之端臣等公同商酌惟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轉飭各該地方官嗣後遇有外國人在中國地方犯法無論由官府捕拏由民間捆送一經解到即行按

約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中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平時仍將各國條約細心檢閱以為臨事查照辦理之據並請明降諭旨一遵俾各國聞知庶有以釋其疑而杜其口其外國遊歷執照止准發給體面之人另由臣等照會各國使臣一體辦理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各省地方官於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辦理一摺據稱江蘇蘇州府地方有英國人一名布國人三名搶取鄉村物件與民人互毆傷死鄉民三人被該處民人將該洋人等拏獲縛送地方官辦理乃該地方官展轉推諉並不收理以致延擱三日該洋人等被捆致斃二人已由該衙門咨行該省查辦等語各直省地方如遇有洋人不持護照擅入內地及與民人爭鬪或有不法情事理應按照條約將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此次蘇州府地方互鬪一案若如所奏該地方官並不查照條約迅速辦理致洋人被捆多日遂至項命實屬非是儻各者皆似此互相推諉長事不辦尚復成何事體著各直省督撫嚴飭該地方官嗣後遇有外國人不持執照擅入內地及持有執照而或有不法情事抑或照內查有訛誤者均著按照條約交領事官懲辦其或官府未及覺察先由民間受害之家拏送者一經解到亦著按約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無

論由官府民開擊送。中途拘禁不准陵處。至中外一切交涉事  
件甚多。並著飭令該地方官平時將各國條約悉心檢閱。不准  
視為具文。漠不關心。致臨時多所舛誤。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湖州府城為賊所佔。該官雇募各國勇壯。  
會同圍攻。八月初三日。有英國一人。莫爾費。布國三人。出  
逃往湖充壯。除布國人西們一名。請有執照。其餘並無執  
照。十八日回池。赴各領事官稟明。布人佛呢克已死。莫爾  
費等身受重傷。經各領事官分送醫院。次日英人病重。錄  
明口供。方死。布國總領事納。暨本國領事官備文申陳。江

大英領事來文

手

蘇巡撫李派候補府一員。同署副領事官。查該四人於  
八月初三日。離池往湖。在路風聞賊已出城。他往各國。壯  
勇。即將裁撤。因聞宜興縣又有官員操練外國行陣。擬欲  
投往。隨處打劫。糊口。初十日至麻莊鄉。鄉人西們。佛呢  
克二人上岸。搶奪民人雞隻等物。民人不勝。毆傷西們甚  
重。布人薩達拉持刀。偕同英人莫爾費登岸往救。彼此極  
力互鬪。鄉民被傷三人。該四人奔至船上。將船駛去。鄉民  
追趕至離麻莊三里之橫澗。將四人等獲。送赴管理稅卡  
官阮姓處。據該員云。專司收稅。並無地方之責。不能收理。  
鄉民復將四人送至圍防局。該局派役二名。解赴木瀆司。

縣丞處。木瀆司亦不肯身任其責。送赴蘇州吳縣。該縣亦  
不收管。該役留四人在船自去。四人手足相捆。繩索。至第  
四日。布人佛呢克發瘋身死。尚存三人。一人用牙將相近  
之人繩索咬斷。其人復將二人解救。十八日抵池。查詢已

大英領事來文

手

畢。總領事官納。署副領事官。至蘇州見李撫台。據云本  
院亦經詢問。該管官因恐傷重。殞命。未肯收理。吳縣未曾  
有人報知。無可處分。木瀆司縣丞。橫澗鄉民圍防人。各尚  
可查辦。回池後。接到李撫台劄覆。已領事劉大。粘連新聞  
紙一張。民人稟呈各件。鈔錄貴親王查閱。查此案將橫澗  
人役民人懲辦。本大臣為不安。鄙見以為木瀆司縣丞。吳

大英領事來文

手

縣知縣。蘇州府知府。均應分別懲辦。戊午年定約第十八  
款。內以英國民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第九款。專條  
內載。英民如其無照。照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  
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陵虐等語。各國  
條約。大旨相同。此案四人中有三人無照。四人均有不法  
情事。搶奪拒捕。竟將民人因傷致命。民迫力闢許久。終得  
擒獲。恐其力大掙脫。設法牢拘。以莫爾費。佛呢克。兩人斃  
命。指為百姓細縛之故。似非公允。該犯被獲致斃。因在蘇  
三日。細繫未解。該處官憲。知有洋人被擄。既不照條約保  
護。人不將不法之人。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該犯等項命

之責實在官而不在民。李撫台劉中丞外各有傷亡。似屬可以相抵。本大臣未以為然。該洋人故意殺人。不能藉此謂該官無背約之處。即見本清司美縣知縣蘇州府知府不能無咎。蘇州城大民。擲有洋人解省奇異之事。已歷一日夜之久。該官無所聞。知應無是理。府縣既知解到。置之不問。使該犯等斃命。以刀與政。無以異也。若謂不知有失察之處。若知可免。夫察天胎害地方。使斃命是華人。該官亦不能免。處分斃命者。又係洋人。不惟犯例。更屬違約。其罪更應加重。查佛呢克係布人。布國如何索償。本大臣不便與聞。至莫爾費係本國人。中國果專治該官之罪。止於從輕賠償。既往所最要者。保其將來已領事新有函致聞。蘇州府知府寄劄上海。欲免條約一本。通商各口。來往人知上海為最。省城距口數十。並無一本條約。違者府縣何得明曉。府縣未悉約內。時加保護之條。遇有華外爭鬧。事件洋人倚仗何人保護。此次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該官未提訊。兩造相驗。若彼日百姓錯等。或誣良為匪。該官能有辦法乎。不知條約明文。止知受傷甚重。恐其身死。故置之不論。中國漠視游客。並無保護之准。嗣日非但游客有受損之處。約內小節差池。亦有愈難處置者矣。近來外省累有違約事件。各國懷疑。以外省員約由

京師大臣無心親臨。與和拉所購珠非淺鮮。此案諒責親王必請。設法以破疑團。為此照會。給英國照覆。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為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在木演麻莊橫河地方。因搶民物。彼此鬪毆。互有傷亡一案。以為地方官不加保護。欲將各該地方官分別懲辦等因。查此案洋人四名。擅入內地。強劫民間雜物。並砍傷民人。斃命。業經英國總領事官。呈布國總領事。親往查驗屬實。人經江蘇巡撫派委員到該處。細加訪詢。實係該洋人等。擅入內地。搶劫鄉民雜物。洋錢拒捕。搶傷鄉民三人。內死一人。經鄉民鳴鑼擄送。行至中途。該鄉民恐官追究。受累。反為不美。遂聽洋人自去。並未報官。彼時各該地方官。並不知有此事。係屬實在情形。惟查英人一名。布人三名。共計四人。其布國人一名。雖領有護照。據稱係由滬前往湖州。該處並非由滬赴湖之路。其餘並無執照。貴大臣來文。稱百姓所獲洋人。原係匪徒。誠為明見。查遊歷執照。祇應發給體面有身家之人。其布領事何以擅給匪徒。任聽到處逞兇。傷死鄉民。容本衙門另致布國大臣。懇請至保護

二字。若係外國體面之人。不拘行至中國何處。各地方官不但時加保護。且倍深敬重。今貴大臣既云該洋人原係匪徒。來文謂中國地方官未經擊送領事官。即指為不能保護。查鄉民未將所捆之洋人送官。該地方官當時並未知有此事。是以無從擊送。即使事後得知。該洋人業已回滬。地方官亦礙難擊回送交。總之此案英人一名。係無護照擅入內地。夥同布人強奪民物。鄉民圍擊。又復拒捕傷斃事主。實為違約犯法。應請貴大臣轉飭各口領事官。嗣後務須嚴禁本國人。慎毋不顧護照。違約擅入內地。免致再有似此之事。至吳縣不肯收管之說。是否實有其事。本爵亦即行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查辦。俟查確覆到後。再行稟奪可也。

奏案卷末

主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親王照覆。英人莫爾費等一案。查捆送該犯之役。彼日送至木瀆。次日送上蘇州。四人在蘇四日之久。一人斃命。其餘三人。勉強扎縛回滬。所云中途聽其自如。應不謂然。至於有無報官一節。江蘇巡撫李曾向署副領事。囑言該地方官知有此事。恐其身死。未敢收管。各官既已得知。有無報明。無關緊要。貴親王又請轉飭各口領事官。嗣後務須嚴禁本國人。慎毋不顧護照。違約擅

入內地等語。蘇浙兩省。賦匪盤踞之處。內地各官。隨意招募洋人充勇相擊。上甯各口。領事官屢告地方官。不可任便招致。欲募英勇。必使先赴領事官處察覈。然後酌定。該地方官不按照辦理。以致所招洋勇。到處滋生事端。查英爾費等捆送木瀆。該縣丞何為置而不問。次日解蘇。李撫查稱地方官知該犯等受傷。恐死致累。不執收管。以致四人在蘇河面四日。一人當時斃命。一人逾日殞生。實屬蘇州木瀆府縣司等。既不能就近送交審辦。又不知保其不負。該處該官設若誤報。仍犯中國失察之例。外有重違條約明文。似此違例。加以員約。重加玩視。人之恆受疾苦。甚使外國皮心不安。於和局有礙。該懲辦各該地方官。不能即行究結。各國必致懷疑。其可如何設法。稍破其惑。最為至要。來文並未提覆。仍希貴親王速為酌議。見覆。以便本大臣始得具摺奏聞。為此照覆。

奏案卷末

主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本爵詳閱所稱內地各官。隨意招募一節。查江浙招勇。乃係從前之事。自蘇杭克復以後。洋槍隊勇。止有裁撤之事。並無續招之事。此案該洋匪四人。擅入內地。搶奪傷人。係本年八月初十日。實在蘇杭克復之後。即使地方官招勇。皆託帶兵之洋官。會商領事

官辦理該地方官從未任便招致則隨意招勇一事自可保其必無至此案該洋匪四名責大臣以該地方官未經押送領事官指為誤報則犯失察之例加以員約重加以玩視人之恆受疾苦則領事官任聽洋匪不領執照或隨意發給執照以致入內地復搶物殺人亦係玩視中國人命不僅失察之咎至來文所稱如何設法稍破其惑酌議見覆以便具奏等語查此案未辦之先本衙門已行文該省督撫確切查明聲覆俟查覆到日自應照例辦理一面由本衙門咨飭各省凡遇有似此案件務須細看條約將該洋人拿獲後照約送交領事官辦理沿途祇可拘禁不得陵虐可也

奏稿卷末

五

英國照覆

為再行照覆事英爾費等在蘇擄死一事昨准貴親王覆文等因本大臣檢查京報克復湖州在七月二十七日而因該城初次圍攻浙軍洋槍隊未能得手該帶勇官到池任便續招洋人一二百名當時即經領事官詳報在案該人離池前往係八月初旬其時未知湖州克復路上始得風聞該人雖係犯法究屬既經身受重傷解到蘇州李撫臺自言該官等皆知四人受苦各官置若不問泰西各國聞之固視該犯等犯法可惡之極其與玩視人命者所差

較亦無多來文所論隨意發給執照以及洋匪不領執照搶殺華民亦係該領事官玩視中國人命如此比較是否最要各國因此懷疑請速設法稍破其惑今准來文所稱由本衙門咨飭各省等因本大臣思僅有此舉其餘懷疑一節甚恐無所裨益理合附陳尚有餘意姑容暫置勿庸深論為此照覆

奏稿卷末

四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因英國使臣卜魯士回國時有金陵克復務求奇知之語曾於本年克復金陵時專函布知該使茲於十二月初六日據威妥瑪函稱現在接到卜魯士奇信以聞知金陵克復欣悅之至屬威妥瑪代為轉達致賀等語當經臣等泐覆一函謝其道遠奇賀並福建前曾需用洋礮該使允飭香港官准買且不許高價等情繕函交該使去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

給英國卜魯士信函

昨接威大臣來函內述貴大臣以中國克復金陵屬為轉達致賀等因日前貴大臣在中國時常以中國軍務極為關懷現聞克復金陵復遠道奇信相賀足徵始終關切此後本王大臣仍當極力籌畫坤盡餘氛俾可長治久安以

副雅懷前接福州稅務司美理登來稟以福建應用洋賦及各軍火等件委該稅司前赴香港購辦經貴大臣允飭香港官准買且不許高價祇照工本給發進想貴大臣為念友邦關愛情深並此道謝至貴大臣別後感大臣掛辦一切均屬妥洽各國住京大臣亦俱和好如舊美國蒲大臣相交情誼日厚貴大臣厚意蒲大臣均為達到計開愛注並泐布聞前於十月初一日奉布一函內論輪船事宜請威大臣代為轉譯轉遞想經惠覽現肅謝函亦請威大臣繕譯代致

丙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霖奏前奉

奏摺

呈

諭旨令將塔爾巴哈台本境繪畫全圖貼說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存考覈等因欽此九月初七日王換記的等自應派員前往詳加履勘惟適值烏魯木齊一帶回匪肆擾各路派兵防守偵探入兼時交冬令山河道路多被雪封若即委員前往履勘誠恐不能週至易致草率合無籲懇天恩暫緩查辦一俟春融積雪消化等再行派員前往各處詳加履勘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錫霖奏暫緩查辦分界塔城分界事宜著春融雪消時即行派員前往各處詳加履勘務須堅守條約格

外慎重毋令夷人含混狡執藉端侵占一俟查勘明確時即行繪圖貼說呈覽

戊子兩廣總督毛鴻賓奏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適見新聞紙言侍逆李侍賢現踞漳州向串洋人幫同襲取泉州進襲福州約將海口通商地面讓給洋人俟占踞福建各城再圖分股竄擾浙江江西以圖北犯此等謬妄無稽之言原不足據以為信而各處流氓鬼子希圖罔利與為勾結亦事所或有應請

皇上飭下福州將軍及福建撫臣妥為防範並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住京公使轉飭住紮閩省洋官及領事等務各約采

奏摺

呈

商民人等不令與賊匪勾結並防有接濟軍火等事免至滋生他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等奏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適見新聞紙言侍逆李侍賢現踞漳州向串洋人幫同襲取泉州進襲福州約將海口通商地面讓給洋人等語原不足據以為信而各處流氓鬼子希圖罔利亦事所或有請飭福建防範並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住京公使轉飭住紮閩省洋官及領事官等約束商民各等情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籌辦理著英赫徐宗幹嚴飭所屬妥為稽查如有外國流氓勾結生事等交各國領事官從嚴懲辦



辛卯。議政王等奏。竊查成豐十年十一月間。前任軍機大臣穆蔭等。面奉

大皇帝諭旨。所有

宣宗成皇帝實錄。及夷務本末。著飭各該處補鈔一分。進呈等因。欽此。當即行知內閣及方略館辦理。其時臣大祥留京辦事。即日督同軍機章京。將夷務本末底本取到。查此書係由纂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時。館臣編輯。隨同

宣宗成皇帝實錄進呈。其副本交方略館收藏。自道光十六年起

至二十九年止。凡涉中外事件。載志畢載。最為詳備。經該

奏請纂修

甲一

章京等。捐資繕寫。臣奕訢等。復督飭趕繕。認真校對。現在一律補錄完竣。臣等覆加詳閱。尚無錯誤。共計八十卷。謹裝為八十册。合十六函。恭呈

御覽。

等詳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奏請纂修

甲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辛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參贊大臣車林敦多有麟興奏。唐努烏梁海遊牧北與俄羅斯接壤適中之地。原設有和呢音達巴哈克木格木齊克達巴哈。沙賓達巴哈界牌。每年春秋二季。該俄國差派官兵數名。遊轉一次。事畢由烏梁海總管呈報。轉咨庫倫大臣查照。歷經辦理在案。據總管呈報。俄國去年未派弁兵遊轉。和呢音達巴哈界牌。今年應在和呢音達巴哈界牌會哨。亦未前來。等語。除飭該總管添派官兵。在彼常川守候。並知會庫倫辦事大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奏為

一

御批知道了。

戊申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益澧奏。山陰縣革紳陳顯承等。串通洋人已賣米穀一案。臣親提研鞫。同治二年正月間。紹郡克復。所有賊遺米穀貨物。經前署甯紹台道張景渠與府縣查看封禁。詎洋人德爾梅意欲據充功賞。山陰革紳陳顯承。自先在兵米局曾解洋營兵米。與通事人等熟識。隨往調停。時德爾梅索洋十萬圓。又外費洋一萬圓。陳顯承即寫給憑票六紙。分作六箇月歸還。德爾梅又令管帶法國兵勇委員周世熊。蓋用戳記。陳顯承隨設局變賣米穀。將賣價解交洋台。並各項開銷外。短欠尚多。無

從措解。欲請善後局彌補。經代理紹興府楊叔樸稟經前兼署撫臣左宗棠。飭善後局將欠交洋人之款。代為彌補清楚。提陳顯承到衢州大營訊供。陳顯承旋在西安縣押所病故。查陳顯承不奉地方官到諭。輒敢與洋人私自說合。已賣米穀。寫給憑票。難保無貪利營私情弊。本應從重究詰。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周世熊俟查提到日。另行擬結。御批該部知道。

奏為

二

乙卯伊犁將軍常清參贊大臣明緒奏。等前因回匪猖獗。城圍緊急。西五城均被圍困。各路無兵可調。不得已行文借調俄羅斯兵數千名。藉作聲援。竊計俄人明春因分界之事前來。乘我之危。定必種種格外要求。彼時內憂外患。倉猝之際。何能兼顧。不如趁此回匪滋擾。藉調俄兵協助。使彼知我修好和睦。並無外視之心。且可暗借俄兵之力。勦除逆匪。實為兩得其便。如俄兵果肯欣然前來。並無異議。即令其助勦。事竣後。奏請酬勞。若藉端格外索地要。求。貪得無厭。等語。則當殲焉血誠。儘力辦駁。相機辦理。儘竟遣兵肆虐。等語。亦惟有就其事之鉅細。斟酌於俄回之間。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據實具奏。請旨。等語。斷不敢推諉卸責。致貽朝廷之憂。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明。借調俄兵助勦。借調俄兵一節。亦是出於萬不得已。若遵照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寄諭酌量妥辦。不可稍涉大意。

丙辰。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於上年臘月二十七日。准福州將軍英桂咨開。二十二日。據廈門口稅務司休士申陳。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夜。盤獲逆送送信之陳金隴。即陳九里。解文與泉永道訊明正法。臣聞逆書。意在乞援外國。希圖以厚利動其心。以詔附藉其助。所錄陳金隴供詞。稱係永定南雷鄉人。咸豐元年。因看地至廣西。與洪秀泉。李侍賢。胡以琬等。結為兄弟。同在廣西倡

奏請結案

三

亂。曾助各逆銀兩。旋即回家。本年九月間。李侍賢陷漳州。該犯即投入城中。說李侍賢須與鬼子和好。相機行事。由水路可達天津。李侍賢即寫密信。託該犯送去。走至洋樓前。見有洋人在旁。想遞此信。即被盤獲。臣查逆首李侍賢。當窘蹙之時。妄希勾結外國。為通海地步。廈門稅務司休士。於究出逆情後。即鈔稟申陳。實屬情殷報效。深明大義。應懇

皇上天恩。將廈門稅務司休士嘉獎。飭令英桂頒賞物件。以示優異。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等奏廈門稅務司休士等盤獲逆送送信。勾通洋人之陳金隴。即陳九里。已將該犯訊明正法。並請將休士嘉獎等語。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再上年九月間。英國公使帶同該國文士丁建良。來臣衙門。呈出萬國律例四卷。請為改刊刊刻。當經臣等具奏在案。茲據丁建良將是書刊成。呈送臣衙門。並求作序以冠其首。又請將代為刊刻此書之章京陳欽等銜名。一併刊入。窺其意不過欲藉中國之文物聲明。以誇耀於外國。臣等公同商酌。由臣並拘作序一篇。並將該章京等名姓附列序內。送交丁建良手收。除俟此書印成。給通商口岸各存一部外。謹鈔錄臣並拘所作文。恭呈

奏請結案

四

御覽。御批。知道了。

萬國公法序文

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雖時人氏宅土。其詳弗可得聞。已。顧或疑史氏修詞。不則通九州外數之。今九州外之因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何以因。此丁建良教師萬國公法之所由譯也。建良能華言。以是書就正。爰屬恩城陳。鄂州李常華。定遠方濬師。大竹毛鴻圖。剛校一過。以歸

之。建良蓋好古多聞之士。云。同治甲子冬十有二月。揚州董恂序。

乙丑。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川省重慶府城內崇因寺。即長安寺。給與川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當經飭飭本任川東道吳鎬。妥速遵辦。旋據吳鎬具稟。忽有無知愚民。糾眾滋事。將天主教真原堂等處打毀。臣等將吳鎬撤任。奏奉

諭旨。在案。查崇因寺在重慶城內。地勢極為高敞。可以俯瞰全城。遠瞻四境。前次賊匪滋擾時。紳民於寺內建修倉廩。存儲

奏奉

五

軍火。作為川東三十六屬保甲團練總局。係屬渝城最要之區。吳鎬奉文。當即督飭紳民遵辦。紳民等因該寺先已作為川東全屬公所。無從改移。擬欲籌款另買閒曠處所。轉給修建經堂。眾議未定。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本任巴縣知縣張秉堃。復傳聞城紳士。籌議撥給閒。忽有各街無知之徒。輒集多人。找尋天主教士理論。互相爭鬧。將天主教所設真原堂。傳經公所。醫院學堂三處。門窗戶格。一並打毀。並損失什物銀兩。以致各街無業游民。乘機而起。將教民羅廣濟等各家。同時打壞。衣物亦多損失。維時人多勢眾。經吳鎬督同府縣會營帶領兵役。馳往彈壓。驅逐

當經拏獲但洪清等八人。餘均追散。查驗習教人等。並未受傷。吳鎬稟經。臣等將其撤參。撤委恆保署理篆務。恆保履任後。立即出示安撫良善。解散脅從。旋據教民羅廣濟等。呈控保甲局士張先昭等。並監生陳桂林等。有主使打鬧情事。並稱損失貨物錢財。共值三十餘萬兩。恆保親詣勘明各處被毀屬實。提訊拏獲之。但洪清等。僅止隨聲附和。俱非主謀生事之人。其局士張先昭等。亦究明並無主使情事。一面督同府縣傳集紳民。曉以大義。並明諭天主教已奉

奏奉

六

旨。弛禁。該紳民與教民同鄉共井。允宜兩相和睦。各保身家。勿得因此生嫌。藉為口實。該紳民等亦知大局攸關。且同處鄰里。願與教民和好。並願將打毀教堂等處。籌款賠償。而范若瑟亦函致張秉堃。將以和睦於眾。正在辦理間。范若瑟旋即進京。並赴各處傳教。遲之又久。始行回渝。經聞邑紳商士庶。與范若瑟當面議和。據紳商等咸稱。教堂等處被毀。實出於無知愚民。一朝逞忿。並無主使之。所有被毀房屋。損失器物。甘願賠償。而范若瑟亦願讓出崇因寺。以順輿情。當經眾商民議定。給與范若瑟。暨各教民共銀十五萬兩。其銀在於紳商公存款內。籌給。當先付范若瑟四萬兩。掣有收票。餘銀十一萬兩。分作四年付給。所有崇因

寺即長安寺。公同議明。既經讓出。仍作為川東團練總局。以期彼此相安。其合州等處天主堂四處原址。范若瑟亦俱請免查追。當即憑取書立合同和約各二紙。公同畫押。各執二張存據。從此和議既定。彼此嫌怨俱釋。永敦和好。但洪清等僅止隨聲附和。並非首惡。據范若瑟懇求免究。以釋嫌怨。臣等查該寺早已作為川東三十六屬保甲團練總局。存儲軍火。係渝城最要之區。今若強令撥給。必致拂眾心而動公忿。該處紳民甘願籌給賠款。不願將該寺撥給。實因開辦地方起見。今范若瑟既知事非眾願。不要長安寺以與眾和。並合州等四處原址。一併請免查追。而紳民甘願賠償銀十五萬兩。彼此嫌怨亦泯。永相和好。况銀係由於紳商陸續積存付給。既非庫項。又不派累民間。於事初無窒礙。且其被毀房屋。損失衣物。據稱值銀三十餘萬兩。雖無確數可據。究竟所失亦屬不少。兼以重慶。夔府。涪合。二州。舊有之原址。以及推給之長安寺。共係五處。今既一併讓出。其所償之數。又係由眾紳自相議定。合無仰懇

天恩。准予就此議結。以順輿情。但洪清等八人。記止隨聲附和。雖據范若瑟代懇免究。然亦未便竟置不議。但洪清等均擬枷號兩箇月。重責發落。本任已縣知縣張秉彝未能豫為

防範彈壓。殊屬疏忽。第案既息結。應與訊無主仗之局士張先昭等。均免置議。本任川東道吳錫前經奏參。部議降級留任。欽奉

諭旨。准其抵鎮。亦請免于再議。臣等仍隨時督飭各地方官。剴切晚諭。嗣後不得尋釁滋事。以期長久相安。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由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棠等奏。廈門稅務司休士申報。盤獲逃送逆信之陳金騰。說明正法。請將稅務司等獎勵等因。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陳金騰。即陳九里。以積年漏網逆犯。仍敢挺身為首。送李侍賢代遞書信。逃結外國相助為援。洵屬覆載所不容。廈門稅務司休士。以外國之人。乃能於究出逆情後。即將逆信錄彙申送。誠如該督等所奏。實屬深明大義。所請

嘉獎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應懇

天恩。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鏢一把。即由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備齊。遞交左宗棠等轉交廈門稅務司休士收領。以彰寵異。恭候

命下。由臣衙門行知。欽遵辦理。

御批。休士著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大鍊  
 一把。即由李鴻章備齊。遞交左宗棠轉交該稅務司收領。  
 恭親王等入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  
 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  
 國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同治二年十二月間。前  
 英國公使卜魯吉。送交臣衙門銀票一千兩。稱係自同治  
 元年九月初十日起。至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止。按照英  
 國月日計算。剛及一年租價。當經奏交內務府收存在案。  
 茲自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起。至同治三年十月初二日  
 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入屆一年。據英國公使威妥瑪。於  
 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銀一千兩。  
 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仍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  
 押蓋印互存為據。並經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  
 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二月壬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江蘇常勝軍。自同治二年  
 戈登接帶以後。督同分管兵頭。教練勇丁。會合官軍攻城  
 奪隘。所向有功。現在蘇省肅清。諸軍陸續凱撤。提督街戈  
 登業已疊沐  
 恩施。其餘在事外四弁。助勦出力。自應一體給獎。用示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一

聖朝賞功懷遠之意。前據英國公使威妥瑪。將幫同戈登打仗各  
 洋弁。開單交由總理衙門知照到。當經飭據蘇松太道  
 丁日昌。通商隨員候補知府應寶時。會同戈登及總稅務  
 司赫德。悉心查覈。大致相符。並據英領事。已夏禮而。稱  
 譯官梅輝立等。亦有功績。此外英國兵官陸國費。在上海  
 教練槍勇。亦著勳勞。由該道等開摺詳請獎勵前來。臣履  
 覈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獎賞。如蒙  
 俞允。即由臣到飭蘇松太道。仿照天津金寶星及銀牌式樣。趕緊  
 製造。送交各領事。分給佩帶。以示寵榮。  
 御批。著照所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甲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五月三十日。准軍  
 機處鈔文。成都將軍崇實等奏摺一件。奉  
 旨依議。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咨。飭將重慶府城內崇因寺。即長安寺。給川東主教范若  
 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臣等因該使所  
 稱。正須擇給一處。此外各處。皆可不問。並因貴州之業未  
 結。不得不權示牢籠。是以附片具奏。嗣後該處無知愚民。  
 糾眾打毀天主教堂。及奉教民人房產多處。二年秋間。范  
 若瑟來京。隨同該國公使柏爾德。密到臣衙門。面訴毀搶

情形大意謂奉

旨飭辦之件。崇實辦理失權。欲中國另派大臣。伊即隨同前往。又謂該省紳民。愚伊和息。伊不甘心。若各官吏仍置不理。將來恐不免釀起干戈。經臣等告以哥士者從前所指崇實寺。乃開廢之寺。孰知尚有高大銅佛像在內。不能因天主教而毀佛教。並責以不應家藏哥士者。索給此寺。以致士民不服。毀捨之釁。自彼而開。該教士理屈情虧。氣憤頓減。該公使柏爾德密在旁。亦知其無理。不為作主。范若瑟求備文回川。善為了結。當由臣等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屬其就勢結案。茲據崇實等奏稱。已經渝城紳民。以鉅款賠償。

奏稿卷五十一

十一

其崇實寺。范若瑟亦願讓出。業經憑眾書立合同和約各款為據。並議明合州等處教堂。均免查造。應請

旨飭下崇實等。即將此次該處紳民與范若瑟所立合同和約。飭令該地方細為查驗。照鈔一分。送交臣衙門備案。如日後該國有藉口之事。臣等執以為據。辦理方有把握。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二月初二日。接准法國公使照會。內稱江甯地方。早經肅清。此後須照續增條約第六款。將江甯地方。安置埠頭。為通商之所。望行知江蘇巡撫轉飭地方官。於本國總領事派員到日。務須幫同妥辦等因。臣等查

法國條約內載。議定將江南之江甯。准令通商。俟官兵將匪徒勦滅後。法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等語。現在江甯雖經肅清。一切情形。臣等未能懸揣。惟該使既請租地通商。自應按照條約辦理。應俟

命下之日。臣等照覆法國公使查照。並行文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轉飭地方官。斟酌妥辦。總期於中外商民。兩無窒礙。以副國家一視同仁之至意。再據英國咸安瑪照會。請在江甯租地通商。與法國所請。情事相同。相應照錄照會一併進呈。

御批依議

奏稿卷五十一

十二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近數月前。江甯肅清。此後須照本國在天津續增條約之第六款。將江甯地方。安置埠頭。為通商之所。雖通計現在貿易情形。不能遽見若何擴大。但為籌備將來事宜。今在該處擇定地址。本國商人。可隨時到彼居住。現在江甯城內外居民。尚多未回。免至後此別生事端。如漢口議辦租地。徒歷兩年之久。如別國欽差大臣亦同此辦法。亦可免彼此枘牾。本大臣即當飭知上海本國總領事。派員前赴江甯。察看沿河地方。擇取何處便於貿易。即將該地指定。並將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議立暫執

合同字樣。三年以內。如本國商人等尚未承租該地。其時中國或將該地全行收回。或隨收數段。法國或仍以該地付與中國。或定議換立永租合同。一切事宜均照向來舊章辦理。如依所請。即望行文江蘇巡撫。轉飭該地方。於本國總領事派員到日。務須加意接待。幫同妥辦。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法國戊午年定約第六款內載。其江甯侯官兵將匪徒勦滅後。大法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等語。現在金陵收復。商局以早定租賃地基等事。為妥。蓋各處向開通商口岸。因使民遷移故土。每致租價

英法照會

難定。現時金陵府城內外。人民甚稀。於此議定地址。庶免相爭。或換約各國。經理公同租地。免有不協。本大臣擬即劉行上海領事官。已採派委員。協同各國派出各官。前赴該處沿河地方。選擇通商適用之地。大量其地。可容洋行二三十座大小。作為英國租賃地基。設立租單。原應按約永遠租用。惟因係屬試辦通商。未定旺否。暫應輕價浮租。三年為期。三年後無英商蓋行居住。貴國或欲將地全收。或欲減半收用。先期數月通知商議。俟本國咨回。或皆先行。或按貴國地丁之例。按地等第。分別計畝納租均可。本大臣尚未

在到本國咨屬。不便派領事前往。未設領事官以前。不准英商賃用本國租地。為此照會。

辛巳。福州將軍英法。福建巡撫徐宗幹。竊臣等於同治四年正月十一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

鴻賓等片內所稱。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通見新聞。侍逆現踞漳州。向事洋人等因欽此。且等自漳城失陷以後。即以該處偏近海疆。誠恐外國洋人。有貪利接濟。暗中勾結情事。節經飭令帶兵文武。及沿海地方各官。隨時查察。嚴為防範。並行知住閩洋官。一體稽查。毋稍懈。前據廈門稅務司休

英法照會

士申陳。本國通事林鐵。盤獲侍逆李侍賢所遺遞送逆信之陳金龍一名送案。審明正法。業經臣等咨明督臣。會同具奏在案。現復據興泉永道鄧廷枏稟稱。訪聞洋人惹隔孫。有與漳逆串通貿易情事。當經照會各國領事查辦。並諭通事林鐵。探查去後。茲准合眾國領事照覆。會同林鐵立傳惹隔孫到案。訊據供稱。被英人滿浪。誘騙到漳。圖買便宜貨物。曾與侍逆會飲。並無接濟軍火等供。復據滿浪向領事反控惹隔孫。令伊赴漳作為通事。意欲陷害等情。經臣等劉行領事官嚴行懲辦在案。竊思外國流氓之輩。通仍由內地奸民之勾引。泉州迫近漳境。所屬向多會匪。



海運山脈。恃為策窟。即次查拏未盡。已疊飭道員張啟煊。添派候補知府程榮春。會同泉郡文武。派撥兵勇。激勵圍丁。於邊境偏僻要隘。嚴密設防。查拏奸匪。以杜勾結。而免疏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奏。徐宗幹奏。飭禁洋人通賊一摺。前因毛鴻賓奏。侍逆李侍賢有勾串洋人之謀。諭令英桂等查拏。旋即將逃逆信之陳金龍獲案。茲復據英桂等奏。訪聞洋人卷隔。亦有與津逆串通貿易情事。訊據卷隔孫供稱。被英人蒲浪誘騙到津。曾與侍逆會飲。並無接濟軍火。而蒲浪又控稱係卷隔孫令伊赴津作為通事。供詞詭詐。顯係互相狡賴。著英桂等

奏

上

劉行該國領事官。務將實情訊出。嚴行懲辦。侍逆李侍賢等勾串洋人。希圖窺逸。朝廷早經慮及。故疊次詳諭該將軍督撫等。嚴密查防。而洋人貪狡性成。惟利是視。若該逆等暗以重利。其勾通貿易者。正恐不止卷隔孫一人。著英桂。左宗棠。徐宗幹。一面多派弁兵。梭緝訪拏。一面行知各該國領事官。講明信義。令其一體查禁。

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奏。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統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楊保安。由輪船逃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和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到換約禮節事宜各件。遵接和國公使。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當經照覆。訂期九月二十日。在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對閱互換。臣覈其鈔錄副本。並非原約。與互換之義未符。屬令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一面函詢三口通商大臣。查明歷來辦理

各國換約事宜。是否必須原本互換。抑果如大何文之言。聽從鈔錄副本通融互換。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崇厚函覆。當時議立條約。彼此蓋印畫押。議明一年後將所執原本互換。該公使現在所請。未合向章。應將齎到原本。並綴用和國君主國寶璽。方可換給等語。其立議王與互向

奏

上

大何文辯論之意相合。復經照會。大何文去後。茲於二十日。接准回文。聲明已經遵照行文該國。請奏君主定奪等語。謹附片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伊犁將軍明燾奏。伊犁哈薩克聚眾搶掠。城外俄人貿易園地什物。亦被哈薩克搶掠。現在雖將存贖物件。代為護運入城。日後終難免其藉口。當萬分窘迫之際。偏值意外之擾。尤覺步步艱難。合並馳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燾奏。復陳防勒情形一摺。哈薩克聚眾

拾掠。並將俄人貿易園地什物搶去。事起倉卒。難保非逆回勾結所致。現在哈薩克已否解散。著明緒查明具奏。俄國之兵。如能剋期前來。明緒當恪遵前旨。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總期操縱得宜。毋貽後患。

己丑。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臣等辦理西洋換約事宜。曾將疊次與該使阿穆恩往來照會辯論各情。隨時具奏在案。自去年九月間。給與該使照覆去後。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復據阿穆恩寄到照會一件。投交臣崇厚衙門。當即拆閱。函致臣薛燾會商。查該使照會內稱。總以條約內澳門設官一節。其官

奏稿卷之三

七

員所秉之權。當按連下文。與各國領事官無異之句。合著中國止可照舊設立官員。不得照依舊權而行。並引條約第二款。謂在澳官權已在革除之內。噫。噫。置辯。臣等往返函商。以條約既有仍設官員之句。自當藉此再與辯論。以期得寸則寸。因設詞責其誤解。仍設之句。即是不以條約為重。使其不敢據承。或可漸期轉圜。並使知中國所論。係照條約而行。以免該使藉口生釁。遂將照覆原奏。彼此酌定。意見相同。因仍令會銜繕覆。由輪船遞至澳門。交該使阿穆恩收拆。

御批。該衙門知道。

大西洋照會  
為照覆事。接貴大臣來文。內敘在澳照舊時官權設立之意。本大臣意謂不可行。同治元年七月。設立和約章程第二款。內載從前

大清國與大西洋國來往交涉。所有澳門各事。一切舊章。自應革除。可見在澳官權。已在革除舊章之內。又據第二款內所定。將來只此為憑。彼此均應遵照等語。顯然將在澳所設之官權。惟照第九款所言。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一律辦理矣。據此。發明清楚。貴大臣何故固執己意。已認第二款所言革除舊章。又言在澳舊官之權。不在革除之內。其第九款載言仍設立官員駐澳。貴大臣以此仍字意思。就是可以照舊設立官員。貴大臣已知在澳設立之權。多年以前。已經歇斷。今中國既可在澳設立舊有之官。但不能以其舊權而行。若仗條款未曾解明。然此道理。已足明也。且和約章程第九款。已經言定。事權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無異。不能另作異議。不即互換和約章程。誤解執問。致兩國數百年和好有傷。合行照覆。  
給大西洋照覆

奏稿卷之三

六

體辦理。而於今恐仍設立官員駐劄澳門辦理通商事務之句。則置之不論。並謂該官權已經歇斷。不能以其舊權而行。又謂條約未曾解明。然此道理已是明也。等語。貴大臣所言。不以仍設之句為重。是不以條約為重也。並云數百年和好有傷。可見貴大臣輕視條約仍設之句。是意在有傷和好。而不顧各國之公論也。總之中國與貴國所定條約內。載甚為明晰。本大臣等前文所云。應革除者。自當革除。應仍舊者。自當仍舊。條約內既分晰清楚。此乃的當不易之論。除此別無講解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

奏摺卷之三

光

奏。竊據興泉永道鄧廷楨稟稱。正月十八日。有洋人駕坐小艇板船三隻。隨潮駛過。差弁經詢。不聽稽查。直入新橋賊卡。登岸入漳等因。當即照會英國領事官柏威林去後。迨至二十一日。該領事邀集廈門文武。面稱前次李侍賢遣人送信到廈。被洋關拏解地方官正法。其信內是何議論。不能知悉。是以親赴漳郡面會李侍賢。以徵有信來往。不可攔阻。但有事自能知會。現帶長髮頭目一箇。在戰船官全順船內。稍緩幾日。仍擬送伊回漳。官民欲截港拏辦。必至開仗。至照會內小木板船三隻。係我駕坐入漳之船。不必再查。逆匪被勒窮蹙。向串洋人。計圖免脫。前獲遞送

奏摺卷之三

示

逆書陳金龍一名。審明正法。並查出與賊貿易之洋人惹隔孫滿浪二名。照會懲辦。此次住廈英國領事官柏威林。入漳與侍逆見面。臣等當即飭諭福州口英國領事官有雅芝。視務司美里。督屬其寄信查問。據有雅芝等回稱。此事柏威林實屬無禮。惟伊等係屬同官。權不能制。應由住京公使將柏威林撤回等語。查各國住口領事官。原以約束洋人。毋許滋事。今柏威林乃以前次為侍逆送信之犯。被洋關拏解地方官正法。輒藉詞親赴賊巢。與侍逆會面。經該道等再三婉勸。竟不聽受。反帶賊目藏在戰船。故違和約。巨測情形。殊難懸度。除由臣等仍飭在事文武嚴加防範。妥善辦理外。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傳諭住京英國公使。迅將該領事官柏威林撤換。以弭後患。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三月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法國公使正稱。已接到本國覆文。願照中國辦法。將回興起發住極遠充軍。永不援赦等語。此案既經覆到。應即議結。伏查回興起任用匪人。多行紕政。當賊匪縱橫之時。並不出省勦賊。任賊蹂躪地方。又爾恭任性。與教士教民為難。致官紳紛紛迎合。戕殺多命。迨奉

旨飭赴四川。又日久耽延。並不迅速起程前往。種種謬妄。罪無可辭。既經勞崇光。張亮基。詳引律例。加減問擬。聲明過恩減等。請將田興恕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張心培。謝葆齡。攬權估勢。均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候選道繆煥章。妄擬劫竊實訓一書。刊刻傳播。已革貴東道前署貴陽府知府多文。語言妄誕。均屬糊塗荒謬。業經另案革職。仍請旨永不敘用。該劫竊實訓書。被追繳銷毀。兵勇夏發發等。傳案枷杖完結。前署貴州撫臣韓超。於第二次接到和約。仍不張貼。又於田興恕表。

旨赴川。屢瀆請留。實屬不曉事體。應請交部議處。何冠英。業經病故。趙國澍。打仗陣亡。戴鹿芝。亦經殉難。均毋庸議。至田興恕所居六洞橋公廨。已給予胡綽理作為經堂。被害教民。應給卹賞等銀。亦經籌款撥給等語。臣等查該督等所擬田興恕等各罪名。均係比照例文的。裁加減。應如所奏辦理。其原毀教民房屋物件。經該督等籌撥房屋銀兩賞卹。亦應如所奏辦理。惟事關刑名。應否仍交刑部裁議之處。伏候

聖裁。

訓示遵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從前毛鴻賓。華祝三。等奏奉。田興恕

各款。經四川總督駱秉章先後查覆。該革員捏報軍情。信。用劣員。妄事舉劾。肆行殘虐。拆毀民居。起造府第。吸食洋藥。日事荒淫。各情。均屬實有其事。茲勞崇光摺內查明情節。與駱秉章前次查覆大略相符。是該革員各種罪案。毫無疑義。查該革員由湖南練勇出身。蒙朝廷特達之知。拔諸寒賤。不數年。海升提督。授為欽差大臣。兼署貴州巡撫。天恩高厚。迥異尋常。該革員被此殊榮。應如何激發天良。捐糜圖報。乃自大任驟膺以後。輒敢意存自滿。置軍政於弁髦。任私人為牙爪。騷淫苛暴。誣謬多端。似此辜。任性妄為。厥咎甚巨。即立置重典。亦屬情真罪當。毫無屈抑。惟因該革員所犯各節。有殺害教民一案。牽涉在內。若竟立加刑典。不為稍寬。在該革員雖屬罪所應得。而在外國視之。似以曾任提督大員。為外國傳教人擬抵。於國家體制。實屬關係非輕。是以臣等於法國公使請辦抵償之議。卒執數年。幾於古故。皆焦。迄不肯稍涉遷就。一面將田興恕奏請等語。以緩其勢。一面則柔互用。與之設法安商。今幸該公使就我範圍。遵依辦理。則既有以全國體。又不致於廢

國法似為兩全。惟此案情形。疊經巨衙門密行函致勞崇光等減等議結。最之毛鴻賓。畢祝三。原泰。及駱秉章等查覆各情節。未免情重法輕。但以維

國體而繫人心。不得不從寬辦理。此係巨等不得已之苦衷。非敢故涉輕縱也。此案既經議結。應請

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雲貴總督勞崇光。貴州巡撫張亮基。於奉到

廷寄後。立將田興恕。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等。即行起解。不准稍事逗遛。以免日久耽延。列土枝節。致令已完之案。轉成不了之局。並將各該員等起程日期。飛速奏報。是為

至要。

御批知道了。

諭內閣。前因已革提督田興恕。濫殺多命。並被參各款。降旨將田興恕革職拿問。交張亮基等秉公嚴訊。定擬罪名。嗣後勞崇光。張亮基奏。查明田興恕濫殺各款。並革友張茂萱等劣蹟。分別定擬一摺。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茲據奏稱。田興恕等應得罪名。請即照勞崇光等所擬。分別議結等語。此案田興恕任用匪人。多行私政。玩視軍務。又於無辜之傳教人。文乃耳等。濫行殺斃多命。尤屬殘暴任性。據勞崇光等奏稱。應照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之例。從重定擬。仍將連次恭逢恩赦。例

應減等議罪之處。聲明請旨。田興恕著即照勞崇光等所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援免。並著迅速起解。毋任逗遛。革員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以革友濫膺保舉。攬權怙勢。貽害地方。懲慝田興恕種種妄為。獲罪甚重。均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道員繆煥章。前署貴陽府知府多文。於田興恕剛復各情。曲為迎合。實屬荒謬。業經另案革職。均著永不敘用。前署貴州巡撫韓超。於田興恕奉旨赴川。屢次瀆奏請留。實屬不諳政體。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勞崇光。張亮基奏。查明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分別定擬一摺。當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田興恕等應得罪名。請即照勞崇光等所擬議結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張茂萱。即張心培等。分別定擬矣。田興恕種種妄為。貽誤軍事。實屬罪無可逭。即置之重典。亦所應得。惟因牽涉教民一案。恐其將來比例辦理。又多棘手。是以從寬問擬。新疆已屬法外施仁。若不即行起解。再令逗遛。必又多生枝節。田興恕現在是否羈禁秀山。抑已到着。著崇實。駱秉章。即行派委委員。將該革員。日起解。不得任其藉詞延宕。致干咎戾。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均著勞崇光等。即行派員起解。並著崇實。駱秉章等。將該革員等起解日期。飛速奏報。不准稍涉稽延。餘著該督撫

等妥為辦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再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棠奏。任廈

洋官。私交髮逆等因一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議政

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此案。先於本年二月二十四

等日。臣衙門先後接准左宗棠。李鴻章等來文。與左宗棠

此次原奏。大指相同。查洋人私通賊匪。前經臣衙門照會

各該任京公使。申約禁止在案。今廈門英國領事官柏威

林。膽敢前往漳州。面見侍逆李侍賢。並私帶髮逆來船。又

不許地方官截擊。並欲來往通信。竟明目張膽。與逆匪

通。實堪痛恨。臣等業已據情照會英國使臣威妥瑪覆辦

去後。茲於二十七日。接准威妥瑪照覆。以此案業已兩次

劃行柏領事。各地方官設法禁止通賊濟賊。該使臣已諭

該領事實心相幫。一面出示住廈英民。如有交通逆賊之

事。應照逾格重罪例擊辦。而於柏領事通賊一節。則稱別

行履明等因。照覆前來。臣等察該使臣之意。以該國領事

通賊。甚為無顏。欲藉查覆為名。豫作掩飾地步。然此次該

使臣既嚴剴該領事相幫禁止。嗣後無論其是否藉為做

跡。臣等俟其查覆到日。再與辯論。分別准駁。仍請

旨飭下福建督撫。妥為防範。隨時密察該領事行為。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閩浙總督一等伯左宗棠。正月內。據漳州鄉

民。寓有英領事等三人。前赴漳州。面見侍逆李侍賢之事。

臨行該逆排隊送出漳城三里餘。英領事即偕一髮逆來

廈。看伊火輪戰船。並據與泉永道稟稱。正月十八日未刻

有外國人駕小夾板船三隻。約有三十餘人。隨潮駛過。當

即差弁詢問。均各不聽稽查。徑往碧樓河道。并挂白旗。直

入新橋賊卡。登岸入漳。又未展汛港口。泊有外國大船一

號。小船三隻。每船洋人十餘名。分駛內港。致附近居民。咸

懷疑懼等情。當經照會英國領事去後。迨二十一日乙刻

英領事柏威林片請水師參將陳登三。現帶舟師陳允彰

及職道偕往。柏領事面稱。前次李侍賢遣人送信到廈。被

洋官擊解。地方官正法。其信內是何議論。不能知悉。是以

十八日親赴漳州。十九日六點鐘。面會李侍賢。至九點鐘

出城。以後李侍賢有信來往。不可攔阻。有事自能知會。僅

再盤查。信不得到。必當復往漳城。現帶長毛頭目一箇。在

戰船官全順船內。稍候幾日。仍候送伊回漳。聞官兵欲截

港擊辦。如果要擊。則英國戰船官。必然開仗。至照會內小

夾板船三隻。係我駕坐入漳之船。不必再查等語。咨請裁

辦前來。本府相應將此情節。照會貴大臣。覈辦。即希見覆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以准到閩浙總督左咨稱。任副廈門領事官。均前赴漳州。面見侍逆李侍賢。並偕髮逆來廈等情。查未接來文之先。已據本館繕譯官。曾以見文大臣言及此事。本大臣已劄行復明去後。再准來文。又經復劉嚴飭。即以所有地方官。隨勢設法。禁止通賊。濟賊各等情。諭令該領事。亦可實心相幫。此本大臣之意。轉達各該地方官知悉。一面出示。位廈英民。內有交通賊逆之舉。

奏案本末

三

應照逾格重罪之專例。等覆審辦可也。為此照會。

戊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

咨稱。本大臣奉

命會同俄使。建立界牌。鄂博。由科布多起程後。途次應奏事件。及與俄使互換記約時。不能不鈐用印信。以昭信守。第科布多除參贊大臣印信外。僅有辦理糧餉關防。及兵部蒙古事務戳記。字樣較小。均難擬請攜帶。原擬具奏請領

欽差將軍明誼赴塔爾巴哈台時。攜帶之關防。乃因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麟慶。前已奏准於今春出卡。辦理立界事宜。請領鈐用。但刻下約期在邇。籌維無策。惟有具情咨呈。或令

本大臣先行承領。以便鈐用。俟與俄使將科境應立界牌鄂博建畢。互換記約後。再交立界大臣麟慶承領鈐用等因前來。查前經麟慶奏。請於會同俄使建立界牌鄂博時。請領前項關防。以便鈐用。奉

奏案本末

三

旨允准在案。今據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亦請攜帶此項關防鈐用。伏思廣鳳應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會同俄使將科境應立界牌鄂博建畢。至索果克卡倫。方能與該使互換記約。彼時麟慶必當攜帶關防。先期在該卡守候。擬令廣鳳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畢。互換記約時。就近請用此項關防。以昭信守。所有該大臣自科布多起程後。途次遇有應奏事件。可於起程時的數數目。鈐用科布多參贊大臣印信空白紙張。以備途次應用。

御批。知道了。

福州將軍英赫。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照皖浙股匪。由江粵竄入閩疆。籌備閩省軍餉。暨各援軍行糧軍火等項。視歷年軍務。費用尤鉅。南臺洋商積存銀兩。曾經奏明暫行貼息借用。至期皆如數還訖。嗣准部咨。欽奉

諭旨。嗣後餉需一切。務當妥為通籌。期於無弊。不得僅顧目前。率行匪借。致啟弊混之漸。等因。欽此。此次軍需倍蓰於前。各營待餉孔亟。萬不得已。會商總辦釐局候補道區天民。南台口

第一二〇〇 卷四 紀事本末 3 史部

委員錄白旗協領長慶並飭界福州府知府丁嘉緯約同稅務司美里登自十月至年底止向各洋商先後分起共借用各銀三十萬兩議給貼息均期歸償不至列有弊混謹會同閩浙總督左宗棠合詞具奏

御批戶部知道

丙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議覆閩浙總督左宗棠等奏廈門稅務司休士查獲逃送送信之陳金勝訊明正法請將稅務司等獎勵一摺同治四年正月三十日奉

旨休士著賞給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鏢一

奏

旨

把即由李鴻章備齊遞送左宗棠轉交該稅務司祇領等因欽此並函發天津所製寶星式樣前來當飭據蘇松太道丁日昌照造一兩四錢重中嵌珊瑚一等金功牌一面並置辦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柄火鏢一把配裝呈驗所需價值即在洋稅項下覈實支銷已由臣派員齎交左宗棠查收仍咨請恭宣

諭旨頒給該稅務司休士祇領以示

恩獎而昭寵異

御批知道了

癸丑兩廣總督毛鴻賓著廣東巡撫郭嵩焘奏前准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密函稱俄英各國屢次欲於中國立銅線以通信息開鐵路以利往來節經照覆停止在案等因臣等竊以為洋人居心叵測於此可略見一斑現在金陵克復元惡就誅餘匪不患不滅地方不患不平惟英法各國暫雖相安無事而其心恐猶未厭即其患恐猶未艾臣等每與各國領事接晤間誠布公諒信明義遇有交涉事件按照條約可行者則推誠而直諾不行者必據理以婉辭其中用剛用柔不亢不卑之致殊費苦心故年餘以來彼此情義似尚相孚儻荷

奏

旨

聖主威福始終就我範圍不至決裂原可以弭禍於未萌然而敵國外患實為謀國者之所當豫籌未便以其利在通商別無他志遂存苟且玩忽之心自古懷柔之道不外恩信第要求煩而恩易竭恩竭則怨生條約密而信易窮信窮則嫌啟是必有不可犯不可勝能制人而不制於人之實用以畏其志而服其心則夫恐懼修省所以自強自勵之要道誠不可不急講也前接兩江督臣曾國藩密函亦汲汲然商所以思患預防之策臣等前此請緩停釐金茲復議教練兵勇無非為整軍經武防患未然起見伏望皇上密飭中外臣子暨各省督撫宜及時整飭紀綱申明法度節釐金以備儲峙簡稽銳以備干城勿為姑息而苟安目前



勿務粉飾而不思遠慮。庶幾收富國強兵之效。成安內據  
外之休。以贊

中興之盛。以永萬世之基。且等幸甚。天下幸甚。

御批覽奏均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乙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議覆麟興奏。籌辦堆立界牌一摺。俟到城後。與麟興  
等酌商妥善等語。伏查換定記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  
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  
南。順賽留格木山嶺。此一段係烏里雅蘇台應行立界起  
止之處。惟前伊犁將軍咨送到照繪舊存新疆圖內。所載  
沙賓達巴哈界牌。係唐努烏梁海遊牧西北邊界。該界牌  
迤南。載有巴彥台噶字樣。查詢唐努烏梁海蒙古土語。呼  
山嶺即為台噶。自此巴彥台噶山迤南。又有唐努山。擊前  
與俄使未經換約之先。因其前開議單。載有唐努鄂拉達  
巴哈地名。曾向詰問。據該使言稱。所指之唐努鄂拉達巴  
哈。即係唐努山。亦經於換約定案摺內陳明在案。原以  
此兩處地名方向。悉心覈對。俄使新繪圖內。劃定自沙賓  
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  
達巴哈。此一段界址限道。尚在巴彥台噶山唐努山西邊  
末處。似與唐努烏梁海蒙古遊牧無礙。其賽留格木山嶺

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三

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三

係在科布多所屬境內。自應先期會勘。以定吟城。等與麟  
興已經差派即選知州委署主事岳嵩武。於二月二十五  
日起程。前赴科布多台。移咨該處大臣。於在事人員酌  
派委員。會同岳嵩武趕緊前往查勘。俟稟覆到日。再行詳  
覈辦理外。但恐立界大臣。止論薩彥山等處地名。為無據。  
不知巴彥台噶山等處界限。為可憑。拘執失措。關繫匪輕。  
當向立界大臣麟興。執持俄使呈繪換約圖誌。及前准伊  
犁將軍咨送到照繪舊存新疆地圖。逐一詳細指明。該大  
臣亦了然於心。答云。俟身臨其境。查明實與唐努烏梁海  
蒙古遊牧無礙。自宜審度輕重。酌定從違。相機辦理等語。  
如此則疆域可定。記約可踐矣。再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議覆原摺內開。茲既據麟興奏稱。罕達蓋圖卡倫等處立  
界。應由科布多大臣辦理。應令麟興商同科布多立界大  
臣。務應和衷商榷。以期妥善。麟興自應遵照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所指。嚴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奏

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同治四年乙丑四月己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由軍機處交出勘界大臣明誼具奏詳查烏里雅蘇台立界未盡事宜酌覈情形豫籌辦法一摺三月二十四日奉

奏

一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衙門詳覈明誼所奏將巴彥台嘴即巴彥山唐努鄂拉達巴哈即唐努山名目指明以此兩處地名方向曾向俄使詰問又經悉心覈對俄使新圖劃定界址限道尚在巴彥山唐努山西邊未處與唐努烏梁海蒙古遊牧無礙等因臣等查該處界址既經明誼與麟興將俄使圖誌伊犁舊圖逐一指明了然於心自不致於分界時拘執失措相應請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即照明誼當面指明新舊圖誌所載界限並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和衷妥辦俾疆域早定以完通案再現在立界限期伊邇回疆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無庸催令前來總期因時制宜以歸妥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具奏遵議設立同文館挑選八旗學生暫覓外國人教習語

言文字。並傳漢教習訓課漢文。酌擬章程。內開漢教習月給薪水銀八兩。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知縣用。再留學二年。准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等語。並聲明英文館已於五月開館。漢教習係徐樹琳充當。英文教習係包爾騰充當。將來覓有教授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之人。中外教習。再行隨時酌增。分堂教授。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嗣經覓得俄人柏林。教習俄文。法人司默

雲。教習法文。並傳八旗教習楊亦努。充俄文館漢教習。張

旭升。充法文館漢教習。均於二年三月初六日到館。自到

長務案卷三

二

館之日起。扣至本年三月初六日。二年期滿。該教習等在

館課讀。朝夕無間。自應照章獎敘。均請以知縣用。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咨照吏部遵辦。仍照章將楊亦努。張旭升。留學

二年。以資教習。俟此二年續經期滿。查係始終不懈。即照

章准其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以符定章。至英文館雖

開館在先。因漢教習徐樹琳。於二年九月初二日告退。續

傳曹佩珂到館。扣至本年九月始滿二年。應俟屆期。再行

辦理。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奏定章程。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由

臣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分別優劣。獎敘革留等語。英文館於元年五月初開館。扣至本年五月三年期滿。自應照章屆時考試。分別等第升降。惟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恐所學外國語言文字。未盡嫻熟。且俄法文館。扣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滿。為時亦屬無幾。應請將英文館學生。展緩數月。俟俄法文館限期將滿時。一律考試。統行分別優劣。以示勸懲。

御批。依議。

壬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咨開。道准咨會派員前往會勘。應立界牌之賽留格木山嶺。係

長務案卷三

三

烏科二處。何城境內。當飭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將阿

勒坦。渾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傳。調。來。卡。報。稱。賽。留

格木山嶺。係在我們遊牧東南邊界。山嶺迤東。係唐努烏

梁海遊牧。迤西係阿勒坦。渾爾。烏梁海遊牧。由索果克卡

倫起。約設四臺。可抵賽留格木山嶺。惟並無越往路徑。若

自索果克卡倫起。共設六站。可抵博果素克大壩。如今我

們兩旗豫備此項臺站。我們遊牧內現有兩員俄羅斯官

在彼巡查。向總管等諭。以我們察漢軍令古畢爾納。扎爾

前來時。你們兩旗安設臺站。若由南來將軍大人。不准安

臺等語。本大臣和派員會同往勘。俄人疑我有窺伺之心。

或將委員拘去。抑或別生枝節。致俄人有所藉口。是以未敢遽行派員會同前往。並據前次派往會勘界址之委員岳嵩武聲明各情。稟請覈辦前來。查換定記約內載建立界牌鄂博時。擇其地方形勢建立。遇大山以山梁劃界。遇大河以河岸劃界。如遇橫山橫河。始載以新立界牌鄂博劃界。可見荒沙廣漠。重山峻嶺。原多人跡罕到之區。所以又云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實難堆立之處。即以水流方向及山嶺為界等語。若如此細心講求原約。及定案章程。各城立界時。相度辦理。自有適從。不致茫無把握。至其所報賽留格木山嶺連東。係唐努烏梁海遊牧。又稱俄官不准伊等與我處安設臺站一節。察其所報。似應責成唐努烏梁海安設此臺。惟據該總管與達達前已報明唐努烏梁海遊牧西南邊界。係在齊格木爾素台卡倫後邊。自博果素克大壩迤北。繞至該遊牧西界。似與該處邊界相離甚遠。若違令其安臺。彼必以為辦理向隅。等再四籌維。咨令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於該城在事人員內。酌派委員。催令與伊等前派委員岳嵩武迅速前往索果克卡倫。會同該侍衛隆安。或於守卡蒙古員弁內。抑或附近住牧之蒙古。查其熟悉該處地理者。務將由索果克卡倫以外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通路徑。

奏為恭摺

奏

奏為恭摺

奏

及此一段迤南連東附近。均與何項蒙古遊牧連界。逐一確切詢明。趕緊稟覆。以憑覈辦。並由科布多大臣徑飭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傳集齊察罕莽岱。嚴切曉諭。該總管等既稱俄官在彼。不准伊等與南來差務安臺。而又云我處並無越往路徑。將來我國立界大臣不能前往。何能會同俄官建立界牌鄂博。及至約定月日。不能如期而至。是誰失信。令其據理向俄官透悉開導。仍令伊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備辦臺站。備其仍不肯從。務向俄官言明。令其嚴飭曉諭該屬下人等。若我處附近蒙古官兵。趕護駝馬羊隻。攜帶駝房等項。前往賽留格木一帶安設立界臺站。俄國官兵及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萬不得尋釁滋擾。藉生事端。倘有仍似上年拘人搶物情事。即為該國背約。不願依期立界。與我國無干各情。令該總管等遵即辦理。切實稟報。由該卡侍衛迅速呈報。至此段應設臺站。所需駝馬等項。諒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人等。必不應付。刻下立界約期在邇。若不即時籌備。必致臨期貽誤。現據庫存科城圖誌。以相距該處邊卡附近住牧蒙古較論。應責令杜爾伯特各旗。迅速備辦。應需烏拉駝馬等項。趕緊前往接站。復查自索果克卡倫起。至博果素克大壩。建立界牌鄂博。按照換定記約內載。雖應由烏里雅蘇台立界大

臣會同俄使建立。然現已查明此段界址。係科布多所屬地面。似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同俄使辦理。俾免家混。侵占。且符記約所載。方能取信遠人。已飛咨科布多參贊大臣。逐一分別飭辦。見覆。並劄飭前派委員岳嵩武。俟科布多派定委員。即速前往索果克卡倫。會同該侍衛將由該卡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道路徑各情。詢明後。如杜爾伯特各旗。道即前往接站。即行出卡。但赴唐努烏梁海遊牧。督同該蒙古員弁。迅速勘查。唐努鄂拉達巴哈薩彥山一帶界址。儘杜爾伯特各旗籍詞推延。不赴接站。趕緊稟報。以便酌辦。

奏案卷五

六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奉

命辦理烏里雅蘇台立界一事。俄使到境時。必須語言交通。方能向其會辦。免致合混。侵占。惟烏里雅蘇台不與俄國通商。向無通曉俄語之人。查塔爾巴哈台與庫倫二處。向與俄國辦理通商事件。必有認識俄文。懂曉俄語之人。曾經於本年正月間。行文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並咨行庫倫辦事大臣。揀選懂曉俄文。俄語通事二三名。來烏聽候差遣。茲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本處與俄國往返行文。均用清蒙文字。會商事件。亦用清蒙話語辦理。並不用俄文俄

語。向無懂曉俄文。俄語通事。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塔城回民。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變亂塔城。所謂通事。亦恐不能派送。伏思約期在邇。俄使到境。若無通事。語言不能交通。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揀選通曉俄文。俄語妥靠通事二三名。迅速來烏。庶語言通達。不致為俄人所欺。實與立界事宜。有裨。

奏案卷五

七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美理營深明大義。遇事皆能出力。請往廈門。妥為查理。現在奏留辦理。巡防局務之前任。與泉永道曾憲德。精明幹練。在任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俱能與往廈各國領事聯絡商辦。各領事均皆信服。臣等擬令該道同美稅司前往。與廈口稅司休吉。設計善辦。杜絕洋人與該道往來接濟。或給以重賞。或許以優獎。使彼仍為我用。此時在廈各國官員。亦皆齊心協力。保衛商民。不至另生枝節。堪以上紓

聖慮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英桂等又奏。再漳城踞逆。被官軍圍窮。感別無出路。業

經飛飭沿海水陸官兵。於各港口嚴密防範。以免匪艇勾結入海。另派水師大員。總統巡防。據稅司美理登申。陳英。國有輪船一號。連磁位出售。價值番銀四萬圓。購買為中國總巡師船。較為捷便。臣等已飭通商委員候選道周立。海。著福州府丁嘉瑞。海關委員錄白旗協領長慶等。會議交價。給予牌照。每月舵工水手人等口糧番銀二千圓。除遠派將官。撥配兵勇。議定章程。妥為籌備外。謹附片奏陳。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已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四年四月初九日。由軍機處交出勘界大臣明諱具奏。查明賽留格木山嶺坐落界址。並俄人不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與我處安設臺站一摺。四月初八日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此案於四月初五日。議覆該大臣奏立界未盡事宜。豫籌辦法摺內。曾經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即照明諱當面指明新舊圖誌所載界限。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和衷商辦。並聲明現在立界限

期伊邇。回疆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各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遵即咨行該大臣等。欽遵辦理在案。茲據該大臣明諱奏稱。應與俄使會同立界之賽留格木山嶺。係卡外阿

奏摺卷三十一

八

奏摺卷三十一

九

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東南邊界。其由索果克卡倫以勢。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博果素克大壩。可通路徑。及與何項。蒙古邊界。已咨令廣鳳派員會同該大臣所派委員。迅即查明等因。應如所奏。先將地址毗連段落查清。俟將來立界時。確有把握。不至受彼蒙混。其所稱俄人不准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與我處安設臺站。一面派員與俄人開導。一面責令卡內蒙古之杜爾伯特各旗。迅將應當烏拉駝馬等項。趕緊備辦前往。自係因約期伊邇。不得不即時籌備。但恐該杜爾伯特各旗。藉詞推諉。不肯即行出卡。應由該大臣設法妥為開導。並切實知照俄官。如蒙古官兵前往。務宜妥為商辦。慎勿另生枝節。至所請索果克卡倫等處。建立界牌鄂博。應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辦之處。既經查明係科布多所屬。亦應如所奏。由烏科二城立界大臣會辦。以昭慎重。相應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等。務須遵奉。欽此。欽此。東共濟。不得稍分畛域。並查照。臣衙門前奏。如俄國現未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無庸催令前來。總期因時制宜。以歸妥善。御批。依議。恭親王等又奏。麟興片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揀派

妥議通事二三名。隨同辦理立界等因。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欽此。查。臣衙門向未設有各國通事。

其所設同文館內之俄文館學生。學習僅及二年。所學俱

係單字單句之文。即或其中不無記憶較多之人。而於連

貫成文反復辨論之用。諸生俱尚未臻此境。且年皆幼穉。

未便率行派往。反致貽誤。關繫匪輕。查庫倫地方。與俄國

往來行文。會商事件。多歷年所。既均可用清文清語。蒙古

文蒙古語。彼此並無貽誤。該處立界。何難即照庫倫辦法。

即以清文清語。蒙古文蒙古語。與俄人會辦。況俄人西北

邊界與中國行文。現在俱用清文蒙文。是俄國不少通曉

清文蒙文之人。並可由該立界大臣豫先行文。該國邊界

官。將來俄人前來立界。令其帶同通曉清文清語蒙文蒙

語之人。前來會辦。相應請

旨。飭下該立界大臣麟興。查照。臣衙門所奏。妥籌辦理。不得因無

通事。致有貽誤。

御批。依議。

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據

曾憲德稟報。抵廈後。往晤柏威林。多方開導。柏威林雖言

近支飾。而亦頗生悔悟。當告以一體示禁。洋人通賊。不准

一船駛近賊營。違則開砲轟擊。柏威林亦允照辦。隨親赴

該國輪船。見水師官羅姓。帶有洋兵三百餘名。礮位二十

七尊。聲勢頗壯。稽查亦密。中外各官。情意和悅。惟查津南

一帶。濱臨大海。即添調勇船。馳赴海澄石碼一帶。巡查。並

經美理登將。帶往洋兵。安置車礮。在岸駐守。以資聯絡。二

月二十八日。一小哨船。挂帆而來。舟師追擊。生擒長髮賊

謝鹿龍一名。洋人三名。按獲太平天國侍王李紅綢大旗

一面。護照一張。洋槍五把。洋銀四百九十六圓。訊據謝鹿

龍供稱。係廣東香港人。從賊已久。逆首李侍賢。現與洋人

勾結。遣往上海。找尋逆眷。並購買大火輪船。圍至津浦沿

海。為窺颺之計等語。其洋人三名。美理登並廈稅司休士

會訊。一名花耳。即手執印照者。一名僕依黎。一名葛得勒

俱合眾國人。花耳供認前情。並稱李逆家眷。聞為洋將戈

登留養上海。戈登回國。斷無將逆眷帶去之理。所執印照

係止准在江蘇游歷。僕依黎等。僅認販買洋槍。不認買船

之事。三月初五日夜。海門山港勇船。截獲濟賊匪船一隻。

生擒洋人五名。一名木羅。係英國人。一名漢梨布夫。一名

恆蠻加。一名黑冷。律。亦皆布國人。一名不龍。係合眾國

人。起獲洋槍銅帽等件。美理登休士會議。英國人即就近

交廈門領事官。照例充軍。不准再履中國。其布國人同合

眾國人。一併解赴上海道收訊。根究逆眷。並照會各國領

事究辦。查洋匪本應比照金陵通賊章程。立予懲辦。惟前奉

上諭。飭江蘇撫臣查李侍賢屬下落。現獲花耳。既為李逆所用。

必知逆春蹤跡。自應解港根究。上海合眾國西總領事照

會住廈領事文內。亦以深惡此輩。違犯和約。私通髮逆。屬

其解港懲辦。洋匪花耳等七名。業經解港收審。應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轉飭上海道徹底訊辦。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英桂等又奏。再查洋人有從廣東香港。販運軍火。至銅山

附近地方上岸。接濟髮逆情事。先經辦理廈門稅務。錄紅

旗協領廣星訪聞。會商廈門稅司休古。幫辦巴德榮雅圖

二名通事。江蘇同知林斌。派撥關哨巡船。馳往查拏。迨道

員曾憲德。同福州稅司美理登抵廈。申明和約。與休士等

悉心查辦。旋查英國火輪船名古董。先於二月初十日。在

銅山水面之虎頭山澳停泊。經英國兵船這那士眼見可

證。又洋關巡哨洋人米勒宅。同哨丁至銅山。該處民人向

訴該古董輪船私載火藥洋槍登岸。聲言百姓如敢攔阻。

立即開礮轟擊等語。復經英國兵船佛冷瑪。見該船在現

被賊踞之漳浦地方。搭載洋匪七八名往南而去。三月初

二日。該船收泊廈口。當即將其扣留。照會英領事柏威林

奏請恭摺  
十二

訊問。該船主因指證確鑿。無可置辯。查英法第四十七條

和約章程。如非通商口岸。洋船私往買賣。即將船隻入官

等語。該古董輪船違約濟匪。應即照約入官。現將旗機水

手人等一律更換。配用巡緝。見證這那士等。另行議給重

賞。以示鼓勵。據協領廣興道員曾憲德會稟前來。臣等伏

查該逆勾通洋人。接濟軍火。購買輪船。情形實為巨測。幸

道員曾憲德馳赴廈門。會同福州稅司美理登廈門稅司

休古與幫辦巴德榮雅圖認真查辦。得以消息未萌。現據

曾憲德稟稱。美理登欲行回省。休士欲行回國。當此稽查

嚴緊之際。該稅司等辦理妥協。深明大義。自應令其在廈

會同查辦。以收全功。美理登並親赴漳州軍營。將車輪開

花破借撥助勦。並遣洋兵五十人。隨同高連陞各營出隊

勦賊。尤屬傾心報效。信義堪嘉。均應仰懇

天恩。分別

獎賞。以示優異。廈門領事官柏威林。此次隨同查辦一切。尚知愧

悟。可否量予

獎勵。俾免向隅。出自

聖裁。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查上年原練洋槍

奏請恭摺  
十三



破隊京旗各營官兵。經神機營調回後。復添挑練營官兵。接續互相教練。原擬仍用外國武員教習。以當時頗乏其人。即在已經練熟之官兵內。挑選心地明白。技藝精嫻之員。互相教習。迄今步伐尚稱整齊。而操縱分合各陣式。未能盡西洋兵法。查有住紮大沽砲臺之英國武員。向得斯。素嫻兵法。督同護天津鎮總兵春霖。與該武員當面講求數次。人甚明白。堪以教練。擬用該武員作為統教。即令其挑選外國武員數名。作為分教。並因南洋各海口。時有匪蹤窺伺。而大沽為北洋門戶。現在時交夏令。中外商船雲集。本年南省漕船。尤較往年增多。深恐奸究濶跡。更須加意嚴防。擬將洋槍砲各隊官兵。移紮大沽。不特就近可用外國武員教練。並可為海口重鎮。實於操防兩有神益。業經函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意見相同。現已飭令春霖督帶原練之天津通永兩鎮。及大沽六營所挑之洋槍砲各隊官兵。於本月初九日。全數移紮大沽海口。該官兵原用之洋槍砲位。亦均攜帶前往。應給外國統教分教各員。每月薪金銀兩。並官兵居住棚場地方。仍飭天津道李同文。援照前次定章。分別支發。隨時彙案造報。現據稟稱。該官兵業已到沽。即令外國武員。向得斯等。逐日加意教練。務期精益求精。俾成勁旅。以勵操防。而重海疆。

奏案卷三十一

十四

御批該衙門知道。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牛莊等處豆貨。請照約禁止外國夾板等船裝運。仍歸內地商船轉運。經奉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咨覆。侯與英國公使議有章程。再行辦理。迄今數月。尚未知能否議准。而上海沙衛等船。資本虧折。停泊黃浦港者甚多。日久朽壞。生計場屋。於大局殊有關係。本屆蘇省新漕。及採買米石。不及四十萬。沙船已不敷裝兌。若將來江浙全漕。同時海運。沙船日少。從何辦理。且已於本年正月間。出示曉諭。將該船等助餉捕盜。及油豆餅各捐。一體酌減三成。以示體恤。而商情困。港市蕭條。仍復日甚。一曰。殊可危慮。茲據船號商王永盛等稟稱。近年商船虧本停泊。推原其故。一由於北口之油豆餅。被夾板船搶裝運出。貨少價昂。一由於商船本小者。無整宗販運之貨。素悉奉天等處。雜糧未熟。出產最多。運本較輕。現在江浙雖已肅清。開墾荒田。尚未一律成熟。未獲騰貴。民食維艱。擬請以雜糧與油豆餅。並行販運。庶資本輕重。均可營生。沙船不致全停。民食更資接濟。惟奉天等處。雜糧米穀。向不准華商販運。而洋商轉得裝運往來。獨占其利。伏查通商稅則。米穀雜糧。不拘內外土產。不分何處進口。皆不准運出外國。惟欲運往中華通商

奏案卷三十一

十五

別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等因。是米穀雜糧既准外國商船裝運。中國商船似可援照准辦。亦係此口運至彼口。與例相符。稟求奏請開禁。准令商等於奉天等省裝載雜糧米穀。與油豆餅並行販運等情。由江海關道丁日昌詳請奏前來。臣查奉天等處所產米穀。不准販運出口。係防奸商濟匪起見。該船商均係安分良民。可無慮有濟匪情事。況通商條約。米穀雜糧既准洋商仿照銅錢之例。出具保結。請領執照。轉運通商別口。而內地商船轉不准其出口。未免向隅。上海關稅以沙船為大宗。近因沙船停泊。稅餉日絀。若早將登州牛莊兩處豆貨定議。按約專歸內地商船轉運。並准將奉天等處糧食與油豆餅一律販運。則商船得有益。各自踴躍開行。無停朽之患。不惟稅捐可期。起色。即每年海運漕糧。需用沙船。不致缺少。實於籌餉運漕。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迅速覆准。准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庚寅。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據赴廈門察辦軍務道員曾憲德稟稱。三月二十二日。奪獲美國煙邪兒香們夫板船一隻。交廈門稅司休士查明訊辦。是夜署

奏摺卷之三十一

十六

守備陳世榮。陳世芳。仍帶輪船出巡。二十三日。駛至鎮海澳。遇事儘先。把總吳世忠。驟見廣艇一幫。先駛上一隻。遇我輪船。即圍攔岸奔避。陳世榮。吳世忠。帶洋人二名。跳躍過船。陳世英。率兵繼之。按看船中。並無貨物。止有洋槍六百三十桿。洋硝五色。火藥三桶。嗎鐵二箱。洋礮五尊。剃刀二十把。遂將舵工陳福結等十名。西洋人一名。並虎門廳所給往廣州雜貨船照二紙。番文二紙。一併解交曾憲德提訊。據供。西洋人一名。西周我徽吉。即廣東澳門西洋人。呼哈雇工。呼哈現在澳門居住。洋槍等件。是從澳門落船。販來售賣。艇船係呼哈自置的。等語。比傳在廈。西洋人質

擬。皆言違禁貨物。應交西洋領事官照約究辦。當將西周我徽士。暨舵工水手人等。俱發廈防廳。分別看管。並將船隻。照例入官。等情前來。臣等伏查洋人販運軍火。接濟楚逆。曾屢次申明禁約。該澳門洋人。尚敢家領虎門雜貨船。照違約典。販來閩。陳世榮等。窺破。登將人船槍礮。並獲解審。辦理尚屬認真。除飭將未獲廣艇。趕緊究拿。一面咨兩廣督臣。廣東撫臣。查照外。可否仰懇

天恩。將保升守備署水師前營守備陳世榮。守備陳世芳。俱以都司補用。把總吳世忠。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

御批。陳世榮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

奏摺卷之三十一

十七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直東防務喫緊。劉長佑駐紮大名。兵力尚單。諭令崇厚統帶洋槍隊一千五百名。配齊軍械。即日馳赴畿南。與劉長佑會商防勦。並將天津防務。豫為籌畫。此起洋槍隊。崇厚統帶起程外。所有該處原練勇丁。即著崇厚飭令天津道李同文。隨時認真操練。務令技藝嫺熟。其天津防務。並著飭令該道員妥為籌辦。洋槍隊尚須添練。即著責成李同文。於天津蘆台兩鎮標內。認真選擇添練。以資防勦。天津住紮各國領事官。向與中國道員平行。如海口通商事務。有應咨行事件。即由李同文隨時咨行。其應行陳奏事宜。即由該道員呈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奏聞。並著崇厚傳知該道員欽遵辦理。

五月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由軍機處交出福州將軍英桂等奏。舟師緝獲通賊洋匪。委員解滬訊辦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侍道李侍賢眷屬。臣衙門前接江蘇巡撫李鴻章咨稱。上年克復溧陽後。所獲侍道之母姊。均已身故。其妻金氏係被擄之婦。已遣回籍。是李逆眷屬。雖不在上海。惟謝道既有此語。仍應由江蘇撫臣轉飭地方官。隨時稽查辦理。其洋人花耳等。既據福建委員解赴上海道收訊。應請

奏摺卷之三十一

十八

旨飭下上海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轉飭上海道。照會各該國領事。

務將該洋匪花耳等。照各該國民人通賊之例治罪。以符條約而儆效尤。至侍道李侍賢竄踞漳城。勢已窮促。既據該匪等供稱。購買輪船。圖為竄颺之計。不可不益加防範。臣衙門接據閩浙總督左宗棠咨稱。現在廈門領事官與稅務司休古。美理等。均肯出力。禁阻接濟賊匪。當此中外合力禦賊之時。應請

旨。飭下福建將軍督撫等。仍嚴飭所屬。於各海口認真稽查。嚴密巡緝。毋使醜類得以乘隙遠颺。

御批。依議。

奏親王等又奏。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由軍機處交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奉天等處雜糧米穀。請准內地商船與北洋豆貨並行販運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英國善後條約第五條。內載登州牛莊兩口。豆石豆餅。英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咸豐十一年。英國公使卜魯士照會。商請開禁。臣等力持以為禁不可開。曾與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往復函商。若萬不得已。亦止可准其用內地沙船裝載。由此口運至彼口。照章收稅。仍不准出洋。然尚未肯遵行照辦。一面仍向該公使力為阻止。該使照會。始允豆石豆餅。照善後條約第五款

奏摺卷之三十一

十九

專條辦理。此事已作罷論。嗣因杭州甯波相繼失守。賊勢  
 鴟張。並有製造兵船。潛謀入海之信。經江浙兩省紳士公  
 呈。顧懇外國助剿。內稱兩省羣黎。因在水深火熱之中。  
 痛切剝膚。待極情迫等因。復據原任刑部尚書趙光奏。以  
 賊情詭譎。北竄宜防。並稱舉大事者不計小利。若能借彼  
 外援。攻克江甯蘇杭三省。則海口各稅。不妨概予蠲除等  
 語。適又接卜魯士照會。以豆貨解禁。則商民生意興旺。各  
 該國無不協力保衛。彼時上海洋商信息。與該公使來往  
 關通。卜魯士之復請開禁。正在江浙紳士請約外國助剿  
 之時。因思洋人巨測。我若拒之過力。不獨不為我用。且難  
 保不轉而與賊潛通。又以助勦之議。不論皆同。而趙光又  
 有輕利之論。既欲資其協衛。防其通賊。不得不略為寬大。  
 以示羈縻。是以於同治元年正月間。奏明請暫開豆石之  
 禁。以結其心。而資其力。當經奉  
 旨允准。復與該使議定。層層收稅。豫留華商覓利地步。是  
 請開豆禁之時。並未敢因趙光有海口各稅概予蠲除之  
 言。竟置關稅商計於不問。嗣於是年六月。經李鴻章奏稱  
 沿海居民。生計壅阻。或各口豆石生意。准外國商船貿易  
 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經臣等給英國公使照  
 會。與之駁辯。旋准英使照覆。以甯波乍浦之賊。未能備船

奏摺卷三十一  
 二十

駛北。皆因本國水師禁止。正在多方相幫。貴國又欲復設  
 前禁。未免有失機宜云云。並據威妥瑪面稱。現在英國檢  
 兵在上海勒賊。餉無所出。商人恃此款以濟軍需。俟將來  
 賊匪稍平。再行議辦等語。臣等因江南軍務。漸有端倪。恐  
 執約力爭。入復多生枝節。擬俟江浙肅清。再與英使商辦。  
 於二年十一月覆奏。亦在案。上年九月。據李鴻章奏。上海  
 沙衛等船。資本虧折。船隻朽壞。生計竭蹶。請仍照約禁止  
 豆石出洋等因。奉  
 旨交臣衙門議奏。雖時臣等以金陵雖復。沿海未見肅清。彼尚以  
 洋兵防守口岸。所需兵費不貲。為詞。未便遽與議及。是以  
 先行咨覆李鴻章。俟議有定章。再行辦理。滿擬軍威既振。  
 沿海蕩平可期。不料賊氛遠竄。而閩粵兩省。現又借彼聲  
 援。按度情形。實難再與籌議。是以至今尚未具摺覆奏。茲  
 李鴻章諭知牛莊等處豆貨。業准洋商販運。以後能否否稅  
 回。殊無把握。請將奉天等處雜糧米石與豆油餅。一律歸  
 內地商船販運。以為補救之計。並稱船商得利。稅捐可期  
 起色。海運沙船不致缺少。於籌餉運漕。均有裨益。臣等公  
 同商酌。該撫所請奉天等處雜糧米較。准內地商船與豆  
 石等一同販運一節。係為體恤商情。兼顧漕運起見。應如  
 所奏辦理。

奏摺卷三十一  
 二十一

御批 依議

丁酉。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四年四月三十日奉

上諭。昨因直東防務喫緊。劉長佑駐紮大沽。兵力尚單。諭令崇厚  
即日馳赴畿南。會商防勦等因。欽此。遵即傳知李同文。欽遵等

辦。惟查天津蘆台兩鎮標兵丁。大半調防。現將該兩營所  
存兵丁內。挑選年力精壯者五百名。飭令練習洋槍隊。並

即於現在調防之原練槍兵一千五百名內。抽選技藝嫻  
熟官弁十數員。留津作為教練。新隊應須洋槍。再行呈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名發給。以資演練。應支月餉。現計

大沽協存營官弁及蘆園練勇。並新挑洋槍隊各餉。約月  
需三四千兩。擬仍飭令長蘆運使克明。會同該道員籌款

辦理。俾得分任其事。以專責成。至海口通商事務。現即遵  
旨。飭令李同文。分別遵辦。原派代拆代行之候補知府周家勳。仍

飭隨同該道。妥為辦理。以期仰慰  
宸廑。

御批 該衙門知道。

崇厚又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稱。據英法兩國公  
使照會。均稱大沽海口砲臺。允住之外國官兵。行將撤回  
等語。屬令。豫為妥籌。以便臨期修葺。布置等因。奉  
旨。於

四月二十四日。帶同獲天津鎮春霖。候補知府周家勳。著

大沽協副將張東鑾。前赴大沽海口。履勘南北兩岸砲臺。  
面見英法兩國帶兵管總。該管總等列隊相迎。並同。李周

恩。砲臺。詳細察看。其英國兵所住之南岸砲臺三座。基址  
規模。雖未損壞。其砲棚全行拆毀。周圍濠溝。大半淤塞。坍

塌。兵房亦不過十存二三。惟原築海河一帶。砲洞兵房。現  
為該兵屯居。尚未全行毀壞。其北岸法國兵所住之砲臺

兩座。砲棚全行拆毀外。其餘兵房。砲洞。尚存十之五六。較  
南岸砲臺工程稍簡。該二國帶兵官員。均云現聞該國有

信。擬令夏秋之交。將兵撤回。言之有據。奉  
旨。擬俟該國撤兵

交還砲臺時。再將如何修築。安設砲位。並分兵駐守各情  
形。再為詳細奏

御批 該衙門知道。

奉 旨

諭軍機大臣等。許彭壽。潘祖蔭奏。請飭江蘇巡撫。解落地開花砲  
並陳諸志。製造火器之員。由輪船北上。一摺。本日據軍機大臣

呈遞崇厚。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內稱現帶洋槍隊赴景  
州。技藝陣勢。尚稱嫻熟。以之戰守。可望得力。現籌破賊之方。惟  
外國所製之花開砲。尤為制勝。聞戈登助勦時。所練洋槍隊上  
海尚有千名。請飭江蘇巡撫。查明調派。戈登雖去。仍可選外國

人幫同統領等語。現在賊勢猖獗。如其銳意北犯。以未經行陣之戰。兵當飄忽無常之悍寇。辦理毫無把握。查經諭令李鴻章派隊北來。諒已認真籌辦。若即查明戈登所練洋槍各隊。尚有若干。酌量派撥。迅即由輪船赴津。並將落地開花礮。多為籌備。一併由輪船帶來。其帶隊洋人。應否酌派數員。隨同內地將弁管帶。如今其前來。必須妥籌章程。覈定餉項。以免臨時藉口。事後要挾等弊。丁日昌能否令其北上。如該員不能離滬。即另派委員帶領熟諳製造火器之匠役數人。趕緊前來。該撫一面籌畫調派。一面奏聞。無稍延緩。至崇厚信函所稱英國營總句得斯。願意隨征。因離南距津較遠。該營總現管理海口礮臺。須奉有該國公使諭派方可前往等情。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相機辦理矣。該營總既情殷報效。崇厚不妨令其赴營。隨時教練。如須外國幫同帶隊員弁。亦可令其酌帶若干。從前吉必勳為泰。隨征威縣等處。曾經立功。得邀懲賞。崇厚當仿照從前成案辦理。並傳知該營總等。恪遵營規。隨同防剿。俟直東一律肅清。定加賞賚。至應如何籠絡鈐制之處。該侍郎自應權宜辦理。

侍郎崇厚信函

敬肅者。五月初二日。崇厚由津啓程。途次接委員來書。鈔保陳二鎮信函。備述曹州賊匪兇悍各情。此股賊匪。馬多

於步。沿途擄掠。馬匹精良。得以逞其衝突。我軍馬隊。轉戰千餘里。晝夜奔馳。人馬之力皆竭。以致一遇賊騎。往往潰敗。此時即添調馬隊。非特緩不濟急。且以未經行陣之騎兵。當飄忽無常之悍寇。難期有益。行軍之要。不得不審己之長。以破敵之短。崇厚現帶之洋槍隊官兵。技藝陣勢。尚皆嫻熟。以之戰守。可望得力。惟皆係步兵。難於追勦。現籌破賊之方。惟恃礮火利器。所帶礮車十輛。礮位本不甚多。雖皆靈便。有準。究不如外國人所製之開花礮。尤為制勝。崇厚前聞外國人談及英國總兵戈登。前在浙江助勦時。所練之洋槍各隊。現存上海者。約計尚有一千名。均皆技藝嫻熟。若得將此隊由上海調來。並攜帶開花火礮。來北助戰。較之添調別處官兵。既屬迅速。且與洋槍各隊。亦可聯絡一氣。可否請

侍郎崇厚信函

旨轉飭江蘇李撫軍。查明戈登所練之洋槍隊。實存上海。尚有若干名。能否飭調北來。如其可以飭調。則由輪船北上。最為妥速。不過五月杪。即可到津。應由李撫軍籌撥一切。戈登雖去。仍可邀外國人幫同統領。多帶上海下道所製之開花火礮。此項洋槍隊。如果到津。既可助後路聲威。更可壯前敵氣勢。崇厚因未知所存確數。能否飭調。是以未敢遽行入奏。而揆度賊勢。自僧帥失利後。日益猖獗。幾趨重地。

防範宜嚴。必須厚集兵力。多添利器。方為謀出萬全。戈登  
 練存洋槍隊。如果北來。經費即宜寬為籌備。聞總稅司赫  
 德不日來京。伊於南洋各口稅務。極為熟悉。仰祈就近詢  
 問。南洋何口可以籌撥餉。以濟要需。早為籌畫。再英國  
 營總司得斯。前經奏明教練洋槍隊。此次調隊啟行時。伊  
 頗願意隨征。諄諄與委員言及。因畿南一帶。距津較遠。該  
 營總現管理海口砲臺。須奉有該國公使諭派。方可前往。  
 當以好言覆之。告以聽信。目下不敷軍火。已託向得斯代  
 辦。如得渠帶隊。於行軍尤為得力。擬請轉致英國威使。可  
 否飭令向得斯來營帶隊。並酌帶外國弁兵若干名。商定  
 後。即請飛飭天津李道。查照二年正月間吉必勳。為奏。是  
 威縣大營成案。妥為備辦。派員護送來營。是為至要。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分別事宜。遷移  
 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一節。密調該蒙古總管莽岱等  
 帶一二從人。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科。詢該兩旗人  
 丁內。除前被俄人取去手印外。其餘真心內附者。尚有若  
 干戶。務須確實聲明。以便內徙。莽岱等言。阿勒坦淖爾烏  
 梁海兩旗人丁。均係本總管等之舊屬。同受  
 聖恩。患難相恤。今斷難兩離。致受俄人欺陵。懇祈全行准入卡內  
 住牧。等思現有俄官在彼稽查。此項人眾。擇堅心內附

者數十戶。移於卡內。尚不知俄人有無爭論。如將該兩旗  
 人丁。全行移於卡內。不獨無安置七八百戶之地。而且與  
 條約不符。俄人必以收納降人。藉口尋釁。復向該總管等  
 開導。若令爾等全行進卡住牧。俄人前既有將爾等牲畜  
 財物全行奪去之語。俄人照依前言辦理。爾等即無生  
 計。卡內由各旗讓出地面。豈能有水草茂盛之區。何若仍  
 在卡外照舊住牧。從前俄人擾害。在分界以前。是其背服  
 之計。現已議定。所有被俄國分去地面。舊住人丁。隨地歸  
 為俄國者。務令安居故土。各守舊業。不致一夫失所。諒立  
 界後。斷不致仍前擾害。該總管等遂云。既事出無法。止可  
 仍在卡外住牧。等。隨令該莽岱等起程出卡回牧。再查  
 此項蒙古。按年於二三月內來科。呈進  
 貢皮一次。其人丁今既隨地歸為俄國。且俄人前有不準與  
 科城呈進皮張之語。今春二月間。諭總管莽岱等。現當界  
 牌未立之際。所有應進  
 貢皮。暫停呈進。俟立界後。如何酌定。再為剴飭。遵行。至應往  
 卡外驅逐阿勒台烏梁海遊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一節。此  
 項潛居之哈薩克。自去年十二月以後。肆行搶竊。烏梁海  
 牲畜。及劫奪本烏梁海。打  
 貢皮弁兵之馬匹什物。係因西路道同變亂。連陷數城。專信

伊等之塔城。亦有不靖之事。故而膽敢如此。刻下若派員往逐。必致釀成事端。應暫行展緩。驅逐一俟西路軍務稍鬆。塔城平靖時。仍由塔爾巴哈台揀派委員。帶領哈薩克公阿濟。等亦派曉事員弁均赴烏梁海遊牧。哈薩克潛居之地。會同相度時勢。分別驅逐。撫輯方期於事有濟。

諭軍機大臣等。廣鳳。奎昌奏。籌辦內遷舊服蒙古。並驅逐卡內潛居哈薩克。酌量時勢。權宜辦理一摺。科布多所屬之阿勒坦。渾爾烏梁海遊牧地方。現已照依議單。被俄人分去。前經諭令明誼等。如該蒙古部落中有真心內附者。至應擇地移於卡內住牧。茲據廣鳳等。拘據該蒙古總管莽岱等聲稱。阿勒坦。渾爾烏

奏摺卷三十一

十一

梁海兩族人。均係舊屬。應准全行移入卡內住牧。廣鳳等以此項蒙古人數眾多。若全令移於卡內。不獨難於擇地安置。且與互換信約不符。恐該俄夷以收納降人。藉口尋釁。復向該總管劉切開導。該總管及兩族人。現均允從。仍在卡外住牧。並令將應進貢皮。暫行停止。係因豫防邊患。隨時制宜。均著照所擬妥為辦理。其阿勒坦。烏梁海遊牧內潛居之哈薩克人等。現有搶劫牲畜各情。勢殊狡悍。著廣鳳。奎昌。選派弁兵。嚴密防範。毋任滋生事端。並著咨明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俟西路軍務稍鬆。即行揀派委員。帶領哈薩克公阿濟。會同廣鳳等所派曉事員弁。前赴阿勒坦。烏梁海遊牧地方。善度時勢。將此項潛

居之哈薩克等。分別驅逐。撫輯。以靖邊圉。此次內遷舊服蒙古。外逐潛居哈薩克。因與大局室礙。姑照所擬權宜辦理。嗣後有無別項情節。仍著廣鳳等隨時稽查奏聞。

廣鳳等又奏。伏查前准分界將軍明誼等。咨到與俄使換約完案。奏內。有俄使許以回國後。補畫圖誌二分。准於年前送至塔城。將俄使現今繪就圖誌。存留塔爾巴哈台。一俟年前將補畫圖誌二分送到時。即由錫霖飭令司員。照依現存國內地名。添寫清楚。徑行分送伊等。科布多。各一分。以便該兩城立界大臣。執持前赴各本境。會同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等語。現今約期在邇。未見將前項圖誌送到。查前經。差派赴塔。聽候分界將軍明誼。差委之。即選直隸州知州阿克敦。佈於去冬。差竣回科。時稟稱。於定案後。向俄使雜哈勞。婉言。會議時所執。草小圖誌一紙。希給與本委員。以便回科銷差。俾俄使雜哈勞。允諾。阿克敦。佈將攜到前項圖誌。呈請查覈。詳詢兩國分界大臣會談時。即係執持此圖為憑。其換約時互換之圖誌。亦係與此國內所畫分界限道。嚴對相同。等語。廣鳳。如於起程時。俄使補畫圖誌。仍不能送到。即攜帶此圖赴卡。候俄使前來。會同按照分定限道。建立料境界牌。鄂博。御批。知道了。

奏摺卷三十一

十二



廣鳳又奏。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建立界牌鄂博。係在  
 本年五月初間。廣鳳應立界址起止之處。係在瑪呢圖  
 噶圖勒幹卡倫起至索果瓦卡倫止。而應與會同立界  
 之俄使。係先赴阿魯沁達爾。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  
 建立塔境界牌鄂博。計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之期。當  
 在閏五月內。擬於五月十五日前後。即由科布多起程。  
 馳赴該卡守候。惟途次應行應奏事件。及與俄使互換記  
 約。不能不鈐用印信。擬請將軍明道赴塔攜帶之關防。以  
 便鈐用。咨呈將軍明道酌辦。當經該將軍具奏。前經立界  
 大臣麟興奏。請領前項關防奉

奏案卷五十二

三十

旨允准在案。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將科境界應立界牌建畢。至索  
 果瓦卡倫。彼時麟興必當攜帶關防。先期在該卡守候。廣  
 鳳就近請用此次關防。以昭信守。途次應行應奏事件。酌  
 數數目。鈐用科布多參贊大臣印信空白紙張。奏明在案。  
 伏查鈐用空白紙張一節。僅有與俄國應行照會。若有華  
 誤應宜刪改之處。即不能鈐蓋印信。恐致俄人生疑。請  
 領本處辦理糧餉事務關防。以便途次鈐用。以昭信守。所  
 有應帶司員兵丁。如隨帶過多。反滋俄使疑慮。且現值庫  
 款維艱。擬於起程時。由存營弁兵內。揀選十數員名。飭令  
 該弁兵途次倍加勤奮。即可藉敷止界委用。稍節糜費。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前任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同治三年十二月  
 十六日。准達賴喇嘛咨。據江孜值班戴珠喜蘇帕克呈營  
 官。遵到哲孟雄部長來稟。據稱已將布魯克巴所屬甲昔  
 地方占奪。布魯克巴擬即備兵進取甲昔。又有駐紮奪結  
 地方薩海格。遵藏中書信一封。因係外國書信。不敢違犯  
 欽定章程。當即退回。故未遵藏。是以鈔錄各信。及所擬暗為防範  
 事宜。咨請嚴覆。等語。查被擄與布魯克巴構兵。本無干於  
 西藏。但哲孟雄。布魯克巴。皆為西藏南方屏障。設或事出  
 意外。藏屬邊界人民。竟成束手待斃。爰准如擬。即以派兵

奏案卷五十二

至

赴瞻對為名。責成江孜戴珠。並附近邊界各營官。及時調  
 集土兵。認真操練。庶內可以固藩籬。外可以免疑忌。迨咨  
 令飭辦後。又據布魯克巴頭目。終薩達洛稟稱。被擄入奪  
 去布屬巴桑卡。及棟桑等處地方。亦經達賴喇嘛鈔送原  
 稟。及所擬覆信。底案前來。前行嚴覆。而布魯克巴掌教沙  
 布噶。又專差來藏。與達賴喇嘛呈喜。並噶廈等處信。又云  
 兩家交戰。彼此各多傷亡。兵日情形。並求唐古特於兵日  
 財帛三項內。須幫助一項。以好堵禦被擄。且被擄頭目面  
 言。要借路赴藏通商。亦將原來稟信。及覆信案咨請嚴奉  
 復。經等詳細指示。妥辦各在案。伏思被擄即英國。既與

我

國和好。而唐古特番眾。又不願彼國之人。至藏貿易傳教。今據哲孟雄。布魯克巴。同稱該國必欲借布魯克巴道路赴藏。虛實雖未立判。究非尋常實屬相爭。可以置之不理。飭唐古特照前擬妥為防範。仍密探情形。隨時稟報。以憑轉奏。

諭軍機大臣等。滿慶等奏。披楞聲言借路赴藏。與布魯克巴構兵。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披楞欲假道布魯克巴。赴藏貿易傳教。已將布屬之甲普。巴桑卡。棟桑等處地方占奪。兩家交戰。各多傷亡。雖係實屬相爭。惟哲孟雄。布魯克巴。皆為西藏南方屏蔽。布魯克巴既有與披楞構兵之事。藏屬邊防。必須預籌布置。滿慶等已責成江孜。戴壽。並附近邊界各營官。以派兵赴堵封為名。調集土兵操練。即著認真訓練。嚴密有防。不可稍涉張望。致動外夷猜忌。其布魯克巴欲求唐古特於兵日財帛三項內。幫助一項。以禦披楞。及披楞頭日稟稱。欲借路赴藏各情。亦經滿慶等詳細指示。連賴喇嘛。安輝。究係如何辦理之處。陳奏殊未清晰。披楞即係英國。雖與中國相安。而唐古特番眾。又不願彼國之人。至藏貿易傳教。是已屬求助。披楞赴藏。兩事均屬空礙。該大臣等務須細心斟酌。妥籌至善。即將辦理之法。備細奏聞。景

奏摺卷之三

三

文久已有旨。飭令赴藏任事。如已抵藏。即著與滿慶。恩慶。會商

安輝

辛亥。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焘。奏。竊上年官軍克復江南。逆黨李侍賢。汪海洋等。擁眾竄擾福建汀漳各屬。僞伺粵疆。日等念沿海近邊香港澳門等處。向稱道途。早慮奸商匪。私運洋槍火藥洋米。洋布。接濟汀漳。派員嚴密輪查。聞有偽森王侯玉田。交通洋盜。盤踞香港。專辦開賊接濟。據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稟稱。有東莞人陳鎮傑。曾販貨行至福山江口。被侯逆擄劫逃出。情願充練。前赴香港認學。當經日等會商英國領事羅伯遜。並照會香港公使。碼沙。密飭署廣州協中軍都司保應熊。偕同陳擇輔等。派練往捕。入值香港商民梁志。為侯逆夥黨。在洋面劫去貨船。計贖數萬。正與理論。洋官等因會同保應熊等。將該逆細緝。押解到省。據供本名侯管。年三十七歲。嘉應州人。咸豐二年投入賊營。隨同攻陷金陵。充偽水師主將。管帶礮船四五萬人。節次抗拒官軍。加封偽森王。號六千歲。上年官軍克復金陵。潛由上海逃至香港。在上環地方開設金成泰店。假生意為名。私運軍火糧食。接濟洋賊。隨時窺探官軍。為洋賊耳目等供。日等伏查侯管。逆封偽王。情罪本重。研訊植立不跪。情詞悖逆。為逆黨中之凶渠。審明後恭請

奏摺卷之三

三

王命。凌遲處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至英國領事羅伯遜。軍事委由商議。顧全大

局。洵為可嘉。香港公使碼沙。政務司木士。囑於商辦此案。

亦深惡該逆。翻海行劫情形。撥兵看守。旋將該逆。交解

省。均屬深明大義。應懇

天恩。給予嘉獎。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

由軍機處交出福州將軍英桂等具奏。廈門稅務司休士

等。隨同文武各官。盤獲接濟賊匪之古董輪船。請分別獎

勵。附片一件。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同治元年。英國領事麥華陀等。幫同

克復江蘇嘉定縣城。經撫臣李鴻章奏。請由 臣衙門照會

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議敘。又同治二年。英國領事吉

必勳。隨同署直隸總督崇厚。赴直助勦受傷。經 臣衙門奏

請給予功牌。本年正月。廈門稅務司休士。幫同盤獲逆首

陳金隴。又經 臣衙門奏。請給予功牌。荷色火鍊等件。各在

案。茲據該將軍等奏。請獎勵稅司休士。美理登等。以昭激

勸。臣等公同商酌。廈門稅務司休士。本年二月。業經頒給

功牌等件。現在僅止幫同查辦會訊洋匪。應由該將軍等

傳

旨嘉獎。並暫行存記。俟續有勞績。再行奏請獎勵。至美理登親赴

軍營。發借洋兵炸礮。隨同勦賊。尤為出力。擬請

賞給頭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鍊一把。並加賞

綢緞數卷。一併由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備齊。遞交英桂

等。轉飭福州稅務司美理登。祇領。以昭寵異。至該稅司等

辦理妥洽。應如該將軍所奏。仍令在廈會同辦事。藉資得

力。其廈門領事柏威林。雖先經與侍逆往來。尚知自改前

非。隨同查辦濟賊洋匪。既據該將軍等請予獎勵。俾免向

隅。臣等擬照英國領事麥華陀。在江蘇出力成案。照會該

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獎敘。

御批。依議。

乙卯。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派常鎮道潘鼎新。統領淮勇

十營。內有開花礮隊一營。由港航海赴津。馳奏在案。此次

許彭壽等請飭解開花礮。與 臣所籌不謀而合。並據崇厚

奏。請調派戈登營隊。仍可邀同外國人幫同統領等語。查

從前中國將弁。於洋槍開花礮。未請施放。不得不用洋弁

管帶。本屬一時權宜。挾制要求。既不能免。半龍駕馭。亦未

易言。總須主兵者兵力自強。方能操縱由我。用彼而不為

彼所制。苟在我稍有把握。即不必假以重權。江蘇之常勝

軍原係外國人幫同統領。波瀾迭出。糜費滋多。且與洋人交涉各事。均受牽制。嗣戈登去後。所存洋槍隊千人。以余在榜。袁九皋。兩副將分帶。而統於潘鼎新。其接手之兵官。哲見止予以教練虛名。俾約束各兵頭。不准干預營事。故兩年以來。已夏禮雖局外數數。詭舌。哲見等尚恪守規條。潘鼎新所部。另有開花礮隊一營。上年攻拔威合湖州等處。迭著成效。復逐漸添置礮具。朝夕操練。已臻純熟。該營向募有漢人隨營教習。由該道節制調換。糧餉均有定章。不至藉口要挾。自無庸另派管帶。其余在榜所帶洋槍隊五百餘人。袁九皋所帶三百餘人。連餘丁計共一千餘名。即係戈登舊部。駐紮青浦之鳳凰山。已夏禮以人數太少。屢請增添。臣力持不允。亦以潘鼎新全軍分駐松江塘橋。本有輪換教練之議。今潘軍既經北調。該處僅存此營。戈登。已夏禮。原議以此專防上海。若再抽調。不足以饜服外人之望。臣飛飭丁日昌體察情形。一面豫籌募補。一面妥商。已夏禮等。如可將余在榜一營。交潘鼎新統帶北去。兵力較厚。余在榜同該營兵勇。已熟悉洋人槍礮火箭用法。亦毋須洋弁管帶前往。致難鈐束。惟此項弁勇。因牽涉洋人。向須按月發餉。不能絲毫拖欠。若調令出省遠戍。勢難由滬接濟。臣前已將潘鼎新月餉。請由直東分濟。即邀

奏稿卷三十一

三六

俞允各該省未知能否照辦。若再加以洋人所練槍隊一營。正恐撥款難靠。必致誤事。應請

豫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逐細籌畫。知照遵辦。丁日昌到滬年餘。情形愈熟。聲望日孚。刻值軍四出。援勦各路。糧餉子藥。轉運接濟。根本多在滬上。以及雇備潘鼎新赴津輪船。籌補鳳凰山教練勇額。購辦外洋軍火。在在關繫緊要。全賴丁日昌督率籌辦。方無貽誤。萬不能離滬北上。其所設上海製造礮局。向由該員經理。潘鼎新此行。約攜帶大小開花礮子一萬餘顆。蘇港各局。存儲尚多。仍可隨後運濟北路。縱有大戰事。足供施放。臣嘗與洋弁討論火器。檢知巨礮攻城劫營最利。而用于最多。至平原曠野。行陣自隨。止須十二磅及九磅六磅。此礮及田雞礮。較為輕靈。入若不能及遠。以之驚亂賊騎。虛張聲威。自可制勝。惟陸路轉運費力。究不若水路之進退自如。則用亦必不能多。臣仍飭潘鼎新到直東後。察酌情形。稟商崇厚等。如應設局製造。即妥議章程。再由臣飭商丁日昌。酌派該局熟練之員。帶領匠役器具。由輪船赴津。開局鑄造炸彈。以資應用。容俟籌商定議。再行覆奏。頃據丁日昌稟稱。天津輪船雇價。比前赴廈門較貴。勿遽之聞。洋商居奇。未能定雇多隻。且仍督催籌辦。俟稍就緒。即駛赴金陵。接署督篆。

奏稿卷三十一

三七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解開花礮赴津。擬派洋槍隊伍北上。等情。落地開花礮。為行軍利器。李鴻章已派潘鼎新統領淮勇。並開花礮隊北上。著該撫飭令迅速由滬航海赴津。現當直東軍務喫緊之時。所有輪船雇價。自難過與較值。總以多行定雇。速行開駛北來為要。其礮子解津以後。如須由陸路載運東省。津門現有演習之礮車。可期載用輕便。不致運掉維艱。著李鴻章即將需用礮子。多解赴津。以備施放。並著派令熟練委員。帶領匠役器具。由輪船一併赴津。開局鑄造炸彈。以利攻擊。天津現有新練洋槍隊一千五百名。調赴直東一帶防堵。足敷應用。蘇省洋槍隊止有千名。僅敷本地之用。即著仍留青浦。毋庸調赴直隸。管帶洋槍隊之副將余在榜。袁九皋二員。亦著毋庸再調。

李鴻章又奏。再美國人白齊文。前因管帶常勝軍。不遵調遣。並敢毆官劫餉。經臣奏明奉旨革去三品頂帶。聽候查辦。詎白齊文於革退後。私自赴京。求英美兩國公使。冀得復用。事既不成。遂投蘇城髮逆。購濟軍火。搶奪輪船。拒敵官軍。嗣屢敗衄。為賊所棄。戈登復代求悔罪投誠。免其深究。又經美國公使及領事官。議明押令回美。永不准再來中國。上年五月間。聞其潛至甯波。欲往金陵投賊。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覆美公使。轉飭李

鴻章。並由臣劉飭上海各國領事。通行各地方營卡。一併緝拿在案。茲據署福建陸路提督郭松林咨稱。該管教習洋人司瑞。畧向與白齊文熟識。四月十九日。在廈門海口。瞥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係白齊文欲往漳州投賊。知司瑞里在蘇軍營中。央請相送。許給謝儀洋銀四百圓。司瑞里偽為應允。白齊文等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下暫住。司瑞里即至廈門稅務司處報信。適代理稅務司巴德合。先已接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廈投津之信。正派幫辦揭謨。及扞手二名。在外密詢。遂同將白齊文克令。鎖解郭松林營中。委員訊據供認投賊不諱。當派弁押赴廈門。交興泉永道鄧廷枏等收禁。咨請辦理。並據總稅務司赫德。申報前來。又准閩浙督臣左宗棠咨稱。該道案將白齊文等兩犯。解送行轅。已飭解交福州府嚴密押禁。咨商提案嚴辦各等因。臣查白齊文窮凶極惡。屢次甘心助賊。情罪重大。且以不准再來中國之人。仍潛入內地。蓄意從逆。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誣。前緣美領事西華。強執和約由本國治罪之條。囑置辦致權顯戮。此次由郭松林營中奪獲。若當時作為封敵殺死。可省葛藤。該提督因係洋人。及稅務司公同盤獲。無法消弭。既經解閩訊辦。恐未便即予駢誅。惟查同治二年七月間。總

理衙門照會美公使文內聲明自應訪拏正法或被官兵	槍斃轟斃均罪有應得等語嗣該逆復來中國該公使與	領事均有拘拏嚴辦之說中國之待白齊文息典寬恕已	至再至三該犯惡貫滿盈在外國則不守法律亦非一次	實為中外人等切齒共憤不能容留之人應否由臣咨覆	左宗棠即將白齊文正法餘犯解交該領事嚴辦仰候	飭下總理衙門與美公使反覆申明情節詰以如何嚴辦或治以	死罪令其不能置辯之處均候	旨飭遵臣未敢擅便至此次訪拏出力之外國各員弁等勤正可	嘉代理廈門稅務司巴德合幫辦揭撥教習司端昂應請	旨均賞給二等寶星并手羅士惠費陸斯經應請	旨均賞給三等寶星由臣敬謹製辦分別給領以示鼓勵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	------------------------	------------------------	------------------------	------------------------	-----------------------	---------------------------	--------------	---------------------------	------------------------	---------------------	------------------------	-----------

奏 卷 三 三

四 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旨均賞給三等寶星由臣敬謹製辦分別給領以示鼓勵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	------------------------	-----------

奏 卷 三 三

里

籌辦大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同治四年乙丑閏五月戊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

五月二十一日軍機處交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擊獲投

賊洋人請

旨飭遵等因一片奉

旨該衙門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外洋各國風俗每以治人犯罪

為大重○遇有不法應死之人○儘可登時格斃○若既經擊獲

則必須訊辦○如設法開脫死罪○此外國向來之情形也

白齊文前於同治二年間○招雇外國流氓○潛赴蘇州助賊

經臣等照會美國使臣清安侯○再三辯論○該使亦以白齊

文投賊為外國之取○惟中國現在蘇州攻勦髮逆○若於對

仗時將白齊文轟斃○或生擒時格斃○外國均無異議○如另

外設法擊獲○訊明後方始正法○與各國而上俱不好者等

語○當由臣衙門行知江浙等省○如白齊文再行潛入中國

於擊獲後○仿照臨陣擒獲髮逆之律○即行就地正法○以免

葛藤各在案○現在白齊文膽敢復來中國○欲往漳州投賊

洵屬窮凶極惡○此次若由中國地方官擊獲○即可陣前立

時正法○該國亦不能再有異議○但係由稅務司等盤獲○既

經解交中國地方官訊明押禁○而英國照會人以該國同

案被獲之充○應交該國領事為訊○並牽涉白齊文在內

自未便不向美國使臣明定其罪○此次臣等給予署美國

使臣衛廉士照會內○應述白齊文屢次罪狀○並言訊明投

賊屬實○至應查照前議○即行正法等語○原知該使必不肯

任聽中國正法○如該使能自行將其正法○亦可藉完此案

復恐該使另有別議○是以臣等豫將前此議定辦法提明

以杜其藉端開脫之謀○旋於五月二十八日據該公使照

覆○以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惟可否

歸在中國嚴辦等情○應俟恭請國政訓示如何辦理○再為

照知等語○尚無矯執○所言恭請國政訓示一語○自因該使

甫經接署公使之任○一切未敢自專○亦在情理之中○且該

使措詞既屬近理○將來該國酌定辦法時○當不至再有庇

護之事○除俟該公使照知到日○再由臣等查覈情形斟酌

辦理○及餘犯應照原奏解交各該領事嚴禁押禁○聽候辦理

旨飭下左宗棠李鴻章等○先將白齊文暫行嚴密押禁○聽候辦理

至原奏內請將此次訪拿出力之稅務司等

賞給寶星等語○查前在浙江等省打仗出力之外國員弁○均係給

予功牌○此次應准查照前案○由李鴻章等製辦○分別給領

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鴻章奏擊獲投賊洋人白齊文等語○旨飭

遵當諭令該衙門妥議具奏○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此

奏為

一

奏為

二

一第 二 八 丹 黃 參 日 年 六 月 六 日 頁 五 句

次給予署美國使臣街廉士照會內歷述白齊文屢次罪狀應  
查照前議即行正法該使復以白齊文既經投賊美國不應庇  
護惟可否歸在中國嚴辦應請國政訓示如何辦理再為照知  
等語該使所稱恭請國政訓示一語自係因甫經接署公使之  
任一切未敢自專尚在情理之中自應俯如所請除俟該國照  
知到日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裁辦及餘犯解交各該領事  
展辦外其白齊文一犯若左宗棠李鴻章暫行嚴密押禁聽候  
辦理此次訪拿出力之稅務司等並著李鴻章查照江浙等省  
打仗出力之外國員弁給予功牌前案妥為製辦分別給領以  
示鼓勵原摺著鈔給閱存

奏為恭摺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上海通商大臣李報稱據署福建提督郭  
春稱該營教習洋人司瑞昂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在廈門  
海口瞥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悉欲  
往漳州投賊白齊文等遂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  
下暫住司瑞昂即至廈門稅務司報信適已稅司先已接  
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廈投漳之信正派幫辦行子在  
外密巡遂同將白齊文等解解郭提督營中委員訊據白  
齊文供認投賊不諱當即解送閩浙總督左行轉就地辦  
理請將白齊文一犯照議正法餘犯解交領事官嚴辦等

因主據赫德稅務司申報前來本爵查白齊文以設官制  
餉之犯於同治三年間私投蘇城裝選購濟軍火搶奪輪  
船拒敵官軍種種不法本爵以此人曾食中國俸餉甘心  
從逆不特得罪中國亦且大玷貴國聲名自應訪拿正法  
或設官兵轟斃均非有應得照會請大員在案嗣因戈總  
兵代為央求悔罪投誠姑免深究經本爵與清大員網開  
一面議定勒令回國不准再來中國滋事上年五月間聞  
白齊文不守貴國法律私自逃回滿大臣以該犯私自逃  
回肆無忌憚飭令領事拘拿嚴辦並照會前來本爵當即  
飭知各該地方官一體嚴拿去後乃白齊文恬惡不悛復

奏為恭摺

敢潛入廈門往投逆賊始終謀害中國毫不畏懼貴國及  
中國等語誠如貴大臣所云此等行為即非美國之人斷  
不庇護除前獲漳州濟匪之花耳僕抵黎葛得勒三犯均  
應交貴國領事官辦理及現獲之克令一犯應交英國領  
事官辦理外所有言明訪拿正法從寬赦回人復投賊之  
白齊文一犯既經稅務司擊獲訊明投賊屬實五應查照  
前議即行正法以快人心而儆兇惡此外如有不守貴國  
法律私自投賊之人仍希貴大臣行知各口領事官一同  
幫助查拿以敦兩國和誼仍希照為為此照會  
美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到貴親王來文。本大臣查白齊文一案。去年五月二十四日。准貴親王照會內稱。行知各該地方官。該法一體嚴拏等因。此後並無信息。至今初知拏獲。查條約第十一款內義。應歸領事官懲辦。惟思白齊文屢次覲視。中美兩國律法。實屬怙惡不悛。罪所難免。請將此人歸在貴國拘留監內。謹飭地方官不得凌虐。再留數月。一俟本大臣將白齊文始末原由。先非美國所用之人。既經投贖。已失體面。今私自逃回美國。不應庇護。可否歸在中國嚴辦等情。奏本恭請國政訓示。該如何辦理。此異常之案。再為照知。庶為條約而慎刑名。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頃接住劄福州署理領事官詳報。漳州地方。近有外國人三名。被官兵指為從賊。當即拏獲解省。其內查有前從蘇匪美國人白齊文。其餘或僅一名。是英民抑係兩人。均為英民。此未可定。茲該領事官聞知英犯解省。立即中陳閩浙制台。存請將英人即飭轉交訊辦。以期照約進行。詎准制台左劄。查和約內所載。外國人有犯事者。均歸各國領事官懲辦。足指尋常犯事而言。若通匪從逆。則所犯至重。雖係外國之人。卻是中國之賊。事在和約之外。等情詳報前來。查此等匪類。果係實同逆賊。即本大臣

毫無憐念。惟思左制台所云從賊一詞。其中原係何情。並無細述。外查戊午年所定條約第九款內義。英國民如無罪。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等因。又查第十六款內義。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等因。此該領事官所請。無非按照條約之據。貴國省憲。既於外國貨物。不能辦。何況性命大案。更無此概。其理實無可辯論之處。再查左制台劄內。又有飛咨欽差大臣李提督。審辦其英國人一名。應否一併提解質訊。尚須聽候江蘇爵撫部院李奏。統候覆到再酌等語。此本大臣更思通商各節。係

貴國分派南北各口大臣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漳州地方。拏獲從賊外國人三名。內有英民。請交與英領事官審辦等因。查此案現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左。前後報稱。據署福建提督郭春閣。該管教習洋人司瑞。呈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在

廈門海口○警見白齊文與英國人克令在司古那船上○詢  
 悉欲往漳州投賊○白齊文坐小船○至漳州十餘里鎮門河  
 下○暫住○司端里即至廈門稅務司報信○適已稅司先已接  
 得臺灣關訪聞白齊文來廈投津之信○正派杆手在外密  
 巡○遂同將白齊文等拿解郭提督營中○訊據供認投賊不  
 諱等因○本爵查白齊文屢次謀害中國○甘心從賊○種種不  
 法○前經本爵照會美國請大臣○言明訪拿正法在案○茲復  
 與貴國人克令等潛赴廈門○往投逆賊○既經稅務司拿獲  
 訊明投賊屬實○除白齊文一犯○本爵業已照會衛大臣查  
 照前議○即行正法○並聲明前獲漳州海匪之花耳等三犯  
 及現獲之克令一犯○均應送交領事等因在案○茲准前因  
 除前已議明白齊文一犯外○其餘各犯○本衙門應即行文  
 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各無論此項內有貴國幾人  
 即交貴國領事官秉公辦理○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人奏○四月三十日○接據美國使臣滿安臣照會  
 稱該使臣現在回國○所有一切事務○交與該國副使衛康  
 士接辦○又於五月十三日○據法國副使伯洛內照會稱該  
 國使臣柏爾德密現在回國○當將關防文卷○移交該副使  
 署理各等因○業經由臣等照案給與照覆  
 御批○知道了○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咨到該處勘界大臣明故奏○查明察留格木山嶺坐落界  
 址○原摺內開○如俄國現未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  
 毋庸催令前來○又該處參贊麟興奏請晚俄文俄語通事原片  
 內開○查臣衙門俄文館學生○學習僅及二年○所學俱係單  
 字單句之文○而運貫成文○反覆辨論之○諸生俱尚未臻  
 此境○未便率行派往○查庫倫地方○與俄國往來行文會商  
 事件○均用清文清語○蒙古文蒙古語○可由該立界大臣據  
 先行文該國邊界官○將來俄人前來立界○令其帶同通曉  
 清文清語蒙文蒙語之人各等因○等因○奉旨○如不與之  
 行○如何以令其帶通事○如即與之行○是又顯露遲促之  
 跡○且前與俄國行文○係與該西為畢爾總督往來○備文咨  
 送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交俄國貿易官轉遞○現塔城日  
 匪變亂○文報不通○至換定記約第九條內載○勘定邊界之  
 俄烏科二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件○擬增由烏里雅蘇  
 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色米泊拉特○二省同畢  
 爾那托爾往來行文辦理○目下尚未立界○牌未知其地  
 在何處○人總理衙門議覆○不妨姑為守候○是以未敢冒然  
 行文○令其帶領通曉清文清語蒙文蒙語之人○前來會辦  
 相應請  
 御批○知道了○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應否與之行文並應行至何處  
迅即示覆以便遵辦等因

命會同俄使辦理立界事宜前值大雪封山具奏奉

旨即著麟興於明春承領關防前往妥為籌辦欽此等因於本年

正月間行文科布多參贊大臣暨劉飭護理唐努烏梁海

印務總管遵照分界大臣議定界址地名查明經由路程

呈報並將應需烏拉駝馬等項妥為豫備去後今准科布

多參贊大臣咨開陳派額外筆帖式香祥會同委員岳嵩

武於四月初一日起程前赴索果克卡倫逐一確切查辦

劉飭杜爾伯特各旗備辦應需烏拉駝馬等項均已分別

嚴飭該據委員岳嵩武等稟稱行抵索果克卡倫詢問向

東北斜行約計四站可抵賽留格木山嶺惟山勢高大不

能越往宜順由該山西邊向北即至博果索克大壩尚有

可通路徑岳嵩武順經沿卡爾齊之路繞越由齊格爾蘇

台卡倫至適於四月十五日行抵唐努烏梁海努克穆穆

河地方該處僅有蒙兵數名備設一臺當令該臺兵丁逐

傳總管與邊遊趕到同往勘查再行具稟等語查據定記

約立界訂準日期在本年五月初開會同俄使立界起

止之處應由索果克卡倫起至沙賓達巴哈止惟自索果

克卡倫起至唐努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邊界之博

果索克大壩係科布多所屬地而應由烏科二城立界大

臣會辦約期伊邇所有卡外先期應行查勘立界處所已

屬親往履勘不及已飭令候補防禦格爾齊防禦英爾

廣額候補外委武英等先赴索果克卡倫守候於五月

二十日承領關防督同隨帶司員官兵攜帶餉銀馳赴索

果索克大壩靜候與俄使會同立界至俄使行抵索果克卡  
倫時如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處境內應立界牌鄂博  
定界互換記約等情惟有欽遵疊奉  
諭旨商同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將自索果克卡倫起至博果索  
克大壩止應立界牌會與俄使定界等因再該處會同俄  
使建立唐努烏梁海邊境界牌鄂博據該使不與塔爾巴  
哈台科布多立界先至索果克卡倫或自該卡順賽留格  
木山嶺並無越往路徑或無通曉俄語之人抑或科屬杜  
爾伯特各旗不赴按站豫備烏拉駝馬等亦難與之立界  
總期不至被俄人蒙混後而符記約所載  
仰批該衙門議奏  
麟興又奏再正據據該委員岳嵩武稟稱馳抵唐努烏  
梁海努克穆穆河地方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及俄兵在  
該遊牧庫什業莫多一帶修治道路聲言豫備俄國立界  
大臣前來惟是薩秀古唐努鄂拉達巴哈兩處地名傳集

總管凡齊爾米來扎爾等將由烏橋來之費將俄國一張  
交令并盤據稱數計蘆秀占即係本屬唐努薩勒塔蘇台  
唐努鄂拉達已哈即係本唐努鄂尼音達已哈等語與  
前據俄使指明唐努鄂拉達已哈即係唐努山及分界大  
臣將軍明槍按照分定界限據圖考查奏明蘆秀山嶺與  
巴秀台等相似名目又不相符正在飭辦聞據報總管與  
達邊於五月初六日因病出缺查總管瓦齊爾辦事多年  
當即責成又齊爾等同該印務處員弁趕緊親往博果索  
克大壩守候會勘應立界牌處所並令嚴飭各旗即將立  
界應需馬拉駝馬等項先期妥為豫備

奏案卷五

上

御批該衙門知道

己巳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前在天津起程  
時據天津稅務司員格函稱該稅司曾充英國武弁屢  
次出師於戰陣之法均為熟習情願隨營效力等語到營後  
即函飭天津道李同方通商委員周家勳等派兵送其前  
來以資教練昨於抵東昌時該稅司並偕同英國告假之  
武弁民日斯先已趕到等與之晤面查該民日斯人亦老  
成當經仿照前次舊案等來營助勦著即令員格作  
為教練官民日斯作為副教練官即赴河城鎮師隊與本  
營會同妥為教練以期得加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申曾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五月二十  
二日駛抵江甯省城接署督篆接常鎮道潘鼎新蘇松太  
道丁日昌稟稱潘鼎新所部淮勇鼎字槍隊十營及續  
調青浦鳳凰山余在榜洋槍隊一營陸續抵隊到滬連日  
搬運軍裝配搭船隻二十六日已開駛輪船二隻其餘各  
船值於二十七八日全數放洋初二三日當抵天津各等  
語臣於二十七八日接奉二十一日寄  
諭蘇省洋槍隊止有千名僅敷留防本地之用等因欽此欽奉  
諭旨之時已在各營放隊登舟之後無從撤回臣先已密屬丁日

奏案卷五

上

昌與英領事已夏禮兵官哲貝等妥議如將余在榜槍隊  
一營調往直隸即照數另募一營派入經戰陣之候補知  
府趙宗道管帶仍駐鳳凰山交哲貝幫同教練由丁日昌  
節制調遣已夏禮等初稱該副總丁日昌及履閱學並  
允於一月內募齊勇數所有余在榜營中攜去戈登原購  
之開花破洋火箭洋槍等件為之一一購還已前始允又  
欲令洋弁隨往照料該道等慮事復要換再三力阻該營  
現並無洋人隨往幸余在榜係潘鼎新舊部恩信素孚槍  
隊精熟可期得勿費無須再添洋人致受牽制人據潘鼎  
新稟稱該軍十營均屬業蒙奏請

飭下直東督撫按月各撥銀一萬五千兩誠恐兩省分地易致推  
諉孤軍遠征呼應難靈又添調余在榜一營則係洋人教  
練在港未缺一日之餉到直後行營無定若待蘇港接濟  
轉折太多勢必鞭長莫及若無可靠之款缺望易生於恐  
難得死力等語

朝廷但以兵力得用為望臣等尤以餉項無著為慮若無人  
管餉則雖有用之兵亦行變為無用仍乞

聖明裁酌示遵

銜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潘鼎新一軍由滬航海赴津並余在榜  
一營難再撤回一摺潘鼎新一軍業已到津即着劉長佑飭令

奏案全上

上

臣備船隻由水路前赴張秋一帶扼要駐紮余在榜洋槍隊一  
營既已北來即令與潘鼎新一同駐守直東交界要地聽候調  
遣前經諭令直隸山東每月各撥銀一萬五千兩為該軍餉項  
着劉長佑劉敬錫督飭藩司源源解濟如尚不敷直隸准於天  
津關動支山東准於東海關動支必須寬為籌備不可稍有遲  
延缺如

奏為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五月十七日  
內軍機處交出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等具奏等  
復盤踞香港招夥濟賊逆裔審明正法並請將武職各員  
暨英國領事官羅伯遜等給予獎勵等因一摺本日奉

旨該衙門議具奏欽此查同治元年英國領事官麥華陀等  
同克復江蘇嘉定縣城經撫臣李鴻章奏請由臣衙門照  
會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議敘本年五月廈門領事官  
柏成林隨同查獲濟匪古董翰船經福州將軍英桂等給  
予獎勵亦經臣衙門照會該國公使轉達本國給予獎敘  
各在案茲據廣州將軍瑞麟等奏稱英國領事官羅伯遜  
隨同副將陳輝輔等擊獲濟賊首逆快管務懇請給予獎  
敘臣等與領事官麥華陀伯成林給獎之案相符自應由  
臣衙門查照舊案給予該國公使威妥瑪照會令其轉達  
該國將軍伯遜自行議給獎敘以昭激勵至香港公使瑪  
沙政務司末士幾二人撥兵看守候逆實屬深明大義惟  
伊等在該國職分較大非領事官可比未便由中國議令  
給獎應由臣衙門於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時稱其能體兩  
國和好以示益加親睦之意該將軍所請給予獎敘之處  
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奏案全上

上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為馬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麟興具奏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未敢違與俄國  
行知請  
旨飭議等因一摺閏五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欽此。臣等伏查立界一事。雖經勒奉大臣明諭等。與俄使換有契約。定期舉辦。惟現在西疆未靖。若該國未派立界使臣前來。我處不必催促前來。轉致有所藉口。是以臣衙門於議覆。明諭。查明賽留格木山。廣坐落界址。得即有不必行文催促。總期同時制宜。以歸妥善之誦。嗣經該大臣麟興。請派通曉俄文俄語之人前往。臣等因無通事可派。是以議覆。摺內。有仿照庫倫辦法。豫先行文俄國。將來立界之時。帶領通曉滿蒙文語之人前來等語。所謂不必行文催促者。謂該使尚無信息到來。不必行文往催。非謂立界一事。即可永遠歇手不辦也。所謂豫先行文者。謂該使有信息文報到來。即可與之行文。若以帶同通事前報。並非行文催促也。以上兩層文義。各不相背。該大臣竟牽引拘泥。迄無定見。已屬游移無主。原摺內並有應行文何處之語。檢查臣衙門原片內。業經指明行文該國邊界。且該國使臣到來。亦必投遞文報。其文報由何處遞來。即其應行文之處。此何待都中指示。該大臣又歷敘與廣鳳往來行文。飭查地址坐落。及備辦馬拉駝馬各節。又稱約期伊邇。所有卡外應行立界處所。已屬親往履勘。不現已起程。此索果克卡倫。特候與俄使會同立界等語。查該大臣於應行立界處所。既未親往履勘。必須飭查明晰。將地址段落了然胸中。方有把握。萬不可含糊了致。被俄人蒙混。復查契約內。既載明俄國立界大臣。其東北一起。先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二處立界。大臣建立界牌。自不應先到索果克卡倫。果有此舉。是其咎在彼。亦當據約辦理。至所慮自索果克卡倫。順賽留格木山。廣。若無越往路徑。或無通曉俄文之人。及杜爾伯特不赴按站。豫備馬拉駝馬。亦難與之立界等語。俱係憑空設想之詞。其立界處所。應行經過之地。既經往返飭查。並路徑竟未明晰。若果無路徑可通。則我所不能往者。彼亦難會同前往。惟但可親往之處。必須用履行查。不得約略計之。即謂不能越往也。既擬育定俄使帶同通曉滿蒙文語通事前報。又何必定需通曉俄文之人。至杜爾伯特各旗。應備馬拉駝等項。既據奏稱。已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到飭備辦。前經明復業已入奏。奉

奏 奉 上 旨

上

奏 奉 上 旨

上

旨。照該旗等自當隨時備辦。總之立界一事。既經簡派大臣等專司其事。該大臣等自當因時制宜。認真妥辦。不得藉詞推諉。今麟興既前往索果克卡倫。守候俄使立界。而胸中尚無成竹。必待事事萬里請命。誠恐往返遙迤。致滋貽誤。伏思勒奉大臣明諭。辦理此事。已閱數年。既於該處情形熟悉。且辦事認真。足資表率。相應請

旨飭下辦與於立界事宜。儘有未能定見之處。即就近咨商明。聽其指示。仍不得以尋常有人。遇事推搡。致誤事機。並請飭下明。慎於辦與辦理立界事宜。隨時指示。以期妥協。仍行知廣。瓜。轉飭科局。杜爾伯特各旗。將應行豫備。烏拉。駝。馬。等項。趕緊備辦。毋誤急需。是為至要。且等再查西疆立界一事。記約雖有定期。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回匪。變亂。一時未能肅清。即俄使按期前來。亦不能一律辦理。儘俄使亦因此隔礙。暫不前來。該立界大臣。自未便在邊界久候。一併請旨飭下明。該局度情形。如該局使臣逾期不至。或有照會前來。應如何將實在情形。照會該國。或酌量改期。或俟地方肅清。再行訂期辦理。以免立界大臣守候無期。礙難立界之處。由該勘界大臣酌度辦理。一面通知辦與等照辦。以臻妥洽。而免歧異。

御批 依議

庚辰。雲貴總督勞崇光。著貴州巡撫張兆基奏。查田興。現在四川。監禁。應由川省就近委員起解。其張茂。堂。謝徐。齡。二犯。且等當經飭司。驗造年貌。其斗事。由清。冊。迅速詳。委委員。請咨管解起程。查發。運。新疆。官犯。向由本省委員。徑解。陝。甘。總督。衙門。轉。飭。惟。道路。遠。遶。經過。地方。軍。務。未。

均。動。須。曉。諭。該。解。官。路。徑。未。能。熟。悉。誠。恐。疏。虞。且。黔。省。軍。務。興。緊。正。當。差。遣。之。際。該。解。官。遠。赴。甘。肅。往。返。經。年。本省。差。遣。人。員。不。敷。並。形。掣。肘。當。此。多。事。之。際。似。宜。量。為。變。通。臣。勞。崇。光。前。在。廣。西。巡。撫。任。內。以。粵。西。軍。務。未。竣。差。遣。之。員。奏。明。將。發。遣。新。疆。軍。臺。官。犯。由。粵。省。派。員。解。至。湖。南。省。城。由。湖。南。撫。臣。派。員。接。解。至。湖。北。省。城。以。次。照。依。接。解。歷。經。遵。辦。在。案。今。黔。省。事。同。一。律。自。可。援。照。廣。西。成。案。將。該。犯。張。茂。堂。等。由。黔。省。委員。解。至。四。川。省。城。由。四。川。委員。解。至。陝。西。省。城。由。陝。西。委員。解。赴。陝。甘。總。督。衙。門。投。收。聽。候。轉。解。庶。足。以。歸。簡。易。而。期。妥。速。相。應。請。

旨飭下四川陝西甘肅各督撫。一俟該犯張茂堂印張心培。謝徐齡解到。迅即由各該省委員接解前送。嗣後遇有發遣官犯一體照辦。俟軍務肅清。再行查照舊章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等奏。請將發遣要犯。由經過省分依次接解等語。貴州田興。案內。應發新疆之革員張茂。堂。印。張。心。培。謝徐齡。均係獲罪要犯。勞崇光等以道路遠。經過地方軍務未竣。動須曉諭。解官未能熟悉路徑。深恐疏虞。且黔省差遣之員。動形掣肘。請援照廣西成案。由四川陝西甘肅依次接解。自屬實情。著照所請。一俟黔省將張茂。堂。等解至四川省城。即行由川解陝。由陝解甘。駱秉章。楊岳斌。劉蓉。務飭各該省所派委。

一 聖 旨 奉 旨 諭 旨

○小心快遞押解○毋稍疏忽○嗣後遇有發達官犯一體照辦○俟軍務肅清○再照舊章辦理○田典恕是否尚在四川省城○並著崇實○駁來章○將該革員速行起解○毋得日久稽延○

己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接准

伊犁將軍明緒等○咨到該將軍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奏片案內開○查伊犁分界事宜○前經明誼等與俄國使臣

議定互換信約○其應給地圖○亦經明誼等奏明○令俄國使

臣繪畫數份○送由塔爾巴哈台分行各處○以憑辦理○請

旨飭下○聲明○趕緊將地圖迅速送交伊犁○以便該國使臣明春

前來持圖立界等因○加函由俄國邊卡士駁駁行知前來○伏

奏摺未奉

尤

查塔爾巴哈台回民○於本年正月間叛亂○道路梗阻○迄無

文報○其俄使補畫圖稿○已未送到○無從得悉○伊犁立界訂

準日期○係在本年五月初間○已屬贖送不及○且蒙據日本

任換約圖誌一分○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赫興起程時○已

交帶往○無憑照繪○况俄人詭譎性成○就使照繪一分○亦恐

該使藉詞生疑○轉多波折○查科布多立界大臣廣鳳○因未

接俄國補畫地圖○曾經奏明○現已攜帶委員阿克敦佈○去

年帶回之俄使原繪小圖前往○是科城無庸補繪○而伊塔

二城○恐無定界原圖○殊失依據○詳查明緒咨到案內○務

俄人自行繪畫地圖○現已刻木成冊○難以挽救○兩圖既當

修好之際○若再與之較量爭執○不特失信外○且恐另生

枝節○未函內又云伊犁已借俄國之兵○前來助剿○並假道

遞文○仗仗九諾各等語○以此觀之○俄國與伊犁修好○已有

可恃○若由該將軍徑向前來伊犁之俄使○詢問該國應送

塔城補畫圖稿○儻年前未經送交○催令迅速送至伊犁○以

便交給伊塔立界大臣○執據建立界牌○鄂博該使臣不能

不踐前約○如已送往塔城○與該俄使婉言開導○令再趕緊

補畫○以便就近分交各該立界大臣前往辦理○該國急於

定案○諒亦無不樂從○相應請

奏摺未奉

示

去年伊犁冰往塔爾巴哈台委員協領扎珠哩○及兩城從

前在事各員○並此次奏請改派伊塔二城立界大臣○按照

議單詳細表對○請該將軍確切裁定○飭交各該城立界

大臣○執持前往○會與俄使按照分定限道○建立界牌鄂博

庶可取信外國○而免另生枝節○方與此案有濟

御批該衙門議奏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索厚奏○前據天津稅務

司貝格○帶同英國告假之武弁民日斯○一同到營○經督飭

派前赴阿城鎮歸隊等情○奏報在案○茲查現在檢覈違礙

河防形勢稍鬆○天津新開稅項○正當紛繁之時○事務緊要



必須該稅務司四津經理應昭慎勤除飭該稅務司帶同  
民日斯由東起程回津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六月乙卯伊犁將軍明緒奏查回匪逆陷各城逆賊甚熾  
萬不受撫必須痛剿項接科布多咨稱餉銀已解到五萬  
兩并埋滿地頗虞疏弛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商俄國駐京公使托其迅速飭  
知沿途臺站將此項餉銀代為解護借由該國運卡壘站  
行劫則既安且速其部撥餉銀六十萬兩除哈密巴里坤  
古城奇台一帶軍餉所餘共銀三十六萬兩刻下各該省

奏摺

主

自己陸續進

旨迅速解到科布多聽候迎提此項銀兩部撥在前解到較速伊  
將軍需萬分緊迫等謹擬一面奏

旨一面即行派員由俄國壘站馳道馳赴科布多迎提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俄國駐京公使借由該國道路  
會同伊犁委員迅速接解前來以救倒懸之急明謹因俄  
人建立界牌恭籌善後事宜

諭令等相度地勢體察情形豫飭在事員和隨地隨時密為布  
置自當謹遵辦理查俄使前來伊犁建立界牌等情惟有悉  
照明控上年與之高定條約所議兩國分界地址東公義

辦斷不敢令其肆意侵佔引生枝節惟所請之圖尚未送  
到曩時所難措置者因布魯特哈薩克等多年內附懷俄  
人侵占基址概行驅逐以情勢而論珠難奪其生計為祈

難處為該國所陵備有所不忍故思多方安撫毋令失所  
今則所有內附者悉皆叛去且劫回為虜四出殺掠以此  
實頑梗化萬難再示招徠止得聽其散居干外暗加防範

可謂地方漸臻安謐俄人所借之兵雖經允諾但既有五  
月分界之說是否按期前來尚難豫料俟該國兵到時  
珠沐請練老成通權達變之員會同管帶外雖與之接洽  
周旋內則不令魁柄旁落借力而潛消妄念股解而無損

奏摺

主

圖賊若及早肅功則庸不惜厚養等語惟當恪遵

訓誨不將兵權委諸外國諸事以體臣李鴻章左宗棠辦法為準  
等查自上年十月所發摺仰至今已計十四次均未接奉  
批遵仰懇

天恩將上年十月以復所奉

諭旨飭下軍機處奉錄封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交俄國駐京  
公使借由該國壘站迅速運至伊犁俾等有所遵仰

御批該衙門遵議具奏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定邊左副將軍明謹具  
奏接准伊犁將軍咨取定界圖誌來文已遵定準立界限

期不及繪送擬由該處徑向俄國領取等因一摺閏五月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該將軍所奏接准明緒行知俄國地圖因塔城回匪叛亂文報不通其俄使年前補繪圖誌已未送到無從得悉而該將軍攜回本任換約圖誌一分已交赫興帶往無憑照繪且由我處照繪亦恐該使生疑等語自係實在情形該將軍同約期已滿為一時權宜之計擬由伊犁將軍明緒徑向前來伊犁之俄使詢問應行補繪圖誌無論已未送交塔城今再趕緊補畫以便就近分文各節既由該將軍咨行明緒查照應即如所議辦理

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所有由俄國調取圖誌一俟送到之日即按照明緒所奏飭令委員協領扎珠哩及兩城從前在事各員並伊塔二城立界大臣按照議單逐一詳加覈對復由明緒確切覈定再行分交各該城立界大臣執持前往立界萬不可稍涉含糊致交蒙混亦不可另生枝節轉致猜疑是為至要再明緒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片彙臣衙門未據咨報有案所稱奏請改派立界大臣亦未知其改派何人或路途阻滯尚未奏到應由明緒查明覆奏候旨定奪合併聲明

御批依議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緒奏伏查西路回氛正熾文報不通現經明緒具奏假道俄國傳遞文報未知該國送交我處何下何驛接遞等礙難批飭前送查卡送由俄國遞往等奏明於發伊犁將軍明緒公文送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屬交伊犁派來迎餉委員帶投以免浮沈而期妥速御批知道了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奏竊等廣鳳欽承

簡命專司科城立界事宜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到該衙門議復定邊左副將軍明緒奏立界未

盡事宜據籌辦法摺案內云現在立界限期伊過四程軍務未靖如俄國未經派員前來立界不妨稍為守候毋庸催令前來等語等隨將行營備齊先派候補外委閻深畧赴卡探詢閏五月初七日據該員稟稱並無俄使來卡信息查約期已過俄使無前來信息自係因我回疆軍務未靖處行立界之處尚未會辦如等赴卡倫守候僅俄使今歲不來會辦徒勞查卡於事無濟等復派候補筆帖式探福馳赴瑪尼圖噶圖勒幹卡倫守候探詢俟探有俄使前來之確信某站前往會同該使建立科境應立界牌鄂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伊犁將軍明緒奏竊查新疆回匪滋擾偏地皆賊一  
 綫折延視為唇齒之休戚則巴城塔城最關緊要等因錫  
 霖不肯發兵救援伊犁又不能撫綏回漢以致塔城軍民  
 回和互生疑懼是以奏請撤任委武隆額前往著鄂至今  
 尚不知曾否接印至巴燕岱經該回紮營數處攔截要路  
 惟有等候俄國救兵到時或有生路據遞送摺報之防禦  
 喀爾春布等回城稟稱塔城外來漢回數千名勾串本處  
 回匪哈薩克肆行搶劫道路阻滯等語連次所發摺報再四  
 訪查實無可通之路查俄國通商條約第十一條內載俄  
 國與中國往來行均均由臺站迅速行走不得延宕攔  
 阻指明地方投遞毋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  
 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又續增條約第十三條內載兩國  
 互相行知照例按站解送設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誤即交  
 俄國可靠之員迅速送各等語現當路途梗阻止得按照條  
 約將四次摺報派員會同俄國卡官齎交科布多參贊大  
 臣轉遞一面咨行該國而悉舉爾衙門及卡官遵照安遞  
 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轉行西志畢爾衙門  
 嗣後如有往返摺報公文均借俄國軍臺卡倫道路行知

其應需臺費若干及應否我國特派官兵按臺駐紮接遞

公文之處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住京公使會議章

程知照前來以便遵辦等一面行文知照俄國西志畢爾

衙門令其速將塔城之哈薩克嚴行收束毋令放回匪句

結滋擾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明緒人奏再刻下軍餉涸竭俱無所有協撥各款並未解

到分毫因思伊犁現借俄兵修好和協擬將部撥伊犁餉

銀額懇

皇上天恩飭下戶部即將此項交俄國住京公使代為由該國臺

卡道路解送伊犁其所需臺費即償若干均議明在餉銀

內坐扣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住京公使會議速為照會

該國迅即借由該國道路將餉銀運解伊犁以救倒懸之

急

御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明緒又奏再查前因回匪變亂城圍緊急於萬不得已之

中行文俄國借助俄兵於正月二十二日據該國遣員索

特納克齋文前來等以禮相待攜以酒食茶帶等物恭順

喜悅拆閱來文係該國帶兵官雅那拉爾等三人聯名

奏

界數語其意以為借兵救拔之費已經該國王應承特因  
 大內並未述及接京都回信之語故兵到稍緩查借兵一  
 事該國因未接京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文無以為憑  
 故覆文據實告以早經入奏因途長梗塞尚未奉到  
 諭旨即此次貴國遣員來俄並文書往還均即具奏惟值該國兵  
 隊迅速前來會同進剿查該口匪占踞金頂寺城奪獲我  
 兵槍礮兇賊愈熾加以擬定等五城更屬空虛索兵請餉  
 紛紛告急等語無兵無餉止以空言撫慰力絀計窮終虞洋  
 濱若非借助俄兵伊等實難保守且刻下正值春融該國  
 不久自必前來建立界牌鄂博正可與之修好和睦並無  
 外視之心必可為我出力而所望者國內動輒秦相隔萬  
 里緩不濟急該國雖允許會剿尚不知何月始理等再四  
 思維若該國兵到肯為出力不難堵穴擒渠而事後如何  
 酬謝之處將來萬里請  
 命未免有需時日等萬難為難茫無主宰惟有竊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迅速照會往京公使轉行西憲  
 畢爾衙門催兵速即前來以解倒懸之危果能迅奉府公  
 其東南兩路可否仍藉該國兵力一鼓作氣克復各城之  
 處等木杖專捷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具奏  
 乙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據委員岳嵩武稟稱  
 五月十八日馳抵索果克卡倫經該卡作衙隆安差派卡  
 倫章京赴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傳調總管齊察罕等赴卡  
 帶烏拉前往賽留格木山嶺引導投壘以便查勘旋據該  
 卡章京回稱奉派往調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經理俄官  
 言稱你們卡老爺無故傳調齊察罕等赴卡有何官事  
 我們立界大臣未奉你們大人差次派員來卡是何意見  
 若你們官員私越我們邊界定必差人往報就是你們再  
 來亦必將你們扣留在此等語查賽留格木山嶺立界處  
 所非該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前來引導不能查勘茲  
 俄人將齊察罕等阻攔不准來卡亦不准我處官弁私行  
 越卡止得由卡返回並據科布多委員普祥稟稱情節與  
 岳嵩武所稟無異查烏里雅蘇台應立界牌鄂博傳處所尚  
 不止賽留格木山嶺一段若因此一段不能前往其餘各  
 處均停查勘誠恐立界之時毫無把握辦理愈難復派岳  
 嵩武趕緊前赴索果克卡倫順卡復至唐努烏梁海地如  
 將應立界牌處所照依地圖所載山河名目考覈逐段詳  
 細親身履勘繪圖呈報

御批著一併咨照明說商辦

麟興人奏竊於本年五月二十日由烏起程二十八日

馳抵科城前派密探俄使委員往索果克卡倫守候至閏

五月初四日俄使無來卡之信該卡協理台吉等言卡倫

並非壹站可比既房燒燬實係艱難不能支應侍衛隆安

言保等暫為旋回俟俄使有到卡之信侍衛趕緊呈報大

約不至有誤適於是月初五日由卡返回等咨商科布多

大臣轉飭所屬應幫臺各旗俟等到卡守候俄使前來立

界之時其應需耗房水火駝馬馬拉等項能否支應故准

咨覆若在卡久住等候立界斷無應付之費等前已奏

奏案卷二

完

明地赴索果克卡倫候與俄使建立界牌即傳令若赴卡

守候各處不支應耗房水火等物所帶官兵並能令其野

宿生食以待立界惟有仰懇

天恩是否等仍赴索果克卡倫守候抑或暫在科城守候俟卡倫

侍衛隆安呈報到日再行赴卡伏祈

聖鑒

訓示遵行

御批著遵照工月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就近咨商明

謹指示辦理

丙午戶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伊犁將軍明

請奏伊犁軍需餉緊逾擬派員繞道提解並請續撥餉銀一

摺同治四年六月初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伏查臣部前後共奏撥新疆餉銀一百

三十五萬兩內專撥伊犁軍餉銀二十萬兩新疆軍務緊

要各城軍餉浩繁若不速籌接濟恐貽誤事機擬再撥

山東地丁項下大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南地丁項下

大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請

旨飭下山東巡撫閻敬銘河南巡撫吳昌壽迅速派員解交山西

總解科布多收存知照各城分提應用其本年兩次奏撥

新疆軍餉共銀三十五萬兩並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作為

奏案卷五

奉

新疆軍餉銀四十萬兩以及上年原撥未解餉銀均請

嚴飭直隸四川湖廣總督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巡撫迅飭藩司

次第籌撥源源解任毋稍延宕以濟要需至原奏內撥科

布多已到餉銀五萬兩並山西山東河南等省應解餉銀

自己陸續解到科城請知照俄國住京公使借由該國道

路會同伊犁委員接解等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俄道

運餉一節該將軍自係因伊犁軍餉緊迫沿卡壹站使阻

不得不設法變通期免疏失臣等於會晤俄國使臣時將

此節向其詢問據稱近接該國邊界官咨稱中國解到科

布多餉銀已由伊犁派員由俄境來科迎提在覓俄人駝

免由該國境內查地解送伊犁。該國邊界官已經允為幫同護解等語。是此事該住京公使尚無異議。至究竟借道運餉。有無解費。及如何議定詳細章程。尚未據伊犁及科布多咨報請。

旨飭下科布多大臣等。將借道運餉之事。係與俄國如何定議。及有無詳細章程。趕緊咨報。臣衙門。以憑裁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結奏。伊犁需餉緊迫。擬派員繞道提解。並請續撥餉銀一掛。當經降旨。文該衙門。速議具奏。茲據戶部等衙門奏稱。新疆軍務緊要。各城需餉浩繁。若不速籌接濟。恐致貽誤軍機。擬再撥山東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

奏案奉旨

主

南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由各該撫派員解交山西。遞解科布多收存。應照直隸等省各督撫將本年兩次奏撥新疆軍餉。及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作為新疆軍餉銀兩。並上年原撥未解餉銀。迅即如數撥解。以濟要需。各等語。伊犁等城。自逆回變亂以來。調兵募勇。需餉孔殷。亟應設法籌措。以濟軍實。著閩敬銘。奏旨。即將部撥山東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河南地丁項下欠解元年京餉銀十萬兩。迅速各派委員。解交山西。遞解科布多收存。知照各城。分提應局。所有本年指撥新疆軍餉。前撥本年新疆經費。並上年原撥未解餉銀。即著官未刻長估。奏案。閩敬銘。奏旨。鄭致達。王榕吉。

迅飭各該藩司。次第籌撥。源源解往。毋得再行延宕。

恭親王等奏。再本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准兵部轉據密雲副都統咨送天津洋行私販馬匹。人犯陳春。趙八二名。並騙馬七匹。及洋行字據四紙。咨請嚴辦。前經臣等伏查私販馬匹。久干嚴禁。一經查獲。例應入官充賞。條約內雖無禁止私販騙馬明文。然各國洋商。入內地販買貨物。無不商及運用內地商民。均須照章稟明。關監督請領三聯單照。即各國公使由天津運送自用物件進京。亦須由領事官知照。三口通商大臣發照驗行。今天津利記仁記洋行。運內地人陳春等。起對味麻。採買騙馬。並不呈請

奏案奉旨

主

御批知道了。三口通商大臣執照。自應照私販之例辦理。丁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明緒等正月二十三日附片一件。二月摺一件。附片一件。均奉諭旨。交臣衙門。速議具奏。並據該將軍等鈔錄原奏摺片咨送前來。臣等查三年十二月間。明緒奏伊犁城圍緊急。請暫借俄兵助剿等因。臣等因其時該將軍業經行文該西卷畢爾衙門。向其暫借。亦未聲敘如何與之要約。惟再由臣衙門照會住京公使。措詞稍涉歧異。反致多所齟齬。是以面見俄使。僅向其口詢大概。並言現在道路梗塞。如俄國有

何信隨時通知本衙門仍屬其諭知該國邊界能中俄  
官民向俄國購買應需物件務要相助毋令賣給回匪軍  
械火藥等件該使聲稱兩國和好多年有事自當相助嗣  
因伊犁文報不通明緒向該國借道逃送曾經該公使於  
前月向臣等告知已行知該國邊界官凡可幫助之處皆  
當允諾以敦友誼等語此次明緒奏稱假道運餉該國臺  
站既經允為代辦自必時加保護且等詢據該公使及該  
總譯面稱已經行知照辦並據該總譯官函稱大約相同  
現在遞到指匯數件即係由伊送來至借兵助餉一節本  
屬萬不得已之舉而用之伊犁尤不無意外之處緣該處

奏稿卷五十五

五

與俄界毗連非北江浙各省我以大兵鎮撫其間雖參用  
外國兵弁仍派員會同統帶不以兵權委諸外國不獨使  
等遠涉重洋派軍深入而且各國庫貯互相猜忌意在保  
商獲利尚不至別有觀望至伊犁壤地相接僅止俄商在  
彼貿易勢專而利微並無別圖牽制若專恃該國兵充  
復各城恐功成之日或萌異志不無盤踞滋蔓之慮然際  
此各城海陷伊犁十分緊急該將軍等照會該國西志畢  
爾衙門向伊借兵自係萬不得已為此急則顧標之策若  
不照該將軍等現議准其借兵藉示聯絡更恐回匪從而  
生心陰與勾結滋擾其患更不堪設想是以上年十二月

關於該將軍等奏報借俄兵相助摺到即經欽奉  
諭旨急則治標尚屬可行並告以借力外邦不可不慎俾因時制  
宜防前慮後使其為我而不為我今據該將軍奏稱  
遵照前來

諭旨俄國兵到時派員會同管帶外雖與之接洽內不與之魁  
柄甚合駕馭外國之法惟疊接該將軍奏各件內述借  
兵助餉情形似足俄人允許已有成局比及臣等連向該  
公使總譯等設法探聽一面加以款動其於假道運餉一節  
飭該國官員照料幫助極口應承而於借兵助餉一事情  
詞頗屬閃避及詢該國邊界住兵若干則稱邊界一帶每

奏稿卷五十五

五

處住兵不過數十數百亦如中國之邊界設卡巡查並無  
已集大隊人馬據此情形一似已知臣等欲向伊國商量  
借兵故先作此藉色且等查外國情性多急苟非陰謀秘  
劫不難一觸即露其機今借兵一節屢次閃避不答難保  
非俟我之降心相從彼因得行其乘機挾制之計且衙門  
若遞給以照會不獨措語恐與外間情形稍有隔閡轉致  
辦理參差難為將來轉圜地步且恐當下藉勢要挾正中  
其謀儘所請萬不可從彼時允卻兩難更覺難以收束擬  
請

飭下該將軍等如果俄國許借官兵該將軍等業經議有成局自

未便稍涉游移。失信外國。其事後如何酬謝。及東南路各城。可否邀其乘勢克復各節。但得無礙。

國體。均應由該將軍等隨時相機酌辦。勢難從中逆制。僅俄國許借官兵。本不礙費。該將軍等尚須從長計較。設法安籌。臣等現在仍與該公使繕譯等往來接晤。有機即來。將來如有須用照會之處。再由臣衙門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臣衙門辦理外國交涉事件。所有委曲未全情節。曾經函致該將軍大臣。諒各將軍大臣必均能殫竭血誠。不辭苦難。以期共濟時艱。

恭親王等又奏。再該將軍等於借兵助剿一節。著及與之接洽。不予以魁柄。於駕馭外國機宜。已得妥領。惟俄人助我。次勦之時。正俄人與我分界未定之時。若該國允借之兵。與該分界大臣同時借來。該將軍須查照臣衙門前次議覆明諭。奏請由伊犁徑向俄使調取地圖揭案。今其補繪二分。詳細裝封。以為展緩之計。僅該分界使臣欲先分界。後助勦。須善言開導。告以分界助勦。判然兩事。此時地固未經繪造。自應先行助勦。庶不墮其逞兵挾制之計。致令侵占愈多。總宜通盤籌畫。不可顧此失彼。此外應行處置。防範事宜。該將軍等均須據為籌畫。不可稍涉大意。是為至要。至該將軍等所稱塔薩克助回為寇。難再招徠。自

無庸再議安插。較之從前辦理。似易為加。惟行兵之際。倏忽變化。無從逆料。應由該將軍等隨時察最情形。酌量安辦。

恭親王等入奏。再明緒奏摺內稱。以後所奉諭旨。飭下軍機處恭錄封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交俄國住京公使。借由該國臺站。迅速遞至伊犁等語。臣等查該將軍所奏。自係因塔爾巴哈台道路不通。欲仍假途遞回。以期安速。本月初十日奉

上諭。武隆額奏。現經調兵擊退圍城賊匪等因。欽此。是塔城道路可望漸次疏通。惟沿卡臺站。能否照舊馳遞。尚未可定。是以此次會議。及遵議該將軍各摺件。臣衙門擬照錄一分。交兵部由中國驛站馳遞伊犁。另錄一分。由臣衙門封交俄館。加添俄字包封。送回臣衙門。再由臣衙門交兵部加封。馳遞恰克圖部員。拆去兵部包封。送交俄國臺站。代為轉遞伊犁。相應請

旨。飭令軍機處將應行該將軍等諭。除交兵部由中國驛站照例辦理外。仍另錄一分。封交臣衙門。以便與臣衙門應發各件。敬謹封固。按照前議辦理。庶可迅速。而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伊犁假道運



鈔及借兵助勦情形已向俄國公使面商俄使通飭該公使素  
 經允諾至借兵助勦一節探詢該使則稱該國邊界任兵無多  
 並無七紫大隊人馬按其情詞頗有閃避之意請飭該將軍自  
 行斟酌辦理各等語明緒所借俄兵是否議有定局俄國已  
 允借兵相助其如何安籌駕馭及事後如何酬謝均須相機酌  
 辦總期有裨軍務無損國體如該國許借官兵本不礙實明緒  
 尚須從長設法無中其要挾之謀或酌借精兵數百名俾充前  
 敵以振我軍之氣或借其精利火器及炸廠等件衝銳攻堅或  
 仿照江浙洋槍隊辦法參用外國人教練火器明緒實心任事  
 必能不解艱苦共濟時艱明緒續到摺報數件即係由俄國送  
 來並據俄國使臣聲稱該國邊界官谷報科布多鈔銀已由伊  
 單派員由俄境迎候查覓俄人駝隻運送等語是借道運餉一  
 節該公使高無異議至科城運解鈔銀有無解費如何議定章  
 程尚未據明緒展鳳等奏到即著將此項鈔銀是否已由俄境  
 起解現在辦理情形由五百里迅速具奏戶部前後奏撥折糧  
 餉銀共一百三十五萬內專撥伊犁軍餉銀二十萬兩現因軍  
 務緊要復奏撥山東河南地丁項下火解元年京餉銀各十萬  
 兩業經諭令開撥矣吳昌壽迅速籌辦其前撥餉銀亦飭令直  
 隸四川湖廣總督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巡撫次第籌解以濟  
 要需矣所有撥定各省之餉如陸續解到科城即著展鳳等

迅速知照明緒派員迎候由俄境臺站運送如中國臺站道路  
 已通即仍由舊道行走以期迅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片奏俄  
 兵如肯助勦俄與該分界大臣同時並至應令明緒查照該衙  
 門前奏徑向俄使調取地圖指畫令其補繪二分詳細畫對以  
 為展緩之計等語著明緒明瞭辦理與籌防範不可顧此失  
 彼是為至要至哈薩克助回為虛自毋庸再議安插即著該將  
 軍等隨時察度情形相機安辦現在俄國臺站既允代遞公文  
 所有此次寄諭一分及明緒所登臺次批發各件暨所降諭旨  
 除交兵部由中國臺站照舊遞送外並令軍機處將本日寄諭  
 另繕一分並將歷次批發各件另繕清單一併封交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加封轉交俄國公使用俄文加封由兵部發交恰克  
 圖送交俄國臺站轉遞伊犁明緒此後摺報亦可照此辦理一  
 分由中國臺站馳遞一分由俄國臺站轉遞以免遲延遺失  
 俄館編譯柏林信函  
 啟者上月二十三日據各堂曾與後欽差及伊犁將軍  
 派員往科布多領餉一事本月四日本總辦在署面奉俄  
 大人命將此事情形詳詢一切茲已得知上月二十二日  
 後欽差接到西志畢爾總督公文據邊界官報稱本年三  
 月十四日有伊犁官員來此三名攜有公文包裹口稱該  
 處將軍因兵餉缺乏派往俄國邊界告知以現在科布多

內地路途梗阻。欲由俄國境內繞越前往等語。當經該處總兵庫添派官員護送前往。科布多此擲因斯台達和沿邊照料一切。俟領餉歸來。照舊送回等情前來。本總辦詢知此案。係因二月間。文大人曾與本國欽差言及伊犁一節。未託如過乏食。准許向本國邊界購買云云。經該欽差行文恰克圖。來便以銅錢法。寄知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當即應允。仍以此法行知。而悉畢爾德節劉飭邊界官員照辦。並飭所有需用照料幫助。以昭和睦。是以邊界官如此辦理。專此詳細布。希即轉達各堂大人可也。

庚申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准伊犁將軍明緒來咨。內云伊犁軍需緊需。待餉甚急。入關塔城戒嚴。道路不通。擬將一切文報。並解運餉銀。奏請借由俄國車站遞送。現在派委協領三音布等。持文由俄國道路費送。摺報。並赴科布多迎候餉銀。俟協領三音布等到科時。即希飭令同本處前派迎餉之佐領芬爾澤布等。將前經運到銀五萬兩。迅速起解。由俄國道路轉運來伊。以顧急需等因前來。等自應照辦。隨飭令糧餉章京昌贊。將庫內現存伊犁餉銀五萬兩。限同伊犁差員三音布。芬爾澤布等。逐一平兌。飭交該三音布等承領。並添派伊犁派赴京都差旋之委員錫勒春等。協同護解。於本年閏五月十

奏為奏案  
完

六日自科起。由科屬北路臺和及俄國臺站道路解運回伊交餉。

御批知道。

壬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謙。奏贊大臣車林。多布奏。竊等。等適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等咨稱。准伊犁將軍來知於四月十五日拜發。借由俄國臺站解運餉銀。派員馳赴科布多迎候一摺。已將摺彙咨送查照在案。今又派馳騎校格輝德等。前往科城迎候。續到餉銀。希即全數交給該員等。仍由科城大臣代雇駝隻。借由俄國臺站遞為轉運等因。准此。今該委員格輝德等。復來科城提餉。本處無項給發。是以飭令趕赴烏里雅蘇台請領等因。格輝德。伊爾格本。帶領兵丁到烏請領。查烏里雅蘇台現有庫存前由該處先後解到借撥伊犁餉銀三萬兩。前經奏明專候該處迎候。應即添派官兵。協同護解起程。查現有探發伊犁參將富貴等九員。陸續馳抵烏里雅蘇台。俱因前途道路梗塞。未能起程。現由該員等內酌派參將富貴。希爾阿。遊擊熙春。都司保恆。及赴伊犁新任撫民同知興成等五員。飭令與迎候委員騎校格輝德。伊爾格本等。帶領原來兵丁。小心押解。於本年六月十二日。自烏里雅蘇台起程。解往科布多。仍由該處代雇駝隻。借由俄國臺站運

奏為奏案  
完

回伊犁等仍行文俄國邊界大臣及該國守卡官員俟  
餉銀運抵俄境屬其妥為照料護送經過即將此文飭交  
委員格輝德等攜至俄境投交  
御批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同治四年乙丑七月甲子伊犁將軍明緒奏俄兵雖經  
屢次派員往備奈該國總以並未奉我國

皇上諭旨向伊借兵為詞等語察其情形若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之文該國恐不肯前來助加惟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速給該國行文催借俄兵迅  
即前來伊犁會同剿賊以冀及早蕪事仰慰

聖主西顧之慮惟關內之兵久無音耗且餉需窘急派員迎提迄  
無確信盼兵待餉焦灼萬狀惟有懇懇

皇上天恩飭下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解到餉銀無論多少概行  
借由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犁以救倒懸之急

明緒又奏再因伊犁城圍緊急借助俄國兵加實屬萬  
不得已之舉曾經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至今未接回

信又三次派委已革主事薩碧屯親至阿勒瑪圖地方會  
晤該國管理兵丁之使臣江達拉里情文一切均極懇洽

即兩次遣官前來伊犁彼此接見皆甚歡悅刻下盼望援  
兵甚急總未見該國遣兵來臨茲據江達拉里來咨送及

內地撥給伊犁餉銀現存科布多已遣人代為前往迎提  
並願代付腳價所有託其代遞摺件亦經遣人由邊卡齊

送並稱為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因分地界比從前為和好

至提及借兵之事。則云我們國王若早為應允。彼時早已將兵發了。我們屬下官員。若無國王指飭。不敢派兵。

貴國

皇上並未向我們要兵。我們豈敢離卡。前次來字。業已奏明我們國王。至今尚未接到旨意。各等語。查前次照會。曾告以借兵情由。早經入奏。恐中途梗阻。以致遲報展轉。再由京都轉致貴國。難免時日稽遲。總未見其照覆。察其情形。使臣帶兵在外。一切儘可專主施行。即彼此晤面交談。亦覺十分近情。極口允諾。及至行文。則抑揚其詞。或云未見諭旨。借兵。或云國王未曾指飭。均未便施行。種種觀望。無從揣測。

奏案本吉

二

惟伊犁待援甚急。實難久守。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致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西志畢爾衙門。諭以大義。既稱和好。便切同仇。務即迅速發兵前來伊犁。會同勦賊。不勝企盼之至。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六月十三日具奏。遵議伊犁將軍明緒。向俄國假道運餉。及借兵助勦。摺內聲明。俄使於臣等面屬中國官民。向該國購買應需物件。務要相助。且勿令賣給回匪軍械火藥等件。並假道運餉一節。無不極口應承。獨於借兵助勦之事。情詞閃避。難保非侯我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機挾制之計。若違

給以照會。恐與外間情形隔閡。辦理參差。難為轉圜地步。等因。並聲明仍與往來接晤。有機即乘。如將來須用照會。

再由臣等察看情形。酌量辦理在案。臣等因查該將軍疊次奏報內稱。接俄國帶兵官雅那拉爾等來文。有借兵救援之事。已經該國主應承。特因文內並未述及接京都回信之語。故兵到稍緩等語。該將軍覆文告以早經入奏。是借兵助勦。該國主將惟該使之言是聽。且既告以早經入奏。諒該使久已備知其究竟。能否遣兵助勦。及事後有無要挾。自當先向詢問。再行覆辦。因於十七日晤俄使時。先向伊致謝假道運餉。及允購買槍砲。接濟軍食。並禁止濟

奏案本吉

三

匪各節。遂乘機與言伊犁被賊情形。該將軍欲商借俄兵助勦。現接該國帶兵官來文內稱。已經該國主應允。不知弁兵何日可到等語。該使遂備述該國邊界。現在多事。甚以為難。且言該帶兵官來文。未可深信。伊並未接該國主之命。雖未明言不允。意實十分推諉。臣等設法開導。如兩國相交最久。情誼最深。及唇齒相依。事關兩國利害等詞。暨此外凡有可以激動其意者。無不再三婉商。往復辯論。該公使總無一切實語。句答覆。臣等以借兵之舉。後患本多。防不勝防。該使既係刁難不允。自未便過於相強。因趁勢撤開此層。復與商借該國精利火器。並熟習火器弁兵。

數名如從前恰克圖教演槍礮之事如英國戈登在上海  
 事以期藉示牢籠不至為回匪所勾結該使仍語涉兩歧  
 不能定議臣等恐其口說無憑即於次日將逐層函致該  
 使屬其見覆以為應與不應之據二十四日據該使函覆  
 購買槍礮等情即轉行該國照辦其餘各事未便豫定並  
 仍應欲該國邊界土產不豐及彈壓哈薩克現與浩罕興  
 成並防堵喀什噶爾各實在情形未言中國所欲苟為該  
 國所能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圍情形最宜善處方妥僅有  
 冒知恐生意外之變更以境地比鄰尤覺乘隙易起等語  
 既未指明如何善處措詞極為籠統又未將冒失二字指

奏摺

四

明何事其是否謂中國之借兵為冒失抑或謂該國之許  
 借為冒失均未可定僅以冒失為中國之借兵將來如不  
 能善處致生意外之變該使先行道破即可不任其咎若  
 以冒失為指該國之許借則其不肯相借之意已在言外  
 乃終不肯明言故作圓囿語使人不可捉摸日後面而  
 皆可自占地步臣等前日所以不肯遵用照會原深知此  
 事極為難處非確有把握未敢輕舉致貽將來無窮邊患  
 今該使轉先揭破恐生意外變更一層雖泛論各事並未  
 專指借兵其處心積慮已可概見幸臣等給與信內業將  
 此層撇開不至為所藉口至能否如恰克圖教演槍礮及

戈登在上海故事各層該使既稱俟接該國覆文再行奉  
 告自應靜候該使的確信息妥為酌辦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等體察情形權衡輕重如該將軍前借俄國官兵肯  
 來時須豫籌善處之法如不肯來即查照臣衙門給該使  
 信函行文俄國邊界官商辦購買槍礮及除欠軍需兩層  
 略為資藉現在塔城圍解道路漸通伊犁又疊獲勝仗軍  
 威自當漸振能不再向俄國借兵固屬甚善萬一弁兵因  
 賊眾表寡不免氣餒膽怯切勿漏言俄兵不來之信須宜  
 揚俄兵即日前來助剿以壯聲勢一面激勵軍心鼓舞士  
 氣晚以爾等身家世世榮

奏摺

五

皇上養養之恩自當竭力報效及時建功若能不待俄兵到來已  
 經肅清回匪則爾等得成全功  
 朝廷之賞更隆並可誇耀鄰邦永享安樂庶弁兵加倍奮興  
 踴躍爭先矣  
 給俄國倭良噶哩信函  
 本大臣等昨赴貴館面謝貴國允借臺站運餉送信一事  
 該及伊犁將軍等如向貴國有購買精利槍礮等件及接  
 濟一切食物餉需不足貴國邊界官設法暫為賒欠俟  
 餉到清還等事並禁止邊界民人勿令賣與賊匪槍礮食  
 物各件均已承責大臣慨允照行足見誼敦和睦尤為可

佩本大臣不勝欣謝。至西疆等處被賊竄擾情形。該處將軍等意欲商借貴國兵丁幫助勦賊等事。本王大臣等亦不欲強貴國以所難。惟貴國如能暫借精利火器若干。並熟習火器兵弁數員。名幫同施放槍礮。或仿從前恰克圖代為教引兵丁習用火器各法。如英國瓦總兵在上海故事。是否可行。即希貴大臣覈定詳酌覆知。

俄國使臣良哩來函

敬覆者。接奉來函。論及伊犁將軍等如向本國購買槍礮

及接濟軍食等情。本大臣為敦和道起見。據此即行轉知

本國照辦矣。並查西疆境地距京萬遠。該處情形未能詳

細周知。瑛章所言各事。其中何事可行。何事難行。本大臣

未便豫定。且貴王大臣亦無不知。本國該處人煙稀少。土

產不豐。向來軍營馬步各隊。就近頗難供給。一切需用均

由內地二千餘里外源源接濟。况該處遊牧哈薩克等

人習尚回教。素非善民。現經

貴國西疆各處變亂。伊等係屬同教。難免向中生事。在在彈

壓均關緊要。又值本國現與浩罕興兵。不時添兵前往助

戰。加以喀什噶爾地方極亂。該處毗連境地均須加意防

堵。兩國和好多年。凡貴王大臣所設者。苟為本國所能行

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圍情形。最宜善處。方妥。備有旨。恐

奏摺  
六

生意外之變。以境地毗鄰。尤覺乘隙易起也。容俟接到本國覆。再行奉告。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繕摺。俄國公使使臣良哩來署

臣等因現在復由俄館遞到伊犁奏報文件內。仍有借兵

之說。當經復向申說。據稱俄國凡有可以相幫中國者。無

不盡心幫助。即如本年哈薩克兵一股。欲助回人侵犯

貴國邊界。俄國邊界官兵向伊攔阻被執。俄國即派兵將哈

薩克帶兵頭人擊交刑部。即此可為盡心幫助中國之證。

至如借兵一節。前已有信奉覆。想應賜覽等因。臣等查前

信所言。係以接到該國覆文再行奉告。為歸宿。自應仍前

前候該使確信酌辦。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四年六月十一日。據總稅務司赫德

呈稱。疊奉引飭。准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報稱

漳南一帶。盤獲通賊哨船。生擒長髮賊及洋人三名。又在

海門山港。獲濟賊船隻洋人五名。經稅務司美理登會

議定罪。並赴漳營借車輪開花礮。又遣洋兵助勦。奉

旨賞給美理登等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大鏡一把。絨

緞四卷。仍令在廈門會同辦事。藉資得加。又以廈門稅務

司休士幫同查辦通賊洋人。查獲濟匪古董輪船。復奉

諭旨嘉獎。劉勛轉行。又代理廈門關稅務司巴德訪聞投賊之白

奏摺  
七

亦來美國船兩隻進口派幫辦揭護并手羅士將其琴獲經通商大臣李鴻章奏奉

上諭給予功牌以示鼓勵等因各在案除遵劉奏錄轉行各該稅務司一體欽遵外合先具文代為恭謝

天恩再美理登休士均經請假回國嗣奉到行接准閩省各憲會

將該稅務司暫留三月查該稅務司均於未經奉到之

先業經起程回國合併聲明等因前奉臣等伏查該稅務

司等幫同勸賦信義堪嘉今總稅務司赫德以該稅務司

美理登等感荷

鴻恩呈請代申謝悃冀其所呈實出至誠理合附片具奏

奏為恭摺

御批知道了

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福州將軍英桂等前

奏緝獲通賊洋人並獲獲古董輪船入官請將稅務司等

獎勵一案經總理衙門議覆查明福州稅務司美理登親

赴軍營撥借洋兵炸礮隨同勦賊尤為出力請

旨賞給頭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袖

數卷於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臣連即轉飭蘇松太道照造製辦茲據該道

丁日昌備就一兩四錢重中嵌珊瑚一等金功牌一面大

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袖數四卷配裝呈驗所需

價值在於洋稅項下覈實支銷將所給物件作為都中頒發由臣咨送福建撫臣徐宗幹會同英桂左宗棠等宣示

諭旨轉給美理登祇領以示寵異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餉需艱窘請飭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餉

項解到無論多少迅借由俄國邊卡轉解伊犁等語前據廣鳳

等奏已將伊犁餉銀五萬兩交伊犁委員三音布等於閏五月

十六日起運由俄國臺站轉解回伊犁惟現在該城軍務緊急需

餉甚繁一切支應刻不容緩著廣鳳奎昌嗣後遇有解到科城

奏為恭摺

之伊犁餉銀無論多少陸續知照伊犁委員解由俄國邊卡轉

遞務期隨到隨解無誤急需

又

諭明緒奏借俄兵勦賊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據江達拉里來

咨抑揚其詞種種觀望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諭以大義

等語借兵相助一節前據明緒奏到即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辦理昨據該衙門奏稱連日與

俄使晤商並往來函覆情形該使以該國邊界多事意甚為難

雖未明言不允而推諉之情已在言外是借兵一事都中辦理

殊無把握且利害相等後患亦不可不防自未便過於相強明

緒辭。尚能實心。如能就近與西志畢爾衙門相商。通融辦理。朝廷亦不為遙制。該使函內。既有購買槍礮等情。及中國所欲。苟為該國所能宜無不允等語。明緒惟當斟酌情形。相機商辦。如借兵一節。始終不肯允行。或向其購買槍礮。即餉銀不敷分用。亦可商酌。該公使亦以為可據云。已函致該邊界官矣。諸凡能稍資其力。均可為目前戰守之助。惟俄國不肯借兵一節。明緒等切不可漏言。總須以俄兵即日前來揚言於俄。以壯我軍之氣。其哈薩克助逆為患。俄國已將其帶兵頭人拏去。正可因勢利導。俾其力除此股匪徒。與伊犁亦不無裨益。並著明緒妥為籌辦。至所稱拏去之哈薩克頭人。是否即係綽坦。著明緒設法查明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給俄使信函並覆函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丁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與義府回匪倡亂已久。自同治元年徐之銘兼署總督之時。行文諭令安義鎮總兵趙德昌等。停兵議撫。該回匪遂與府屬苗匪神匪聯為一氣。乘機襲路興義府城。致附近之麻州縣相繼淪陷。臣到任後。經營兩載。甫將興義府善安屬善安。安南興義等縣各城次第攻克。其未經收復之貞豐州新城縣玉汛城兩處。踞匪震懾軍威。亦俱氣奪。三年十一月十二兩月。署興義府知府孫清。著與義縣知縣陳聘儒。著善安廳同知錢

增署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集練大舉。正圍分路進。規。通法國主教胡縛理。欲廣其教。屢向督臣與臣言。及。教。然以招撫新城貞豐回匪。自任督臣再四籌商。值此餉匱。糧。用兵不易。該回果能就撫。固可省費息民。否則再議。進。征。於事亦無窒礙。且胡縛理志切澄清。名正言順。尤不。得。不。勉。徇。所。請。以。遂。其。向。義。之。忱。詎。十二。月。間。胡。縛。理。派。令。司。鐸。任。國。柱。先。赴。新。城。該。回。首。金。萬。恩。張。定。中。等。即。將。任。國。柱。明。則。款。待。暗。則。扣。留。以。為。要。挾。之。具。勒。令。函。致。孫。清。彥。等。撤。回。各。路。兵。勇。迨。兵。勇。甫。撤。該。回。匪。等。潛。令。匪。黨。及。大。股。苗。匪。分。擾。興。義。縣。屬。交。那。高。補。董。兩。章。魯。土。場。等。處。大肆焚掠。並將孫清彥派往新城為任國柱齎信之團首王永安殺斃。孫清彥陳聘儒紛紛具稟前來。臣已知撫局之不可恃。極思變計改圖。無如任國柱處於該回匪之甘言媚詞。屢次來信。總云撫事可成。胡縛理又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堅云撫局可恃。督臣向在粵中。與各國洋人交涉事件。咸以誠信相孚。不識回情狡點。遂亦信之不疑。而臣於該文武來稟。仍疊次批飭相機防範。必其真心效順。方可招撫。該文武遂以恐礙撫局。未敢輕舉妄動。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黔之雲南回弁合國。楊坤。暨貴州候補知縣袁濟紳士易廷尚。往與任國柱會商辦



理合國安楊坤先進新城袁濟易廷尚沿途為新城匪黨所阻住紮距新城八十里之必克營適署安義鎮中營遊擊上年反正之回目馬忠於正月二十六日接獲金萬照等密信勸其助逆抗官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其間語多違悖馬忠激於義憤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親督各鄉團練欲與同罪之師金萬照等聞風驚懼始將袁濟易廷尚延接入城並將任國柱送至興郡三月初七日據袁濟稟稱新城人心未定金萬照與任國柱等所定章程漢民並未與聞其苗匪種匪亦有不願投誠之意三月十二日又據合國安楊坤袁濟稟稱金萬照於二月二十八日飭令頭目曉諭三教人民離髮受撫其一切章程如何與漢民會議同夥之苗匪種匪是否一律輸誠案內均未奉飭五月二十一日據孫清彥稟稱該四匪等至今並未離髮合國安來即欲令孫清彥馬忠親往撫諭孫清彥等允諾合國安復先往開華該四匪仍未應承合國安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自新起程旋漢現在任國柱既已來郡不能再往等語細查各該文武先後所稟情節多屬支離撫事似難了局新城一處既無把握貞豐之匪甘心叛逆更屬曠悍難馴迄今杳無消息乃胡縛理等猶執迷不悟故該回匪等借其勢力陽託於就撫之名包藏禍心以驅除異己

意愈險而計亦愈工如孫清彥錢瑛勇於勒回素為回匪所惡因而勾結奸民謀擊其短塔通任國柱信致胡縛理在督臣及臣處竭力傾軋於孫清彥則言其阻撓撫局於錢瑛則言其醜詆伊教督臣即欲一併撤換臣以錢瑛在善安廉深得民心无地方安危所繫是以商明督臣僅將孫清彥撤任副胡縛理送聞任國柱致書又言署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縱練殺斃教民等情督臣復商之於臣欲將劉鴻魁撤省臣因劉鴻魁亦係禦侮之材且恐事有未確覆以暫行從緩旋據署新義縣知縣陳聘儒稟稱三月初間任國柱由新城來縣住宿萬七地方劉鴻魁因探報新城回匪張老滿等率黨數百在鄉滋擾派練防堵則有之實無殺斃教民之事該教民等亦未能指其被殺者為何人乃胡縛理等咬咬不休必欲去之而後已督臣因又商之於臣將劉鴻魁撤任遺缺即擬委甫經招撫之新城回首張定中署理詎聞五月二十五日忽據陳聘儒以劉鴻魁前赴擇縣汛布置江防旋被署擇縣汛守備李鳳才署布革把總張開書於閏五月初十日主使民人何明武曹品將劉鴻魁殺害所部練丁已交其弟劉富禮督行管帶等情稟報前來臣即函商督臣查辦旋准覆稱係督臣密飭馬忠設法除之因恐漏洩所以未經知會等語

臣接聞之下始知原委。六月初四日。又據張定中稟稱。閏五月初十日。奉到委牌。擇期接篆。先派兵丁杜老名。胡起發前往興義縣張貼告示。適在劉鴻魁被殺之後。該處團首薛小二。呂調陽等。欲令劉鴻魁之弟劉富禮接署遊篆。將其告示掩蓋。並欲將杜老名等捆縛殺卻。經署知縣陳聘儒講情釋放。令其回稟張定中。不必前來等語。查劉鴻魁本係興義縣團首。上年克復興義府縣各城。最為出力。經臣與督臣保奏。奉旨免升千把總。以守備補用。該弁權魯無知。不無恃功驕滿。因有取死之道。第

奏案卷三

十四

王章具任。自應提訊確情。明正典刑。豈可授人以柄。况其所稱劣蹟。多係護口中傷。卑白未分。連使駢首。知者固以為劉鴻魁死於官。死於法。而非死於民。死於回。不知者且將藉口於官之虐。漢助回用。回殺漢。甚謂與洋人合者則生。不合則死。尤慮好事之徒。從而造言。回既可以殺漢。漢亦可殺回。眾謗羣疑。何以定民心而防民口。該團首等不容張定中接署。遊擊篆務。其不平之氣。業經顯露。端似此中探縱。抑揚殊難措和。當茲寇氛未平。人心思亂。救機一起。枝節叢生。滇省刁風。不免再見於今。即伏思回與怒因教民之案。辦理不善。致煩

宵旰焦勞。臣抵任以來。舊前惡德。即與胡縛理等隨時籠絡。設法

為慶。以期仰副

聖主柔遠之意。臣因洋務生疏。而督臣保奏

特旨專辦之員。且素為洋人所信服。是以遇有牽涉教民事件。悉

由督臣為政。從未敢獨出己見。稍涉意氣之私。督臣才識

遠勝於臣。與臣共事兩年。並無枘鑿。即與胡縛理等往來

亦無齟齬之嫌。自傳教之禁弛。而習教之人日多。往往小

民。因有犯案。始行入教。一經入教。拘提每難弋獲。以故無

賴之輩。趨之若鶩。人人恃為護符。甚至官場入教者。亦不

乏人。凡教民中之緣事犯法者。胡縛理偶有請託。多所遷

就。臣亦不與之為難。惟撫回之議。在督臣。但務推心置腹

在胡縛理等。止知以己度人。既惑於奸民鬼域之謀。又昧

於回匪犬羊之性。故事事為其所賣。即處處為其所愚。今

撫局尚屬懸虛。而先為去其所忌。奸人愈形得計。匪棍因

而效尤。從此由漸而入。積小致鉅。舉興義一郡。善安一屬

之曉。將能免草莽而禽獮之。然後肆行無忌。將以遂其蠶

食之謀。無論撫局不能速成。即就此敷衍了事。而尾大不

掉。該府屬州縣。必致與滇省同出一轍。其害伊于胡底。况

興義府屬漢民。與貞豐新城之回。勢不兩立。今因胡縛理

等倡為撫議。令其休兵罷戰。漢民業已遵辦。而回匪仍復

負隅該漢民等奉情洵洵愈覺忿填胸臆設因撒練之故  
回匪乘虛肆虐則興義五屬善安一屬之德萬生靈皆歸  
咎於胡總理等偏執撫議之非必將以白刃相向萬一釀  
成釁端不獨貽誤地方抑亦非保衛遠人之策臣晝夜焦  
思罔知所措病勢日甚未始不半由於此本擬及早奏

聞因慮事機宣露又啟猜疑田興恕前事非遙何敢再蹈覆轍迨  
接閱孫清芬陳聘信所呈新城回民尚未雜變並劉鴻魁  
被戕各稟竊恐禍機之伏深慮邊釁之開亟須杜漸防微  
為曲突徙薪之計臣前在雲貴總督任內力主勦議屢從  
從權解撫而回教於臣終屬銜之刺骨一切究形隔斷故

奏案卷之六 十六

徐之銘得以乘間搆煽又復變壞撫局致臣憂憤成疾不  
得已而以疾却今黔省回情既如此巨淵胡總理等以臣  
於此事每多面從心違未能事事曲徇貽面雖尚和協而  
臭味殊覺差池種種貌合神離積久恐難共處現在督臣  
又將赴滇以臣之才力斷難調停中丞事關中外大局臣  
實智盡能來自難受

恩最重不得不披肝瀝膽據實密陳稍免欺罔之愆但其中語多  
妨礙仰乞  
聖主俯將此摺留中免致洋人聞而疑忌又起波瀾惟有願懇  
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致法國公使知會該主教胡總理等

嗣後務須遵照和約不得預聞地方公事及勦撫事宜遇  
有人教之人須令出具並無違犯事故切結方准入教或  
按月或按季彙冊照會督撫衙門轉行地方官立案入教  
之後倘有犯法爭訟之事悉聽地方官與平民一體辦理  
一面照例拘傳一面移會該主教知照庶章程更為周密  
法度悉秉持平在該主教等藉與官民永遠相安不至欲  
怨招禍而紱邊懷遠亦可稍紓

聖主南顧之憂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奏案卷之六 十七

庚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由山東回  
津後旋據比利時國使臣金德初次呈遞照會內有同治  
二年該國所派使臣包禮古與前上海通商大臣薛煥會  
議條約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等事詳細敘明茲  
特派該使臣前來會同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約  
定並請據情轉奏候

旨施行等語查該國條約業於同治二年在上海議定應行定  
期互換此次金使突如其來請為再行商議雖因通商章  
程前次未經詳細敘明然亦未敢輕以相許致啟他國效  
尤之漸當覆以照會內稱條約早經議定非比初次來未  
立約之國可以據情具奏從前立約時原因包使臣係奉

有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遠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强僅有不妥善之處包使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來文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酌改其各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不敢冒昧入奏等語俾知嚴為拒絕以挫其狡誦之謀使其自知認咎昨又據該使照會備述包禮士所議之約於通商事宜毫無陳明以致該國商民商船欲知通商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現派該使前來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安等語仍懇請代為轉奏前來等語詳加覆覈此次該使臣所呈照會內稱各節已日認為包使之咨措詞尚屬恭順是該使業已屈服既據一再懇請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開我大君主因欲彼此兩國水敦和好定約通商期臻妥善前派本國欽差大臣包入華

經

貴國

欽差大臣薛會謙條約借因所議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等事宜詳細敘明實與向有各國所辦成事相背我大君

主深願按照常規永遠協和實見難致其美是以未即允准故復特畀本大臣便宜行事之權來華會同

貴國

大皇帝所派

欽差大臣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酌定本大臣奉此於閏五月三十日抵津聞貴大臣因公外出現知業已旋津理合備文照會希代為據情轉奏候

旨施行為此照會

給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同治二年本國欽差大臣包入華會議條約未將通商章程並各等事宜詳細敘明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條約早經議定非比丹麻西洋各國初次來求立約本大臣接到照會可以據情具奏從前薛大臣與包大臣議約時原因包大臣係奉貴國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遠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强僅有不妥善之處包大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貴大臣照會僅泛言與成事相背並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酌改其各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本大臣更不敢冒昧入奏為此

照覆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第二次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內開從前薛大臣已大臣議約時。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强。倘有不妥善之處。已大臣

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等語。本大臣查本國前派大臣已來華定約。命以各國向定條約。將

本屬官民應得之優待。應守之章程。更有商船商民各等事宜。詳細開陳。議定和約。通商各款。總須按照各國成章

為如。如此定章。方謂通商條約。詎已大臣所議之約。於此等通商事宜。毫未陳明。以致本國商民商船。欲知悉通商

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已大臣出境時。既奉上諭。准承便宜行事之權。內示定約。必照各國前定約款。方與諸志

全相符合。可知已大臣實屬顯違諭旨。誤辦。是以回奏時。不惟未蒙批准。且立時調撤回國。茲我大君主深信

貴國

大皇帝公正為懷。刻即復行特簡本大臣前來。仿照各國已定條約章程。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

安。希將進華之意。代為轉奏。伏乞聖鑒施行。為此照覆。

庚午閩浙總督左宗棠。署兩江總督李鴻章。浙江巡撫馬新貽。奏。竊漳州擊獲投賊洋人白齊文等三犯。前經臣

為章附片奏明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以該犯罪不容誅。暫行嚴密監禁。聽候嚴辦在案。該犯被獲後。即解往福州省城監禁。嗣

有解蘇收審之議。當由閩省派委千總賀光泰。把總任尚勝。隨帶護勇。管解洋犯白齊文。克令。細仔三名。於五月初

八日由閩起程。行至江山縣清湖地。把總任尚勝因感冒病故。即由千總賀光泰。率同護勇等押解前進。臣鴻章

先尚未接准咨會。臣新貽於閏五月十六日接據署蘭谿縣知縣江紹華稟稱。閏五月初三日。准龍游縣兵役護送福

連委弁千總賀光泰。帶同護勇十名。押解外國人犯白齊文。克令。細仔三名。過縣。當經照例分別點驗。加派兵役。雇

船轉解。以天氣炎熱。人數眾多。添撥幫船一隻。分坐前後。於初四日黎明。一齊開船。解赴下站。去後。詎於是日午刻

據長解護勇唐聚泰等四縣報稱。行至華城二十五里。匪

頭灘地。其時東南風正。知灘高溜急。水勢旋揚。又值大水之後。更加洶涌。犯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身覆

溺。同行幫船。被水溜下。趕救不及。咸經就地居民漁船。趕往救得護勇兵役九人。所有賀千總及外國人犯白齊文

克令。細仔。與護勇兵役船戶共十三人。同時隨流飄溺。當趕撥船隻分頭撈覓。即於灘下河岸並石塢邊及施家灘

等先後撈獲白齊文克令細仔屍身分別驗明給棺封識  
續於灘河下流各處覓得護勇陳福當營兵王以茂縣役  
胡福並千總賀光泰各屍身分驗明確經臣新貽委員馳  
往查明屬實臣宗棠亦接據稟報飭將現存之勇丁唐聚  
泰等九人咨送回營先後咨會到臣鴻章臣等查白齊文  
榮助粵西髮賊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殛此次仍敢潛入  
漳州內地投逆被獲本應立正典刑即美國公使衛廉古  
亦有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之語特  
以監禁聽候嚴辦經臣宗棠等委解蘇省收審貴國聞中  
賊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設有疏虞關係非淺不料行至  
中途翻船溺斃雖中國未申治罪之權而該犯窮兇極惡  
致伏冥誅足見天道之不爽克令細仔二犯前經閩省審  
訊投賊是實亦有應死之罪既均淹斃應毋庸議其英人  
克令一名前據英領事已及禮申陳請照約交該領事懲  
辦臣鴻章本擬俟該犯解到按約轉交今既與白齊文同  
舟覆溺事出意外止有付之命數設該領事等聞信之後  
無理糾纏臣等必當據理駁辯相機妥辦隨時咨商總理  
衙門完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比利時國久與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四

英法各國同在五口通商前於道光咸豐年間屢經陳請  
立約迨同治二年使臣包禮士前赴上海復請商定條約  
其時臣薛煥在上海通商大臣任內當奉  
諭旨派辦即經按照各國條約刪繁就簡定為四款奏明與該使  
臣畫押蓋印在案約內言明次年互換屆期並未前知本  
年正月間英國使臣威妥瑪遣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比利  
時國現派使臣來華與中國定約等語當經臣等覆以該  
國條約早定止候互換等因去後旋於六月間據威妥瑪  
面稱該國因前使臣辦理不善貽笑各國是以另派使臣  
請領英人執照來京現住伊館並求臣衙門給與照會准  
來另議臣等再三辯駁堅不允和並責以應向三口通商  
大臣呈遞照會聽候裁辦不應冒昧來京復據威妥瑪到  
比國使臣金德遜三口通商大臣照會一件屬為轉寄臣  
等查其照會內稱奉派來華將通商章程照各國已定條  
約再行酌定請為轉奏等語臣等查前次臣薛煥與包禮  
士所定四款雖屬簡少而各國條約內所有之意業已全  
括其中當時既係與該使臣彼此商定初無勉強何以該  
國又派使臣前來商改復與威妥瑪當面駁詰據稱前使  
臣所定條約僅止四款實屬太簡不獨該國商人不能明  
悉並且貽笑鄰邦現在已將前使臣懲處是以鄭重其事

另派使臣前來並再三代為懇請聲稱將來另議條約斷不出各國所定之外等語臣等查現辦洋務先在折服其氣然後來提即應不至遇事要求亦不至操之太急此事該國既以不照各國為恥復行派使前來又有威妥瑪殷殷懇請已決志在必行之勢若違允所求又恐視之太易過肆要求因於將該使照會寄津時公致崇厚一函屬其覆該使照會內須令自行認錯方可允為代表茲查崇厚摺內所做照覆情形即係按照臣等函屬之意辦理據稱該使臣照覆內備述前使臣包禮士誤辦業經該國主將其撤退等因特為據情代表請

奏

旨

旨前來臣等查該使覆崇厚照會既以已禮士為辦理錯誤已自認該國主用人不當之咎經此一番挫折將來議約時該使或不至任意狡執求多於各國條約之外此案既由威妥瑪代為說項查與從前丹國議約情形大略相同應即仿照丹國成案辦理無論金德在京與否一切先與威妥瑪往來商議不必遽令該使晤面仍一面請旨於臣等中特簡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辦以備將來仍令赴津查押臣等查照成案謹將實察等衙名開單呈

覽 恭候

簡派至將來議條約自當力與辯論不令出各國條約範圍以杜要求而示限制

諭內閣崇厚奏克利時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董恂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該國通商事務

辛巳伊犁將軍明燾奏回匪近日連次圍困大城及擬定各城宰官兵俱各用命屢解城圍奈軍餉分文不到致滋滋釐盡不特不能照例支發鹽菜即稍加貼補亦無所出困苦情狀難以寓印至俄兵數次往催竟無來信關內之兵又無出關消息數年之餉銀分毫未到前摺俱已錄陳惟

奏

旨

有顧懸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億萬生靈因饑危急

諭令戶部先行籌撥現銀二三十萬兩派員趕緊由北路解交科

布多借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犁以救倒懸之急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西悉畢爾衙門催令俄兵迅速

前來兼請

飭令帶兵大員策程馳赴伊犁勦滅回匪以靖邊氣而全大局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明燾奏回匪煽惑伊犁被圍甚急無餉無糧為難支拄一摺前據廣鳳等奏將所存伊犁餉銀五萬兩交伊犁差

一五二五升貴參四庫全書第 18 版正內

員三音布等領解於閏五月十六日自科起程由俄國臺站行走計期應已解到但杯水車薪仍恐不濟於事諭令王榕吉將本年應解京餉內劃撥銀十六萬兩著王榕吉迅速籌解不得稍有遲誤並著德勒克多爾濟於此項餉銀到城時趕緊派員轉解科布多即由廣鳳奎昌察看情形或仍照前次運道由俄國卡倫行走經過烏里雅蘇台地方即著明誼等派委委員接解轉運以利進行至借俄兵助勦一節量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該公使意存推諉迄無成議仍著明緒恪遵本月初四日寄諭就近與西志畢爾衙門通融商辦至伊犁糧餉一時不能應手可先向俄國借貸濟急槍礮火藥等件亦可向伊國購置銀兩或一時不敷亦可賒辦俟餉到歸還均經住京公使允諾明緒當遵照六月十四七月初四等日寄諭辦理

乙丑署廣東巡撫郭嵩焘奏臣於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遞到恭用

御寶和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焘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適接和蘭使臣羅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而其齋到者係鈔錄副本當屬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茲於同

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接准和蘭使臣羅大何文照會內開現接到在天津定立條約原本並去歲鈔錄副本均擬用和蘭君主國寶璽訂期對互換等因到部當即照會該使羅大何文訂於同治四年六月初四日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所立和約於廣東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互換屆期該使羅大何文將和蘭君主國寶璽和約原本副本共二件齎捧到部查驗無異當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到

御寶和約原本交該使臣接收除將換來和約委員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投收備案外所有臣與和蘭使臣羅大何文互換和約日期緣由謹附片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七月初六日准軍機處鈔交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摺一件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衙門查此案劉鴻魁被戮致果否有縱練教民之事其殺自何明武曹等與教自馬忠究屬何人為誰主使並現在辦理勦撫事宜應候諭旨飭辦臣等伏查外國傳教人所持諭單內載該教士赴內地止以傳教勸善為務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曾於咸豐十一年通行各省在案上年四月陝西傳教之高



臺來署而稱欲與該省回匪議撫引為己任。經臣等接諭單內不容干預別項等語。正言斥絕。該主教無詞而去。至本年閏五月間。法國總譯官堂大書遞來清單。內稱貴州與義府匪首未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主教當派教士會同回匪等議定投降。詎地方官派兵圍剿。取賊懷疑。不敢投降等情。當經臣等以中國軍務不容傳教人等稍有干預。而為賊誘。請詳自覺理。未敢曉諭。旋即由臣衙門據情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令其就近密致雲貴總督勞崇光。著貴州巡撫張亮基。慎重防維。萬勿為所搖惑。致墮術中。茲據張亮基奏稱。法國教士胡縛理派任國柱往新城議撫。甫及撤歸。該匪等仍肆滋擾。乃胡縛理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堅謂撫局可成。不思變計。臣等因事關教士干預軍務。當即會晤法國使臣伯洛內。並將張亮基原奏稍加刪改。繕成節略。與該使臣閱看。責該主教不應干預勦撫事宜。該使臣無可狡執。亦以為非該主教分所應為。而允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貴州公事。嗣據伯洛內遞臣衙門信。並摘鈔胡縛理原信送內。稱已致信胡縛理。切屬其教外之事。一毫莫管。並云若令偏想者搗之。其必上者暗中投意於下。有激事端之憤。本署大臣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奉事者先識其由等語。臣

等察其信中用意。雖屬隱約。然飭令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似尚可信。臣等當即覆該使臣一函。敘明黔中勦撫之難。曉以利害。仍將地方大吏所以保護教士之意。顯為指出。該使臣接信。當不至再有異詞。至臣等前致成都將軍崇實等密函。茲於本月初九日。接獲崇實駱秉章復稱貴州一事。毫無所聞。僅此間致信。途中稍為洩露。轉致大有關係。仍應由總理衙門密致為妥。是臣衙門前次函屬崇實等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一節。崇實等恐有窒礙。並未密函告知。應請飭下督臣勞崇光。無任張亮基於奉到諭旨後。立即傳知胡縛理。將法國諭單聲明開導。所有地方公事。事件。現在勦撫事宜。毋任從中撓。致多棘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與義回匪換局。執迷不悟等情。當將原摺批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本年閏五月間。曾經法國總譯官堂大書。以貴州與義府匪首。未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等詞。向該衙門呈遞。當經駁斥。並函致崇實駱秉章。令其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毋為所惑。嗣據崇實等覆稱。因恐中途洩露。未經函知。現經該衙門將張亮基所奏各情。與法國使臣伯洛內閱看。已商允該使臣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是該公使亦以胡縛理辦

理招撫之事為非。並無異說。若勞崇老張亮基裕麟傳知胡綽  
理將法國傳教人向來所持諭單聲明開導。遇有地方公私事  
件。及現在勦撫事宜。毋令從中干涉。致多棘手。至劉鴻魁集團  
勦賊。何以旋被殺害。究係殺自何人。有無主使。並該員是否實  
有縱練殺斃教民之事。仍著勞崇老張亮基裕麟查明據實具  
奏。不准稍有隱飾。總理衙門摺一件。單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給伯洛內閣着張亮基原奏節略。

貴州興義府屬回匪作亂已久。臣到任不過兩年。即將興  
義府普安廳善安南興義等縣。先後克復。其未曾克復  
之貞豐州新城縣兩處。回匪業已害怕。去年十一月十二兩

奏案卷三

三十

月興義府知府孫清彥善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正想  
聚集團練。四路攻剿。不難指日殺盡。適有主教胡綽理屢  
向督臣與臣再四商請。願招撫新城貞豐回匪。十二月間  
派司鐸任國柱先到新城說合。該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即  
將任國柱扣留不放。勒令寫信與孫清彥等。令其撤回各  
路兵勇。遣兵勇甫撤。該回匪等遂約齊大股苗匪。分投興  
義縣屬。焚燒搶奪。又將孫清彥派往新城與任國柱送信  
之團首王永安殺死。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貴  
州之回官合國安知縣袁濟紳士易廷尚等往與任國柱  
會商辦理。不料袁濟紳易廷尚行至中途。竟為新城回匪所

阻。不得進城。遂在離城八十里之必克營紮駐。又上年投  
降歸正之回目馬忠。現署安義鎮中營遊擊。於本年正月  
二十六日。接到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密信。勸其造反。抗官  
伊等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馬忠尚知忠義。不肯造反。遂  
將此信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團練兵勇。要大興問罪之  
師。該回匪聞風害怕。始將袁濟紳易廷尚接入城內。又將任  
國柱送至興義府。延至三月初七十二等日。先後據袁濟  
紳稟稱金萬照未與漢民定投降章程。其同夥造反之苗匪  
神匪亦俱不願意投降。至五月二十一日。又據孫清彥稟  
稱該回匪等至今尚未降。卻頭號合國安先往開導。該回  
匪亦未應承投降之事。合國安自新城起身回雲南去。現  
在任國柱既來興義府。其勢亦不能再往。伏思該回匪等  
於兵勇剛退。即在興義縣屬大肆焚搶。又殺死孫清彥差  
往送信之王永安。沿路攔阻袁濟紳易廷尚。不准進城。甚至  
遣人送信與已無歸正之馬忠勸其造反。抗官。延至今年  
五月。並不降。並不與漢民議交撫章程。種種反畔情節。  
皆在胡綽理去年十二月勦降以後。現在興義府屬漢民  
與貞豐新城回民。勢不兩立。今因胡綽理勸其投降。令漢  
官息兵罷戰。漢官漢民俱已照辦。而回匪等反覆無常。時  
而假降。時而背畔。該漢民等受其欺誑。遭其殘害。那時興

奏案卷三

三十一

義五州縣善安一廉之百姓。人人懷恨在心。以為苟非胡  
 縛理勸降。我們何至撤兵。尚可與該匪抗拒。今因胡縛理  
 之勸降。兵勇已撤。該回匪降而又反。百姓受伊殘虐。定然  
 怪胡縛理等議撫之不是。勢必至於刀刃相加。該百姓等  
 又復聚團招兵。勸渡回民。該回民到窮蹙無歸之時。亦必  
 抱怨胡縛理等。當日撫議未妥。致令又受漢官之攻勦。亦  
 必與胡縛理等吵鬧尋釁不止。回漢兩民。俱不輸服。從中  
 說合之人。該主教必定受其殘害。此係該主教不遵諭單  
 好為干預。將來即有不測。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應請

奏請

三

諭旨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商法國駐京公使。令起緊函致胡  
 縛理。俾使而外。毋得干預黔省勦撫事宜。及一切地方公  
 事。於回民漢民之事。兩不管照。即與回民漢民共處。永遠  
 相安。乃是保全遠人之道等語。

法國公使伯洛內信

啟者。日前恆大人躬親到署。留貴州節略一併。諸已閱悉。  
 本年四月間。接到貴州胡主教來函。所言與此頗合。是以  
 繕寫送閱。並於今晨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其教外之事。  
 一毫莫管。至奉本內云。回漢兩民。俱不輸服。該主教定必  
 受其殘害。係屬自取。後來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等語。為此言者之設心。若令偏想者揣  
 之。其必上者暗中投意於下。有激成事端之情。本署大臣  
 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

胡縛理致法國公使信

現在貴州地勢最苦。一為回匪擾亂已久。二為官情希圖  
 漁利。既無勸解之善。更無致治之能。不職之員。如撫臣張  
 圖。首趙國霖。及樊希棟。林之清。善若早為黜退。地方可立  
 就肅清。去歲秋初。匪目送函前來。求於勞督臣妥議章程。  
 以便定日投順。並未免從來官弁殘害。竊思此舉雖於吾  
 不相干涉。然實於地方有益。故詳知督憲參酌。如有相委

奏請

三

之處。亦斷不推脫。惟請准允二件。一則要寬其已往。雖頭  
 目亦不要加害。二則其應納錢糧。豁免一年。督臣當即允  
 許。隨有鎮甯州屬中甲子地方回匪。均按章程投降。後又  
 有興義府屬新城縣大匪。亦請投降。先請教士到新城  
 商酌。當派任司鐸入城會議。眾劣員竊議。以為若盡由主  
 教說勸投降。吾等既難分功。更難漁利。透信撫臣。乘其入  
 城會議之際。發兵攻城。有意欲害教士。史塞後來投降之  
 門。雖然如此。而回眾仍降。乃彼惡劣。於已降之中甲子地  
 方十處村落。又復焚搶殺害。已降之眾。勢欲報復。再亂。幸  
 傳教士勸其善忍。必代為請督臣調停。伊等遵依。迨後雖

經督臣撫恤。究竟被殺之人。不能復生。已焚之屋。不能再有。現在自逞之官。心志已遂。而欲降之罪。又復懷疑。一時殊難措手。止可推卸。不問。目今已置身事外矣。

給法國公使信

接到來函。內稱。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教外之事。一毫莫管。又云。若令偏想者。搗之。其必上者。投意於下。有漢成事。端之情等語。本大臣等。查貴州回匪之亂。其始漢回互相構釁。遂至固結不解。

大皇帝念漢回均係中國赤子。但分良莠。不分漢回。是以疊降諭旨。飭令該省大吏。妥為辦理。數載以來。各大吏仰體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四

朝廷勸懲之意。但有良莠之分。並無漢回之別。以期彼此釋怨。永遠相安。無如漢回人等。各存成見。難以驟化。該地方官設法調處。往往稍有纖毫未慮。及至因一人一事。遽爾決裂。迨至釁隙既生。無論漢回誰勝誰負。無不抱怨於出頭辦事之人。遂使一片好心。無從表白。在官吏費盡心加高難使漢回盡皆悅服。况胡主教以外國人家居該省。雖欲勸人向善。恐該漢回等。與該主教議撫等事。未必皆真心聽從。即使目前聽從。日後或因他事橫生枝節。該主教亦必為眾怨所歸。悔之何及。地方大吏。更有見於此。是以先行言明。免致有意外之事。正是保護遠人之美意。今貴

大臣已函屬胡主教。莫管外事。該主教信中。亦有目今已置身事外之語。適與本大臣等。用心符合。且貴大臣。誠見公明。洞察此事。並非上者投意於下。尤見貴大臣。毫無偏袒。現已由本衙門行文貴州。查照遵辦。惟望胡主教。及早抽身。專心傳教。該省諸事。不必過問。免卻多少牽涉。貴為妥善。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前准英法二國定期。月內交還礮臺。於本月十九日。自津郡先期前往。赴大沽查勘礮臺。天津道李同文。天津府恩福。隨同前往。於抵海口後。英法二國帶兵營總等。均來接見。據稱該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四

弁兵等。行李軍火。均已收拾停妥。礮臺交還後。即登舟回南。茲於七月二十七日。李同文。帶同署天津鎮春霖。天津道李同文。署大沽協張秉鐸等。暨齊隊伍。前赴礮臺。即據英國營總期。歐得。領事官孟甘。法國營總德爾。領事官葛士德等。列隊相迎。將南北兩岸礮臺。撤去該國旗幟。同時交還。即飭春霖。張秉鐸。帶兵接守。一面率同李同文等。於海口。該兩國兵船答拜。該水師官伯爾士。思等。官。故礮出迎。禮節誠敬。並據英國領事官孟甘。出具交還礮臺公。法國領事官葛士德。寫立交還礮臺會單存案。於接收後。當即周歷兩岸。詳細察看。南岸礮臺三座。規模尚存。其礮欄

拆毀周圍濠牆大半淤塞坍塌湖塘皆衝失潮水直刷  
 臺樁連房兵棚多有倒塌損不全以上各工均須修葺  
 費計頗為繁鉅北岸礮臺二座除礮棚全行拆毀濠牆淤  
 塌外其餘兵房礮洞尚存多半較之南岸工程簡少再有  
 北塘海口舊設礮臺三座節據該營遊擊王清泰稟稱自  
 同治元年春開修補已逾三年之久海潮盛漲衝刷坍塌  
 亦須一律修補現由才飭派春霖張秉鐸候補副將文瑞  
 擇要分別興修補葺所用銀兩即於前次奏准項下由李  
 同文稟費支給工歸實用才仍隨時赴沽督飭趕辦總期  
 帑不虛糜以副我

奏案卷三

三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其應行派兵駐守事宜亦經飭調洋槍礮  
 隊官兵一千名駐紮大沽並分駐兩岸礮臺一俟工竣再  
 行添撥兵丁以資防守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厚又奏再奉天牛莊海口自同治元年開埠通商以來  
 歷任山海關監督駐紮營口次第辦理漸有規模惟子口  
 半稅屢擬開辦迄未定議上年該關監督成林到任接辦  
 後事事整頓日見起色不特洋稅較前倍形暢旺並於彈  
 壓地方辦理交涉事件亦均合宜現經總稅務司赫德到  
 京稟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調牛莊稅務司馬福臣赴

京議辦子口半稅並經該監督成林悉心襄議分別開辦  
 查該關監督向例一年期滿奏請更換本任情形甫悉遽  
 易生手一切未能周知辦理即難以盡善並查牛莊地方  
 五方雜處民情強悍土棍滋擾命盜案件層見疊出往往  
 交涉中外事件諸多掣肘皆由監督無地方之責值班尉  
 縣分期輪替事無專責且

盛京將軍奉天府君遠在省城文報往返需時監督呼應不  
 靈數年以來該口交涉事件不無遲滯各國領事官有所  
 藉口於換取商民殊非所宜才愚見遇有該口中外交涉  
 案件責成該監督督率牛海蓋等處尉縣就近認真臬辦

奏案卷三

三

其該處值班之尉縣准該監督節制以一事權而重責守  
 所辦事件仍呈報總理衙門並將軍府尹及才衙門如該  
 尉縣辦理未能合宜或有玩泄曠誤者准該監督咨商將  
 軍府尹分別撤參庶於彈壓地方及交涉事件不至廢弛  
 應如何明定章程俾該關監督得以認真辦理之處應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妥為襄議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奏

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同治四年乙丑八月壬寅。督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製造船廠軍火各種機器。有通用者。有專用者。若買製齊全。須數十萬金。雇覓中外匠工。采購外洋鋼鐵木炭等料。亦需費不貲。且處所設西洋破局。其機器僅值萬餘金。不全之器甚多。止可量力陸續添購。以求進益。前由曾國藩派人赴英美各國。探訪該處船廠機器實價。且並議及此物。若託洋商回國代購。路遠價重。既無把握。若請派弁兵。徑赴外國機器廠。講求學習。其功效遲速。與利弊輕重。尤非一言可決。不若於就近海口。訪有洋人出售鐵廠機器。確實查驗。議價定買。可以立時興造。進退之權。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獲實濟。擬飭海關道丁日昌。在滬訪購各製器之器。已可購得若干。仍應添補若干。或宜另擇妥口試辦。容通盤籌議。略有端倪。方可入告。以上各情。均經節次遞陳。總理衙門。一面飭訪購辦。此臣處前此議辦鐵廠機器之原委也。又去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寄諭。昨據御史陳廷琛奏。綠營水師廢弛。請飭整頓營伍。製造軍火。一摺。著曾國藩。李鴻章。會同商酌。奏明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原奏所議軍火一摺。大意以洋人巨測。恃有戰艦機器之精。利運其食。縱然彼機巧之器。非不可以購求。學習以成中。

國之長技請於廣東等處海口設局行取西洋工匠置造船廠以期有備無患等語雖語焉不詳未得要領而大致與總理衙門暨臣所籌議不謀而合曾國藩平時亦持此論自應遵

旨商酌辦理茲據丁日昌稟稱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機器鐵廠一座能修造大小輪船及開花廠洋槍各件實為洋溼濱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前曾問價該洋商索值在十萬洋以外是以未經議妥茲有海關通事唐國華愚游外國多年熟習洋匠本年因案革職贖罪情急與同案已革之扞手張燦泰吉等願共集資四萬兩購成此座鐵廠以贖前愆廠內一切機器俱備所有匠師照舊發價任憑遷移調度其餘廠中必需之物如鋼鐵木料等件另值銀二萬兩由該關道籌借款項給發採買以資興造先行請示前來當查唐國華一案既情有可原報效軍需贖罪亦有成案可援此項外國鐵廠機器覓購甚難機會尤不可失批飭速行定議稟候分別具奏並飭該廠一經收買即改為江南製造總局正名辨物以絕洋人覬覦其丁日昌及韓殿甲舊有兩局即歸併總局一切事宜責成該關道丁日昌督察籌畫會同總兵韓殿甲暨素習算造之分發補用同知馮煥光候選知縣王德均熟諳洋軍火之候選直隸

奏請開辦

二

奏請開辦

三

州知州沈保靖一同到局經理所有出入用款收發器具稽查工匠分派委員數人各司其事分飭遵照去後旋據丁日昌等查造該廠機器物料件數清冊擬具開辦章程約有數端一、設計局用房租薪水及中外匠工等有定之款月需銀四千五百兩其添購物料多寡不能豫定大約每月總在一萬兩以外一、查原廠所用之洋匠計留八人其匠日料而一名技藝甚屬精到所有輪船槍礮機器均能如法製造現擬於華匠中留心物色督令操習如有技藝與洋人等者即給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則拔為匠師以示鼓勵一、現造洋槍器具尚未全備已令匠日趕製全副約大小四十餘件數月可以成功如式仿製即省功加惟已製洋槍則必需銅帽既得銅帽又必需洋藥皆係相應而至之物不容偏廢但開製藥機器工料尤為繁重容再設法購求俾可推行盡利一、查鐵廠向以修造大小輪船為長技此事體大物博毫釐千里未易絮長較短目前尚未輕議具辦如有餘力試造一二以考驗工匠之技藝其鑄鐵織布等河犁田諸器雖可仿製但其法式同中有異觸類引伸尚須考究尤當權其輕重緩急庶不至凌亂無序一、前來儀仿以天津拱衛

京畿宜就廠中機器仿造一分以備運津俾京營員弁就近

學習以固根本。現擬督飭匠目隨時仿製。一面由外購未  
添補。但器物繁重。非窮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須寬以時日。  
庶免潦草塞責。一查本廠現在江口。每年房租價銀六七  
千兩。實為過費。兼之洋涇浜習俗紛華。游藝者易於失志。  
廠中工匠繁多。時有與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應請擇  
地移局。其他所議如機器宜擇人指授。工匠不令隨意去  
留。費用實報實銷。賞罰宜明定章程。以上各條均屬切實。  
臣查此項鐵廠所有係製器之器。無論何種機器。逐漸依  
法仿製。即用以製造何種之物。生生不窮。事事可通。目前  
未能兼及。仍以製造槍砲。藉充軍用為主。月需經費。容臣

奏務始末卷五

四

隨時於軍需項下通融籌撥。如將來各種軍器仿照洋式  
造成。取攜甚便。即可省購買洋軍火之費。上海虹口地方  
設局於久遠之計。殊不相宜。稍緩當籌款另建房屋。移至  
金陵沿江偏僻處所。以便就近督察。曾國藩采辦西洋機  
器。俟到滬後。應歸併巨處措置。至前次派在丁日昌。韓殿  
甲。兩局之護軍校達龍阿等四員。京營兵二十名。已飭入  
廠學習。其儘先參領薩勒哈春。副參領崇善等所帶弁兵。  
本在蘇州西洋破局。該局機器與上海鐵廠亦自同源。仍  
可互相觀摩。惟此事形下不離形上。與規矩不能與巧。將  
來各弁兵所得之淺深。恐難以一例。擬也機器製造一事。

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總理衙門原奏言之甚詳。已  
在

聖明洞鑒之中。抑臣尤有所陳者。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  
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在借水火  
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仍不外乎機括之牽引。輪齒之相  
推相壓。一動而全體俱動。其形象固顯然可見。其理與法  
亦確然可解。惟其先華洋隔絕。雖中土機巧之士。莫由參  
空而造。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將自發其  
蘊。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貴大賈。必有仿照洋機器製作  
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為之區處。不過銅錢火器之類。  
仍照向例設禁。其善造槍砲在官人役。當隨時設法羈縻。  
取天下至奇至異之事。究必本於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則  
推之必不能遠行之。亦不能久。陳廷經原奏。以中國修造  
鐘表。推之於機器。雖有精麤大小之別。可謂談言微中。  
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榛狂之俗。所以制治保邦。固在基  
於弗壞者。固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  
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願經國之略。有全體  
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急。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  
之功。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繕防。非謂濬川滄經田  
疇之策。可不講也。事無巨細。樂成固難。而圖始尤不易。自

奏務始末卷五

五



來建一議具一秘勞臣志切纏綿而經營之及乎習之既久相安於無事或幾不察其所自來而追溯創議之初於此中難易得失之數幾經審慎昌敢自莽而一試哉臣於軍火機路注意數年督飭丁日昌留心訪求又數月今辦成此座鐵廠當盡其心力所能及者而為之日省月減不決效於旦夕增高維長尤有望於方來庶幾取外人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至見絀於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甲辰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查科屬境內應立界牌之賽留格木山嶺一段因被俄人攔阻不容委員出

奏為恭摺

六

卡查勘等復派委員岳嵩武赴索果克卡倫順卡繞至唐努烏梁海地方將應立界牌處所照依地圖所載山河名目著實逐段詳細親身履勘繪圖呈報嗣據委員岳嵩武稟稱與總管瓦齊爾帶領熟悉邊界之官弁等馳赴博果索克大壩履勘起沿站按圖詳查行至唐努鄂尼音達巴哈與俄國所畫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未定界限相符由此往勘立界之薩彥山行至阿克額克依大壩連地崇山峻嶺阻隔難行總管瓦齊爾稱由木遊牧內依什沁河繞越罕騰格爾河前街可有路徑惟路途遙遠現值大雨時行河水漲發實難越渡唐努邊界之阿勒坦津爾烏梁

海邊境內有可通路徑但被俄人侵占若越境繞往被俄人撞見不免有所藉口無奈步繞山頂觀審總管等遂指沙賓達巴哈相距咫尺並指沙賓達巴哈迤南之薩拉塔斯台噶山即係俄人國內所載薩彥山所指方向最與俄國所畫薩彥山界限大致無異惟立界處所未敢懸擬屬該總管派昆都德木齊等潛往勘探旋據回稱由阿克額克依大壩繞越阿勒坦津爾邊境之慶柯爾赤樓大壩一站餘路即向東北赴入木唐努邊境之哈刺津爾可至沙賓達巴哈兩國立界大臣經由路徑必須左右相迫乃能商定立界處所今此路雖在阿勒坦津爾邊境內將來立界時與俄國使臣說明借道同往亦無不可所有立界處所除薩彥山因無路徑不能親往履勘其唐努鄂拉達巴哈及該邊境應分畛域之珠魯津爾塔斯勒勒山哈刺塔蘇爾海山德布色克噶山數處擇擬立界處所恭繪會勘圖誌一張及該總管等加繪一併呈閱等情稟報前來除將會勘圖誌並總管甘結暨原奏摺彙分別錄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勘界大臣明註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入奏竊查抵科城後飭索果克卡倫侍衛偵探俄國立界大臣音信等情奏奉

奏為恭摺

七

諭旨著照上月十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就近咨商明誼  
 指示辦理欽此當即恭錄咨請烏里雅蘇台將軍查照示覆嗣  
 准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本年六月二十三日俄  
 羅斯官哈魯呢薩刺布塔伯扎布由阿勒坦淖爾烏梁海  
 庫什業莫多地地方來卡報稱奉我們大老爺派來索果克  
 卡倫報知烏科二處大臣會同分立地界雖已約定但我  
 們老爺因畢爾那托爾現帶兵起程西行本年不能會同  
 辦理此是我們俄國誤了希即由卡轉報等情查俄使本  
 年不能前來會同立界等本使在科守候接准將軍明誼  
 咨開俄國立界大臣現既未經前來勘查唐努烏梁海界  
 址無論何年何日辦理必須身歷其境正可趁此天氣尚  
 暖之時先至索果克卡倫沿卡順赴唐努烏梁海游牧勘  
 查明白將來會同俄使立界時方有把握等因等語與帝  
 同原勘界址委員岳嵩武酌帶差遣官兵十數員名擬於  
 七月二十四日由科起程往勘  
 御批知道所有唐努烏梁海界址即著認真親歷勘不准有  
 名無實一奏奏覽懍切該衙門知道  
 辛亥伊犁將軍明緒奏回匪肆擾以來南北各路十數城  
 淪陷伊犁偏地皆賦才不得已奏請借助俄兵暫紓目前  
 之急仰蒙

訓諭周詳有所遵守是以等屢次派員前往偵知茲據管理俄國  
 官兵雅那拉爾等官咨稱我們發兵之事原因等候你們  
 皇上旨意你們向我借兵之事想是路途遙遠未能到京你們  
 皇上現無旨意我們豈敢發兵幫同助剿所有借兵之事再不必  
 提說等語等語非不知該國外假和議內懷叵測特以大局  
 所關不得不暫為羈縻以除內憂而弭外患茲該國乘人  
 之危刁難顯露等語法再行咨催必仍推延不答惟有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俄國西志畢爾衙門催其迅速發  
 兵前來助剿萬勿稍遲並請  
 飭下戶部籌撥現銀二三十萬兩交該國查收兌匯伊犁以濟軍  
 用如此辦理可免耽延時日且無截留遺失之處該國接  
 奉  
 諭旨之後調兵必速軍餉亦可免致至伊犁應速撥款因庫爾喀  
 刺烏蘇烏魯木齊等城失陷道路不通止得由塔爾巴哈  
 台轉遞又因塔城回匪變亂派委駝騎校格澤德由霍伯  
 克賽哩土爾扈特遊牧統送科布多以便齎京仍恐該弁  
 等未能速到故復借由俄國軍臺轉遞俟再有阻滯何以  
 仰懇

聖懷 幸萬不得已 現又派伊犁防禦多仁泰將此次摺件恭齎仍

借由俄國臺站徑行進京 庶免耽延貽誤並懇

天恩將歷次所奉

諭旨及此次所奉

批 迺由軍機處恭錄一分發交齎摺之員仍借俄國臺站馳遞回

伊俾 俾 捧讀之下得有違忒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伊犁被圍緊急請飭俄兵助勦由俄國匯

兌餉銀一摺伊犁被圍緊急官軍寡不敵眾該將軍屢催俄兵

助勦該夷曾以借兵之事再不必提說見答此事屢經諭令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使臣會商辦理而該使詞語枝梧並

史部紀事本末卷五

十

未將借兵一事切實回覆該將軍所奏該夷乘人之危刁

難顯露等語是其不肯助勦之意已可概見若再勉強令其協

勦勢必枝節橫生貽後日以無窮之患該將軍所請催借俄兵

助勦之處著無庸議其由俄國匯兌銀兩一節前據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奏稱與俄國住京公使晤商有向其購買槍礮糧石

即餉銀不敷分用亦可商酌賒辦該公使亦以為可現復飭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公使商議如商議妥協再行諭知明

緒遵照辦理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

戎殺教士一案臣衙門於奏結之後即將所奉

諭旨恭錄行知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等各欽遵在案

嗣據崇實駱秉章致臣衙門公函內稱田興恕因病尚在

涪州一俟病愈即行起解復據貴州巡撫張亮基咨稱官

犯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起解赴配因下游苗匪滋事

道路梗塞改道由四川行劫已會同雲貴總督勞崇光奏

明由川陝甘肅各省委員接解各等因臣衙門當即行文

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何日由涪州起程錄由即行聲報

並於張茂萱等到川時慎選委員速為接解仍將由黔到

川及由川進陝日期速即咨明去後迄今未接四川督臣

聲覆頃據法國使臣函稱田興恕依然在涪安住直如無

史部紀事本末卷五

十一

事之人等語查田興恕前因被參各款查明屬實並因殺

害教士致釀肇端仰蒙

天恩從寬問擬新編已屬法外施仁自應恪遵

諭旨迅速赴配乃一再遲延藉詞抱病不獨於中國

功令有違抑且無以示信外國應請

旨嚴飭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嚴密遞派妥幹之員呈

夜馳赴涪州無論田興恕病之真偽即刻起解前行萬不

准再事遲滯俾知中國之法令在所必行不致為外國人

輕視查張茂萱等既經由黔解川到川之日亦即由該將

軍總督等派員接解速押赴陝轉遞甘肅俾免日久耽延

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並諭令崇實駱秉章即行派委妥為將該革員勉日起解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前接崇實等函稱田興恕因病尚在涪州未經起解現復據法國使臣面稱田興恕依然居在涪安任直如無事之人等語田興恕一案前經總理衙門再四籌商始行定議該革員種種妄為貽誤軍需厥罪甚重業經從寬問擬遠戍已屬法外施恩若再聽其託病耽延不獨有意抗違情殊可惡抑且無以示信於外西設再別釀事端必致又貽口實崇實駱秉章詎見不及此著即嚴派妥幹之員馳赴涪州無論田興恕病之真偽即刻起解前行不准再有延滯候遠延日久別生枝節惟崇實駱秉章是問至張茂堂謝葆齡二犯已由黔解川是否業經解到並著崇實駱秉章於該革員等到川之日即行派員遞解陝西轉遞甘肅毋稍延緩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臣等接准英國使臣威妥馬照會內稱據住紮九江領事官詳報聞有英國人一名江西省指為通賊之人現在贛州府屬希即飭該省按照條約將該英人速行解交附近領事官查收訊辦八月初一日人准該使臣照會稱據九江領事官送該領事與九江道往來照會三件此事實關緊要除另

奏務始末卷五  
十三

具文備細照會外合先鈔送查閱各等情臣等查此案至

今並未據該省咨報詳閱該公使錄送各件據九江道轉據贛南道聲稱並無外國人在贛被押之事而許領事文內則稱親見英人瞞四輝等在贛寄來親筆信字往來商民亦知有外國人被押情事等語臣等於八月初三初四十五等日疊次行文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確查並將行查緣由先行照覆該公使在案今尚未據該大臣等咨覆該公使又違繙譯官柏卓安來署催問該使於此事頗為著意於羈押之人業已實指其名且執英人親筆書信為憑似已確有其人並非毫無影響因思現在各省地方官於各國條約每多不能熟悉一旦獲有通賊之外國人以為情罪重大從而甘心不暇查閱條約亦所不免臣等竊慮贛南道不知輕重羈押英人或致有監斃情事迨經查詢恐該國不服遂以並無其事含糊掩飾希圖銷滅不知贛四輝里親筆書信既為英國領事所得儻有前項情節將來釐端一起恐較之田興恕殺官教士一案更形棘手相應請旨嚴飭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江西巡撫劉坤一護理江西巡撫孫長綏迅派道府大員前往確切查明如果有英人瞞四輝里其人在贛被押實情即飭贛南道迅速照約送交領

奏務始末卷五  
十三

事官訊辦不得再行爲禁俾可早爲設法銷患未敢僅有  
如臣等所慮情事亦即趕緊查明據實具奏由臣衙門辦  
理毋得再事隱瞞不可收拾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贛州羈押英人請  
按約覈辦一摺英人瞞四輝里被江西省指爲通賊之人在贛  
州府羈押歷經九江道行文查詢而贛南道覆稱並無其事惟  
據英國照會內實指英人之名並瞞四輝里親筆書信爲憑其  
非捏造可知英人游歷各處本屬條約所存即使有通賊情事  
亦當按照條約辦理何得率行羈禁迨至九江道查詢入恐該  
國不服含糊掩飾希圖銷滅殊失誠信相待之道著李鴻章劉

奏稿本卷三十五

古

坤百孫長綬迅派道府大員確切查明英人如尚在贛州府監  
禁即行按照條約解交該省領事官訊辦不得再事隱瞞致生  
枝節如或始終掩飾不肯實陳別經查出必將該地方官從重  
治罪毋謂言之不豫也總理衙門摺一件照會四件均著鈔給  
閱存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接住紮九江領事官許詳摺內稱聞得英國  
人一名經江西省指爲通賊之人現在贛州府羈押等因  
前來此案情形容本大臣另行備奏詳細照會刻下布即  
劉飭該省按照天津第九款條約所載將該英人速行解

赴附近領事官查收訊辦據聞該英人已領執照收執在  
身合併知照貴親王查照施行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現有英人羈押在贛州府等因  
查此案現在未據該省咨報應由本衙門飛咨上海  
欽差大臣及江西巡撫務將此案羈押之英人按照條約就近解  
交領事官訊辦並將此案原委情勢迅飭查明咨覆本衙  
門查辦除候覆到再行知照外相應將據情飛咨錄由先  
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會

奏稿本卷三十五

十五

為續行照會事今早接據住紮九江署領事官許詳送該  
領事與九江道員使往來照會三件前來查此事實關係  
要除咨另行具奏不日備細照會外合先鈔錄該領事等  
原文送貴親王查閱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據住紮九江署領事  
官許詳送該領事與九江道使往來照會三件等因此案  
本衙門現又飛咨上海  
欽差大臣及江西巡撫務照約辦理如果查有瞞四輝里其人  
在贛被押飭即送交領事官訊辦不得再行羈留並將案情

原委詳細聲覆一俟咨覆到日即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本年四月初十日臣衙門先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以英兵住守大沽砲臺該國兼政大臣擬將該兵撤回當已咨請該國陸路提督定期調船先為通知入於七月十四日據法國總譯官李梅面呈憑單式樣一紙聲敘該國住京使臣來函將大沽北岸砲臺交回中國官員收管並請將憑單式樣由臣衙門先為送交三口通商大臣以為交收砲臺之據各等情即經臣衙門先後知照該大臣去後嗣於七月三十日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英法二國於七月二十七日交還天津南北兩岸砲臺接收後飭調洋槍砲隊駐紮防守等因在案臣衙門復於本月初六日接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住沽英軍業已離沽所有砲臺當經以禮交付崇大臣收訖同日復准法國使臣伯洛內照會內稱大沽北河左岸砲臺照續約條款於上月二十七日交還大臣崇厚查收足見格外更增和好等語臣等查該使臣之意均屬相信中國意存見好因酌給照覆與為酬應至天津海口砲臺既經中國收管所有應行修理之處現據崇厚周恩察看擇要分別興修並派兵駐紮以資防守嗣後一切海防應由

奏務始末全

十六

該大臣遵派妥為認真經理無稍鬆懈如有應行咨商直隸總督及直隸提督會辦之處應請飭下該大臣隨時相度機宜會商辦理以重防務而固海疆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英軍住守大沽砲臺一節現准本國咨會兼政大臣等擬將該兵撤回本大臣已咨請陸路提督定期調船俟咨覆到京再續行知照貴親王辦理為此照會英國照會

為續行照會事照得大沽砲臺一節前因奉本國諭旨住沽英軍即日撤回歸伍等語即知照貴親王在案今據天津領事官王詳稱七月二十七日我兵業已離沽所有砲臺當經以禮交付崇大臣收訖等因前來相應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大沽北河左岸砲臺經法國弁兵屯住茲照續約條款已於上月二十七日將該砲臺交還貴國

欽差大臣崇厚本大臣甚為欣暢特據來報知照貴親王即此足以仰見本國大皇帝與

奏務始末全

十七

貴國

大皇帝格外新增和好之據也

給英國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以大沽礮臺業經交付崇大臣收訖等因本爵查大沽礮臺現接貴大臣文稱業於上月二十七日交還中國並據崇大臣報稱是日與貴國官員會晤收訖並彼此拜後放礮迎送各致誠敬之意足徵兩國友誼親睦日增一日實為欣慰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向來外國船隻進中國通商各口均應

奏摺本末

六

輸納船鈔查英國條約係議定每四箇月納鈔一次惟法國原定條約第二十二款內開凡法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鈔一次所有法國三板等小船附搭過客載運行李食物並無應稅之貨者一體免鈔惟法商在賃中國船隻該船不輸船鈔等語是法國船隻來中國者止完船鈔一次與英國章程未能一律且等因於咸豐十一年間照覆法國公使令其分別洋貨土貨除洋貨外照條約辦理外其土貨則照各國章程按四箇月納鈔辦理旋准該使覆以將來如有本國販賣土貨者始能照條約定期等因在案上年三月間據法國照會擬將條約第二十二款船鈔

事宜改照英國惟望中國另許法船往來安南日本均照來往香港一律辦理並呈遞條約一紙請為覈定前來臣等詳閱來文其用意意在安南日本一層而以更改納鈔章程為顯示中國便益之計且並未刪改第二十二款內法商在賃中國船隻不輸船鈔數語明似見好於中國其實於稅務未見裨益因於給該使照覆內將法國小船及雇賃中國船隻免鈔一節加以刪定姑允其安南日本之請以期就我範圍嗣後該使再三懇請臣等仍堅執前說與之辯論直至本年七月初六日該署公使伯洛內始允照辦由臣衙門裁覆給予照會並往遞商定甯波上海迪比各口定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開辦並南閩粵各口定於本年九月十三日開辦已分別行知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轉飭各海關遵照辦理

奏摺本末

七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接貴大臣照會內云本國和約第二十二款完納船鈔事宜改照英國所定各條均相符合惟望中國另許變通辦法以後法船往來安南日本均照來往香港一律辦理等因本爵當查貴國條約第二十二款係在天津所定當時止議及洋貨進口並未有販運中國土貨之

故止於約內訂明凡法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船鈔一次迨議定各國船隻在中國亦可往來販運土貨與洋貨進口不同即經照會貴國布前大臣擬照各國章程按四箇月完鈔一次旋准照覆將來如有販賣土貨亦即酌定完鈔限期等因當時布大臣既以本爵所言為然貴大臣意見亦復相同自應照辦本爵當即照覆如貴國願將條約第二十二款內截止納船鈔一次之意分晰言之並將履實中國船隻不輸船鈔之語一併刪改中國亦特允貴大臣之請准貴國商船至中國後來往安南埠頭以四箇月為期納鈔一次至日本與安南情形不同應請毋庸置議等因在案今貴大臣再三商請必欲日本安南一律照辦本爵念和好之誼酌准更定第二十二款凡船按照第二十二款進口出二日之外與未開船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埠頭與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輪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均照一百五

奏務始末

三

十噸以下之船每噸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其大法國商人在貨中國船隻亦按四箇月納鈔一次以上條更定第二十二款其原舊第二十二款不輸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約至洋商雇用地船隻往來長江運貨應納船稅照長江統共章程辦理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法國照會為照會事現奉本國大皇帝諭旨飭令本大臣告知貴親王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十二款所載法國三板等小船免鈔一節姑置勿論准即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貴親王照覆所定章程凡法船在中國各埠頭常川來往每屆四箇月納鈔一次為填補法國所讓免鈔一節再無論何船凡往法國旗號往來安南埠頭及日本等處中國各海關查驗時均照往來香港者一律辦理其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完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完鈔銀一錢至

奏務始末

三

貴國

大皇帝准許此後法商所雇三板等船入江貿易其一切事宜亦概照長江通商章程第六款辦理可也為此照會給法國照會

為照覆事昨准貴大臣照會內稱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



十二款所載法國三板等小船免鈔一節姑置勿論准即  
 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程辦理等因本府  
 查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程凡船按照第二十  
 款進口出二日之外與未開槍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  
 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四錢  
 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  
 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埠頭與  
 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  
 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無庸另  
 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  
 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篷無篷均照一百五十噸以  
 下之例每噸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其大法國  
 商人雇賃中國船艙亦按四箇月納鈔一次以上係更定  
 第二十二款其原舊二十二款不輸船鈔等字樣作為廢  
 紙等因今貴大臣照會內稱此後可將和約之第二十二  
 款姑置勿論准即按照上年十一月初十日照覆所定章  
 程辦理等因應由本衙門行知通商大臣轉飭各海口一  
 律照辦至所稱法商所雇等船入江貿易其一切事宜亦  
 概照長江通商章程第六款辦理等因亦與本衙門上年  
 十一月初十日照覆之意相符均即行知轉飭一律照辦

除分別行知外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為此照覆  
 已和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謹奏本年七月初七日接准立  
 界大臣麟興咨開在科守候兩月之久俄使仍無來卡信  
 息未便久待等因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摺內有  
 不必行文催俄人云非謂立界一事即可永遠歇手不辦  
 等語現俄國立界使臣既無前來之信勘查唐努烏梁海  
 界此無論何年何日辦理必須身履其境該大臣正可趁  
 此天氣尚暖之時至索果克卡倫沿卡順赴唐努烏梁海  
 遊牧勘查明印將來會同俄使立界時方有把握等語將  
 此案因時制宜辦法詳細咨覆茲准麟興覆文內稱遵照  
 來咨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科布多起程前往唐努烏梁海  
 遊牧勘查立界處所等因等語即備文飛飭該總管瓦齊  
 爾等趕緊遵照妥為辦理隨准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  
 等文稱據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本年六月二十  
 三日有俄羅斯庫什業莫多地方之俄官哈噶呢薩刺布  
 塔伯扎布前來本卡報稱我們因畢爾那托爾與你們烏  
 科二處大臣會同立界雖已定有約期但我們因畢爾那  
 托爾現帶兵西往本年不能前來會辦擬於明年前來即  
 由你們卡官轉報等情咨知前來查卡倫侍衛以蒙文轉  
 述俄語其聲說伊國回畢爾那托爾帶兵西往之語不能

指實因何用兵及究竟前往何處。僅係前往伊塔二城。助我勦辦回匪。我處自不便催促前來會同立界。應俟其再有定約立界照會。再為酌量給咨約會。方合機宜。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申福建將軍英禧。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伏查前據福州口稅務司美理登。請明法國教習及通事並洋兵人等薪水。月需洋銀共七百四十圓。該教習以上年六月二十七日到廠之日為始。其弁兵薪糧。於七月初一開採日起支。前奏聲明練習嫻熟。即由各營自行操演。以節費用。至九月間漳龍等處。被逆匪竄踞。廈防喫緊。

奏為恭摺

旨

此起練兵並飭該教習帶同前往協防。嗣江浙援師到後。於十一月間撤回歸伍。另照原議。加給教習兩箇月薪糧。同國弁兵月支各餉。一律停止。本年二月間美理登。以漳城未復。申請另雇外國教習二十人。挑選營兵七百名。令其訓練各項新操。每月共洋銀二千六百四十圓。據明兩三箇月後。如軍務肅清。內留一兩。以九十箇月為期。全數裁撤。均先期一箇月。飭知每名再賞給兩月薪糧。以作回國盤費等因。該稅務司又稱外國向來練兵。教師游閒無事。難保不潛伏賊營。令其教習官。並以壯聲勢。而昭和諒。可以銷彌隱患等語。臣等以所言不為無見。當即會飭

照辦。分派督標三營兵丁二百名。福州城守左右軍兵丁三百名。撫標左右軍兵丁二百名。酌委營弁十二名。管帶與各教習於南較場。設廠紮營。逐日演習。於二月十七日。開辦。旋據福州口英領事官有雅。呈報彼國全權大臣。劉瑜。以總理衙門議會派撥教習。赴閩練兵。今擬由香港調英國參將一員。並帶日兵三名。前來訓練。臣等因旗營與練營。向未合標。另挑旗兵三百名。分請該教習操演。議定每月薪水暨各項雜費。約共需洋銀五百圓。臣英桂派委協領二員。佐領二員。防禦曉騎校等員。及隨營差弁共六名。管帶精兵三百名。分紮東較場。另行設場操練。於閏五月十八日。開演。至南較場省標練兵。查照原議。於六月十四日。先飭將教習並兵丁裁撤一兩。仍給與先行回國之教習兩箇月薪水銀兩。其餘一兩。照常練習。同旗營弁兵。另行酌度。定期裁撤。所撤兵丁。仍歸各本標。按期自行教習。查旗綠各營。分雇洋人教練。給薪水銀數。多寡互異。數與天津等處章程。均有未符。但該領事暨總教習等。再四讀請。未便項項計較。不能不隨時酌量辦理。自開標以來。該教習將施放洋槍。破諸技藝。以次按式演習。各弁兵悉遵訓約。與洋弁人等。亦均和衷。臣英桂同臣徐宗幹。近在省垣。隨時督同協領。暨到參大員。認真稽察。按月支

奏為恭摺

旨

故新種飭局員如期覈實給領現在全閩肅清省標旗綠各營派撥城廂水陸防兵酌行減撤地方悉臻靜謐外國官商亦均相安無事堪以仰慰

聖慮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八月二十七日接據法國公使照會內稱四川傳教士瑪彌樂於本年七月十九日在該省百陽州被人慘殺並鈔錄川東主教范若瑟呈遞該公使略節一節請嚴速辦結等因臣等查閱范若瑟呈內稱伊在百陽城內買修公信堂為法國傳教士公館

奏稿卷之三

三

今年正月突遭豪惡馮仕銀等將城鄉教民擄搶家財燒毀房屋入於二月間馮文恩等復率多人拆散經堂尋殺司鐸將司鐸店主何魁毆斃教民紛紛呈控該州概懸不辦六月法國副鑒瑪彌樂親至百陽撫慰教民因城內公館尚未賠修該州安置在城隍廟內居住明知瑪仕銀張佩魁宋文選等係搶劫要犯日召至署內飲酒言歡協謀屠滅七月初九日二更時分馮仕銀張佩魁宋文選等率數十人擁至城隍廟內先將銀錢搶盡復將瑪彌樂全體毆傷頭顱打破立時斃命擄屍河壩該州驗屍並未認真申報徑以入廟燒香之人與之口角因石塊打斃自此以

後益無忌憚該州並不禁止兩年之內鄧都彭水酉陽三屬教民被害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官府之辦愈緩土豪之惡愈甚等語臣等查本年五月法國公使柏爾德密呈遞信函敘及上年冬間彭水鄰近縣內專尋來教人家搭括質財毀壞房屋並勒令背教延至百陽地加亂擾未已懇飭嚴懲滋事並賠償被難教民所失各項當經臣等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令其確切查明聲覆嗣准崇實等函稱曾據署川東道恆保稟報兩彭二處有民人與教民爭鬪毀搶之事人據百陽州教民張天興李登齊等先後具控張玉光等縱搶抄毀各情

奏稿卷之三

三

並據彭水縣教民陳昌玉等與彝益豐等亦以兩詞呈控王萬魁或年發等均批飭川東道委員馳往會同該州縣提案訊明分別虛實秉公究辦在案現在此案究竟如何辦理尚未據崇實等咨覆茲該國公使復入呈遞照會聲稱該傳教士瑪彌樂在百陽被殺並飭該國繙譯官李梅來臣衙門面述伏思天主教地禁以後各處奸民恃習教為護符往往於睚眦細故必與平民纏訟不休甚至將有作無以輕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全在地方官吏恣心體會妥為辦理論其是非曲直一律持平不必存習教與不習教之見俾可銷彌爭競折服其心無如該地

方官一味顛覆。平時置民事於不問。迨至兩造互控。入不  
即時為之審斷。任意拖延。即四川一省。數年來民教各案  
層見疊出。臣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但能援情據理。辯  
論於筆舌之間。萬難逆揣懸知。決計於千里之外。百陽一  
案。當其具控時。該州立即審訊明確。自然銷患未萌。何以  
坐視不問。任聽該民人打搶燒毀。且據稱有將馮仕銀等  
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情事。律以辦理不善之咎。尚何  
所辭。況本地民人。率眾至該傳教士寓內尋釁。該州豈毫  
無所聞。竟任其將外國傳教士毆斃。最其情節。殊堪詫異。  
總之兩造是非未剖。無論孰曲孰直。斷不准遲延私關。致  
長刁風。上年貴州大乃耳一案。貴憲心加甫經了結。今人  
忽起一波。增添嫌隙。閱該公使照會內。有前此西洋各國  
到中國用兵。皆因此等事端啟釁。如將來再有此事。則本  
國仍用前法。以期得所修補。而後已等語。扶制情勢。應  
如繪。若不速行查辦。定必再起事端。臣等往復思維。頗為  
焦灼。相應據實直陳。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四川總督。按照該公使照會所稱各節。迅速  
查明幹之員。逐一確查。並將毆斃傳教士瑪爾樂之馮仕  
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悉數拘獲。歸案訊辦。按律定擬。不得  
一名漏網。至百陽州知州辦事遲延。有心貽誤。應請

奏務始末

六

飭下四川督臣先行嚴參懲處。以儆玩愒。而彌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百陽州人毆斃法國  
傳教士。並燒搶教民房屋。請飭嚴辦一摺。據稱四川百陽彭水  
兩處。前有民人與教民爭鬧。毀搶之案。業據崇實等函稱。已飭  
川東道委員馳往會同該州縣訊辦。現在此案如何辦理。未據  
咨覆。茲法國公使復呈。遞照會聲稱。本年正月間。百陽州民馮  
仕銀等。誘搶教民家財。燒毀房屋。呈控該州。概懸不辦。反將馮  
仕銀等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傳教士瑪爾樂。前往撫慰。教  
民被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率眾毆傷斃命。該州驗屍。並未  
認真申報等語。外省教民交涉案件。全在地方官持平辦理。迅  
速了結。方可銷弭爭端。百陽州教民爭鬧一案。該州何以坐視  
不問。任令該民人打搶燒毀。致將傳教士毆斃。若因此釀成釁  
端。該將軍等其能當此重咎耶。著崇實。嚴參。按照該公使照  
會所稱各節。迅速查明幹之員。逐一確查。並將毆斃傳教士  
之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悉數拘獲。歸案訊辦。按律定擬。不  
准一名漏網。百陽州知州辦事遲延。有心貽誤。並著  
查明先行嚴參懲處。總理衙門摺一件。照會節略各一件。均著  
鈔給閱看。年來川省教民之案。層見疊出。地方官總不肯實力  
辦理。以致未能妥協。現在范若瑟呈遞該公使略節內稱。兩年  
內。鄂都等屬教民。被搶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再

奏務始末

完

加以馮爾樂之案又起大波設再因循不能速了致令釁端愈  
啟恐視田與起之案辦理更屬棘手其革員田與起等曾否起  
解著仍遵前旨剋日派員押解起程不得再有延玩致留釁案

又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傳教士在百陽州被人毆斃並教民房  
屋均被燒燬請飭查嚴辦一摺據稱接據照會內稱四川百陽  
州民人馮仕銀等將該處城鄉教民房屋燒毀家財擄掠馮大  
愿等後率多人拆散教堂將司鐸店主何魁毆斃知州懸案不  
辦並將傳教士馮爾樂銀錢搶盡毆傷斃命擄屍河壩控報因  
入廟之人與之口角用石塊打斃並稱該知州將馮仕銀等召

奏務本末

三

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等語傳教士准在內地傳教我在條約  
遇有爭端詞訟等案無論中外人等習教與否總須持平辦理  
方可使其折服現據照會所稱情形如果屬實自應速為查辦  
以昭公允著崇實駱秉章認真確查速行斷結其被控有案之  
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顯著悉數拘獲秉公審辦毋稍枉縱  
至百陽州知州辦理此案貽誤遲延並著崇實駱秉章先行奏  
處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現接四川來報本國傳教士馮爾樂於本年七  
月十九日在百陽州被人慘殺詳細情節由李編譯赴貴

衙門據實陳述想貴親王一面接據該省大報足以察其  
案由立用至重之法處治死罪光犯似此案貴親王果  
能即時嚴切督飭俾得緊急查辦及早完結庶免本大臣  
自行定意必須遵照本國朝政所有應得修補之條此等  
事故全由四川官員釀成三年以來該省諸員顯然偏護  
大乃耳之兇仇至今仍聽該兇行止自便伊等不獨背  
負和約並抗違

貴國

大皇帝前准傳教士任便傳教之明文該省百姓見官府如此亦  
遂從而生心藐法作亂以致身陷大戮居民上者能防範

奏務本末

主

銷備此事方為盡職數日前本國來文屬本大臣告知貴  
親王宜時記念前此西洋各國到中國用兵皆因此等事  
端啟釁如將來再有此事則本國仍用前法以期得所修  
補而後已今本大臣視此案若是重大者因貴親王前與  
全權大臣柏當面許定有關局面之事無論在京在川嗣  
皆聞置不理故本大臣於此不得不切直言之莫  
貴國毋復稍延特將此案嚴速斷結是為至要為此照會貴  
親王希即查照施行

范若瑟呈遞法國公使略節

同治二年達人在百陽城內買修公信堂以為法國傳教

士公館。今年正月初七日。突遣前任董牧。縱使豪惡馮仕  
銀張佩超。宋文選等。督率數百人。各執軍器。旌旗槍礮。平  
白將城鄉教民。擄搶家財。燒毀房屋。捉拿人丁。霸占田地。  
人於二月二十一日。馮文選。張玉光等。先協謀於董牧。復  
率多人。拆散經堂。尋殺司鐸。因躲至遊府署內。未獲。即將  
司鐸店主何魁毆斃。教民紛紛具控。董牧概懸不辦。具控  
川東道。屢蒙批回本州。候新任。鄧究辦。教民之受苦者。  
引領望救。切似雲霓。鄧牧一味拖延。自二月下剄。至五月  
尾。至渝。拜謁恒道。面稱已前之事。難辦。俟接任後。凡事有  
我承當。由是教民共有再生之慶。至人五月十六日。鄧牧  
莅任。教民四方奔散。不敢回家。法國副監瑪爾樂。於六月  
二十三日。親至酉陽。撫慰教民。因城內公館尚未修。鄧  
牧安置在城隍廟內居住。副監知其地不宜。屢請鄧牧另  
遷別處。以圖保全。遠人聞知。亦數請恒道。飭鄧牧。務將  
副監暫住署內。以防不虞。鄧牧均辭不允。且於教民之事。  
概置不究。莅任兩月。並未出示曉諭。彈壓刻。明知馮仕  
銀。張佩超。宋文選等。係劫搶要犯。日召至署內。朝夕相見。  
各敘寒暄。及後臺送錫鉢。充實飽腹。日在董牧署內。會同  
惡等飲酒言歡。協謀屠滅。七月初七日。惡謀已定。遂出惡  
牌。懸掛州街頭門。一曰。明稱誅滅天主教。斬草除根。初八

日各街傳聞如狂。副監聞知。急叩鄧牧。迫求拯救。鄧牧不  
聽。亦不彈壓。初九日。副監著人喊冤。各官一足不至。並不  
派差護守。是日二更時分。馮仕銀。張佩超。宋文選等。果率  
數十人。擁至城隍廟內。先將衣物銀錢搶盡。當將副監全  
體毆傷。頭顱打破。立時斃命。擲屍河塘。初十日清晨。鄧牧  
驗屍。雖傷重如鱗。並未認真申報。担以入廟燒香之人。與  
之口角。因用石塊打斃等語。抑思時屆二更。焉有燒香之  
人。且副監閉戶潛居。焉有口角之爭。此明係馮仕銀。張佩  
超。宋文選等。數月以來。所搶餘貨。多多疎畧。鄧牧但知財  
利是營。何計人命。宜憐自此以後。益無忌憚。各鄉搶糧食  
捉人口。鄧牧與前任董牧。一律殘害。居心並不禁止。酉陽  
教民。難有平安之望。且劫搶之案。中國例禁森嚴。獨於教  
民之事。搶劫不止。各處地劫。隨聲附和。並無一人阻止。即  
奔至州縣。具控。非代書不寫呈詞。即官府不肯批發。或不  
派差拘人。而被告惡類。常在衙門出入。洋洋得意。地方官  
因念交情之厚。入利其財。賄之多。是以聽其來去。不肯收  
管。延至數月。或一年有餘。皆未訊結。一次控案。教民之員  
屈難甘。都具控川東道憲。還是批回。即派委員數至其地。  
亦是因循苟且。不能提到一人。幸蒙大憲仁慈。暫將其官  
調遣。奈新任之官。遲久弗來。而卸任之官。逗遛不知。種種

弊端皆由官民一體互相勾結存一苛刻教民之意故一切惡行全不阻止兩年之內郵都彭水西陽三屬教民被搶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二十餘萬兩教民呈報道憲暨軍督兩憲皆係批回候覽並無雲間見日之時官府之辦道緣而上豪之惡逾甚此時各地相傳總稱教民可打可掄官府不究不惟本地民人受苦並西來喇嘛亦且無辜毆斃若不多賜栽培將來中國教民慘不可言矣

恭親王等又奏再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現據住紮汕頭領事詳報華商曾源成行計欠英商銀二萬四千二百圓七角一分屢次照會惠

奏務始末查

三

潮道請為追辦道臺惟以業經奉到總理衙門咨飭令速為辦理亦經轉飭該地方官迅速追繳俟詳覆到日再行照會等語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接情事惜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目下潮州似與本國頗有欺辱情形必待領事進城常與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更改至於追還欠項該道員若肯認真代追竊意總可必行此項取債案件如該官執意推諉不辦深慮終使外國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屢屢照會置若罔聞必致自出安速之法為其民人隨時討補所虧等因照會前來臣等查華商曾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銀一案前於上

年十二月初一日本年四月初九等日臣衙門臺准英國照會請飭速清欠款經臣衙門臺次行大兩廣總督廣東巡撫飭屬查明迅速辦理並臺次照覆該公使在案嗣於本年四月十一日准廣東巡撫咨覆以此案已行惠潮嘉道嚴飭海陽縣查提訊明速辦等語茲復接該公使照會臣等細閱照會之意實為堅領事欲進潮州府城不遇借追償欠款一案為發端糾難之據查該領事欲進潮城一事咸豐十一年閏英國使臣卜魯吉即以此事曉說經臣等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具奏請

奏務始末查

三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斟酌地方情形妥為辦理並欽奉上諭英國商人准執執照前往內地並能阻其進城即著按照條約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嗣以此事迄未就緒卜魯士回國以後咸妥瑪屢向臣等統統照會往來幾於不計次數臣等亦屢經行文並切實函知該省督撫轉飭妥為辦結疊經該省督撫咨覆函覆派委道府幹員前往查辦皆以潮民蠻悍固執偏見未能急速辦結至今已逾五年之久仍未辦有端倪今歲臺准英商照會已隱然有挾制之語查本年四月間臣等接准前任兩廣督臣毛鴻賓來函以藩司李福泰曾任潮州府知府素得民心擬令前往辦理此事嗣人因該藩司出省辦理武平防勦事務一時未能

前往。且等以此事斷難再緩。因查新任忠潮嘉道張鏡。係由該省請。

旨簡放之員。自必熟悉潮地方民情。當即函商署任兩廣總督。臣瑞麟。著廣東撫臣郭嵩燾。即將此事責成該道親往潮州。面見該處紳民。妥為開導。等因。去後。其如何辦理之處。尚未接據覆函。現在又接該國公使照會。措詞愈偏愈駁。意在必行。洋人性情執拗。拒之愈堅。則持之愈加。潮州民力較強。原無所藉助於洋人。然若持不准洋人進城之議。既與前奉。

諭旨違背。滋洋人口舌。且徒使洋人懷疑不測。貽地方以深憂。

與其遲之久而釐更。大何如坦然相示。未必不可互相聯絡。保衛地方。以慰。

慮。此事若再兩不相下。誠恐激成事端。便難收拾。前次廣東省城洋務決裂。是其明證。今聞該使照會內稱。情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並稱自出安速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各等語。業已道破。實有不可中止之勢。必須速為了結。俾該領事得早入城。庶釐端不至再啟。且等公同商酌。相應奏請。

欽派該省督撫一員。或鄰省督撫一員。親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晚諭紳民人等。使知外國照約入城。係奉。

諭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務須極力開導。毋為浮言所惑。俾該領

事得以按約進城。軍民彼此相安。以了此事。並將華商曾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銀。迅速歸結。免致有所藉口。

諭內閣。著派瑞麟。馳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晚諭紳民人等。按照條約。妥辦中外交涉事件。用符原約。而昭信誼。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尚未准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請派大員。妥籌辦理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令瑞麟前赴潮州。妥辦矣。潮州府城。准英人進城。道高。載在條約。久已頒行。並奉。

文宗顯皇帝諭旨。令該省督撫。按照條約辦理。何以五年之久。尚

未准該國人入城。現據英國照會內稱。情與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相近。必致自出安速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等語。是其勢難中止。已屬情見乎詞。設令釐釐則廣州之前鑒。不遠。該地方官。豈得驚虛名。而忘後患。且萬一該國不能忍耐。恃強入城。與國體更有關係。何如晚諭紳民。按照條約。准其入城。略無痕跡之為愈乎。瑞麟於接奉此旨後。酌帶委員。馳往潮州。揀擇通達事理之紳士。斟酌情形。督飭該地方官。晚諭開導。使知外國和好已久。彼此相安。此番照約入城。係奉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毋為浮言所惑。俾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用符定約。方可以示誠信。至華商曾源成。虧欠英商銀二



萬四千餘圓之多。即使內地民人交易亦當按律嚴追。詎得以市屬英商轉存收視。從來地方官辦理中外事件。俱存此意。以致口實愈多。不思其理本短。何以使人心服。並著瑞麟查照條約。將曾源成欠項嚴追歸款。倘再遷延不交。即著按律治罪。以昭平允。以上三事。勢在必行。如或延阻。惟瑞麟是問。瑞麟出省後。所有中外及地方應辦事宜。均著郭嵩焘妥為經理。用副委任。總理衙門片一件。照會五件。均著鈔給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近據住紮汕頭領事官堅詳報內稱。壬戌年間。息疎。即新嘉坡華商曾源成行。生意衰敗。不能歸帳。計欠

英商洋銀二萬四千零二十圓七角一分。該行曾大才。曾

昌考。逃往潮州所屬地方。不肯清還欠帳。該債主等轉託

德記行赴該領事署內稟請追繳。該領事屢經照會。意謂嘉道查辦。追究道員。雖知該二人現在汕頭。來源行內。合夥貿易。實欠英商巨款。並不認真按約追還。迄今毫無定法。等因前來。查條約內載。潮州等府城。口皆准英商買賣。各口設立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凡視公務。應需衙署相見。會晤等語。潮州一處。領事官不許入城。實係違背條約。無從面晤。事事止得行文咨覆。此案二年之餘。該領事屢以照會催辦。該道覆文。或以經創該口官員查覆。或待數月

再以該口官員未能報復。往復咨催。不遇如是。該領事止得詳報前來。理合先將案送各件。鈔錄併送貴親王查閱。務望咨會該省。嚴飭該道各等官。趕緊盡力進行。辦結為要。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洋銀等因。本爵查此案。曾大才在實叻地方。合夥開設曾源成行。因生意衰敗。積欠各洋商銀兩。共計洋銀二萬四千零。據曾大才房族呈稱。曾大才曾出資本。與曾膠走等夥開洋行。一切貿易。皆付曾膠走掌管。膠走患病。臨終付伊

子姪曾興廣。曾玉龍承接。該行生理。素非曾大才經手。今

曾興廣雖故。尚有掌辦生理之曾玉龍。管帳之蔡松。均在

該處。一切數目。應追應還。應就近查辦。又云。實叻有信云。及行內貨物。並帳簿十九本。均被商人封閉。曾玉龍檢出照鈔底簿。會同查數。計行內被該處各行店船隻共欠銀三萬七千餘圓。積欠各洋商計銀二萬四千餘圓。通盤覈扣。有盈無絀。被欠各項。業經洋商報知亞宮。擬美景。向各店收去貨物。連銀共六千八百餘圓。以上各屬。均應由地方官訊明定斷。分別追繳。本衙門已照錄來文。咨行廣東督撫。迅飭各地方官。速行照辦。除辦結咨覆到日。再行照

會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本大臣以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照會貴親王在案旋准來文內開以上各層均應由地方官訊明定斷分別追繳貴衙門已照錄原文咨行廣東迅飭各該地方官速行照辦前來查此案為日已久未知咨覆業經到否希即見覆可也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內開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兩咨行廣東照辦為日已久未知咨覆到否等因查此

奏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接到廣東咨覆內稱奉到本衙門

早

上年去文已行知惠潮嘉道檄飭海陽縣查提訊明迅速辦理等語惟究竟如何迅速辦理完案之處尚未據廣東省咨覆到來茲准貴大臣來文本府當再行大廣東省轉飭該地方官趕即提集人證訊追完案一俟覆大到日再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為此照覆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華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銀一案現據住紮汕頭領事官堅詳報內稱曾源成行一案經撤職屢次照會惠潮嘉道請為追辦道臺惟以業經奉到總理衙門咨文飭

今速為辦理亦經轉飭該地方官迅速追繳俟詳覆到日

再行照會等詞相覆潮州府城距汕頭不過一日之路其

七月初六日最後照覆撤職文移遲至十六日十日之久

始行接復等情前來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諉情事惜與

廣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日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

目下潮州似於本國頗有欺辱情事必待領事官按約能

進城中常與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更改至於追還此

次欠項該道員若肯認真代追竊意總可必行本大臣部

見凡遇此項追還取償案件各該官執意推諉不辦深慮

終使外國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屢屢照會置若罔聞必

奏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接到廣東咨覆內稱奉到本衙門

早

致自出安速之法為其民人隨事討補所虧也本大臣合為陳明貴親王查照可也為此照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同治四年乙酉九月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軍機處交出伊犁將軍明緒奏伊犁被圍緊急請飭俄兵助剿及由俄國匯兌餉銀一摺並將本月十九日所奉

諭旨一遵一併恭錄交出到戶衙門臣等查前接該將軍歷次奏報當即遵

旨疊向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等商各情其於助剿一事詞語始終枝節而於擬向該國賒借糧食槍礮等項經臣等設法婉商已允為行知該國曾照臣等鈔錄與該公使往來信函

籌辦夷務始末

一

具奏在案惟完竟該國能否照依辦理未接伊犁將軍續報殊難豫定正在懸繫聞於八月十七日據伊犁將軍派委防禦多仁泰齋摺來就並將摺票鈔錄咨行前來查此次鈔摺係閏五月二十八日拜發臣衙門前奏所奉

諭旨自係尚未接到其借兵一事既據奏俄國東人之危才難顯露等詞是其不肯助剿已可概見誠如

聖訓若再勉強令其協助勢必枝節橫生貽後日以無窮之患臣等已將原委情形密為函知該將軍查照至所請由俄國匯兌餉銀一摺臣等前與該公使僅談及如伊犁餉銀不敷分用擬向俄國暫為賒解糧食軍火等項並未論及如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

四十一

何匯兌餉銀。此次既接該將軍咨送奏彙。臣等因軍情緊急。該差弁急於旋伊。當於八月十八日。先邀俄國繙譯官柏林來署。與之面商。據稱俄國邊界。均行使銀票。恐現銀不敷匯兌。或可少許暫為通融。臣等恐銀數太少。仍屬於事無濟。因思軍營用項。以糧食火藥等項為大宗。俄國既不能多匯現銀。若果允賒借各項。即與匯兌餉銀無異。惟伊犁被圍日久。恐乏員迎提。沿途債有疏虞。轉多周折。必須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方能保重。雖將來償還價值。以及酬勞等款。較之匯兌餉銀。所用或不無糜費。惟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計議。以應急需。且俄國既不肯發兵協助。若能多派弁兵。護解糧食火藥等項到城。似可借助聲勢。賊匪聞之。或亦稍知畏懼。未始非一舉兩得之事。因與之反覆籌商。詰以前經允借各項。如伊犁乏員迎提。由伊犁將軍豫先知照俄國。可否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其護解人等。由伊犁將軍酌量酬勞。其餘欠各項價值。如將來各省解到伊犁餉銀。或不敷歸款。可否俟本衙門接到伊犁將軍公文。實係欠款若干。由京中歸還等語。該繙譯官均允向該公使逐層詳述。臣等因將晤商各情。擬就行伊犁將軍公文底彙。於次日。臣等持與該公使復經等商。亦無異說。並允為備文行知該國。應提督照辦。臣等

奏摺卷三十六

二

隨將行伊犁公文繕寫二分。一託該公使由俄國查站轉遞。一交伊犁來差齎回。並加具密函。詳述一切。此事雖經該公使口允。仍恐尚無把握。復於二十日專函致謝。並詢其所行之文。何日可到。以探其確實憑據。嗣於二十二日接到覆函。據稱業已行文。而於該國能否照辦。但出以虛渾之詞。臣等查將來該國接到該使公文。如果能照辦。其賒借各款。應如何酌議價值。日後如何分別歸還。並護解人等到伊犁。應如何酬勞。駕馭之處。請旨飭下伊犁將軍明鑄。隨時妥善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連日與俄國公使籌商匯兌伊犁餉銀。辦理情形一摺。據稱借兵一事。既據明鑄奏稱。該國不肯助勦。情詞顯露。若再勉強。必致另生枝節。至明鑄所請由俄國匯兌餉銀一節。該衙門與俄國繙譯官。並公使屢次籌商。據云該國邊界。均用銀票。現銀不敷匯兌。或可少許暫為通融。並詰以從前允借糧食火藥等項。應由該國派人送至伊城交納。其護解人等。由伊犁將軍酌量酬勞。除欠各項價值。如伊犁不敷歸款。俟該衙門接到伊犁公文。由京中歸還等情。該公使均經應允。並無異說。並允為備文行知該國。應提督照辦。嗣經該衙門函詢該國所行之文。何日可到。該公使覆稱業已行文。而於該國能否照辦。但出以虛渾之詞。各等語。軍營用項。以

奏摺卷三十六

三

糧食火藥等項為大宗。該國既不能多匯現銀。如肯賒借各項。即與匯兌餉銀無異。惟伊城被圍日久。恐乏員迎提。必須由俄國派人送至伊城。方免疏虞。至將來償還價值及酬勞等款。較之匯兌餉銀。或不無糜費。惟現在軍情緊急。不得不從權辦理。且俄國不肯發兵。若能多派弁兵護解糧食火藥等款到城。亦可借助聲威。即著明緒按照該衙門籌議各節。迅速行文俄國。邊界各官。詳細籌商。相機辦理。該國接到該公使公文。如果照辦。其餘借各款。應如何酌議價值。及日後如何分別歸還。並護解人等到伊。應如何酬勞駕馭之處。並著該將軍隨時斟酌情形。妥為辦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並照錄與俄使倭良。

奏摺卷之六

四

頃哩來往信函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行伊犁將軍咨文

為咨行事。本衙門前與住京俄國欽差大臣倭當面商定。伊犁軍營所需糧食槍礮火藥等項。皆可由貴將軍行文俄國。廓提督賒借置辦。早經倭大臣行知。廓提督照辦。並由本衙門咨行在案。茲因伊犁需用銀兩。及糧食軍火甚迫。官兵礙難分撥。出卡置辦。復經倭大臣慨允。以上各項。無論撥借賒欠。廓提督無不應允。並自必多行派人督解護送到城。以免疏虞。已行文廓提督照辦矣。貴將軍如有所需各項。務須先行專差備文。知照廓提督查照辦。

理。儻因伊犁防勤孔亟。兵力不暇迎提。應即於知照文內聲明。各項辦妥。請由廓提督處派人護解。直送伊犁城內。以期保重。俟各項到城後。即由貴將軍先行的量人數。酬勞。並將撥借銀兩。及賒欠糧食軍火價值。詳細開明。咨報本衙門。如伊犁餉銀解齊。即由伊犁如數歸還。儻一時不敷償還。即於文內聲明。由京隨時按數歸楚。是為至要。其戶部所撥各省餉銀。解到科布多。仍照前議。借由俄國臺站解運。現在借文二分。一交原差官多仁泰齋。一借俄國臺站遞送。相應咨行貴將軍查照可也。

奏摺卷之六

五

給伊犁將軍信函

啟者。所有伊犁欲向俄國借兵助勤一事。自上年十二月間。接到閣下鈔錄摺。知伊犁兵單餉絀情形。本處焦灼之至。當即同赴俄館。與該住京公使倭良。頃哩。婉言探問。至再至三。該使雖已接到該國邊界官公文。總不肯露活動口氣。因屢次赴該館晤商。多方款動。設法勸導。並將該國邊界官已允借兵之說。向其揭破。加以美言。懇懇。冀其略有轉機。無如該使堅持推諉。意見。據云。該國主未有允借俄兵明文。此係邊界官訛傳。不足為憑。等語。嗣每接鈔錄摺。並軍機處交出議奏摺件。無不與該使會商若干次。或激以義氣。謂多年和好。有事自當相助。或聲以利害。

謂存齒相依。友邦豈可坐視。並舉英法各國在江浙助勤成索。以為榜樣。俾知嗣後中國斷不虧負該國。統計往返面晤。不下數十次。相商言語。無義不搜。詎料該使終不應允。並以該國邊界存兵無多。當此回匪各處滋擾。自己防堵不暇。等語辭謝。本處不解其意。復向該館譯官柏林探詢。其詞更吞吐閃爍。再四窮詰。始肯微露隱衷。言外我欲向該國借兵。必須無論何事。先全行應允。俟使然後該使始肯將借兵之事。奏知該國主請旨。否則無庸再議。本處思該使既不能獨斷獨行。既召該國邊界官兵。僅允其求無不遂。將來該使仍藉口該國主旨。無兵可借。反致墮其術中。因復與該使會商。伊犁向該國購買糧食軍火。暫為賒欠各節。該使便極口應承。可見該使之權。僅能辦理此等事件。至借兵則非伊所敢擅專也。惟念伊犁軍情緊急。閣下勢處萬難。雖該使權力。不能承當此事。本處自宜殫竭志慮。以期稍有補助。因仍設法與該使婉商。該使迫於情面。雖不明言拒絕。亦不直言應允。但彼既無確信前來。本處即不敢率行奏請明降諭旨。向俄國借兵。此半載以來辦理委曲情形也。此後本處仍擬隨時向該使催問的確消息。以憑裁辦。即希閣下一面向該國籌辦軍火糧食。一面遵照歷次寄

奏摺卷之六

六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六

諭勉力支持。妥籌勦滅。以為西北疆域保障。至本處辦理此事。苦難情形。不但未敢顯登奏牘。並有不能盡載公函者。除將細微緣由。詳告來弁多仁泰。令其回伊面稟外。特將大概情形。密行函知。再伊犁需餉緊迫。本處十分惦念。前會同戶部奏准。寬為籌撥。並與俄使議定。所有餉銀。借由該國壘站。妥為運解。旋據科布多咨報。餉銀五萬兩。烏里雅蘇臺咨報。庫存餉銀三萬兩。已交委員起解。至此次奏摺內請。飭戶部籌撥現銀。交俄國匯兌一層。現在已向該公使極力籌商。據稱該國邊界。均行使銀票。恐現銀難以應付。本處復與商酌。不拘銀數多寡。皆可先行通融。該使業經應允。本處尚恐銀數太少。究屬無濟。因思餉銀解到。大宗用項。不外米糧軍械。復與議及俄國。既不能多匯現銀。若能賒給米糧軍械等項。即與匯兌現銀無異。又恐伊犁城內兵單。不能多派兵弁迎提。沿途債有疏虞。仍係重餅。復與議及所有接濟各項。如伊犁無人迎提。必須由俄國多為派人護解到城交納。以期保重。以上各節。均經該公使應允。並允為刻即備文。知照該國。即提督照辦。本處以為俄國若果能接濟米糧等項。並多派兵丁護解到伊犁城內。未始不可借助聲勢。賊匪聞之。當亦稍知畏懼。至俄國護送兵丁

奏摺卷之六

七

到城如何酬勞即希閣下妥為酌辦其中駕馭機宜除由本處將大概告知原升多仁泰面稟外其因時制宜之處更望妥善熟計想會心人自能操縱得宜也將來賒借各項或由伊犁歸款或由京中歸款統由尊處酌定詳細知照本處再為辦理其各省撥解餉銀已由戶部催令迅解料城仍由俄國查站運送以期源源接濟如此兩面籌辦庶軍餉無虞匱乏也

給俄使倭良嘎哩信函

奏摺卷三十六

八

本日據寶董大人言稱昨赴貴館面商伊犁將軍若向貴國庫提督暫借銀兩及賒欠糧食軍火等項希由庫提督代為置辦並派人護送至伊犁城內各節均經貴大臣慨允並即日行文庫提督一切照辦本爵深為欣感足徵貴大臣克敦睦誼能使兩國和好日形其篤不獨本爵一人喜慰當亦中外所共樂聞也特此先行函謝俟伊犁城中接到庫提督銀兩等項明將軍知照本衙門時再為面謝可耳至本衙門託寄伊犁公文並貴館行知庫提督文件約計何日可到望即覆知以慰懸念

俄使倭良嘎哩來函

前接瑣章藉悉一切即於次日將伊犁公文發去但約計本國節令已將入冬道路較難行走大約四十五天或五

十日即可行到本大臣惟願庫提督於寶董大人所屬各件均能設法照辦並該處情形一無阻礙俾貴國有益是則予之所厚望也

奏摺卷三十六

九

已已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松滬軍需案內有常勝軍用款及購買外洋軍火槍礮並英法兵官教練洋槍礮隊半工口糧等三款皆為向來軍務所無均經前撫臣薛煥暨臣批滬後先後隨摺聲明茲據原辦松滬軍需前兼署蘇藩司蘇松太道吳煦詳稱督飭原辦各局員將咸豐十年二月起至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止經故華勇常勝軍糧餉購買外洋軍火槍礮價值並英法兵官教練洋槍礮隊半工口糧等三款逐一勾稽共計請銷銀二百五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三錢五分八釐四毫五絲係於江海關稅捐釐總局上海紳富等捐款內隨時照數提撥另開收支款目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前三項用款係與洋人交涉無例可循茲據該道開報各用款委係實收實放並無浮冒謹繕清單附片具陳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奉末高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前於七月二十四日由科布多兼站馳至索果克卡倫該卡侍衛陸吉來報據揭見才訊其應立界牌之賽留格木山究在何處據稱

一第... 丹... 寶... 日... 年... 全... 書... 第... 〇... 反... 正... 句...

本年春夏委員岳嵩武等來卡查勘。因俄人阻礙。不容齊察。齊察前米引導設臺。又不准我處官升越卡往查。經委員與侍衛酌商。密調齊察等來卡。將該齊察留格木山嶺一段界址。及經由路徑。逐一詢明。等語。與委員岳嵩武等前次查報情形符合。是此段界址。俄人實不容我處勘查。等順由該卡來晉。八月初三日。行抵奇格爾蘇台卡倫。應由該卡徑赴唐芬按站之烏遜胡吉爾地方。署理唐芬烏梁海副都統銜印務總管瓦齊爾呈報該唐芬境內。現已落雪。山嶺實難行走。烏拉一切不能運到設臺處所。其應行查勘之唐芬鄂拉達巴哈等處。亦被雪包。斷難越往。芽沐兵數名。馳往前途查探。據報無異。止得撤回。擬飭總管瓦齊爾將應勘界址。俟來春積雪消化。即就近再行詳細覆查。以憑查覈。俾期使使而免苦累。除飭總管瓦齊爾遵辦外。擬即迤至科城。起程回任。

御批知道了。著准其回任。一俟來歲春融。積雪消化。仍即馳往該處。會同俄國前來公使。詳細履勘。公同商辦。以副委任。該衙門知道。

士中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英國使臣威安瑪照會。英人腦四輝等現在贛州羈押。經臣等奏明請飭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派府道大員前往確查。如有其事。

奏摺卷末末六

十一

即將該英人由贛解交領事官訊辦等因奉旨允准。行知遵辦在案。茲於八月三十日。又接威安瑪照會。大意以辯駁無異。請再催飭速將被押英人解濟。臣等查此案該公使疊次催辦。其意自欲速行明白了結。若待江西巡撫由省委員赴贛。復由贛解交領事官。中多展轉。誠恐未能迅速。且恐中途又有疏虞。臣等劉飭總稅務司赫德。轉飭九江稅務司惠德星夜馳赴贛州一帶。親自迎提。會同江省委員押解回濟。交領事官訊辦。以外國人提外國人。則該公使即可放心。而辦理又可迅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廣東潮州府城。不准英國領事官入城一案。前因英國使臣威安瑪照會催辦。經臣等奏請特派督撫大員馳往辦理。奉旨著派瑞麟馳赴潮州。督飭該地方官曉諭紳民人等。按約妥辦等因。欽此。行知遵辦在案。茲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瑞麟軍此次赴潮。必須帶有明白通事前往。方可得力。而目前粵東可靠通事甚少。現查有在京學習中國語言學生葛德立。於中外語言頗能貫串。可往幫同傳述一切。臣等思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通事最為緊要。既據該總稅務司面稱葛德立堪以充當通事。尚屬可行。業經臣等函致瑞麟。

奏摺卷末末六

十二



於葛德立赴粵報到之時。即為留用。  
御批依議。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因比利時國使臣金德來京。以該國前使臣包禮士與臣薛煥所定條約四款。貽笑鄰封。由英國威妥瑪代懇另議。經臣衙門議准。仿照丹國成案。一切由威妥瑪往來商議。奉

旨派臣董恂會同崇厚與之辦理等因。欽此。旋於七月二十五日。經威妥瑪將金德所擬約五十款送來請覈。二十六日。復經威妥瑪遣該國副使柏卓安偕同金德來署。恭讀臣董恂等所奉

奏摺恭錄卷十六

十三

諭旨。該使臣亦將該國君主璽書與臣閱看。查閱該使金德所擬條約。均係從各國條約內采摘湊集而成。其中有各國條約所有必不可刪。而該使刪去者。有款內意議大略相同。可以併為一款者。當將應添應併之處。一一籤明更正。計原送五十款中。併去三款。共存四十七款。內惟第七款所載各口領事官不准派商人兼充。議令將此層添入。乃該使臣不肯照添。其意以為商人兼充。不過恐其生弊。因允領事如有不協。立即撤退。臣董恂復以既如此說。即可將此言載入條約。該使臣又以載入條約。有關顏面。威妥瑪代為諄求。允將此層另備照會。以為日後憑據。因思既有

照會。即與條約亦無大異。遂即准其照辦。至該國將來通商章程稅則。言明與丹國一律辦理。毋庸另議。所有酌定條約四十七款。現已繕就正本。彼此公同校對無訛。擬即仿照臣恆祺前辦丹國條約成案。於本月十四日具奏。後先由臣董恂在本衙門與比國使臣金德當面畫押。蓋用關防。竣事後。派弁將蓋印條約各本齎赴天津。交崇厚查收。俟金德到津後。再與畫押。以歸簡易。

御批依議。

比利時國璽書

奏摺恭錄卷十六

十三

大清國  
大皇帝商定通商和約章程。以敦睦好而保商民。交易相安。今特簡派位劉中華總領事官。賞佩禮阿波勒德寶星。並佩帶西班牙國寶星。法國寶星。荷國寶星。暹羅三等寶星。金德俄國斯德。授為便宜行事欽差大臣。前往中華會同大清國  
大皇帝所派  
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商定通商條款一切事宜。以期備致其美。朕深信該大臣辦事精詳。志勤素著。故予以商定妥協。即時蓋印畫押之權。並豫許該大臣到華。遵照此諭之意。辦理

一切章程。朕皆為允准。永遠施行。並無異議。無論何款。絲毫不准藉口違背。並許將所定條約章程呈覽後。親筆畫押。以為允准之據。且於限期之內。派員再行互換。今宜特降聖書。親標御筆。以為該大臣委係替國秉權大臣之實據。此係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在拉根宮內頒發。

比利時國條約四十七款

第一款

嗣後

大清國

長裕始末卷十六

十四

大皇帝與大比利時國大君主。以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篤。彼此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

大比利時國大君主。欲派秉權大臣一員。進中國京師。亦無不可。

大清國

大皇帝欲派秉權大臣一員。至布律斯京師。事同一律。

第三款

大比利時國欽差大臣。凡有要務商酌。約准前赴京師。會議定辦。即照各國行權大員常規。一體優待。所有身家公

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被人擅動。凡欲在華送信人通事服役人等。皆聽其便。僕若有人擅將大比利時國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越禮欺誑。該犯由中國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

大比利時國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往來內地各處。所有收發文件。行裝囊箱。無論沿海何處。皆可送文。所差之人。應同

大清驛站弁兵。一律保妥照料。總之比國大臣入華。當照泰西

各國。於代國大臣。向為合宜優待之處。同一優禮相待。凡

長裕始末卷十六

十五

有大臣並各眷屬隨員等。各項費用。皆由比國支領。與中國無涉。

第五款

凡有比國事務。均歸大比利時欽差大臣。與

大清中國大臣。會議商辦。無論文移會晤。皆應按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

所開

大清國應行優待比國大臣各節。日後中華秉權大臣。出使前往大比利時國。亦應同一優待。以昭平允。

第七款

中華通商港口。大比利時國設立領事等官。或一員。或數員。酌量比商情形。隨時定派。中國官員。接待各國領事官。最優之禮。亦於比國不使或異。定其品級。即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與署副領事。及繕譯官。與知府同品。因公來往。街署相見。會晤文移。悉用平禮。為是。設若通商。無論何口。大比國以為無需設官。均可暫交友國領事。從權代辦比國事務。以歸簡易。

第八款

大比利時國大臣。並領事官等員。所有行知。

大清國大臣官員等公文各件。俱用法字書寫。仍以漢文譯錄。

史部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六

暫為配送。中國官員有公文照會比國官員。亦用漢字書寫。儻日後有辯論之處。各以本國文字為正。此次議定條約。漢文字。詳細校對。以期無訛。亦依此例。

第九款

兩國職員來往行文。各應按照品級官階定式。比國大憲與中國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比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中陳。中國大憲用別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應用具稟字樣。以示區別。

第十款

比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所領執照。應由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發給。中法合寫。蓋用印信。其執照上。仍應用地方官鈐印為憑。如遇執照有遺失者。比國人無以繳送。而地方官員無憑查驗。不肯存留。再與領事等官復領一件。如查出沿途或有不法情事。聽憑中國官員。就近送交領事官收管懲辦。惟於途中止可拘禁。不得凌虐。所獲比國之人。如在通商各口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之中。期在三五日內。可以無庸請照。至於各色船隻水手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其住紮中國之比國官員。如給執照之時。惟不准前往暫有匪徒各省。分其執照。只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為憑。

史部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七

第十一款

各國議定通商口岸。如牛莊。天津。煙台。上海。甯波。福州。廈門。臺灣。淡水。廣州。汕頭。瓊州。及長江之漢口。九江。鎮江。江甯各口。比國商民。亦可攜眷前往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報。

第十二款

凡比國人按照十一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屋。進行。比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院。周急院。學堂。墳。

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比國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在事。務須按照地方價值定議。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棧租值。比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

第十三款

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便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語。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學文藝等工課。各等工價未修。自行商議。比國書籍。與中國各樣書籍。彼此亦可發賣採買。

第十四款

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陵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比國船隻。以為公用私用等項。

第十五款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概聽其便。凡按十款。備有益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崇信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懸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

英華報卷三十六

十八

知

第十六款

比國民人。遇有控告華民事件。即應先稟領事官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比民者。領事官亦應一體調處。間有不能使和者。即由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七款

比國民人。約准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安全。如遇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搶掠財貨。又准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拏。將該犯按例嚴辦。並將所搶財物。盡力追交。僅承緝官不能獲犯起贓。祇可准照中國例處分。

第十八款

比國民人。若有華民欠債不償。約准地方官認真代為催繳。或有潛行逃避情事。應嚴為緝拏追還。比人欠債不償。或潛行逃避者。比國官亦應一體辦理。但均不能官為賠償。

第十九款

比國民人。有被華民違例相欺。約准地方官查拏照例審辦。華民有被比國人違例相欺。比國官員亦應按例查拏。

英華報卷三十六

十九

究治。定約之後。比國即專定約。未比民章程。比民如在各口地方有犯大小等罪。均照比國例辦理。中國亦一律約。未華民。以昭平允。如有別樣情形。在本約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

第二十款  
比國人與比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比國官辦理。遇有比國人與各國人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

第二十一款  
比國商船。准在條約內列通商各口。往來運貨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作買賣。船貨一併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拏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附近住口之比國領事。

第二十二款  
比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二十三款  
凡議准通商各口。每遇比國商船到口。監督官即派妥役一二名看守稽查偷漏。該役或搭坐自雇之船。或在比船均聽其便。所需工食等費。皆由中國海關支給。惟不得於

船主或管船之人。需索銀錢。倘有違例。即按所索之多寡。按律科罪。照數追還。

第二十四款  
比國商船進口。在一日之內。並無阻礙。其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即將船牌貨單等件。交送領事官。該領事官於接到船牌貨單後。一日內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備船主怠慢。於船進口後。經二日之內。不將船牌貨單呈繳領事官。每過一日。罰銀五十圓。入中國官。但所罰之數。不得過二百圓。迨領事官照會海關後。海關即發牌照。准其開船。倘船主未領牌照。擅自開

船卸貨。罰銀五百圓。所卸之貨。一併入官。

第二十五款  
凡比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輪。欲行他往者。限二日內出口。不必輸納鈔餉。並無應交費項。倘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

第二十六款  
凡比國船隻。一進通商各口。欲將貨物在該口卸卸幾分。即照所卸之數納稅。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稅銀亦在別口輸納。

第二十七款

凡刺貨若非奉監督官特准。不得將貨自行刺運。如違除意外危險不及等候外。所有私刺之貨。全行入官。

第二十八款

比國商人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二十九款

比國民人。凡欲游行卸貨下貨各等事務。約准自雇小船刺運。不論何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均聽比民與船主自議。不必官為經理。該船不得限定額數。並船戶攬載。挑夫攬運。一切情弊。俱不准行。惟該艇干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照例罰辦。

奏案卷三六

三

第三十款

比國商民起卸貨物。輸納稅餉。約准均照本約後附稅則為例。總不能較諸他國。或有此免彼輸之弊。以示均平。比國出入各貨。如係值百抽五之貨。價海關驗貨丁役。偶與該商各存己見。不能定價。約准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該客商內有出最高之價者。即以為該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凡輸稅餉。以淨貨為準。所有貨物應除去皮毛。償比國與海關不能定各貨皮毛輕重。就將爭執各件連皮過秤。先定多寡約數。再復除淨皮毛。稱其斤重。即以所

稱通計類推。當查驗貨物之時。如有意見不合。比國商人立請領事官前來。該領事官亦即知會海關。從中盡力作合。均限一日之內通報。否則不為准理。於議論未定之先。海關不得將互爭數目。姑寫冊上。恐後難於臬定。比商貨物。或因潮溼等由損壞。致價低減。該關應行按價減稅。償該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值百抽五之貨。同法定辦。

第三十一款

進口稅卸貨時完納。出口稅下貨時完納。所有稅鈔。一經全完。監督官即准發給紅單。呈送領事官驗明。即將船牌交還。准令開行。

奏案卷三六

三

第三十二款

比國商船應納鈔課。各按船牌所載若干噸而納。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至及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既納鈔後。監督官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償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口時將照送驗。送按照第三十一款。自領執照之日起。以及四箇月止。無庸再輸船鈔。以免重複。比國屬民在各口用艇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鈔。償該小船一併載運。例應完稅之貨物。即按照一百五十噸以下之例。

每頓輸鈔一錢

第三十三款

比國商民販買土貨運口出洋。或將洋貨運入內地銷售。應納內地稅餉。或於過卡隨時分數報完。或在海關一次全行完納。均准聽便輸交一次納完之例。准照續定稅則章程第七款所載。除有第二款指明每值百兩完稅二兩五錢外。其餘各貨。總以出入稅則照納一半為准。其該貨應納正稅。仍宜於卡稅半稅完納外。如數完交。

第三十四款

比國商民沿海議定通商各口載運土貨。約准出口先納正稅。復進他口。再納半稅。後復欲運他口。以一年為期。准向該關取給半稅存票。不復更納正稅。嗣到改運之口。再行照納半稅。

第三十五款

比國商民洋貨進口。納清稅課後。欲改運他國。抑或通商別口。約准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折動抽換。即當按照該貨經納正稅之數。發給存票。至於土貨。自通商各口運入他口。按例納完半稅後。該商再欲運往外國。以一年為期。期內亦准一律發給半稅存票。該票無論何商呈驗。均准專抵該關。

進出口貨稅。不准持赴別關抵課。價於委員查驗之間。查有捏報各等情弊。全貨俱罰入官。其外國所產糧食。比國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出洋。概無禁阻。

第三十六款

凡通商各口。海關監督官。須有部頒秤碼丈尺等項一副。送與領事官署存留。其輕重長短。一與粵海關無異。所有鈔稅各銀。輸約中國者。俱依此秤碼兌交。如有秤丈貨物爭執。即以此式為準。

第三十七款

監督官設定銀號若干。可以代監督官收比國應輸稅項。該銀號所給收單。一如監督官所給無異。所輸之銀。或紋銀。或洋銀。監督官與領事官核其市價情形。將洋銀比較紋銀。應補水若干。照數補足。

第三十八款

比國商船查出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鈔入官外。俟該商船賬目清後。可以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三十九款

中國各口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均准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款

條約所載比民罰款以及船貨入官各項皆歸中國收辦以充公用

第四十一款

比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置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並約定不納各項稅餉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以昭友誼

第四十二款

比國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

英法德美各國

二十六

口均可進去毋庸完納船鈔船內貨物如為修理之故而須上岸者亦不納稅惟將該貨留在監督官照顧以免影射情弊如該船在中國近岸地方損壞閘淺收口地方官聞知立即設法妥為拯救商稍保存船隻以及打撈貨物不使損壞所救水手人等務必妥為照料設法護送就近領事官查收以昭友誼

第四十三款

凡比國兵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倘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比國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官照會領事官查

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彼此均不得稍有庇匿

第四十四款

遇有比國商船在中國洋面被洋盜打劫附近文武官員一經聞知即上緊緝拏照例治罪所有贓物無論在何處搜獲及如何情形均繳送領事官轉給事主收領倘承緝之人或不能獲盜或不能全起贓物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四十五款

兩國議定中國

大皇帝今後所有

英法德美各國

二十七

恩瀝利益施於別國比國無不一體均霑實惠日後如將稅則關口稅項稅邊關稅出入口貨稅無論何國施行改變一經通行比國商民船主人等亦一體遵照毋庸再議條款

第四十六款

日後比國若於現議章程條款內有欲行變通之處應俟自章程互換之日起至滿十年為止先期六箇月備文知照中國如何酌量更改方可再行籌議若未曾先期聲明則章程仍照此次議定辦理復俟十年再行更改

第四十七款

今將以上各款既定條約理應恭候



御筆批准通行約以一年之內為期

特派大臣在滬會晤互換先為親筆畫押恭用關防以昭信守

乙卯江西巡撫劉坤一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贛州羈押英人請按約裁辦

一摺等因欽此伏查前據廣鏡九南道俊達稟准英國領事官

照會頃聞贛州府現有幾箇外國人已經押位中有一名

瞞四輝署請按約移咨贛南道轉飭送交領事官查辦即

經前護撫臣孫長綬批飭善後局行查去後嗣據吉南贛

甯道王文瑞稟贛州府並無羈押外國人瞞四輝里之

事惟查統帶老湘營總兵王開琳前在福建永定縣剿賊

屢敗逆眾偽侍王李侍賢餘黨被勦窮蹙即在王開琳軍

中投誠派委知府張鑒南查點共計二萬四千餘名酌給

錢米分別遣散內有豐暉一名係英國豐丑私德地方人

年二十七歲又曹建成一名係江蘇揚州甘泉縣人年十

五歲訊據曹建成供稱先被賊匪擄至常州後經逃出投

入松字營該營有外國人羅姓製造炸藥即跟羅姓至鹿

山縣充當洋兵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與羅姓並豐暉及同

伴十三人坐火輪船至廈門伊隨羅姓及豐暉等七人販

運洋槍並自來火銅帽至漳州府城偽侍王賊營嗣漳州

府城偽侍王賊營嗣漳州

被官軍圍攻甚急伊與豐暉跟隨侍逆夥黨逃至永定地

方即在老湘營投誠共同行外國五人因沿途官軍追擊

渡河溺斃等語軍中未諳條約因豐暉係外國人無從遣

送遂與通解洋語之曹建成暫留在營應否將豐暉曹建

成解省查辦等情前來復經孫長綬飭令刻日解交廣鏡

九南道按照條約辦理此時應已解抵漳郡旋准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三次行查業經孫長綬與臣先後咨覆在案

除飭王文瑞將起解日期並飭俊達將辦理情形稟覆再

行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裁辦外所有英人豐暉業經

解赴九江按約辦理緣由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李

鴻章恭摺覆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辰伊犁將軍明緒奏俄兵始而允來繼且枝梧延緩

已於前次摺內陳明現在雖又派員專往迎僱其來否尚

難豫料

旨慎始圖終事事熟籌妥辦總期操縱得宜毋貽後患至軍餉最

關緊要部撥新疆餉銀至今毫無消息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俄國住京公使前議借由該國

道路會同伊犁委員迅速接解餉銀之處務再行文沿途

代為嚴催其另摺續請之現銀二三十萬兩如蒙

俞允准交俄國查收。允匪則既妥且速。應無截留遺失之慮。御批解餉道路。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俄國公使議定。諭知該將軍等遵辦。並商酌匯兌。餘依議。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武隆額奏。七月初三日。據戶民王福才等二人。自烏隆甲地方來城。面訴伊等因送回滋事。後哈薩克隨同叛亂。遂於本年正月四月間。先後逃出卡外。官兵戶民五十餘人。行至烏隆甲地方。遇有俄國兵隊數百人。在彼住紮。伊等均被俄國官兵收留保護。備極優厚。因此相安無事。內有本處茶商數人。因與城內商民致達信函。屬令伊等繞道來城投送。並令查看賊勢等語。等

烏魯木齊奏

主

伏思俄國官兵既能收留逃難兵民。而且相待甚優。尚有恤惠體鄰之義。且烏隆甲地方。距城較近。而俄國官兵素為哈薩克心所畏服。如能得其相助。或者藉資得力。來人備述該處現有大銅礮數尊。最為行軍利器。儘能借給我軍。轟擊賊巢。不難一鼓蕩平。等語。辦公積仍交來人王福才等持送該處。面與俄國帶兵官員明白宣諭。述兩國和好之誼。請借俄兵二三百名。速即前來幫助。勦滅賊匪。並令將逃去官兵戶民。一同護送來城。償或其兵不能即動。先行借給大銅礮二尊。以資攻勦。俾除逆氣。並將貿易圈子除房屋尚在。所有門窗戶壁。以及木器紙棚。被賊蹂躪。

損壞不堪之處。一併咨行該國帶兵官員查照。御批前因明緒奏請借用俄兵一節。迄無成議。已作罷論。茲據武隆額奏稱。已行文俄國借用兵丁銅礮。著該參贊大臣相機籌辦。總期有利無弊。方為妥善。該衙門知道。

戊子。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竊於本年六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滿慶等奏。披楞聲言借路赴藏。與布魯克巴構兵。現籌辦理情形等因。欽此。遵查披楞邊界。自西藏東南隅邊界之野番格巴。及白馬貴邊界起。繞至正南之布魯克巴。西南之哲孟雄。及廓爾喀正西之拉達克。各外番邊界止。其間可通西藏路道頗多。是以復咨達賴喇嘛。飭令協理事務諾們罕。及噶布倫。將調派上兵認真操練情形。照實開單。呈請察

烏魯木齊奏

主

數。如有未妥。以憑指示。茲據單開西藏東南面由布魯克巴境內。可通披楞邊界之打隆寺打旺寺。已飭錯拉營官。奮仔營官。並打隆打旺二寺所屬百姓。共派上兵一十二十名。保守打旺寺。扼其險要。又西南面由哲孟雄境內。可通披楞邊界之帕克星營官地方。已飭該處營官。並江孜巴朗。堆沖。汪執。朗。嶺。甲。錯。納。布。額。噶。爾。拉。噶。孜。十處營官。各揀精壯百姓。共派上兵六百八十六名。保守帕克星。扼其險要。仍責成江孜。戴。塔。措。查。各處操練事宜。設有不虞。

再以江孜留營番兵三百五十五名。專為接應帕克。里復  
 飭奪宗。僧宗。德仁。本。蘇母。查。貢。噶。爾。曲。水。達。爾。瑪。拉。康。瓊  
 結。扎。漢。直。谷。頗。童。乃。東。天。扎。卡。沃。卡。桑。葉。理。科。爾。結。十。九  
 處。營。官。共。派。土。兵。二。千。五。十。八。名。以。備。接。應。打。旺。及。帕。克  
 里。之。用。其。西。南。隅。鄰。近。拉。達。克。第。爾。察。披。楞。邊。界。且。有。路  
 道。可。以。往。來。為。藏。屬。通。商。總。區。之。堆。噶。爾。地。方。要。路。德。格  
 橋。隘。口。各。山。即。責。成。堆。噶。爾。宗。察。蘇。拉。木。濟。龍。絨。轄。爾。雜  
 行。達。現。噶。爾。補。行。如。魯。九。處。營。官。稱。打。紙。瓊。兩。處。莊。頭。各  
 按。向。來。所。備。土。兵。守。望。相。助。復。飭。後。藏。戴。珠。管。帶。如。珠。甲  
 珠。定。珠。番。兵。四。百。四。十。四。名。會。同。定。結。仁。孜。協。噶。爾。番。兵  
 四。處。營。官。所。派。土。兵。四。百。七。十。二。名。防。範。定。結。一。帶。以。備  
 接。應。堆。噶。爾。及。宗。察。等。處。之。用。其。定。日。汛。戴。珠。如。珠。甲。珠  
 定。珠。並。存。營。番。兵。仍。照。常。駐。紮。認。真。操。練。非。有。緊。急。不。准  
 擅。離。汛。地。以。上。各。處。新。派。土。兵。應。用。刀。槍。弓。箭。長。矛。器。械  
 皆。已。一。律。備。辦。齊。全。仍。派。委。妥。實。番。目。不。時。潛。赴。各。處。巡  
 查。操。練。免。致。疏。懈。至。推。解。幫。助。布。魯。克。巴。一。節。祇。照。平。時  
 往。來。信。函。應。答。所。有。餽。送。金。兩。仍。以。請。誦。經。典。為。名。亦。未  
 明。言。助。彼。軍。需。各。等。情。前。來。才。等。覆。查。該。僧。俗。番。員。所。辦  
 上。項。事。務。借。布。魯。克。巴。之。力。以。禦。披。楞。又。能。免。披。楞。安。生  
 猜。測。不。但。尚。屬。妥。貼。且。無。虛。捏。情。弊。如。能。日。久。不。弛。實。堪

奏摺卷三十六

十一

自因邊圉除俟駐藏大臣景紋抵藏接印後才等再行等  
 商總期妥善以副  
 聖主履念邊陲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所陳防範披楞及暗助布魯克巴各節尚為妥協  
 著即隨時咨令達賴喇嘛飭令派出土兵及帶兵番員扼要嚴  
 防認真操練以備不虞該衙門知道

奏摺卷三十六

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壬辰暫行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崇實奏。伏查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解至涪州。因傷病發不能就道。暫行羈禁。臣等劉委直隸州知州胡興傳前往提解。亦知田興恕厥罪甚重。問擬遣戍。已屬

朝廷法外施仁。若再遷延。必致別生枝節。是以於委員赴涪時。令其詳加曉諭。田興恕亦深知感德。實因傷病纏綿。未克即時起程。復經臣等屢次嚴劄委員迅速催提起解。非據委員胡興傳。涪州知州姚寶銘會稟田興恕病已稍痊。定於九月初二日押解起程。由川北解至陝西。轉解甘省。

奏稿卷之三十七

應俟該委員等續稟田興恕起解後。臣等即行具摺奏明。其張茂營謝葆齡二犯。一俟解到川省。即行派員遞解陝西。萬不准其任意遷延。

御批。知道了。刻下田興恕自己起程前進。俟解出川省。即著奏聞。並著飛咨陝甘兩省迅速遞解。不准任意遷延。

奏。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美國白齊文屢次從賊。甘心助逆。此次復敢帶同英人克令。赴津投賊。實屬怙惡不悛。經聞者擊獲。解赴上海。中途舟覆溺斃。自係該犯等罪大惡極。已伏冥誅。除細仔一犯係中國人。業經淹斃。應毋庸議外。其白齊文克令二犯溺斃緣由。經臣等

照會英美國使臣。並咨行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等。詳查

妥辦各在案。旋據美國使臣衛廉士照覆。內稱白齊文蒙蘭谿縣撈屍棺殮。斯誠厚意。可將棺柩送回甯波。交美國領事收葬等語。臣等察其措詞甚屬恭順。已為轉行照辦。

嗣據英國使臣威妥瑪覆稱。克令一犯。應按約就近送交廈門該國領事官查辦。不應解赴上海。實與條約有違。並稱江西羈押之案。至今尚無著落。多方置辦。吶吶不休。臣等給予照覆。以克令係白齊文同案之人。是以解赴上海。轉交上海英國領事官收禁備質。並非徑交中國地方官辦理。正在辯論。適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白齊文克令二犯屍身。已交英美國領事驗收埋葬。並取有收據等因。查該國領事既將該犯屍身驗收。是此案外者業已辦結。乃威妥瑪徒煩爭論。臣等當即據咨報照會該使臣。以便藉此銷案。旋據該使臣照覆。僅用空言泛論。不似前次狡執。復詳請將江西一案。務須按約辦理。自係該使臣因此案已經完結。爭亦無益。故藉江西一案。為轉圜地步。查江西羈押英人購四輝里一案。現已據該撫臣查明。將聖輝即購四輝里。解交英國領事查收。報前來。江西之事。既已辦結。此案該使臣自不至再為執舌。

奏稿卷之三十七

御批。依議。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投賊被獲一案。昨據上海通商大臣李  
 咨稱。准浙江巡撫馬谷梅。據蘭谿縣知縣稟稱。閩浙總督  
 左。因聞者賊勢蔓延緊迫。該省逼近海口。白齊文係積慣  
 通賊之人。誠恐暗地勾結搶劫。致有疏虞。未敢在者久。竊  
 因將白齊文解交通商大臣辦理。以昭慎重。克令與白齊  
 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  
 官懲辦。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於閩五月初四日午刻。行  
 至匯頭灘地方。其時東南風正大。灘高溜急。又值大水之  
 後。更加洶湧。該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舟覆溺。經

奏摺卷之三

三

就地居民漁船趕往。白齊文克令。細仔與解官兵役船戶  
 共十三人。同時隨流飄溺。當於灘下河岸。先後撈獲白齊  
 文克令。細仔屍身。分驗明確。妥為棺殮。等情。到本大臣。後  
 經本大臣委員覆查該犯等覆屍情形。稟報屬實。請由總  
 理衙門裁辦等情前來。查白齊文在廈門投賊一案。本爵  
 於五月二十三日。照會貴大臣。當經照覆。白齊文既經投  
 賊。有失體面。今私自逃回美國。難以庇護。應由中國展辦  
 請國政訓示。再為知照辦理。並而屬務在海口較遠之地  
 監禁為妥。等因在案。白齊文係應由中國辦罪之人。現在  
 既經覆舟淹斃。應毋庸議。惟該犯棺木。現在蘭谿縣地方。

是否應由中國就地掩埋。抑應由貴大臣轉飭領回埋葬  
 之處。相應照會貴大臣酌覆辦理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來文。內開閩五月初四日。白齊文等被風  
 翻船於匯頭灘斃命。其棺柩現在蘭谿縣地方。是否於中  
 國就地掩埋。抑領回埋葬之處。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白  
 齊文雖是怙惡不悛。仍屬美國之人。茲蒙蘭谿縣撈屍妥  
 為棺殮。斯誠厚意。可將棺柩送回甯波。美國領事收葬。可  
 也。

給美國照會

奏摺卷之三

四

為照會事。白齊文在浙江蘭谿縣地方覆舟淹斃一案。前  
 經貴大臣照覆。可將棺柩送回甯波。美國領事收葬等因。  
 當經本衙門行知浙江巡撫遵照在案。茲准上海通商大  
 臣李咨稱。據蘇松太道稟稱。七月三十日。西領事派緝譯  
 林約翰來甯。同署副領事前往蘭谿。八月初九日到蘭。即  
 有浙江巡撫委員蕭縉在彼會同蘭邑江令等。照料。借往  
 北門外。尚有停棺六具。見白齊文屍棺黑漆飛金。尊領事  
 深知江令以優禮收殮。並云無須開驗。次日由蘭開行。經  
 江令等派人同至覆舟處所撈獲白齊文屍身之地。沿途  
 指明繪圖存記。而回。十三日抵義橋。白齊文之棺。由江令

派差裝船押送到甯交收。仍由甯波回滬等因咨報前來。本爵查此案白齊文既據貴國西領事派魯副領事赴蘭。裕有明收領。經該地方派差一同妥為護送到甯交收回。泥完案。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投賊被獲一案。昨據上海通商大臣李。咨稱。准浙江巡撫馬。咨稱。據蘭。縣知縣稟稱。聞浙總督。左。因聞省賊勢蔓延緊迫。該省偏近海口。白齊文係積慣。通賊之人。誠恐暗地勾結搶劫。致有疏虞。未敢在省久羈。因將白齊文解交通商大臣監禁辦理。以昭慎重。因克令。

奏案卷末

五

與白齊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官懲辦。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於閩五月初四日午刻。行至匯頭灘地方。其時東南風正大。灘高溜急。人值大水之後。更加洶湧。該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舟覆溺。經就地居民漁船趕往。白齊文。克令。細仔。與解官兵。役船戶共十三人。同時隨流飄溺。當於灘下河岸。先後撈獲白齊文。克令。細仔屍身。分驗明確。妥為棺殮等情。到本大臣。復經本大臣委員覆查該犯等覆舟情形。稟報屬實。請由總理衙門覈辦等因前來。查貴國人克令等。與白齊文潛入廈門投賊一案。本爵於五月二十九日照會貴大。

臣。並聲明行文上海通商大臣李。閩浙總督。即將貴國人文貴國領事官。東公懲辦在案。茲據上海通商大臣李。咨稱。該犯白齊文等。均解赴上海。在浙江蘭。縣匪頭灘。覆溺。經派員查驗情形屬實等語。本衙門查克令係應交貴國領事之犯。茲因解交上海領事官。不料中途與解官兵。役。暨同案之犯。一共十三人。同時淹斃。實非意料所及。除白齊文一犯。照會美國領事大臣辦理外。所有克令一名。棺木。是否應由中國就地掩埋。抑仍交貴國領事埋葬之處。相應照會貴大臣酌覆辦理可也。

英國照覆

奏案卷末

六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開白齊文投賊被獲一案。因克令與白齊文係同案之犯。恐有質證之處。是以一併送交上海領事官懲辦。於閩五月初四日午刻。行至匯頭灘地方。全舟覆溺等因前來。本大臣查前接任禁福州署領事官詳報。內稱現聞美國白齊文。與本國民人一名。俱在福州府羈押。敵領事與美國領事官。向福州府索要英民及白齊文等。交敵領事與美國領事官查辦。知府覆稱。已奉閩浙總督。詳飭。不准送交領事官。敵領事等欲往看視白齊文等。該府亦不肯令見等語。入據該署領事五月二十二日詳報。內附白齊文所寫兩信。信內皆言身受鎖。

崇○辨○汚○已○極○等○詞○第一封信係五月初十日寫○第二封信係五月十五日寫○該領事五月初七日詳報○內附閩浙總督左副復該署領事請領英民劉文一件○內開若通匪從送○則所犯至重○雖係外國之人○卻是中國之賊○事在和約之外○人當別論○各等情前來○當經本大臣於五月二十三日照會責親王○力陳該省地方官辦理此案之言○引詳條約內○並無此意○並將條約第九款所載英國人○如其無照○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及十六款內載英國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等因○詳述移請責親王查照在案○此次接准來文之後○復據上海甯波兩處領事○曾以克令○白齊○各斃命之事詳報本大臣○據云至六月二十九日○經上海道將該英人溺死之事○照會住紮上海領事官溫查照○直至七月初三日○住紮甯波領事官費○尚未接到地方官告知此事○查蘭谿縣距甯波不到五日○程途○距上海至多亦不過十日路程○請責親王查覈此等○情節○且據該縣報稱○五月初四日○克令被淹身死○而至六月二十九日○已過五十餘日○始告知英官一員知曉○其所告知之員○並非附近領事官○係相離較遠之員○從前外國人被中國拘禁身死之由不明○每至因而起釁○而地方官在內地拘禁犯事之洋人○理應倍加慎重○免使外國人

奏請查辦

七

疑有刻待之處為要○此責親王諒亦深知○此案無論何人擊獲克令○即應就近送交廈門英領事官查辦○未經如此辦理○已屬違約○及至解到福州○有領事請該知府解交該領事查辦○知府因奉左制臺諭飭○不肯送交○亦屬違約○後將該英人押赴內地○轉送中國官查辦○尤屬違約之至○據該縣報稱○克令途中淹斃○過數十日○至不能確驗屍身之後○始行告知領事官○所告領事官○又係住紮鄰省之員○本大臣現在劄飭上海甯波兩處領事官○極力確查克令斃命情節○細為詳報○並希責親王劄飭該地方官等○將何以耽延多日○未經具報緣由○速行咨報○以期覈實○再查去年十一月間○因英人麥爾飛在蘇州相死一案○經本大臣竭力○詳請責親王奏奉

上諭○飭令各直省督撫嚴示地方官○應行按約辦理之處○並蒙指明○遇有外國人不持執照擅入內地○或有不法情事○均應如何辦理○此案英民克令○難保不似麥爾飛等犯有重案○惟係英民○則應按例秉公詢問○而且按約應由本國領事官審辦○左制臺以及李撫臺均無詢問該英人之權○尤不應片時扣留○不為立即送交擊獲之處○附近領事官查辦○必各該地方官○一定按照條約第九款所載○絲毫不肯○然後英民進入內地○方保無危○本大臣不能不極力聲明○前

奏請查辦

八

照會為押之英民。至今尚無著落。本大臣無以咨報本國也。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大臣照會。以白齊文等通賊一案。閩浙地方官辦理。均屬違約等因。本爵查凡有英民入內地。如英無照。以及有不法情事。自應由中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英民犯事者。皆由英國懲辦。兩款均係條約所載明文。此案來文所引第九款及第十六款辦法。與條約原屬相符。閩省地方官亦非有意不願照此辦理。惟此係專案。所辦係因首犯白齊文而起。白齊文係前在江蘇屢犯從逆

金壽榮奏卷十七

九

案件之人。而此次閩省又復直由廈門通賊。到處與中國為敵。情罪重大。非尋常案犯可比。條約雖有攜帶各項違禁貨物。聽中國自行治罪。大合眾國不得稍有袒護等語。閩省偏查條約內。無洋人通賊如何辦理明文。而通賊較攜帶違禁貨物更重。遂以洋人通賊為約外之事。不知例應作何辦理。不能作主定辦。緣上海通商大臣係專辦各國交涉事件之人。且白齊文前在蘇省有案。是以法計將其解交辦理。其克令一名。為白齊文此次通賊同案之人。不便兩歧辦理。是以一同解往。且上海為總匯之區。彼處領事官勢權較重。因於到滬後。即由通商大臣交上海領

事官查收懲辦完結。此係閩省將白齊文等解滬實情。雖未就近送交。並無由中國地方官徑自審辦之意。至中途覆舟溺斃。並淹斃中國解舟兵勇多人。乃係變生不測。非閩省起解時意料所及。冀其原委。閩省地方官不能免慎重太過之咎。至地方官耽延多日。並未具報一節。查克令與白齊文等。於閏五月初四日溺斃。初五日即將克令屍身撈獲。初六日始將白齊文屍身撈獲。該縣親往驗明。即時通報甯波道。應立即知照該口領事官。乃候浙江巡撫知照上海通商大臣。派員赴甯驗屍。具稟後始由上海通商大臣。劉飭上海道轉行照會貴國領事官。往返程途

金壽榮奏卷十七

十

是以多需時日。亦屬過於拘泥。斷非有意耽延。貴國前在江浙兩省助勦逆匪。係閩省所深知。遇有洋人在閩通賊。由左制臺送解通商大臣轉交。料為似此辦理。益於禁止通賊。且於貴國助勦執好更合起見。當時閩省軍情緊急。因時制宜。並非執意籠約。想貴大臣鑒此。不至全以為非也。除江西一案。本衙門業經三次行文。俟查覆到日再行照覆外。相應先行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貴親王來文。內開英民克令被海身死一案。及江西一案。業經三次行文各等語。均閱悉。閩省一案



官憲辦理。不照條約。來文多為分晰。內惟止有所指洋人通賊為約外之事。上海通商大臣係專辦各國交涉事件之人一節。本大臣不能不為之辨駁。蓋英民進入內地犯法。無論通賊抑或別案。各該官均應解交就近領事官審辦。並無擅自羈留之理。錄查條約十五十六等款所定。英民總由英官究辦。推原其故。實因往古嚴刑舊章。泰西各國素見此風。心皆惻然難安。是以早為更撤。至今貴國仍用舊制。與各國不免紛歧。故於定約之初。不能不為註載。顧此可知內地官員。爭獲英民。立即應交英官查收。方合十五十六兩款明文。尚有第九款專論英民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憑此則爭獲充令之時。不肯就近送交廈門領事官收審。實為重背條約。至於福州府知府。經署領事官向其討索充令。不肯交付。更為背約之極。據該府所云係送左制臺之論。如此辦理。而來文又稱左制臺送解通商大臣轉交。料為似此辦理。益於禁止通賊等語。似此所論。鄙見不惟不能分晰。且更加以辦理不善。試問左李兩大臣意見為重。抑條約明文為重乎。至李撫壹係奉

欽差總理上海等口通商事務。本大臣前文曾云專辦此任。原無不可。至若使各直省實能深明條約意義。確照遵行。問各

外國以為誰掌其權。向謂權在貴親王。不屬之別人。嗣後如使各國改此意見。致視貴署或為未能念悉條約。或為非係總理各國事務。勢同分司。殊於和誼大有妨礙。正在備文。又據九江領事官詳報。並送九江道後照會該領事文移一件。內引南贛道文稱。將該英人由贛解滬。道里遐邇。即無中途疏忽之虞。難免沿途防軍及地方百姓傷害之禍。等情。查此兩案。則閩省所獲英民。難口解送內地。江西所獲英民。又復羈押內地。不肯送交到口。各有盡理之詞。鄙見其理不無相悖。諒貴親王亦必深知。果欲辨駁。屢次行文往返。究屬無益。要在速將該英民解滬。致本大臣。迅得入奏。否則以後如何辦理。本大臣不能人為相保也。鈔錄該道來文。併送貴親王查閱可也。為此照覆。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來文。內稱屢次行文往返。究屬無益。要在速將該英民解滬。致本大臣。迅得入奏。等情。具見貴大臣辦事明通。所有江西羈押英人一案。前經本衙門疊次行文。又於八月二十三日。奏明請

旨。嚴飭上海通商大臣。江西巡撫。轉飭贛南道。迅速照約送交領事訊辦。因恐由者派員赴贛。復由贛解交領事官。未能迅速。現又別知赫總稅務司。轉飭九江稅務司。星夜前往迎

提會同該處委員押解來滬。一經解到。速交許領事訊辦。諒不至再有疏虞。至先令一案。昨准上海通商大臣來文。知克令屍棺。經浙江臬司楊派委守備林有亮。由蘭谿護解赴甯。已於七月二十六日到甯。送交英領事查收。現在此事既已如此辦理。誠如貴大臣所言。辨駁究屬無益。彼此如再州駁。在該會者。或以此事不歸咎於通賊之人。轉歸咎於捕拿通賊之人。不歸咎於任聽通賊不辦之人。轉咎於獲通賊不即釋放之人矣。是以本爵現亦查照貴大臣之意。不復再贅無益之論。惟有再備通行公文。嚴飭各省地方官。嗣後遇有拿獲外國人犯案事件。務須按照條約。送交附近領事官收辦。不得再有錯誤。以致自取咎戾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准來文。內有不歸咎於任聽通賊不辦之人一節。或因本大臣漢文處淺。所指之見。殊不甚解。又示辨駁無益一層。查此案本大臣所有諄諄讀論。實難辭咎。惟因迫於無可如何。是以若是。蓋條約不守。難保和局。條約所載英民僅歸英官究審。內地各官拿獲英犯。不可陵虐。全約一部之中。其要於此。不但不守此條。難免致釁。即有情形使人懷疑背約。亦易另生事端。近因外論白齊文如

何死法。傳聞甚慘。聽之實覺難安。本月初九日。接到上海領事官詳報。內稱美國領事經派委員開棺驗視白齊文之屍。據其委員復稟。似乎外論尚有可憑。本大臣思白齊文一犯。行止固屬不端之極。該犯若生。實於貴國有危。該犯既死。其危似屬已除。然既有此外論。亦無論其半是虛無。抑或全屬虛渺。其危險之處。較該犯生時尤甚。本大臣再三詳告。實由於此。溯查英人麥爾飛一案。曾被華民控告搶掠殺人各等兇暴不法。因蘇州各官漫不留心。該犯以致於死。經本大臣咨催貴親王奏明請旨。亦由於此。聞省各憲果能彼日奉旨遵行。則先令一案。可以無自而出。今准來文。所云江西所押英人。別知總稅務司。轉飭稅務司前往贛州提解來滬。本大臣接閱之下。實深欣悅。理宜入奏。確知本國藉此辦法。以為貴親王盡心設法。務令各直省敦守和約。我君上亦必欣慰之至。又云再備通行公文。嚴飭各省務須按照條約辦理。則各直省果能遵照奉行。更本大臣之所甚願也。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比利時國條約辨駁。經臣等於九月十四日。繕摺具奏。奉旨依議。欽此。臣董恂當即欽遵。知照比國使臣金德。於本日本日

衙門當面畫押蓋印。其議定奉明各口派領事官事宜照會一件。亦於是日照。臣董恂前與威妥瑪面定之案。繕妥呈遞。對均屬無訛。該使臣金德畫押後。於十六日出京。回津。所有蓋印條約共四本。臣等先於十五日派弁齎赴天津。交崇厚查收。俟金德到津。與之畫押。茲據崇厚咨稱。已於二十三日。與該使臣在公所畫押。該使臣俟有輪船。亦即起程南駛。並將臣衙門及比國所備條約各留一本。仍交原弁齎回存案。惟該使臣於十四日來署畫押之前。曾遞一函。呈送臣等及派辦司員等大小洋槍銅帽等件。情詞甚為敬順。未便擲回。臣等當亦公備大緞十匹。以為答禮。理合一併附片具陳。

奏案卷十七

十五

御批知道了。

比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兩國既定和約通商章程各節。已臻妥善。嗣後比國所派往各口領事副領事各等官。如有辦理不按條約。有不協之處。

貴國即行照會比國欽差大臣。或代國大員。一准來文。一面即將該領事官撤任。該口另設別員接辦。一面鈔錄原文。繕摺奏請查辦。另派領事官來華。至於所託別國領事副領事各等官代辦事務。一有不協之處。亦應一例同辦。為

此照會  
甲午。

國事務衙門行走。

甲辰。暫行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崇實奏。竊照本年夏間。先後據西陽州教民張天興等。具控張玉光等縱槍疊斃各等情。臣等以張玉光等與張天興等。彼此均係比鄰。而居同井共里。習教與不習教。原係兩不相容。應仍和睦共處。何以忽有糾槍焚毀之事。究竟因何啟釁。批飭署川東道恆保委員前往。會同署該州董貽清。迅速查明妥辦。

奏案卷十七

十六

復又疊劉嚴催。嗣因日久未據結覆。將董貽清撤任。另委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往署。當其赴任之時。臣等復以教民交涉之案。凡有具控到官者。總當視其事理之是非。以定案情之曲直。不可因其習教與不習教。稍有區分。以致失平。並將張天興等控案。速為辦理。諄諄誡諭。將各案妥速了結。詎於七月二十五日。復據恆保轉據西陽州來稟。傳教士瑪弼樂。於六月間自行前赴西陽。該州鄧清濤因其無可接止。屬令暫住城隍廟內。於七月初九日。有不肖姓名進香多人。因與瑪弼樂口角爭鬪。致將瑪弼樂毆傷殞命。兇犯逃匿等情。臣等查瑪弼樂到西未及一月。即

被毆斃命。究因何故。玉應緝獲兇犯。訊明展辦。時值恆保  
因病請假調理。飭委重慶府知府錫佩接署。即批令錫佩  
委員馳往該州。勒限展辦。並囑董貽清尚在州城。一併責  
令留緝。尚未據報獲犯。正在嚴拿。恭奉寄

諭。飭即認真確查。速行斷結。其被控有案之馮仕銀。張佩超。宋文  
選等。並著悉數拘獲。東公審辦。至百陽州知州辦理此案。貽誤  
選等。若先行吞處等因。欽此。臣等查此案構訟業已數月。乃該  
前署州董貽清既已逃延。迨署牧鄧清濤到任。人不上緊  
清理。竟致釀成人命。人無一犯就獲。實屬貽誤。未便僅照  
尋常。今案開參。相應請

奏稿卷三十七

十七

旨將卸署百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現署百陽州事試用直隸  
州知州鄧清濤。一併摘去頂帶。勒限緝拿首從各犯。及被  
控之馮仕銀等。務期悉數就獲。從嚴究辦。並將張天興等  
具控張玉光等各案。趕緊訊明斷結具報。儻再沅泄。即從  
嚴參辦。臣等伏查百陽本係苗疆改土歸流。民情素稱獷  
悍。人者太遠。鄉愚罔知大體。動輒滋事。而傳教士所收  
之人。近來不免過多。半屬不安本分。往往以有傳教士為  
之主持。印恃為護符。任意欺壓鄉愚。以致民間積不能平。  
因怨成仇。遂有聚眾鬧毆搶毀之事。即如本年春間。鄧司  
鐸在彼傳教。該處居民與之不睦。經遊擊尚嘉福設法保

護。始得遣人送回渝城。是地方文武。並非置之不顧。無如  
前案未結。而范若瑟入聽瑪喇樂冒然前往。以致釀成命  
案。至該州教民及彭水鄧都等處教案。在臣等衙門所控  
各詞。無論未必全真。即使概係真情。臣逐一檢閱。計其詞  
列百彭鄧三屬受害者。亦僅數百家。所失銀錢衣物。有註  
明數目者。有未註數目者。通計亦不過數萬之譜。乃范若  
瑟致信該國住京公使。竟謂被害者二千七百餘家。計銀  
二十餘萬。未免飾詞以圖蒙聽。其彭水控案。前據恆保稟  
稱。已據紳董議和。將次結息。惟城外之案。尚未完結等語。  
臣當經批飭一律妥辦。結鄧都與彭水大略相同。現亦

奏稿卷三十七

十六

嚴飭趕辦完竣。以期相安無事。總之川省教案情形。傳教  
者既非一人。從教者良莠不齊。故百彭各屬。每多控案。尚  
祈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轉諭住川主教。嗣後傳教務須檢  
擇。慎勿濫投匪人。庶可與地方和睦。日久相安。不致動輒  
興訟。枝節橫生也。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教士被毆。兇犯未獲。請將署任知州及卸  
任知州摘頂勒緝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四川百陽  
州人毆斃法國傳教士。並燒搶教民房屋。當經諭令崇實馳奏  
查確懲辦。茲據崇實奏稱。先有百陽州教民張天興等。共控

張玉光等縱槍擊毆各情正在飭屬審辦。復據報傳教士瑪樂自行前赴百陽。住居城隍廟。被不知姓名多人毆傷。項命克犯逃。請將署知州等摘頂勒緝等語。此案構訟。業已數月。該署知州等並不上緊清釐。致釀人命。實屬貽誤。前署百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現署百陽州事。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著一併摘去頂帶。勒限緝拿首從各犯。及被控之馮仕銀等。務期悉數就獲。從嚴究辦。並將張天興等具控張玉光等各案。趕緊訊明。斷結具報。慎再玩泄。即行從嚴參辦。前據法國公使呈遞照會。有知州將馮仕銀等召至署內飲酒。協謀屠滅。傳教士瑪樂樂前往撫慰。被馮仕銀張佩超。乘文送等。率眾毆傷。斃命之語。是否屬實。仍著崇實駱秉章。確切查明。將兇犯悉數拘獲。訊明辦理。不得含糊草率。致貽後患。田典恕究於何時起程。曾否出境。並著催令趕緊起解。毋許逗留。

丁未。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著廣東巡撫郭嵩焘。奏。同治四年九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尚未准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等因。欽此。伏查此事。先經臣等疊飭惠潮嘉道。督同該府縣。悉心籌辦。祇因潮州民風強悍。最易滋事。必須設法開導。確有把握。方可施行。溯查咸豐十年六月間。英

國領事暨佐治。以兩商要件為詞。欲至潮城與惠潮嘉道。邱景湘相會。彼時潮郡士民。羣相驚駭。徧張揭帖。欲與為難。經該地方官力為禁阻。據該國領事申陳。亦有恐滋事端。請出示調和萬民之語。是彼國未嘗不知潮民蠻悍之情。嗣於十一年夏間。英國卜魯斯復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謂惠潮嘉道不令進城。非因民情不順。入接引條約內。有商民人等准持執照前往內地一條。謂未發執照。不得進潮城。皆非確論。彼亦明知此中底蘊。特藉條約為進城左券。以期必遂所求。前督臣勞崇光。前撫臣耆齡。欽奉上諭。當經展飭該地方文武。傳集曉事紳耆。剴切開導。一面布置彈壓。謂可無事。及至英國領事行抵城濠。倉卒之間。突有數百千人。拋擲瓦礫。蜂擁鼓譟。勢不可遏。該領事即時退出。嗣是疊經要約。必欲入城。同治二年冬間。由省派委候補道屠繼烈。馳赴潮州。會同該道府等設法調停。潮民聚眾數千。圍據委員寓所。其勢洶湧。幾至滋事。端委員竟無從勸諭。而自是以來。潮民之違抗愈力。而英人之求進愈堅。各自固執。兩不相下。辦理實無善法。臣等欽奉

諭旨。斟酌辦理。敢不竭盡心力。以期仰副宸懷。惟桀驁之性。未易猝平。膠固之形。難以遠釋。誠恐事有決裂。上虧

國體。下拂民心。必須妥為設法。使進城之後。中外相安。方為盡善。因思潮民之所以堅不欲洋人入城。必有原委。須先洞悉民隱。然後辦理。方可措手。當經劉飭惠潮嘉道張鏡等。悉心體察。務令中外渙然冰釋。俾該領事得以早入潮城。隨於九月初七日。據張鏡稟稱。此事業經再三開導。潮郡紳民所深慮者。約有數端。蓋恐該領事入城之後。必執條約通商一節。開張行店。設立關卡。且外國天主堂。巍然矗立。其高數丈。潮民最信風水。恐其在城內建造此堂。有所傷犯。是以加之抗拒。張鏡旋派委員馳赴汕頭。向該領事據實告知。該領事聞之。喜出望外。稱說以上數端。俱可概不舉行。並云洋人一言為定。從不翻悔。又稱從前地方官。未肯實心籌辦。今既代為善辦。祇期速成。為佳。自此再不稟催京使。以省煩瀆等語。經張鏡具稟請示。臣等查此事時間五年。尚未了結。既先與洋人約定。得有把握。應即速行辦結。當經批飭照辦。臣瑞麟隨於十七日奉到廷寄。因進城之事。已有定議。自可毋庸前往。並傳聞該道張鏡。已於十三日約會洋人進城。至二十四日。接據張鏡及潮州鎮莊國彥。遊擊吉瑞等稟稱。會集同城文武。邀約紳耆。面為剖析。並出示偏帖。曉諭俾知此次洋人入城。係欽奉

奏  
主

諭旨。遵守條約。萬無中止之理。並諭知先與洋人定約。不來多人。不住多日。以後不設關卡。不開行店。不立天主堂。以期盡釋羣疑。一面派撥弁兵丁勇。在於城廂內外彈壓護衛。委員至汕。面見英國領事。堅佐治。再申前議。該領事即於九月十二日。帶同譯官一員。通事僕從等十餘人。偕同委員李鑄。孫克昌。乘船晉郡。張鏡。莊國彥等。各飭員弁兵勇。沿河迎護。並另派委員同知丁祖望。帶同紳士三人。往接十三日卯刻。同至郡。登岸入城。到惠潮嘉道衙署。同城文武。俱往會晤。相待以禮。留住署中三日。仍分派文武員弁。彈壓百姓。護送洋人回汕等情。具報前來。臣等伏查潮民素號強梁。若聞遠近。其剛勁果敢之氣。竟至百折不回。是以洋人欲入潮城。時間六年。迄無定議。此次曲盡經營。多方設法。該領事始得入城小住。護送出城。尚未至別滋事端。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

瑞麟。郭嵩燾。又奏。再據張鏡稟。此次辦理洋人入城一案。先留總兵程國彥。撤回防勇。布置彈壓。又刊刻小方告示。至萬餘張。挨戶散發。委曲開諭。紳民人等。均已輸服。無詞。仍責成各營將弁。約束兵丁。府縣學官。約束文武生員。局紳。約束團勇。各衙門差役。約束無籍游匪。層層布置。周密。

奏  
主

始約該領事入城。乃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復沿街偏張揭帖。肆意阻撓。張鏡即邀集局紳。出具公啟。聲明領事僅一人入城。毫無別故。極力彈壓。隨派紳士二人。隨同委員潮防同知丁祖望。前赴汕頭。約會該領事防護入城。留住道署。幸保無事。次日。繕譯官佛禮賜信。言欲住一月。並議另覓基地。自建公館。邀求給予照會。其隨後多係廣潮人民。又出外傳揚。百姓目之大張揭帖。高賈均至罷市。人情恟恟。該鎮道等一面設法彈壓。一面婉勸該領事前約住城兩日。別無要求。今請寬至三日。護送回汕。遂於十五日百刻出署。往拜鎮府兩處。順道登舟。百姓一律安堵等情。臣等正在覈飭該道府等。晝日接交涉事宜。聞該英領事堅佐治申陳。此次進入湖城。各官禮義相接。詎百姓不悅。閑論紛紛。並有揭帖歌謠辱罵。人來橋出城。百姓沿街擁塞。拋丟石塊。此回進城。險中做事。拚拌而為。誠非美事。探得潮州百姓。猖強無理。係由靖安靖河兩局紳於挑唆擺布。請委員來潮。查取職名。斥革嚴辦等語。臣等查該領事申陳。與該道所稟事實略同。情形持異。該道以一時之約為憑。晚諭百姓。權宜之暫計。原期以為徵信之地。該領事以條約之言為據。意在久居。中外之成議。亦不能責以違約之愆。而百姓持之益堅。地方官辦理益加艱窘。

至於爭道擁觀。自係愚民之常習。拋擲石塊。或出無知之兒童。此等小嫌。似亦無足深究。其靖安靖河局紳。歷年等辦防堵。勸諭捐辦。此次出具公啟彈壓。與該鎮道等商辦。亦頗盡心。該領事疑其擺布。尚須查覈。而以後洋人或有來往面商事宜。尤應加意體察。以期相安。既據該領事申請委員查辦。當即飭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潮州。會同該鎮道妥協籌辦。相應懇請聖慈。飭下總理衙門。照會往京公使。轉飭該領事互相體諒。該道等辦理入城事宜。實屬竭盡心力。該領事遵照條約辦理事件。亦當徐與紳民熟商。以求彼此相安。地方官無不到切問導。以符條約。至該領事所稱局紳挑唆擺布。臣等自當分別查究。不敢稍涉含混。俟委員朱啟仁查明稟覆到日。如有需臣瑞麟親往籌辦之處。即當遵旨星速赴湖。斟酌辦理。總期於事有濟。方為妥善。御批覽。

乙酉伊犁將軍明緒奏。拳因伊犁城圍緊急。借助俄國兵加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曾經兩次行文西憲畢爾衙門。至今未接回信。又三次派委已革主事薩碧屯。親至阿勒瑪圖地方。會晤該國管理兵丁之使臣江達拉。其情大一切均極契洽。即兩次遣官前來伊犁。彼此接見。皆甚歡悅。刻

下盼望援兵甚急。總未見該國遣兵來臨。茲據江達拉里來咨。述及內地撥給伊犁餉銀。現存料布多。已遣人代為前往迎提。並願代付腳價。所有託其代遞摺件。亦經遣人由邊卡齎送。並稱為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因分地界。比從前更為和好。至提及借兵之事。則云我們國王若早為慮允。彼時早已將兵發了。我們屬下官員。若無國王指飭。不敢派兵。

貴國

皇上並未問我們要兵。我們豈敢離卡。前次來字。業已奏明我們國王。至今尚未接到旨意。各等語。查前次照會。曾告以借兵情由。早經入奏。恐中途梗塞。以致遞報展轉。再由京都轉致貴國。難免時日稽遲。總未見其照覆。察其情形。使臣帶兵在外。一切儘可專主施行。即彼此晤面交談。亦覺十分近情。極口允諾。及至行文。則抑揚其詞。或云未見諭旨借兵。或云國王未曾指飭。均未便施行。種種觀望。無從揣測。惟伊犁待援甚急。實難久守。惟有仰懇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致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西志畢爾衙門。諭以大義。既稱和好。便切同體。務即迅速發兵。前來伊犁。會同剿賊。共立大功。不勝企盼之至。謹附片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奉諭旨。覆陳軍務情形一摺。伊犁餉銀

奏摺卷之三

三五

疊經諭令明諱廣鳳等。將已到銀兩。迅派委員。設立台站。多備駝馬。由俄國邊界趕緊運赴伊城。想該將軍必能恪遵。妥辦。至借兵助剿一節。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在京公使再三商辦。該使始則答稱。該國邊界駐兵無多。並無屯紮大隊人馬。繼復稱。該國邊界多事。諸費為難。並無應允之語。是此事在京辦理。殊無把握。業於七月初四日。諭知明緒。並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鈔給閱看。明緒此次請飭。再向婉商。自係尚未接奉前旨。即若該將軍據前諭。妥善辦理。如能就近與西志畢爾衙門通融商辦。朝廷亦不為違制。儘仍推諉游移。則後患可虞。亦不便過於相強也。至向該國借用糧食火藥等項。該公使已經行文該國。允為商辦。明緒可即遵照九月初一日。寄諭。迅速行文俄國邊界各官。相機妥為辦理。

奏摺卷之三

三五

壬子。頭品頂戴雲貴總督勞崇光。護理貴州巡撫布政使裕麟奏。前據法國副主教梅西滿報稱。該副主教由四川重慶府起身回黔。將攜帶自鳴鐘洋紅洋酒洋油細布。及衣服銀錢等件。雇夫挑走。於閏五月初五日。行至大定府屬毛草坪地方。被雲南口音練丁八九人。攔路搶奪。懇為追究等情。維時各軍規取大定府城。正當嚴練雲集之際。臣等當即飛飭署貴西道兼署大定府知府鄧爾恭。迅速查拏究辦。旋據查明。此項雲南練丁。練補用參將鍾昌林



部下鄧爾共印會同鍾昌林。勒令該練目等確切嚴查。將行搶之練丁楊占春、孫應田、老新、先後查拏到案。並起獲原贓夾呢馬褂一件、白綿袖一匹、洋紅半瓶、兜出夥匪。尚有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夏、尹老新、即田永培、李五夏、楊老五、已先回雲南鎮雄州原籍。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夏、聞等逃往畢節縣屬黑神廟內。署畢節縣知縣茹合章訪知。會營帶領兵役前往圍拏。該犯等持械拒捕。被兵役登時格殺。刺取首級解道呈驗。孫應於被獲後棄間跳逃。亦被兵役連捕格斃。刺取首級。經鄧爾共將已獲首犯田老新、從犯楊占春二名、朱短搭搭等首級四顆、及起獲贓物一併派撥兵役押解來省。臣等核將朱短搭搭、楊二、雙曾二、大夏、孫應首級、懸竿示眾。原贓給主認領。其現獲之田老新、楊占春二犯、由司督同委員署貴陽府知府胡超龍等、提案研訊。據田老新供雲南尋甸州人。楊占春供雲南昆明縣人。同供先後來黔。均在大定府鍾營投充練丁。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田老新出外。與營練丁朱短搭搭、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夏、並在逃之尹老新、即田永培、李五夏、楊老五、會過閒談。田老新、朱短搭搭、孫應、悉知大定府屬毛草坪地方。常有過客往來。起意糾搶。得贓分用。楊占春與楊

二雙等應允。一共九人。各持短刀。於是日同至該處。午後開梅西滿由川回黔。將銀錢衣物。雇夫挑走。行至該處。田老新等瞥見趕攏喊搶。當將各物搶獲。批至僻處。查點依分而散等語。據署按察司曾璧先審明定擬。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親提覆鞫。據供前情不諱。兇詰委係初次起意。糾搶得贓。此外並無窩夥搶劫。及另犯不法別案。矢口不移。案無遁飾。賊匪主認。正賊無疑。此案練丁田老新、朱短搭搭、孫應、起意糾同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夏、並在逃之尹老新等。搶奪法國副主教梅西滿銀物。同夥已至九人。各執持短刀。實屬倚強肆掠。兇暴取著。自應按照強盜本律問擬。田老新、朱短搭搭、孫應、楊占春、楊二、雙曾二、大夏、均合依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除朱短搭搭、孫應、楊二、雙曾二、大夏、四犯業被畢節兵役格殺。刺取首級表示外。該犯田老新、楊占春、身為練丁。結夥肆搶。均屬目無法紀。自當從嚴懲辦。現值寇氛不靖。未便稍稽頭戩。審明後。即飭司會營將該犯田老新、楊占春押赴市曹正法。梟首示眾。以昭炯戒。失於約束之練目。飭貴西道就近提案責革示懲。已獲各贓。給主認領。未獲各贓。嚴飭查追。俟有無起獲。分別辦理。

御批。這犯尹老新等。著即飭屬嚴拏務獲懲辦。該衙門知道。

駐藏大臣景紋奏。查唐古特所屬布魯克巴都。去歲十  
餘站之程。緊與披楞地界接壤。今春二月間。兩造擅起釁  
端。殺傷披楞人。數甚眾。嗣經該商上揀派番官前往辦理。  
而披楞人眾。業已退回。查藏屬邊界各隘口。東南兩面。緊  
接披楞地面。極大。人煙稠密。雖一時暫行退去。將來必圍  
報復。勢查如此。情當飭諸門軍。暨噶布倫等。凡業披楞隘  
口之處。調派土兵。嚴密防範。萬勿令其入境。現在藏管漢  
番官兵。仍令常川操練。慎重邊防。  
御批知道了。

奏案卷末

完

丁巳。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德克碑。甯波統  
務司日意格。均法國人。上年赴湖州助剿。當逆賊圍攻東  
埠官軍營。亞時。德克碑。日意格。督率所部洋槍隊。並淺水  
輪船。前往助剿。甚為踴躍。迨湖即克復。全浙肅清。該總兵  
等。未撤撤遣。一切均恪遵條約。毫無參差。並稱嗣後中國  
如有差違。仍願為中國出力。在諸洋將中。最為恭順。查前  
次攻克杭州。德克碑已蒙  
恩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此次可否將德克碑  
賞加提督銜。日意格  
賞加總兵銜。其隨同勦賊出力之英國教師。陳標。常林。模。可否  
賞給五品頂頂。軍功。梅勒。西。侯。舒。二名。可否

賞給四品頂帶。以示鼓勵。現在德克碑。早日本國。日意格。尚在甯

波。屢各申款。求於湖州保案。奏懇

天恩。似其希望之意。得此以為榮幸。

諭內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德克碑。甯波統務司日意格。上  
年督率洋槍隊。並淺水輪船。前赴湖州助剿。甚為踴躍。德克碑  
著賞加提督銜。日意格著賞加總兵銜。隨同勦賊出力之英國  
教師。陳標。常林。模。著賞給五品頂頂。軍功。梅勒。西。侯。舒。均著賞  
給四品頂帶。以示鼓勵。

十一月甲子。

諭內閣。刑部。右侍郎。譚廷襄。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奏案卷末

完

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元年  
奏定。同文館章程。內開。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由臣衙門  
堂官。自行考試一次。覈實甄別。按照舊例。優者。授為七八  
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咨行吏部註冊。其學生得官  
後。每年俸銀。由奏撥各海關船鈔項下支給等因。查英文  
館。於元年五月開館。截至本年五月期滿。本應即行考  
試。因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於本  
年四月間。附片陳明。展緩數月。俟法俄文館。限期將滿時。  
一律考試。在案。茲查法俄兩文館學生。學習三年。限期將  
滿。而英文館。已逾半年。自應將法俄兩文館。試期提前。與

英大館一併考試。經臣等定期於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按館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試。並飭提調等在旁稽察。防其槍替等弊。初次考試。各國配送洋字照會。令其譯成漢文。覆試將各國條約摘出一段。令其繕成洋文。因洋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復恐各學生於外國文字。雖能通曉。而語言未必嫻熟。因再行覆試。由臣等密出漢話條字。按名交該學生等。令其繕成外國言語。隔座向外國教習侍講。再令外國教習。將學生言語譯漢。寫明兩相異跡。計共九日試畢。臣等將三次試卷條子。合併比較。其繕譯各文。雖未能通體貫串。亦尚有相符之處。外國言語。亦多體合。自應分別優劣。照章辦理。惟查章程內優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臣等公同商酌。現考前列學生。雖繕譯尚無錯誤。然究屬一知半解。於西洋文字。未必全屬貫通。若遂授為七品官。轉恐該學生等視之太易。不復用心。茲酌擬優者分別為八九品官。各部註冊。仍留館學習。其餘尚堪造就者。分別記優記過。留館學習。至考者係初次考試。無可降罰。應行咨回本旗。所食甲缺錢糧。應由各該旗察其能否當差。自行的員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同治元年奏定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章程六條。業已遵辦三年。惟其中尚有未盡之處。臣等公同商酌。必須量為變通。方足以資經久。因再酌擬章程六條。飭令該館提調等。自同治五年為始。遵照開辦。以期周備。謹將所擬章程。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同文館章程

一請添設膏火。以省甲缺也。查同文館學生。坐補各旗甲缺。係沿俄羅斯文館舊章。當時原因三成船鈔收數。恐不敷用。故不得不藉此調劑。現計每年三成船鈔。足可敷用。且現在操練緊要。未便以學生虛占各旗甲缺。致礙操練。擬請量為變通。自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將該學生所補甲缺裁還各旗。每館學生各以十名為定額。三館共三十名。由本衙門三成船鈔項下。不論等第。每名每月撥給膏火銀三兩。即不必咨補甲缺。其考取得官。有俸可支者。扣除不給。扣存之銀。即以備月課前列學生獎賞。臨時酌定給領。

一請酌定獎賞。以資鼓勵也。查章程內開除月課外。每年於四仲之月。考試一次。謂之季考。每年十月考試一次。謂

奏案卷五

五

奏案卷五

五

之歲考。上兩年歲考。由臣等分別等第。皆給獎賞。季考並  
無獎賞。今擬歲季考均酌定獎賞數目。以資鼓勵。歲考一  
等每館二名。每名四兩。二等三名。每名二兩。季考一等二  
名。每名三兩。二等三名。每名一兩五錢。歲季考等第由臣  
等酌定。月課等第由提調官酌定。分別註冊存查。每遇季  
考月分。即停其月課。以免重複。

一請飭助教常川住館。以資照料也。查俄羅斯文館助教  
國世春。係元年奏明留充同文館助教。該助教自留館以  
後。每遇月課季考。皆在館照料收卷等事。並未議令  
值班住宿。茲查該館中外教習學生。蘇拉人數較多。勤情

奏摺

主

互異。該提調等雖有稽查之責。但皆有本衙門經手公事。  
難以逐日到館稽查。嗣後應飭令國世春常川在館住宿。  
專司稽查三館教習學生出入。並隨時約束蘇拉。以防流  
弊。兼收掌該館各項冊籍。其每年俸銀八十兩。該助教歷  
年並未照前奏定章。赴臣衙門支領。嗣後應咨行該旗。自  
同治五年正月為始。由臣衙門按季給發。無庸行文戶部  
支領。  
一請嚴定學生告假日期。以免作輟也。查同文館學生。向  
無告假日期定限。難免任意曠廢。嗣後學生除季考月課  
不准告假。違者扣除一月膏火外。其平日告假。每月以二

日為限。逾二日按日扣除膏火。遇有事故。以百日為限。逾  
百日者撤退。再學生功課。寸陰當惜。惟離館遠近不同。早  
晚奔馳。亦恐耽誤。嗣後應准各學生。任便在館留宿。不願  
者聽。

一請定去留限制。以免濫廁也。查初傳到館學生。天資敏  
鈍。不能豫知。學習三月。自可略見端倪。是否尚堪造就。應  
令各教習於學生到館三月後。出具切實考語。由臣等分  
別去留。其留學者。應俟一年期滿。甄別一次。如於西洋語  
言文字。無所通曉。或略知大概。而繕譯模糊者。即行撤退。  
另傳更換。其每月膏火。應俟一年甄別留學後。方准開支。

奏摺

主

庶免濫竽。  
一酌給各官米折銀兩。以昭平允也。查前奏定同文館章  
程。助教每年俸銀八十兩。七品官每年俸銀四十五兩。八  
品官每年俸銀四十兩。九品官每年俸銀三十二兩五錢。  
皆係沿俄羅斯文館舊章。均未議及每年俸米若干。今該  
學生等既經考列前名。獎敘得官。自應按照品級。一體給  
予俸米。以資養贍。惟查該學生等得有七八九品等官。仍  
令留館學習。尚無職事。自與各衙門實在官階有閒。茲酌  
擬七品官每年米折銀十二兩。八品官每年米折銀十兩。  
九品官每年米折銀八兩。按春秋二季。由臣衙門船鈔項

下發給。無庸行大戶部支領。至助教俸銀。既由船鈔項下發給。其應領俸米。亦未便再由戶部支領。應咨行戶部查明該助教每年應領俸米若干。按照現在減成發放實數。應折銀若干兩。即照數由船鈔項下發給。如將來各官俸米加增成數。再隨時由戶部咨照臣衙門一體加增該助教米折銀兩。以免向隅。再各學教習。向有應領米石。所有同文館漢教習。亦應議給。統由臣衙門移查戶部覈明辦理。

御批覽

恭親王等人奏。再同治三年五月間。據英國照會內稱。卜

奏摺卷七

七

魯士由京回國。所有應辦事件。皆交參贊威妥瑪接辦。本年八月初一日。據署理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內稱。該國現派阿禮國補授住紮中華大臣。現已接手經辦一切事務。當經給予照覆。副該使於二十五日來臣衙門謁見。臣等已分日答拜。

御批知道了。

壬申。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焘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華商曾源成虧欠英商等因。欽此。臣等查曾源成係潮州海陽縣人。曾文財在外洋噴叻地方

開設貨行之名。其虧欠英商銀二萬四千餘圓。節據英國住潮州領事堅佐治申陳請追。疊經嚴飭海陽縣查拘曾文財。務獲追償。以清商欠。而符條約。乃曾文財連匿。久未拘獲。致稽時日。欽奉

諭旨。前因。當復嚴飭潮州道府。督同海陽縣欽遵前往。曾文財所居鄉村。密速查拘究追。趕緊辦結。茲據惠潮嘉道張鏡轉據海陽縣知縣施紹大稟稱。曾文財所開曾源成貨行。虧欠英商已里遜銀兩。現經紳族人等調處。措有銀項歸還。英商清款。取有英商收單。暨縣屬紳民保結。並據英領事堅佐治備文照請銷案。是本案欠項。業經歸還交收清楚。應請免議。將案擬結等情。臣瑞麟復接據英國住廣州領事羅伯遜申陳。轉據住潮州領事堅佐治大稱。以此案兩造已清理完結。轉請銷案前來。除飭潮州道府督縣將本案覈結註銷。並嚴飭各地方官。此後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務當按照條約。妥速查究辦結。以昭平允。不容歧視延誤。暨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臣等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乙亥。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臣於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與美回匪撫局。執迷

不悟等因欵此細閱貴州主教胡縛理給法國使臣伯洛內之信。語多撻拾。而伯洛內給總理衙門信中。所云上者投意於下。激成事端。縱有此變。亦惟泰事者先識其由等語。似皆注意於臣。伏思臣抵黔以來。有鑒於日與恕前車之覆。每於胡縛理等酬酢往來。事事致敬盡禮。凡其請託之件。臣亦未嘗不降心以從。不但與義撫回之事。臣並未獨持異議。即如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奉條能吏。為日所忌。胡縛理受回之惡。屢次恣怒督臣與臣撤換。臣供委曲遷就。嗣胡縛理出示諭令各屬辦團。僅於示尾添註督臣與臣同閱字樣。臣亦不與之較。惟署善安廳同知錢境。督率紳團。數年苦戰。收復廳境。並將全境夷匪。悉數剪除。士民甚為愛戴。胡縛理因該廳百姓不肯入教。指為錢境所使。堅欲撤換。臣因錢境之去留。關係廳屬之安危。總未允其所請。由此結怨。及聞其給伯洛內信。謂臣為不職之員。臣向督臣詢及。始知原委。其信中所云。前派司輝任國柱赴新城招撫回匪。眾者員透信於臣。乘其入城會議之日。於兵攻城等語。即係新城回匪金萬恩前致反正。回日馬志密信。勸其助逆抗官。馬志密於義憤。商之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與師攻勒新城。該回匪等聞風驚懼。始將扣留之任國柱送至興郡。臣前指已奏明在案。至教宰已降之

奏辦夷務始末

卷

鎮甯州屬中甲子地方。曰匪一層。查鎮甯州並無回匪。投降亦無中甲子地名。惟另有一種夷人。俗呼為神家子。安順府各州縣皆有。上年鎮甯州神家子匪滋擾。經補用知府畢大錫帶練勒辦。胡縛理因此種神家子亦有入教者。遂為此影響之詞。其偏袒教民。顛倒是非。類此者指不勝屈。如上年冬間。貴定縣民黃丙揚。偕妻龐氏。搗死李老大嬰孩。旋即投入天主教內。李老大邀約同寨十餘人。赴黃丙揚家理論。黃丙揚舉稱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李老大不依。正在吵鬧。黃丙揚之妻龐氏手執鐵錘。向李老大亂打。黃丙揚亦上前助毆。同去之十餘人。各執不平。將黃丙揚夫婦殺斃。黃姓尼親自知理屈。恐犯眾怒。並未告發。胡縛理出頭代訴。呈兇犯李老大等於不問。而專歸罪於李老大房主不肯入教之罪。國華屢屬督臣嚴飭委辦。貴定軍務之遺員樊希棟。督同署貴定縣知縣嚴為擊解。樊希棟等原知其寃。且罪國華現充國首。勦賊有功。誠恐激成眾變。不敢孟浪從事。胡縛理於樊希棟深恨之。又本年六月間。永甯州民人任聚五等。因恃強竊廠之嫌。糾眾殺斃司輝楊通。並教民謝長生等五人。搶掠天主堂什物。經督臣會同前護撫臣裕麟。督飭地方文武。擊獲首從各犯三十餘名。分別懲辦。胡縛理又向督臣面稱。此案乃永甯

奏辦夷務始末

卷

州。鎮甯州。與美府。三屬會議之事。因永甯州。華友陸映海。常與鎮甯州。華友王介。臣來往書信。皆以恨天主教為詞。二人與署興義府知府孫清彥。計議舉事。先殺司鐸任國柱。痛勒天主教。誰知孫清彥。鎮甯州人心未齊。祇有永甯起事。探無接應。乃止等語。即請督臣將陸映海。王介。臣委員提省。於府審訊。並無確據。未能成獄。入本年閏五月間。副主教梅西滿。自雲南來黔。行至大定府境。被雲南練丁。將行李搶去。胡總理又指稱。署畢節縣知縣。茹合章之家丁王。王。主使。漢練行搶。欲請督臣究辦。適此案正犯已被茹合章。督率兵役圍擊。格殺三名。並據署大定府知府鄧爾善。將首犯田老斬。從犯楊占春。擊獲解省審辦。該犯等均未供有主使之入。茹合章與其家丁始獲倖免。此胡總理所言所行。不近人情之大略也。比年以來。胡總理趾高氣揚。官紳望而生畏。每遇牽涉教務。有轉喉觸諱之嫌。因而不肯之徒。無不恃入教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故恣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搶被殺。層見疊出。前此命盜各案。胡總理所以未即嫁禍於臣者。蓋因督臣在此。不無株連之慮。今胡總理及伯洛內信中。既有有意殺害教士。並奏事者先識其由之言。則何敢而攻。必不稍遺餘力。若督臣赴滇後。黔省再有如梅西滿任聚五等

之事。難保不生。臣以主謀之罪。縱其中曲直。朝廷自有權衡。而狂噬之餘。終恐難以理喻。臣反覆焦慮。不能不將其事蹟。略舉數端。上陳。

天聽。該主教胡總理。即與臣為難。臣仍當曲予包荒。雖不肖阿意。取容。致玷冠裳之列。亦不敢藉端批駁。重煩君父之憂。惟有推誠布公。平心靜氣。遇有間涉教案。悉照和約而行。公是公非。盡其在己。止求理得心安。藉以慰宸衷而維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所陳黔省夷務。亦屬實在情形。該署撫惟當斟酌機宜。固不可與之為難。亦不必過為遷就。總以不激不隨。為維持大局之計。

丙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廣州將軍策畧兩廣總督瑞麟等奏。英國領事進湖城。旋即回汕。一摺。併附片一件。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軍機大臣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伏查此案。時間六年。今始得強勉辦結。當經知照英國公使。未及數日。該使錄送堅領事詳報節略一紙。並黏鈔該處假捏堅領事告示。匿名揭帖。其所稱百姓聞閉情形。較該督等所奏尤甚。雖其中不免砌詞。但既予以藉口。則此事終屬未了。不得以該領事業。經入城。即謂無事。且恐蒙端轉從入城而起。

均未可定。臣等公同商酌。摘錄該督等所奏各情。並酌添  
數語。作為該督等來文。函送該使閱看。告以此事廣東地  
方官。實屬盡心竭力辦事。領事官須加體諒。其開闢之人  
恐係逆奸。或本地匪人。乘間煽惑。藉以生事。現委候  
補道朱啟仁。馳往會同妥辦等情。以冀豫杜其口。並經臣  
等函知該督等。就近設法。宛轉以解百姓開闢之嫌。仍一  
而嚴拏匪名揭帖之人。照例究辦。以平其氣。如該領事仍  
前狡執。或設法令其再入湖城一次。亦屬竊廉一法。一切  
應由瑞麟等轉飭在事各員。妥籌辦理。惟該員等未能了  
結。應令瑞麟仍遵前

奏案卷七

呈

旨。親自馳往督辦。以期速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瑞麟等奏。遵旨開導湖郡紳民各摺片。當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該衙門奏稱。已將此案辦成原  
委。知照英國公使。該使錄呈該國領事詳報一紙。所稱百姓開  
闢情形。較瑞麟等所奏尤甚。請仍飭該督等設法辦理各等語。  
洋人進城。本係條約所載。潮州一府辦理已閱六年之久。始有  
就緒。且於開行設闢建造等事。均經委員與該領事議明。概不  
舉行。是此次進城。與該處地方。並無干礙。該處紳衿。經瑞麟等  
剴切曉諭。諒不至率意妄行。不顧大局。一至於此。自係地方刁  
劣好事之徒。造言生事。殊屬不知法紀。仍著瑞麟。郭嵩壽。設法

完轉開導。諭以准英人進城。不過為遵奉條約。不准其開行設  
店等事。實所以保護開闢。仍一面飭道員張銑等。將匪名揭帖  
之人。嚴拏究辦。如該領事仍前狡執。或令其再入湖城一次。惟  
須辦理慎密。必使百姓不逞刁風。洋人亦不長驕氣。方為妥善。  
惟該委員等未能了結。即著瑞麟仍遵前旨。親往督辦。以期速  
結。儻或遲延。致生他故。必惟瑞麟等是問。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八月二十四日。准來文。以領事官按約能  
進城。中當與各官相晤等因。照會前來。當經本爵據情入  
奏。欽奉

奏案卷七

呈

上諭。派署兩廣總督瑞。馳赴潮州查辦。經本爵恭錄行知。貴大臣  
查照在案。茲於十月十六日。准署兩廣總督瑞咨稱。該督  
未經赴湖之先。據惠潮嘉道等稟稱。九月十三日。已經約  
會領事官。暨進入湖城。連住三日。該領事現已回汕等情。  
咨請察照到本衙門。相應轉據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英國錄送節略  
據廣東汕頭領事官堅詳報。九月十三日清晨。該領事官  
等在河而離湖不遠。已有委員前來迎護。偕到府城南門。  
有海陽縣知縣帶兵相候進城。並無百姓圍擊。亦無阻難  
滋事之形。直至道署。即暫寓其中。均係以禮相待。自道臺



協領知府等官。即時來拜。款待甚優。惟次日清晨。道臺來至屋內。告知夜間百姓滋鬧太甚。甚至已將出城相迎之官衙署拆毀。希望今日回汕方妥。領事官覆云。進城係按條約。此次既來。嗣後必應照辦。若果百姓有心恐嚇。勢必多住數天。道臺答云。本道本欲直約。但潮民強悍。不能立時款待外國之人。堅領事答以進城一節。已閱六年之久。每有論及。不得謂為立時各等詞。往復辨論。後協鎮等官先後來見。各將民人強橫。及近來所作兇悍之事告知。總以切請速回汕頭。容日再行進城。以期百姓漸能相習。領事官欲借道臺與街回拜協鎮等官。再三不允。至十六日。來云。百姓喧鬧更甚。並將各處張貼告白。鈔給領事官看。其間各樣不同。固有數張內開齊集百姓。開閉門戶。以力阻拒外國之人。尚有借用領事官衙告示。言約眾民齊赴道署。聽外國人傳教。分受銀錢等詞。半日後領事官接准道臺來文。內以嗣後領事官等出入潮城。保無阻室。亦可隨時暫住本道署內。似此權辦。即以一年為期。必行代為城內租賃房屋。以作領事官署。因前來。其後堅領事等坐轎出署。欲赴協鎮知府等署回拜。詎料上轎後。眾兵擁護。急送該領事等出城。街上民人甚眾。各樣肆罵。拋擲亂石。幸未受傷。潮查十四日所云拆毀衙署一節。並無是

事。或問道員既已約會入城。百姓何以復行阻閉。實因靖安靖和二局。恐有外國人來礙其權勢。以及各等成見。大皇帝特諭兩廣總督赴潮查辦干涉兩國事件。可知潮州進城一事。中國原無不守條約之意。惟思該領事一進潮城。該民人膽敢阻難陵辱。未免大有礙於領事官體統。嗣恐更有礙於公務。既礙往來公務。即有妨於和好大局。請查閱施行可也。

英國錄送匿名揭帖

為晚諭事。照得本領事下車於潮。一則觀光上國。二則拜會官員。並非存觀視地方之意。爾等何其各懷異心。罷相交易。本領事本欲於十四日午時起程。祇緣十五係我本國大禮拜之期。本領事就於道署大開儀門。宣講福音。非要以此籠絡民心。原欲使爾等知我教亦本於仁義禮智也。為此示諭軍民人等知悉。凡另婦可於十五日十一點鐘。齊集道署。聽講福音。到聽者領賞耶穌聖書一部。並洋銀七錢。爾等宜早聽候。毋致遲悔。特示。

給英國威安瑪信

來文閱悉。此事昨已接據署兩廣總督瑞咨報。當即由本衙門照兩廣總督來文辦法。咨令妥協辦理。以期於事有濟。俾得和誼日敦。至堅領事所稱違言生事之人。自當查

爭先辦。但不可不訪明確係何人。緣恐其中有從前准令  
投誠之製逆。勾通本地奸人。乘隙煽惑。藉以陷害該處地  
方官紳。彼等以有事為生計。即以激怒為巧謀。此意久在  
智者洞鑒之中。必須查訪確實。方不致累及無辜。否則不  
獨轉逆奸人之計。且恐冒然激成事端。轉費周折。想責大  
臣向來辦事明通。定能見及於此。而兩廣總督既已咨報  
自必從長計議。設法妥為查辦也。

兩廣總督來文

案照英國領事欲進湖州府城一節。先經本署部堂劄飭  
惠潮嘉道張鏡等。悉心體察。務令中外渙然冰釋。俾該領

奏案卷末

呈

事得以早入湖城。隨於本年九月初七日。據張鏡稟稱。此  
事業經再三開導。湖郡紳民所深慮者。約有數端。蓋恐該  
領事入城之後。必開張行店。設立關卡。且外國天主堂。巍  
然矗立。其高數丈。湖民最信風水。恐其在城內建造此堂。  
有所傷犯。是以不願該領事入城。張鏡旋派委員赴汕頭。  
向該領事據實告知。該領事聞之。稱說以上數端。俱可概  
不舉行。並云洋人一言為定。從不翻悔。人稱從前地方官  
未肯實心籌辦。今既代為籌辦。祇期速成。為佳。自此再不  
稟催京中。以省煩瀆等語。經張鏡具稟請示。本署部堂查  
此事時閱五年。尚未了結。今既先行的定。得有把握。應即

連為辨結。遂飭該道張鏡於十三日約會洋人進城。至二  
十四日接據張鏡等稟稱。會集同城文武。邀約紳耆。而為  
剖晰。並出示曉諭。俾知此次洋人入城。萬無中止之理。並  
諭知先與洋人定約。不設關卡。不開行店。不立天主堂。以  
期盡釋羣疑。一面委員至汕。面見英國領事。再申前議。該  
領事即於九月十二日帶同總譯官一員。通事僕從等十  
餘人。偕同司員李鶴孫克昌。乘船晉郡。張鏡、翟國彥等。分  
飭員弁兵勇。沿河迎護。並另派委員同知丁祖望。帶同紳  
士三人前往接待。十三日卯刻同至郡。登岸入城。到惠潮  
嘉道衙署。同城文武俱往會晤。相待以禮。留住署中三日。  
仍分派文武員弁。護送回汕。並稱此次辦理洋人入城一  
案。先留總兵翟國彥撤回防勇。布置彈壓。又刊刻小方告  
示。至萬餘張。按戶散發。委曲開諭。紳民人等。均已輸服無  
詞。仍責成各營將弁。約束兵丁。府縣學官。約束文武生員。  
局紳約束團勇。各衙門差役。約束無籍遊匪。層層布置。周  
密。始約該領事入城。等因前來。本署部堂查該道等此次  
辦理入城事宜。實屬竭盡心力。請由總理衙門照會住京  
公使。轉飭該領事互相體諒。此後辦理事件。總必遵照條  
約。與紳民熟商。以求彼此相安。地方官無不到切開導。以  
符條約。又該領事稟稱。此次進入湖城。各官禮義相接。詎

奏案卷末

呈

百姓不悅。並有揭帖歌謠。係由靖安靖河兩局紳於批。請委員查明嚴辦等語。本署部堂查該領事申陳。與該道所稟事實略同。情形特異。其靖安靖河局紳。此次出具公啟。彈壓與該鎮道等商辦理。亦頗盡心。該領事疑其挑唆。尚須查覈。以俟洋人或有來往面商事宜。尤應加意體察。漸期相安。既據該領事申請委員查辦。竊恐其中有刁逆奸細。或本地匪人。乘間煽惑。以冀激成事端。亦未可知。現已飭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湖州。會同該鎮道妥辦。並嚴拏造言生事之人。不致稍涉含混。俟該委員等稟覆到日。再行斟酌辦理。總期於事有濟。方為妥善。

奏案卷七

四

戊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竊照各營員弁勇丁。既經違散。即不准逗遛滋事。茲據監督江漢關鄭蘭棗稱。十月十六日。訪聞漢陽南岸營地方。有游勇與洋人爭鬧。互有打傷情事。當飭縣查。據候送知縣尹啟健。扭送洋人一名。聲稱伊姪遊擊街德先都司尹昌景。前在謀勝營充當管官。現已違撤。寓居南岸營。十月十六日。有洋人二名。過姪門首。因喉狗致釁爭鬧。洋人將伊姪窗櫺打破。尹昌景率領已經違撤之勇陳茂林。夏修榮。張修仁等。執械追趕。扭獲洋人一名。送案。該監督驗得洋人腦後受傷一處。血流至頸。印傳通事詳詢。係法國醫官。先行送還領事。開法領

事。過伯理。已帶洋兵。將尹昌發等九人。促至洋船。尹昌景隨時逃匿。該領事於十八日。將尹昌發等九人。並所獲尹昌景家內之洋槍火藥。送來。該監督逐加研訊。據江長樂。係尹昌景火夫。尹昌發係其用人。吳和尚即吳松元。係在伊家學習裁縫。爭鬧時均不在場。胡廷臣即胡天信。在伊家當工。僅聽從尹昌景持洋槍抵住寓門。並未幫毆。把總陳士雄。及夏修榮。陳茂林。彭學林。張宏勝。均係違撤勇丁。僉供遊擊街德先都司尹昌景。係湖北興國州人。曾充謀勝營管官。因違撤閒寓漢陽。有已撤無歸之勇。往來留位。本年十月十六日。有法國醫官。並法國人一名。同過該都

奏案卷七

四

司寓所。因喉狗起釁。有未獲陳老表。用鎗毆傷洋狗。法醫官印將尹昌景窗櫺打破而去。尹昌景帶領陳茂林。陳士雄。彭學林。張宏勝。夏修榮。並未獲之陳老表。及另居之哨官。張發信。楊載春。黃克治。陳明照等。各執洋槍木棍。追至大別山。其時法醫官同行之洋人。先已逃走。夏修榮先用木棍將法醫官打傷。把總陳士雄。手執洋槍。作砍放之勢。夏修榮等即將法醫官捆縛送案。再三研詰。眾口如一。惟夏修榮。陳士雄。堅不吐實。並據法醫官述稱。夏修榮將伊所帶之卷。及眼鏡官帽。搶去等語。除將無干之尹昌發。江長樂。吳和尚。有釋送。歸。陳茂林。彭學林。張宏勝。胡廷臣。雖

在場未經擊毆。然不應運漢陽。更不應聽從指使持械前往。已分別加責。發縣遞籍。其夏修營陳士雄情節重大。法領事堅欲帶回洋船。稟請將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從嚴奏參革職等語。並將把總陳士雄革職。以便與夏修榮一併審辦等情前來。尹昌景早已遣撤。即應回籍原籍。乃敢運漢陽。藏匿軍器。並容留逆勇。已屬不法。即使法醫官將其窗棂打壞。何不稟控。輒約已撤勇丁持械追趕。毆傷法國醫官。尤屬任性妄為。相應請

旨將遊擊銜儘先都司尹昌景革職等語。並將把總陳士雄革職。以示懲儆。現飭該監督會同藩臬兩司勒令尹啟使將伊姪尹昌景交出。並嚴拿在逃之陳老表張發信楊載春黃克治陳明臨等到案。再行訊究。至夏修榮等毆傷洋人。照例從重懲治。旋據稟稱。已照合法領事。並飭漢陽縣於二十五日親往法領事處。已將夏修營陳士雄二名提回歸縣嚴審等情。除飭漢陽縣照例懲辦。並咨明總理衙門外。謹會同湖北撫臣鄭敦謹恭摺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官文奏。將參帶領運散勇丁與洋人滋事之都司把總。請旨分別革職等語。一摺。據稱前在謀勝營充當管官之都司尹昌景。寓居漢陽南岸背地方。因與洋人口角爭鬪。帶領逆撤勇丁夏修榮等。執械擊毆。致將洋人毆傷。現飭江漢關監

督照會法國領事照例辦理等語。此案儘先都司尹昌景。運漢陽藏匿軍器。容留逆勇。輒因法國醫官將伊窗棂打壞。糾約勇丁持械追趕。毆傷洋人。實屬任性妄為。尹昌景著即革職等語。一摺。據稱前在謀勝營充當管官之都司尹昌景。寓居漢陽南岸背地方。因與洋人口角爭鬪。帶領逆撤勇丁夏修榮等。執械擊毆。致將洋人毆傷。現飭江漢關監

督照會法國領事照例辦理等語。此案儘先都司尹昌景。運漢陽藏匿軍器。容留逆勇。輒因法國醫官將伊窗棂打壞。糾約勇丁持械追趕。毆傷洋人。實屬任性妄為。尹昌景著即革職等語。一摺。據稱前在謀勝營充當管官之都司尹昌景。寓居漢陽南岸背地方。因與洋人口角爭鬪。帶領逆撤勇丁夏修榮等。執械擊毆。致將洋人毆傷。現飭江漢關監

上諭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姆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不悟等因。欽此。臣伏查法國主教胡姆理。人尚明白。晚事往年田典恩等殺害教士教民之案。臣奉命來黔。東公查究。其寃得伸。知臣誠實不欺。凡遇通者干涉教民之案。均聽臣酌量輕重。持平完結。無所因執。地方公事。該主教從不干預。惟黔省地方殘破。賊匪縱橫。如此之甚。該主教身在黔者。亦不能不關心。遇有巨等為難之事。無不盡心相助。如製造火藥火器。匪兌軍餉。收養難民。代管育嬰堂。及幼堂設法聯團。保護春耕等事。往往極力匡襄。於軍務地方。不無裨益。招撫之事。胡姆理先未辦過。因上年

夏秋之間。該主教因事前赴永甯州。路過安順。始有招撫  
 養馬等寨紳民之事。緣安順府屬善定鎮甯交界地方。有  
 養馬石頭密蜂等四十餘寨。寬約六十里。紳民聚族而居。  
 咸豐三四年間。軍興。該紳民亦相率為亂。抗拒官兵。該處  
 懸崖峭壁。險峻異常。官兵連歲進攻。不能得手。近來該紳  
 民有厭亂之心。欲反正而情難上達。適胡綽理道經該處。  
 紳民等將其迎入寨中。以願投誠之言相訴。胡綽理來機  
 關。導曉以大義。諭以禍福。俱各欣然領受。真心向化。數千  
 人一時概行薙髮。胡綽理起程前赴永甯。一面作函寄臣  
 備言此事。臣以黔省偏地皆賦。自應勸撫策施。當即寄函  
 覆准。而與義回匪中有情願反正者。聞知此事。亦赴永甯  
 見胡綽理乞降。該主教人函商於臣。擬即親往察看。臣乘  
 函力阻。屬力中其奸計。胡綽理接到臣函。即轉回省城。未  
 赴與義。僅修書一紙。寄與該回首馬忠。勸其及早回頭。適  
 馬忠早願投誠。亦苦於下情不能上達。一見此書。即作稟  
 函致胡綽理。懇其擔保投誠。並將遞督撫稟函。及漢回民  
 人公保馬忠之稟函。託其轉遞。派回民二名。送至永甯州。  
 詎行抵永甯。該主教已經回省。署永甯州汪維翰。派差將  
 該回民轉送省城。一面據情通稟。而馬忠發稟之後。即撤  
 去白旗。改樹紅旗。並稟請署與義府知府孫清彥。入城安

民。維時孫清彥寄居與義縣城。一接馬忠來稟。即委發通  
 稟。鋪張戰功。自稱克復與義府城。張亮基接到孫清彥通  
 稟。亦即以孫清彥克復與義府城等語。會列巨銜名。繕摺  
 馳奏。並將該署府及稟中鋪敘諸人。概予優保。及汪維翰  
 通稟到省。又經胡綽理將馬忠原稟送閱。始知係馬忠自  
 行反正。獻出府城。並非孫清彥克復也。忽又據孫清彥稟  
 報。馬忠復萌異志。殺斃署遊擊徐廷邦。圍首朱天貴府城  
 得而復失。臣接稟正深詫異。後又據孫清彥稟報。馬忠等  
 將送回張凌翔。馬河圖殺斃。仍將府城奪回等語。前後稟  
 詞。自相矛盾。令人不可捉摸。旋復據馬忠稟稱。張凌翔。馬  
 河圖甘心叛逆。怙惡不悛。馬忠前議投誠。張凌翔等力阻。  
 馬忠將其逐出。始行逃稟。張凌翔。馬河圖逃至新城。邀集  
 回匪千餘人。來與義攻城。徐廷邦。朱天貴陣亡。馬忠寡不  
 敵眾。被該匪奪踞府城。將馬忠妻子。概行殺斃。馬忠逃出。  
 糾集漢回義民。將府城奪回。殺賊無數。張凌翔。馬河圖逃  
 走。被馬忠跟蹤追斬。已將該署府孫清彥迎接入城等因。  
 始知府城旋失旋復。實在情形。而張凌翔係著名首逆。馬  
 河圖即係馬忠之姪。馬忠將其擒斬。毫無徇庇。其真心投  
 誠。自屬可信。惟孫清彥前後稟詞。語多恍惚。更幻不足為  
 憑。擬另派委員前赴確查。又多懷疑。卻步。正躊躇間。適胡

總理與教士任國柱。一同來見。請派任國柱往查。臣當向  
 阻。勸其無庸冒險。據任國柱聲稱。此事關係非小。如察  
 看得馬志真心向化。即當勸令認真出力。設法招撫新城。  
 貞堂兩處。獻出城池。以省兵力。而免一方於塗炭。在彼教  
 功。德較。大。僕有不測。彼教以捨身濟物為功。雖死無悔。其  
 詞甚決。其意甚堅。惟據稱外國人辦中國公事。恐地方官  
 掣肘。求給印劄為憑。臣當即商允張亮基。轉辦會劉文給  
 持往。又派紳士易廷尚同往。並屬其先至永甯州暫住。會  
 同該州汪維翰。偵探明確。相機行止。任國柱行至永甯。與  
 汪維翰議論不合。即同易廷尚前進。行抵安南。適新城回  
 日。張定中。玉欲投誠。迎至安南。求撫。並求任國柱親往新  
 城。向眾人勸化。閉導。任國柱以此次前赴興義。本欲勸馬  
 志招撫新城。茲新城既有願投誠。機不可失。不妨變通辦  
 理。先撫新城。後赴興義。因即馳赴新城。各曰民道。館授榮  
 殷勤款待。接見各回民。大都均願反正。惟金萬興等數人  
 稍覺桀驁。任國柱婉言以勸之。莊言以責之。亦皆心悅誠  
 服。同聲稱願投誠。惟求將善後事宜。妥為辦理。即散遣各  
 回眾。分別安插。並求頒發告示。俾漢民知悉。不再尋仇。任  
 國柱以辦理善後安插回眾等事。非伊所能。應請專派委  
 員前來辦理。即令易廷尚回省。見臣。與撫臣面稟一切。任

國柱仍住新城相候。臣商之張亮基。發給縣衙告示。交易  
 廷尚喬回。並商派委員候補知縣袁濬與易廷尚同往。適  
 有雲南武弁合國安。楊坤來黔。面回公事。該二員均係回  
 教。臣因令與委員袁濬等同行。臣入另派差弁鄧如意隨  
 往察看。該文武沿路聽聞謠言。多謂張定中復叛。任國柱  
 被圍。袁濬等以傳言未知虛實。不宜輕進。即在距新城八  
 十里之必克營地方暫住。令合國安楊坤先行。合國安楊  
 坤等既至新城。與任國柱張定中面見。始知所聞皆屬訛  
 言。張定中即派人馳赴必克營。將袁濬等迎入新城。詳詢  
 一切。見所番告示。知臣等已准其投誠。並知嚴禁各印委  
 文武。不准需索分文。該回眾歡迎鼓舞。互相慶賀。即與聞  
 城漢回。概行雜髮。任國柱以新城事定。應仍照原議。前赴  
 興義府城。袁濬亦以善後事宜。應與該署府商辦。亦即同  
 赴興義府城。詎道經興義縣。幾被劉鴻魁戕害。緣劉鴻魁  
 本係興義縣土棍。當回匪倡亂時。曾經從逆。趙德昌帶兵  
 進剿。查知其人尚有膽氣。設法招回。賞給軍功頂帶。曾充  
 練日。署興義縣張聘儒署遊擊。汪起發。充復興義縣城之  
 時。劉鴻魁在事出力。張亮基將其奏保守備。委署都司。嗣  
 復將其委署遊擊。詎劉鴻魁接署遊擊以後。倚仗官勢。任  
 意橫行。勒索訛詐。魚肉鄉愚。無惡不作。先後妄殺良民無

數○被殺之人○田房財產○概被霸占○有教民劉保祿夫婦○張  
本為曹洪順周若翰○劉典貴○均被殺害○田產均被占奪○受  
害之人○畏死不能控告○該署縣張聘儒力不能制○無可如  
何○曾經密稟署貴陽府知府胡起龍○有奏伊與孫清彥結  
為師生○其文甚固○馬忠反○孫清彥妄稟克復○亦捏飲劉  
鴻魁戰功○復得滋保都司○劉鴻魁之意○以馬忠既經反正  
必能設法招撫新城○貞堂伊仍可冒功請獎○不料任國柱  
將撫局辦定○心懷不甘○屢次妄造謠言○稱曰民復叛○任國  
柱被困○以圖搖惑人心○及任國柱假道興義○乃頓起殺機  
欲相戕害○密發印劄賞格○偏給孫屬各團○寫明來款任司  
鐸首級者○賞銀五百兩等語○幸十三營團首楊宗夏等○約  
束團眾○不准妄動○俟任國柱易足○尚行抵該處○密向告知  
並將賞格給閱○屬任國柱迅速折回新城○而袁濟鄧如意  
另由小路行走○不知此事○直入縣城○忽被惡練多人圍住  
喊殺○袁濟將臣等印劄給閱○告知係替換委員○該練等口  
稱此間那知有替換○當將印劄撕毀○幸張聘儒聞知趕到  
極力攔勸○未遭殺害○而行李概被擄掠○張聘儒派團將該  
文武護送出城○亦折回新城○與任國柱一同再尋僻路○繞  
至興義府城○據鄧如意回省面稟○並據任國柱袁濟及張  
聘儒稟報相同○臣面商張亮基○以劉鴻魁平日橫行擾民○

已難寬恕○茲復敢謀殺外國教士○僅竟被其戕殺○豈不又  
釀巨案○即其指使惡練○圍殺委員○口出惡言○亦屬狂悖已  
極○若不從嚴懲辦○何以伸法紀而儆兇頑○張亮基初亦聞  
之切齒○既而人復游移○以為劉鴻魁黨眾勢強○操之太蹙  
難免滋事端○不如從緩商辦○嗣臣復屢言不理○而劉鴻  
魁見省城日久○並無動靜○料替換大夫之無能為復以糾  
眾襲破府城○戕殺任國柱之語○揚言於眾○並以患病懇求  
交卸等情○具稟嘗試○臣以事機已迫○難再遲疑○當即批准  
交卸○聽候委員接署○一面密飭馬忠馳赴擊解來省○備款  
拒捕○格殺勿論○乃馬忠尚未奉劄○而劉鴻魁接到稟批○心  
懷疑慮○即馳赴捧鉢○將由該處逃往雲南○又因上年在捧  
鉢勒捐銀二千兩○尚有未收銀七百兩○亟欲立即收清○屢  
切催迫○並稱儘數遲延○定即軍法從事○該處民人因劉鴻  
魁屢次索詐○恨入骨髓○先以畏其官勢○無可如何○茲業經  
交卸○仍肆兇橫○致觸眾怒○將其殺斃○此與義府回目馬忠  
自行反正投誠○任國柱招撫新城回目○張定中等投誠○及  
劉鴻魁謀殺任國柱未成○並劉鴻魁激變捧鉢民人○致被  
戕殺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思黔省偏地皆賊○但能招撫一  
路○即可省一路兵力○與義回匪剽悍異常○更非烏合土匪  
可比○幸悔禍之降○正是極好機會○而文武官弁○不能取信

於民無人辨撫。胡縛理。任國柱。以局外之人。力肩此事。欲  
仗口舌。以消殺運而靖地方。亦屬有益無損。惟黔省官場  
習氣。自己不能辦事。反深忌辦事之人。其恭寇自重之弁  
陳。藉端苛欲之強國。惟恐撫局辦定。無從漁利。極力騰  
阻。張亮基不悅。胡縛理胸有成見。入感於浮言。執以無  
稽之說。率登奏牘。即如任國柱人居新城。因候東海等到  
日。同定撫局。乃妄指為被圍被留。東海因沿途謠言。未  
知虛實。暫居必克。營以偵動靜。亦持重之道。而妄稱為被  
阻。任國柱東海既將招撫辦妥。在新城無事。仍赴興義府  
城。以待原議。而妄以為自馬忠與師問罪。始行護送出城。  
新城回眾人多。交撫之始。人心未定。議論不一。張定中等  
實心求撫。獨金萬照等數人。心懷叵測。私寄板書於馬忠  
其相離間。馬忠燭破其奸。置之不理。亦並未因此與兵據  
奏種種各情。皆非莫實之論。且張亮基如果謂該回必不  
可撫。當馬忠具稟求撫之時。何以不痛切批斥。當任國柱  
欲赴興義之時。何以不正言力阻。當臣與商辦會剿之時。  
何以不直言駁回。乃此時默無一言。事後橫生異議。殊不  
可解。至所稱劉鴻魁。孫清彥。錢壇。皆辦事得力。為該回深  
忌之人。孫清彥如果為該回所忌。何以馬忠反正之後。立  
即迎接入城。並不相忌。孫清彥如果辦事得力。何以委署

奏如來本主

主

奏如來本主

主

知府已閱二年。不能早充府城。直至馬忠自行反正。獻城  
始捏詞通稟。妄稱克復。人何以不能早攻新城。直至任國  
柱已入新城。始有用兵之意。其虛謬皆不辨自明。至劉鴻  
魁之跋扈克頑。眾所稔知。其辦事如何得力。臣無所見聞。  
未敢隨聲附和。錢壇於回匪二次攻城。帶圍堵禦。尚有微  
勞。而初次失守城池。被回匪擄執。百般陵辱。不能死節。迨  
帶練復城之後。始獲逃生。配然復任。辦事得力之員。似亦  
不應如此。新城回民多係善安。應大河舖一帶之人。投城  
後。各欲散回原籍。夫歸者被錢壇擒執。其餘皆聚於新城。  
不敢回籍。臣慮其日久生事。因錢壇力與天主教為難。假  
託紳民口氣。偏張告示。禁止習教。有誅其人。沒其家。務絕  
其根株之語。尤恐愚民被惑。釀釁。且顯與歷次欽奉  
諭旨相違。臣不能不與張亮基相商。將該員撤換。張亮基堅執不  
從。力稱該員深得民心。無人可代。臣實不知其得民心者  
何在。又據稱因新城撫案。焦愁成病。貴州通省賊勢蔓延。  
不可收拾。不聞該撫臣焦愁成病。獨謂因此案焦愁成病。  
又何其甚也。總之張亮基一片機心。慣於行詐。前在雲南  
辦理回務。倡為明撫暗勒之說。貽禍無窮。漢人至今。以為  
口實。今又欲用此術於黔。臣迂愚質直。力破其說。大拂其  
意。致相參差。又其意欲大權獨攬。用行政。不願臣稍參



末議。惟牽涉教民之案。則稱不借洋務。該臣獨辦。而不以為然之意。時流震於言外。致屬員等仰體微窺。曲為迎合。暗中特掣。臣肘。臣二年。各忍退讓。委腕須臾。以全大局。不敢以督撫。齟齬情節。仰煩

聖心。該撫臣既巧言入告。臣亦不能不揀實上

聞。非欲與該撫臣斷新事辦也。臣未到

諭旨。立即傳知胡燏棻等。屬其副使於地方。勤撫事宜。毋庸干預。

胡燏棻答稱。初意本係為好。今既因此獲謗。自不肯再行

干預。惟張亮基。謀陳已戾。難保將來不設法謀害伊等。性

命不足惜。恐於兩國和好。有傷等語。臣再三問導。皆以可

奏

光

保斷無此事。臣所慮者。張亮基與胡燏棻。彼此既有芥蒂。

誠恐遇有開涉教民之案。張亮基或執其偏見。不肯認真

查辦。日積日久。嫌隙愈深。並恐劣員強固。一味迎合。釀成

事端。人蹈田與。怨度。辦理愈難措手。臣既已辭職。且漢

省軍務方殷。萬難兼顧。合無仰懇

聖恩。嚴飭張亮基。務當破除成見。於胡燏棻等。仍照舊坦懷相待。

遇有開涉教民之案。務必開誠布公。妥為持平商酌。飭交

地方官秉公辦理。勿稍偏枯。尤當知投鼠忌器之道。約束

劣員強固。慎勿逞血氣之強。肇釀生事。俾外國各教士獲

保平安。則消患於無形。地方可免多事。而全局亦賴以維

持矣。

御批。知道了。前已有旨。諭令張亮基。斟酌機宜。總以不激不隨。維持大局。勞崇光。現雖赴滇。仍當傳知胡燏棻等。嗣後不得再行干預地方公事。並飭令地方文武。遇有開涉教民之案。持平辦理。勿稍偏枯。

奏

卒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同治四年乙丑十二月壬辰伊犁將軍明緒奏八月十九日接奉同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寄信奉

上諭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軍情均甚緊急著明緒等將存銀五萬兩迅即解運赴科交廣鳳奎昌源源設法分解伊犁兩城以資接濟毋得稍有遲誤明緒所請借道轉餉等事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戶部速議具奏統俟該衙門覆奏時一併降旨諭知該將軍辦理等因欽此查前解餉銀五萬兩雖接明誼廣鳳等咨稱起運亦屢次派員迎提至今分毫未到至借道轉餉業經俄國允許其分界繪圖等事所有總理各

奏籌辦夷務始末

國事務衙門及戶部會同速議奉

旨依議行知各件等均已欽遵辦理八月初一日逆匪大股萬餘人齊赴錫伯營攻擾該營馬隊在大營者登時全行回營救援索倫營又為哈薩克滋擾索倫官兵聞風震動亦復全行馳回本營保護家室以致大營為之一空正當收割之際該匪又肆意滋擾將各屯之糧全行焚毀使我不能兼顧關內大兵又無消息軍餉涓滴未到四面寇氛環逼孤城官兵裸體枵腹荷戈岌岌不可終日等語著參贊大臣崇全商與其坐以待困何若以大員親往借助俄兵萬一肯來則哈薩克等各項不逞之徒自然斂跡先據外

志即當會合進剿回匪或有轉機等語隨委崇全於本月二十日輕騎滅從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連拉勒會晤面商我國既已奉

旨准備貴國精兵數百名務念鄰封和好無論多寡速即發兵同來救援其借貸糧食火器等事均可細商叢辦並而投榮全機宜體察情形若提及酬謝及兵費等事急則治標祇得志行應允諒渠之欲整既滿則我之大局可全誠恐不以等之言為重惟有願懇

奏籌辦夷務始末

皇上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志畢爾衙門催令俄國領兵官江連拉勒迅速派兵前來伊犁

救援以敦兩國和好等語惟有堅忍苦守以待援兵僅有一線生機可轉危為安則聖主如天之仁實達陞億萬生民之幸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孤城久困請飭催俄兵助剿一摺伊犁久被賊圍該逆近復分擾錫伯索倫兩營焚毀園糧情形日見猖獗關內援兵雖已疊次嚴催而節節受阻尚難尅期前進借用俄兵一節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在京公使商辦該使以事多為難總未應允看來該公使於此事未能主持明緒現今崇全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連拉勒會商借兵數百名前來助剿並借貸糧食火器等物所

籌亦是急則治標之法。即若該將軍體察情形。妥善辦理。但期於事有濟。朝廷亦不為違制。所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志畢爾衙門催兵等語。已諭令該衙門辦理。伊等餉銀。業經改由俄國臺北轉運。何以尚未解到。現入諭令明諒。廣鳳等將陸續撥到餉銀。迅速設法轉解矣。

丙中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得咸豐十年。英國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在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

奏務恭親王

三

扣繳二成。法國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又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各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日。在天津付法國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崇光等奏報。粵東付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又查據粵海關監督師曾呈稱。奉文賠償法國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兩三錢。前監督恆祺任內。送交銀十萬兩。前監督毓清任內。送交銀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均經法國使司馬殿那。按次收到。覆關備案。至各關從咸豐十年八月十七日起。每屆三箇月一結。付交英法各國。各二成銀兩。查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南洋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各付過銀五百八十八萬三千零二十兩有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北洋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各付過銀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三兩有奇。當經劉文總稅務司赫德覆奏。並飭酌議。下餘未扣銀兩。應否歸併江海等大口。接扣去後。旋據覆稱。南洋各關。漏未將台灣

奏務恭親王

四

關即打狗口。扣過二成銀兩。并入且淡水九江二關銀數。小有舛錯。北洋各關。惟東海關第十五結。將兩國共扣之銀。報為每國所扣之數。雖有此不符之處。仍可以付過六百九十七萬餘兩為算。查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連天津廣東兩款在內。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請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扣銀四萬兩。江漢扣銀二萬兩。粵海扣銀一萬五千兩。江海扣銀五萬兩。以上四關兩結。共付英國銀二

十五萬兩。法國銀二十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一面可免多付找回之煩。各等因。隨經照會英國使臣阿禮國。法國使臣伯洛內查照。茲據各行照覆前來。均願照辦。惟稱未後找扣之銀。請於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不必俟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找付等因。臣等伏查扣款一事。本係和約載明。按照外國月日。以三箇月為一結。現在扣至中國十一月十四日。係外國十二月底。即係第二十一結底。至第二十三結。係外國六月底。約計係中國來年五月中旬。總稅務司所以擬令第二十四結底。再行找清完案者。係因各關扣過銀數。必須俟結期後數十日方能報齊。是以扣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會算找付。為期方覺從容。今英法二國使臣。既願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所爭不過三箇月之遲早。若各關先將第二十一結以前扣過銀數。再行詳加覈算。即可知下欠究係若干。其二十二三兩結。不問收稅多寡。責令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共付英法二國銀各二十五萬兩。應找尾數。即可豫為覈計。於第二十三結底。由江海關找清完案。數目既無出入。可允提前辦理。除照覆英法二國。令其飭知各口領事官照辦。並由臣等剴飭總稅務司。傳諭各

關稅務司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速行知會所轄各關。再將第二十一結以前付過英法二國銀數。詳加覆覈。另行造具細冊。註明每結係交某國領事手收。並照繕每結會單一分。由關會同稅務司覈對清楚。送交領事覆覈畫押。呈送該管通商大臣彙齊。即由各該大臣。一面查明覆奏。一面備大將各關細冊會單咨送。臣衙門。以憑會算。而昭詳覈。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日。在天津付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奏。報粵東付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茲查南北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來。經本爵剴飭總稅務司。復加查

茲據覆稿截至第十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二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兩零。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歸數大口數扣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黏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五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關海

奏稿卷末末

七

照會貴大臣查核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照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內開應賠償銀八百萬兩扣至本月十四日第二十一結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歸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四關分第二十二三兩結扣付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在第二十四結內付清完案等因准此本大臣查所擬改歸四關分數扣付辦法甚妥即可按照辦理惟思二十一結外再分兩結扣銀二十五萬兩大約即可完清即使尚未完數所短當亦無幾可否令將找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似可無庸另作一結如此辦理庶免兩國致有轉轉不清之處諒貴親王亦以為然也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可否令將找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等因准此除行文山海天濟東海鎮江九江浙海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閩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通飭各口領

奏稿卷末末

八

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收銀會單寄來。以憑彙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進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入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八日。在天津付銀五十萬兩在案。茲查南北

籌辦夷務始末

九

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來。經本衙門飭總稅務司復加查覈。茲據復稱。截至第十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二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兩。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兩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歸數大口覈扣。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

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粘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五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四關扣付。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關海應扣四萬兩。江漢應扣二萬兩。粵海應扣一萬五千兩。該三關兩結。共扣十五萬兩。至江海一關。第二十二結底。應扣五萬兩。第二十三結底。若上結應續扣之數。未及二十五萬。即於江海關儘數扣完。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第二十三結底。江海關亦應扣銀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二則可免多付找回之煩。理合申覆貴衙門。

奏為奏奉天

十

查覈案奉等因。呈覆前來。本衙詳加酌覈。該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尚屬周詳。相應照會貴大臣查覈。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辦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一件。所有扣歸賠款一事。應何總結。願依來文辦法。但思二成扣銀。到第二十三結底。即有仍應找扣者。為數不過數千。不必候至二十四結。方行結算。其末後找扣之銀。可即會算清訖。查來文所開。以至第二十一結外。凡天津之罌。煙膏。牛莊。九江鎮。子官渡。廈門。淡水。沙島等關。均毋庸分扣。並稱自第一結起至第二

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尚應續扣者。仍有二十五萬上下等語。惟望飭知各關。從第二十一結上溯至第一結節次所存本國領事畫押蓋印收單。速行彙寄來京。務於西曆五月初一日以前趕到。俾此間得以憑算。即知江海一關。應找若干。到西曆六月杪。便可歸數完結。其第二十二三兩結收單。亦須飛速寄京。本大臣應即覈清總數。繕備收單。奉代大法國大皇帝收到。大清國賠補軍需銀兩若干。即將總收單送交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覆

奏為恭摺

十一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未後找扣之銀。可即會算清訖。等因。准此。除行文山海。天津。東海。鎮江。九江。浙海。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通飭各口領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收銀會單寄來。以憑覈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遵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恭親王等入奏。再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各口洋稅。現有扣款。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將來扣

款既清之後。應如何妥議章程。俾母日久弊生。著恭親王奕訢等再行悉心妥議。以免弊混。等因。欽此。當經臣等以扣款既清。或令洋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廉餼。令其據實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總期層層稽覈。似可不至弊混。擬俟扣款將次清結之前一年。再行酌議。以臻固密等因。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現在英法扣款。約計來年五月。即可我清完案。且現議章程第二十二三兩結。祇有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尚須續扣。此外各關。第二十二結起。均可無庸再付。自應酌議章程。免致日久生弊。查數年以來。洋人充當中國司稅。辦理尚屬認真。洋稅經費。於同治二年

奏為恭摺

十二

五月奏定。每年統給銀七十萬零二百兩。庫餉不可謂不厚。現在扣款將完。臣等擬別令總稅務司。仍照舊章。按照三箇月一結之期。據實呈報。且衙門及戶部查數。總期涓滴歸公。勿為吏胥侵蝕中飽。至各該關洋稅。既無外國扣款。且東南等省。軍務亦漸肅清。自應酌量提解。以裕庫儲。臣等公同商酌。除本應解部之款。應照舊章。無庸議外。所有停付扣款各關。從二十二結起。於部撥京餉餉之外。仍按結酌提四成。委員解交部庫。另款存儲。以備要需。其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即從第二十四結起。於扣款清完後。一律照辦。此項四成洋稅。係由臣衙門奏明提解部

庫另款存儲如蒙  
俞允應請

旨嚴飭各該大臣督撫將軍監督按結批解每逢結底將委員起程日期一面咨報戶部一面咨報臣衙門查數無論各該省有無別項要需概不准藉詞留用一切事宜統由臣衙門及戶部稽察數辦委員交兌清楚即由管庫大臣當堂發給迎批無庸領取回省限照及科道衙門驗批以省周折委員按限解到由戶部咨吏部照例議敘如各關有延宕不解或藉詞留用者即由臣衙門會同戶部指名嚴參以懲玩泄

御批依議

奏務始末文

十一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與法國公使酌改船鈔章程於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具奏在案九月二十九日據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照會內稱俄國海口離中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日本碼頭皆道里相差不遠請與法國一律辦理並聲明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款相符等因臣等查俄國海路通商向照各國通商條例辦理前經允准法國商船往來安南日本各口四箇月納鈔一次今俄國所請既有道里相差不遠之說自未便過於拒絕惟法國係指安南日本兩處俄國則統指其本國海口情形稍有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八

不同是止可謂之比照不得謂之一律臣等於照覆內揭明此層並將俄國海口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比較道路遠近詳細酌數指明呢廓來業福斯克口至圖門江海口准照四箇月納鈔一次以示限制於十一月初六日照覆去後旋准照覆以臣等較其行照和約內一律辦理之意未能符合一層所稱甚是並請定期開辦等語臣等公同商酌擬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當即給予照覆並行知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體照辦續接該使照覆伊亦轉行該國領事官遵照等因所有俄國商船仿照法國四箇月納鈔一次緣由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奏務始末文

十二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開現與法國伯署大臣商酌更定和約之第二十二款船鈔章程並附鈔錄一紙內有凡船隻出口欲往中國議定通商他口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之埠頭與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均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每頓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



一次其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艇亦按四箇月納鈔一
次等語前來本大臣詳加披閱查得本國各海口離
貴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埠頭及日本之碼
頭皆道里相差不過本國海口所出海味木料等貨運至
貴國通商各口
貴國通商各口所出之貨運至本國海口皆於交易相得甚
懽惟北方天氣四季懸殊海船往來頗較南方為少儻令
再有所妨則通商益形不便今貴王大臣既定此章程本
大臣亦欲將俄國船隻前往本國海口亦按法國一律辦
理始為妥協且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諒貴王大臣
<small>奏摺卷十六</small> 自無不允之理相應照會即希查照施行可也
<small>十五</small>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一律
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載若
有重待外國通商凡有利益之處俄國一律辦理等語係
指凡有通商利益之處與某國此件益處亦應與別國此
件益處並非以此件與某國復以另件與別國也茲因法
國將舊款不輪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紙均照新章輪鈔是
以中國允其赴安南日本兩處碼頭四箇月納鈔一次若
貴國商船亦欲於安南日本兩處四箇月納鈔一次自可

謂之一律辦理誠然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本王大
臣斷無不允之理今來文之意不欲於安南日本照辦而
另議貴國海口此則但可謂之比照不可謂之一律惟文
內既有相差不遠之說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
門江海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即允照貴
大臣之意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如在四箇月之外再行納
鈔一次本王大臣既經格外奉讓仍希照覆以便定期開
辦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允准本國商船由呢廓來業
<small>奏摺卷十六</small> 福斯克及圖門江海口前往中國議定海口每四箇月納
<small>十六</small> 鈔一次等情前來接閱之下甚屬欣悅並查本大臣照會
內有如此辦理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之語經貴王
大臣指出差誤所稱甚是惟本大臣誤處並非有意以天
津和約第十二款作證實因措詞未能達意故致此耳其
本意因該海口等既相差不遠按照辦理則與天津和約
第十二款原意亦不相背相應照會貴王大臣即希任定
日期開辦示知為幸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

1. 1 1 4 4 4 4

俄國船隻。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門江海口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允照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希即定期開辦前來。本王大臣現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除知照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辦理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將俄國商船。由議定通商各口前往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至圖門江海口。納鈔新章。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等情前來。本大臣據已劄行該各口領事官遵照。並咨知呢廓來業福斯克大員。案照施行。相應照會。

奏摺恭錄

十七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文館延訂外國教習。奏明每年給車馬紙張費銀一千兩。由船鈔項下動用。去冬歲考後。俄館教習柏林面請酌加薪水。當經玉覆。以此係定章。礙難允准。如將來各館學生學有成效。彼時自當奏請獎賞等語。本年十月間。大考各館學生。業經分別奏請獎敘在案。因思該外國教習前次歲考後。既有酌加薪水之請。此次大考該學生等。於外國語言文字。又頗有進益。儘不量予獎賞。勢必仍申前說。若待其自行請請。難保不所求甚奢。彼時再為酌給。該外國教習。反或視為分所應得。又因三館

事同一律。未便歧視。因飭該館提調等備至嘉獎。每名酌送庫平銀二百兩。明示以酬勞之意。即隱杜其貪得之心。該外國教習等於收受後。覆玉致謝。尚無異詞。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照該國年月。按年齋送房租銀一千兩前來。由臣衙門奏交內務府收存。各在案。茲自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同治四年九月十二日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入屋一年。據英國使臣阿禮國於十一月十三日。派員齋送一年房租現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仍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押蓋印。互存為據。並經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御批知道了。

奏摺恭錄

十八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署廣東巡撫郭嵩壽。奏據朱啟仁查明暨佐治。此次得進潮城。經地方官紳往迎。訂約多方籌議。剴切開導。潮民始釋積嫌。聽從官紳接待。進城。暫住三日。並護送回汕。均獲安全。實為竭盡心力。聞有愚民私貼揭帖。並於出城時擁觀拋石。亦即登時撤銷。禁

止。嚴密訪查。局紳委無批。吸擺布情事。等由。會同道府稟  
覆。並取具紳士切結。呈前來。臣等查湖州民情。强悍素  
著。其倡議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無憑查究。  
而愚民浮動之氣。一發而不可遏。反復開導。持之愈堅。此  
次惠潮嘉道張鏡等。經營彈壓。不遺餘力。局紳邱步瀛等。  
隨同道府。委曲勸諭。始得接護洋人進出郡城。保全無事。  
道府及委員均言之。歷歷。責以挑唆擺布。實無確據。人情  
以發端創始。為驚奇。至於相援為例。則亦無異議。該領事  
堅佐治。此後進入湖州郡城。潮人有無阻難。現亦不能豫  
計。然入城條條。照條約奉

奏案卷三十八

十九

旨遵行之事。局紳等既已通曉此義。隨同彈壓於前。又遵其切結  
於後。地方民人亦必能逐漸省悟。辦理尚較易為。加領事  
堅佐治。此次入城以後。潮民復張揚帖。聚眾喧嘩。實因通  
事佛禮賜邀。求建立洋館。以暫住一月為詞。一時閑傳。遂  
致復滋疑議。道府等一面彈壓。一面護送領事出城。堅佐  
治以此不甚愜意。其實事出有因。應請免其深究。而道府  
與局紳等竭力籌辦。亦實足以應洋人入城之請。而釋百  
姓猜忌之心。現摘傳湖城紳士數人來省。面加開導。熟籌  
懇久善策。以期中外相安。不至再滋釁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郭萬壽入奏。再據代辦廣東布政使事鹽運使方濬  
頤。會同軍需總局司道詳稱。粵東軍餉。藩運各庫。撥羅淨  
盡。現當康逆回陷。嘉應各軍月餉。積欠累累。時虞詳潰。適  
有英國商人願志。知軍需局軍餉竭蹶。情願出資借助。經  
英國領事羅伯遜議明。暫借洋銀十萬兩。以濟急用。每兩  
以一分五釐行息。約至半年內先還一半。其餘於一年內  
清還。分限兩期。將本息陸續歸款。由藩司給票為據。業經  
委員向洋商兌收。撥給各營支作軍餉。稍濟目前之急。查  
借用洋商銀兩。按限歸還。刻不容緩。此次因軍餉窘迫。異  
常。外國人既願借助。急公不能不為一時騰挪之計。權宜  
暫借濟用。而轉瞬即行歸還。又實不使多借。將來屆期當  
在各軍應撥軍需項下。照數籌措撥還。以昭大信等情。詳  
請奏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飭代辦布政使事方濬頤。  
會同總局司道。屆期照約如數撥還。以清款項。並分咨總  
理各國衙門暨戶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

奏案卷三十八

二十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  
日。軍機處交出署兩廣總督瑞麟奏。查明英領事前次進  
出湖城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衙門查既據該督奏稱。地方人民漸就省

悟。辦理較易。現傳紳士開導。應由該督剴切曉諭該紳等。令其轉相告諭該處居民。切勿輕聽浮言。以致再生枝節。即如該督前奏內稱潮州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臣等查近年來傳授天主教。及查還教堂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城內建造天主堂之說。顯係該處刁民捏造訛言。聳惑眾聽。彼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聽信以滋羣疑。至開張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有成約。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至領事進城。係按約之事。斷不能以終阻。何必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該督務須逐層明晰剖辯。俾該紳民疑團盡釋。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方為妥協。儻在事人員。辦理未妥。瑞麟務遵前

奏稿卷末文

主

旨。親往潮州督辦一切。無論何如。總以該督設法妥籌。勿令弊端或由進城而啟。以致從前經營。均成畫餅。至前次張貼匿名揭帖之人。仍應飭令地方官嚴密查拏。此等奸風。不但中國例所應辦。且得此一辦。並可以折服洋人之心。亦未始非解釋猜嫌之一法也。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領事前入潮州一案。未能完結。請飭瑞麟遵旨妥籌辦理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堅佐治前入潮州一事。本係按約辦理。何以該處刁民捏造訛言。聳

惑眾聽。即如瑞麟前奏內所稱潮州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其實近來建堂傳教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編造謠言者。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輕信以滋羣疑。至開張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各等語。領事按約進城。勢難終阻。斷不可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著瑞麟督飭在事各員。逐層明晰開導。盡釋紳民之疑。俾該國領事得以按約入城。如該員等辦理未能妥協。瑞麟務遵前旨。親往潮州督辦此事。總以紳民共信。不為一時私見。致誤中外和好大局。方為妥善。儻辦理無方。或令弊端由此而啟。必惟瑞麟是問。至前次張貼匿名揭帖之人。仍著飭令地方官不動聲色。嚴密查拏。不得稍涉張皇。致滋他事。

奏稿卷末文

主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機處鈔交著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稱。胡縛理遇事為難情形。比年以來。趾高氣揚。官紳望而生畏。不肖之徒。無不恃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怨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掠被殺。層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其事。難保不生。以主謀之罪等語。旋於十二月初三日。法國公使遣繙譯官李梅呈遞胡縛理致該公使書。玉一件。回匪投誠憑據一件。貴州總局飭貴州縣將給各鄉團劄

文收回印刷一件。雲貴總督等刊刻諭勸耕圖以願春耕。告示一件。普安州禁止天主教告示鈔底一件。並初三日續進粘連十三件。臣等公同閱看。除各件無庸置議外。細覈胡縛理案內。自述招撫回匪始末。並稱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等。在巡撫張亮基前造言捏謗。西洋人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僅勞崇光不日赴滇。則教中之風波。將大不可問。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之事等語。臣等伏查教務之難。黔省最甚。前者每月有交涉事件。督臣勞崇光。撫臣張亮基。剛柔互用。藉以羈縻。今督臣進駐滇省。則恩威並濟。專在撫臣一人。寬嚴操縱之間。設有不宜。更無可為補苴之計。臣等因公同作函。密致張亮基。屬其於交涉教民事件。胡縛理如來進謁。事之當辦者。應即飭辦。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而與言明。社其要挾之漸。且以該教士在黔本屬無多。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其根株實在該國。反覆詳論。屬其通盤籌畫。有以善處。其永甯州殺害司鐸教民一案。雖據該撫原摺內稱。等獲首從各犯。分別懲辦。究係何人為首。及此案原委。未據詳細咨報。亦屬其早為辦理。迅速聲報。以便該公使來署時。有以問執其口。正在繕玉密致該撫時。又接據法國公使函稱。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

奏為恭摺奏

事

按教民誠恐滋生事端等語。當經臣等覆以業經辦信。知照黔撫於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並於臣等致張亮基信中。加單告知。以資裁辦。臣等竊思張亮基前經奉到廷寄。自當欽遵。諭旨不激不隨。期於大局得有裨益。今經臣等切實致玉。屬其權衡善處。現當督臣赴滇。正係責有專歸。來此時辦理永甯一案。究明首從各犯。按照中國定例裁辦。毋稍輕縱。不獨釋此案主謀之疑。將來遇事亦可相信。未始非一大轉機。僕不知慎重。致所屬官吏。於教務交涉事件。輕重失宜。用人或有不當。及至釁端既啟。各將誰歸。與其彌縫於事後。何如慎密於事前。相應請旨飭下該撫通飭所屬各地方官。辦理教務。一律持平。毋稍偏倚。並於用人之際。格外詳慎。庶幾防患未然。免生枝節。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云。密陳辦理黔省教務一摺。據稱法國公使遣繕譯官呈遞胡縛理案。玉各件內。致招撫回匪始末。並稱陸佑勤等造言捏謗。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之事等語。傳教一事。原難保無好事之人。從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辦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無事。僕或意存歧視。有意與之為難。必致枝節橫生。辦理諸多掣肘。張亮基前奏內稱。教士教民

奏為恭摺奏

事

之被槍被殺。層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其事。難保不生。以主謀之罪等語。該署撫既慮及此。自應於交涉教民事件。加意妥慎籌辦。力全大局。即如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究係何人為首。亟應究明案情。按照定例。嚴辦張亮基。若能將此案速為了結。亦可取信於外國。將來遇事。即可漸釋猜疑。此外遇有教民事件。並着通飭所屬地方官。務須一律持平。斷不可稍有成見。致滋口實。僕或辦理不善。釀成釁端。恐較之田興恕之案。更形棘手。該署撫務當恪遵此旨。妥速籌辦。毋稍玩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單。均着鈔給閱看。

致署貴州巡撫張亮基信

奏事本末

主

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機處鈔交閣下密奏一件。所陳黔省洋務。並主教胡縛理種種為難情形。閣下由予包容。維持大局。實令中外佩服。正擬泐玉密布一切。本月初二日。復由法國公使達其繙譯官李梅來署。面遞主教胡縛理致公使稟函。大意謂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在黔辦事。造言西洋人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屢屢尋釁。教務事因以掣肘。僕勞督不日赴滇。教中風波。將有大不可問等語。並舉黔事數則。呈請哀辦。查閱原稟所稱。原不值與之計較。第念黔中。自田興恕起釁之後。雖經本處竭力完結。而洋人終以此事。輕解。心懷不甘。每思遇事。蹈我之瑕。此時若

再有別端。勢必不能收拾。其中煩難委曲。實有不得不為閣下陳之者。自天主教地。禁洋人在各省任意遊歷傳教。鄉曲愚氓。恃習教為護符。而日形刁玩。地方官吏。慮事機之多變。而姑示優容。該教士等果能恪遵和約。敘述韜聲。尚可安然無事。乃延至今日。各直省教民案件。層見迭出。郵筒絡繹。無日無之。本處督飭章京等治官文書。焚青繼墨。手不停披。數年來辦理情形。當亦人所共諒。徒以賊氛未息。時事艱難。設法圖維。期於漸就牢籠。潛消巨測。無貽君父之憂。素於閣下久任封圻。勤勞懋著。前疏所云。推誠布公平心靜氣。並有公是公非。盡其在己等語。足徵公忠體國。動

奏事本末

主

合機宜。其意固為保護閩省生靈。其心直可對諸天下後世。然從前閣下與辛階共事一方。勞怨任之。閣下解釋聽之。辛階事權既屬分司。剛柔不妨互用。刻下辛階出省。閣下以疆臣獨當一面。恩威專在一。即如上年江西湖南各案。其始起自民間。嗣則各歸守土。且身歸咎於封疆大吏。本處雖力與辦爭。彼族仍藉為口實。蓋地方公事。必得地方大吏為之剖辯。方足以折服其心。此等性情。本處知之甚悉。今胡縛理所稟各節。大致總謂黔省多與主教為仇。且據稱有永甯州殺害教民之事。案中情節。僅憑該教士一面之詞。實難盡信。復閱閣下原摺所稱。任聚五等糾

眾教範司鐸教民等五人。是否任聚五實係為首謀害之人。究否辨結。務須早為辦理。免致別生枝節。仍將此案原委迅速咨報。勿稍虛飾。至嗣後遇有交涉教民事件。胡縛理如來請謁。不妨許其進見。事之當辦者。應即飭為辦理。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亦望面與言明。杜其要挾之漸。現在黔省軍務方殷。漢回夷三種。業已蔓延數郡。胡縛理挺身招撫。勿論其心之真偽。總論其事之有無。與其拒絕過嚴。仗之銀而走險。莫若羈縻得法。令其就我範圍。就令該教士等在黔本屬無多。原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仍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該國。不得通盤籌計。僅有叢端。何堪設想。是在閣下有以善處之。

奏摺集卷五十八

文

法國伯洛內來函

啟者昨接貴州來信。備悉現任張巡撫不但盡其職任。一律撫綏教民。乃復踵革員田興恕往跡。惟以傾陷教中人為事。雖未顯然有所舉動。而陰謀秘計。授意羣小。實已無所不至。本大臣於交涉

貴國史治。原不欲攙贊一詞。今不得不早為直言。誠恐貴州將又滋生事端。故此明告諸位貴大臣。此後本國傳教士等在貴州省內。如有受辱及被害等情。均歸張巡撫承擔。

本大臣惟張巡撫一人是問。望貴衙門勿稍遲延。即為玉致張巡撫。俾知本大臣一定著伊保安教務之意。為要。致法國伯洛內信云

昨接來函。以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綏教民。誠恐滋生事端。望即玉致張中丞等。因查此件前由貴國李縉譯官遞到各件。業經辦理。信云知照張中丞。屬其於所屬地方教務。必須妥洽辦理。其永甯州司鐸教民被害一節。如果有其事。亦即按照定例嚴辦。毋得輕縱。茲准貴大臣函致前由。即經加屬飛致黔撫。照約保護。遇有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毋存歧視。以期彼此相安。以副貴大臣雅意。

奏摺集卷五十八

文

胡縛理致伯洛內來函

貴州主教胡縛理為明編結案。暗背和約。假公濟私。欺君害民。懇准奏明另議條款。以敦和好。事竊黔省因田興恕趙國澍先後背約。殺害教民各案。蒙

大皇帝簡派大臣勞崇光到黔查辦。本擬將田興恕趙國澍置之重典。以昭公允。奈縛理竊思本國既已和好。凡事即宜相諒相讓。方不失和好之意。故田興恕一案。止以田興恕發新疆了事。其餘一概不論。趙國澍一案。彼既已報陣亡。無論真假。亦可了事。其在案之萬小鬼吳佩湘。卓五鳳。趙包包等均未擬罪。縛理亦未肯批撥。即青岩所殺張若瑟等

數命原議有賠修壯麗墳墓等語。均未照行。縛理一概不問。止求兩相和好。無不可以將就也。縛理又念

大皇帝柔遠之恩。既優且渥。荷蒙光仰體

聖意。推誠相與。人孰無情。零涕感激。因黔省盜賊如毛。生靈塗炭。

日與教民講求聯誼之法。與

國家深切同仇之心。總之地方官為主。不可稍存意見。時值

回匪由滇竄擾黔境。破普安。屠新城。興義一府。全為回匪

占踞。縛理晝夜思維。回教向有書理。並非土匪。教匪可比。

遂就其書理。曉以大義。長篇累牘。開其心。動其情。數往返

而回人詞窮。遂有投誠之意。縛理遂不避艱險。於庫煙署

雨之中。親抵賊巢。告以

大清國

聖聖相傳。無論回漢。一視同仁。爾回等不思報恩。反敢謀逆。清夜

自思。教理安在。該回首馬忠等首先悔悟。反戈殺賊。以興

義。一郡來降。又遣任司鐸國梓。易會長廷尚。直入安南分

縣新城賊巢。說其投誠。奈新城為回匪叢集之所。嚴整部

伍。排隊十有餘里。弓上弦。礮壓火。將任司鐸與易會長接

入其巢。奮威躍武。出言大有不遜。而任司鐸與易會長毫

無懼色。止有繩以大義。推明天主好生之意。並宣揚

國家厚待之恩。十餘日閒。該回等陸續薙髮。安心歸順。未及

一月而安南新城。聞境肅清矣。其回首張定中等。又擒渠

獻。屢立奇功。此

欽差勞崇光所親受其降者也。萬目共覩。豈縛理一人之私言哉。

現在縱橫數百里。兵歸伍。民歸業。即有數處地方。尚未設

官。而百姓之安堵如故。縛理固不敢自以為功。而遠臣身

受

皇恩。亦可少報於萬一耳。奈有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著實

起忌刻之心。日在署巡撫張亮基前。造謠捏謗。言西洋人

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其

國家之公事。縛理不敢干預。而教務事。並因以掣肘。僅勞崇

光不日赴滇。則教中之風波。將有大不可問者。縛理試畧

舉數端。開列於後。懇即據情奏明

大皇帝。以憑

聖鑒。實非縛理之多事。勢偏處此。實有為不得已者。尚望貴

欽差逐條詳閱。酌量施行。

一張亮基年來託病不出。事無大小。皆由陸傳應之子陸

佑勤主。張陸佑勤自號小諸葛。因以假公濟私。濫邀保舉。

見與義府事。不由伊經手。即生忌刻之心。遍造謠言。謂天

主教意不可測。以致張亮基心懷疑慮。凡與縛理一言一

語。無不用其權術。和好安在。



一興義府回首盡行投誠。將前擄去之興義府知府鄭訓  
達放回。又稟請署知府李保衡到任。聞境盡行獲頭。而張  
亮基尚以為詐降。所有缺員之處。皆不委人。凡害民之官。  
亦不裁撤。純以私意為懷。絕不知顧大局。此大有害於地  
方也。

一普安廳前番兩次失守。實因署知州錢璣偏民生變。故  
回匪乘虛而入。今經收復。而錢璣著事如故。所有回民產  
業。皆經錢璣私賣肥己。今回匪既已投誠。自當還其產業。  
而錢璣吞食不吐。以致投誠回民無所歸業。實恐有再變  
之虞。且改天主教名為天誅教。出示禁止。勞崇光屢言錢

勞崇光本末

主

署州為失守城池之員。可以撤任。而張亮基言其兄弟有  
京官者。內有照應。可以無慮。因此錢署州益加狂妄。無所  
不至。而張亮基陰受其賄。欲誰欺。欺天乎。

一興義縣遊擊劉鴻魁。普安廳遊擊易飛雄。皆以田興志  
練勇署理。奪人田產。占人妻女。營私累萬。道路側目。稍一  
激動。即必生變。勞崇光屢飭撤其任。而張亮基因其敢殺  
教民。故意留之。今勞崇光已將劉鴻魁正法。而易飛雄張  
狂如故。嗟哉民生。何以堪此。

一興義府為衝要之區。張亮基故以營書孫清彥權署其  
事。今勞崇光委以候補府李保衡去。而孫清彥故與為難。

不知是何意見

一凡有關涉教民事件。張亮基皆陽奉陰違。必至教民實  
受其害乃止。本年春間。賊匪竄近省城。百姓與教民同心  
聯團。以顧春耕。大有成效。而張亮基為該團首等與教民  
合夥。即謂之匪徒。皆想法置之典刑。以致民無所指。貴州  
首縣為責筑縣。署知縣李適春。忠誠不欺。廉正自持。亦劉  
所屬聯團耕作。而張亮基聞所到有教民在內。即飭兩司  
將李令嚴行申斥。令其限三日內將所下聯團之劉。盡行  
追回。若不追回。即與參處。及李令將劉追回。而賊匪大至。  
可憐四野青苗。數日盡為賊蹂躪。哭聲震天。慘不忍言。

勞崇光本末

主

一天主教中絕少文武官員。因奉

旨通行。遂與各官往來。有候補道徐河清。實未奉教。以文員管帶  
兵練。身經數百餘戰。屢立奇功。天下知名。而張亮基因其  
辦理教案從公。並時與總理來往。遂指為天主教。日尋其  
隙。言必與參處。而後止。又有候補知縣劉登瀛。明幹忠實。  
持躬謹慎。因其時或與天主堂來往。即假以他故。參革其  
職。但劉登瀛自到省以來。並未著事。亦未有重大差委。實  
係無疵可指。而張亮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竟捏故奏參  
革職。通省百姓。皆為叫冤。因此官紳耆友。皆怕與天主教  
來往矣。竊思

天語煌煌。勝黃刊布。教既弛禁。原可一體同仁。而張亮基竟如此行為。豈非暗背和約。而實有欺君之心乎。

一張亮基既將天主教痛恨入骨。聲為田興志報仇。則凡聞天主教之名。即必恨之。幸黔省作官者。天主教中止有三五人。皆恪守教規。不慕名。亦不慕利。任張亮基如何挑撥。皆能自己站住。可以無慮。惟在疑似之間者。或一與教中來往。或借教中書看。或審斷教案。不格外苛虐教民。若此者。張亮基皆呼之為天主教。暗中傳其差委。甚有凍餓至死者。此非張亮基之時背和約。假公濟私乎。

一田興智趙國澍殺害教民各案既經

大皇帝選派

欽差來黔查辦。應如何慎重。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而張亮基並不推誠相與。當未結案之前。止有

花言巧語。希圖索結。及結後全背前約。無一踐言之處。即如趙國澍素有閩王之稱。屠毒生靈。斬殺自由。勞崇光亦甚痛絕之。而張亮基因其與天主教為仇。遂仍使其弟趙國霖接辦團務。私設公堂。私立監獄。私用刑杖。草菅人命。一遇教民。則殘暴加等。甚至以貴筑縣令地方官劉百姓辦團堵賊為多事。而張亮基亦公然見諸印文。追回地方

官辦團之制。貽笑天下。中外寒心。此又中國之第一新聞也。

一教民與各鄉夥辦團務。原憑勞崇光之示與劉始敢聯團。及團已聯成。張亮基立備地方官追回各鄉團劉。及賊匪於六月十一日竄近省城。教民團首周在官帶團迎敵。其附近各團民。因地方官撤回團劉。皆不助戰。以致周在宣力戰陣亡。被賊凌遲。實堪憐憫。

以上數條。皆張亮基與教中作難之顯而易見者。僅非勞崇光立持正論。教中靡有遺類矣。刻下勞崇光即擬赴滇。其起節之後。教中之風波。尚可勝言哉。務須及早奏明。

奏書恭錄

書

大皇帝將條約另行申明。將黔省殺害教民原案有名之趙國霖

萬小鬼。吳佩。湖。卓。五。鳳。趙。包。包。等。議。以。重。典。並。將。素。與。天主教來往無事被參之知縣劉登瀛。著。逐。為。閑。後。原。官。原。銜。勿。令。勒。交。捐。復。銀。兩。等。情。以。彰。公。道。其。說。降。與。義。府。全。郡。投。誠。出。力。教。民。志。與。獎。敘。陣。亡。周。在。官。給。與。議。卹。庶。可。仍。敦。和。好。僕。再。因。循。則。止。有。奏。明。我。國。大。皇。帝。另。行。議。論。為。是。至。張。亮。基。之。貪。私。酷。詐。並。娶。部。民。子。女。等。情。不。干。教。事。不。敢。言。亦。不。當。言。為。此。敬。請。貴。欽。差。核。酌。示。行。再。者。正。肅。五。開。忽。接。安。順。府。屬。永。甯。州。教。民。飛。報。稱。州。屬。團。總。何。光。明。因。聞。張。撫。有。不。願。教。民。與。百。姓。聯。團。之。意。遂

起意謀害。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卯刻。何光明主使州差羅勝。並團長任聚五。彭有凡等。率領團丁百餘人。直入州屬募役司經堂內。將楊司鐸殺死。並共殺死教民不知多少。又將奉教人挨戶燒殺。俟探明殺死教民實數若干。再行奉聞。此張亮基假病不出。復託故交卸。實暗中主持與教為仇。僕不逮。我輩危矣。情急告。速賜救援。是為切禱。戊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據署蘇松太道應寶時稟稱。咸豐十一年冬間。上海賊氛環逼。籌議中外會辦防剿。經江浙紳士呈由前撫臣薛煥奏奉

奏請撥來奉

主

上諭。江浙紳士請借英法官兵勦賊等因。欽此。經前蘇松太道吳煦與各紳會商舉辦。先於十一月十四日。洋涇浜設立會防公所。與英法提督領事各官籌商防剿之策。開築濠牆。建造礮臺。一面添練礮勇。隨同西兵四出攻擊。並支應夫船糧草食物。以利軍行。嗣人在備輪船。迎接臣軍東下。迨同治元年三月。大軍蒞滬。整兵籌餉。屢克名城。未及三年。肅清全省。即於上年四月間。遵劄將洋涇浜會防公所停撤。仍留分局數處。併歸蘇松太道衙門兼辦。以備支應。現在英法在滬防兵均已回國。會防分局於本年十一月底全行裁撤。又吳淞口原有法國防兵任紮。由該處團防局董事辦理支應。本年七月間。亦將供應全停。裁捐撤局。計

奏請撥來奉

主

自十一年十二月開辦會防。至今閱時四載。所有經費。悉在本局捐款項下支銷。並未動用正項。稟祈察覈奏咨前來。臣查從前上海會防局之設。緣時勢危迫。不得不籠絡洋人。薛煥原奏內。即已聲明。止可謂一時權宜之計。究之中西兵弁。實不能在一路會剿。致受牽制。先是西兵克復青浦嘉定二縣。旋得旋失。待官軍再舉而後定。自嘉定復後。進攻蘇屬各城。惟戈登率常勝軍以從。英法弁兵。總未離滬城一步。是以臣軍抵滬數月。即經會防局紳馮桂芬。潘曾瑋等。呈請撤局。維時且以戰事方亟。上海後路根本。西兵屯住城內外。索應月糧房租夫價。需費甚鉅。既相習為固然。未便遽翻前說。致生他釁。因暫留會防一局。稍示羈縻。迨至蘇常肅清。金陵告捷。彼族無可藉口。英法住滬之兵。以次撤退。自上年八月起。丁日昌應寶時等。與該提督領事再四商催。始將歷年占住上海學宮城隍廟園。及大境青蓮菴諸處。陸續讓還。節經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此滬城風氣一清。界限分明。實皆仰賴朝廷德威所被。事機十分順手。而會防局從容裁撤。亦得有始有終。殆非該局官紳始願所及。計三四年來。動用經費。為數不貲。悉就華商設法籌捐。臣於本年二月奏報軍需清單案內。已聲明此項應歸外銷。再英法未撤之先。據英

領事已夏禮。以上海係通商最要口岸。須由中國練兵接防。該公使復向總理衙門請。臣即著留上海城南高昌廟法國教練勇四百人。鳳凰山英國教練勇千餘人。仍揀派英法武弁各數人。分司教習。令由中國官統帶。並派記名總兵鄭海龍帶准勇親兵一營。赴鳳凰山駐紮。兼統教練各營。令同上海道節制調遣。其勇丁口糧章程。改照楚軍營制。按月由關稅內撥給。外國弁兵。止管教習槍礮。不准干預營務。並與該領事等議明。此後該軍進止機宜。與洋弁應否撤換之處。悉由督撫統兵大員主政。以重海防。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丙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採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惟思由中國特派使臣前往各國。諸費用章。而禮節一層。尤難置議。是以遲遲未敢請。茲因總稅務司赫德來臣衙門。談及伊現欲乞假回國。如由臣衙門派同文館學生一二名。隨伊前往英國。一覽該國風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語。臣等伏思同文館學生內。有前經臣等考取奏請授為八九品官。及留學者。於外國語言文字。均能粗識大概。若令前往該國游歷一番。亦可增廣見聞。有裨學業。且係微員末秩。與奏請特派使臣赴各國通問體制有間。又與該稅務司同去。亦不稍涉張皇。似乎流弊尚少。惟該學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須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資照料。而行抵該國以後。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貽笑外邦。茲查有前任山西襄陵縣知縣武椿。現年六十三歲。係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善保管領下人。因病呈請回旗。於咸豐七年在捐輸助賑案內。加捐副護軍參領銜。前年五月間。經總稅務

司赫德延請辦理文案。並伊子筆帖式廣善。纂輯年餘。以  
 來。均尚妥洽。擬令臣衙門。到令該員。及伊子筆帖式廣善。  
 同該學生等。與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  
 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據赫  
 德聲稱。此行往返。不過七八月。即可回京。川資等費。均由  
 該總稅務司。先行墊用。俟將來回中國後。覈呈清帳。由臣  
 衙門。於三成船鈔項下。照數給發。其整裝銀兩。應於該官  
 生等起程之前。概由船鈔項下酌量給予。惟該官生等。連  
 涉重洋。所有副護軍參領銜前。襄陵縣知縣。武揚等。否  
 賞給三品銜。作為臣衙門副總辦官。及伊子筆帖式廣善。並考取  
 八九品官之同文館學生。恩儀。德明二名。均  
 賞給六品頂帶。其未經授官之彥慧一名。  
 賞給七品頂帶。以壯觀瞻。  
 御批。依議。  
 奉。奉。著。兩。廣。總。督。瑞。麟。著。廣。東。巡。撫。郭。嵩。焘。奏。臣。等。奉。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瑞。麟。等。奏。遵。旨。開。導。潮。郡。紳。民。按。照。條。約。准。英。人。進。城。  
 等。因。欽。此。查。英。國。領。事。堅。佐。治。前。此。進。出。潮。州。府。城。先。已  
 委。員。候。補。道。朱。啟。仁。前。往。查。明。該。領。事。入。城。時。官。紳。接。待  
 以。禮。保。護。安。全。因。通。事。傳。禮。賜。揚。言。欲。在。城。內。建。造。洋。館。

居住一月。以致愚民。復張揚帖。聚集擁觀。經道府。彈壓解  
 散。一面查拏。私張揚帖之人。審明。盡法懲辦。並據實。復知  
 英國領事等。均無異詞。竊維。潮俗。素著強悍。同族之性。本  
 異尋常。而洋人。專逞其驕。塞好勝之氣。並不諒官紳。任事  
 者之苦衷。故將來。再令該領事。進入潮城。能否。彈壓相安。  
 尚難。豫定。而該領事。志在。隨時往來。以符條約。似亦。非再  
 赴潮城。一次。所能。歲事。臣等。正在。設法。籌畫。聞。適值。髮逆  
 竄陷。嘉應。潮嘉。咫尺。相接。人心。驚惶。該地方。文武。籌餉。籌  
 兵。防勦。萬繁。局紳。皆。趕辦。團練。捍衛。鄉閭。臣等。前。飭。攝傳  
 紳士。赴省。面商。經。久。善。策。該紳。回。局。務。緊。要。未。能。分。身。前  
 來。英領事。堅佐。治。近。往。汕頭。稔。知。潮郡。軍務。方。殷。亦。無。再  
 次。進。城。之。請。須。俟。潮。防。稍。鬆。人心。安。定。該領事。必。須。再。進  
 潮州。府。城。一。次。察。看。百。姓。能。否。相。安。以。後。來。往。會。商。事。件。  
 始。能。定。局。臨。時。如。有。需。臣。瑞。麟。親。往。督。辦。之。處。自。應。陳。達  
 諭。旨。星。速。前。赴。潮。城。相。度。機。宜。慎。審。理。理。務。使。諸。紳。妥。善。斷。不。敢  
 稍。涉。遲。延。致。滋。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英。國。條。約。第。十。三。款。  
 內。載。英。民。任。便。竟。致。請。色。華。庶。農。牧。分。內。工。藝。中。國。官。吏。  
 無。限。制。禁。阻。又。續。約。第。五。款。內。載。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

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攜帶家屬。一併赴通商口岸。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英國欽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會定章程。為保全前項華工之意。等語。法國續約第九款所載。與英國第五款所載相同。當立約之時。原以招工一事。其來已久。誠恐濱海地方官。漫不加察。難免有拐騙。勉強弊端。一經查禁。外國又必從而爭執。故於約內。特著華民情甘出口。及保全華工二語。為立約後。將來會定章程地步。嗣於同治三年九月間。據前兩廣總督毛鴻賓奏。廣東常有略賣人口出洋之事。請嚴定罪名。經刑部會同戶部。議以此項人犯。情節較重。應照該督等所奏。為首者。新立法。為從者。改立法。並應由該督等。與各國妥議章程等因。奏准行知。遵照在案。臣等因思中國既有奸民。略賣人口出洋。即難保外國不有奸商。攬買出洋轉販。若不速定章程。申明禁約。不特海隅蒼生。受害無所底止。且刑部雖有奏定新章。仍恐外國以此為中國自行辦理之件。並未照約會定章程。藉詞袒護奸民。謂刑部新章。為阻撓招工條約。紛紛爭辯。在所不免。查從前約內。原有會定章程。保全華工之說。時值總稅務司赫德在京。因即到令該總稅務司。馳赴廣東。會同該省督撫。妥議。旋據署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九

兩廣總督瑞麟等。奏總稅務司赫德。各鈔錄會議章程。中呈咨。覆前來。臣等查其所議章程。於保全華工。意義尚屬周詳。用復細加參酌。增刪。定為十八款。於上年七月間。照會英法二國。使臣。旋據法蘭西使臣。洛伯內。於八月內。照復此項章程。止可飭令本國。招工主合。及船主等。遵辦。此外必由中國商請。別國大員。轉飭所屬一體遵守等語。並將臣等所定條款。酌加刪改。備函送回。至英國使臣。威妥瑪。則遲至十月間。始行照復。並稱此事。倍極緊要。本大臣留心斟酌之處。甚多等語。臣等因思此等事件。大抵皆英國為主。而法國隨之。今威妥瑪既稱斟酌之處甚多。難保不別出新意。多生枝節。且章程一日不定。各國無所遵辦。辦理必多歧異。因復將臣等前次的客。及法國所改各章程。飭交赫德。再行悉心妥議。又據赫德於上年十二月的。擬送回。臣等詳加查覈。其中仍有漏義。復將緊要節。添入數層。於本月十四日。飭令赫德。帶交威妥瑪。閱看。次日。威妥瑪。攜索來。著與臣等面商。彼此駁辯。十數則之久。始經議定。共章程二十二款。其中應行仿辦之處。大致尚無疏漏。章程後。並加總結。將不遵章程。查出重辦。並將刑部奏定章程。一層。載入。庶將來各省辦理。略賣人口案件。可執此為與外國。辯難之據。茲已將議定章程。照錄二分。英法

二國使臣亦各照舊二分。於本月十九日會同畫押蓋印。分收存查。並由日衙門行文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給英國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衙門昨咨兩廣總督毛。就近妥議招工章程。以便各口畫一辦理。現據咨覆前來。所擬章程。查與前督勞部堂會立各條。大略相同。不過稍為損益。細數其意。與原約並無不合。即無不可行也。惟此等華民出洋。與自去出洋圖利者不同。自去之人。任聽前往何處。如何做

查辦本末元

六

活。居住來往。均由自便。其事本無庸中國格外管理。而條約所指之華工。與此等則有異。華工係兩國互換條約內。載定明文。允准在通商各口招雇。與之訂明合同。帶赴外洋各處做工。其合同內必註明做工年限。如年限未滿。華工固不能自主。須聽命於招工之人。即年限已足。而隻身遠寄。仍屬不能自由。難保無勉強受累之慮。且此等華工名係受雇。月領工食。並非常賣服役。其勢似由中國借與外國使喚一般。故雖離印本土之後。而中國仍應料理。至照條約在此招工。本衙門深知往貴國做工者。定必邀格外保護。惟該工等雖在貴國。然似難與貴國民人相比。在

查辦本末元

七

彼等原屬愚民。言語既已不同。家鄉又復步遠。是必在貴國矜恤之中。故華工已抵貴國。本衙門現擬章程料理其日後事宜。非謂其在彼受苦。亦非因此致與貴國律例有礙。蓋總為保全華工起見也。至通商各口。設立工所。招工。雖其事逐一均照章程辦理。誠恐或有招工者。將所招工人帶赴不知何處。或私行轉賣與人為奴。或令其做苦。貴國明知定必禁止之事。是以本衙門現擬凡有船裝載華工出口者。須先報明前往外國何口。俟船到彼口。須由該口官員。將其到口日期。並華工數目。行文原招口岸領事官。由領事官轉知本處地方官查照。仍須由該口將華工派往何處。所作何工。以及有無病故各等事。隨時詳細註明。逾年限已滿。則將全案行文原口領事官。轉知地方官。其中並須註明有若干人願任外國。若干人意欲回來。各等由。再者前得之傳聞。常有招工主人。以衣物錢銀。先行借給與做工者。俟該工限滿。因有所借欠。致被攔阻。不能脫身。年復一年。終不能清償。以致終身受苦。是以本衙門擬就凡有招工主人。豫先借給銀兩。以及各樣物件。俟工人做滿年限。無論所欠多寡。概扣回該工三箇月銀兩。或令多做三箇月工作為抵。以作清償欠項。且工人赴外國。均屬愚民。言語不通。難受艱苦。亦難控訴。是以本衙門

又擬凡外國到此招工。隨時由本衙門派人前往查閱華工情形。該國須以禮相待。無得禁阻。再查條約內載通商各口。僅有中國犯罪人。潛匿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即行交出等語。本衙門因恐有罪人化名出洋。此等出洋之人。與通商各口。潛匿船中房屋無異。一經查知。行文。即應交出。惟如何交還。未經議及。現本衙門另擬凡有中國罪人。化名受雇出洋。一經查出。由地方官就近行文招工原口領事官。飭令該開工所。或招工之人。限期將該罪人交還。若限內不交。即於限滿後將該公所查封。嗣後不准該開工所之人招工。所擬數與原條相符。似可照辦。

查條約未完

八

至於貴國既將招工明文載在條約。則招工一事。似於貴國不無益處。則保護華工。亦有所裨。此次本衙門所擬辦理各節。並無別意。其中與招工事宜。亦並無異議。貴國欲招工者。與承值者。均得其平。庶可保全兩面。況招工一事。原係載明於兩國條約。其餘各國條約。都有一體均沾之語。而各國風俗法度。各有不同。是以本衙門先行將招工事宜。行文貴大臣。以便會同妥議。除將各條款開列清單黏錄外。為此照會貴大臣。請項查照。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親王來文。附黏通商各口招工章程一

紙。其意一則華工未離本土之先。必使豫知所招各等事。理保其承否。全得任便自由。一則離口起行在船。及至作工之所。均保始終照料安全。一則承工限滿。無保其不至窮困。甚至無力不能回國。此等華民。與自去出洋圖利者不同。自去之人。無庸中國格外管理等詞。請貴親王無庸稍執。何則。英國素見英人遠行他往。於本國毫無損失。反有大益。英民年年出口不下數千。若不出口。則難於謀生。及至他往。會集別處。並無忘卻敬本國之心。凡有彼處利益。固能生取。而本國土貨。較諸他人。尤能置買。即見中華時勢如此。各口鼓勵民人。多往外洋謀生。實為良法。且

查條約未完

九

因向見華民。多集新學。息壤。塞根各等處。毫不改變衣裝。內中多有隨時回到本鄉。修理墳墓。帶子入學。試想此等華人。若非彼時出洋。無自謀生。在本鄉用死。不如他往求生。儻若使其心疑。因此遂致中國不為經營。似非治政之美。此稍涉局外之談。希貴親王原情見諒。至於來文又云。現擬章程。非謂疑其在彼受苦。亦非因此致於貴國律例有礙等語。此貴親王慮涉有疑。英國不知華人承工出洋。一層。中國現在實心的情料理。本國聞知。反極欣悅。更有貴者隨時派員前往各處查閱華工情形。此事本國更為推愉。嗣送中國派員或赴英國本境。或赴英屬新地。查閱



華工以及別項事件。本大臣均保以禮相接。至於所云礙於本國律例。查招工章程所議。多半不係律例。係於條約。其有未載。身係於律例者。惟英船裝運該民一事。蓋英船載人渡海。其中應行妥為布置。本國早定專條。立法最嚴。無論裝載何國人民。由某至某。但是英船。決不准背條約。除此勿庸另議外。其餘俱係條約。因查庚申年續增定約第五款。內載華民情甘出口承工。毫無禁阻。來文所云似於貴國不無益處一語。英屬新種。或有人工不見甚多。是招致華工。益處原有。惟欽差大臣。將此條裁入續約。實因未見招工出洋。雖有嚴禁。其實未能阻止。若不受立章程。則違禁私出工人。難免受苦之極。故將此條增入。實與貴親王設法保全華工之意。有同心也。今既有英法兩國條約。續載明文。來文所云其餘各國。都有一種均沾。原非虛語。而英法兩國。與中國一得會議定章。則各國欲招華工。亦不能不事同一律。本署理大臣。早與現署大法欽差大臣。伯。屢經面議。因念來文所論外國招工。或有違章。華民承工。內有罪犯各等情事。竊思承工者。未經離境之先。與別項華民無別。毫無不歸中國管束。而招工者。原屬英民。查由領事官經管。此皆一定之理。想定章之時。易先兩國。挽越其權。其最要者。當待承工之人。無非公道。此係兩

國並無歧議。本大臣徑將來文章程商酌。稍為增減更換。另繕底稿。擬請貴親王查閱。惜尚未全周妥。本國新任欽差大臣阿不日進京。到時立合轉送閱覽。再行移送貴親王查照。

法國伯洛內來函

茲本大臣酌改招工章程。錄請諸位貴大臣查照。其毛刺軍所擬各款。後均裁入本大臣意見。統希裁閱。本大臣所改。皆詳加體察。堪以包括一切。須刺情形。並防範向來所。有忌習。仍望貴大臣會商各列國大臣。准照本大臣所擬。改革。及應何勞費之處。均一律照辦。本大臣再當會同諸位貴大臣。並各國全權大臣。將所有招工章程。公定為據。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親王照會。以按照本國前全權大臣。在天津議定續增條約之第九款。內載會定章程。為保華工之意。等因。又以社會理司使。同前廣督。勞所議各款。應行改正。並黏鈔現任廣督。毛。議定章程前來。查所有招工應辦事宜。本大臣之意。亦與貴親王相符。來文言此項華工。似中國借與外國使喚一般。是以出洋之後。中國仍須料理等語。此不獨為中國所應執之理。亦係中國分內所應行之事。自本國視之。勿論其自行出洋。與為衣食所迫受

雇出洋。並無區別。以此兩項華工。既到外國地方。中國均應保護。本大臣莫聞責親王重念此事。特派委員前往查問。俾受雇華工。如有所陳訴。及有不便之處。皆可稟明本國當事之前。無論何時。凡受雇臨去之際。中國應查明其中均無委屈及誘騙等情。方准開行。並應據為約定安法。俟該工等計滿合同所註限期。即當資送歸國。所以本大臣甚願會同責親王改正粵省暫定招工章程。並願飭令本國人到此招工。須加意保護。並保該工等期滿之後。不費已財。即可回國。仍須責親王會商列國全權大臣。照此辦理。因本大臣之權。不能行及中國境外。不能與本國所

奏摺

上

可。是在責親王詢明各該屬國情形。應何料理。據本大臣之意。凡華工既滿限期。不須自費川資。即可回國。此係伊等應有之至理。向來本國招工到屬國地方。均如此辦理。嗣後凡有本國人來此招工。本大臣自必飭遵。然總須責親王會同各國大臣議定通行照辦。惟准和約所載。列國得有中國優待。法國亦與之意。不應法國於此獨備加勞費。凡列國辦此。亦必同此勞費。始見畫一。再者本大臣至今未聞有中國罪犯。潛匿本國招工船中或房屋內。如將未有此。自當交出。但地方官須照會該處領事官查取。毋庸著落招工主人。查有幾次。責親王忘記。應由領事官憑其權任。可以曉諭本國人等。並查其是否遵守兩國所定章程。各有應行罰辦者。亦必由該領事官查封可也。

奏摺

上

大清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大英欽差特爾遜。列中華使宜行事。大臣切賜佩帶二等寶星。何。大法。署理欽差全權大

臣住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伯。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招工章程。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一中國通商口岸。凡有商民欲請准設公所開辦招工。既擬讓工人何以立約。所內華工何以治理各等節。應將合同底案。並在公所治理工人章程各款。稟請領事官查閱。大因各國搭船之例不同。必有該商已經按例遵辦實據。領事官始能查明。

第二款

一該商稟請前來。領事官查其實屬該商妥當之人。即將所呈合同章程各款。查數酌情刪改。方可轉移該管地方官查閱。俱屬妥協。立給印牌。准設招工公所。領事官即將印牌及合同等件。一併在本署鈔錄存案。

第三款

一印牌既出。不能無故註銷。即有故者。必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如果意見相同。該所方可開辦。該商不准違情賠償。

第四款

一合同章程等件。該商須於招工公所門外房中。書寫懸挂。以便工人均可知其詳細。合同章程等件。既經地方官

暨領事官查明准辦。該商嗣後。均可稟明施行。惟各該官尚未批准。不可擅自擅行。至於該商或欲遣人代覓承工。准將合同章程各件。鈔單稟請領事官及地方官用印發給收執。方准遣人分赴該省鄉鎮等處。代為宣布。

第五款

一招工各商。既立合同。與該華工定議。務須按期逐款查守。凡有負約之處。惟該商是問。俱按伊國之例。俾案究審。

第六款

一招工各商。欲遣華民代覓承工。此項承遣者。必由地方官先給蓋印准單。方可前往。復或干例。無論改違誤犯。惟本人是問。俱歸地方官俾案究審。

第七款

一凡有招工事務。中國專派委員。協同整理。華民有欲承工。任便赴所。該商眼同委員。註寫姓名於簿。註畢。該工任聽回家。或在公所。俱搭便船出洋。

第八款

一華民承工出洋。或係獨身一人。或係攜同家眷。所立合同字樣。必須逐款閱裁。一指定何國何處承工年限多寡。一限滿回國計其人口。約保水腳路費若干。一在彼作工。揀定日期時刻。一在彼水工。應受衣物工食。並

各等利益。一遇有疾病醫治醫藥不用該人工值。一  
隻身出洋或有眷口留在中華。意欲按年計月撥給養家  
之費。應扣若干。一所有今定章程第八九。十。以及十四  
二十二等款。盡須開列。以上七節之外。不准更加形似工  
人容免全行之條。儘有增加。理應置勿庸議。

第九款

一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逾於五年。期滿如欲回國。彼  
處必將合同所註水脚路費若干。按數備全。交付使船。送  
回中華。如或限滿不致回國。其法有二。一則聽憑該處官  
憲准否留任。准時即將合同原定路費一項。全數付給使

章程本末

去

用。一則聽其復行承工。另立合同。即將原約所定銀數。付  
給一半。聽其自用。而此次合同。仍不過五年為期。期滿仍  
照前次合同原數。付船送回。若華工到彼處後。患病不能  
作工。該處不俟限滿。先行按數給錢送回。否則准其赴官  
稟請中訴。

第十款

一承工工作日期。時刻。定准七日之內。必得休息一日。一  
日之內。作工不過四時六刻。如足所定日時  
之數。不准強其工作過時。至於休息時日之間。如果正工  
之外。該工力能列有操作。抑或另承工課。准向本主酌定

酬值。惟牧畜及日用常事。仍屬正工。不必因係休息時日。  
格外議酬。

第十一款

一華民年不及二十歲者。或欲承工出洋。必須取具本身  
父母准往憑單。蓋用地方官印信。方准承招。如或無從取  
其父母確據。亦應取具地方官蓋印憑單。如無此單。不准  
前往。

第十二款

一所有華工姓名。既已註簿。自是日起。至少扣至四日。方  
准在總理委員面前。將合同念與該工聽明。問其是否願  
往。伊實願去。立即令其畫押。

章程本末

去

第十三款

一合同既已畫押。該工自應聽由招工商人。准否離所。不  
能擅自出入。將次下船之日。監理委員親至公所。各該華  
工當面認明畫押合同。是實。領事官即將合同鈔存備查。  
該船未出口之前一日。海關監督領事官。或行親往。或  
派委員赴船。將該華工按數點明。覈對清楚。將單繳到監  
督領事官各署。分別畫押。鈔錄存案。點名以後。華工內有  
變約不肯前往。即准查明居住公所之日。每日進取飲食  
之銀一錢。如該工無款歸償。應交該管官按律治罪。

第十四款

一華工未走之先該商如有撥支銀錢皆應以為承招實需之用不准追還惟因支用安家之費准商撥支每月扣還一圓以清欠款其數亦不准過六月工值此項銀兩該領事官必須設法實令安家不得列用其餘支借各項一概不准又以華工或在船上之時或至彼處之後曾借銀錢等物約期滿後作工抵還一併嚴禁如值期滿將欲回國之時或有債主申訴藉此情節請為扣留華工亦必不准因此攔阻

第十五款

一所有招工公所其中如何辦理領事官與地方官既經會議定章華民承工居住總須遵照奉行

第十六款

一華工居住公所或有滋事各等情弊立即鎖禁俟地方官委員查收按例審辦所中商夥人等不准擅行治辦

第十七款

一所有該口招工公所俱准兩國委員隨時任使出入傳問華工所中房間均歸該員等查管以期分撥華工眷屬人口得以團聚免其雜混又以各房必須治理精潔方足怡養精神華工畫押合同以及下船之時該委員等亦當

在場監視如見所下之船似不妥協恐礙於人准令華工暫免下船俟覓醫生抑或熟識船隻之人勸明裁奪船內華工內有現患傳染證人即刻令其離船上岸

第十八款

一華工下船委員點名開單該商按照所招之工每名出銀三圓交付海關銀號收存以備監理委員經費

第十九款

一犯法華民或在逃或越獄承工地方官查出照會領事官交出領事官立飭移付地方官計期該犯居住所中之日除將每日償銀一錢以補該商虧欠外所有所中簿上註明付給該犯銀錢衣物等項亦應一體償還

第二十款

一各國運載客民之船所有布置客寓船房探備火食保其整潔俱有定例招工之商欲將華工運往外洋先須稟明領事官查覈實有符於定例方准運往惟於領事官既經批准或有委員以該船尚有不妥情節稟明地方官以為不宜出口海關暫准不給紅牌俟能確切詳查轉報該國欽差大臣會議定章

第二十一款

一華工下船點名開單應備兩本分列存留帶往船到前

指某國口岸該船主先將副本邊沿註明華工在途或已  
死生疾病各等情節呈上伊國領事官並該處地方官等  
請為分別畫押以備送回俟該單至中華之時招工商人  
必呈領事官即合轉移地方官查數

第二十二款

一華工出洋到彼夫婦不能分派兩處作工勿兒不及十  
五歲者不准令離父母至於華民在彼承人招工不分舖  
戶莊田其後舖田轉付他人該工亦當奉為招主如或原  
主仍在舖田或因別故欲使另投地主該工自願方可否  
則不准強行更換

奏稿集卷九

字

以上各款公同酌定之外又經言明除華民不待承招自  
行出洋中國官憲毫不攔阻外若有意圖招工不遵章程  
另行設法招致華民承約出洋作工此為例所嚴禁查出  
另行重辦更有華民不肯離國有人膽敢私行騙住勉强  
脅從即照刑部奏定新章立予正法且以招工事務既經  
明定章程通商各口均准設所仍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  
議監理方為按例與辦設若某口內外各官無從會理該  
商理應不准開所招工等語以上三節擬定存案中外官  
與前項二十二條同一遵守奉行今於同治五年正月十  
九日將章程等件各繕三分蓋印畫押以昭信守

二月士辰通商大臣督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奏為照通商  
各口徵收洋稅自咸豐四年上海一開設立稅務司幫同  
經理有效嗣後南北各口亦即次第舉行並添設總稅務  
司名目咸豐十一年五月間赫德於署總稅務司時曾將  
每年應收洋稅約略開報迨同治二年議定稅務司歲支  
經費案內截至第八結長江開口是年所徵正稅半稅及  
子口稅共有銀七百二十五萬餘兩聲明此後仍可按前  
豐旺同治三年臣同總稅務司赫德年來經理洋稅接濟  
餉需奏蒙

奏稿集卷九

主

恩准賞加按察使銜茲准總理衙門咨據赫德中務現值兩國和  
款將完又值告假回國將經手稅務各款比較總數詳細  
開呈並稱此五年中各口稅務司均悉心查辦任勞任怨  
竭力襄助內有稅務司日意格美黑登休古惠德幫辦已  
德好洋遊薄朝滿三德揚漢業經各省大吏另案奏請該  
勵蒙  
恩賞給寶星此外尚有現任稅務司吉羅福費士來馬福臣秋安  
瑪威理士麥士威並粵海關幹子手頭目鮑良七人應如  
何一體獎勵咨臣酌量辦理等因前來臣查赫德總司稅  
務現呈比較總數清單係將南北各口通商合計除子口  
半稅不計外其進出口各項洋稅近已收至七百八十萬

餘兩較之從前歲收總數已增數十萬兩。是為通商稅課  
 豐旺之徵。該總稅務司赫德。悉心經理。業蒙  
 恩賞。加按察使銜。其各口稅務司。俱能不避嫌怨。竭力襄助。現值  
 兩國扣款收完。查單結數。均有勞績。所有吉羅福等。自應  
 一體獎勵。且加查數。按照成案酌辦。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稅務司吉羅福。費士來。馬福臣。狄安瑪。威理士。麥士威  
 等六人。各給一等金功牌一面。粵海關杆子手頭目鮑喜  
 給與二等金功牌一面。以示獎勵。該  
 命下之日。再飭江南海關。照式製備齊全。分別移送。祇領所需價  
 值。即在洋稅項下作正開銷。至此內有外洋名字。詳音參  
 差。致與檔冊未符之處。應准由赫德。隨後查明呈請更正。  
 除咨明總理衙門外。謹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臣崇厚。恭摺  
 具奏。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李鴻章又奏。准直隸提督劉銘傳。轉據統帶礮營記名總  
 兵畢乃爾。稟稱。該總兵本係法國兵丁。同治元年在上海  
 投效。奉派在銘字營。教練礮礮。嗣委管銘字洋礮營。先後  
 攻克楊厚。法陰。無錫。金甯。常州府。縣。城。府。保。今。職。  
 賞戴花翎。並  
 賞給法什尚阿巴圖魯名號。仰荷

聖恩。甄敘做勞。不遺化外。夫以此生捐糜圖報。湖自昔年隨營之  
 始。即自陳願隸版圖。區區愚誠。五年一日。當於去歲十二  
 月。具稟請示隸籍一事。奉批。詢願隸何省何縣。以便奏咨  
 立案。伏念畢乃爾。孤身遠寄。本無可依。緣主帥暨統將兩  
 人。均係合肥縣籍。乃爾在營日久。所識亦多。准軍將士。前  
 此隨軍西上。曾過廬州。樂其風土。敦龐人情。樸厚。竊願隸  
 安徽合肥縣籍。並於隸境。畧置田廬。俾有因依。庶其世世  
 子孫。長為  
 聖朝赤子。特請察覈。附奏。等情。前來。臣查上海用兵以來。洋將助  
 勦立功。膺受中國官職者。不乏其人。然事竣。仍回本國。惟  
 畢乃爾。倉卒遇合。投袂從戎。當時即欣然有出谷遺秦之  
 意。矢願他日。受虛為漢。察其向慕華風。實出至誠。經且於  
 二年八月。克復江陰。出力業內。隨摺奏明。欽奉  
 上諭。三品頂帶法國兵丁畢乃爾。自隨營投效以來。即已冠帶。雖  
 雙願隸版圖。教習槍礮。極為得力。等因。當即恭錄。行知。去後。該  
 將益加感激。訓練精勤。奮勇苦戰。三年之內。屢復名城。轉  
 戰數省。而孤身孑然。時以隸籍為念。茲自陳願隸安徽。合  
 肥縣籍。實因久在淮軍營內。人與地均尚熟悉。得有照應。  
 臣維歷來。番將立功。改隸中土。往往見於史冊。即茲請現  
 在通商條約之意。中外民人。攜家就地居住。悉獲安全。日

久即係入籍。亦屬情事之常。況畢乃爾自同治二年獲髮。冠帶。學為中國語言。旋入娶有妻室。勢不能仍回法國。似應准如所請。以遂其歸依。

聖朝之志。益堅其畢生效命之忱。該總兵僕誦謹飭。尚易駕馭。日仍典劉銘傳隨時嚴加訓誡。曲為保全。仰副。

皇上懷柔遠人。愛惜我將之至意。

御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臣衙門接准英國使臣何禮國照會。內稱。據住劄廣州領事官詳稱。前准兩廣總督岑文。以堅領事潮州府城一

案。該處委員來接。先曾與堅領事議定。進城不問行店。不設關卡。不建天主堂等情。經堅領事允肯照辦。嗣據堅領事詳報。並無允准前項等事之說。因思英國官民。准照條約所載。江岸城市。明係應得之益。斷非領事所能允為禁阻。尚望中國勿以進城一節。視為可以置而不辦之事。並稱前次夫和之事。以擱禁英民不准入廣州府為最大。又稱如今各國以中國力薄。不能飭諭各省官民。一體遵守條約。實有危險之處。各等語。伏查上年十一月十五日。臣等議覆瑞麟具奏。英領事已入潮城。摺內。曾以前著英國使臣威妥瑪。陳送堅佐治詳報節略。並鈔該處匿名揭帖。

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卷三九

玉知瑞麟設法能轉以解此嫌。復於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經臣等奏明。僅在事人員。辦理不妥。瑞麟仍宜遵照前奉諭旨。親往潮州督辦一切等因。奉

准行知各在案。今據英國使臣何禮國照會。所稱各節。較威妥瑪前次照會。措詞更多激烈。且何禮國之為人。其用心較之威妥瑪尤為深險。查威妥瑪情性急躁。語多激切。每遇商辦之事。立時困難與爭。迨逾時相商。但有以折服其心。未始不可轉圜。及何禮國接任後。往來晤談。觀其外貌。似覺沈靜寡言。而遇必辦之件。雖多方辯論。實有百折不回之勢。是領事照約准入潮城一事。若不速為了結。誠恐將來

辯論此事。較威妥瑪更為棘手。昨據瑞麟呈稱。私張揭帖之匪。業經訪獲方阿卯一名。交縣審辦。其領事再入潮城一節。因時值逆匪竄踞嘉應州城。潮郡防堵。正當緊要。急難分身。一俟東路軍務稍平。潮防較鬆。即當妥辦等語。現任該處逆匪業已悉數殲除。地方一律肅清。此事自應迅速辦理。惟是瑞麟前稱。已與該領事言明。不問行店。不設關卡。不建天主堂。將此晚諭該處紳民。方獲進城一次。現在何禮國不以前說為然。較前更難措手。既慮該處眾情不協。積疑生憤。並恐洋人以不能照約辦理為詞。必致別生枝節。均不可不豫為籌及。茲查有兩淮鹽運使丁日昌。



係廣東潮州府豐順縣人。曾在上海道任內辦理洋務。於洋人性情最為熟悉。且籍隸潮州。與該處紳民係屬同府。若令前往襄辦此事。未始非解釋猜嫌之一法。相應請旨飭下兩江總督。迅飭兩淮鹽運使丁日昌。馳驛前往廣東。隨同

署兩廣總督瑞麟。即赴潮城妥籌辦理。以期速結。

諭內閣。兩淮鹽運使丁日昌。著馳赴廣東潮州原籍。隨同瑞麟按

照條約。妥辦中外交涉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辦理英領事入潮城

一案。復接英國照會。請派員隨兩廣總督前往潮州。妥辦一摺。

本日已明降諭旨。令丁日昌馳赴潮州。隨同瑞麟辦理矣。英人

廣東本末

五

進潮城一事。經瑞麟與該領事言明。不問行店。不設關卡。不建

天主堂。業經堅佐治允肯照辦。將此曉諭居民。洋人進城一次。

旋經官紳護送出城。前據瑞麟等奏。堅佐治入城以後。潮民復

張揚帖。聚眾喧嘩。實因通事佈禮賜邀。求建立洋館。暫住一月。

一時鬧傳。遂致復滋疑議。堅佐治以此不甚滿意。現摘傳潮城

紳士數人到省。面加開導。熟籌經久善策等語。似此辦法。尚為

妥協。但未知瑞麟與該處紳士。如何妥商定議。從前與堅佐治

所約。有無照會往來憑據。何以堅佐治詳稱任京公使。則云並

無允准前項等事之說。英國使臣阿禮國。此次在總理衙門呈

遞照會。語多激切。若不安善了結。深恐別滋釁端。丁日昌係潮

州原籍。且前在上海與洋人熟悉。令其隨同瑞麟前赴潮州。辦理著李鴻章即傳知該運使。即日由上海乘坐輪船。赴廣東省。城。隨同瑞麟赴潮。務須不激不隨。顧全大局。方為妥善。瑞麟等現在籌議情形。著隨時奏聞。以慰馳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著鈔給瑞麟。李鴻章閱看。

安徽巡撫喬松年奏。外國天主教。自通商之後。議明弛禁。

固係因時制宜。且以示王者無外之量。惟是中國人習其

教。則可習其教。遂為之傳教。則不可。蓋習此教者。雖亦以

修善為名。而良民實少。大都以結黨聚眾為事。幸其尚在

齊民之列。收今猶可治之。若許其傳教。則爪牙羽翼。實繁

廣東本末

五

有徒。且傳教者必魁魁然。自異於眾。藐視官府。一有詞訟

牽連。及徵比錢糧之事。必不服地方官傳喚。若傳教之人

日多。則抗官之勢必重。迨至執法嚴懲。則啟釁端而傷政

體。在外國亦何嘗不申明約束。不許教士滋事。然中國人

之傳教者。必能舞智以欺外國人。而恣恣外國人與中國

之官為難。方今懷柔遠人。原為長治久安之計。若有此輩

交關其間。非但不能結好。必致構嫌。臣竊思外國人至中

國。乃傳其教。自必應仍用外國人。而不應用中國人。中國

人止可准其習教。必宜禁其傳教。且愚昧之見。除洋人傳

教。及華人習教。仍聽其自便外。其華人傳教一節。敬請

奇即行禁止。庶界限分明。蒙瑞無自而作。此與條約並無參差。而與和議更有裨益。僅蒙

聖明俯准。應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加酌議。如屬可行。咨行各國公使。諒亦可無異言。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併發。

喬松年又奏。天主教一事。原因外國人求之甚力。不得已而許之。其為教也。以不事神不祀先為首務。悖理敗倫。凡有識者皆所深惡。彼僧人道士。亦屬異端。而不為

成世所胡者。以其自為一類。不在四民之內。所謂游於方外也。

奏

奏

今習天主教者。或為民。或為士。乃悖理敗倫。其為世道風俗之害。誠非細故。習此教者。雖已漸多。猶幸其散而不聚。右處處有中國傳教人為領袖。是敢以拘而益其疎也。洋人之傳教者。地方官必禮說之。猶幸其人未取也。若中國人則人人可以習教。即人人可以傳教。皆欲與執今抗行。必至沮格公事。挽亂政。今方今捐納不能停。保獎日以滋。有賦所頭帶者甚多。不可勝計。州縣已有不能彈治之勢。若再益以此。則州縣將無齊民之可治矣。且如回民因奉大方教。與民人總未能融合。然回民本從西域。遠來不思本教。所為可原。今以中國民人。乃忽變為異教。雖學古

入官之士。斷無此慮。而為吏胥為卒伍。難保其不借此以自雄。再有好惡之徒。以為之長。而獨樹一幟。將來之害。甚於回教。消消不塞。流為江河。且計其久遠。實切隱憂。但既已許其地。禁自不可棄。信言。惟禁止內地人民傳教。庶可稍遏其流。且是以不揣冒昧。妄為此請。伏乞

御批覽

聖明采擇。交與王大臣裁議。如勢尚有未可。或與外國議定。中國人傳教之額。以一二十人為定數。有缺許補。不得加增。或不至流傳漫無限制。

奏

奏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據法國公使照會。內稱各省辦理交還天主堂。因循至今。江蘇並無完結之信。陝省主教來函。言及該省所定交還舊堂。必須出銀八千五百餘兩。不然。即另選一甚不堪用之地。今請江南之堂。於三箇月內。值辦了結。陝省之堂。於六箇月內。交還完竣。若西安府定安教中。出銀取贖。亦必至屬該處主教。如數交出。後來自負壽畫。於上海稅關扣債等因。臣等查陝西查還教堂一案。疊經臣衙門咨催查辦。上年十月間。據陝西巡撫劉蓉咨。函內稱西安府土地廟什字街房屋。張姓為業。已歷三世。其中有天主堂舊基。縣中無案可稽。即該主教亦未指明。四至基址。及何年改毀切實

憑據未便即為查給。現飭該府確詢高主教有何切據。再行的辦。若該教士果能呈出地基數種冊。覆查屬實。方能仿照山東浙江成案。就近照數撥還。至咸陽教堂。既有碑記可憑。自應依照和約妥籌辦理。惟疊據漢中府稟稱。傳到教人左大元等。以主教未到。不敢擅議。所有給地抵還一層。無從辦理等語。是西安教堂。因無實在憑據。未能照辦。咸陽教堂。復以主教未到。莫可籌商。昨據法國編譯官李梅。來臣衙門面稱。據主教高台。給伊國公使信函。內云西安府知府呂儒孫。查得張姓住宅。即舊堂原基。今天主教出銀取贖。或照條約另撥地畝。聽其自行修建。並擬

奏稿本末

在高陵縣撤地相抵各等語。有無此說。及曾否有以高陵縣地畝抵給之事。該撫尚未咨報。僅據該主教一面之言。原難憑信。第此案自成豐十一年查辦以來。已閱五年。自當早為完結。俾免訛瀆。洋人生性狡執。若復任意延緩。恐致另生枝節。查各省查還教堂。條約內載有明文。如果毫無憑證。原可據理駁斥。其實係舊日所有堂基。必應按約趕為清理。即使舊基已歸民產。年深日久。斷難強令居民遷徙。亦不妨仿照成案。另撥相當之地。交割清楚。期於彼此相安。儘從前基址。既已民間直產。未便查還。而抵給之區。該教士又以其不應應用。不願接受。日復一日。始則該教

士與地方官齟齬。增則該公使向臣衙門爭論。外間情形。且等無從懸揣。伏以口舌與之辯駁。復何益耶。且等亦知外國人心懷叵測。遇事要求。苟可自強。何難使之帖服。無如賊氛未靖。時勢艱難。在彼總以條約為憑。在我豈能置而不理。此案該公使照會內。即有出銀取贖。定於上海稅關扣償之語。據事生波。將來必謂釐端自我而起。況從前擇地抵給之議。即深費唇舌。方有通融。設完結無期。該教士執定非其舊基。不肯收領辦理。必更形棘手。現在陝省防務方殷。該公使所請六箇月期內能否辦完。實難臆料。然非辦有眉目。萬不能折服其心。相應請

奏稿本末

旨飭下陝西巡撫。迅飭該地方官。將查還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設法辦結。並立予限期。毋得再事遲緩。以符條約而杜釐端。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還陝西教堂。請飭速辦一摺。各省查還天主堂舊址。原係按照和約辦理。自應早為完結。以免外國人藉口。陝西省已歷五年。尚未辦結。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催。該撫僅以西安教堂。並無實在憑據。未能照辦。咸陽教堂。則因主教未到。莫可籌商等詞。聲復。今該國公使以陝省因循未辦。請立限六箇月期內交還。著劉峇迅飭該地方官。將查還西安城固原有教堂。速行設法辦結。並立予限期。

毋得再事違緣。此係照約辦理事件。該撫務當認真籌辦。將此案及早了結。免致外國人喧嚷不已。以符條約。再據該公使聲稱。陝省所定文運天主教堂。必須出銀取贖。否則即另選一不堪之地。若西安府必妥出銀。亦必如數交出。將來定於上海稅關扣贖之語。是其藉事生波。已可概見。若再遲延。則辦理必更棘手。劉崇務當通盤籌畫。早為了結。以期折服其心。不得一味因循。致生枝節。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人奏。查江甯通堂一事。上年十一月間。蒙據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咨稱。劉銘江甯府知府妥為劃酌。能否於城內擇地抵換。迅即妥辦。嗣後該府稟復。金陵城內建堂。紳民不願。知該主教不願城外擇地抵換。應令自來江甯。與該處官紳面議等語。是此案既經該署督妥籌裁辦。將來該主教能否來江。與之議明。即可完結。今該公使照會內。以並無完結之信為詞。請以三箇月為限。明知該省正在商辦此事。而又恐該處紳民不願。另生他議。遂敢為此。敢走之請。以堅其要挾之心。查該省教堂。該署督業經允議抵還。自應速為議結。能於城外擇地抵換。固可彼此相安。倘該主教必欲在城內建堂。亦止可於城內另擇一區。給與修造。以示懷柔。該署督向來辦理洋務。頗合機宜。此案究應如何議結之處。想已早有布置。應請

飭令該署督督率地方官。趕緊妥籌完結。免致另生枝節。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江甯通堂一事。前經李鴻章咨。據江甯府稟稱。該國不願城外擇地抵換。應令自來江甯。與該處官紳面議。茲據法國公使照會內。以並無完結之信為詞。請以三箇月為限。仍請飭令李鴻章妥籌完結等語。金陵教堂。業經該署督允議抵還。如能於城外擇地抵換。即著李鴻章速為議結。倘該國主教必欲在城內建堂。該署督亦當於城內另擇一區。給與修造。總期彼此相安。原摺粘伏。毋任地方官藉詞遲延。致該國有所藉口。日事喧嚷也。該署督熟諳洋務。必能力持大局。於此事迅速完結。以示懷柔。原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於去歲十一月十五日。照會貴親王。因各省督撫辦理文運天主教舊址。俱屬一味耽延。請妥為設法。立限速辦。旋得照覆。內稱業經咨行陝西河南江蘇三省督撫。迅速照辦。不意因循至今。江蘇並無完結之信。而陝省主教來函。言及該省大憲所定文運天主教。必須出銀八千五百餘兩。不然。即另選一甚不堪用之地。如此辦理。真有令人莫可再忍者。因思貴親王之所允許之處。各省官均不按所允許而行。致令往還寫信。已歷五年之久。竟屬徒勞。曷有完結。且如和約所載。各省舊有

之天主堂。仍按原地交還方合。至有幾處改地交還。實出  
 一時從權。難引為例。現今西安府之堂。雖改造民房。既經  
 官收變價之銀。仍應官為備價辦理。今奉大臣決定。江南  
 之堂。於三箇月期內。俾李督交還完結。陝省之堂。於六箇  
 月期內。交還完竣。殊見情誼。若西安府定案。教中出銀收  
 贖。亦必函屬該處主教。如數交出。後來自有籌畫。於上海  
 稅關扣價。此議已知會主教及本國英。為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上年十二月間。接據著四川總  
 督崇實等咨稱。已革提督田興恕赴戍一案。疊經劉催委  
 員迅即押解赴陝。前據報稱九月初二日起程。因日久未  
 據續報。添派委員馳往守候。據報於十月二十八日押解  
 田興恕帶病自涪起程。取道川北。解至陝西交督。轉解甘  
 肅等回。臣等查田興恕既於上年十月起程。迄今又逾數  
 月。行抵何處。及是否到陝交督。尚未續有咨報。現在法國  
 公使。以四川媽喇樂被毆傷斃。案尚未結。陝西江甯教堂  
 亦未查還。屢來臣衙門曉諭。誠恐此案再有遲延。必致又  
 添波折。相應請  
 旨飭下川陝各督撫。及成都將軍等。查明該革員究充行抵何處。  
 迅速催令前赴戍所。毋再任其延擱。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催革員前赴戍所等語。已奉

提督田興恕。業據崇實等委員於上年十月間。押解帶病起程。  
 取道川北。解至陝西。轉解甘肅。現在行抵何處。著四川陝甘總  
 督陝西巡撫等。迅速催令押赴戍所。不准藉端延擱。  
 伊犁將軍明燾奏。伊犁孤城。寇氛環逼。危殆情形。日甚一  
 日。軍民等企盼大兵。總無出關消息。再四思維。若能轉危  
 為安。惟有俄兵一到。其效立見。查該夷素性狡獪。快利要  
 求之術。本所難免。況乘我之危。其種種情詞。閃爍。愈覺中  
 懷叵測。有意居奇。現接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咨文。內  
 稱貴處來咨。好像違奉我們國王旨意。速派官兵來城。征  
 勦賊匪。我們國王為中國地方變亂。誰無誠心辦理。況  
 貴國京城時派我兵。至今並未行知我國。我國若派兵赴  
 大清國地方。  
 皇上若不以此禮求請。則失兩國互相和好。因此以後貴將軍處始  
 將我們所言。轉給我們管理疆界大臣咨行。我們心裏。為  
 咱們彼此和好。你們心裏斷不必疑感。能以可靠貴地方  
 迅速平安等語。又據迎餉協領三音布等稟稱。餉銀五萬  
 兩。業已解至俄境庫庫烏蘇。俄官聲稱。本奉你們  
 皇上旨意。不能幫同護送到城。祇得將餉銀暫駐庫庫烏蘇。小心  
 謹守。呈報前來。等語。俄文詞意。是肯借兵。因無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之文。將來出力之後。我國反以該夷僅憑第一

言○於○發○兵○致○事○後○酬○謝○無○可○待○其○意○欲○由○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向○其○行○文○借○兵○事○後○方○為○證○據○等○再○四○時○請○若  
將○借○兵○一○事○由○此○中○止○該○夷○必○以○我○國○不○能○相○信○暗○中○助  
逆○不○特○伊○罕○難○以○保○守○關○外○數○十○城○回○眾○更○難○收○拾○等○語  
蒙

天○恩○准○令○通○融○辦○理○不○為○違○制○然○俄○人○不○以○等○之○言○為○憑○總○理  
理○各○國○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為○重○等○亦○知○後○患○不○可○不  
防○特○因○哈○薩○克○等○各○項○不○逞○之○徒○聞○俄○兵○不○到○更○形○張  
即○錫○伯○索○倫○官○兵○風○聞○俄○國○不○來○不○免○意○存○反○覆○昨○獲○封  
細○詢○知○該○回○營○中○傳○聞○俄○國○不○肯○借○兵○互○相○猜○疑○是○日○下

借○助○俄○兵○一○節○實○有○關○係○茲○蒙

聖○諭○今○明○曉○等○不○可○滿○言○須○以○俄○兵○即○日○前○來○揚○言○於○不○以○杜○我  
兵○之○氣

聖○明○屬○營○萬○里○指○示○機○宜○等○半○年○以○來○即○已○如○此○辦○理○故○尚○能○勉  
強○人○持○乃○該○夷○屢○次○遣○人○前○來○通○好○人○因○欲○此○官○員○往○還  
相○商○近○日○復○由○該○夷○遞○到○火○板○不○所○屬○日○何○能○十○分○秘○密  
閱○日○已○久○掩○飾○甚○難○至○該○夷○於○都○中○則○稱○購○買○槍○礮○僅○有  
餘○辦○餉○銀○皆○屬○可○行○哈○薩○克○匪○徒○為○患○已○將○頭○人○等○去○而  
該○夷○前○次○與○等○咨○文○內○稱○火○礮○火○箭○亦○須○供○俄○國○之○欠○陸  
石○缺○之○且○無○駝○運○餉○銀○亦○祇○能○護○送○至○關○前○根○木○題○及

除○解○哈○薩○克○一○節○則○云○並○非○我○屬○下○是○你○們○屬○下○不○能○管  
木○等○語○等○查○哈○薩○克○帶○兵○頭○人○該○夷○並○未○指○明○係○誰○與  
否○觀○其○辭○語○支○離○忽○恭○忽○倨○口○外○不○相○符○合○真○偽○難○辨○誠  
如

聖○諭○不○可○不○防○惟○伊○罕○安○危○實○繫○此○舉○顯○懇  
皇○上○天○恩○速○格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迅○商○俄○國○任○京○公○使○共○其○允○諾  
借○兵○飛○咨○西○志○畢○爾○衙○門○屬○今○該○國○住○紮○何○里○木○爾○帶○兵  
之○江○達○拉○黑○等○官○飛○速○撥○兵○來○伊○救○援○儘○能○將○達○陸○根○木  
重○地○保○全○則○事○後○選○快○請○瑞○尚○可○從○容○商○辦○餉○銀○送○至○關

爾○根○邊○界○等○無○駝○馬○駝○運○又○無○馬○隊○迎○護○距○城○尚○有○十○餘  
站○沿○途○哈○薩○克○四○出○劫○掠○萬○難○運○送○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餉○銀○到○時○務○須○派○該○國○頭  
人○帶○兵○雇○駝○馬○護○送○至○城○應○用○解○費○照○數○在○餉○銀○內○坐  
扣○以○免○剝○奪○之○虞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議○具○奏

明○曉○人○奏○查○伊○罕○招○報○解○站○快○阻○前○經○奏○明○改○道○借○由○俄  
國○臺○站○轉○遞○數○月○以○來○按○次○接○收○尚○無○遺○失○惟○由○俄○國○遞  
至○伊○罕○邊○境○索○倫○營○圍○爾○根○地○方○交○索○倫○官○兵○接○收○後○即  
不○肯○前○進○查○近○日○索○倫○兵○觀○望○反○側○該○營○赴○城○尚○有○三○四

2094561

S  
Z121.5  
15a



ZW 21181000583314

S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百里之遠。賊匪馬隊出沒無常。若指報經過。必有搶奪遺失之患。懇

皇上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向該國公使議定。嗣後如遇有伊犁相報夾板等件。務屬該國管理達卡官員。即派該國官弁代為護送。送至伊犁大城。親交查收。所有因費若干。我國必當照議如數付給。如此辦理。嗣後方克按期接收。免為回匪劫奪折閱。走漏消息。且不致為中倫兵所挾制。償該國官弁。果能往返聲息相通。則卡內之哈薩克。暨各項不逞之徒。或可稍為斂跡。實於軍務大有裨益。

奏

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